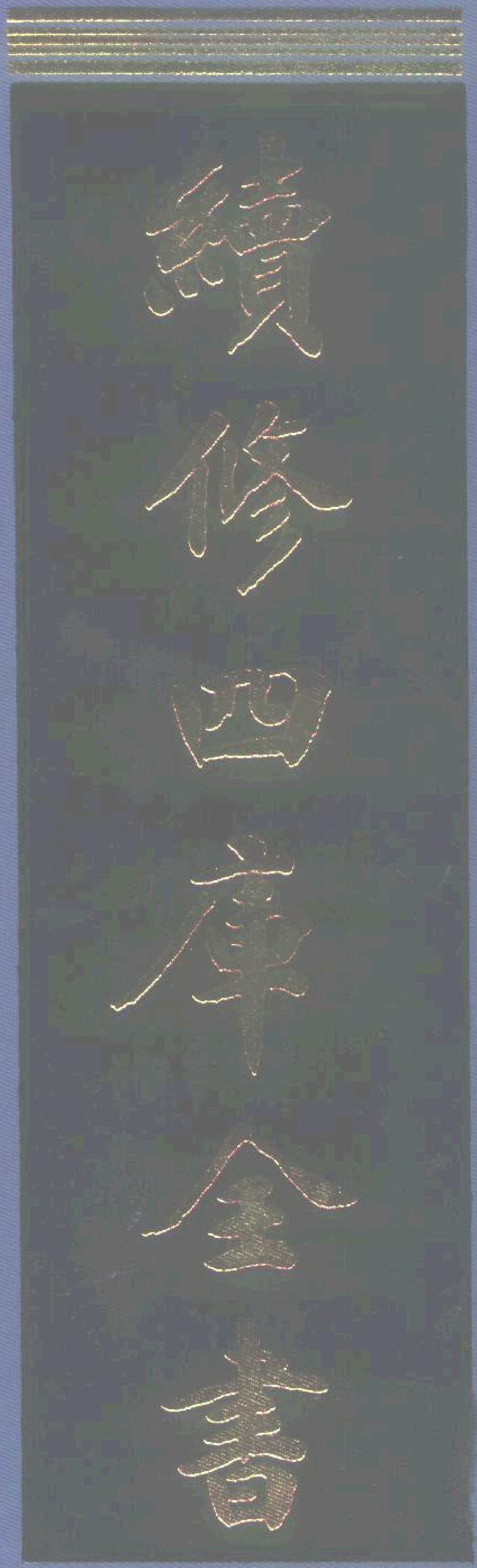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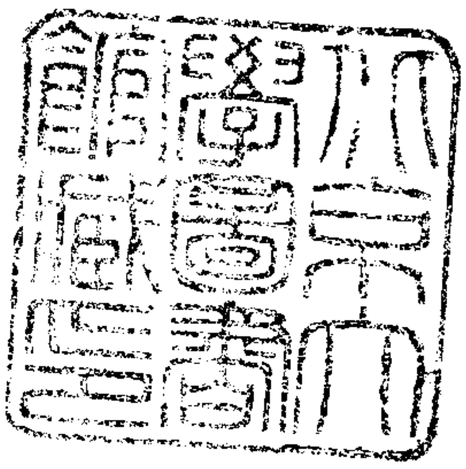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九六七・子部・兵家類

舟師繩墨一卷 〔清〕林君陞撰……一
洴澼百金方十四卷 〔清〕惠麓酒民編……一九
治平勝算全書二十八卷 〔清〕年羹堯輯……二七九
讀史兵略四十六卷（卷一至卷六） 〔清〕胡林翼撰……六四五



教習弁言

弁音便。冠也。即今所謂帽也。弁之序文。所以言著書之原委。因列於書首。如人頭上有帽。故序文謂之弁者。以干把稱營中千把等官。亦謂之弁者。居兵丁之上。亦如人頭上之帽也。是書本爲教習水師而設。而此一篇。教習弁言。以後纔分舵綜斗掟四項。末及衆兵云。

司馬法曰。士不先教。不可用也。然束伍之法。號令之宜。鼓舞之機。賞罰之信。不但無古今。亦并無水陸。萬世同道。不容旁贊一說。惟是水師首重戰艦。若遇風恬浪靜。操駕巡防。有何難處。所患海氣溟濛。風濤瞬息。兼以亂礁逆流。掀簸震蕩。戍守之險。難於陸路者。此也。苟非教之有素。自顧不暇。所望其捍禦者安在哉。司馬法。武經篇名。戰艦。即戰船也。括音明。水黑色謂之溟濛。細雨也。掀簸音軒擺。捍禦。猶言抵敵護衛也。歷來商漁之徒。頗有精通水務。又苦辭不達意。亘無抉示纖微。即有諳練之弁

目。自任以約束調度爲職。而於一切行舟事宜。惟捕舵是問。又其甚者。方謂舵艣斗椗。

椗。此一技一藝事也。似不必習。曷亦念爲將之道。所謂身先士卒者。非獨臨陣身先。件件苦處要當身先。所謂同滋味者。非獨患難時同滋味。安常時亦要同滋味。而況舵艣斗椗。千金之戰艦所繫。一船之身命。所關。豈可云一技一藝之末。獨使士卒該習目不該習乎。雖舟師濺水拖泥事事識。一字。其斯之謂與。比音祕。比也。捷徑。猶近路。言其由水師出身。較陸路爲快便也。嶼音序。海中洲上石山也。礁音焦。海中隱石。本作噍。今俗通作礁。非今

聖天子念周瀚音汗。大之貌。海。加意水師。凡具出類拔萃之才。不數年而位至大員。可見士卒者。侯伯之根苗也。生逢

盛世。急宜互相鼓舞。以膺千載一時之曠典。總之千言萬語。水師技藝。不是答應官府的公事。係爾官兵保身立功自己。貼肉。

的勾當。你若舵艣斗椗。平日學習得十分到不測時用得五分。亦可保全。若用得八分。已可萬全無患。未有到不測時。能用盡十分本事。而從容活潑者也。故俗語有云。到厮打時忘了拳法。全在平日學習時存想到那遇不測的一般。久而純熟。奧妙。即陡音抖。遭颶颶。颶音台。俗字無考。颶本作颶。音具。海中大風。南越志云。颶風者。具四方之風也。又嶺表錄云。秋夏間有暈如虹。謂之颶母。蘇東坡颶風賦云。斷霓飲海而北指。赤雲夾日以南翔。此颶之漸也。今俗通讀爲報。就以平日

按椗。即錨也。有鐵有木。考字書本作碇。音訂。鎮舟石也。又作碇矴。並無椗字。但今俗通作椗。不復知有碇矴椗等字矣。

所學習者用之。一件熟。即得一件之妙。若平日不知學習。即屬不要性命的獃（魚開切艾）獃子。猝然颶來。便張目喪膽。待命魚腹。此時悔哭血出。亦屬無益。凡爾干把外委等官。身邀一命之榮。豈可不識指揮以取罪戾。即爾兵丁喫着糧餉。又有加拔。不要說你安坐一日。少不得你的銀米。就是你病一日也少不得你一釐一合。這糧餉都是官府征比來的民脂民膏。爾等在家那箇不是種田地的百姓。肯想到種田地完糧銀的艱苦。即知今日喫糧餉的容易。并不用耕種擔馳。爾等更有那做漁採生業的。（拌音潘棄也俗又作撊）却性命。歷盡辛苦。尚多虧折。愈知今日糧餉之不呼而至。安坐而得。州縣遲誤。尚有參罰。朝廷養兵千日。用力一朝。享天高地厚之恩。即是不思報身爲水師士卒。若猶不熟水性。

國家要你何用。爾等各具天良。亦會思量到此否。本鎮仰荷皇恩。謬任以來。無日不懇切訓誡。特設聽者藐藐。雖經分列四甲。（舵綠斗棳四項之人）輪流學習。猥蒙聖明俯採。一體遵行。但舵綠斗棳。事固瑣碎鄙陋。而其難其慎。又什倍於弓矢干戈。用與三營將備。斟酌考論。分設教習。自捕舵而下。及衆兵。所有職掌章程。詳列於後。本鎮生長海濱。自從戎以及簽仕。數十年虛心問察。字字身試力行。欲使爾等簡易遵循。故各條教約。寧言粗俗而求實效。不敢粉飾而事虛文。各抄一本。識字者。自讀。不識字者。解說。誦讀到行船時。字字依着而行。便覺親切有味。就是或戰或守。俱不外此。（此戰守不是言戰兵守兵是言或遇海洋打仗交鋒或則出巡防守俱不外此法則）戰則如今水操亦是管駕之法。但不得假借水師。全憑口說。以爲騙竊功名之衣鉢

鉢音撥盂也和尚傳法有衣有鉢此喻假借水師以騙功名箇箇如此猶和尚衣鉢相傳也殊不思無本之學即使僥倖得來一旦奉令巡防偶有不測手足無措勢必負罪非輕貽誤不小想到此際不知功名在那裏連性命也不知在那裏却不是反害了你故聖賢學問全在毋自欺三箇字天下若有實在本領憑他怎樣顛撲不得破的若或稍涉虛假再沒有不敗露的日子爾等捕舵各頭目熟讀遵循便稱一箇好頭目那箇水手敢不聽你調度這就是無慚職守報答國恩的人了所可惜者爾等終歲在洋步伐進退茫無講求狀貌不異愚蠢鄉人舉止全無行伍所以營伍水師二者原難兼得此千古之通病也爾等若再能於管駕之外營伍熟武藝好此時求才若渴功名唾手可得至爾千把外委等官毋恥下問言自已不曉得不可以問於下人爲恥則不薾已短而水師亦漸明白矣毋避勞冗而隴切找上聲雜也忙也毋水陸岐視局於一途努力造到全才庶水師可以出力陸路亦可報効異日即爲干城腹心之器干盾也古人以木板爲之上尖下方兵器所以護衛身體者如今藤牌之類是也詩經周南兎罝之篇有云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又云赳赳武夫公侯腹心言其如干如城可以扞外而衛內同心同德可以致治而安民也本鎮於爾各弁目兵丁實有厚望不得不萬分叮囑思之思之三軍性命地方安危藉音謝猶言倚靠也爾舟師舟師所藉何等重大尚可諉四甲爲匹夫之技藝漫不經心而反出商漁下耶言不可不如商船漁船之人而反居其下也各自濯磨毋負本鎮一片苦心幸甚甚

誥授榮祿大夫提督江南全省軍門前浙江定海鎮總兵官同安林君陞敬亭氏著於舟山之鎮鰲公廨

讀至此一段想見林公當日愛惜人材鼓勵士氣一片婆心數十年而下不啻面命耳提凡爲弁目兵丁讀此而不思奮發學習者其人必無血氣

捕盜事宜

古者舟師之制。首捕盜。次舵工。跪聽中軍發放畢。本船甲長兵丁各聽捕盜發放。非以假其威。實以重其事也。使知責成有所歸。則臨事必懼。兵丁有所畏則受命不違。兵法謂出門如見敵。我亦謂行船如遇賊。要使一船共爲一耳。共爲一目。共爲一心。共爲一力。這纔是有制之舟師。方可恃爲無患。所以不明紀律。不可以爲捕盜。紀律綱紀

首記。然又要出之以和。春秋傳曰。師克在和。所謂不和於衆。不可以共事。蓋和則心同。心同則協謀而齊力。故一船之兵。戰水不一。凡有舉動。務商隨船隊目。自得協濟之妙。一曰明。凡人智愚強弱。天所賦與。不能勉強。要看他果否勝任。如某人可用某甲某人可任某事。平日留心分別停妥。設或某甲某人猝然有病。可以不必思索。不費商量。立喚某兵替代。在該兵亦樂爲知

法律也。行兵走陣。大小事情。要依軍令。不容兒戲。所謂紀律也。行船亦然。一曰公。凡遇輪流派撥。絲毫不容徇情。如搖櫓打水。支更瞭哨。事務繁雜。都要秉公。若該輪着就是你的子弟親戚。也沒本事免了。他若不該輪着就是你的舊伉宿怨。也沒本事硬派他。你只要想此班輪過。偶然忘記。重派了他。人就不服。都要喧攘起來。可見公錯。尙然。倘或狥情面。或藉報伉。誰肯受你吆喝。軍法無私。切宜

此所謂戢兵者。陸兵也。舵考字書把巴切。帕平聲。註云浮梁也。浮梁即今之浮橋。與船邊意義無淡俗又有作舵者。字書無舵字。愚按疑即笆字。以其形似籬笆。故謂之笆邊也。

已之用。在本船仍不缺專管之人。預將派定兵丁。登記水牌。首列舵綂斗碇。次及各行事件。猶如舵邊貼列戰兵的名字一般。既可杜各兵避難趨易之弊。又可使晝夜行泊。或遇風雨有警。皆能按立地位。各司其事。設有一人攙越。稟官究處。至閑嘗在船各兵。固不可過於拘束。反致疲倦。而又不可任談閨闥。謂談論人家妻女陰私之事也。以致嬉笑輕狂。惑亂神思。全失規矩。如遇泊船收泊。

以及各處港口。無故不許上去閑游。庶幾一呼之際。一名不遺。可見離却嚴字。又行不去。一曰勤。

朝廷設廠造船。文武監督。何等慎重。一經交營駕駛。致有差誤。實爾捕盜之罪。船底易致蛆蛀。要爾每月按期煙徐鹽切音熏火熱也洗灰縫易致晒裂。要爾早晚督令澆淋。風蓬日晒則脆。音翠雨久則黴。音梅物中久雨而青黑也俗作霉考字書無霉字。要爾因時晒潑。不惟耐久。亦避火燭。

時不但勞而無功。還要禍到頭來沒藥醫。

況且衆兵俱聽你指揮。未有好勞而惡逸者。每見捕盜因循。衆兵怠忽。上下相因。必致逐物易朽。所苦計日無多。請換不敢。仍用不可。這纔是開口告人難。畢竟輾轉思量。且大着膽。仍舊用去。設遇颶颶。心魂先喪。你想醫家尚有割股之心。何況同舟共命。這戰船又屬官物。身家所繫。此時若割肉可以補救。在捕盜也是肯的。到你肯時

宛有何濟。想到此地。惟勤有益一句。至寶總之公則無所徇庇。自然能明。明則洞悉利害。自然能勤。三者既得。尚有許多瑣屑之處。我常將捕盜譬作人家當家人一般。自堂前以及厨下。事事都在當家人肚裏。早夜不得安逸。食用器皿。件件俱要問着他。還要任勞任怨。若使一避勞怨。又却當家不成。故爲捕盜者。行舟。先須計算糧米。此爲第一要著。次之柴火水漿。即屬

船上什兵要爾隨時分付他打掃收拾。并指點一切繩索。船上砲位。要爾平時較準。臨多少藥彈。須逐位裝藏如法。楨具篷索。要爾預先稟請購辦。又須驗看合式堅固。即屬不甚值錢之物。亦要爾檢察製造。行船走馬。事屬一體。你看揎音宣馬鞍的皮條。所值不過釐許。若不辨別朽固。信手揎繫。半途斷絕。性命攸關。行船物件。類如此者甚多。你若稍一躭懶。有一件不經心處。異

各兵去砍來汲來的亦要開導他在船上的艱難。切不可多用。有不幸者則嚴叱之。凡油麻灰釘斧鑿鋸子之類。缺一不可。每夜火盆內。不可斷絕火種。燈籠內預要防備蠟燭。若遇夜洋行駛各船要首尾相接。雁行而進。藉力全在尾樓燈。如相離既遠。必放流星。庶可遙望跟踪。凡百之難。悉宜周悉。隨機應變。又在臨時捕盜得此。思過半矣。

舵者。猶人之心也。繇斗碇。猶人之四肢也。船上衆兵。猶人之百骸也。心若主持得正。則四肢百骸。皆得其道。心若主持不正。則四肢百骸。盡失其宜。故一船着力全在舵工。三略曰。用軍之害。猶豫爲大。審決既定。應進則進。應退則退。細思猶豫之害。在爾舵工尤甚。（猶豫遲疑不決也）凡事謀於衆則吉。惟爾舵工事宜。要在你一心主宰。衆人都不能參贊一見的。況行船一遇風浪。兵心莫不搖惑。礁脉淺沙。他又如何曉得。所以仰觀俯察。舵工獨任其勞。仰觀之法。如何風雲不測。變化無窮。雖古今推算之書甚多。有曰乾坤秘錄。有曰雷霆都司。有曰測天賦。有曰洩天機。細究其法。都不過占風雲氣象而已。且其說亦有渺茫處。今取其簡而明。明而易者。如霧後須防風颶。夏秋更有雷風。秋天夜間有露決無颶。交冬北風雖大。不爲颶。夏至以後。北風一起。即有風颶。又要得六月雷響九颶七月雷響九颶

來但風颱雷颶各有雲象可觀總之四季有不應時之風就知不宜每天再看日月出沒若有黑雲橫蔽非風卽雨兼以天神未動海神先動或水有臭味或水起黑沫音未或無風偶發移浪無風自動曰移崇明縣志作依礁頭浪響皆是做風的豫兆緊緊留心俯察之理如何潮候隨四時之節令長退有一定之去來春潮大在申酉戌夏潮大在亥子丑秋潮大在巳午未冬潮大在寅卯辰各按時候卽如春天初一日此處不淺可過轉至

夏來初一日此處却過不去由此類推行船無失但礁脉有明暗流水有順逆一被島嶼山嶼所阻又有緩急遲早隔省更不相同若遇無風之際一到水急礁淺先要度量船之大小纔可强施槳櫓以避其害所以風颶險流水更險欲求妥穩惟有斟酌拋碇而已又如春天多有烟霧若在內洋駕駛礁脉叢雜無論晝夜俱須停泊爲要諺云寬心可駛萬年船者此也如若不明方向須看羅盤不識淺深須用水托倘到薄暮行舟薄音卜迫也薄暮猶俗所云靠夜傍晚也必認一山爲主而高者聳立易識但山高則影遠見影又毋害怕不前小而平者急切難辨須記得此山的山嘴係何形象左右有無小山嶼如看見有小山嶼則知爲應山始可認定至認礁脉亦以附近之山爲主或由某山嘴或對某山頭或某山門開或某山門閉確對某處認定某礁然後可駛戧本同創今俗俱以戧爲行船駕駛之法用避認礁之要不外一開一攏一橫一直倘若不看對山不認某門稍有猶豫忽畧鮮有不受其害者如黑夜大洋遇風不敢收舉惟有憑香戧織戧去香點若干收回照依若干以防礁岸攏淺之虞或浪大不能轉戧只可將篷蹲少繚毋往下風挽緊朝東而行可避山嶼然凡遇風颶要蹲篷幾頁傳集頭目各兵各司其事至緊綷音律大繩也索用以維舟者今戰船用麻作綱以升降風篷者名曰檣綷遶繚盡宜開戧又要迅速若是順風遇颶尤要戧起繚已收緊可放檣綷如篷尚噢風又防檣綷或鬆不下腰縵莫半切滿去聲腰縵

即蓬檣抱梢用以穿掛緊大梢此際戧若太起骨離子之繩名也

復恐轉戧所以開泊轉戧先要叫顧頭蓬者小心提防其於夏秋遇颱之後須知轉西回南必擇碇地方可收泊凡百獨任之勞上司故格外優恤捕盜之下即繼舵工你却有呼喚吆喝之任又不可不知檢束如打掃收拾在你自謂勤謹談笑戲謔在你自謂和睦音木這都是不應爲而爲之事體統何在豈不聞聖人說不重則不威行船事務都要你商之捕盜傳之頭目告之

因人之力舵工雖微備此三語

衆人忘却端嚴誰能用命軍令首先肅靜行船愈戒喧譁或在洋或進港或遇船踪不許衆人聚望就是海上現出金山銀山來也不許他們擁擠觀看耳目既無遮蔽心神更覺清明用心在你方在人故各兵職掌不一閑時逐細講知庶幾指揮無誤各兵心性不同平日情誼關切庶幾呼應得靈要到得如心之所在則四肢百骸無不從心所欲這纔成得一箇舵工然亦談何容易兵法曰善將者知天之時就地之勢

遺積產切貴上聲道也走也欲其速之意也

屬音讀本義懼驚也

繚手事宜

易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一船上聲應氣求的事務惟爾舵繚更甚是以舟師紀律駛風不正責之舵繚務必和衷協力方克有濟至行船先問那一戧開收泊先問那一戧拋尤要辨地方之寬窄音責狹也或左右貼近山嶺或前後逼連船跡趲繚過繚事事俱與舵工斟酌而行不可造次至開船時誠恐洒來洒去船頭不定萬一頭繚照管不及忽然碇浮原要這一戧開反致那一戧轉故繚母必須雙買以防不測使兩戧有備無患方可任其轉折凡遇捷音連上聲又作輦般運也篷之際可將繚曲揎在洋行駛常川宜在繚袖門過高不能揎挂至在門須防山洩風要看戧一起頭急宜收繚舵若風大難拉急宜鬆繚收放應手方稱活繚活舵然善事者必先利器舟之乘風也利便遲鈍盡在乎篷其留心先要在匠人聯篷之時親自幫他將大篷之孱口篷邊絞口處以白藤爲之用力絞緊篷抽

一曰篷筋每條鬆七八寸既免走攲可觀又且耐用可久即篷檣倒捕等竹亦必逐根配齊竹太大則篷硬不能曳風竹太小則篷颺反兜風而船且不能過浪至於篷鉤等項早宜預備齊全庶幾遇颶蹲篷不致手忙脚亂若船上要做繚風還當審察桅木之向背向前之桅上把繚畧鬆幾寸背後之桅上把繚畧緊幾寸所以分繚寸舵毫釐千里

鵰音活鶻雕鳥名一

斗手事宜

選兵之道豐偉第一獨選斗手則不然豐偉之人體重不能便捷如何爬得上桅故手足伶俐精力强壯者方勝斗手之任然又必有膽以充之倘膽或不充畧能爬得幾頁便足輭眼花如何到得桅頂就使到了桅頂稍有倉猝驚惶如何穿綠挂索盡能舒徐無誤故二十以下四十以上之人俱做不得蓋年到四十則筋力少衰豈能以堂堂七尺之軀而蹲伏委曲猿騰鶻擊

反致不牢如遇遭風過洋必要細着桅聳不使跳動桅脚又有桅箭音旦宜着箭三四分如或過箭則調戧不靈至餅子箭時用硬木更換恐畧彎則篷必難捷一切繩索平時預備收好檣絳弔揚都要合式小則塞門大則難過餅子門再若腰縵所穿骨轆子此其極小者也然兩頭不時常揎緊或挪動缺少一時風雨驟至任你用力蹲篷却被鐵箍挂住害生於細微即此謂也四時風颶最壞篷索夏秋移浪損傷尤甚故必預爲綢繆時時更換不致颶颶臨時急迫穿挂之苦你想一船事務都可藉着衆人協力共濟獨至土桅一節風浪時誰幫得你故無浪時要作有浪時防備登高則險毋自貽誤

土落則甚可危年未二十則膽氣未壯豈能以遥遥數仞之上而屈申進退蛇行龜息臨事則又可患故要選別得人先教以一切土桅工作須帶一丈多長之布將身繫縛音伏束也又音婆去聲讀不惟身安心穩兩手皆可運動凡桅之輭硬預宜辨知幫同用居多箍音姑亦生銹又恐幫桅摩久則能徽音梅不時將箍催緊庶免搖動抽鐵桅門桅聳音隻俗用墜非桅聳之後免致跳起却又不宜過高反致不牢如遇風過洋必要細着桅聳不使跳動桅脚又有桅箭音旦宜着箭三四分如或過箭則調戧不靈至餅子箭時用硬木更換恐畧彎則篷必難捷一切繩索平時預備收好檣絳弔揚都要合式小則塞門大則難過餅子門再若腰縵所穿骨轆子此其極小者也然兩頭不時常揎緊或挪動缺少一時風雨驟至任你用力蹲篷却被鐵箍挂住害生於細微即此謂也四時風颶最壞篷索夏秋移浪損傷尤甚故必預爲綢繆時時更換不致颶颶臨時急迫穿挂之苦你想一船事務都可藉着衆人協力共濟獨至土桅一節風浪時誰幫得你故無浪時要作有浪時防備登高則險毋自貽誤

碇手事宜

波濤浩渺望戰艦如磐石知碇之爲功甚大故拋碇之法宜詳走碇之害不小子然獨艘則飄流撞擱一船盡受其害若鱗次聯踪則風急浪涌禍延更覺其慘常見廈門作颶上風一船斷碇一撞二二撞四如轉圓石於千仞之山一時數十號大船頃刻盡成齏粉所以遇着聯踪其拋碇切忌雁行須按七星圓式細悉碇木利害平日照管收拾自然刻刻留心滾練務必及時

舟師繩墨　碇手事宜　廿三

没傷其碇齒此皆平時收拾之道碇紉俱可應用臨事不致患生意外拋碇之法有三一看地之淺深淺地拋碇必要等船戧定方可拋下在碇紉又要慢出出得太急往往紉糾碇頭俗謂之包頭又名爲弔狗若港艘有逼江海之處恐雨水冲出泥沙深處忽淺難以拘執如久不進此港艘先問主人方可收入一看流之緩急如急水拋碇預先將碇潑水出斗再擇善爲潑挪者等候仍將車內碇紉量其地之淺深先約放

舟師繩墨　碇手事宜　廿三

澆洗不容遲誤尤防蛆蛀於內難辨於外惟看煙後有未乾之處即知內係蛆蛀艙舵亦然何愁不識購買碇舵俱宜照此辨別其餘防備之碇亦須頻頻澆潑萬一久不泡浸到臨用拋下時乾燥不能到底反致誤事即所用碇紉或棕或藤或篾俱是喜濕怕燥之物若不澆潑則摩動必斷斷則脆矣每到遇風勒舵以及過門等項又要生根爲妙再值有風之際蓬頭亦宜不時澆潑若於風水一息速行轉碇不致泥沙埋

紉音切索也
棕音宗櫚榈也
俗作棕非棕乃別一種木名也

罄四孔。用繩揎繫於碇齒可以爬泥。俗語喚做碇鞋。至碇攜揎繫不可長短。長短亦能走碇。倘移地避颶。事起倉猝。或恐車關人力起碇遲誤。備用大毛竹一根。縛於碇紉浮水。以便歸取。碇手熟此何致把碇遲疑。胸無定見。故能措舟師如磐石之安者。此又碇手之功也。

衆兵事宜

衆手好移山。此千古俗語。却是至理。你要想船上有好捕盜好頭目。離了衆人。他獨自可行船麽。你又要想你等離了捕盜。那箇差遣得人離了頭目。那箇把得舵。趯得櫓。土得棹。拋得碇。他非你不行。你又非他不行。善乎孫子武經有言曰。吳人與越人相惡也。惡本音入聲讀相惡言不相和好也。當其同舟濟而遇風。其相救也。如左右手。以上六句俱孫子兵法之言也。只此數語。形容到盡情的地位。你想吳越素有仇隙。尚知同舟共濟。爾等不要說同標共伍。只要想到不測時節。那利害是一人獨受的。還是衆人共嘗的。曉得到這箇利害所在。就曉得不費我的錢。只費我的力。力原不是爲他人用的。仍舊爲我自己用的。就有人教你不要上前去用力。你還要掙出頭去用力哩。在船的捕盜頭目。卽如你在家的家長一樣。有事無事。各要聽他約束呼喚。什長有管頭繚傳差使之責。衆兵於一切用力的事務。只要不偷懶就好。

船上火食。打總爲妙。一則省却工夫。二則免却
火燭。爾等果能學習得水務熟諳音庵明也。操練得
武藝高强。這官難道你水兵做不得的麽。往時
水兵配船。每每那調更換。所以視同傳舍。傳朱懇切
轉去聲。與左傳列傳之傳不同。音傳。舍即今館
驛也。人所止息而去後人復來。輾轉相傳。居無
常主。以非己室家。人無愛惜。故凡比棄如倣蹤
方不肯修理之處。謂之視同傳舍。
音徙。倣。屣。猶俗語破鞋也。今將長配之有益者言之。爾等一

般。想着在家時。設或夜聞火燭賊盜等事。倉猝
泓到船。行止坐臥。不離此處。這就是你家裏一
般。想着在家時。設或夜聞火燭賊盜等事。倉猝
詳推到手。悉知用法。在爾等一人有一人之性
情。共船日久。識性又可同居。至營船未届修造
之年。若一朽爛。就有看守不慎的處分。你想捕
盜一人。那裏看守得許多全要大家愛惜。你既
長配在船。便知戰船的倉口。就是你的房子。即
如灰縫稍有豁裂。就該速行舱補。每看半夜三
更漏濕被鋪之苦。這時就是費你的錢。你亦心
肯的要想到長在此船。件件俱宜愛惜。則戰船
堅固。營員亦並受其福。凡此皆長配之有益有

泓撥配船之責者。不可不永守。其法至於人之
氣力。常用則堅實。不用則瘡輭。你看古時多少
大英雄豪傑。尚且勞其筋骨。爾等衆兵。須知撙
得性命。成得事業。光陰無幾。壯士乘時。不可隨
行逐隊。虛過了一生。有志者亟宜猛醒。奮發有
爲。毋自暴棄。

跋

舟師繩墨者同安敬亭林公之所著也
古稱篙工楫師選自閩禺公閩產也浮
家泛宅弱冠之年卽歷洪波巨浸中
故其於雲氣氛祲礁脈沙線凡所謂仰
觀俯察之道時時地地研究不遺餘力
固將以儲
國家有用之材也厥後以水師應募渤澥
折衝同袍中無出其右者洊擢崇階對
揚
丹陛卽受知於
世宗憲皇帝雍正丙午
特簡浙江定海總鎭其於訓練部伍捍禦疆圍
而外每惓惓尤以舟師爲要務葢定海
固東南屏藩水師重鎭也爰以公素所
講求閱歷灼見眞知屢試不爽者敷陳
直言著爲軌則分舵繚斗碇爲四甲而
以捕盜衆兵始終之互相教習咸使知

能其所以鼓勵戎行保護戰艦爲我
朝防海巡洋計者厥意良厚厥功匪勘編
次脫稿進呈
憲皇帝睿鑒深荷
溫旨都俞卽
詔海疆營分一體遵行當日者非特鐵衣之列
手執一編目睹口授卽商艘漁艇問無
不奉爲利涉指南矣時奉年甫冠受業
父兄緣不耐尋章摘句旋卽投筆挽强
奔走戎幕公嘗誨余云以爾抱昂藏之
質目尚識丁其亦於我舟師繩墨頗能
理會耶余適强記成誦脫口而出公笑
曰嗇謂熟讀王叔和不如臨症多是非
可以睹記畢乃事也弟孺子可教矣後
逢巡哨海上余輒從公于邁涉歷島嶼
冲冒風濤見公調度指揮無不身先士
卒區處如意暇卽以繩墨事宜討論試
驗奚啻父教其子兄誡其弟雖鹵莽如

余者而亦頗領畧其因地制宜隨機應變之意四十年來得從赳桓大夫後周旋江浙乘駕艨艟四甲諸人頗不敢視余爲門外漢而誑飾揶揄之者皆藉公嘉惠後進面命耳提得其一二緒餘之益也惟是過江以來首經吳淞承乏考校之餘詢所謂舟師繩墨僉多茫然罔聞即核之四甲中人雖不致大相逕庭而於一切舵縿斗碇事宜未盡動中肯

曉暢水務汎境之內或行或泊東西南朔攸往咸宜颶颺雷霆有恃無恐乎故覘江左舟師動輒限地有長者不及盡展而抱拙者亦儘易藏彼此因循惟知徼天之幸此舟師繩墨所由束之高閣而官兵難求出色歟然而有備無患繩墨不可不知是在爲之將領者所當身先士卒未雨綢繆也辛卯三春余濫膺

今

綮是雖此邦狃於沿襲使然實亦江左外洋散漫險危所限蘇松川吳四班巡船自高家嘴而外羊山馬蹟諸處止堪暫停而不宜久頓慮西風推盪逼侵沙麓傷及舡艦也滙頭以內離却吳淞口其他別無可以倚庇矣故出則旅出收即旅收亦安得風正潮平年如一日而俾之揚帆捩舵織自由又安得如吾定海之島嶼星羅港浦門列舟師果克

上恩命闔寄蘇松入覲

蜺墀叠蒙

召見仰承

清問江浙外海情形與夫曾否遇險之處武臣質率敢以身親經歷畧悉麾知者敷

奏

宸聰猥荷

寵賚徑邀非分之榮視事以來銘心鏤骨固不敢自栩爲稽古之力而致身有自師

承耿耿莫忘因嘆林公辭世僅十餘年耳盛德膚功自有碑留墮淚而其婆心一片尤寄繩墨數條迄今典刑尚在奚忍湮沒不傳徒飽蠹魚之腹且夫紙上譚兵類多空言無補於事而惟此一書事事切實語語精詳舟師舍此更無別求生活者可不亟爲詮述徧用申明以仰副

聖天子之加意水務等第遠紹賢先達之留神洋伍機宜也哉用是檢點遺編付諸剞劂期與四營條屬各執一卷細心體察實力遵循以作舵繚斗碇之衡鑒其在繒船沙船小哨諸船及各隊目兵人等分發講習夫然後四班輪督率四甲而日省月試之毋任拘墟勿容晝地將見範圍不過統水陸弁兵而胥就甄陶又奚慮有長莫展有拙可藏致憾江左水師循名多難核實乎昔子路問政於

夫子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斯言也夫子豈獨爲子路告哉是在有志者毋讓林公專美於前則庶幾矣開雕既竣謹敘是書巔末謬附臆見以跋其後

或亦孔子所云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之意也夫

龍飛乾隆三十七年歲次玄黓執徐履端上元節江南蘇松鎮總兵官舊隸帳下士翁洲伏峯陳奎謹跋

乾隆戊申年刻

福大將軍鑒定

洴澼百金方

榕城嘉魚堂藏

序

洴澼百金方者惠麓酒民之所編也天下古今之通病多矣治之必有其方方固多傳于古人而用之責得其當或治未病或治將病或治已病攻補兼施砭灸並用而病乃無不可治其首損備何也蓋終忘衾紙終忘葛枹薪厝火不知其然北北也世之病恒在於故以預備首之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無衆不守世之病恒在貧故積貯次之衆不可用以其將與敵也驅市人而戰之皆走矣世之病恒在渙故選練又次之器械不利以其卒與敵也乃工以刻減爲心下以苦窳爲應世之

病恒在慳故制器又次之語云兵可千日而不用不可一日而不備此四者皆治于未病之方也賚之粮使敵困之以困我授之林使敵用之以攻我智者不爲也世之病恒在愚故清野次之以戰爲守則守固不知將角泥丸自封敗道也世之病恒在怯故險要又次之學醫貴人學將貴兵青山綠水畫本分明世之病恒在陋故方略又次之此三者皆于警報既開而爲可戰可守之計方之治于將病者也令不行禁不止譬如騰于不可用矣世之病恒在縱故號令禁約次之未先腐而後蟲生之已先瘕而後敵入之世之病恒在政故設防又次之攻守相反其

道相師因敵轉化弄丸解之世之病恒在鈍故拒榮又次之蓋兵臨城下威信不立則無以靖內智術不周則無以禦外三者皆治于已病之方也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此兵之要術也世之病恒在廢法故營陣車攻次之長江天塹以限南北使船如馬南人之長技也世之病恒在盡故水戰又次之守城之道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世之病恒在致于人而不能致人故以制勝終焉南北異宜水陸異具運用之妙因形用權故人無同病病無同方或攻焉或補焉或鍼砭焉或膏丹焉扁鵲復生亦不外是而病無

洴澼百金方　序

不可治矣從來膺民社者紐金章綰墨綬幸當無事則循良報最不數歲而致大官不幸而小醜跳梁內訌外亂則倉皇急遽束手而不知所為其平日忠義自許者不過殉之以身于國家之事一無所補其不才者慄卬徼服妻子不顧涕泣而逃泥首上官之庭以求苟免苟不脫于憲網則身膏斧鑕為人傒笑者往往而是苟得是書而讀之則設施有序可以生智捍禦有方可以生勇何至坐為俘臣死為愚鬼哉酒民幼好兵家者言以為七書雖多十三篇盡之矣及讀諸家之說大抵誇多鬬靡而精蘊或寡非揣摩之書也後于友人處借得鈔本城守書二種

至簡至明而可施諸實用者乃略為刪節合而編之為一十四卷名曰洴澼百金方蓋取莊子不龜手藥之意用之而可封侯者也或曰酒民有是方也何不挾之以為曰酒民無食凶相也山野之性不受羈且頻年病酒自治且無其方則是方亦俟善用之人爾酒民非所能也或曰是編雖無言戰而寔主乎守者居多未可以為不刑輕古書之繁者以編戰略曰此為成書也子安閒多暇酒民貧病日甚治生自急何暇清談或曰固酒民之志而未逮也買之者自當日浮大白以作後編

洴澼百金方　序

歲在柔兆執徐如月初吉惠麓酒民書有能愛是方而以百金

洴澼百金方總目
預備第一
積貯第二
選練第三
制器第四
清野第五
險要第六
方畧第七
號令第八
洴澼百金方　總目
禁約第九
設防第十
拒禦第十一
營陣第十二
水戰第十三
制勝第十四

洴澼百金方　總目　凡例

洴澼百金方卷首
凡例六條
道德經曰兵者聖人不得已而用之者也伏讀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于籍內載有握奇經一卷六韜六卷孫子
一卷吳子一卷司馬法一卷尉繚子五卷三略三卷三略直
解三卷素書一卷李衛公問對三卷太白陰經八卷武經總
要四十卷虎鈐經二十卷何博士備論一卷守城錄四卷武
編十卷陣記四卷江南經略八卷紀效新書十八卷練兵實
紀九卷雜集六卷共計二十部一百五十三卷仰見
洴澼百金方　卷首　凡例
聖訓煌煌原
命天下士大夫鈔錄誦習奉為圭臬並不以兵家言而廢之
是書係明人鈔本一種有十二卷一種有十三卷俱不著撰
人名氏已呈
福大將軍鑒定其中皆節取左傳周禮及二十一史備禦之
策編輯而成或古人已有行之或今人為增損之了無一字
于儗
書中有一事而數見者旨意各有所取則分別圈點以清眉
目亦有節取于各部而載全文於制勝中者蓋原始要終令

讀者了然心目不煩筆墨之繁也
古人左圖右書未有讀書而廢圖者況水陸攻守之具難以言傳今茗存制作式樣尚宜商之公輸未可按圖索驥也
是書向無刻本流傳即有藏書家借抄亦不過數部而已今用聚珍板限定刷印一百部聊備留心實學者因時制宜隨材規畫即其意不即其蹟耳
卷中辨玉屏居士重訂者資取玉杯湛露歌三雅續幕間香讀六朝十四字編為號數並無是公也

惠麓酒民書

浄澤百金方卷一目錄

預備第一
時平宜備
衝要宜備
勿因敵遠而忽之宜備
城宜備
敵臺宜備
城門宜備
牛馬牆宜備
暗門宜備
泉宜備
新宜備
鹽宜備
精勇宜備
守城必用之人宜備
京邊統臺宜備
幾動宜備
閉道宜備
勿因地險而恃之宜備
濠宜備
城垛宜備
內濠宜備
巷戰宜備
保甲宜備
水宜備
匏宜備
賢才宜備
伕藝宜備
守城必用之物宜備

惠麓酒民　編次
玉庖居士　重訂

身處太平之世目不見旌旗耳不聞金鼓豈非生民大幸哉然古人安不忘危盛必慮衰是在有心人矣易曰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春秋傳曰備預不虞善之大者也又曰有備無患輯預備

時平宜備

董安于備晉陽

洴澼百金方　卷一　預備　一

智伯使人之趙請蔡皋狼之地趙襄子弗與智伯陰結韓魏將以伐趙襄子召張孟談而告之曰今吾安居而可孟談曰夫董閼安于簡子之才臣也世治晉陽而尹鐸循之其餘政教猶存君其定居晉陽君曰諾乃之晉陽召孟談曰吾城郭已完府庫足用倉廩實矣無矢柰何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垣皆以荻蒿苫楚廧之其高至大餘君發而用之于是發而試之其堅則箭鏑之勁不能過也君曰矣足矣吾銅少若何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室皆以鍊銅為柱質請發而用之則有餘銅矣君曰善備守已具

洴澼百金方　卷一

三國之兵乘晉陽城遂戰三月不能拔酒民曰寓矢於廧窮兵於柱深心而託之于無心實用而藏之以不用

幾動宜備

顏真卿備平原

顏真卿為平原太守安祿山逆狀萌孽與卿度必敗陽託霖雨增陴濬隍科丁壯儲廩庾日與賓客泛舟飲酒以紓祿山之疑果以為書生不虞也祿山反河朔盡陷獨平原城守俱備

洴澼百金方　卷一　預備　二

衝要宜備

沈璞備盱眙

初守盱眙太守沈璞到官王元謨猶在滑臺江淮無警璞以郡當衝要乃繕城浚隍積財穀儲矢石為城守之備條屬皆非之朝廷亦以為過及魏兵南向守宰多棄城走惟璞城守魏人肉薄登城分番相代墜而復升莫有退者殺傷萬計尸與城平凡攻之三旬不拔會魏軍疾疫魏主燒攻具退走

李抱真備澤潞

唐李抱真無澤潞節度副使抱真策山東有變澤潞兵所走

集戰征之後賦重人困無以贍軍乃籍戶三丁擇一壯者餘其係租給弓矢令習射歲終大較親按籍第能否賞北三年皆為精兵舉所部得成卒二萬既不廩于官而府庫實故天下稱昭義步兵為諸軍冠云

趙犨備陳州

唐黃巢在長安陳州刺史趙犨謂將佐曰巢不死長安必東走陳其沖也且巢素與忠武為仇不可不為之備巢自初起與李威張勉等戰皆忠武兵也乃完城整鎧甲兵積芻粟多募勇士使于弟分將之巢下蔡州果移兵擊陳擒整五重百遍攻之陳人大恐犨開係數千里數百里之利害者將帥事也須提重兵以鎮之合庫帥以援之其城無恙敢不敢越此而他攻是一城數引銳兵開門擊賊破之攻圍三百日乃解去

按江南經略云城一也有關係一方之利害者守令事也而存百城者也

閉道宜備

總論

古之善攻者不盡兵以攻堅城善守者不盡兵以守敵沖盡兵以攻堅城則鈍兵敝糧而緩于成功盡兵以守敵沖則兵不分而彼間行襲我無備故善攻者攻敵所不攻攻者有三道焉一曰正二曰奇三曰伏坦坦之路車轂擊人肩摩出亦此入亦此我所必守者曰正道大兵攻其南銳兵攻其北大兵攻其東銳兵攻其西者曰奇道大山峻谷中盤絕徑潛師其間不鳴金不擂鼓突出乎平川以沖敵人腹心者曰伏道故兵出于正道勝敗未可知也出于奇道十出而五勝矣出于伏道十出而十勝矣何則正道之城堅城也正道之兵精兵也奇道之城不必堅也奇道之兵不必精也伏道則無城也無兵也攻正道而不知奇道與伏道焉者其將亦不偶人也守正道而不知奇道與伏道焉

者其將亦不偶人也所謂正道者若秦之函谷吳之長江蜀之劍閣是也昔者六國嘗攻函谷矣而秦將耽之曹操嘗攻長江矣而周瑜敗之鍾會嘗攻劍閣矣而姜維拒之何則其為之守備者素也劉濞反攻大梁田祿伯請以五萬人別循江淮收淮南長沙以與濞會武關岑彭公孫述自江州沂都江徑拔武陽遠出延岑軍後疾以精騎赴廣都距成都不數十里李憙攻蔡蔡悉精兵以拒李光顏而不備憙憙自文城破張柴疾馳二百里夜半到蔡黎明擒元濟此用奇道也

漢武攻南越唐蒙請發夜郎兵浮船牂牁道番禺城下以出
越人不意鄧艾攻蜀自陰平由景谷攀木緣磴魚貫而進逐
降劉禪田令孜守潼關潼關之左有谷曰禁而不之備林言尚
諫入之夾攻關而潰此用伏道也吾觀古之善用兵者一
陣之間尚猶有正兵奇兵伏兵三者以取勝況守一國攻一
國而社稷之安危係焉者其可不知此三道而欲使之將耶
故曰閒道宜備也善守者如探其謂是歟

清流關閒道

南唐皇甫暉提兵十萬拉扼滁陽以援壽州宋太祖與暉遇

于清流關大為暉所敗是夜暉整全師入憩滁陽太祖兵聚
清流慮暉再至閉諸郵人云有趙學究在郵中教學多智計
太祖乃微服往訪之學究曰皇甫威名冠東北太尉自量與
暉如何曰非敵也學究曰今兩軍勝負如何曰彼方勝而我
敗所以問計于君爾學究曰然使彼來日整兵出戰師絕歸
路不復有北類矣太祖曰當柰何學究曰我有一計可以因
敗為勝今關背有徑路人無行者雖牌軍亦不知也可以直
掩城下方西洞水大漲之時彼必謂既敗之餘無敢躡其後
者誠能由山背小路率兵浮西洞徑至城下彼方解甲休衆

不為備斬關而入可以得志矣太祖
跨馬浮西洞以迫城暉果不為備奔

饒風嶺閉道

吳孫與金人大戰饒風嶺金人披重鎧登山仰攻一人先登
則二人擁後先者既死後者代攻孫如是者六晝夜死者山積會孫小校
溪閒路出關背乘高以腳饒風諸軍弓弩亂發大石推壓
勿因敢逐而忽之宜備

強恃遠不備而滅

春炑江黃道桓皆強姻也而睦于齊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又
不設備曰郢去我九百里安能害楚卒滅弦
勿因地險而恃之宜備

蜀恃險平不備而滅

姜維列營守險鍾會攻之不能克糧道遠餘里整山通道山谷高
邈郤艾逐自陰平行無人之地七百艾以毡自裹推轉而下
深至為艱險又粮運將匱潰于危殆江油蜀守將馬邈降
將士皆拳木緣崖魚貫而進先登至江油不備而滅

隋命晉王廣出六合泰王俊出襄陽楊素出永安韓擒虎出廬州賀若弼出廣陵帥師伐陳舟艦被江亘旗曜日陳將熊俊是要地各須防備奏請再三陳主從容謂侍臣曰王氣在此齊兵三來周師再來無不摧敗彼何為者耶孔範曰長江天塹限隔南北今日虜軍豈能飛渡耶遥將欲作功勞妄言事急臣每悉官甲虜若渡江定作太尉公矣不為深備奏伎縱酒賦詩不輟隋開皇九年陳主以為然故正月朝陳主會朝大霧四塞陳主昏睡至晡時乃寤是日賀若弼自廣陵引兵濟江韓擒虎將五百人自横江宵濟采石

淵辟百金方

守者皆醉逐克之于是弼自北道擒虎自南道並進緣江諸戍望風盡走陳主惟盡夜啼哭擒虎軍直入朱雀門陳主曰吾自有計乃從宮人十餘出景陽殿將自投于井後閣舍人夏侯公韶以身蔽井陳主與爭久之乃得入既而軍人窺井呼之不應欲下石乃聞叫聲以繩引驚其太重及出乃與張貴妃孔貴嬪同束而上陳遂滅

卜淌恃輪囤其山嶇起數百仞林箐不備而滅

政和中婺州夸舍卜淌反淌據輪囤其山嶇起數百仞林箐深密壘石為城外樹木柵當道穿坑阱仆巨桁布渠答夾以

守陣官軍不能進時趙通為招討使璨按其旁有厓壁峭絶處賊恃險不設備又山多生猱乃造壯丁捕猱數十頭束麻作炬傳以膏蠟縛之猱背于是率正兵攻其前旦夕戰鬬靡之而陰遣奇兵從險絶處負梯啣枚引猱上既及賊柵出火燃炬猱熱狂跳賊廬舍皆茅竹猱竄其上輒發火賊號呼奔撲猱益驚火益熾官軍鼓譟破柵通望見火直前迫之前後夾攻賊赴火墮崖死者無算卜淌突圍走追獲之婺州平

酒民曰扼險者固恃險者亡親此三者可鑑矣

淵辟百金方　卷一預備

斯城也宜備

城論

守城之法從攻城之謀而生于是虜仰攻則高壘以衛之虜直攻則厚築以衛之虜其遠于垣而憑陵靡也復開隍池為衛虜其遠于垣而憑陵也復加陴為衛衛盡善守斯盡善故欲善守必明善攻預知患端方能扞患試觀古者公輸墨翟相攻而恒相師

城基

築城先貴定基譬猶樹木之根深其植深其本大其主實斯人

力拔之不動颱風撼之不搖故善工必於定基之始務令根深上實而本斯固焉所謂根深者或開土大許得石或類石或自然之堅上皆可為負重之本所謂土實者取成塊之土沉于水漬之經晝夜不稍弛解斯為土實若其地為鬆沙為浮泥必開窠令盡方可定基益沙泥不經水漬風雨日久傾圮必矣或云鬆沙浮泥之下未必有本然實土試觀掘井者一層沙一層泥最下一層始為黃土此必然之理故知開墾可盡焉至于基址廣厚必較其上所載者倍之始妙如築基不實上下厚薄相等不設敵臺少犄角顧盼之勢但利速就

土未蒸篩攪入死礫四者皆築城所忌也故不久而傾

城制

凡大城除垛城身必高四丈或三丈五尺至下亦三丈面濶必二丈五尺底濶六丈次城除垛城身高二丈五尺面濶二丈底濶五丈小城除垛城身高二丈面濶一丈五尺底濶四丈此其大較若再加寬濶益善勢不可再減但底加面不加可也面加底不加不可也底不加而加面斬然傾覆凡城身第一石第二磚第三土若除垛外城身只高丈五者則不可守此底南塘碓論也故城有三宜有八忌詳之如左

一宜高

王晏球議定州城不可攻後唐明宗以義武節度使王都篡父位惡之詔王晏球發兵會討定州唐主遣使者促晏球攻城晏球與使者聯騎巡城謂之曰城高峻如此借使主人使外兵登城亦非梯衝所及徒多殺精兵無損于賊不若食三州之租愛民養兵以俟之彼必內潰從之定州將馬讓果開門納官軍都舉族自焚初晏球知州城高峻未易急攻朱宏昭張虔釗宣言大將畏怯有詔促令攻城晏球不得已攻之殺傷將士三千人

按五代史王都非智勇之將也城高則難犯如此形勝之所以為要也

二宜堅

統萬城

夏王勃勃蒸土築統萬城以利錐試之若錐斬入一寸許即斬蒸土者于是堅如鉄石

周世宗京城

金父老所傳周世宗築京城取虎牢土為之堅密如鉄及蒙古攻汴受砲所擊唯凹而已

三宜厚

夫人城

晉朱序鎮襄陽符丕圍序序母韓氏謂西北角當先受敵（西北角必疎薄故也）領百餘婢并城中女丁于其角斜築二十餘丈賊攻西北潰便固守新城衆人謂之夫人城

按左傳晉侯使申公巫臣如吳假道于莒與梁邱公立于池上曰城已惡莒子曰辟陋在夷其孰以我為虞對曰夫校焉思啓封疆以利社稷者何國蔑有勇夫重閉況國乎楚子重伐莒圍渠邱渠邱城惡衆潰奔莒戊申楚入渠邱

楚師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楚遂入鄆莒無備故也君子曰恃陋而不備罪之大者也備預不虞善之大者也莒恃其陋而不修城郭浹辰之間而楚克其三都無備也夫詩曰雖有絲麻無弃管蒯雖有姬姜無弃憔悴凡百君子莫不代匱言備之不可以已也

源高于城可灌而沈一思

智伯灌晉陽

趙襄子走晉陽三家圍而灌之城不沒者三版沈竈產蛙民無叛意

曹操決漳水灌鄴

曹操攻鄴決漳水以灌之自五月至八月城中餓死者過半

韋敞堰泥水灌合肥

梁韋敞討合肥衆行山川曰吾聞汾水可以灌平陽即此是也乃堰淝水頃之堰成水通舟艦繼至困戰破之

吳明徹導泥水灌壽陽

陳吳明徹進逼壽陽導泥水灌城城中苦濕多腹疾手足皆腫死者十六七

丁會壅汴水灌宿州

梁朱全忠遣丁會攻宿州刺史張筠堅守會乃于州東築堰壅汴水以浸城筠乃降

宋太祖壅汾水灌太原

宋太祖征太原命築長堤壅汾水灌其城其後師退北漢主決城下水注之臺駘澤水落而城多摧圮契丹使者韓知璹猶在太原歎曰王師之引水浸城也知其一不知其二若知先浸而後涸則并人無類矣

高堰滀水灌潁川

魏王思政守潁川東魏高岳攻之堰滀水以灌城時有怪獸

每冲壞其堙然城被灌已久亦多崩壞城成水大至城中懸
釜而炊粮力俱竭及城陷之日存者纔三千人
居士曰明季賊李自成攻開封決黃河水灌城亦此類也
忌

山高于城可俯而瞷二
魏勝固孤山

海州城西南枕孤山敵至登山瞰城中虛寔立見故西南受
敵最劇魏勝築重城圍山在內寇至則先據之不能害

李庭芝包平山堂

李庭芝無知揚州始平山堂瞷揚城敵至則搆望棱其上張
弓弩以射城中庭芝大築城已之募汴南流民二萬餘人以
實之號武銳軍

洴澼百金方

流泉不供可坐而困三忌以上天為災也

匈奴塞絕澗水

漢耿恭以疏勒城旁有澗水可固乃引兵據之匈奴復來攻
恭遂于城下擁絕澗水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笮
馬糞汁而飲之

陳泰斬流水

漢姜維寇狄雍州依麴山築二城使句安李歆守之魏陳泰圍
麴城斬其運道及城外流水將士困窘分糧聚雪以引日月
維救不及安等孤絕遂降

北魏作地道淺虎牢井

北魏攻宋虎牢不能拔乃作地道以淺虎牢城中井井深四
十丈山勢峻峭不可得防城中人馬渴乏被創者不復出血
遂破之

高歡移汾

高歡攻玉壁城中無水汲于汾歡使移汾一夕而畢

西川乏水

西川民聞蠻寇將至爭走入成都時久乏水取靡訶池泥汁
澄而飲之

城大人少可乘其疎四忌

睢陽六百人而陷

睢陽士卒死傷之餘纔六百人賊登城將士病不能戰城遂
陷張巡許遠俱不屈死

按孫武子地生稱稱生勝正謂漢人數多寡以稱地形廣
狹也睢陽之陷固由食絕亦由人盡人衆難少可待其潰五忌

軍旅單弱可奪其氣七忌

諸葛亮萬人守陽平

蜀諸葛亮軍于陽平遣魏延諸軍并兵東下亮惟萬人守城司馬懿率二十萬衆來與延軍錯道俓至前當亮亮欲前赴延軍而相去遠將士皆失色亮意氣自若勑軍中臥旗息鼓不得妄出巷幔又令大開四城門掃地却洒懿常謂亮持重而猥見弱勢疑有伏兵于是引軍北趨山

蕭永之數百人守濟南

魏兵攻濟南濟南太守蕭永之帥數百人拒之魏衆大集永之使偃兵開城門衆曰賊衆我寡奈何輕敵之甚永曰今懸守窮城事已危急若復示弱必為所屠唯當見強以待之耳魏人疑有伏兵遂引去

強仲濟卒三四千忠孝軍百餘守洛城

蒙古立砲攻洛城中唯三峰濟卒三四千及忠孝軍百餘守槃而已蒙古兵圍其三面強伸括衣帛為幟立之城上率士卒赤身而戰以壯士數百往來救應大呼以懾于軍為號其聲動與萬衆無異兵器已盡以錢為鏃得蒙古兵一箭截而為四以筒鞴發之又刱過砲用不過數人能發大石千百

濟辟百金方

而國落未合掠其牛馬拔其禾此故驅其走也夫兵者詭道善因事變賊憑泉恃雨故雖饑困未肯束手當示無能以賽之取小利以驚之非計也既而雨止遂合圍起土山地道楯櫓鉤衝晝夜攻之城中震懼文懿大恐攻南圍突出懿縱兵擊破之斬于梁水之上

蓄貨外積可因其資六忌

牟駝岡

韓滂不軍拔郝城西北據牟駝岡天胊監發馬二萬匹芻豆如山益郭藥師熟知其地故導金兵先據之

步外所弩無不中仲奔走四應所至必捉蒙古孟兵力攻凡三月餘不能拔乃退

酒民曰諸葛亮萬人蕭丞之數百人強仲止潰卒三四千又忠孝軍百餘人亮示弱幸而退懿丞之示強幸而退魏至于蒙古則攻圍至三月矣而強仲竟以力戰破之為攻更難則所云單弱奪氣者特為庸將言耳

豪強枝命可破其城人忌以上人事失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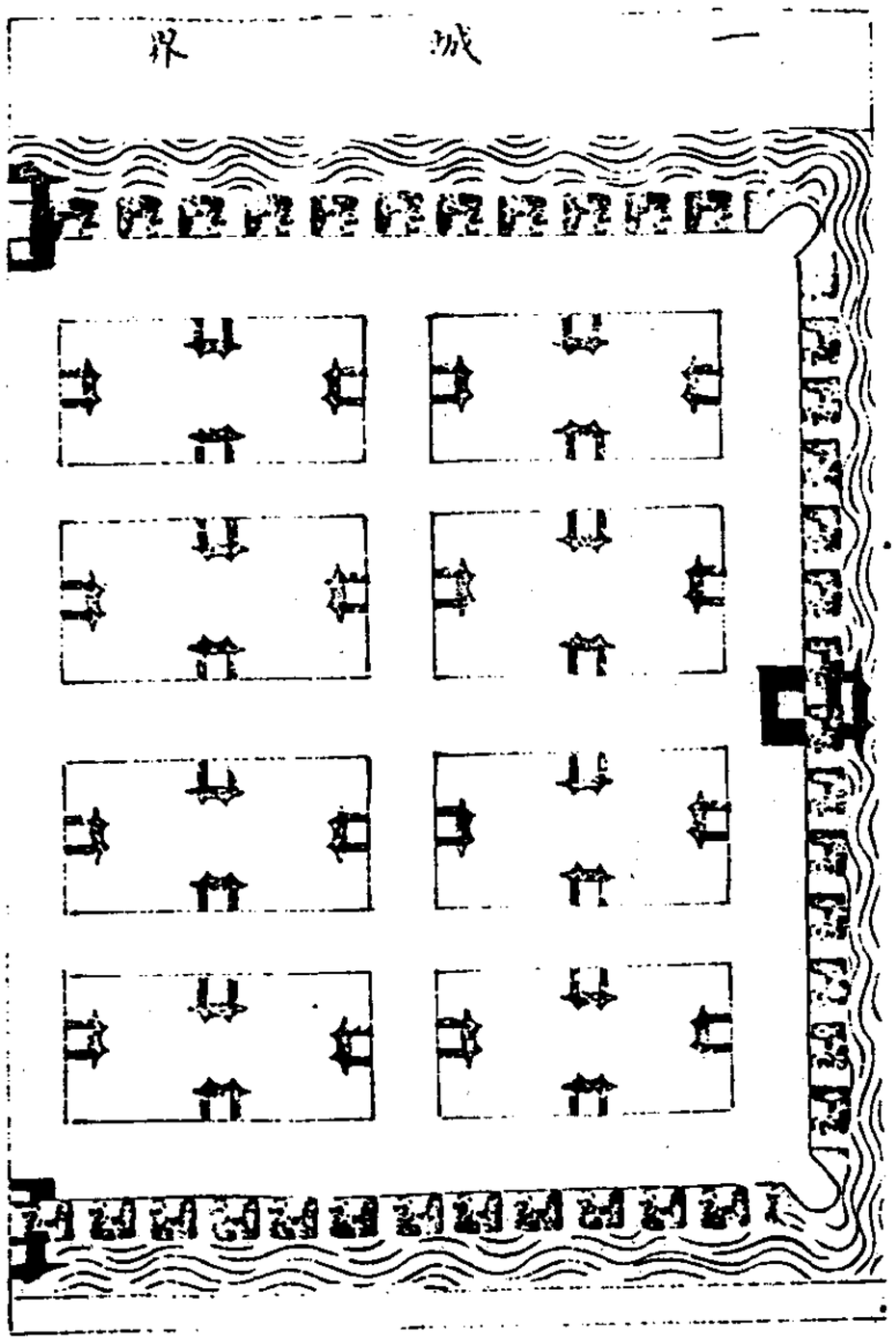
總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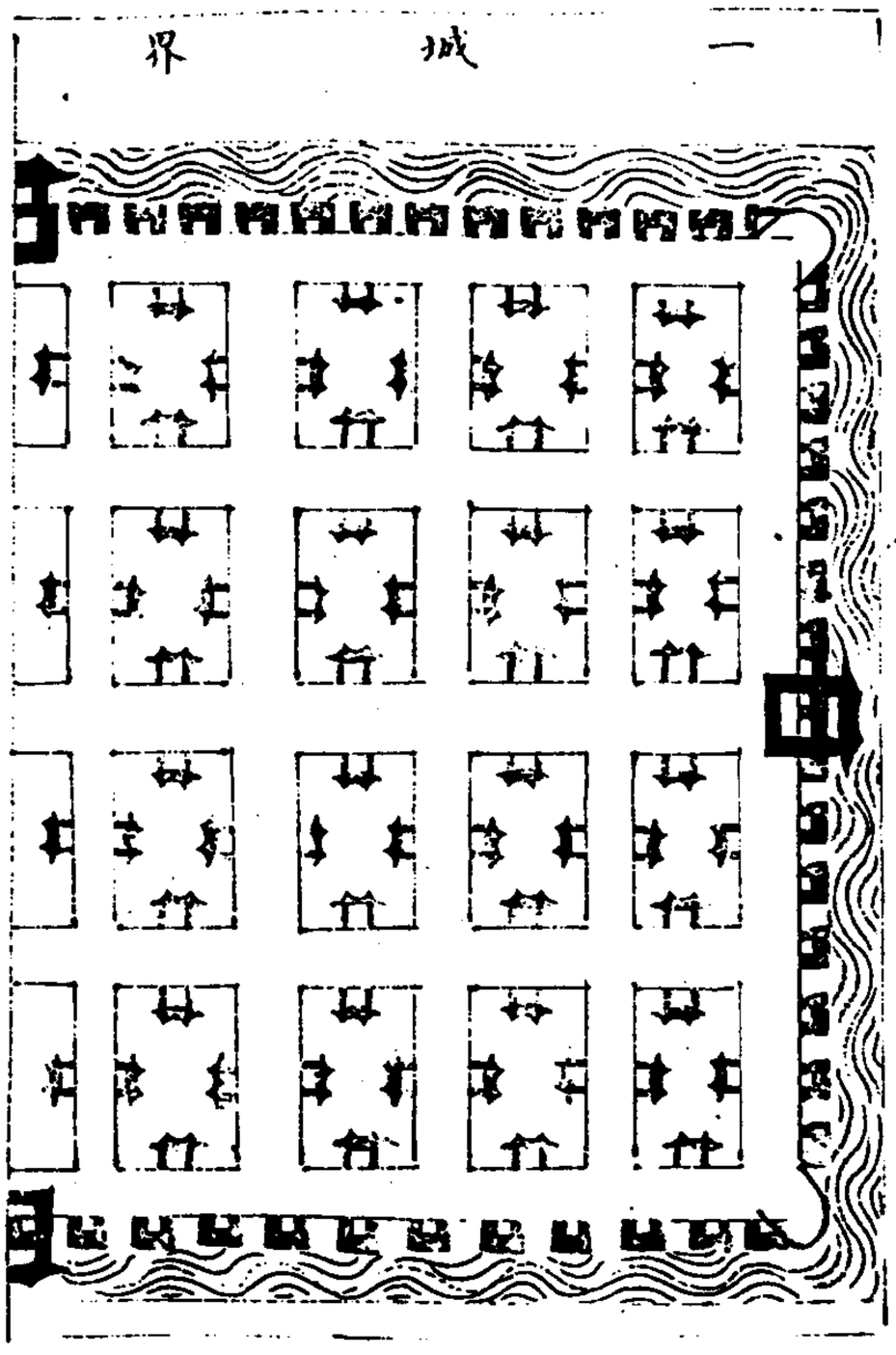
兵臨城下而高貴鄉紳藐視有司不行其令諭以積穀不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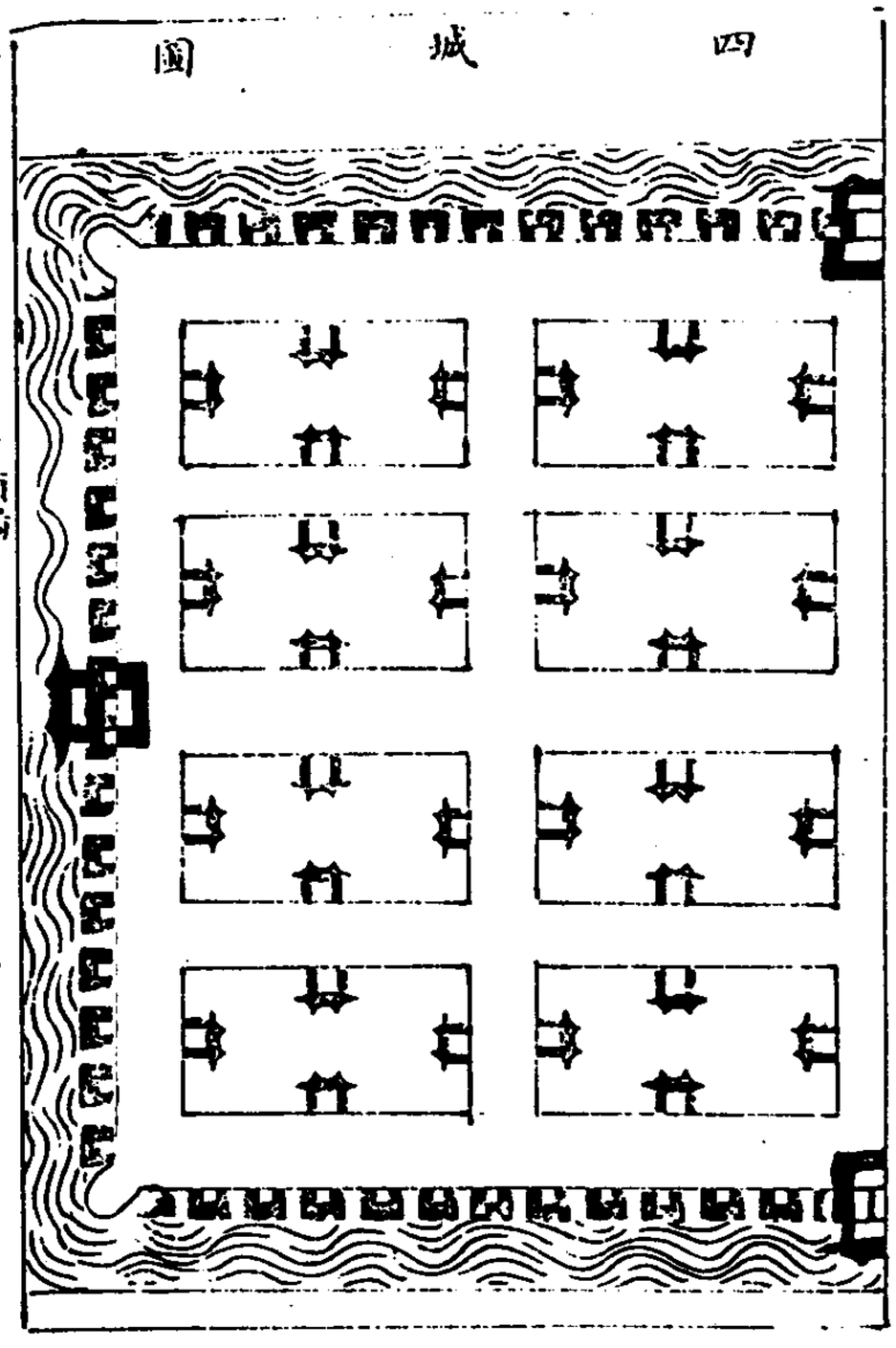
諭以出丁不聽高座佛城恐賊乘之而上又不聽焚折困廩在外恐賊因粮于我又不聽徒藏坐視而城破而家亡而身殉腑可啞乎雖然亦有司之過耳國容不入軍既屑卑城之責則強者在所必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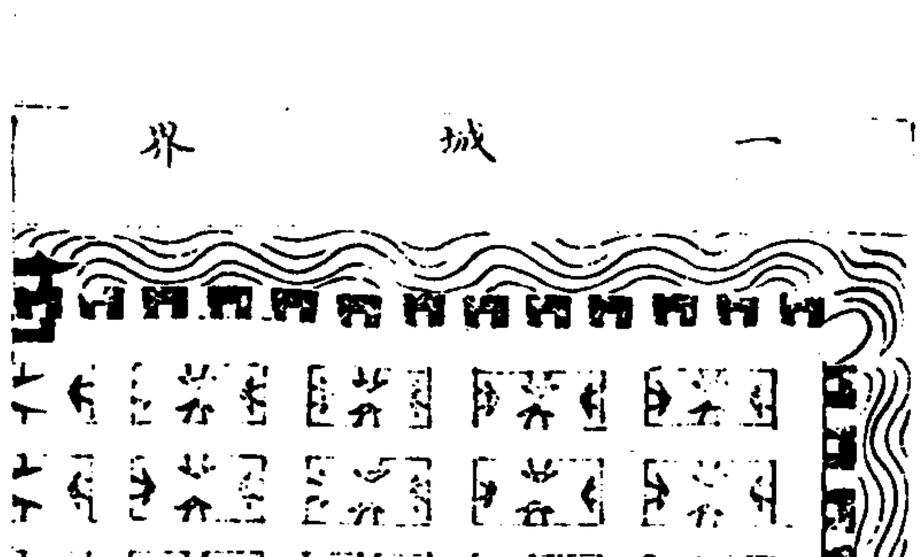
西域城制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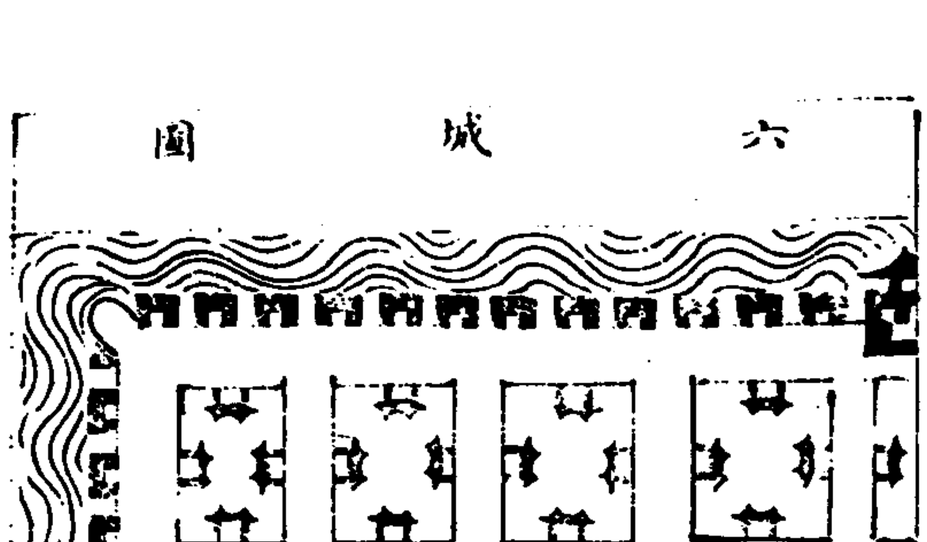
古之為軍也大陣包小營大營包小營一陣破則諸陣尚全一營破則諸營尚全為其曲盡分合變化之妙所以再無全軍覆沒之理西域造城即仿其意而為大城包小城之制為或界而為四或界而為六或界而為九四復為四則有一十六城為六復為六則有三十六城為九復為九則有九九八十一城馬深合古人營陣之法視中國數萬烟井止恃一牆一隍疎虞而全城屠戮者萬萬不同是可師也今存其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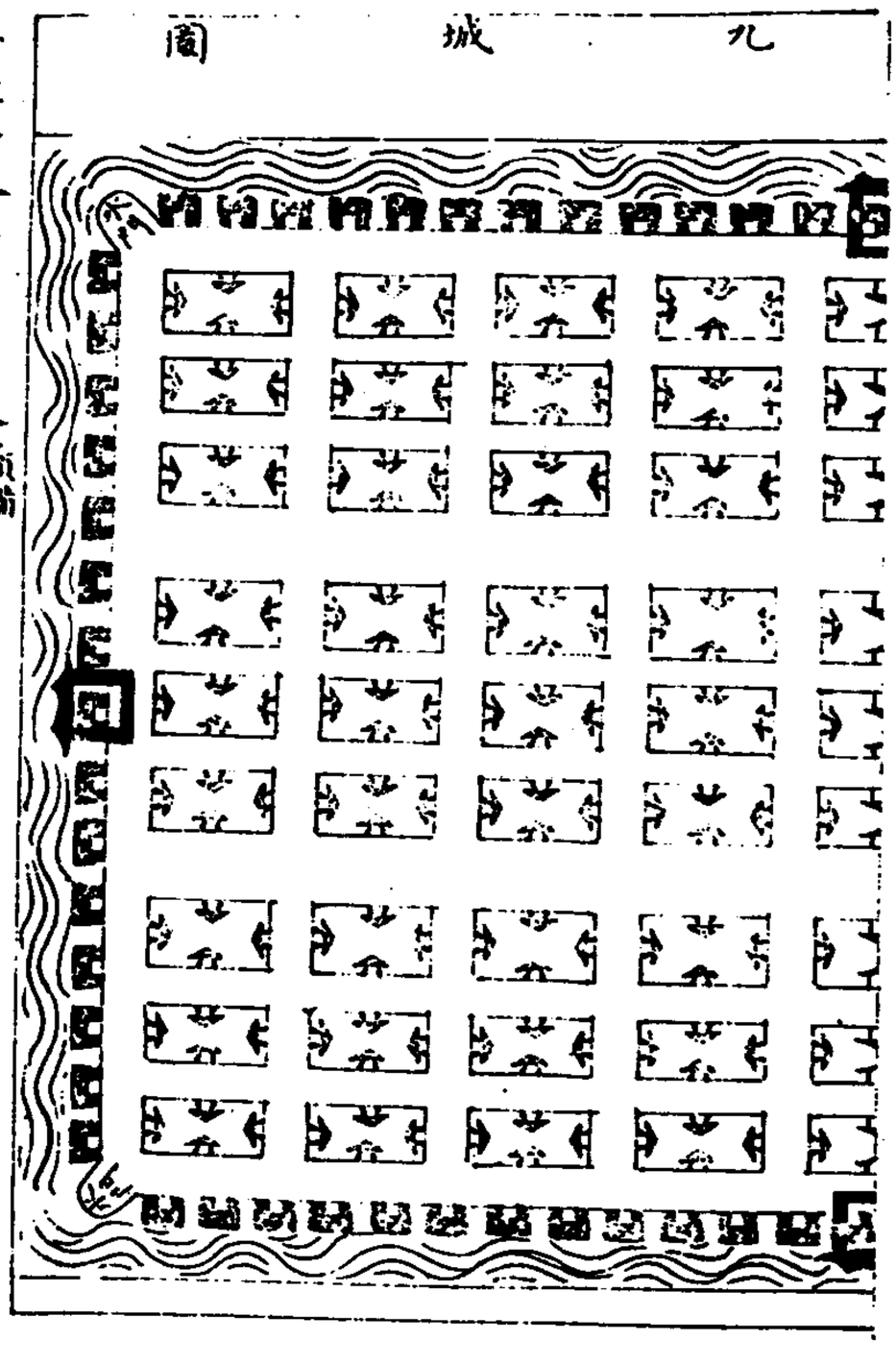



一　城　界
洴澼百金方　卷一　預備
十九


四　城　圖


一　城　界
洴澼百金方　卷一　預備
十


六　城　圖



洴澼百金方　卷一　預備

漆所以衛城也漆之廣狹城之存亡係之孟子策滕不過曰鑿斯池也宜備

深

深則不易填矣以三丈為度若漆淺者許城內外居民修益房屋托坯燒磚和泥聽于城漆取土官府修理公衙責令徒夫托坯滅日常舂作工小民犯罪輕則重罰挑土若干內培城腳免其答杖務令數月開池深及泉雖旱不乾方為長計諺云池深一丈城高十丈池深及泉城高觸天是池深愈助城高也

廣

廣則不易越矣面以濶十丈底以濶五丈為度凡作池之寬以城上鳥銃之彈得到其外岸為準太遠則銃力不及敵得任意出沒矣沿池兩岸宜多栽盤根宿草以耐崩坍

暗穿

有暗穿則不易偷渡矣凡池底每十步鑿一圓井口濶一丈深一丈謂之重湖及泉為度復外引河水內引城中霖潦之水以助其深可也

洴澼百金方　卷一　預備

酒民曰暗穿法甚妙又當于中設數道淺處我則暗為表識以便造兵渡水擊賊賊若效我徑渡必墮深淵矣

明用品樁

漆水可通舟楫者釘品字樁木百餘根于水中高與水平防棲船衝我城也

暗用鉄杙

杙餘力反橛也

後晉交州亂漢主襲造其子宏毅將兵攻之吳權引兵逆戰先于海口多置大杙銳其首冒之以鉄遣輕舟乘潮挑戦而偽遁宏毅逐之須臾潮落艘礙鉄杙不得反大敗溺死徐壽揮攻九江李歸出戦大敗賊兵歸曰賊不利于陸必以舟薄

我乃令以長木數千肖鉄錐于杪暗置沿岸水中賊舟數千艘順流鼓譟而至遇木樁不得動觸發火箭射之焚溺無算由此觀之與其明用品字樁于水上不若暗用鉄杙于水中從來利器有形則賊易防無形則賊必陷故也

掘坑坎

山城無池以地不可池也須離城二丈許掘為高下坑坎或空閑處安置石條以拒臨衝台公車翻楯踏雲車即有池之城內外岸上亦宜如此布置庶足謂重險

馬燧引晉決汾

唐馬燧鎮太原以晉陽王業所基度都城東西平易受敵時邊警數至乃引晉水注城東濶為池池至計省守陴者萬人又決汾水環城多為池沼植物固堤

孟宗政濶水限騎

宋孟宗政知襄陽以全人池深而陳易于馳騁乃于西北添外濶水限騎

余閫三塹

元余閫守安慶抵官十日而寇至乃浚隍增陴隍外環以深塹三重南引江水注之時寇益稔布四外閫居其中左提石、挈此為江淮一保障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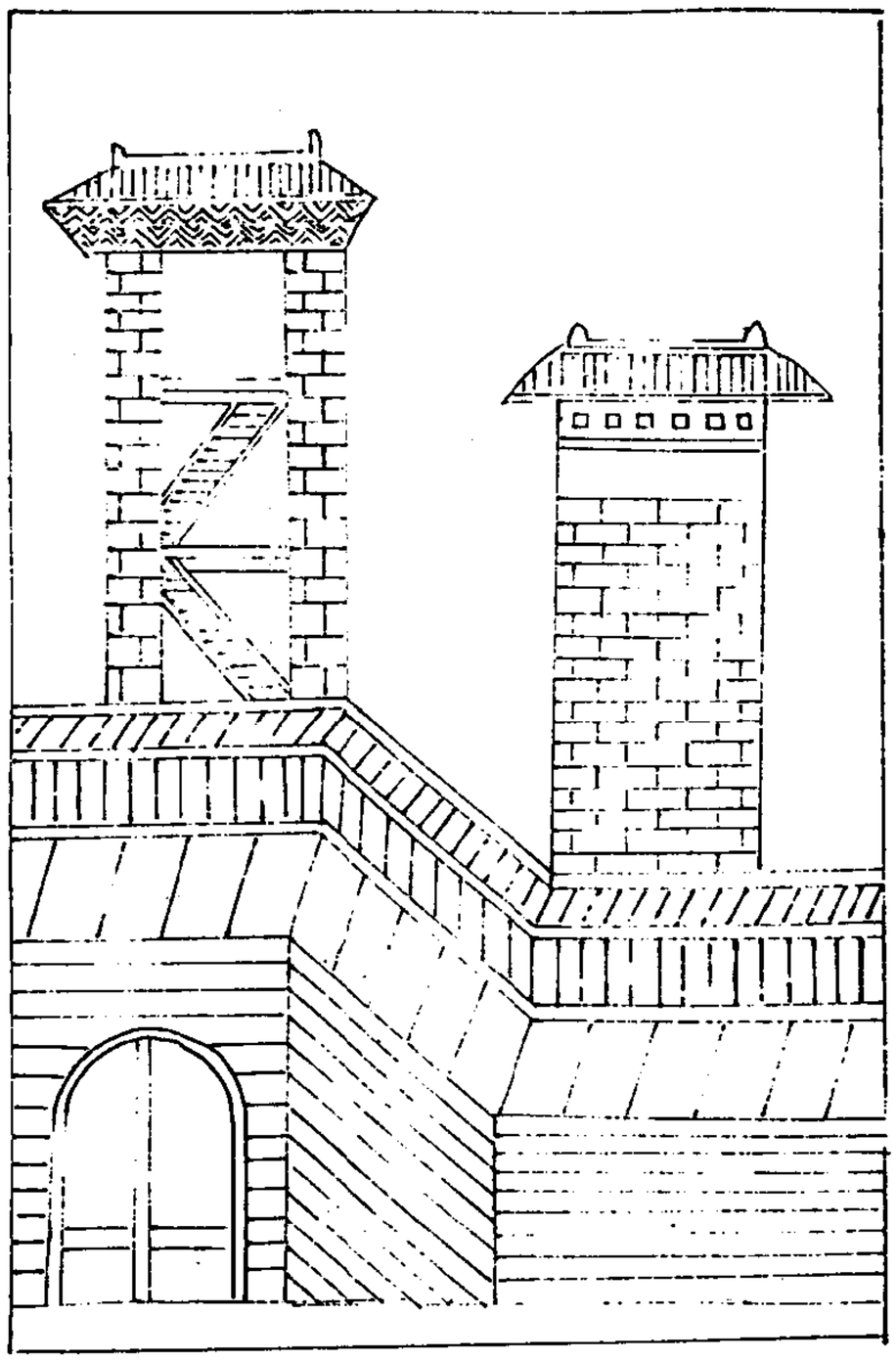
酒民曰今忠宣公三塹雖半為豪右所侵遺跡僅存然尚能賴之以為無恐

臺論

敵臺宜備　敵者敵也以殺敵為義不能殺敵無貴為臺矣

城牆正面不便俯視不敢眺望者恐其矢弾正面對攻易于被傷也是以賊得竟逼城下任意施為如今之城何必矢弾對攻雖鎗銃亦上刺有餘矣全仗高臺兩邊顧視夾擊使賊不敢在前衝抵是人恃城以為衛而城又借臺以為衛矣故

有城無臺同于無城有臺無制同于無臺全在制度盡善方能制賊其法責長出不貴横濶左右牆之下照品字形開成銃眼以便放打佛狼機百子銃等項火器○○○○以便照看取准銃眼之制內狹外濶　以便左右取准上益元氣使兵夫得以安身火器得施威雨也各臺地步相去不宜太近太近則恐對放神器自擊共城更不宜太遠太遠則恐矢石無力鉛箭火藥須備百倍兩敵臺之間雖守垛無人而賊亦不敢登矣



突門

兩敵臺之側平城之下當留二小門如斗口大週圍用椎巨堅石砌之僅容一人扁身出入其厚約五尺門口設一陷坑內鋪釘板賊入即陷方為萬全門中預備大砲一二十門若賊駕行天橋折盒車之類必拆城下始從兩肋更裝疊放賊必敗走

酒民曰此法極妙郭青螺先生虛臺所未發且用此為突門又使出兵勦賊寇一舉而兩利也

垛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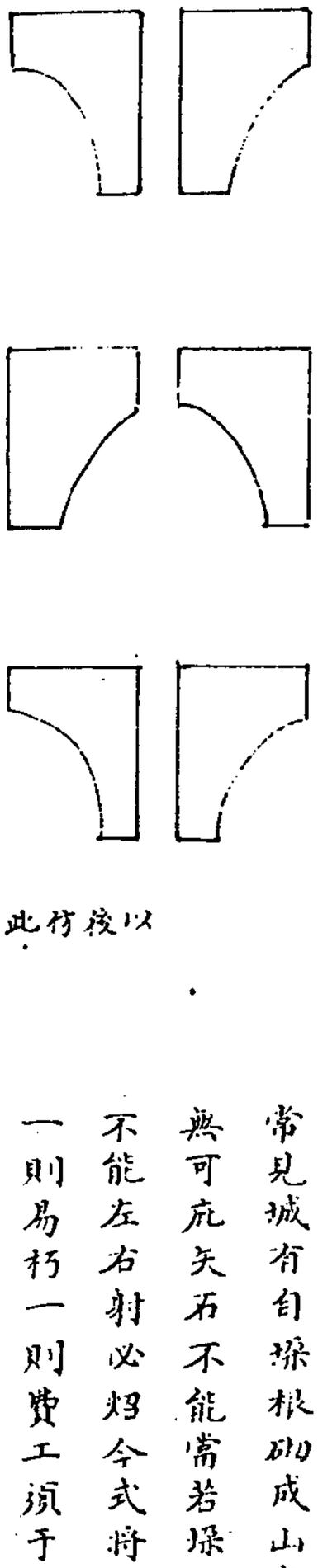
垛者躲也以躲身為義不能躲身無貴為垛矣

垛身不宜太高高則擲石無力垛口不宜太窄窄則擊賊碍身今垛身率高六尺幾與肩齊垛口率寬一尺難容半臂此無垛制也必于垛身之內各以堅石砌成臺基一層高淵各三尺一則免垛身太薄易于擊碎鉤堋一則使守城軍民使于施放器械一則垛軍無事可以坐憩力凡垛磚形宜如劍脊使賊不能駐足

懸眼

每垛當中自城面平為孔高九寸約磚三層磚厚用二層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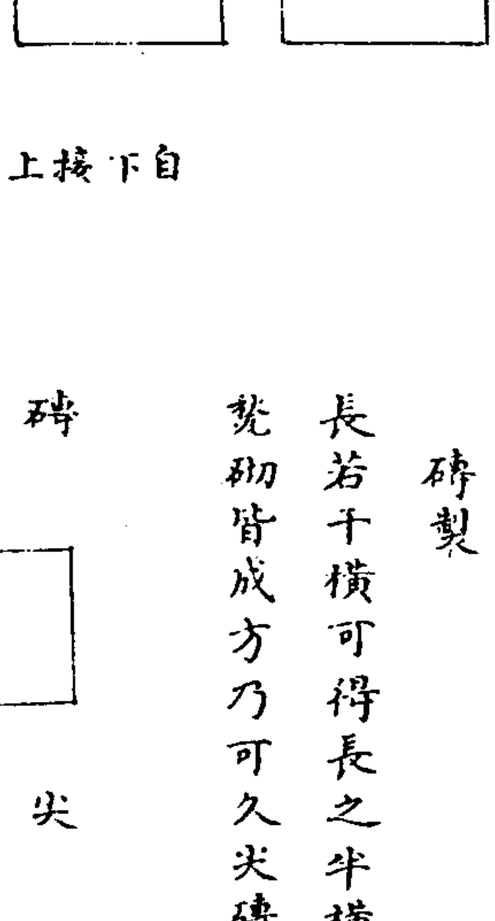
面以下兩方磚對中為彎漸漸下縮每磚一模縮成層數字號燒于磚上臨用只照號垛城如尋常甃砌相同庶磚皮不削則可久磚彎不鑒則工省約用幾丈尺深計為若干層今圖內只六層每磚三寸只得一尺七寸示其大略耳或二十三十等層以盡為度



自高而下

以後仿此

城高若干應留懸眼若干長自眼底至眼面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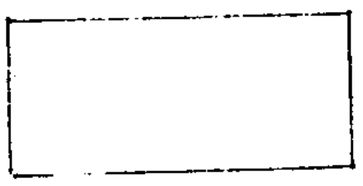
自下接上

賊每藏銃與矢伺守城者伸頭外視即共打射庶不中使我身不敢當垛目不見外賊即以鈎杆攻城等器直奔城下我夫任其堆砍布梯立登莫禦必有此懸眼賊遠則瞭之垛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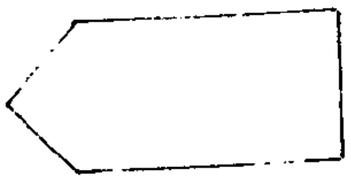
砌于其垛下身高三尺口上高三尺共六尺

磚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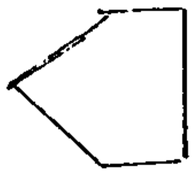
長若干橫可得長之半橫若干厚可得橫之半庶縱橫六面皆成方乃可久尖磚自尖作尺



磚式



尖長磚



尖短磚

比長磚之半

城門宜備

總引詳具設防部

今田舍翁多扶米粟尚知堅其門閭謹其關鍵況合城數萬生靈止係一門是宜萬分慎重令人做官視同傳舍故事事苟且不圖後計若治官如治家則城如金湯矣

洴澼百金方　卷一　預備　三九

磴道柵門內欄牆

城內附牆多留磴道半里一座以便急時往來今各處城內止有四門四路甚為失計每磴道須留一門嚴司啓閉一防賊人登城一防守城人夫偷安竊下城工用內欄牆高與心齊以防進城之賊便于射打

內濠宜備

總論

藩籬單薄深為可虞賊一入城更無限城真敗道也宜于城內設內濠一重其濠廣制度大約與外濠相配內岸周遭作牛馬牆派人守之賊即入城牆內之人與城上之人互相夾擊步步皆是賊之死地矣

張巡城內作濠

尹子奇圍睢陽張巡所為皆應機立辦賊服其智不敢復攻遂于城外築三重濠立木柵以守巡巡亦于其內作濠以拒之

牛馬牆宜備圖見內涉

總論

牆在城外濠岸上濠岸不拘寬狹狹即一丈或八尺皆可寬不可過二丈其外為牆磚石土皆可三合土亦可牆身每對一雉下底開一大將軍銃眼以人身不能鑽入為度牆每高三尺平過五尺為一小銃眼可容佛郎機每眼上加一直縫三寸高二寸濶以便眼瞭高下應賊自此眼高之再三尺又開長眼三寸以便眼瞭牆脊眼一層寬一寸止容手銃工又開長眼三寸以便眼瞭牆脊用斧刀磚石使不可立賊對濠則用銃于小眼擊之賊衆則來殊少住誤惟許遠之法萬全無弊

許遠卷戰法

許遠令揀陵期月令行禁止時流賊朔巢城濠隍貧富均役踰月而成又使民各築牆高過屋簷仍開牆竇如圭僅可容一人家令一壯丁俟于竇內其餘人皆入隊伍令曰守吾號令視吾旗鼓遠者從軍法又設伏巷中洞開城門未幾賊果至火無所施兵無所加旗舉伏發盡擒斬之

設門穽

城內兩邊馬道口頭壘砌堅牆直與街房相接牆下留門以便百姓出入各家備鈎鎗短刀賊一入城橫鈎直截又去城門一丈遠掘塹坑一道寬五尺深一丈長通街之兩邊坑底用鋒利鎗頭長一尺釘于板上淌坑鋪之坑邊釘小橛以麻

卷戰宜備

總論

數賊入門合城鬥沸聽憑焚戮惟謀奔避者卷戰之法不講故也若能按卷設伏步步陷賊入于死地雖開門揖盜不敢前矣縱不能一城盡然且于近城要路如法施行賊亦安能為害哉有堅城有內濠有卷戰藩籬三重可以全民可以制敵可以殺賊或云卷戰之法不傳久矣突從而學之曰是不難或升屋擲瓦或潛伏兩旁門屋中橫鈎直截皆是也然須于卷口用力若容賊入卷則賊先升屋放火難捍禦矣但古

絶往來絡之工布以席席上浮土務與地平不可辨認待攻
門開時一擁爭進自陷坑中城上以擂石亂下彼不敢再進
百姓若要行走則于塹坑兩邊鋪連三大板仍出關干當之
恐一失脚入塹

填閘巷

松梢榆柳棗槐枳等枝梢俱將枝頭削尖迎梢向外堆羅
巷中高可丈餘厚可十步賊若進城馬自難前又須防火浸
水令透可也

鐵釘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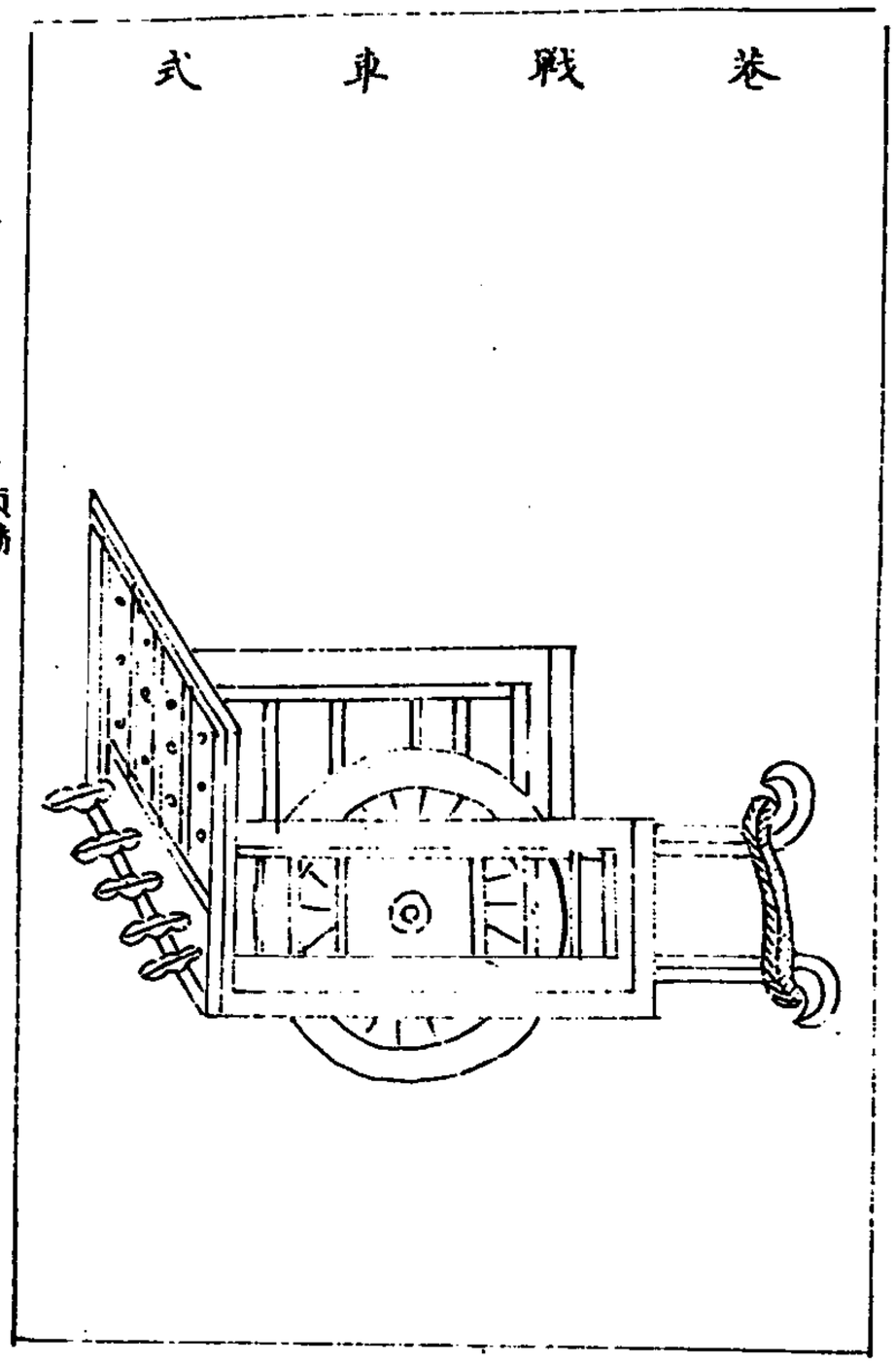
用連三大板長通兩街寬可一丈釘長三寸四指一釘板陷
地中釘與地平上鋪蓆席覆以薄土人馬踏着兩受其傷

陷馬坑

陷馬坑長五尺濶三尺深四尺坑中植鹿角撏竹簽二物皆
削尖入火令堅覆以茵草或上種草苗令人不覺凡敵來路
及城門內外皆設之

酒民曰守城之法使賊一入門手忙脚亂矣且所拒有數
安能盡殲滅哉是或別有方畧上四款為巷戰之助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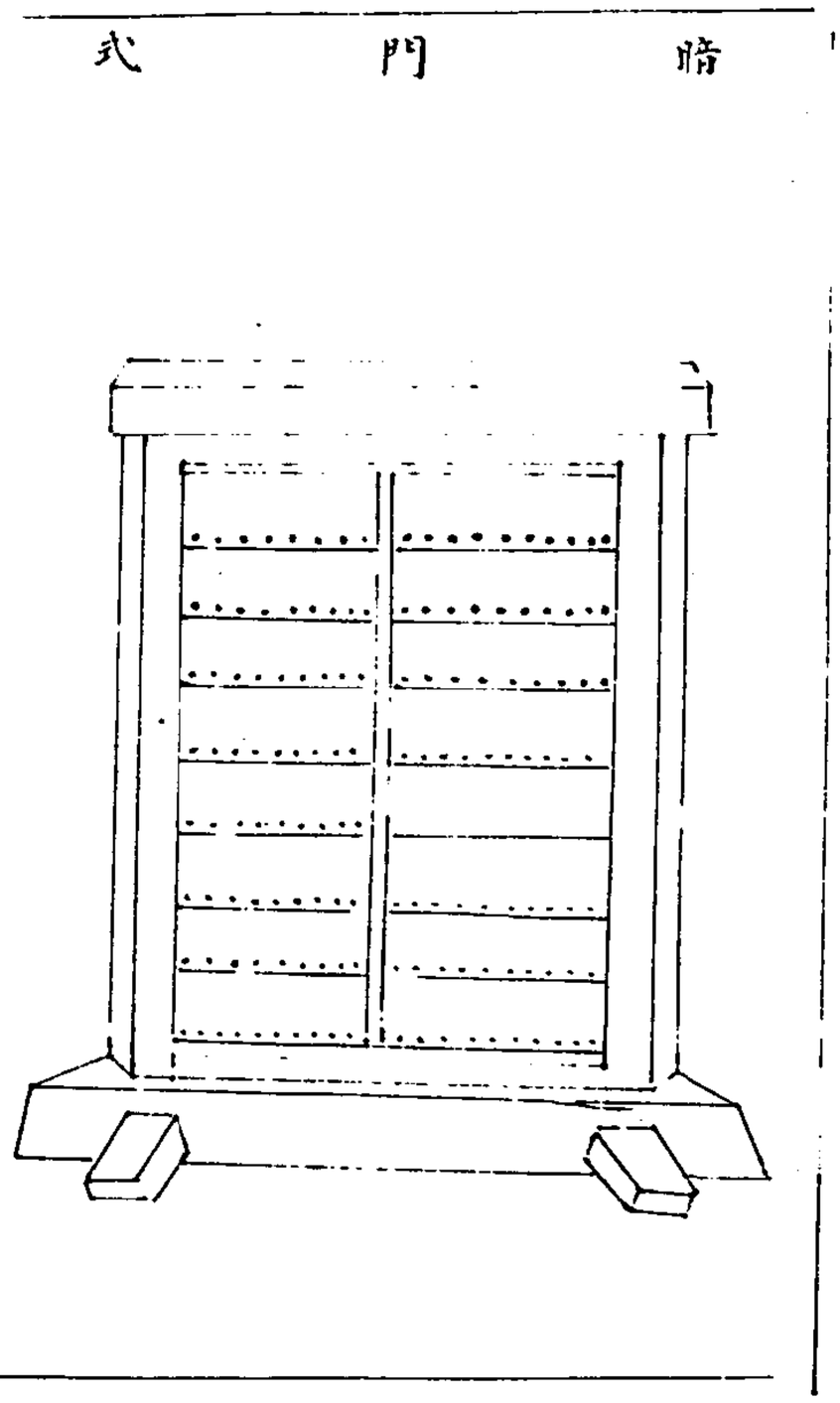
巷戰車式



暗門宜備

總論

凡城內器械已備守禦已堅當出奇用詐以戰代守以擊解
圍先為暗門于兵出入便處潜鑿城為門外存尺餘勿透以
備出兵襲敵其製高七尺濶六尺內施排柵柱工施橫木搭
頭下施門或因賊初至營陣未整或暮夜來賊不覺或賊攻
城初息或賊圍久已怠潜出精騎衝枚擊之擊敗亦不遠襲
賊自疲而遁矣仍于城上多積巨石塊廣敵入犯門即下石
擊而斬之



石勒寨為突門

王浚遣都護王昌及鮮卑段疾陸眷與弟末柸等部五萬之衆以討石勒勒兵出戰皆敗諸將勒堅守張賓孔萇曰鮮卑之種民散剽而未柸尤甚其銳卒皆屬焉今刻日來攻北城必謂我孤弱不敢出戰意必解惰宜且勿出示之以怯整北城為突門二十餘道俟其來至列守未定出其不意直衝末柸帳彼必震駭不暇為計破之必矣末柸敗其餘不攻而潰矣勒從之密為突門既而疾陸眷攻北城勒登城望之見其將士或釋仗而寢乃命孔萇督銳卒從突門出擊之不克而退末柸逐之入其壘門為勒衆所獲諸軍皆退走萇乘勝追擊枕尸三十餘里

酒民曰藏千九地之下為暗動乎九天之上為突其法稍異而意則同總之欲以戰代守以擊解圍所謂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也暗門防奸細之逸出突門防敵人之襲入

保甲宜備

定編立之法

將各地方按門順户每十户編為一甲每十甲編為一保每户各寘一小紙牌不拘軍民親族人丁多寡逐一填寫籍貫

年貌生理如係已房即填注已房係典租房即填注典租某人房係外省州縣人即填注某省州縣人典租某人房又如村落中止有十三四户壯共編一甲止有六七八户亦編作一甲如孤村三四五家亦編作一甲不必取盈于數除每户各寘紙牌外每一甲仍共寘一横長牌總書十户長年貌籍貫并十户人口數目俱送正官親標印記如有出入存亡增減姓名本户至甲長處說明改注紙牌上日記簿內朝望日甲長同保約正類報正官改正底冊

編立要公平

各保甲在城者仍以所隸衙門為主分別東西南北四至以
天地元黃四字分為號數編之或炤原坊原舖編之在鄉者
亦炤里中都圖挨次編之不分紳士軍民一體挨編此係排
門保甲無事互相保守有事迭戶挨查非有接應差遣之苦
若優免便生弊富貴與貧賤雖均有之還是
富貴家干係更大如富貴家優免妥止責貧賤者守望救
助共誰甘之

編立要周遍

各處寺廟庵堂多停留遠方僧道不明之人或倡行邪教惑

衆騙財或盜財隱名懷奸窩伺為地方害不小須一體編入
保甲冊內倘優家尤奸盜藏匿之所每月供令隨行鄉約以
便稽查不便與良家同編另冊一冊勿得遺漏

巡行要親到

州縣官每月除在城朝望嚴查外仍量抽一二日乘肩輿省
騶從巡行村落即家道之貧富錢糧之完欠亦可一覽無遺
不許多帶人役騷擾地方大書禁約示衆仍查點鄉兵令
其習練稽考禮學令其訓讀即窮鄉僻壤必須周編不得遺
一處致有向隅之泣

火盜要救護

每甲寘木鐸一箇以便傳宣戒嚴諸
臨時鳴號每戶各寘刀鎗耙棍等器
甲每日挨輪一人早閉振鐸宣傳晚
八戶及面生可疑之人隨即傳報甲
十家門首往來擊梆以備不虞過火
傳十十傳百齊執器械併力救護不
攫搶奪事舉聽甲長會同保長收牌
簿馳報府縣以憑拿究如甲長保長

各戶不報查點互相推避者一併嚴

保甲長要得人

每甲即于十戶內按糧冊選有家有
即于百戶內按糧冊選有家有行者
五十歲內者令衆人公舉為妥方有精力幹
衰耗且易犯多得之戒編定州縣官
親注冊內仍各寘銅鑼一面以便
其迎送及火夫等雜差俱免平時止
委佐貳巡捕等官查點生

保甲長安優禮

保甲長專為化導鄉民而設差役既免即地方有事勿擅行拘唤傷體一年內化導無怠舉報善惡公實者正官申報道府記名旌善亭三年內無怠者道府申報兩院給劄付頂帶送扁旌其家如奉行不勤舉報不實查確究革記名痺惡亭另選有家有行者補之

益報要公實

戒嚴諸條遵行無犯者各甲長每日查明即于日記簿內公同衆目注遵法二字違法者初犯甲長約各户同戒諭之不

聽再同保長戒諭之又不聽方許登簿報官懲治如隱匿不記數益記各户善惡不公不實者地方各自有口事發從重究革各地方人户告狀干証止許用本户左右鄰與本甲長不許另用私交親友違者即係証告

講會要舉行

審編既定即移文該學請鄉士大夫數位為約正無則推高年耆德者選生員五六人冥賛會事講會不拘何所止尋空閙可容人處願聽講者不論貴賤依次站立不許喧譁講會日保約長同甲長老人寅時先至會所掃除陳設香案宣講

聖諭若有姦民干碍倫理難以

緩縱者即時公舉呈究不必拘定講約日期

善惡要旌革

無論在城在鄉俱設旌善革惡二牌大書其姓名另冥改節橫長牌大書其姓名另冥改過橫長牌大書其姓名庶為善克終改過不吝其于化民成俗之法尤大裨益云

十家牌法

凡冥十家牌先將各家門面小牌大書姓名用昭懲勸查某丁為某官吏或生員或當某差役習某技藝作某生理或過某房出贅或有某殘疾及户籍田糧等項逐一查明十家編排既定照式造冊一本留官備查考過勾攝差調等事如視諸掌每十家內項按冊處分更無脉閉脫漏一邑之事如視諸掌每十家內或有盜竊即令此單自相挨緝若係甲內滿報并治同甲之罪如此則奸偽無容身之所而盜賊亦可息矣十家內有爭訟等事同甲即時勸解忤强不聽相率稟官責治省發不必收監淹滯凡詞狀涉証告者仍究同甲不行勸稟之罪又

每日各家炤牌互相勸諭務令講信修睦息訟罷爭日漸開導如此則小民知爭鬥之非而詞訟亦可簡矣其法甚約其治甚廣果能實實奉行不但盜賊可息詞訟可簡因是而修之補其偏而救其弊則賦役可均因是而修之連其伍而制其什則外侮可禦因是而修之警其薄而助其厚則風俗可淳因是而修之導以德而訓以學則禮樂可興凡有司之高才遠識者不必更立法制其于民情土俗或有未備但循此而潤色修舉之則一邑之治真可不勞而致也已

居士曰有司如能辨全副精神行保甲為治之道思過半矣

定里甲法

各省府廳州縣各有有司分理之院司道府統治之每州縣有里里有甲甲有户　國初制極盡善凡里老地方諸人各舉德行著聞通明道理者使為一里模楷此即古重德重齒之意通來不問德行年齒何如惟于一里中推一人為里長以至十里皆然類皆貧暴無恥棍徒日以蠶食弱户為計無以不才有司刁惡衙役需索里長里長因一科十民之呼天顛地誰役恤也至于地方鄉約保正諸人類皆半丁不識貧

鄉村緝盜法

編十家牌不立牌頭者防脇制侵擾之弊然在鄉村過有賊警不可以無統紀合立保長督領鄉村推選才行為衆信服者一人為保長專一防禦盜賊平時各甲詞訟悉炤牌諭不許保長干與警保長統率各甲設謀截捕共誠郡卷鄉村各于要地冥鼓一面相去稍遠者起高樓冥鼓共鼓之但聞鼓聲各甲各執器械齊出應援俱聽保長調度或設把隘或并力夾擊後

期不出者保長公同各甲告官罰治若鄉村各家皆冀挪一
其一家有警擊柳各家應之尤為快便此則各隨才力為之
不在牌例有司仍不時稽察務臻實效毋事虛文

地圖法

地圖一法可以簡田畝聯伍保助守望可以知險易障塞水
陸衿喉之所在昔人所謂視都知野知國可考據而知馬者
也政事之暇時往一二鄉曳村落特省農功而因以親驗其
肥瘠險易與圖相參若此法立得有下落自此以後興徭作
賦設備追脊不知省却幾多氣力絕却幾多繁端此惟實心
為民者能行之否則徒增一番騷擾後日竟委之故紙無用
耳

分方法

小民比屋而居貧富貴賤雖各不同總以四至衝巷分為一
方本方之中推年尊而衆服者一人為方司擇公而有力者
二人為方保有心勤力壯上善承值官府下善采訪民情者
二人為方甲能舉五百觔手開十力弓者六人為方卒此八
人者各有代耕之祿願充者聽司保得以役屬之本方奸細
之有無丁壯之多寡身家之貧富責令司保等人從公確報

如小心奉法則有優賞若清查人户之時或受賄賣免或乘
機報復或借端索詐一有此等情弊即許被害之人指名呈
首審実定以軍法從事當時衆首示衆若如予逐段分方之
法行之則每方之中不過數十家每家之中不過數人出入
閭里朝夕相見即其人之面貌姓字尚可一見而決至于孰
良孰奸孰貧孰富自不可得而掩矣一值兵荒之日即以本
方之富而賑其本方之貧則數少易給不以難繼為憂因以
本方之貧而佽于本方之富則計功受值不以胥食為愧即
有疲癃殘疾老弱婦女安坐而食數亦無幾富者亦可作功

北異地風土異宜廣狹異制均之一法或用之此邑則安
用之彼邑則擾有未可一律拘者惟在臨期相機通融斟
酌而行之爾

清戶牌式

清戶牌

方　戶某　人
係本縣　籍　內注生理有職注職
見住房產　閉　係典買　業　驗原　典買　契銀　兩
別方房產　所　係典租　典租　契銀
在縣典田　畝　係自　典某　驗原　典買　契銀　兩
如前無則注無後仿此
父某　母　人
妻　氏子　氏兄　人弟　人
已冠丁男共　人左鄰　人右鄰　人
老弱婦女共　口義男共　口　口
口僱工共　口
印

右牌稽縣籍者何所以辨流寓也
稽生理者何所以辨游民也
稽職役者何所以辨貴賤也
稽田產者何所以辨貧富也
稽銀數者何所以防欺隱也
稽六親者何所以防仆特也無
稽鄰舍者何所以嚴保結也
稽丁男者何所以便差役也
稽口數者何所以計廩給也

衆宜備詳見積貯部

總論

守城賴民養民賴食是以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
步帶甲百萬而亡衆弗能守也況盜賊寇臨城之日四方援兵
集此避難百姓萃此萬口待哺急于常時一或不備無慮外
攻內變先起歷觀往牒見有兵精將勇城高池深但坐無食
自破者十居八九歷引前車筆之于左以見食為民天乃守
城第一要務也

耿恭食筋草

漢車師與匈奴共攻耿恭數月食盡窮困乃煮鎧弩食其筋革死亡餘數十人

臺城雜食人

梁臺城被圍日殿閉雜以人肉

雜子

睢陽括人為

唐尹子奇久圍睢陽城中食盡士日賦米一勺乾木皮鼠雀掠而食茶紙既盡遂食馬馮盡雀掘鼠雀鼠又盡巡出愛妾

殺以食士許遠亦殺其奴然後於城中婦人食之繼以男子

老弱城破所餘纔四百人

鄆城一鼠值錢四千

唐鄧子儀等九節度使圍鄴城自冬涉春安慶緒食盡一鼠

奉天米貴

唐奉天攻圍經月資糧供盡時供御纔有糲米二斛每伺晦之休息夜縋人城外采蕪菁根而進之

扬州兵自食其

元阿木攻扬久而無功乃築長圍困城中食盡死者枕籍

涌道兵有自食其于者時李庭芝守扬

淮安父子夫婦老稚更相食

元褚不華扼漕淮安賊掘壁圍之窮米萬斛入河為賊所鈔攻圍日急城中饑者仆道上人即取咬之草木螺蛤魚蛙鳥鼠及靴皮鞍而後父子夫婦老稚更相食城陷

酒民曰以上數條觀之無食之害

責者宜預講積糧之法然保甲行至于如此凡有守土之

水宜備

耿恭拜井

漢耿恭據疏勒城匈奴來攻于城下絕澗水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笮馬糞汁飲之恭嘆曰昔二師將軍拔佩刀刺山飛泉涌出今漢德神明豈有窮哉乃整衣向井再拜有頃水泉奔出衆呼萬歲于是令城并揚示之虜以為神引去

李允則潦湖穿井

宋李允則遷如滄州潦浮陽湖葦營官舍悉穿井木幾契

丹來攻老幼皆入保而水不乏斬冰代矩契丹遂解去

高歡移汾水

高歡攻玉壁城中無水汲于汾歡使移汾一夕而畢

苟金龍妻絞布絹求服水

北魏梓潼太守苟金龍病梁兵至不堪部分其妻武氏帥民來城拒戰百有餘日井在城外為梁兵所據會天大雨武氏命取公私布絹求服懸之絞取水而儲之梁兵退

青澗城

宋种世衡建言城故寬州以當冤衝然處險無泉議不可守

鑿地百五十尺始至石工法拱手曰足不可井矣世衡曰過石而下將無泉邪爾其屑而出之凡一番僦爾百錢工復欲力過石數重泉果沛發朝廷因著為青澗城焉

楊銳浚井

明楊銳守備安慶聞寧濠變作於城中治兵兵多浚井居士曰他如句安李歆分種聚雪北魏作北道洩虎牢井西川民飲摩訶池泥汁皆無水之鑒也

新宜備

總引

城上燒城必須稍草乾柴先期派僦與柴户領買千萬束堆寘空閑倉廒以需急用

臺城壞尚書省為新

初臺城之閉也公卿以食為念男女責賤並出負米而不備薪至是壞尚書省為新

淮安撤屋為薪

元褚不華圍淮安匐匍皆盡撤屋為薪人多露處坊陌生荆棘刀盡城陷

酒民曰積薪不如積煤積炭不如積煤以炭可免延燒煤

尤堪密積也

豫宜備

臺城剉藁飼馬

初臺城之閉也公卿以食為念而不備芻至是撤藁剉以飼馬

鄯城洵牆栽馬矢飼馬

唐郭子儀等九節度使圍鄯城自冬涉春城中芻盡洵牆栽及馬矢以飼馬栽與職反初以多種土築牆今固急乏芻故洵之以飼馬

臺城身腫氣急

臺城之閉不備魚鹽被圍院久人多身腫氣急死者十八九

乘城不滿四千人

顏川擧腫

魏高澄攻顏川時城中無鹽擧腫死者十八九

賢才宜備

曹眞使郝昭守陳倉

魏曹眞以諸葛亮慫于祁山後必出從陳倉乃使郝昭守陳倉亮果出散關圍陳倉起雲梯以臨城昭以火箭逆射其梯

梯上人皆燒死亮用衝車昭以繩連石磨壓其衝車衝車折亮更為井闌百尺以射城中以上凡填塹欲直擊城昭于內築重牆亮又為地穴欲踊出于城裏昭又于城內穿井橫截之晝夜相攻二十餘日亮糧盡引去

酒民曰此備賢才之效也曹眞可師矣

精勇宜備

臥鹿

北魏李崇深沉有將略在壽春十年嘗養壯士數千人號賊侵邊所向摧破號曰臥鹿

練卒

唐高宗文也長武練卒五千常如

捕盜將

唐山東道節度使徐商以封狶險人別賓營訓練號捕盜將及湖南將二百人平之

伎藝宜備

總引

為主將者延問軍中或民閒奇謀勇力機捷跳跑精伎辨口

之士如鷄鳴狗盜之類無不加禮以備訪用

錢工三

史思明圍太原李光弼募軍中有技皆取之人盡其用得安邊錢工三善穿地道賊宴城下令倡優臺上仰而侮詈光弼遣人從地道中曳其足而入臨城斬之自是賊行皆視地又賊為梯冲土山以攻城光弼為地道以迎之近城輒陷又賊圍守益固光弼遣人詐與賊約刻日出降而使錢工三潛穿地道為淸周賊營中揣之以木至期光弼勒軍城上遣裨將將數十人以出如欲降者賊皆屬目而賊營忽陷死者

甚衆賊衆驚亂因鼓譟乘之俘斬萬計
居士曰太原之不破皆一錢工之力也藥籠中物豈可少
哉

守城必用之人宜備

總目

鐵匠　弓匠　箭匠　弩匠　火藥匠　甲匠
木匠　石匠　銀匠　鑄冶匠　泥水匠　裁縫
銅匠　皮匠　竹匠　油漆匠　紙劄匠　窑匠
畫工　醫士　皆係必用之人各宜設局處之

洴澼百金方　卷一　預備

守城必用之物宜備

總目

弩箭　弓矢　鈐斧　擂木　鈎鎗　錘
劈眉棍　長槍　神砲　鳥銃　毒烟　火箭
三眼槍　挫衣石　磨盤石　杵頭　鐵鉛子　紙
高牌紙　筆硯墨　斑猫　焰硝　柳灰　石灰
水缸　水絮袋　醋水盆　蠟燭　燈籠　香油
蓆席　雜柴　雜糧　麻　大小碎石塊
草苫　承塵捆用物未易具舉此特其大概耳

洴澼百金方　卷一

京邊銃臺宜備

總引

夫守城之最得力者莫利于神砲今
是以有用之器置之無用之地也嘗
築銃臺制度極精大約造之城上于
實以便發銃城內仍加厚一層以防
活動之甚比之寧遠銃臺大不相同
處宜仿此式造之

浒溪百金方卷二　惠麓酒民　編次
積貯第二　杯月居士　重訂
積糧法
義倉
勸農
興屯
賑濟
勸富
浒溪百金方　卷二　目録
常平倉
社倉
儲穀
救荒
平糴

積貯第二

唐劉晏常言善治病者不使至危懲善救災者勿使至敗給言衆之不可不預備也周禮廩人掌九穀之數以歲之上下數邦用若食不能人二鬴則移民就食詔王穀邦用盡皇皇乎重之哉積貯為天下之大命未有一郡一邑無衆而可守者輯積貯

積糧法

浒溪百金方　卷二　積貯　一

官督私蔵

先將合城居民夫公夫慎收卷分方細行查核其擁貲厚而占田多者為上户僅能自食者為中户恃作而食朝不及夕者為下户中户俾令計口若干約積百日之糧平時不許浪費一粒以待有警自食下户俾令計口若干分方造冊送官以憑臨時賑給除鰥寡孤獨疾殘坐食公廩外其有膂力方剛足任驅使者每人米二升錢十文為薪資受公值任公役不願者聽則上無虛廩之費下無墮之憂矣至于上户原自不同有上上者有上中者有上下者亦意室中難

以為攤田產多寡可以辦之不拘在城在鄉無分紳弁士庶逐一查明視力派積如家在萬金以上即派積米千石以次下之百石而止令各驗務一一兄數又一貫在城內查驗明白其米仍係各家私物官不得取用半粒謂之公督私藏一遇有警城門閉許始米閱城時米價增十分之一以償耗腳各聽本方下户雜買其有越方阻糶及有力之家冒充下户雜買希為奸利者即許糶户扭稟則決杖重則枷號懸官或因兵糧不足有時取用必如十一加增之價如數先給銀兩不許賒欠分

文如此則于民無損而于地方有益雖似無米而炊權宜之術實則藏富于民制用之經也但雖賢明有司能以此意家諭户曉又酌其土俗人情商同巨室鄉耆議妥舉事行之有法如一家之人自為生計始善若假皇仝報致生疑畏更或借此行其不肖人少不肯樂從使良法美意反成擾害旋歸寢閣地方何所賴哉

酒民曰城守莫要于積糧積糧莫便于自積蓋輸之于官雖顆粒亦有難色貯之于家雖紫瑯誰不樂從勿論有事之時可飽父母妻子幸而無事出其所藏亦可本利兼收此真先事預圖有益無損者也

積數彔式中户積數彔式亦同此只官督私藏四字換自積自

官督私藏

○○方○○○戶某　人係○○

在冊田地　千　百　畝　驗契實價銀　兩

見住房産　　間　驗契實價銀　兩

別業房産　　間　驗契實價銀　兩

生理資本　　估　銀　兩

以上共計銀　兩

始銀應核證

本縣限　日

查已完

未完

警　督藏者以民濟民官不賒借若取一粒男盜女娼

此彔極得法按冊查田則田不得數隱驗契查銀則銀不得數隱始銀數之多寡則確有憑據無由規避視委任羣小聽愚貪報得以上下其手滋為奸弊者萬萬不俾矣

自積自藏有利無害然百姓每圖規避不肯順從者為不信其上爾非民之罪也信警旦旦豈得已哉

以上所派未若千石限十日百石限一日藏于各家囷所即中户自食者亦須各家用箱盛貯屆期候本縣始彔驗糧如有積不始數遲不如限用不彔官者查出始所欠之

數罰人義分備賑仍勒限催補完數
守成所最忠者第一曰豪狂不用命以五斗縣令而欲尋
貴鄉紳倘首鼠命倡率小民勢必不行如明季秦晉楚豫
各州縣為流寇所殘破者半由鄉紳慳吝不肯捐輸動掣
縣官之肘也今仗之自積夫後何辭然此不過為一時狀
守計爾實倉立社勸農與屯貴粟賤金抑末務本皆守土
所宜預籌者故附載于左

常平倉

李悝三熟三饑

浮濟萬全方　卷二　積貯　四

魏李悝謂文侯曰善平糴者必謹觀歲有上中下三熟上熟
其收自四餘四百石中熟自三餘三百石下熟自一餘百石
小饑則收百石中饑七十石大饑三十石故上熟則上糴三
而舍一中熟則糴二下熟則糴一使民適足價平則止小饑
則發小熟之所斂中饑則發中熟之所斂大饑則發大熟之
所斂而糴故雖遇饑饉水旱糴不貴而民不散取有餘而補
不足也行之魏國以富強

浮濟萬全方　卷二　積貯　五

酒民曰一言為萬世之利侯封固其宜哉但後世循行愈
價而糴名曰常平倉民使之煬昌閭巷使商賈無利農穀賤時減
白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價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

漢宣帝時豐穰穀一石五錢大司農丞耿壽昌奏言歲數豐
穰穀賤農人少利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用卒六萬人
令宜糴三輔宏農五郡穀足供京師可省關東漕卒過半又

浮濟萬全方　卷二　積貯

失其初府縣配户督米上倉有稽違則處鞭撻甚于稅
賦名為和糴其實害民至救荒時性吝不發即發亦多術
門有力者包之不能偏及鄉村也若用常平錢于豐熟處
循環收糴以濟饑民而鄉村下户即以錢賑之亦可

常平米

昔蘇文忠公自謂在浙二年就行荒政只用出糴常平米一
事更不施行餘策若欲賑濟饑貧不唯所費浩大有出無收
而比較一布饑民雲集盜賊疾疫容主供破惟將常平斛斗
出糴官司簡便不勞給糾煩費但將數萬石斛斗在市自然

歷下物價境內百姓人人受賜此前賢已試之法故曰常平
法斷當復也其法非主難羅而羅本常存蓋不費之惠其惠
易徧昔捐之益其益無方誠救荒之良策矣

義倉

長孫平義倉奏

隋文帝開皇三年度支尚書長孫平見天下多罹水旱百姓
不給奏令民間每秋家出粟麥一石以下貧富差等儲之閭
巷以備凶年名曰義倉收藏之日隨其所得勸課出粟及麥
于當社造倉窖貯之即委社司執帳簡驗每年收積勾檢損

耗若時或不熟當社有飢饉者即以此穀賑給自是諸州儲
米委積

王琪請復義倉

仁宗明道二年詔諫復義倉不果景祐中集賢校理王琪請
復實令五等以上戶隨夏秋二稅二斗別輸一升水旱減稅
則免輸州縣佐貳使臣一人專切提舉其倉貯之領于轉運使計以一中郡正
稅歲入十萬石則義倉可得五千石推而廣之其利溥哉且
無井之家占田常廣則義倉所入常多中下之家占田常狹

樂成不可與謀始願自朝廷遣官相度而行之

劉行簡義倉奏狀

劉行簡奏狀畧曰義倉創于隋廣于唐國朝因焉其後病頑擾轉輸遲之神宗始復舊制參酌推行有未盡合者義倉取粟于民還以賑民不可不均今實倉入粟止在州縣歲儉散給山澤僻遠之民往往不霑其利其力能赴州縣就食者蓋亦鮮少況所得不足償勞流離顛沛不可勝言此豈社倉本意哉臣謂當于本縣鄉村多置實倉每自始入粟以及散給悉在其間大縣七八處小縣三四處遠近分布俾通厥中縣令總

其凡以時簡較過飢饉時巫簿胥等分行鄉村計口給散自一月之後幾僻遠之民均受其賜不復并家流轉道路此利害之較然者也

社倉

趙汝愚社倉畧

宋孝宗時趙汝愚知信州請逐鄉置實廒委社司掌管縣丞簡察疏畧曰城郭之患輕而易見鄉村之害重而難知求所以施行之策亦不過勸諭上戶廣行出糶糴移常平義倉之米以賑之而已夫勸諭上戶殆成虛文轉移米斛復多欺弊豈

遠來隋唐社倉之制而去其損耗之絶之典明詔有司將逐州每年合糴義倉米斛除五分休見行條法隨正稅就州縣送納外將五分干運鄉實廒每歲輸差上戶兩名充社司掌管受納委佐貳官簡察欺弊不如法者立治之則弊里晏然若有所恃雖遇歉歲好究之心無自生矣

朱文公社倉法

乾道四年民艱食朱熹請于府得常平米六百石賑貸夏受業于倉冬則加息以償歉蠲其息之半大飢盡蠲之凡十有四年以原數六百石還府見儲米三千一百石以為社倉不

復收息每石止收耗米三升以故一鄉四五十里閒雖遇歉年民不缺食詔下其法于諸路其法以十家為甲甲推一人為首五十家則推一人通曉者為社首其逃軍及無行之士衣食不缺者並不得入甲應入甲者又問其願不願願者開具其家大小口若干大口一石小口五斗五歲以下者不與實籍以貸之其以濕惡不實還者有罰

居士曰陸象山嘗言社倉固為民之利然年常豐田常熟則其利可久如一遇歉歲則有散而無斂來歲秋時欲本便無以賑之莫如無置斗糴一倉豈時雜之使無價賤傷

農之患閭時艱之以抑富民封廉賸價之計析所雜為二每存其一以備歛處代社倉之貲實為民使也近桐城方宮保觀承慈創直隸時亦仿朱文公行社倉法等畫分析立制周詳計通省村集三萬九千六百八十有七為倉凡一千有五一鄉之貯足以救一鄉之民伏民知雖在官而猶積于家既無胥役之侵捉亦無往來道路之苦誠良法也

建安社倉

建安社倉記曰成周之制縣都各有委積以待凶荒隋唐所設社倉亦近古良法也今皆廢矣獨常平義倉尚有古遺意然皆藏于州縣所思不過市井情海單深山長谷之民雖飢饉頻死而不能及也及為法太密史之避事者又視民瘼而不肯發往往全其封錮遞相倖受一旦不獲已發之已化為浮埃聚壤而不可食矣夫以國家愛民之深其慮豈不及此特以里社不必皆可任之人欲聽其所為則恐其計私害公欲謹其出入則鈎校靡窮上下相遁其害又有甚焉是在良

有司加之意哉

金華社倉

金華社倉記曰世修所以病社倉者不過以王氏青苗為說蜀大青苗立法本意未為不善但其給與不以辦人士君子處之也以縣不以辦其職之也以官吏而不以辦人士君子其行之也以斂怨亟疾之意而不以悛恤忠厚之心是以能行之一邑不能行之天下往往予嘗亟論之而卒不免悔其已甚而有激也

洊民曰盜之賊也太緊為飢驅爾戍于重斂或厄于天災戕馬既擾耕桑即處復生刑棘走險偷生勢所必至君門萬里矇瞍難徧及鄙屋為民父母者可不早為之計乎

心誠求之富教之方更難僕數而倉庾儲粟尤救荒弭盜第一義今天下郡邑倉庾名固在也半耗于那借半耗于侵漁半充上司無碍餽贐之用即有實心任事之有司後來者不可知矣有治人無治法自古言之

勸農

泰書稼穡說

泰書曰菽粟不足末作不禁民必有飢之色而工以彫文刻鏤相稽也謂之逆布帛不足衣服無度民必有凍寒之腹而女以美衣錦繡綦組相稽也謂之逆

神農養生捨形

神農曰丈夫丁壯而不耕天下有受其飢者婦人當年而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是故其耕不強者無以養生其織不強者無以捨形

笑子當強生于衆

笑子曰先王知衆民強兵廣地富國之必生於粟也故禁末作止奇巧而利農事今為末作奇巧者一日作而五日食農夫終歲之作不足以自食也然則民舍本事而事末作則田荒而國貧也

漸辟晉金方　卷二　積貯

亢倉子先務農桑

亢倉子曰人舍本而事末則不一令不一令則不可以守不可以戰人舍本而事末則其產約其產約則輕流從輕流從則國家恃有災患皆生逸志無居心人舍本而事末則好志好志則多詐多詐則巧法令巧法令則以是為非以非為是古先聖王之所以理人者先務農桑也

淮南子天時地利人力

淮南子曰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國之本也國者君之本也人君上因天時下盡地利中用人力是以羣生遂長五穀蕃殖

教民養育六畜以時種樹務修田畴滋植桑麻肥磽高下各因其宜邨陵阪險不生五穀者以樹竹木春伐枯槁夏取果蓏蓄陸食冬伐薪烝以為民資

王符以一奉百說

漢王符曰今務本者少浮食者衆資末業者什于農夫虛偽游手者什于末業是則一夫咿百人食之一婦蠶百人衣之以一奉百孰能供之

晁錯開資財之道

晁錯曰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飢者非能耕而能食之織而衣之也為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無損瘠者以蓄積多而備先具也民貧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散雖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烏能禁之

韓麒麟計口受田

孝文帝大和十一年韓麒麟陳時務曰經國立治積儲九穀謂之太平用能衣食滋茂禮教興行速于中代亦崇斯業入粟者與斬敵同賞令民庶不田者多遊食之口三分居二競務於末遂成侈俗車服第宅奢僭無限

喪葬婚嫁縻費實多富貴之家童妾侈服工商之族玉食錦衣農夫俚婦裋褐髽婦衣短褐故令耕者日少飢寒之本實在于斯臣謂凡珍玩之物皆宜禁斷吉凶之禮備為格式令貴賤有別民歸樸素計口受田四時更作勤相勸課嚴加賞賜數年之中必有益矣雖遇災凶免于流亡矣

貢誼驅民歸農

賈誼曰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謂之甚閒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無度則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纖至悉故其

蓄積足恃今背本而趨末食者甚衆是天下之大殘也淫侈之俗日益以長是天下之大賊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為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今驅民而歸之農皆著于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畝則蓄積足而人樂其所矣

龔遂勸民務農

龔遂守渤海見齊俗奢侈好末技不作田乃躬率以儉約勸民務農令口種一樹榆百本薤五十本葱一畦二母彘五母雞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春夏無日不

趨田畝秋冬課取斂郡中有積蓄吏民皆富實訟獄止息

召信臣出入阡陌

召信臣為上蔡長視民如子歷案陂南陽太守好為民興利務在富足出入阡陌勸農耕有寧居時行視水泉開溝渫數十處以廣灌溉歲歲增加多至三萬頃民得其利為民作均水約束刻石立田畔防水爭禁姦吏奢靡務儉約府縣吏子弟好遊逐不田作者輒斥罷之化大行盜賊獄訟衰止吏民親愛之號召父

酒民曰今燕齊地方不修水利旱則赤地雨則漫溢民無

魚鼈之蓄豐則怒焉鮮不歉則流離轉壑不識可以信臣之政行之否人固南力到山頭而兩廣地不盡利四川兩湖苦衆賤金貴而山東至無梁食子守令其地者如能留心區畫亦莫大功德也

樊準督課農桑

漢樊準守鉅鹿時飢荒之餘人戶且盡準課督衆桑廣施方略期年間數衆豐賤數十倍而趙魏之郊數為羌所鈔暴準外禦寇虜內撫百姓郡境以安

秦彭興起稻田

漢泰彭守山陽與起稻田數千頃每于農月親度頃畝分別肥瘠差為三品各立丈薄藏之鄉縣于是奸吏跼蹐無所容詐彭乃上言宜令天下同之

茨充教民種植

漢茨充守桂陽俗不事蠶織民多徒跣十二月盛寒時股裂血出然火燎之春温曉濆甚苦充初到憫焉乃教民種植桑柘麻苧養蠶織履民甚利之

鄭渾驅民之業

漢鄭渾令郃陵時遭李那之亂人咸不念產殖農桑盡廢境

內蕭然渾嚴立條約驅民之農開稻田招撫流遣計人給畝令糯下植桑教以蒭然怠惰者有常罰時遣吏人存問耆老賜以肉帛其年禾穀大登民咸安業

郭禹通商務農

唐郭禹為荆南留後勵精為治撫集凋殘通商務農晚年殆及萬户時藩鎮莫以養民為事獨華州刺史韓建招撫流散勸課農桑數年開民富庶軍旅時人謂之北韓南郭

張全義立屯將

唐張全義尹河南東都為經亂亂居民不滿百户全義選麾下十八人給一旗一榜謂之屯將使詣十八縣故墟落中植旗張榜招懷流散勸之樹藝民歸如市出見田畴美者輒下馬與僚佐共觀之勞以酒食發參多者親至其家慰呼老幼賜以茶緑民問言張公不喜殺伐見之未嘗笑獨見佳麥良桑則笑耳有田荒穢者集衆杖之或訴以之人牛乃召其隣里責使助之由是比户豐實遂成富庶

高允言農事

魏大武禁封良田游食者衆高允曰臣少也賤所知惟田請言農事古人云方一里則為田三百七十頃方百里則田三萬七千頃若勤之則畝益三升不勤則畝損三升方百里猶之率為粟二百三十二萬斛況以天下之廣乎若公私有儲雖遇飢年寂何憂乎帝善之遂除田禁慰以授百姓

張詠教茶植桑

張詠字復之濮州人中進士乙科知崇陽縣民以茶為業詠曰茶利厚官將榷之命教茶植桑民以為苦其後榷茶他縣皆失業而崇陽之桑皆已成為絹歲百萬匹民富至今詠在崇陽嘗坐城門下見里人有負菜歸者問何從得之曰買之市詠怒曰汝居田里不自種菜而食何惰耶笞而遣之

范純仁勸植桑

宋范純仁知襄城民不豐織縑使植桑有罪而情輕者視所植多寡除其罰民益賴之

劉渙買畊牛

宋劉渙知澶州值河北地震民乏食率賤賣畊牛以圖朝夕渙發倉儲買之明年畊牛價增十倍渙即出所市牛以原值與民賴不失業

紇石烈良弼惟農是務

金世宗問宰臣曰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民不病何也紇石烈良弼對曰古者

飢令一二歲不登而人民乏食何也紇石烈良弼對曰古者地廣人淳崇尚節儉而又惟農是務故蓄積多而無飢饉之患也今地狹民衆人多奔本逐末畊之者少食之者衆故一遇凶歲而民已病矣上然之命有司懲戒荒縱不務生業者為急

江公望大器以農為民天洪範八政以食為先故教生

江公望曰民為邦本食為大器者未有不以農為急漢文帝以于阬富禮興于足食操大器者可不以農為急乎

孝弟力田者同科詔書勸諭諸郡歲賜自爾海內富足

劉措令郡守縣令以外任之輕安于苟簡致民不安業澤不下流無足恤也願行勸課力田之詔發于惻怛重于丁寧終以不倦如田畴加聞民安其政雖長子孫勿易于是久任之道寓焉璽書勉諭加秩賜金頒公卿則簡之郡守闕即選則縣令入補于是外重之勢舉焉一舉而三得之矣

洪武課百姓植桑棗

洪武二十七年令工部移文天下課百姓植桑棗每百姓初年課種二百株次年四百株三年六百株栽種記其如目報

儲穀

積穀

積穀有四

積穀有四贖罰羅勸借之法非必年尖不可行至于律雖禁罰蓋罪外加罰爾果不問罪而罰穀慰罪人覓重法以備萬民救死之資誰以科罰罪之哉倘折銀而納穀慰罪

罪外加罰當以守論

贖鍰備賑

儲蓄之法不必如貫誼募民屯種也不必如晁錯募民入爵免罪也但就峯下贖鍰責其實而郡邑監司歲可積五千石以上輕使者布臬所積尤多行之十年足備一年之賑矣夫民飢得粟數斗即活今以供饋遺是饋者以數百人生命結人一朝之歡而受者裹數百人之命以去奈何不思之涖下也人以行政政以修備其在親民賢令乎

贓罰糴穀

令之撫司有第一美政所急當舉行者將各項下贓罰銀督令各府縣盡數糴穀其罪犯自徒流以下許其以穀贖罪大率上縣每年要穀一萬下縣五千兩湖三江浙省下有縣凡一百則每年有穀七十餘萬積至三年即有二百餘萬矣若遇一縣有水旱之災聽于無災縣分通融借貸俟豐熟補還則百姓可免流亡而　朝廷于財賦之地永無南顧之憂矣

儲穀之善無過於此

居士曰此法能行上不耗　朝廷之財賦下以備百姓之餘糧穀之良法也

詞訟出粟贖罪

民間詞訟爲户徭者如户婚田土坊場洋渡墟市之類訟而得理者俾量力而出粟爭田者上田一畝三斗中田二斗下田一斗爭婚者上户三十石中户二十石下户十石或四五石之類其無理者亦罰米以贖罪皆貯之倉以備荒歉

鬻户絶田收租貯倉

宋制凡户絶之田舉歸官不聽豪强募人畊而收其租別為倉貯之曰廣惠倉以提刑領其事歲終具出納之數上三司每千

户之鄉約留租百石以為率其户寡而田有餘者鬻如舊于是賑飢荒鄉鄰寡昏與之而不責其償國賦不損而民蒙實惠

州縣穀豆二萬石

呂坤曰州縣積穀豆二萬石以上方為寬綽雖遇凶年人不至于相食決不可一半在外即放在外許借不計賑救死不救飢即借春出秋必收利必加三還官倉名預備非但救荒年也每遇小民告賑衙蠹開端一時申請賑借放出再不催還到兵荒馬亂時百姓死活莫能相顧矣遇小飢中飢之年上

司牡動倉粮本縣士夫不可不以此意強止之

與屯

趙充國屯金城

宣帝時趙充國擊先零羌乃言擊虜以珍滅為期願罷騎兵屯田益積蓄省大費且條上留田便宜十二事

酒民曰守邊者固當知屯田之利亦不可不知擾田之害

今邊塞可耕之地近城堡者固易為力若遠外地遠勢孤必如充國所謂乘塞列隊虜大攻不能為害而又有山阜可以望遠有溝壍可以限隔有營壘可以休息架木以為

瞭望聯木以為排柵時出遊兵以防鈔掠如是則屯田之卒身有所蔽而無外虞心有所恃而無內恐得以盡力于畎畝之中而享收穫之利矣

秦祇屯許下

漢末天下亂雖諸軍並起率之粮穀無終歲之計曹操從秦祇請建寘田官以祇為部尉募民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于是所在積穀倉廩可滿征伐四方無運粮之勞

諸葛亮屯渭濱

諸葛亮伐魏數出皆以運粮不繼使已志不伸乃分兵屯田

為久駐之計耕者雜于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擾

馬

司馬懿屯江淮

司馬懿欲廣田畜穀為滅賊資鄧艾以為田良水少不足盡地利宜開河渠以引水溉灌又通漕運之道乃著濟河論以為昔破黃巾屯田積穀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軍征進運兵過半功費巨億陳蔡之閒上下田良可省許昌左右諸稻田并水東下令淮北二萬人淮南三萬人十二分休常有四萬人且田且守計除衆費歲完五百萬斛以

為軍資六七年間可積三千萬斛于淮上北則十萬之衆五年食也以此乘吳無不克矣懿善之乃開廣漕渠每東南有事大軍泛舟而下達于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

羊祜屯襄陽

晉羊祜鎮襄陽墾田八百餘頃祜之始至也軍無百日之儲及其季年倉有十年之積

杜預修召信臣遺跡

平吳後杜預修召信臣遺跡激用漢清諸水以浸原田萬餘頃分疆刊石使有定分公私同利衆庶賴之

吳玠守蜀治屯田

吳玠守蜀與敵對壘十年常苦遠餉勞民屢汰冗員節浮費益治屯田歲收至十萬斛命梁洋中將治褒城廢堰民知灌溉可恃願歸業者數萬家

韓重華墾田三千八百里

元和中拔武單仇李絳請開營田可省度支漕運乃命韓重華為營田使起代北墾田三百頃出賊諜吏九百餘人給以未耜耕牛假種粮因募人為十五屯每人畊百畝凡墾田三千八百餘里歲收粟以省度支錢

虞集築隄捍水為田

元虞集進言曰京師之東濱海數千北極遼海南濱青齊荏葦之場也海潮日至淤為沃壤宜用浙人之法築堤捍水為田聽富民欲得官者各其衆分受以地官定其畔以為限能以萬夫耕者授以萬夫之田為萬夫之長千夫百夫亦如之察其惰者而易之三年後視其成五年有積蓄命以官就所儲給以禄十年不廢得以世襲如軍官之法

葉盛官牛官田法

景泰中葉文莊公盛以左參政協贊獨石等處軍務嘗請官

銀買牛千餘頭謫戍卒不任戰事俾事畊稼歲課餘粮于官凡軍中買馬勞功恤貧諸費皆于是乎取給後巡撫宣府修後官牛官田法墾田益廣積穀益多以其餘易戰馬千八百匹修築城堡七百餘所

徐貞明屯田之利

萬歷中御史徐貞明陳屯田之利謂國家餽餉皆仰給東南每數石而致一石水利興則西北有一石之入即省東南數石之輸利一北地旱則赤地千里潦則洪流萬頃水利興而溝澮蓄洩旱潦有備利二且水既不潰溢則河流殺而無冲

決之禍利三邊地平原千里虜騎便于馳突今隄有樹溝有水則田野皆金湯利四墾上之卒募軍有居行給餉之費班軍有春秋更番之勞籍軍有逃亡包補之苦令以軍營田以田養軍則屯政舉而勞費自省利五宗禄勢將難維中尉以下量歲禄之意官授以所墾田若干開其治生之端令為永業後不再授使彼得勤生積產以為子孫計上下無怨利六四方户口多寡狄不均令舉莽蕩之地盡并居民移多益寡

救荒

宋氏宗元曰古無荒政耕三餘一耕九餘三即三代之荒政也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使其家自為計不必有散財發粟之費而蓄積足恃此政之救於未荒者也未荒既有以備之而既荒則又有遣人掌鄉閭之委積以待艱阨籌畫周救不遺餘力故其時有荒歲而無荒民後世生齒漸繁而民食或缺古法既不能行則臨時策救之善者如宋之范文正富鄭公文潞公趙清獻諸策皆一時良法要在得其人以任之耳如不得其人則常平義社亦足以藉奸而滋弊者也

救荒有先先策有先策有正策有權策

先先策

先先策者未然也尚書云懋遷有無化居又云潛畎澮距川此皆已試之規而議者紛紜任者脫手又如山東各省或憂水患澇業或昧水利致困或苦衆賤或患地窄或豪奢蕩積或逐末傷本有司宜預講求問其何從何之可就本地通融本地經畫者則修之教之如貸穀食者廣種可也婚喪飲宴過侈事能耗穀嚴禁之可或必借於隣方借靈海道者則詷之護之如薄商征清海免貿易全衆之類又如折色本色值役差役各有利病成宜體恐大要總在重衆而貴衆勤勸相而修水利有事以衆為貴罰則衆貴矣

廢田不耕者有懲游手蠹食者有禁還良田則駐車勸賞遇水利則委曲通融則水利修矣常平倉義倉社倉之法委任得人出納有經不至虛費不至刁難有朱子劉如愚者以總領之可無凍餒之苦道殣之孚矣吁安得有心人在在如此哉

先策

先策者行然也如有旱有水救種既沒則飢饉立至當預為廣糴他方又簡災傷無可生理者貸之隨地利可栽植者教之令貧富皆約食曰九惜福救災宜爾也昔程珦知徐州久雨壞穀珦度水涸時糴粮已過乃募富家得豆數千石貸民使布之水中水未盡涸而甲已露矣是年遂不艱食又各州縣有上供粮米者先事奏請截留而以其雜錢計奉朝廷則米價自落國賦不虧蘇軾救荒議言此甚急此二策者可法也救之于未飢則用物約而所及廣民得營生官無失賦若其飢饉已成流殍並作雖棚路散粥終不能救死亡而耗散倉廒損課利所傷大矣

正策

正策權策者已然者也正策一曰開倉賑貸二曰留截上供

米賑貸三曰自出米及勸糴富民賑貸四曰借庫銀俾採糴糴賑貸五曰興修水利補葺橋道賑貸然所貸者每及下户而中等自守頭面坐而待斃又城市之人得蒙周卹鄉村幽僻富户既稀拯救亦缺此尤宜周詳曲處者也大略賑濟之法旬給斗升官不勝勞民不勝病仰而坐待倉未卒無以雒此立斃之術莫若計其地里遠近口數多寡人給兩月粮歸治本業可無妨生理趙令良卹給與用此法城無死人歎吁盈道又李狂在陵陽時將義倉米多寡場屋減價出糴既先救附近之民却以此錢紐價計口逐月一頓支給以濟村落

一物兩用其利甚溥益遠者用錢可免減竊拌和之弊轉運耗費之艱村民得錢非惟取贖農器經理生業亦可收買雜料和野菜煮食一日之粮可作數日之粮甚簡甚便此二策者可法也不然村民一開賑濟望風扶携入郡官司未即散未裹粮既蹈餓死紛然官無幾何而官倉已罄是以賑濟之名誤其來而殺之也故須預印榜四出諭以發錢米下鄉可壯動恐名籍紊亂反無所得庶革飢貧雲集之弊民不去其故居則家計依然上不煩于給則奸宄不生視離鄉待斗升米而不暇他為顧不遠哉以上賑濟

糴常平米用平價又借庫銀千多米地方循環糴糴則用糴賑貸五曰興修水利補葺橋道賑貸然所貸者每及下户而中等自守頭面坐而待斃又城市之人得蒙周卹鄉村幽僻富户既稀拯救亦缺此尤宜周詳曲處者也大略賑濟之法旬給斗升官不勝勞民不勝病仰而坐待倉未卒無以雒此立斃之術莫若計其地里遠近口數多寡人給兩月粮歸治本業可無妨生理趙令良卹給與用此法城無死人歎吁盈道又李狂在陵陽時將義倉米多寡場屋減價出糴既先救附近之民却以此錢紐價計口逐月一頓支給以濟村落

借庫銀千多米地方循環糴糴則用民已有所濟至富民之價切不可抑之則閉糴而民愈急勢必貴其亂可立待也況官抑價而上户之粗有蓄積者愈不敢出矣昔文彦博在成都通值米貴不抑民價只就寺院立十八處大鑊施粥招糴翼日米價遂減范仲淹知杭州斗粟百廿文仲淹增價招引商賈百八十衆不知所為仍多出榜文具述杭飢增價招引商賈爭先趨利價亦隨減此二策者可法也或恐貴糴減糴財用無出不知米貴不能多時將減糴之銀待來熟時點數上倉

無不支矣以上諭至于齊子有妝奩其萌澤市閉梁暫停其稅此皆因心妙用愈祥者所必至者也

糴策

糴策如單仲游先民未飢揭榜示曰郡將賑濟且平糴若干萬石大抵其數勸諭以無出境民皆安堵已而果漸艱食飢民十之萬額所發衆不及萬石以民衆維之而家給人足民無逃亡又如吳遵路令民米薪芻出官錢收買却令于常平倉市米物歸塩女稚凡買柴二十二萬束候冬鬻之官不傷

財民再獲利此二策者可法也又以飛蝗遺種勸種豌豆民
卒免艱食如婚葬宮室等事皆勸民成之晏樂賽願都不復
禁所以使貧者得射利為生至千重罪有可出之櫟令入粟
救贖蓋借一人以生千萬人爾

周禮遺人掌委積

周禮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辨里之委積以恤民之艱
阨門關之委積以養老孤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
積以待羈旅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

周禮凡政十二

周禮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一曰散利　貸種食　二曰薄征　輕租稅
三曰緩刑　四曰弛力　役息程　五曰舍禁　山澤無禁　六曰去讥　關市不譏
七曰眚禮　殺吉禮　八曰殺哀　殺凶禮　九曰蕃樂　減樂不作　十曰多昏　不備昏禮
十有一曰索鬼神　非廢祀修之　十有二曰除盜賊　嚴禁　散利薄征弛力舍禁何所用之土沃而好義乃緩刑去讥除
盜諸禁無扃矣時註而備蔬乃眚禮殺哀蕃樂多昏索鬼
神諸制無扃矣斆近則詳于為救而疏于為待倉卒而議
畜緣而行不過廢廩蝨逋如周所稱散利而已他未遑也
世謂救荒無奇策彼惟恃荒政為呎救需善救以見奇而
周官之旨失爾因為之說曰唐虞安牧類以盡職為能惟
明刑一職必使官之不盡其法為能周官六卿以明試為
功惟救荒一典必使庶而周試為功然則荒政遂可無講
歟曰何可不講也水旱國家所代有也備荒上策矣即不

備而救猶得下策

胡傳救災之政

春秋胡傳曰古者救災之政若國之荒或廢廩以賑之或移
粟以通用或徙民以就食或為粥以救飢殍或興工作以聚
失業之人

韓詩外傳大稷之稚

韓詩外傳曰一穀不升謂之饉二穀不升謂之旱三穀不升
謂之餘四穀不升謂之荒五穀不升謂之大侵大侵之禮君
食不兼味臺榭不飾道路不除百官布而不制鬼神祷而不

祀

陳耆救荒為興農校尉陳耆長沙陽歲時飢饉百姓流離轉徙者相半耆乃籍廬舍及隴畝為之設辦得舍宇一千三百有奇招諭流民使復舊業其有弱病他鄉者責其姻屬使負歸之不踰年而民之流散者咸聚捐廩之餘粟以給病瘠其強壯者則令日供官作以就食鳥州牧陶諶表耆為興農校尉去之日居民號泣為之罷市

范仲淹發粟給餉

浙西百金方　卷二　積貯

景祐二年吳中大飢范仲淹鎮浙西發粟募民給餉為術甚備吳人善競渡好佛事公從民競渡日出宴湖上是歲民多疫公欲興役以勞之使民得食其力又氣血運動而疫病不生白諸寺僧曰飢歲工價至賤可大興土木之役監司劾公不恤荒公自為條叙所以興游興造欲以有餘之財惠貧者貿易飲食工技服力之人仰食于公私日無慮萬數荒政莫大于此

富弼活流民五十餘萬

富弼落職知青州河朔大水飢民流入境率難裹食相繼待

斃弼擇所部豐稔者三州勸民出粟得十萬斛益以官廩擇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擇侍缺官吏廉能者給其祿使即民所聚問老弱疾苦官吏有書其勞約為奏請率五日輒以酒食勞之出于至誠人人盡力山林河泊之利聽流民取為生有死者為大冢葬之題曰叢冢從者如歸市或謂弼非所以處危急曰能全活數十萬人之命不勝二十四考中書令哉行之愈力明年麥大熟流民各以遠近受粮而歸所全活五十餘萬蓁為兵者萬計

洪佛子活飢民九萬五千餘人

浙西百金方　卷二　積貯

洪皓為秀州錄事大水田盡沒流民塞路倉庫空虛無賑救策公白郡守以荒政自任悉籍境內衆富一年食發其餘糴于城之四隅不能自食者官為主之立屋于西南兩廢寺十人一屋男女異處防其濟偽涇里子識其手西五之南三之負樊樵汲有職民贏不可杖有浸牟開賞者亂其手文逐之借用所穿發運名錢錢且盡會浙東運常平米斛四萬過城下公遣吏鎖津柵語守使截留守喋不肯曰此御筆所題也罪死不赦皓曰民仰哺當至麥熟今臘猶未盡中道而止何如勿救寧以一身易十萬人命迨留之無何廉訪使至鄢曰

平江哀號訴飢者旁午此獨無有何也守具以對乃如西寺驗視使者曰吾嘗行邊軍法不過是也遣割抵罪為君脫之又請得二萬石所活九萬五千餘人人感之切骨號洪佛子後救革級掠鄰民過皓門曰洪佛子家也不敢犯

張詠何事不辦

張忠定公詠知杭州值歲飢罰禁販鹽捕殺數百人公憲寬其罰官吏執不可公曰錢塘十萬家餓莩如此若盡禁孟嚴則聚而為盜患益甚矣使私成敢爾當痛懲之仍榜掖諸稅及知成都過李順為寇城中屯兵三萬無半月之粮詠知益

浙西百金方 卷二 積貯

價素高而民有餘廩乃下估糴民以米易鹽民爭趨之未踰月得米數十萬斛遂奏罷陝運帝喜曰此人何事不辦遂知益州地素狹游食者衆稍遇水旱則穀不給斗米值錢三百文乃按諸邑田稅如其價歲斂米六萬斛至春藉城中細民計口給米券賒原價糴之奏為永制其後七十餘年雖時有災饉而益民無饑色

趙抃救吳越旱疫

熙寧八年吳越大旱趙清獻公抃知越州前民之未飢為書問屬縣被災者戒處鄉民當待廩者幾人溝防興築可僦民

使治者幾所庫錢倉粟可發者幾何富人可募出粟者幾家僧道所食羨粟書于籍乃錄孤老病不能自食者二萬一千九百餘人故事歲廩窮人當給粟三千石而止杵簡富民所貸及僧道羨餘得粟四萬八千餘石估其貲自十月朔人日受粟一升幼小者半之憂其衆相蹂也使男女異食而人受二日之食憂其且流亡也于城市郊野為給粟之所五十有六使各以便受之而告以去其家者勿給計官不足用也取吏之不在職而离于境者給其食而任以事告富人無得閙糴自解金帶宴庭下命糴米施者雲集又出官粟五萬二千

餘石平價予民為糴粟之所凡十有八以便糴者又儉民修城四千一百丈為工三萬八千計其傭與粟再倍之民取息錢者告富人縱與之待熟時官為責其償齊男女使人得收養之明年春大疫病為病坊處疾病之無歸者募僧二人屬以視醫藥飲食今無失時凡死者使在處收瘞之故事廩窮人盡三月當止是歲五月而止事有非便文者杵一以自任不累其屬有上請者遇便宜輒行早夜憧心力無巨細必躬親給藥食多出私錢是時旱疫吳越民死者殆半杵所撫循無失

藉戡救飢治病

杭州大旱藉戡以請于朝免本路上供米三之一故米不翔貴後得賜度牒百易米以救飢者又立病坊作飣粥藥劑遣使挾醫分坊治病所活甚衆

劉晏救荒于日給米二升

劉晏知處州會江西飢歙民多弃子道上晏猶榜通衢召人收養日給倉米二升每月一次抱至官者視又推行縣鎮細民利二升之給皆為收養故一境弁子無夭閼者

葉夢得救三千八百餘兒

葉夢得為許昌令值大水災傷發常平所儲奏乞越制賑之全活數萬兒道中遺弃小兒詢左右曰無子者何不收養曰固所願也恐既長或來識認夢得曰兒為所弃則父母之恩已絕人不收之能自活乎遂作空券數千具載本末凡得兒者使明所從來書券付之父母不得復取又為載籍記數貧者給米為食事定收籍計取三千八百餘小兒此皆出諸溝壑而致之孤穉者

林希元荒政叢言

明嘉靖中廣東僉事林希元荒政叢言救荒有二難曰得人難審户難有三便曰極貧民便賑未次貧民便賑錢稍貧民便賑貸有五急曰垂死貧民急粥飯疾病貧民急醫藥既死貧民急瘞埋遺弃小兒急收養輕重緊因急寬息有三權曰借官錢以糴糴與工作以代賑貸半種以通變有六禁曰禁侵漁禁擄盜禁逼糴禁抑僦禁雪牛禁度僧有三戒曰戒遲緩戒拘文戒遺使

居士曰林僉事救荒之策已備矣而其要莫先于審户其病莫重于拘文蓋户口既清斯侵盜濫遺之弊自絕苟不拘文則緩急權宜操之自我雖然任非其人則户口不可得而清而弊文滋弊轉易為奸總在大吏能擇人耳

賑濟

賑窮法

吳荒有警每每開倉賑發此自是良有司事而賑之無法則奸胥作弊百姓不沾實恩若聽人糴買則豪右仍充作窮户糴歸私倉貧民不蒙實惠此積弊也宜擇各坊寬厰寺觀照僧家施粥例先令本坊窮户預報花名造成一冊約計人數若干每日應用米若干袠為脫票聽其就食男女有班都圖有界越坊覓食者訶男女混亂者訶度幾粒粒皆票貧民之

腹官府又無浪費之優其稍能自存者又耻來隨衆就食較之樵民雜買滋獘萬端大村縣絶夫貧民得食則反側潛消而富家豪族皆可藉手安枕矣

汲黯矯制發倉

漢汲黯為謁者值河内失火使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比屋延燒不足憂也臣過河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已矯制節發倉粟以賑之請伏罪上賢而釋之

韓韶開倉

韓韶為鬻長敗聞其賢相成不入境餘縣多被寇盜靡畔桑

流民入韶縣界索衣粮者甚衆韶憫其飢困乃開倉賑之

厫廩賑萬户主者爭謂不可詔曰長活溝壑之人而以救罪含笑入地矣太守素知韶名德竟無所坐韶生子融官太僕壽七十

王望便宜出布粟

後漢明帝時王望還青州刺史是時州郡災旱百姓窮荒望行部道見飢者裸行草食五百餘人愍然哀之因以便宜出所在布粟給其廩粮為作福永事畢上言時公卿皆以望之專命法有長條鍾離意獨曰昔華元子反楚宋之良臣不棄

君命擅平二國春秋以為美談今望慷義忘罪當仁不讓若繩之以法忽其本情將乖聖朝養育之旨帝嘉意議赦而不罪

第五訪以身救百姓

第五訪遷張掖太守歲飢粟石數千乃開倉賑給以救其覺吏思譴欲上言訪曰若上須報是弃民也太守樂以一身救百姓遂出穀賑人一郡得全

鄭默比汲黯

晉鄭默為東郡太守值歲荒人飢默輒開倉賑給乃含都亭

自表待罪朝廷嘉默憂國詔書褒歎比之汲黯班告天下若郡縣有此比者皆聽出

員半千惠出一尉

唐員半千為武陽尉歲早勒令發倉賑民令不從乃令錮州獄會降元超持節渡河讓太守曰君不能恤民使惠出一尉尚何罪釋之

范堯夫發常平粟參

范公堯夫知慶州餓莩滿路官無救以賑恤公欲發常平粟參濟之州縣官不欲公曰獘慶一路生靈付某豈可坐視其

死而不救衆欲俟奏請得旨公曰人之日不食即死何可待報諸公但勿預吾獨坐罪爾或訴其所活不實詔遣使按之時秋大稔民曰公實活我恩累公耶盡夜撤納常平迨使至已無所負矣

滕元發以兵法部勒

熙寧中淮南京東皆大飢滕元發守鄆州乞淮南米二十萬石以備賑慮流民在至恐蒸為癘疫乃先度城外廢營地召諭州民勸富户助財小民助力造席屋二千五百間一夕而成流民至以次授屋并壯者用席具以兵法部勒少者吹壯

芳樵婦女汲老者休民至如歸帝遣工部侍郎王古按視之廬舍道巷繩引森列爾然如營陣中古圖上其事詔褒美所活五萬人流民感恩咸願為鄆民比年增户七百增口二千有奇

酒民曰此段議見高誅慮周措置真捉他人不能辦境内而滕公能慮境外須知其預為流民慮者實預為鄆民慮也

安能盡天下如滕公者乎

徽里帖木兒大餧倉廩

元時歲大飢徽里帖木兒議賑之其屬以為必縣上府府上省然後以聞帖木兒曰民飢死者已衆乃欲拘以常格耶往復累月民存無幾矣儿盖有司畏罪欲歸怨于朝廷吾不為也大發倉廩賑之乃請專擅之罪文帝聞而悦之

陶鎔擅發儲粮

宣德中新安縣知縣陶鎔上言邑在山谷本瘠土薄收今歲民艱食采拾不自給獨亟驛有儲粮欲申請待報而民命在旦夕輒先發給之需次成還官請伏專擅之罪上曰真民牧也降勅褒諭

王紘好都御史

景泰中淮徐飢山東河北流民猝至都御史王紘不待報亟發廣運倉賑之近者飼以粥遠者給之米力能它就食者為築遣鬻等者為贖還即空庾六十間處流民之病者擇醫四十人分治之死則官為大塚葬焉凡全活數十萬人具疏待罪初上得流民奏大驚曰飢死我百姓矣尔何已得紘發廩奏大喜曰好都御史

韓琦活七百萬人

慶歷八年大水歲飢流民滿道韓魏公琦大發倉廩并募粟零糴及設粥賑之歸者不可勝數明年皆給粮遣還全活甚

多後為宰相竟侍榮孫勉以救荒為泰山神所病夢至一公
府見魏公全紫上坐教以乞簡房簿勉出再至一府有三全
紫者責讓之勉乞簡房簿勉出再至一府有三全
之勉以實告三全紫皆肯數曰韓侍中在陽間存心救濟水
災活七百萬人今在此猶欲活人吾儕不及也簡房簿勉尚
得十五年乃放之

酒民曰魏公持世許大事業而泰山君首稱水災救人宜
非救焚拯弱功德尤急哉嘗見一州府大疫勸民出衆拯
濟委官專領其官頌于應對且不欲飢民在市悉載過江

寘諸壩中但日以一粥食之日出而至昏無所避無何水
暴至飢民盡被漂溺不數日此官亦病疫死其存心視魏
公何如也

韓維論賑飢四未盡

英宗時起居注韓維論賑救飢民之道未盡有四一州縣未
谷不發二官吏無恤民之心三侗眷失慮寘之宜四朝廷雖
發倉廩未嘗親詣恻怛遣使臨視

葉衡發倉為廩

葉衡知常州時水災發倉為廩以視飢者或言常平不可輕

發衡曰儲蓄正備緩急視民飢而忍不救耶疫大作單騎命
醫藥自隨徧問疾苦全活甚衆

何椒卿賑貸多熬止

河南大旱人民鄰食舊制賑貸貧民至秋罷按察伏何椒卿
曰賑貸止于冰以秋成可仰也今冰田無收可已乎命如舊
賑之多熬乃止流民入境無食者發衆食之無衣者以庫藏
帛給之所全活不可勝計

平糴

吳及奏止閉糴

仁宗時秘閣校理吳及言吞蝗有告糴陛下恩施動植視人
如傷然州郡官司名專其民擅造閉糴之令一路飢則隣路
為之閉糴一郡飢則隣郡為之閉糴夫二千石以上所宜同
國休戚而坐視流離豈聖朝子兆民之意哉遂詔災傷閉糴
以違制律論

劉昊賤糴貴糴

唐劉晏掌國計未嘗有所斂貸有尤之者晏曰使民使俾得
錢非國之福使吏倚法督責非民之便吾雖未嘗假貸而四
方豈以貴賤知之未嘗逾時有賤必糴有貴必糴以此四方

無甚貴甚賤之病安用貸為

范純仁籍貫舟

范純仁知襄邑縣時旱久不雨純仁籍境內貫舟訹之曰民將無食爾所販五穀貯之佛寺候食缺時吾為糴之衆貫從命所蓄十數萬斛至春諸縣皆飢獨境內不知也

吳遵路航海糴米救饑值

宋明道末年天下旱蝗吳遵路知通州乘民未飢募富者得錢糴萬貫分遣衙校航海糴米于蘇秀使物價不增又使民承新舊官為收買以糴官米至冬大雪又以原估易新舊與

民官不傷財民蒙其利又建茅屋百間以處流移出俸錢置萬席益荒願歸者具舟食遣之本土

史彌寧米平糴

史彌寧改浙西宣慰時米價踊貴彌寧即發米十萬石平價糴之而後聞于省省臣欲增其價彌曰吾不可失信寧徹我俸以足之省臣不能奪

文彥博減價

文潞公在城都米價騰起因就諸城門相近寺院凡十八處減價平糴不限其數張榜通衢米價頓減前此或限升斗或抑市價通足以增其救價而價終莫平乃知臨事須當有術也

趙抃增價

趙抃知越州兩浙旱蝗米價踊貴飢死者十六七諸州皆榜衢路立告糶禁人增米價清獻公獨榜衢路令有米者增價糴之于是諸州米商輻湊諸越州米價更賤民無飢死

居亡何趙清獻增價文潞公減價而一時市價皆為之平益商米宜增增則米之來其地者多官米宜減減則市之糴其利者奪而其價皆可不抑而自平矣益遇境荒歉則

清獻之法可行倘廩有餘粟則潞公之策可舉亦因時地以補救之可耳

高定子發縣廩給富家

高定子知夾江會水潦浙飢貧民競趨無所糴定子曰汝毋憂第持錢往常所糴家以俟乃發縣廩給諸富家俾以時價糴玉帙而價須臾米溢于市明年有麥責價其半玉帙而歸足民免于飢而公帑不廢人稱其上不病國下不病貧中不

令孤文公除守兖州州方旱儉米價甚高迓吏至公首問米
價氛何州有氛倉倉有紫石屈指獨語曰舊價若干諸倉出
米若干定價出糶則可賑救左右竊聽語達郡中富人競發
所蓄米價頓平

周忱始諸大賈

周文襄公忱撫江南蘊松大飢米價翔貴公察知湖浙江右
大熟命人四出糴千金至其地市米故抑直而不雜且給言
吳中價甚高由是諸大賈採熹金爭販米投吳中一時騷集
者數百艘公聞乃下令發官廩粟以貸民而收其半米價騤

減諸賈大悔所載米又道遠不能還糴無所售于是官為收
糴以寬廩而推牛釀酒犒賞謝之大賈各醉惟去

董應舉官糴議

董應舉議官糴書曰穀米踊貴半由穀之丰由禁米米禁則
富者閉糴以徼利奸商乘急而躍價稂惡乘禁騁錢而米益
貴此從來積害救荒無別法有虛穀有實備買穀他省實備
此穀至而莫測多少奸富恐奪其利爭出所餘而賣奸尚恐
持久不售爭取徼息而賣是以虛穀而逆之平價也昔文潞
公治郡米價大起或勸其定價公笑曰是反為奸民增氣耗
爾于是按得倉米若干出四隅官賣之即日而價平民莫測
官米之多少也今但歲發千餘金市于多米地方乘昧而往
勒限而歸毋伏過冬市某地方即用某地方人少差品官少
于大暑前四十日發穀以期盡發此毋庸禁米而米常平官
米亦且歲進矣乘秋而往者穀賤而人不勤也毋使過冬者
久則費多將蝕吾穀也用本地人者主人知穀價所市必廉
雖稍染指而吾穀猶平也小官奉差難責其一毫不服差品
官若前程大不敢以官試法也發必于大暑前四十日者民
正常年踊價之候稍減時價民利而官亦利也給發之法以

秤不以斛斛之大小難定而秤有據也發必盡者復細之倉
費耗益多也貿之非其人發之非其時則官本少而民不甚
見德如此而以官糴無益而不行恐後有急卒難救矣

勸富

陳堯佐自出米為糜

陳堯佐知壽州歲大飢自出米為糜以食餓者富民以故皆
爭出米共活數萬人堯佐曰吾豈以是為私惠耶蓋以令率
人不若身先而樂從爾

趙抃解帶勸賑

趙忭知越州時歲大飢台富民畢集勸以賑濟之義即自解腰間金帶寘庭下于是施者雲集

居士曰右二條以身先勸之

魏時舉雜米取半價

魏時舉雜米取半價

居士曰右二條以仁愛重義好施博習羣書不樂仕進家

魏時舉鉅鹿人立心仁愛重義好施博習羣書不樂仕進家

多田產穀積有餘時值歲歉穀價騰踊因發廩貸雜價唯取

時價之半寄語客曰此歲之半價即豐時之全價雖少取之

而不為損族人親故貧約者更相與周之一郡多賴以濟其

于收節閔帝時除太學博士屢官尚書右僕射贈司空謚文

貞

黃魯濟子孫青紫

黃魯濟成都人時張詠知成都夜夢紫府真君接語未久吏

忽報曰西門黃魯濟至幅巾道服入真君降階接之禮甚恭

坐詠之上至旦問吏曰西門有黃魯濟否曰有命請至如夢

中所見再三問生平何陰德曰初無善事惟柔柔熟時以錢

三百緡收糴至明年禾麥未熟小民艱食之時糴之一緡價

直一般升斗在我初無所損而小民得濟危急詠曰此公所

以坐我上也仗兩吏按之而秆子孫青紫不絕

宋祝染濟飢之報

宋祝染廷平沙縣人家頗饒遇歲凶賑濟焚粥療病無虛日

後生一子聰慧應舉入試鄉人夢黃衣使者執旗報喜旁馳

而告曰狀元榜旗上有四字曰濟飢之報及開榜子果中狀

元

居士曰右三條以福報勸之

段十八開穀雷擊

饒州段十八儲穀數十倉歲飢人多餓死段索高價閉穀不

糴鄉人旅客封銀益價登門求糴段堅不與未幾為雷擊死

倉穀悉為雷火焚盡

富兒祈籤增價鬻死

萬歷十六年武進大飢青果巷有烈帝廟甚靈一日天未明

有一富兒入廟祈籤祝曰今米已貴至二兩四錢一石我家有

米數百石不知米價能再增否時有乞丐數十宿于廟之

兩廊聞此人之祝同聲大呼曰我等數日不得一食矣汝有

米數百不以賑濟尚求增價乎爭向前欲毆之時天未明此

人無意中忽見疫癘殘疾多人圍逮大呼一時驚悸倒地項

居士曰右二條以惡報勸之

卹窶甫發倘除道

卹窶甫宜與人倒儲樂施于家蓄數千斛歲大飢或請糶曰是急利也請捐直曰是近名也或曰衆飢將自斃乎曰有成算矣乃盡發所儲自縣至溪鎮除道四十里水路八十餘里通卷西溪入震澤邑人爭受役皆頼以活至今誦之

陳天福經濟倉

荼陵州陳天福素稔長者有米皆平糴無米以錢貸人久起經濟倉平糴濟人忽有道人以錢二百糴米一斗陳辭錢與時桂子與蘭孫平步玉堂與金馬鄉里俾誦

居士曰右二條以名警勸之

程九屏勸捐賑諭

鎮江程九屏太守勸捐賑諭曰今日早蝗妨稼貧民苦飢此正當宝市義種德之秋也同是編氓而爾等得稱富有非爾等祖宗能利濟人即爾等前生能利濟人念及祖宗則數世元氣不可薄念及前生則本來面目不可沒今日殷殷勸賑不獨為捐腹之民圖目前寔為殷富之家圖久遠凡人之財

決無永聚不散者顧所散何如爾慳貪者其散一敗不救好施者其散衆世食報蓋貪慳者非自己遭殃禍便是子孫犯重法好施者不但人樂尊仰鬼神亦樂福澤此理數之必然者也爾等上户試舉兩者較量之自然破鄙吝之堅城發好施之善念矣今日偶值奇荒無有奇策惟是酌盈濟虛用民保民不得不汝上户是望且上户自思而得保有其上户者豈非賴朝廷有法度耶則殷殷勸賑又不獨為爾等圖久遠寔為爾等圖目前飢寒之民計無所出躭躭只在富室當室能賑一人思亂中即少一人能賑十人思亂中即少十人同

姓同里名務為賑糴相為勸由是百人千人萬人其賑無有窮盡其亂自是消弭矣亂萌消弭爾等上户乃得安享豐豫此又時勢之必然者也若一味自私自利本是上户而竄入下中其姓名本府一一豁然在心俟有事犯在堂下加等重處爾等上户不明于理數即當審乎時勢不審乎時勢即當動乎榮辱毋負開導苦心

程九屏勸平糴諭

程太守勸平糴諭曰今歲民多菜色即無蝗蝻亦狂半告飢當此時而家有擔石之儲皆是天地鬼神之所厚況陳陳相因

乎則為天地鬼神所加厚可知以天地鬼神所加厚之人即當行天地鬼神所嘉與之事非損有餘以補不足不可以獲福然則為諸有救之一家計只是及時平糴一法乃最有功德事若幸天災為奇遇封廩厥以待價非仁人之用心也且救偵一騎踊四方之貿必聞風而至故大賈之地常有大賤其勢必然廢時失價以待救之雲集福去而利亦去矣此愚人之救有限價平不足以濟民也其中有賢智者間謂救一人之價不平不足以害民不知人存此想戶戶閉糴家家高價則積獨成衆積微成鉅遂做成一皇皇之世界若使有一人平

之于此定有貧人平之于彼益美善之事人所相競誰甘自為刻薄人是救一人之平恒有以感乎人之平與悅乎人之不平如此相觀而善窮民庶幾免于飢餓之厄矣既令士紳從公議派積穀以備缺乏而猶然悋嗇爾有穀之家平價者益積穀之令或多或寡官府可得而限且不敢多派恐中有力不勝任者若爾等自度有餘薄收利而厚積德相與倡率以救此貧民其誰得而禁止之限量之也

破慳經

東坡有云不慳不富不富不慳對慳轉富對富轉慳疾入膏

肓無方救藥所以世人但知圖利罔知防害以我觀之防害既妨財利未善凡我世人皆天所生皆天所受譬如父母生育多子聰明蠢愚富貴貧賤各各不同皆是父母嫡親骨血有如一子獨享富貴其餘諸子皆受貧賤凍餓流離種種苦楚富貴之子安享自然皆不問濟父母之心悲傷慘怛明加譴責暗受消磨此是虛无不為汝說天生富人原非私厚正欲彼人以己所有濟人不足況此財寶名為四共或水或火盜賊無常各皆有分此是道理不為汝說萬歷年時富平布衣孝若少川施銀二萬賑恤飢荒朝廷聞之遂以卿銜酬其

勞貴迄今子姓世享其名此二萬金如今尚在此是報應不為汝說汝等吝財本思常享父傳之子子傳之孫世世代代當作富翁以是因緣一毛不拔諸貧賤人環伺生心不得方便甘心引賊入劫家財洞房清宮非汝所有賊得焚之來提白鎖非汝所有賊得捲之扮白黛綠嬌妾美妾非汝所有賊得淫之牽衣執袂拄子蘭孫非汝所有賊得賤之肢體變膚併非汝有刀俎惟賊截解惟賊祖宗卹墓併非汝有發掘惟賊割裁惟賊再四思維無有他孽正因慳故受如是苦不能散財安能聚財不能救富安能保富所以笑汝防害既疏圖

利未善頗倒迷謬誠可悼悲心苦口勸諭捐輸豈是為貧
正是為富豈是利他正是利己如我所說不誑不妄猛醒回
頭功德無量

酒民曰兵荒交警貧富百姓自宜有無相通然而富人每
不肯稍助分文者無非欲全享其富厚也不知一旦有事
玉石俱焚安所謂富厚哉予所以苦口勸輸者正為富貴
之家保全性命計耳宜臣臣捐有餘補不足之意耶
居士曰方三條以利害勸之

洧澼百金方卷三
選練第三
訓練 選鋒
練射 練方向
練斗專聽金鼓練目專視旌旗
練心 練手足
練技藝 練行伍
額兵 土兵
練兵 民壯
才能 技藝

洧澼百金方卷三終

惠麓酒民　編次
湛華居士　重訂

孫子曰兵無選鋒曰北吳子曰一卒之中必有虎賁之士力輕扛鼎足輕戎馬搴旗取將必有能者若此之等選而別之愛而貴之是謂軍命則鋒宜選矣法曰無罰之兵有能之將不可勝也有罰之兵無能之將不可敗也則練當精矣輯選練

訓練

淵海百金方　卷三　選練

總引

孫子云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則三令而五申之矣司馬法曰教惟豫戰惟節將軍身也卒肢也伍指拇也守令何獨不然故少詩詩開導勸誨如父之訓其子兄之訓其弟即之訓共徒伙之忠義發明利害分明而後身使臂臂使指如一人焉越之圖吳必十年教訓則非一朝一夕之故也閱訓兵六事字字激切當為練兵之首務

忠愛

諺爾衆兵第一要忠愛如何叫做忠愛忠是忠君愛是愛國凡大小人家供奉父母生身一般若不忠君與不敬天地不孝父母何異蜂蟻尚知君臣何況人類就是天地生人多有啼飢號寒的父母生身亦多有貧男鰥女的你們日食月糧安享豢養比天地父母恩更大你再看世間人畊田的完糧做工商的納稅就是遊手遊食的也當丁差都是那忠愛的道理朝廷將百姓點點膏血都破費在你們身上這是為何就髮膚盡捐尚不能圖報萬一奈何口食糧餉只做自己買賣貪懶偷閒全無報効念頭說起操練便道辛苦一旦有事又只顧身子不

顧國家如此忘恩背義的人是神也不容況國家有事違你身子寔在何處試清夜捫心渾身汗下你們都是有血性漢子只是不提不醒試時刻提醒一副忠愛心腸精神自然振發筋骨自然抖擻過有警報就是切身痛癢便赴湯蹈火怎音退縮你看從來忠臣義士烈烈千古誰人不景慕亦誰人做不來吾武務從軍士起家皆上剌精忠報國四字你們須切切記著

敢戰

諺爾衆兵你們既發了忠愛念頭切須要敢戰如何叫做敢

戰只是不怕他便是敢這一敢字若去做不好事便是亂臣賊子若去殺賊便是忠臣義士如何不怕賊只要挣得性命今日你們安安穩穩受享口糧原說我是挣命殺賊的好漢朝廷增百姓的膏血養你們原說這都是我挣命殺賊的好漢及至上陣却便畏縮究其病根只是一箇保性命的念頭不覺手忙脚亂被他一刀砍來反斷送了性命豈但斷送了一人性命衆人見了不覺慌張連衆人性命被你斷送了就走得脫時軍法臨陣退縮者斬那箇饒得你過豈不是要性命反失了性命況性命是閻王注定的若是命該死一箇傷

寒便死了人自古真正好漢從百萬軍中揮戈策馬只是一點不怕死的心腸奮激出來拔趄三十六人横行部善諸國謝无人千破苻堅八十萬這是何等氣魄切須聽着

守法

諭爾衆兵你們既要敢戰又要不敢犯法這部律例是皇帝苦心安保全人性命身家做出來的假如沒有這法殺死人的不償命你這性命留得麼搶奪人的不問罪你這衣服留得麼況在軍中衆軍士性命所關如一人退縮不斬人人効尤被賊趕上豈不送了全軍性命如一人犯令不斬人人効

尤一遇交鋒豈不把全軍性命交付與敵人古大將有軍士取民一菜立斬以狥者這菜值得多少正怕人人効尤既取得菜便取得別樣物件搶奪成風地方不怕賊而恨他反思順賊做賊細作豈不害了全軍性命昔呂蒙同鄉蒙為麾下士取民一箬笠泣而斬之這麼下士是呂蒙同鄉蒙為平法便没奈何且莫說同鄉麾有獲首請莊貫監軍貫失期首立斬之這莊貫是麾若幸臣首為軍法便没奈何且莫說幸臣漢蕭何薦韓信築壇拜將蕭何闖縣門算信立斬其馬這蕭何是韓信恩主只為軍法便没奈何且莫說恩主漢文

帝夜至周亞夫營守門者曰只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及天明入營文帝妥驰馬主令者曰軍中不驰文帝只得按轡徐行可見這軍令凭他恁人犯不得的我今日與你們便是父子一般到犯法時節便是親兒子也顧不得了只為上陣時節畢看這法來保全你們性命思之慎之切須聽着

勤習

諭爾衆兵前教你們敢戰只是不怕須有定寔落落不怕人的手段這手段那有天生成的須是要勤習古人云習慣成自然如何不習又云三日不彈手生荆棘如何不勤習你習

得手段高强決能殺賊若是不如決為賊殺不勤習武藝便是不要性命也殺得賊時有無限好處古人如岳王原從小卒做起可見這武藝不是答應官府的公事是保性命立功名取富貴的勾當須是着實勤習又須勤習那臨陣時實實落落殺賊的武藝不要習那花法敗瞞官府臨陣却用不着如射箭須學大架射搭箭要快眼專視賊前手立定後手加力前手把弓如月出箭穩疾如為銃手須要眼看兩炷星銃去時不動手不轉頭纔會中圓牌又要遮得身過低頭進前只取馬脚人脚步步防槍牌向槍遮刀向人砍方妙又如長

槍用短法短刀用長法諸如此類總要認定這是保性命立功名取富貴的勾當決然虛應故事不得官府推演搪有限期須時時刻刻如敵在前眼思夢想定要一日高似一日憑他強賊怕不殺盡他從來兵法有日習耳習心習手習足習韓世忠真背鬼軍五百人朝夕操練一可當百順昌之捷金兀朮望見旗幟便走岳飛每休舍即令軍士穿重甲學跳濠決勝向無敵你們聽着

教睦

論衆兵如今你衆人相聚在此最是要敦睦如何叫做敦睦就是和睦世間有等刻薄的人談人之短利人之災凡事只知有已不知有人人怨他恨他又有一等乖戾的人動輒使性一言不合怒氣相加如此天空地濶世界沒一處安頓得他人生在世何苦如此你們今聚在一處便是前世緣分主將就是父親一般你們長者為兄幼者為弟要如親生一般你不見那中舉中進士的東南西北各處人一時同榜便叫年兄年弟你們同營當兵典他總是一樣今日各行各坐各衣各食你不靠我我不靠你便不敦厚和睦似覺無妨到那上陣厮殺的時節性命只爭呼吸那時得箇

人來一臂相助不但保全性命更可殺賊立功如此關係喜大不是平日相好安得有此所以勸你們敦厚和睦有無相通患難相救衣食相共顧疾病相扶持小便宜莫討小口舌莫爭有酒同飲有肉同吃手段高似我的敬他學他莫妬忌他手段不如我的愛他教他莫非笑他口口相約心心相念只是回顧那上陣時一着我性命須索你救你性命須索我救安得不如勝似漆況這良心何人不有你敬他他還敬你你愛他他還愛你這狠心亦何人不有你罵他他還罵你你打他他還打你所以做好人只好了自家做惡人只害了自

家平日一團和氣上陣時自然我救你你救我守則同固戰則同強試看劉關張以異姓三人桃園結義便做出許多事業至今閻王英靈人人敬仰你們聽着

信義

諭爾衆兵你們與人既要救睦自己做人又要信義天地間只有信義兩字是立身根本如何叫做信心裡念的如此口裡說的如此今日說出這話終身守着這話不指東說西不將無作有不見一利害便改頭換面使人人都信得你過這纔是信如何叫做義守自己道理盡自己職業視君上如父

母視同輩如兄弟視國家的事如自己的事一切負心忘恩的事斷不肯為一切犯名分綱常的事斷不肯做這纔是義這樣人平日人人都敬服他上官也愛重他遇有事時心腹可相託緩急可相倚朝廷也仗賴他自然名成功立人若無信變作欺詐就是父母妻子也把做箇騙子看待人若不義轉眼負心就是至親骨肉也把做箇沒行止的看待試看古人如晉解揚晉君使傳命於宋楚人拿住他賂以重貨決不改口何等有信人如靈輒感趙盾一飯之德遇難竭力捍禦得免其死何等有義至今名揚千古你們聽着

洴澼百金方 卷三

選鋒

卧彪

北魏李崇深沉有將略在壽春十年常養壯士數千人寇越伏邊哥向摧破號曰卧彪

捕盜將

唐山東道節度使徐商以討龔險猾素多盜賊選精兵數百人別置營訓練號捕盜將及湖南逐帥詔商討之商遣捕盜將二百人平之

突將

蠻寇將至四川刺史楊慶復募驍勇之士補以實職厚給糧賜應募者雲集慶復列兵械於庭使之各試所能兩兩角勝祭其勇怯而進退之得選兵三千人號曰突將蠻合梯衝四面攻成都慶復即突將出戰殺傷蠻二千餘人會暮焚其攻具三千餘物而遁蜀人素怯其突將新為慶復所獎拔且利於厚賞勇氣自倍莫不得出者皆憤聲求奮

馬蜚教騎

唐馬燧為河東節度使河東乘百井之敗騎士單弱蜚悉召

李抱真教步

唐李抱真鎮澤潞節度副使抱真策山東有變澤潞兵所走
集乃籍户三丁得一壯者翦其徭租給弓矢令閒月列雪偶
習射歲終大較親按籍第能否賞負比三年皆為精兵舉所
部得成卒二萬故天下稱昭義步兵為諸軍冠云

高崇文練卒

唐高崇文屯長武練卒五千常加嶷至

選兵議

凡選兵者或取膽武藝或取力大或取伶俐皆不可
以為準何則膽大而膽不充則緩急之際腊重不能疾趨反
為肉累此膽伎不可恃也藝精而膽不充則臨事怕死手足
倉卒至有倒執矢戈先衆而走此藝精不可恃也伶俐而膽
不充則未陣之先預思自全之路臨事之際既欲先奔復以
利害恐人為已避罪之地此伶俐不可恃也力大而膽不充
則臨時足軟眼花吁之不開推之不動是力大不可恃也是
以選兵者必以膽為主練膽之術在信賞必罰而罰為尤重
大使將權可殺人也士卒之畏將甚於畏敵也退未必死退
必不生則士卒之膽固有不習而壯者說在蘇老泉之謀論

練射

李悝練射

李悝為魏文侯上郡之守而欲人之善射也乃下令曰人之
有狐疑之訟者令之射的中之者勝不中者負令下而人皆

疾習射日夜不休及與泰人戰大敗

种世衡

宋种世衡在青澗教吏民習射雖僧道婦人亦教之以銀為射物中者與之既而中者益多其銀輕重如故而的漸厚且小矣或爭徑役輕重亦使之射射中者得優處有過失亦使之射射中則釋之由是人人皆能射夏戎不敢犯

蘇軾弓箭社

蘇軾之增修弓箭社條約曰慶歷中趙元昊反屯兵四十餘萬皆不得其用卒無成功范仲淹劉庶邦世衡等專務整緝

番漢熟户弓箭手所以封殖其家砥礪其人者非一道故元昊後臣令河朔西路倣邊州軍自澶淵講和以來百姓自相團結為弓箭社不論家業高下户出一人又自相推擇家資武藝衆所服者為社頭社副錄事謂之頭目帶弓而組佩劒而樵出入山坂飯食長枝與凡廣同私立賞罰嚴於官府分番巡邏鋪屋相望本土有盜不獲其當番人皆有重罰遇有緊急擊鼓集衆頃刻可致千人器甲鞍馬常若馳王益親戚以墓所在人自為戰鬬甚於從之向使州縣逐處皆有弓箭社賊豈敢犯邊寨如入無人之境哉

課射法

范仲淹辭稚圭經略西夏時令百姓自相團結為弓箭社宜采訪其遺法增損其約束在城者分為四社鄉鎮每鎮立一社村庄相近者或三五村或十數村各自為一社聽從其便擇寬大廟宇一所為講習韜略處擇空閑平地一段為演習弓箭處在城四社各聘善射者一人為社長武藝超羣者二人為社副善書二人為社錄村鎮亦然不論軍民士商願入者聽古者士大夫亦學射澤宮即相之子亦當戍邊所謂有文事者必有武備何世之有每於春夏秋冬各社教射六九日習射一次如替力過人家貧不能赴春夏之社者即以冬社補之富家不赴春者給牌優獎社約既定每季有司親赴各社較射一次有射箭命中韜略精熟者賞本人仍賞社長即以射箭賭酒猪羊行令遊食無賴即以射箭賭錢猪羊行令遊食無賴即以射箭多寡賦等犯罪當罰者即以射箭中否減數有尋常遊戲間學得一技命之方有事可以禦外患無事可以消內憂盜賊不敢生心奸細閒之速過有利無害舍不舉而行之

武弁射

守備千把總等官每遇督撫入境出巡官評冊揭其應薦與
戒大都不盡在弓矢是以繼文武之法通武弁也大武弁之
放浪不簡有庶廉守者自應懲戒而武技尤其本等其職業
之修不修一較射而知之矣如能每月各武弁俱赴演武場
較射一次倘遇督撫按部應報冊揭內即以屢次之不中箭
者盡行開報與放浪不簡者同戒即有素行應戒者倘能射
中多亦得宥免則諸弁知所重在射必殫力習學而精射者
衆矣

武士射

文學生員有底考科考院課月課不一而足而武生何獨不
然倘能亦如課文士法設武學官每月十日一次課其弓矢
分別等第報府報縣府縣亦以書院課文法月一試之分別
高下報之上臺上臺亦每年發檄一考分別等第以行賞罰
有能挽強命中百不虛發者不次擢用諸民間子弟有能射
者另冊送考取入武學某縣若干名以備訓練其荒廢考居
下等者亦行學黜退則諸生知所取在射亦必殫力習學而
精射者必多矣

文士射

古有鄉射今天下儒學皆設有射圃其故可思也乃諸士子
惟工聲帨竟不知弧矢為何物即射圃亦鞠為茂草矣無乃
非立法初意乎如能每月府縣官亦以月課法親閱一次分
別等第出案激賞其巧力俱全發輒破的者破格優禮而不
習者薄待之每年終查各學習射多寡而教官官評亦即于
此分優劣如是而教官必率其士子以競力于射矣

考試射

生員歲考科考分別四等童生考試入學皆品評其文義而
諸生意亦皆以工拙自安者也乃每當府縣考試前後求續

取或告考者衆衆不可勝數焉夫生童之欲得者名耳今議
于未取童生再廣收以考射之法有能射多中者府縣各于
原案外盡行拔取為一班送院收考其文義稍通者一例
拔取入學以示鼓舞夫前之武生是專以弓射進者也此之
童生是以文義無考矢進者也才既不同故入學各別若生
員之考優等不願射者無論矣其三等以下至四等發案後
有自稱能射及冊報歷能命中者提學再面試之果能于八
十步外中六八九矢者不妨破格拔等以示文武並重之意
如是而諸生亦無不人人自相率以競力于射矣

近射法

凡用弓矢近中易遠中難近則力強遠則力弱所以箭必近發發乃奇中今後習射不用張鵠日以三尺許長小棍寘地四十步內射之射到矢矢中棍射賊必無虛發矣

攢射法

安人形把三箇顏色各異用鼓音響亮者一人執一紅旗任其所指無不中者益敵人中有領衆頭目只射鼓頭目一人衆敵自然敗走此擒賊擒王之法也

軍中威望莫重推擇一將見擒三軍之膽盡寒矣守城合戰俱宜如此

攢射圖



練方向

凡旗幟製八方則色雜而衆日難辨如以來南西北為名則愚民一時迷失方向即難認矣惟左右前後屬人之一身凡面所向謂之前則用紅旗即方為南行為火火之色紅神為朱雀卦為離凡面所背謂之後則用黑旗即方為北行為水水之色黑神為元武卦為坎凡左手所指謂之左則用青旗即方為東行為木木之色青神為青龍卦為震凡右手所指謂之右則用白旗即方為西行為金金之色白神為白虎卦為兌凡脚下所立謂之中央則用黃旗即方為中行為土土之色黃神為勾陳卦為大極凡人一身宇宙有左手方手前面背後中央此人人可曉若舉黑黃旗則是中軍欲變動聽號令施行若舉紅旗則是前營兵欲變動聽號令施行若舉青旗則是左營兵欲變動聽號令施行若舉白旗則是右營兵欲變動聽號令施行若舉某方旗俱要向某方看但舉黃旗四面俱要向中者若見五方俱舉各營四方各照本方向外執立聽號令施行凡旗點向何方隨其所點向往旗不定不止旗不伏不坐善哉孫武子教宮嬪曰汝知而左右手心背乎嗚呼此教戰

之指南也

練耳專聽金鼓練目專視旌旗

五兵之為用多矣然古人行即第曰旂旗鼓者何也蓋以金鼓旌旗乃一軍之耳目尤為喫緊耳若金之不退鼓之不進麾之而不從移指之而不從死雖有百萬何濟于用哉所以戚將軍南塘分付軍士云你們的耳只聽金鼓如擂鼓該進就是前面有水有火也要去如鳴金該退就是前面有金山銀山也要依令退回你們的目只看旗幟夜裡只看高招雙燈如某色旗竪起點動便是某營兵收拾聽候號

頭行營出戰不許慈人口說的言語揑起揑動若旗幟不動就是主將口說要如何也不許依從就是天神來口說要如何也不許依從若是這等大家共作一箇眼共作一箇耳共作一箇心有何賊不可殺何功不可立

練心

勝敗無異術也士卒之心畏敢喜于畏將即敗士卒之心畏將喜于畏敵即勝欲其畏將亦無異術也千金之賞懸之于先猛虎之威迎之于後雖駈市人可以戰矣古之善用兵者捍金如捍土殺人如殺草綽有至意只如今日錄兩以為賞

練手足

練手使之屈伸便利提挈敏快練足使之進退合宜往來合法然非徒手空足而練也手足便捷全繫于器械輕利古法云器械不利以卒予敵也手無持殺之方徒驅之以刑是魚肉士卒也器習利而無號令以一其心金鼓以一其耳目雖有藝與徒手同三軍既悉吾令則當精夫藝藝與法令並行則陣而方之坐而起之行而止之左而右之別而合之聚而分之何手足之不指揮如意哉天生飛潛之物授以爪牙鱗

甲時藝人而無此故界五兵代之夫天有五行以應五兵長短相救勢所必至制器篇詳之矣

練技藝

救兵之法練膽為先練膽之法習藝為先藝精則膽壯膽壯則兵强技藝之中有虛有實有陽有陰有起有伏有後人發先人至之形有致人而不致于人之巧有一二勢變出百千勢有百千勢歸于一二勢有一二言包括有餘有百千言形容不盡詎可謂其無精微之理而易言之乎為將者苟未之學則天下技藝之師皆得以虛文之奏欺之而我兵之習于

藝者亦惟以虛文之奏為尚故終年練習而竟無精兵無怪
乎今之技藝花法勝而對手功夫全速只要盤旋上下蒲足
花草試問弓矢跆盔之法又犯奮搏之法刀槍擊刺之法藤
牌二牌起伏之法諸記類不可枚舉皆茫然不解矣安望其
對敵不怯而走哉

練行伍

練兵須求實用十人可用勝百千人然用者然欲得實用不
過伍法精熟每正相生而已陣隊之法即一人所習之法也
一人之開有五體焉身為中二手二足為左右前後五者變

化不可勝用矣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五人五十人以至于
五萬五十萬人之開同一法也有人問俞大猷兵法孰為最
要曰節制二字兵法之大要分數分明步伐止齊八字節制
之條目又書千萬言八字該之矣明此八字之義于兵思過
半矣靜亦靜動亦靜後人發先人至致人而不致于人隨機
運用微乎神乎今督撫閱兵操練皆是虛套但要周旋華采
如同戲局就操一千年何用人焉如何調度對陣如何厮殺
賊據山岡我在平原如何攻圍賊在平原我臨川澤如何敵
開賊伏山谷忽然邀截如何冲鋒策應之矣如何疫如風雨
追逐之矣如何勇如狼虎誘敵之矣如何伏如狐鼠避敵之
矣如何藏若鷹鸇號令如何習熟坐作如何齊一初戰如何
命衆戰罷如何收兵險隘如何設伏要害如何隄防消息如
何探聽倉卒如何應酬是在司閫者實實講求焉爾

額兵

額兵者各郡邑額設之兵也　國初額設以五千計今以千
計以百計州縣又有常兵標兵城守之兵何處無兵而其如
吏不習兵士不學戰冊中白羽呼之不靈惟生靡廉餉而已
一旦有急如驅群羊而當猛虎寧有濟乎故練之不可不亟

也

范仲淹大閱州兵

范仲淹知延州大閱州兵與營田以恩信懷來羌漢之民相
雖歸業所得上賜悉給分諸將居二年士勇邊實恩信大洽
乃決策謀取橫山復靈武元昊大懇遂稱臣請和又分州兵
為八將三十人分部教之量賊衆寡使更出樂賊賊不敢犯
既而諸路皆取法焉

張栻閱州兵

張栻知靜江府所統州十有五邊夏荒殘故多盜賊徼外蠻

今俗尚仇殺閉入寨侵掠而州兵皆脆弱懦惰械至則簡閱州兵法冗補闕籍諸州黠卒伉健者為效用日習月按申嚴保伍之法訓淡澗首衆弭怨讎安郷毋相殺掠于是羣蠻帖服

玉宗收忠順軍

玉宗收忠順軍

玉宗收權知棗陽軍民逃而後歸者以萬數宗收發倉賑之籍其壯者號忠順軍俾出汝唐鄧間宗收由是威名振于境外金人呼為孟爺爺信賞必罰好賢樂善為一時名將云

蘇軾部勒戰法

蘇軾部勒戰法

蘇軾知定州定久不治軍政尤弛武衛卒驕惰不教軍校蠹食其廩賜不敢問公取其貧汙甚者記錄遠地然後縱令營房禁止飲博軍中衣食稍足乃部勒以戰法衆皆感服會春大閱軍旅久廢將吏不識上下之分公命舉舊典元帥常服坐帳中將吏戎服奔走執事副總管王光祖自謂老將恥之稱疾不出公召書吏作奏將上光祖震恐而出定人言自韓魏公乃見此禮云

孟琪宰武軍

孟琪宰武軍

孟琪為四川宣撫使知夔州節制琪至鎮招集宰武軍曰不擇險要立砦則難貴兵以衛民不集流離安耕種則難貢民以養兵乃立賞罰以課殿最農治兵選壯士祿官軍教之期年民皆知戰守善馭逐無事則拉戈而耕敵至則悉兵而出琪下其法于所部行之

辛次膺治兵設險

辛次膺治兵設險

辛次膺令蒲城比至逖已焚其邑次膺披荊棘坐瓦礫中安輯吏民治兵設險賊不敢犯境一邑更生

魏了翁教閱軍士

魏了翁教閱軍士

魏了翁知濾州奏葺城堞精器械出則較閱軍士入則與諸生橫經課業令人望風而遁

王兵

王兵者召募土著之兵也市井負販之夫田野鉏耰之子今日罷名于官明日驅以應敵是急可為兵哉募之宜早練之宜勤吾民即吾兵矣從來難馴則易漬者皆容兵爾少王著之兵根脚立定然後可以懾服客兵而盡為我用此軍有籍貫有親友有父母妻子雖欲逃無可逃食以厚稍激以重賞予以器甲入可省轉餉之煩較之徵調召募何如哉

韓愈與鄂州柳中丞書

韓愈與鄂州柳中丞書曰天下之兵乘機逐利四出侵暴屠

焚縣邑救賊不率探其他數十里莫不被其毒推兵之將無
蒸貔虎之士畏懦踟躇莫肯仗戈為士卒前行者夫遠徵軍
士行者有羈旅離別之思居者有怨嗟騷動之憂本軍有飢
飽艱費之難此主多姑息形迹之患急之則怨緩之則不用
命浮寄於懸形勢消弱人數以有
功若召募土人必得豪勇與賊相熟知其氣力所在無甚風
之驚愛護鄉里勇于自戰徵兵滿萬不如召募數千可上聞
行之否

韓愈論淮西事宜狀

韓愈論淮西士人召募成軍

洪潛百金方 卷三 選練

韓愈論淮西事宜狀曰諸道發兵或三二千人勢力單弱為
旅異郡道路遙遠勞費倍多士卒有在行之艱聞里懷離別
之忠今開隊許安唐汝壽等州村落百姓悉有兵器小小俘
劫皆能自防習于戰鬬識賊深淺俱是主人設惜鄉里比來
未有處分猶願自備衣糧共相保聚以備寇賊若令召募立
可成軍兵數既足加之教練三數月後諸道容軍一切可罷
比之徵發遠人刑害懸隔

蘇軾論練軍實

蘇軾論練軍實策斷曰三代之兵不待擇而精其故何也兵

出于農有常數而無常人國有事要以一家備一正卒如斯
而已矣是故老者得以養疾病者得以為閑民而役于官者
莫不守其壯子弟其無事而田獵未嘗發老弱之民兵行而
饋糧木嘗食無用之卒使之足輕險阻而手易器械聰明足
以察敵故之節強銳足以犯死傷之地千乘之衆人人足以
自捍故殺人少而成功多費用少而兵卒強及至後世兵民
既分兵不得復為民于是始有老弱之卒拱手就戮百萬之
衆見屠于數千之兵者其良將善用不過以為餌委之唉賊
嗟夫三代之衰民之無罪而死者其不可勝數矣

續戚籍民為義勇

紹興三十一年虜入寇詔淮漢等郡籍民為兵續戚守荊南
請籍民為義勇其法取于主户之隻丁十户為甲五甲為團
皆有長又擇邑豪為總首農隙教以武事官給其糧至乾道
間舉之縣之籍得義勇八千四百十九人淳熙初張栻為帥
益修其政義勇增多至萬五百人分為五軍軍分五部後四
年趙雄又增三千三百人（時十一年冬）通為萬三千八百餘人

薛季宣乞箭手保甲法

紹興末武昌令薛季宣求得故陝西河北乞箭手保甲法五

家為保二保為甲六甲為隊據地形利便則為總不限以鄉總首副總首領為諸總皆有射圃而旗幟亦別其色給熙四年冬凡為五千二百一人荆鄂二郡率四五家有一人為兵

辛弃疾招丁補額

辛弃疾知福州福州甫就大海賊藪也俗悍易亂典積貯弃疾苦心期歲積錢至五十萬榜曰備安庫招壯丁補軍額訓練有方四境清閑卒以抗直坐劾去士民填咫蒼滿

鄉兵

鄉兵者各鄉村團結之兵也周官比閭族党之制為鄉兵之

始管子因之作内政而寓軍令桓公以伯漢唐後宋有河北保教護寨諸兵利病牛馬明時流寇猖獗在在該鄉兵未見成功先貽騷擾益有兩難其一則才堪長子權不在焉亦永學軍旅能必丈人之言乎其一則有司率皆逢掖之儒未易成節制之即也夫善用兵者能殺士卒之半今之卒鄉兵者敢殺一人否雖千金之賞未必得勇夫之用矣惟權歸有司而知人善任身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唯在擇任守令哉唯在擇任守令哉

崔銑鄉兵論

明嘉靖癸未山東盜王堂起議調遼兵崔銑著論曰國家有漢之金城七其强無宋之苟安類其弱孟由士業章句登仕太易鮮知經世之學官多率閒選代太數不于專斷之權也弛而莫之莫甚于兵舊制縣僉民壯即古士兵近年增減靡定多以備奴光之使之擒賊如驅牛羊入屠門也宜制大縣四五百人次三百人又次二百人兩丁醵出一人分為兩班休拔悍勁操習武事僉其材武者為隊長值者守城緝盜休者力田樹桑平居談寨連衆小者圍結以守夫民貧為小盜應倡而聚然後大每鄉厳則縣靖縣厳則府靖推之天下皆然

大司馬彭公如銳策奏行不數月王堂平

趙完璧鄉兵奏

萬歷二十五年趙完璧奏鄉兵之利有三擾有五嚴社其五獨存其三法斯善矣何謂三利民無斛飽之勞士免征調之苦一利也修怨急禍起變生弛鼓一鳴倉卒可集二利也人自為兵家自為敵有兵之實無兵之名三利也此三利人人能言而利中之害法中之擾非目擊其弊者不知何者兵農之分已久一旦驅而為兵誰應之者勢不得不計丁報冰里胥乘奸索賄富者以錢神而漏貧者以閻左而役其擾一

也派有名籍矣各械所寓官不給予資之自備好貪揉吏又駕為查驗之說百方刁勒其擾二也器械驗矣例應造冊報上紙堂之費官不肯出而責之吏吏後稟官而派之矣及其將上之府府吏人索賄後收其擾三也冊已申矣定期而操有日隨意委早或持兵日午而待不至或晨夜已散而忽點查不到有罰不中有贖使民資田鬻子而償其擾四也揉有期矣訛言或至不查的實啟皇四顧輒集城守露處宵立曉日麋工其擾五也民間蓄無喪其樂生之心者皆由于此不北走湖則南走越是可不為之慮哉故欲練鄉兵先去五擾

欲去五擾莫如寬厚之意多而束縛之政簡富家大姓計口分充單丁獨户者可免也應用器械官為給予近日募兵之例可仿也冊足以記名籍紙字美惡格式合否不必太拘官為之可也定操有期早暮勿爽有司勿怠玩視之餘日放之歸農勿故為牽制可也中者有賞不中者少示懲戒藥加鞭朴勿施之贖可也去丸五擾然後民不稱病而鄉兵之法可行

趙慄玉練兵疏

崇祝四年趙慄玉疏曰城守無如練鄉兵矣以父兄子弟之

兵守桑梓父母之邦誠便計也愚以為練鄉兵必按籍兵冬搜括已窮查能于原額外再征鄉兵之餉或曰使貧者出力富者出財不費官一錢然好義樂輸之人甚少勢必報富户派之不給者勢必以鞭扑強之騷擾不可勝言臣居鄉時亦常勸富户養鄉兵矣沿門求之竟不肯出臣為理時亦嘗奉委查鄉兵矣不過保甲呼中輪流而出以應操爾何曾有兵何曾堪用哉夫鄉兵貌壯者不少能使其果趫聽用乎上之人惟美其名而行之下之人亦承其令而應之隨造花名冊籍而進之輒云某州某縣有鄉兵若干有其名無其實也有其籍無其人也即有其人皆貴菜傭爾不待旗鼓相當而已披靡矣愚以為當選鄉兵之驍壯者而汰額設之羸弱者以其餉餉之應繁可行乎

鄉兵救命書

呂坤鄉兵救命書曰方今天下無真兵人人不知兵纔說練鄉兵箇箇氣惱死不管他日死活且恣眼前騷擾守土者雖任之後名有職業只救鄉井人家墳墓親戚房舍田土在此千年難不了故園奈何不為久長之計也自今以後務要各鄉立個性命會十月初一以後三月初一以前共四箇月除

六十以上十五以下殘疾來病之人外每一保甲務選強壯百人或長槍火槍鈀斧骨朶齊眉棍叉夫腰刀大砲繩鞭鐵梢之類各認一件每日早晚習學遇酒席以此為輸贏賭酒如有武藝精通能為領袖者公舉到官給帖獎賞如此雖三五十強盜不敢打家截道縱使有賊攻城亦知此處兵強人練不敢生心就來臨城亦自膽怯不敢持久而去矣此事民間可以自為有司每月試聚教藝行賞罰以鼓舞之可爾

鄉兵勅諭

滑壁百金方　卷三　選錄

凡我居民聽我勅諭目下歲飢盜起却不商量一箇擒拏盜賊保護身家性命的方法只管聽信小人故意搖惑喧傳的虛教先自家慌做一團把婦女衣物糧食頭蓋亂行遷移逃躲無論貧民乘機搶奪只說為甚麼使輕易離了鄉井令有一法只有四箇字叫做大家齊心從今大家立誓日日整頓各城操演弓箭槍刀神槍火砲等件纔是禦備事體小人匪張敢勢煽造訛言正要我們亂動他好搶掠畧有識見的怎肯墮他術中若是大家齊心守護大家齊心救援大家齊心擒捉看他如何搶掠俗語云強龍難敵地頭蛇救們土著居民道路熟便他們就是強壯道路生疎終怕我們四面圍捉倘家家相扶持村村相聯絡遇一向前粧說賊頭都是好漢他為是沿路搶的人是沿路隨的真正賊徒不多古語道得好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只用百十箇好漢手拿百十條棗棍打他為眼為到了箇箇成擒如賊到街衢兩旁只瞎用鈀馬家人如何敢走若擒入人家居住如前日某村擄掠財物汚辱婦女光景就該捨了幾間房一把火燒箇蓋淨若在村鎮外屯住晚間暗堆柴積艸周圍放火不怕他不勦滅何故只聽虛教使都逃躲讓路讓

屋讓酒飯與他骨肉拆散親戚零家業被搶妻女遭辱就中自守的反保全無忌豈不是勇而懦怯逃躲者反辱身敗家之本為地方貴盡心力募兵請兵護守且懸重賞我們大家齊心奪勇保固一方奏聞九重名留千古至一切功令賞罰公祖父母自有不測之妙用也先以此約轉相勸告

鄉兵約束

鄉兵者鄉自為兵共守一鄉不隸于官者也官兵領官糧應

官調遣聽主將統率方可策應殺賊四鄉雖城寫逢賊來先被擄掠就使官兵出城迎戰未免逗留時日況官兵那有許多只好防守城池安能一時四鄉策應目今盜賊蜂起我們鄉村不自家齊心保守祇望官兵剿賊恐官兵未到而身家性命已難保矣為今之計我們鄉村約在五六里內可聯為一社者大家立誓同心自相約束每村各擇立一總一總下各挑簡精壯好漢或用弓箭或用火砲或用槍刀或用鉤棍或用砲石鈀索務要有膽氣有力量或有謀畧能隨機應變若酌量村之大小大村四五十人中村二三十人小村十數

人各立花名文冊村村相合多則六八百少則四五百如兵止五百則火砲手一百弓箭手一百長槍手一百砲石鉤棍鈀鍾石沉銀公貯聽用時常合操訓練巡臨陣時每名給銀五分如有仗義跴財願多出者聽貧者免派止令銀隨衆人出陣可也臨陣大家齊心能鼓勇爭先殺奪賊人首級財物者大家送禮稱賀記姓名功績于冊稟官旌賞臨陣立脚不定先自退逃者記姓名逃逃于冊仍追銀入官公用衆人稱賀有功之人時運着他跪送酒食以示辱矣至五百立一勇

敢當先信義孚衆者為正四人為副管兵若干俱聽約束指揮用鼓八面聞鼓則進用鑼八面聞鑼則止相機施行不可違悞

鄉兵教習

教者教之以孝弟忠信鼓動親上死長的肝腸習者習之以武藝行陣練熟護身殺賊的妙法鄉間村夫久不知兵未免驚詫推諉況無官長作督誰肯帖然遵依想人雖村野那箇沒有好勝爭强的念頭如今被賊槍掠家資淫擄婦女何故讓他通不與他賭鬪只因平日不曾習得護身殺賊真武

藝真本事一見賊先自膽怯常言道藝高人膽大可見真武藝真本事是你們必身保命的資在受用何待上人督催然後習學哉今各寨本村有名鄉兵自行立會方弩槍林火器陣法件件自相比試或攢酒肉如賭博取勝的一般人人爭勝自然漸漸高強然後這村與那村比試互相賭賽如此而村村爭勝自然有好漢出來臨敵之際擒捉得勝官府又有獎賞比那無益賭鬪豈不便宜百倍或問攢銀錢攢酒肉如何使不惜費此乃保全身家性命極有益極守法之事及

惜費乎鄉村裹糧持各
徒求稻于冥冥之中不
真本事立刻見効大救
民壯

衙門設有民壯弓兵徒
之猶不欲生靡也明矣
入或藝若如一旦有事
于不用無乃倒行而逆
于頓名思義其謂之何
浙江通志方　卷三　選練

永開販于何補不獨此
人若有工食十二兩大
柔正爾此奚豺狼而
本役工食內自備器械
有司官練閱之務要三
勇有技之人充當

才能

大現生才原無本古國
桓桓赳赳之才敢忘家雖士不限雲泥方今時事多艱需
兵練射不過督力技藝未有誅畧出

來可為一軍司命者應行博訪或精脫天文象緯兵法陣法
三略六韜或精舟即車陣馬步戰法開工神火器械精妙入
徼或膂力過人拳百鈞開兩石走及奔馬力拒猛虎射可穿
楊當加以殊禮技用或高品殊才不輕來見有能知者舉報
即禮聘之其舉賢之人并行錄用延攬英雄廣搜奇傑本日
武亟務也從來名將或起于吹簫屠狗或伏于叫樵販負十
步之內必有豐州安得謂一郡一邑之內遂無人哉

唐彬聘處士

唐彬刺雍州初下教曰此州名都士人林藪處士皇甫申叔
浙江通志方　卷三　選練

嚴舒龍姿放時梁于遠等並志節清妙履行高潔隱處蓬蒿
虛心飲渴思加延致待以不臣之典幅巾相見論道而已豈
吏職屈梁高規郡國備禮發遣以副于邑之望于是四人皆
到彬敬而待之以次延用各任顯要州以大治

遴方用名人土豪

遴方守襄陽十年以戰為守合宜
家計國以忠應變如神隱然有等
江蜀大困而京西一境獨全方能用名人陳祓游九功築守
扼為大吏庇再與孟宗攻皆自土豪推誠推任致其死力卒

為良將故能藩屏一方使朝廷無北顧之憂

余珩乘招賢館

余珩知重慶時賢才淪弃法度蕩然珩至大更弊政築招賢館于府左伏恨一如匕居下今日諸耆舊賢士欲以謀告我者徑詣公府士之至者珩殷勤款接成得其歡心言有可用采為庆侯都督每從征常領候騎晝夜迎咨略不眠寢從破隨其才而任之捕州民再捷井陵很有文武才聞珩賢語之珩待以上賓居旬日請問曰某兄弟奉明公禮遇思少有稗益非敢同衆人也為今西蜀計其在挑合州城治釣魚山乎珩大喜曰此珩志也先生之謀珩不敢掠以歸已密聞于朝

看廻人

後周韓果性狷記魚有權略善伺敵溪谷攻為開隙者果登高望之所疑果為庆侯都督每從征常領候騎晝夜迎咨略不眠寢從破階胡于北山劓悍果勁勇趫捷號為看廻人

技藝

守城非臨時守之也永事之先搜奇募異凡巧思絶技之士雇不難致庶下隨材任用周謀咨度虚心獨斷使羣策羣力無不舉矣于是守法具備而賊無可攻之隙下至海梶佚徒鷄鳴狗盜淫犯之輩亦必收之使彼各思得當以顯其才効其力凡用人為守城第一義也

洴澼百金方卷四
制器第四
火攻
弓
弩
鎗
筅
叉
鎧甲
洴澼百金方　卷四
用法重
炮　矢　牌　刀　鈀　盔
佔直寬

贊誓曰善敗乃甲冑敝乃干無敢不備乃弓矢鍛乃戈
干碣乃鋒刃無敢不善若乃上以赴減為利下以苦窳為
應豈非兵法所謂器械不利以卒與敵者耶晁家令曰兵
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容與袒裼短兵同弩不可以及遠與
短兵同射不能中與亡矢同中不能入與亡鋌同此將不
省兵之過也輯制器

火攻

風候

火攻之法以風為勢風恬則火烈火熾則風生風火相搏斯
能取勝故為將者當知風候以月行之
十三度　軫在天十七度　張在天十七度　翼在天十九度　四
大風數日方止卯酉生宿先後不定亦出三日必有大風
日於而止黑雲夜蔽斗口風雨交作雲自北方起者風大黑
雲飛蹇天河大風數日雲如指形者名曰天汞漫河
風無雨青主風黑主雨日沒黑雲相接來朝風作風來十里揚塵動

葉風來百里吹沙飄毛風來千里力能走石風行萬里力能技木知風之時而善用之斯萬戰而萬勝矣

地利

火攻之法上順天時下應地利曠野平川遠擊者勝叢林隘道夾擊者勝憑高擊下其勢順用重器掩火以壓之以下擊上其勢逆用銃器烈火以噴之彼此皆有火器卒然而遇不及成陣其勢易亂用遠器先擊者勝彼此皆剖營寨欲剗輜種先覘伏路其勢易疑用銃器四擊者勝城中擊外當攻其堅城外擊內當攻其瑕水戰必先上風用器類于煙障逆帆之不得其宜未有不舍器而走徒資寇敵者也

洴澼百金方　卷四　制器

二

必以藥制使不沾染風煙此應戰之策也苟不辨地利而用種不同用之合宜無有不勝其戰器利于輕捷則兵不疲力而銃器常充其攻器利于機巧則兵可奮勇而移動不常其埋器利于爆擊易碎火烈而煙狂用火砂水銀麻子油和神粉擊賊透骨　其守器利于遠擊齊飛火長而氣毒用巴豆末偽賊基衆　如飛火藥藏于砲中以發砲碎其陸器利于遠近長短相間分番之賊受其毒立時而斃

洴澼百金方　卷四

疊出將得其人而隨機應變則無不勝者矣

火戒

一遡古先帝王陵寢賢聖祠宇部邑閭巷輜積之處用火攻之不但失崇道之體而仁民之心頓沒一賊擄掠吾民必思奇策拔脫民命玉石雜處不可遽用火攻不然是誚之用我火而焚我民也當戒二也

一內有曉智之將失身從賊歸正無機正當俾才誘令降順摧殘善類當戒三也

一前甲方長鱗蟲始孳赤地焚燒傷生甚影喪德莫甚當戒四也

洴澼百金方　卷四　制器

三

一風候未定地勢未審反風縱火禍莫大焉必須先揆地險次候風色察而行攻毋得妄發當戒五也

一藥品配合務貴精詳彼不得多此不得少應多則多應少則少以意增減臨時誤事當戒六也

一火攻之用全在相賊遠近早則寘之空虛遲則禦之無及當戒七也

鍊鐵

製砲須用潮鐵晉次之煉鐵炭火爲上煤次之鐵在鑪用稻

草截細雞黃土頻澆火中令鐵屎自出煉至五六火用黃土和作漿入硝草浸一二宿將鐵放在漿內半日取出再煉須煉至十火外生鐵五七觔煉至一觔方熟入鹽時仍用黃土封合一以防灰壘一以取土能生金不致煉枯鐵之精氣

製硝方硝性主直

每硝半鍋煮至硝化開時用大紅蘿蔔一箇切作四五片放鍋內同滾待蘿蔔熟時撈去用雞子清三枚和水二三碗倒入鍋內以鐵杓攪之有渣滓浮起盡行撇去再用柣明亮水膠二兩許化開傾在鍋內滾三五滾傾出以磁盆盛注用蓋

淨潛百金方　卷四制器

益定不可搖動動卽洩氣硝中渣滓不宜隨水而出放涼處一宿看稍極細極明亮方可用若稍不細尚有鹹味未可入藥當再如前法清提

又方

硝用雞子白煉每十觔用蛋二箇硝不潔者多用數枚先將雞蛋白水攪勻訖次將硝下鍋水高二指復將蛋水傾入大滾數次則雞子雜硝滓俱浮鍋面以竹箕離鈆起又用細麻布爲濾巾濾過復將前鍋洗淨再以濾過硝水傾入用文武火熬成水堀將鍋放地上一日冷定則鹽沈于下硝浮于上去鹽用硝研細聽用

驗硝不出三法稍宜極細色宜極亮白但無亮光者渣滓未淨也以舌舐未清也二物最能滾珠爲害不小但求硝盡淨所以極難但于呈驗之時卽令本人眞硝掌中以火熟放硝去而掌不熱方爲收貯世豈有顧利而甘害其身者是一法也

提硝宜在二三八九月餘月炎寒不宜或欲急用夏天入井冬天放于煖處可也

淨潛百金方　卷四制器

又提硝用毛烏盆濾至一百觔得三十觔乃可作藥線用熬熟桐油粘紙作藥線衣過水入地無礙

製磺方

磺用生者佳先搥碎去砂土每十觔用牛油二觔煮溶火不可太旺以木棍旋攪鍋底看磺溶化時投入隨投隨攪使磺與油合一則油浮于上磺沈于下去油用磺研細聽用

炭灰論

炭灰須用柳條如筆管大者去皮去節取其理直者用以燒灰入藥為上清明前後采取以此時柳葉將發未發精脉盡聚枝上故也北方柳木甚少用茄桿炭蒿炭獸炭杉木炭以代之不知草木中惟榆柳桑柏諸木火性更旺諸木中又惟柳木枝幹直上火性直走餘皆枝幹曲折文理緩横且質堅炭硬火性不甚輕便是以古人惟取柳木尚須去皮去節者以皮則多煙節則逼炸故也古法豈可輕改杉木火力雖弱其理曲直其餘俱不可用北方麻稭灰甚輕但可入發藥若

作筒藥無力

火藥方宜而已

火藥別無方也但以上三者製造得法並分兩得

先將硝磺炭三種研極細末用水噴濕搗至一萬杵取出放在手心內煞之火然手心不覺熱者方可用若覺火熱如前法再搗再試至不覺熱然後將藥用水和搗作劑晒乾再搗碎用極細篩篩過上粗大者不用下細者不用止取如粟米一般者入銃其大小者再如法製造益銃筒甚長細則下藥時盡粘筒上不得到底太粗藥又不實大藥磺欲發火快炭欲作力大硝取噴送遠全要精細亦須與搗硝之人

洴澼百金方　卷四

先將藥成劑放於手心熱試自然不散苟且若研時工夫不到硝磺滾為細珠不閉火門心棚銃筒雖搗到無用若搗時工夫不到烟焰薰眼火不輕快雖研到無用若研搗工夫俱到自然渾化不但渣滓俱淨而氣息亦盡去矣再加銃筒光滑毫無星礙即終日舉放亦無他虞

洴澼百金方　卷四　制器　七

明白然後和勻放在銅鎮木臼內用銅包木杵搗之後將酸果汁破雨水或泉水不時灑濕使搗有力搗藥之人須擇勤慎者莫使毫釐砂土入藥內恐搗熱之際石能生火亦不可用北方鐵器鐵易生火也藥搗萬杵後試放略無渣滓煙起白色且直者始妙即以粗細夾篩篩過粗者成珠在上細者在下用擣下日色照乾不可用暴日處日中有火也照乾後以有濕氣再取酸果汁破雨水泉水灑濕搗過如前照放自然遠到矣

朱平涵論火藥

火藥重在提硝潔淨硝有上中下三等上等百觔提至九十觔次者提至八十觔下者七十觔必臧味去淨搗搗極細試然紙上著火無滓方妙火銃藥乾結成塊經年不碎雖久冒

霧雨散之雄烈遠去百步入火箭火磚諸器之內雖二三年可用則提之至淨故也不香雖滅之極窓吐濕盡發無用矣

火藥論

火攻之具必須使藥有法分量無差昔有開司督造火藥分發各兵始而試放不响損銃此有故也南方火藥對定分兩皆加水煮其硝磺與灰三者合一皆如菉豆子大臨時入銃甚易無崩塞之患今所造止將三者碾細耳并未入水煮過各兵又不能分定分量或用紙筒或用竹筒裝盛以便聽用而乃總入一大皮袋裝了兵係馬兵終日馬上撞

篩其硝與磺性重而沈底灰性輕而上浮初放者灰也故多不响既放者硝磺也磺多則銃損此理甚明無足疑者或曰南方之製何如曰南方之製硝用水膠或腥物提淨磺不用底灰或柳或杉各有分量濕柳乾柳性有緊慢之別紅杉白杉情有遲速之殊尤當知焉而新葫蘆與臘瓢帝性亦不同至於茄桿灰苧麻桿灰其訣甚多而銃之有聲無聲皆于此中分別分量既定當用水煮之約藥一觔用水二碗乾時更入頭料燒酒一碗煮如綠豆子大擎于掌上火升而手不熱斯佽矣煮之不細則有白點落手中尚能傷手豈止熱也如

藥至手擎不熱裝入銃內豈有後坐之理烏銃不後坐而照星又對準高有不中之理所謂器精在藥精也

鉛子論

或曰銃不後坐專係于藥乎曰此其一也又在銃眼平底則不後坐少高一分則後坐矣或曰製藥已精而銃眼又平仍使不中何也曰對未真也對真而又不中何也曰此鉛子之病也鉛子之法銃猶弓也鉛子猶矢也弓良而矢直無不中也今學銃之人全不知用藥若干則可送動幾錢鉛子猶如弓幾箇力氣能發動幾錢箭如搆衛搆鍾務要相配少差則

不準矣訣曰子重於藥則多半落藥強于子火路子死子藥相停更合管門子門同圍藥力氣全門大子小藥氣上燎子或偏歪出之必乘子被火使決無中理習者知之等于弓矢此數言能盡火氣之妙

鉛彈全要合銃口模鑄滾過極圓方可用銃成時先將鉛彈試口大小口容鉛彈一錢用藥一錢彈重則遞彈加藥分數臨陣要飛彈重一錢加藥二分銃筒堅厚是木炭打成者即

加三箭藥無妨

神砲

神砲出自紅毛夷國廣東澳鏡夷亦能造之宜咨兩廣總督酬之價直市以需用庶義多益善

佛狼機

顧應詳云佛狼機國名也非銃名也明正德丁丑歲廣東忽有大海船二隻直至廣城懷遠驛稱係佛狼機國進貢其船主名加必丹其人皆高鼻深目以白布纏頭如回回打扮其人在廣久好讀佛書其銃以鐵爲之長五六尺巨腹長腔腹有長孔以小銃五箇輪流貯藥安入腹中放之銃外又以木包鐵箍以防決裂海船舶下每逢寅四五箇于船艙內暗放

之他船相近經其一彈則船板打碎水進船漏以此橫行海上他國無敵此器會于教場中試之止可百步海船中之利器也守城亦可持以征戰則無用矣其一種有木架而可低可昂可左可右者中國原有此制不出于佛狼機每座約重二百觔用提銃三箇每箇約重三十觔用鉛子一箇每箇約重十兩其機活動可以伍可以左可以右乃城上所用者守營門之器也其制出于西洋番國嘉靖年始得而傳之

戚繼光曰此天下通有之利器今所以重圖者舊製之未盡精微也其外處要母銃管長長則直而利遠子銃在腹中要兩口對合則火氣不泄子銃後方用半節轉入者每放時多擊出子銃數丈傷人必用鐵閂者佳其外處在今添出前後照星後柄稍從低磨不礙託面以目瞄對其準在放銃之人用一目眹看後照星孔中對前照星孔中對所打之物又子銃內用木馬後下鉛子苞子馬俱大則難出出則力大要坐後而人力不能架之若子小則出口鬆而無力歪斜難准今法止用鉛子入藥之後即以木子下口用凹心鐵送桿打下入口一寸即入母銃放之此法既省下木馬頓難之功

又出口最易而且鉛子合母銃之口緊急直利便速成功凡鑄銃之法子銃口大則子難出要破母銃母銃口大而子銃口小則出子無力且歪務要子母二銃之口圓徑分毫不差乃爲精器也

舊以平頂爲送桿將鉛子打扁出則不利今製鐵凹心送子一根送子入口內陷入分子體仍圓而出必利可打一里有餘人馬洞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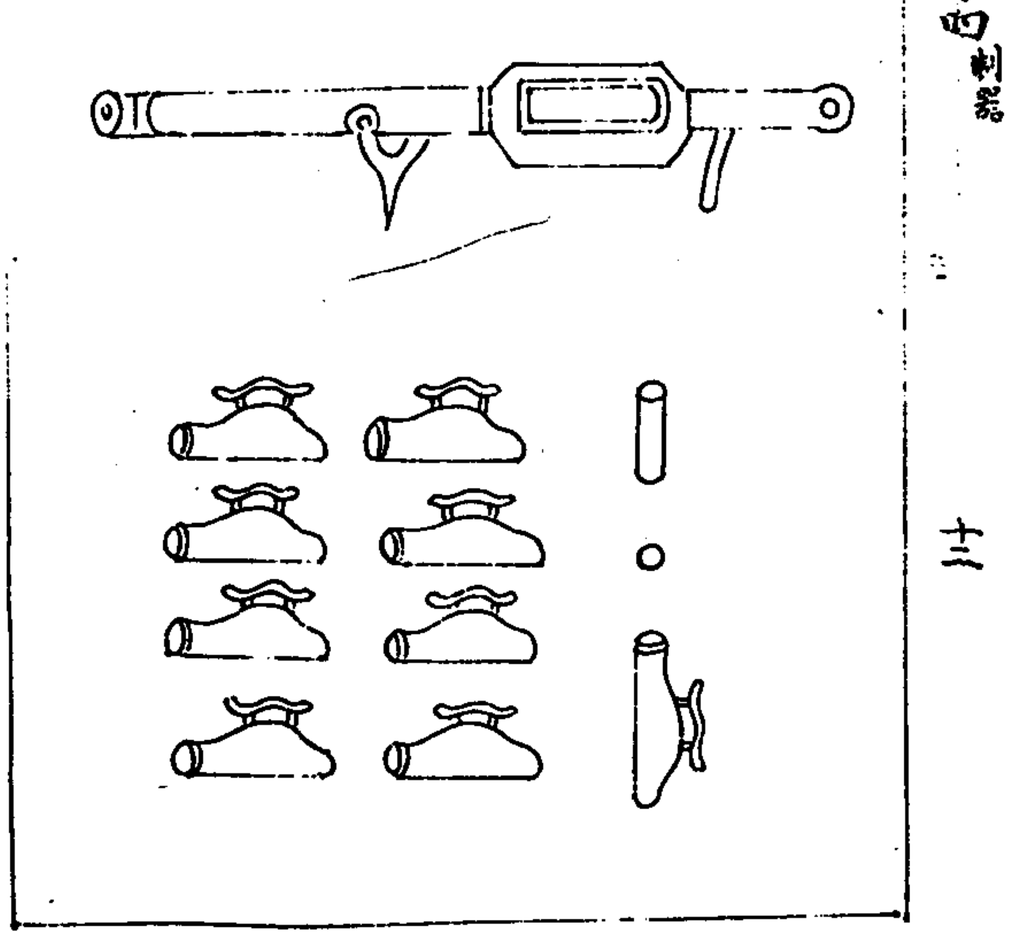
放法先以子銃酌大小用藥舊用木馬又用鉛子以輕馬催重子每放銃損又多進滯今入藥不必桑不用木馬惟須鉛

子合口之半
每佛狼機一架
子銃九門
鐵凹心送子一根
銕剪一
備征火藥三十觔
火綫五根

銕閂二根
銕鏈一
鐵藥匙一
合口鉛子一百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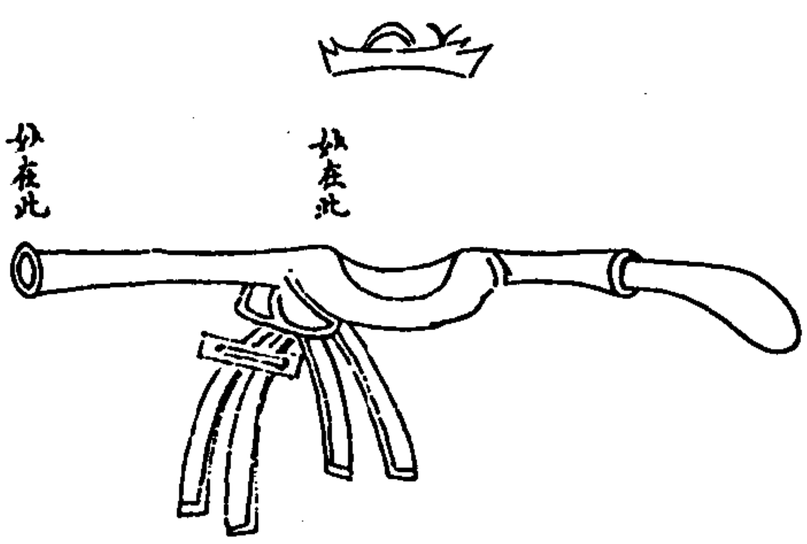
佛狼機圖

二尺五寸　二尺三尺五寸　三尺四尺五尺　不等重亦隆殺之隨銕閂大小子母銃大小銕銃隨母銃大小銕銃隨母銃小火綫長尺二丈五尺　隨母銃大火綫長二丈五尺重四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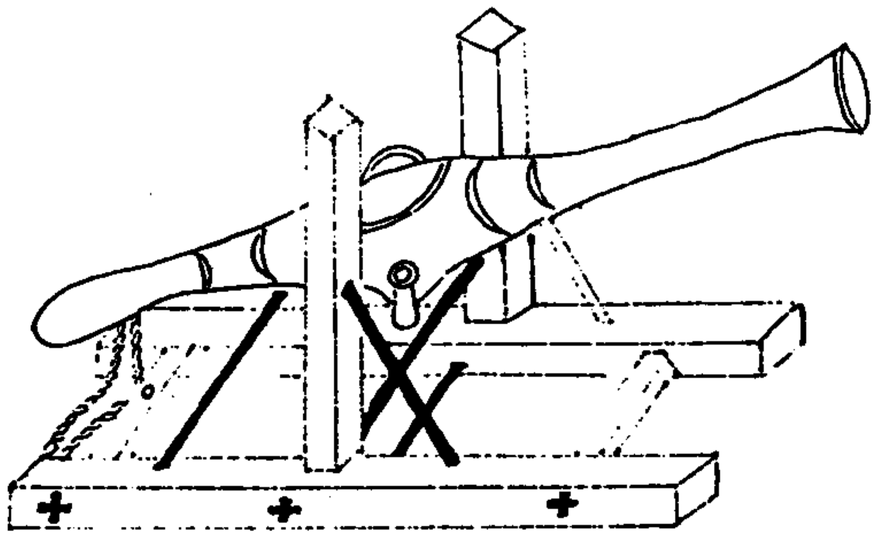


佛狼機式

北斗起斗對照星



架佛狼機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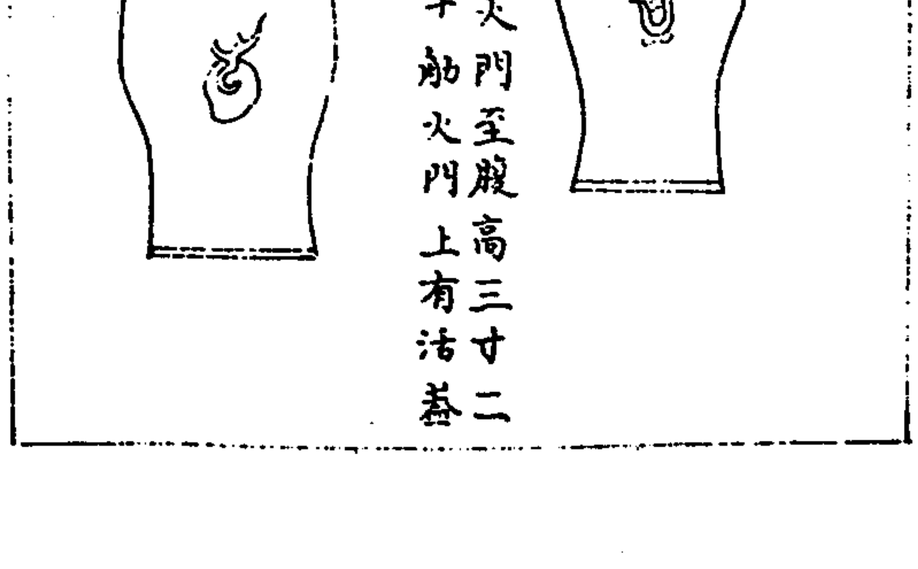


威遠砲

每位重百二十觔舊製周圍鐵箍徒增觔兩無益實用點放亦不准今改爲光素名威遠砲惟于裝藥發火著力處加厚前後加照星照門千步外皆可對照每用大鉛子一枚重三觔六兩小鉛子一百每重六錢對准星門墊高一寸平放大鉛子遠可五六里小鉛子遠二三里墊高三寸大鉛子遠十餘里小鉛子四五里測四十餘步若攻山險如川廣各關砲重二百觔墊高五六寸用車載行大鉛子重六觔遠可二十里視世之千里雷尤輕便此砲不炸不大後坐就近手可點

洴澼百金方　卷四　制器

威遠炮式



鳥銃

鳥銃始于西洋其制甚精銃長四五尺不等孔竅甚巧發之直而利遠射的百發百中且一丙人于百步之外洞穿堅壁一揮可敵數人腋弓箭數倍實一可當百者

鳥銃收功百倍短兵十倍弓矢業專則精股久自便

製合鳥銃藥方

硝一兩磺一錢四分柳灰一錢

通共硝四十兩磺五兩六錢柳灰七兩二錢用水二鍾煮得

洴澼百金方　卷四　制器

十五

起細鳥蚊拯法先將硝磺炭各研爲末照數兌合一處用水二碗下在木臼木杵煮之不用石杵恐有火也每一臼煮可萬杵若煮乾再加水一碗又煮以多煮數萬杵之工大都晒打碎成並粒大塊此藥之妙只在如製漿相類若添水煮至十數次者則將一撮堆于紙上用火然之藥去而紙不傷如此者可入銃矣再試之將人手心擎藥二錢然之而手心不熱爲妙但手中心燒熱者即是不佳仍前再加酒洗製之故其發速一

酒民曰倭製鳥銃其藥極細以火

發心中　國初全用此制而神奴過之所當無敵惟時下各省官兵所習之銃不甚講究用之演舞則可用之殺賊則未盡善也是在有司整頓之舊本有烏銃全製分形諸圖今從其省

烏銃式



浮瀑百金方　卷四　制器

附銃說

一神器之用非弓矢可比弓矢必巧力俱全方能命中殺敵神器巧力自具全不因人庶機照星已備其巧長筒精藥已備其力但得執器之人知其巧力所在因而用之器之能事畢矣

試銃

一試新舊神器用藥切不宜卑錢者且先著一錢再添二錢再添三錢用彈又試冬天鐵冷即堅厚亦怕驚迸常用銃亦當用半藥噴過方可打放試小器只須避之樹後或用籐牌護身若厚土墻鑿開一隙冀筒于中如前法坑中用走線試放非過計也恐萬一銃放銃時神氣疑沮不暢一久不打之銃砲恐其驟打而炸也宅地窖丈餘先用火燒坑其銃使砂石打洗內外淨入坑中以泥塗覆薪燒煉俟其冷取出復用艾湯洗以牛或羊血塗內外仍入坑煉之方用

放銃

浮瀑百金方　卷四　制器

一放銃發機全要凝神定氣手准眼照星照星對敵對把此不易之法但銃十無四五竿正準者或偏左或偏右或上或下銃手必須便臨陣擊打出征帶藥毋令浪費臨時令股習人知銃性庶遠近必須一彈一眼方宜發機

銃手

一神器手必得短小伶便手疾眼快宜用粗蠢大漢及氣羽之徒膽壯有力者爲上切不

收銃

一神器不可陣上并裝場中放畢時即將銃筒取出堵住火門用滾水灌滿筒膛待水滲入螺蛳旋中然後用搠杖裹布刷洗倒去渣滓再用滾水將筒膛沖淨以紙團揾乾直立高處候筒內無熱氣再以紙揾乾火門用香油抹螺蛳旋裝安停妥如銃常日所用火藥分兩裝砲收不近燈火處所春夏每月要收拾二次秋冬每月一次不宜收拾底必鏽住鏽二三年雖精堅之筒必致損壞

修銃

銃筒輕長用久或爲他物壓彎或爲木床帶累屈曲出彈定

然不准須于放畢收拾時仔細一看銃筒火有歪斜即將墨線自照門眼起直至照星分中處將線一彈曲直立見即將銃烘熱放厚板凳上用木錘頗直將線再彈如筒薄可用鐵條一根以紙包裹放在膛內底兜打兩銃筒試看舊銃不用圓筒專做八枝各國鳥銃圓銃者必磕平上面是爲彈線計也如係木床彎曲將木床調治床筒俱歪一併整理

洗銃

銃一也有五六發之候或藥下自然或致迸炸有放至十銃猶然可用者銃膛光與不光火藥精與不精使然也若銃不知鑽碾膛內抗抗抗抗抗藥又不精火礙門之處急裝後藥前火未滅自然舉發膛有抗抗又不知刷洗即刷洗未必去淨一經潮濕筒必觸壞抗抗處日深一日漸至透漏安得不炸

教演

火器既精必當盡法教演冀堅厚木牌一座高五尺濶一尺油黑色中小紅圓牌一面徑五寸初教打由五六十步漸至百步及百餘步外以次漸加中牌者破格厚賞

銃藥方

硝六觔　磺一觔　灰一觔

炸銃

賊人則我火器即還以攻我今擬作炸銃用生鐵雜砂鉛鑄成各樣銃式磺性主橫用之爲君炭灰用樹節燒令存性滿裝炸藥兼藏毒砂毒火在內佯爲弃遺令其叔去若來攻我必先自傷後雖得吾真銃亦不敢用矣

居士曰此法戚南塘曾用之鑄大砲以詐倭者今化其法亦妙用也

炸藥法

用硝一觔硫磺半觔柳木炭八錢研為細末用燒酒半觔調均仍前封如菉豆大臨用之除每一觔加汞二兩一云每錬鐵紅時便入酸浸脫而可碎

竹將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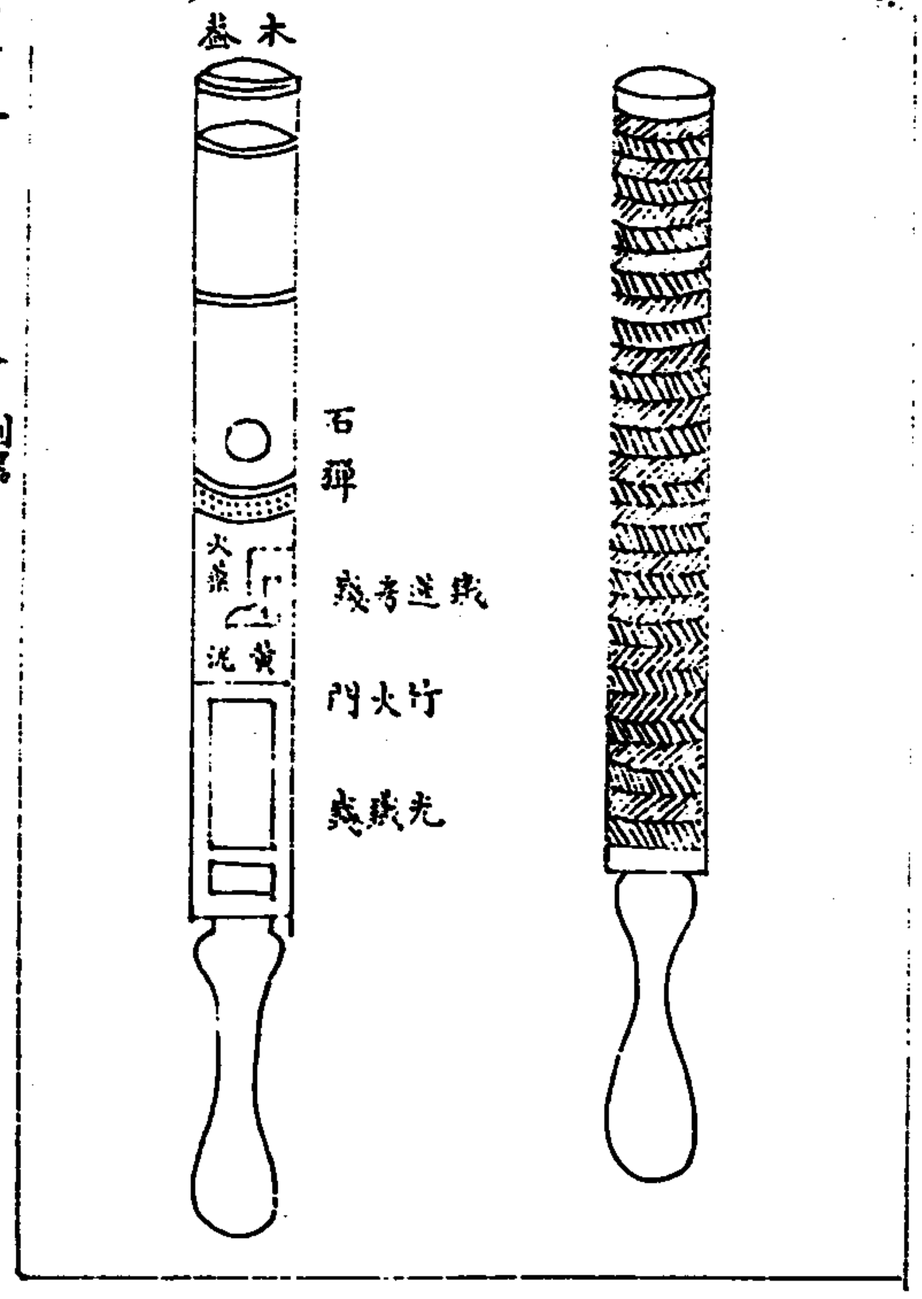
竹將軍即竹發揑雖木亦可為之亦謂之木發揑北方謂之千里胜有七利馬其器雖一發而境不似銅鐵崩毀能傷人利一敵人得去不可再用利二每位通計工價不過七分費兼工省一刻可就利三無難取之物隨地可造利四體輕可

以遠負利五易于分佈易于捨捧其威猛如銅鐵相等能威敵心能壯吾膽利六南北水陸無所不宜匠不論工拙皆能造利七對壘立陣防營守城無不可者但安藥信并製藥又與別器少異不然則橫出多而直出少矣智者自能默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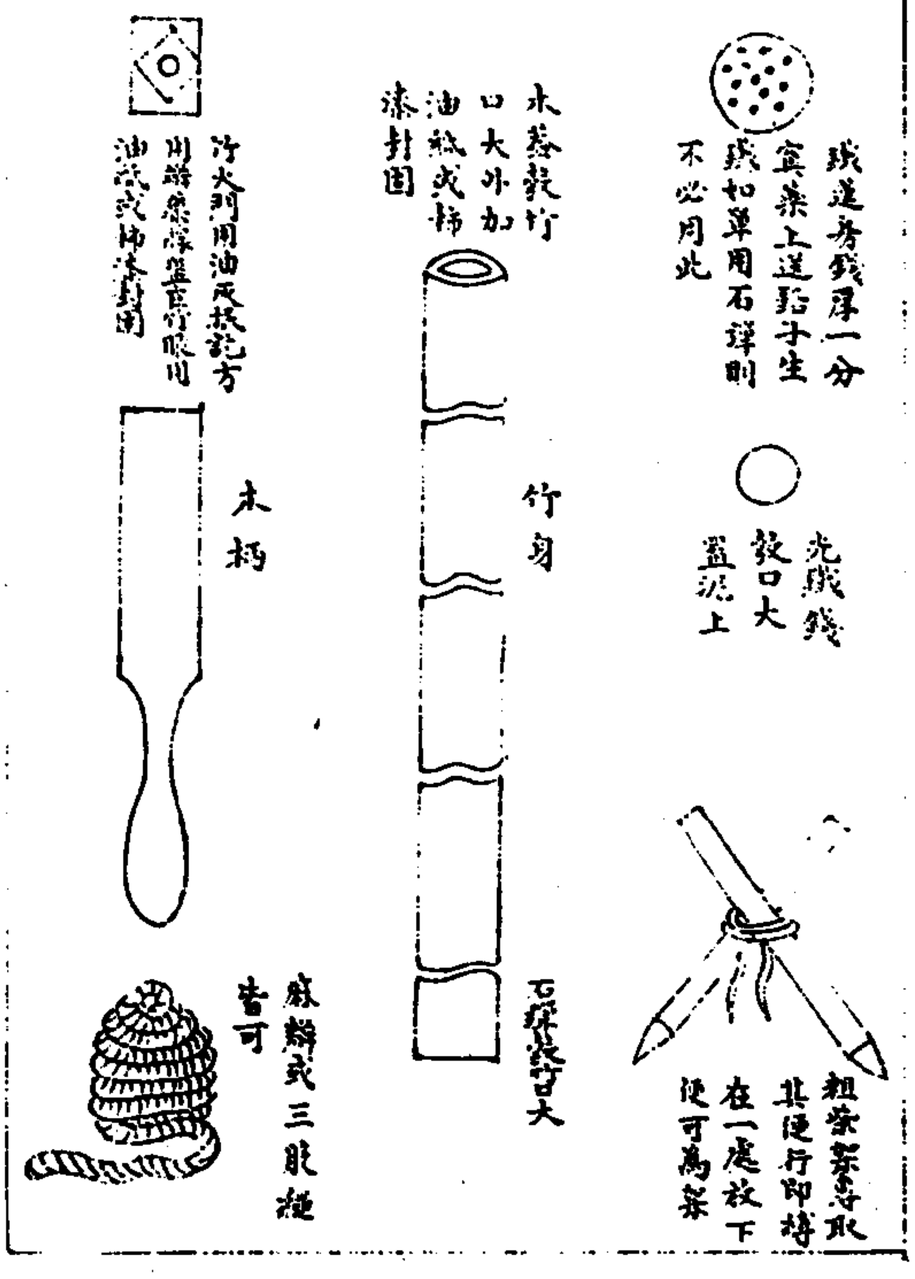
用猫竹圓厚者長四尺許將節鑿開通其節止留頭節作底節後留一尺四五寸用一木柄柄頭照竹節凹凸之形直抵竹節處周圍用四釘犬牙樣釘之以苧麻打成辮或三股硬白杨至口緊緊纏周傍節底敦筒口大錢錢一箇益泥上先冀潤黃汎二寸以一分厚線引入四五寸直遠上萬如方入藥一觔看守之大小增減已入藥用木桿輕輕築實少用紙團或乾土實之又將一分

備多帶軍中即隨地立刻可造其體甚輕每兵可擔十數位而威力則猶在佛狼機上發時吶聲震地其力可及七八百步之遠故以將軍名之尊其威也

竹將軍裝藥彈形



竹將軍分形



洴澼百金方　卷四　二十三

火箭

火箭亦水陸利器其功不在鳥銃之下但造者無法放者無法人鮮知其利也大都造法有二或鐵桿打成自然線眼但鑽不如打成者妙然鑽易而打者難故匠人多不肯用打成之法不知肖蔡全倣于線眼眼正則出血不正則出斜眼太深則後門泄火眼太淺則出而無力定要落地藥以每箇五寸長言之眼須四寸深捍要直而去頸二寸稱平卿要勁羽長而高稍箇須用礬紙閉以油紙更不走硝可留二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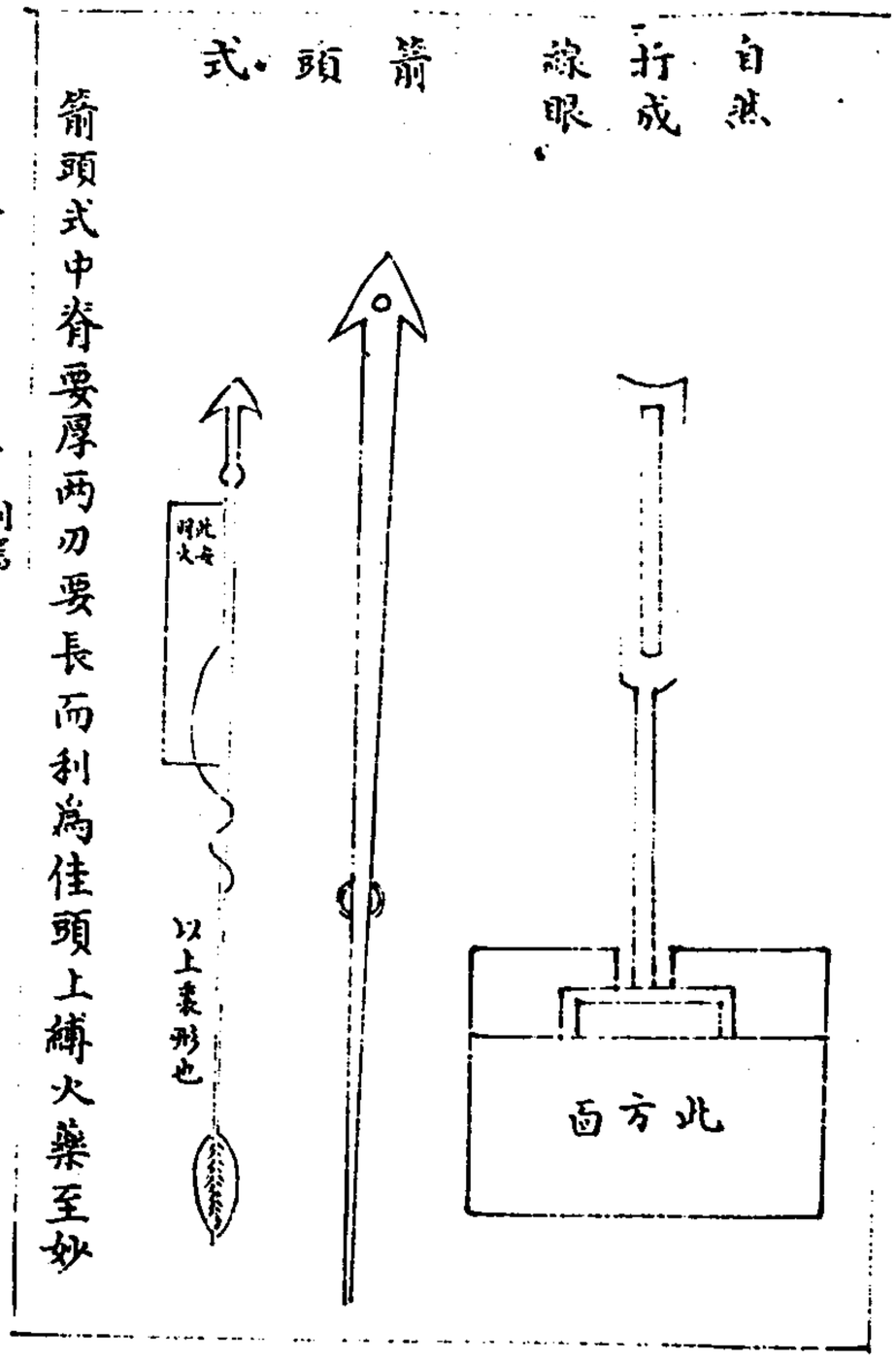
洴澼百金方　卷四　二十三

火箭方

硝十兩　磺三錢　炭三兩五錢

右三味研極細拌做濕每下藥一匙初打百錘第二匙加二十錘已後照數遞加再每箇打至三千七百方達而有力箇者要極堅藥線須用麻稭灰為十分猎至六分則止多則猎頂他灰不得透上以藥分出火不妙

南方之製多聚百枝或三五十枝裝入木籠內名曰一窩或其狀差小者名曰湧蜂又曰火龍火者九枝曰九龍箇箭馬上亦可施放各立名色甚多其實一而已矣



箭頭式中脊要厚兩刃要長而利為佳頭上縛火藥至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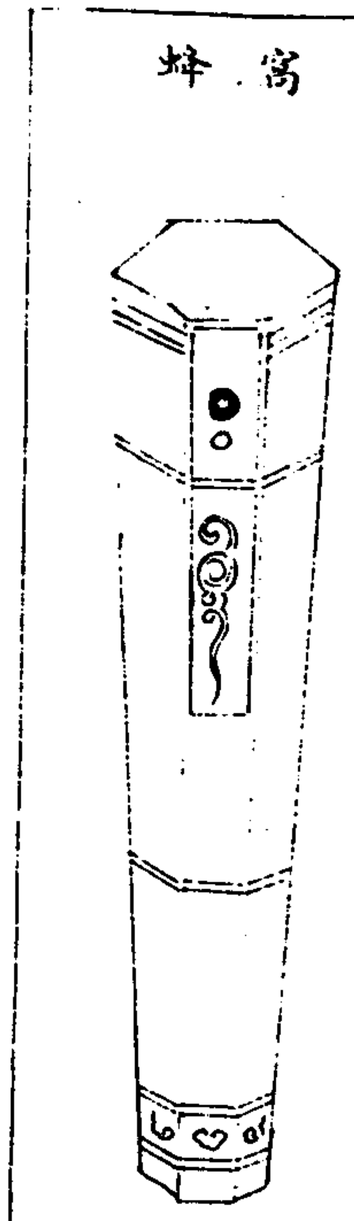
淵海百金方　卷四　制器　二十四

一窩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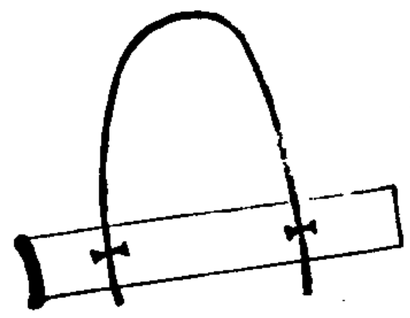
其狀如鳥銃之鐵幹而短其管口比鳥銃口稍寬容彈百枚然藥則彈齊出遠去四五百步夫鳥銃所發止傷一人此銃一發百彈漫空豈止數十人乎力量與佛朗機並稱矣但佛朗機器重難帶此器輕于鳥銃以皮條設之一人可佩而行戰時以小鐵足架地昂首三四寸蜂尾另用一小木榛釘地止之試行營之利器也

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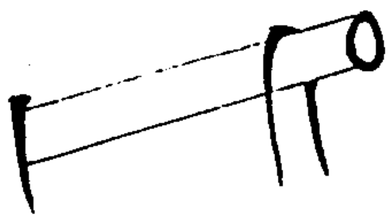
木桶內貯神機箭三十二枝以射虎毒藥塗鏃頭名一窩蜂



佩法



放法



淵海百金方　卷四　二十五

力能貫革可射三百餘步南北水陸靡所不宜若車戰每車可架十數桶去敵二百步外總線一燃衆矢齊發勢若雷霆且至輕可佩每營百桶多多益善若守城則垂其頭向賊放之

火龍箭

用竹箋編筒長四尺口大尾小紙糊油刷以防風雨內編橫順悶箭竹口三節旁留小眼穿藥線總聯內起火箭上每筒裝十七八枝或二十枝綱箭頭塗毒藥起火前提明火一九焚糧草城樓船隻俱妙遇敵則前沖可也

分形

木益

火門板

箭上格板

下格板

箭長四寸　箭桿長四尺二寸

洴澼百金方　卷四　制器　二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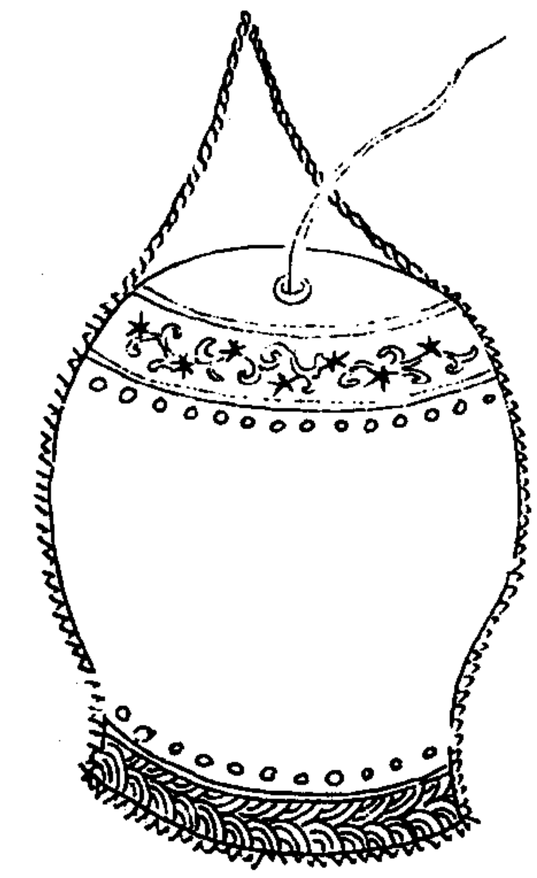
火龍箭式



油罐

用鵝弔雞蛋盡去其黃和以桐油將磁罐注滿掩塞其口將細繩為絡使膂力勇士持之約離岸船二三丈許擲入擊碎四散流溢兼以風波泊湧消不可立器不得施況油沾船板惹火易焚我兵更于上風或揚神砂以迷其目或縱神火以沖其陣或舉火砲火箭以突其鋒固雖微法小技而取勝之功則甚大矣為將者慎無輕忽而略之

油罐式



洴澼百金方　卷四　制器　二十七

散沙散豆

五代吳越王鏐遣其子傳瑮擊吳吳人拒之戰于狼山及船舶相接傳瑮使散沙于已船而散豆于吳船豆爲戰血所漬吳人踐之皆僵仆因縱火焚吳船吳兵大敗

潑泥

明嘉靖閒倭寇掠吳即時賊掠民舟揚帆過黃天蕩官軍無敢抗者鄉民憤甚畎河泥船數十隻追之以泥潑其船頭倭足滑不能立而舟人皆躡草履用長脚鑽能及遠倭罹者甚衆

毒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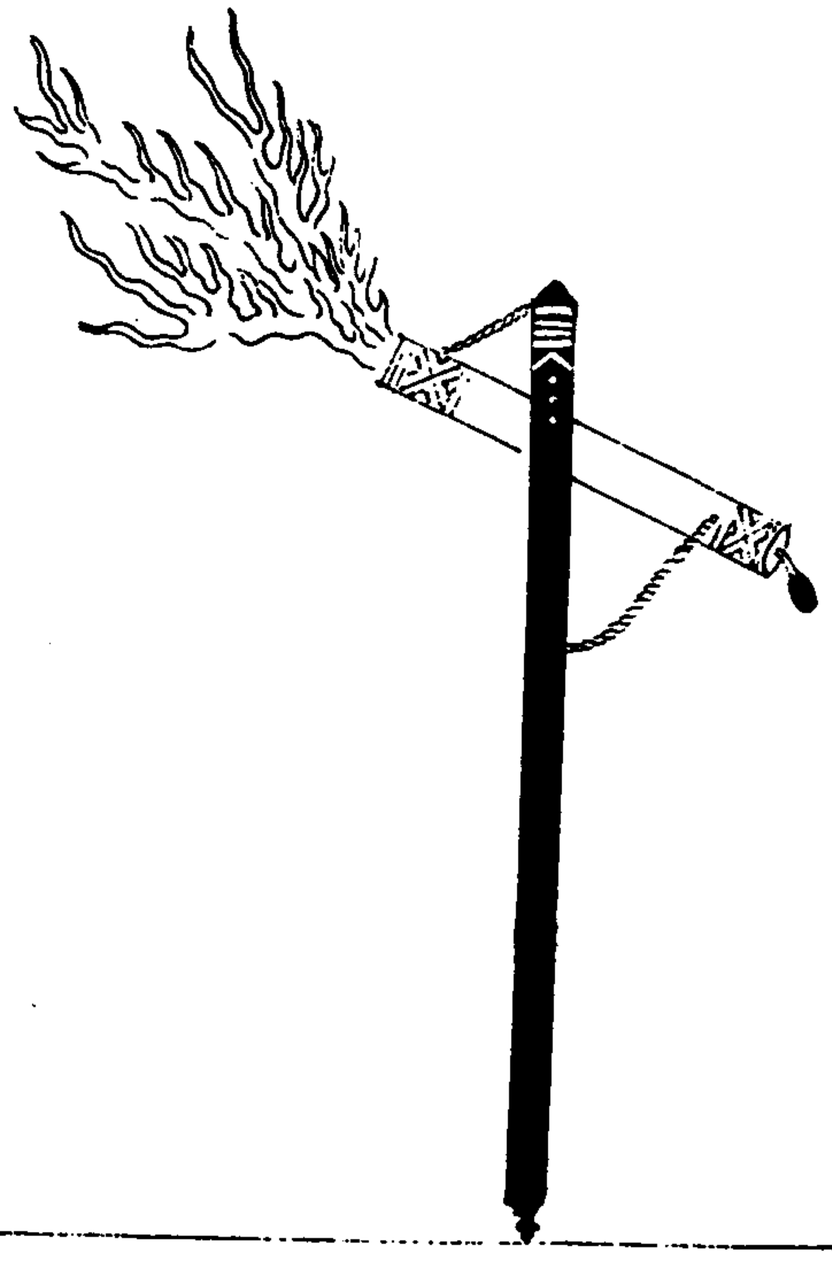
毒烟之入人耳目口鼻也爲毒甚于藥彭天祥火龍書無不精備雖其人以他事去試仿其制而盡其長何以誘賊而使之必趨何以鋪賊而使之必受何以蓄烟而使之暴發何以留烟而使之能久何以伏兵要截而使之突烟奔潰者不得免則此烟賢于十萬師矣

酒民曰明景泰三年國子監學録黃明善疎請用毒毬行烟謂毒毬所熏口眼出血行烟所向咫尺莫辨亦良法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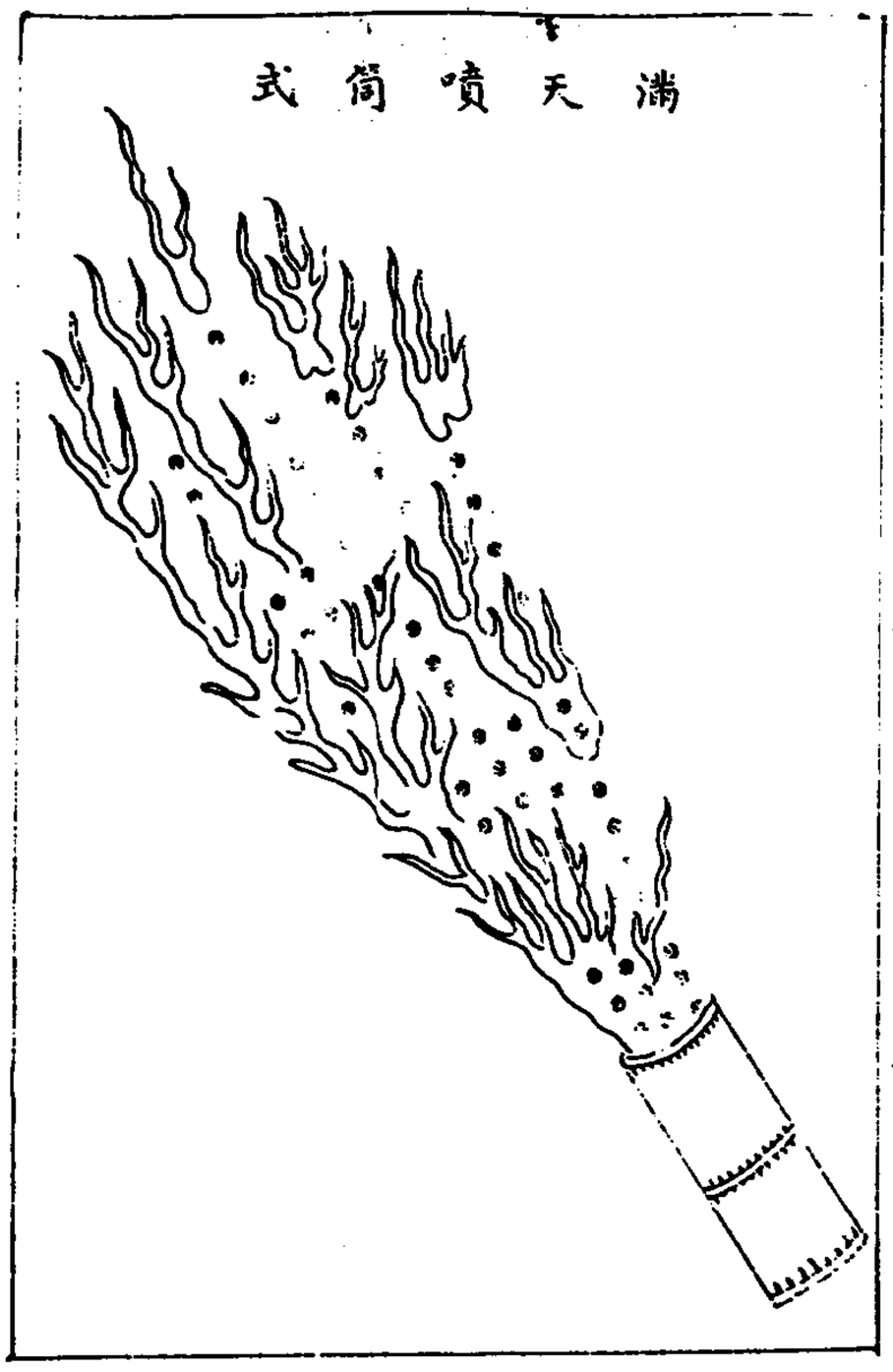
毒龍噴火神筒

截竹爲筒約長三尺以貯毒火銷火藥懸于高竿之首令壯士持至城堞口中乘風發火烟焰撲人掩眸而目鑽賊孔竅佇立不定各眩仆倒蟻附而登內外相應隨將利器越之破之必也

毒龍噴火神筒式



滿天噴筒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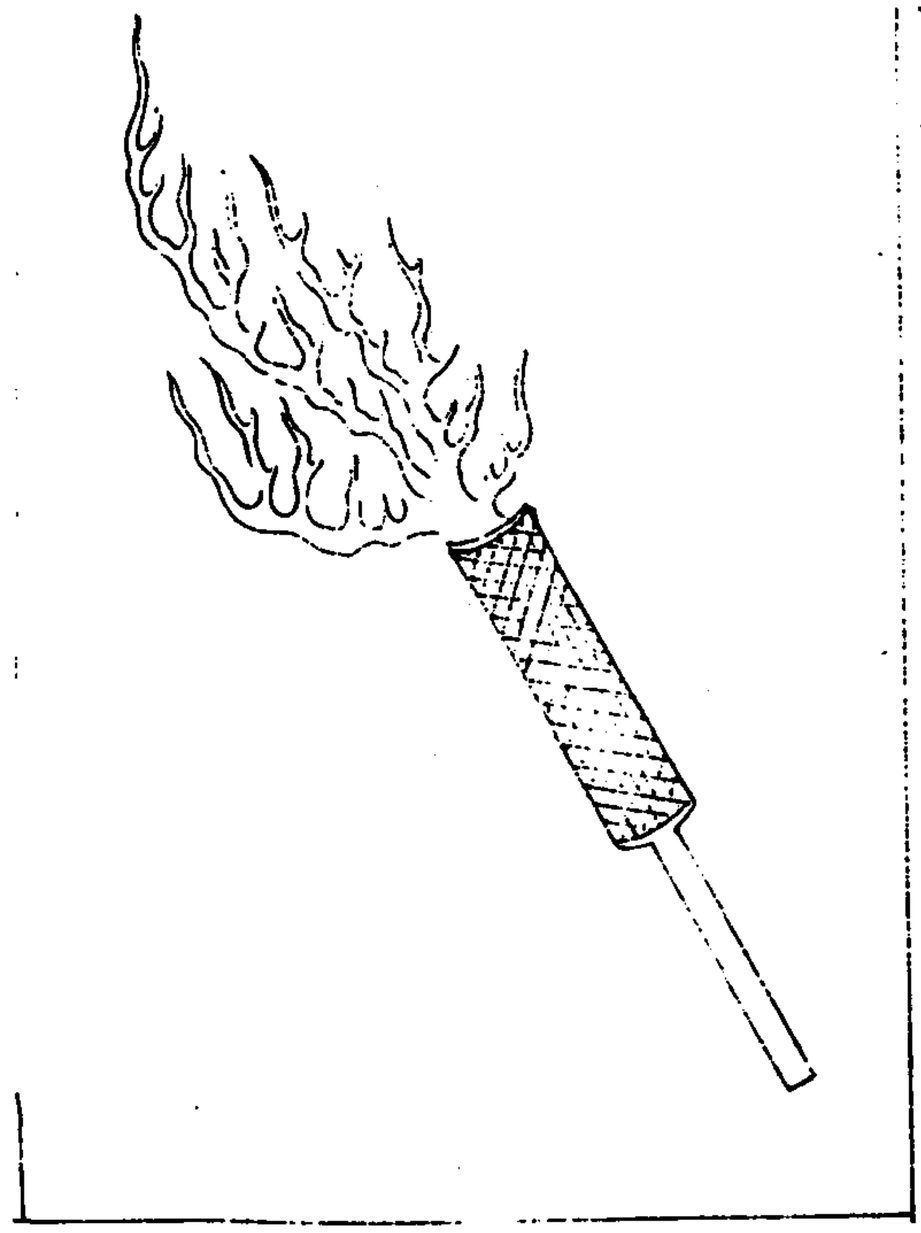
洴澼百金方　秦四制器

三十

滿天噴筒

截中樣竹二節外用脈布重莊藥用硝黃硫霜班毛缸子硝砂膽礬皂角銅綠川椒半夏煙熏烟煤石灰斗蘭草草烏水膠大蒜得法分兩製度磁砂與田泥炒熬鄉子長猪頭上煞大岭城

衝鋒追敵竹發煩式



洴澼百金方　秦四制器

三十一

衝鋒追敵竹發煩

用竿竹截筒長三尺先用冷火心藥浸透以易其性使不染火為度外以鐵線纏之再用半觔麻裹兎灰灰之晒乾生漆漆之內裝發藥五升次裝磁鋒一觔供用硫黃巴豆硝砂等藥炒製再用神砂三合毒火一合裝畢上用黃泥塞其口口上用鐵箍箍之堅木為柄柄長二尺裝實聽用

毒火歌

黑砒先搗巴霜浸毒氣沖人嗆見心乾漆晒乾乾糞炒松香艾肭更均停雄黃一味爲君主透徹光明用一觔石黃諸味各四兩四六火藥配分明裝入砲中攻打去破敵沖鋒更救人

附方

石黃（燒酒浸麻油拌晒乾爲末）　雄黃　雌黃　黑砒　蘆花
艾肭　松香　豆末　銀杏葉　乾糞　巴霜
硝火　硫黃　箬灰　柳灰

湃澼百金方　卷四（制器）

飛火槍

蒙古圍汗金用飛火槍注藥以火發之可至百步之外捷如以火發之輒前燒十餘步人不敢近

神機火槍

神機火槍者用鐵爲矢鏃以中平南交交人所製者尤巧命神聲閘而矢即至矣明永樂將總神機營在邊命內官監神內臣如其法監造在內命大機槍益慎之也愚考史冊皆所不載不知此藥始于何時昉于何人試爲自古所無之神器然士卒執此槍而用之也人持一具臨時自贊以藥一發之凡臨戰陣心伏其身俟我火發聲閘之後即沖突而來請自今以後凡火槍手心五人爲伍就其中擇一人或二人心定而手捷目疾者專司持放其三四人者五爲實藥者遞以進專俾一人司放或高或下或左或右應機遷就則發無不中者矣其視一發即退心志不定而高下無准者有閘矣又宜用紙爲炮其聲與火槍等者每發一槍必連放三五紙炮或前或後以混亂之使敵不知所避如此則其用不測而無敵于天下矣

湃澼百金方　卷四（制器）

震天雷

金有火砲名震天雷者用鐵鑵盛藥以火點之砲起火發其聲如雷閒百里外所熟圍半畝以上火點著鐵甲皆透蒙古攻金時爲牛皮洞直至城下掘城爲龕開可容人則城上不可奈何矣人有獻策者以鐵繩懸震天雷順城而下至掘處火發人與牛皮皆碎迸無跡

酒民曰火器約數百餘種然不如少而致精與其行吾所疑不如行吾所明故集中止取以上數種足以備用而已

居士曰兵以火器猛亦以火器豹蓋火器不過濟勝之具若全恃此以爲勝術則出奇制勝之方先發制人之策反困此消磨埋沒矣是以一或不效便望風奔潰輿尸之辱每每坐此皆由全恃火器一籌不展之過也聊識此以發人深醒

砲

總引

砲本作礮漢書甘延壽傅投石絕等倫張晏曰范蠡立法飛石重十二觔爲機法行三百步唐李密傳以機發石爲攻城具卽此砲也有單梢雙梢七梢等類然大同小異今存兩種以例其餘覽者數圖用法了然矣

砲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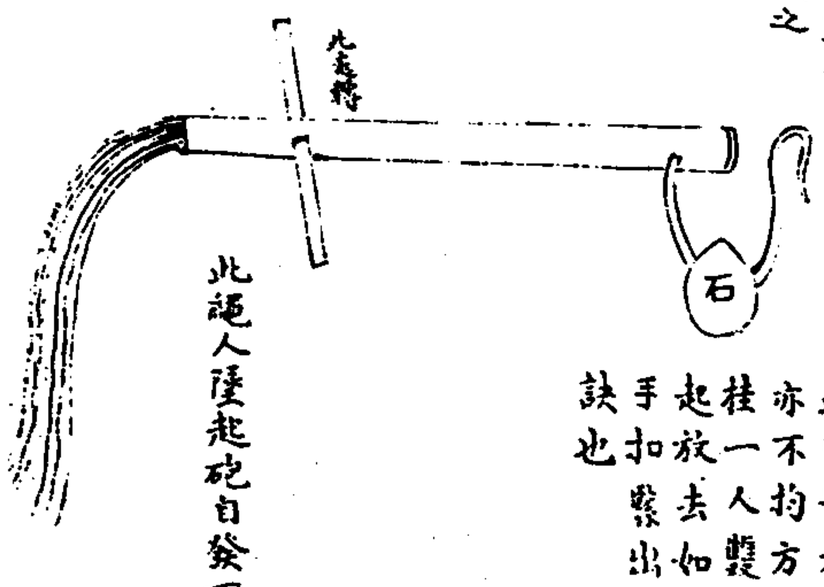
兵家有礮石未見其製明奢貼叛時有一小卒獻其製于朱巡撫旁用二柱各七尺埋土三尺五寸架橫木一根中段粗大鑿一圓眼以木貫之末段繫長繩七尺一頭繫經一頭活機置石于筐前段用繩不拘若干條每繩用人不拘若干名但以能舉其梢爲準待其勢急方放活機其石自然飛去所向人馬無不糜粉自高打低靡不中者試之立設

砲架式



每繩長如梢之體不必拘定若干條但能舉其梢可矣每繩用二人扯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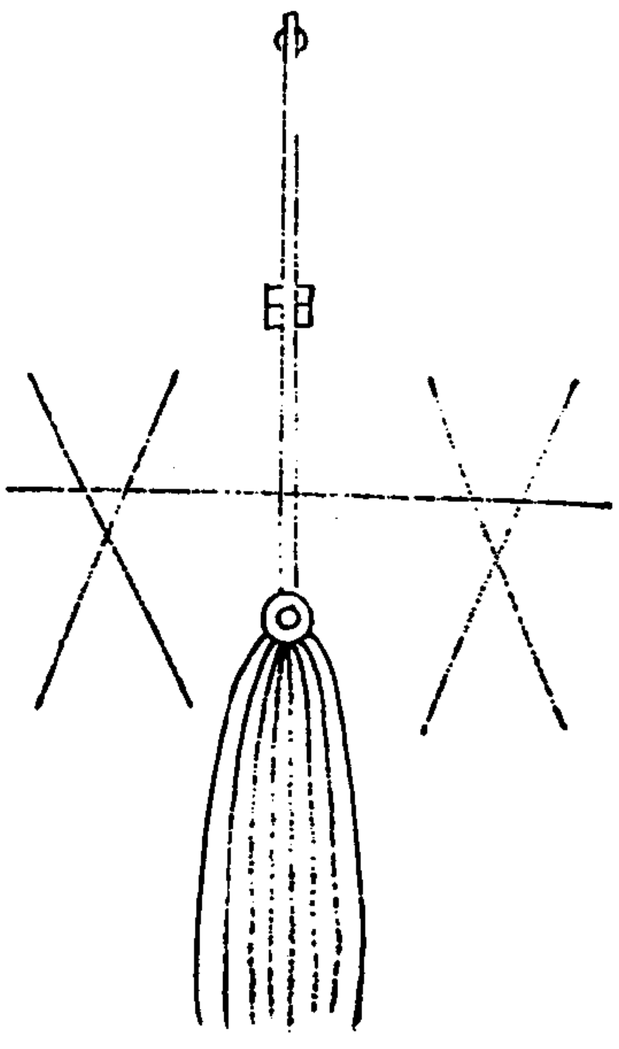
凡碼尾套在梢頭挂之



此繩人墜起砲自發石去

此處安大石子不拘地表亦不拘方圓平厚竭見註挂一人雙手墜石候前扯起放去如箭方離弦必後手扣緊出始有力耳此砲訣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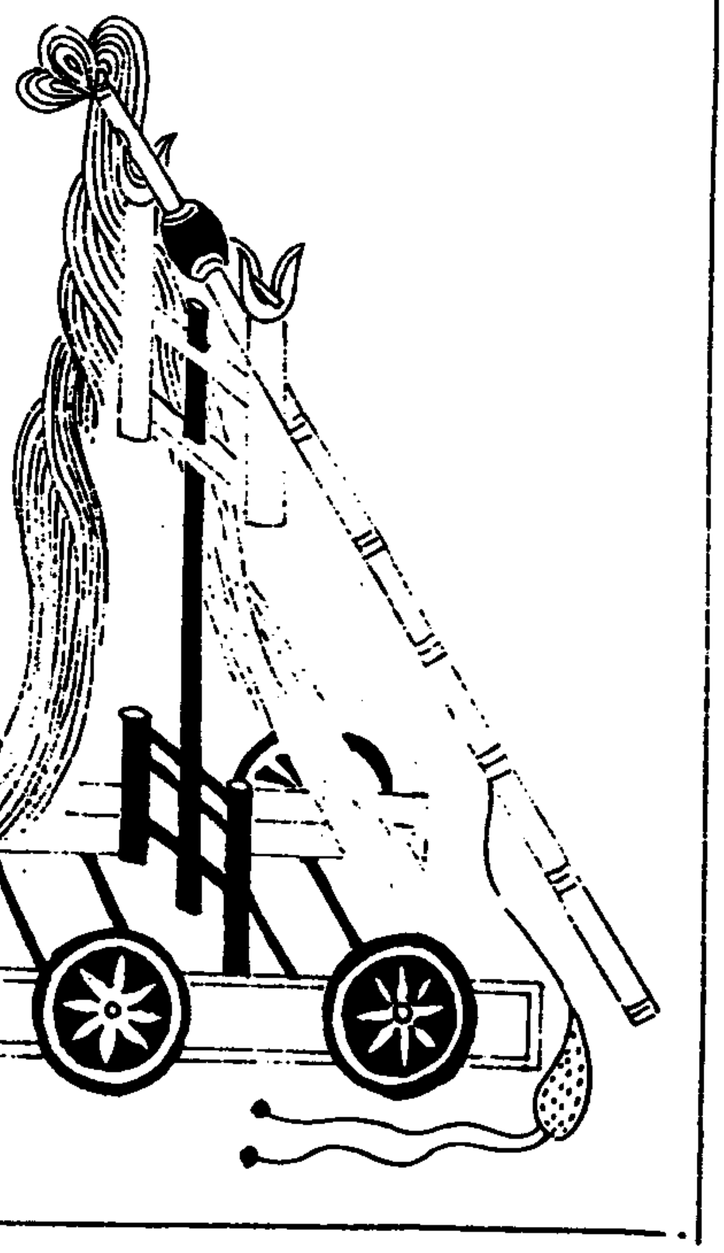
砲石用人車起打去形



礮法武經雖載而獨行砲單架者甚明人鮮悟之故重開明其勢守城第一器也既省火藥之費又有不竭之資

砲車

大木爲水下施四輪上建獨竿竿首施籠置木上實砲梢高下約城爲準推徙往來以遂便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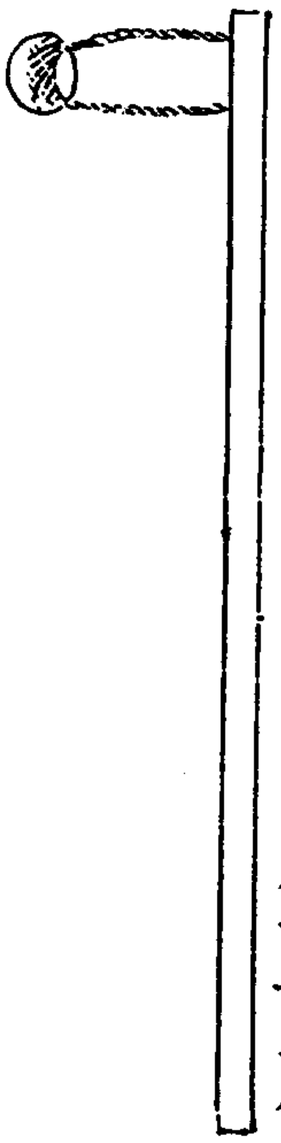


砲車式

颶石

每用一握竹長五尺以長繩二股一頭繫竹上一頭用一環繩中分用一皮兜握五寸操竿爲勢一擲而發守城宜用且颶石易得但手發不遠用颶竿發之可遠可重須平時習慣有司命每家每戶出少年一人在空所教習日久自熟矣

以圍柱竿頭貯石打去石發圍落竿用竹爲之長五尺



颶石式

大礮

史忠明逼太原李光弼撤民屋爲擂石車車二百人挽之作大砲飛巨石一發擲斃二十餘人賊死者什二三乃退營于數十步外

酒民曰勢太重故去不甚遠所以賊止退營于數十步外耳

砲手

宋孟宗政權棗陽軍金人來犯宗政募砲手擊之一砲輒殺數人

蒙古攻金洛陽強仲創過砲用不過數人能發大石于百步外所擊無不中

襄陽砲

亦思馬因西域人善造砲元世祖時與阿老瓦丁同至京師從攻襄陽未下亦思馬因相地勢寘砲于城東南隅重一百五十觔機發聲震天地所擊無不摧陷入地七尺宋呂文煥逐以城降元人渡江宋兵陳于南岸擁舟師迎戰元人于北岸陳砲以擊之舟悉沉沒後每戰用之皆有功

弓

弓人爲弓取六材必以其時六材既聚巧者和之幹也者以爲遠也角也者以爲疾也筋也者以爲深也膠也者以爲和也絲也者以爲固也漆也者以爲受霜露也得此六材之全然後可以爲良

酒民曰弓所以及遠者其力在幹弓所以疾發者其勢在角角幹資筋以爲堅敷以射則中深三者得膠然後相合以爲和結而固之在絲飾而堅之在漆

凡爲弓冬析幹而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膠絲漆也寒奠體則張不流獨杉也冰析漪則煩亂也秋合三材則合堅實也寒奠體則張不流獨杉也冰析漪則體冰析漪漪漆也冬析幹則易春液角則洽膚爲也合膚爲也夏治筋則不審猶定也環春被弦則一年之事謂後一幷之久而後可用

五兵之用惟弧矢之利爲大上而天文戈戟殳矛皆無其星而弧矢之象特懸于上易之制器尚象五兵之中獨言弧矢是兵莫大于弓矢也但造之者不求其良有事用之困而誤事當于軍器上皆刻監造官姓名年月若有損壞致誤使用者即將監造官依法施行斷不輕貸自然器具精好火烈人畏惟在重法而已

弓制

古者爲弓三年而成者試之飲石穿七札九年而成者試之飲石穿七札九年而成者試之飲石穿七札九

低故常多用而誤事

大木弓

陳球守零陵弛大木爲弓羽矛爲矢引機發之遠射千步

神臂弓

宋大觀中吳擇仁奏神臂弓實乃天授以甚利之器崴宗御筆謂射遠攻堅所向無前可謂利器使敵人習而能之非中國利令民間不得習製

克敵弓

宋紹興中詔有司造克敵弓弓乃韓世忠所獻者命殿前司

閱習詔能貫甲踰三石弓弛二十矢者進秩一等帝謂宰執曰此弓最爲強勁雖被重甲亦須洞徹若得萬人習熟何可當也

洒民曰自古弓弩之製漢揭大黃唐稱伏遠宋之神臂克敵其最也其製略見於史謹錄于此後人因其名而得其遺法可想像而造之

矢

總論

大抵矢之爲矢不出乎幹羽二者而已幹之強弱則欲適其中羽之豐殺則欲適其節前弱則矢行而低後弱則矢行而旋中弱則矢行而曲中強則矢行而起此強弱之失中也羽太多則矢重其行必失于緩羽太少則矢輕其行必失于急此豐殺之失節也欲視其豐殺之節宜以指夾矢而揉之以約其輕重欲視其鴻殺之稱宜以指撓其幹而曲之以審其強弱其製矢既有其量其視矢又有其法此其器所以無不良而用之所以無不宜也

箭制

矢不破堅與無矢同矢不等弓與無鏃同謂箭重則鏃輕則

飛也製箭有四失一曰鏃大重二曰幹太粗三曰膠易解四曰翎易落古人制箭欲其去之勁直也故翎之以羽曰鶩曰鴻曰鵠不一其名欲其去之銳利也故鏃之以金曰石曰錞子曰喬麥稜曰破甲錐不一其式然驗之已往領以運曰鏊子曰喬麥稜曰破甲錐爲最捷鏃以寸金鏊破甲錐爲最銳幹以通幹爲鵰鶚野雉爲最捷翎以寸金鏊破甲錐爲最銳幹以通幹爲直而易中箸以黑漆爲省而易成餘皆不堪實用矣　語云箭頭重過三錢箭去不過百步箭身重過十錢弓力當用一箭頭重八錢爲準而火箭藥箭別有法

毒藥傳矢

漢明帝永平中北匈奴攻金浦城耿恭爲戍己校尉以毒藥傅矢語匈奴曰漢家兵神其中創者心有異虜中矢者視創皆沸大驚匈奴相謂曰漢兵神真可畏也遂解去

酒民曰元時有唐鄧山居者以毒藥漬矢以射獸應弦而倒謂之毛胡盧元末固用其人爲兵立毛胡盧萬戶府耿恭所用毒藥蓋此類也又閩廣西猺獞所用弩矢皆傅以藥中人鴻破即死北唐鄧者尤毒宜取其方以爲毒箭

指機制

近制眼孔皆圓人指肖扁孔圓心氣以持布則血杜指黑弦兜致瘏食指宜將孔前後稍長橫入指中將正則肖橫而扁指轉而弦不致脫落而眼中圓活不磨指節不通矢不掃皮有三善焉

指機式



總引

泰野有枉矢星形似弩其星兩流天下見之而驚故曰王弩發驚天下弩者怒也言其有怒勢也此武經所謂弩者天之勁兵四夷所畏服也其實守城利器無踰于此以他器或利仰或利平弩則利俯故也然則弩不利于戰歟非弩不便于戰乃將不善于弩爾前代名將如孫子伏萬弩射龐涓耿恭傅藥弩驚白奴項羽伏弩射中漢王甘寧持弩而渠帥揚於李陵發大黃參連弩射單于虞詡二十強弩射一人退羌兵諸葛亮損益連弩謂之元戎一弩十矢俱發司馬懿發石連弩射遠東呂蒙捉濡須塢窠強弩萬張以拒曹公唐李靖郭子儀宋劉錡吳璘宗澤肇用弩破敵者不可勝數漢且窠強弩都尉積弩將軍南都有發弩官唐李元諒築連弩臺開元十二年命羽林飛騎習弩有伏遠臂張角弓車弓靜塞等弩宋有神臂弓克敵弓之制其實即弩也熙寧之神臂弩始命張若水依式監造之繼命申孝寬蒼令申明之又御筆命民間不得私制誠重之也善用者列爲五陣擐箭注射敵不能當故射堅及遠爭險守隘迥沖制突非弩不克古有黃連百弩八槍雙弓之號校車擘張馬弩之差後世亦有麥弓合蟬手射小黃皆其遺法蓋射堅及遠爭險守隘恕聲勁勢迥沛

制突者亦非弩不克也

連弩

李陵發連弩射單于

諸葛亮性長于巧思損益連弩謂之元戎以鐵爲矢長八寸一弩十矢俱發

魏司馬懿征公孫淵軍至遼東爲發石連弩射城中而抵其巢穴

唐李元諒節度隴西築連弩臺

唐盧坦節度四川爲大譜連弩南詔憚之

宋真宗幸澶州王師成列李雄隆等伏劲弩分據要害周文

贊曰 制弩

質部下以連弩射敌捷覺

酒民曰連弩之制不可考說者謂古時西蜀弩兵尤多大者莫踰連弩十矢謂之元戎以鐵爲鵰一矢謂之飛捨通呼爲推山攻使二十強弩共射一人發無不勝

弩以腰開爲貴

弩之力腰開者可十石蹶張者可二三石古所云弓之強者不又也晉馬隆平樹機能揣籍腰開弩至宋而其法不傳故武經所載黑漆黃韓跳鐙等弩皆蹶張也畔子牀子等弩雖最強然費人多可以守不可以戰也宋末始有神臂弩其法亦蹶張而稍勝之前明劉司馬天和始傳其法又有名克敵

弩者即跳鐙也今苗人皆用弩然強而不便宣湖射虎用竹弩木弩者皆藉力于藥未可謂之強也又有諸葛弩可置十矢以次發東南人喜用之然力輕而不能傷人近世程宗猷得古銅機斟酌竹弩而為古合古人之說而為腰開弩強者可十石下者亦可七石此千載久廢之器復啟于斯人奇此段係湘潭自跋張弩戚人皆趨便然致遠洞堅畢竟腰開有穿石推壁之勢若使力弱者用蹶張力雄者仍用腰開二器兼施亦覺曲盡

陣上用弩法

游藝百全方　卷四　制器　四十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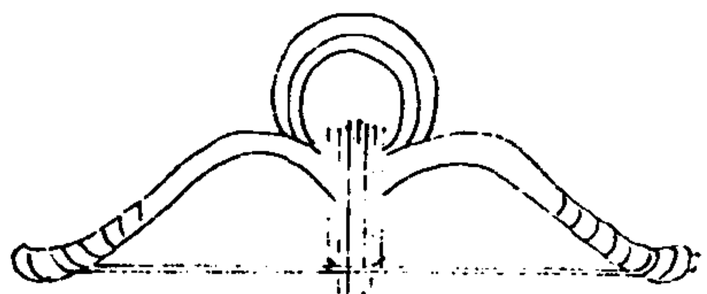
古人用萬弩齊發勝敵今試以寡誚之假令弩手三百人先用百人弩已上箭已搭列于次名為進弩再用百人弩已上箭已搭列于後方上弩搭箭名為上弩先百人發弩者發完退後以次百人進弩者上前又用百人列于前名為發弩再用百人弩已上變為發弩以後百人上弩者上前變為進弩以先百人發完者退後變為上弩如此輪流百步之外矣

弩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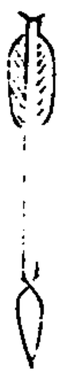
弩箭制與弓箭不同弓箭取平頭安箭甚易弓箭長擇幹甚貴弩箭短擇幹甚省難用石蓮頭喬麥枝則光滑不能入甲不若用破甲錐寸金鑿于則鑿上有鋒易入竅除翎用禽羽則得箭者尚堪再射不若用竹片裁制則翎口如刀易穿肌肉箭有點翅木羽風羽木撲頭三停木羽者以木為幹中人幹去而鏃留牢不可拔風羽者當安羽處別空兩邊以容風氣則射時不撼三停者箭形至短羽幹鏃三停中物不能出以短故也

游藝百全方　卷四　制器　四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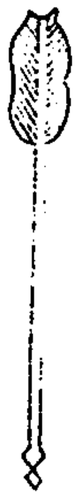
跳鐙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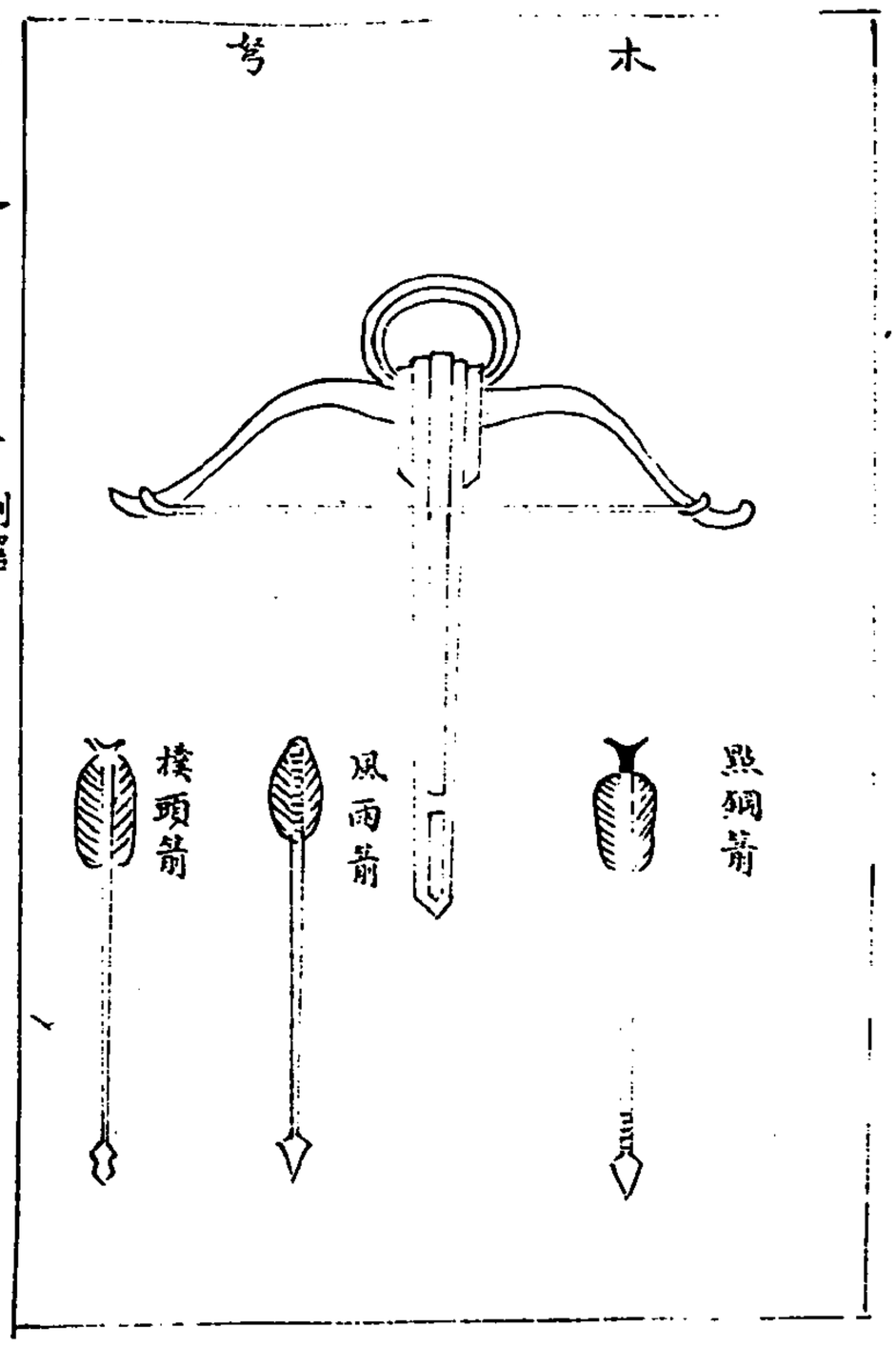


三停箭



木羽箭





洴澼百金方　卷四　制器

耕戈

此器利守城伏路防賊偷營用弩箭染草烏毒藥以引線繫樁于二三十步橫路而下堆草藏形觸線則機動箭發然或賊用長竹先打而行則機發于人足之先今當多用如百弩連成數丈其機只在向我處弩盡頭下之俟彼入弩將盡處就長竿先發其機則不能遠退出數丈矣又當分作三四箇機渠能打發一機不意又有未發之機也至于我軍須先投以暗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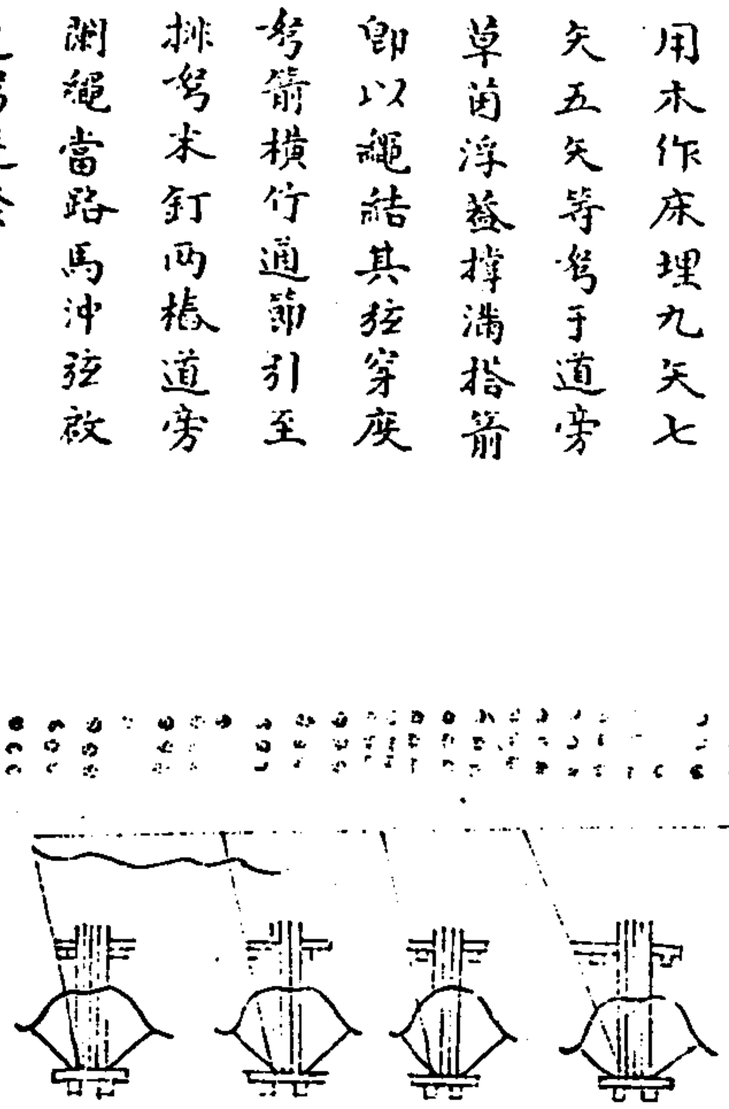
鬼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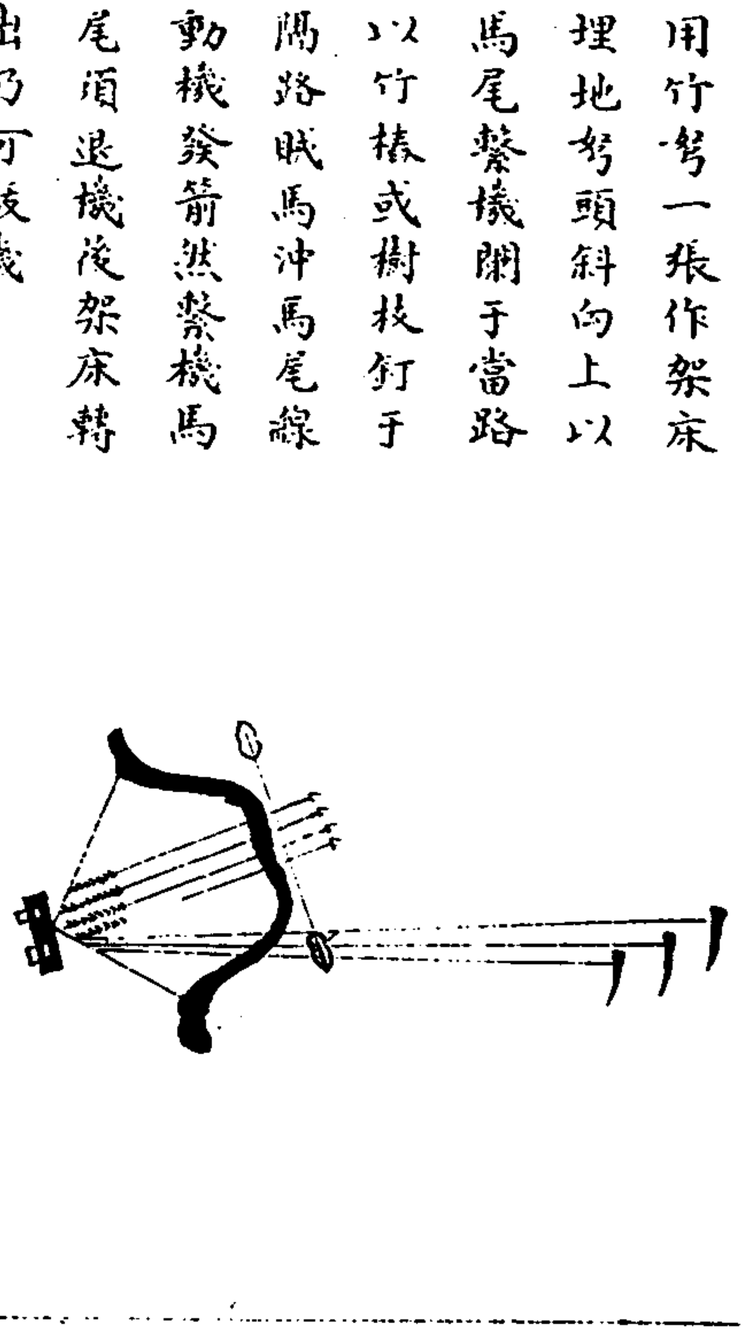
用竹弩一張作架床埋地弩頭斜向上以馬尾繫機關于當路以竹樁或樹枝釘于關路賊馬沖馬尾線動機發箭然繫機馬尾須退機後架床轉出乃可拔機

洴澼百金方　卷四　制器

連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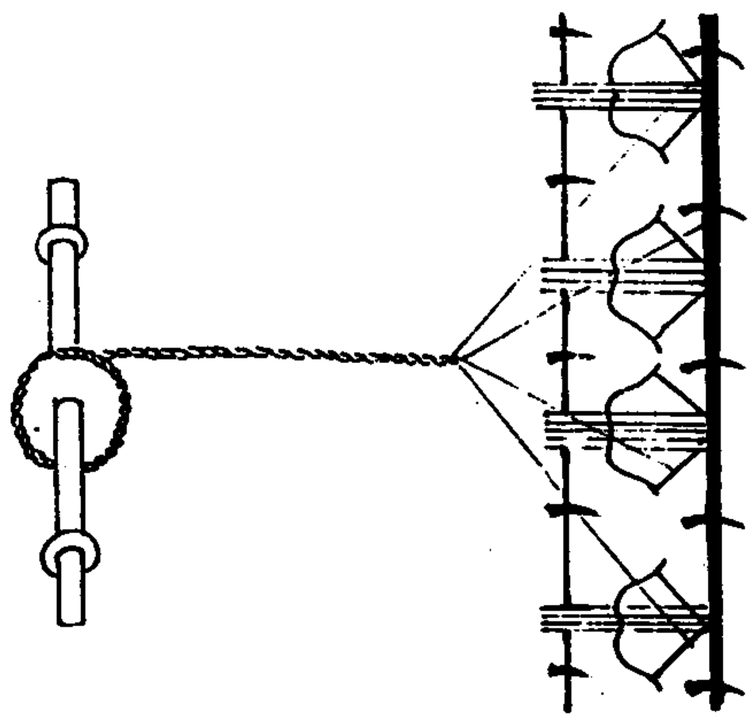
用木作床埋九矢七矢五矢等弩于道旁草苫浮蓋撑滿搭箭即以繩結其弦穿度弩箭橫竹通節引至排弩木釘兩樁道旁測繩當路馬沖弦放連弩逆發





陽河伏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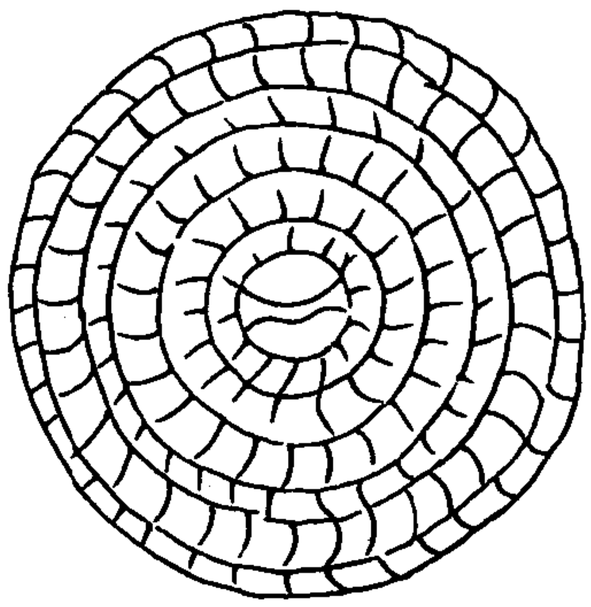
用連矢弩十餘張已岸伏就作連架床持之此以繩繫于床發箭若轉變弩機則與鬼箭法同



淨淵萬金方　卷四　制器　五十三

藤牌

式



淨淵萬金方　卷四　制器　五十四

元末扔子馬是也實于行伍之先必在狼筅之下蓋恃筅爲勢架護于上方能筅下突進若無筅則牌刀皆短不能獨出獨入每爲長器所制

藤牌

老粗藤如指用之爲骨藤篾纏腰中心突向外向空處箭入不及手脫也周簷高出雖矢至不能滑泄及入內以藤爲上下二環以容手臂執持此主衛而不主刺矢石槍刀皆可蔽所以代甲冑之用每兵執一牌腰刀一把鬧刀手脫一手執鏢槍將鏢擲去急取刀在手隨牌殺入一入槍身內則槍爲弃物我必勝彼矣牌無鏢能禦而不能殺將欲進步然後起鏢勿輕發庶武藝用旁牌庶扎刀令軍士低頭只砍馬足敗

挨牌

用白楊木長五尺濶三尺下頭比上略小四五分可以補陣可以發矢用繩索用木橛攬取其可挂項上以左手中指進中夾牌下短繩木橛仍以五指挽槍前半節右手執槍後半節或伸或縮左右旋刺兩手俱不持牌

挨牌

牌兵拒敵

昔兀术拐子馬惟岳武穆得以制之無非砍其馬足已耳請練牌兵以拒敵漸兵多用團牌而形短不能蔽體即西兵用挨牌而性剛不能當鏃惟粤東之長牌以沙桐木爲之包以皮革則其質輕舞運可以如意其性柔箭鏃不能破裂粤兵演牌左手執牌右手持刀可以蔽人體可以砍馬足與鳥銃夾隊列爲前鋒真破敵之上策也粤東先年征黎黎之弓箭更勁而長牌勝之確有明証

鎗

長槍

浙遊百金方　卷四　制器

槍桿桐木第一勞閘者佳鋸剖者紋斜易折攢竹腰軟必不可用北方乾燥用木桿東南竹木皆可須用細毛竹長一丈七八尺上用利刃重不過四兩或如弟嘴或如細刀或尖分兩刃造法亦自春平劑至刃乃利做槍工匠須知用槍大意方做如式教之十日便悟宵餘後手如細則掌握不牢要粗可盈把從根起漸漸細至頭而止如腰粗則硬不可拏腰細則軟而無力枕粗與腰硬皆不可舉是弃槍也或云長則易老不可回轉長則枕細恐爲馬閘折不知有狼筅當鋒籐牌

在下前行既有藩衛去一丈餘矣從筅空戳去徑刺入馬喉而彼既不可入我陣我又能先及彼身何憂細弱也若前無筅牌徑用槍以當之必非全利夫五兵之法長以救短短以救長長既易遏而勢老短又難及而勢危故相資爲用此自然之勢必然之理也

此處爲中向後漸漸粗向前漸漸細不可輒加輒削

長槍

槍頭

此不可過四兩

線槍

北遵舊有之柄短刃禿粗惡不堪新製鐵頭長二尺用柄細防敵刀砍斷及用手奪去也柄長七尺粗僅一寸鋒用兩淬兩刃形稍扁至鋒稍薄又名透甲槍鋒用鋼三寸左右刃用鋼一尺以下皆鐵從眷分鐘至刃左右面平乃利至鋒更扁漸覓又漸收收薄則利覓則刃入以下不滯矣最利馬上直戳用法亦如長槍

此處要一手可握無餘指無剩竹

五十五



長九尺重三觔

拐突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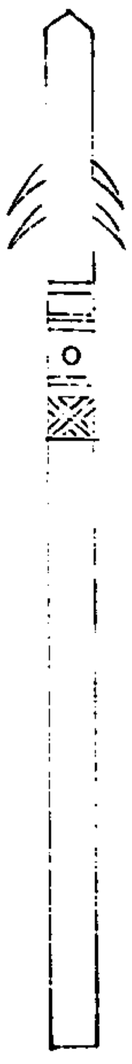
長二丈五尺上四稜麥穗鐵刃連袴長二丈後有拐



淵海百金方　卷四　制器

拐槍

長二丈四尺上鐵刃長一尺下四連鬚連袴長二尺



拐刀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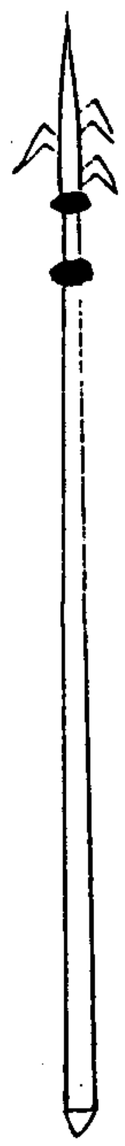
長二丈五尺刃連袴長二尺拐六寸



五十六

鉤槍

槍首施倒鬚鉤或三鉤桿上施環騎兵用之步兵則直用素木或鵝項鵝項者以錫飾鐵嘴如烏項之白也



三眼槍



淵海百金方　卷四　制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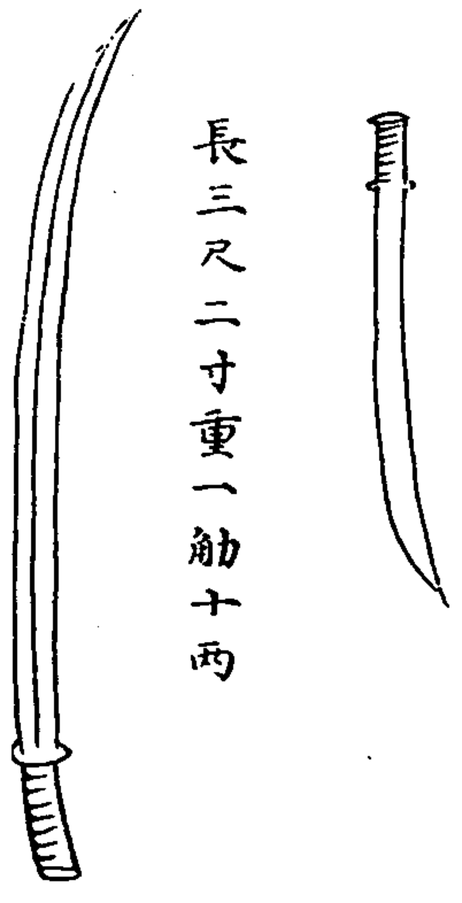
刀

腰刀

腰刀造法鐵要多煉刃用純鋼自背起用平劑平削至刃芒平磨無肩乃利妙尤在尖近時匠役將刃打厚不宜用工平磨止用側銼將刃橫出其芒兩下有肩砍入不深刃芒一禿即爲頑鐵矣柄要短形要彎庶宛轉牌下不爲所礙益就牌勢也無牌則刀短不可入陣惟馬上用之

五十七

長刀



長三尺二寸重一觔十兩

柄長三寸

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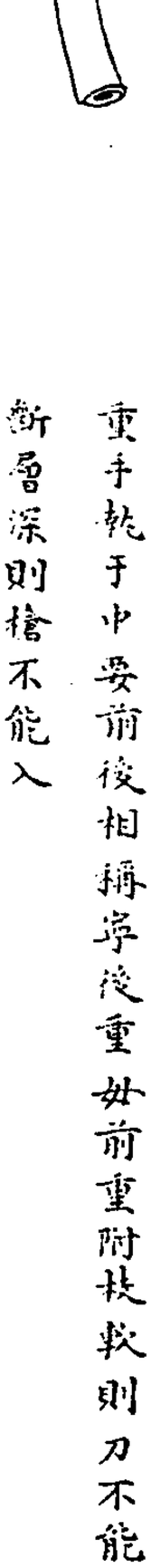
倭國每生兒親朋歛鐵相賀卽投於井中歲取鍛鍊一度至長成刀利不可當今勲衛之家世武爲業而家無銳刃今人亦宜倣此簇裹弓治不足爲笑也

筅

狼筅

用大毛竹上截連四旁枝節材杖長一丈五六尺此器乃行伍之藩籬一軍之門戶如人居室未有門戶扃鍵盜賊能入者雖然得人用之則可制人不得其人則制于人矣當擇力

大者以牌盾佐某下長槍夾其左右鎗起大刀接翼于後蓋筅能禦而不能殺非有諳兵中用此者臨敵白刃相交心寒胆怯惟筅枝葉盛遮蔽一身足以壯膽方敢站定除近手二層外餘俱用倒鈎鈎其抄根後要粗重手執于中要前後相稱等使重处前重附枝軟則刀不能斷層深則槍不能入



刃長五尺後用銅護刃一尺柄長一尺五寸共長六尺五寸重二觔八兩

浙閩用毛竹不如兩廣用筸竹此南方利器北方風勁一吹即裂

鈀

鑌鈀

柄長八尺粗寸半上用利刃橫以彎胺刃自眷平減至鋒其鋒乃利彎造法分眷平磨如磨刀法兩刃中有一眷胺四棱以棱爲利須將棱四面直削至尖庶日久不禿中鋒頭下之庫須如核桃大安于木杪乃不損折仍用一釘關之但橫胺壯夾正鋒頭冠于木杪細而淺每擊多墜必正鋒與

淅辭百金方　卷四　制器

橫胺合爲一柄杪入戟庫記深橫胺庫又粗任擊不落此語可擊可槩兼矛旁兩用馬上最便若中鋒太長兩橫太短則不能架賊器若中鋒與橫胺齊則不能深刺故中鋒必高二寸兩胺平平可架火箭不用另執箭架賊遠則架箭然後發之近則弃箭而用本器萬全萬勝矣

長七尺重四觔



叉

考古之叉長丈二而無刃略如今俗所謂木棍者古人用于車上故宜長今用于步軍手執以擊馬足宜與人相稱俗所謂齊眉棍也古作八棱今宜于人手所執處爲圓形而于其半至末爲八棱備此一器以禦敵馬之足益亦不減宋人用麻扎刀也

大棒

此器教短步卒習用然無刃以何爲利今加一刃刃長則棒頭無力不能壓他棒只可二寸形如鴨嘴打則利于棒刺則利于刀兩相濟矣

淅辭百金方　卷四　制器

長七尺重三觔八兩

鴨嘴



刃長二寸有中鋒一而有血槽磨精重四兩

製

狼牙棍

乃格鬬第一利器八面鋒棱搶刃有時鈍折棍獨縱橫不壞

凡有膂力者即可使無他妙巧心久而後習也或用鐵釘釘四面亦可

鐵箍木棍

長四尺四寸大頭圍七八寸每人一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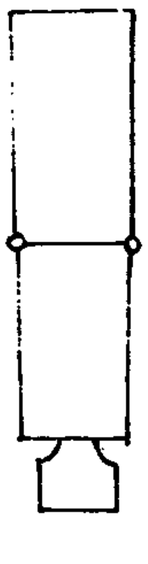
世傳棍法有三曰少林棍曰俞家棍曰蔣家大棒惟蔣家大棒爲最



室

臂手

每一副用布內外四層亦用綿花綿紙以絹線縝之與北方鐵者同此則活便輕巧俱用整袖上厚下薄中有薄處在肱曲間以便屈伸



以上二項官製給軍者如此若自製則外用綢段內用氈綿尤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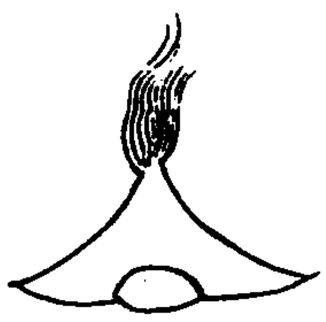
室

洴澼百金方　卷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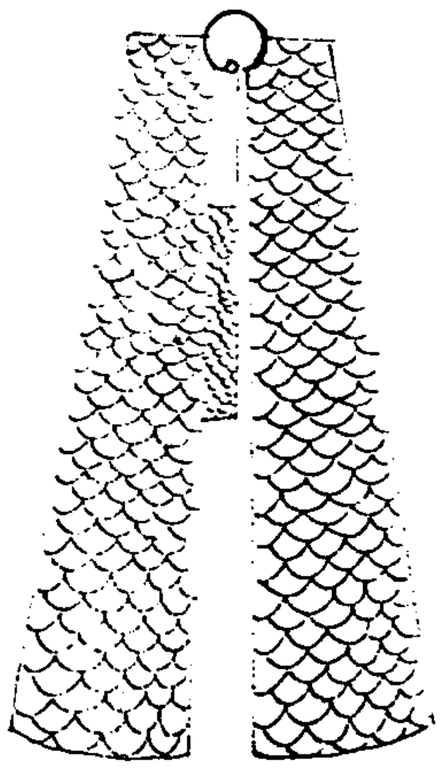
鎧甲

甲論

甲爲用命之本當鋒鏑而立于不敢之地者此也周禮有函人之職司馬法有甲士之制馬蹏以短長三等制造鎧衣士皆賴以全肢體便進趨古人之甲以皮後人之甲以金南方地形險陡多用步兵難以負重天雨地濕銹爛易生萬不可用矣此外有藤有角而體重難久鉛子易入今擇其利者惟有綿甲用綢布不等須厚一寸造甲之法步軍欲其短馬軍則欲其長舉手欲其寬槍手欲其窄用有不同制亦應異



苟拘于定式昧于從寬肥者束身太緊甲身則可周後背而前胸不交甲裙則可開後膺不掩瘦者挂體太寬挽弓發箭則甲不貼體而胸臆胼撲有斷弦肥善之憂揮劍刺槍則甲不傳身而腋背懸虛有抵手礙足之患長者不過膝脫而矢石可及短者垂及脚面而泥淖不前小有不便則拆去甲葉而遺弃不收大有所妨則割去全段而拋棄不顧制作之難費耗之廣不減于徒費乎故君子必謹其微于制作之初也



紙鎧

紙鎧起于唐宣宗時河中節度使徐商劈紙爲之勁矢不能入商有功五世孫也

綿甲

以綿花七觔用布盛如夾襖袒粗線逐行橫直縫緊入水浸透取起鋪地用脚踏實以不胖脹爲度晒乾收用見雨不重穿與不爛爲銃不能大傷

紙甲

用無性柔之紙加工熟軟疊厚三寸方寸四釘如遇水雨浸濕銃箭難透

皮甲

廣西造皮甲法生牛皮裁成甲片用刀刮毛以破碗素碎餙

取來大屑調生漆傳上油浸透則利刃不能入

田汎甲成試射

慶應元年太常臣田汎言今賊甲皆冷砧而成堅滑光瑩非勁弩可入我兵衣甲皆軟不足當矢石豈中國之功力不如一小羌乎彼專而精我漫而嗇故也今請令打造純鋼甲先用八九斗力弓試射以觀透箭深淺而賞罰之

馬甲

周馬之身惟頭面胸臆最爲要緊不可中傷苻離陳蔡之役馬多被傷中壽星腦額而死故制爲貼腦用綿布衲作一片

貼在馬面子內額腦之間脫遇矢石可透鐵面尚有鐵額可
隔此馬面所以合用鐵額大全裝雞項大而杪錢小或暑月
悶熱雪雨冰結擦去杪錢尚有雞項可蔽肥肉此馬甲所以
合用小全裝我軍馬甲垂下過髀尺許故重滯館絆賊軍馬
甲只平腿下用虎班布裙遇箭皆被矯捋故輕捷俏俊此馬
甲身所以合用平髀雞項重則頭低項曲馬被控抑雞項輕
則頭高項直馬臆鬆寬此雞項所以合用綿布納赤身帶甲
則擦損肌肉襯以藉褥則護惜皮毛此馬甲所以未帶甲先
用馳消辣甲圍兩件是爲馬甲制也

估值寬

軍中制器恒淳慕節省之名不究實際之用器以節省愈悉
苦寇將使操甲登陣摩鎗待戰苟涉畏甲鉆戈勁弓強
弩迅猛神奇之火器技不精膽不壯驅使入陣空敓無辜是
以國僥幸也謂宜軍需修造悉遵舊估不妨稍寬其值以盡
其用估務克不務儉器貴精不貴多庶幾制一器獲一器之
用而不以卒與敵手

用法重

昔赫連勃勃之治軍器也以矢射甲射不貫即斬矢人射貫
即斬函人斯固嫌于過刻然作奸冒破法在必懲用兵之日
一器不精即戕一卒之命必須造器之時即鐫官匠姓名送
營試驗不堪坐名覈實臨敵誤事必斬以徇治軍器用軍法
理或宜然

洴澼百金方卷五

惠麓酒民　編次
歌雪居士　重訂

兵法曰軍無粮食則亡從來賊無輜重擄掠為資彼已先犯兵家大忌矣譬如嬰兒斷其乳哺立可餓死若借兵資粮無具甚矣輯清野

清五穀

總論

凡賊將至城外各鄉鎮大戶收米在家與夫糴糶待價者着

洴澼百金方　卷五　清野

落里保一對警救催運入城任民糴糶官不許粒米出城其搬運難盡者嚴督粮長糴買上倉賊見四野無粮豈能四五十里外搶別縣之飯食攻我縣之城池哉如不肯預期搬運致資盜粮者米入官為守城兵夫用

酒民曰凡清野俱以愚民不從為憂不知小民所以不從者皆上官失處寘之宜也必先曲體其不得已之情而後行吾必不可貸之法野旦夕清矣夫小民雖愚非不知貲盜之為害也然而屢令不從者其窶有二一由城中積貯無所藉鄉民生于鄉長于鄉城內略無立錐之地其忍輸而暴露之乎一由私疑官府難測恐不免于假名賒借不為已有此所以寧死不從也必先料理在城無碍官地聽其告佃以為倉廒或官地不足時勢急迫則將本城僧衆道衆編成什伍各令居住一二寺觀其餘庵院除正殿奉祀神佛外令鄉民各照米數多少領房囤積此外再興空屋二間一居其男一居其女既令得避兵火又令得便與守官與憑炤不得諸人爭執候事平之日仍還本主如有不肖有司巧借備賑等名白取一粒者定行參劾親與指誓天日剖心示不相欺民有不樂從者乎此外如有一二

洴澼百金方　卷五　清野

頑梗悍不從令登時梟首以警其餘先體民情後盡王法不數日間米盡入城矣又本民所積之米多少官不得問雜糧官不得問（惟禁出城仍聽與民貿易以通有無益鄉民得以米易錢則鄉民便城民便且以在城之米而糴于在城之人則囊滿貯中之說也或問附郭坦道則易清若羊腸鳥道不便出米為之奈何曰吾既不便出賊亦不便入矣即應指授方略俾本處百姓各據險要立砦固守凡事但當因時制宜若因一二不便疑沮大事豈丈夫作略耶

李牧急入收保

李牧趙北邊良將也嘗居代雁門備匈奴為約曰匈奴即入盜急入收保匈奴終歲無所得

陳俊絕賊食

東漢光武擊諸部連破之乘勝輕進反為所敗陳俊曰賊無輜重若絕其食可不戰而殄也光武遣俊將輕騎馳入賊前視人堅壁堅完者救令固守放散在野者因掠取之賊至無所得遂散敗

酒民曰陳俊真能中賊要害者也

秦人笑麥

晉桓溫伐秦惜秦麥以為糧既而秦人悉斃麥清野以待之溫軍乏食而還失亡以萬數

趙擊從粮入城

黃巢使其驍將孟楷將萬人擊蔡州陳州刺史趙擊謂將佐曰巢不死長安必東走陳不可不為之備乃完城壘繕甲兵積芻粟六十里之內民家有資粮者悉從之入城多募勇士使于弟分將之楷既下蔡州果移兵攻陳擊襲擊之斬楷殺復殆盡巢閩之怒營于州北立宮室百司為持久之計時民

閒無積聚賊掠人為粮生投于碓磑併骨肉食之寡春磨寨縱兵四掠數十州底被其毒攻圍三百日終以粮乏解去

碪舂痊穀

溫淵之役冦準檄令州縣堅壁鄉村入保金幣自隨穀不從者隨在瘞藏

劉子羽預徙梁洋之積

宋劉子羽守蜀聞有金兵預徙梁洋之積至金人深入而鎖鉤不繼乃殺馬及兩河軍士以食疫癘大作乃引還子羽追襲其後金人墮澗死者不可勝計餘兵悉降雖入三郡而得不償失也

劉惟輔焚熙河積粟

金人掠熙河劉惟輔擊敗之殺五千餘人已而復至惟輔顧熙河尚有積粟恐金人因之以守急出焚之

于謙運通州粮

土木之難敵兼勢長驅而南于謙曰通州倉欲守守之或不能委以與敵則可惜宜令官軍皆給一歲祿奉聽其自運仍以贏米為之直通倉遂空敵解去

清水泉

總引

凡賊將至城外水泉皆投毒藥

秦人毒涇

春秋晉師伐秦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

長孫晟毒水

隋達頭大集兵將犯塞長孫晟曰突厥飲泉易可行毒因取諸藥毒水上流達頭人畜飲之多死大驚曰天雨惡水其亡我乎因夜遁晟追之斬首千餘級

劉錡毒韻

淵海百金方　卷五　清野

金兀朮攻順昌宗劉錡遣人毒韻上流戍軍士雖渴死毋飲于河飲者夸其族歟遠來晝夜不解甲飲水輒病

毒藥

如用毒藥欲緩不欲急欲暗不欲明前軍食而死後軍相戒不食是急未有不明者也妙莫妙于慢毒趙王如意以十四日死宋江諸人以五日死皆慢毒也今誠得五日十四日之毒何敵之不可斃哉

毒水方

麻花并头苦参對配或加白芷艸烏共研末注陰澗井泉

又方

雷公藤　巴豆　五月草

毒酒方

川烏毒　草烏毒　五月草

陀羅花子　每五分浸酒一鐔

萬般毒

桃花砒紅　瑪瑙砒五色　鉄脚砒黑

附子熱　天雄熱　川黄利

蛇埋草一云將毒蛇埋下種荆芥採而陰乾為末入藥一云即馬旋草採時手背犯之輒腫

淵海百金方　卷五

金絲斷腸草入腹腸則寸斷

封喉草咂　血肉草毛窠沾血湧　姜粉迷　鈎吻斷腸

甘遂逆　常山咂　半夏禁

鉄脚連毒　大小藜毒　巴戟毒

竹黄毒　墨記草毒　蜈蚣毒

蝰蛇毒　班毛毒

清芻草

太宗勑燒薙秋草

唐薛延陀眞珠可汗發兵二十萬擊突厥思摩不能禦遣使

吾急太宗敕思摩燒薙秋草俟其將退奮擊破之

劉仁恭焚草

唐盧龍節度使劉仁恭習知契丹情僞每霜降輒遣人焚塞下野草契丹馬多饑死常以良馬賂仁恭買牧地

劉錡毒草

順昌之役劉錡遣人毒草敵馬食草者輒病

夏元昊赭地

契丹主帥騎兵十萬長驅入夏境元昊見契丹兵盛乃上表謝過請收叛黨以獻契丹主猶豫未決元昊以未得成言又

退師三十里以俟凡三退將百里每退必赭其地契丹馬無所食因許之和元昊遽延以老之度其馬饑士疲因進兵急攻契丹主大敗從數騎走還

幹滿不據牟駝岡

幹滿不軍扼郝城西北據牟駝岡天馹監穫馬二萬匹芻豆如山益郭藥師熟知其地故導金兵先據之

于謙

土木之難敵乘勢長驅而南于謙曰敵所急者草諸厩宜聽軍稱力取之不則盡焚之毋以飽敵馬

酒民曰自古國都于其近郊必有牧馬之所其間必積芻豆以為飼秣之具方無事時資以牧育固為近便然世道不能常泰而意外之變不可不先為之慮牟駝岡之已事可鑒如前明京城東北鄭墩村二十四馬房其倉場儲積最多當有大吏請即其地築為一城以護積聚及移附近倉場咸積其中就將騰驤等四衛官署軍營設于其中特救武臣一員于此守鎮仍司羣牧四衛官軍不妨炤舊輪班內直下直回城屯住是亦先事而備之一策也

居士曰兵恃馬以為強馬恃草以為命斷草則馬失其命而兵失其強矣

清竹木

總引

竹木行貨多負郭若不移徙皆賊攻城之具須令各商將已登岸者速運入城開賣其在水各排移百里外隱僻小港中暫置以待賊過復業如違入官公用

清硝磺鉛鉄

總引

硝磺鉛鉄火器之用關係非輕不可奇以資敵客販治坊多

在城外須先查鋪行及治坊姓名遇有警報着該地方保甲押催硝磺鉛鉄搬運入城聽從開賣違者治以與賊交通之罪其貨沒官公用保甲不報一體問究如有公用炤時價將

銀見買

清油蠟

總引

油燭守城之要務不可缺之須查城外一應油行販鋪仰保甲于有警之日押民依期搬運菜油豆油桐油柏油麻油白蠟等項入城聽從開賣如有公用炤時價見銀交易仍督官

挨查不依期搬入者連總甲枷號其油入官

清屋宇

總引

城外三丈內若有房屋賊或潛伏屋下擊射守城軍民或即用其梁柱作梯上城或順風放火或就本屋運土幫城起圍而益皆無可奈何有近城一丈以內者城身又低于屋此不守之城也合行嚴禁一毫不留違者以通賊論

劉錡焚城外民居

宋劉錡守順昌城外有民居數千家錡患焚之若令人便嗑指無此胸衿担力矣

趙立徹廢屋

金虜懶圍楚州急趙立命徹廢屋城下然火池壯士持長矛以待金人登城鈎取投火中金人選死士突入又搏殺之乃稍引退

种師道詰李邦彥

金人南下种師道入援既至帝命師道于政事堂共議師道詰李邦彥曰聞城外居民悉為賊殺掠畜產甚多亦為賊有當時既聞賊來何不悉令城外居民徹去屋舍移其所畜盡

入城中乃遠閉門以遺賊資何也邦彥曰倉卒不服及此師道笑曰亦太慌忙耳左右皆笑

酒民曰明季賊破光州非攻而破之也不過逼勒本地村民數十人予以酒食潛伏近城屋內暗行挖掘城以此隔絲近城房屋半係鄉紳之業堅不聽燬以至于此恨不得

按三尺而問之

居士曰徹屋一事難言之也賊遠則居民不服賊近則徹毀不及競絲之道惟得其宜可也

清什物

總引

以上數款不過略舉其大者言之爾四關百姓一聞警報入城避兵一切私財器具如木石銅鉄磚瓦芟芻糧粮畜牧等類盡徙入城徙不逮者焚之勿留一件徒為賊資且借為攻城具也

清地面

總引

濠外里許皆宜曠野若有村落則敵得據而與我守特有臺塔則敵得登而瞰我虛實有豐草溝渠則敵可隱匿有大樹竹木則敵可資為攻具且砍樹數株倒倚城上可以緣登又橫担池中可以涉水須禁絶之

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所謂守者非特守于城也必按境內山川形勝何處可扼要令重兵屯守何處可分據令偏師特角何處可伏兵挫其先鋒何處可游兵絕其粮道以戰為守則守固不可遽閉城隅自投絕路也輯險要據險可以為法

惠麓酒民　編次
三素居士　重訂

王平議據輿勢

曹爽發卒十餘萬人自駱口入漢中漢中守兵不滿三萬諸將皆恐欲守城不出以待涪兵王平曰漢中去涪垂千里賊若得關便為深禍今宜先遣劉護軍據興勢平為後拒若賊分向黃金平卽千人下自臨之北爾間涪軍亦至此計之上也諸將皆疑惟護軍劉敏與平意同遂卽所領據興勢多張旗幟彌亘百餘里爽兵距興勢不得進關中及氐羌轉輸不能供牛馬驢騾多死民今號泣道路涪軍及費禕兵繼至太傅懿與夏侯元書曰昔武皇帝再入漢中幾至大敗君所知也今興勢至險蜀已先據若進不獲戰退見邀絕覆軍必矣將何以任其責元懼言于爽引軍還費禕進據三嶺以截爽爽爭險苦戰僅乃得過失亡甚衆關中為之虛耗

張仁愿築三受降城

張仁愿為朔方總管朔方軍與突厥以河為界北虜有拂雲祠突厥每犯邊必先謁祠禱解然後料兵度而南時默啜悉兵西擊突騎施仁愿請乘虛奪取漢南地于北河築三受降城絕虜南寇路唐休璟以為兩漢以來皆北守河今築城虜騎中終為所有仁愿固請中宗從之六旬而三城就拂雲為中城南直朔方西城南直靈武東城南直榆林三壘相距各四百餘里其北皆大磧也亦地三百里而遠又于牛頭朝那山北置烽堠千三百所自是突厥不敢度山畋牧減鎮兵數萬

郭元振寘和戎城白亭軍

唐郭元振為涼州都督初州境輪下元振始于南硤口寘和戎城北拓境千五百里自是州無虜憂

种世衡城故寬州

种世衡為鄜州從事夏戎犯延安世衡以延安東北二百

里有故寬州請因廢壘而城之以當冦衝左可致河東之粟右可固安延之勢北可圖延綏寧夏之舊有是三利朝廷從之

劉子羽保四川

張浚貶于富平退保興州人情大震官屬有建策徙治夔州者劉子羽叱之曰孺子可斬也四川全盛敵欲入冦久矣直以川口有鉄山棧道之險未敢遽窺爾今不堅守縱使深入而吾僻處夔峽遂與關中聲援不相聞進退失計悔將何及今幸敵方肆掠未逼近郡宣司當留駐興州外繫關中之望

內安全蜀之心急遣官屬出閤呼召諸將收集散亡分布險隘堅壁固壘觀釁而動庶幾可補前愆奈何復為此言乎浚然之羽言于浚即單騎至秦州召諸七將時諸七將不知宣司所在及聞命大喜悉以其衆來會凡十餘萬人軍勢復振子羽命吳玠聚兵扼險于鳳翔大散關東之和尚原以斷敵來路關師古等聚熙河兵于岷州大潭孫偉貫世方等聚涇原鳳翔兵于階成鳳三州以固蜀口金人知有備引去

吳玠保和尚原

張浚合五路兵與金戰于富平軍遂大潰五路皆陷巴蜀大

震玠收散卒與弟璘保散關東和尚原積粟繕兵列棚為死守計或謂玠宜退屯漢中扼蜀口以安人心玠曰我保此敵決不敢越我而進是所以保蜀也金將烏魯折合來攻玠命諸將堅陣待之更戰迭休山谷路狹多石馬不能行金人舍馬步戰遂大敗遁去

楊存中不割和尚原

金人再入關議割蜀之和尚原以界之楊存中入對曰和尚原隴右之藩要也敵得之則可以下兵秦雍是議予金人吳璘力爭不從今璘在遠不及知臣若不言非特負陛下亦有愧于璘近者王師盡銳而後得願

毋弃

釣魚山

余玠帥蜀築招賢館播州冉氏兄弟璡璞有文武才詣府上謁玠賓館之奉甚厚居數月兄弟終日不言惟對踞以墨画地為山川城池之形旬日請見屏人曰某兄弟辱明公禮遇有以少補非敢同衆人也為今日西蜀計其在徙合州城乎玠不覺躍起執其手曰此玠志也但未得其所爾對曰蜀口地形之勢莫若釣魚山請徙諸此若任得其人積粟以守之

賢于十萬師遠矣玲大喜築十餘城皆因山為壘棊布星屯列兵聚粮于是如臂使指氣勢聯絡蜀始可守

設險可以為法

順安軍

宋太宗時以陳恕為河北東路招置營田使大興河北營田先是雄州東際于海多積水戎人患之不敢由此路入寇順安軍至北平二百里地平廣無陽闕每歲胡騎多由此而入議者謂宜度地形高下因水陸之便建阡陌浚溝洫益樹五穀所以寔邊廩而限戎馬故遣恕往營之

滄州

滄州地舊多設陷馬坑城下起樓為斥堠望十里允則曰南北既講和矣安用此為命撤樓夷坑為諸軍蔬圃浚井疏洫列畦隴築短垣縱橫其中植以荆棘而其地益阻隘因治坊巷徙浮圖北原上州民旦夕登望三十里下令安撫司所治境有隙地悉種榆久之榆蔭蔽塞下頗謂僚佐曰此步兵之地不利騎戰豈獨資屋材邪

馬燧引晉兵決汾

唐馬燧鎮太原以晉陽王業所起度都城東西平易受敵時又決汾水環城多為池沼植柳固堤

孟珙障沮漳之水

宋孟珙鎮江陵初至登城周覽嘆曰江陵所恃三海不知沮知有變為桑田者令自城以東古額先峰直至三汊無所限隔敵一鳴鼙即至城外乃修復內隘十一處別作十隘于外有距城數十里者沮漳之水舊自城西入江固障而東之俾遠城北入于漢而三海遂通為一里間渺然巨浸

孟宗政濬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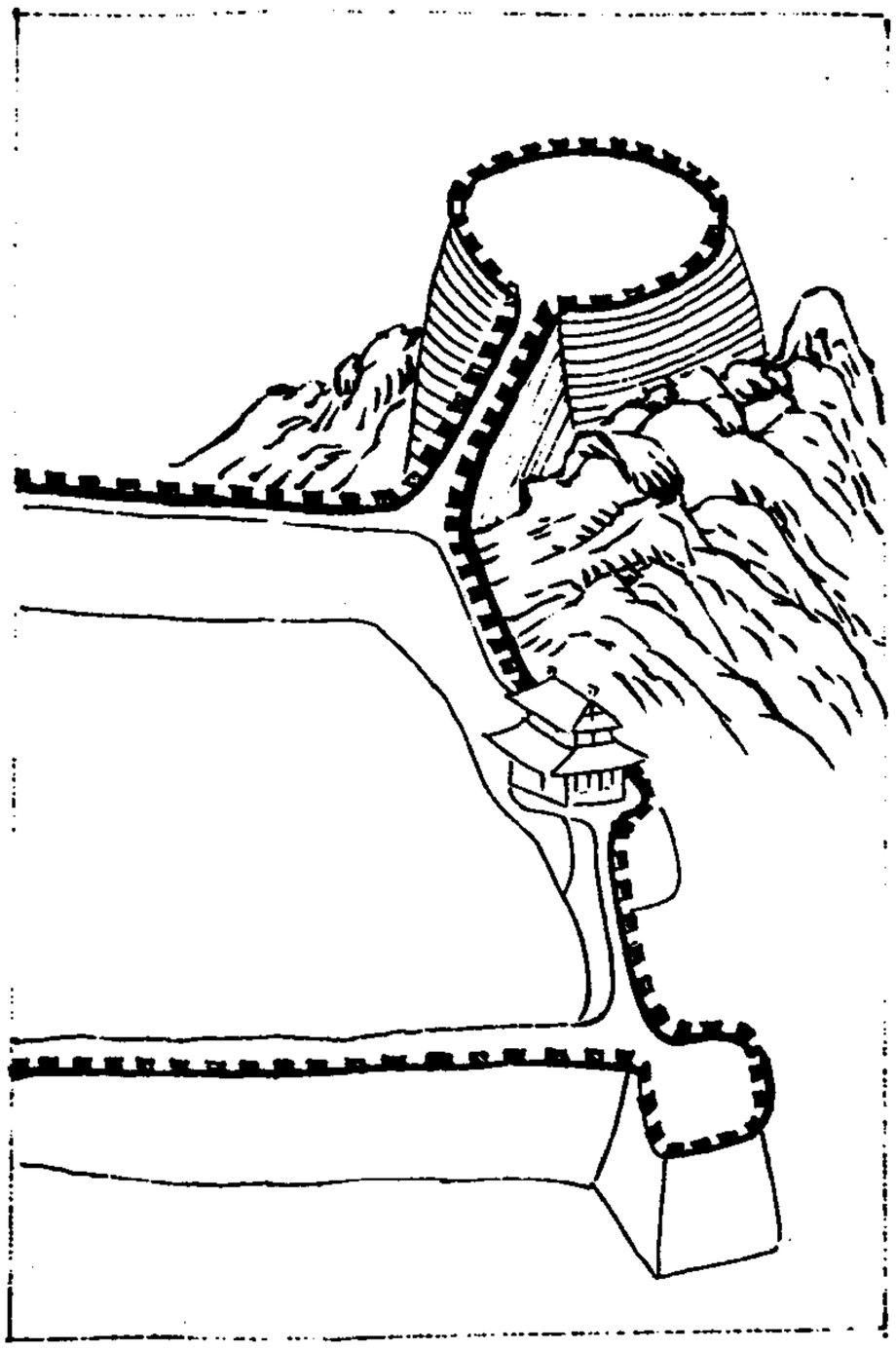
宋孟宗政知棗陽以金人迫濠而陣易于馳騁乃于西北濠外濬水為濠以限騎

余闕三整

元余闕守安慶拭官十日而寇至乃浚隍增陴隍外環以深整三重南引江水注之時掌盜環布四外閟居其中左提右挈此為江淮一保障

魏勝築城環孤山

魏勝知海州城西南枕孤山敵至登山俯瞰城中虛實受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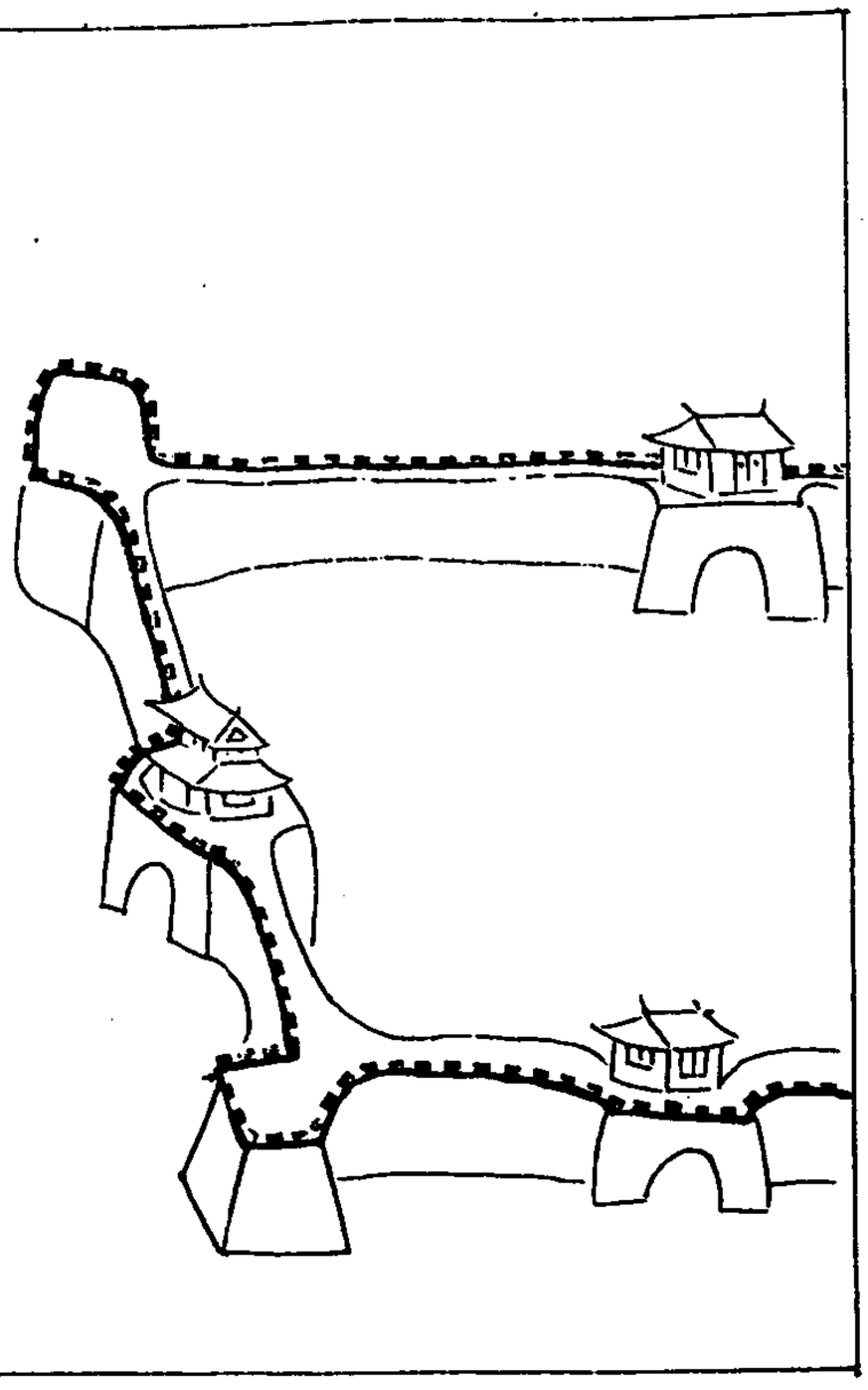


最劇勝築重城環山于內寇不能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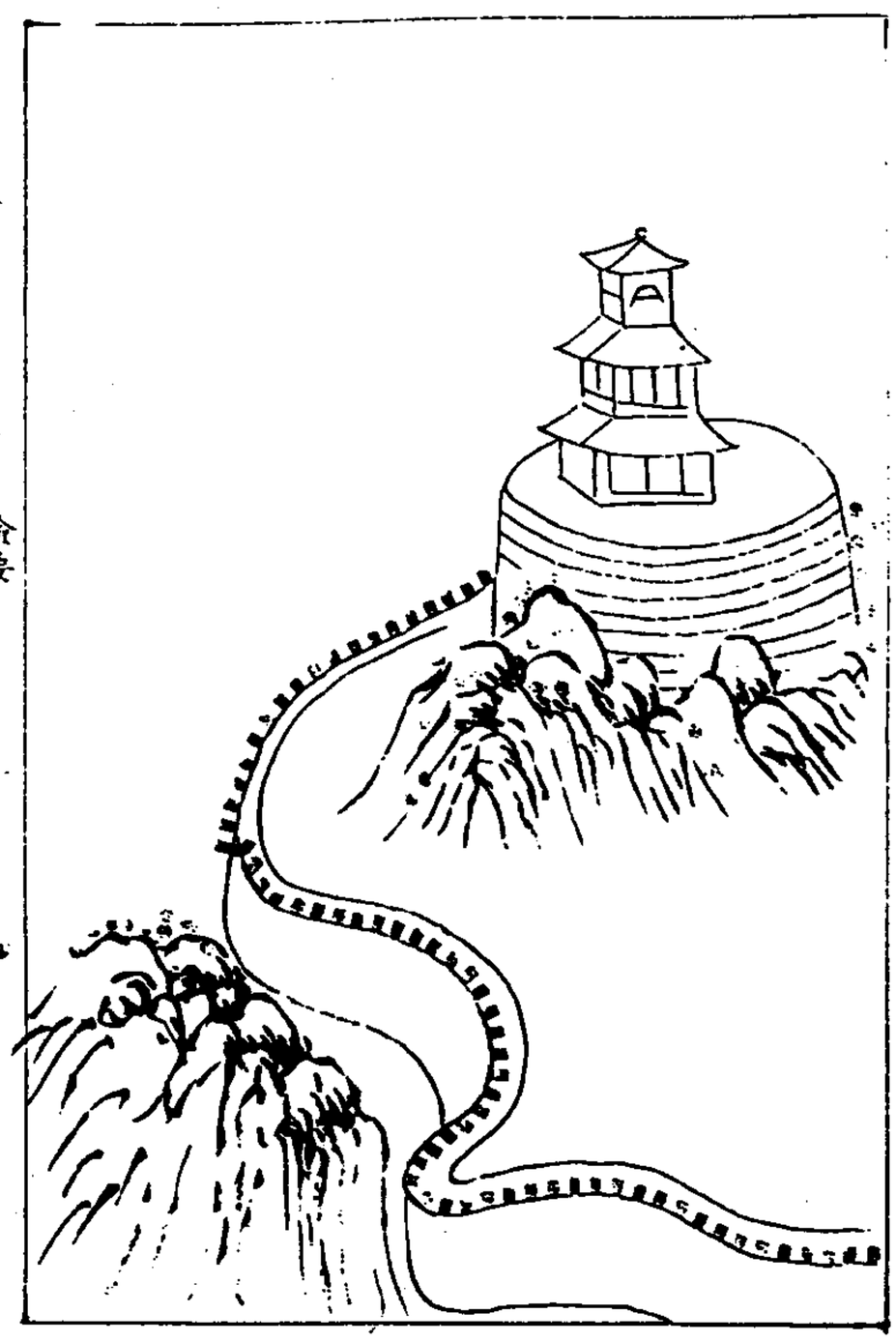
李庭芝築城包平山堂

李庭芝兼知揚州始平山堂賊揚城敵至則搆望樓其上張弓弩以射城中庭芝築大城包之

酒民曰城外山險賊至即以兵堅守免為賊先據下窺城中虛寇魏李二公環包于內更妙圖附後



城內據山作堅城高臺設大砲守之賊即入城可保小城或登臺遠擊



失險可以為戒

成安君不守井陘之險

漢韓信張耳以兵擊趙李左車說成安君曰漢將韓信乘勝而去國遠鬬其鋒不可當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其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路絶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彼前不得鬬退不得還吾奇兵絶其後野無所掠不至十日兩將之頭可致以騎兵利平地者宜出峴逆戰戰而敵入峴自貽窘迫昔成安不守井陘之險終屈于韓信諸葛戲下願君留意臣之計否則為二子所擒矣成安君不聽信謄不拘來馬之險卒擒于鄧艾臣以為天時不如地利阻守使間窓視知其不用乃敢引兵遂下大破虜趙軍斬成安君

派水上

諸葛謄不守束馬之險

蜀諸葛謄督諸軍拒鄧艾至涪停住行據險無令敵得入平地謄猶豫未納崇再三言之至于流涕謄不能從鄧艾遂長驅而前破謄斬之成都不守

慕容超不守大峴之險

南燕主慕容超大掠淮北劉裕抗表伐之超引羣臣會議公孫五樓曰吳兵輕果利在速戰不可爭鋒宜據大峴使不得入懷日延時阻其銳氣然後徐簡精騎循海而南絶其粮道

別勅段暉帥兗州之衆緣山東下腹背擊之此上策也若縱賊賊入峴出城逆戰非勝算矣超曰今歲星居齊以天道推之不戰自克不如縱使入峴以精騎躡之桂林王鎮曰陛下必以騎兵利平地者宜出峴逆戰戰而不勝猶可退守不宜縱敵入峴自貽窘迫昔成安不守井陘之險終屈于韓信諸葛謄不拘來馬之險卒擒于鄧艾臣以為天時不如地利阻守大峴策之上也超不聽裕過大峴燕兵不出裕舉手指天喜形于色遂平廣固送超詣建康斬之

梁主不守采石之險

俟景詐稱出獵攻歷陽太守莊鐵以城降因說景曰國家承平歲久人不習戰聞大王舉兵內外震駭宜乘此隙速據建康可兵不血刃而成大功若使朝廷徐得為備遣羸兵千人直據采石蹉有精甲百萬不得濟矣景以鐵為道引兵臨江梁主問策于尚書羊侃羊侃請以二千人急據采石令邵陵王襲取壽陽使景進不得前退失巢穴烏合之衆自然瓦解朱異曰景必無渡江之志遂寢其議景聞之喜曰吾事辦矣乃濟江建康大駭景軍乘勝至闕下

宋不守闕之險

泲澼百金方　卷六　險要　十一

粘沒喝分兵趨汴京平陽府叛卒導金兵入南北關粘沒喝嘆曰闕險如此而使我過之南朝無人矣進屯澤州

宋不守河之險

金斡離不陷相濟二州時梁方平帥禁旅屯于河北岸金將迪古補奄至方平奔潰河南守橋者望見金兵旗幟燒橋而遁官軍在河南者無一人禦敵金人遂取小舟以濟凡五日騎兵方絕步兵猶未渡也旋渡旋行無復隊伍金人笑曰南朝可謂無人若以一二千人守河我豈得渡哉遂陷滑州

宋不守獨松關

泲澼百金方　卷六　險要　十二

凡术自廣德道獨松關見無戍者謂其下曰南朝若以羸兵數百守此吾豈能遽度哉遂犯臨安

周德威不守渝關之險

初幽州北七百里有渝水通海自關東北循海有道道狹處纔數尺旁皆亂山高峻不可越北至進牛口舊寘八防禦軍募土兵守之田租皆供軍食不入于薊幽州歲致繒纊以供戰士衣每歲早穫清野堅壁以待契丹契丹至輒閉壁不戰俟其去選驍勇據隘邀之契丹常失利走生兵皆自為田園力戰有功則賜勳加賞由是契丹不敢輕入寇及

周德威為盧龍節度使恃勇不修邊備遂失渝關之險契丹每窺牧于營平之間

泲澼百金方　卷六　十三

泲澼百金方卷六終

浒滸百金方卷七
方略第七
安插鄉民
盤詰奸細
擺塘報
假便宜
編丁壯
早分堠
量軍馬
浒滸百金方　卷七　目録　一
遊兵策應
屯兵外柜
備犒賞
擇賢能
設旌旗
重偵探
分信地
汛守具
預演習
選鋒彈壓
奇兵更當
養人力
和衆志
專號令
恤下情
寘緩梯

浒滸百金方卷七　惠麓酒民　編次　雅言居士　重訂

安插鄉民

荒雞亂鳴此非惡聲盤根錯節利器乃別堂上怡啸牀下怖伏凡今之人匪歌則哭運亓成風于馬逍逸目無全牛可以奏刀輯方畧

安插鄉民

城外避兵之民有親者依親無親者官為設處如廟寺之類僧道預先報名發令共居一處其餘公館寺觀俱汛鄉民栖

浒滸百金方　卷七　方畧　一

止大率男子共止數處婦人共止數處門外貼名以便認識可也

牟侃

梁百姓聞候景至競入城公私混亂無復次序牟侃區分防疑皆以杀室閉之

于謙

已已之變于謙泣奏凡兵皆出營郭外毋令避而示弱郭外之民皆徙入內安插毋令失所而置

照驗法

州縣官當平居無事時先將鄉居土民作有柄手牌式一面
寬六寸長一尺二寸白粉油面每家照樣做來上書本家壯
丁共幾名口年若干歲面色紅白有無疤記婦女老幼不必
細開官標仍給各家領去待聲息將近四面各照四門進入
守門官吏于門外照牌照驗若有面生之人牌上無名或年
貌不同即時擒拿送審以防奸細夾雜進入為賊內應

安插難民

難民帶米

凡避賊投城堡瓌寨者男婦各帶米三斗幼小二斗至于富

民則每口以一石為率

難民來自他方恐有奸細混入且慮耗本城之粟議者恒
欲絕之但百姓避死而來一概拒絕是自我斷其生路也
心既不忍百姓裸身而至一概收留是聽其耗我資糧也
勢亦不便且開風避地必其擁貲多而便于遷徙者也當
明著為令每口齎粟一石方許放入則彼無生而得生我
無粟而有粟矣且令十家共遞一揭到官自相識認保結
否者竟行亦逐奸細亦何所容乎

盤詰奸細

洴澼百金方　卷七

壕外立柵

詰奸者多在門內且以厄贏之卒執朴鈍之兵不堪太甚萬
一有健賊數十假充難民一擁而入先據城門如之奈何須
立木柵在濠外百步委廉能官弁帶領精兵百名全裝利器
四十名為前後拒六十名為左右拒設立照入牌百面查驗
無弊付牌放行大約以五十人為一班其牌周而復始陸續
傳送門內仍設嚴兵防守

驗牌放進

城門出入紛紛最難清察委之門役徒資狡詐爾今于每城

門內各設一公所鄉紳孝廉一人佐貳官衙官一人輪管各
帶有眼力辨言貌者數人惟本府本縣人聽其出入各鄉鎮
及別府別縣人雖上司差委亦必細詢然後放入果係城中
姻戚往來等人必得城中親識保領然後放入遊食僧道一
概攔阻

分門出入

奸之所以難詰者以人衆往來擠塞得以乘機混入無由物
色爾以四門言之當分兩門聽進兩門聽出違者即以軍法
處治進門百姓一一魚貫而行不許諠嘩僥越則法度清肅

而譏察官吏神閑氣定得以安詳物色好細無所容矣

設墩臺

墩臺制

墩臺高三四丈必占山坡高處直起不用階級上下皆用軟梯每一墩小房一間床板二扇鍋灶各一水缸一碗碟各五油燭盆水足一月種火一盆五軍守之銃十門青紅白黑四色大旗各一面紅燈五盞（俱為之上用油蓋防雨下加墜石防風長竿一根（俱為之全備）墩軍職掌瞭視看賊從何方入犯晝則放砲扯旗夜則放砲扯燈隣燈如式接應照下口訣行之如

有違犯失誤者定以軍法從事

放砲扯旗口訣

一砲青旗賊在東　南方連砲旗色紅　白旗三砲賊西至

四砲元旗北路途

放砲扯燈口訣

一燈一砲賊從東　雙燈雙砲看南風　三燈三砲防西面

四燈四砲北方攻

酒民曰大約布堠以遠為宜以高為貴以簡為便墩法舊舉狼烟但南方狼糞絶少拱把之草火然不久且過陰霾何以瞭望懸旗懸燈其法試便

居士曰余嘗見江陰趙鳴珂有各省傳烽歌一日夜可傳七千餘里真防守之良法也將來當另刻一編以附於後

守墩約

一本墩失悞放砲扯旗扯燈賊至隣墩之下隣墩放砲扯燈而本墩後接者軍法示衆

一本墩見賊放砲扯旗扯燈而隣墩接應失悞者隣墩軍法示衆

一墩軍不准調用每月一名運薪水二名為一班分為二班半月一換赴墩若聞警報務要盡數在墩有下墩回家者無警細打割耳有警軍法示衆該管官連坐

一應備前項什物軍器欠缺一件雖不欠缺而不如法者墩軍細打割耳勒限寘辦該管官連坐

一過警後但經放過火器油燭不許過三日即要補完違者以缺少軍需法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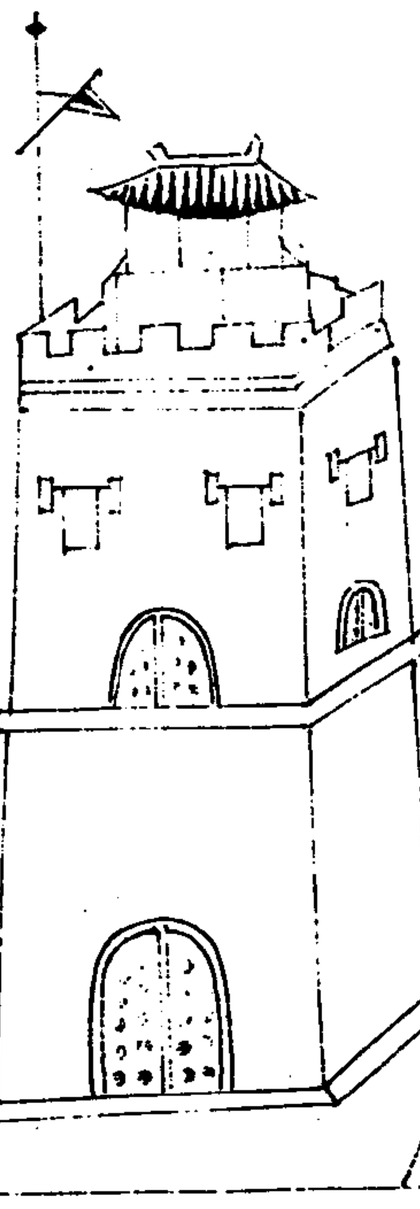
查墩約

一每月不拘次數不定日期四面分撥人員點查不到者綁解治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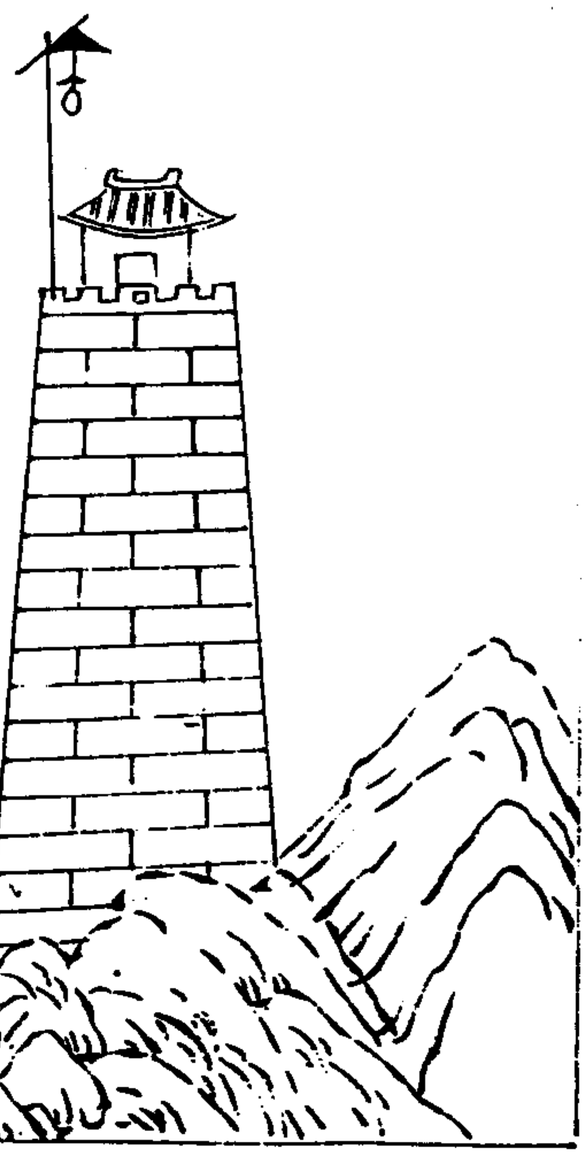
一差點人員敢受分銀粒未與墩軍所得之罪一體均治雖
素親信並不輕減
一差閱人員不逐墩親到却在總路拘查或托人代查及到
墩入點查不明者一體紐打沿墩示衆
一差查人員到墩先數軍足五名即看火種有無次看火藥
油燭完欠次看銃銃裝收何如次看旗燈有無損壞次看旗
桿監眞何如稅繩杜試是否堅壯次看水缸有無水次看米
菜等物見存用過數目次看碗碟睡卧處所是否在墩宿歇
一試銃試旗杜旗而不放銃放銃而不杜旗皆不接應知是

演習也
一初立墩必須照依報警習學預于十日前通行隣近居民
及上司知會否則恐驚地方耳目後不信矣
一官府經過止擊梆鑼不許擅杜旗舉燈放砲以疑隣墩違
者以妄報聲息軍法治

空心墩圖



墩臺圖



擺塘報

計城外要口四面共有幾處每十里為一塘每一塘撥五人各領起火六枝三眼銃一把燈籠一盞兩具一副各烙派過信地出城哨探如遇賊至即放三銃三起火次塘陸續接應守城軍民焰中軍號令上城守禦

擺塘約至隣境交界即止　擺塘人約三日一交代如出探遲期及應備隨身火藥等器不如法不候交代輒回並偷藏人家廠園林內者軍法示衆

重偵探

淨澼百金方　卷七　方畧

偵探者一軍之耳目也人喪耳目則為廢人軍喪偵探則為廢軍乃用兵第一要務若能近賊營入賊隊打聽得的寔消息者破格重賞益預知賊人如何攻器我便可防如何詐謀我便可應此尤喫緊一着也

酒民曰孫子云自古明君賢將所以動而勝人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必取于人知敵之情者也然重賞之下方有勇夫今人豈肯為一囊之錢數段之采便肯拚性命入死地探的耗乎故用兵一事須大手筆人為之也

假便宜

守土官為主居中調度城土分為四面四角守正一人守副二人俱以佐貳副倅或大小鄉紳孝廉若上舍子衿內有老成練達執法嚴明者亦可為之聽其處斷一面之事守城悉行軍法欲救一城性命難做一些人情主守須借之威權便宜行事

分信地

請鄉官協守城門各就其家之便情之合者分配又將在城舉監生員循發等官及衙所能幹官生各派分樓鋪分班輪管晝夜巡視信地已定廢事有責成

淨澼百金方　卷七　方畧

居士曰李綱守都城以百步法分兵備禦即此意陳規所謂分段落則易守也

編丁壯

守城必派垛夫編夫難論門戶富家大厦千間貧家一室懸罄一門一夫貧者安宵心服且非獨此也人情安樂則願生窮苦則思死一旦有警攸貧者鋤口不暇豈能餧其腹餧其家執干戈而扞矢石乎必也酌量闔城垛共若干口富戶共若干家各照家計厚薄公派垛夫多寡如家丁義男不足所派夫數許出值僱募貧民代為看守如此則富家無丁而有

丁貧民無食而有食彼此相資之術寔彼此相安之道也

一每垛多則三四人少亦兩人庶可更番宿食相樂若只一人不二日精力已疲極賊衆倭攻之豈不悞事

一編夫守城東西南北要近各人住居若不分遠近亂編者官史重究

派守具

通計本城共有若干垛口見今通有若干守具各炤信地分派稀密得宜各城樓及對城外沖要之處各寘大銃佛狼機等器隨用慣習官兵准備裝放垛夫每人備利斧一把木棍

一條最為得力

早分垛

城內外居民年五十以下十八以上各以方面分記姓名于城垛粉壁之上以備臨時各認信地此事倉卒做不得須預

安排

預演習

城上人夫認號既畢限于每日飯後巳時炤以前號令一連教演三日巳時集木時散庶免臨敵倉皇手足無措　日間演習既熟夜間亦須演習風雨之日又須演習兵法所謂每

變皆習乃授以兵之意

量軍馬

城中軍馬各有部數必料其多寡酌量分派守城兵若干守者不出出戰兵若干戰者不守中軍若干主于彈壓遊兵若干主于策應奇兵若干以備更番各墩各塘各探各門各臺各巡視庫獄廠救火雜項共若干其餘多剩皆統于中軍以聽調用

選鋒彈壓　此係中軍

遇賊寇臨城緊急主將宜簡練勇銳勇絕倫之士數千一一皆

力扼虎射命中者以為腹心親自統率鎮撫城中恐防他盜乘機竊發從來一方有急必借援兵人止知援兵之益更不知援兵之害如唐郭昕援邠州軍士白晝犀行丐頡于市有不慊輒擊傷市人推釜鬲甕盎于道甚至撞壞孕婦邠州守白孝德莫敢誰何此援兵之害中于百姓者也如淳齒將楚兵數萬救齊擢齊湣王之筋懸之梁上畢受其楚毒而死竟滅齊國此援兵之害中于主帥者也所以然者客過強主過弱故生死利害反為客所操縱劫制其主耳強主之道莫先于選鋒凡智可定國力足起羣者宜簡而別之禮而重之聯

為腹心張為羽翼主將親自統領内以鎮撫地方外以勦滅
盜賊明以震主帥之威潛以戰援兵之害不至客兵勝于主
兵若怯而胄丐而甲者譬如羶羊見草而悦見豺而慄雖有
百萬何濟于用哉

遊兵策應四枝

守堡舉夫百姓未諳武藝必將本城素練之兵餘有胆畧善
火器弓箭者分遊兵四枝派守四方壯其聲勢每方之將各
設四夫賊来近舉一夫賊至賊舉二夫賊攻城舉三夫賊攀
墻舉四夫夜則加燭于夫上　候戰隊視舉夫處急援但一

門有傲各門堅壁固守不得輕動以防聲東擊西之患

奇兵更番二枝

四門城堡既有民夫又有遊兵似可保無事矣但恐賊多攻
久兵力不支須設援兵二枝一屯城東北隅一屯城西南隅
有傲各炤信地急為應援與遊兵更休迭戰以保萬全或城
中奸細放火即用此兵救之

屯兵外拒

此過敵傲須于各城外要害處只相去十數里屯兵分營拒
守截殺城中相為特角牽綴賊勢使其左右顧應不敢併力

攻城而勝算在我矣故堅守為上策輕出為下策畏避不敢
出為無策

養人力

晝息

戰卒不睡恐賊向夜乘疲竊入須晝令輪班休息

備犒賞

激勸

攻城之日宜專委廉能官一員將銀包三錢五錢一兩二兩
至十兩或錢百文以至千文萬文及花紅果酒之類還官兵

堡大能擊傷賊者即時量功大小對衆激賞庶人心激勸爭
相防守矣

和衆志

昔吐谷渾阿柴有子二十人命諸子獻箭取一則折之取十
九不能折諭之曰孤則易折衆則難摧幾力同心可以享家
保國至敵強寇偪同舟遇風誰為局外者乎几同城之人願
相和如弟兄相喻如臂指若有暴横奸私執拗敗羣之人衆
共罰之然後申明必行之法設處必需之財料理必用之器
言期必行行貴神速事苟有益不必功自已出也言苟可用

不必議自我發也首事之公虛敏斟盡之矣

擇賢能

有十人之能者統十人有千萬人之能者統百人有千萬人之能者統千萬人百人千萬人之所服者而推之足得一人即得十百千萬人失一人即失十百千萬人也泰慵者不為長暴橫者不為長執拘者不為長奸私者不為長志不為發力不強健者不為長蓋一面稍疎三面雖嚴何救于一面之失一城數萬人之命付于守城之人守城數千人之命付之十餘字者何等關係可不擇人

專院令

政出多門軍家大忌一切號令俱出主守一人副貳以下有擅自改易旌旗軍號等類重治即果有未便合須改易亦必先申主守聽憑裁奪更移使人盡一可守

戰青矜

從來城守必派諸生謂其才能樂御志切同仇可督率指揮用資杆圍乃籍其方畧收之功者固多受其把持成決裂之勢者不少則衆生逞臆橫行主守莫敢問也今聞儆時須集教官諸生于明倫堂設誓有敗類者鳴鼓攻之倘堪大足用不必派諸生登陴而以本坊緝奸事宜托之本坊諸生家自為守可也

恤下情

勢在危迫上下同命主將必與士卒同甘苦均勞逸問病撫傷如家人父子民始歸心夏月城上散瓜果給扇傘貯冰水煮香茹飲之類以防暑暍冬月城上每段加爐火煮椒湯各廠加小火爐以禦寒冷尤可憫者小民生意斷絕餬口無資而官家富室討息催租急如星火獨不思城一破則房且不存租于何有本且盡去息于何收貪而忍忍而愚矣主守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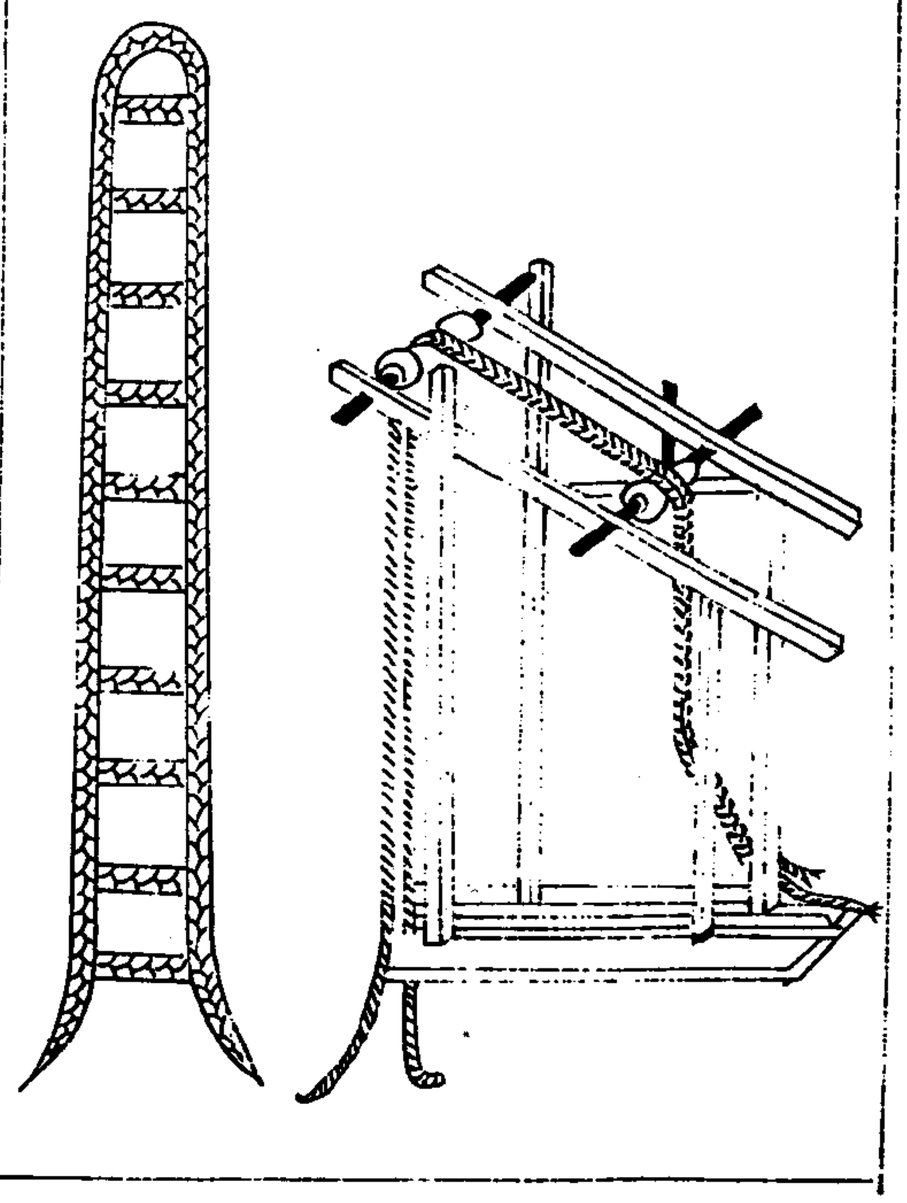
寘吊車

四門及敵臺左右各寘小吊車四五架以便兵上下及逃難者然須問明方許吊入

寘繩梯

巨繩繫橫桄為軟梯凡登高則用之

節車鞮梯



洴澼百金方卷八

號令第八

行軍號令
四方號令
守垛號令
遊兵號令
中軍號令
旗幟鐙火
對敵號令

惠麓酒民　編次
繡佛居士　重訂

令者令民知所遵而易從也必上無疑令斯下無二事徒本之威賢于反汗多矣故信之一字與智仁勇嚴均為將之首務也輯號令

行軍號令

斷斬

大將既受命專征伐之柄猶師于野罕而下令焉夫聞鼓不進期金不止旗麾不起旗伍不伏此謂悖軍如是者斬之呼名不應點之不到往復愆期動違師律此謂慢軍如是者斬之多出怨言怨其不賞主將所用偪強難治此謂橫軍如是者斬之揚聲嘆語若無其上禁約不止此謂輕軍如是者斬之觀望不審探寇不詳到而言不到而言到多而言少少而言多此謂誤軍如是者斬之營壘之間既非猶勞無故飲酒此謂狂軍如是者斬之此令一立吏士有犯之者當斬遂令吏士扶于外斬之後使傳令告吏士曰某人犯某罪與諸將議當斬已斬之者大將以問諸將曰罪當斬斬之後使傳令告吏士曰某人犯某罪與諸將議當斬已

面黃紙雙鐙一盞單鐙分青紅白黑紙各一盞如黑紙難明則代以綠又備青紅白黑小旗各一面大流星炮百枝大銅鑼一面巨鐘一口碗口砲六口手銃亦六口用止三口多三口者備不响也其隨銃應該木馬火葉火綳送子等件俱備足撥好軍一名專管火種日夜瞭城外伏路號火銃炮吹鼓手八名凡遇上城時有小令旗一面上書掌號二字吹手見此旗方掌號放炮三聲即將黃旗豎起以便齊人上城遇下城時有小令旗一面上書鳴鑼二字吹手見此旗方鳴鑼即將黃旗落下以便諭衆下城遇夜以鐙代旗吹手若不見掌號之旗掌號之

鐙切不可掌號不見鳴鑼之旗鳴鑼之鐙切不可鳴鑼每更盡吹叭喇二聲催人換更如日間東方有警放砲三聲則加青小旗錄方仿此擊鼓催兵落旗鼓止如夜間東方有警放砲三聲則加青單鐙餘方仿此擊鼓催兵落鐙鼓止遊兵戰隊各認方色策應而諸原派守城者不得擅離信地以防聲東擊西也如二方三方四方交發亦各認本色策應失誤者

斬

四方號令

四面城樓各豎本方旗號以六丈布為率而遊兵將領從城長各認本方色旗如本方有警晝則以旗代以綠又備青紅白黑小旗各一面大流星炮百枝大銅鑼一面巨鐘一口碗口砲六口手銃亦六口用止三口多三口者備不响也

旗幟燈火

中軍十二丈黃布大旗一面桅竿長五丈晚用黃紙雙鐙明以綠代之下仿此

四門六丈青紅白黑布大旗四面桅竿長二丈晚用各方色單鐙黑紙難

選軍種火等項俱照中軍

中軍坐纛旗五采為邊照四門四角便傳警晚用各方色單燈

旌旗金鼓所以一人之耳目也爰製八卦之旗以太極為中軍其詭設物象書符盡魅者弗取也夜則以燈代之

守堞號令

四面城樓各豎本方旗號以六丈布為率而遊兵將領從城

分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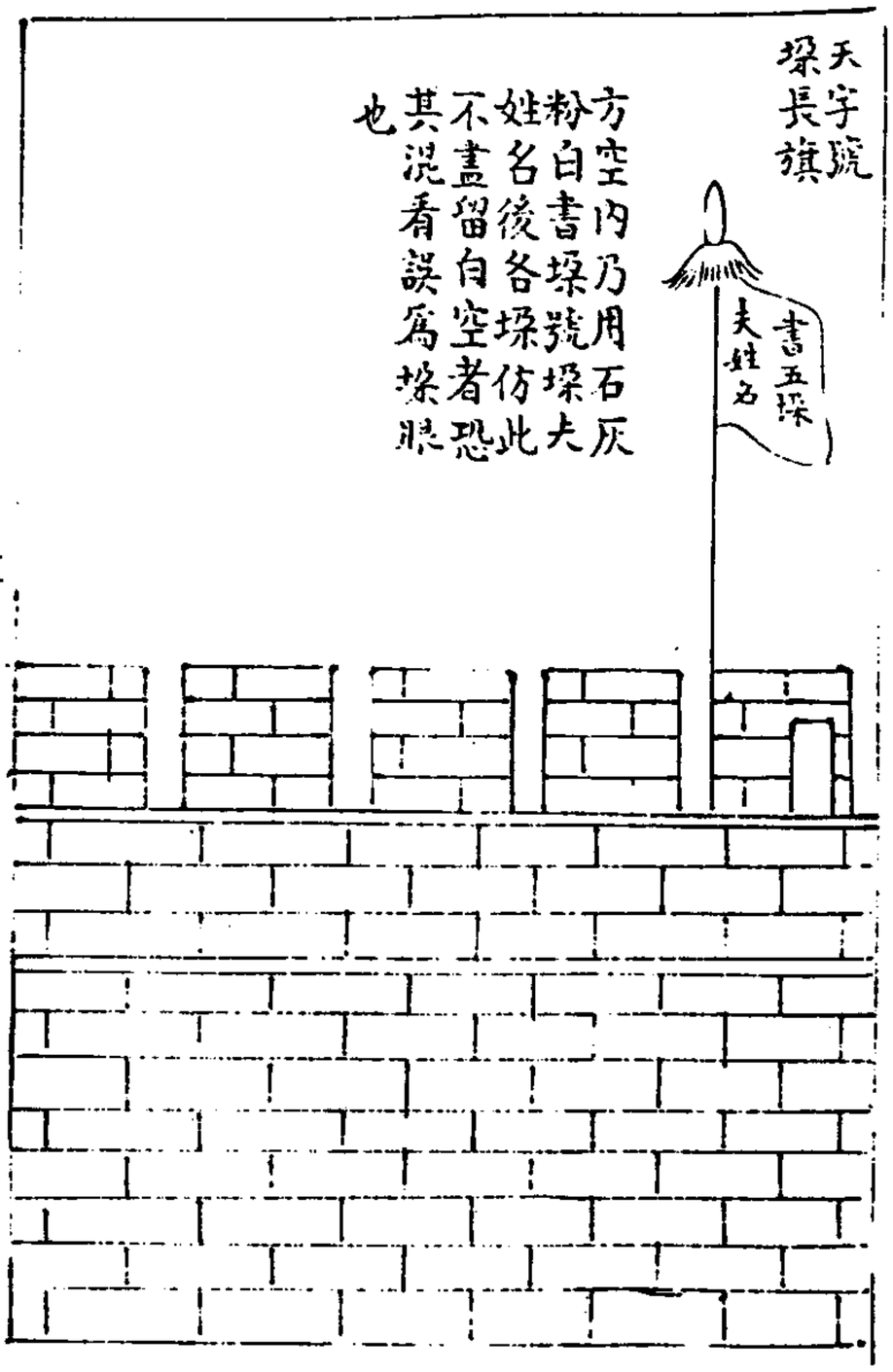
守垛夫必計其多寡派作
書垛夫姓名各認定防守
晝一夜次日即換二班再
得推諉
統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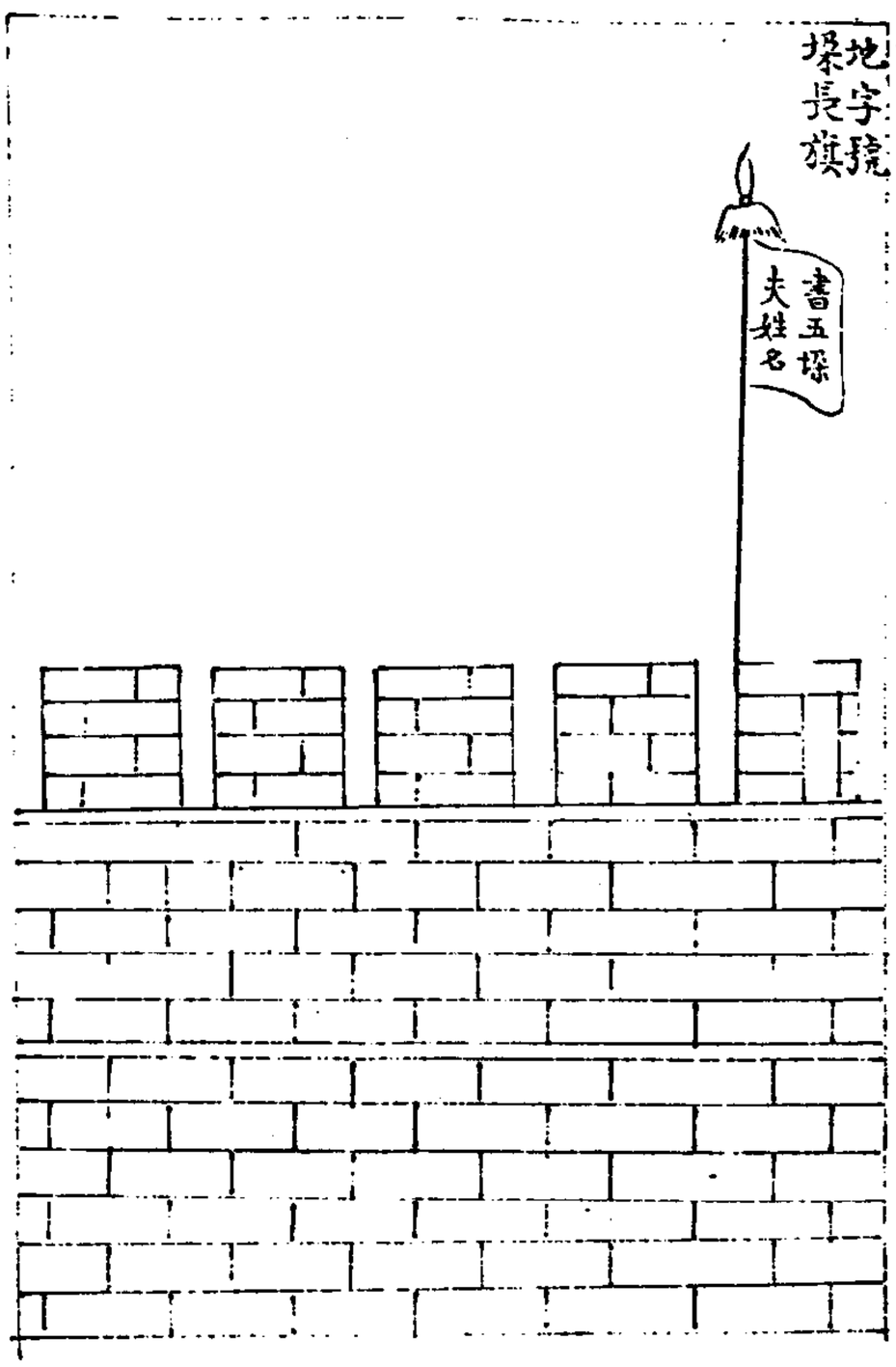
五垛為一伍立一能幹者
雉長伍長城長雉長各執
長書五伍長姓名在旗內

統領查核東面自南起伍
東城一東城二字號雉長
推各門各角又分管各雉
寇至不用軍民上城以息
其力

按名責治

垛口上用石灰塗白排書各戶所出正身僱身俱要眞正姓名其鄉紳所出某人及有力大戶僱人數多俱上書本名下書所僱姓名以便臨時查點既受若值應代若役如有違誤替身按法問罪主人但以失于訊察輕重抵罪





元字號垛長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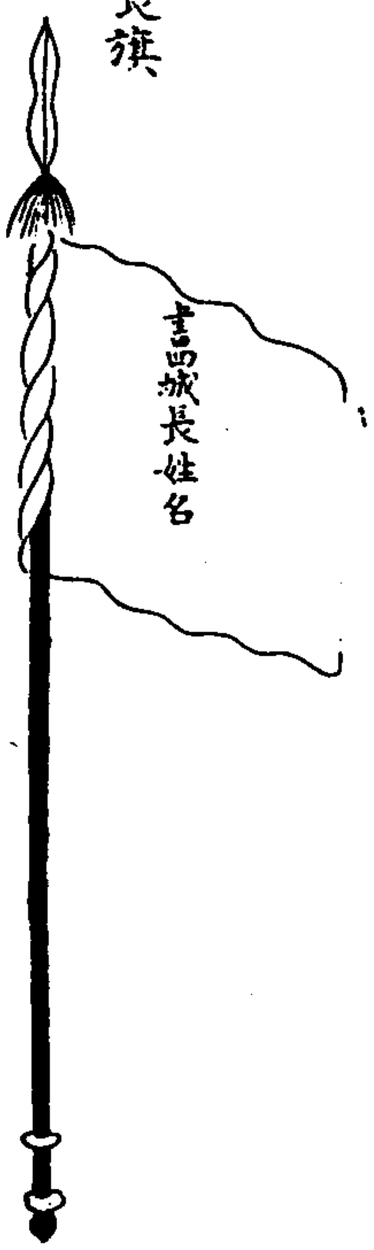
字字號垛長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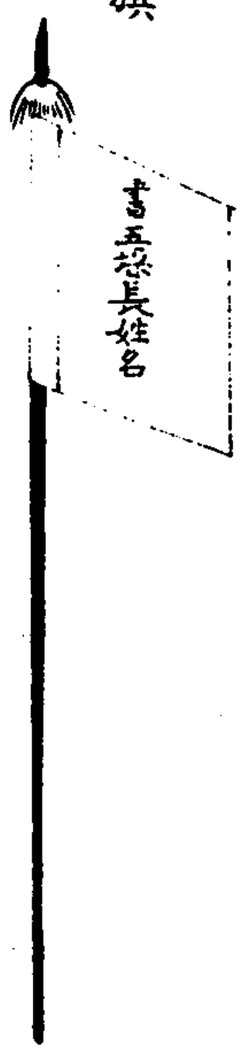
黃字號垛長旗



雄長旗



城長旗



後仿此二十五垛立一城長四城長立一雄長

催役催值

守墖有應募者俱要强壯分良民不得以老弱奸棍充數
每日工食官定價米二升錢十文錢十文者薪資也殺賊有
功犒賞在外

有警輪守

五墖為一伍一當有警每夜一人輪守一更每墖各寘一石
堆大二三尺高稱之每更一夫執小旗登石擊柝站立阮高
則可以俯瞰五墖城下有無奸細其餘四人穩臥倘遇有警
喚醒同伍四人則名雖一夜之守寔止一更之勞也轉更輪

換聽中軍喇叭各門應之每伍寘一木牌注定某人某更不
得推諉失誤伍長提督之該直者要注定眼力不得減滅燈
火又戒出頭外望以防飛銃牌所傷輪睡者亦不得脫衣
如聞中軍砲响懸起双燈則同伍者一齊向外持械站立力
拒候中軍燈落止號方許就睡

無警輸巡

無警夜巡以三十墖為一牌每夜止用一墖之人上城一名
巡上半夜一名巡下半夜各帶器械鐙火靜行視聽不必擊
梆有所見聞鳴鑼警衆止在三十墖界內往來巡視次早將

牌轉送下戶每月輪流一徧周而復始一年一家不過數夜
就是小本生意白晝貿易夜間巡城亦不耽誤

傳食

城上鍋竈不便城下各照所分人口五墖屬一火頭一日三
飯三更時麪食火頭各照所管之人以器盛飯城上人用索
扳取每盤菜總一盤有送私食者不禁

濟渴

每五墖寘大水缸一口一以濟渴一以備火

歇宿法

每墖口五筒立井廠一間下用板鋪勿使泥濕傷人工用苫
蓋四面皆遮蔽風雨過有樓鋪者即聽以樓鋪充之不另立

便利法

五墖共大鐵鍋一口砌如竈式下可容火大小便利悉在其
內賊來攻城勢必仰面煮令沸熱杓遶箭噴各聽人便

礮礮法

先以人清磚槽內盛煉擇靜肭乾打碎用篩羅篩細盛在瓮
內每人清一秤用狼毒半觔艸烏頭半觔巴豆半觔皂角半
觔砒霜半觔硇黃半觔班毛四兩石灰一觔荏油半觔入鍍

內煎沸入薄瓦罐容一觔半者以艸塞口砲內放以擊攻城人可以透鐵甲中則成瘡潰爛放毒者仍以烏梅甘艸濃口中以辟其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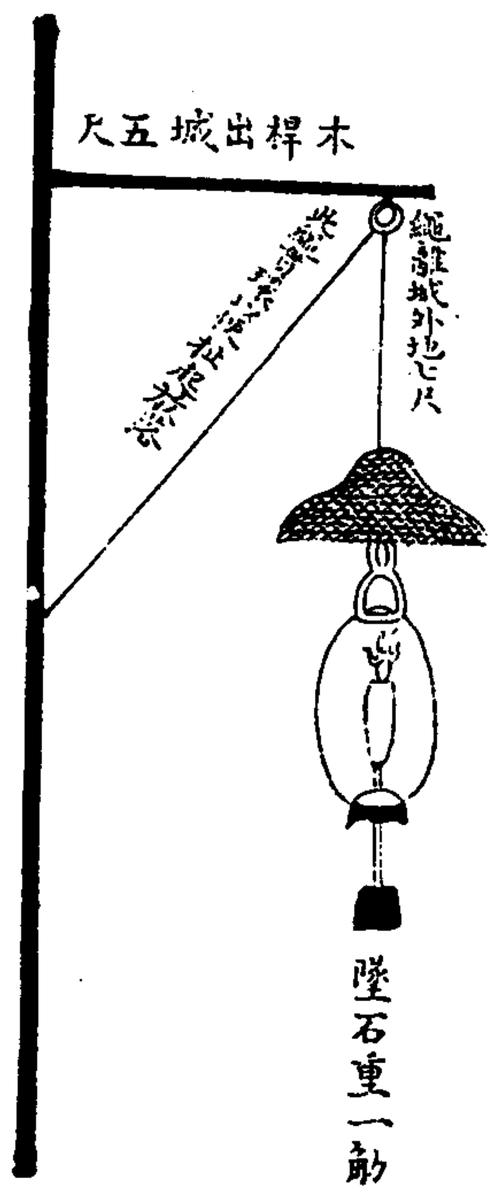
居士曰但以諸毒同煮煎熬順風揚流賊有觸者即痛爛見肯亦甚便也此法見唐顯悅廣救命書

懸燈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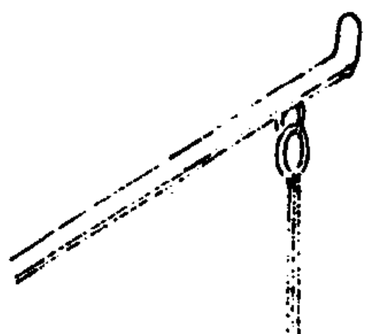
每五堠一燈用新油紙者方明亮燈上用一紬紙蓋以防雨蓋上仍壓瓦一片以防風若箑箬蓬蓋尤佳每燈製一桃竿索懸城下離地七尺火光下散我能見賊賊不見我換燭即

翰更之人不許誤事然懸索宜細止容一燈庶賊不能奉蹐每十堠用一火球所費比油燭減易鐙油堠長派備

懸燈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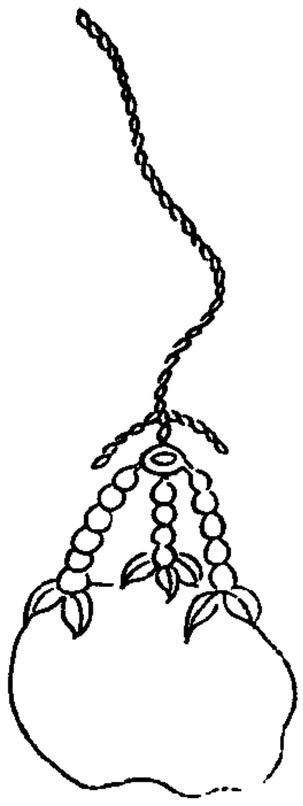
火球式



積石

石有三種一曰擲石自一觔半至五六觔者每堠一堆高圓三尺又五六十觔者五堠借準不及今入城者人納一堄一曰大石每堠一堄或磨盤或門　以捶衣石大約一人之力

懸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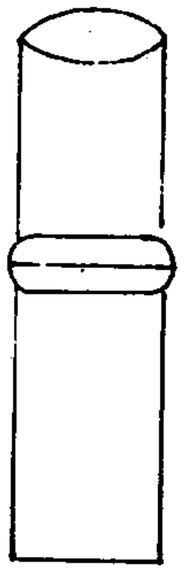


淨澼百金方　卷八　十二

能舉者預布堠頭賊有推車頂門下梯肩版即將此石向頭推打一石不中又借鄰堠一石擊之不中又借一石必退而後已一曰懸石用上大石足鑿一孔下繫鐵繩上續麻繩用法同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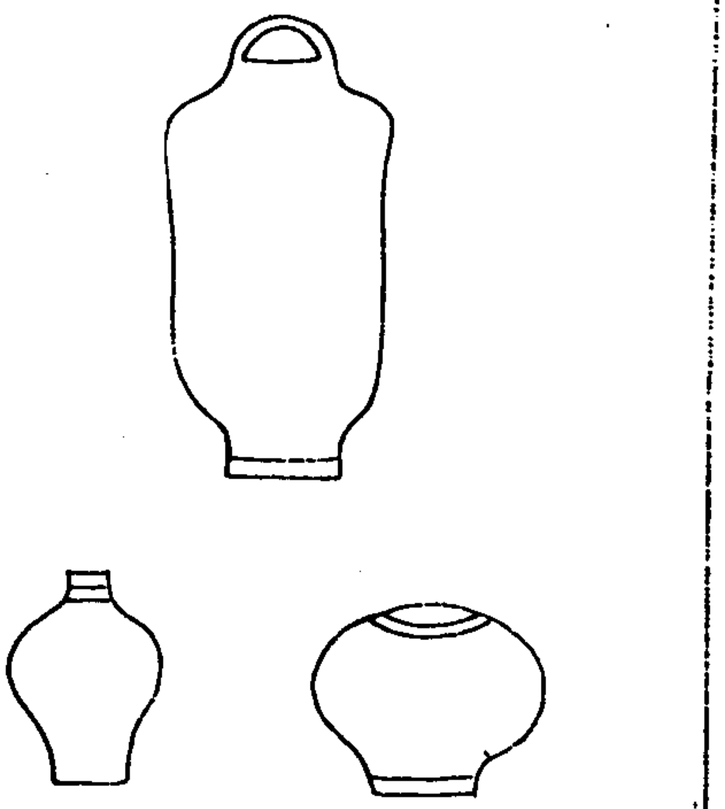
插器

用有底通節粗竹二尺每丁埋一箇在垛口裡面各軍所執器械槍刀銃矢插筒內立之



灰瓶

取細石灰入小瓶內每垛預積一堆將口塞住如賊臨城乃從上拋下擊打灰飛損目不能久立



灰瓶

泥水

賊藏木排門扇木船竹圍之類遮護其身突來攻城此時矢石不能擊長槍不能入何以破之須用水和泥擲之泥上不隆泥多則重又擲巨石于泥上石亦不隆泥石相壓戴者不能勝自然退矣

墨臺

垛口太高難以外望各照信地泥墨小臺須要垛口齊胸以便下視若原有石砌臺基更妙

設柵門

上城處豎立柵門撥兵看守不許垛夫私下亦不許閑雜人潛上一防攪亂軍伍一防奸細外招止送飯換班開放至晚中軍放砲則封鎖不開如警急則茶飯挈送城上止于換班放出

斬逃匕

守垛夫下城逃走遊兵擊獲到官立斬

備取索

城上每段立一典掌黃小旗數面凡遇需用物件寫字帖旗上舉示城下城下各段亦有主者預簡備用雜物各為部分

謹伺舉旗即應送上城勿令緩急缺乏又說雜役軍人量為多寡專司負挈所需物件又每雉須備桌一張筆硯一副小紙條寬一寸者一百以備緩急取物寫字傳知

巡邏兵

各堡兵勤惰不一須常稽察然使人人點名更更喧嚷則守堡者不能瞑卧精神困疲非計也當以城門為限如東門至南門之類每門設巡邏兵十名真小紅旗一面中書巡邏字每更兵二名輪班絡繹巡視止挑燈執旗往來堡口不許叫喝打梆弔鈴若有堡夫熟睡不行喚望并堡口燈火斷滅者

隨擊更旗次早總巡官處稟究仍行喚醒點燈不許擅自喝打賞法重治若擊一旗賞銀一方則堡夫自無力賄免而可以免責放之弊矣

巡邏官

設使巡邏猶恐踈虞每門設巡警官二員各與馬匹真更牌更箭如東巡至南門將值二更東門官將一更箭交付南門官收驗南門官隨付二更牌與東門官為驗輪番迭周次早送總巡官處查考若各官將牌箭私授不親巡警者查出以軍法重治其巡警官先察巡邏十人若見各堡口偶有睡熟失瞭隱燈者擊其更旗巡視不得呼喝敲梆驚擾守堡之人

加犒勞

夜中或值風雨正奸人乘機竊發之會宜倍加嚴謹預備簑笠臨時取用當風雨之夜無論家人僱人格外加勞

對敵號令

誅後至

遇有警報中軍畫則放砲扯旗夜則放砲比燈各軍民隨即照派信地各執器械俱向外立定如有逗延不到者堡長指

名報官本犯即以軍法處治容隱者一併治罪

齊心

守城要心齊城上四方防守之人無分貴賤大小均以性命為急各為自己身家守非為他人效命也先要齊心一體勿懷惡性心我飽而人飢勿懷懶心人勞而我逸勿爭利而趨勿恩害而避勿因小嫌而彼此賭氣勿懷小忿而彼此相爭至于一堡有急一伍協力一賊上城五夫下手敢有觀望退縮躲避不前者一伍之人俱斬首示衆

劉錡

劉錡守順昌寘家寺中積薪于門戒守者曰脫有不利即焚
吾家毋辱敵手也于是軍士皆奮男子備守戮婦人礪刀劍
爭呼躍曰平日人欺我八字軍今日我當為國家破賊立功
遂大敗金人

李芾

李芾至潭州城中守卒不滿三千芾結峒蠻為援繕器械峙
芻糧栅江修壁及元兵至芾慷慨登陴與諸將分地而守民
老腸皆出結保伍助之不令而集芾日以忠義勉將士死傷
相藉人猶飲血泰城殊死戰有來招降者輒殺之以狥

壯膽

守城要膽壯死賊性命與我一般彼不皆勇我不皆怯彼以
捨命成功我以貪生取死爾彼在城下仰攻有十倍之難我
在城上下打有十倍之易人見一賊扒城便爾膽顫見一賊
上城便欲驚逃不思一人驚走千人皆散一散之間賊俱入
城父母妻子箇箇殺死若放開膽力站住不動與賊敵鬥賊
安得上城是站住者滿城得活走散者大家同死但有見賊
退走一步者登時斬首示衆

李顯忠

定氣

守城要氣定凡百步以外則吶喊沖擡必不可動切忌妄發
矢石火器既不中賊又損實用嘗曰守里不如守丈守丈不
如守尺愈遠徒勞愈近得力若氣不先定便自慌忙亂放鎗
砲矢石器械已盡氣力已乏心膽已亂待賊近城何以敵之
此守城第一大戒也必待離城數十步方齊力攻打此勢險
節短之意也記取記取

殺賊後各人急須嚴守自己壍口靜聽上人領賞均分不許
爭功爭賞致失守誤事違者以軍法重處

翹義領兵先登

秦紹自出枉公孫瓚瓚兵三萬其鋒甚銳紹令翹義領精兵
八百先登瓚輕其兵少縱騎騰之義兵伏楯下不動未至數
十步一時同發謹呼動地瓚軍大敗斬其將嚴綱獲甲首千
餘級

張宏範逼宋于厓山

元張宏範帥舟師逼宋于厓山豫搆戰艦于舟尾以幔障之

命將士負盾而伏令之曰聞金聲起戰先金而妄動者死飛矢集如蝟伏盾者不動舟將接鳴金撤幛弓弩火石交作頃刻並破七舟宋師大潰陸秀夫抱其主昺赴水死

酒民曰敵攻城每先遣游騎于百步外馳驟旋繞誘發火器只待數放之後或于藥匱乏或銃熟不堪再裝方合力齊攻坐此失事者不少慎之慎之

定聊

守城要聊定各守信地賊徒攻城每每聚東擊西聲南擊北聲晝擊夜聲晴擊雨總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備八箇字爾兵

濟濵百金方　卷八

十九

法擅離信地一步者斬壁一面十分緊急自有遊兵火速向緊急之方齊力防護三面之人不許移動若過他人一堞斬首示衆

專目

守城要目專目力不精則緩急失候守堞之人遠望近視頭不敢回顧眼不敢轉睛放銃發箭則端相賊身下石投木則端相賊腦下三眼刺槍則端相賊心使斧大棒則端相賊頸見手則斷其手見頭則斷其頭手眼萬分留心不可遲緩亂言萬人驚走以後守城丁寧此令但有一人謠言惑亂人心者守城之人寸步休移拉死莫動將謠言之人與先動之人當時斬首懸高竿示衆

居士曰蘇老泉所謂泰山崩於前而顏色不變麋鹿興于

濟濵百金方　卷八

二十

號令

閉語者割耳示衆

堅志

守城要志堅兵貴如山千搖不動百震不驚庶乎賊智自窮我守可固昔曹成攻賀州日久不下忽有一人登城大呼曰賊登城矣守城之人部滾下城賊遂登城此曾成之計一人亂言萬人驚走以後守城丁寧此令但有一人謠言惑亂人心者守城之人寸步休移拉死莫動將謠言之人與先動之人當時斬首懸高竿示衆

居士曰蘇老泉所謂泰山崩於前而顏色不變麋鹿興于

左而目不瞬此二語為將者不可不知也

燭奸

守城要燭奸賊在城外屯聚以逸待我勞以飽待我飢以寧耐挫我銳以優游懈我心聲言解圍以安我意聲言增兵以寒我膽下動下靜以疲我精神緩進零冲以耗我氣力忽散忽聚以老我智謀築壘增柵以示彼持久我意已定一切勿動徹圍毋喜疾攻毋驚歸師毋躡示怯毋進約和毋信偽隙毋察忽退毋懈久持毋數古今名將用兵未有無節制號令而能取勝者今將中軍以下號令合行刊刻守城之人各給

一本如某項人某數款妄稟議字者自讀不識字者聽識字之人教誦解說字字依行

遊兵號令

每門每臺各備起火流星事急則然之本面遊兵即行接應

不許稽遲

各舖備火種一盆不許種絕

各門備快馬數匹以傳警信

洴澼百金方　卷九

洴澼百金方卷九

禁約第九

禁奸盜

禁樂戶

禁酒肆

禁浪遊

禁積薪

禁喧譁

禁私開禁門

禁妄動

禁擅離信地

禁近城房座

禁私回賊話

禁歇家

禁茶坊

禁混堂

禁風火

禁訛誑

禁夜行

禁虛發

禁吹响器舉竿表

禁擅入信地

禁近城王卓

禁私開賊書

洴澼百金方卷九

禁者令民知所戒而不犯也禁而不能止則將未能令軍必敗矣太公曰殺一人而三軍震者殺之是刑上究此將威之所以行也若欲行罰必自貴者始輯禁約

惠麓酒民　編次

暮天居士　重訂

禁奸盜

重法

壯丁上城家中無人看守小人乘機為奸為盜但有拿獲者

洴澼百金方　卷九　禁約

當時打死示衆其飲食不足之人開其手本稟官設法賑借存恤

羊侃

梁侯景初圍城軍人爭入武庫羊侃命斬數人方止此即叔孫豹之漸也

李綱

李綱當金人圍城宛守時有自門上掷下人頭至六七者皆云斬獲奸細及驗認則皆漢人百級綱于是捕獲數人斬以徇軍又有京師不逞之徒乘機殺傷內侍取其金帛而以所藏器甲弓劍納官請功綱命集守禦使可以次納訖凡二十餘人各言各姓皆斬之并斬殺傷部隊將者二十餘人及盜納袴一領者强取婦人絹一疋者妄斬平民者皆即斬以徇故外有強敵月餘日而城中竊盜無有也

宗澤

宋宗澤知開封府時敵騎留屯河上金鼓之聲日夕相聞而京城樓楷盡廢民兵雜居盜賊縱橫澤至首捕誅舍賊者數人下令曰為盜賊者無輕重並從軍法由是盜賊屏息民賴以安

洴澼百金方　卷九　禁約

馬知節

宋馬知節從知定遠軍時部民入堡卒有盜婦人首飾者護軍止笞而遣之知節曰民避外虜而來反為內盜所掠此而可恕何以肅下即斬之又虜衆犯塞民相擁入城知節與之約有盜一錢者斬俄有竊童兒錢二百犯者即戕之自是無敢

禁歇家

歇家不許居住城內恐有奸人窩宅

禁樂户

凡不良之人快重貨而至多以倡家為窟宅倡家惟利是視自不必詰所從來矧有倡即是盜者宜嚴行驅逐

禁茶坊

奸人設謀定計多在茶坊者慮洩後之言有漏泄也須嚴禁之遠者即將房入官焚償先鉤兩隣連坐

禁酒肆

酒肆亦藪奸之所也賊信緊急不許開張或從民便止許零沽不得留人聚飲違者罰亦同前

禁混堂

不良之人每每寢宿混堂宜併禁

禁浪遊

奸人日間無計藏身每託閑遊拖人耳目遇儆之日凡有浪遊名勝庵院者許人擒住究實重賞告者

酒民曰欲家樂戶茶坊酒肆混堂及名勝寺院果皆藪奸之所也若有明智之人正宜留之以為捕役耳目之徑一概拒絕尚屬下策但格外之事恐非所及故寧取其次者

禁風火

兵臨城下城內居民失火者斬

禁積新

警報緊急城中居民近城者不宜堆積稻州柴葦恐城外火箭飛入起火放宜某諭少則收藏多則移寘隙地為便

禁訛謠

警報狎至訛言易興有等造言生事之人或妄泄軍情或虛張賊勢而輕聽好事者又從而播傳之最為撓亂人心即時梟斬不宥凡有曉星氣術數之人悉收隸官府不得與他人竊語及禁論說怪異以惑衆心

禁喧譁

凡見賊大言喧譁詐者或被傷高叫驚走者照臨陣退縮軍法示衆眩敵回頭搖動者割耳夜警者治其所由本官連坐

禁夜行決當禁

城內柵閘之設所以備盜也今夜行者儆夜不止則柵閘儆夜不閉矣虛設何益必委風力倘佐率精兵持鎖鍊專禁犯夜之人重懲一二警衆之意于弟及悍僕家奴則小民自不敢犯而盜賊無由乘機竊發矣

禁私開禁門加外鎖一法別見方岳部

城門謂之禁門以見不宜擅啟閉也太平日久法紀縱弛守

門官俯安自便高臥在家守門軍得錢賣行放閉任意從此誤事為禍不輕如有犯者定以軍法從事

禁虛發矢石

設險節短法

凡遇攻圍俟賊近城令慣熟弩手善射者乘便射打務要哥中妙倖亂發矢石火器既不中賊又損實用大率守具皆用于十步之內著著見功方為的當大略守里不如守丈守丈不如守尺愈遠徒勞愈近得力速攻不中既費力又損器何為哉

澠澤百金方　卷九葉約

禁妄動恐為賊所來也

賊內應多在夜間或于倉庫放火或于空廟及高阜處放火或放砲為號即有十餘人雜入我軍偷至城上砍傷守埰軍士吶喊稱言城破矣我軍聞之驚潰賊因乘之大開城門延衆賊而入此千古屢轍也但戒嚴軍士守城者守城妄動即斬守門者守門妄動即斬又急傳守門之人但防內賊勿防外賊凡城內居民各執器械各立門前至天明賊計

親張遠屯長社軍中有謀反者夜驚亂火起一軍盡擾遠謂左右曰勿動是不一營盡反必有造變者欲以動亂人爾乃令軍中曰不反者安坐遠將親兵數十人中陣而立有頃皆定即得首謀者斬之

設奇賞不許救火

唐段秀實為涇州刺史別將王童之謀作亂約夜焚萬積救火則發秀實申嚴警備夜果火即下令軍中行者皆止坐者勿起各整部伍嚴守要害童之白請救火不許及旦捕童之及其黨八人皆斬以徇

澠澤百金方　卷九葉約

禁吹响器舉竿表恐為賊之應也

兵臨城下之時城中居民不許妄豎高竿亂吹响器并樂器小炮概不許作

禁擅離信地

公派既定各有職掌矣守門者守門守埰者守埰守方者守方守庫者守庫守獄者守獄中軍居中軍營遊兵居遊兵營奇兵居奇兵營戰兵居戰兵營務令如山如林整齊嚴肅以備調遣敢有擅離信地一步者斬首示衆

禁擅入信地

凡面生可疑之人假託閑遊貫串信地者必奸人欲潛行窺
伺者也即時拿送究治凡營兵欲買食物每隊自有火兵一
名給牌入市餘皆弁禁萬不宜令手藝之人借名交易私入
營盤如修脚蔑頭補皮匠賣熟心之類

禁麵者

邛州牙將阡能效高仁厚即兵討之未發前一日有鬻麵者
到營中遊者疑執而訊之果阡能之諜

禁近城房屋

城外三丈內若有房屋賊或潛伏屋下擊射守城軍民或即
用其梁柱作梯上城或順風放火或就本屋運土臨城起闉
而登皆無可柰何有近城一丈以內者城身又位于屋此不
守之城也合行嚴禁一毫不留違者以通賊論

禁近城土阜

池外高阜之土不宜存留一則恐賊借以填濠二則恐其礙
我砲路

禁私回賊話

凡賊有誘話者不許私回巡邏報與中軍酌量回答一面傳
令別面隄防暗算

禁私開賊書

城外有使至守門者簡實徑導詣主守內外軍民不得輒相
見如得飛書持送本營對衆封送主守如城上城下有面生
可疑交相接語或擲物件做手勢號色即時拘拿解主守究
問

洴澼百金方卷十
設防第十
防門
防塞
防窮民
防詐門
防暴來
防難叛
防住時令節
洴澼百金方　卷十目錄
防敵去而復來
防賊求和挾詐
防火燹
防州場
防庫
防牆
防奸細
防內應
防詭冒
防潛襲
防風雨晦冥
防敵退而實進

洴澼百金方卷十

惠麓酒民　編次
園峰居士　重訂

千大之隄潰于蟻穴合抱之棟
燃也防之為道難言哉必也善
為貴矣輯設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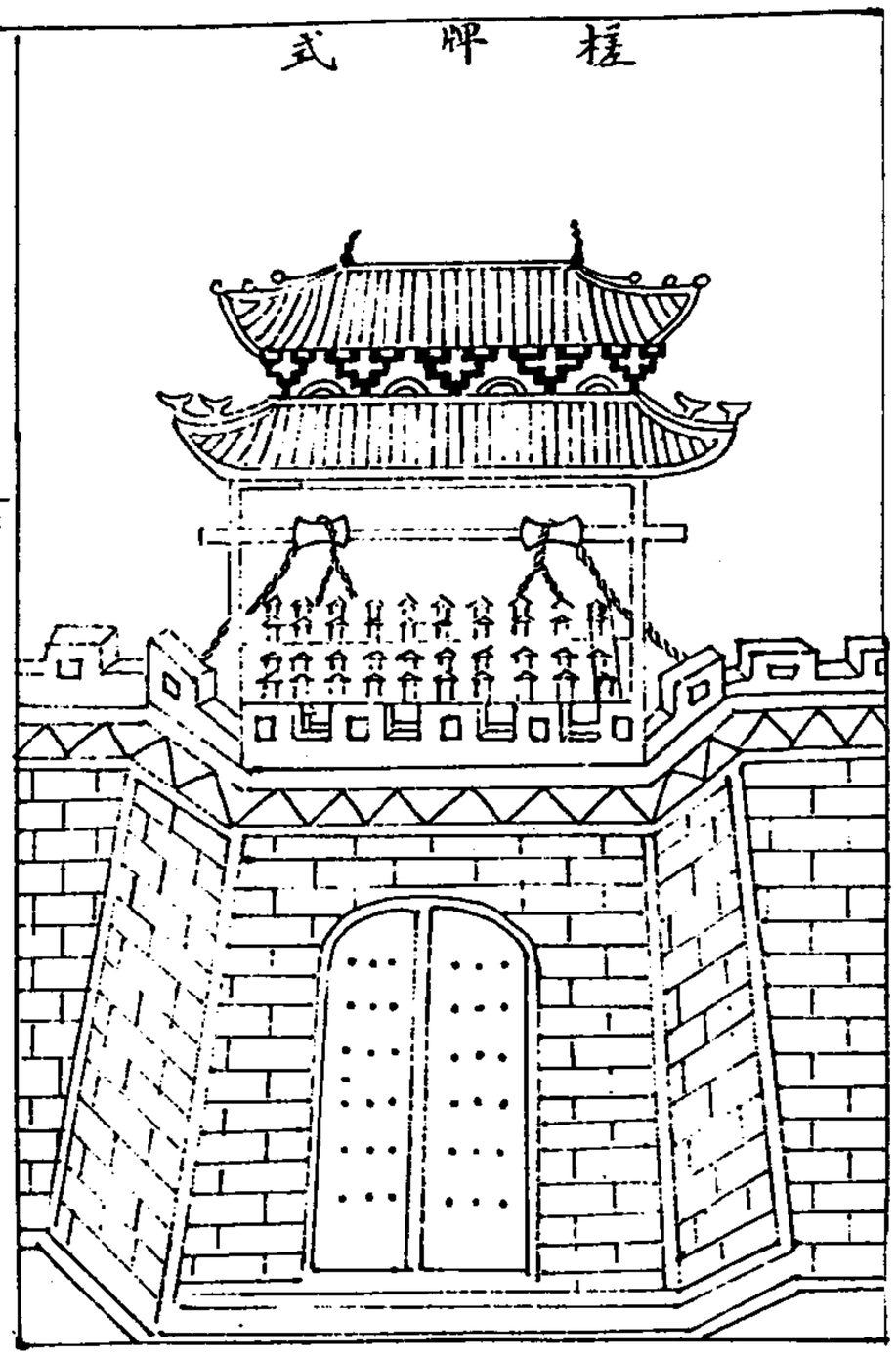
防門

火月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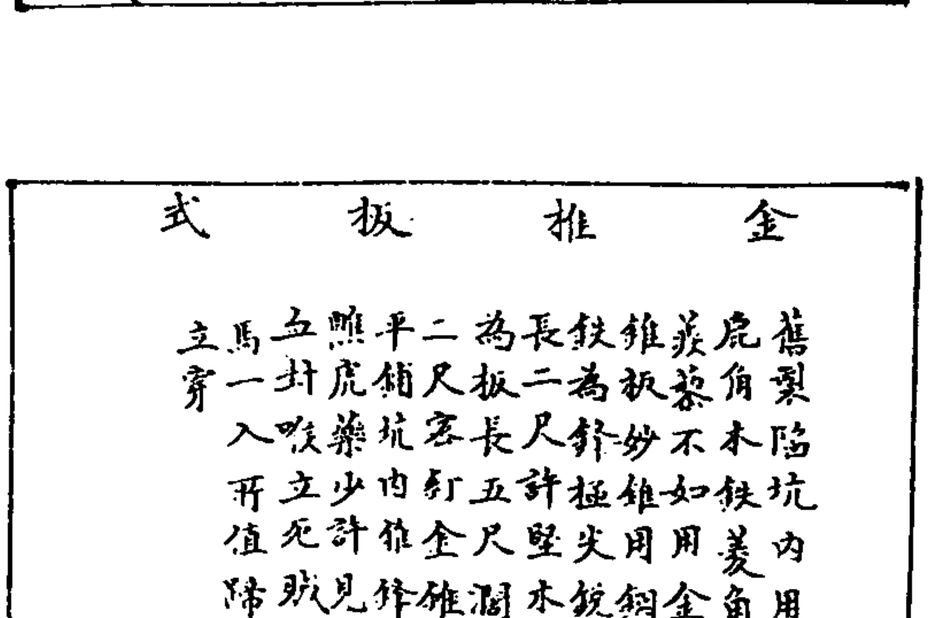
賊若破月城未破內城城上人須用火炬擲月城內以月城
洴澼百金方　卷十設防
為火池多多添油竹木賊不勝烟
楊智積益薪助火
楊智積隋文帝姪也楊元感反攻城燒城門智積于內益薪
以助火勢賊不能入

槎牌

槎牌量其城門高下濶窄堅木造之厚四五寸外用鉄葉排
釘錠裝頂上照門空一尺濶長乘
過戟杜水二根橫架固木一根中
住若過笑門土壅不及將槎放下
陽阻



二



三

金錐板

月城內大城外築成陷馬坑澗狹與城門相等不可太過恐墻脚虛頽也長可一二丈深一丈有餘底澗而上狹蓋上陷于下賊一墮勢不能攀躋求脫矣其內寘金錐板城上門口仍列壯士用弩弓勁弩火器礮石利刃長矛為鉤搭斬截之具無事用塾木搭上為跳板使我兵利于出入有急奪去跳板用薄蘆席虛蓋浮土賊入蝦陷

鉄挿板

挿板用榆槐堅木為骨其濶兩邊各掩過城門一尺幔以生牛皮周圍用鉄葉裹釘完密下用狼牙釘挺其鋒利兩旁施鉄環貫鉄索各立二柱柱開池槽亦用鉄葉裹之柱下各立撐柱以防傾圮柱上設一轆轤為紋索之用兩柱間設一大橫木中空一竅挿板中亦空一竅紋至兩竅相對處即以一巨鉄釘拴入其中加欲開阻賊兵入城但拔去銷釘其挿立下勢重千鈞當之者立為齏粉挿板勢重必以紋車升之

鐵蒺

皆難矣國淵南甚急鐵蒺令軍民詐降陰伏勇士開城門候燕王入急下鉄板釘中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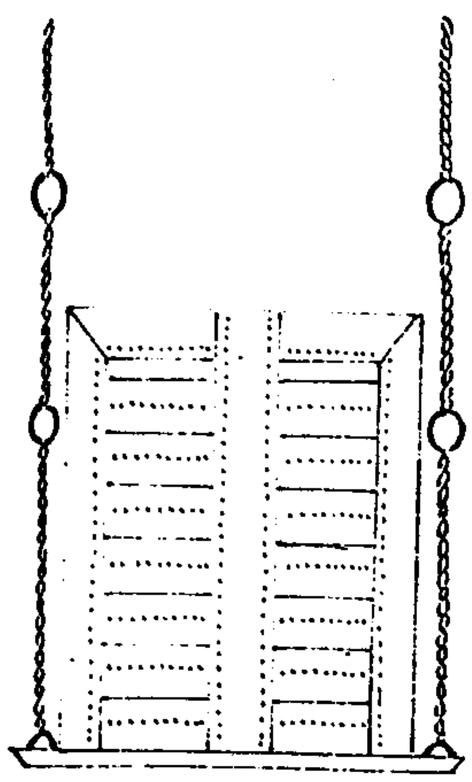
洞民曰月城設陷坑坑内實金推板賊即破門敢進一步便陷死地矣較火月城策似稍勝之　又必實鉄挿板何也恐陷者層積賊踐而登故約過一二百人即便下此使皆敗後絶任意殲之爾

刀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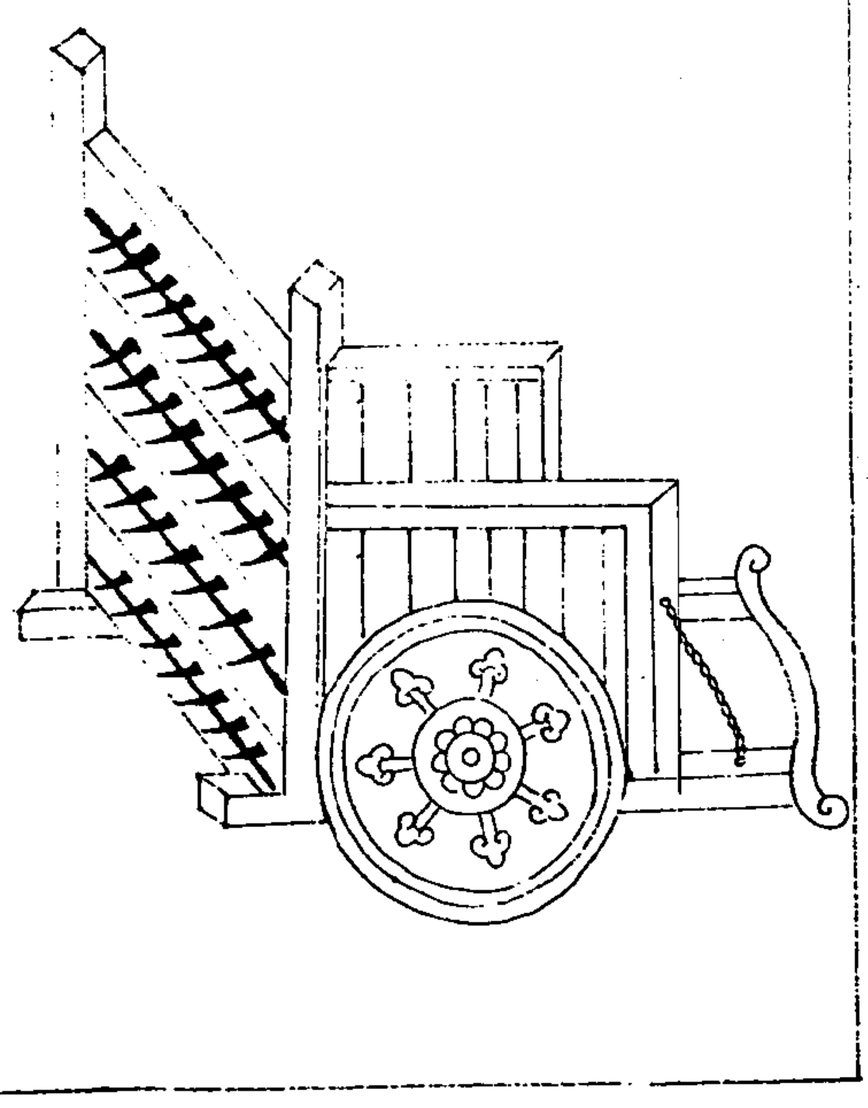
以兩輪車自後出銃刀密布之敵攻壞城門則以車塞之此車宜設二乘一向外防賊徒外攻一向内防奸細内應

洞民曰今人一聞做報將門用石壘砌用土填塞甚為可笑萬一賊隙可乘反阻戰兵出入之路刀車鑿扇皆妙法也

鉄挿板式



刀車式



鑿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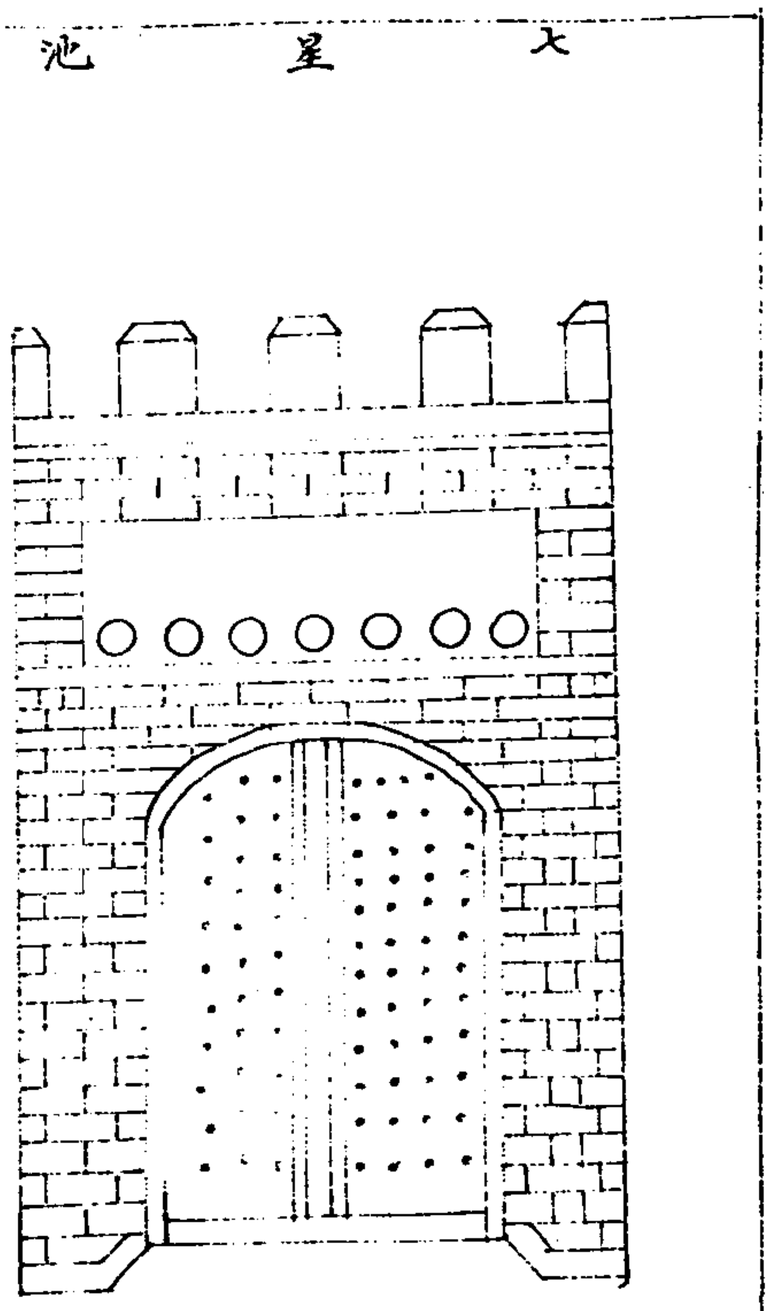
侯景以長柯斧砍東掖門門將開羊侃鑿扇為孔以槊刺殺二人砍者乃退今用神器從孔對擊威力百倍鑿扇甚妙

七星池

凡賊攻城多用火燒門須用淋水滅之預于城上紫貼門扇虛開鑿一池橫長與門等濶二尺池口至底以漸而殺如屋簷大滿樣底約濶五寸鑿為七眼徑六七寸每眼相去以門之廣狹為度務令均勻其相連處稍鑿寸濶一縫借之泄水眼大可下砲石縫狹水不旁注如開河傾瀉火無所施且人

亦難于站立此萬萬不可少者池上無事以厚板蓋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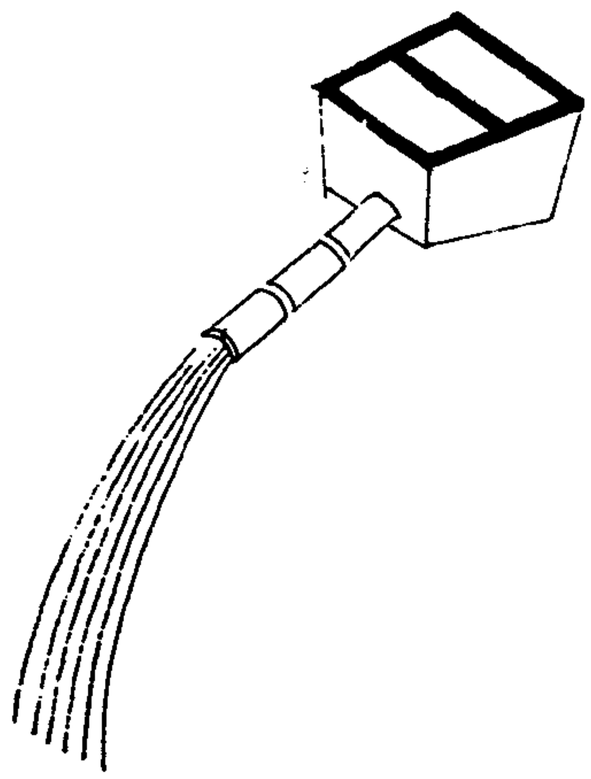
按侯景列兵繞堂城既市百道俱攻鳴鼓吹螺喧聲震地縱火燒大司馬永西華諸門羊侃使鑿門上為竅下水沃火賊士踰城門洒水火之方滅此即前七星池之意也但旋鑿之不如預備之矣



溜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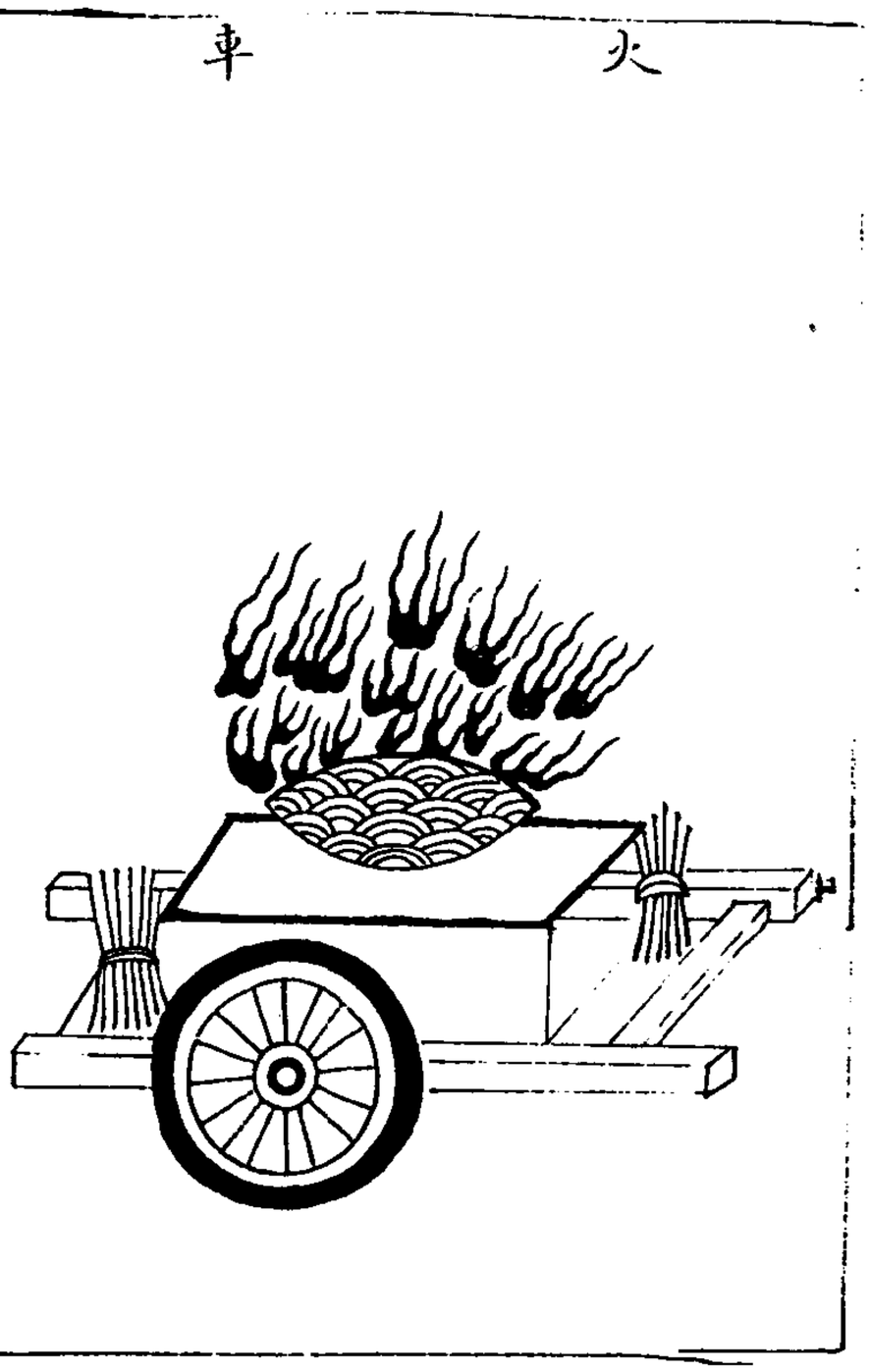
賊有以火燒城者宜用鉄溜筒貯水傾滅之若用水則油燄愈熾多致失事

上用竹筒下用鉄管城上注水于木斗內傾瀉



火車

以兩輪車中為墟上抱雙滿盛以油蒲炭火熒令沸仍四面積薪推至城門樓下縱火而去敵必下水沃之油得水其焰益高則樓可焚也



水囊式

水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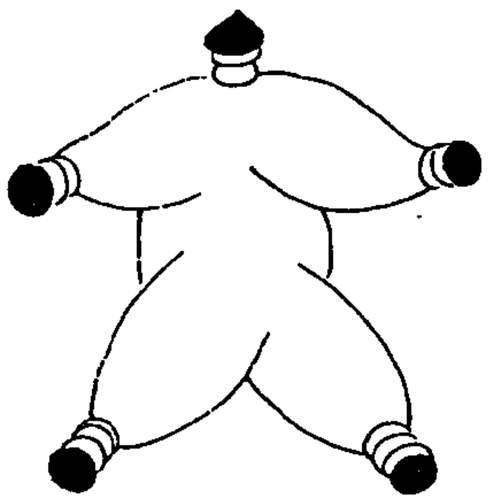
以猪牛胞盛水敵若積薪城下順風發火則以囊擲火中古法作水囊亦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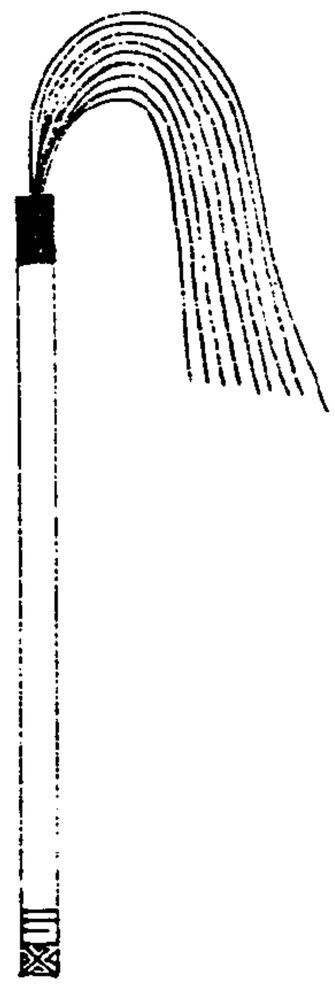


水袋式

以牛馬雞畜皮渾脫為袋貯水三四石以大竹一支去節納于袋口若火焚樓栅則以壯士三五人持袋口向火處水注之每門置兩具



麻搭式



麻搭

以八尺杆縛散麻二斤醮泥漿水燬火

鉄鉤式



鉄鉤

束槎高歡攻玉壁縛松于竿灌油加火規以焚樓韋孝寬作鉄鉤利其鋒刃火竿米以鉤遙割之松麻俱落

唧筒式



唧筒

用長竹下開竅以絮裹木杆自竅唧水

姚仲酒缶

金人攻仁人閉用火焚樓姚仲以酒缶撲滅之

孟宗攻陜火

金卩完頗訛可擁步騎薄襄陽城宋孟宗攻棗糗盛沙以覆樓棚列甕潴水以陜火

洎民曰又一法用普石化水釜門樓常令滋潤火不能害

水井

城中宜多濬井泉須于寺廟空閑之地添井三五十眼一以備人衆可飲一以備火攻粹救

水缸

凡栰樓敵臺之下皆當各貯大小缸數口而五探亦共貯一缸如為飛火所然隨然隨撲庶不至取救遠水成燎原之勢

防牆

突門虛敵臺

攻城之具用楯揄水厚八寸以人御之其板供用活鎖是以鉛彈遇之車往來者去鉛彈子折而過車隨復起不能傷人推至城下以方矢仰射而以失鉄衝拒城長五六尺餘柄以粗木為之每去一孰則以衝

入五六人共坐其柄而撼則城不能支矣若有突門虛臺從旁夾擊安能害我其制已詳首卷茲不復贅

備修築

城中每面備磚一二萬黃土數十車石灰千斤水一百甕每十探用鉄掀二張鋼刀二口破城垣當時修補

木柵

東魏高歡攻玉壁四面穿地作二十道其中各施梁柱以油灌柱放火燒之柱折城並崩陷孝寬隨其崩處竪木柵以杆之敵終不得入

偃月城

全完頡訛可攻襄陽募壯銀鎮石工晝夜陷城城頽孟宗政益薪深火山以絕其路列勇士以長槍勁弩備其冲距城頽所數丈築偃月城翼傳正城深坑倍刃躬督役五日成

防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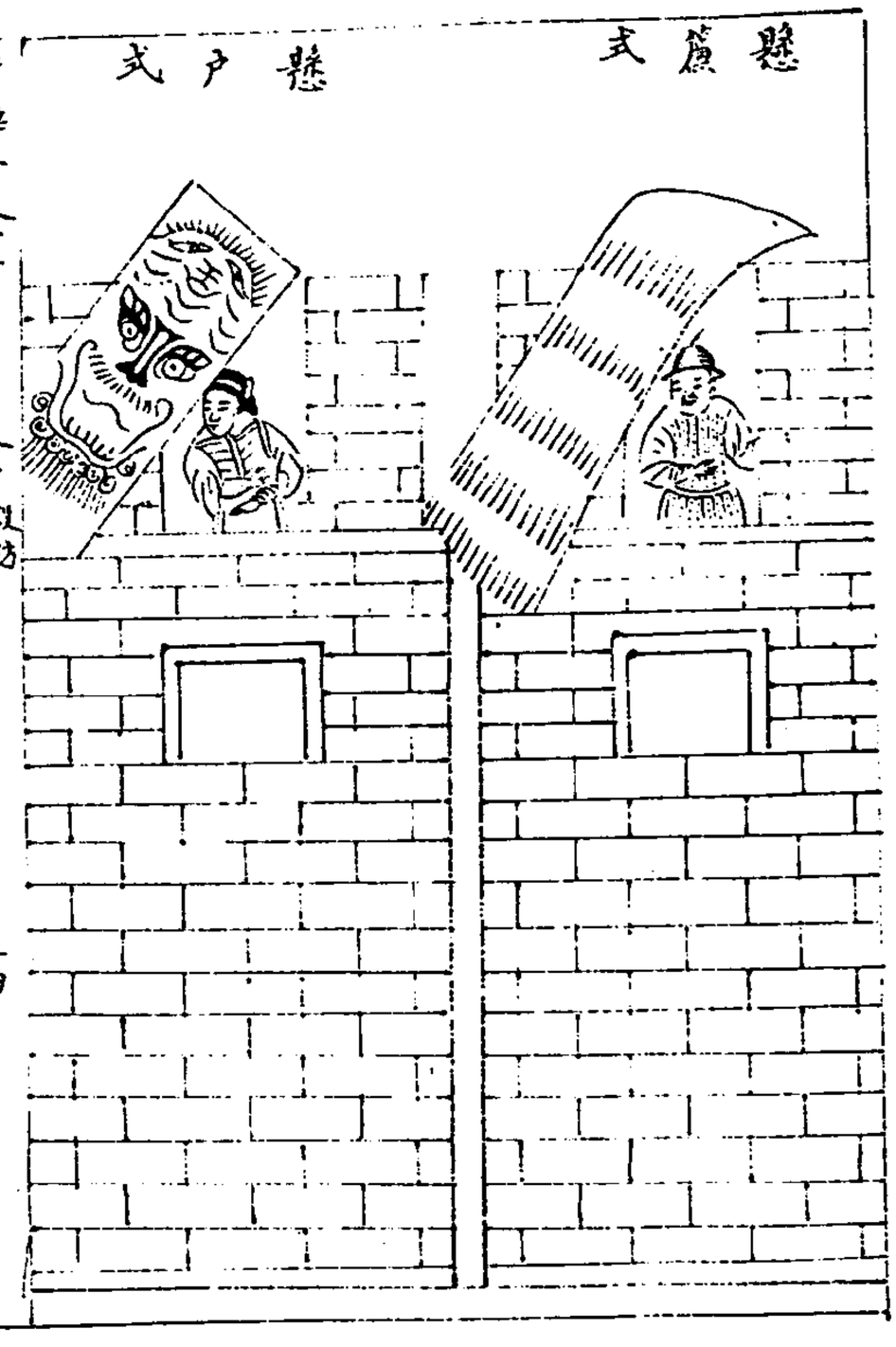
懸簾

探口第一切要之物每探口作木架一緊貼兩探邊上安橫木向外可搭毡毯或用被褥俱以水濕

直遮探口箭不能入但防賊鈎竿須用兩帶繫探內外用兩活柱撐如欲下視將兩柱斜撐兩探邊傍遠視高撐近視低撐

懸户

懸户則以軸作為小門一扇厚一寸如鵝卵大可以遠窺亦以活柱撐之懸户簾撐不可太高須防流矢



懸簾貴重不如以民間絮被代之隨被大小長短造成木框被上密紉小帶為耳以兩竿挑出城外五六尺用水浸透被既虛懸復藉水濕矢不能貫火不能然守門百姓有特無恐又保護女墻一被庶二保以代懸簾法簡功等

絮被

傍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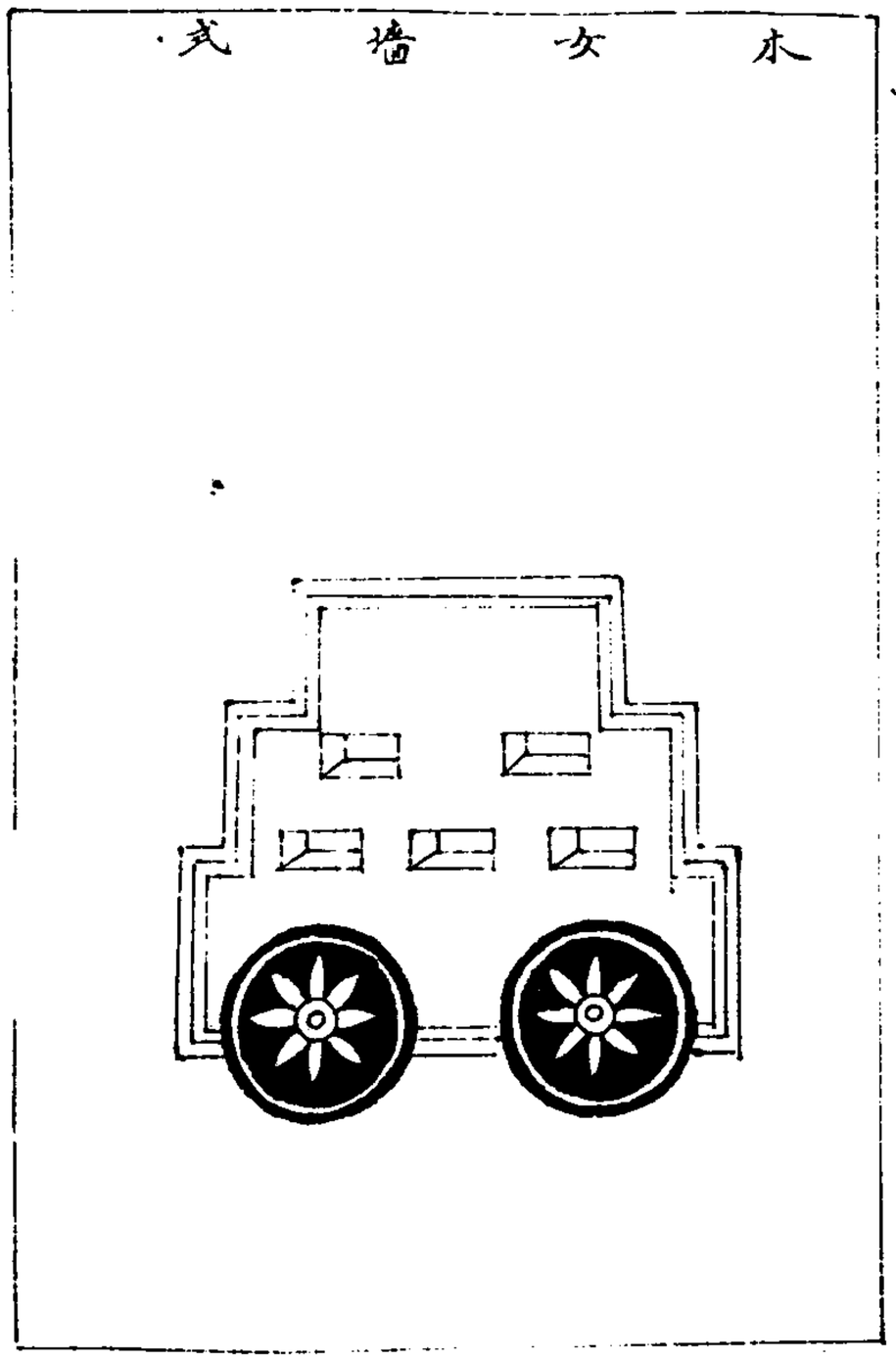
又防鉛銃須要旁牌遮蔽一保一牌更妙力不能及數保一牌亦可人家鍋蓋保夫執之亦能却矢況牌乎

以版為之高六尺濶五尺下施兩輪軸施拐木二條凡敵人攻城推壞女墻則以此代之

劉琦

宋劉琦守順昌時守備一無可恃琦于城上躬自督勵取僞齊所造炮車以輪輻埋城上又撤民户扉周布敵之即代以

木女墻



連鎖大塚

尹子奇圍睢陽以鉤車鉤城上捌閣鈎之所及莫不崩陷張
巡以大木實連鎖大塚拔其鉤而截之

浔民曰其法未詳載此以待巧思者意會　梁身甚薄賊
每攻城先用大鈎鈎倒侠守城軍民無所隐蔽最為誤事
連鎖大塚之制宜考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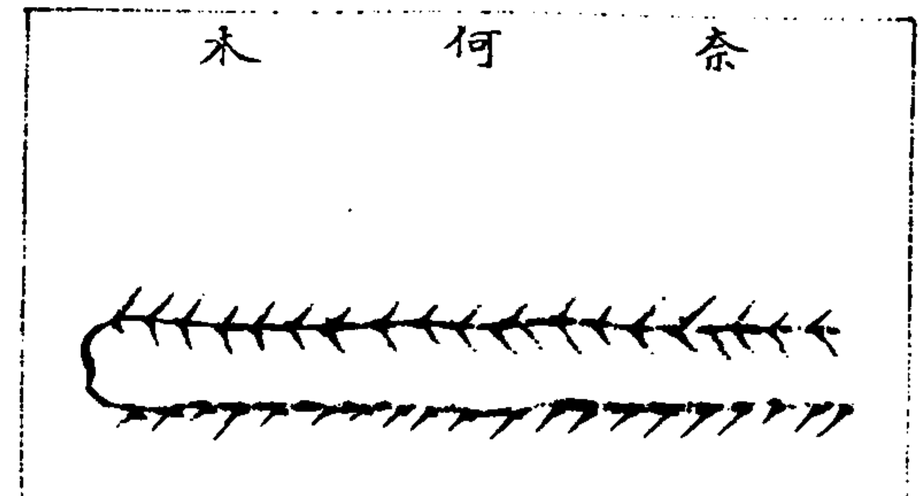
奈何木

賊若攻城不恩日攻而恩夜襲且或守城兵夫偶而困倦不支則寘奈何水以防一時之懈先諭各兵每夜一鼓之後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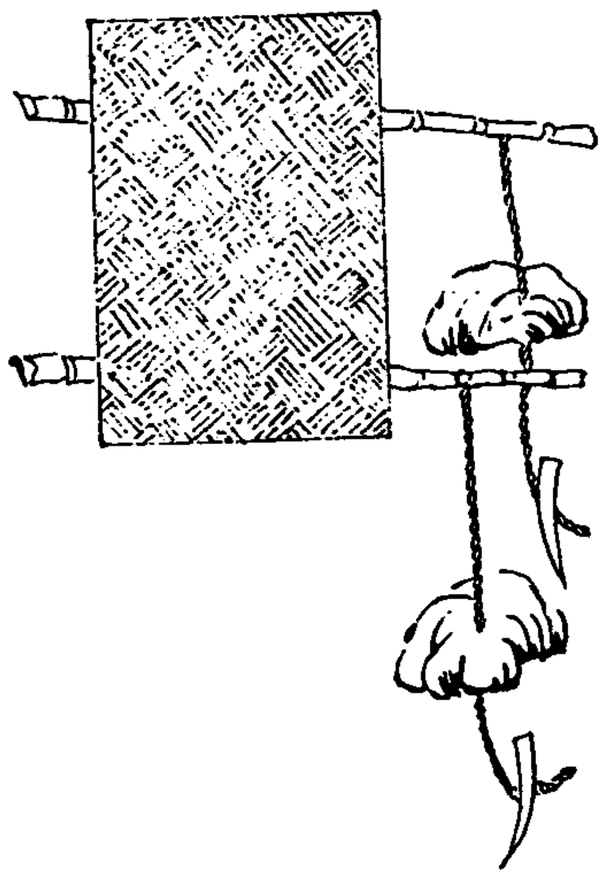
城樓喇叭一通即將奈何木通城頓寘梁墻上木上倒綴虎蹄每斬一束用小指大草繩三尺長以一頭繫菊束一頭經于木菊垂墻頭之外邊賊來緛十餘斤重石塊將石連繩攀攻既不能攀援而上又不能飛越而入一經移動碑石下墜菊木隨落賊自取傷而守梁兵夫且又警覺即扯打碑石傷賊必多因其無可奈何改足近城木樹

浮籬

奈何木下梁口之外益以浮籬每肩約濶三四尺長六丈尺不拘環城接連駕設之法或用小木或竹二根比籬濶三四尺以一牛伸出梁外一牛放入梁内其外悶浮籬籬上壓以碑石天晴加寘石灰數包于上其内用繩縛墜石虚懸用木釘釘于地下鬆緩其繩若賊加梯籬上籬軟不能勝梯碑石下擊兩竿翻入墻内守梁者且自驚覺即倒睡亦醒若賊寘梯籬下而攀附上登則頭觸浮籬亂石又墜矣



兩竿架浮雜式



木馬子

一橫木下實三足高三尺長六尺

狗脚木

植二柱女墻內相去五尺准墻為高下柱上施橫鈎挂

洞子

用木製長一丈濶三尺外直裹編如竹笆樣城樓閙即遮蔽之邪外密裹葴密處以大麻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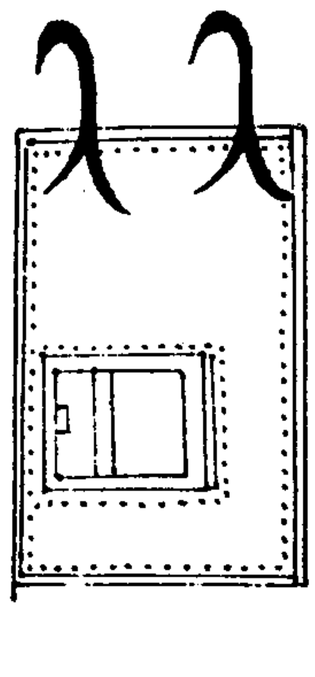
荆柳綿成長五尺濶四尺緣生牛皮背施橫竿長七尺戰棚上木馬倚之女墻外狗脚木挂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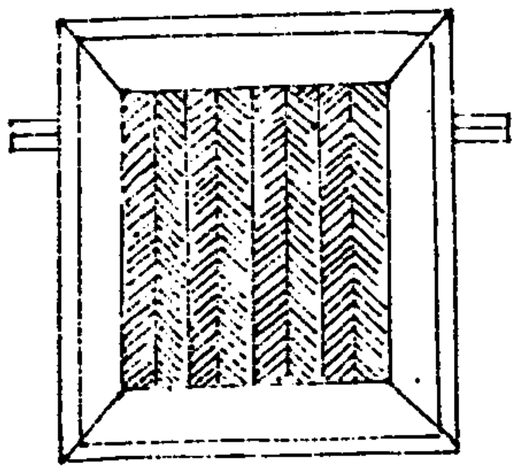
笆籬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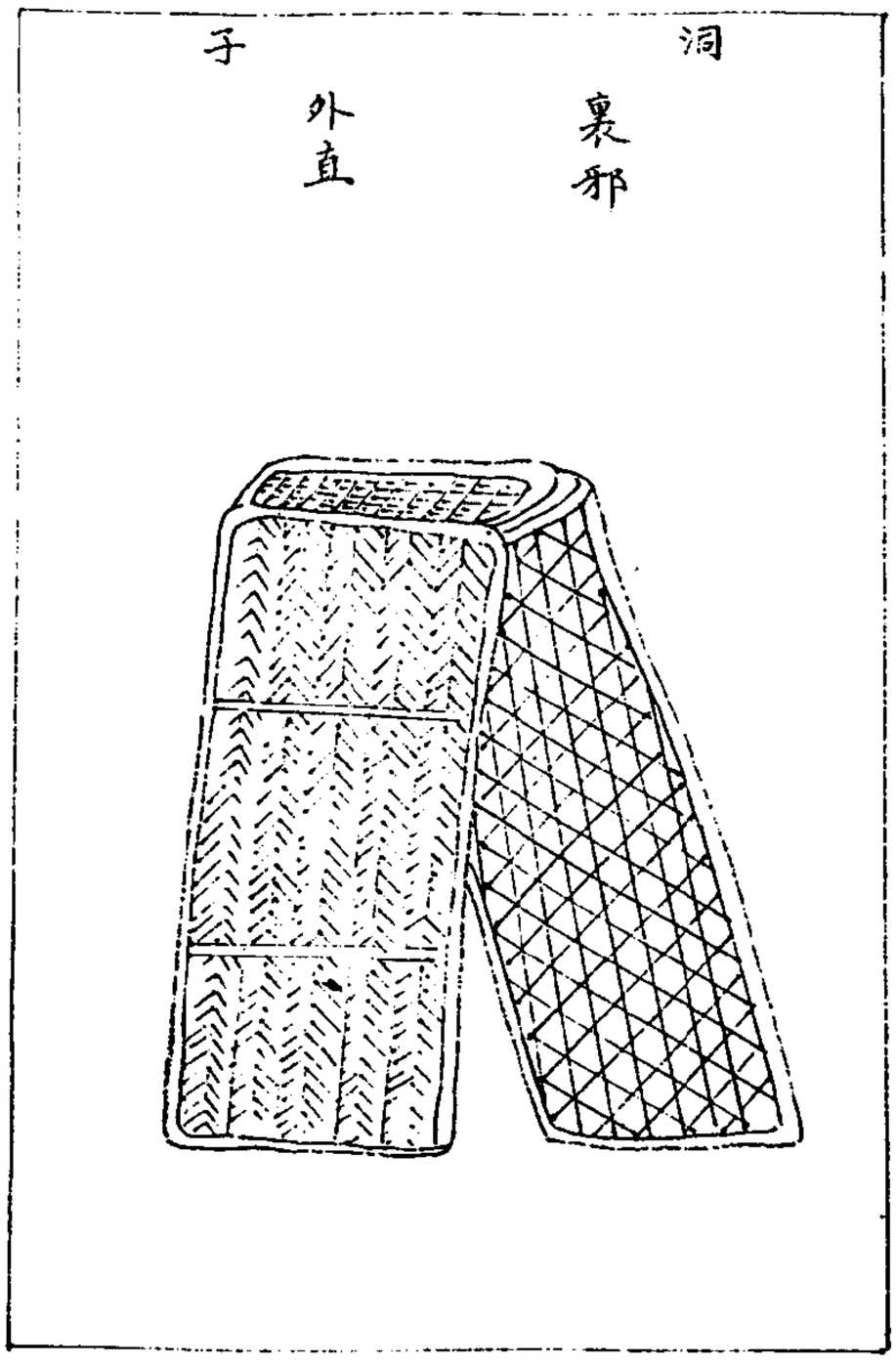
皮竹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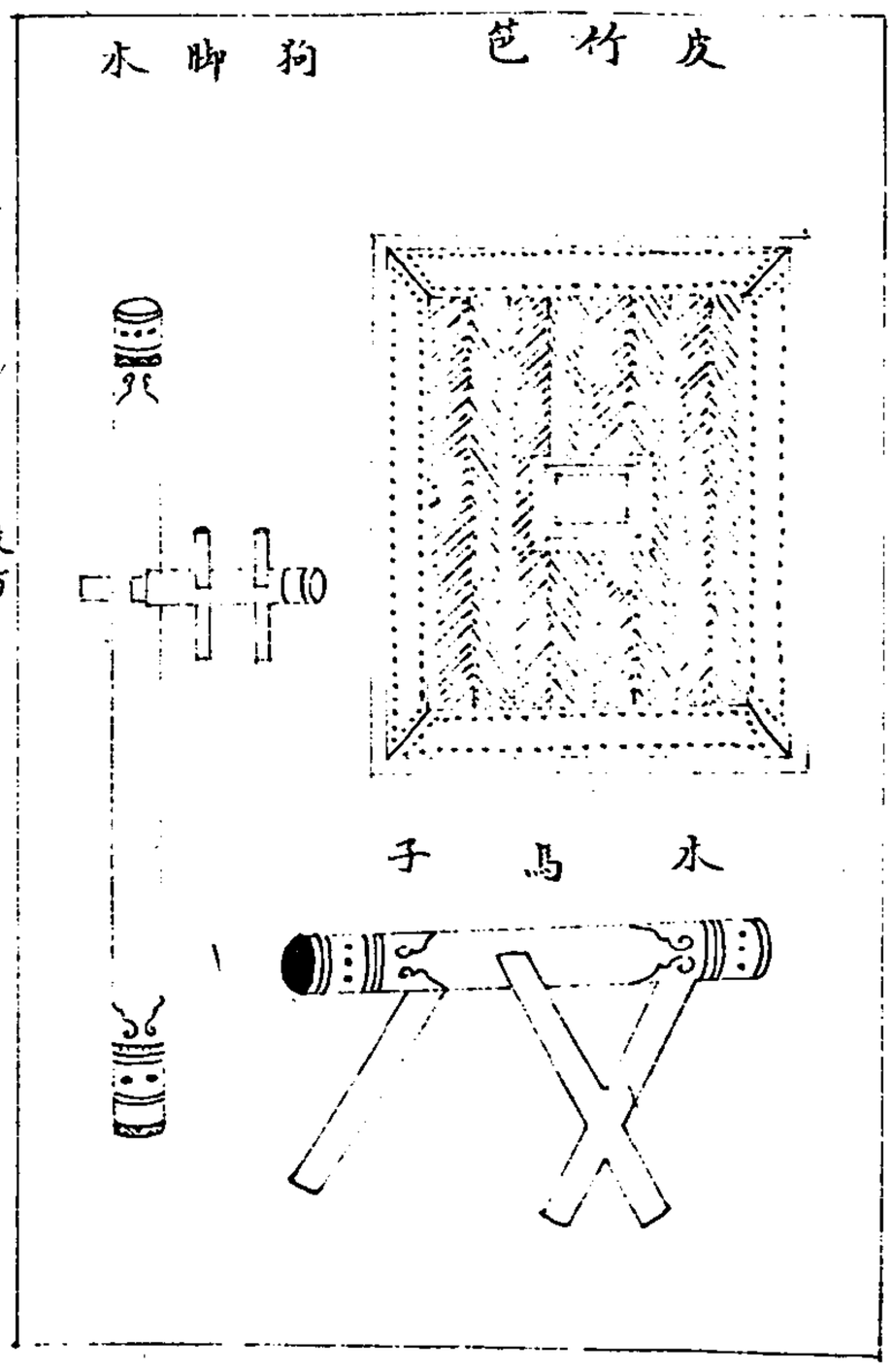
生牛皮條編江竹為之高八尺濶六尺施于白露屋西邊以木馬倚之開箭隙可以射外

垂鍾版









防奸細

嚴搜逐

從來賊欲攻城必有內賊為應或一年半年甚為客人僧道算卦偷工皮匠裁紙賣菜販果修脚篦頭在本城踦探道路采訪虛實窺伺貧富交結守門牢什為心腹買囑在官人役為耳目甚者包攬皂快營幹守門一動一靜無不皆知一計一策無不傳報及圍城時或舉火內應或預配城鑰開門或揚言賊已入城惑亂衆心有司須預先謹防臨時搜逐但有房主敢家不行覺察一概混留者查寔奸細與房主敢家一

同枭示賊無內應雖開門不敢徑入此守城第一要務

清保甲

凡欲防奸須嚴保甲預就每方之中編定五家一牌令其相為覺察不許容留面生可疑之人容隱不舉事發連坐即原係居民若兵臨城下如有踪迹詭秘舉動可疑者亦許諸色人等稽察報官若捉获真正奸細一名登時賞銀十兩以示奬勸　每家給一腰牌開寫年貌籍貫凡有牌出入城門方准放行

查流寓

流寓之家有五年三年以上者與比屋一體編戶若僦居一二年者除可疑人定行驅逐外餘查其眷屬多寡親戚保結何人生理何事如無眷屬及有眷屬而無親戚保結生理者一概驅逐出境

查僱工

染坊麴坊糟坊磨坊煑作鉏作錫作鐵作木作等店頭多各處僱工人必取隣里保結果係久僱方准容留如係新來及無保結者竟行驅逐如店主容留鳴官憲坐

查逓歸

奸細不盡屬遠人土著者亦往往有之即貴家大族寧保無不肖子弟及亡奴悍僕竄入城中若里人恐其挾怨中傷即明屬可疑莫敢輕舉然與其細疎而債事曷若過防為萬全凡在外遊食紅商一旦來歸者不論賢愚貴賤該地方一一報官另作一冊責其族主隣佑具不致疎虞甘結庶便時為覺察仍明示過防之意不必避嫌俟至事平銷毀原冊此在良民原不慮其稽核而奸細始不得逞矣

查寺廟

奸人潛跡多住寺院之中尤宜防者無名庵觀見一客至便視為奇貨妄問從來宜責成僧衆凡南北造冊四扇某庵有緣偶到客僧發衆此外流僧一概驅逐其行脚往來惟准禪堂施飯即遣他往不准留宿別有地方驅逐之至于過客一概不許寄寓如容留異言異服之人查出即以容留奸細論僧綱司及本寺住持先將各寺綱司亦革退一冊法如前行之

查客店

凡城外閣廂與在城不同一店中有客數人先令房主具結保開店之人次令店主具結保客人无須稽行物色以防不虞

立內冊

城中最慮潛伏須于各街巷口設寘冊關每夜懸鑰撿夫執器械嚴守晨昏啓閉即官府夜行亦須審察以防奸細

加外鎖

堯城內一層門向外者晚用外鎖撿謹慎有身家者十餘壯丁守之以防城內奸細放門而出

防窮民

總論

賊之所至甘心從逆者皆窮民也賊一入城引賊焚搶富室者皆窮民也賊尚未來頸首祝天而日望其來者又皆窮民也先事而誅之則冤甚且不可勝誅聽事而防之則無及亦不可勝防然則奈何要知窮民之情所以不顧而走險者非有大志圖富貴也不過因其生計盡絕且圖救一刻之飢寒耳一刻之死亡爾所謂做一飽兒死不瞑目之說也但今安撫得宜衣食不乏則皆戴戈登陴相與戮力扞賊之赤子也反側之罪豈獨在民乎故許洞云被圍者當先安其內而

後及其外即此意也古人如漢虞詡唐王式輩皆能識此機者今載于左

虞詡三科募士

東漢朝歌賊數千人攻殺長吏屯聚連年州郡不能禁乃以虞詡為朝歌長及到官設三科以募壯士掾吏以下各舉所知攻劫者為上傷人偷盜者次之不事家業者為下收得百餘人貰其罪使入賊中誘令劫掠乃伏兵以待之殺數百人酒民曰攻劫者大盜也偷盜者竊盜也傷人者即今所謂大逗打行也不事家業者即今所謂游手游食無籍光棍

也之數等者法所必誅詡能急取用意深矣

王式開倉賑貸

唐憲甫亂浙東詔王式討之式入越州命諸縣開倉廩以賑貧之或曰軍食方急不可散也式曰非汝所知也及平賊械甫送京師斬之實酒大會諸將請曰某等生長軍中久更行陳今幸得從公破賊然有所不喻者散問公之始至軍食方急而遽散之何也式曰此易知耳賊聚穀以誘飢人吾給之食則民不為盜矣且諸縣無守兵則賊至則倉穀寔足資之爾皆拜曰非所及也

游辟百金方　卷十　設防

防內應

敵人奸細為內應

春秋衛人將伐邢禮至曰不得其守國不可得也我請昆弟往仕焉乃往得仕及衛人伐邢二人從國子巡城掖以赴外殺之遂滅邢

唐維州據高山絕頂三面臨江在戎虜平明之中是漢地入兵之路初河隴盡沒惟此獨存吐蕃潛以婦人嫁此州門者二十年後兩男長成竊開壘門引兵夜入遂為所陷號曰無憂城

唐李希烈反朝廷以汝州與賊接境刺史韋光裔懦弱以李元平代之既至募工徒葺理郛郭希烈乃使勇士應募執役版築凡數百人元平不之覺希烈遣將以數百騎突至其城先應募執役者應于內縛元平馳去

本城反側為內應

春秋齊伐莒莒子奔紀鄣入從而伐之初莒有婦人莒子殺其夫已為娶婦及老託于紀鄣紡焉以度而去之及即至則投諸外或獻諸子占子占使師夜縋而登登者六十人縋絕師鼓譟城上人亦譟莒共公懼啓西門而出齊師入紀

唐吳少誠遣吳掠聽顏兵馬使安國寧與節度使上官況不叶謀翻城應少誠營田副使劉昌裔以計斬之台其麾下人給二緘伏兵晏苍見持緘者悉斬之無得脫者

唐鄭軍抵成都城下成都守將李自孝陰與鄭通欲焚城東倉為內應城中執而殺之後數日鄭果攻城久之城中無應而止

酒民曰惜乎城中人技止此耳若能因機設伏誘令入城從而殲旃不更快乎

防詐門

洊澼百金方 卷一〇

虛州狄詐

唐虛州叛弓高守備甚嚴有中使夜至守將不內旦乃得入中使大詬怒賊聞知之他日偽遣人為中使夜至城下守將遣紿之賊衆隨入遂陷寺高

七先狄詐

英宗北狩當是時大同堡鴈蕭條城門晝閉人心危疑是年八月虜奉上皇至城下索金幣約略至歸駕郭登閉門不內達人奏曰臣奉朝廷命守城不敢輒啓閉竟不出劉安孫祥霍瑄出見獻上皇金帛及約賂往虜笑不應竟擁駕去

詭冒敗卒

唐鄭進逵寇州實滂遣充海將卽五百人拒之舉軍覆沒鄭衣充海之衣詐為敗卒至江岸呼船已濟衆乃覺之遂陷捷為

說冒拔兵

後五代漢趙暉圍王景崇于鳳翔數挑戰不出暉潛遣千餘人壞甲執矢效蜀旗幟備南山而下令諸軍毋言蜀兵至矣景崇果遣兵數千出迎之暉設伏掩擊盡殪之

跣冒婦人

春秋晉將嫁女於吳齊侯伏甲將以襲吳吳子壻之以藩載藥盈及其上卻諸曲沃車有障者曰藩藥盈即曲沃之甲以晝入絳盖詐為婦女也藥盈乃托言奉旨入洛陽暫送家眷李密欲據桃林縣縣官不從乃跣婦女冪羅乘車而入遂奪桃林入縣衙一寄却以發兵數婦女皆跣冒防暴衆

八日兵至新城

孟達據新城司馬懿討之達與孔明書曰吾舉事方八日而兵至城下何其神也城陷達伏誅

潛淵百筆方　卷十　設防

賈泰在至秀容

魏爾朱兆在秀容高歡遣賈泰以精騎馳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里泰在至兆庭單人驚走兆自縊死

李顯忠

有苗豪號青面夜入者久為夏國患乃令李顯忠圖之請騎三千晝夜疾馳在至其帳擒之以歸

王德

宋王德從十六騎征入隆德府治執偽守姚太師左右驚擾德手殺數十百人衆愕貽莫敢前械姚獻于朝欽宗問狀姚

曰臣就縛時止見一夜叉爾

防潛襲

韓軌宵濟入華州

西魏王羆為華州刺史嘗修城永韓軌從河東宵濟羆不知覺比曉未起聞閭外泊泊有聲便袒身露出敵見之驚退逐至東門左右稍集合戰破之軌衆遂遁

李師道潛內兵以圖東都

唐李師道置留後院于東都潛納兵數百人謀焚宮闕縱兵殺掠其小卒詣留守呂元膺告變元膺發兵圖之賊衆突出望山而遁東都西南皆高山深林都城震駭

防離叛

韜英子曰守者降敵敵若撫而用之則未降者皆二心矣必施反間之計使吾間俾于敵間則敵必殺降者殺一降者則衆心固而不敢降矣

田單計劓齊卒

齊田單守即墨宣言曰吾惟恐燕兵戮我戰即墨殘矣燕人聞之如其言城中人見齊諸降者盡

剝皆怒堅守惟恐見得

劉鄩計殺秀温

梁葛從周急攻兗州人心頗散副使王彥温踰城而奔守陴者多逸劉鄩乃遣人陽語彥温曰副使勿多將人出非吾素遣者皆勿以行又下令城中曰吾遣從副使者得出不者皆於城中皆鼓奔者乃止已而梁兵聞之果疑彥温非寔降者斬之城下由是城守益堅

防風雨晦冥

李憩乘雪擒元濟

唐李愬謀襲蔡州夜起帥會大雨雪天晦凜風偃旗鳥皆縮慄士犯戈凍死者衆始發吏詣所向愬曰入蔡州取吳元濟士盡失色夜半至懸瓠城雪甚蔡人不為備四鼓愬至城下無一人知者李佑等砍壞先登衆從之殺門者開門留持折侍夜自如黎明雪止愬入駐元濟外宅元濟始驚率左右登牙城田進誠迎兵薄之火南門元濟請罪梯而下檻送京師

狄青上元奪崑崙

宋廣源州儂智高反遷守邕州狄青恩崑崙閉險阨為所據乃按兵不動下令宴州具五日粮休士卒值上元節令大張燈燭昔夜宴將佐次夜宴從軍官三夜享軍校首夜樂飲徹晓次夜二鼓時青忽稱病暫起如廁久之使人諭孫沔令暫主席行酒少服藥乃出數使勸勞坐客至曉客未敢退忽有馳報者云夜時三鼓元帥已奪崑崙矣是夜大風雨青率

兵度克嵩閱既度喜曰賊不知此無能為也
放徂中秋破雄縣
鴈難兵起揚松即駭勇者九千人進據雄縣燕王浚白溝河
謂諸將曰今夕中秋彼必不備飲酒為樂此可破也亟行夜
半至雄縣黎明破其城而入松與麾下九千人皆戰死
防敵退而實逆
滿寵料孫權
吳孫權揚聲欲向合肥魏滿寵表召兗豫諸軍皆集權尋退
詔寵兵罷以為今賊大舉而還非本意此必欲偽退以罷吾

　卷十　設防　三十二

兵而倒還乘虛掩不備也表不罷兵後十餘日權果再到合
肥城下不克而還
徐溫破虔州
吳造劉信將兵攻虔州諠全播非守其城險固久之不下乃
遣徐溫復以兵三千授信子英彥使朱景瑜與之俱曰全播
守卒皆農夫妻子在外重圍既解相賀而去全播所守者空
城爾大兵再往必然克之信引兵還擊虔州全播奔雩都追
執之
防敵去而復來
呂好問請備金
宋金師北去京師解嚴御史中丞呂好問進言曰金人得志
益輕中國秋冬必傾國復來樂敵之計當速講求不聽
种師道請備金
金師北去种師道請合閉河平也滄衛孟津備金兵再至朝
廷以大敵甫退不宜勞師示弱二帝果有北轅之禍
防敵攻東擊西
周亞夫備西北
漢周亞夫拒吳兵奔壁東南隅亞夫使備西北已而精兵果

　卷十　設防　三十三

奔西北不得入
郭淮備陽遂
魏郭淮屯北原以拒亮後數日亮盛兵西行淮以為北見形
于西欲使官兵重應之必攻陽遂爾其夜果攻陽遂有備不
得上
李光弼嚴警邏
唐史思明圍太原月餘不下乃選驍銳為遊兵戒之曰我攻
吳北則汝潛趨其南有隙則乘之李光弼軍令嚴整雖寇所
不至警邏不少解賊不得入

韓遊瑗備東北

朱泚圍奉天盛兵數誅攻南城韓遊瑗曰此欲分吾力也乃引兵嚴備東北

單丹遇

單再遇進兵薄泗州泗有東西城再遇令陳戈旗弁楫于石匡下如欲攻西城者乃自以麾下兵從陡山徑趨東城南角先登殺敵數百金人大潰守城者開門遁

防賊求和狹詐

侯景僞和

臺城被圍既久侯景衆亦飢乏乃詐求和以緩其勢運米入石頭然後休士息馬繕修器械伺其解怠擊之景拜表求和梁主許之勅止援兵景既運東府米入石頭復進攻城晝夜不息臺城逐陷

防際地

兗州水竇

唐昭宗幸鳳翔朱溫率師迎于劉鄆先遣人詐為鬻油者入城伺其虛實及兵所從入徑羅城下一水竇可引衆而入遂誌之鄆乃告師範請步兵五百自水竇啣枚而入一夕而定

下邳深塹

岳飛以兵十萬圍邳州甚急城中兵纔千餘守將恩遠人求救昂曰為我語守將我當至下邳城中西南隅有塹深丈餘可迷寔之守將如其教填之飛果自此穴地以入知有備遂止昂舉兵以為聲援飛乃退

防火變

火備

賊人內應多以舉火為號城中人防變又必多積柴薪一旦火起居民倉皇狼突奸徒因得乘機窃發令預立救火夫四千名各家貯一水缸各坊備長火鉤十把舊絮被或絮袋十條大小木桶五付轆轤十付澆桶十付長梯五付長槍五把以防一時火變則持鉤者十人將起火屋拆下風屋鉤倒以水濕絮袋撲之司汲十人汲水入桶担水五人登梯十人運澆持長槍五人巡守要路以防乘機搶擄者城中居民止許本坊赴救他坊百姓不許奔看混救即係守城探夫巡官守領之家亦不許下城救應如人見救鎮靜如此無能為變矣

若本坊保甲救護不力致有延燒及不係本坊居民乘機搶火者查出以平法重治

又

凡委積及樓拥門扇門棧但火攻可及之處悉皆擅覆泥塗准備水具

防火藥

碑庫

李之藻奏略云守城最忙緊者提練精細之火藥舊皆貯于盔甲廠一處猜京即言不唯地遠難于取用抑且聚積或有可虞

不如每門各造碑庫一所中設地窖外築牆垣每庫細藥担藥各萬斤方保無虞

藥用壜盛上加泥護禁斷燈火預備水具各汛專役嚴司典守稍有不謹定從軍法　凡一應面生可疑之人但至火庫即係奸細登時拿送究治

防草場

城堡中堆垛草場必須撿人防護萬分謹慎賊至之日有面生可疑之人但至草場即係奸細拿送究治

防獄

獄囚自分必死每幸賊來再圖生計所以怠緩失守者多致內為外應防之不可不密也輕係者宜即除仍宜嚴諭獄官不得受賄縱死囚自便不得私放親識出入晝則查點夜則巡邏仍時委心腹伺察非常亦須防之一端也

流賊攻廬州

明流賊屢攻廬州志在必取太守吳君以總統重兵彈壓默消奸帥家丁沿門搜索果獲奸民為賊應者當時斬首懸城外賊以謀泄遂退一日復來攻吳君窮計民閒奸細已盡近見送

獄囚者視平時有加事屬可疑隨案各犯果得重辟某者原係衙蠹潛通外寇為內應于是梟首示賊賊謀詈解去自此絕意廬州

防庫

庫者聚財之所有警之日垂涎者多宜統重兵彈壓默消奸謀

防七乘

賊之攻城也有七乘乘我之倦如日夜來我之怠如日久心安官不戒訓民不恐思之類乘我之忽勞苦神疲力竭之類

拒槊第十一
拒土山
拒填濠
拒沖車
拒矢石
拒火
拒水
拒扳城
拒鉤竿
拒登道
拒雲梯
拒地道
拒砲
拒烟
拒蟻附
拒撞木攻城

如風雨雪夜地遠人稀思想不到之類乘我之無備如兵刃不利矢石不足火砲缺乏之類乘我之隙如城有單薄地有平陂外有攻沖之資內有不備不具之類乘我之緩如往日遲心怠意一時招架不及手忙脚亂之類此七乘者城之安危所係不可不慎也

洴澼百金方卷十終

攻常不足守常有餘所以下之或從天降或從地出或從近冲或從遠擊審思四法相師相越輯拒禦

拒土山

明制其上

侯景于城東西起土山驅迫士民不限貴賤亂加毆棰疲羸不敢竊匿並出從之旬日間衆至數萬城中亦築土山以應之太子宣城王以下皆親負土執畚鍤于山上起芙蓉層樓高四丈募敢死士二千人厚衣袍鎧謂之僧騰客分配二山晝夜交戰不息賊不能進

高歡傾山東之衆西入先攻玉壁于城南起土山欲乘之以入城上先有兩樓直對土山孝寬更縛木接之令常高于土山以禦之

陰制其下

侯景又起土山以臨城城中震駭羊侃命爲地道潛引其土山不能立

史思明寇太原爲土山以攻城李光弼爲地道以迎之近城輒陷

拒磴道

松明乾萬

尹子奇爲睢陽以土囊積柴爲磴道欲登城張巡不與爭利每夜潛以松明乾萬投之于中積十餘日賊不之覺因出軍大戰使人順風持火焚之賊不能救巡之所爲皆應機立辦賊眼其智不敢復攻

拒填濠

鉄珠子

前五代宋臺軍圍壽陽劉勗用草包包土擲以塞塹擲者如雲城內乃以火箭射之草未及然後土續至一二日塹便欲滿趙法進獻計以鉄珠子灌之珠子流消悉緣隙得入草子是火然二日間草盡塹中土不過二三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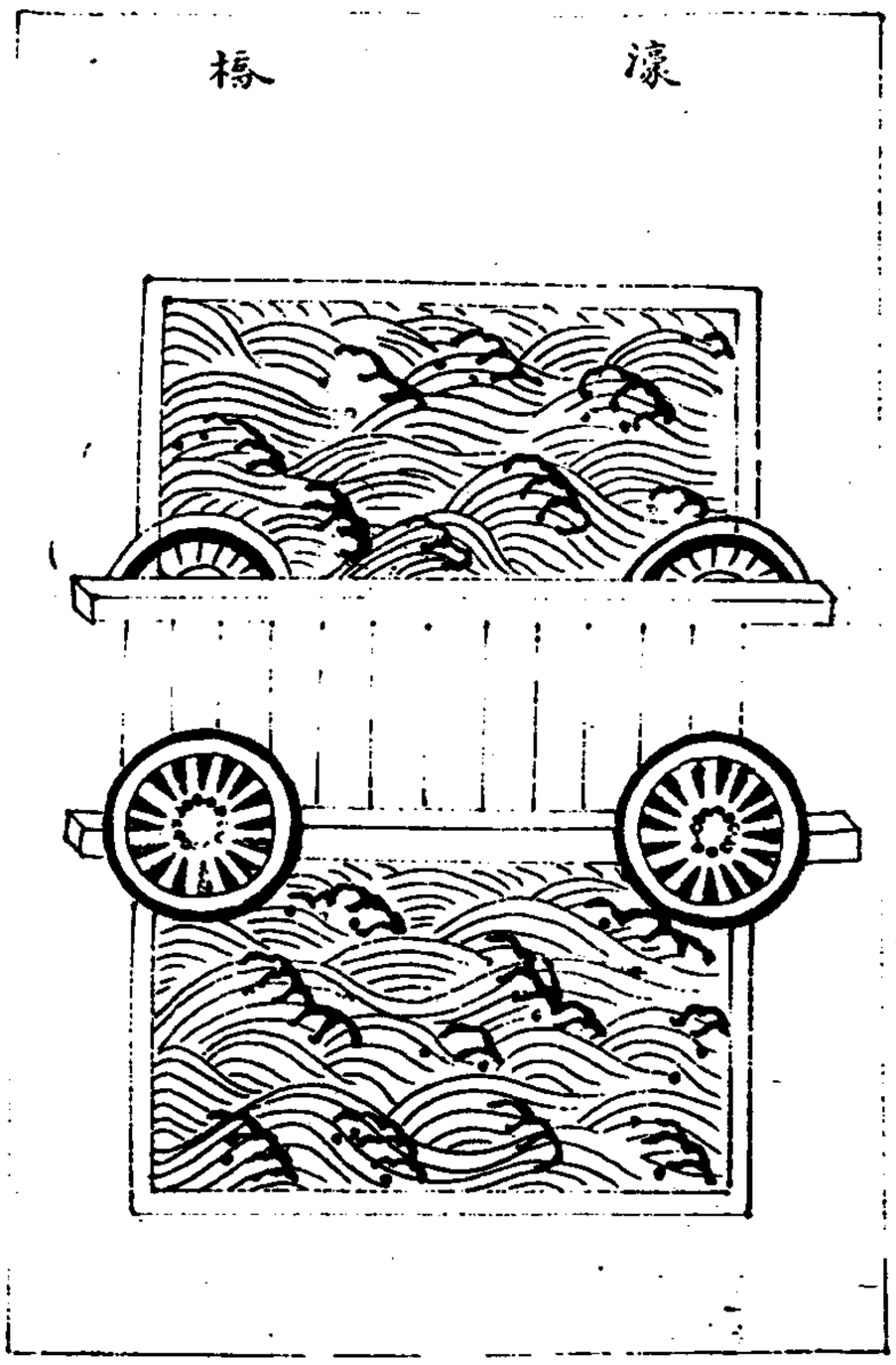
水燈

金粘沒喝攻太原詔蝁皆破獨城中以張孝純王稟固守不下其填濠之法先用洞子下置車轉輪上安居木狀如屋形

以生牛皮纏上又以鉄葉裹之人在其內推而行之節次相續凡五十餘輛人運土木柴薪于中先用大板薪次以薦覆然後實土在上增覆如初王稟先穿壁爲竇火藉在內俟其薪多卽便放燈于水中其燈下水尋木能然濕薪火乾漸盛令人鼓鞴其物亘天終不能塡

濠橋

長短以壕爲準下施兩巨輪首貫兩小輪推進入濠輪陷則橋平可渡若濠濶則用摺疊橋其制以兩濠橋相接中施轉軸用法亦如之知此法則知所以禦之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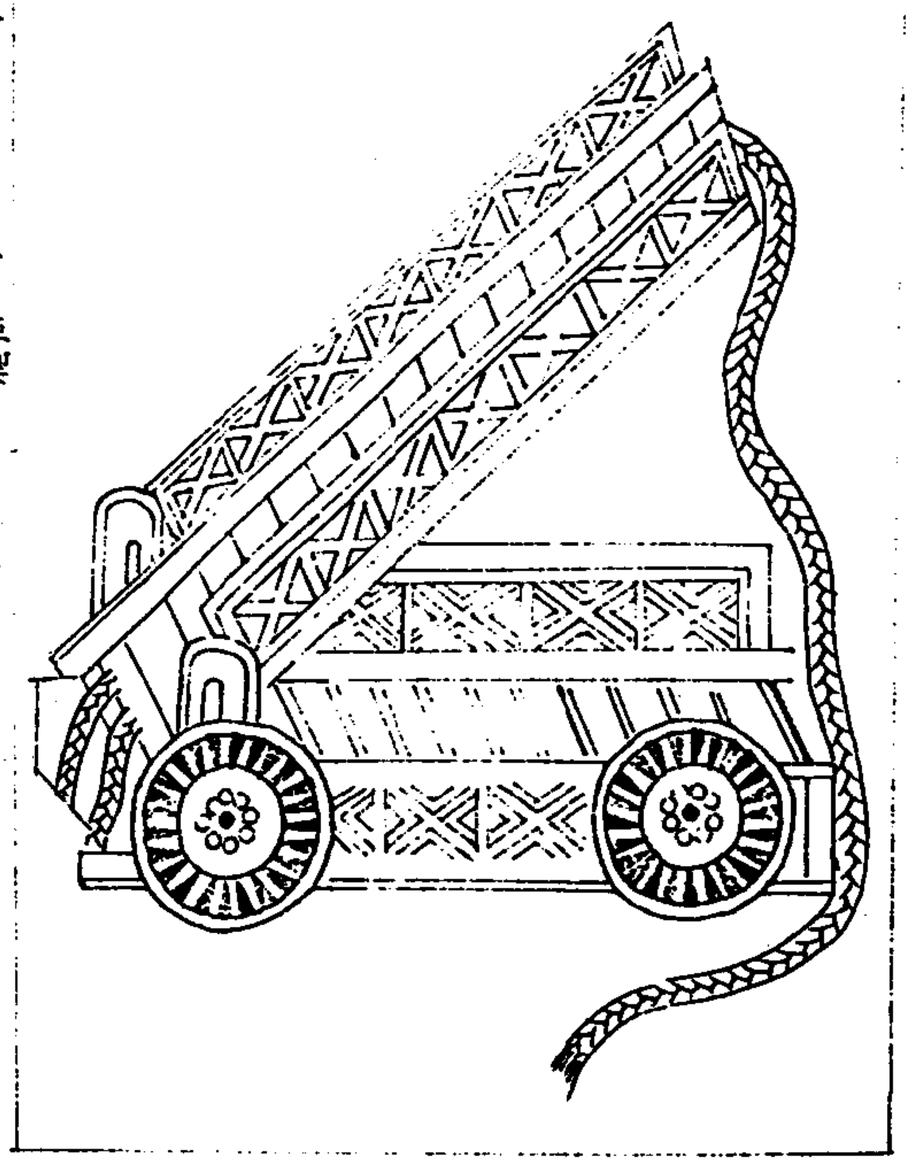
拒雲梯討鵝車

火箭

蜀諸葛亮圍陳倉起雲梯以臨城郝昭以火箭逆射其梯上人皆燒死

三穴

唐張巡守睢陽賊爲雲梯數如牛虹寘精卒二百于其上推之臨城欲令騰入巡預于城潛鑿三穴候梯將至一穴中出大木末寘大鉤鉤之使不得退一穴中出大木木末寘鉄籠盛火焚之其梯中折梯上卒進一穴中出大木木末寘鉄籠盛火焚之其梯中折梯上卒



盡燒死

地道然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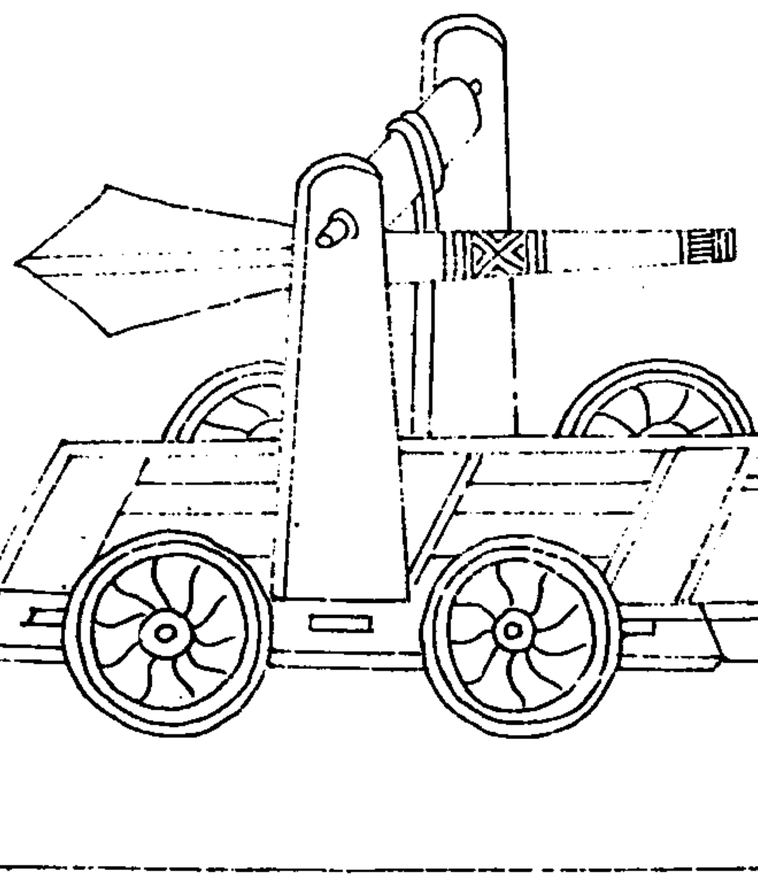
朱泚攻奉天使僧法聖造雲梯高廣各數丈衆以兕革下施巨輪上容壯士五百人城中望之究思上以問羣臣渾瑊侯仲莊對曰臣觀雲梯執甚重則易陷臣請迎其所來擊地道積薪蓄火以待之神武軍使韓澄曰雲梯小使不足上勞聖慮臣請禦之乃度梯之所儥廣城東北隅三十步多儲膏油松脂薪葦于其上泚推雲梯上施濕氈懸水囊載壯士攻城翼以輜輧實人其下抱薪負土填塹而前矢石火炬所不

能傷賊佯兵攻城東北隅矢石如雨城中无潟者不可勝數泣羣臣惟仰首視天上以空名賊乙有登城者上與渾瑊對告身自御史大夫賓食五百戶以下千餘通投瑊使募敢死士禦之仍賜御筆使視其功之大小書名給之告身不足則書其身且曰今使與卿別瑊伏流涕上献獻不自勝將其背遣之前一日瑊揣雲梯來路先鑿地道下深丈餘上積焉襄深五六尺次二日即令然火次一日復下柴薪夜燒之是時北風正急賊乃隨風推梯以薄城下賊三千餘人相繼而斃時城上士卒凍餒又乏甲戰城中流矢進戰不報初不言痛會雲梯至地中出風勢亦回城上人投草炬散松脂沃以膏油灌呼震地須臾雲梯及梯上人皆爲灰燼臭聞數里賊乃引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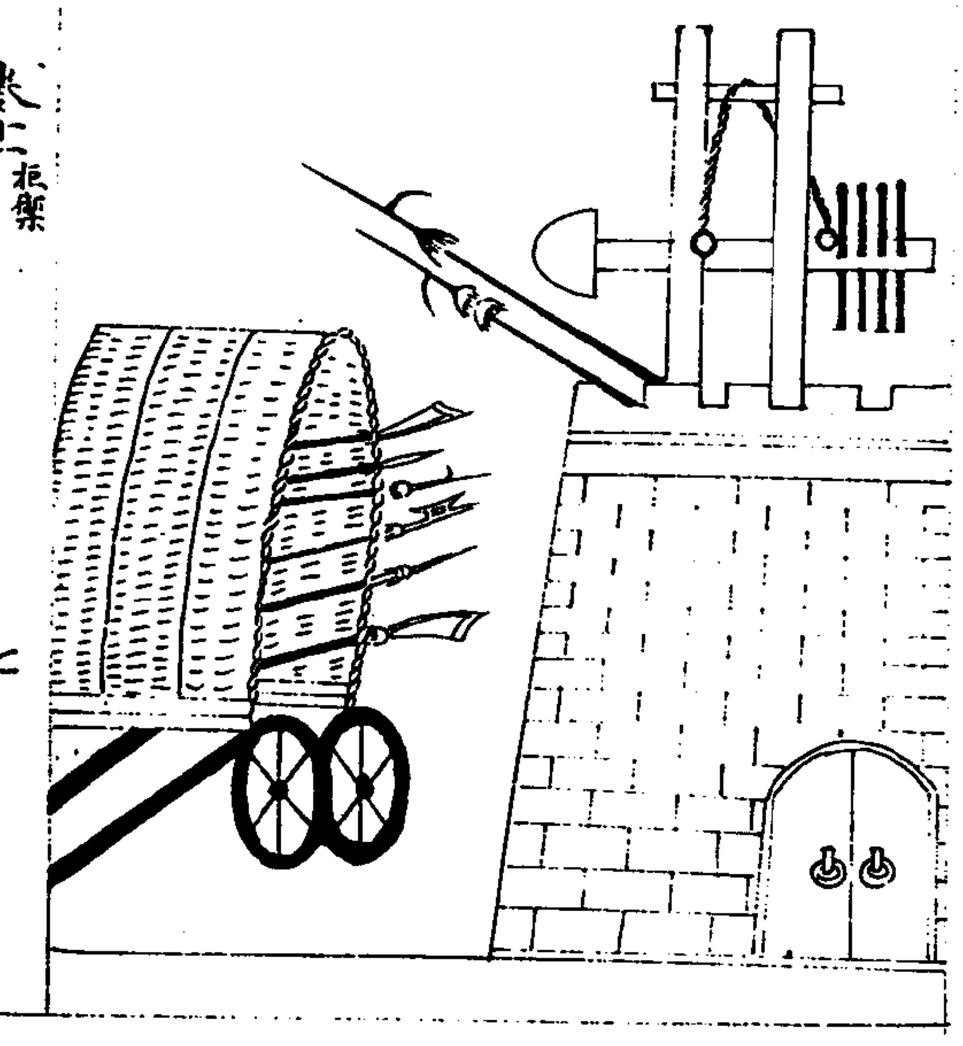
撞竿

吳玠守散金卒金人以雲梯攻壘壁楊政以撞竿碎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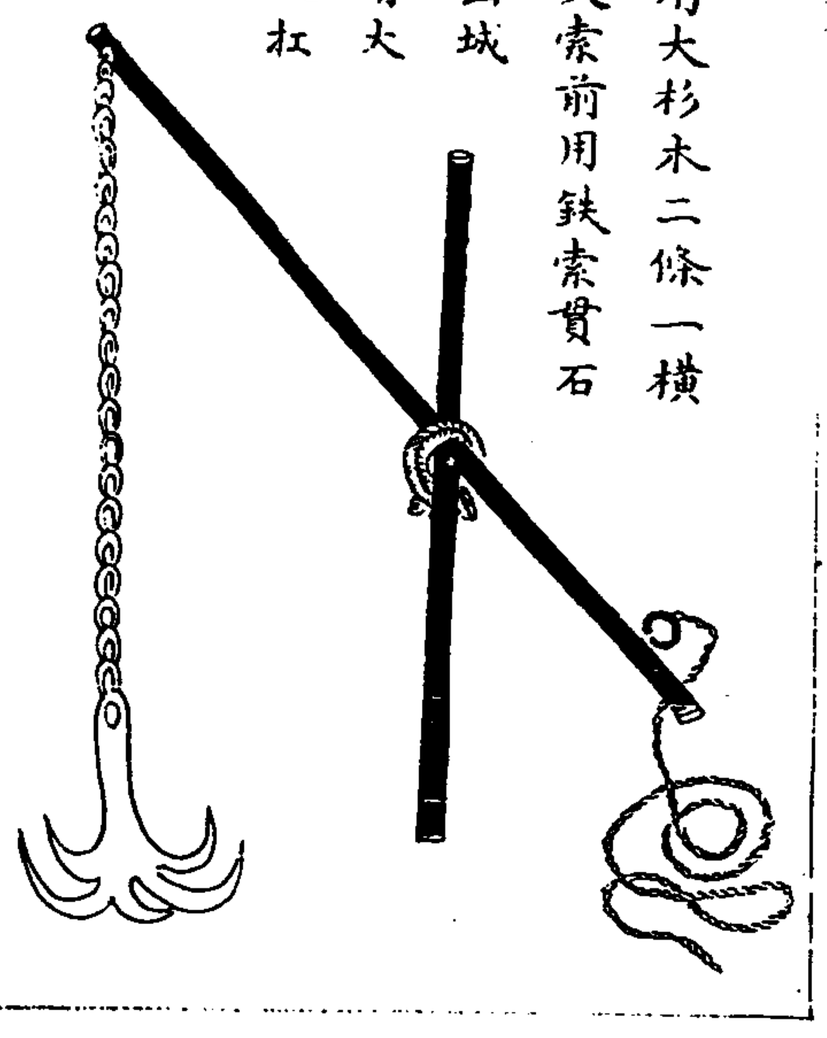
以鉄葉裹撞竿首逐便移從伺撞飛梯臨城撞之較降車麾杵爲活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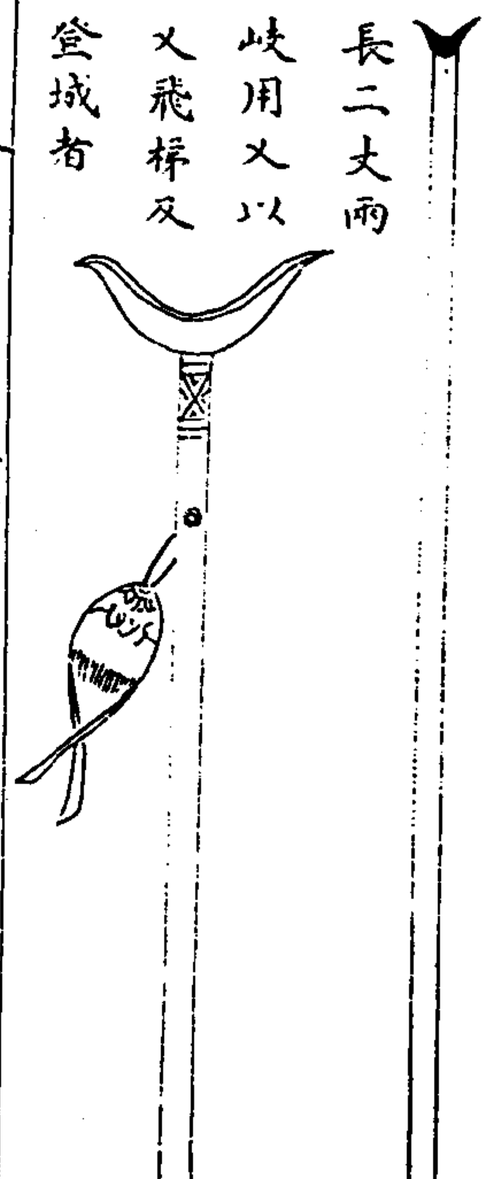
降魔杵
攻車臨城設杵撞住又用撓鉤鉤之然後投以火炬擊以銃砲



吊機
狀類桔槔用大杉木二條一橫一豎繫以大索前用鉄索貫石或鉄猫兒出城二三丈後用大繩丈餘數人扛拒攻車



拒篙
長堅木爲之可禦雲梯又竿



長二丈兩岐用叉以叉飛梯及登城者

跳樓
金粘沒喝攻太原其攀車如鷲形下用車輪冠以皮鉄使數十百人推行欲上城樓王棄于城中亦設跳樓亦如鷲形使人在內迎敵攀車至令人在下以搭鉤及繩曳之其車前倒又不能前

酒民曰此外復有行天橋摺疊橋翻空踏雲搭天呂公巢車等車總之欲自上而攻我者皆雲梯類也凡讀書用兵最忌頭緒錯亂但識得把柄自可一例制之矣姑附圖說數則于後以備觀覽

雲梯

大木爲床下施六輪上立二梯各長二丈餘中施轉軸車四面障以生牛皮推進又城則起飛梯于雲梯上以窺城中

飛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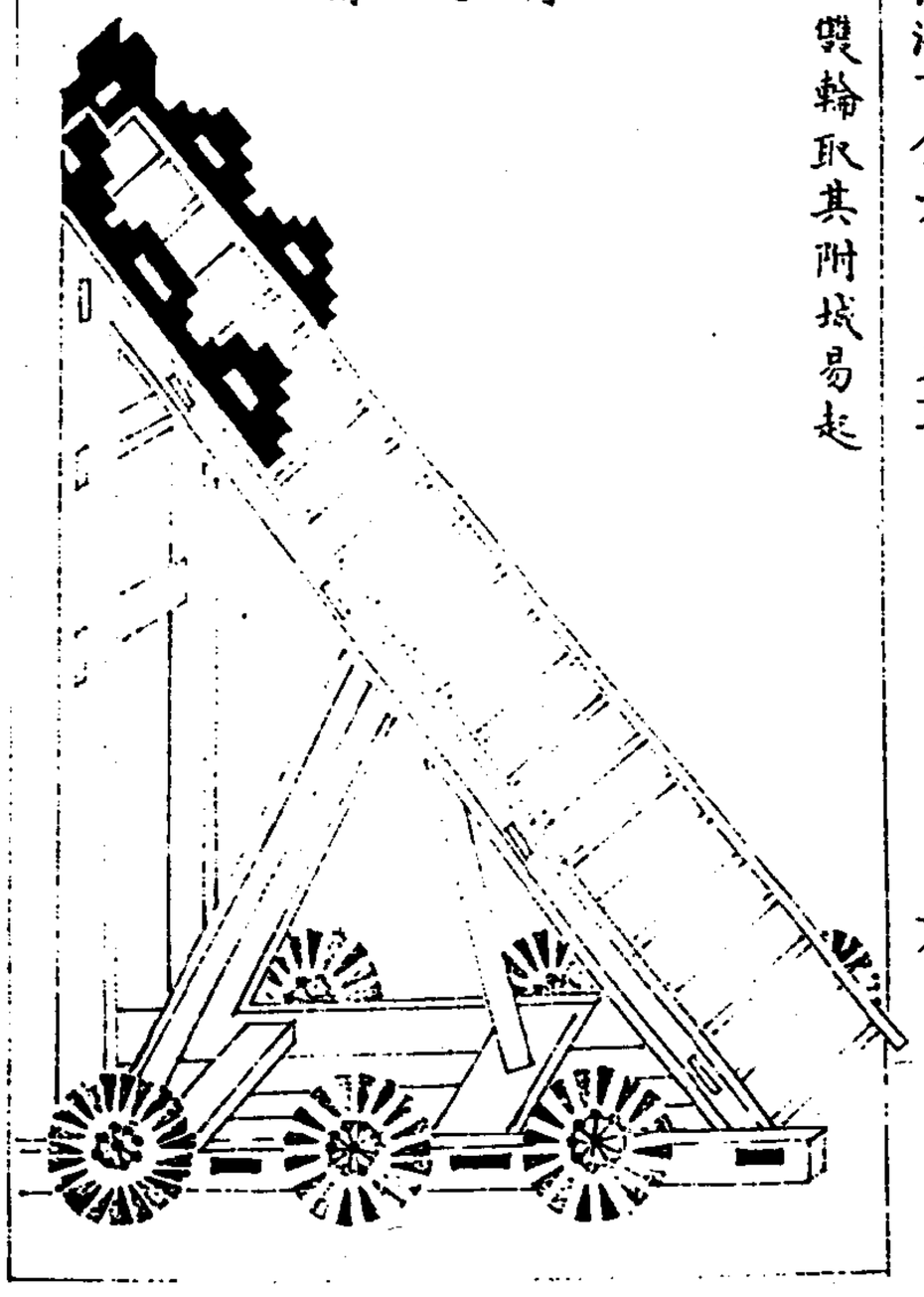
長二三丈首貫雙輪欲蟻附則以輪着城推進

竹飛梯

用獨竿大竹兩旁施脚溢以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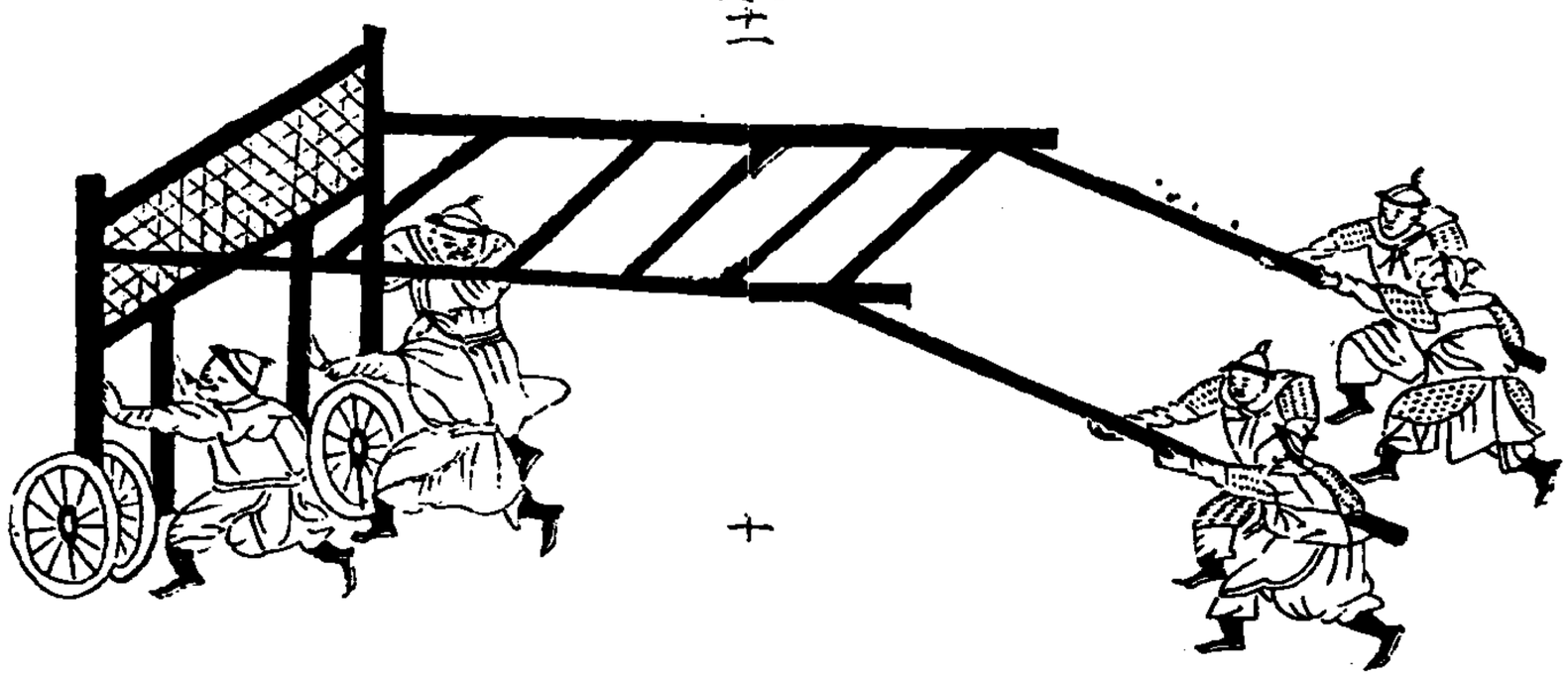
蹑頭飛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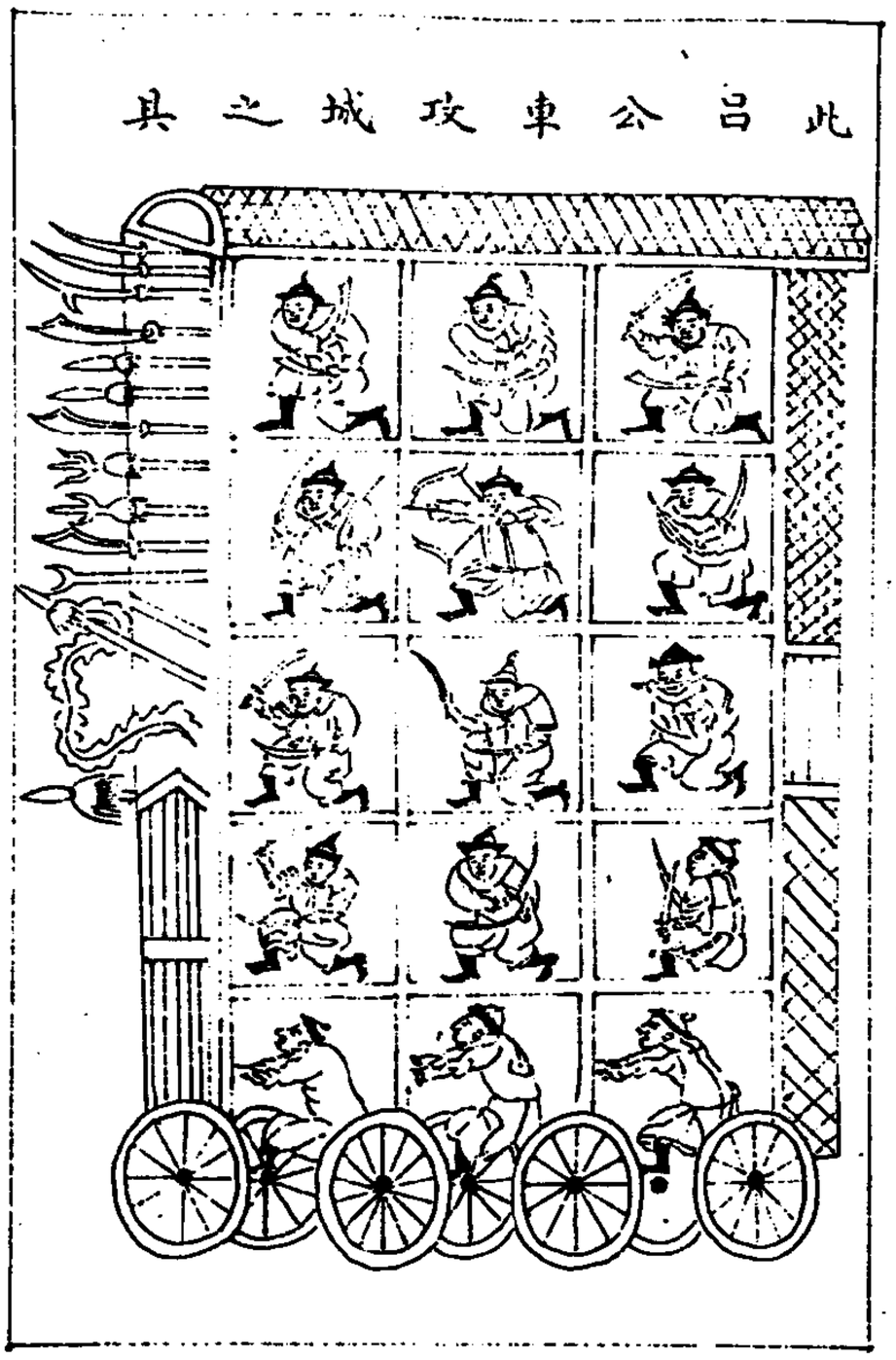
如飛梯制爲兩層上層用獨竿竹中施轉軸以起梯竿首貫雙輪取其附城易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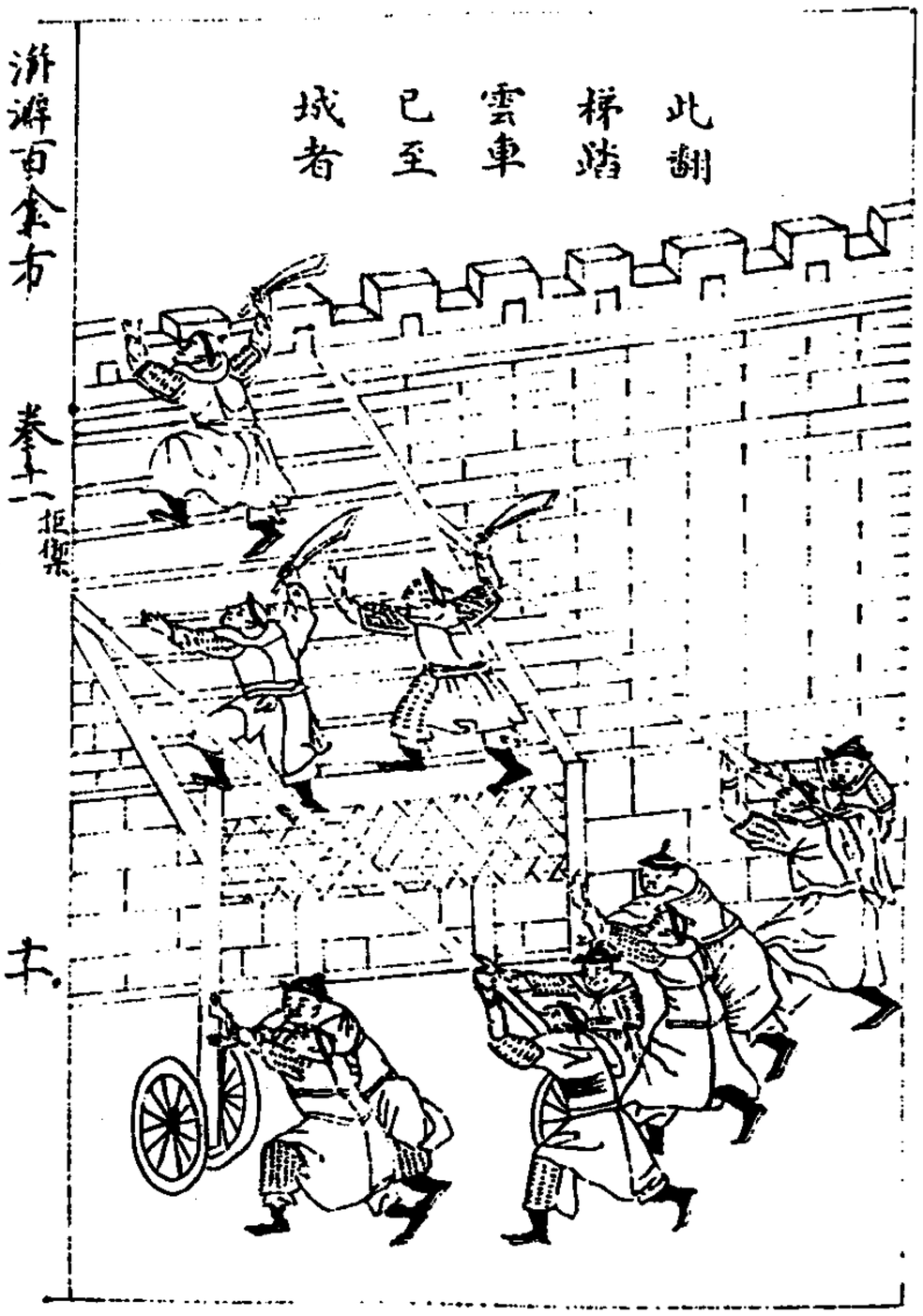
行天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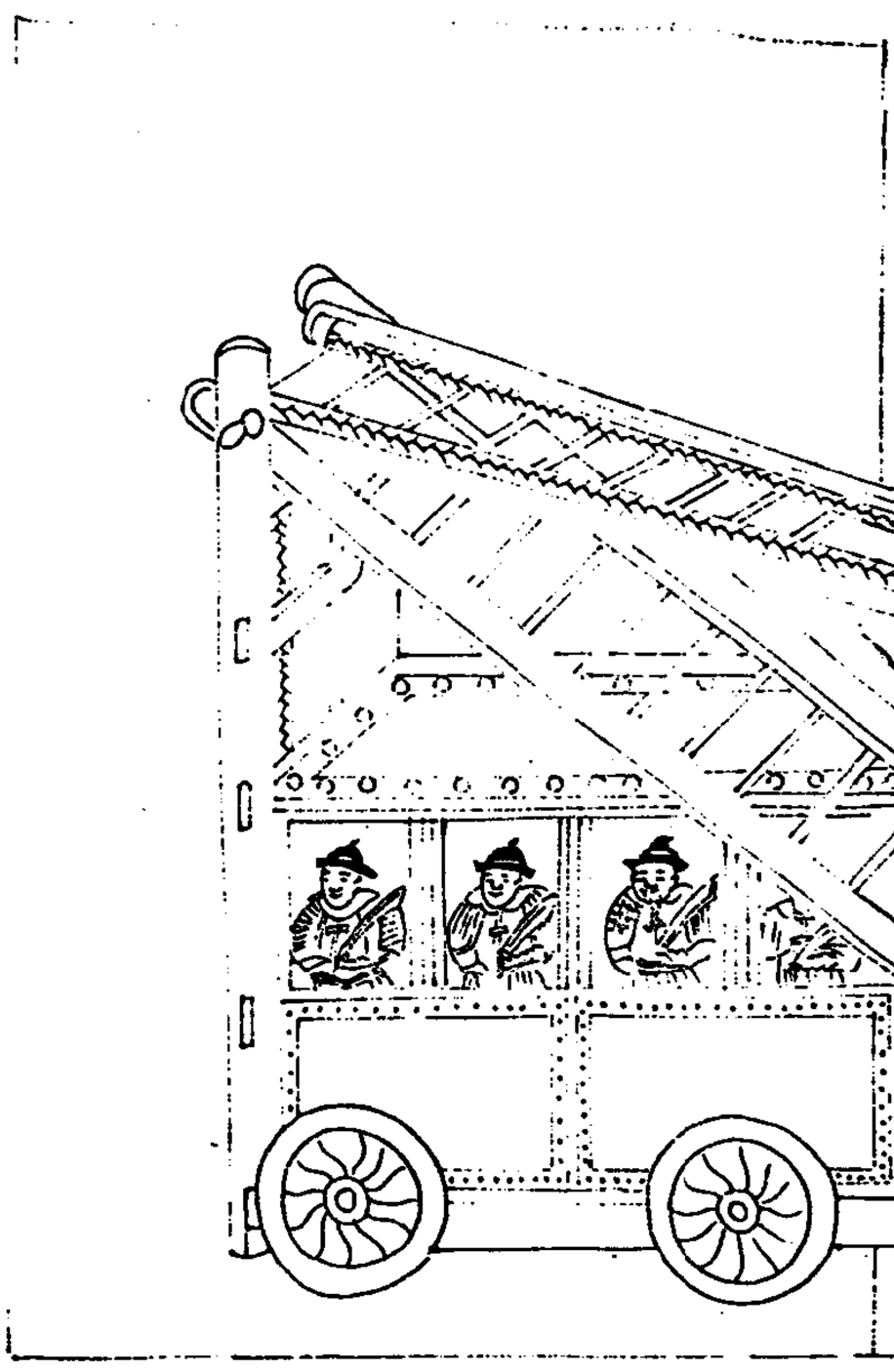
此翻梯踏雲車未至城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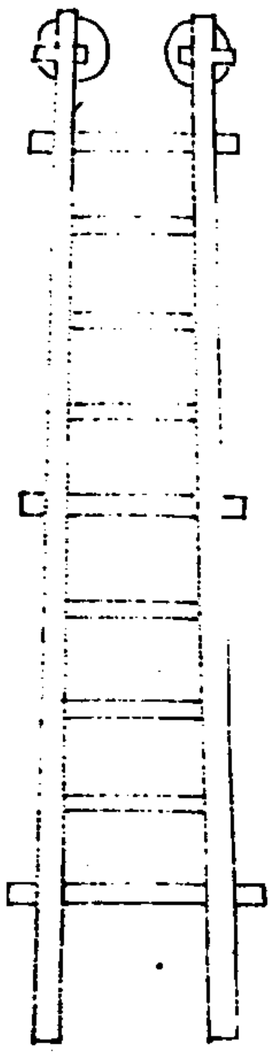
洪癖百金方　卷十一　抱樸集





洪癖百金方　卷十一　抱樸集

飛梯



柜衝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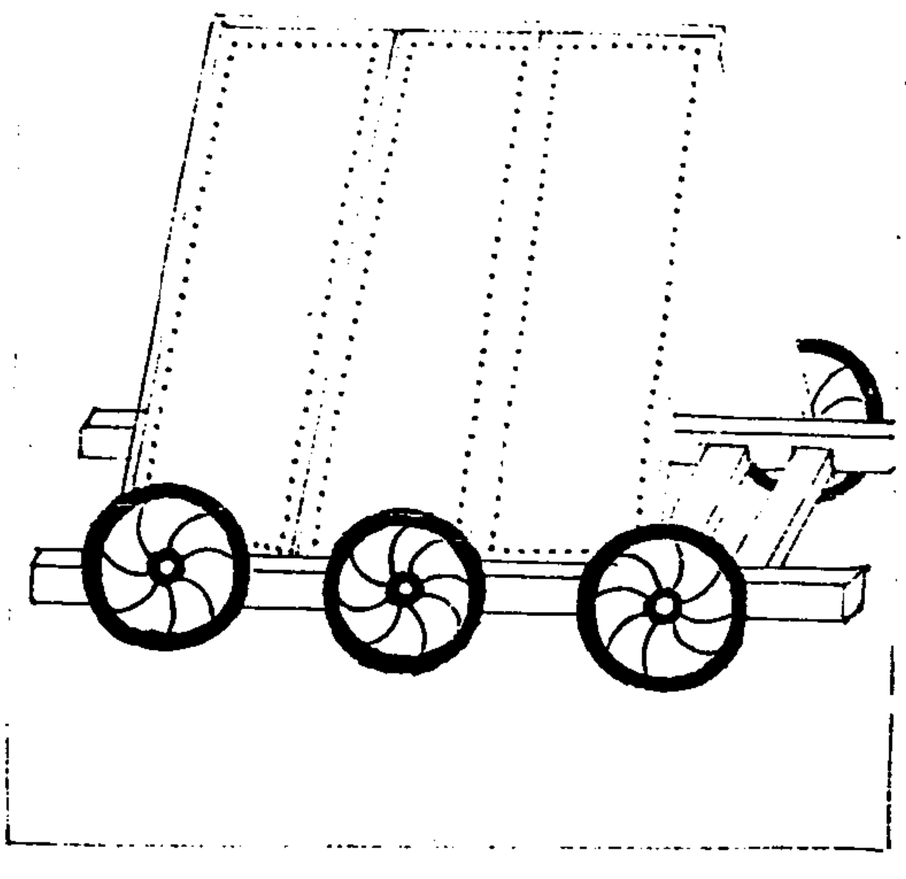
燕尾炬

淵海百金方　卷十一　十三

侯景作木驢數百攻城城上投石碎之景更作夫頭木驢石不能破羊侃使作燕尾炬灌以膏蠟業梆焚之俄盡

夫頭木驢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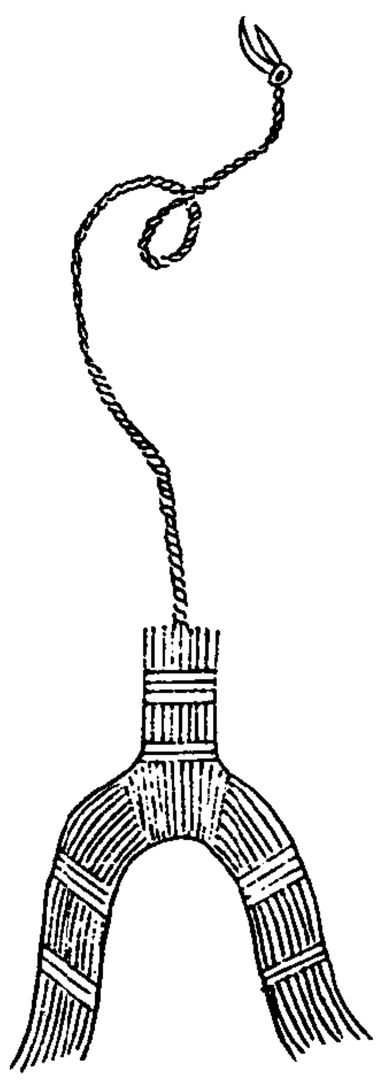
形始類輕車惟增二轅上橫大木高丈餘長一丈五尺上鈚下方高八尺以生牛革裹之內藏十人推運城下以攻城作地道



淵海百金方　卷十一　十四

來箪箪下分兩岐如燕之尾以脂油灌之火發自城上縋下騎其木驢板屋燒之

燕尾炬



淵海百金方　卷十一　十五

攻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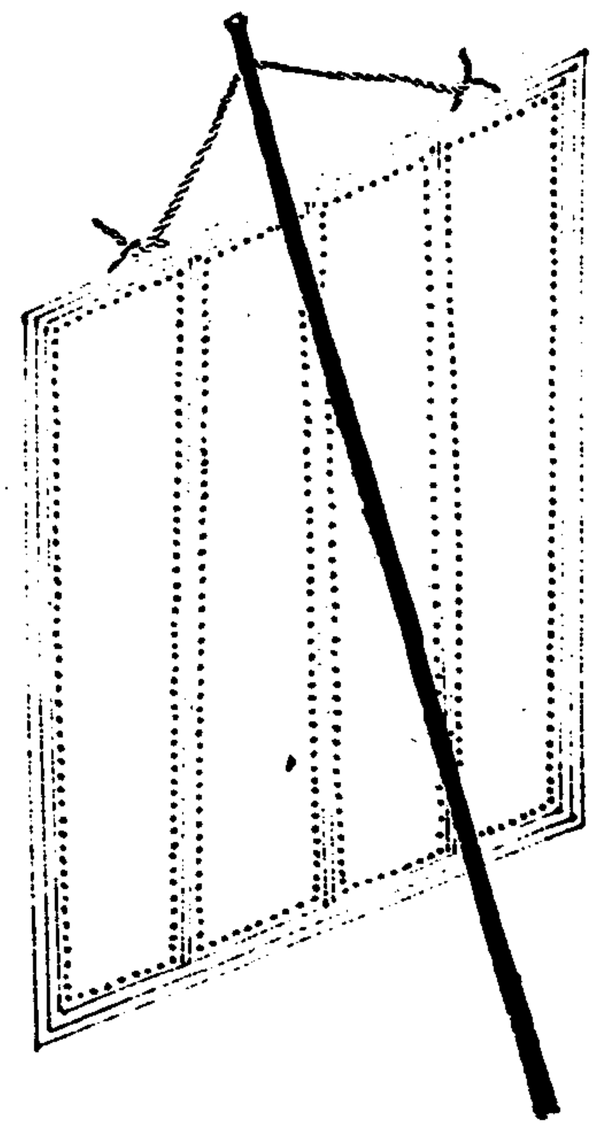
韋孝寬守玉壁城外又造攻車車之所及莫不摧毀雖有捔棡莫之能抗孝寬令縫布為幔隨其所向則張設之布懸空中車不能壞

布幔

以布複為幕度矢石來處以弱竿張挂去城七八尺居女墻之外以折石勢一說結粗絕為網如布幔張挂亦可蔽女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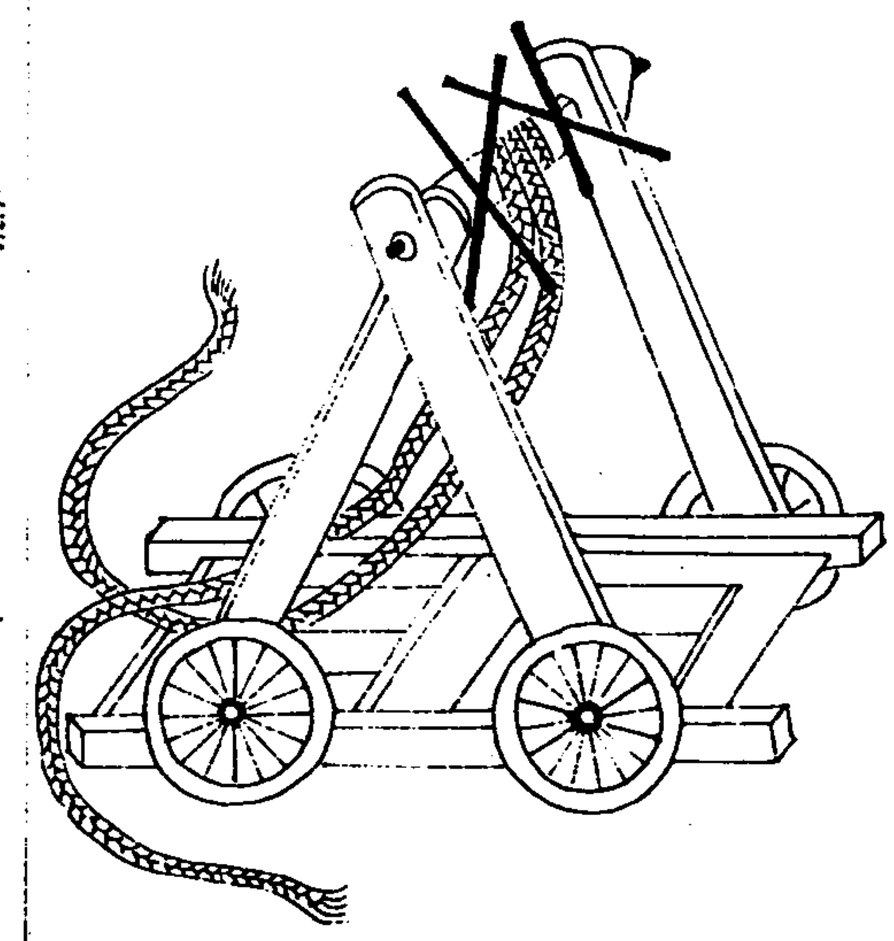
樓櫓

布幔式



十五

絞車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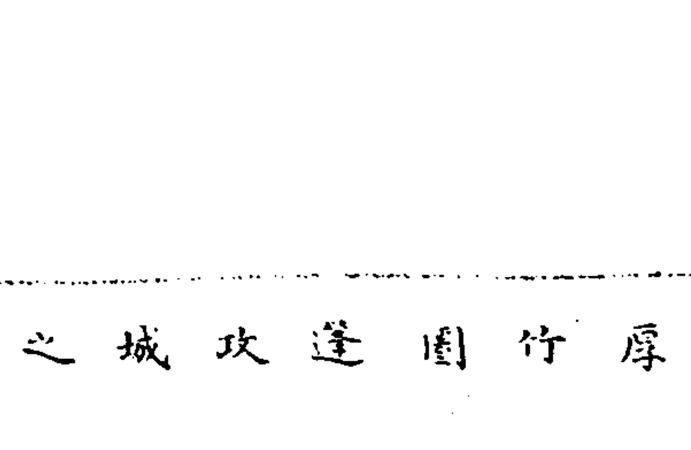


半截船攻城之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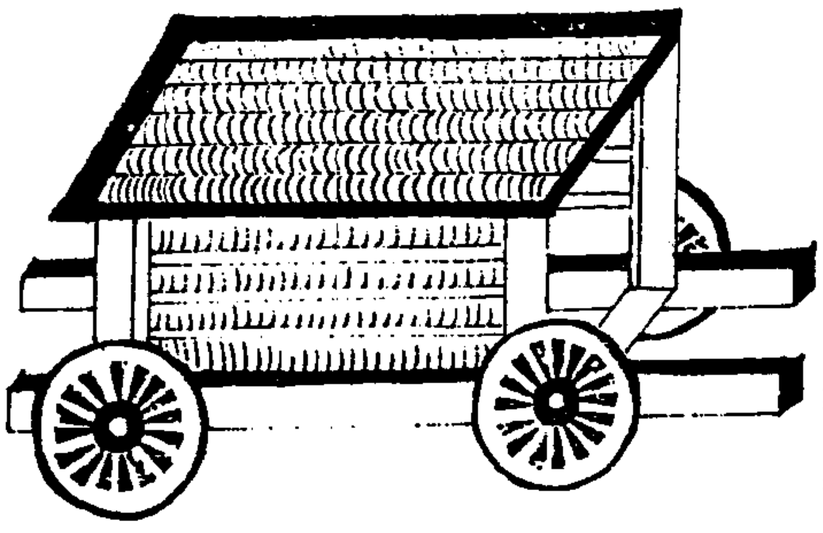
一九三

此厚竹圍蓬攻城之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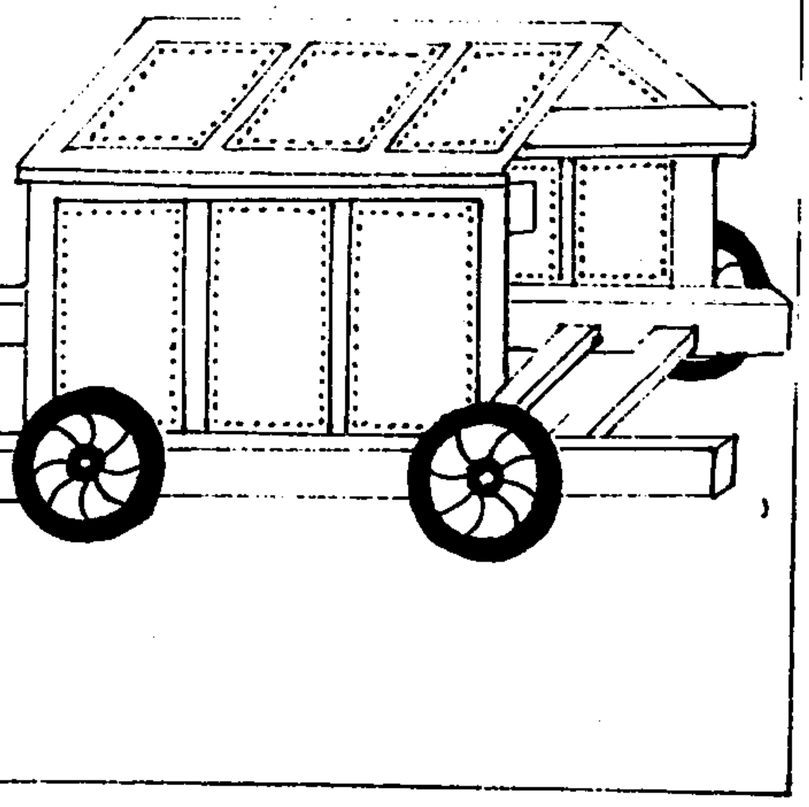
此木牛車攻城之具

以板爲平屋以生牛蒙之下施四輪自內推進以蔽人



此轀轈車攻城之具

下虛上盛如爺刃其中勿施枕可容人着地推車以四輪其盛以獨轅其蒙以生牛皮城之下直抵城



鉄汁

唐楊慶復守成都懲寇取民籬重皆濕而風之以爲逢寅人其下舉以抵城而劉之矢石不能入火不能然慶復鎔鉄汁以灌之攻者死乃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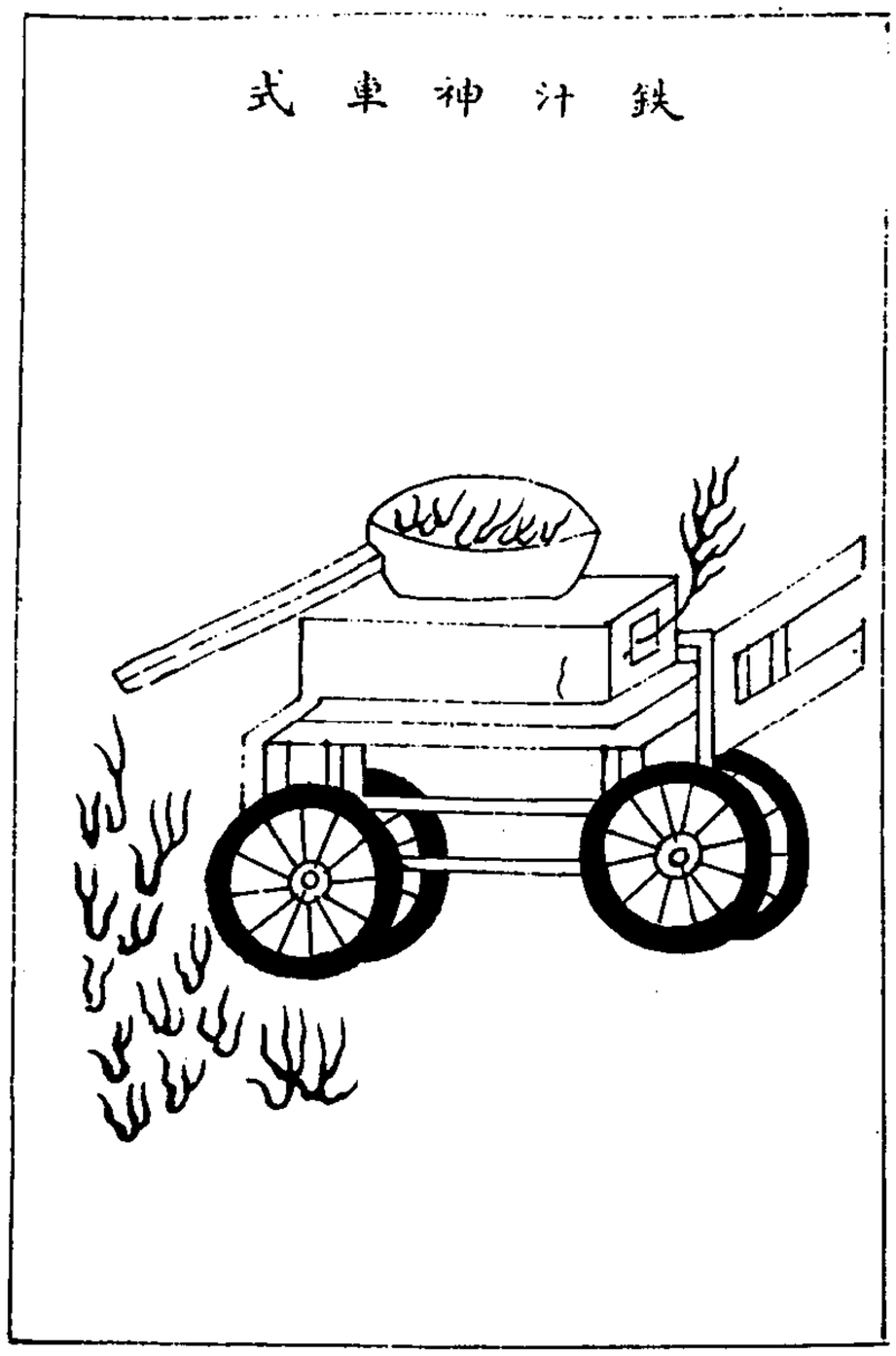
此外有洞壁旱船鉤撞車等器名色甚多附數圖于上總之欲從中而頗城者皆冲車類也惟欲自下攻城者止有地道一法

諸器攻城極爲利害一不能制城立頽矣敢臺突門之制絶妙千古

鉄汁神車

攻城之具莫如雲梯尚可以虎蹲砲單稍砲擊而碎之至于洞屋木驢上用鉄葉生牛革幔成遮蔽身體上槩矢石下伏賊兵推至城下鑿城穴地滾木擂石俱不能傷法用堅木造車下設四輪以便推轉載以冶爐鎔以鉄汁夾鉄爲篩汁之槽槽用夾層其中貯水以防鉄汁漫漏槽上又加竹槽一層竹槽內塗漿泥晒至極乾銅鉄常炙火上令熱易化如賊用洞屋木驢隨推神車以鉄汁注于城下萬道火星四散迸擊雖厚木層草遇之立穿真無敵利器也

洪澤百金方 卷十一 拒禦



鉄汁神車式

十九

拒地道

穿地橫截

漢諸葛亮攻陳倉爲地穴欲踊出于城裏郝昭于城內穿地橫截之

掘長塹

東魏高歡攻玉壁于城南鑿地道韋孝寬掘長塹遏其地道翦戰士屯塹入者輒禽殺之又于塹外積柴貯火敵人有在地道者更下柴火以皮排吹之火氣一沖咸卽灼爛

深坑

洪澤百金方 卷十一 拒禦

金人攻棗陽孟宗政掘深坑防地道

郝廷玉由地道入城

安太清據懷州李光弼令郝廷玉由地道入得其軍號登陴太呼王師乘城遂取懷州擒安太清送京師

劉仁恭穴地入城

唐盧龍兵攻易州劉仁恭穴地入城逐克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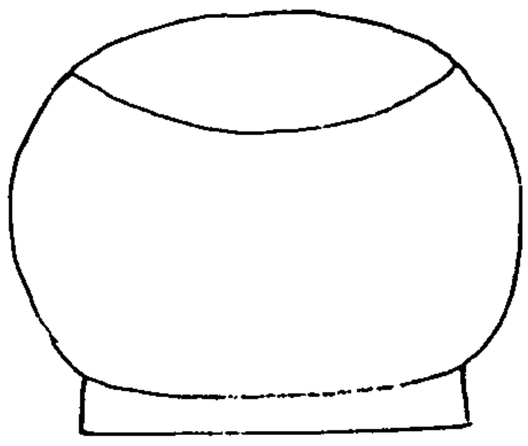
甕聽

用大甕繞城多置坑令入持入坑內擇耳聰人坐甕中聽之極遠以防鑿地道急用火器或毒烟薰之

完頗昂實整

宋岳飛以兵十萬圍邠州甚急城中兵纔千餘守將思遣人求救金完頗昂曰為我語守將我嘗至下邠城中西南隅有墊深丈餘可速實之守將如其教填之飛果自此穴地以入知有備遂退

風扇車



二柱二枕高濶約地道能容上施轉軸軸四面施方扇凡地道中遇敵用扇風石灰蕡火毒烟以禦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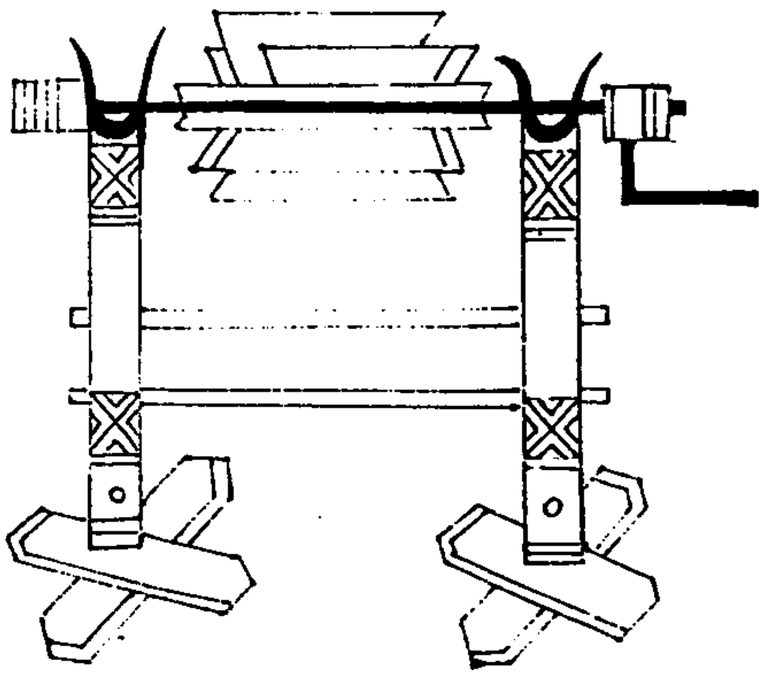
拒矢石

木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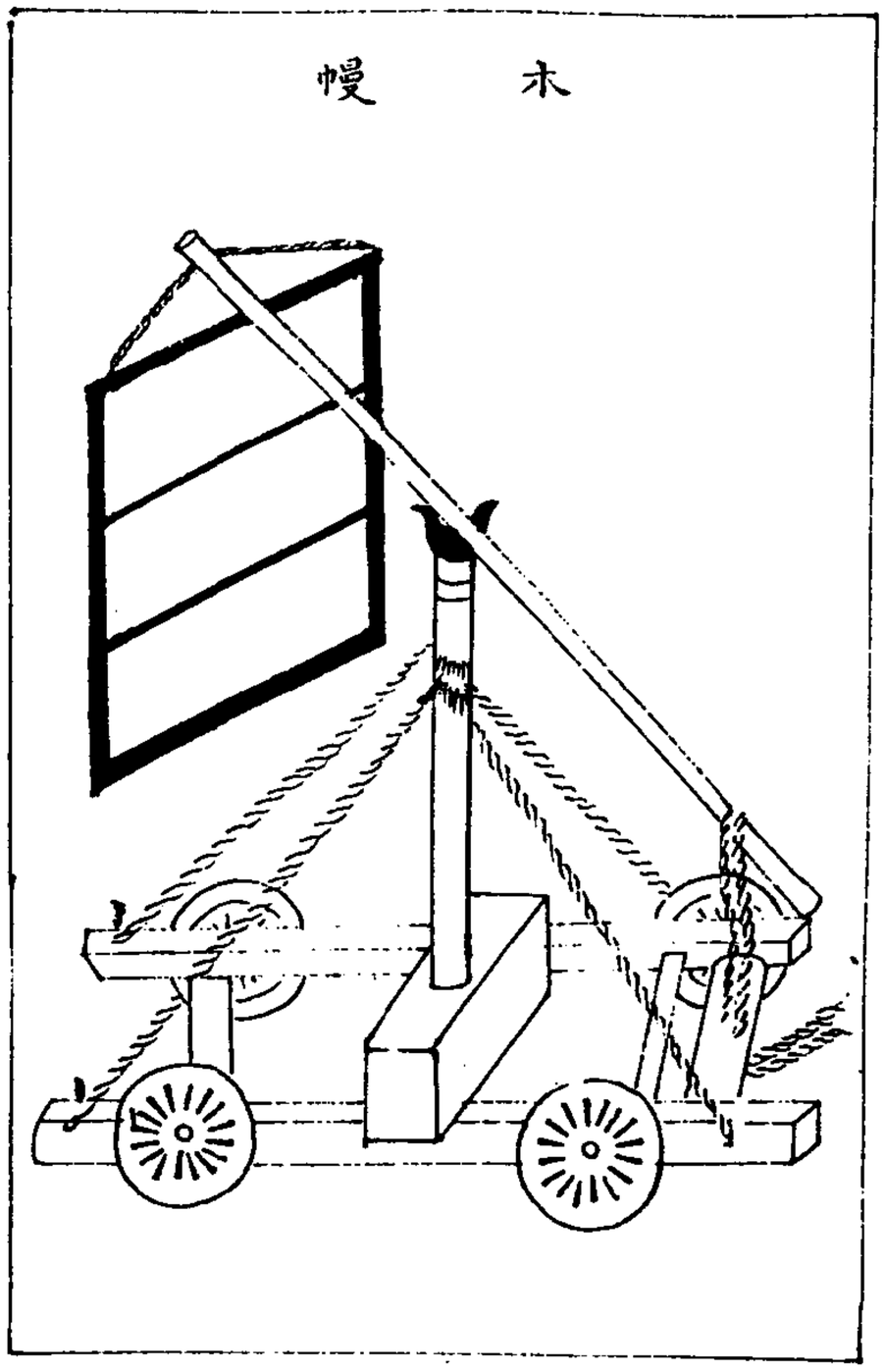
以薄板為櫝如屏衆以生牛皮施拮棬載以四輪以繩挽之凡有攻城蟻附者則以幔禦矢石

皮簾

以牛皮為之濶一丈長八尺橫般皮耳七箇凡城上有闕則張挂之皮不粘緊益柔能制剛也



原缺



拒砲

虛棚棟布袋

金人每攻城先列克敵砲三十座凡舉一砲聽鼓聲齊發砲石入城者大于斗樓櫓中砲無不壞者王稟先設虛棚下又冀棟布袋在樓棚上雖爲所壞即時復成

攢竹砲

蒙古兵併力進攻金龍德宮造砲石取良嶽太湖靈壁假山爲之大小各有輕重其圖如燈毬之狀蒙古兵用砲則不然破大磕或碌碡爲之攢竹砲有至十三捎者餘砲稱是每城

原缺

一角砲百餘枚更迭上下晝夜不息數日石彈與裏城平而城上樓櫓皆故宮及芳華玉溪所折大木爲之合抱之木隨擊而碎以馬糞麥秸布其上網索鹽褥固使之其懸風板之外皆以牛皮爲障蒙古兵以火砲擊之隨卽延燃不可撲救

襄陽砲

亦思馬因西域人善造砲從攻襄陽未下亦思馬因相地勢置砲于城東南隅重一百五十斤機發聲震天地所擊無不摧陷入地七尺宋呂文煥遂以城降元人渡江宋兵陳于南岸擁舟師迎戰元人于北岸陳砲以擊之舟悉沉沒後每戰

用之皆有功

或問如此神器何以禦之曰若明以虛制實以柔制剛以峭制壓之法如火頭木驢式庶幾可矣

拒火詳具設防部

城內凡高埠門樓火攻可及之處皆宜預備人夫并救火器械隨時撲滅免致驚擾居民以致失事

拒烟

賊縱放毒烟則列蘆缶之類以醋漿水各實五分人覆其面于上則毒烟不能犯鼻目

拒水

決堤

我城若居卑下之地敵人擁水灌城速築墻壁擁諸門及低陋之處城中速造船一二十隻募解舟楫者載以弓弩鍬钁每舟三十人自開暗穴鄉牧而出決其堤堰

晉陽

智伯求蔡皋狼之地于趙襄子襄子弗與智伯怒帥韓魏之甲以攻之乃走晉陽三家圍而灌之城不浸者三版沉灶產蛙民無叛意智伯行水魏桓子御韓康子驂乘智伯曰吾乃

今知水可以亡人國也桓子肘康子康子履桓子之跗以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也趙襄子使張孟談潛出見二子曰臣聞脣亡則齒寒趙亡則韓魏爲之次矣二子乃陰與約爲之日期而遣之襄子夜使人殺守堤之吏而決水灌智伯軍智伯軍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其衆遂殺智伯

合淝

梁韋叡進討合肥案行山川曰吾聞汾水可以灌平陽卽此是也乃堰淝水堰成水通而魏援兵大至初戰不利諸將議

退築湖又請走保三又歎息曰將軍死殺有前無却妄動者
斬因令取縑扇麾憧立之堤下示無動意敵素輕累戰未嘗
騎馬以板與自載督勵衆軍魏兵擊堤敵親與爭魏却因築
壘于堤以自固起門樓高與合淝城等四面臨之城竟潰
酒民曰晉陽獲全襄子能決堤之效也合肥竟潰魏人不
能決堤之驗也

拒蟻附攻城

夜叉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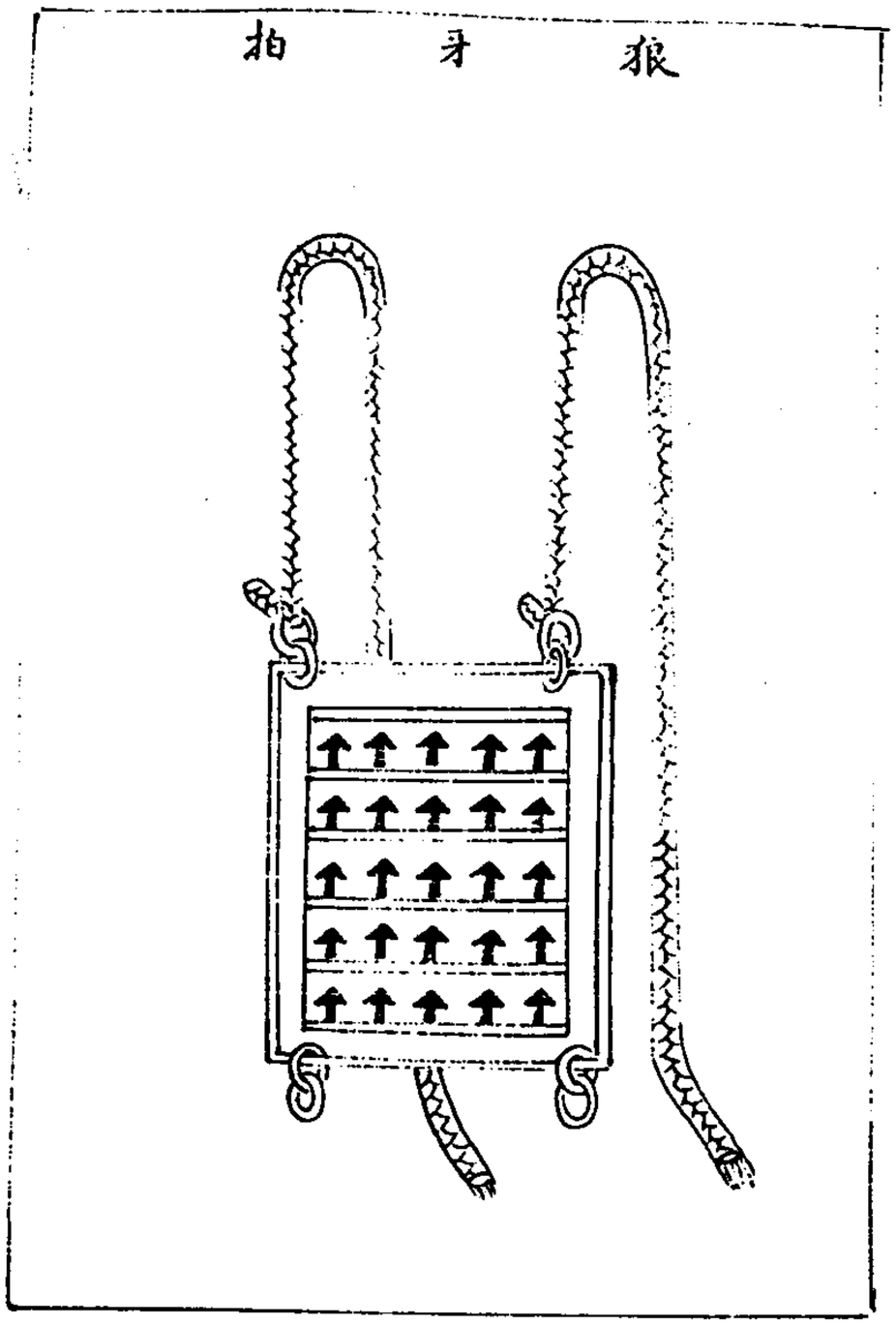
洴澼百金方　卷十一　拒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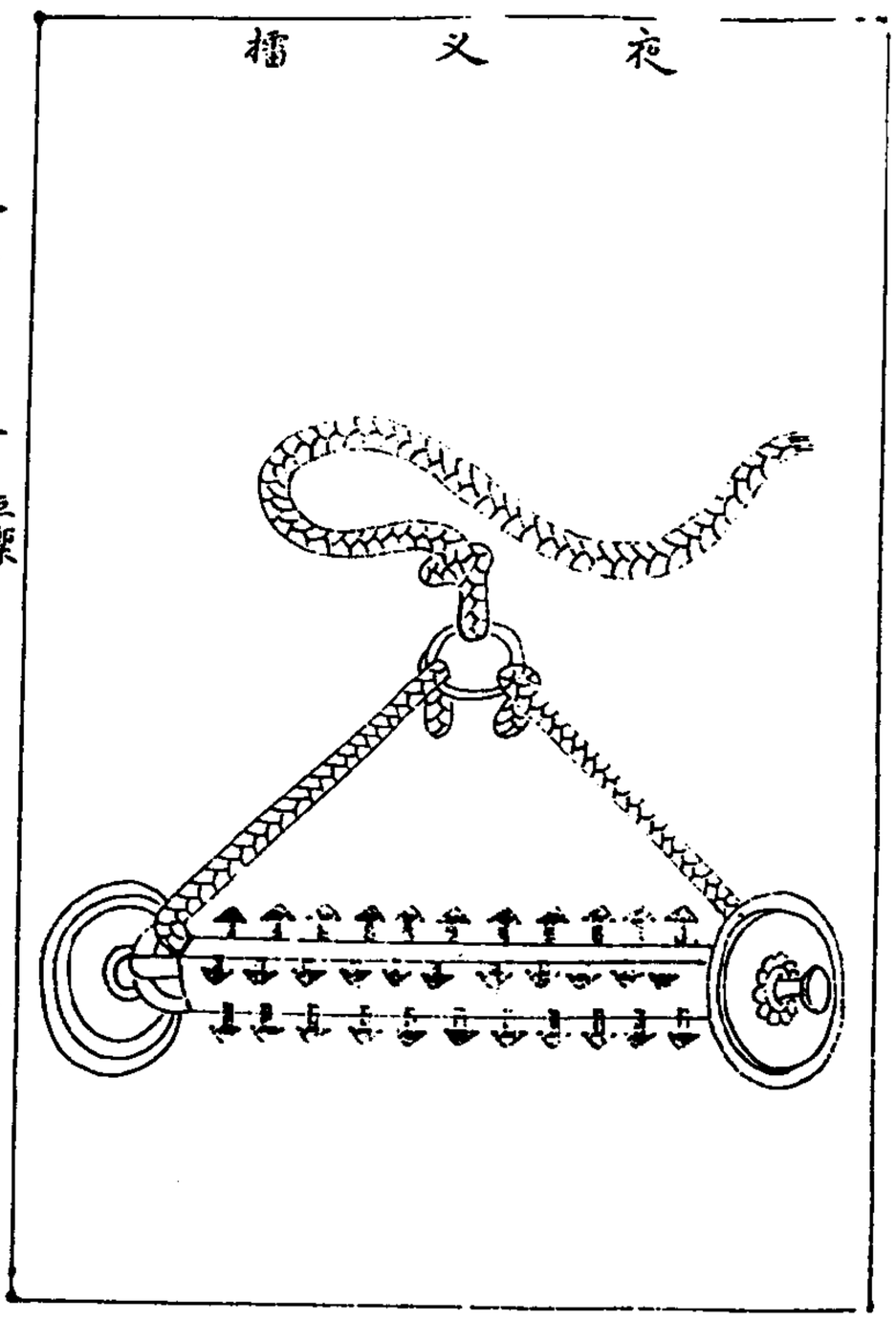
一名留客住用濕榆木長一丈許徑一尺周回施逆鬚出木

五寸兩端安輪脚輪徑二尺以鉄索絞車放下俟收擊攻城
蟻附者

狼牙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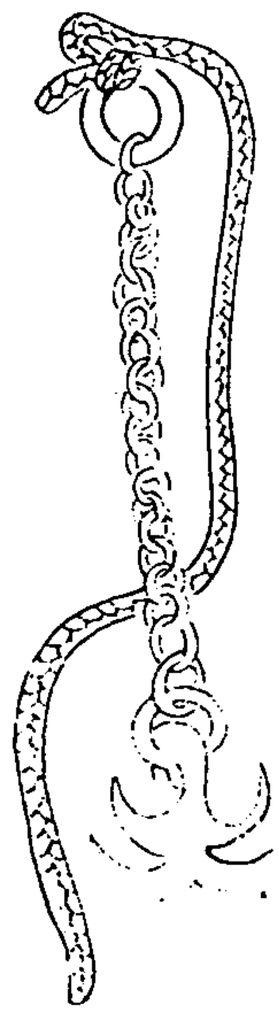
合榆木爲箕長五尺濶四尺五寸厚三寸以狼牙鉄釘二千
二百个皆長五寸重六兩布釘于拍上出木三寸四面施一
刃刀入木寸半前後各施二鉄環貫以麻繩鈎于城上敵
人蟻附登城則使人製起下而拍之





飛鈎

一名鉄鴟脚鈎鋒長利四出以鉄索貫之麻繩續之敢人攻城畏矢石不得仰視候其發處則擲鈎稠人中急牽挽之每鈎取三兩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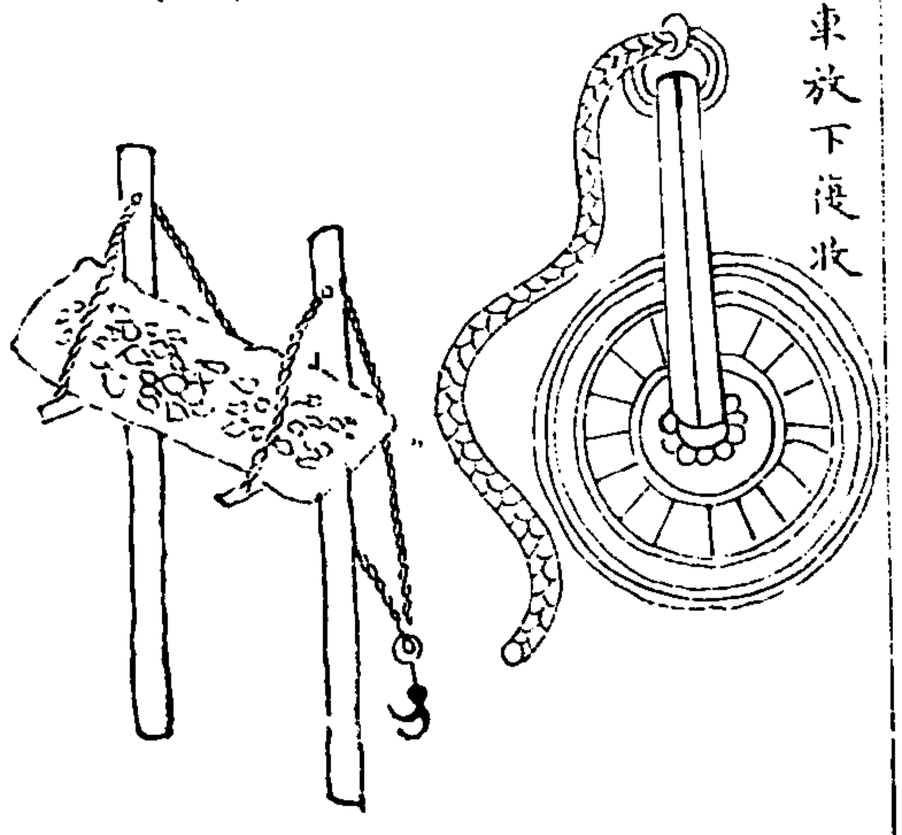


飛鈎

車脚擂

浒溪百余方　拳十一　拒擊

以繩繫獨輪以被車放下渡水



車脚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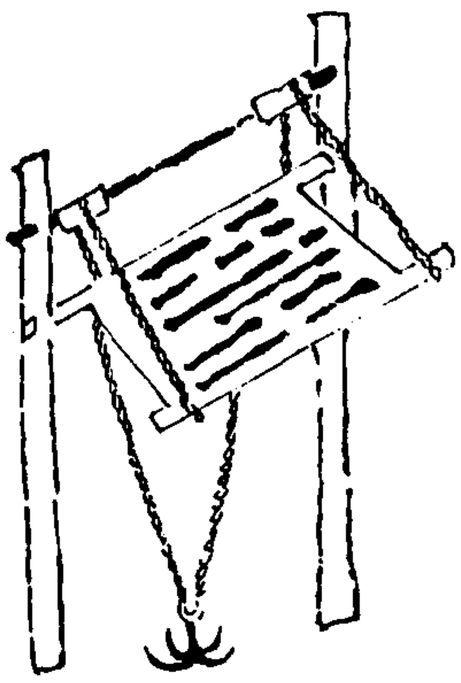
擂石架

賊攻城衆多心作擂石架置滾石于上以繩作活法傾擊之

擂石架

擂木架

賊衆作擂木架寘滾木于上溜擊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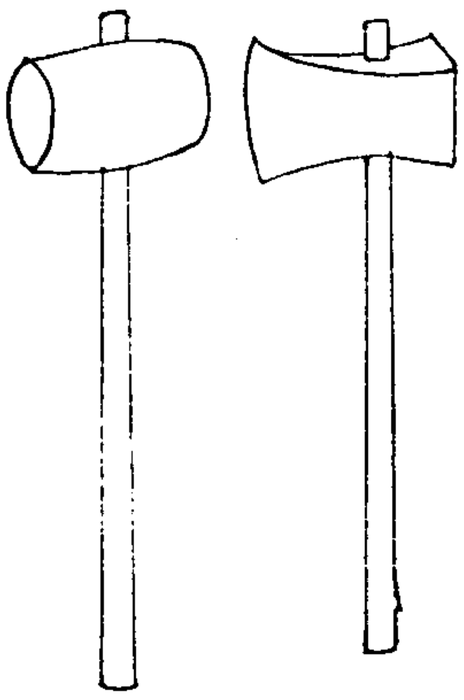
擂木架

拒擊城

鉄鎚斧

頭重三斤柄長二尺每垛一件賊至垛口或暗豁細上城用斧盡力砍之後鎚亦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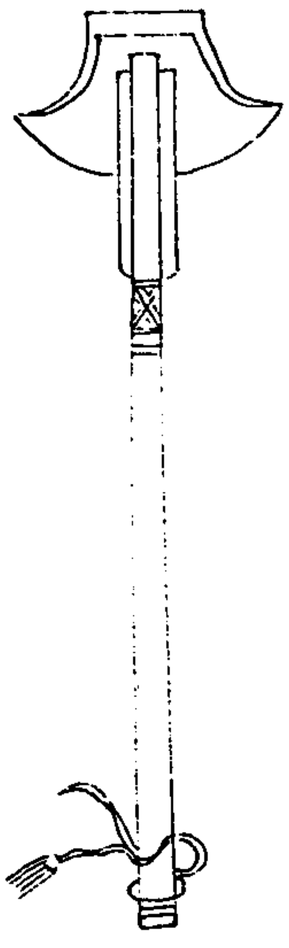
浒溪百余方　拳十一　拒擊



鉄鎚斧

刋手斧

直柄橫刃刃長四寸厚四寸五分澗七寸柄長三尺五寸柄施四刃長四寸用于敵棲戰棚蹈空版下鈎刺攻城人及斫擊城人手



斧手劃

拒撞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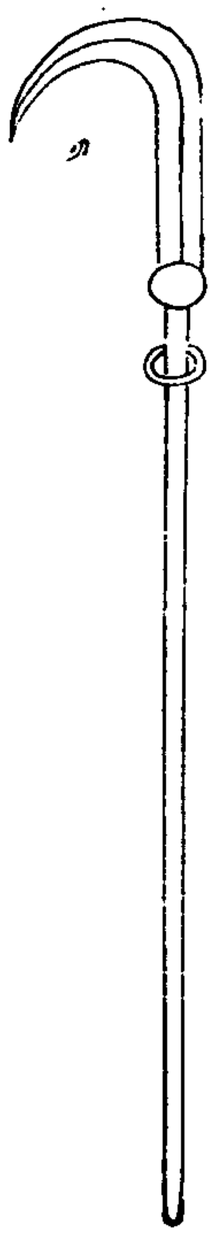
鉤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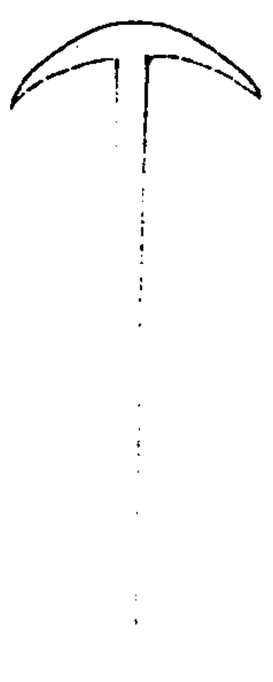
賊用車攻城車與城齊用繩拴繫大堅木五六人懸撞女墻頃刻墻倒此時須用三四鉤鐮鉤挖割斷其繩木自墜下又名提鉤昔年倭攻桐鄉用此破之但要純鋼鋒利一鉤即斷

拒鉤竿

推刀

形如新月長一尺餘曲刃向外須極鋒利安長木柄如賊用鉤竿上城待扒至牛城時順竿從上向下着實一推賊手即斷每五條真一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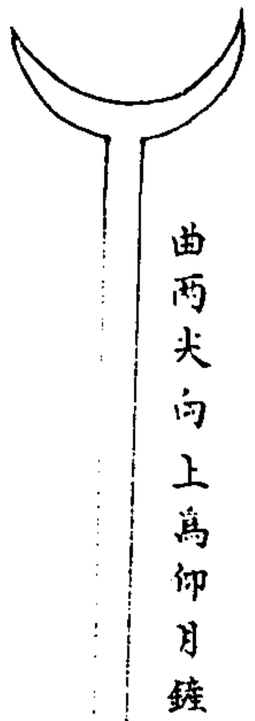


刃刃

刃刃

鉤竿

如槍兩旁加曲刃竿首三尺裹以鉄葉施鉄刺如雞距



曲兩夫向上為仰月錘

鉤竿式

拒馬餘見營陣部

地滾

逆牆釘布版上厚三寸長濶三二尺

鹿角木

擇堅木如鹿角形者斬之長數尺埋入地深尺餘以閘馬足須偏布城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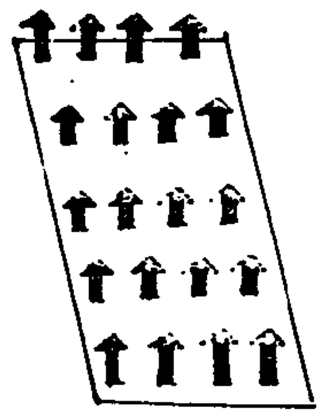


鉄蒺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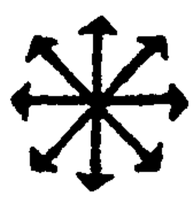
實戰來要路古所謂渠答也

搗蹄

四木門方徑七寸横施鉄逆鬚釘閘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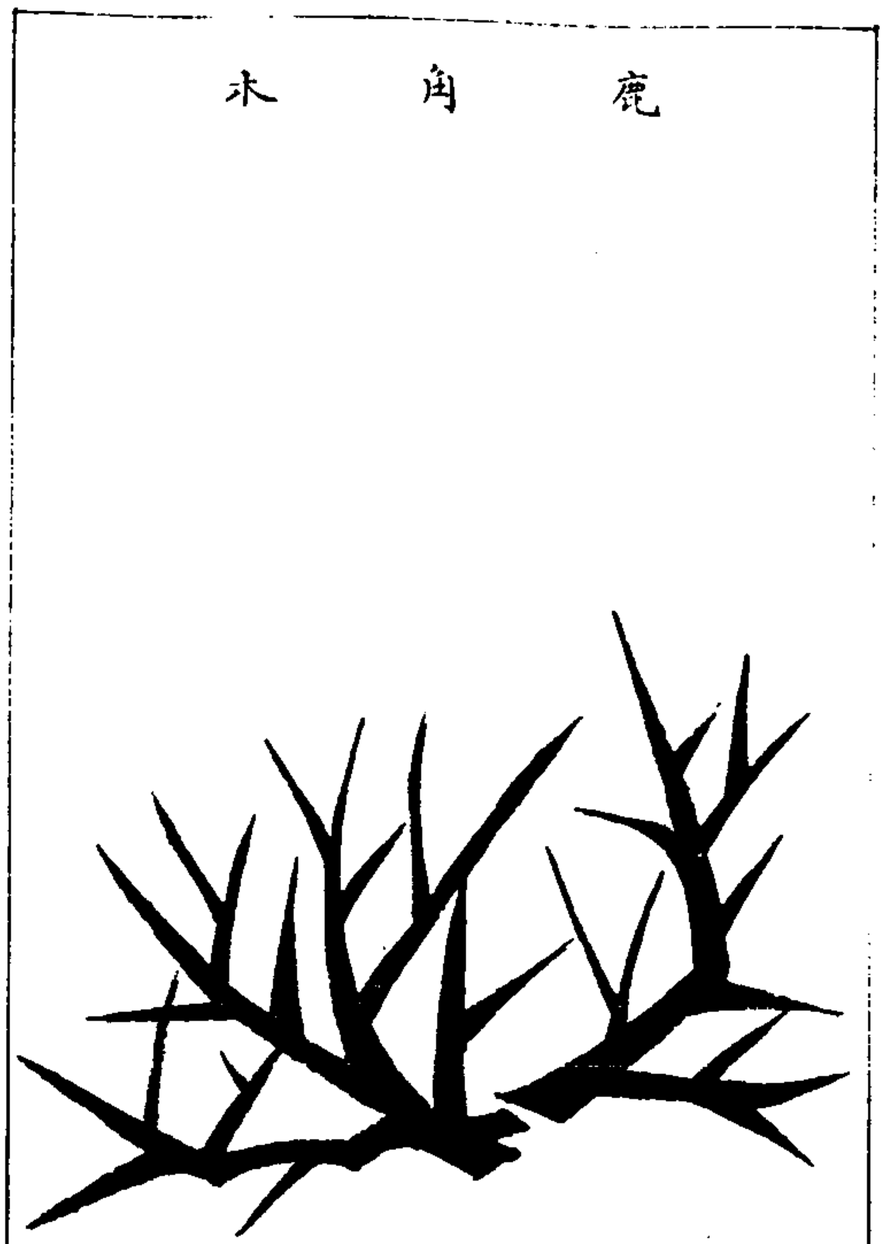
鉄蒺藜



淨瀞百金方　卷十一　拒槊

三十四

鹿角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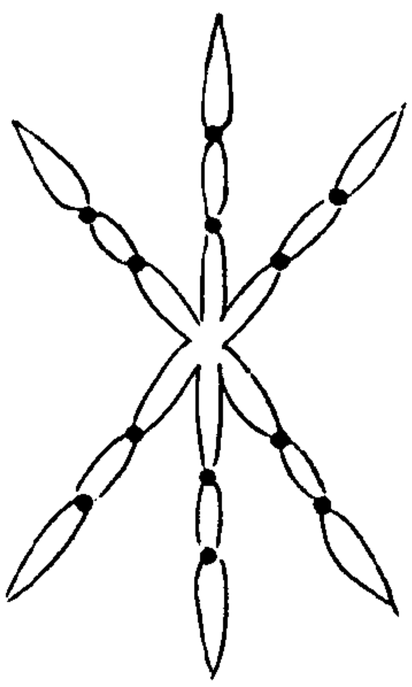


淨瀞百金方　卷十一　拒槊

三十五

鉄鹿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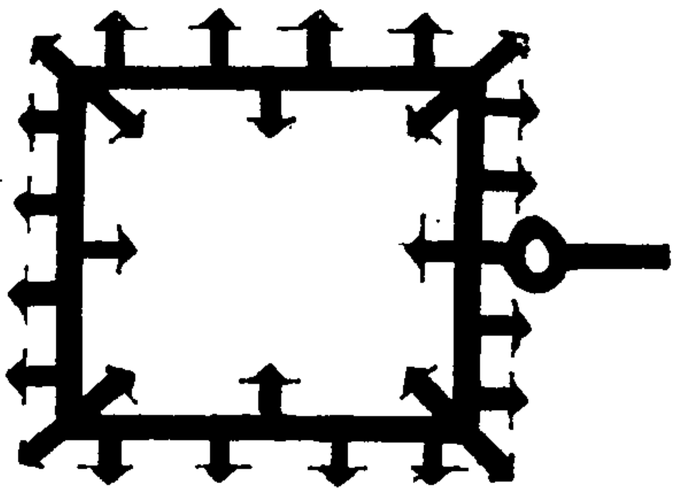
用木三條交叉撐架兩頭木尖貫鉄槍可收可放



淨瀞百金方　卷十一　拒槊

三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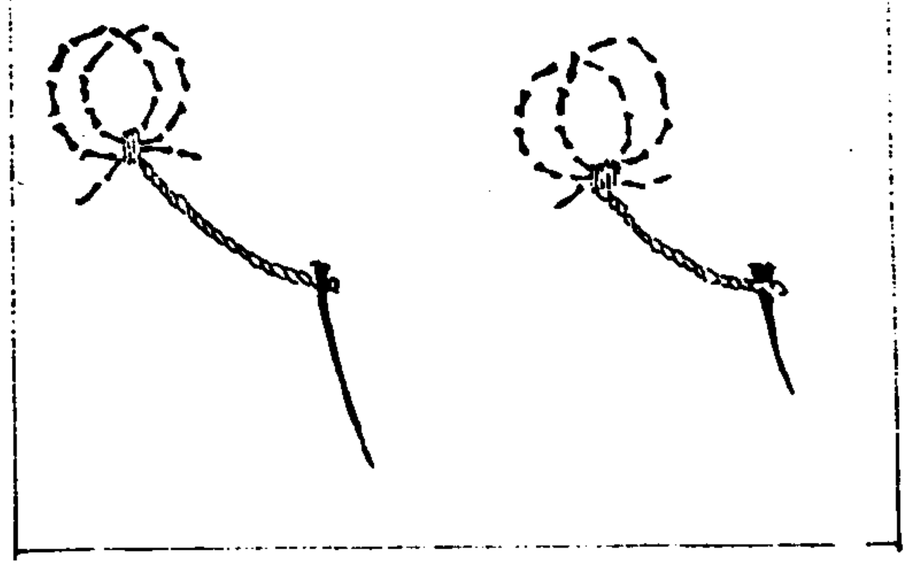
搗蹄



踢圍

以竹爲圍揷于馬道以索結繫竹圍以釘釘草蓋處或浮土埋之馬至套圍輒倒

又有用活結繩圍再加竹圍上馬至套圍縱出竹圍而此活結繩圍一動輒緊馬足曳住



馬拖

用竹削成筋大長數倍于筋其錐頭銃用以鑽地尾用熱湯煮過搥碎和麻皮成索索尾安扣頭扣轉于竹先之上仍將槍桿曳索于竹先首若馬被套而走則索尾之槍自戳馬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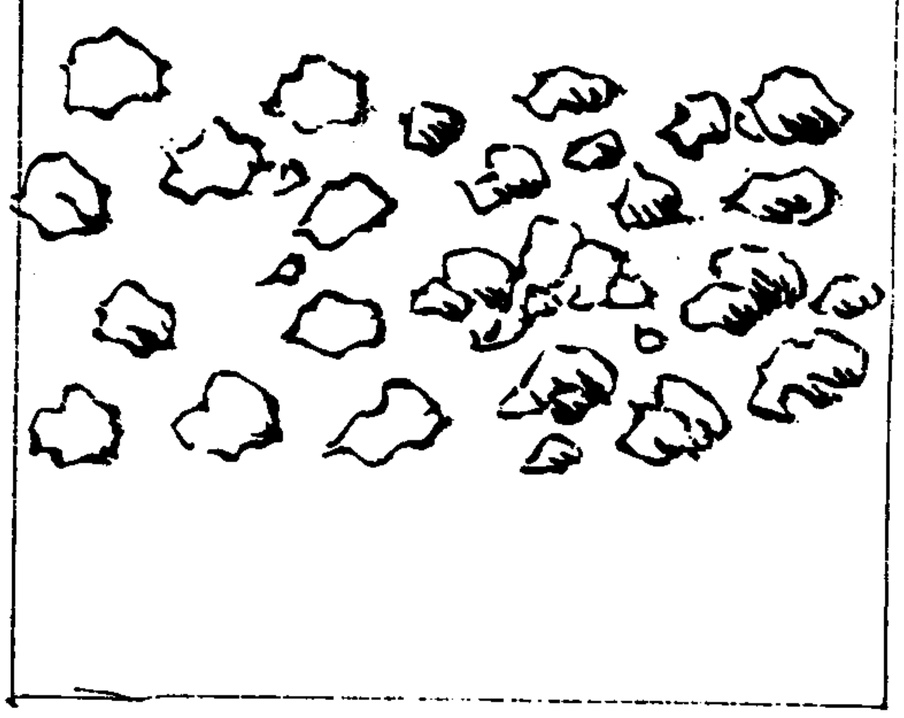


欄馬石

二形俱于空濶無城墜處

品布賓

字坑



馬筒

或磚砌或木桶或無底瓦瓶或通節毛竹伏埋隱地內筒底揷鉄錐鉄刺馬足且陷且刺不能前進穿深一尺每隔尺許設一筒遇壙濶無城墜處必當布賓以限賊騎長驅

種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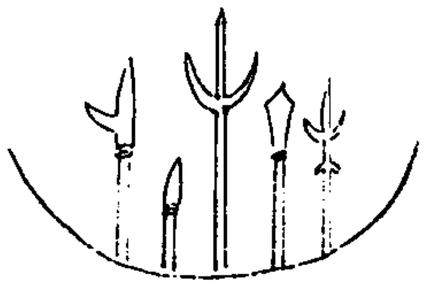
凡賊來遇嚴冬之時相度坮城岸高低處令軍士灌水乘寒結冰使其滑溜令賊不得趨馬不得騁又可灌水凍沙爲斬木

度林木賊所必由處伐新其木橫亘塞路又須留根一半相連使撻移不便　結合野草亦可以絆馬足

青穽

麻麥草芥生處掘穽下埋函器上閣竹竿鋪以蓋席移一樣麻麥草芥鋪之





淵海百金方卷十二

營陣第十二

陣車

營

白穽

于泥沙白地處掘穽照前鋪蓋亦就彼處沙土覆之

獻白

賊馬入境必乏水飲宜于陂池溪澗中設蒺藜刺使馬奔飲受傷

獻青

馬見青草必奔食之宜于草地中埋槍刺

酒民曰如匆誘餌誘不如蒺藜之妙也

淵海百金方卷十二終

惠麓酒民　編次
讀莊居士　重訂

孫子云我欲戰敵雖深溝高壘不得不與我戰我不欲戰雖畫地而守之敵不敢與我戰惟能如是然後可以審利而動不利而止無紀律者則不然遇賊即戰非敢戰也自守無其不得不戰也一戰即敗非欲敗也自勝無策不得不敗也一敗即走非樂走也自固無法不得不走也一走則土崩瓦解兵將相離而全軍覆沒者何也與在陣法不明營起不立車戰法亡爾若能明陣法立營規用車戰則不動如山而戰與不戰之權可以操之自我矣輯營陣

陣

陣論

營陣之法自軒轅黃帝始神農世衰諸侯遞相侵伐黃帝習用干戈肆征弗率乃觀星象布陣厥名挌奇嗣後則太公有五行三才陣周公有農兵陣楚武王有荊尸陣鄭莊公有魚麗陣齊管子有內政陣晉荀吳有崇卒陣吳姬光有雞父陣孫武子有來之陣韓淮陰有垓下陣諸葛公有八陣圖李藥

師有六花陣下此如太乙常山車輪果宜衛方雁行天覆地載風揚雲壅龍飛虎翼鳥翔蛇蟠飛鵝長虹重霞八卦去古益遠愈詭愈支失其旨矣是以將弁眩惑無所適從非敗於廢法即敗於泥法豈小故哉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仰觀積卒見於天文則陣法不始於人而始於天雖神聖如黃帝諸人無非因此推演總不出其範圍何況下焉者乎按舊說云積卒星在房度西南其星十有二點布為內外二重外圍以八八營也內挌以四中壘也合內外而為九九軍也各三星品連以為前後左右四獸之局向於前者為前拒　鳥陣

也向於後者為後拒　蛇陣也向於左者為左肭　龍陣也向於右者為右角　虎陣也又外龍圍　天陣也內體方　地陣也外四隅各一　風雲起四維也東西各二　天冲居左右也內二縱相對　天衝居前後也二橫相對　地軸貫中央也又外四位之相間各離二星之廣　內四星之相去各離一星之廣　陣間容陣隊間容隊也前參連如後參連　左參連如右參連　以前為後以後為前四面如一觸處為首也合有五營　散有八陣　數起於五而終於八也由此觀之則昭昭之上天

之所以顯示於人者其陣至簡而盡至整而固雖有聖智何以加此無奈後人不知實理務求奇元沿至於今更有五奚一曰失奇正之宜兹制陣之法有動有靜體用乃立有體有用奇正乃生正多而無奇則重而無功奇多而無正則輕而不固故亂亂變化之時四方交互而出遊奚更迭而至而中軍四隅之陣未嘗敢動也四隅兵動則四方轉而爲正四方之陣未嘗敢動也近見諸將新陣法舉陣皆動心竊疑之茲變多則煩動則亂兵之至危固莫甚於此也試觀孔明爲一代國師其名內陣則曰地曰軸曰衝者何也茲取靜之義也

靜則主守其兵爲正其名外陣則曰天曰冲曰風雲者何也益取動之義也動則主戰其兵爲奇豈有舉陣盡動之理耶其將固可襲而虜矣此一奚也二曰昧分合之勢益軍有前後左右中古制也其法不方則圓大要中軍居中前後左右四軍環遠拱衛意固取於分爲將角便乎救援也今則不然雖有前後左右中五軍之名卻無前後左右中五軍之實每一閙視不論數百數千皆相與圍聚一隊之地於古開方立表之法茫然不知何恠乎一遇交鋒便受賊圍一處捐卻全陣皆却哉謂宜各分部曲各分奇正形勢相離聲援相接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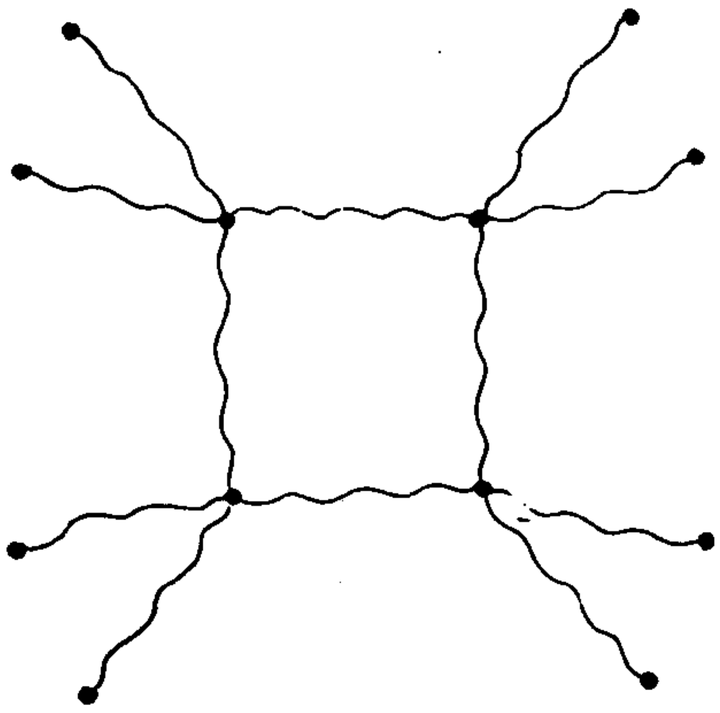
之意至一陣一隊又各相容庶裁往來攻守道路井然可免墜塞之患矣此三奚也四曰不識行陣合一之機兵法曰行其將固可襲而虜矣此二曰昧分合之勢益軍有前後左右中古制也其法不方則圓大要中軍居中前後左右四軍環遠拱衛意固取於分爲將角便乎救援也今則不然雖有前後左右中五軍之名卻無前後左右中五軍之實每一閙視不論數百數千皆相與圍聚一隊之地於古開方立表之法茫然不知何恠乎一遇交鋒便受賊圍一處捐卻全陣皆却哉謂宜各分部曲各分奇正形勢相離聲援相接一

陣有失諸陣尚全一營被圍諸營皆救指臂一戒攻守皆利當分不分謂之靡軍此二奚也三曰暗疏察之法茲布陣之方陣間容陣隊間容隊人間容人此定式也嘗觀宋史兀术用奇正乃生正多而無奇則重而無功奇多而無正則輕而衆捷立無建一遇交鋒皆偏仄掣肘不得運動而錡軍疏疏落落欲前則前欲後則後欲左欲右則右長槍大劒擊刺自如是以勝爾今人遇賊不鳥鷩獸散輒蜂聚蜂攢情形如此所以不待接戰便致奔逃皆由布陣將官疏密無法故也可仿古式每軍前後左右俾各占地二步以示人間容人

三軍起行自中軍又四正四隅八陣各有先後倫次不許稍紊即遇暴來之門其陣立脚便成已先爲不可勝而待敵之可勝矣斯法簡而易捷慎不可忽倘冥行妄蹈謂之亂軍引勝此四奠也五曰不譜旗鼓闕係之重夫一軍之中言不相聞故爲之金鼓視不相見故爲之旌旗則金鼓旌旗者固一軍之耳目也今則少有知其旨者矣嘗見操熟諸軍竟有不待金鼓而自成行陣者此不過由於習慣一定陣數却非從自己耳聽金鼓目視旌旗心知方向而成者倘遇兩敵交鋒地方非舊日教場敵人非舊日裝搪此時隨機應變全由將

之任非將事也可不慎歟今日操演愈熟三軍耳目愈容今日陣法如此明日陣法如此毫不知變以悚動其耳目心思故爾此五奠也夫苟一陣之中奇正得宜分合得勢疏密得法行即成行止即成陣所麾從指從死金之則退鼓之則進一人學戰教成十人十人學戰教成百人百人學戰教成三軍以戰則勝以守則固生靈幸甚社稷幸甚

積卒五營



孔明

孔明八陣之變歷代之說雖不同然其要機全在二十四隊遊兵如歲時之閏補偏救弊皆賴於此故變化不可窮盡假令至於八六十四陣陣亦易窮矣

李靖六花陣

李靖六花陣等法以方圓四直銳之形為分合變化之節在陣法特為花步耳至於臨敵之時相視地形無所用之或丘陵林壑平陸斥澤之不同或高下險易廣狹死生支柱之不一而固以制夫步騎多寡疎密奇輕重分合奇正之所宜

而已非真有方圓曲直銳之地形真有方圓曲直銳之陣勢也

吳璘疊陣

宋吳璘疊陣法每戰以長槍居前坐不得起次最強弓次強弩跪膝以俟次神臂弓的賊相搏百步內則神臂先發七十步強弓併發次陣如之凡陣以拒馬為限鉄鉤相連俟其傷則更代之遇更代則以鼓為節騎兩翼以蔽於前陣成而騎退為之疊陣諸將始猶竊議曰吾軍其殲乎璘曰此古求伍令也得車戰餘意戰士心定與金酋習不祝胡盞遇二酋老於兵善戰璘挑與戰用疊陣法更休迭出輕裘駐馬而揮士殊死鬥金人大敗降者萬餘

張威撒星陣

宋張威自行伍充偏裨其軍行必若銜枚寂不聞聲每戰必克金人憚之荊鄂多平野利騎不利步威曰彼鉄騎一衝則吾技窮矣乃以意創撒星陣分合不常鬧鼓則聚鬧金則散每騎兵至則聲金一軍輒分數十簇金人隨分兵則又趨而聚之倏忽間分合數變金人失措然後縱擊之以此輒勝

王夔圓陣

宋利州司都統王夔素殘悍号王夜叉四川安撫制置使余玠至嘉定夔即所部兵迎謁才氣豹二百人玠曰久聞都統兵精今疲敝若此殊不稱所望夔對曰夔兵非不精所以不敢即見者恐驚從人爾頃之班聲如雷江水如沸聲止圓陣即合旗幟精明器械森然沙上之人彌望若林立無一人敢亂行者舟中皆戰掉失色

戚繼光鴛鴦陣

戚繼光每以鴛鴦陣取勝其法二牌平列狼筅各跟一牌每

牌用長槍二枝夾之短兵居後遇戰伍長伍頭執棨牌前進如已鼓鼙聲而遲留不進即以軍法斬首其餘緊隨牌進交鋒先以救牌長槍救兌短兵救長槍牌手陣亡伍下兵通斬

遼人陣法

遼人兵制每遇對敵於陣四面列騎為隊每隊五七百人十隊為一道十道當一面各有主帥最先一隊走馬大誶冲突敵陣得利則諸隊齊進若未利引退第二隊繼之退者息馬飲水秣諸道皆然更退迭進敵陣不動亦不力戰歷二三日待其困退然後乘之此兵之所以強也

洴澼百金方　卷十二　營陣　十

孫武子常山蛇陣辨

新令常山蛇陣圖一首唐樂緒之所演也孫子九地篇有云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樂緒演而為蛇陣一軍六千人四千為步兵布為前後左右中二千為騎兵布為揚奇偪伏形如蛇之蟠曲何辨之茲軍有前後左右中自古之制也其法不方則圓中軍居中前後左右環而遠之此奇正之所由出樂緒以前後左右中布為直陣已失其制矣況孫子所謂率然者謂士卒深入死地其情不得不相救在法而不在形其形如蛇一攻可貫首尾相救其可得乎魚復江中孔明以石縱橫布為六十四壘其形正方桓溫見而嘆曰此常山蛇勢也蓋孔明八陣法以前為後以後為前四頭八尾觸處為首敵冲其中兩頭皆救桓溫知孔明之法故云然也樂緒附會之說何足以為法耶

孔明罡壇方陣辨

黃帝握奇陣圖也圖者分表裡孔明八陣方也方者定八向圖陣以裡為正表為奇故名內陣曰地曰軸曰衡取靜之義也名外陣曰天曰衝曰風雲取動之義也方陣以四隅為正

洴澼百金方　卷十二　營陣　十一

四方為奇名四正為天地風雲者乾坤巽艮之位也名四奇為龍虎鳥蛇者震兌離坎之位也是則孔明之天地風雲非軒轅之天地風雲軒轅之衡軸冲非孔明之龍虎鳥蛇亦猶伏羲文王之易先天後天各隨所取爾欲論握奇只求其法於內外勿離以龍虎鳥蛇之摛欲論八陣只求其法於八向勿混以衡軸冲之号斯兩得之後人不知其說各以己意牽合握奇經文猶比而同其謬甚矣吁孔明八陣之義唐太宗以問李靖則太宗未之了了可知靖以補名隊号為答則李靖之粗略可見況於方士俗儒而可怪之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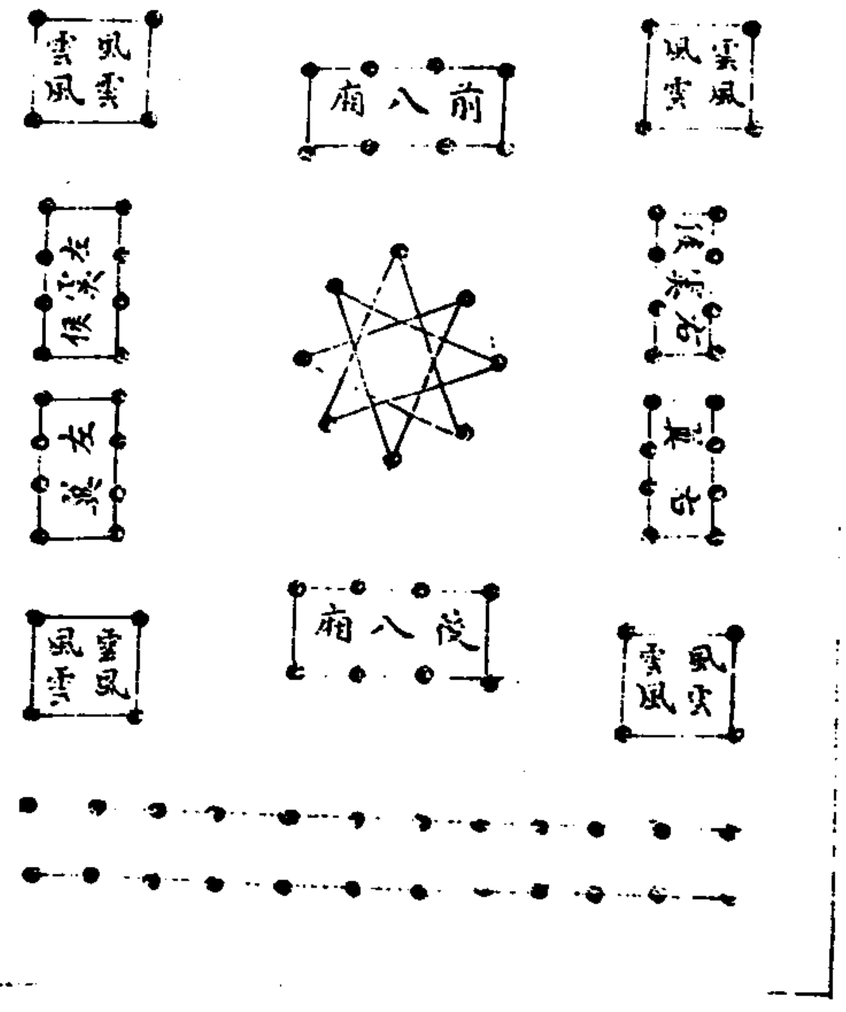
孔明八翼陣辨

太乙統宗寶鑑八翼陣圖一首張嫘之所演也孔明陣無有八翼之名者嫘以步卒一十六陣爲前後二廂以騎兵三十二陣爲左右翼倏正兵之後無奇奇兵之後無正何辨之蓋孔明六十四陣皆古之車制無涉正兵別以二十四陣爲遊兵則孔明參用騎兵之法也瞿塘石陣八公成列遊兵環遠於後非特爲敗後爾接戰之時或以居先或居左右爲翼爲候爲冲爲突爲揚爲伏無定名也張嫘推演陣圖動以六十四陣居中二十四陣居外實不知孔明遊兵之用也大率制兵當知伍法中軍如身前軍右軍如兩手左軍後軍如兩足皆爲正兵四奇迭出於前後左右之間者則如爪如牙如嘴如角如羽如翼無正形無定伍以此而識輕重之權以此而求動靜之理然後可與追議孔明之兵法

九軍陣法駁議

照寧中使六宅使郭固討論九軍陣法著之爲書頒下諸郡副藏秘閣固之法九軍共爲一營陣以駐隊統之若依古法人占地二步馬四步軍中容軍隊中容隊則十萬之陣占地方十里餘天下豈有方十里之地無丘阜溝澗林木之碍若兼九軍兵以一駐隊爲籬落則兵不復可分如九人共一皮分之則死此正孫武所謂縻軍也予再加詳定謂九軍當使別自爲陣雖分列左右前後而各占地利以駐隊外向自結綴越溝澗林薄不妨各自成營金鼓一作則參錯合散渾

八翼陣



渾淪而不可亂九軍合爲一大陣則中分四衝如井田法
九軍皆背背相承面面相向四頭八尾觸處爲首上以爲然
親舉手曰譬如此五指若共爲一皮包之則何以施用遂著
爲令

四方平定陣駁議

今之營陣名曰四方平定陣大都以車外環遇賊冲突間隊
出矢砲自車隙中射打賊退出馬兵追殺後來仍收入車陣
中三冲三敵卽此了局聞之副將王鳴鶴曰此卽宋之平戎
萬全陣之遺矩也宋朝兵制之弱大都由制陣之無法俟敵

來攻僅爲應兵絕無先發制人及設伏出奇之策自武穆一
出專好野戰不學古法妙用在心故能橫行內外明朝惟
采制之仍而京師又四方觀望故天下陣法大致都相仿佛每
當大敵多怯弱而不前欲求敵愾似宜通之

營

總論

凡兵所以逃陣者以營寨不固如行人無家戰一不利無所
歸命不逃得乎故宜先定營或憑高山大川或聯戰車火車
或結木柵坑塹以爲營遶用輕騎若干更番出哨時伏時見

時近時遠以爲爪牙勝則率然盤踞可歸較之亡命野寇者遇賊救遇援矣則練營實爲練胆之本也

凡兵師之營擬於城郭宮室古法多依九宮六甲太乙天門地戶之法徒增疑惑不便於事今但取山川地形便利水草隨其險易爲之遇平則方列圍水則屈曲務於適時便用爾則風

法戒

宋狄青受命討儂智高野宿皆成營柵四面陳兵穀弓弩皆

數重精鋭列布左右守衛甚具方青未至也張忠蔣偕先往一旦見賊則疾馳便戰又不知爲營衛敗則皆望風走盡合近日敗局特表出之以爲法戒

營地所宜

下營之法擇地爲先地之善者左有草澤右有流泉背山險向平易通達樵牧爲之四偏

營地所忌

一不居天灶天灶者大谷之口兵法謂之天灶

一不居龍頭龍頭者大山之端
一不居地柱謂形如覆釜若安營其上八面招風周帀受敵
兵法曰山中之高謂之天柱澤中之高謂之地柱
一不居地獄謂形如仰盆若安營其中被賊四面乘高攻我
必敗其中也兵法曰高中之下謂之天獄下中之下謂之
地獄
一不居障塞謂四通八達受敵益多
一不居無出路謂四面地險恐被圍難解及糧運阻絕
一不居山林草木蒙翳之地春夏枝葉茂盛恐有潛襲之虞

秋冬草木枯敗恐遭風火之患
一不居江河溝澗汙下之地恐有漲溢或被決壅兵法曰春
夏宜居高以防暴水
一不居無水及死水之地恐士卒渴乏昔張郃拒亮將馬謖
於街亭謖依阻南山不下據城郃絕其汲道大破之
一不居無草之地恐馬失芻牧兵法曰斥鹵之地草木不生
謂之戒鋒
一不居死地舊云謂安營不臨塚墓之地人馬多夜驚久居
士卒必生疾病

一不居龍頭龍頭者大山之端
一不居地柱謂形如覆釜若安營其上八面招風周帀受敵
兵法曰山中之高謂之天柱澤中之高謂之地柱
一不居地獄謂形如仰盆若安營其中被賊四面乘高攻我
必敗其中也兵法曰高中之下謂之天獄下中之下謂之
地獄
一不居障塞謂四通八達受敵益多
一不居無出路謂四面地險恐被圍難解及糧運阻絕
一不居山林草木蒙翳之地春夏枝葉茂盛恐有潛襲之虞

秋冬草木枯敗恐遭風火之患
一不居江河溝澗汙下之地恐有漲溢或被決壅兵法曰春
夏宜居高以防暴水
一不居無水及死水之地恐士卒渴乏昔張郃拒亮將馬謖
於街亭謖依阻南山不下據城郃絕其汲道大破之
一不居無草之地恐馬失芻牧兵法曰斥鹵之地草木不生
謂之戒鋒
一不居死地舊云謂安營不臨塚墓之地人馬多夜驚久居
士卒必生疾病

一不若惡名如入實入牛口之類是也
一不居地柱謂形如覆釜若安營其上八面招風周帀受敵
兵法曰山中之高謂之天柱澤中之高謂之地柱
一不居地獄謂形如仰盆若安營其中被賊四面乘高攻我
必敗其中也兵法曰高中之下謂之天獄下中之下謂之
地獄
一不居障塞謂四通八達受敵益多
一不居無出路謂四面地險恐被圍難解及糧運阻絕
一不居山林草木蒙翳之地春夏枝葉茂盛恐有潛襲之虞

舊制築城為營其城身高五尺濶八尺女墻高四尺濶二尺
愈高愈妙
木柵附
若因敵所逼不及築城壘或因山河勢險多石少土不任杕
築乃建木為柵皆泥塗以防火攻
營之溝
凡營盤桃濠兩道內一道寬一丈五深亦一丈外一道寬
一丈深亦一丈土散平垣內高外低勿碍火砲行路其守城
軍士日間無有烽信即下城挑濠先將舊濠修濬寬深而後
挑外濠但使城濠多得土道俱極寬深豈不安穩進則能奮
勇敵退亦不免於死營盤不整濠立整此弃物也

營之門

漢以軹大入邊以劉禮爲將軍軍霸上徐厲爲將軍軍棘門以亞夫爲將軍軍細柳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直馳入將軍士吏被甲銳兵刃彀弓弩持以下騎送迎已而之細柳軍士吏被甲銳兵刃彀弓弩持滿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將軍令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居無何上至又不得入於是上乃使使持節詔將軍吾欲入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門士吏謂從屬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於是天子乃按轡徐行至營將軍亞夫持軍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

軍禮見天子爲動改容式車使人稱謝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既出軍門羣臣皆驚文帝曰嗟乎此真將軍矣曩者霸上棘門軍若兒戲爾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耶

營之道

尉繚子曰申軍左右前後軍有分地方之以行垣而無通其交往將有分地師有分地皆營其溝洫而明其伯有分地皆營其溝洫而明其塞全使非百人無得通非其百人而入者伯誅之伯不誅與之同罪軍壁縱橫之道百有二十步而立一佾柱量人與地柱道相望禁行清道非將吏之屬不得伍不成行伍者不得通行吏屬無節士無伍者橫門誅之踰分干地者誅之故內無干令則外無不獲之奸

營之官

一兵馬每下營訖營主即須幹當四司官典兵官及左右令分頭巡隊閱兵士到否如有未至即差本隊催促如有逃走即牒所在捕捉

一軍下營訖司騎及佐分行巡視馬騾有疾者醫有瘡者剪剔傅藥有傷者申送量事決罰

一下營訖司書及佐即巡隊簡校兵甲器使等如有破損污卻須修葺磨礪如其弃失申上所由便爲記案準法科決

一左營司倉及佐監營兵士糧食封貯點驗勿令糜費

營之算

立營必先計人數配地多少等使人浮於地不可地浮於人此孫子所謂地生稱稱生勝之說也

酒民曰今聚三人於室內而不先量其臥處飲食起居之地則囂然紛矣故營不可以無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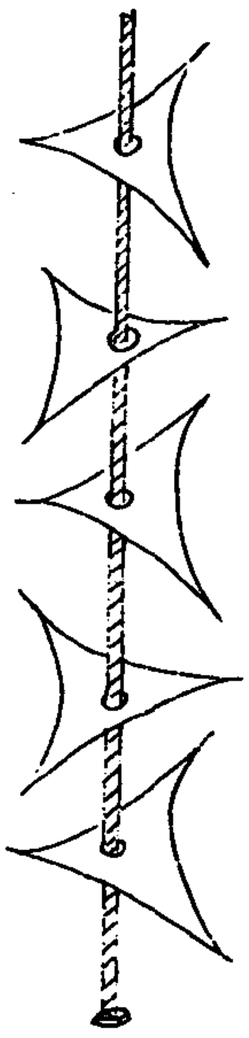
營之器 除見拒禦部

器用之設非時息可成制作之艱非項刻可辨乃若倉卒相逢不期而遇前不得以攖其鋒後不得以避其銳當是之時不費寸土尺木而賊馬自抵於損傷不勞匹馬隻輪而賊騎自至於顛覆其法亦有六一曰刺毬四方有鋒中間有蒂以鉄爲之二曰蒺藜碨之以鋒淬之以毒以鉄爲之三曰茅針其形如針而稍大以鉄爲之四曰鷹項其形兩曲而上下皆銳以鉄爲之五曰菱角以鉄爲菱角六曰皂角以鉄爲皂角以上六法皆預先打造遇欲用則令釜揮撒棚在地者也

如用蒺藜等器誠於白日不效試於黑夜必效迎賊之來

路不效斷賊之歸路必效硬地不效無沙地不效無草地不效須冀於沙草相間之地蒺藜即染土色草色賊見土見草不見蒺藜而後蒺藜得以其用徑寸之鋒蹟千里之馬足未有奇於此者

安營蒺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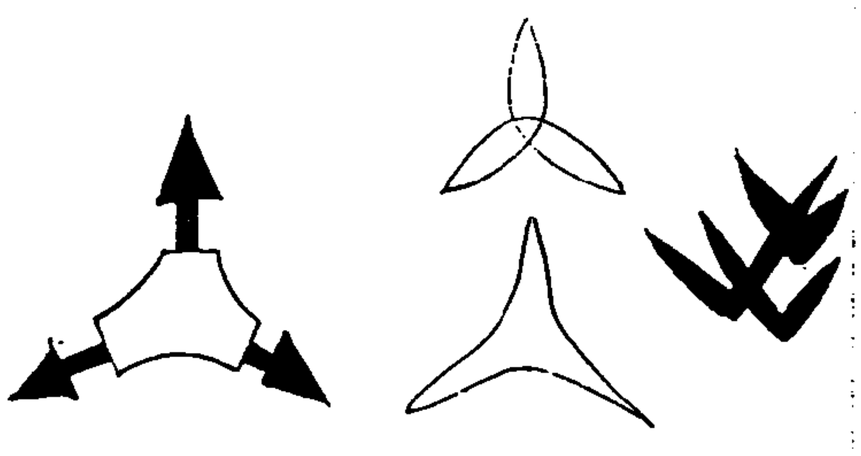


蒺藜繩連利于收起每一小尺一箇每一步五箇用繩串入蒺藜心中而出每一小隊前面開花五層每隊共計十五根附帶槍牌之上以行

茅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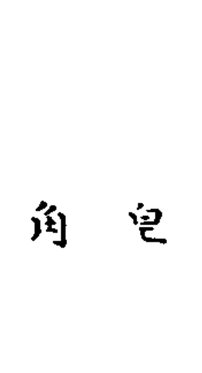


鷹項　鐵菱角　木菱角



皂角

鬼箭



鐵蒺藜之小者糞汁毒藥製之戴脚向燃故曰鬼箭裝竹筒內筒用茅竹去皮蓋使不裂也長一尺上用木蓋下用原節爲底用時手提撒之下地均勻且速而不結以爲阻馬守險之用行則懸之腰間

簡式

洪濬百金方　卷十三　營陣



重

剛柔牌

用硬木作架高七尺濶六尺取單中綿絮被用水浸透挂於架上張之陣前以堵鉛彈

洪濬百金方　卷十三　營陣

重

其架用木爲長枕中用一擋牌身與木牌等先用生牛皮二層釘之皮裡用好蠶綿三斤用布袖爲一袋貼牛皮之間用分水薄綿紙每二張鬆鬆團爲一球揆行排之又用蠶綿五斤袖布袋一幅蓋之四邊竹釘釘固通用灰漆四周裹面布處用油厚塗使不入水重可十五斤計費五兩只苦於價重而官司不能辨爾此外或用鉄爲鋒或用鴈毛人髮或用紙或用皮漆或用竹木而火其脊其遮藥鉛子俱未有勝此者也最忌入水坐臥結實

空胡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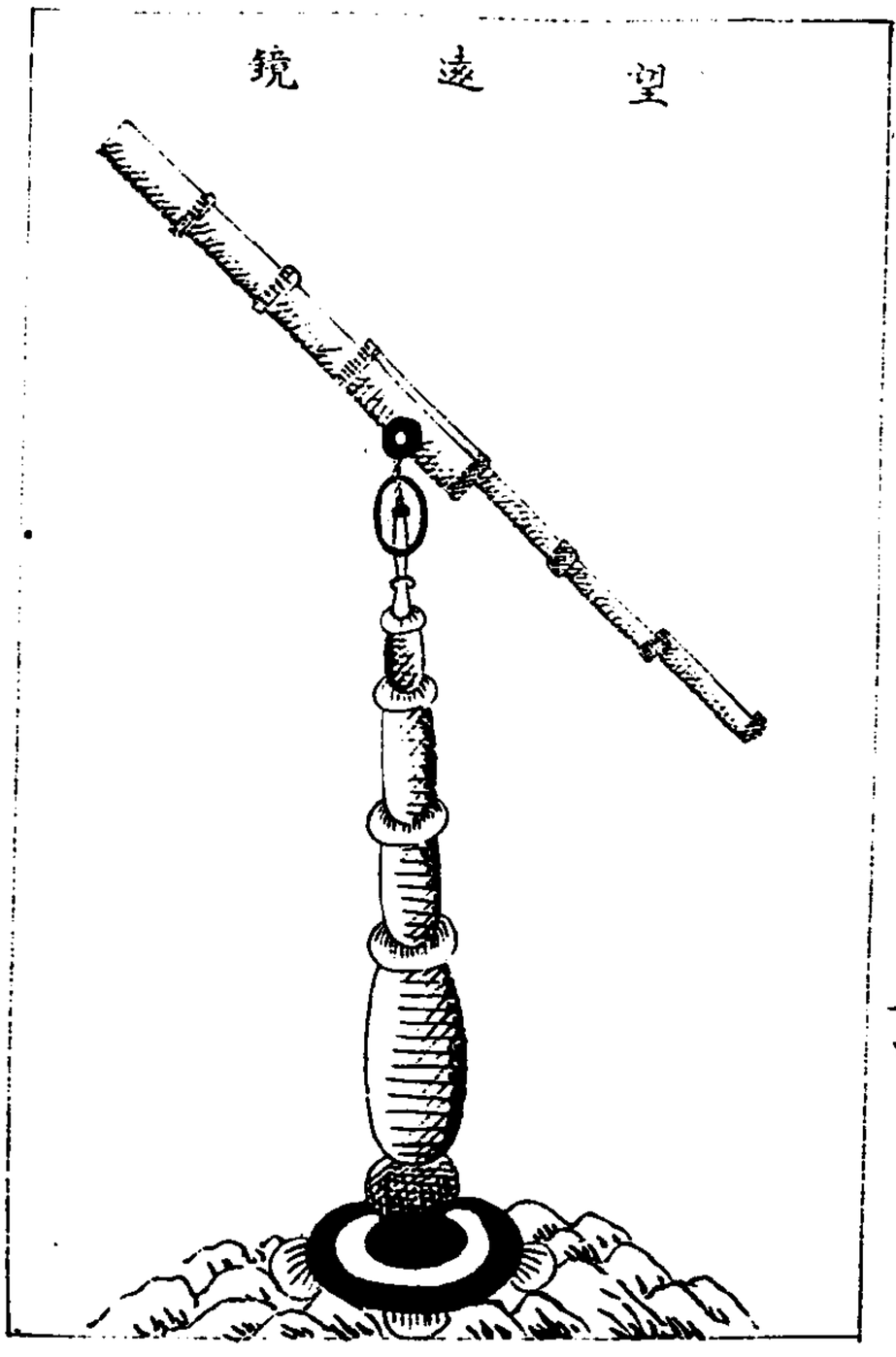
凡軍中至夜選聰耳小睡者令卧枕空胡鹿其胡鹿必以野猪皮爲之凡人馬行在三十里外東西南北皆呴鬧其中每營道一二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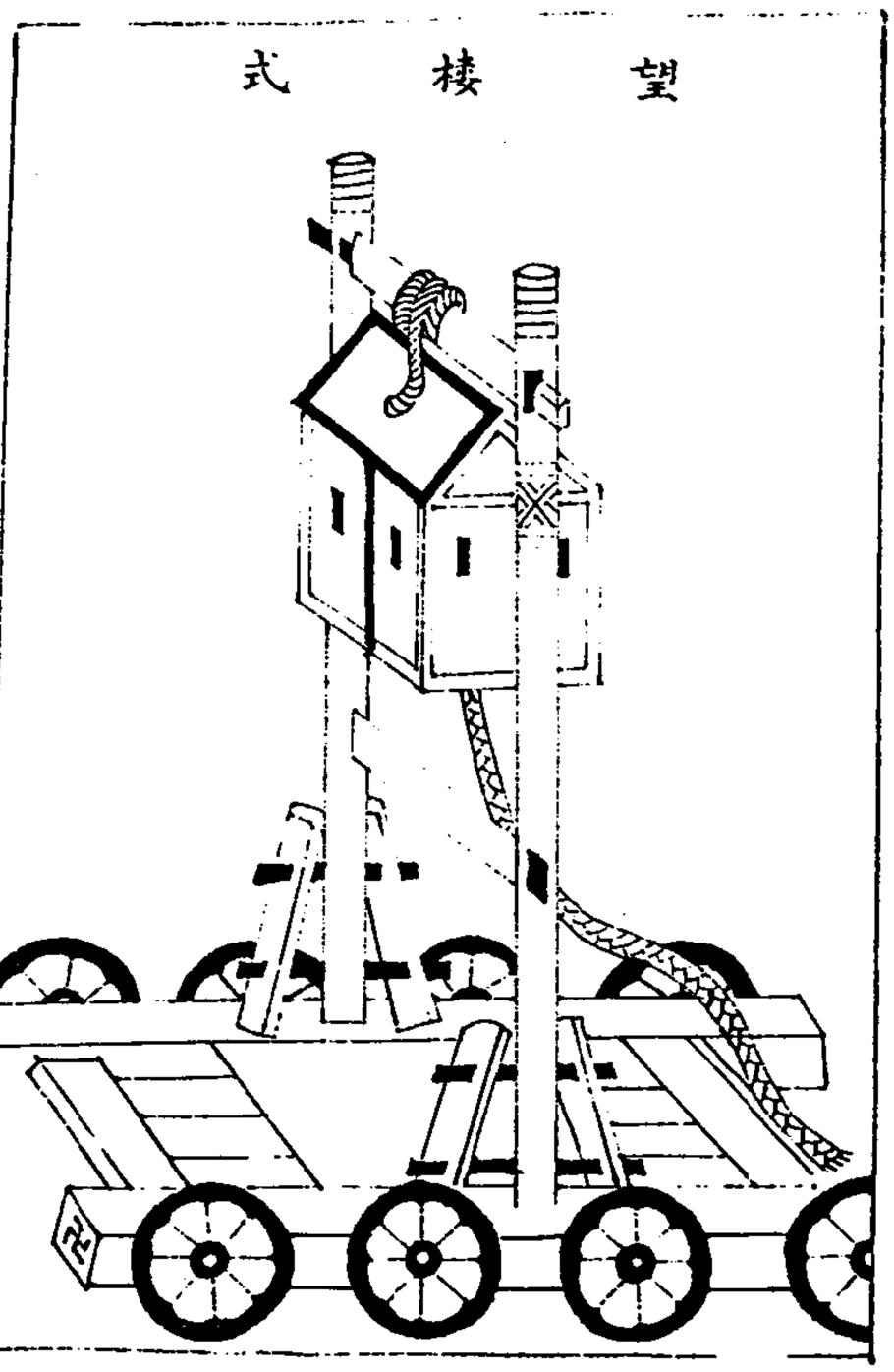
望樓

凡軍營中心爲望樓選明目能視三四十里者以爲望子六的望樓用一柱者樓防傾仄頗仆夾柱者爲佳三柱者尤佳其樓須可升可降方妙

望遠鏡

望遠鏡出自大西洋國今中國謂之千里鏡用筒數節安玻璃兩端置架上視遠如近視小爲大遠望敵人營帳人馬器械輜重毫髮不爽我可預備戰守安放銃砲必不可少者





營之防

夜則難防矣其要在於遠探候明更籌埤奸偽略次於左

兵候

凡軍營警備之外每軍必別設兵候一軍量抽戰士三五十人於當軍四面三五里外要害之路夜設外鋪每鋪給鼓自隨如夜中有賊犯大營即鳴鼓大叫以擊賊後乘得機便必擄克捷

外探

凡軍營下定夜則別置外探每營令夜不收迭作番次於營

四面十里外遊奕以備非常如有緊急馳報軍中

拓隊

凡軍營慮有突犯即於營外常置拓隊防諜量抽戰士充其隊去纂五十步均布若賊來拓隊不敵然後營中出兵相助不得令賊輒犯大營

夜號

大將軍每營印簿一扇每日一行題云某營某年某月某日號簿每日戌時各營掌夜號官持簿於大將軍幕前取號大將軍隨意注兩字上一字是生號下一字是行答密封函付

頒回各營裡將開折即密示坐號使各暗記不可漏泄

夜巡

又夜巡時經過更舍坐者號某字即兩無言放過去如號答不相投即覺別營或號而不答即是奸細隨時拏縛報本營主將審查虛實傳報大將軍處分如坐者不號巡緊人即號下字坐者仍不答即係睡熟或住他處偷安巡緊人記其鋪分報主將查究巡者上一字巡緊者下一字主將查究

營之制

昔司馬懿與孔明對於渭南孔明病卒軍退懿按行其營壘處所嘆曰天下奇才也政服其部分有方敵不得而犯耳又按晉羅尚遣人夜襲李特營特知之戒嚴以待及至其營將堅卧不動伺其衆半入發伏擊之大敗若立營無制則數賊窺入一軍皆驚矣今次其說於左

備夜戰

按兵法有云凡夜戰者多鳴鼓吹以壯氣鼓聲不得已而與戰其法在於立營立營之法與陣法同故軍志曰止則爲營行

則為陣益大陣之中心包小陣大營之內必包小營前後左右之軍各自有營大將營居中央諸營環之隔落鉤連曲折相對遠不過百步近不過五十步道徑通達足以出入部隊壁壘相望足以弓弩相救賊夜入營四顧此然皆有小營各自堅守未知所攻我當按兵勿動縱賊盡入然後擊鼓諸營盡應燃火內焰諸營兵士悉閉門登壘下瞰敵人勁弩強弓四面俱發若干人潛入一營砍營殺士諸營即舉火出兵四面繞之號令營中不得輒動須吏之際善惡自分若或出走皆有羅網矣今之立營通洞豁達部分無法若有賊夜至軍

將何以禁之

中無不驚擾雖多置斥堠亟爲備守晦黑之夜彼我不分縱有衆力安能用之哉

營之禁

一下營訖軍士欲進城貿易者每隊看火兵二名給牌出入餘有檀離信地者軍法示衆

一營壘既定其自外來治販賣人一切禁斷營內自交易即不禁

劉驥耳

司馬楚之別將督軍糧封沓亡降乘然說乘然令擊楚之以絕軍食俄而軍中有告失驢耳者楚曰此必賊遣奸人入營覘伺割以爲信耳賊至不久宜急爲備乃伐柳爲城以水灌之城立而乘然至氷堅滑不可攻乃散走

鄣蹏者

卬州牙將阡能起高仁厚帥兵五百人往代討之未發前一日有鄣蹏者到營中邏者疑執而訊之果阡能之諜也

行師留營

善行師者行必結陣見可而進知難而止每行一次必立一營時次糧草兼作退步各路兵深入數十里必留營數所

撥兵防守如前路迎敵拔有不虞就近退營庶戢人心有所繫屬不至如鳥獸散徒資寇兵也

車

總論

李靖請造戰車曰虜以鉄騎勝中國以制之步兵不足以當其馳突一也馬弗如之二也用車則騎兵在後度便乃出戰卒多法見敵輒潰雖有長技不得而施三也用車則人有所依可施其力部伍有未不得而逃則車可制勝明矣靖庚問獻車製者甚

衆獨總制官張行申者可取其造車之法用兩竿雙輪推竿則輪轉兩竿之間以橫木管之設架以載巨弩其上施皮靡以杆矢石繒神獸之象弩矢發於口中而窠其目以望敵其下施甲裙以衛人足其前施槍刃兩重重各四枚上長而下短長者以禦人也短者以禦馬也其兩旁以鉄爲鉤索止則聯屬以爲營而將佐衛兵居其反輜重之屬皆處其中方圓曲直隨地之便行則鉾次以爲陣止則鉤聯以爲營不必開溝壘築營壘最爲簡便而完固

余子俊曰大同宣府地方地多曠衍車戰爲宜器械乾糧不

淵鑑百金方 卷十二 營陣

頓馬馱運有足之域築不到之馬因獸園本又兵部造試所費不貲而運重難行率歸於廢故有鶡鵌車之號謂行不得也夫古人戰皆用車何便於昔而不便於今殆考之未精制之未善而當事者遂以一試弃之爾且如秦築長城萬世爲利而今之築堡築垣者皆云沙淳易圮趙充國屯田亦萬世爲利而今之開屯者亦多棄舍無成是皆無實心任事之人合羣策以求萬全之法也嗚呼苟無實心任事之人即盡聖帝明王之法制皆題之曰鶡鵌可矣

又論

金人戰法死兵在前銳兵在後死兵執重甲騎雙馬冲前雖死而後仍復前莫敢退退即銳兵從後而殺之待其冲動我陣而後銳兵始乘其脉與西北人精卒居前老弱居後者不同此必非我之弓矢決驟能抵敵也惟火器戰車一法可以禦之請造雙輪戰車約三四千輛爲率每車載大砲二位莫以步軍十人各持火槍輪打夾運行則冲陣止以立營方爲穩便

車營制敵

今人一講車戰則咲以爲迂似以庭頒之車而欲與馬足較

斷無勝理殊不知車者原取其整齊部伍鎮靜人心進無速命退無遽走並非與馬較遲疾也古稱北邊良將莫過李牧夫李牧之用兵虜入則收保而無亡失守邊之策當於要路之冲下一車營一切騎步皆收入營內如賊騎來逼則將車上火器次第制之賊遁則放開馬門發騎兵以追之若係誘我或衆寡不敵則仍收入營中賊再至則車上攻打復如初賊自東來則東路要冲如此應之賊自西來則西路要冲如此應之兵法所謂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此也

車材以堅爲貴

車戰之法必不可無而造車之材未得其妙以北方產無良木彼督造之人貪婪減剋又以朽腐為之操練日久櫛風沐雨比至乘車而戰非銜軸折則輞轂裂為誤甚大平日費財造車臨時無一車之用甚可惜也惟粤東所產紫荊木質實而性堅暴露風雨十年不朽其價值亦與檀榆相等請訟定一車之式銘為條方操運前來不過度嶺一日略費夫役此外便可乘舟渡江及河涇至通州造為戰車則堅固溫厚保無決裂以四年一乘五年一修所節省公費亦甚不少真愈於一年一造而無實用者也

車士

古者車戰之法每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二十四人居前左右各二十四人居前者戰左右挾輔相為更番後有二十五人為一隊去車二十五步所謂收家子守衣裝廝養樵汲者

車制以輕為貴

雙輪大車每輛二十餘人挽之其行甚遲少遇溝澮險阻即不能越以是不適於用惟僅輪小車每車二人推之二人挽敵騎圍繞則火器弓弩四面各發勢如火城敵不敢逼所向無前敵不敢遮其火器安於車上點放安穩不搖審定其苗頭高下所中非人即馬較之手中點放戰搖百不一中者大不侔矣馬步兼用長技並使戰守皆宜止則環列為營旁施鹿角連以鐵繩再制隨車小帳以免軍士露宿雖不能追奔逐北星馳電擊然列墻以遏敵人阨險以遮敵歸掾水頭以困敵馬誠可化弱為強以寡敵衆或遇屯田亦可用以防衛而車制輕便前有險阻陷泥可以扛擡而過視之挑濠掘壘自保不啻者萬萬不侔矣且每輛所費無多每車千輛僅當

馬軍人千名一月之費也

小車

今世有獨輪車民間用以搬運一人前挽一人後推其制輕便因其制可為戰車甚便可以拒可以營可以載其費廉其利廣

酒民曰軍無輜重則心無糧食則亡無委積則亡三者兵之至要也今日行軍衣甲器械乾各自費若優責以裹粮未挾輜重力必不勝若輕身而行又犯三者之忌欲不敗得乎南方地即阻險倘用此車每伍車一乘每乘夫二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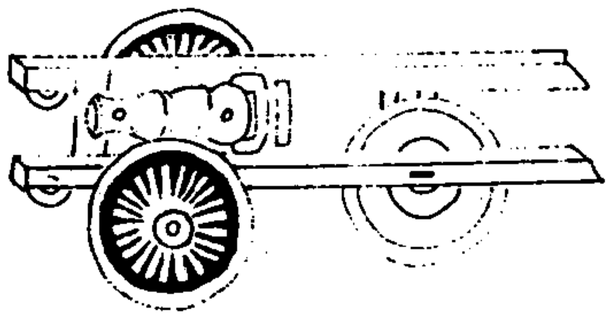
如古厮徒炊子之用公用輜糧悉在其上卒然遇敵立地成營一便兵有所依不思逃竄二便施放火器心定持滿三便利則進攻不利退守操縱由我四便輜重糧食委積盡在軍中即被圍足以自全五便也

火車

用車爲陣以禦敵衝誠爲有足之城不秣之馬矣但所恃全在火器火器若廢車何能禦如火箭車大將軍車之類不可不預辦也

存此一式
餘可類推

葉公神銃車式



歷代車攻攻

衛青擊匈奴以武剛車自環爲營

李陵至浚稽山卒與虜遇衆寡不敵乃以大車爲營引士出營爲陣千弩俱發虜乃引去

此車之用於西都者也

光武造棲樹戰車置塞上以拒匈奴

漢靈帝時蒼梧桂陽賊攻郡縣零陵太守揚璇制馬車數十乘以拒衆盛石灰於車上繫布囊於馬尾又爲兵車專設弓弩及戰令馬車居前順風鼓灰賊不得視因以火燒布布然鼓鳴震郡盜破散

馬鴦奉突賊陣因使後車乃弩亂發鉅鼓鳴金

此車之用於東都者也

鄧騭陵侯彰征代郡以田豫爲相軍次易北虜伏騎擊之軍人擾亂莫知所爲豫因地形回車結圍陣弓弩持滿於內疑兵塞其隙胡不能進散去追擊大破之

馬隆西渡溫水虜樹機能等衆萬計乘險遏隆戎設伏以截隆後隆依八陣圖作偏相車地廣則爲鹿角車營路狹則爲木屋施於車上且戰且前弓矢所及應弦而倒前後誅殺又降附者以萬計涼州遂平

此車之用於魏晉者也
劉裕伐南燕以車四千乘爲左右翼方軌徐進與燕兵戰於臨朐南裕固縱兵奮擊大敗之
突厥達頭可汗犯塞諸軍與虜戰每應胡騎奔突皆以戎車步騎相參蔽庇爲方陣騎兵在內楊素曰此外自固之道也

此車之用於南北朝者也
李靖與太宗論兵法曰跳盪騎兵也戰鋒隊步騎相半也駐隊兼車陳而出也臣討突厥越險數千里此制未嘗改易古

人節制信可重也
突厥阿史德泥傳反梁行儉詐爲糧車三百乘伏壯士五輦虜果掠車車中士突出殺獲甚盡
馬燧爲戰車冒以犀兕行則以載止則爲陣討田悅燧乃推大車蔽悅將楊朝光栅砦之

此車之用於唐者也
宋真宗咸平中吳戍上疏請復古車戰之法謂夫人平居猶必謹藩籬固關鍵以備不虞何況當胡虜之戰陳傑突騎之輕慓而無嚴護哉夫人之被甲鎧所以嚴護其身也而戰之用車亦一陣之甲鎧也夫鱗介之蟲肌肉以自嚴豈可使肌肉居外而鱗介反在內一陣之鱗介也故可以行止爲營陣賊至之賊退則乘勝出兵以擊之用奇掩襲見此爲所歸之地入則以此爲所居之宅庶人心有所依據不懼胡騎之陵突也
魏勝嘗自創如意戰車數百輛車上置獸面木牌垂氈幔軟簾以禦箭鏃每車用二人推載可蔽五十人行則載輜重居甲止則爲營柱搭如城壘前列大槍數十人馬不能近列陣

則如意車在外以旗鼓陣弓車當陣門上鑿一矢能射數十人發三矢可數百步砲亦二百步交陣則出騎兵兩向掩擊得勝則入陣卻稍憩士卒不疲意有拒遏預使人見以其制上於朝詔諸軍遵其式造

此車之用於宋者也
車之時宜
陰濕則停陽燥則起
車之地宜

平易則利險阻則害

用車說

或曰平原曠野利於用車若連山峻嶺浮河積石車不可用答曰大車不可用輕車獨不可用乎雙輪者不可用乎單輪者獨不可用乎昔馬隆偏箱未聞其以地險路狹之故遂廢此長技也

或曰敵以萬人之衆穿地以爲長溝溝之上積以起土則吾之輪有所托馬有所制可奈何答曰彼之力能掘地爲溝我之力獨不能平溝爲地乎且用車之力卽當思濟車之窮奈

何爲束手時器之說也而又不割六韜軍用之說耶渡溝壑飛橋一間廣一丈五尺長二丈以上著轉關轅轛欲易動也八具以環利通索張之索以環利通環欲易動也渡大水飛江廣一丈五尺長二丈以上八具以環利通索張之雖長河大江可以立濟咫尺之溝何足爲宜

或曰責軍以運車是未見敵而先竭其力於推挽矣又或軍器甲糧糗不下四五十觔負四五十觔而趨不一舍疲矣再士不諳推挽恐有破轅折軸之患奈何答曰約計一軍當身舍三舍疲極矣安能戰乎有車以代爲之載正息其力也豈竭其力哉且古人行軍自戰二名行則專主車務止則專司樵汲此兵法所謂以治勝者也

牌制

夫平原廣野結營禦冲衝蔽矢石此車之所宜也若乃仰扳越險卑下泥濘短兵相接矢石交擊非牌何以蔽翼此亦陣中之要具不可少也水陸舟車皆可爲用卽古楯盾之屬以其能衛蔽也明初之制以木加革重而不利於步近福建以藤爲之雖輕便而不能避矢石或以生牛革二層縫成內實

以木綿柔皮或輕便竹制能禦矢石火彈可以代甲冑之用然牌但主於衝須用長短器械爲之應接其法具後

用牌

用牌之法須擇膽力輕捷健壯者授之爲衆人之藩衛次用槍手四人傍牌後邊身次用斧手二人再次用銃手四人長短相間迭爲應援此用牌之大法也牌兵有失通隊俱斬

君士曰用車利於北而不利於南利於陸而不利於水若用牌則南北皆宜水陸俱便而再能以戚少保爲鴛陣之

法為損益之便所當無敵矣是在為將者臨時制宜不必拘以用車用牌之說可也

洴澼百金方卷十二終

洴澼百金方卷十三

水戰第十三
大江要道
舟製
水戰之器
兵夫列船式
水戰之師
舟戰
水戰附攻

東南之地守江重于守城水戰急于陸戰謂天塹不足恃
歟則魏武困于居巢曹丕困于濡須拓跋困于瓜州苻堅
困于淝水矣謂淺險果足恃歟則杜預實襲樂鄉胡奮實
入夏口賀若弼嘗涉廣陵曹彬嘗渡采石矣信乎扼險者
勝恃險者亡也故當以防江為戰守之要策

大江要道

洴澼百金方　卷十三 水戰

總論

竊見大江之南上自荆岳下至常潤不過十郡十郡之閒其
要不過十渡上流最緊者三荆南之公安石首岳之北津中
流最緊者二鄂之武昌太平之采石下流之最緊者二建康
之浦口鎮江之瓜州是也若江上無虞則城内居民皆可安
堵如故倘輕弃天險聽其投鞭坐守孤城譬如鼠入穴中立
受偏仄而東南數郡皆有燎原漂木之災矣嘗以歷代史書
考之舟師可以進戰之處東南之師趨三齊者自淮入泗而
止劉裕伐南燕舟至下邳是也趨河北者自汴入河而止桓
温伐燕至枋頭是也舍舟登陸尚得
入偪至長安王鎮惡以蒙衝小艇至
得全利此皆以舟師進者也若夫舟
師可以守之處塞建平
之口使自三峽者不得下此王濬伐
吳杨素伐陳之路也據
武昌之要使自漢水者不得進此何
尚之所謂津要根本之
地也守采石之險使自合肥者不得
陳也防瓜步之津使自肝眙者不得
勉宋也扼其要害使不得進此皆以
舟師守者也

舟戰

洴澼百金方　卷十三 水戰

大勝小

戚繼光云福船廣大如城非人力可
矮小如我之小艙船故福船乘風下
而不閉人力足以每每取勝
金兀术入寇韓世忠與相持于黄天
山下將戰海舟乘風使蓬往來如飛
宋廣允文及金主亮戰于江中部分
紅旗麾數百艘截江而來驛息抵南
士殊死戰官軍以海鶻船衝敵舟皆

大敗

明陳仗諒圍南昌太祖親督舟師三十萬往援之友諒解圍東出鄱陽湖迎戰友諒悉以巨舟連鎖為陣雄旗樓櫓望之如山我軍舟小怯于仰攻往退縮太祖不懌親執旗四麾右師小卻太祖命斬隊長而下十餘人猶不能止郭興趨進曰彼舟如此大小不敵非人用命也臣愚以為非火攻不可上然之即命常遇春諸將分調網船載蒿荻實火藥其中至晡時東北風起乘風縱火焚其戰艦數百艘烟焰漲天十里之間湖水盡赤友諒弟偽王陳友仁陳友貴及平章陳普略等皆焚死

淵海百金方　卷三　水戰

堅勝脆

廣船視福船尤大其堅緻亦過之蓋廣船乃鉄力木所造福船不過松杉之類而已二船在海若相冲擊福船即碎不能當鉄力之堅也後夸造船亦用松杉之類不敢與廣船相冲

順風勝逆風

吳越王錢鏐造艨艟子傳瓘擊吳船來風而進傳瓘引兵避之既過自後追之吳回船與戰傳瓘使順風揚灰吳人不能開目及船舷相接傳瓘使散沙于已船而散豆于吳船豆為戰血所漬吳人踐之皆僵仆因縱火焚吳船吳兵大敗

金亮遣蘇保衡統水兵由海道將趨二浙孝寶舟師至東海縣時虜圍海州寶麾兵登岸虜驚引去寶引子公佐引舟師至密之勝西石臼島而虜舟已出海口泊唐島相距止一山候風即南不知王師猝至寶禱于石臼祈風助順丙寅風雨南來衆喜爭奮引帆俄頃過山溥虜虜驚失措虜帆皆以錦繡為之彌亘數里忽為波濤捲聚一隅窮促搖兀無復行次

淵海百金方　卷三　水戰

寶以火箭射之烟焰蔽天延燒數百艘火未及者猶欲前拒寶命健士登其舟以短兵擊刺殪之降者三千人獲完顏郭家奴六人斬之

順流勝逆流

吳孚神福自鄂州東下田頵遣其將王壇汪建將水軍逆戰神福謂諸將曰彼衆我寡當以奇取勝及暮合戰神福佯敗引舟泝流而上壇建追之神福復還順流擊之因風縱火焚其艦壇建大敗士卒焚溺死者甚衆

防淺

兵惟舉兵攻皎公羨于交州漢主命其子宏操將兵救公羨
權引兵逆戰先于海口多植大杙銳其首冒之以鉄遣輕舟
乘潮挑戰而偽遁須臾潮落漢艦皆碍鉄杙不得返漢兵大
敗士卒覆溺者大半宏操死漢主慟哭收餘衆而還
明太祖討陳友諒戰于鄱陽湖屡濳于危所乘舟偶膠淺沙
賊乘勢攻之急欲犯太祖舟一時諸將計無所出帳前親兵
將韓成進曰古人有殺身以成仁者臣不敢愛其死逐服上
袍冕對賊衆投水中賊信之攻稍弛會諸將兵至救之賊始
退

淵鑑類函 卷三百三十三 水戰

太祖敗陳友諒于鄱陽湖友諒欲退保鞋山明師先至罌子
口橫截湖面邀其歸路友諒不得出是夕明舟泼淺于左蠡
與友諒相持者三日俞通海與衆議曰湖水有淺處舟難迴
旋不利于戰莫若入江據上流彼舟若入即成擒矣劇基
亦密言于太祖移軍湖口期以金木相犯日決勝太祖從之
敵見明水陸結寨不敢出粮盡益窘繞下流欲遁通海追敗
之

防砲

鄱陽之戰太祖亦屡瀕于危而後安一日與友諒鏖戰劇基

在御舟忽躍起大呼太祖亦驚起回顧但見基毀手揮之連
聲呼曰難星過可更舟太祖悟如其言更之坐未半晌舊舟
已為敵砲擊碎矣

防火

元張宏範襲厓山張世傑結大舶千餘作一字陣碇海中中
艦外舳貢以大索四周起樓棚如城堞奉帝居其閒為死守
計宏範薄之世傑舟堅不能動宏範乃舟載茅泛沃以膏脂
乘風縱火焚之世傑戰艦皆塗泥縛長木以拒火舟不熱宏
範無如之何

淵鑑類函 卷三百三十三 水戰

防風

張世傑與張宏範戰于厓山世傑兵潰陸秀夫負帝赴海死
之世傑復收兵至海陵山散潰稍集謀入廣颶風大作將士
勸世傑登岸世傑曰無以為也登花接露香祝曰我為趙氏
亦已至矣一君亾復立一君今又亾我未死者庶幾敵兵退
別立趙氏以存祀耳今若此豈天意邪風濤愈甚世傑墮水
死諸將函其骨葬潮居里

酒氏曰兵法云凡戰背風軍勢就順風之于戰乃極明淺
極切要者也今之借口習天官者多矣及問以某日有風

某日無風某日風起何角皆惰然莫辨嗟乎以區區有聲有氣之物尚不能知況欲妄言禍福執令聽之哉

按大學衍義補有兩頭船之說蓋以海運為船巨過風懼難旋轉兩頭製舵過東風則西馳過南風則北馳海道諸船無逾其利益武備不嫌于多慮患不妨于遠莫為之前猶將求之而況設之前者有未泯乎以此冲敵則賊舟雖整可亂也

防禦

海鶻者船形頭低尾高前大後小如鶻之形舷上左右實浮板形如鶻翅助其船雖風濤怒漲而無側傾慶背左右以庇牛皮為城牙旗金鼓如常法

水

防艦

舟用尖底庶可無虞舟底有用密釘者則奸細從水底鑿船可無慮矣

舟製

八卦六花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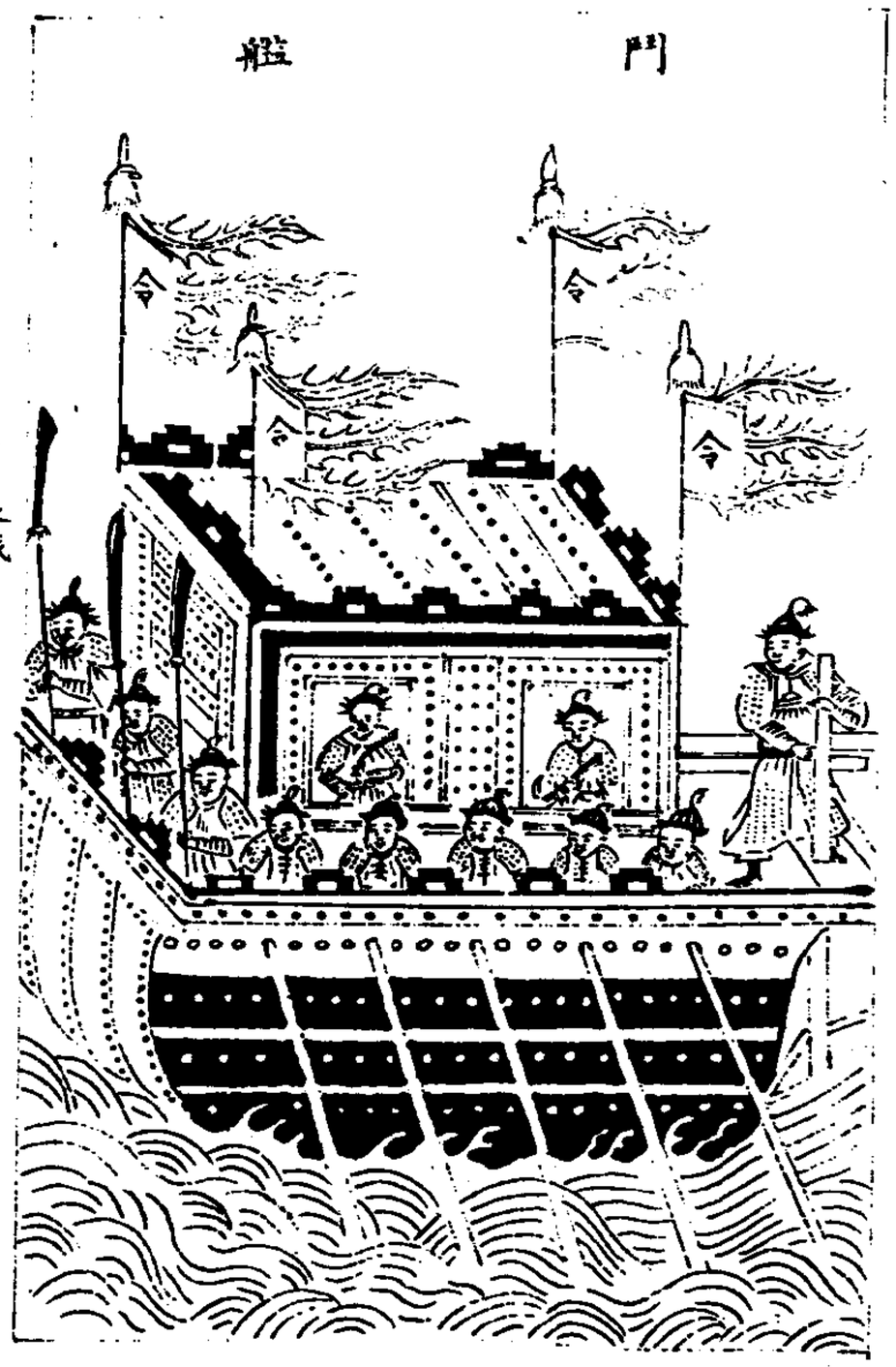
此船江海中攻守皆用不懼風濤攻則敵不能當守則敵不能近故水戰首此以保全勝用厚楠木板作五槽底槽前平頭槽後為尾有八卦六花之義故名焉上有三桅中有八輪

後有枕樓順風用蓬逆風轉輪其快如飛六尺旁二槽高六尺潤五尺儘邊二槽高五尺潤四尺每槽相離實輪一尺五寸其潤三丈六尺作艙長三丈六尺槽前平頭三丈六尺尾起枕樓成空內定八輪居中作官艙長三丈六尺潤一丈八尺兩舷各潤九尺前後中共三桅蓬索用藥水刷過過雨不濕火到蓬即滅周圍立挨牌艙上用生牛皮包裹底用狼牙釘品字密釘以防奸細水桂此統軍大將取勝也

鬥艦

艙舷上設女墻可放半身墻下開掣掉與女墻齊棚上又建女墻重列戰士上有旗金鼓

晉謀伐吳詔王濬修舟艦乃作大舟連千人以木為城起樓櫓開四門其上皆得馳馬畫桂獸于鵝首以惡江神水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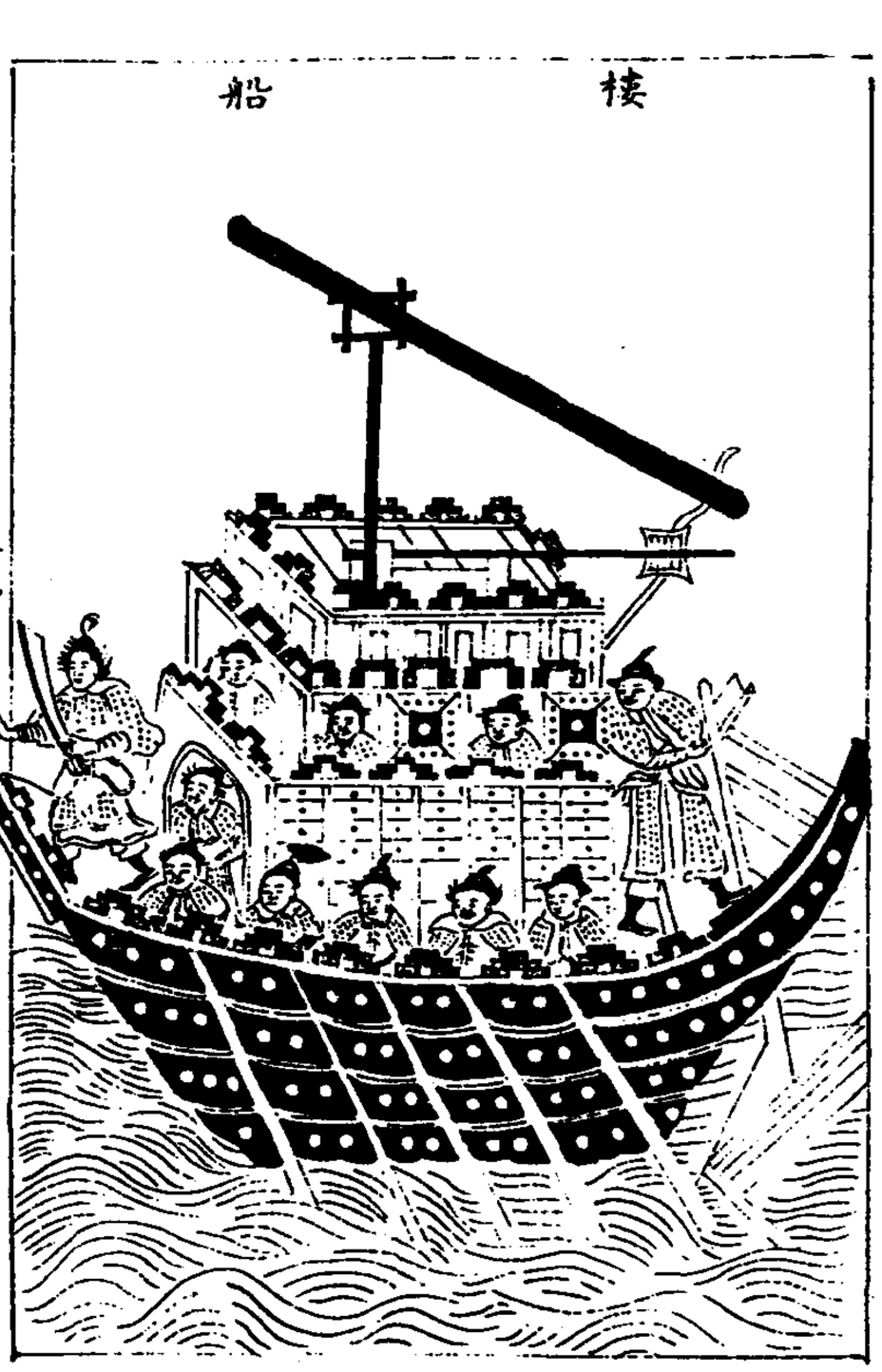


九

樓船

漢有樓船將軍其法船上疎棲三重列女墻戰格樹幡幟開弩牖矛穴外施鉈草禦火實砲車檑石鉄汁狀如小壘其長者可以奔車馳馬若遇暴風則人力不能制似不便于用然施之水軍不可以不設足張形勢而鎮風濤

以上諸船皆用以壯威者也



十

輪舟

岳飛破楊太于洞庭太時與劉豫通負固不服方浮舟湖中以輪激水其行如飛旁實撞竿官舟迎之輒碎

洞民曰邨瑣山有曰舟之大者非風不行而行風必以帆若火箭射之無不焚者然則如之何而可曰楊公之舟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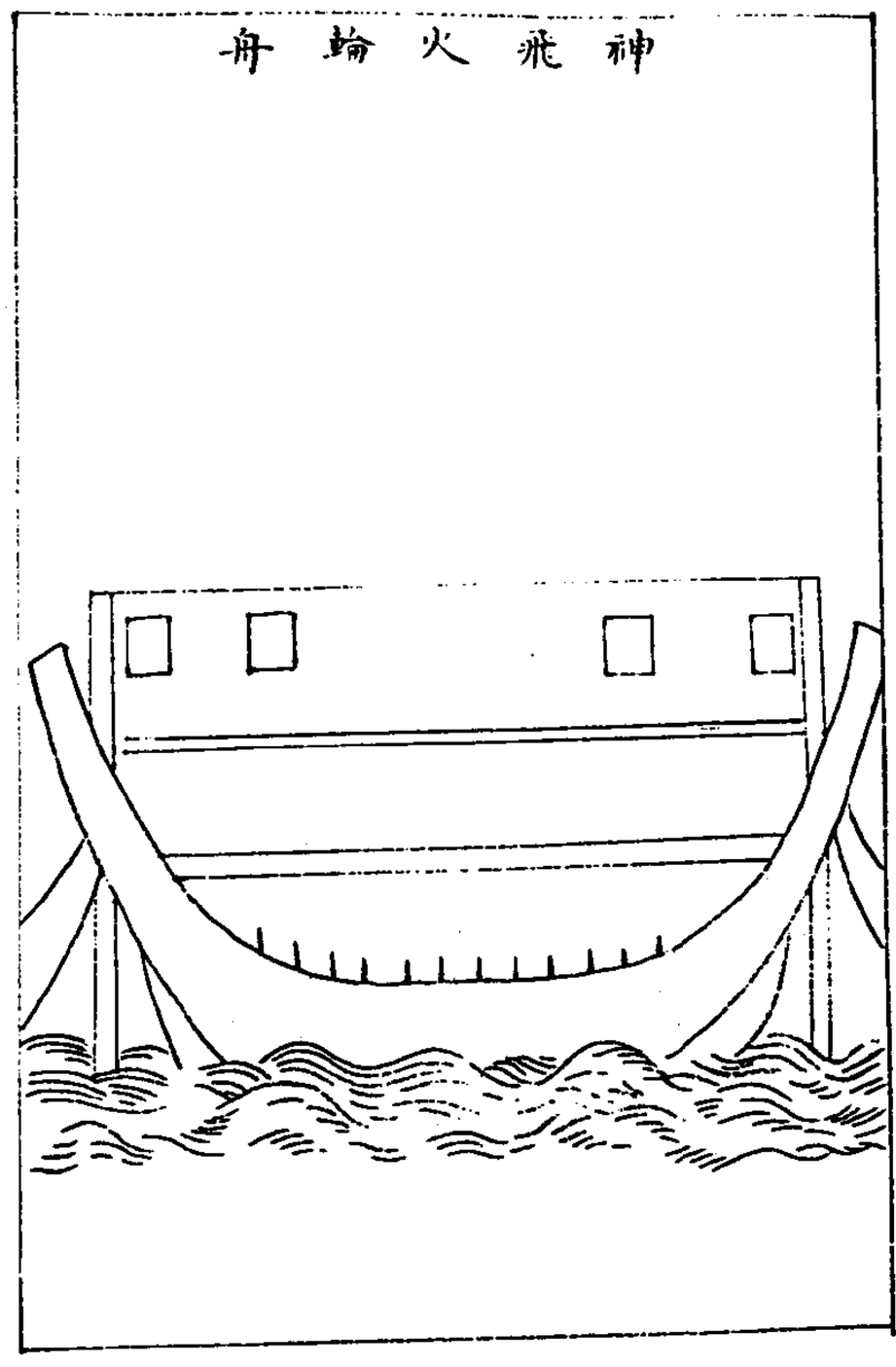
輪激水雖無風亦可行也巧思者能師其意仿而製之亦一法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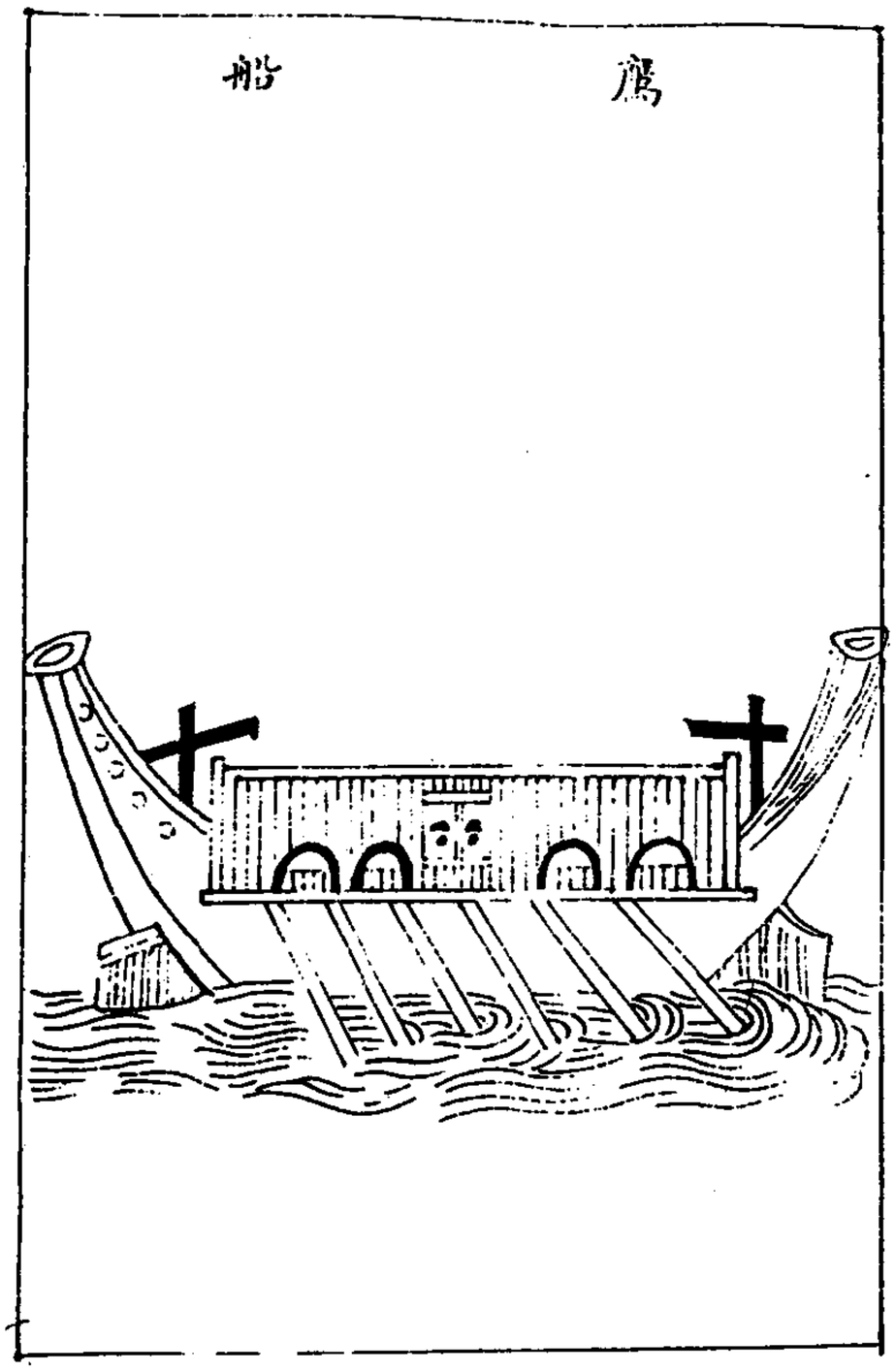
輪舟



神飛火輪舟

陸戰用車騎水戰用舟船一定之制也此船之式狀類海船周圍以生牛革為障或剖竹為笆以擋矢石上留銃眼箭眼以擊賊上中下分為三層首尾設暗倉以通上下中層鋪看用刀板釘板兩旁設飛槳或輪乘浪排風往來如飛過賊詐敗弃而與之精兵暗伏艙下待賊登船機閘一轉賊皆翻入中層刀釘板上可以就而殲之矣若冲入賊船隊內兩旁暗伏火器左冲右突勢不可當用此船一號顧用之者在得其人耳





鷹船

崇明沙船可以接戰但上無望敵火器矢石何以禦之不如鷹船兩頭俱尖不拘首尾進退如飛其旁皆茅竹板窓釘如福船旁板之狀竹閘設窓可出銃箭窓內隱入盪槳鷹船沙船乃相須之器也

沙船

沙船能調戲使鬥風明舊制深艙雙水平既久法度寖弛不但雙桅習以為常甚有五桅者長江大帆一日千里若從摧取而用之但于兩舷增設戰棚以為敵衛亦利水戰

以上諸船皆用以戰敵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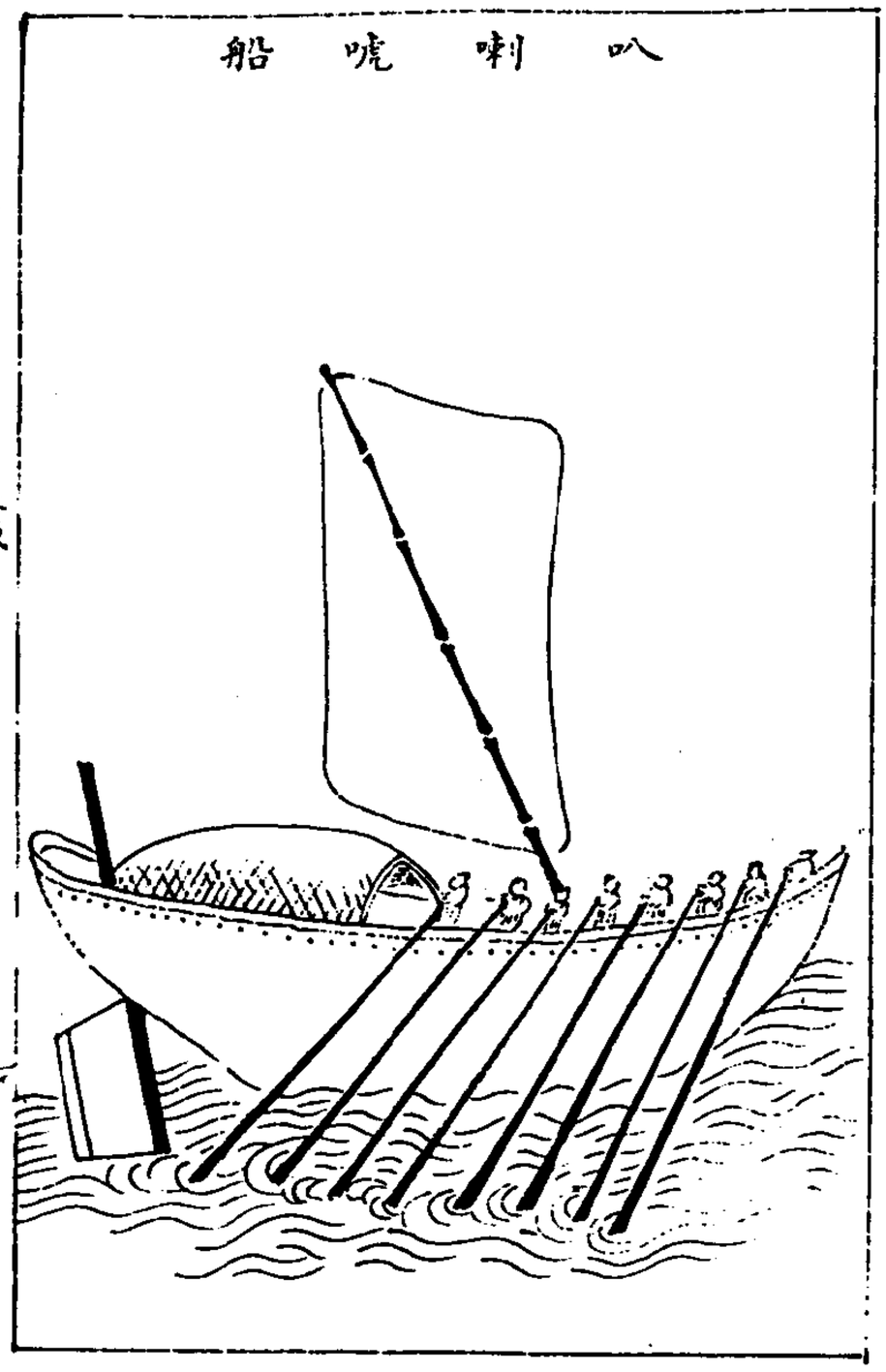
叭喇唬船

叭喇唬船浙中多用之福建之烽火首尾一樣底用龍骨直透前後潤約一丈長約四丈未有小

官船艙面兩旁各用長板一條其兵夫坐向後而棹槳每透用槳十枝或八枝其疾如飛有風豎桅用布帆亦能破浪甚便追逐哨探倭奴號曰軟帆賊亦畏悼

浙撫百金方　卷十三　水戰

酒民曰按福建船有六號一號二號供名福船三號哨船四號名船五號鳥船六號快船福船勢力雄大便于沖犁哨船名船便于攻戰追擊鳥船快船能狎風濤便于哨探或撈首級大小兼用俱不可廢船制福建備矣



開浪船

以其頭尖故名喫水三四尺四槳一櫓其行如飛內可容三五十人不拘風潮順逆皆可用也

八槳船

此船不能擊賊但可供哨探之用今閩廣浙直皆有之

宋趙善湘知鎮江製多槳船五百艘無論風勢逆順捷疾如飛

遊艇

無女墻舡上槳牀左右隨艇子大小長短四尺一牀計會進止回軍轉陣其疾如風

漁船

漁船于諸船中制至小材至簡工至約而其用為至重何也以之出海每載三人一人執布帆一人執槳一人執鳥嘴銃布帆輕捷無塗汊之虞易進易退隨波及是以海上賴之取勝擒賊者多其力以上諸船皆用以哨探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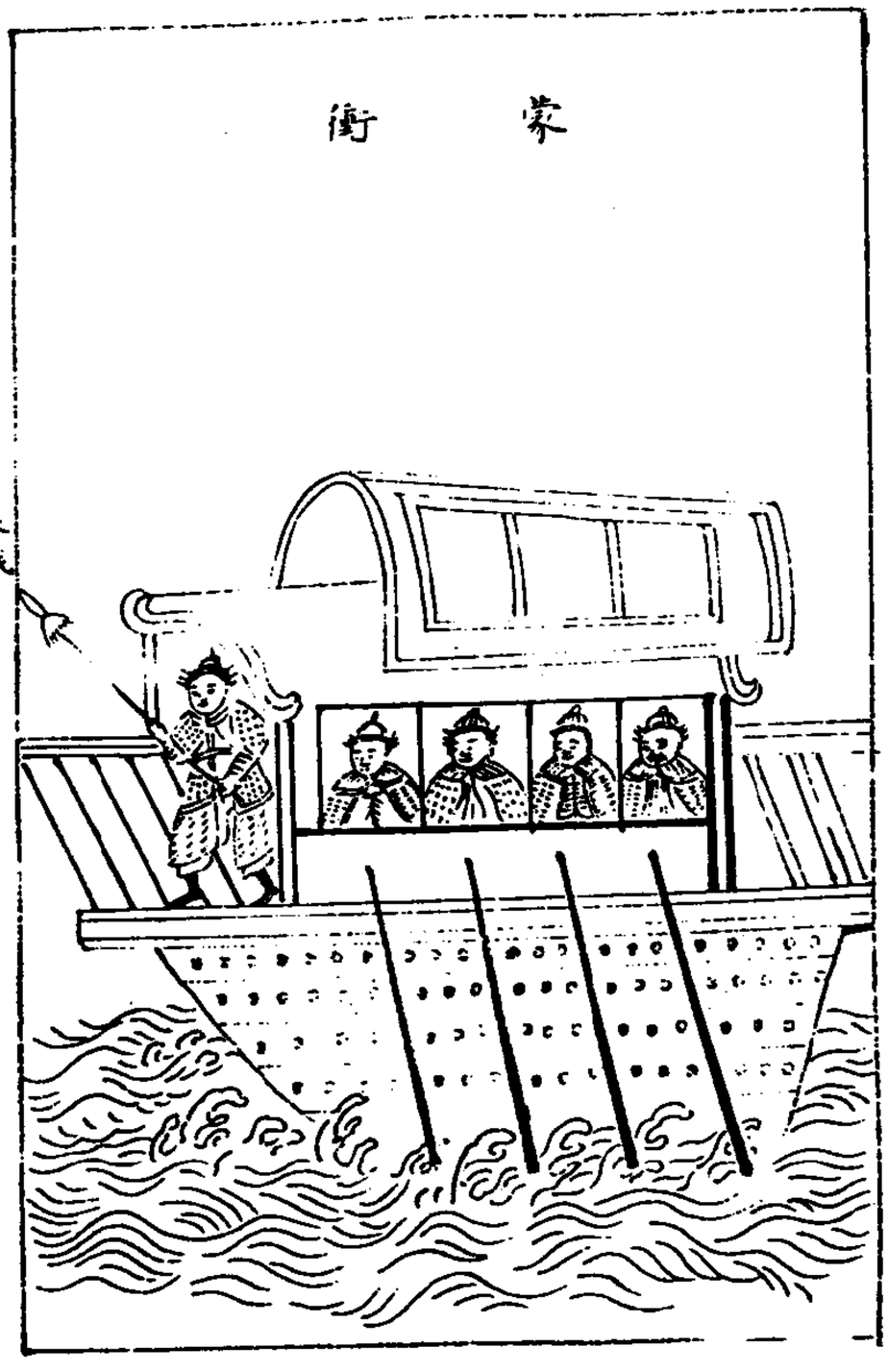
走舸

走舸者用十四槳船舡上立女墻棹夫及戰卒皆選勇力精銳者充往返如飛鶩乘人之所不及

蒙衝

蒙衝者以生牛革蒙戰船背左右開掣棹空矢石不能敗前後左右有弩窗矛穴敵近則施放此不用大船務在捷速乘人之不備

宋武帝北伐王鎮惡請率水軍自河入渭直至渭橋鎮惡所乘皆蒙衝小艦行船者悉在艦內泝渭而進艦外不見有行船人北土素無舟楫莫不警以為神



洴澼百金方　卷三

無底船

襄城之圍張貴為無底船百餘艘中豎旗幟各立軍士于兩船以誘之敵皆競趨以入溺死者萬餘亦昔人未有之奇也

夜戰誤敵未有過于此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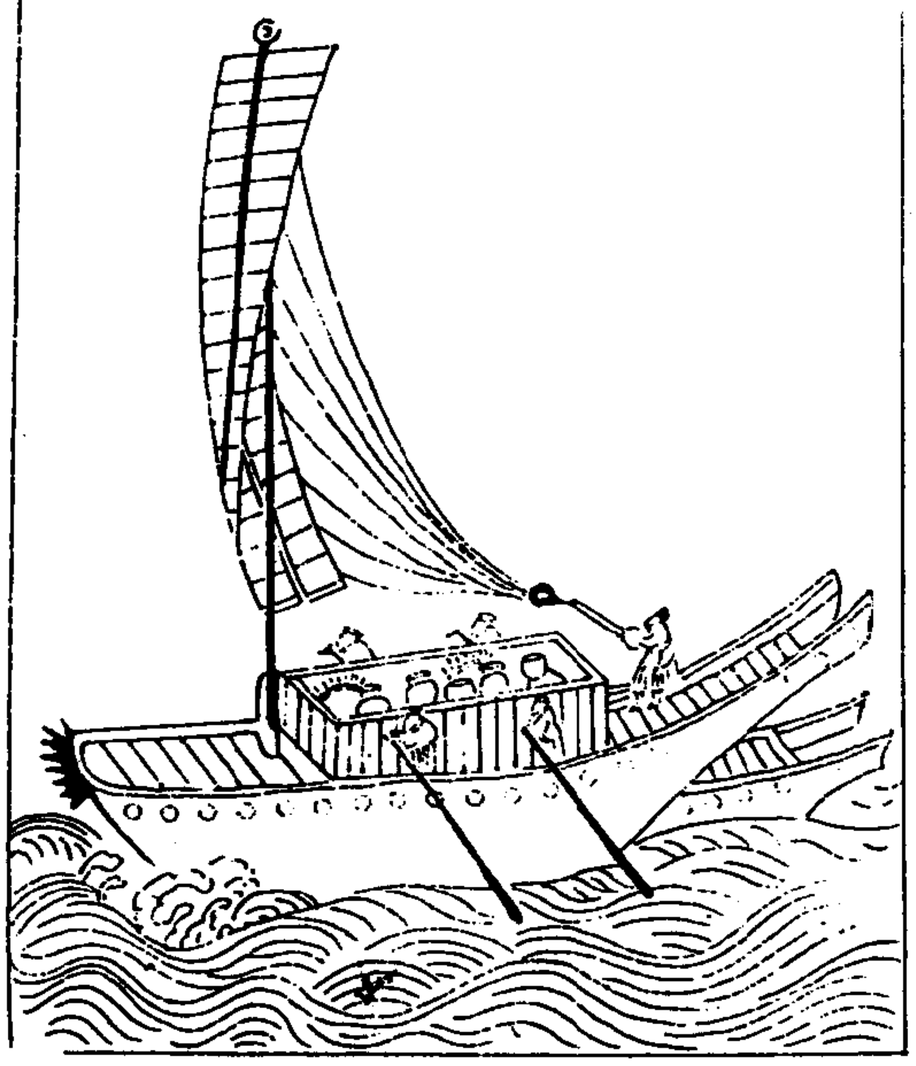
酒民曰又法以三舟聯為一舫中一舟裝載左右舟則虛其底而拖復之

鴛鴦槳

二舟并一處不用蓬桅各長三丈五尺濶九尺生牛皮張裹棹槳人并槳範俱在船內槳尾自內入水每邊八把艙上留箭眼赴敵則兩邊飛棹相迎近則放神器分兩邊夾攻令彼左右難救

以上諸船皆用以掩襲者也

子母舟



子母舟長三丈五尺前二丈如艙船樣後一丈五尺只有兩邊幫板腹內空虛後藏一小舟通連一處亦有蓋板掩人兩邊四棹前母船使風棹槳艙內裝茅薪實火藥船頭兩腋俱用狼牙釘錠鋼尖快利一掠彼船即將母船發火與彼并焚我軍後開于船而歸

聯環舟

共舟約四丈許外視之若一舟分則為二舟中聯以環前載大砲神炯神沙毒火等器舟首錠大倒鬚釘數枚後載兩旁拖數槳載兵士逓賊或乘順風或自上流相機徑趨賊營以舟首釘撞于賊舟之上前環自解後載則回來賊心驚惶用器擊之乃水戰之奇策也環者大鉄圈兩箇銃前載後載用鉄鈎兩箇鈎住撞于賊船則放其鈎而後截即回本寨以上諸船皆用以焚燒者也



聯環舟

水筏

焚敵之船莫如火碎敵之船莫如砲但大砲用于船上恐未損人反先損已自砲口火之上不敢放也今宜造木筏不拘若干座式用整木縱橫平底風不可翻水不可沉上安木架極以堅固量其高過于敵船于扼險之處平排如堵下安樁木以識之用神器照賊來路打去計步數若干遠將打到之地亦用樁木識之其戰船居于木筏之後五十步之外以防其坐筏上以絮被遮蔽于前將二三十具一字排列賊船遠望不啻城墻莫測其中之虛實伺看賊船將入吾原識樁木

浮板步數之內將絮枝用活機疾速放落而走舸之人將筏扶正用諸火器照賊打去次第制之以二三十座之筏一齊擊於賊船未有不損者可以禦可以守乃水戰之必須者也

破船舸

用大木五根各長三丈餘將木居中鑿空仍鋪平厚以麻粘之前後橫拴串釘一處如筏兩邊六輪上作船艙艙輪軸在內前平頭長一丈艙長一丈五尺尾長丈尺安戗樓前平頭上安破舸銃其銃如神槍樣槍頭如蕎麥樣用純鋼極快利頭長三寸後桿長四寸如槍安裝銃內凡一舸前用三具約木

頭與水頭相平約船相近艙內點放火線槍徑打入船內
此用以守者也
酒民曰一水汪洋丁無邊岸以此為守宛如限帶封域矣
兵法所云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者此也
水戰之師
東伍
船號最忌名色雜沓不一不一則號令繁雜沓則士難辨混
淆無有綱領何以坐籌制勝只一號至六號而止每一寨係
一將領不拘船之大小名多寡均勻分派不拘泰遊都守把總

一例曰主將親船為中中司擇第一堅大者中軍領之餘分
為中司左司右司每司分二哨前司後司又各分二哨共十
哨大約十船以下五船以上為一艘哨官領之兩哨為一司
分總領之三司二司為一部主將領之
旗色
每船大旗供用黑布一則便于遠瞭一則合于水性也仍用
白布取寨名一字大書加于旗心各炤方色製以號帶每隊
長小旗一面各炤本船號帶方色
每船大旗一面

前司紅帶　左司藍帶
右司白帶　後司黑帶
中司黃帶
中中司製黃帶
每船小旗五面
前司紅邊　左司藍邊
右司白邊　後司黑邊
中司黃邊
中中司加黃邊

責成
捕盜專管一船之務凡入船客兵供聽管束第一當重其事
權俾有專力無掣肘可也舵工專管帆檣纜索主持調戗斗手
專管掣正頭前攻守緣手專管抄盜即上斗用犁頭鏁下射賊舟神器手專管兒發無敵神
飛砲掌號手專管接應司哨號令及對敵進止號令守艙門
者臨敵牢守艙門平時管一應家火損具支銷晝夜出入關
防隊長司一隊內攻守督兵用命賊近專發火筒平時督兵
習藝修治軍火器

杭工

一船之命盡係杭工一船人必擇練達長年善知風頭熟語水勢者充之再宜副貳以防疎虞粮賜俱宜從優有功先賞

酒民曰昔有善捕盜者嘗言每過鬼必親以手拊杭工兩肩若其股戰神懾必別擇有膽氣者代之蓋以恐奪其神則東西易向必至誤事真慿練後之語也

水兵

沿海盜徒儘可選用以充水兵其次如浙之七里瀧又金山寺下漁人俱能朝入水暮方出白晝水底鑽船攻敵舟之況

浙江百金方　卷十三　水戰

溺黑夜抽帮起杭致賊師之失除其次則淮南北畋賣私鹽者人船輕便且習風濤黑夜潛行駕棹如飛用以出奇偷營偵探俱可用也

泗人言文達

魏中山王英與拂大眼等衆數十萬攻鍾離梁主敕曹景宗救之景宗慮城中危懇軍士言文達等潛行水底齎敕入城城中始知有外援勇氣百倍

泗人司馬福

淮南兵圍蘇州吳越王錢鏐等救之蘇州有水通城中淮南軍張網繫鈴懸水中魚鱉過皆行入城故以竿觸網敢聞鈴聲舉網中號令與援兵相應敢以為神

張永德用泗人繫舟

周師攻吳壽州吳人大發樓船蔽川而下泊于溱泗周師頗不利永德使習水者沒其船下繫以鉄鎖急引輕舠擊之吳人船不得進退溺者甚衆奪巨艦數十永德解金帶賞習水者

劉錡用泗人鑿舟

浙江百金方　卷十三　水戰

宋劉錡以兵駐清河口扼金師金人使善沒者鑿沉其舟

張貴用泗人赴郢

宋張貴入襄陽呂文煥固留共守貴以詰褁船載粮而來錡二士能伏水中數日不食使持蠟書赴郢求援元兵增守益密水路連鎖數十里列撒星樁雖魚蝦不得度二人過樁即鋸斷之竟達郢還報

浮水軍

宋趙善湘知鎮江欵浮水軍五百人常以黃金沉之江使探

得者輒予之于是水藝極精練能潛行水底數里又製多桨船五百艘無問風勢逆順捷疾如飛赤烏白鵠二大舟每舟可載二千人依八陣為法每一蒐閱舟艦參錯雜以浮水諸軍履波濤為部伍角伎奏樂如涉康莊

水戰之法與其死戰賊于舟上不如陰制賊于舟下蓋以角力尚互有勝負運奇則操術萬全也與其破賊之卒不如破賊之舟蓋以破舟則死亡無算也如破賊之舟蓋以破舟則死亡無算也然收功全在沒人為將者宜預為簡別厚加撫養勤為練試以備不時之用中流一壺千金市之矣

水戰之器

攔火飛蓬

水戰之制莫要于蓬帆何也陸戰皆寬地設有不虞再謀生路江河湖海之間四面波濤蓬帆一沾火藥則三軍之命休矣必用晉石蜂脂熬漬為水將竹篾箬葉麻索籐繩或布浸之晒乾再浸務令極透編造蓬帆大書飛龍天兵為號則火箭火球火灶毋等件沾染不着吾兵可保無虞而進可克敵

晉石出山西遠明者佳　脂蓉出閩地者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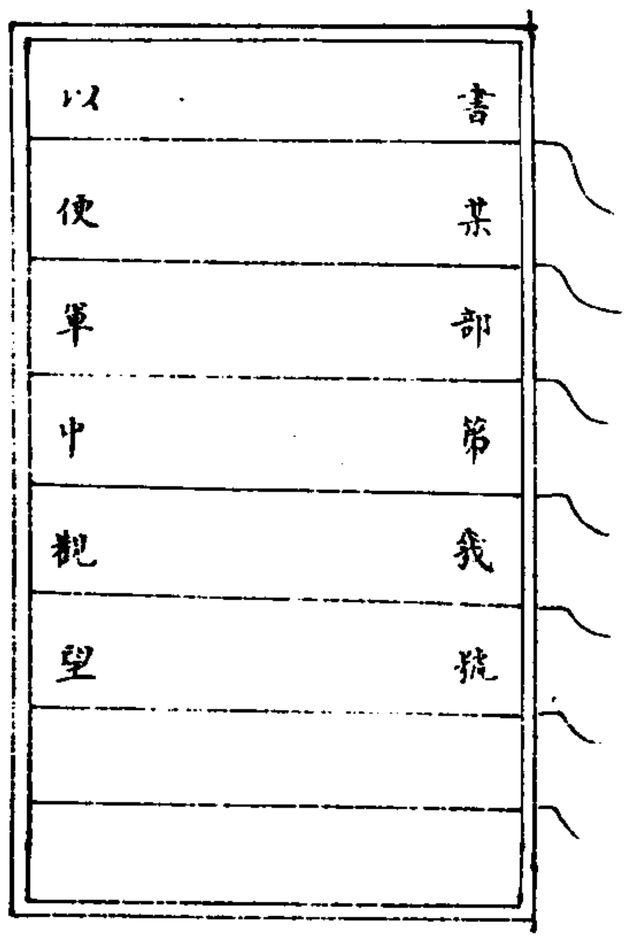
製法

晉石十斤　蜂脂三斤　水五斤再浸再晒以不染火為度

又製蓬索藥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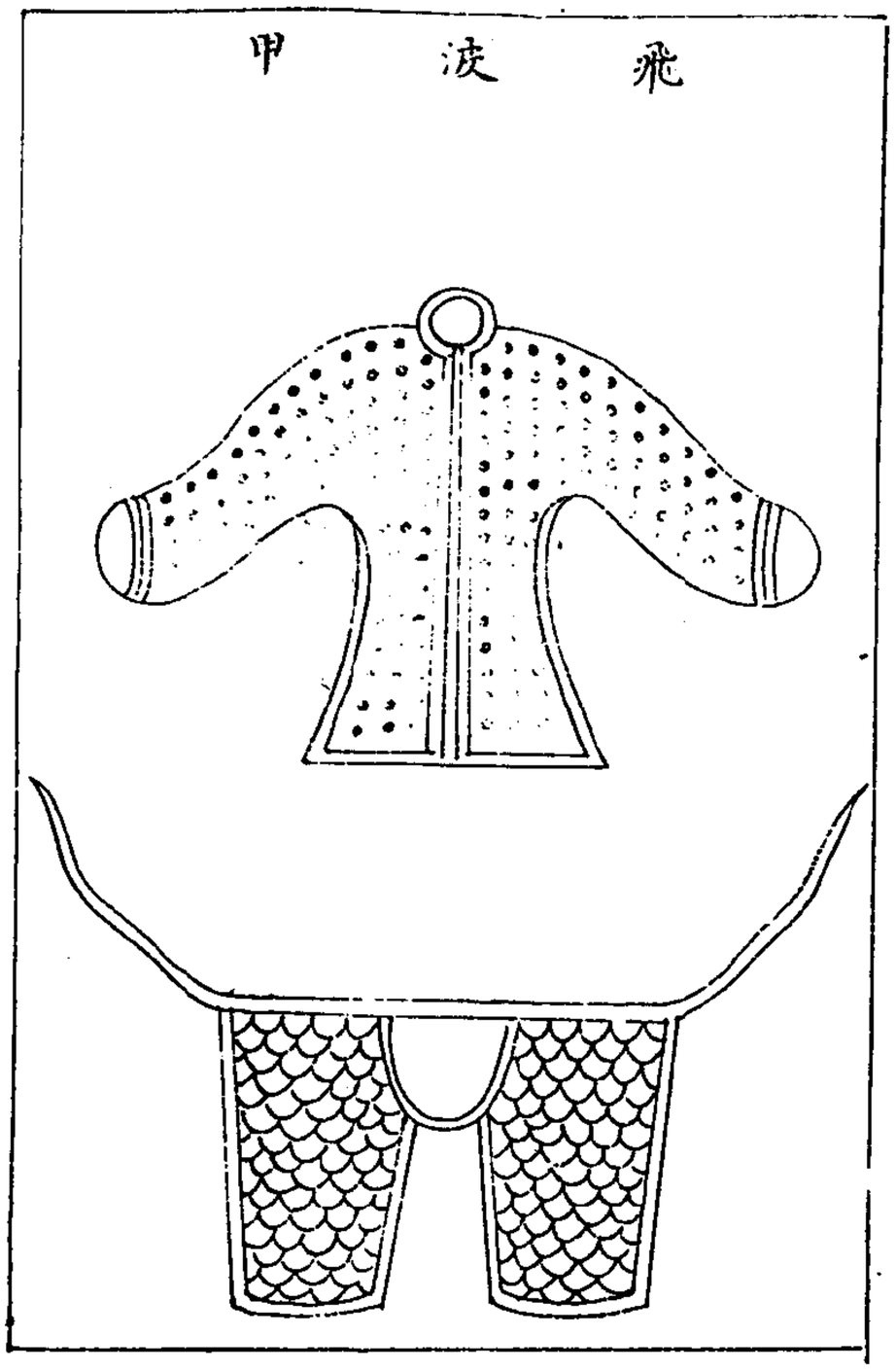
每白礬十斤皮硝五斤梔子四斤為末入水五斗熬三五沸刷在蓬索上以防雨火也

攔火飛蓬式



飛波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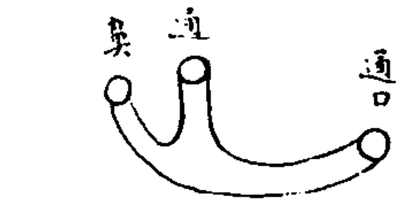
水戰之具固多而甲胄之制為要用紬絹為裏軟板為甲仍如魚鱗先用巻水汝透晒乾用或以鵝翅翎編叠為甲浮行水面駕浪乘風頃刻數十里水不沉溺而長江大河之險不足慮也武經有羊皮水袋浮器等製不如此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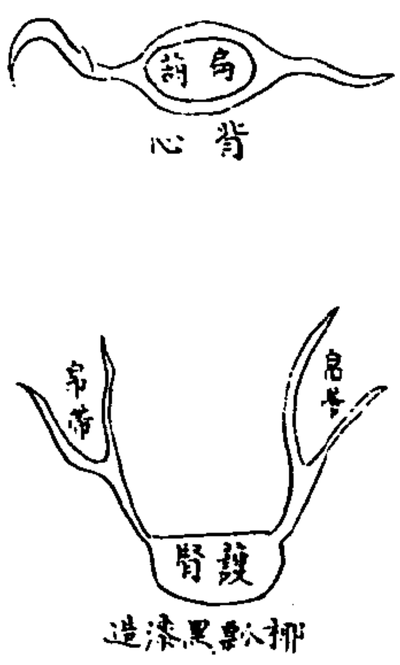
潛伏水底用銀打造法物約長一尺合一管噙于口中差人之被溺以水口鼻之氣上下往來可保無虞

護腎護脚

用柳紙漆黑以護腎裹用帛帶繫于裹臀脚底湧泉穴入水井紅如火忽魚水獸望光而來斯傷其命護之則光不現而害可免亦水戰之必備者



式畧



水馬

水馬之法用黃藤造一水馬腰似斗其馬頭高一尺遮前浪馬尾高一尺粗下用四尺橫出水上遮後浪各虛其中外用

布裹堅漆拴一砦鐘人騎共中以便攀扯馬頭另外安排中空一段可藏乾粮足備三日之用有此一物則人人膽壯其體不重船中易載再用綿裹上用氈片為甲葉氈取其浮綿取其水濕可禦矢石旁跨堅木短橈一件橈首用鉄為刃可為戟其而撓捍之中可藏小刀一口以備急用雖船損落水猶可以戰每見江海舟人有嬰兒各繫一整匏于其背以防一時之溺今將水帶亦用黄藤編辮至于兩掖惟一扁層或以皮聯之取其不礙戰鬥至于負之背上者以加大馬而胎前次之各用布漆不惟便于水且利于戰若腰繫此帶而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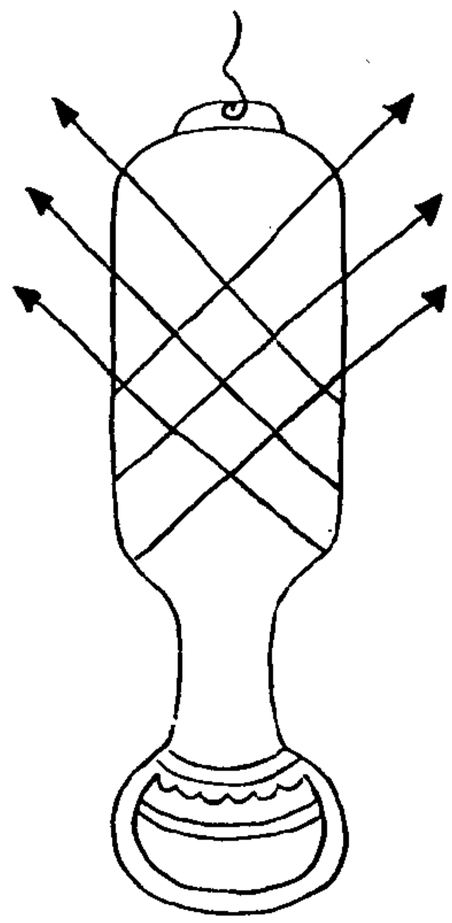
火箭之用其勢猛其力大敵見生畏過于弓弩善造者可得六七百步之遠然造之不易一枝約打二萬餘方能濟頭上須用回火約十分之二因火箭力大而帆蓆之游一射徑過無益于焚故耳如尚慮透過當離火門之下一二寸遠用竹扎十字交又以阻留之水戰焚帆陸戰焚寨其竹鉄交接處須用觔經堅固用漆漆過其鈎花亦用漆下方耐風雨濕氣此火箭之制也但恐用之無法見敵惟圖高遠放去敵望而避之甚易是以有用之物而施于無用之地甚可惜也南方之製多聚百枝或三五十枝裝入一籠內名曰一窩蜂又曰火籠小者九枝曰九龍筒或其狀差小者名曰涌箭馬上亦可施放各立名色甚多其實一而已矣

火飛抓

賊船若在百步外用火箭射之矣如近十數步之內或焚其帆或焚其灶棚非火飛抓不可其制用可車之木車作棒槌形自頂上入刀將內中車空入明火藥裝滿周圍共掏七八孔以出火又周圍用倒須釘釘之外以油紙糊之以避兩濕

臨敵用手擲去或高釘帆上可以焚帆或釘入人身可焚而走釘入灶棚可以延燒此外似無奇巧矣然火飛抓之妙不獨水路可用如陸戰令持諸器者各帶一具臨戰之時前面用長兵相救後面短器手照火擲中敵人無不奪氣而走者惟知機之將臨時變通之而已此亦亂而取之敵散之之意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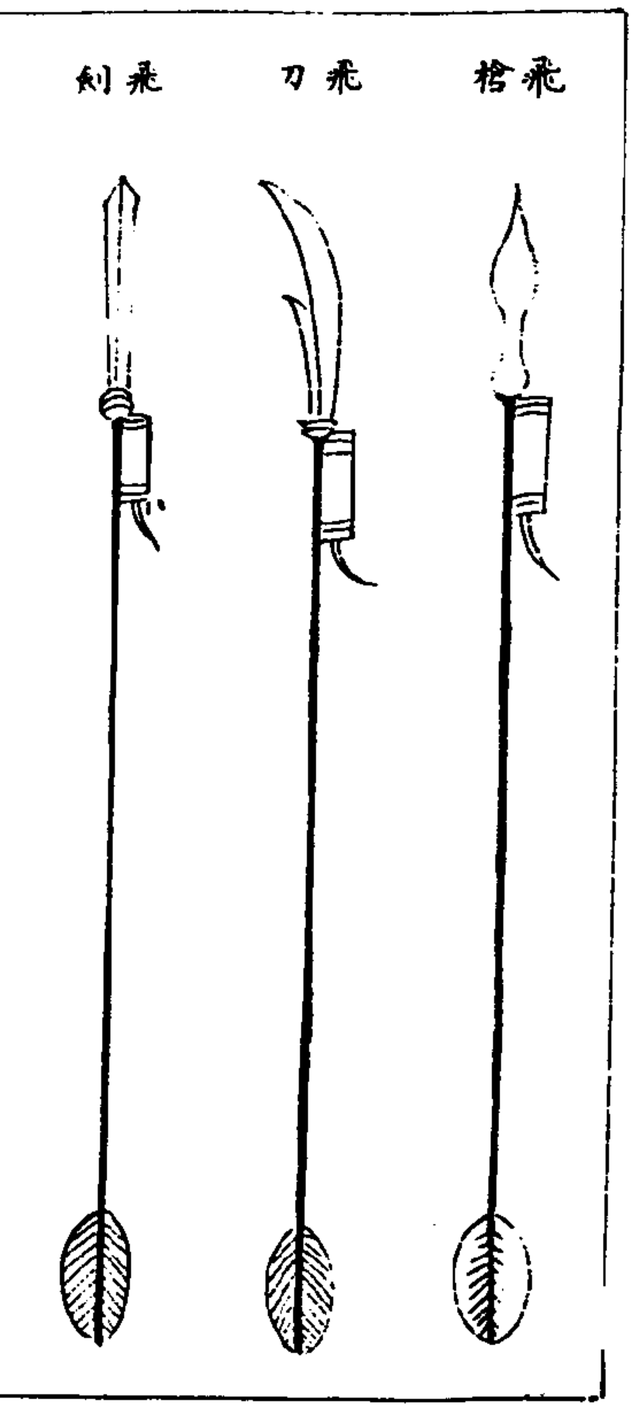
火飛扒



三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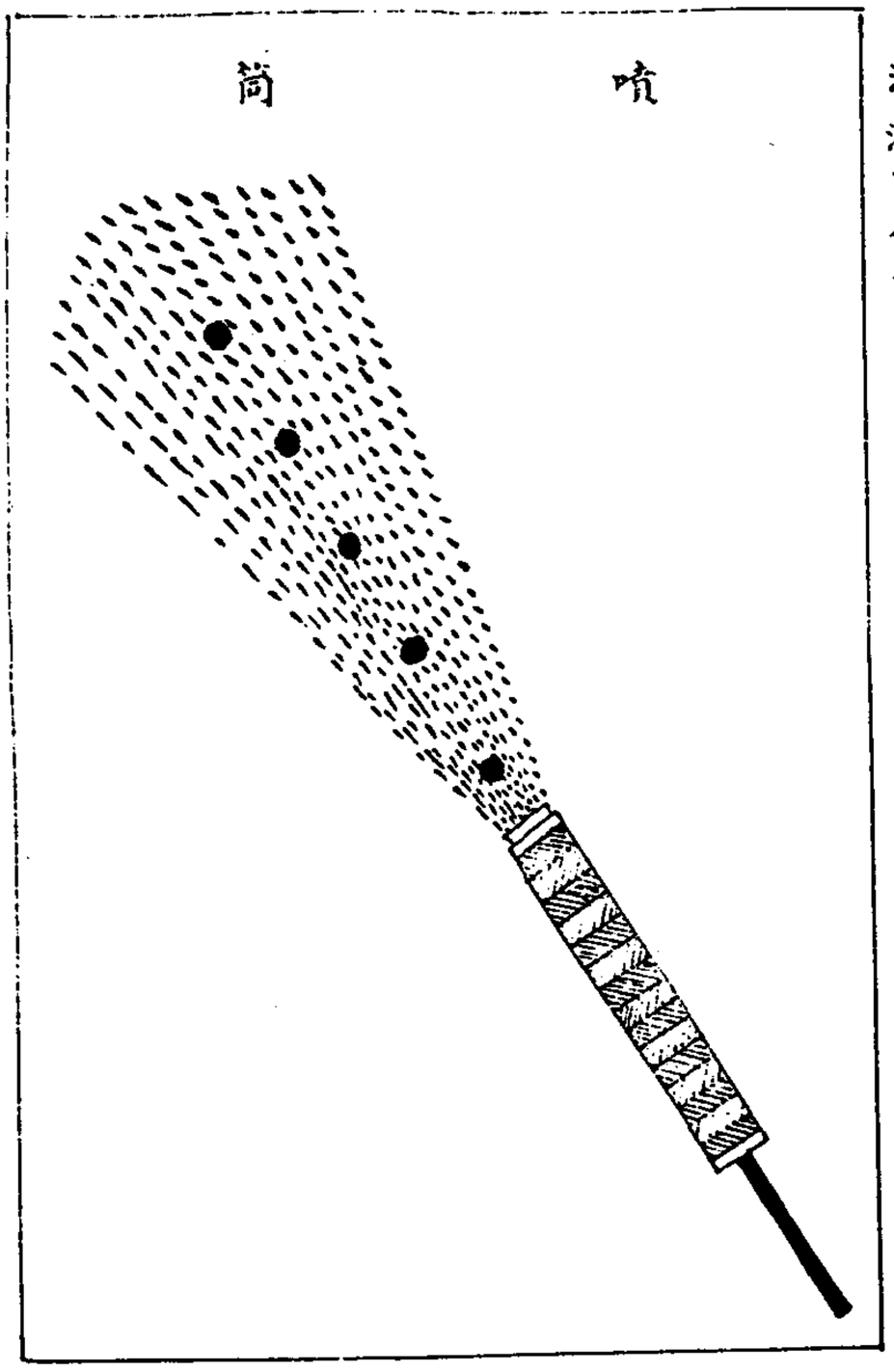
三飛不過一法即一大火箭也造法用徑六七分荊木為柄長可六七尺後杪用大鉤三枝與柄相稱漆頭用紙筒窒以火藥如火箭頭向長可七寸粗可二寸再大再加鏃長五寸橫闊八分或如劍形或如刀形或三枝如火箭頭光瑩芒利通計連身重二斤有餘然火發之可去三百步但命中不能惟擊聚隊擊大舟燒棚帆極妙

火桶



火桶

用木桶可容一斗者每桶先入藥五斤平平鋪定上用薄沙土一層覆之將粗碗一隻內用灰埋火二三塊平平閣在桶內沙上裝完製手平舉輕輕落下渡舟火激藥發全舟盡焚此器無藥線長短之失過激便燃不及返擲我舟必臨用時方裝火碗裝入火碗就要擲去不可留在我舟恐碗熱藥燃又恐忙中忘之或為物件手足所觸動灰害本船用時必付平日習熟試過者臨陣方得從容不致錯亂誤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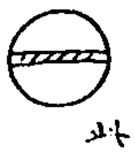
噴筒

用圓細猫竹徑粗二寸深長二尺餘以麻繩紮下用竹木柄長五尺先下浸藥一層次下送藥一層次下餅一枚餅炤原製務要合口用力築之築過力餅碎無用也此處要妙如此五次完送藥多則爆其腹送藥少則出餅子不遠此有定法以竹筒粗細餅子大小為送藥加減爾餅發去可數十丈遠徑粘帆上其帆立燃藥方詳制器部內

噴筒製

噴餅送噴餅送噴餅送噴餅送噴餅送噴餅送藥子送噴餅送噴餅送噴餅送噴餅送噴餅送

餅式



合餅子方

硝磺樟腦松脂雄黃矾霜稱勻分兩法製打成餅修合筒口餅內邊取藥一道用藥線拴之

朝脳水秀才

陽河放砲擊賊藥內須加朝腦水秀才無此二樣鉛子不能過水船上用砲亦必當用此二樣以防水氣

石油

四川有石油者和藥可入水不滅若以石油造成藥圍燒火器中借火器一發之力而石油之火前散于船蓬船船之中拖敢不倦賊目驚心緻以水救之而石油不畏水愈救愈熾其焚必矣若以兵襲之無不勝者

江豚油

江豚在水中能逆風逐浪而上其油當風不滅可合石油共為藥

逆風火藥

風逆愈勁烟發敵犬歌曰狼糞多收并艾肭須教加入江猪骨骨煆為灰肉煉油油拌硝硫灰性烈晒焙須當用極乾通風愈勁兵奇絶還當二八配分明火攻陣裏神仙訣

狼糞　艾肭　江豚骨

硫火　箬灰　樺灰

江豚油　硝火

杉灰　斑猫

火種方

游辟百金方　卷三　水戰

不灰木一斤鉄衣三两炭末三两麪皮三两

紅棗肉六两舂拌米汁為餅每两管一月

水老鴉

流賊劉七等舟泊狼山下蘇人有應募獻計用火攻其名水老鴉藏藥及火于礮水中發之又為製形如鳥喙持之入水以喙鑽船而機發之以自運轉轉遠船可沉試用之已破一船賊駭謂江南兵能水中破船是神兵也乃舍舟登山逐為守兵所戮

鈎鐮



鈎鐮

撩鈎

兩船犁沉賊舟用此撈級或勾搭賊船使不得去或勾繚索以牽其棚舟中必不可少者但須勾粗梢固十數人扛拽勾筘鈎而不曲乃可勾柄長手執難以着准須用三勾一搭即得粘挂也

游辟百金方　卷三　水戰

撩鈎



拍竿

拍竿者施于大艗之上每艗作五層樓高百尺實六拍竿並高五十尺戰士八百人旗幟加于上每迎戰敵船若遇則發拍竿當者船舫皆碎

隋高祖命楊素伐陳自信州下峽造大艗名五牙艗上起樓五層高百餘尺左右前後實六拍竿並高五十尺容戰士八百人旗幟加于上次曰黃龍置兵五百人又乘舴艋等各有

差軍下至荊門陳將以艘拒素素令乘五牙四艘迎戰船近
以拍竿碎陳十餘艘遂奪江路
楊太與劉豫通負固不服方浮舟湖中以輪激水其行如飛
穿真揵竿官舟迎之輒碎
鉄綆
凡水欲北渡歸世忠與之相持于黃天蕩世忠豫以鉄綆貫
大鈎投陡者明旦敲舟諜而前世忠分海舟為兩道出其背
每進一綆則覓一舟沉之凡水窮蹙
鈎距

捣統守備九江安慶諸郎亭澤聚作亮引軍設鈎距于江
側禁勿泄比寇至船二百餘艘抵岸為鈎距所破
犁頭鏃
此器船斗船尾皆可用下擲賊舟中舟必洞中人必碎斗上
止容一二人多亦難捷發不過三五次全在鉄重抝粗尾細
太長則揭上難太短則不直下鋒但利即可不必加工用其
體重利下之勢而已平時要習熟先擇能上槎斗人于高山
峭壁比槎斗尤高處山下立小圓牌把如一人粗自山上擲
鏃每發必中把方為精熟

犁頭鏃　重二斤　首徑一寸　長丈八　尾徑二分

小鏃

舟相近一二十丈內若賊舟低小我舟高大用此最利擲之
如雨無不中賊但習之不熟或翻筋斗或中而無力皆為徒
費鋒須有鋼頭重尾輕用竹尤妙竹體和軟頭粗尾細相宜
也無竹處用木桿須使頭粗尾細取其發之有力而准也用
銀錢懸五步習之能矢矢命中又遠十步習之至二三十步

止則力盡矣

小鏃　重四兩　首徑六分　長丈尺　頭粗長三寸　尾徑二三分

晉網　即壞魚網也以絕粗者為貴
此器凡樓船無女墻板木者用之懸于船外左右防賊跳入
十數層厚方可倣槍箭惟不能避銃子耳先將網張無女墻
船上用矢射之或搶或銃擊加一層不效再加至十以不穿
為准

以上皆水戰利器也決勝在于敵人之不及知事敗于吾

軍之不能秘事機之無窮一或不密則我之所以制敵者敵反得以制我矣公孫述拒岑彭述為浮橋攢鈎以拒彭之船纜其術似矣未幾彭乃預知縱火焚橋鈎而述兵以敗韋昭建征嶺南賊為竹籠盛沙石以拒昭建之舟楫其智非不巧也不知昭建得以預知使士卒持刀砍籠而賊兵以潰吳人之槩普可謂得策然鉄鎖截船之術一泄而不能免王濬捲大筏火炬之燒是皆敗于輕泄而責于善秘也

水戰附攷

澠澁百金方　卷三十三　水戰

周瑜焚曹操

曹操伐吳周瑜將併備進攻曹操過于赤壁瑜部將黃蓋取蒙衝鬥艦十艘載燥荻枯柴灌油其中裹以帷幔上建旌旗豫備走舸繫于其尾時東南風急蓋以十艦最著前中江舉帆餘船以次俱進去北軍二里餘同時發火火烈風猛船往如箭燒盡北船延及岸上營落烟焰漲天瑜等率輕銳繼其後擂鼓大進操軍敗退

俞通海焚陳友諒

陳友諒圍南昌明太祖率通海等西援友諒解圍東出鄱陽

湖通戰通海乘風裨火舟載葦置火數百艘友仁友貴賊稍退時通海舟深入敵寨鏖戰久之不復見意通海戰沒以項飄颻遠出散呼督前火敗友諒

兀术火箭焚海舟

金兀术入寇韓世忠與相持于黃天蕩世忠以海艦進泊金山下將戰世忠預命工鍛鉄相連為長練貫一大鈎以授士之驍捷者平旦虜以舟諜而前世忠分海舟為兩道出其背每繼練則曳一舟而入虜竟不得潰兀术見海舟乘風使蓬

罕

往來如飛謂其下曰南軍使船如使馬奈何乃募人獻破海舟之策于是閩人王姓者教其舟中載土以平板鋪之穴船板以推槳候風息則出海舟無風不可動也且以火箭射其篷則不攻自破矣兀术然之刑白馬以祭天及天霽風止兀术以小舟出江世忠絶流擊之海舟無風不能動兀术令善射者乘輕舟以火箭射之烟焰敵天師逆大潰焚溺死者不可勝數世忠僅以身免奔還鎮江兀术遂濟江屯于六合

以上水戰而專用火攻者也

劉裕分步騎于西岸破盧循

晉盧循徐道覆率衆數萬乃艦而下莫見舳艫之際裕悉出輕利閉艦親提幡鼓命衆軍齊力擊之又分步騎于西岸右軍參軍庾桑生乘艦不進斬而狥之于是衆軍並踴躍爭先軍中多萬鈞神弩所至莫不摧陷裕自于中流觀之因風水之勢賊艦悉泊西岸西岸上軍先備火具乃投火焚之烟焰弥天賊衆大敗初分遣步兵莫不疑惎及燒賊艦衆乃悅服

杜慧慶步兵夾岸破盧循

循既敗逐收餘衆南走交州刺史杜慧慶悉散家財以賞軍士與循合戰擲雉尾炬焚其艦以步兵夾岸射之循衆艦俱

燃兵衆大潰循知不免先鴆妻子自投于水慧慶取其尸斬之并其父子函之首送都下盧循滅而廣州平

以上水戰而無用陸兵者也

侯瑱就順風

後梁王琳攻陳文帝命侯瑱賢諸軍出屯蕪湖琳帥舟師東下去蕪湖十里而泊擊析聞于陳軍侯瑱令軍中晨炊蓐食以待之時西南風起琳自謂得天助引兵直趨建康瑱等徐出蕪湖踵其後西南風反為瑱用琳擲火炬以燒陳船皆反燒其船瑱發拍以擊琳艦又以牛皮冒蒙衝小船以觸其艦並鎔鉄洒之琳軍大敗軍士溺死者什二三餘皆棄船登岸走為陳軍所殺殆盡

章昭達據上流

陳閩中守陳寶應舉兵反據建安晉安二郡界水陸為柵陳將章昭達討之據其上流命軍士伐木帶枝葉為筏施拍其上擬以大索相次列營夾兩岸寶應挑戰昭達乃按甲不動俄而暴雨江水大漲昭達放筏衝突水柵盡破又出兵攻其步軍寶應大潰遂克定閩中

居士曰大凡水戰以上流為勢順風扒轉可為逆風逆風扒轉可為順風上流下流亦如之總在主將隨機應變看風駛船可耳

吳為鉄鎖截江王濬破之

晉武帝謀伐吳詔王濬修舟艦乃作大二千餘人以木為城起樓櫓開四出門跨首施獸于船首以懼江神舟楫之盛自古無有吳為鉄鎖橫截江險又作鉄椎暗置江中濬知狀百餘步綁艸為人令善水者以筏先行又作大炬長十餘丈大數十圍灌以麻油在船前遇鎖然炬

燒斷于是順風鼓棹遄造三山
酒民曰按王濬造巨舟泝長江而下其大至方百二十步
受二千餘人今長江故在舟行往來者雖百舸之舟尚有
勝于淺者晉舟如許之大轉動為難要非良法也
魏為橋柵跨淮馮道根破之
魏中山王英與將軍楊大眼等衆數千萬攻梁鍾離城于郤
陽洲南岸為橋柵數百丈跨淮通道英據南岸攻城大眼據
北岸立城以通粮運梁高祖令曹景宗韋叡將兵救鍾離命
淳裝高艦使與魏橋等為火攻之計令景宗與叡攻二橋叡

攻其南景宗攻其北會淮水暴漲六七尺叡使馮道根乘閒
艦競發拏魏洲上軍盡殪別以小船載艸灌之以膏從而焚
其橋風怒火盛烟塵晦冥敵死之士拔柵斫橋水又漂疾倏
忽之間橋柵俱盡道根等皆身自搏戰軍人奮勇呼聲動天
地魏不一當百魏軍大敗英見橋絶脫身棄城走大眼亦燒
營去諸壘相次土崩悉弃器甲爭投水死者十餘萬斬首亦
如之
梁以竹笮聯艨艟斷河李遠及破之
梁賀瑒攻晉德勝南城百道俱進以竹笮聯艨艟十餘艘蒙

以牛革設胷睨戰格如城狀橫于河流以斷晉之救兵使不
得渡晉王自引兵馳往救之陳于北岸不能進遠善游者入
南城見守將氏延賓延賓言矢石將盡陷在項刻晉王積金
帛于軍門募能破艨艟者衆莫知為計親將李建及曰賀瑒
悉衆而來冀此一舉若我軍不渡則彼為得計今日之事建
及請以死決之乃選効節敢死之士三百餘人被鎧操斧乘
舟而進將至艨艟流矢雨集建及使操斧者入艨艟間斧其
竹笮又以木罌載新沃油燃火于上流縱之隨以巨艦寬甲
士鼓譟攻之艨艟既斷隨流而下梁兵焚溺殆半晉兵乃得

渡壞解圍走
歐陽紇以竹龍盛沙石置水過船昭達救之
歐陽紇據嶺南反陳將章昭達督衆軍討之紇聞昭達舍至
出頓淮口多聚沙石盛以竹龍置于水柵之外用遏船艦昭
達令軍人銜刀潛行水中以斫竹龍龍筏皆解因縱大艦隨
流突之賊衆大敗困而禽紇
魏以鉄鎖斷河
宋垣護之為鍾離太守隨王玄謨攻滑臺護之以百舸為前
鋒進泝石濟及魏救將至馳書勸玄謨急攻之不見從玄謨

收退不暇報護之魏軍以鉄鎖三重斷河以絶護之遂路河水迅急護之中流而下每至鉄鎖以長柯斧斷之魏人不能近唯失一舸餘舸並在

崔延伯以車輪斷淮

梁趙祖悅率水軍偷據峡石後魏崔延伯率兵討之延伯夾淮為營遂取車輪去輻削鋭其輻輞輞接對捺竹絚連貫相屬並十餘道横水為橋兩頭施大轆轤出沒任情不可燒斷既以斷祖悅走路又令舟舸不通梁武援兵不能赴救祖悅被虜軍大潰

洴澼百金方　卷三　水戰

王脩辨以大艦斷江

梁湘東王命王僧辨等東拳侯景侯子鑒屯姑熟以拒西師景遣兵助之及戰僧辨麾細船皆令退縮留大艦夾泊兩岸子鑒之衆謂水軍欲退爭出趍之大艦斷其歸路鼓譟大呼合戰中江子鑒大敗

王軌以鉄鎖貫車輪斷清水

陳將吳明徹軍至呂梁周徐州總管梁士彦頻戰不利娶城自守明徹遂堰清水以灌之列船艦于城下以圍攻取詔以王軌為行軍總管率諸軍赴救軌引兵經行掠淮口令逢奚長儒多豎大木以鉄鎖貫車輪縈以船歸路明徹乃破堰遠退冀乘大水流已測水勢亦爽船並碎于車軸不得復過軌因率奇兵水陸並發圍而殲之唯有騎將蕭摩訶以二十騎先走得免明徹及將士二萬餘人並器械輜重並以上皆謀斷水者也

浮梁渡江

初唐池州人樊若水累舉進士不第遂謀歸宋乃漁釣采石江上月夜乘小舟載絲絙維南岸峽棹抵北岸以度江之廣

狀尋詣汴上書言江南可取狀請造浮梁以濟師宋主然之遣內侍注荆湖造黄黑龍船數千艘以大艦載大竹垣自荆渚而下命丁匠營之三日橋成議者以為自古未有作浮梁渡江者宋主不聽即南下以若水為知州若水請試舟于石牌口移置采石梁成不差尺寸宋師因以濟江若履平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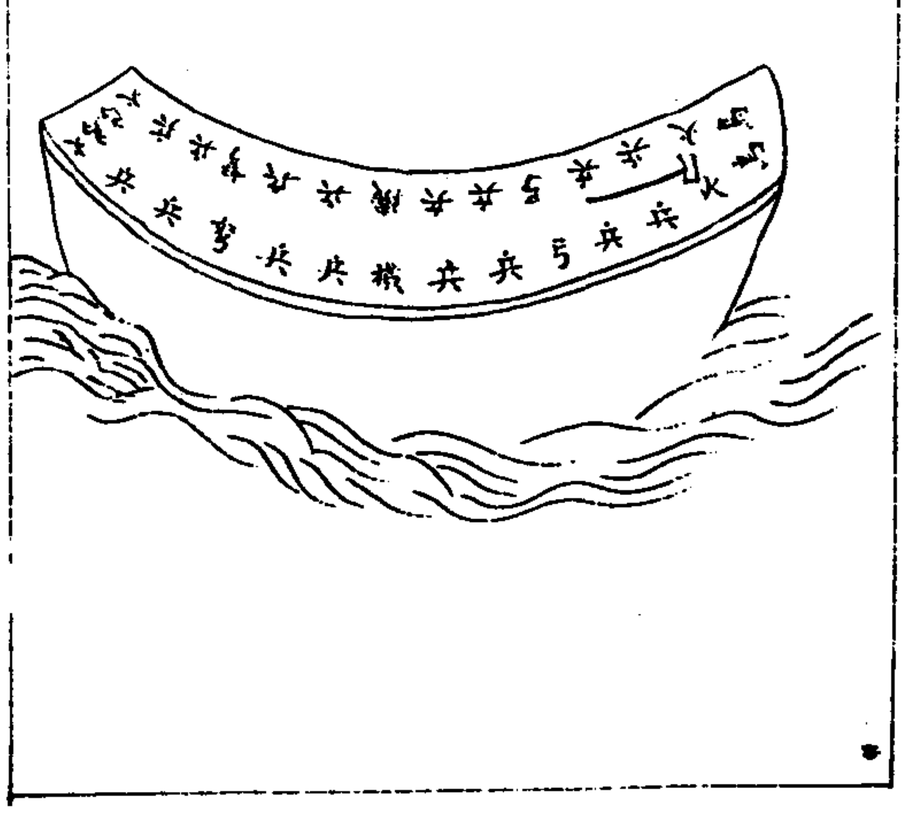
以上則謀濟水者也

兵夫列船式

平時在船四面各兵各器長短相間外向而立如遇賊即隨

賊所在之面併力動手

平時立船閃視圖



每船器械

大佛郎機六座
鳥嘴銃一十門
粗火藥四百斤
大小鉛弾三百斤
藥弩一十張
寧波弓鎮江弓
鈎鐮一百把
絮被二十床
噴筒六十箇
鳥銃火藥一百斤
火磚一百塊
火箭三百枝
弩箭五百枝
點剛箭弓箭各兵皆宜自帶不開北目
標鎗一百枝
籐牌二十面
大旗一面并號帶
大鼓一面
火繩六十根
燈籠十盞每燈係賜十夜每夜添炳十枝每枝一兩
遶柁二門
小蓬一扇
舵二門
大綁五條
大小線手二條

大小哩搭二副
減篷索二條
順舵索一條
柁牙索一條
艇拖索一條
水桶二箇
大小望斗二箇
斗衣二副
指南針一盤
通閂前拌札尾四條
大小橋絞二條
絞柁索一條
纜八枝
艇櫓六枝
車水索一條
斗心索二條
鍋三口
鉄鍬四把
五方旗五面
銅鑼一面
喇叭二枝
桅十枝
大蓬二張
大櫓一扇
水匱四條
頭綁二箇
大小繚絲二副

鉄鋸四把
鉄鑿十把
捕盗自備
釘四十斤
麻六十斤
黄籐一百斤
各兵自備
盔一頂
腰斧二口
洴澼百金方　卷十三　水戦
右每船兵夫器械等件俱如前式随船大小増減
鉄鑽五把
油五十斤
灰三擔
桐油一百斤
甲一領
襲衣箬笠一副
罣一
洴澼百金方十四
制勝第十四
固結民心
誅除反仄
逆折盛勢
誘攻城
誘戦
飽能飢之
敵則能戦之
洴澼百金方　卷十四　目録
内外夾攻
伐交
形
認賊首
焚賊攻具
静
伏
治
選将安邊
激揚士氣
鎮定危疑
邀截歸路
誘入城
伏能勞之
安能[illegible]之
少則能[illegible]之
不意奮撃
分勢
乘
取賊箭
焚賊糧艸
服
飽
寨
用財欲泰

洴澼百金方卷十三終

洴澼百金方
卷一四

惠麓酒民　編次
朝春居士　重訂

以主客言之則攻者為客守者為主則勝在守以生死言之則攻者居生路守者陷死地則勝又在攻全視制勝之著何如爾輯制勝

固結民心

總論

黃石公曰蓄恩不倦以一取萬又曰接以禮勵以義則士死

之孫子曰道者令民與上同意可與之死與之生而不畏危也吳子曰民安其田宅親其有司則守已固矣許洞曰夫被圍者當先安其內而後及其外可也此皆固結民心之說也晁錯曰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不傷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之而不困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之而不危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此皆固結民心之政也孟子曰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故制勝之策以固結民心為首

汎灶產蛙

李光弼以朔方兵五千東救常山常山圍結子弟執賊將安思義降常山白顏杲卿死後郡為戰區露醬發塋光弼酬而哭之為賊幽閉者出之而孥恤其家民大悅

睢陽寧死不叛

尹子奇久圍睢陽城中食盡將士人廩米日一合雜以茶紙樹皮為食茶紙既盡逐食馬馬盡羅雀掘鼠雀鼠又盡巡出愛妾殺以食士遠亦殺其奴然後括城中婦人食之繼以男子老弱人知必死莫有叛者

王嚭

燕子之為王三年國內大亂齊王使章子伐燕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齊人取子之醢之遂殺王嚭

激揚士氣

劉錡積薪焚家

劉錡充東京副留守金人敗盟南侵已陷東京錡與將佐舍舟陸行先趨至順昌知府事陳規見錡問計錡曰城中有糧則能與君共守規曰有米數萬斛錡曰可矣諸將皆曰金兵不可敵也請以精銳為殿步騎先北小順流還江南錡曰吾

士盡軍出戰巡執旗帥諸將直沖賊陣賊乃大潰

李光弼內刀于鞘

史思明復攻河陽李光弼將戰內刀于鞘曰戰危事吾位三公不可辱于賊萬一不捷當自剄以謝天子及是西向拜舞三軍感動

德宗引咎

朱泚攻奉天召公卿將吏謂曰朕以不德自陷危亡固其宜也公輩無罪宜早降以救室家羣臣皆頓首流涕期盡死力故將士雖困急而銳氣不衰

張仁黯愛女

田悅攻臨洛累月不拔城中食且盡庫竭士卒多死傷張仁黯其愛女使出拜將士曰諸軍守戰甚苦仁家無他物請

黨此女為將士一日之費衆皆哭曰願盡死力不敢言賞

楊慶復厚給糧賜

西川之民聞蠻寇將至爭走入成都楊慶復募士厚給糧賜乃諭之曰汝曹皆軍中子弟年少材勇平居無由自進今蠻寇憑陵乃汝曹取富貴之秋也可不勉乎皆歡呼踊躍得選兵二千人號曰突將蠻合梯冲四面攻成都慶復帥突將出戰殺傷蠻二千餘人蜀人素怯其突將新為慶復所奪披且利于厚賞勇氣百倍其不得出者皆憤鬱求奮慶復與蠻戰蜀民數千人爭操戈刀白刃以助官軍呼聲震野蠻軍大敗

淵鑑百金方

死者五千餘人

楊烈婦重賞

楊烈婦者李侃妻也李希烈陷汴謀襲陳州侃為項城令希烈分兵數千略定諸縣侃以城小賊銳欲逃去婦曰寇至當守力不足則死焉君而逃尚誰守侃曰兵少財乏若何婦曰縣不守則城池皆其地也倉廩府庫皆其積也百姓皆其戰士也于國家何有請重賞募死士尚可濟侃乃召吏民入廷中曰今誠若主然滿歲則去非如吏民生此土也墳墓存焉宜相與死守忍失身北面奉賊乎衆泣許諾乃徇曰以瓦石擊賊者賞千錢以刀矢殺賊者萬錢得數婦身自爨以享衆報賊曰項城父老義不為威宜亟去徒失利無益也賊大笑侃中流矢還家婦責曰君不在人誰肯固守死于外猶愈于牀也中矢死遂引去

李政散財

宋冀州將官李政備守有方紀律嚴明金攻城皆擊退之嘗夜刼金寨所得盡散士卒不以自私一日金人已登城火其門樓政以重賞募死士樸之俄有數千人皆以濕毡裹身躍火而進大呼力戰金人驚駭有失仗者遂敗走城賴以全後政死而城失守

淵鑑類函　卷二百四十　制勝　六

誅除反仄

張巡誅六將

令狐潮圍張巡于雍邱相守四十餘日朝廷聲問不通潮聞上皇已幸蜀復以書招巡有大將六人官以兵勢不敵且上存亡不可知不如降賊皆開府特進白巡巡陽許諾明日堂上設天子畫像帥將士朝之人人皆泣引六將于前責以大義斬之士心益勸

遠居誼

元兵海新城總制黃順副將任寧俱出降其部曲多欲絕城出者遠居誼恚驅入當門斬之遂堅守不下

酒民曰既有貳心矣則後日開門延賊賣主求榮者必此輩也豈可留以自禍乎斬之可也

鎮定危疑

朱桓喻士

朱桓為濡須督魏曹仁以步騎數萬奄至時桓手下及所部兵在者五千人諸將業業各有懷心桓喻之曰兵法所以稱客倍而主人半者謂俱在平原無城池之守爾今仁千里步涉人馬罷困桓與諸君共據高城南臨大江北背山陵以逸待勞為主制客此百戰百勝之勢也雖曹丕自來尚不足憂況仁等邪乃偃旗鼓示弱以誘之魏師不克還

酒民曰大攻之與守波下而我上彼仰而我俯彼勞而我逸彼動而我靜彼客而我主不待卜筮而數者之勝已操之自我矣但承平日久人不知兵正宜有以曉之

羊侃安衆

侯景軍乘勝至闕下城中匈懇羊侃詐稱得射書云邵陵王西昌侯援兵已至近路衆乃少安

庾域題空倉

魏圍南鄭數十日城中匈懇庾域封題空倉數十指示將士曰此中粟皆滿足支一年但努力固守衆心乃安

晉侯圍曹曹人兇懇因其兇也而攻之遂入曹張魯既降保舂中一日數十驚雖斬之不能禁也故兵法曰心怖可擊人心懇則掩襲最為誤事然軍勢曰將無勇則士卒恐

第視專城者為何如人爾

王熙開誠示衆

王熙守華州時西魏師與東魏師戰于河瀹不利前後所虜魏士卒散在民間聞魏兵敗謀作亂于是趙青雀等遂反據長安子城熙開之大開州門召軍人謂之曰頃聞大軍失利青雀作亂諸人相驚咸有異志王熙愛憐受委于此以死報恩諸人若有異圖可來見殺必恐城陷沒者亦任出城如有忠誠能與王熙同心者可共固守軍人見其誠信皆無異志

逆折盛勢

張遼折吳

曹操之征張魯也為教與護軍薛悌而署其函遼曰賊至乃

發及是孫權率衆十萬圍合肥乃共發函教曰若孫權至者張李將軍出戰樂將軍守護軍勿得與戰諸將以衆寡不敵疑之遠曰公遠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擊之折其盛勢以安衆心然後可守也進等莫對遠怒曰成敗之機在此一戰諸君若疑遠將獨決之李典素與遠不睦慨然曰此國家大事顧君計何如爾吾可以私憾而忘公義乎請從君而出于是遠夜募敢從之士得八百人椎牛饗將士平旦遠與典被甲持戟先登陷陣殺數十人斬二將大呼自名沖壘入直至權麾下權大驚不知所為走登高

浮辟百金方　　卷十四

衆以長戟刺守遠吃權下戰權不敢動望見遠所將衆少乃聚圍遠數重遠左右麾圍直前急擊圍開遠將麾下數十人得出餘衆號呼曰將軍弃我乎遠復還突圍披出餘衆權人馬皆披靡無敢當者自旦戰至日中吳人奪氣還修守備衆心乃安

張巡折賊

令狐潮等四萬餘衆圍雍邱城下衆憩張巡曰賊兵精銳有輕我心今出其不意擊之彼必驚潰賊勢少折然後城可守也乃使千人乘城自帥千人分數隊開門突出巡身先士卒直冲賊陣人馬辟易賊遂退

渾瑊折賊

吐蕃十萬衆至奉天京城震恐渾瑊戍奉天虜始列營瑊帥驍騎二百冲之身先士卒虜衆披靡瑊挾虜將一人躍馬而還從騎無中鋒鏑者城上士卒望之勇氣始振

王文郁折夏

夏人數十萬圍蘭州已據西關李浩閉城距守鈐轄王文郁請擊之浩曰城中騎兵不滿數百安可輕戰文郁曰賊衆我寡正當折其鋒以安衆心然後可守此張遠所以破合肥也

浮辟百金方　　卷十四

乃夜集士七百餘人縋城而下持短刃突之賊衆驚潰時以文郁方尉遲敬德權知州事

邀截歸路

賈禕據三嶺

魏曹爽入漢中蜀據興勢兵不得進引軍還賈禕進據三嶺以截爽爽爭險苦戰僅乃得過失亡甚衆關中為之虛耗

陳泰斷姜維

蜀姜維圍狄道陳泰引兵救之楊言欲向其還路維恐遁走

朱桓斷夾石挂車

吳周鮈遣親人齎牋以誘曹休言被譖恩誅欲以郡降北求
兵應接時頻有郎官詣鮈詰門軍事鮈因詐郡門下下髮謝
休聞之率步騎十萬向皖以應鮈朱桓言于吳王曰休本以
親戚見仕非智勇名將也今戰必敗敗必走走當由夾石挂
車此兩道皆險阨若以萬兵柴路則彼衆可盡休可生擒臣
請將所部以斷之休與陸遜戰于石亭追王逦北徑至夾石
斬獲萬餘牛馬騾車奏萬輛軍資器械略盡

王軌鎖清水

陳吳明徹圍周彭城環列舟艦攻之甚急周王軌引兵輕行

據淮口結長圍以鐵鎖貫車輪數百沉之清水清之水河以遏陳
船歸路軍中竟思蕭摩訶言于明徹曰聞王軌始鎖下流其
兩端築城未立請往擊之不然吾屬皆為虜矣明徹奮舞曰
寥旗陷陣將軍事也長策遠略老夫事也摩訶失色而退一
旬之間水路遂斷周兵益至明徹決堰退軍至清口清之河水口
碧漸澈舟礙車輪不得過王軌引兵趨之衆潰明徹被執將
士輜重皆沒于周獨蕭摩訶與將軍任忠周羅睺全軍得還

吳玠伏神釜

金人自起海角狃于常勝及與吳玠戰輒敗憤甚謀必取玠
復攻和尚原玠令諸將選勁弓強弩分番迭射號駐隊矢連
發不絕繁如雨注敵稍卻則以奇兵旁擊絕其糧道度其困
且走設伏于神釜以持之遂復大敗兀朮中流矢僅以身免
急剝其鎧翳而遁

吳玠伏河池

金人攻殺金平戰敗宵遁玠先遣兵伏河池扼其歸路又敗
之自是不敢妄動

种師道議扼河

金人南下种師道入援帝問曰今日之事卿意何如對曰臣
以為議和非也女眞不知兵豈有孤軍深入人境而能善其
歸乎請緩給金幣使彼惰歸扼而殲諸河執政不可

种師道請乘半濟擊金

斡離不退師北去京師解嚴种師道請乘其半濟擊之帝不
許李邦彥立大旗于河東北河有檀出兵者並依軍法种師
道曰異日必為國患

居士曰來既不能禦去又不能追何以立國何以保民嗚
呼殆已

宗澤欲據金人歸路

宗澤聞金人逼二帝北行即提軍趨滑走黎陽至大名欲徑渡河據金人歸路邀還二帝而勤王之兵無一至者

韓世忠截江大破兀术

兀术破臨安帝如淅東韓世忠以前軍駐青龍鎮中軍駐江灣後軍駐海口大治舟艦欲俟敵歸邀擊之又兀术由虔州趨平江世忠事不就遂移師鎮江以待之先以八千人屯焦山寺兀术欲濟江乃遣使通問且約戰期世忠許之因謂諸將曰是間形勢無如金山龍王廟者敵必登之以覘我虛實乃遣蘇德將百人伏廟中百人伏廟下岸側戒之曰聞江中

鼓聲則岸兵先入廟兵繼出以合擊之及敵至杲有五騎趨廟廟兵先鼓而出殺兩騎其三騎則振策以馳馳者一人紅袍玉帶既墜復跳而免詰諸覆者則兀术也既而接戰江中凡數十合世忠妻梁氏親執桴鼓敵終不得濟俘獲甚衆擒兀术之壻龍虎大王兀术愬請盡歸所掠以假道世忠不許復益以名馬人不許遂自鎮江浙流西上兀术循南岸世忠循北岸且戰且行世忠艤大艦出金師前後數里擊桁之合縣世忠以八千人拒兀术十萬之衆凡四十八日而敗然聲達旦將至黃天蕩兀术窘甚或曰老鸛河故道今雖湮塞若鑿之可通秦淮兀术從之一夕渠成凡五十里遂趨建康

海舟之策于是閩人王姓者教其舟中載土以平板鋪之穴船板以櫂槳候風息則出海舟無風不可動也且以火箭射其篷蓬則不攻自破矣兀术然之刑白馬以祭天及天霽風止兀术以小舟出江世忠絶流擊之海舟無風不能動兀术令善射者乘輕舟以火箭射之烟燄漲天師遂大潰焚溺死者不可勝數世忠僅以身免奔還鎮江兀术遂濟江屯于六合縣世忠以八千人拒兀术十萬之衆凡四十八日而敗然金人自是亦不敢復渡江矣

酒民曰截歸之戰未有如此之痛快者兀术絶望南渡江

左得以偏安皆此一戰之力也

誘攻城

虞詡誘羌

漢虞詡為武都太守兵不滿三千而羌衆萬餘攻圍赤亭數十日詡乃令軍中使強弩勿發而潛發小弩羌以為矢力弱不能至并兵急攻詡于是以二十強弩共射一人發無不中羌大震退

劉基誘陳友諒

陳友諒傾國入寇壓金陵軍勢張甚欲發兵禦之而衆恩怯

李雄誘羅尚

晉益州牧羅尚遣隗伯攻蜀城李雄與戰互有勝負雄乃募不次有請背城借一者有以鍾山王氣請奔據者有勸納款者劉基後至獨張目不言上為起入內趣召基基言先斬主納款及奔鍾山者上固問計安出基曰賊驕矣誘之深入而伏兵邀取之故易易爾取威定伯在此一舉而言納款及奔何也于是次策誘之破友諒盡覆其衆

武都人朴泰鞭之見血使譎羅尚欲為內應以火為期尚信之悉出精兵遣隗伯等率之從泰擊雄雄將李驤于道設伏泰以長梯倚城而舉火伯軍見火起而爭緣梯泰以繩繫上尚軍百餘人皆斬之雄因放兵內外擊之大破尚軍

誘入城

陳宮誘曹操

曹操呂布濮陽相持陳宮謂布曰可令富民田氏詐獻密書願為內應誘曹入城操信之劉曄謂操曰陳宮多謀或是反

間不可不防當分軍三隊一隊入城兩隊伏城外接應田氏又使人獻書約初更時城上鳴螺殼為號縱兵入城至期操引兵至城內州衙中砲聲响四門火起伏兵齊出操大敗往東門逃城有崩木擊操馬倒操陷火內手髀鬚髮盡皆燒毀得與韋救之而出

誘戰

劉錡誘兀术

兀术至順昌劉錡遣耿訓約戰兀术怒曰劉錡何敢與我戰以吾力破汝城直用靴尖趯倒耳訓曰太尉非但請與太子戰且謂太子必不敢濟河願獻浮橋五所濟而大戰遲明錡衆為五浮橋于河上敵由以濟錡遣人毒頼上流及忡中戒軍士雖渴死毋得飲于河飲者喪其族時天大暑敵遠來晝夜不解甲人馬饑渴食水忡者輒病往往困乏

于謙誘虜

乞先扶英宗皇帝破紫荊直窺京師諸門皆有兵總二十萬虜見明兵盛而嚴不敢輕犯以數騎來嘗于謙設伏于空室

使數騎誘虜虜遂以萬騎來薄遂發伏敗之

佚能勞之

夜擾

特選精壯勇敢士五百名照依敵粧敵哨約為暗號每過晦夜雨雪賊忽略倦怠時則從暗門縱出亂砍其營聚散倏忽入自為戰遇有順風以火器火砲燒其積聚驚則佯與同驚無聲為妙機暗傷為妙手明砍明攻是睡則佯與同睡但以暗號認是吾兵方許放進此之謂兜

齊放轟營亦可

張巡鳴鼓嚴隊

尹子奇復攻睢陽張巡于城中夜鳴鼓嚴隊若將出擊者賊聞之達旦做備既明巡乃寢兵絶鼓賊以飛樓瞰城中無所見遂解甲休息巡與南霽雲雷萬春等十餘將各將五十騎開門突出直冲賊營斬將甚衆

史思明掠抄官軍

唐郭子儀等九節度圍鄴城穿壍三重引漳水灌之城中井泉皆溢構樓而居人以為克在旦夕城中人欲降者礙水深

不得出城久不下上下解體思明乃自魏州引兵趣鄴使諸將去城各五十里為營每營擊鼓三百面遥脇之又每營選精騎五百日于城下掠抄官軍出輒散歸各營諸軍人馬牛車日有所失樵採甚難晝倦之則夜至夜倦之則晝至思明乃引大軍直抵城下刻日決戰官軍大潰

劉錡夜斫金營

宋順昌受圍已四日金兵益盛乃移砦東村距城二十里錡遣驍將關充募壯士五百人夜斫其營是夕天欲雨電光四起見瓣髮者輒殲之金兵復退十五里騎復募百人以往或兵容如鷺探速若鶻擊非敢死士熟練人不可或只用大砲

請衛枚錡笑曰無以枚也命析竹為器如市井兒以為戲者
人持一以為號直犯金營電所燭則皆奮擊電止則匿不動
敵衆大亂百人者聞吹聲而聚金人益不能測終夜自戰積
尸盈野

單再遇疫金人

金人以十萬進攻六合環城四面營帳亘三十里單再遇閒
出奇兵擊之敵晝夜不得休乃引退

姚廣孝罷王師

明師圍北平姚廣孝夜縋死士下城劫南兵或遣數十人遠

伏艸莽間夜舉火鳴砲罷南兵不得休息輒出精兵奮擊敗
之盡焚九門諸柵寨
飽能飢之

祖逖邀擊趙穀

晉祖逖將韓潛興後趙將桃豹分據東川故城相守四旬後
趙運糧饋豹逖潛使邀擊覆之豹宵遁

史思明焚九節度之糧

唐郭子儀九節度圍鄴城穿壑三重引漳水灌之城中井泉
皆溢溝棧而居人以為克在旦夕城中人欲降者礙水深不

得出史思明引兵救之時天下飢饉轉餉者南自江淮西自
并汾舟車相繼思明多遣壯士竊官軍裝號督趣運者責其
稽緩妄殺戮人運者駭思舟車所聚則容縱火焚之往復聚
散自相辨識而官軍不能察也由是諸軍乏食思明乃引大
軍直抵城下刻日大戰思明直前奮擊殺傷相半大風忽起
吹沙拔木天地晝晦咫尺不辨官軍大潰

張巡取賊鹽米

令孤潮圍張巡于雍邱會糧乏潮餉賊鹽米數百艘且至巡
夜壁城南潮悉軍來拒巡遣勇士啣枚濱河取鹽米千斛焚

其餘而還

劉錡鑿金糧船

劉錡以兵駐清河口扼金師金人以璽裹船載粮而來錡使
善沒者鑿沉其舟

單再遇焚金糧

金兵七萬在楚州城下三千守淮陰糧又載糧三千艘泊大
清河單再遇諜知之曰敵衆十倍難以力勝可計破也乃遣
統領許俊閒道趨淮陰會夜二鼓啣枚至敵營各攜火潛伏糧
車間五十餘所聞哨聲舉火敵驚擾奔竄糧艸遂空楚圍解

安能動之

孫子疾走魏都以解趙圍

魏伐趙圍邯鄲齊威王謀救趙乃使田忌為將孫子為軍師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拳救鬥者不搏戟批亢搪虛形格勢禁則自為解耳今梁之輕兵銳卒竭于外而老弱疲于內若引兵疾走其都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弊于魏也忌從之魏師還與齊戰于桂陵魏師大敗

孫子直走魏都以解韓圍

魏伐韓韓請救于齊齊因起兵使田忌將孫子為軍師以救韓直走魏都龐涓聞之去韓而歸孫子度其暮當至馬陵馬陵道陿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此樹下令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涓果夜至見白書以火燭之讀未畢萬弩俱發魏師大亂涓乃自剄曰遂成豎子之名

劉琨清嘯奏胡笳

晉劉琨為并州刺史嘗為胡騎所圍數重城中窘迫無計琨乃乘月登樓清嘯賊聞之皆悽然長嘆中夜奏胡笳悲聲寥亮

亮賊又流涕歔欷有懷土之切向曉復吹之賊並棄圍而走

酒民曰劉琨清嘯胡笳此亦兵法攻心之術也

敵則能戰之

能戰而後能守未有不能戰而可以守者也若區區填門守堞使賊敢易視我兵氣先怯乃庸愚之將一籌不展以賊不攻為幸攻即破焉者也烏足以寄專城之責哉

漢光武昆陽之捷

漢軍進圍宛城劉秀別與諸將徇昆陽定陵郾皆下之多得牛馬財物穀數十萬斛轉以饋宛下莽大懼遣王尋王邑將兵百萬甲士四十二萬復興嚴尤陳茂合盡驅諸猛獸虎豹犀象之屬以助威武諸將見尋邑兵盛反馳入昆陽皆惶怖欲散走劉秀曰今兵穀既少而外寇強大并力禦之或可立功如欲分散勢無兩全且宛城未拔不能相救昆陽即破諸部亦滅今不同心膽共舉功名反欲守妻子財物耶諸將感怒曰劉將軍何敢如是秀笑而起會候騎還言大兵且至城北軍陳數百里不見其後諸將遠相謂曰更請劉將軍計之秀復為圖畫成敗諸將皆曰諾時城中僅有八千餘人秀乃使王常留守乘夜與李軼等十三騎出城南外收兵時莽軍

兵百萬甲士四十二萬復興嚴尤陳茂合盡驅諸猛獸虎豹犀象之屬以助威武諸將見尋邑兵盛反馳入昆陽皆惶怖欲散走劉秀曰今兵穀既少而外寇強大并力禦之或可立功如欲分散勢無兩全且宛城未拔不能相救昆陽即破諸部亦滅今不同心膽共舉功名反欲守妻子財物耶諸將感怒曰劉將軍何敢如是秀笑而起會候騎還言大兵且至城北軍陳數百里不見其後諸將遠相謂曰更請劉將軍計之秀復為圖畫成敗諸將皆曰諾時城中僅有八千餘人秀乃使王常留守乘夜與李軼等十三騎出城南外收兵時莽軍

到城下者且十萬秀等幾不得出尋邑縱兵圍昆陽嚴尤說
邑曰昆陽城小而堅今假號者在宛不如先擊宛宛敗昆陽
自服不聽遂圍之數十重列營百數鉦鼓之聲聞數十里或
為地道沖輣積弩亂發矢下如雨城中負戶而汲王鳳等乞
降不許尋邑自以功在刻漏不以軍事為憂嚴尤曰兵法圍
城為之闕宜使得逸出以怖宛下又不聽秀既至郾定陵悉
發諸營兵而諸將貪惜財物欲分留守之秀曰今若破敵珍
寶萬倍大功可成如為所敗首領無餘何財物之有乃悉發
之秀遂與營部俱進自是步騎千餘為前鋒去大軍四五里

而陳尋邑亦遣兵數千合戰秀奔之斬首數十級諸部喜曰
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怪也且復居前請
助將軍秀復進尋邑兵却諸部共乘之斬首數百千級諸將
既經累捷膽氣益壯無不一當百秀乃與敢死者三千人從
城西水上冲其中堅尋邑易之自將萬餘人行陳勅諸營皆
按部無得動獨迎與漢兵戰不利大軍不敢擅相救尋邑陳
亂乘銳奔之遂殺王尋城中亦鼓譟而出中外合勢震呼動
天地莽兵大潰走者相騰踐奔墮百餘里會大雷風屋瓦皆
飛雨下如注溝川盛溢虎豹皆服戰士爭赴溺死者以萬
數水為不流王邑嚴尤陳茂輕騎乘

軍實輜重車甲珍寶不可勝算闕中
然譽應

張巡睢陽之捷

賊引精兵攻雍邱積六十餘日巡與
而食竭盧復戰賊逐敗走巡乘勝追
軍聲大振
令狐潮圍張巡于雍邱城中薪水竭
馬三十匹我得馬且出奔請君取城
不從柰何潮怒欲戰陣未成三十騎
餘級收其器械牛馬潮遁還陳留

張巡睢陽之捷　卷十四　制勝

給號將約曰賊至人取一將明日潮
攻圍益急巡于城中夜鳴鼓嚴隊若
備既明巡乃寢兵絕鼓賊以飛樓
巡與南霽雲雷萬春等十餘將各將
賊營至子奇麾下營中大亂斬賊將
餘人巡欲射子奇而不識刻高為矢

尹子奇復引兵攻睢陽巡出戰晝夜數十合屢摧其鋒而賊
尹子奇復引兵攻睢陽巡出戰晝夜數十合屢摧其鋒而賊
攻圍益急巡于城中夜鳴鼓嚴隊若將出擊者賊聞之遠旦
備既明巡乃寢兵絕鼓賊以飛樓賊城中無所見遂休息
巡與南霽雲雷萬春等十餘將各將五十騎開門突出直冲
賊營至子奇麾下營中大亂斬賊將五十餘人殺士卒五千
餘人巡欲射子奇而不識刻高為矢中者輒謂巡矢盡走白

子奇乃得其狀使霽雲射之中其左目幾覆之子奇乃收軍退還

劉錡順昌之捷

金人攻順昌劉錡破其銕騎數千兀术在汴聞之即索靴上馬帥十萬衆來援錡遣耿訓請戰敵用長勝軍厥陣以待方晨氣清涼錡按兵不動逮未申間敵力疲氣索忽遣數百人出西門接戰俄以數千人出南門戚令勿喊但以銳斧犯之統制官趙樽韓直身中數矢戰不肯已士殊死鬥入其陣刀斧亂下敵大敗兀术遂拔營北去錡遣兵追之死者數萬方

大戰時兀术被白袍乘甲馬以牙兵三千督戰兵皆重鎧甲號銕浮圖戴銕兜牟周帀綴長簷三人為伍貫以韋索每進一步即用拒馬擁之退不可卻官軍以鎗標去其兜牟大斧斷其臂碎其首敵又以銕騎分左右翼貫以韋索三人為聯號拐子馬皆女真為之號長勝軍專以攻堅戰酣然後用之自用兵以來所向無前至是亦為錡軍所殺弃尸斃馬血肉枕藉車旗器甲積如山阜兀术平日所恃以為強者十損七八至陳州數諸將之罪韓常以下皆鞭之遂還汴

吳玠吳璘和尚原仙關之捷

宋吳玠保和尚原金將烏魯折合來攻索戰玠命諸將堅陣待之史戰迭休山谷路狹多石馬不能行金人舍馬步戰遂大敗遁去

金人自起海角狃于長勝及與玠戰輒敗憤甚謀必取玠復攻和尚原玠命諸將選勁弓強弩分番迭射號駐隊矢連發不絕繁如雨注敵稍却則以奇兵旁擊絶其糧道度其困且走設伏于神坌以待之遂復大敗兀术中流矢僅以身免急剥其鬚髯而遁

兀术檄岌喝劉夔帥步騎十萬破和尚原進攻仙人關自餘

山鑿崖開道循嶺東下玠以萬人守殺金平以當其冲璘自武階路入援先以書扳玠謂殺金平之地闊遠前陣散漫後陣阻隘宜益修第二隘示以死戰然後可以必勝玠從之急治第二隘璘胄圓轉戰七晝夜始得與玠合敵首攻玠營玠擊走之又以雲梯攻壘壁楊政以撞竿碎其梯以長矛刺之諸將有請別擇地以守者璘拔刀畫地謂諸將曰死則死此退者斬金分軍為二兀术陣于東韓常陣于西璘率銳卒介其間左縈右繞隨機而發戰久璘軍少憊急屯第二隘金生兵踵至人披重鎧銕鈎相連魚貫而上璘以駐隊矢迭射矢

下如雨死者層積敵踐而登撤高喝駐馬四視曰吾得之矣
翌日命攻西北樓姚仲登樓酣戰樓傾以帛為繩挽之復正
金人用火攻樓仲以酒缶撲滅之玠急遣兵以長刀大斧左
右擊統領王喜王武率銳士分紫白旗入金營金陣亂因奮
擊射韓常中左目金人始宵遁玠先遣兵伏河池柘其歸路
又敗之是役也兀朮以下皆攜孥來劉夔孫之腹心本謂蜀
可圖既不得逞庶玠終不可犯乃遷據鳳翔授甲士田為久
留計自是不妄動矣

扈再興襄陽之捷

洴澼百金方　卷十四　制勝　二十九

金人犯襄陽勢如風雨再興同孟宗政陳祥分三陣設伏以
待既至再興中出一陣復卻金人逐日宗政與祥合左右兩
翼袷擊之金人三面受敵大敗血肉枕藉山谷間阬而益兵
數萬復圍城相持九十日再興夜以銕蒺藜布地黎明佯
遁金人馳中蒺藜者十踣七八金帥完顏訛可擁步騎數萬
傳城再興與宗政縋之涉濠半渡擊之又令守壩者佯走金
人爭壩急擊之多墮水中金人報對樓鵝車草洞決濠水運
土石填城下再興募死士著銕面具披鐵列陳以待之金人
計無所施弃旗甲輜輜重滿野遁去追敗之

石亨京師之捷

亨以土木之變繫獄虜酋也先犯京城有言亨勇者于謙薦
亨出獄令立功贖罪亨統兵出安定門即與虜過挺刃車馬
進左右馳突獨殺數十人彪又持斧率親兵從之諸軍懽呼
踊躍聲震天地虜卻而西亨等追戰城西虜復却而南亨令
彪率精兵十人誘虜南至彰義門虜見彪軍少過之亨率衆
乘之虜大潰南奔亨日夜追虜三日至清風店北虜將出紫
荊倒馬闕恩我躡其後亨遣諜者紿虜亨且未至陣中將者
假亨名耳虜信之來攻我軍亨率彪與精銳數十騎奮擊大
呼直貫虜陣刀斧齊下殺虜數百人虜始知亨在萬亂相踐
踐亨悉衆來之虜盡弃所掠羊馬財物餌我得遁去虜自是
不敢復踰塞深入

洴澼百金方　卷十四　制勝　二十八

酒民曰古名將力戰解圍者多矣然以少擊衆以弱擊強
以智遇智以勇遇勇酣戰格鬥未有如此數事之快者讀
之真令人有擊鼓其鏜踊躍用兵之意特為表出以振積
弱之氣也

耿恭

匈奴圍鬬寵于柳中城卑師與匈奴共攻恭恭率屬士衆禦之數月食盡窮困乃煮鎧弩食其筋革恭與士卒推誠同死生故皆無二心而稍稍死亡餘數十人單于知恭已困欲必降之遣使招恭曰若降者當封為白屋王妻以女子恭誘其使上城手擊殺之多諸城上單于大怒更益兵圍恭不能下鬬寵上書求救帝發張掖酒泉敦煌三郡及鄯善兵合七千餘人以救之會鬬寵及殺謁者王蒙等欲引兵還耿恭軍吏范羌時在軍中固請迎恭諸將不敢前乃分兵二千人與羌從山北迎恭遇大雪丈餘軍僅能至城中夜聞兵馬聲以為

虜來大驚羌遙呼曰我范羌也漢遣軍迎校尉耳城中皆稱萬歲開門共相持涕泣明日遂相隨俱歸虜兵追之且戰且行吏士素饑困發疏勒時尚有二十六人隨路死沒三月至玉門惟餘十三人衣屨穿決形容枯槁中郎將鄭衆為恭以下洗沐易衣冠上疏奏恭以單兵守孤城當匈奴數萬之衆連月踰年心力困盡鑿山為井煮弩為糧前後殺傷醜虜數百千計卒全忠勇不為大漢恥宜蒙顯爵以勵將帥恭至洛陽拜騎都尉

毛德祖守虎牢

魏吳斤公孫表等共攻虎牢虎牢被圍二百人無日不戰勁兵戰死殆盡而魏增兵轉多魏人毀其外城毛德祖于其內更築三重城以拒之魏人又毀其二重德祖惟保一城晝夜相拒將士眼皆生瘡德祖撫之以恩終無離心

陳憲守懸瓠

陳憲守懸瓠城中戰士不滿千人魏主圍之三月晝夜攻懸瓠多作高樓臨城以射之矢下如雨城中負戶以汲施大鈎于冲車之端以牽樓堞壞其南城陳憲內設女牆外立木柵以拒之魏人填塹肉薄登城憲帥厲將士苦戰積屍與城等

魏人乘尸上城短兵相接憲銳氣始奮戰士無不一當百殺傷萬計城中死者亦過半不克而還

沈璞臧質守盱眙

初盱眙太守沈璞到官王玄謨猶在滑臺江淮無警璞以郡當沖要乃繕城浚隍積財穀儲矢石為城守之備僚屬皆非之朝廷亦以為過及魏兵南向守宰多弃城走或勸璞宜還建康璞曰虜若以城小不顧夫復何恩若肉薄來攻此乃吾報國之秋諸君封侯之日也庶何去之聚于小城之下而不敗者乎昆陽合肥前事之明驗也衆心

稍定璞收集得二千精兵曰足矣遂與臧賢共守魏人之南
寇也不爨糧用唯以抄掠為資及過淮民多竄匿抄掠無所
得人馬饑乏聞肝胎有積粟欲以為北歸之資因攻肝胎魏
主就臧賢求酒賢封溲便與之魏主怒築長圍一夕而合運
東山土石以填壍作浮橋于君山絶水陸道魏主遣賢書曰
吾今所遣鬥兵盡非我國人城東北是丁零與胡南是氐羌
設使丁零使正可滅常山趙郡賊胡死滅并州賊氐羌死滅
關中賊卿若殺之無所不利賢復書曰省示具悉姦懷爾自
恃四足屢犯邊境王玄謨退于東申坦散于西爾知其所以

然耶爾獨不聞童謠之言乎益卯年未至故以二軍開飲江
之路爾冥期使然非復人事寡人受命相滅期之白登師行
未遠爾自送死豈容復令爾生全享有桑乾哉爾有幸得為
亂兵所殺不幸則生相鎖縛載以一驢直送都市爾我本不
圖全若天地無靈力屈于爾蠢之粉之屠之梨之猶未足以
謝本朝爾智識及衆力豈能勝苻堅邪今春雨已降兵方四
集爾但安意攻城勿遽走糧食乏者可見語當出廩相賜得
所送劍及欲令我揮之爾身邪魏主大怒作鋘床于其上施
鋘鏡曰破城得賢當坐之此上賢又與魏衆書曰語爾虜中

諸士庶佛狸所與書相待如此爾等正朔之民何為自取糜
滅豈可不知轉禍為福邪并寫臺格以與之云斬佛狸首封
萬戶侯賜布絹各萬匹魏人以軥車鈎城樓城內繫以弧矰
數百人叫呼引之車不能退既夜繼桶懸卒出截其鈎覆之
明旦又以沖車攻城城土堅密每至頹落數升魏人乃肉薄
登城分番相代隆而復升莫有退者殺傷萬計尸與城平凡
攻之三旬不拔會魏軍中多疾疫或告以建康遣水軍自海
入淮又勅彭城斷其歸路二月魏主燒攻具退走盱眙人欲
追之沈璞曰今兵不多雖可固守不可出戰但整舟楫示若
欲北渡者以速其走計不須實行也臧質以璞城主使之上
露板璞固辭歸功于質上聞益嘉之

羊侃吳景守臺城

侯景濟江建康大駭景軍乘勝至闕下城中匈懇羊侃詐稱
得射書云邵陵王西昌侯援兵已至近路衆乃少安景列兵
繞臺城既币百道俱攻鳴鼓吹螿喧聲震地縱火燒大司馬
東西華諸門羊侃使鑿門上為竅下水沃火太子自捧銀鞍
往嘗戰士戰士踰城出外灑水久之方滅賊又以長柯斧斫
東掖門門將開羊侃鑿扇為孔以槊刺殺二人所者乃退景

作木驢數百攻城城上投石碎之景更作尖頭木驢石不能破羊侃使作雉尾炬灌以膏蠟叢爛焚之俄盡景又作登樓樓高十餘丈欲臨射城中侃曰車高墊虛彼來必倒可臥而觀之及車動果倒景攻既不克士卒死傷多乃築長圍以絶內外朱异張綰議出兵擊之上問羊侃侃曰不可今出人若少不足破賊徒挫銳氣若多則一旦失利門隘橋小必大致失亡異等不從使千餘人出戰鋒未及交退走爭橋赴水死者大半侃子鷟為景所獲執至城下以示侃侃曰我傾宗報主猶恨不足豈計一子幸早殺之數日復持來侃謂鷟曰父

以汝為死矣猶在邪引弓射之景以其忠義亦不之殺景于城東西起土山驅迫士民不限貴賤亂加毆捶疲羸者因殺以填山號哭動地民不敢竊匿並出從之旬日閒衆至數萬城中亦築土山以應之太子宣成王已下皆親負土執畚鍤于山上起芙蓉層樓高四丈飾以錦罽募敢死士二千人厚衣袍鎧謂之僧騰容分配二山晝夜交戰不息會大雨城內土山崩賊乘之壅入苦戰不能禁羊侃令多擲火為火城以斷其路徐于內築城賊不能進景募人奴降者悉免為良得朱异奴以為儀同三司异家貲產悉與之奴乘良馬衣錦袍于城下仰詬异曰汝五十年仕宦方得中領軍我始事侯王已為儀同矣于是三日之中羣奴出就景者以千數景皆厚撫以配軍人人感恩為之致死朱异遺景書為陳禍福景報書并告城中士民以為梁自近歲以來權倖用事割剝齊民以供嗜欲如曰不然公等試觀今日國家池苑王公第宅僧尼寺塔及在位庶僚姬妾百室僕從千人不耕不織錦衣玉食不奪百姓從何得之僕所以趨赴闕庭指誅權倖非傾社稷今城中指望四方入援吾觀王侯諸將志在全身誰能竭力致死與吾爭勝負哉長江天險二書所謂吾一葦杭之日

明衆淨自非天人允協何能如是章各三思自求元吉羊侃

辛城中益懇景以火車焚臺城東南樓材官吳景有巧思于城內構地為樓火纔滅新樓即立賊以為神景因火起潛遣人于其下穿城城將崩乃覺之吳景于城內更築迂城狀如却月以擬之兼擲火焚其攻具賊乃退走

章孝寬守玉壁

齊神武傾山東之衆志圖西入以玉壁沖要先命攻之連營數十里直至城下乃于城南起土山欲窺之以入城上先有兩樓直對土山孝寬更縛木接之令極高峻齊神武使謂城

中曰縱爾縛樓至天我會穿城取爾遂于城南鑿地道人于
城北起土山攻具晝夜不息孝寬掘長壍簡戰士出壍每穿
至壍戰士即擒殺之又于壍外積柴貯火敵人有在地道者
便下柴火以皮排吹之火氣一沖咸即灼爛城外又造攻車
車之所及莫不摧毀雖有排楯莫之能抗孝寬乃縫布為縷
隨其所向布懸空中車不能壞外又縛松于竿灌油加火規
以燒布并欲焚樓孝寬復作長鈎利刃火竿一來以鈎刃遙
割之外又于城四面穿地作二十一道分為四路于其中各
施梁柱以油灌柱放火燒之柱折城並崩壞孝寬隨其崩處

立木柵以杆之敵終不得入神武無如之何乃遣倉曹參軍
祖孝徵謂曰未聞救兵何不降也孝寬報云我城池嚴固兵
食有餘攻者自勞守者常逸豈有旬朔之閒即須救援適憂
爾衆有不反之危耳孝寬剛而明決善撫將士能得人死力
復謂城中人曰韋城主受彼榮祿或復可爾自外軍士何事
相隨入湯火中耶乃射募格于城中云能斬城主降者拜太
尉封開國郡公邑萬戶賞帛萬疋孝寬手題書背反射城外
云若有斬高歡者一依此賞孝寬弟子遷先在山東被鎖至
城下臨以白刃云若不早降便行大戮孝寬慷慨激揚士卒

感動人有死難之心神武苦戰六旬傷及死病者十四五智
力俱困而發疾其夜遁去悉恚遂徂

昌義之守鍾離

魏中山王英與楊大眼等衆數十萬攻鍾離鍾離城北阻淮
水魏人于邵陽洲兩岸為橋樹柵數百步跨海通道英據南
岸攻城大眼據北岸立城以通糧運城中衆纔三千人昌義
之督師將士隨方抗禦魏人以車載土塡壍使其衆負土隨
之嚴騎慮其後人有未及回者因以上逐之俄而壍滿沖車
所撞城土輒頹義之用泥補之沖車雖入而不能壞魏人晝

夜苦攻分番相代墜而復升莫有退者一日戰數十合前後
殺傷萬計魏人死者與城平韋敞將兵救鍾離旬日至邵陽
豫裝高艦為火攻之計三月淮水暴漲六七尺敞使馮道根
等衆門艦競發擊魏洲上軍盡殪別以小船載艸灌之以膏
從而焚其橋風怒火盛烟塵晦冥敢死之士拔柵斫橋水又
漂疾倏忽之閒橋柵俱盡魏軍大潰英見橋絕脫身弃城走
斬首十餘萬敞遣使報昌義之義之悲喜不暇答語但吁曰
更生更生

酒民曰古名將死守全城者多矣又若張巡之守睢陽淮

城之守奉天趙擊之守陳州杜悰之守泗州李嗣昭之守潞州周德威之守幽州王稟之守太原孟宗政之守棗陽鐵鉞之守濟南率皆兵極寡糧極乏敵極強攻極苦困極久真兵家所謂以寡擊衆以弱擊強之法也如此數役者讀之眞有天地為之震怒鬼神為之飲泣之意特表出之以愧夫失守封疆者固知守圍自有方也

內外夾攻

陳宮

三國呂布被操圍于下邳陳宮曰操遠來不能久公以步騎出屯于外宮以餘衆守于內若向公宮攻其背若攻城公救于外不過旬日操軍食盡擊之可破也布不用圍久遂降

慕容翰

晉平州刺史崔毖陰說高句麗段氏宇文氏合兵伐慕容廆廆迓攻棘城廆閉門自守使召其子翰于徒河翰曰彼兵強盛難以力勝請為奇兵于外伺其閒而擊之若并兵為一彼得專意攻城非策之得也廆從之宇文大人悉獨官聞之曰翰豪傑英俊堅甲利兵勁弩強矢盡在郭中乃收窖廩毀折而入保令客氣十百倍而主之氣不平焉敵攻者傷之甚也然而世將弗能知觀呂布以嬰城而敗慕容翰傳永柳將千騎從旁直入其營縱火焚之衆遂大敗悉獨官僅以身免

傅永

陳伯之再引兵攻壽陽魏傅永將兵三千救之彭城王勰令永引兵入城永曰永之此來欲以卻敵若如教旨乃是與殿下同受攻圍豈救援之意遂軍于城外勰部分將士與永并勢擊伯之于肥口大破之

柳元景

宋柳元景為隨郡太守羣蠻大為寇暴欲來攻城郡內少糧器杖又乏元景設方略得六七百人分五百人屯驛道或曰蠻將過城不宜分衆元景曰蠻聞郡遣重戍豈悟城內兵少且表裏合攻于計為長會蠻垂至乃使驛道為備潛出其後戒曰火舉馳進前後俱發蠻衆驚擾即水死者千餘人斬獲數百郡境肅然無復寇抄

兵法有云凡守者進不郭圍退不亭障以禦戰非善者也豪傑英俊堅甲利兵勁弩強矢盡在郭中乃收窖廩毀折而入保令客氣十百倍而主之氣不平焉敵攻者傷之甚也然而世將弗能知觀呂布以嬰城而敗慕容翰傳永柳

元景以內外犄角而勝則法戒犂然備矣

不意奮擊

毛德祖穴地出圍

魏吳介公孫表等共攻庐牢魏主自鄴遣兵助之毛德祖于城內穴地八七丈分為六道出魏圍外募敢死之士四百人使參軍范道基等帥之從穴中出掩襲其後魏軍驚擾斬首數百焚其攻具而還

薛萬均薛萬徹從地道掩擊

貞觀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倍鄰鄭之厚

燭之武說秦伯

晉侯秦伯圍鄭晉軍函陵秦軍氾南鄭使燭之武夜縋而出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于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倍鄰鄭之厚

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為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君亦無所害且君嘗為晉君賜矣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闕秦將焉取之闕秦以利晉惟君圖之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乃還晉亦去之

慕容廆

崔悤自以中州人望鎮遠東而士民多歸慕容廆心不平乃陰說高句麗段氏宇文氏使共攻之約滅廆分其地三國合兵伐廆諸將請擊之廆曰彼為崔悤所誘欲邀一切之利軍乃以死士五百斫潮營潮軍大亂焚壘而遁猛火發于廬舍蜂蠆出于懷袖雖有勇夫莫不錯愕失措倉皇變色者不意故也專城者能為迅雷之勢出其不意則善矣

勢初合其鋒甚銳不可與戰當固守以挫之彼烏合而來既無統一莫相歸服久必攜貳一則疑吾與忠詐而覆之二則三國自相猜忌待其人情離貳然後擊之破之必矣三國進攻棘城廆閉門自守遣使獨以牛酒犒宇文氏二國疑宇文氏與廆有謀各引兵歸宇文氏遂敗

酒民曰交絶則勢孤勢孤則必走離間之謀不可少也

分勢

吳玠

金將没立自鳳翔別將烏魯折合自階成出散關約日俱會

洊辟百金方　卷十四　制勝　四十二

和尚原烏魯折合先期至陣北山來索戰玠命諸將堅陣待之更戰迭休山谷路狹多石馬不能行金人舍馬步戰遂大敗遁去没立方攻箭箠濶玠復遣將擊退之兩軍終不得合

康茂才

陳友諒率兵六十萬順流攻建康又遣使約張士誠同入寇時有議降及奔鍾山者太祖亦之慮二虜相合勢益難支康茂才與友諒舊知乃遣為閃紿偽降約為内應招之速來使分兵三道以弱其勢遂令閽者至友諒軍友諒得書甚喜問曰康君何在閽者曰見守江東木橋乃遣還謂曰吾至呼老康為驗閽者還以告善長亟撤江東橋易以鐵石友諒率舟師至太祖命馮勝常遇春伏石灰山側徐達伏南門外楊璟伏太勝港張德勝朱虎將蒙冲出龍江關外自總大軍于獅子山友諒以舟不得進徑冲江東橋見鐵石大驚呼老康無應者伏兵起大破之

酒民曰勢分則力弱力弱則易破紿詐之計亦不可少也

形

廉范縛炬燕火

廉范守雲中匈奴入塞范兵不敵會日暮令衆各交縛兩炬

洊辟百金方　卷十四　制勝　四十二

三頭燕火營中星列虜望火多謂漢兵救至待旦將退范令軍中蓐食晨往赴之斬首數百虜不敢復向雲中

虞詡貿易衣服

虞詡為武都太守既到郡兵不滿三千而羌衆萬餘攻圍赤亭數十日詡悉陳其兵衆令從東郭門出北郭門入貿易衣服回轉數周羌不知其數更相恐動詡計賊當退乃潛遣五百餘人淺水設伏候其走路虜果大奔因掩擊大破之

霍王元軌開門偃旗

哭厥寇定州刺史霍王元軌令開門偃旗虜疑有伏思而宵遁

張守珪寘酒作樂

吐蕃陷瓜州王君㚟死河西匈懼以守珪為瓜州刺史領餘衆方復築州城板幹裁立賊又暴至略無守禦之具城中相顧失色莫有鬥志守珪曰彼衆我寡又創痍之後不可以矢石相持須以權道制之乃于城上寘酒作樂以會將士賊疑城中有備不敢攻而退

張齊賢列幟燃芻

契丹薄代州城副部署盧漢贇畏懦保壁自固張齊賢選廂軍二千出槩之誓衆感慨無不一當百契丹少却先是齊賢

遣使期潘美以并師來會戰使為契丹所執俄而美使至云師出至栢井得密詔云東路王師敗衂并之全軍不許出戰已還州矣齊賢曰敵知美來而不知美退乃閉美使室中夜發兵二百人持一幟負一束芻距州西南三十里列幟燃芻契丹遥見火光中有旗幟意謂并師至駭而北走齊賢先伏卒二千于土燈砦俟擊大破之

酒民曰主勢弱則形之然形之貴早若情見勢屈則無濟矣和武安君由是興應侯有隙

乘

燕君臣有隙田單乘而譖之燕昭王薨惠王自為太子時不快于樂毅毅與燕新王有隙畏誅欲連兵王齊齊人未附故且緩攻即墨以待其事齊人惟恐他將來即墨殘矣惠王聞之即使騎刼代將毅遂奔趙將士由是憤惋不和田單夜縱火牛燒葦端壯士五千人隨之牛熱怒奔燕軍所觸盡死傷燕軍大驚而城中鼓譟從之燕軍敗走齊人殺騎刼追亡逐北至河上七十餘城皆復為齊

秦將相不和蘇代乘而間之

秦應侯之為人妬白起將而伐趙殺趙將趙括降其卒四十萬人詐而盡坑殺之趙王恐使蘇代厚幣說秦相應侯曰武安君為秦戰勝攻取者七十餘城南定鄢郢漢中北擒趙括之軍雖周召呂望之功不益于此矣今趙亡秦王王則武安君必為三公君能為之下乎雖欲無為之下固不得已矣不如因而割之無以為武安君功也于是應侯言于秦王曰秦兵勞請許趙之割地以和且休士卒王聽之割趙六城以和武安君由是興應侯有隙

黃巾依草結營皇甫嵩乘而火之

漢皇甫嵩朱儁共討潁川黃巾儁前與賊波才戰戰敗嵩因

進保長社波才引大衆圍城萬兵少軍中皆恐萬名軍吏謂曰兵有奇變不在衆寡今賊依艸結營易為風火若因夜縱燒必大驚亂吾出兵擊之四面俱合田單之功可成也其夕遂大風萬乃約勑軍士皆束炬乘城使銳士開出圍外縱火大呼城上舉燎應之萬因鼓而奔其陳賊驚亂奔走

突厥孤矢俱斛太宗乘而慮之

頡利突利二可汗舉國入寇會天久雨秦王謂諸將曰虜控弦鳴鏑弓馬是憑今雨連時弧矢俱敝突厥人衆如鳥鎩羽吾屋居火食刀槊犀利料我之逸揣敵之勞此而不勝將復何待乃潛師夜出肩而進突厥大驚乃請和親與盟而去

宸濠力憊鼾睡楊銳乘而襲之

宸濠攻安慶溽暑力憊夜鼾睡去楊銳分募善没者數人于船中聞鼾聲即斬首絕其纜放之中流又遣一二強卒突入岸上營舉火砲城上應之乘勝捕殺聲震數里濠浩嘆出涕舉帆順風而返

酒民曰敵有隙則乘之然乘之貴速若持疑不決則失機

南霽雲射尹子奇

張巡欲射尹子奇莫能辨因刻萬為矢中者喜謂巡矢盡走白子奇乃得其狀使霽雲射之一發中左目幾獲之子奇乃走

取賊箭

藁人得射

令狐潮圍雍邱城中矢盡巡縛藁為人披黑衣夜縋城下潮兵爭出射之得箭數十萬

青蓋獲矢

金人以十萬進攻六合城中矢盡再遇令人張青蓋往來城上金人意其主兵官也爭射之須臾矢集墻如蝟獲矢二十餘萬

焚賊攻具

李綱燒金雲梯

金人薄都城李綱募壯士數百人縋城而下燒其雲梯數十座

孟珙燒元船材

孟珙諜知元兵將入犯乃潛遣兵至順陽燒其所積船材

認賊首矣

張玉火元資糧器械焚船場
劉整既叛獻計欲自青居進築馬駿虎頭二山柘三江口以
圖合州遣合剌帥兵築之知合州張玉閘合剌至潛師渡平
陽灘火其資糧器械越峚七十里焚船場由是馬駿城築卒
不就
焚賊糧艸
張巡焚賊鹽米
令狐潮圍雍邱賊餉鹽米數百艘巡至巡遣勇士銜枚濱河
取鹽米千斛焚其餘而還

畢再遇焚金糧艸
金兵七萬在楚州城下載糧三千艘泊大清河再遇諜知之
曰敵衆十倍難以力勝可計破也乃遣統領許俊間道趨淮
陰夜二鼓銜枚至敵營各擒大潛入伏糧車間五十餘所聞
哨聲舉火敵驚擾奔竄
靜
祖逖下城靜坐
齊祖逖為北徐州刺史至州會有陳寇百姓多反逖不關城
門守陴者皆令下城靜坐街巷禁斷行人雞犬不亂鳴吠賊

無所見聞不測所以或疑人走空城不設徼備逖忽然令大
叫鼓譟賊大驚登時走散
劉錡城中肅然
順昌之役錡兵不盈二萬出戰僅五千人金兵數十萬營西
北亘十五里每暮鼓聲震山谷營中喧嘩終夜有聲而我城
中肅然不聞雞犬聲唯能以靜待譁是以大勝
酒民曰以靜待譁兵法也雖然靜豈易言哉惟膽識定于
內而後肅清布于外也
暇

諸葛亮掃地却洒
諸葛亮屯陽平遣魏延等并力東下留萬人守城懿率衆二
十萬拒亮懿垂至欲赴延軍又遠乃意氣自若令軍中偃旗
息鼓大開城門掃地却洒懿嘗謂亮持重而猥見敵有伏引軍趨北山亮撫手笑曰懿必謂吾怯將有強伏循山走矣候還白如亮言懿後知以為恨
按三國志司馬懿此時有衆二十萬即過伏兵未必能敗
使懿敕整于外先拾兵三五千人入城角之則虛實立見
豈不殆哉或曰若至此際諸葛君必別有一番作略矣乃

知所謂暇者固非矯情鎮物亦非徼倖一擲也

蕭道成解衣高臥

宋桂陽王休範反朝廷惶駭蕭道成至新亭治城壘未畢休範前軍已至新林道成方解衣高臥以安衆心

寇準飲博懽呼

宋澶淵之役帝悉以軍事付冦準準承制決號令明肅士卒畏悅帝還行宮留準北城上徐使人視準何為準方與知制誥楊億飲博歌謳懽呼帝喜曰準如是吾復何憂

畢再遇臨門作樂

游辟百金方　卷十四　胡勝　四十九

金人以十萬攻六合環城四面營帳亘三十里畢再遇令臨門作樂以示閑暇

酒民曰以暇待亂兵法也然暇豈易言哉惟指据在平時而後從容於臨事也

佚

劉錡軍皆番休

元术攻順昌時大暑敵遠來晝夜不解甲錡士氣閑暇軍皆番休方晨氣清凉錡按兵不動逮未申間敵力疲氣索忽遣數百人出西門接戰俄以數千人出南門戒令勿喊但以銳

斧犯之入其陣刀斧亂下自辰至申敵敗退既以拒馬木為障少休歇食已撤拒馬木復深入斫敵又大破之弃尸斃馬血肉枕籍車旗器甲積如山阜是役也錡兵出戰僅五千人金兵數十萬唯能以逸待勞是以大勝

張嚞兵分數皆

張嚞守南劍范汝為來寇嚞起鄉兵興之戰分兵為數替使更迭出戰士卒力皆有餘遂勝汝為

朱晦庵先生曰大要臨陣在畨休迭工分一軍為數替將戰便食第一替人既飽進人人陣便食第二替人第一替

游辟百金方　卷十四　五十

人力將困即調發第二替入往代第三替亦如之只管如此更畨則士常飽健而不至困乏又劉信叔順昌之役太槩亦是如此時極暑探報人至云虜騎至矣信叔令一卒擐甲立之烈日中少頃問甲熱乎曰熱矣可著手乎曰熱甚不可著手矣時城中軍五千人信叔分為五隊于是下令軍中依次飲食士卒更畨而上又多合暑藥往者歸者皆飲之故能大敗虜人方我甲士甲熱不堪著手則虜騎被甲來者其熱可知又未免有困餒之患于此擊之是以勝也

以佚待勞兵法也此更無他
矣所以吳子云無絕人馬之力更迭法也

飽

劉錡坐餉戰士　休以戰則士有餘力

兀术攻順昌時大暑敵遠來人馬饑渴飲食水艸者輒病方晨氣清涼錡按兵不動遣人接戰中間敵力疲氣索忽遣人持羊酒犒師錡以治待亂兵法也然任得其人則治任非其人則亂故主將之法務攬英雄也

宻

李光弼

史思明圍太原月餘不下乃選驍銳為遊兵戒之曰我攻其北則汝潛趨其南有隙則乘之而李光弼軍令嚴荃雖寇所不至儆還亦不少懈賊不得入

以宻待疎兵法也然神優于事則宻事叢于神則疎故曰為將之道當先治心也

選將安邊

唐太宗

并州長史李世勣在州十六年令行禁止民夷懷服上曰隋煬帝勞百姓築長城以備突厥卒無所益朕惟置李世勣于晉陽而邊塵不驚其為長城豈不壯哉

宋太祖

帝常注意于謀帥命趙贊屯延州姚全城守慶州董遵誨屯環州王彥昇守原州馮繼業鎮靈武以備西夏李漢超屯鄜南馬仁瑀守瀛州韓令坤鎮常州賀惟忠守易州何繼筠領棣州以拒北敵又以郭進控西山武守琪戍晉州李謙溥守隰州李繼勳鎮昭義以禦太原其家族在京師者撫之甚厚所部州縣莞榷之利悉與之恣圖回貿易免所過征稅令召募驍勇以為爪牙凡軍中事悉聽便宜處寘每來朝必召對命坐賜以飲食賜賚殊甚由是邊臣皆富于財得以養士用閒洞見奢儉情狀時有規劃必能先知預備設伏掩擊多致

克捷故終太祖之世無西北之慶得以盡力東南取荊湖川廣吳楚之地

晁家令有言安邊境立功名在于良將不可不擇也唐太宗宋太祖豈非千古帝王之師哉

王瓊

昔者王瓊之在木兵也寇濼之亂設笑自如人或訝之瓊曰凡事吾已料理之矣王伯安有大將材吾寘之贛州是也未發而全捷聞人咸稱服

用財欲泰

總論

能成天下之大功者在于信賞必罰厚賞重罰而已然賞為裡罰為表必也先能揮金如土而後可以殺人如艸若無千金之賞誘之于前徒以猛虎之威迫之于後將慮則讙將武則逃耳故泥沙之汰雖可惜而出納之吝則明君賢將之所深愧而不屑者也黃石公不云乎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財者士之所歸賞者士之所死也

漢高祖

楚圍漢王于滎陽陳平謂漢王曰項王骨鯁之臣亞父鍾離昧龍且周殷之屬不過數人大王誠能出捐數萬斤金行反閒閒其君臣以疑其心項王為人意忌信讒必內相誅漢因舉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漢王以為然乃出黃金四萬勑予平恣所為不問出入平既多以金縱反閒于楚項王果大疑亞父亞父欲急擊下滎陽城項王不聽亞父聞項王疑之大怒乞骸骨歸用平計策卒滅楚

宋太祖

按田況言于仁宗曰古之良將以寡犒士卒為先所以然者鋒刃之下死生俄頃固宜推盡恩義以慰其心李牧備匈奴

市租皆入幕府為士卒費趙充國禦羌戎亦日享軍士太祖用姚全斌董遵誨杭西戎何繼筠李漢超當北虜人各得環慶齊棣一州征租農賦市牛酒犒軍中不問其出入故得戎寇屏息不敢窺邊兵法曰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又曰用財欲泰若瑣瑣稽核金錢縱有良將可得盡其技耶

又按蘇轍曰太祖用李漢超等五人使備契丹郭進等四人使備河東用趙贊等五人使備西羌皆厚之以關市之征饒之以金帛之賜其家屬之在京師者仰給于縣官貿易之在道路者不問其商稅故此十四人者皆富厚有餘其視弃財

如弃糞土周人之急如恐不及是以死力之士貪其金錢捐軀命冒患難深入敵國刺其陰計而效之至于飲食動靜無不畢見每有入寇輒先知之故其所備者寡而兵力不分敵之至者舉皆無得而有喪是以當此之時備邊之兵多者不過萬人少者五六千人以天下之大而三十萬兵足為之用今則不然一錢以上皆籍于三司有敢擅用謂之自盜而所謂公使錢多者不過數千緡百需在焉而監司又伺其出入而絕之以法至于用閙則曰官給茶絲夫百餅之茶數束之絲其不足以易人之死也明矣是以今之為閙者皆不足恃

聽傳聞之言採疑似之事其行不過于熟戶苟有籍口以欺其將帥則止非有能知敵之至情者也敵之至情既不可得而知故嘗多屯兵以備不意之患以百萬之衆而嘗患于不足由此故也昔太祖起于布衣百戰以定天下軍旅之事其思之也詳其計之也熟矣故臣願陛下復修其成法擇任將帥而厚之以財使耳目耳目既明雖有強敵而不敢輒近多養閒諜之士以為

年羹堯先生輯

勝算全書

治平勝算全書序

孔子云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仁軍之道旨哉斯言也僕也不才自幼束髮受塾讀書至虞廷五禮不廢行師周禮六官亦列司馬可見安邦定國文教武功文

相為用也僕於經濟諸書无所不讀而於孫吳之法尤為心誦而神維故於探奇太白虎鈐諸經按時度勢思古比今運籌惟幄折勝疆場苟非損益得宜誠非易、耳爰不揣鄙陋採輯古

未帝師王佐營陣以及先民制器尚象陳式彙為一册計二十八卷久欲謀之剞劂以公同志無柰南轅北轍東討西馳刻無寧晷未能竣事今公餘稍暇滿尽炉残难遣長夜檢点旧篋復覩此書因嘆数十年之精力至今日乃湮沒於残笥敗篋之中亟為裝訂成帙窃嘆藏之名山傳之其人以俟将来君子起而佐王輔帝黼黻昇平未始非斯書之力也夫

時雍正二年春三月上浣

婁峰年羹堯書

治平勝算全書目録

第一卷

雜叙戰地　地形叙　散地
輕地　爭地　交地
衝地　重地　圮地
圍地　死地　通形
挂地　支地　隘形

漢峰年羹堯輯

險地　遠形　土俗
城制　弩墓　敵樓 此城馬面呼說
白露屋 圖機此城南圖而說　距堙

第二卷

儀注　行營告廟罰誓
軍祭　軍誓　定惑
出征行營号令　一路行營之圖
一路支二路行營之圖

二路支三路行營之圖
三路支四路行營之圖
行營金鼓旂号執事員役數目
旂号制度　擺列圖

第三卷

問諜　結狀式　行軍約束七十四條
鄉導　八陣号令　符契
傳信牌　字驗　備乾粮
乾酪行　斥堠听望　探旂
探馬　逓鋪　烽火
行烽

第四卷

古陣法叙　八陣法　宋大陣
東西拐子馬陣　先鋒陣
策先鋒陣　前陣　无地分馬
拒馬隊　握奇陣圖　續握奇

角音二　草音五
魔法五　旂法八　金音五　陣勢八
此八陣各用金鼓之制
李靖陣法　裴子法
萬全陣圖　宋朝八陣法
五卷
諸葛亮八陣記　諸葛亮瞿塘方陣辨
伏義六十四卦分內外圖

縱布握奇陣
孫武子秉之分八陣配合河圖數圖
握奇陣記
分陣隊第一勢　定將校第二勢
發行結隊第三勢　營柵第四勢
初布陣第五勢　斂兵待敵第六勢
嚴陣挑戰第七勢
先鋒應敵第八勢
敵攻左哨第九勢
敵攻兩哨第十勢
再合右奇迭戰十一勢
三合左奇迭戰十二勢
四合中軍迭戰十三勢
五合三軍大戰十四勢
戰勝追逐第十五勢
收陣整兵十六勢

第六卷
拠險阻敵十七勢
田軍轉戰十八勢
陣法揔說　大宋平戎萬全陳法
裴子法　方陣圖　圓陣圖
北陣圖　又北陣圖　牡陣圖
又牡陣圖　衝方陣
冲方大陣
車輪陣圖　衆置陣圖

又衆冝陣圖　鴈行陣圖

第七卷

冲方大陣　圓大陣　北大陣

壯大陣　車輪大陣　衆冝大陣

鴈行大陣　八陣圖　天覆陣

地載陣　風揚陣　雲垂陣

龍飛陣　虎翼陣

第八卷

鴛鴦陣　聚官旂　立表成營

八卦陣　二疊陣　三疊陣

劄方營，夜行陣　長驅直陣

拠險銳陣　搜伏曲陣　長蛇陣

圍巢鴈穴陣　蟠龍奏凱陣

魚八陣　奇兵二十四陣

奇兵滾陣圖　奇兵归營圖

常山蛇陣圖　常山蛇陣又圖

奇兵方陣　砲方陣

第九卷

諸家軍營法　立槍法

攔槍營法　柴營法　掘壕營法

築城營法　車營法　木柵法

絶營法　拒馬營法　下營法

下營擇地法　緣營雜制法

警備法　備夜戰法　立号法

第十卷

李靖法　方營法　定鋪法　持更法

立成方陣法　右偃月營法　漏刻法　防毒法　巡探法

養病法　徵馬法　尋水泉法

第十一卷

守城法　守城論　行列方陣圖

守城設

守城問荅　原信
第十二卷
榫板　暗門　釣橋
垂鍾板　篦籬芭　皮竹笆
木馬子　狗脚木　塞門刀車
木女頭　竹立牌　布慢
皮簾　土色毡簾　撞車
絞車　鉄撞木　穿环
下城絞車　繩梯　木擂
荏叉擂　塼擂　泥擂
車輪擂　鉄火牀　遊火鉄箱
行炉　引火毬　蒺藜火球
鉄嘴火鴟　竹火鴟
第十三卷
火楼　横筒　杪絲杖
火罐　杪　沙羅
通錐　霹靂大球　鈎錐
火鈐　烙錐　烙鉄
地听　狼牙拍　飛鈎
水囊　水袋　麻搭
唧筒　風扇車　陷馬坑
机橋　地溜　鉄蒺藜
廋角木　拐蹄　鉄陵角
木蒺藜　拐突槍　孤槍
拐刀鎗　鈎竿　剉子斧
叉竿　拒馬式　蒺藜式
布城圀設　布城圀　剛桑牌式
牌法　軟壁式　木城式
兜箭式　張弩式　連弩式
燕尾烜圀　飛炬　鞭箭
火葯鞭箭
第十四卷

攻城法　攻城畧　望樓
地道　不排搭緒柵　緒棚蓋笆
緒棚兩边垂笆　撑鷹翅笆拐
不挂緒搭　排搭緒棚
掛搭緒棚援車　屏風笆
屏風牌　砲樓　屏風笆　木馬子
上頭車梯　鉄猫　火鈎
火鎌　火叉　短刃鎗

短錐鎗　扒鎗　蒺藜鎗
拐鎗　列鎖　雖耳刀
鑼錐　蛾眉鏤　凤頭斧
注盤　木艦　皮透槽
皮幔　行炮車　壕橋
摺疊橋　雲梯　火車
飛梯　竹飛梯　踢頭飛梯
轆轤車　木牛梯　尖頭木驴

木幔　行女墻　木女墻
行天橋　迴擂木飛梯　把車
凤扇車　填壕車　壕皮車
巢車　搭天車　搭車
戳鶻車　鈎撞車　地戰
拒馬鎗　虎車　運乾粮車
巷戰車　象車　鎗車

第十五卷
清道旂　金鼓旂　中軍坐纛旂
五方轉光旂　帶甲神旂
占光雜色旂　五方神旂五面
大五方旂五面　門旂照五方各二面
主將号旂　主將認旂
中軍認旂　把摠認旂
千摠認旂　中軍腰旂
把摠腰旂　塘報旂

治平勝算全書　卷目　十一

豹尾旂　角旂八面
五行旂五面　五方高照旂
第十六卷
二十八宿真形旂
丁丑神旂　甲辰
丁卯神旂　甲午神旂
丁巳神旂　甲申
丁未神旂　甲戌神旂
丁酉
丁亥神旂　二十八宿号帶旂八東西南北四面
第十七卷

治平勝算全書　卷目　十二

原火器　火攻
神銃議　天神銃滾車　輯火器說
滅虜砲車　軽車
佛狼机式　馬騾駝放
佛狼机　子銃　轉車
無敵神飛砲式　小佛狼机図
虎蹲砲式
第十八卷
萬彈地雷砲　地雷問荅

治平勝算全書　卷目　十三

石砲　石炸砲　炸砲
自犯砲　地雷炸营　西瓜砲
子母銃揔形　子銃　母銃
送子形　銃形　木砲
銃由装薬式　連子銃
装薬弾形　竹将軍木發揬
飛天噴筒　餅式
満天烟噴筒　噴筒分式
噴筒發式　火鏟
第十九卷
火箭　惟間問荅火箭
火龍箭　窩蜂　窩蜂分形
木盖　火門板　架箭上格板
架箭下格板　飛鎗　飛刀
飛劍　火鎗図　火磚
砲式　神机箭　火桶

飛天火筒　天墜砲　地雷
火妖　火禽　崔杏
火獸　火牛　火兵
火船　火盜　烟球
窩蜂狀
第二十卷
水獸　戰船
水平　照板　清水
度竿
第二十三卷
魯密銃全形　發葯罐　葯罐
火綳　筒正面
銃後　門形　火門　前　筒側面
机旋机龍頭軌發軌
搠杖　西洋銃　火門　銃床
机　托手　銃床形
擊電銃全形　溜筒正面形
溜筒側面形　軒轅銃　龍頭
銅軌正形　銅軌側形　銅牀
問荅論火葯　論鉛子
試驗白砲法　見血封喉方
火攻要言　鍊造大小銃火葯
火銃葯方　鳥銃方　火門葯方
捻葯線法　葯法　糞砲罐法
金火罐法　火箭方　火彈方
第二十三卷
魯密銃全形　發葯罐　葯罐
浦筏　飛綆式
皮船　木罌
游艇　蒙衝
戈舸　門檻
第二十一卷
原銃　設銃四十條
第二十二卷
或問　利器
浮囊
械篾
樓船
海鶻
解製砲法

九頭鳥　火銃形　火箭淌
机　　揷子　　鳥銃　　火門形
前形　　丝轉形　　鳥銃后門形
銃架形　　鳥嘴銃　　鑽筒圖
鑽把　　鑽頭　　鑽架側形
弹模　　滚槽　　定火箭匣
火箭葯分形　　鉄箍　　夾鑽鉄架
定火箭圖　　定自然眼圖
鑽火箭圖　　定自然眼座
定自然眼鉄心　　定葯鉄桿
卷筒木桿　　火弹模　　分形

第二十四卷

按火器　　持銃圖　　倒銃葯圖
裝銃葯圖　　実葯裝弹圖
著火繩圖
著門裝葯圖
噜密人打放圖　　立方圖

十数步打放圖　　五六步打賊圖
水面洋各國番人打放圖
改放西洋銃圖　　五人更翻打放圖
放擊電圖　　裝軒轅銃圖
九頭鳥銃圖　　迭放火箭圖

第二十五卷

砲車　　単梢砲　　双梢砲
五稍砲　　七稍砲　　旋風砲
虎蹲砲・柱腹砲　　独脚旋風砲
旋風五砲　　卧車砲　　車行砲
旋風車砲　　合砲　　大砲
銃歌　　砲歌　　擊火葯法

第二十六卷

嚢圖　　黄樺弓　　黒漆弓
白樺弓　　麻背弓　　点剛箭
鉄骨麗錐箭　　木樸頭箭

火箭　烏尤鉄脊箭　鳴鏑箭
鳴鈴飛号箭　蒺藜　蒜頭
鉄鞭　連珠箆鉄鞭　鉄簡
鉄鏈夾棒　箭款　弓箭葫芦
弩箭葫芦　弓款　弓袋
黑漆弩　雌黄樺稍弩
華樺弩　白樺弩　跳鐙弩
木弩　双弓床弩　人台弾弩
三弓趾子弩
鉄羽大鏨頭箭
趾子箭　小合弾弩　大鏨頭箭
手射弩　三弓弩　趾子弩
小鏨頭箭　次三弓弩　踏撅箭
三停箭　木羽箭　風羽箭
第二十七卷
訶黎棒　釣棒　桿棒
杵棒　白棒　抓子棒
治平勝算全書 卷目 十八
狼牙棒　搗馬突鎗　劍
劒　大斧　手刀　棹刀
屈刀　掩月刀　戟刀
眉尖刀　鳳嘴刀　筆刀
隻鈎鎗　单勾鎗　环子鎗
素木槍　鵝項鎗　錐鎗
梭鎗　槌鎗　太寧筆鎗
拒馬木鎗　步兵長牌
奇兵旁牌・　步人甲　身甲
披搏　馬甲面簾　搭后
雞項　盪胸　馬半面簾
馬身甲　頭鏊頓項　身甲
披膊　胸甲　身甲
頭鏊　掩膊
第二十八卷
行賞約束　賞格　參陣

治平勝算全書卷一

裴峯年羹堯輯

雜叙戰地

兵法曰凡處軍相敵絶山依谷近水忤便利也依近水言若行軍經過山險須近谷而處有水草之利也視生處高而面南向也處高者陽也處高戰隆而登隆高也言敵人在高我不可自下往高仰敵人而接戰敵處高山之軍也須教以山戰也凡冤敵保奉山各攻擊進與平陸不同或登峯陟巔或援樹引藤或透險緣崖埋須素敵又令便習也

絶水必遠水渡寛敵令客絶水而來勿迎于水内令半渡而擊之半渡勝不收欲戰無附于水面迎客附迎也近水敵軍不肯渡迎之視生處高視生向陽也軍處高近見敵勢則敵不得沿來豈我之不意也無迎水流水流地可以之此水上之事也平陸之軍易處平陸必擇其坦夷之處拱車聯絡以蔽左面右臂前死後生戰便利左川澤而右丘陵死者下也生者高也下不可以居高戰不便于軍馬也此處平陸之軍也地絶作澤急去無留如交軍于作澤之中倚水忤而倚衆樹

治平勝算全書卷一目

參獲賞等賜物
戰傷例　戰亡例　罰條
謹保教約　李疏　徐疏
孫疏　俞疏　南塘行營諸器

治平勝算全書卷一目録終

不得已与敌会于作泽之中即須有水岬林木处；軍居此处作泽軍之制黄帝所以四勝者也

吴子問孫武曰敌人保拠山險擇利而処之粮食又足挑之則不出乘間則侵掠為之奈何武曰分兵守要説脩勿懈潜探其情察候其便以利誘之禁其牧採久无所得自然変改待離其固則奪其所愛也又

魏武候問吴起曰凡左右高山地甚狭迫卒遇敌人擊之不敢去之不得奈何起曰此谷戦也雖衆不用

當募我材士与敌相當陽為不警軽足利兵以排前行分車列騎隠于四旁相去数里无令見兵敌必堅陣進退不敢于是出旌列旆行出外山営之敌人必惧以騎挑之勿令休息敌必堅守急行間諜以観其変乱則擊之縮則復之此可勝也凡每戦之兵巧于設伏逞精鋭前列次以強弩次以短兵勇閑而速戦

入遠軽足之卒擇径升高下瞰敌兵而戦或多建旆鼓自高以震之凡于山峡卒遇敌即急鼓譟先使其

鬱乱然后合変以擊之凡發兵深入諸分林相戦謂之林戦以吾軍分為冲陣使兵所処矛弩為表戦楯為裡斬除艸木極我廣道以便戦所高置旌旆謹飭軍衆无使敌人知吾情実然后淬吾矛弩相与為伍若遇林樹少則以騎為輔見利則戦未利則止若遇林木多又有險隘阻以冲陣謹偪前后更息更戦敌人必竟又林戦之道晝廣旌旆夜多火鼓利用短兵巧在奇伏或發于前或起于后左之右

之中以強利且守險而止漢高帝擊冒頓匿其精兵見其羸弱漢悉兵北逐之高帝先之平城步兵未尽到冒頓徴精兵三十萬囲之白登七日此已然之驗也近世戎狄奇策亦不過是此名将之所察而愚将之所陥也然其技藝与中国異上下山坂出入渓澗中国之馬弗与也如与猶也険道傾側且馳且射中国之騎弗与也風雨疲労飢渇不囲中国之人弗与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軽車突騎則匈奴之

衆撓乱也劲弩長戟射流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兵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參前則弓弩之兵弗能當也林官騎發（騎天之善者）天道同的則匈奴之草筒木荐（草筒以皮作如鎧木荐以木板作如楯也）弗能及也下馬地鬥劍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国之長技也以此観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国之長技五前火称胡兵五而当漢兵之后雖頗得漢巧猶三而当一是中国之利器居多且其人善騎而不善步

中国步兵有強弩利刃之銃足以抗之然中国之不數者又性習安不若其耐労若于霜雪沙磧不毛之地又其性不善攻亦不久惟利冲繫故前世名将必以奇制之而不与争馳逐也南之夷蛮其性剽悍狠怒梟為盜賊而勢不能堅惟用標槍旁牌飛刀环刀不弩弓以為兵械善為箭中者火教信宿斃死依山阻水怙恃其険急則竄伏錢則抄掠浮船則水道多砦陸行則険阻不進非中国之所能撃此之法大姓使之攻撃比用華人其利十倍故吳起古之名将也亦嘗論六国之俗不同曰齊陣重而不堅秦陣散而自門楚陣整而不久燕陣守而尚走三晋陣理而不用失脊性剛其国富君臣驕奢而簡子細人其政寛而禄不均（齊威王新立不理国故言驕奢簡者輕易細人牧圉之人也一陣而心前重后軽（上騎下怒故曰二心）撃之一道必三分之獵其左右脅而従之其陣可壞（卒不頑陣散偷卒其心）其性強其地険（秦左取西右阻沂終固在南太白在前胡方在後）其政嚴賞罰

明其人不讓皆有鬥心故散自鬥也秦孝公用商鞅強国之術入皆專致公戰降於私鬥也擊此之道必先啖之以利引而去之貪於得而離於將乘机設伏其將可取楚怯弱江淮之間地薄水淺人性性惰其地廣其政躁其人疲故整而不久楚悼王急于改今故添疲者整而不能久也擊此之道襲乱其屯先奪其陣捍進速退倣而労之勿与争戦其軍自敗驚動其屯聚出氣既動則与戦斐人捍陣不能持久自取敗也燕性慤王厚水深故州端慤其人甚好勇入寡詐謀地近蕃戎俗性好騎射好鬥而无交擊此之道触而迫之使怒其将可虜迫之使勇令趨反怒遠之怒則惑性朴不可慮必死可出奇取之三晋中国也其性和平其政平唐之遺風故性和平其人習於戦習于兵軽其将薄其禄士无死志故理而不用渾蔡不急則民軽其将勝負貪利无労則上薄其禄不畏威不初理則士无死志故而后不堪用也擊此之道限陣而壓之衆来而拒之去則追之以労其師則可敗也皆為揣其人性之與又度其国政之失力矣是以善戦者必要有成計而施于用倘一不中式則勝負随至故陳豬不守漳水而高祖平之庞涓失計于馬陵而孫臏破之成安君不保井陘終擒于韓信慕容超不固大峴卒敗于刘裕趙奢之登北山秦兵雖強而莫上李弼之処謂曲肴師雖衆而弗利得天之鑒較然如斯可不務哉

地形叙

夫頓兵之道有地利焉吾先挹勝地則敵不能以制吾敵先挹勝地則吾不能以制敵若捨地頓兵不能趍利避害是驅百万之衆而自投死所非天之災將之道也兵法曰地形者兵之助料敵之極計險阨遠近上下者將之道也孫武論之曰九変之地屈伸之利人情之理不可不察故兵之情圍則禦之不得已則鬥過則從是故不知諸候之謀者不能豫交不

知山林險阻葭澤之形者不能行軍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五者不一知非霸長之兵也蓋言九地之利倘有知一則非伯王之奉況皆昧者乎是以処居之法好高悪下設居得其勢則易于制人故秦人得殽函之固六国諸候常叩関而攻秦亡忘鍬遺矢而天下諸候已困矣夫秦之地不廣於吳楚秦之兵不勁于燕趙所以能勝者以其地有險固也故其勢有建瓴之喻其守有不二之利可不勝哉今著地形

一篇

散地

士卒恃之懔忘妻之爭則走散是為散地一曰散地无

関鍵士卒易散走居此地者不可数戦又曰地近四

平更无要害士卒不堅意而易離散故曰散地也兵

法曰諸候自戦其地為散地士卒恐数道近易散是故散地則

无戦恐失散也又曰散地吾将一其志守則志一戦則易散

吳子問孫武曰散地士卒顧家不可与戦則必固守

不出敵攻吾城墨掠吾田野禁吾樵採実我要道待吾空虚而急攻則如之何武曰敵人深入吾都多背城邑士卒以軍為家專志輕敵吾兵在国安工懐生以陣則不堅以鬥則不勝當集人聚衆蓄穀帛保城辟険遣輕兵絶其粮道彼挑戦不浮傳輸不至野无所掠三軍困餓因而誘之可以有功若欲野戦則必因勢依険設伏地无険則隠于天氣陰暗昏霧出其

軽地

凡入敵境未深往返軽易不可止息将不浮数動労人兵法曰入人之地而不深為軽地軽地則无止又曰軽地我将使之属（属當曼連属也一偏走一偏敵至易相救也）吳子問孫武曰吾至軽地始入敵境士卒思还難進易返未背険阻三軍恐惧大将欲進士卒欲退上下异心敵守城壘而慙其車騎或當其前或擊其后如之何武曰軍至軽地士卒未專以入為勝无以戦為

敢无近其高（或作名城无由其通路設疑伴惑示若将去乃速驍騎御以先入掠其牛馬六畜三軍見得進乃不惧分吾良卒有所伏敵人若来撃之勿疑若其不至捨之而去又曰軍人入敵境敵人固壘不戦士思退欲帰且艱謂之軽地当速驍兵伏要路吾退敵来則撃之

争地

便利之地先居者勝是以争之兵法曰吾得亦利彼得亦利為争地（可以少勝衆弱勝強乃須要也）若己先得則不可攻也吾将取其后（又曰争地則无攻敵人）吳子問孫武曰敵若先至拠要保利簡兵練卒或出或守或倫或奇則如何武曰争地之法先拠為利敵得其処慎勿攻之引而佯走建旃鳴鼓趨其所愛曳繋揚塵惑其耳目分其良卒密有所伏必出救人砍

吾与人昇取此争先之道吾先至而敵用此術則速吾鋭卒固守其所軽兵外伏于険阻敵人还鬥伏兵旁起此全勝之道也

治平勝算全書　卷一　十二

交地

平原交通也一曰交結不可杜絶也絶之致隙又曰交通四達或作遠不可遏絶也兵法曰吾可以往彼可以來為交地道路相交錯也一曰川廣道平可以往來便于交戰对壘又曰交地則无絶斷絶也使車騎步卒連属恐敵人乘我也吾將謹其守岩壁也吳子問孫武曰交地吾將絶敵令不得來必全我边城修吾守備深絶道路固其隘塞若不先固敵人已備后可得而來吾不得而往甲寡而均則如之何武曰既吾可以往彼可以來吾分卒守之若守而易怠示其不能敢人矣惟設伏隱出其不意可以有功

治平勝算全書　卷一　十三

衝地

地居要冲控帶数道先拠此地衆必從之故得之則安失之則危也兵法曰諸侯之地三属吾与敵相當先至其地即交結諸侯之衆為助也冲地則合交給旁交回諸侯又曰吾將固其結交結諸侯使牢固也吳子問孫武曰冲地吾道遠發后雖馳馬驟馬至不能先則如之何武曰諸侯恭属其道四通吾与敵相當而旁有他国所為先者必先重幣帛使約和旁国交親結恩兵雖後至衆已属矣吾有衆助彼先其党与諸国犄角震敵奔攻敵人震恐莫知所当

重地

入敵已深国难应资给将士不掠何取兵法曰入人之地深而难返背城邑多者為重地（难返之地入人之境已深过人之城已多津梁皆為所持也）重地則掠吾将繼其食（所入既深津梁皆為所持粮道阻絶須掠人穀猶給我軍用始可持久以伺敵隙交也）又曰凡為客之道入深則專之不能克（言人凡為客若深入敵則士卒有必死之志尚一則人主不能勝）掠於饒野三軍足食謹養而勿勞（并氣積力運兵計課為不可測）投之無所往死且不北（言皆死戰而不奔北）入深則拘（往是也言深入敵境則人懼）往死地又不生（全以死）盖不得已則人各死鬥也（救死）是故其兵不修而成（不求而得）不索而信（不索而得）不令而親（自同志）不約而得（不待約束而自得）不禁而威（不待令而自威）不問而得（不待問而自得）情（實）去疑至死无所之（往）吾士无余財（非惡貨也）无餘命（非惡壽也）禁祥去疑（惑）至死无所之（往）士卒（士卒顧忠有）

恐（恐亂軍士之心）言既未疑（惑之路）則士卒至死无异心也　无餘財（非惡貨也）恐士卒顧忠有餘命（非惡壽也）禁祥流（流言）或作禁祥（不得已也）若有財貨之多（弃財致死者）皆為所（之）持也　重地則吾將繼其食（所入既深津梁皆為所持粮道阻絶須掠人穀猶給我軍用始可持久以伺敵隙交也）又曰凡為客之道入深（入敵）則專之不能克（言人凡為客若深入敵則士卒有必死之志尚一則人主不能勝）掠於饒野三軍足食（并氣積力運兵計課為不可測）謹養而勿勞（士卒有力為不可測）并氣積力運兵計（度之計）又曰深入敵境（深入敵境則士卒）无所往則固（堅）（固如拘縛也）不得已則鬥（陷）（陷于危險）兵士甚陷則不懼（陷于危險勢不獨死）无所往則固（堅）（士與其死也士在）（士卒死如歸）（士卒死歸意）（士卒死生）（士卒死鬥）（士卒死戰）（士卒死節）（士卒死敵）（士卒死難）（士卒死義）（士卒死力）（士卒死命）（士卒死事）（士卒死）（士卒）（士）人尽力（士與其死也士在）（士與其死也士在）（士與其死也士在）

圮地

少固之地也不可為城壘溝隍宜速去之兵法曰行山林險阻潴泽难行之者為圮地（疾去り猪当）吾将進其塗吳子問孫武曰吾入圮地山行險阻难從之道行久卒勞敵来吾前復在吾后営我左而守吾右良車騎驍要於吾隘道則如之何武曰先進軽車、、右軍去軍十里与敵相候接斯險阻或分而左或分而右

大将四覩擇空而取皆会中道修乃止

圍地

入則隘險帰則迂回進无從雖衆何用能為奇変此此地可由兵法曰所由入者隘所從帰者迂彼寡可以擊吾衆者為圍地（出入險阻易設奇伏）又曰背固前隘者圍地也圍地則謀（險阻之地与敵相持須用奇險說詳之謀）吾将塞其闕（圍其三面開其一面塞之則入死戰）吳子問孫武曰吾入圍地前有強敵后有險阻隘路敵絶吾粮道利吾走勢必鼓譟不進以観吾能則如之何武曰圍地之宜必塞其闕示无所往則以軍為

家万人同心三軍齊力屏炊数日无見火烟故為毀乱寡弱之形數人見吾敢之必軽則告勵士卒令其當恕陳伏良卒左右險阻劫鼓而出數人若疾擊吾則前門后戶左右犄角也又曰敵在吾謀圍而深伏示我以利荣我以旂紛紜若乱不知所之奈何武曰千人操旂分塞要道軽兵進挑陣而勿待交而勿去此敗謀之法

死地

力戰或生守隅則死兵法曰疾戰則存不戰則亡為
謂死地動軍行師不用輜重陷於危敗為數所制左
谷右川前窮后絕夜无休木軍之資粮一人
當溢万夫莫向是也死地我將示之以不活示之必死令自奮
夷灶焚燒此地連萬死戰則生敵扼
資貨是也又曰死地則戰吾卒氣衰則不死倚特也

投之亡地然后存死地然后生陷於害然后能為勝
吳子問孫武曰吾師出境軍於敵人之地數人大至
圍吾數重帥欲突出四塞不通欲勵士激帥使人投
命潰圍則如之何武曰深溝壘示為守備安靜勿動
以隳吾能令告三軍示不得已未半蹄車以享吾士
燒盡粮食填夷井灶割髮猶冠絕去生慮將死餘謀
士有死志于是砥甲礪兵并氣一力或攻西旁或作
振鼓疾譟敵人亦惧莫知所當銳卒分行疾攻其后
是乃失道而求生故曰圍而不謀者滅窮而不戰亡
吳子曰若我圍敵則如之何武曰山峻谷險难以踰
越謂之窮寇劫之法伏卒隱处開其去道示其走

路求生透出必死鬥意困出劫之雖衆必敗兵法又
曰若數人在死地士卒勇氣欲劫之法順而勿抗閉
守其利則必開去道以精騎分塞要路輕兵進而誘
之陣而勿戰敗謀之法也

通形

可以先之以待數兵法曰吾可以往彼可以來曰
通居通地先居高阳利粮道以戰則勝兵法宰致于
通者四戰之地須先擇高阳勿使數致于人
也利粮道者每于要冲处築壘城或數先得而我后致
或作通涌道以護
之又曰通地雖有水怵而無要害故兩通往來处高
便俱望向阳取生氣粮道利于轉運所以利戰也

挂形

出不勝返亦唯也兵法曰吾可以往难可以退曰挂形敵无備出而勝之敵若有備出而不勝唯可以返不利也挂者險阻之地与敵犬牙相錯動有挂碍必无備攻之必勝則難与敵隐險阻相錯敵人已敗不能遽我归路矣若能往而敵人有備則不能勝必為敵人守險邀我帰路難以返矣一曰不得已陷此地須為持以之計掠取敵人之粮以同利便而却之

支形

又者隘險可以相要截交持故不利先出也兵法曰吾出而利彼出而不利支敵雖邀吾：不出也引而去之令敵半出擊之利支者如我与敵人久守高險中有平地狹而且長出軍則下能成陣攻敵則自下窠上如此之類皆彼我不利宜堅：引去伏卒持之敵若踈我后其半出險中發伏起之則无不利若敵先去以誘之不出可也

隘形

隘形者敵先守隘我去之若无守吾從之先居之必盈之以待敵若敵先居之盈而勿從不盈而從之盈滿也言遇兩山之間中有通谷則須當山口営与兩山口齊如水之在器与口齊如此則平易險阻皆制在我也而得以出奇也若敵人得溢反如此以持我則我當引而去不可從之如敵人処隘之半不知齊一則入隘以從之若敵在隘我亦在隘俱得地形則勝負在兵不在地形矣且齊口盈滿之術非惟隘独当齊口即如平陵大澤車馬不通此術之一途亦須拠其口使敵人不得進也餘可知之

險形

險形者居險阻之地不可移于人也兵法曰險形吾先居之必高明待敵若敵先居之引而去之勿從也凡地臨險者尤不可致于人也險者山險谷深非人力所能代為必居高陽以待敵；若先居之必不可與爭則當引去陽者必當向之恐与敵人持久居險而至疫也今若於峻通相遇須先居北山此乃面陽而背陰也高与陽二者寧捨陽而就高不可捨高而就陽經乃統而言之也

遠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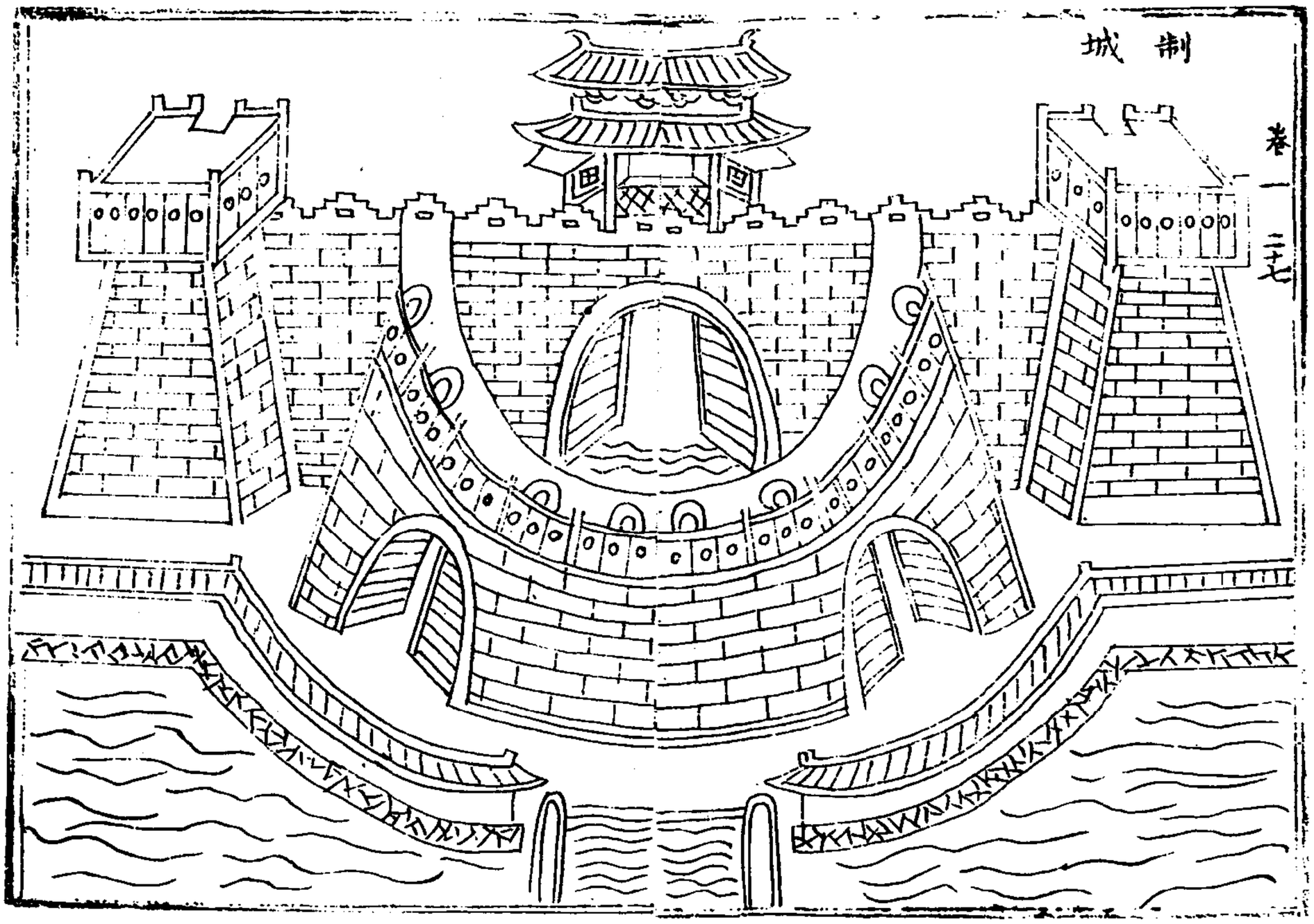
力敵而戰勝敗未可知也兵法曰夫遠形勢均难以挑戰，則不利（譬如吾与敵相墨相去三十里若我来就敵墨而欲戰是我困敵逸故戰不利若敵来就我墨是我逸敵困亦不利故言勢均然則如之何曰必欲戰則移墨而相近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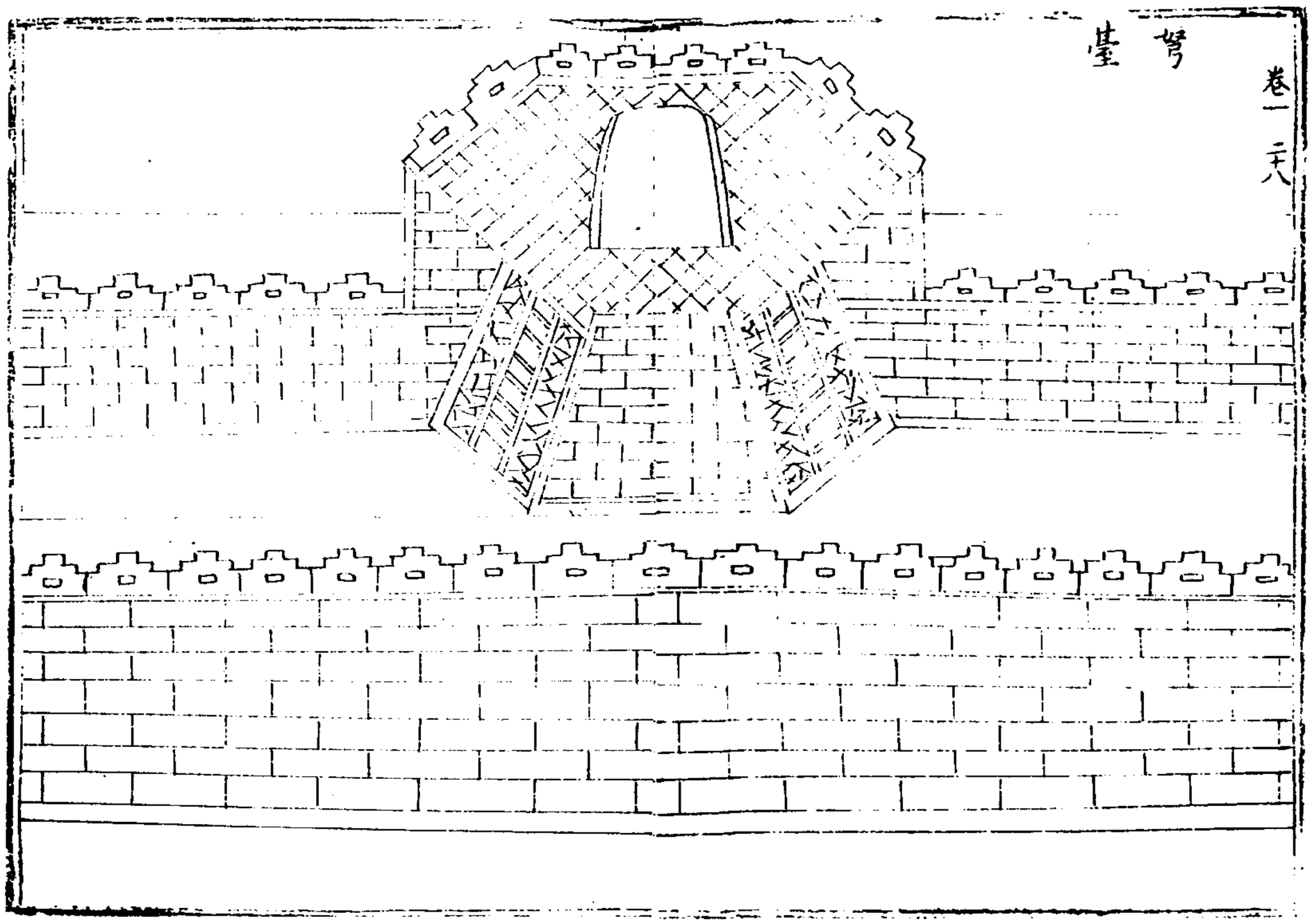
土俗

夫中国戎夷五方之民俗皆有性不可推移剛柔遲速异齊器械异制衣服异宜故朔陸積陰之墊食肉飲酪其人密理故耐寒百粤多陽之地其人疎理故耐暑是其天性然也古之名將受命代国必度其敵之強弱能之長短常以我戰之長擊彼之短料其所好而誘之因其所惡而攻之大抵北方之敵与西方之戎其性相類力能穿弓尽為甲騎寛則隨畜牧田獵禽獸為生急則習攻戰以侵伐為事其長兵則弓矢短兵則戶鋌利則進不利則退不羞遁走其利所在其擊之法利為伏兵相其險阻隱匿之地叢林会翳之处捍精兵利器千人為部在各伏其要以猛而不堅者從以弱卒佯為不利以数百人委之必貪其獲俟其競進發伏以擊之必克若与之平原曠野度長以短爭一切之利則非我所長又彼之能在弓矢我當以強弩邀之故春秋時戰法曰使勇而先剛者

嘗寇而速去之為三渡以待之戎輕而不整貪而无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而遇渡必速奔后者不救則无繼矣此已試之效也其俗亦好為用誘兵羸師以致敵故漢高帝敗于平城宜謹視之大凡兵之体用好高而惡下貴陽而賤陰養生而処実生為陽養于陰則氣勝実為高処于高則远絶卑湿百疾不起人安于用此兵之利而地之助也兵法曰絶澗天井天牢天陷天卻天羅六者謂之六害遇之者速去不可近也所謂絶澗者山水深大之地也天井者其移下大水可及之地也天羅者山澗迫狹可罗絶人之地也天牢者林木隠蔽葭葦深廣之地也天陷者途路泥濘人馬不通之地也天卻者多溝坑陷木石之地也常令我远之敵近之吾迎之敵背之軍行有險阻并生葭葦山林翳荟者必謹而索之此伏奸之所也故兵行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爭者謂此類也夫出師有主客用兵有步騎所有既殊則地亦不能兼利故晁錯曰步兵之地車騎二不当一土山丘陵蔓衍相属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也步兵十不当一平陵相远川谷居間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当一両軍相近平地淺艸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劍楯三不当一雚竹蕭艸木蒙葦枝叶茂接此長矛蹤之地也長戟二不当一曲道相伏險阨相薄此劍楯之地也弓弩三不当一兵法曰候望所及阻聲分川可以縱弓矢深葦粤艸可以施風火左右俱高山則長湖而進後高前下則銃冲而進塵漸澤則謹隊而圜通居平陸則前死而後生丘陵則必処於陰而右背之隄防則必拠其陰而左向之若此之類皆須大將察理而諭于心也司馬法曰人方其性則性昇言四方之人性有強弱智愚不同也教成俗則昇言四方兵勢西与北有兵馬之便東与西南有舟楫之利西与北寒燥产金鉄東与南暑湿毉弓

弩中土多王兵雜木便弓馬并楫是異其宜也故燕
无圉秦有胡芦无弓馬言其俗之所長也孫武曰較
之以計而索其情主孰有道將孰有能亦言先定彼
我之善否不知此而用兵猶瞽之无相其顛隕可立
待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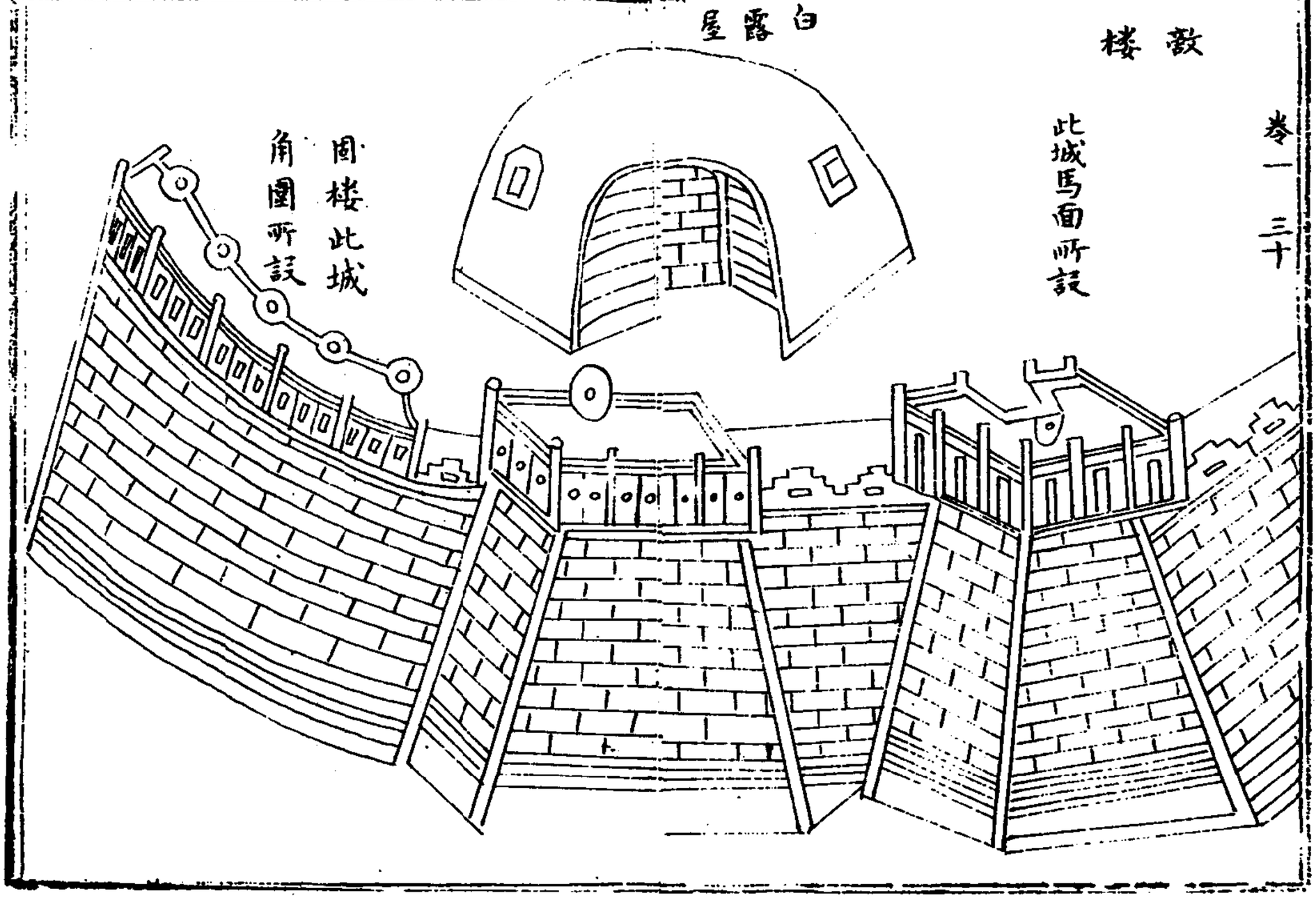
弩臺

卷一二八

右弩臺上狹下濶如城制高与城等面闊一丈六尺長三步与城相接每台相距亦如之上通閣道台上架屋如敵棚三面垂濡毡以遮箭又棚上容弓弩手十二人棚上三面立牌牌遮箭容弓弩手一十二人隊將一人置五色旌各一敵一弓弩擂木炮石火鞘等皆蓄之常伺寇至奉旂為表号令台及城上見之皆奉旂應寇来自東即奉青旂南奉赤旂西奉白旂北奉黑旂已来復还奉黃旂寇来漸近則擊其至將發弩箭射之其砲擂用如城上法白露屋以江竹或楡柳條編如穹庐收外塗石灰有門有窦中容一人以為候望每敵樓戰棚上五間置一所於兩旁施木拒馬籠籬笆隱人于下持泥漿麻搭以備火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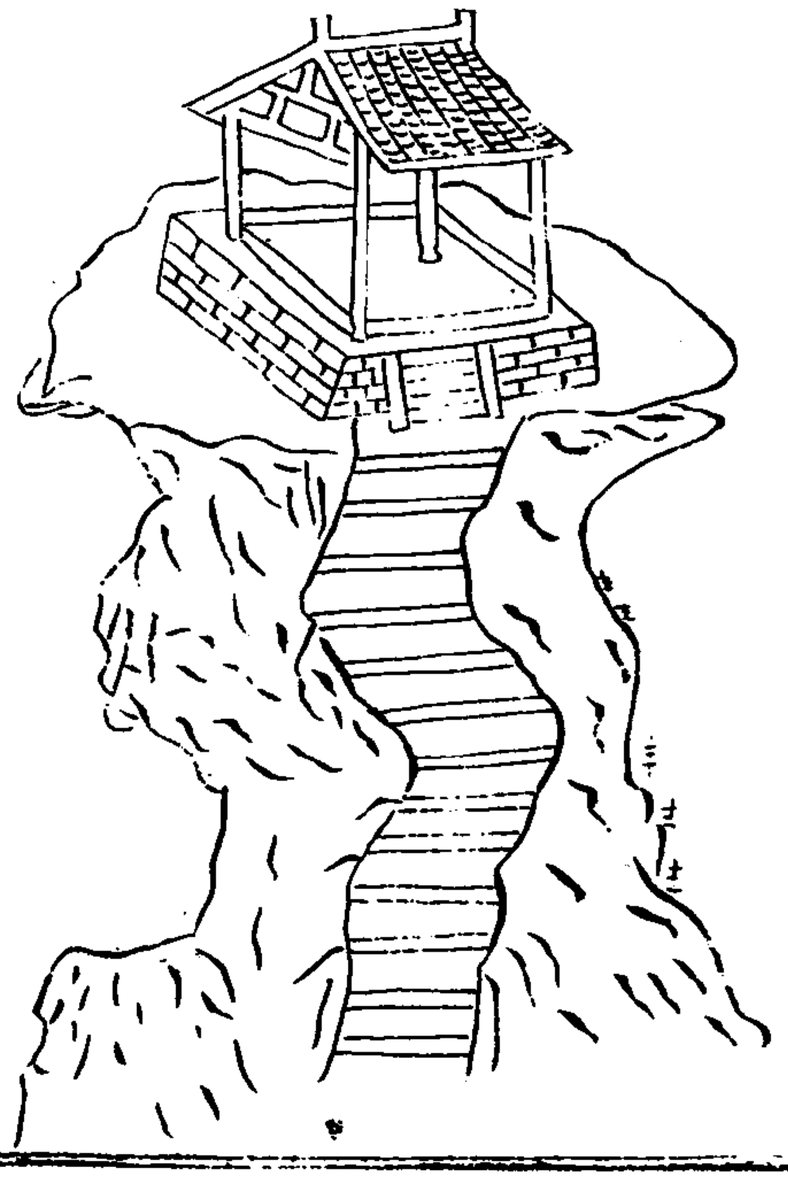
敵樓

此城馬面所設



敵樓制同戰棚前高七尺后五尺每間闊一步深一丈其棚上下約容二十人若城愈闊則愈深上施搭頭木中設浸柱下施地袱仍前出三尺常法一間一柱此用四柱以備矢石所摧上密布椽復上厚四尺加石灰泥土被以濡秸及椽袱之首並以牛革裹之以備火箭

距堙



古距堙即土山也又頭車穴城則取其土為堆阜非穴城者亦可鑿土為之使人乘城而上世亦為之壘道仍用生牛皮作小屋并四面蒙之屋中容運土人以避矢

儀注

凡用兵之道貴乎整而兵之所以能整者尤在儀注此儀注之所以特重也今將仪注備述具詳夫治兵之法先擇吉日衆兵將預在演武場听令俟主將乘輿而來衆兵將在演武場中望見輿蓋即遥々跪着主將之輿行將及演武場宣合官疾趋而至宣令官吩咐衆兵將起來中軍官率令守備千捴把總百總各隊大旂跪接主將行至鼓亭前旂墓下放號砲登演武堂宣令官手執紅旗站立在露墓下高声分付衆兵撇隊伍在兩雁窩札下鴛鴦陣吩咐畢鳴金吹打畢打下馬鑼馬兵下馬宣令官手執令旂跪稟云安纛安纛畢宣令官跪稟云更衣更衣畢主將陞堂稟令官稟云起鼓三通畢稟令官稟云三通鼓畢請老爺拈香主將行香畢回至演武堂公座稟令官跪

禀云放墮帳炮三声宣令官吩咐升炮禀令官起身吩咐放炮随放炮三声鳴金吹打止中軍官呈遞憲綱册（如不大操各官随中軍依次相見若大操各官竟在聚官旂内叩頭不必在升帳時随憲綱册相見致多煩礼也）遇畢下堂禀令官跪禀云放炮升旂宣令官吩咐放炮升旂禀令官起身吩咐放炮三声擂鼓升旂畢禀令官跪禀云掌号笛聚官旂听令發放官旂宣令官吩咐起来旂墓上吹起号笛發清道旂二面下营至旂門外引官旂至将墓前兩边站立定禀

令官吩咐止号笛即鳴金止笛笛止清道旂跪禀云官旂到齊听令發放宣令官吩咐起去宣令官吩咐起去官旂過來听令官旂一齊答應聽点鼓一声大旂兩边舉步次听点鼓一声大旂朝上站立庭次管隊次百総次把総次千総次守備次將官（或云將軍號令）耳听金鼓　目視旌旗　手執擊刺　步調進止　馬習馳逐　謹執策轡　万人一心　有進無退　惟將令是听　違犯者軍法不饒　發放畢老爺請令發放官旂即起身就旂站立原處高報發放云　官旂听着（每發放一句官旂齊報答應一報）　老爺軍令（此句或免）俱照大旂一例

老爺官旂發放已畢即起身高報吩咐云官旂各归原伍官旂齊報答應一声開金大吹打清道旂二面下吩咐起去各官旂俱已站齊畢宣令官跪禀云禀老爺官旂各归原伍宣令官吩咐起去禀令官跪照前引官旂至旂門外各归原伍站定听点鼓一声大旂齊跪宣令官跪禀云禀云放静营炮起身吩咐放炮随放炮三声禀令官跪禀云發塘報宣令官高報吩咐云（塘報听令塘報人答應一声上前跪下每吩咐一句即答應一報）　塘報听着　用心偵探遇有警息　飛報中軍　塘報（如敢遲悞妄報　定以軍

法示衆　塘報听發放已畢稟云塘报叩頭宣令官吩咐起去即起立兩傍稟令官銃稟云發巡視藍旂宣令官吩咐云　藍旂听令藍旂人答應一声上前一声　藍旂听着　凡入揔喧嘩不肅　下營行伍不齊　行營攏前越後　臨陣舉動錯乱　種〻作奸犯科　俱听尔拿來處治　藍旂听發放已畢稟云藍旂叩頭宣令官吩咐起去稟令官跪稟云發砲功官宣令旂即起身下營巡行令間揔旂臺下放炮三

聲衆兵吶喊三聲稟令官跪稟云聚旂出帥宣令官吩咐起來即鳴金擂鼓旂懱官兵扎立中軍朝上站立掌夫同轉身起步鼓作戰勢依次安營所放砲一報立表安营俟前後左右营官兵分两路起步鼓作戰勢按方札定布成八卦陣放砲三聲衆兵吶喊三声擊金边出塘报塘報答應叩頭起身随去鳴金各兵俱息　中軍營大吹打出聚官旂中軍营内有鼓令官吩

附官旂聽著每一句各官兵答應一報傳令各兵　对壘安营須陣務整　三軍振靜小心巡緝　違犯者立按軍法　發放畢吩咐官旂各归原伍吹大同各兵起身放砲三声吶喊三声吹单擺開喇叭左右两营官兵各分一枝後隨前营变為二疊陣放砲三報吶喊三報擊金边出塘报并銃手两边擺札塘报過賊放號砲一聲銃砲齐發吹大同各兵併力大戰伏兵两傍齊起冲至將臺前聞金即止以此二次作餓虎報挨

隊而退伏兵照前駐扎中营左右為翊变為三疊陣放砲三報吶喊三報復來冲銃砲齊發官兵大戰賊遁鳴金挨次退扎掌大同擊剌皆豎放砲吶喊開金大吹打官兵魚貫分扎四路放砲三吹擺開喇叭各兵立為方陣開四門擊金边發籐牌并銃手及遊巡官目大吹打関营門放砲三報擺為夜营鳴金各兵休息擂鼓支更巡至三更賊未偷营中軍放號砲一報賊攻四路四門銃砲齊發賊懼遠

遍吹大同各兵起身吹打放砲開門籐牌鋭手遊巡官目搶班進營畢擺撥兒馬手執蓋旂飛報東方有警請令發兵征勦宣令官吩咐發兵征勦放砲三聲吶喊三声吹打各营仍扎成隊伍立成四首中軍出擄蓋展光旂变為長驅車陣放砲三聲吶喊三聲各兵作戦勢態點步鼓急緩則緩行一遇賊則中軍擂鼓聲急各兵奮勇併力冲主聞將前鳴金即止依次兩路退扎原汎擺撥馬手執紅旂飛報南方有警

請令發兵征勦宣令官吩咐發兵征勦放砲三声吶喊三聲中軍出擄紅展光旂变為揉險鋭陣點鼓以前當為首左右营隨後而行或遇山湾或遇高坡或遇山澗各分一枝扎住以鼎足而立仍以後营官兵分為兩路奇伏賊来冲時俱三面对擊伏兵冲至銃砲齊發賊退收兵擺撥馬手執黑旂飛报北方有警請令發兵征勦宣令官吩咐發兵征勦放砲三聲吶喊三聲吹打以右营先行如倒扳蛇势挨隊扎住中軍出擄黑展光旂变為捜伏曲陣点鼓以後营為首左营袭後照势扎隊前营分兩翊應接擺撥馬手執白旂飛報西面有警請令發兵征勦宣令官吩咐發兵征勦即放砲三敲吶喊三敲中軍出擄白展光旂变為長蛇陣後左兩营内吹大同右营各兵作戦勢变為長蛇陣点鼓以後营為首盤劫賊來攻打右後左三营分兩股合圖伏兵四起協擄賊先遊遍即圍巢擄穴掌大同起鎗摇鉾鉞官兵分扎兩路中軍出報捷馬飛來报云稟老爺奉令

出征官兵大勝宣令官吩咐嚴加防守速將功績解報、馬高声答應即回营放砲三声吶喊三報四路官兵以盤飛势回扎原汎鳴金休息以為蟠骸奏凱陣中軍出解功官督抑賊行至将臺前跪稟云稟老爺仗仰天威对壘冲鋒三戦三捷生擒賊寇獲功解報讀令發落宣令官吩咐云被擒賊寇鏁堅固蒂田中軍發落有功員從照倒墜賞陣斬首級懸掛示衆吩咐畢解功官高報答應即将賊寇首級押至中

軍放砲一声出報馬飛主將臺前報云稟老爺地方寧靜請令班師宣令官吩咐班師報馬高聲答應即回營中軍大同各兵起身放砲三声吶喊三聲開金吹打官兵以兩翊遠行至原汎扎鴛鴦陣休息宣令官跪稟云稟老爺行陞已畢請令或比藝或点名或犒賞如下步把稟令官手執步弓跪稟云稟老爺下幾十號弓或三十弓即率領什長旂三面每十步站住旂一面步畢回稟云下把三十弓什長旂看稟令

官回稟訖即回原伍主將操演畢或吃飯或搶賞或各官較射諸事已畢宣令官跪稟云施放砲懸旂隨放砲懸旂隨放砲三聲鳴金擂鼓三報懸旂畢主將起行各官追前站處送各官隨後至轅門謝操次日清晨各官頭日再叩謝

行營告廟罰誓

主將將及家丁與各兵行李什物軍火器具時刻辦常如就行之狀聽卒然報警主將示以出征之期一面誓師旅擇日出示至期於教場主將備白雞酒品誓文於將臺上擺設祭畢用劊子手割雞將血漬於酒瓶內主將先說誓曰功賞不公旂鼓不嚴妄殺私財偏於所嘉不同甘苦不以赤心報国者有如此血飲說次中軍跪捧觴說誓曰若不身先士卒功罪

不公不實心報国向敵攖鋒不救本管將領搶財殺級妄戮平人故縱賊逃有如此血飲說各官即遞互保把摠等官跪捧觴設誓曰不救本管頭目搶財殺級妄戮平人故縱賊逃有如此血飲說各官即遞互保營將甘結說衆人每隊一起上前捧觴跪警曰人衆不齊心見賊不用命搶財殺害平民退縮縱賊抛棄隊長頭目有如此血一隊完又一隊通營完說各兵將保結遞上畢衆謝主將主將又將忠義之言激烈

一番或比射或犒賞或即凱回衙門

軍祭

宋咸平四年詔礼官祥定禡於征之地礼付北面總官其礼除地為墠以礼黃帝軒轅氏丞代太牢都總官為初献餘用旧儀其牙神纛神祀以一行牢其幣牙以白纛以玄擇用剛日以漆器盛饌祀之於墠統以青繩屏以幄幕置軍牙大纛位方丈寸厚三分亦三献罍罇以一丞祀官皆或服清斎一宿旧法煎礪夙師祭雨師祭

馬師其薦献亦用牲牢酒脯香幣如上仪惟夙師礪犬以為牲祝文曰

維某年某月某日將帥具官姓某名某以某物之奠致祭於某神兕當首雉干犯乱常毒流生民悪在不赦受命徂征恭行天討殄殲克敵繄神是助尚饗一

祭毘鈔門大王有祠則就其祠兌祠則望北為位設香燭青蕨乳粥酪蜜餅食之屬

三軍首路之日則祭道路神以車犯轅祭礼於城外為山形蒲芻縛狗為神主祭仪牲幣皆牽上祭訖以車轅之而過為之犯轅

軍誓

兵法曰夏后氏誓衆於軍中欲先成其慮也商人誓衆軍門之外欲人先意以待事也周人將交刃而誓之以致人意也故書之所記三伐令主出兵伐眾必立誓命之文所以申飭有衆堅整士心為戦陣之首也今之出師凡將戦士主帥當親臨士衆明布誓言使在下无不聞者感激衆志然後行也誓曰大將某官告尔三軍將校士卒整尔衆旅听予命之今戎麦

不窮侵敗王略梼吾边陲亳吾穡事毒流庶民皇帝授吾斧鉞肅將天誅尔尚一乃心力銳乃戈矛生殲大憝有進死而禁无退生而辱用命都有厚賞不用命有顯戮勉哉尔衆服勤王事毋干典刑此誓之大意

時勒約以誓軍

定惑

夫万衆之聚事変不一起為譁乱不可不慮或士卒未信下輕其上或妖異數起衆情生畏主將當修德改令繕礮鋒甲推誠示衆以祇天誡復擇吉時具牲牢盛饌震鼓鐸之音以祭牙旂精意慶請以覩詳應若人馬喜躍皆前指高陵金鋒之音揚以清韓鼓之音宛以鳴此得神灵之助当示衆以安其心否則矯說善祥而布之於不乃可宜也雖云任賢使能則不

占而事決令明法整則不筮而計成然而智者以權佐政古称有五助焉一曰助謀二曰助勢三曰助怯四曰助疑五曰助地兵家之机不可不察也（衆改事　曰後有假托安）

出征行營號令

主將先傳令箭令稟知會訖不拘時分但听第一次喇叭各官兵收拾軍裝做飯吃畢查点乾粮一面先將前哨塘報派出每塘五名各以相望為準不拘遠近每路設二十四塘大約二十餘里以内以人馬聚處通該設立塘報至一里外或不及一里如視望不真即設立一塘餘塘再進挹之以設立二十四塘為止听第二次喇叭中軍擺清道旂出次領哨千把挹

等官帶領人馬挨哨出城主將居中軍听第三次喇叭掌號箇聚官旂听發放畢各營官兵各田原哨聽中軍点敲起行如大兵作一路行中軍点大紅旂一面以前總居前次左總次中總中軍次右總次後總侯大兵行開中軍整高招旂一竿各營高招旂俱起照圖式一路行兵行則塘報行止則塘報止如前路稍寬中軍行至寬處放砲一報各營兵馬立定照一路變二路行營之圖起大二枝放砲二報立起高招

旂二竿點藍旂以左總由左行與前總頭平立定中軍藍旂伏二總旂亦伏中軍又點黑旂以後總由左行與右總頭平立定放砲二轂點鼓作二路行也如前路又寬中軍放砲一轂各營兵馬立定照二路變三路行營之圖放起火三枝砲三聲中軍豎高招旂三竿點黃旂急點前兩路平開空中一路以中總進入與前左二頭平立定放砲三轂點鼓作三路行也如前路更寬中軍放砲一聲各營兵馬立定放起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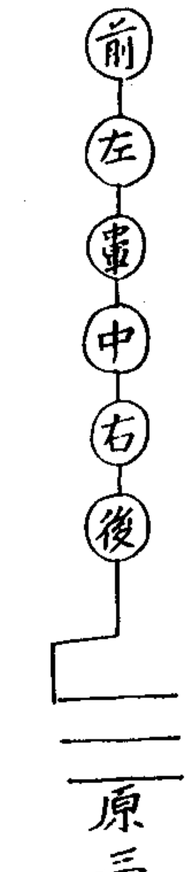
四枝砲四聲中軍豎高招旂四竿點白旂以右總由左總之右二頭平立定後總由左總立左四頭平立定中軍居其後放砲四轂點鼓作四路行也如前路大寬中軍放砲一轂各營兵馬立定放起火五枝砲五聲點黃旂以中總入居其中立定放砲五轂點鼓作攢營之陣行也如五路大兵攢營前進忽逢道路寬狹俱如前變過圖式逐層退變寬中軍放止砲之後看起火几枝砲几轂點某色旂退變還几路可也如四五路行遇賊即變方營待敵如一三路行遇賊即將掺法備戰將左右後三路揔各設伏出奇扎者營備戰倘賊不來迎戰止許伏哨扎營以待中軍號令照節制圖式施行

一前哨有五方旂一副高照旂一副有事方開見林木開青旂見兵馬開白旂見山險開黃旂見烟火開紅旂過所見之物即揚其高招旂一路行立一面二路行立二面三路行立三面四路行立四面攢營行

立五面後部各營通相傳開

一塘報哨探見賊急則搪紅旂緩則搪黃旂衆則搪青旂少則搪白旂无路可行搪黑旂一照塘俱搪如賊來近一層退還一層如賊不來復又立定如賊再追一層本塘又退一層直追直退至營前止不許見賊搪旂之後无論賊來追不追不遵逐一層之退法一齊攏回者按軍法示衆

一路行營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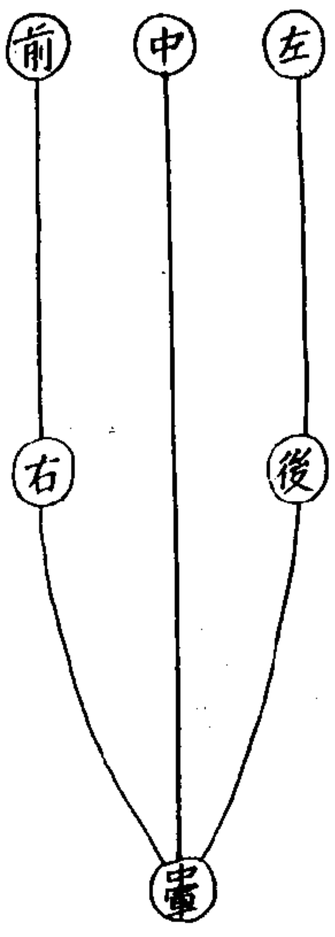


原三疊陣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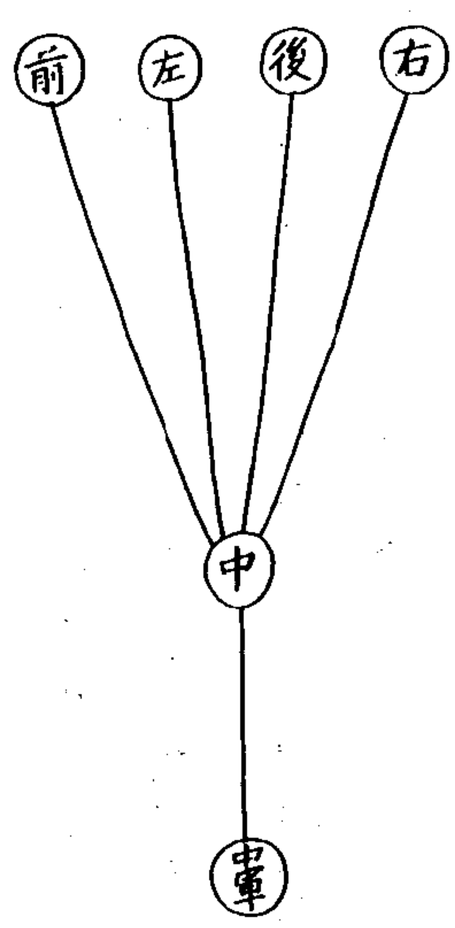
一路變二路行營之圖



二路變三路行營之圖



三路變四路行營之圖



大將軍行營旂鼓擺列清道臨時變戰說

一細近路行每五人以中一人為一層前後四人分二層各去一步使不渾別層之意前後人各十步一寬遠路行每層照單擺列每前後各去十五步一正行間遇報賊來中軍即放起火一枝砲一聲五方大旂內黃旂即隨主將踏定戰地豎起前後旂號俱攢來黃旂下四方分立出表每方門旂以下旂招護兵等俱隨各旂列方某本方之旂居本方門旂之

中高照旂居方旂之後高招旂高於方旂而方旂高於門旂其金甲旂并金鼓旂領金鼓居於主將之左右列前兵隊居於主將之前其令字招旂居於主將之後專聽指麾督兵戰殺以親兵一隊兩分列於金鼓之外

行營金鼓旂號執事員役數目

軍令牌四面 用四人

大門旂十面 照五方色采畫飛虎每面用二人

大五方旂十五面 以五面采畫飛虎五方攢以五面采畫五行旂一字攢共十五人

五方高招正副旂十面 共用二十人又每面護旂精兵各五名

坐纛旂一面 用五人護纛親兵二十五人

押旂令旂二十四面 下營即散各營內督察軍共用二十四人

金鼓旂四面 用四人

金鼓二副鉦二哼鑼四喇叭四鼓十二笛二捽鈸二板二細樂八 共用三十八人

王令牌八面 用官八員

主將馬後令字小旂牌背招旂押後精勇二十五名

火箭線匠二名

木匠二名

鉄匠二名

醫官二員

獸醫二名

裁縫二名

弓匠四名

火箭匠十名

把總員下哼囉一名喇叭一名號笛一名鼓四名鑼手一名捽鈸一名

旂號制度

大纛旂　此不可用子六尺旂大一丈黑緣綴為之白綾為邊繒頭珠絡極其華飾乃可號帶五條按五行陣以其重大也桿高一丈二十八宿滴禽一面

清道旂　一錦頭赤可旂方四尺蓋色邊用紅色桿長八尺用木葫芦為頂或葫蘆上加

金鼓旂　尺上書金鼓三字用素黃色邊用紅色桿高一丈二尺纓頭雉尾珠鶉旂方六

門旂　各照方色中心采畫飛虎銀邊用黃色桿高一丈二尺大要頭明鈸舞旂方五尺

大五方旂　采畫東方五尺旂方五尺采畫南方五尺旂方五尺纓頭珠絡旂方五尺桿高一丈五尺旂頭用錦繡為之黑緣綴為之白綾為邊繒頭珠絡極其華飾乃可號帶五條按五行陣以其重大也桿高一丈六尺旂大一丈黑緣綴為之白綾為邊繒頭以便臨陣中書一字黑

五行旂　桿長一丈五尺旂方五尺邊用本身之色中書一字此乃臨陣之旂以代展旂方旂上同白綢為字餘俱用黑綢為旂也

角旂　桿高一丈五尺旂頭用錦繡為之白綾為邊繒頭以便臨陣中書一字黑每神旂前一對中方无角旂方四尺蓋色邊用紅色角旂在正旂後正以生哥又在招搖前奇加別器一对北生正也如東北角旂上蓋下黑西南上白下黑西南上白下紅東南上蓋下

主將旂　旂方二丈上寫三軍司命桿用黃顏色隨意不預設以泄征機

豹尾旂　桿用黑木長九尺頭用利刃幅濶双折曲面豹尾形一幅濶双折長七尺

主將號旂　長旂鐙顏色隨意不預設以泄征機桿用黃顏色隨意不預設以泄征機桿用黃顏色隨意不預設以泄征機桿用黃

教敲細樂喇叭 鈐鑼擺馬
銅敲細樂喇叭 鉦 擺馬 金敲中三方 擺馬
銅敲細樂哮囉 鉦 擺馬 金敲中三方 中三方 擺馬
點子細樂哮囉 鈐鑼擺馬

中三方 巡視 擺馬
中三方 巡視擺馬 高招 角旂 擺馬
大三方 門旂 擺馬 高招 角旂
擺馬 角旂 擺馬 門旂 擺馬 角旂

塘兵教操親兵攔後
塘兵教操親兵攔後
塘兵教操親兵攔後 纛 大將軍 主將所用器械 各執事
塘兵教操親兵攔後

令箭 耳箭 擺馬 令箭 擺馬小敔 敲
令箭 耳箭 擺馬 令箭 巡視擺馬號筒 敲
令箭 耳箭 擺馬 令箭 巡視擺馬號筒 敲
擺馬 令箭 擺馬小敔 敲

擺馬左方門斜
擺馬高招角斜
擺馬左方門斜
擺馬高招角斜
擺馬左方門斜
擺馬高招角斜
擺馬左方門斜
擺馬高招角斜
擺馬左方門斜
擺馬高招角斜
擺馬左方門斜
擺馬高招角斜
擺馬左方門斜
擺馬高招角斜
擺馬左方門斜
擺馬高招角斜

治平勝算全書卷二終

烏銃烏銃清高斜
烏銃烏銃清高斜

間諜

雙峰年羹堯輯

兵法曰明君賢將所以動而勝人成功出於衆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於鬼神不可象於事不可驗於度必取於人而知敵之情者也夫用間有五有因間有内間有反間有死間有生間回間者曰敵鄉之人而厚撫之使為間也内間者敵之官人有賢而失職者有死過而被刑者有寵嬖而貪財者有屈在下位而不得任重者有欲咏展已之才能者有翻覆變詐常持兩端之心者如此之官皆可以潛通問遺厚賍金帛而給之因求其国中之情察其謀吾之事復問其君臣使不和同也反間者敵有間來窺吾者必先知之或以厚賍誘之翻肯為吾用或佯為不覺示其僞情而縱之則敵人之間反為吾用矣死間者外詐立事跡令吾覘其詐跡輸誠於敵而得敵信若吾進

取与詐跡不同間者不能脫則為敵所殺生間者取来通報也此五者皆當謹察其人用之否則不能成務而自屠其身漏吾軍事也故曰三軍之士莫親于間賞莫厚於間事莫密于間非聖智不能用間謂先覵間者之性誠実多智乃可用之然則間亦有利於財貨不得敵之情実但虚詞以赴吾約此非用心微妙不能酌其情僞

凡軍之所欲擊城之所欲攻人之所欲救必先知之守將左右謁者間者舍人之姓名令吾間索知之使往則自通也又曰必索間（謂常于陣中被敵人間諜）敵間之来者回而利之導而舍之故反間可得而用也因是而知之故鄉間内間可得而使也因是而知之故死間為誑事可使告敵曰是而知之故生間有使如期互間之事主必知之知之必在于反間故反間不可不厚間五間俱起莫知其道是為神化此為善任間者

同時而任五間異辞合謀往之於敵雖有明智无不
惑者又有求彼隣好旁致事端佯緩罪曰露此偽跡
通尺素以離其親信却降虜以示吾虚狀臨敵為計
非一途也

凡遣間者受辞縱指必于臥内其人非素舊者即當
羈質其族使雖死不敢漏吾密故曰間事未發而先
聞者聞与所告皆死也夫水能濟舟亦能覆舟吾用
間以謀人人亦有用間以謀已吾以密往人以密來
為將者亦當酌此以待之可無失矣

結狀式

標下叅遊都守等某人今當神前保領過主將某姓
前去上陣並不敢生心退縮不相救護違令拋棄疎
失主將各甘死償命保狀是實

年月日叅將某花押　遊擊某都司守備某各花押

千把摠官某等今當神前寔保領過本管將官某姓
前去上陣餘依前

百摠某等領過本管把摠某姓前去上陣餘依前

管隊某等領過本管百摠某姓名前去上陣餘依前

什長某等領過本管隊長某姓名前去上陣餘依前

隊兵某等領過本管什長某姓名前去上陣餘依前

行軍約束　七十四條

凡行軍及在營一應軍中條約主將並須先出榜曉告令將知審

凡行軍大將平明与諸將論一日之事暮与諸將論一夜之事

凡欲攻圍只主將知委應行將士不得預知並候臨時倡發

凡前有門敵主將先須下令合到遠近處所及收軍記號準節

凡軍行在路四面各三里止絕行人不得令轍犯隊伍犯者並執送所在官司其山川隘狹處更不定地里但犯隊伍者即坐

凡將佐在行營應交代者舊將不得出迎先令嚴兵守備符新將到營發符勅合同即聽交代

凡賊已臨境事機急切而主將不在軍又馳報不及者即副使商議与發兵馬仍飛報主將

凡將佐及將士內有宿相讐嫌者不得相監統及同營將士隊伍有其事申主將大將奏聞

凡未發軍三日以前所須挑比畢定臨行一日須內外寂動如常日

凡主將給親兵外不得更于諸軍隊抽揀勇士隨身防衛

凡行軍不得踐踏田苗

凡与敵戰勝逐賊須留軍于後守輜重諸軍亦不得輒動其奇兵追赶不得過百步審知賊勢敗散乃許遠逐之

凡行營吏卒非於親戚不得輒受他人饋遺財物

凡營幕作食事已訖未昏以前須滅火或徊中有文書及抄寫須火燭者申主將判察了聽人持一牌寫其姓名門司驗認始聽其出入出入者須三人以上不得独自行

凡營壘已定兵士須出採樵及市交易者

凡營門常須嚴整呵察出入雖敕使至先須報主將嚴整軍倫然後見

凡破城陣所得軍器粮儲即收入官餘物並給獲功之人

凡敵中有人來降即直引見主將餘人不得輒問賊中事宜

凡步軍既入賊境除器械外不得負重過十斤如不在賊境任輕重自負

凡馬軍除器甲及的須物外不得負斤兩之重

凡隨軍發粮運須主將密定行期開報官司不得洩漏

凡一軍正給旂鼓外更多具其数以備疑兵之用

凡士卒給弓弩分軟硬為三等量人力強弱均配衣甲亦定長短為三等量人材大小給之

凡朝庭問机密事宜及兵甲錢粮文字不得只憑口宣須親見宣敕方得奏報

凡行軍主將不論有無事機並須日一發差仍入急遞或事非文字可傳者即差親信馳奏

凡猝臨事務士卒屬主將指呼如已分定使臣主領其所管部隊不得頻有移易

凡軍行在道平里一令整齊二十五里食乾粮五十里宿食或步旂衆寡或山川險阻並令主將酌此裁之

凡軍中不得多畜俘虜虛占防守之人

凡賊境有直路狹隘泥險處不得引軍過之以防掩襲

凡軍行所至處有水泉及放牧牲地並差人監守令不得濁亂及非理踐踏

凡破賊得異方異物可以奉人主者隨物給價与所獲人物即歸官

凡士卒臨陣隨身私物將帥不行者各書姓名色件付本隊輜重主者

凡將欲臨陣士卒不能執作勞役聽補緝衣履務令安逸

凡士卒軍裝衣資並將校点察勿浔浪費

凡士卒乘馬皆本軍將校通為簡轄令謹切愛護以時飲飼

凡馬軍未見賊旂十里步十里事非警切不浔輒馳走以損馬力

凡馬須揀擇遲速相等者給配同隊有強悪者別棟為群以備沖突若性悪不可制者不浔給配軍士

凡戰士所給配馬有鈍弱不堪入戰者許自白主將聽与換給

凡探候浔賊事宜与鄰道主將密相関報

凡軍行主將先令士卒曰軍行所到之處軍士不浔妄剖禾稼伐林木殺六畜掠財物奸犯人婦女

凡將佐三日一巡本部吏士營幕閱其飲食精粗均劳逸恤疾苦

凡軍中不浔採風言及受匿名諭人是非者恐賊人間息

凡軍行除營三日外並須教習武藝繕備器械

凡軍中教射先令教射近次教射遠

凡輜重常令在軍中不浔在前後恐賊偏攻

凡軍行無利不利輒視人則弛慢賊曰浔計但時有移易則人不懈怠賊亦不測

凡陣破不許捉生恐因爭競以致軍乱

凡吏士殺敵浔貨財畜產並擄數以白大將毋浔輒

隐
凡合戰時不許収賊器械恐軍號錯雜
凡軍中掠獲除按條賞士外大將不得輒取
凡得彼掠將佐及敵中偏牌驗問申奏
凡陣中不得使羸老疾病人在戰列恐遺潰行陣及
不使工巧人戰鬥妨葺理軍器
凡書生雜吏不許臨陣觀瞻
凡得敵中降人自陳軍中利害者不可即聽須受而

審察之
凡得生人無問逆順皆不得輒殺以招来者漸以誘
開敵情亦不可縱逸防為問牒
凡賊勢未窮感輒求和者當佯許勿拒之蓋戒軍中
為備
凡行營每隊定官一員專察高鞍或諸軍前後相遠
須傳報喚入則差委停當傳者他人不得輒傳合
傳不傳不合傳而傳者皆論如軍律

凡軍中清器械並戰袍並定斤兩標記色号槍劍弓
弩等並各記之軍司命立簿軍還送文納皆按簿
交受
凡軍士請納器甲須本營將校部勒同畢不得前後
自便
凡軍中人得関遺物產並當日於致屬送納
凡軍中除炊炮及應得存火外餘不許輒留
凡軍士不得輒議敵中事宜

凡軍中除習武藝為戲外（如拔距投石之類）餘博戲並皆禁
斷
凡軍中有克捷所送露布即由部署以聞仍牒轉運
使遍下所管屬之内
鄉導
經曰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管子曰知兵者審知
地圖然後可以行軍襲邑蓋入人之境者吾孤軍以
進彼嚴密而待渡險則有發伏之慮涉川則有壅決

之屢晝行則有暴來之門夜止則有虛驚之撓頓舍必就薪水畜木必俟健牀一事不備則自投於死安能獲敵哉故敵国之山林川阜可以設險者灌叢茂牀蒲蓆之可以隱藏者道里之遠近城郭之大小委積之所在水牀之所有卒乘之衆寡器甲之堅脆必盡知之則兵行鄉導不可漸无

凡用軍或俘虜為鄉導者須防賊設陰謀奸計為其誘悞必在鑒其色察其情參驗數人之言委至相合乃可信任便當厚其頒賞要之爵秩乃遜腹心智謀之士挾而相偕出處寤防其貳也然不如索蓄肯用之士但能諳練行途亦必土人也

凡行軍如在曠野四隅莫辨又值夜晦當視北辰及候中星為正

正月昏昴中旦心中

二月昏井中旦箕中

三月昏柳中旦南井中

四月昏翊中旦牽牛中

五月昏角中旦危中

六月昏氐中旦壁中

七月昏尾中旦婁中

八月昏南斗中旦畢中

九月昏牛中旦井中

十月昏虛中旦室中

十一月昏營室中旦軫中

十二月昏奎中旦亢中

若遇天景曚曨夜色暝黑又不能辨方向則當縱老馬前行令識道路或出指南車及指南魚以辨所向指南車法世不傳魚用薄鉄葉剪裁成潤二寸五分首尾銳如魚形置炭火中燒之候赤以鉄鈐魚首出火以尾對正子位蘸水盆中沒尾數分則上以密器收之用時置水碗于无風處放魚在水面令浮其首當南向午也今世有羅經或大或小園或方能辨

方向皆有用

八陣號令

凡遇操之日清晨赴各地方每隊七行七層以三千人之上四隊合為一陣二万人之上四陣合為一陣二十万人之上四面合為一部俱分兩層駐劄聞中軍号笛响馬步官旂皆中軍聽發放訖回還各隊傳令諭衆不許喧嘩及錯乱隊伍聞軍中第一声哮囉响各隊步兵皆集騎兵解絆馬索第二轂哮囉响步兵舉騎兵乘馬第三轂哮囉响点鼓問隊出綏行一鼓一踽至十八步中軍放砲一仆磨旂三次發喊三轂戰轂喇叭响發鼓急行十八步金响止单擺開鑼响放銃弓弩鎗牌皆作戰势官軍齊喝護〻三轂唰唰响聲喊捽鈸响擺隊駐為第一陣再点鼓后面隊盡行出綏行過第一陣前十八步放砲如前磨旂一次發喊一轂發鼓急行十八步金响止单擺開鑼又起原分地方下营左右前後縱横擺成行列而俱朝外金响止戰轂喇叭响单擺開如陣捻圖陽落鈎連以成八陣之規唰〻响發喊捽鈸响收隊欲冲洩變陣者先整前哨金鼓旂二对响器二副金二口鑼二面鼓十二面捽鈸二仆大銃四口中軍旂鼓金旛如白旄本哨官入天陣内次用中軍舉元黄二色旂為一變天変地載二陣放砲二仆点鼓該天陣隊往擺開作戰势齊唱殺三轂唰〻响發喊捽鈸响

南綴行布天陣該地陣隊往北綴行布陣各至地界
磨旂一次發喊一声戰聲喇叭响發鼓急趨下營金
响止单擺開鑼响放銃弓弩槍牌皆作戰勢齊唱護
護；三聲喇叭响發喊捧鈸响收隊中軍放起火三
枝二陣皆動復回摠陣打得勝鼓哼囉喇叭號笛齊
响缺六字變陣亦如前法旂鼓响器等件聽左哨官
八陣用中軍舉五彩五暈旂二則為第二變風揚雲
臣二陣放銃一箇點鼓該風陣隊往西綴行布風陣

該雲陣隊往東綴行布雲陣其進止動盪為营號頭
皆准前列但唱殺々々三聲若再變陣右哨官入陣
中軍舉青白二旂為第三變虎翅二陣放炮一
箇点鼓該龍陣隊往東南布尾陣該虎陣隊往西北
布虎陣但唱突々々三聲其進止動盪號頭皆同前
列若再變陣後哨官入陣中軍舉赤黑二旂為第四
變鳥翔蛇蟠二陣放砲一箇點鼓該鳥陣往東北布
鳥陣該蛇陣往西南布蛇陣但唱訶々々三聲其進

正號頭皆同前

符契

符契之設尚矣周武王問欲引兵入諸候之地三軍
猝有緩急利害吾將以近通遠從中應外以給三軍
之用奈何太公曰 疏 與將有陰符凡八等有大勝克
敵之符長一尺破軍擒將之符長九寸
符長五寸濶二寸厚六分上面刻篆字曰某處發兵
符下面鑄虎豹為飾中分為三段牙槽合右一段左

傍作虎豹頭回枚左一段右傍開四竅為勘合之處
先勘合訖却將篆文面相向合定於側向刻十子字
為號第一符勘甲已字為合第二符勘乙庚字為合
第三符勘丙辛字為合第四符勘丁壬字為合第五
符勘戊癸字為合右符即全刻十干半字右符即依
次刻甲已等面字半右五段留京師左五段降付逐
道主將收管
凡發兵馬全指揮或三百人已上至五千人用一虎

一豹符五千人以上用雙虎豹符以下符之法委
樞密院以右第一為始盛以木匱封以本院印與宣
命相副付與使臣宣其言下第一符發兵若干主將
過宣與符節將左勘驗得合乃為興發訖即以本
司即封題右符還付使臣歸京仍飛驛別奏
凡主將所掌符契專擇一官為心腹典領
凡給符契次第月日所發兵馬之數皆書于籍勿得
悞謬以備照覆若再有抽發樞密院即下右符第二

至第五各依次行用周而復始其降宣遣使封題勘
合並如下第一之制其銅符右段委樞密院長官於
本院嚴固封鎖以承旨主事各二員典掌亦置籍抄
記如法本院官通神通相照驗
木契長七寸濶二寸厚一寸五分上下面並題曰某
處契中剖為上下二段上段内為魚形並題一二三
四次下段内刻定魚為勘合之處左側題云右魚合
右側題云右魚合上三段下一段上三段留主將收

符制

傳信牌

宋將石普上言北面抗敵行陣開有所號令則遣人馳告恐失計晝夜復虜奸詐諸令將帥各持破錢牌遇傳令合而為信真宗以古有兵符廢之已久因制添木為牌長六寸濶腹刻字而中分之置帥柄令可合又穿二竅容筆墨上施紙札每臨陣則分而持之或傳令則書其言而繫軍吏之頸至彼合契乃書而復命焉

字驗

大凡軍中咨事若以文牒往來須防洩漏以腹心報爰不惟勞煩亦防人情有時離叛今約軍中之事略有四十餘條以一字為暗號

請弓　請箭　請刀　請甲
請旗槍　請錫幕　請馬
請粮料　請草料　請車牛　請船
請攻城守具　請添兵　請移營　請退軍

請固守　未見賊　見賊訖　賊少
賊相敵　賊移營　賊添兵進　賊退軍固守
圍城得賊　解圍城　被賊圍　賊圍解
戰不大勝　戰大捷小勝　將士捷降　將士叛
士卒病　都將病

右凡偏裨將校授命攻圍臨發時以旧詩四十字不得令重複每字依次配一條与大將各收一本如有報爰事擾字于尋常書伏或文牒中書之加印記所

請得所报知即書本字回示加印記如不允即其印之使衆人不能曉也

備乾粮

平時每一兵將米二升一升另包一升炒黄研為細末另包麥麪一升五合以合用香油作餅蒸熟以五合用乾燒酒浸濕晒乾再浸以不酒為度研末另包以五合用塩錯浸晒亦以不入酒之法為度研為末另包以上五件好生裝束一處凡出兵時如有忘帶遺失者即按彙失軍器之律治罪粮備用非遭圍困至急至緊之地不許擅用

乾酪行

將葫芦或竹筒皮搥可受二升者料前程之水即盛行

馬軍每人將乾酪与馬恐馬渴乏　缺文

近代边兵遠行則有糜餅皱餅袋雜餅之類糜餅將糜末作麪用沸湯和為餅厚一分候冷切作棊子塊爆乾收貯如在營砦内湯飲而食之如路行及戰陣時乾食之味美不渴愈于雜餅皱餅麪袋並製如常

斥堠聽望

凡軍遣候吏必擇精明勇敢奇謀遠慮者令被鄉國之人引導而往或刻獸足即中路為却行之狀或上冠微禽而隱伏叢薄之間蓋欲察聲晦迹使人莫覺然後傾耳專聽側目而視諦視他物以迎知敵人之情故見水痕則知敵齊之早晚觀樹動則聽鬼來之遲驟衆草多障者使吾疑也飛鳥不治者下有伏兵也驅獸奔逸者謀潛襲也敵來之狀全見察敵形門凡此之類皆可察而豫知之必待敵軍逢而後用其耳目則先及矣若師行斥堠多擇高要之處察望四边前探不及推後探以為鋒左弟不得望右弟以為固是以軍行軍止必先謹聽候之法

探旂

軍前及左右下道各十里之內五人為一部人持一白旂見賊騎舉縴旛見步賊舉白旛傳語後第二第三部主者白之賊首百人已下但舉指百人已上舉旛大呼主者遣疾馬往視

探馬

軍行前後及左右助上五里用探馬一騎十里加兩騎十五里更加兩騎至三十里用十二騎前後為一道其最遠及以次遠者各等第揀壯馬給与弱則恐為賊所擒若兵多發引稍長即示肘腋上更量加騎其棄馬人每令適相見常接高行各執一方面旂無則捧有賊則舒以次遞應至大軍大軍見旂展則知賊至庶得預擇利便設机應変近前出戰也

遞鋪

凡軍行去營鎮二百里以來須置遞鋪以探報警急欲擇要經使往來疾速平陸別置健足之人水路亦作飛艇或五里或十里一鋪即非駘耒之方亦得置之

烽火

烽燧軍中之耳目預備之道不可缺也唐兵部有烽式獨為詳具今之邊塞所置頗為簡畧而易從茲以

式錄前而今法火之廣可參考用焉

唐法凡邊城堠望每三十里置一烽須在山嶺高處若有山岡隔絶地形不便則不限里數要在烽相望若瞰邊界則烽火外周築城障

凡掌烽火置帥一人副一人每烽置烽子六人並取謹信有家者充副帥往來檢校烽子五人分更刻望視一人常送符牒並二年一代伐日須教新人通解始得代去如邊境用兵時更加衛兵五人燕守烽城

無衛兵則遞鄉丁武健者給使充役

置烽之法每烽別有土筒四口筒間火臺四具臺上掫擬安火炬各相去二十五步如山險地狹不及二十五步但取火應分明不須限遠近其烟筒各高一丈五尺自半以下四面各濶一丈二尺向上則漸銳狹造筒先泥裹後泥表使不漏烟筒上着无底瓦盆蓋之勿令烟出下有烏炉灶口去地三尺縱横各五寸着門閉其烏炉灶門用木為骨厚泥勿令焙燒及其烽筒之外皆作深塹環繞在烽貯備之物要葉薹木林每歲秋前別採艾蒿莖葉葦條草節要皆相雜為枚烟之薪及置麻蘊火鑽狼糞之屬所委積處亦掘塹環之防野燒延燎近邊者亦量給

用火之法應火炬八尺掫上火炬長五尺並二尺圍乾葦作薪葦上用乾草節縛：處周迴掫肥木其次炬掫等在烽每道當作二千貳作十具以上于舍下作架積貯不得雨濕筒裏常須預看羊糞雜亂心火使

煖

凡應火土筒若向東應筒口西開若向西應筒口東開南北準此諸烽烟相應時於土筒旁級上立開盆放烟合盆滅烟其烟放看時若死時尽一时有事盡一日晝則放烟至夜則放火有事盡一夜徧放火至曉還續放烟若後烽放訖前烽不應烟盡一時火一炬即差脚力人走問探知失候或被賊掩捉其脚力人問者亦即須防慮且至烽側遥听如無消息喚烽

子姓名若無文應接先遣向前烽依武放火仍錄捉失候之人收告所在州縣勘當

凡白晝放烟夜放火先須看筒至亶是不錯然後相應時將火炬就烏炉灶口裏焚熱成焰即出為應一炬火一人應二炬火二人應三炬火三人應四炬火四人應若應滅時應將火炬插烏炉灶口裏不得令火焰出外應滅訖取五尺火炬安着土臺擡上烟相應時一炉筒烟一人開閉二筒烟二人開閉三筒烟三

人開閉四筒烟四人開閉若晝日陰晦霧起望烟不見即差脚力人造告前烽霧開依式放烟如有一烽承兩道以上烽者用騎一人擬告州縣發驛報烽与驛相連者只差驛馬

凡賊賊入境馬步兵五十人以上不滿五百人放烽一炬得蕃界時亘唐時常有吐蕃之患故曰蕃界事宜及有烟塵知欲南入放烽兩炬若餘賊五百人以上不滿千騎審知南人放烽三炬若餘賊賊三千騎已上亦放三炬

蕃賊千人以上不知頭数放烽四炬若餘賊賊一萬人已上亦放四炬其放一炬者至所管州縣鎮止兩炬以上者至京正先放烟火處州縣即錄狀馳驛奏聞若依式放烽至京訖而賊退回者放烽一炬報平安凡放烽告賊者三應三滅報平安者兩應兩滅凡告賊烽起處即須傳告隨近州鎮城堡村坊等人令當處警備不得浪行逓牒

凡烽號隱密不令人知惟烽師烽副自執烽子亦不

得知委
凡烽帥烽副當番者常須在烽臺筒視若將家口聽
壍内安泊烽子則晝分為五番夜分持五更晝候烟
夜望火凡烟火一晝夜須行二十里按今法 与李筌法同
明烽臺於高山四望險絶處置無山亦於平地置下
築羊馬城高下任便常以三五為準臺高五尺下濶
三尺上濶一尺形圓上建圓屋屋之屋底徑濶一丈
六尺一面跳出三尺以板為上殿下棧屋上置突灶

三所並以石灰泥佛臺下亦置三所亦用石灰泥飾
其表裏復置柴籠三所流火籠三條在臺側近土下
用屈膝梯上訖復收之四壁開望賊孔及安火筒置
照乾粮蘇藨火鎮葛艾狼糞牛羊糞每旦夜平安舉
一火聞警鼓舉二火見塵烟舉三火賊見燒柴笼舉
四火如每早夜不見火来則烽子必為賊所捉一烽
六人五人烽子逓知更漏观望動靜烽帥一人知文
書符牒轉牒之事

行烽
凡軍馬出行擬定三五日即須去軍一二里以來權
置爟烽如有動靜舉烽相報其烽並於賊來要路毋
二十里置一烽連接至軍所其游奕馬騎晝日遊奕
候視至暮即移十里外止宿防賊暮間見烟火掩襲
烽人其賊路左右仍伏人宿止以聽賊從如覺賊來
即舉烽逓報軍司賊十騎以下即舉小炬火前烽應
訖即滅火若及百騎即放一炬若三百騎至四百騎

即放二炬若五百騎至五千騎即放三炬準前應滅
前烽應訖即赴軍若慮走不到者即且抵山谷藏伏
既置一爟烽軍内即須置一都烽應接四山諸烽其
都烽如見烟火忽舉即報大總管具道烟火起處大
總管當須嚴戒收斂畜産遣人探斥

治平勝算全書卷三終

治平勝算全書卷四

古陣法敘

舊記所傳風后握奇圖云初授之於玄女佐黃帝破蚩尤於涿鹿其本文三百六十字鎮名而已其後太公又增填之漢武帝令丞相公孫弘敷演其義授霍光常習八陣于長樂公而輔少主以令天下史稱諸葛亮推演八陣圖得其新意今夔州之南北岸沙中纍石為八陣形勢凡行相去二丈桓溫伐蜀路由之僚佐觀之無能知者溫視之曰此常山蛇勢也晉馬隆征西羌依八陣法且戰且行誅斬万計遂復涼州以此論之公孫弘既已討論諸葛亮又能推演桓溫知其則然後馬隆依以破敵則八陣之用不可廢矣唐李筌所載八陣圖配四正四奇之位於八卦其形天圓地方風銳其首雲左右向而垂飛龍盤曲虎張翅朋蛇形宛轉鳥翔為突擊之勢定而不變及觀握奇經義則筌盡出臆度殊乖本文經曰天地前沖為虎翅風為蛇蟠天地後軸為飛龍雲為鳥翔明四為正四為奇之名寓之于正陣則有天地風雲之目變之則為龍虎蛇鳥之名所謂奇亦為正亦為出則就敵歸則後列正合此義其圖已亡今載于經以俟識者岩陣生之始也復有握奇續圖紀金革旄麾進退趨門之法又載公孫弘范蠡樂毅之說錯綜于其中今附其末唐李靖所作兵法有分軍家隊之數而无立陣之形已載敘戰篇宋慶曆中上出臨机指勝圖賜近臣中有陣制曰李靖法及裴緒末諸家之義為九陣變動之勢其說頗詳今並列於後

八陣法

天陣　地陣　風陣　雲陣　飛龍陣

虎翅陣　蛇蟠陣　鳥翔陣

握奇經曰四正為正四奇為奇（後人解之天地風雲為四正龍虎蛇鳥為四奇）或掩稱之先出游軍定兩端天有衝地有軸前後

為風：輔于天雲輔于地衝量各列四隊前後之衝各列三隊風居四維故以圓軸單列三隊前後之軸各三隊雲居四角故以方天居兩端地居中間揔有八陣訖遊軍從右踈其敵或警或警右聽者望麾以出四奇天地前衝為虎翊風為蛇蟠為主之義也虎居于中張翼而崢蛇居兩端向敵而蟠以應之天地後軸為飛龍雲為鳥翔擊定之義也龍居于中張翼而進鳥披兩端而應之虛實三軍皆隨天文氣候向

背山川利害隨時而進以正合奇勝

說奇正者多戾而握奇云四為正四音為奇餘奇為握奇或總稱之先出遊軍定兩端此奇偶之奇陣數有九中心奇零者大將握之以應副八陣之急處

宋大陣

大陣即中軍陣也布陣之法大約指畫分明進退有節審地形設陣形或排長陣常山蛇陣也或排方陣今号四門斗衣也以步軍槍刀手在前為方陣仰四面排布每一指揮五百八十人槍手四十人陌刀手雜以弩牌探拾令廣捷步軍悉教擐牌當陣面矟大車為之陣腳兵按陰書皋鹿角設陣步騎相參大抵古法也良弓勁弩居其後參之行伍厚薄出于臨時務于堅整戎馬無以馳突一陣門四門騎兵居正中侯出戰即開門放戰隊出：即閱之有駐隊有戰隊理相為用不竭人馬之力也若馬軍在前先踊戰侯久抽歸步軍陣後若排方陣印抽归陣中亦依門而入馬步軍都部署若出師代眾即出招討使名押大陣古之中軍也觀大將軍旂鼓所在

應敵用兵俱稟成筭有先鋒陳策先鋒陳拐子陣前陣拒後皆受節制五陣各有法制具載於後今以鈐轄都監每一員領二將兵多者五千人少者三千人此陣中之陣也若裨將十員各領卒五萬人陣也押大陣東稍西稍臨時指置今不具錄宋朝雍熙近景選往年北面用兵官鈐轄已上押大將東西置排陣使又有應募驍勇及所使臣軍校之勇斡者分押戰隊大約皆千人此隊中之隊也掌一兵馬自景祐年後更田令命边將建謀永為軍旅之制凡一指揮以五百人準之

皆軍校一員听轄仍分隸五都凡一將佐一部隊一營壘大小相轄上下相維元帥統之故居則營壘辨行則陣隊成此其大較也（營陣之法有門類如偏師出征或行陰狹之地則隨形布陣不可限常法）

東西拐子馬陣

東西拐子馬陣大陣之左右翊也宋時西北面行營拐子陣並選精騎衷敵用兵每弓騎纂集偏攻大陣一面捍禦不及則有奔突之患因制拐子陣以為救援其兵量大陣之數臨時抽揀

先鋒陣

春秋傳出曰治兵入曰振旅所以辨等列順少長也說者之出則以少者在前先勇力也還則在後明尊卑也是以出師之時以少壯勇健在前則先鋒之義也入則少壯勇健者在後則後殿之義也當時列国已有此法楚人軍行右轅左追蓐前茅慮死中權後勁謂前建茅旌以虞敵之有死又使權謀者居中勁悍者在後也詩曰伯也執殳為王前驅軍鋒之尉乃前代才力之選漢有樊酈滕灌先登陷陣光武以馮異馬武為眾軍前鋒曹魏以于禁張遼樂進徐晃造為軍鋒晉謝元鎮廣陵領應募驍銳為前鋒後唐置踏白橫沖二軍自右先鋒之選所以禦奔沖擊銳師盡勇力也宋時行營常使精兵置先鋒陣將領三員或二員押之應應捍禦不及患在奔沖又置策先鋒陣為援兵雍熙北伐置先鋒部署以下將佐咸平中契丹駈河北鎮定高陽関三路都部署總重兵十餘

萬會合選驍兵二万為先鋒又命五將各領三千精騎陣于先鋒之前將帥相應景德初所出陣圖防捍北狄後真定觀之因曰北戎寇边常遣精捍為先鋒若捍禦不及即有侵軼之患今前鋒陣外盛選銳兵驍將統領別為一隊過其奔沖彼既挫銳而退餘則望風不敢進矣陣前置五將各領精騎及驍將別為一隊並宋朝一時之制不須並置

策先鋒陣

置陣在先鋒陣後騎將一員統之先鋒抗敵或兵勢不支則策先鋒為應援制其奔突

前陣

宋時用兵排陣之法中軍大陣之前別擇銳士散為騎兵謂之前陣按風后握奇圖曰凡兵二千五百人為軍五千人為一隊一隊統二百五十隊百中壘有外壘有陣兵有奇兵陣兵一百七十五隊陣兵九十人奇兵三十五百人孫武曰三軍之衆可使受敵而無偷者奇正是也謂當敵以上陣決勝以奇兵前後左右俱能相應則常勝而無敗凡戰正以合奇以勝當敵為奇用奇之策揣摩敵形指向分衆兵非貴多在乘机取勝耳宋時契丹南攻三路重兵會合中軍陣步騎黨十万人前陣騎士三萬人約握奇圖兵之数

無地分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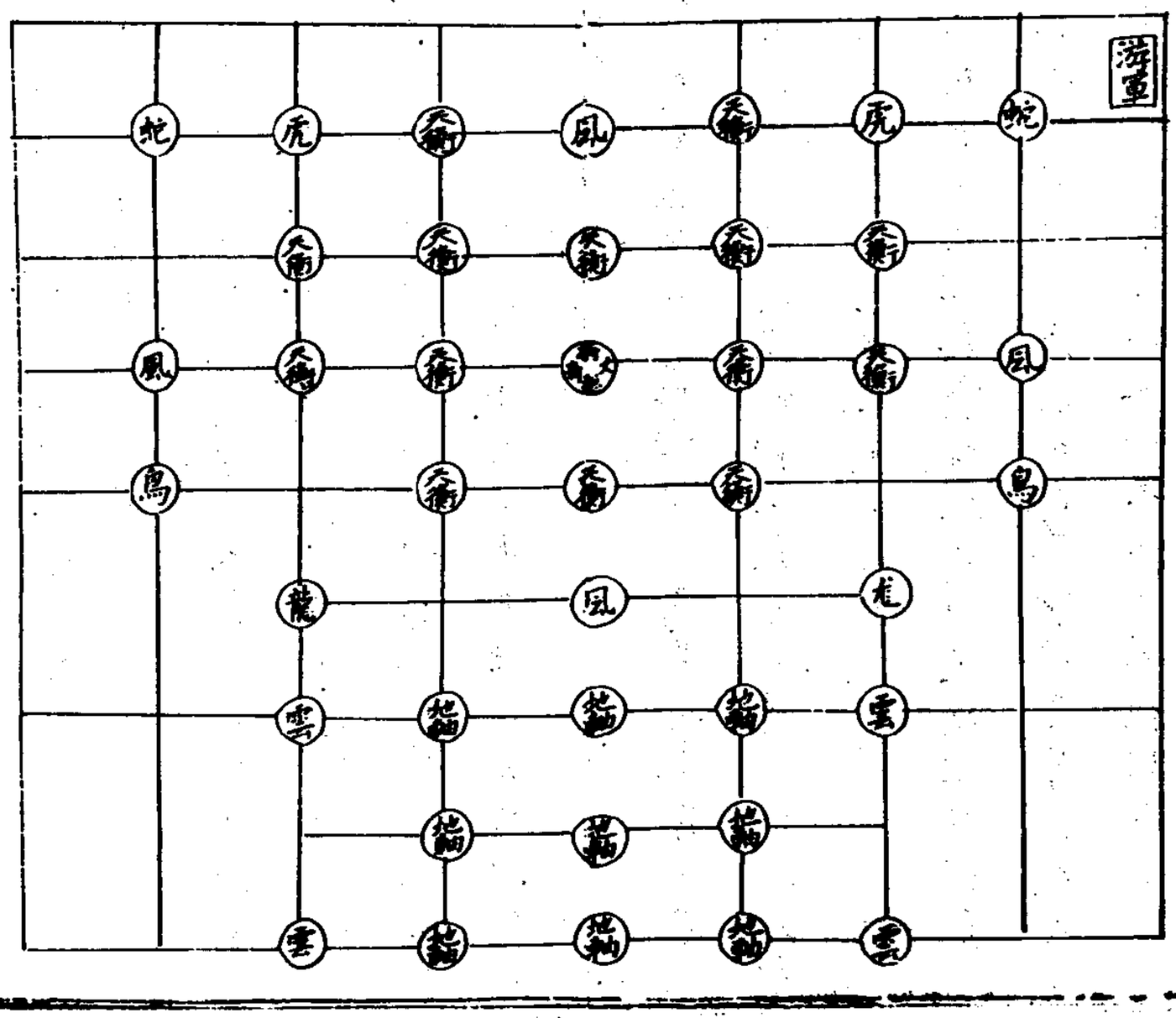
無地分馬輕銳之兵也凡一指揮各成戰隊分遣指使：臣或軍頭一員押之處大將營陣左右前後倫緩急驅使其戰隊多少臨時分置

拒後隊

拒後陣殿後兵也粮道居後若彊寇对壘欲圖奇変引重兵踊戰潛遣精銳由間道掩我委積重軸則須殿後捍之宋時与北狄拒馬河戰別遣兵戰望都王

師不利因粮道断絶咸平中上出北面地圖田北虜好遣粮兵出大陣後断吾粮道因別遣將領二萬人殿後捍敵緩急用之無腹背受敵之患

黃帝所傳風后握奇圖



右握奇經雖存其圖不傳久矣今採其說列而為圖恐未必與古合更俟識者參訂之

續握奇

角音二

初警衆　末收衆

革音五

持兵　二結陣　三行　四趨　五急鬥

金音五

一緩鬥　二上鬥　三退　四背　五急趨

魔法五

一玄　二黄　三白　四青　五赤

旗法八

一天玄　二地黄　三風赤　四雲白

五玄下赤（天前上　天後上　地前上　地後上　玄下青　玄下白）　六天　七地　八地

陣勢八

二革二金為天　三革二金為雲

四革三金為龍　二革四金為虎

四革五金為鳥　五革四金為蛇

此八陣各用金鼓之制

其金革之間加一角音者在天為煞風在地為煞雲在龍為煞鳥在虎為煞蛇如二角音全師進東加三角音全師進南加四角音全師進北鞉音不止者行伍不整金革既息而角音不止者師並旋天圖布不動前為右後為左天地四望之屬是也風象天居兩端其次風其次雲左右相向是也公孫弘曰地為靜地方布風雲各在衡之前天居兩端其次地居中間兩地為北是也地為動為從天陣變為地陣即張形布勢破敵攻圍不定其形故為動也雲象龍縱布兩天兩天次之縱布四地四地次于天後地縱布四風四風狹天地之左右天前衡居其左雲多兩端多傳韓信註釋者与此微有差異而有范蠡樂毅之說相

雜今亦錯綜於其中其于部隊或三或五或三十或五十陣圖如此變通由人其八陣用方圓法以寡禦衆陣法面々相向背々相承騎在其間出奇突擊馬隆以三千步卒敗羌萬騎用此術也

三十二隊天冲　十六隊風　八隊天前冲
十二隊地前冲　十二隊地軸　合作二十四隊
八隊天後冲　十二隊地後冲　十六隊雲
以天地前冲為虎翼天地後冲為飛鳥龍為蛇蟠
雲為翔鳥

李靖陣法

古今以来臨戎對敵每作四面陣周圍受敵以為必固倘若逶鋒而擊之其陣必破此非天殃將之失也亦若作蛇陣背以隊五步騎相接或被破一虎即敗敗必全失大將避潰師之賊移過于下遂使驍勇小將無罪受誅今則立成定制各立陣各部至分々門各明奇正若失一陣斬一將形勢既就諸陣相應犹手臂相救以此攻守萬死一失中軍為中黃陣次有前衝後衝左突右擊白雲青龍大赤大黑摧兇決勝先鋒破敵以上除中黃外餘十二陣以應十二辰

大黑子　大赤未　破敵丑　左突寅
青蛇卯　摧兇辰　前冲巳　先鋒午
右擊申　白雲酉　決勝戌　後冲亥

凡每八百人為一小方陣；周圍十二隊每隊五十人中間二百人并騎射長鎗短兵等伏在陣中隨便冲擊其為白雲青蛇大赤大黑既碍掩尾趣退每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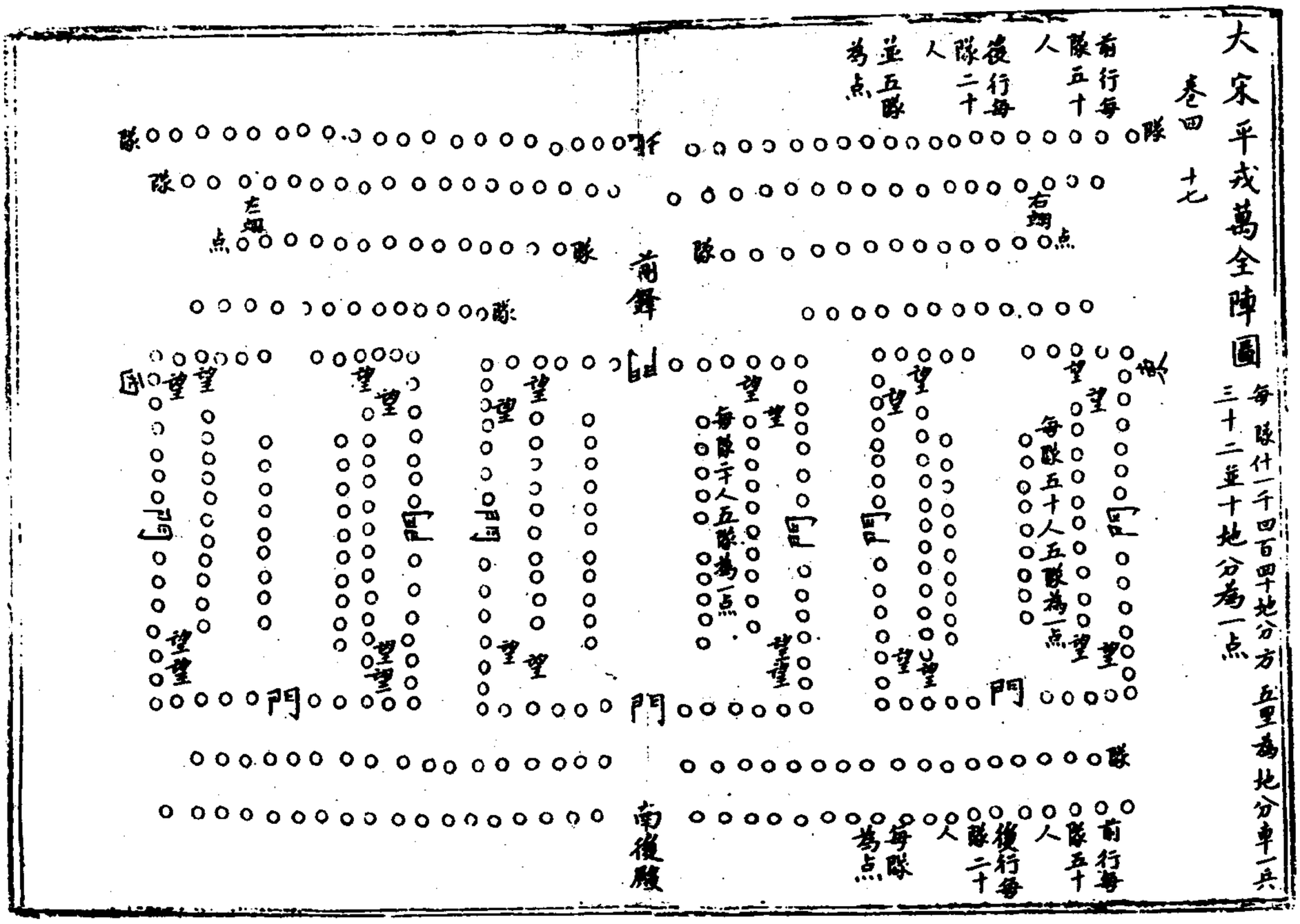
加騎射兵鎗一百人凡計馬步軍共萬百人成一大陣其中三千人是騎射長鎗馬軍除中黃大黑大赤白雲青蛇之外餘八陣每陣抽騎射弓弩一百人共八百一充遊奕軍机戰乱兵引敵如兵少即于隊中加數必要存其陣隊止即為營動即為陣也逢賊告急鼓声一發陣立成更不須煩劳指布此即應変之法出入如神攻取皆勝所向無敵其小陣皆有四頭每頭配勇將一人用戰鼓一面中立大旗號凡每面

必有賊未攻擊即諸陣相應欲救南陣則南面鼓動八百人一時順向南轉東西北同此只轉步兵騎兵不動每陣相去廣一百步狀如街陌設詐挑戰引之令入則見背他陣突出弓弩騎射長鎗左右突擊前伏走五陣乃理凡百人曰隊○二隊曰官◇二官曰曲◇二曲曰步

居地二步一隊方十步廣二十步隊間容步曲間容曲步廣百八十步即間容即陣廣四百六十步陣間容陣凡設方者所以張勢也高平刻方以利安耳

抄其胞後掩其尾是謂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一勝也

大宋平戎萬全陣圖　卷四　十七



右萬全陣法凡九圍共成一陣內三為方陣　一為前鋒　一為後殿　二為右翼二為左翼

凡中心連排方陣三每陣各一員大將主之其陣各方五里人相去一里東西占十七里每陣周圍二十里計七千二百步每五百步為一地每地分用戰車一乘兵士二十二人三人在車上四人掌拒馬四小牌四槍四劍四人掌床子弩二四人掌步弩二四人掌掉刀二小牌二三人掌圍牌三一陣計千四百四十地分戰車千四百四十乘地分兵士三萬一千六百八十人無地分兵士卒五千人以三十人為一隊計兵六十六隊餘二千人其兵七隊于陣內列行拒馬五千七百六十槍五千七百六十劍五千七百六十床子弩二千八百八十步弩五千七百六十掉刀二千八百八十小牌八千六百四十望樓

八座每座望子十人計八十人凡陣之四面列戰車
防牌及諸兵器皆持滿外向車中貯糗粮軍中所用
之物又每陣四面皆一門為臨時啓閉之節
一東西稍陣各用騎兵萬人解鐙分為兩行前行配
五十騎為一隊計百二十五隊每隊并隊占地五十
步計六千二百五十步計一十七里一百三十步後
行配三十騎為一隊計一百二十五隊每隊眼占地
五十步東西占地十七里九十步三路探馬計三十

隊每路各浮圖子排列計一百五十六騎輕騎七千
五百人騎槍七千五百條圍牌七千五百面劍三千
七百五十口東西陣各劍千八百七十五口骨朶三
千七百五十條東西稍陣各骨朶千八百七十五條
前後陣騎各用騎兵五千解鐙分為兩隊前行配五
十騎為一隊并隊眼占地六十五步計六十二隊每
隊眼占地四千零三十步計十六里七十步後行配
三十騎為一隊計六十二隊占地計四千零三十步
計十六里七十步五路探馬計四千零九十五步計
一十里三十步五路探馬每路浮圖子排計二百七
十五騎圍牌三千八百條圍牌三千八百面劍三千
八百口前後陣各劍九百五十口骨朶一千九百條
前後陣各骨朶九百五十條

三百八十人步內二百四十人充望子三萬六百五十
人騎內六百五十人充探馬數內騎軍及無地兵士
共四萬五千三百五十人騎一萬五千人步也

宋朝八陣法

八陣者蓋本裴緒新令方圖北：衝方罘罳車輪鴈
之名也今約李靖陣法用一方四千人為之馬步軍
以五十人為一隊計二百八十隊步軍二百隊馬軍
八十隊分為中軍左右虞候左右前後七軍凡布陣
一卒占地二步一馬縱橫二步陣中每十人為列皆
面：相向背：相承陣間容陣隊間容隊太抵前禦
其前後禦其後左防其左右防其右陣有八門四頭
八尾觸處為首敵冲其中両頭俱至者也其駐隊者
即今之陣脚兵也戰鋒隊戰隊跌盪奇兵者即今之
陣内戰兵及先地分兵也左虞侯右軍者即今之先
鋒策先鋒將也前軍後軍者即今之左助將右助將
也左虞候左軍者即今之殿後策殿後將也但古今
異名孝者惑而难曉每出陣則馬步迭用更戰更息
循環无窮戰鋒隊出則為氖陣狀如鳥足左右戰隊
各分為両列如鴈行之翊故以正合以奇勝者陣也
金鼓之嚴衛將帥之大防奇兵之机要奇因正則出
不意掩不備欲圖西北先擊東南視彼虛實伸其心
腹可以決勝矣

治平勝算全書卷四終

治平勝算全書卷五

諸葛亮八陣記

夔峯年羹堯輯

八陣之法孔明則河圖之圖而分為四層則洛書之方而分為九軍則井田公私之制而分中外之營則雲陣東方青龍也曰龍陣西方白虎也白虎陣南後天卦位而亖四奇四正西北乾卦也曰天陣西南坤卦也曰地陣東南巽卦也曰風陣東北艮卦也曰

朱雀也曰鳥陣北方玄武也曰蛇陣中為中軍陣太極之位也中軍四象為正以獸為奇四象四獸各以六陣相從或四象七陣四獸五陣中軍大將所居中四陣為餘奇大將所握別為游騎二十四陣以係八之義也方陣以四隅為正四方為奇名四正為天地風雲者乾坤巽艮之位也名四奇為龍虎鳥蛇者震兌离坎之位也是則孔明之天地風雲軒轅之衡軸衡非孔明之龍虎鳥蛇欲論握奇只求其法於內外勿雜以龍虎鳥蛇之称欲論八陣只求其法於八面勿混以衡軸衡之号斯兩得之

唐太宗曰陣數有九中心冬者大將握之四向八向皆取准焉陣向容陣隊間容隊以前為後以後為前進无速奔退无處走回顧八尾觸處為首敵冲其中兩頭皆救數起於五而終於八此八陣之法也

諸葛亮曜唐方陣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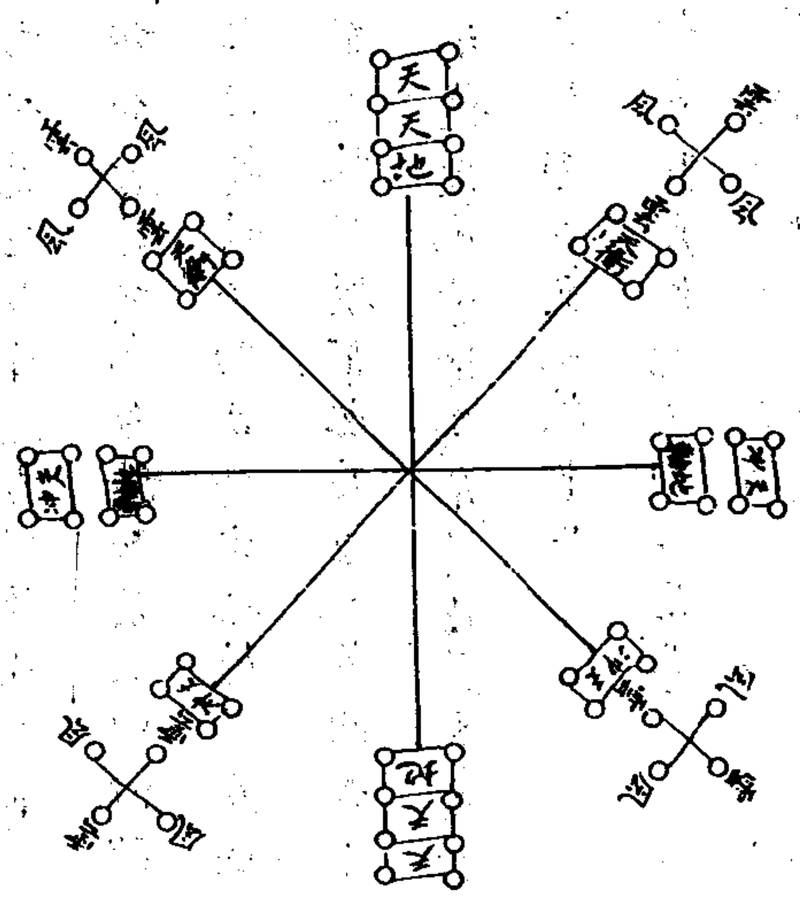
黃帝握奇圖也圍者分表裏也孔明八陣方也方者定八向也圓陣以裏為正表為奇故名內陣曰地曰軸曰衡取靜之义也名外陣曰天曰衡曰風雲取動

伏羲六十四卦分內外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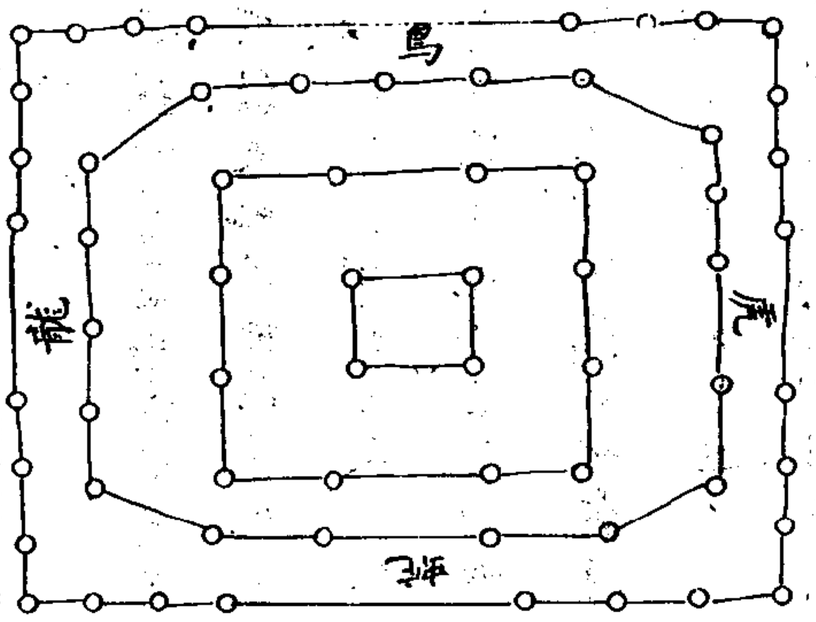
否一遁一訟一始一妄一同一履一乾
萃咸一困一大過一隨一革一兌一夬
晉旅一未一鳥一噬一嗑一睽一有
蹇小過一解一恒一震豐一妹一壯
觀一漸一渙一巽一益一家孚一小畜
比一蹇一坎一井一屯一既節一需
剝一艮一蒙一蠱一頤一賁一損一大畜

坤一謙一師一升一復一臨一泰一
射既濟未濟也最裏一層為震巽恒益謂風雷相薄恒益起意也

黃帝縱布握奇陣



豫武子乘之分八陣配合河昌數圖



黃帝握奇經曰縱布二天二尺次之縱布四地次于天后縱布四風扶天地之左右縱布四云起天地之四維縱布天沖居其左右縱布天衡居其前縱后布地軸居其中間（經文六十六字係風后亦作）

黃帝握奇內圓外方孫子乘之內外俱方八；相乘六十四陣故名乘之外圍二十八陣為四正；各七陣四隅居之次圍二十八陣為四奇；各五陣四方居之三圍十二陣為中軍裏圓四陣為握奇大小相包

衆寡相裹奇正相涌一分一合而變化出矣

握奇陣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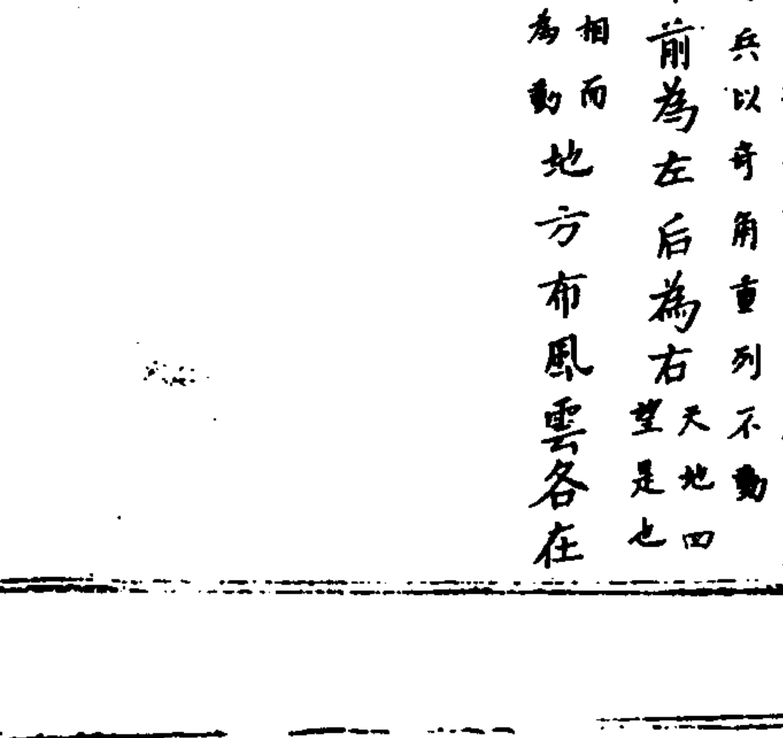
握奇之法觀於易象而為形其布列本於先天後天對待面起數天地定位故首布乾坤而山澤通氣故次布兌而艮雷風相薄故次布巽而震水火不相射故次布離而坎布乾坤之外四陣為天天包乎外也布於乾坤之內四陣為地地載乎內也布於兌巽艮震之外四陣為風雲風鼓於天而變化雲出於地而飛揚也布於離坎之外四陣為天沖卯酉相射之義也布於兌艮巽震之內四陣為天衡；者窺天之蹤跡而居其所也布於離艮之內四陣為地軸；者車之樞輪轉而軸執其中也規環為圓對待為直直而布之故曰縱布也其軍九其陣六十四其形圓其象為龍乾為首坤為尾兌艮巽震為四足坎離為兩翅奇者圖之數也故名握奇

縱者直陣龍象也三十二隊陽（十六隊天衝一隊陰（十二隊地軸二隊地沖人隊雲○天地之衝為震翅天地之沖為巽風龍為龍蛇蟠雲）三十六隊天沖人隊風）三十

為鳥翔　天地以下八重以列或曰擇可望敵印列具后或分為八或合為一天圓布前為左后為右天地四天后居兩端其次雲風方古相而乙此為動地方布風雲各在

前

分陣隊第一勢



陣法正宗

圖十八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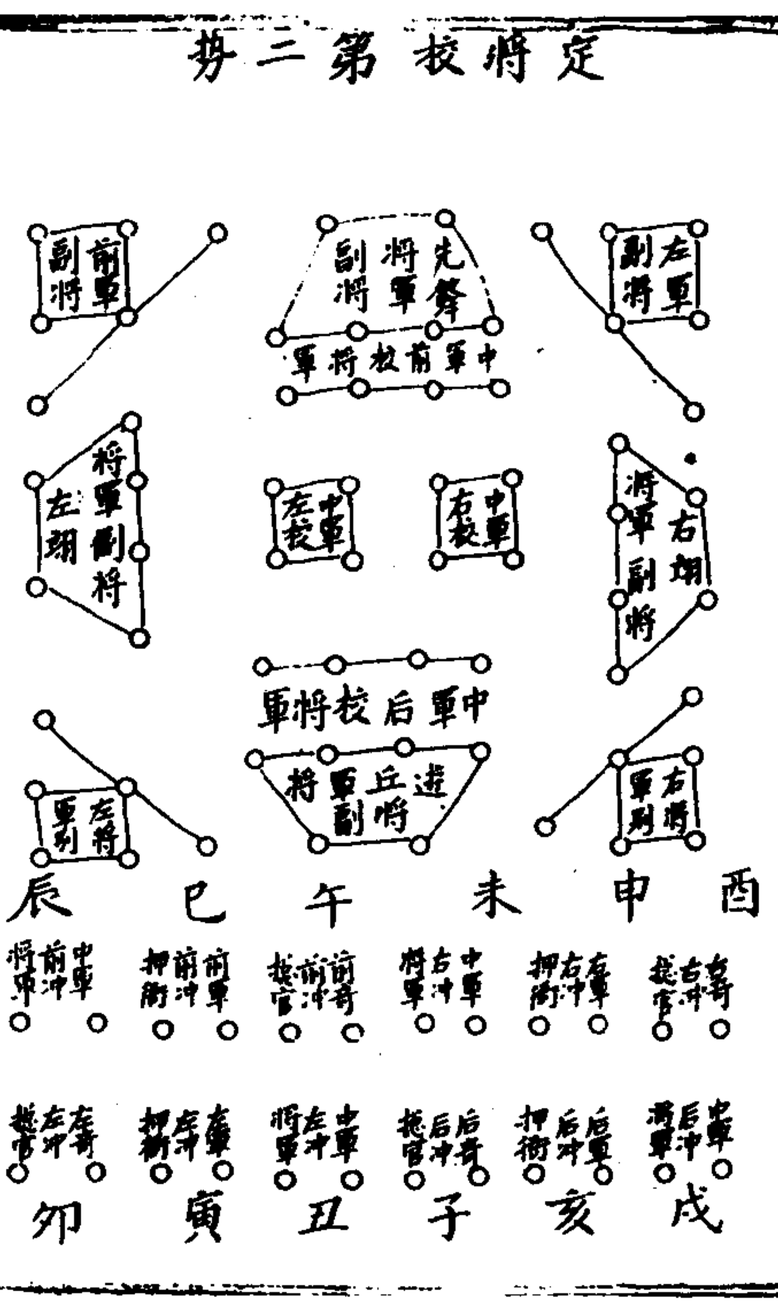
數將校名

色戰守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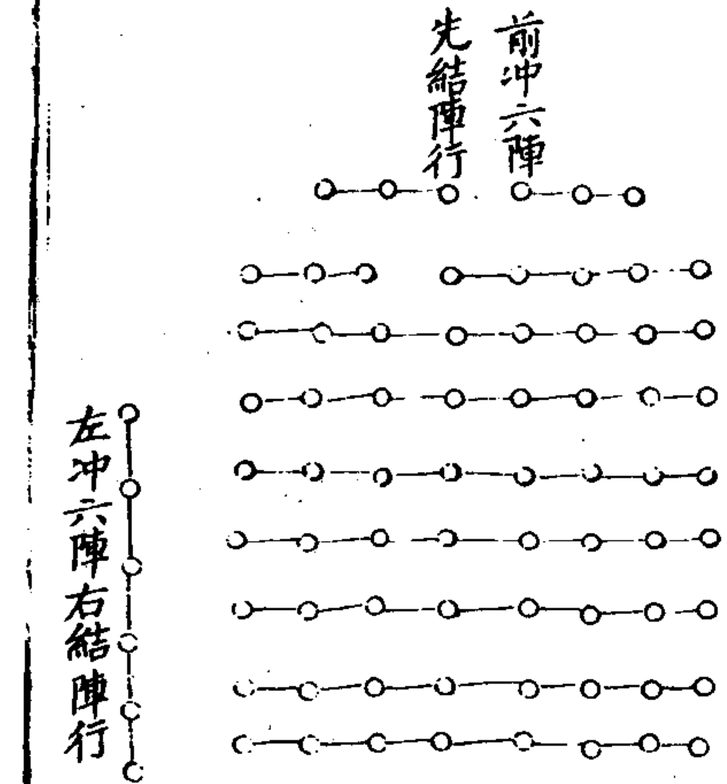
法以係鈐

圖之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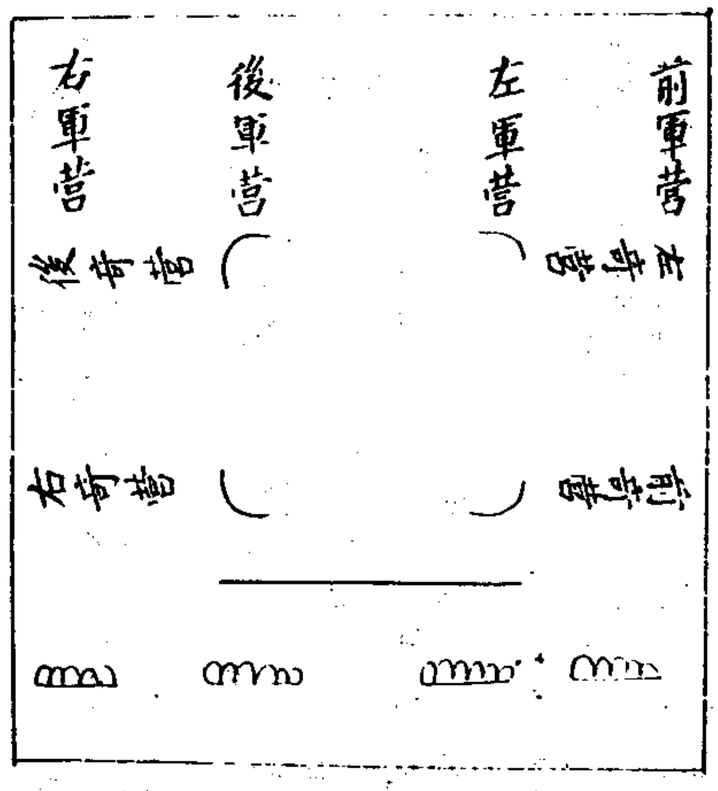
定將校第二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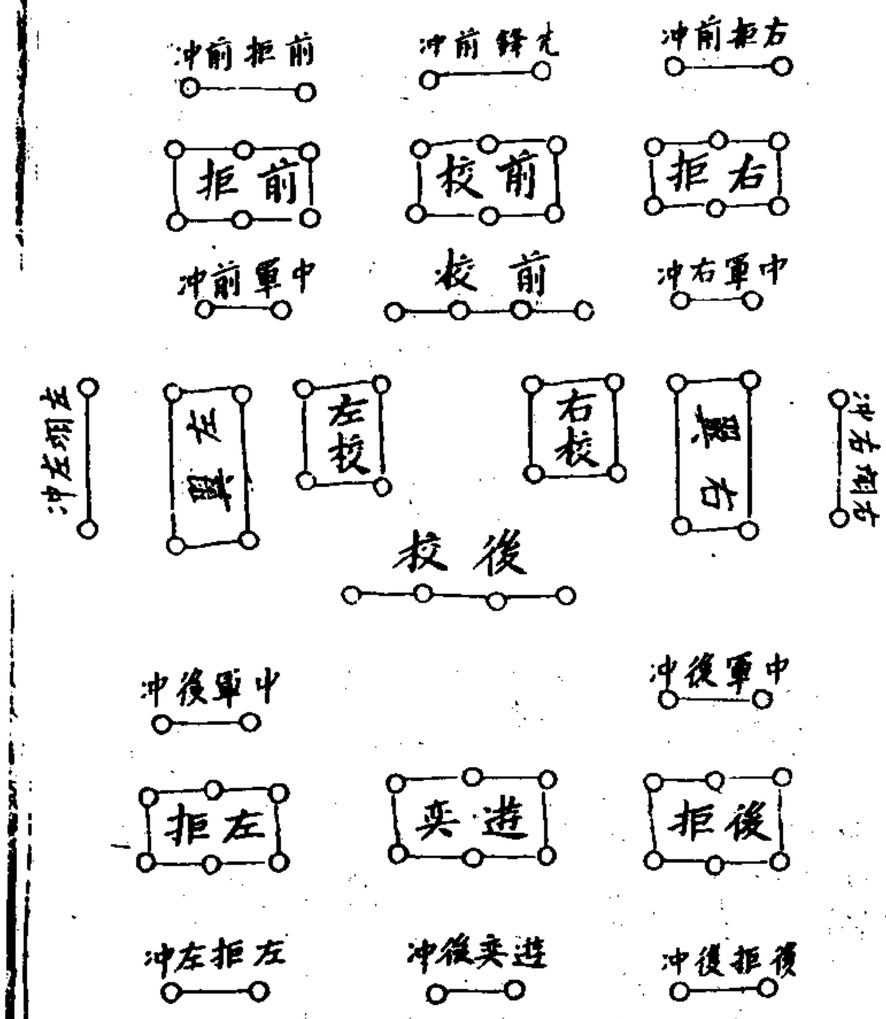
第一前冲騎兵行
發第二前奇步兵行
第三前冲騎兵行
行第四前軍步兵行
結第五右冲騎兵行
隊第六右奇步兵行
第七右冲騎兵行
第第八右軍步兵行
第九前冲騎兵行
三第十中軍步兵行
勢第十一中軍步兵行
第十二中軍步兵行
第十三前冲后冲騎兵
第十四中軍步兵行
第十五中軍步兵行
第十六左冲騎兵行
第十七右奇步兵行
第十八左冲騎兵行
第十九左軍步兵行
第二十后冲騎兵行
第二十一后軍步兵行
第二十二后騎兵行
第二十三後軍步兵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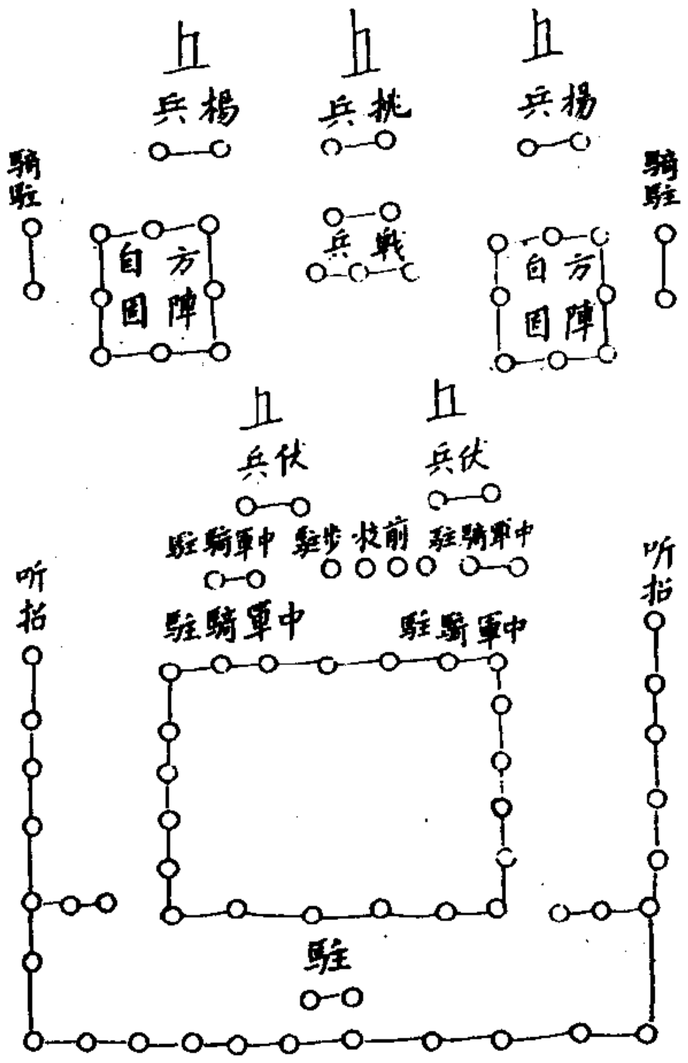
營柵第四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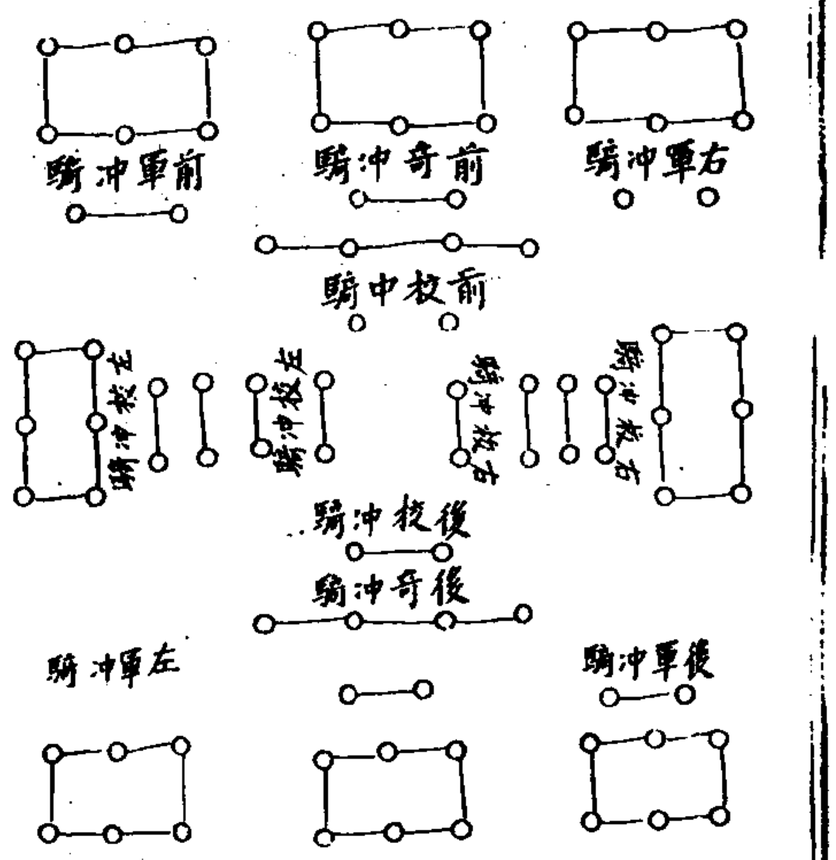
初布陣第五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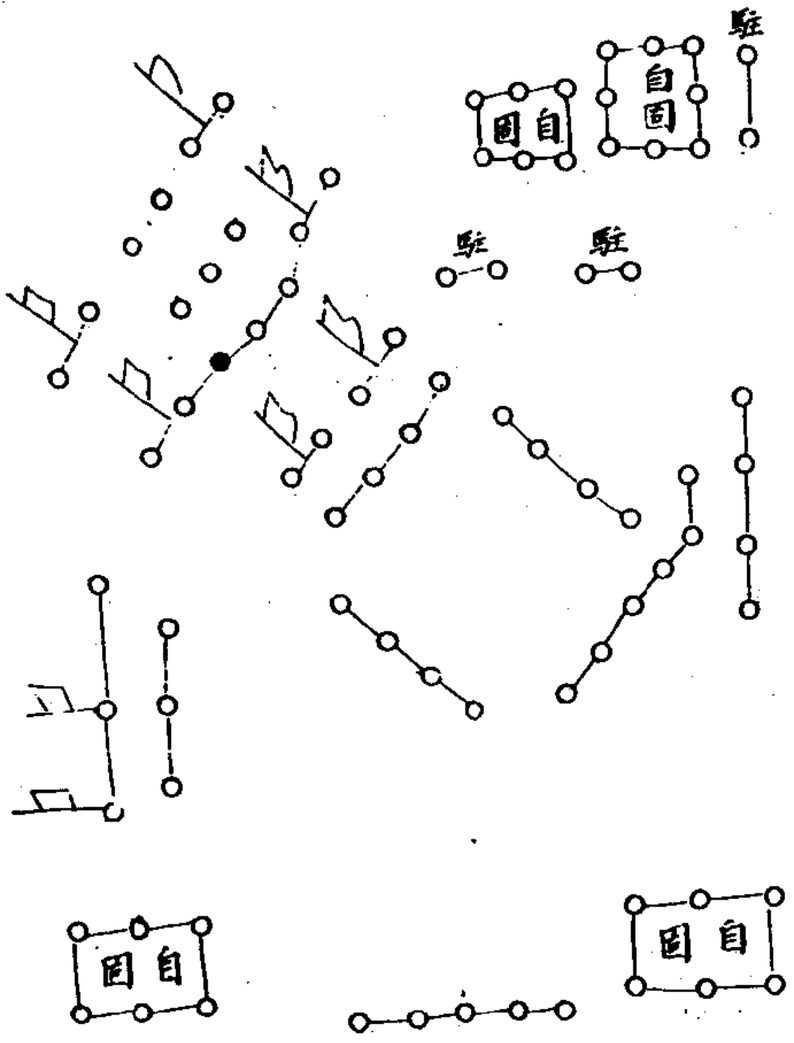
嚴陣挑戰第七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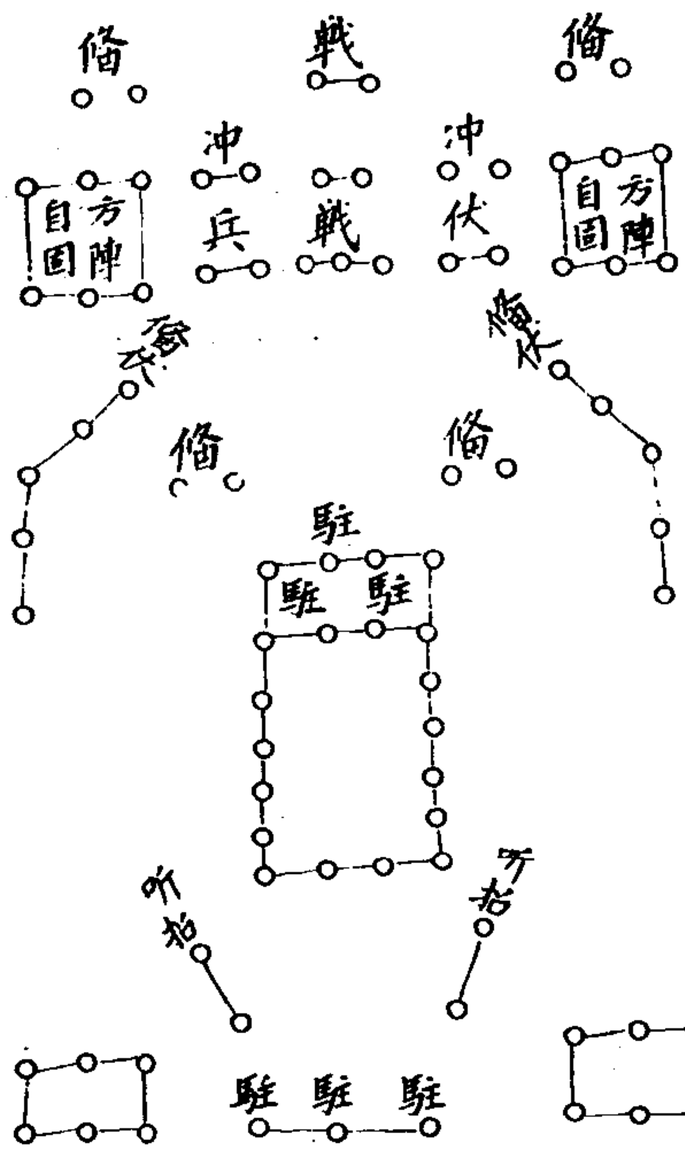
敵兵待敵第六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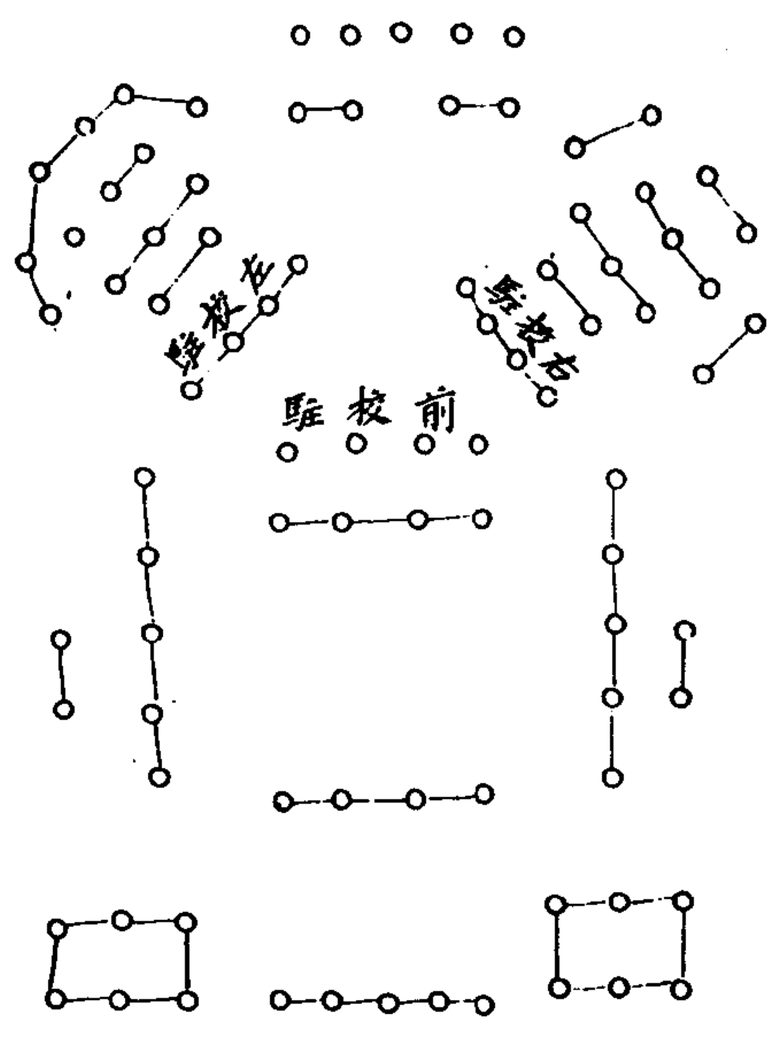
敵牧左哨第九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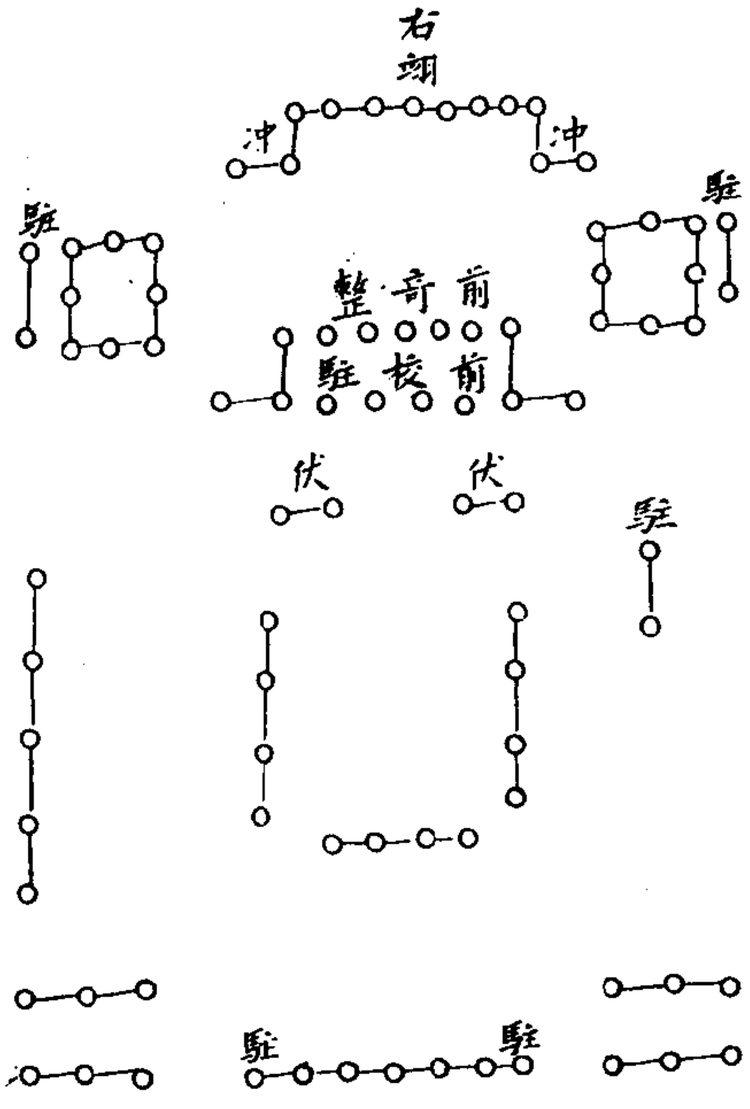
先鋒應敵第八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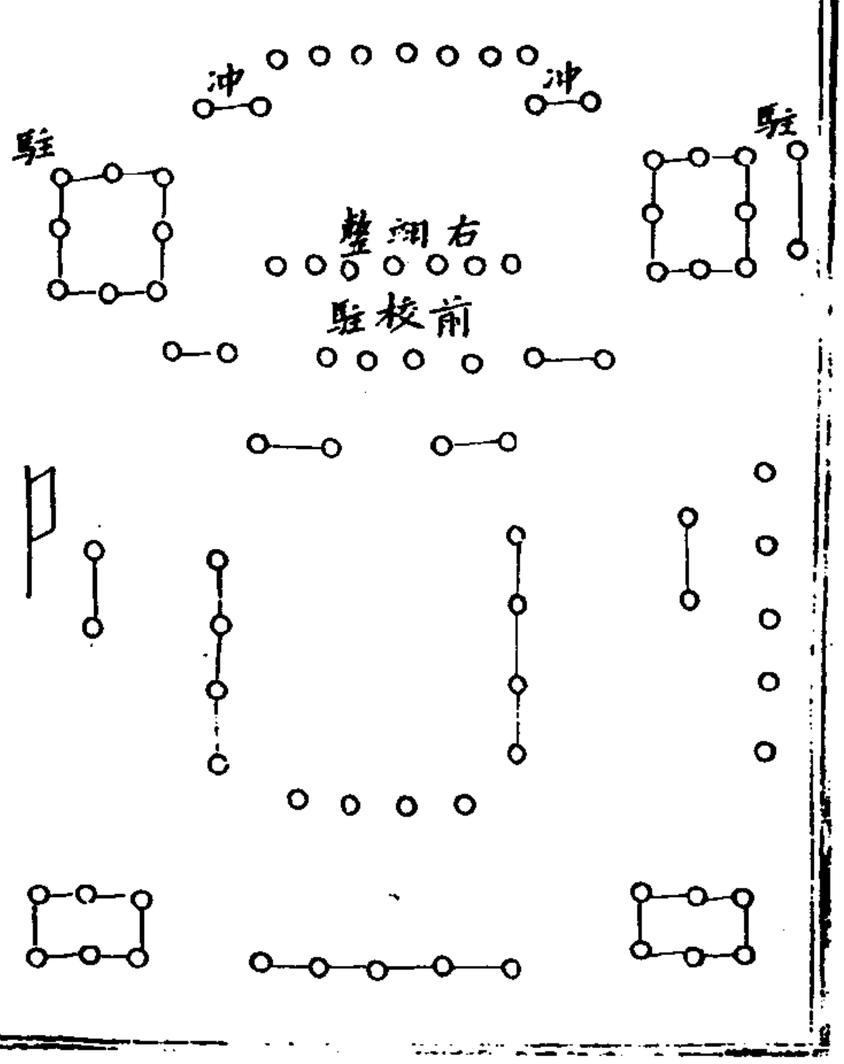
敵攻兩哨第十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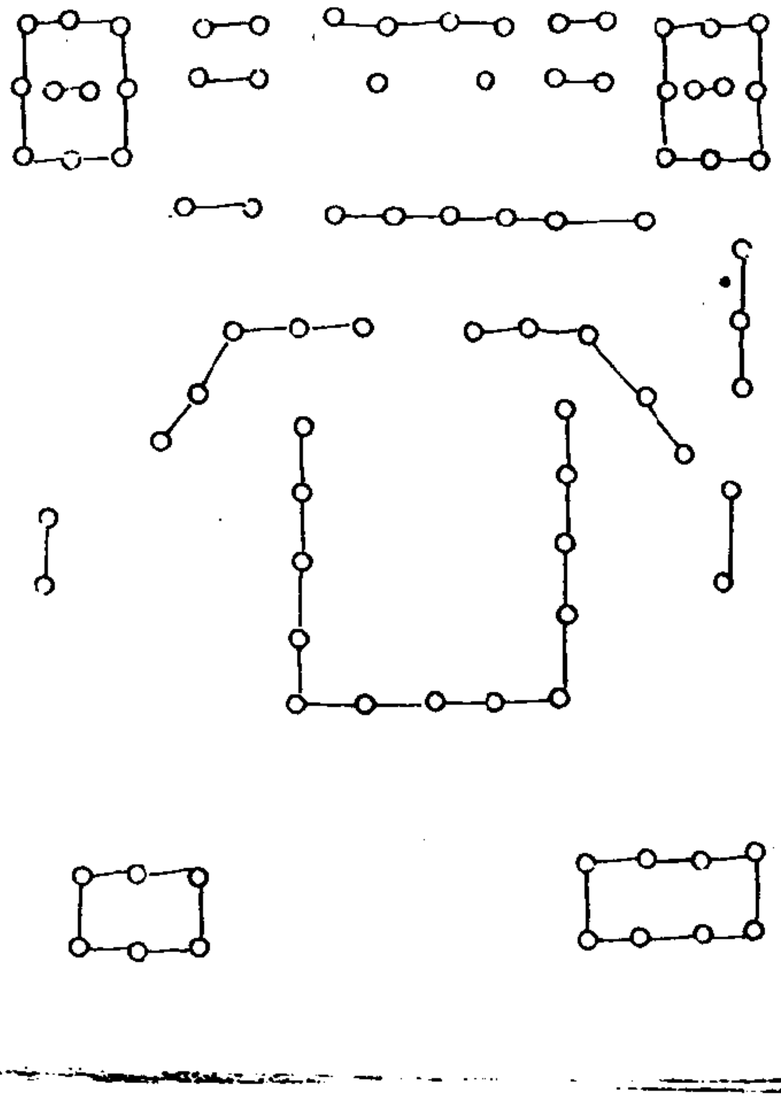
再合右奇迭戰十一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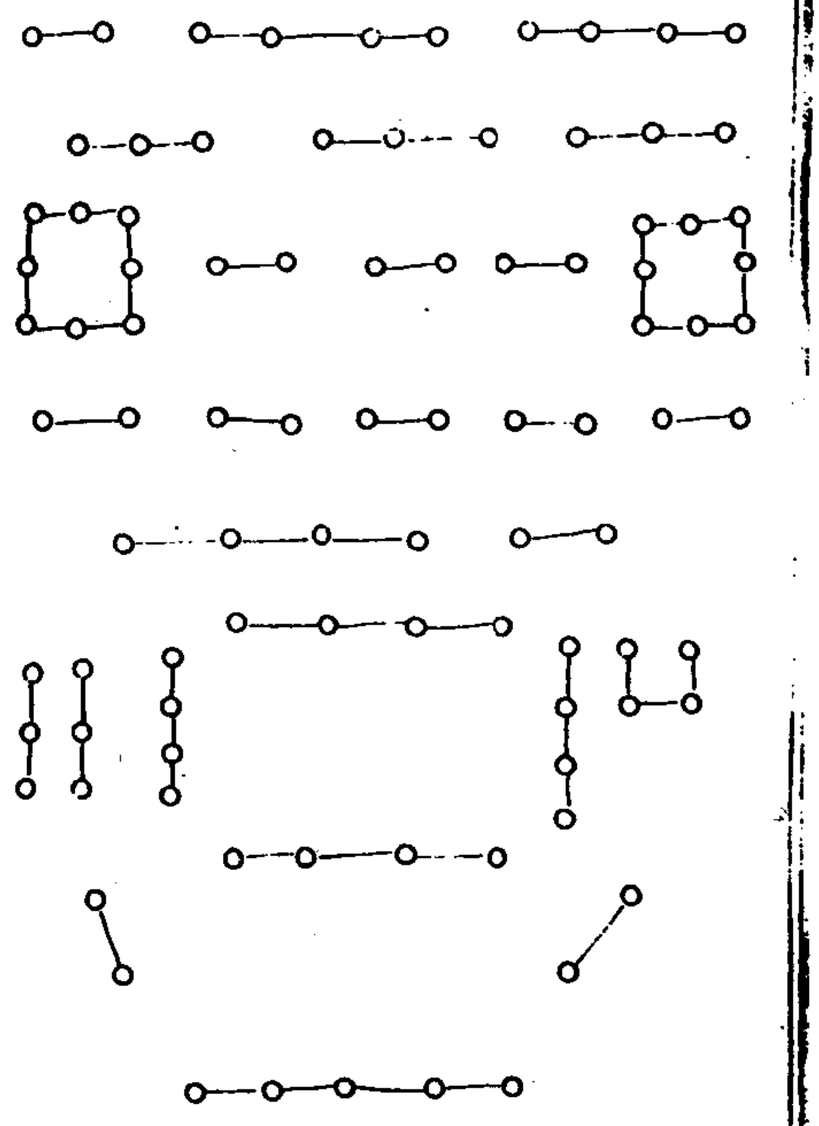
三合左奇迭戰十二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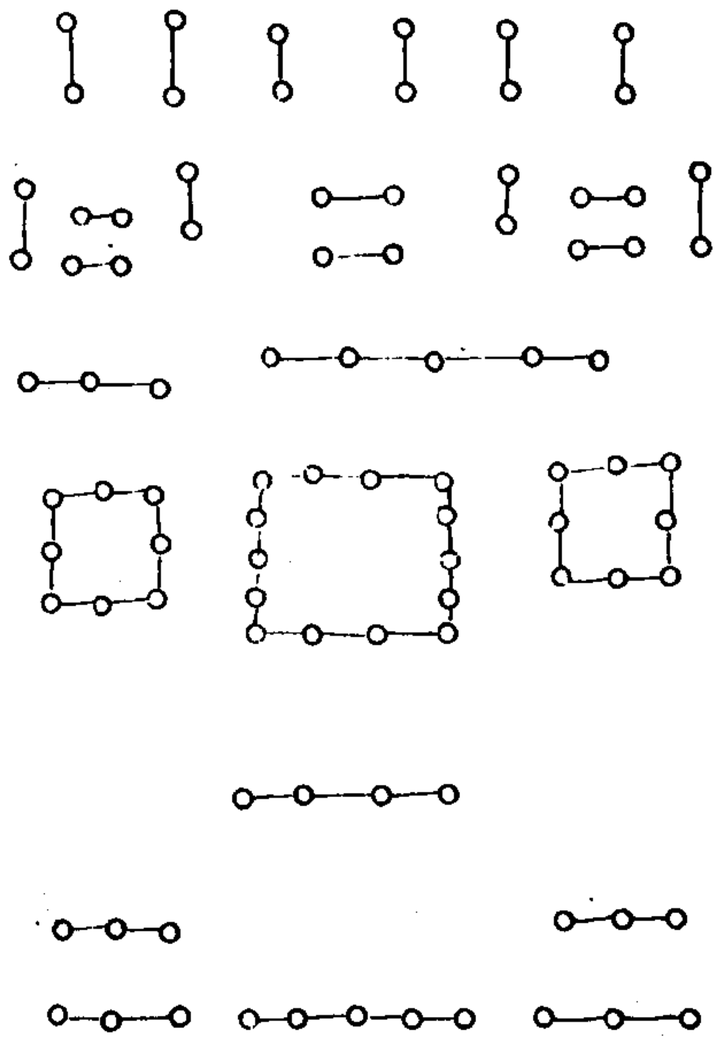
四合中單迭戰十三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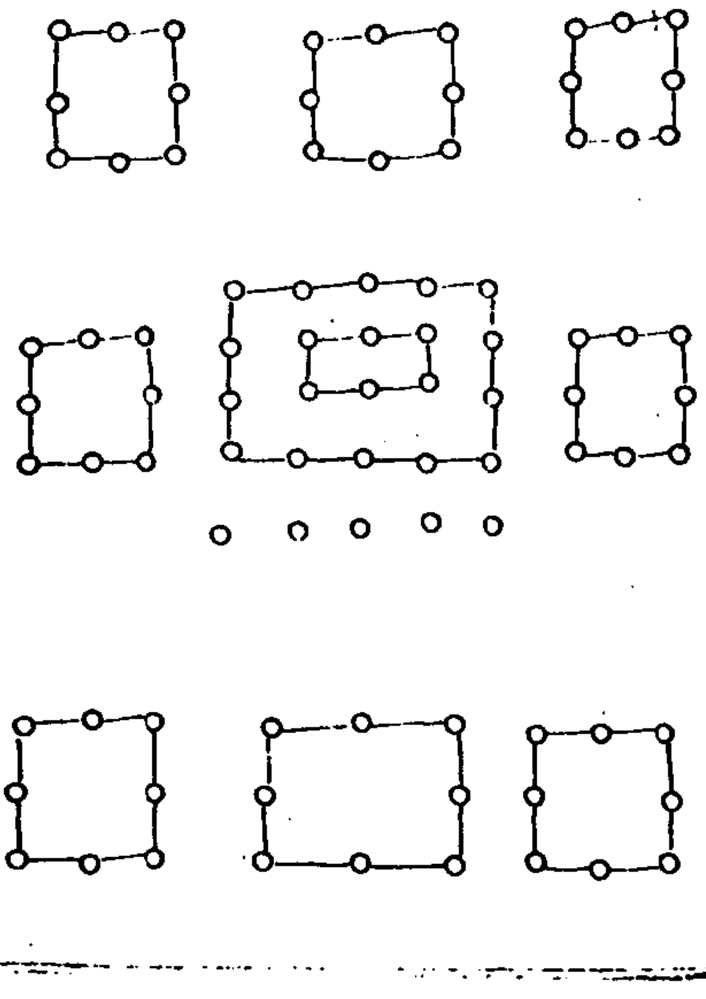
五合三軍大戰十四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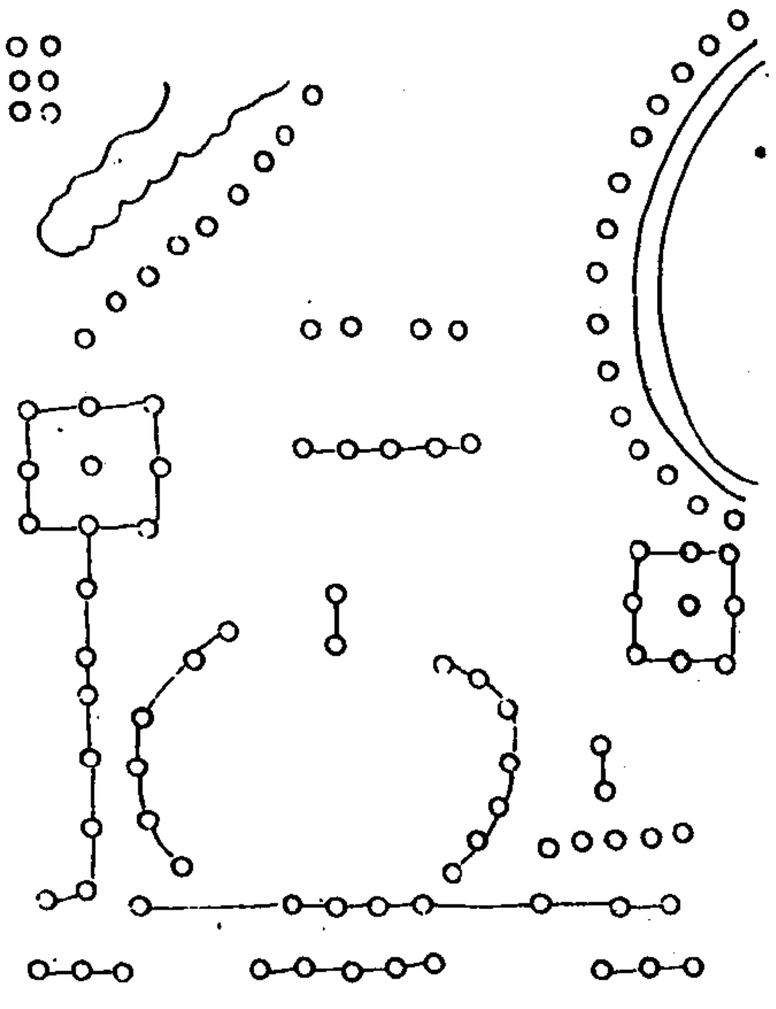
戰勝追逐第十五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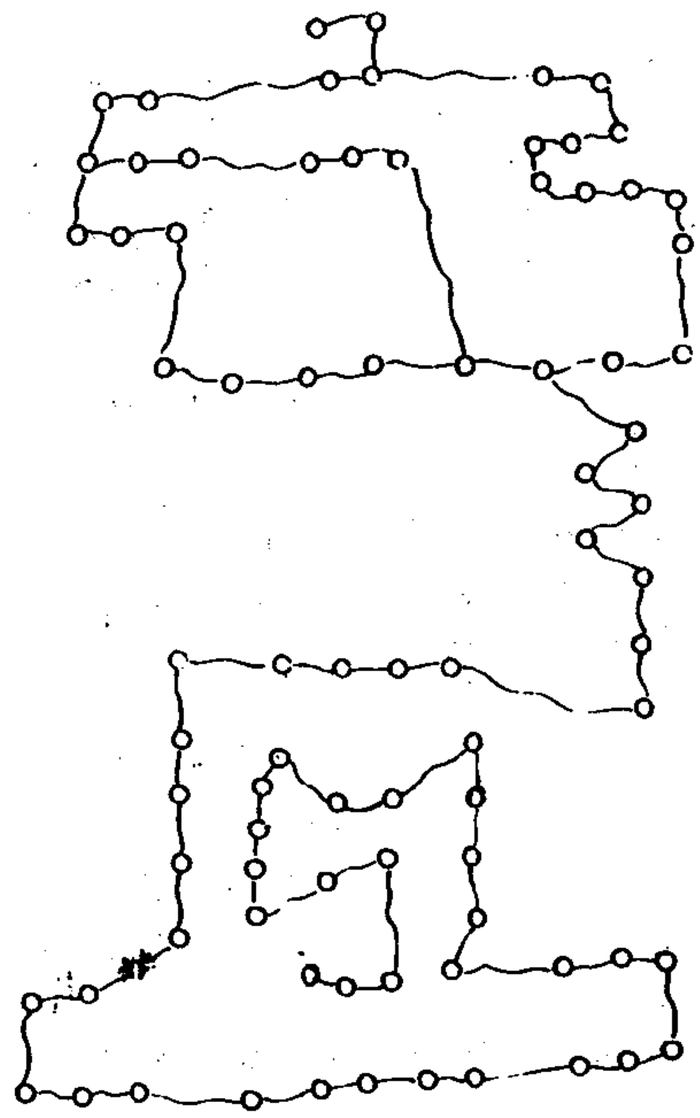


收陣整兵十六勢



擄險阻敵十七勢





右孔明出師常用十二万人其法步兵六十四陣；各一千五百人騎兵二十四陣各一千人步兵四正四奇騎兵四冲各以六為陣中軍以十六為陣也四正者前軍左軍右軍后軍也四奇者前奇左奇右奇后奇也四冲者前冲左冲右冲后冲也中軍為身四正為四頭四奇四冲為八尾首尾相救變用不窮加出于冲騎故二十四陣以二十将領之分為中軍四奇一十二陣之羽翊爪牙為行則居前止則居后戰則進退无常位犹十二辰流行變化也中軍冲騎入陣四将軍領之一将軍各領二陣前冲随后冲之前其次地居中間兩地為軸也此為淨（供文）前校之步卒石冲随右校之步卒左冲随左校之步卒辰戌丑未居中央也四正冲騎入陣四抑衝領之一抑衝各領二陣前冲随全軍右冲随右軍左冲随在軍后冲随后軍寅申巳亥居四隅也四奇冲騎八陣四抱冒領之前冲随前奇右冲随右奇左冲随左奇后冲随后奇子午卯酉居四方也如敵当其前；奇左奇又援一陣又前軍石奇后奇各援一陣八右軍前軍右軍各以八陣結為方陣詘之一拒四奇各五陣鳴足而立此奇正重軽之別也中軍后拔八員前軍左右各領步兵四陣前后左右冲将軍各領奇兵二陣中軍所領无非精兵所賴破敵非特為護衛主将設也故陣開兵出必以前后兵四陣前右冲四陣当出前布駐陣以為先鋒之援四正四奇將校各三員揔三

十二員中軍步騎卒三万二千人外八營步騎卒九
万八千人中營將八員外營將二十四員无非握奇
焉數前全后全錯綜相全有如此也使黃帝孔明復
生于此兵有多寡不同而陣隊分數更无增損之法
也

陣法總說

後學軍志素定奪敵人之心不待戰而勝者也

昔稱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此言伐謀制變先声
後伍弥縫其缺用以乘机而佐勝由中古以來未之
或改大要在士卒訓練兵械堅良號令以申之賞爵
以勸之因山川形勢之宜講步騎離合之要不罷不
隘按陣而居常以我逸待彼勞以吾整待彼乱以吾
近待彼遠以吾飽待彼飢故其疾如風其徐如林不
動如山难知如陰震動如雷優掠如火此制勝之道
也法曰以正合以奇勝然則正者行陣也奇者所以
用變也奇不得正雖銳而无恃正不得奇雖整而无
功故必交相用而後能百戰百勝矣故曰治衆如治
寡非分數不能鬪衆如鬪寡非形勢不能三軍之衆

可使受敵而无敗非奇正不成故有天陣地陣人陣以象三寸直陣銳陣曲陣方陣圓陣以法五行辭易明而習易成；法之可用者且以言不相聞故為金鼓視不相見故為旌旗金鼓旌旗所以一人之耳目耳目既一則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勇怯並用出生入死誰與我敵哉若夫一鼓牽赤旂為銳陣三鼓牽青旂為直陣四鼓舉白旂為方陣五鼓舉黃旂為圓陣此應敵之略也卒一

人居也各二步十人為列十列為隊則廣縱共二十步陣間容陣隊中間容隊曲間容曲此行列之法也前禦前後禦後左防左右防右長參短；參長行必魚貫立必鴈行回軍轉陣以後為前以前為後進无連奔退无遁走回頭八尾觸處為首敵冲其中兩頭俱救此教習之常也陳兵誓衆者胡可忽而不務耶

隨旂變陣炎馳電發俄頃之際事自繁多則心迷意倦勞而无暇安能棄便舍銳獵敵爭勝哉若但使閑鼓知進聞金知退辨旌旂之指麾習器械之便利粗明三四不必遍知亦足勤兵示法殺敵致果斯或可耳茲試一端之論不為无主然特施於忘戰之久帝人之合或庶幾焉若乃提兵十萬深入賊境大軍在前堅城未下戰則勝負未決欲攻則利害难知自非整飭車徒步分營壘或先據地之要害或先扼敵之

襟喉蛇蟠月偃中權後勁嘴能收萬全之勝哉至如平原大野深捧險道前叩後澤乘高趨下頓兵擁衆呼吸俟命若不素練施設何以處之然後知議者之粗而不精也或曰唐人李筌號能言兵者其說曰兵犹水也水因地以制形兵因敵以知勝能与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則戰陣无啇明矣而庸將自以教習之法為戰敵之陣不亦謬乎是大不然筌之八合八離則雜而无章四奇四正則定而不變自膠其柱

而謂瑕无五音愚且妄矣昔諸葛推行八陣得其新意以蜀弱卒數萬東屯渭水天下震動司馬懿以十萬之衆抗之堅壁不敢出會亮卒始獲享處馬隆以步卒三千按八陣圖轉戰千里破羌數萬騎之衆以後涼州今謂二人為庸將可乎謂不為戰陣之陣可乎此筌之不足為準也茲取古今陣法繪圖以存其概俾將帥度宜而行之者能沿古便聞一知十觸類以推此又望之明哲者毋之孫吳暗合為極知兵歷代陣法沿襲各殊蓋施於古者或泥於合宋雍熙間契丹數盜邊境太祖乃自製平戎陣圖以授大將今存其詳首列於後

大宋平戎萬全陣法

前行每陣五十人後行每隊三十人

前後並五隊為一点

每陣計一千四百四十地分方五里

每地分車一兵二十二並十地分為一点

裴子法

凡八陣之法轉而相勝更為雌雄

方陣正而厚圓陣隨而取正厚者力併故方勝圓以厚勝薄也

圓陣无角利以堅守北陣張其兩翼若拳取之以北吞圓勢可敗也法曰翼而張者攻其兩角故圓勝北以聚勝散也

北陣勝壯者壯陣前銳後重象劍之鋒北張其兩翊前單後復也法曰銳而鋒者夾取之緩之故北勝壯犹復

壯陣勝冲方者衝方前衆後踈戰者相捉居者有餘壯背高向下固其地勢以潰其屯可以破敵也法曰得地助者昌失地助者亡故壯勝冲方

冲方勝車輸車輸兵得成行善胃乱敵而畏險阻冲方地勢高利守以疲車輸之力故冲方勝車輪累置偏在首尾虛在兩旁其勢不堅車輸之兵偏以

強弩善冲乱敵法曰以守待攻者强以動待敵者亡此車輪勝衆置也

鷹行前銳後張延斜而行便於縱人衆且前後横冲夾縱便於延斜利於相救且戰且息此衆且勝鷹行也

方陣形重而厚伏居者衆用力者寡鷹行延斜張両翊便於左右利於周旋法曰厚而升者堅常選勇力者恊其旁此鷹行勝方陣也

凡三軍遷從次舍之宜必就所喜避所惡依其水草利於芻收因險阻為滹罣則施功薄而易脩

凡屯兵處軍於山之高者則為敵所棲於山之卑者則為敵所因故處山之勢擾其陰陽脩其左右命曰鳥雲之陣言能鳥散南雲合應變從利也

右陣法兵之形勢也當動發奔後發而先至離合向背變化无常以輕疾制敵者也自春秋戦国及漢序次兵法者甚多至今並亡所存惟孫武十三篇无圖其所言皆權謀之事極為精審太公六韜黄石公三畧穆苴法吴子書皆遠古所存可観者唐李靖兵法於近世最為詳練可舉白行陣圖所存惟唐人李筌有八陣圖而其說雖以依擾裴緒新令有九陣圖叅引太公孫子諸葛之法為征舍是死有焉甚至兵衆形勢之法不可无也戦国如二孫吴起軍旅善用兵者所著書皆有圖漢名臣如韓信子房剛定亦著其法周公六典司馬坐作進退之度蓋陣法所以訓齊

士衆使其上下如一前後左右進退周旋如身之運臂之使指无不如意有与俱生可与俱死升高无赴深淵莫敢逆命猝為遇敵莫有錯乱然後可以從事於勁敵馳乎絶域同乎禍福左則能存亡則能決勝計矣死是法也將何以使人哉乎居則訓齊遇敵則搏却此其義也故廢陣形而用兵者將也執陣形而求勝者愚將也夫便却刺之利習廣縱之勢見敵无奔止撓乱之禍掺縱指揮无不勝從者是豈不由素所

習哉素習之法非形勢不可是以孫武云紛紜
鬥乱而不可乱混沌形圓而不可破不用陣法
其孰能與於此

方陣圖

庚 前曲　壬 前曲　戊 前曲　丁 前曲　乙 前曲

右部 後曲 辛　後曲 癸　中部 後備 己　前部 後曲 丙　左部 後曲 甲

後部金鼓等隊

方陣乃黃帝五行之金陣於掛扃兌宮於五音屬商為白獸孫子之方陣吳起之車箱陣諸葛亮之洞當陣以其行伍洞澈而相當也其揚奇脩伏兵後陣皆倣山常之法布之以類多不重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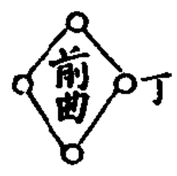
又為方陣法曰舉白旂聞鼓音左部居左右部居右前部居前後部居後中部居中皆並置校尉左右中央司馬各按部以前後曲相次曲以左右官相當官以前後隊相隨隊以百人為列；以十人為对；以五人為伍各按其處无動隊分為圍：合謂隊謂之分合卒一人

圖陣

前部　中部　衛騎　金鼓居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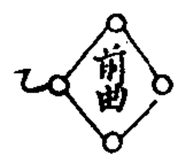
中部後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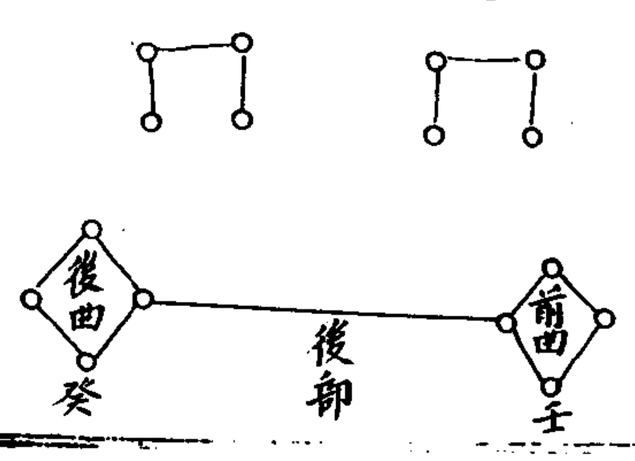
圖



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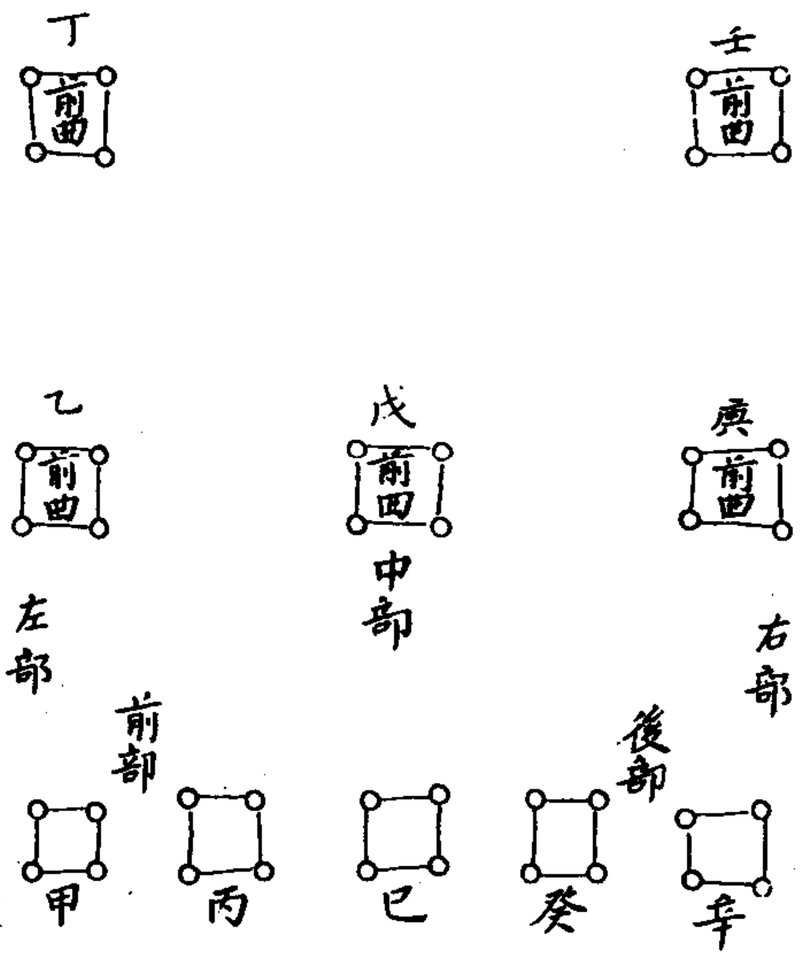
圓陣乃黃帝五行之土陣於卦屬艮宮於五音為宮為勾陣孫子之圓陣是也吳起次車軜音工又音古諸葛亮之中黃陣以居其中位者土也

右以方陣為圓陣法曰舉黃旒聞二鼓音前部前曲出其前；部後曲出其後；部前曲與之並左右部及中部各前向左右衛騎隨之並後部後曲出其後；部校衛司馬部後居地如法四方高利圓；利守

北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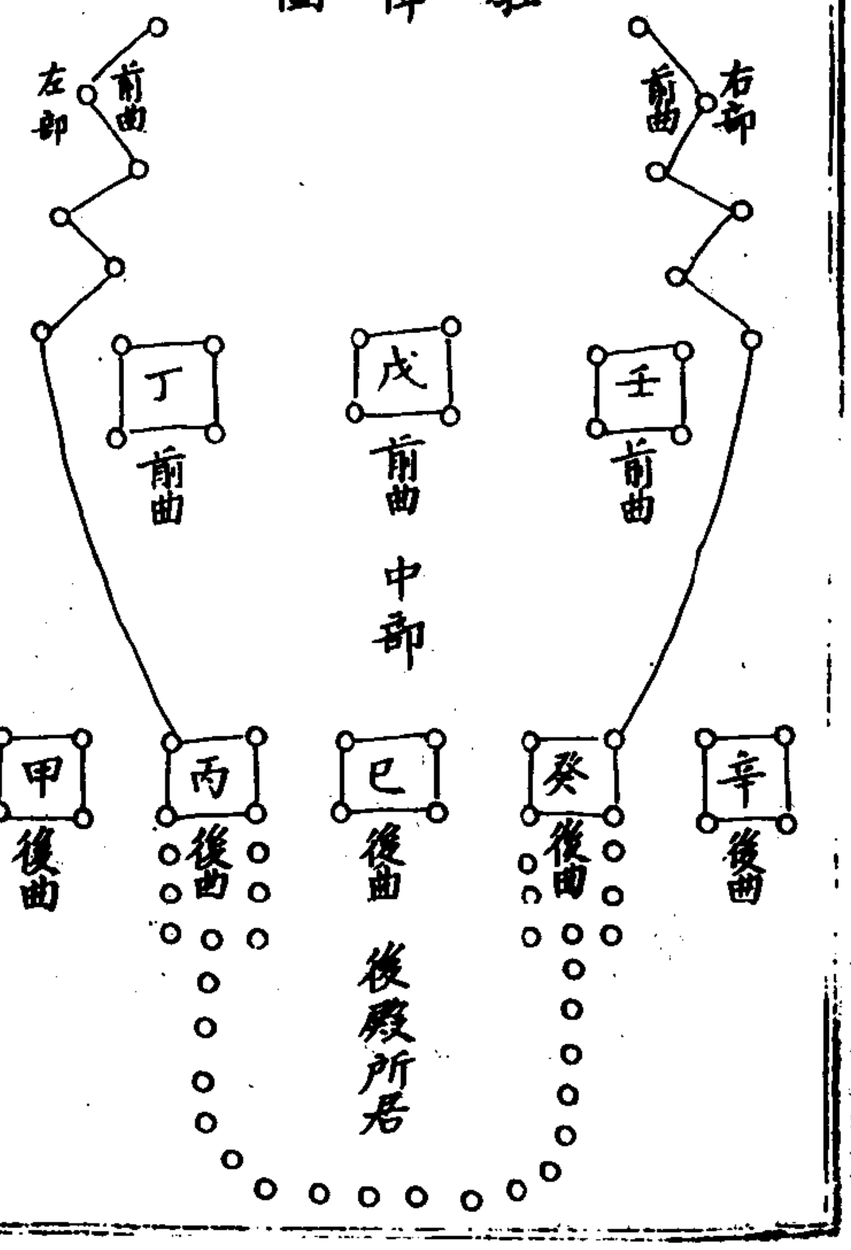


又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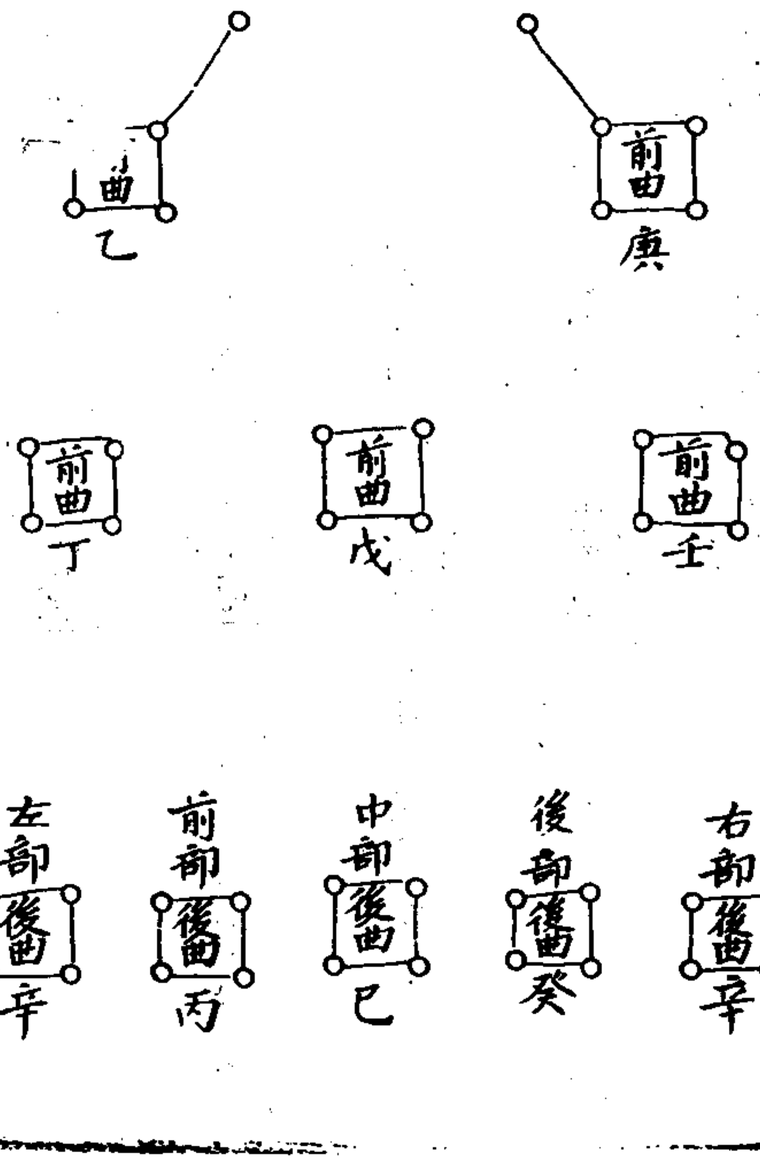


右以方陣為北陣法曰辛黑旂聞三鼓音前部曲出在左部前為左翼後部前曲出在右部前為右翼中部前曲左右騎隊分為左右与隊後並校尉司馬部後居地如法左右高利北；利吞也

壯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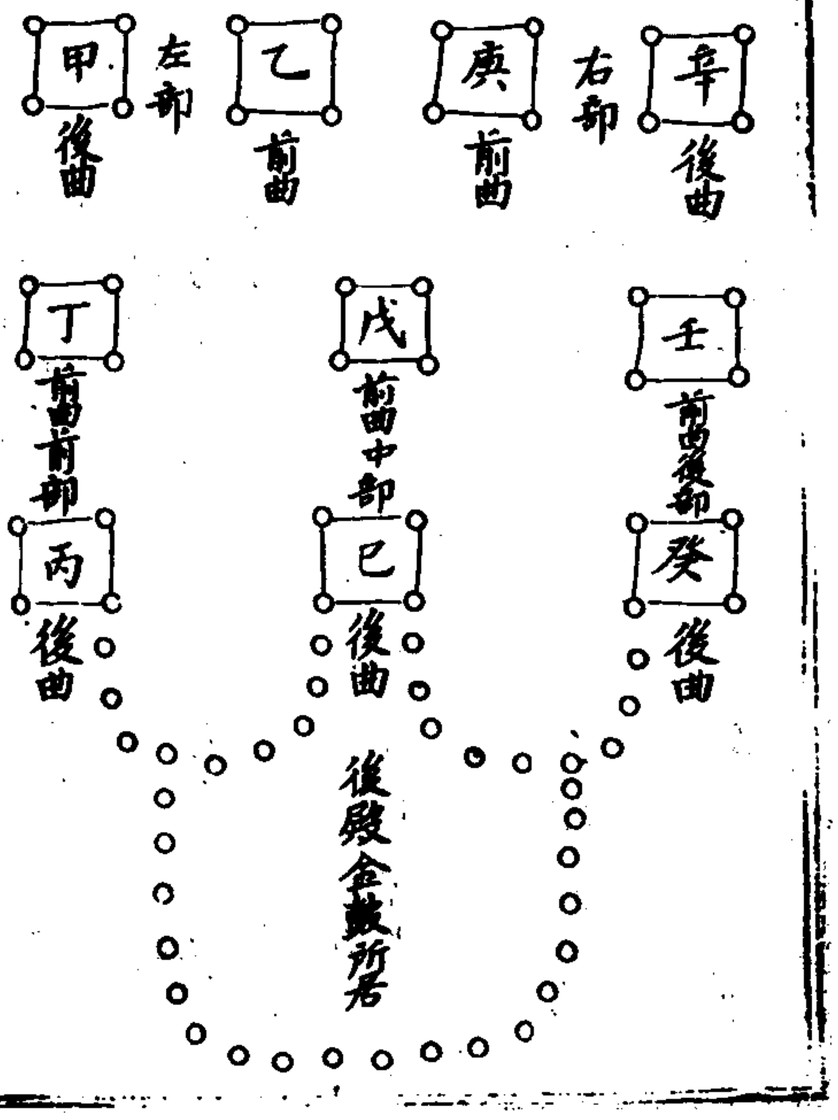


又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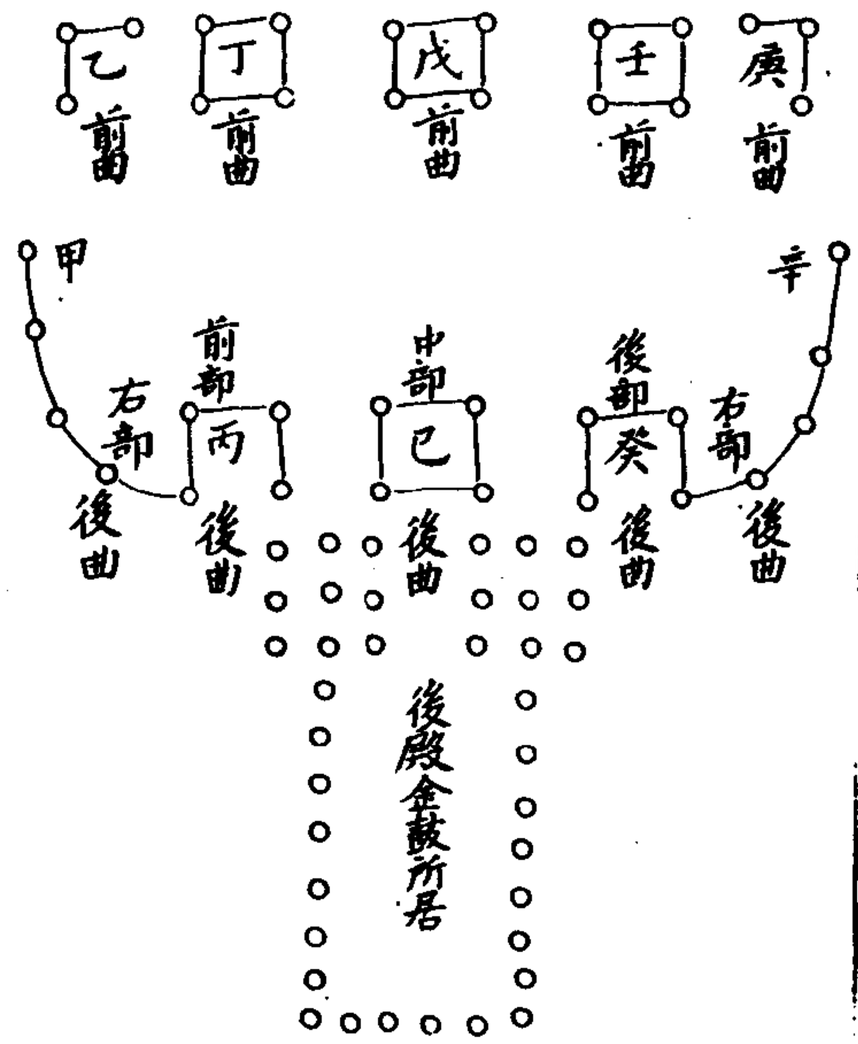
右以方陣為牡陣法曰舉朱旂聞四鼓音右部前曲出在後部前左部前曲出在前部前相去二十步左右官各前進二十步為翥中部前曲左右隊前次之校尉司馬部後居地如法後高前下利牡：利潰

冲方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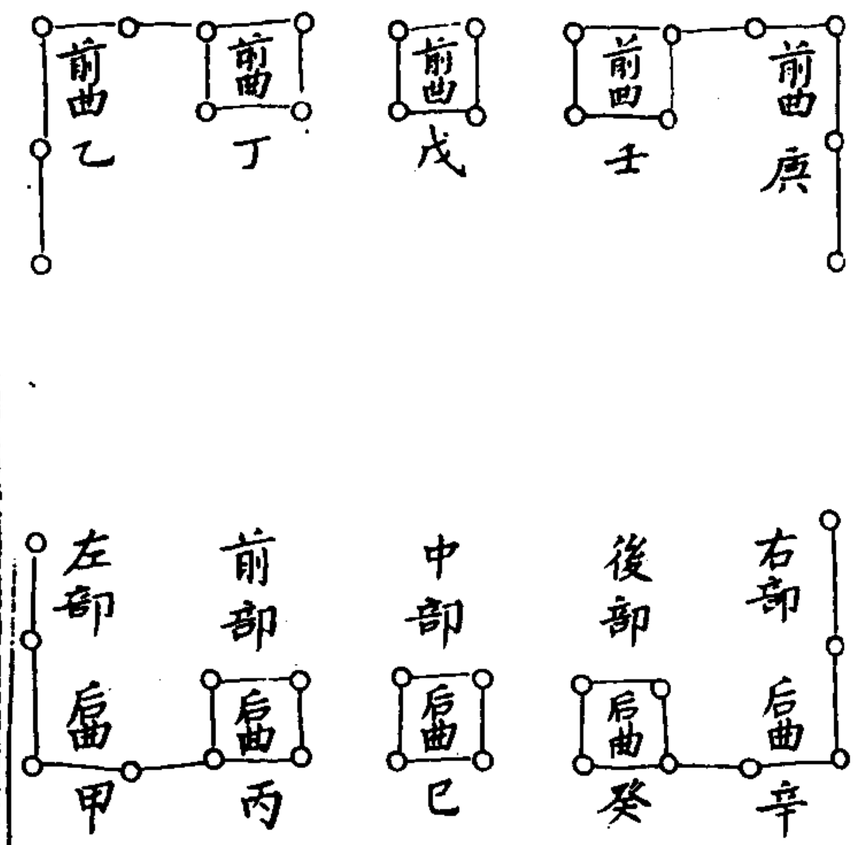


右以方陣為衝方陣法曰舉青旂聞鼓五音左右二部出在前：後中三部並列相從而居校尉司馬部後居地如法前高後下利冲方：利險

車輪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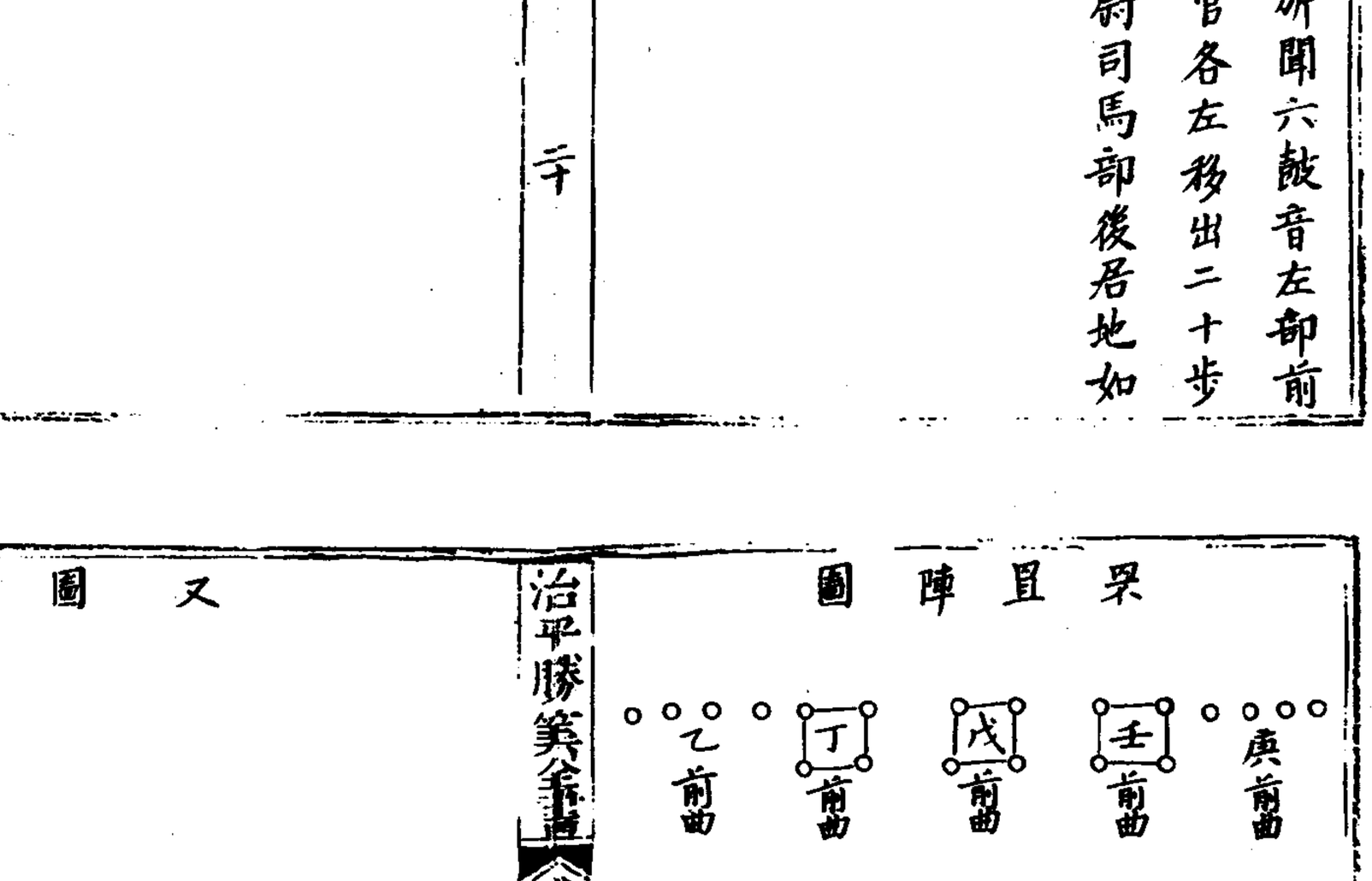


又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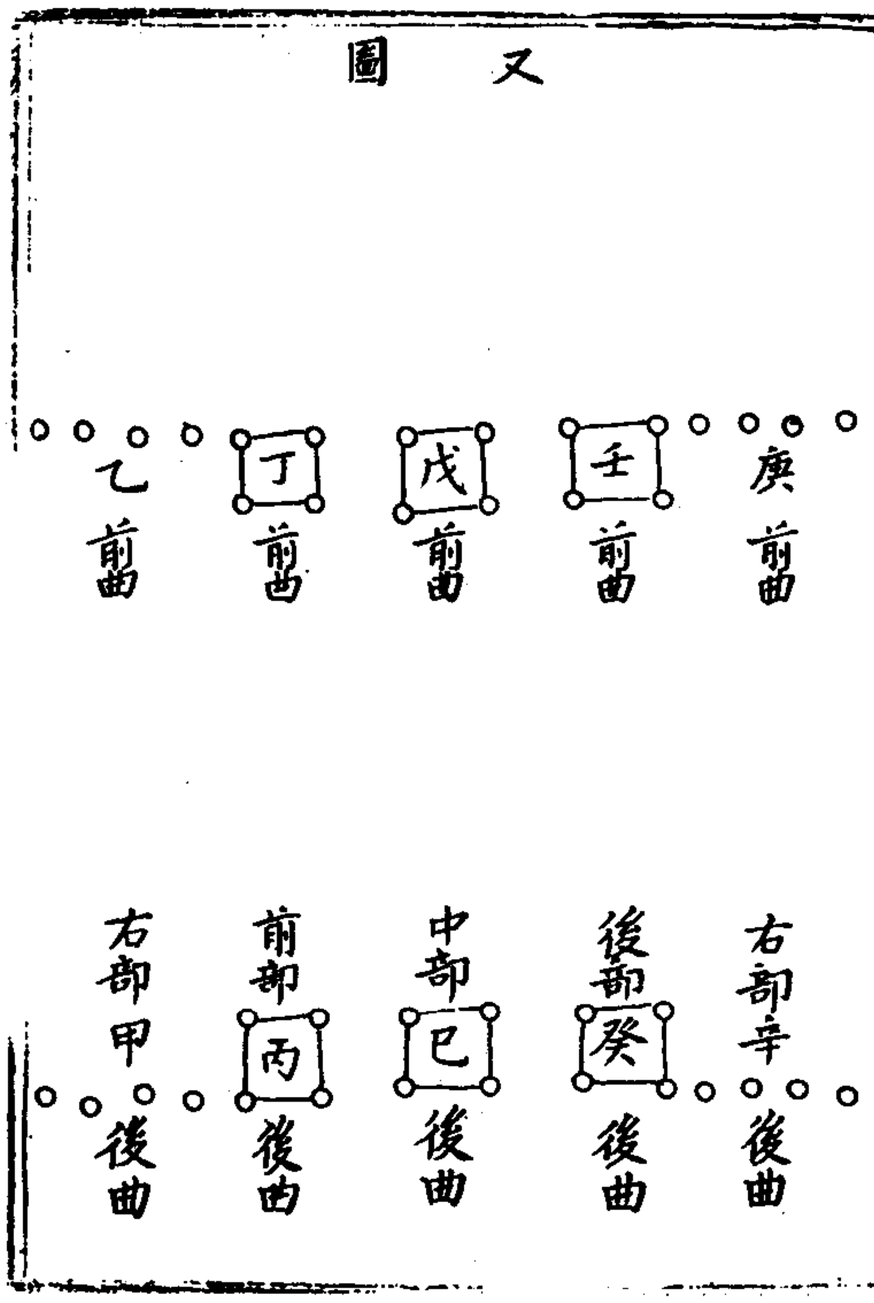


右以方陣為車輪陣法曰舉熊旂聞六鼓音左部前曲後隊左右官後曲前隊左右官各左移出二十步右部亦如之相近如鼓翅狀校尉司馬部後居地如法平易利車輪、乙利進

眾且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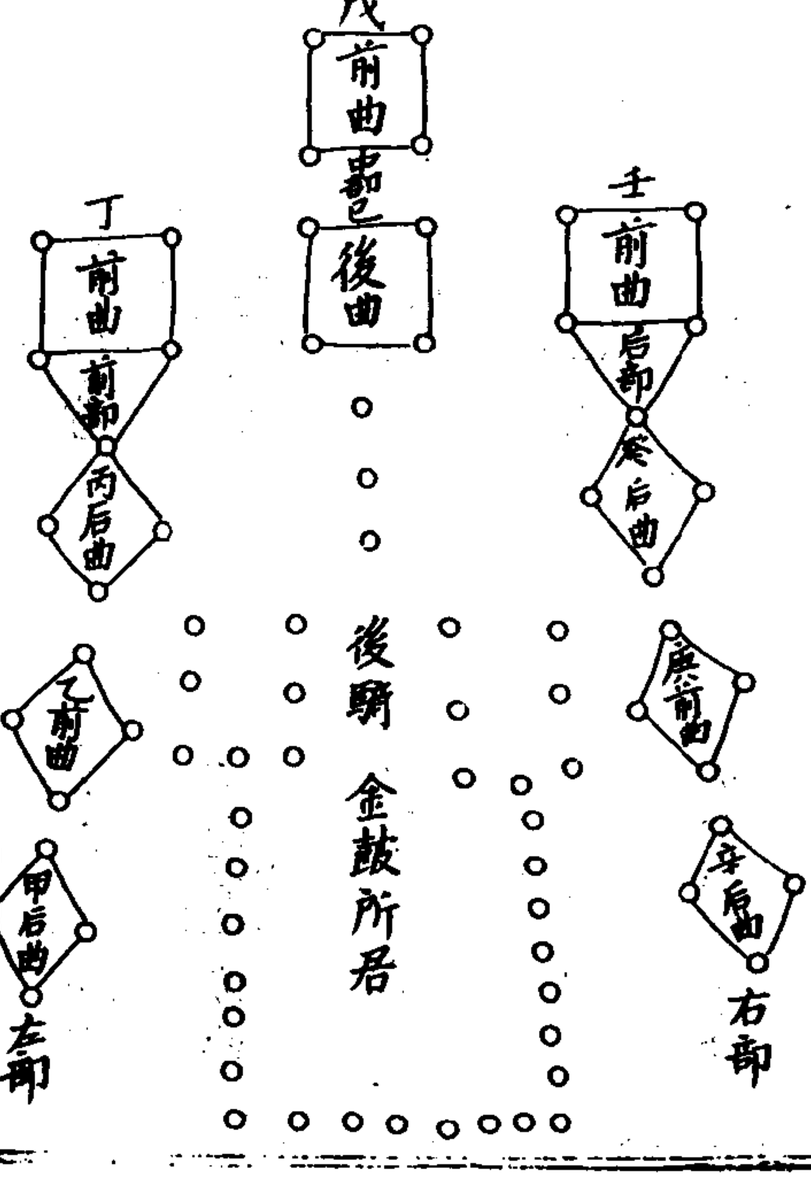


又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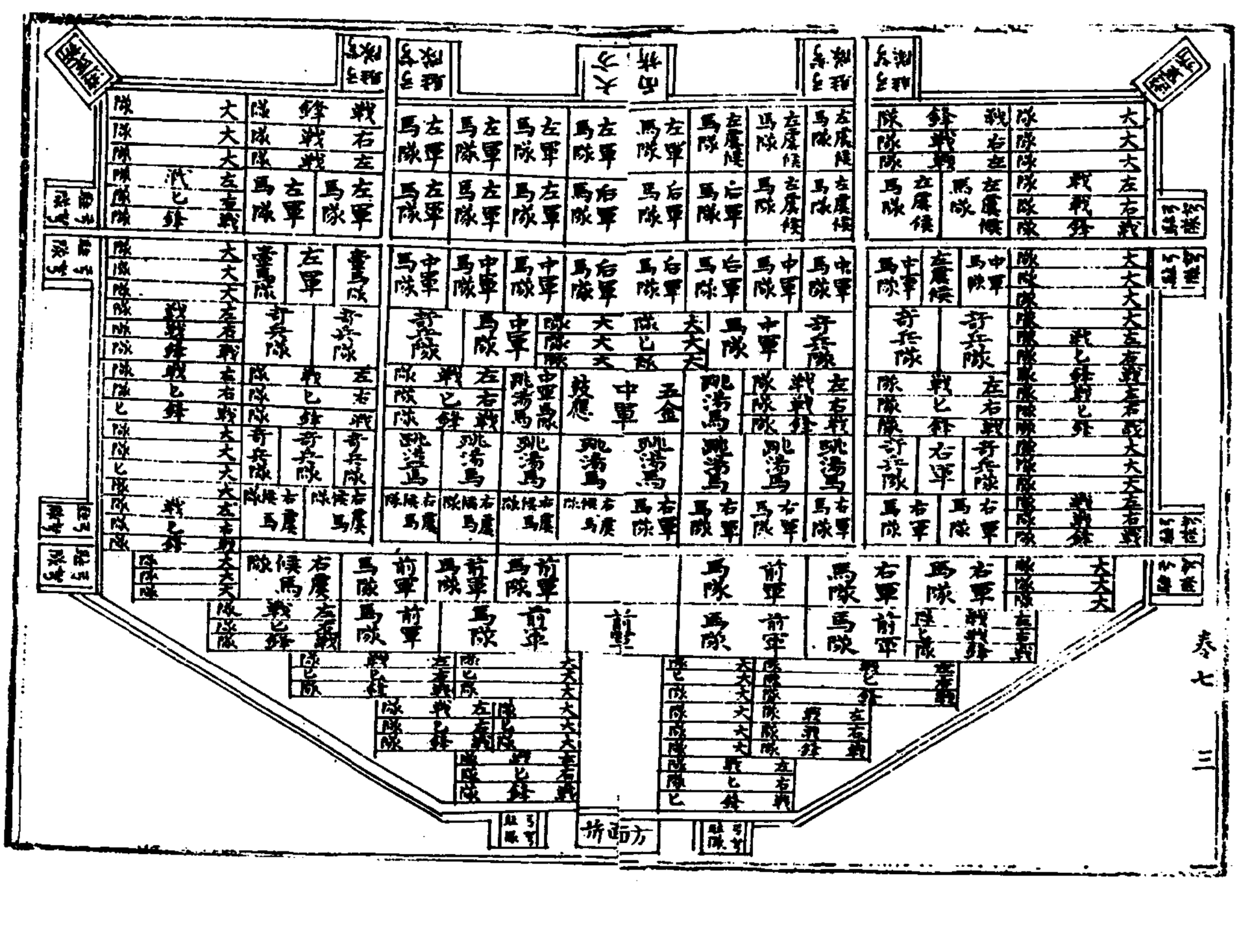
右以方陣為呆囧陣法曰舉鵈旂聞七鼓音左右鄙前曲左右官舉前横列後曲居後亦如之十部及前後鄙曲等布地如法斥澤利呆囧呆置利救

鳫行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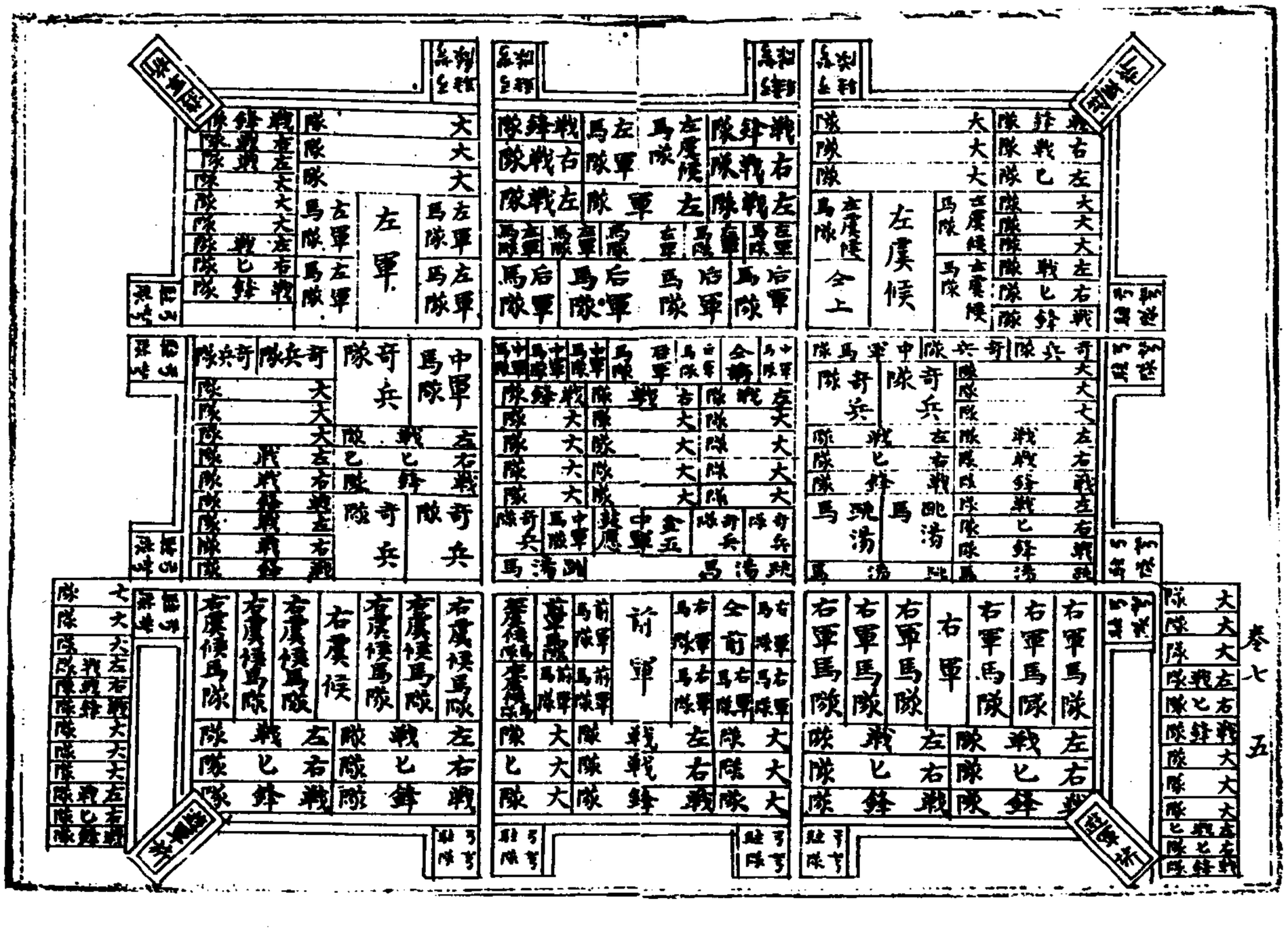


右以方陣為鴈行陣法曰舉鵬旗開八鼓音中部前曲進前出為首其後曲次之与前部前曲後部前曲並前部後曲左斜官曲相隨後部後曲右斜官曲相隨右部却次後部曲皆右斜亦官曲相隨左部却次前部曲皆左斜亦官曲相隨校尉司馬部後居地如法城卽利鴈行鴈行利繞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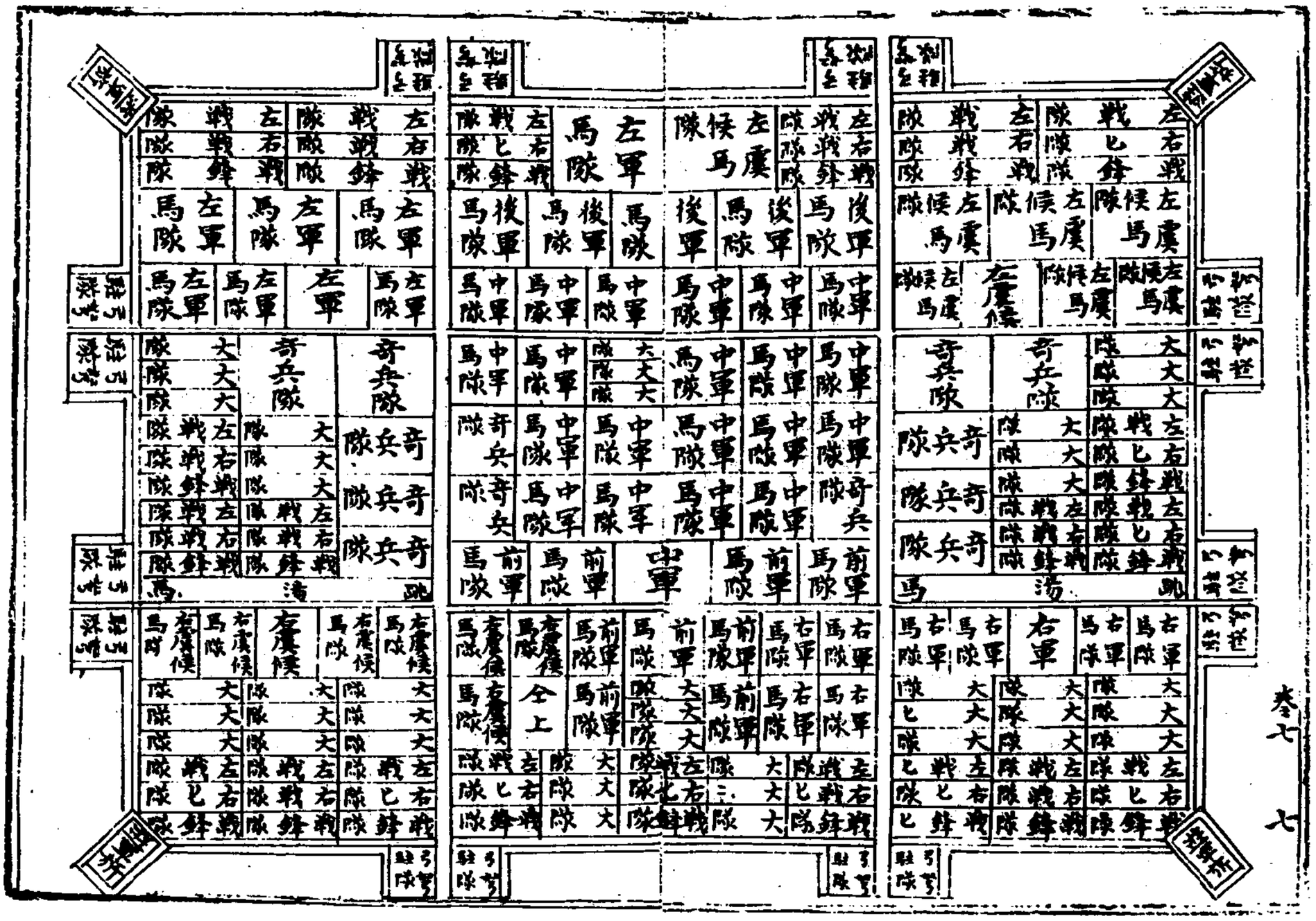
右衝方陣即黃帝五行之木陣孫子之冲方吳起之直陣諸葛亮之折陣以其直前折衝于敵也于卦屬震宮於五音屬角為青龍牽青旂鳴鼓則為之前高後下左右或險則利為衝方可以勝車輪車輪兵得成行善乱敵而畏險阻衝方守險以破車輪故衝方勝車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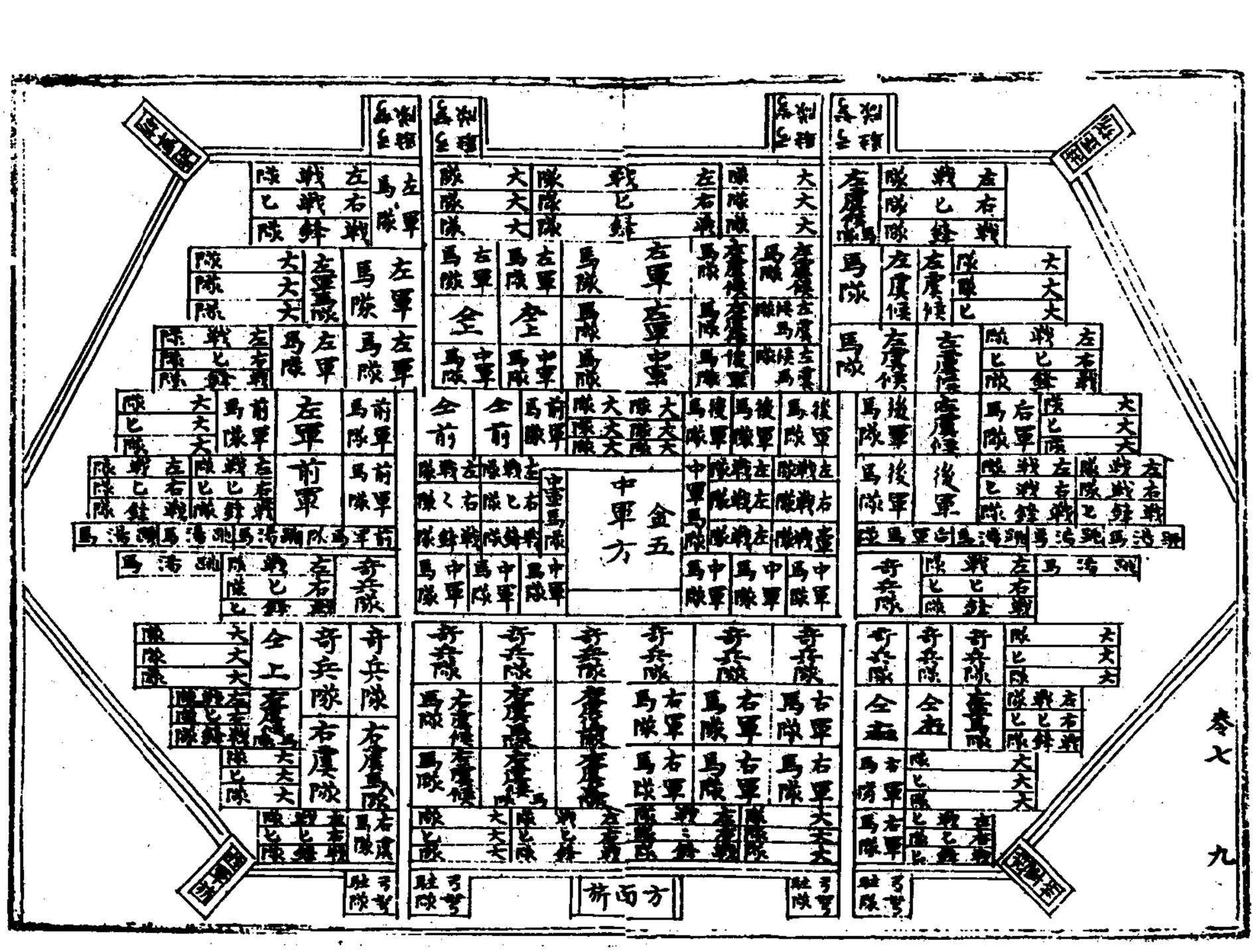
右負陣即黃帝五行之土陣孫子之負陣吳起之車軋諸葛之中黃以居中位者土也於卦屬艮于五音屬宮於象為勾陳斧黃旂鳴鼓為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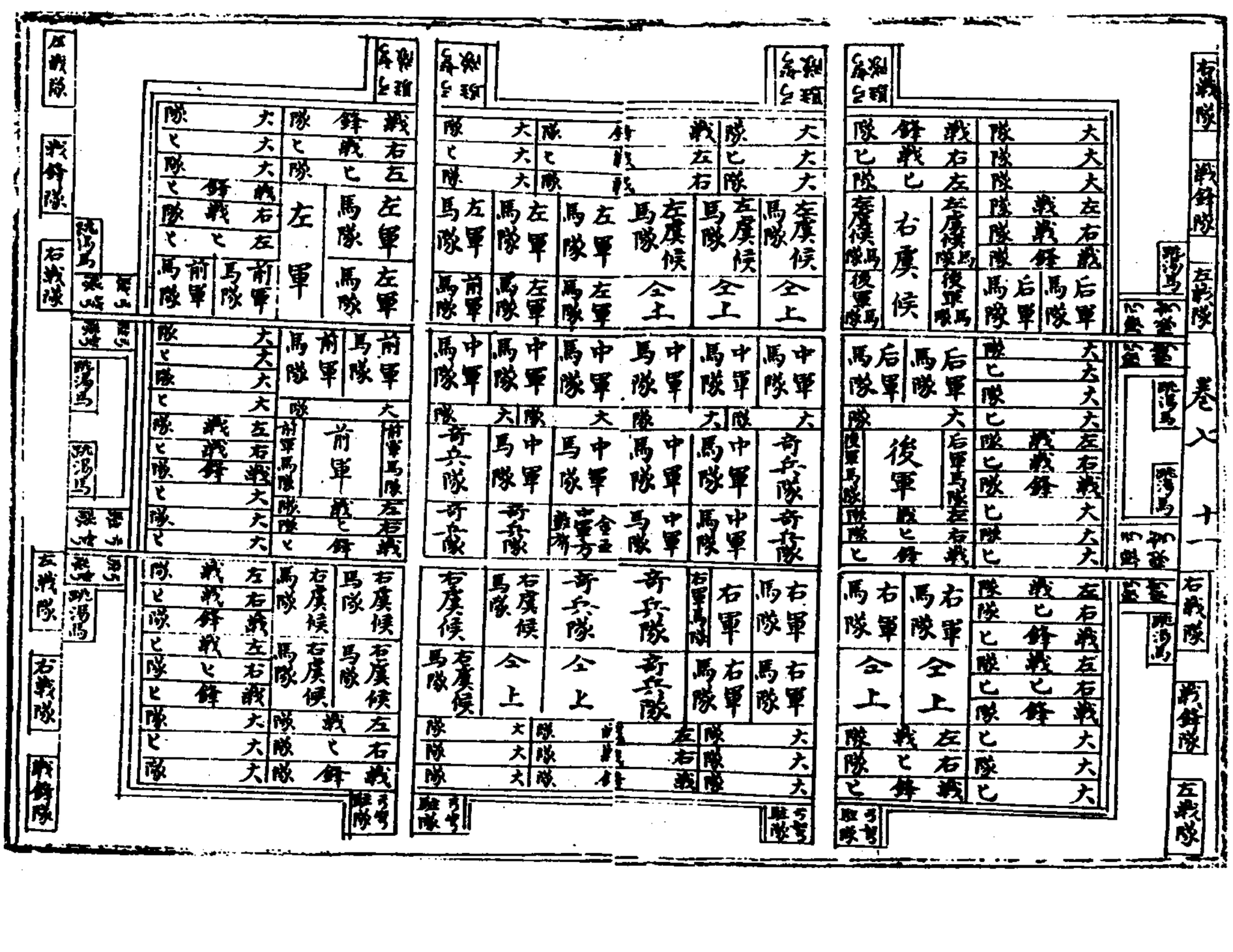
右北陣即黃帝五行之水陣孫子之壯陣吳起之曲陣諸葛之龍騰以其曲屈如龍騰也劄答名却月於北斗屬坎于五音屬羽為玄武牽皂旂鳴鼓則為之左右俱高行軍溪谷利為北匕則前張兩翊便於吞掩使彼奔衝三面受敵足以勝壯矣壯之列也前銳後重衆劍之鋒北張兩翼夾攻其鋒經曰銳而鋒者夾擊之故北勝壯犹後腹勝單也


左軍
左隊
左戰隊
左戰右隊
左戰鋒隊
左馬隊
左後軍
左後馬隊
左中軍
左中馬隊
左前軍
左前馬隊
左候馬
左候馬隊
左奇兵隊
左奇兵馬隊
右軍
右隊
右戰隊
右戰右隊
右戰鋒隊
右馬隊
右後軍
右後馬隊
右中軍
右中馬隊
右前軍
右前馬隊
右候馬
右候馬隊
右奇兵隊
右奇兵馬隊
中軍
中隊
中戰隊
中戰右隊
中戰鋒隊
中馬隊
中後軍
中後馬隊
中中軍
中中馬隊
中前軍
中前馬隊
中候馬
中候馬隊
中奇兵隊
中奇兵馬隊
前軍
前隊
前戰隊
前戰右隊
前戰鋒隊
前馬隊
前後軍
前後馬隊
前中軍
前中馬隊
前前軍
前前馬隊
前候馬
前候馬隊
前奇兵隊
前奇兵馬隊
後軍
後隊
後戰隊
後戰右隊
後戰鋒隊
後馬隊
後後軍
後後馬隊
後中軍
後中馬隊
後前軍
後前馬隊
後候馬
後候馬隊
後奇兵隊
後奇兵馬隊
奇兵隊
奇兵隊
奇兵隊
奇兵隊
奇兵隊
奇兵隊
奇兵隊
奇兵隊
奇兵隊
奇兵隊
奇兵隊
奇兵隊
奇兵隊
奇兵隊
奇兵隊
奇兵隊
湯
武
馬
湯
武
馬
湯
武
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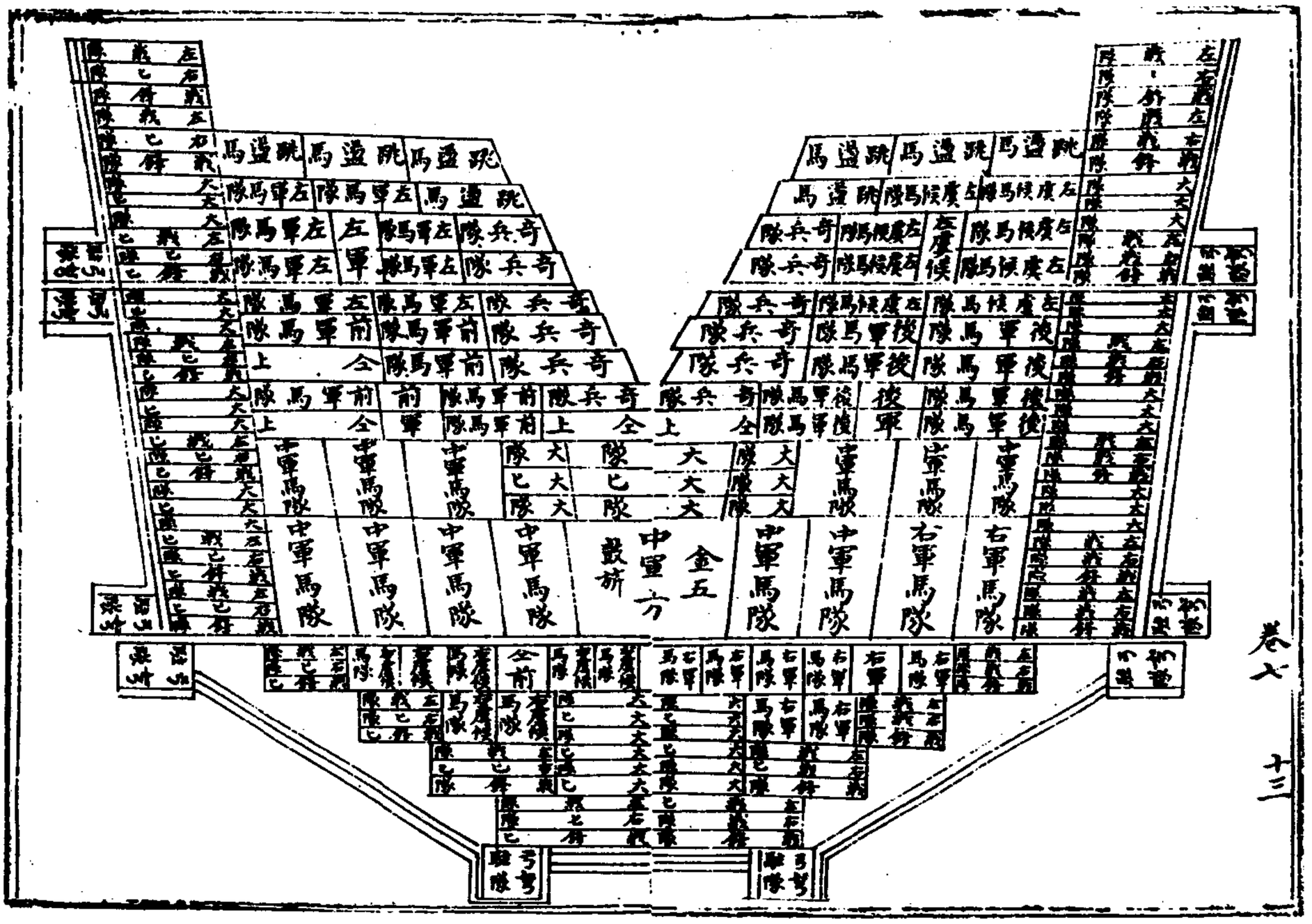
右壯陣即黃帝之五行火陣太公名鳥雲陣孫子之
壯陣吳起之銳陣諸葛亮之鳥翔陣以其輕銳如鳥
飛翔也於卦屬離宮於五音屬徵為朱雀奔朱旂鳴
鼓則為之前下後高乘虛冒亂因其地勢則利為壯
可以勝衝方矣衝方前衆後疎戰者相捉居者有余
經曰得地助者昌失地助者亡故壯陣勝冲方陣


中軍金五方
方面折
奇兵隊
左軍馬隊
右軍馬隊
前軍
後軍
左虞候
右虞候
左廣候
右廣候
全上
全前
全左
全右
全中
中軍馬隊
奇兵隊
左軍馬隊
右軍馬隊
前軍馬隊
後軍馬隊
左虞候馬隊
右虞候馬隊
左廣候馬隊
右廣候馬隊

右車輪陣即太公三才之地陣孫子之車輪吳起之衝陣諸葛亮之握机以其進止机巧為名也於卦屬坤宮奇熊旂六鼓則為之平原曠野且行且戰宜為車輪車輪利進可以勝果宜偪其首尾虛在兩旁其勢不堅車輪四偪礮弩善冲乱敵経曰以守待攻者強以動待敵者亡故車輪勝果置


右戰隊
戰鋒隊
左戰隊
右虞候
後軍
左軍
前軍
中軍
奇兵隊
右軍
全上
大隊
小隊
戰鋒
左右翼
馬隊
步隊
旗鼓
中軍
中軍
中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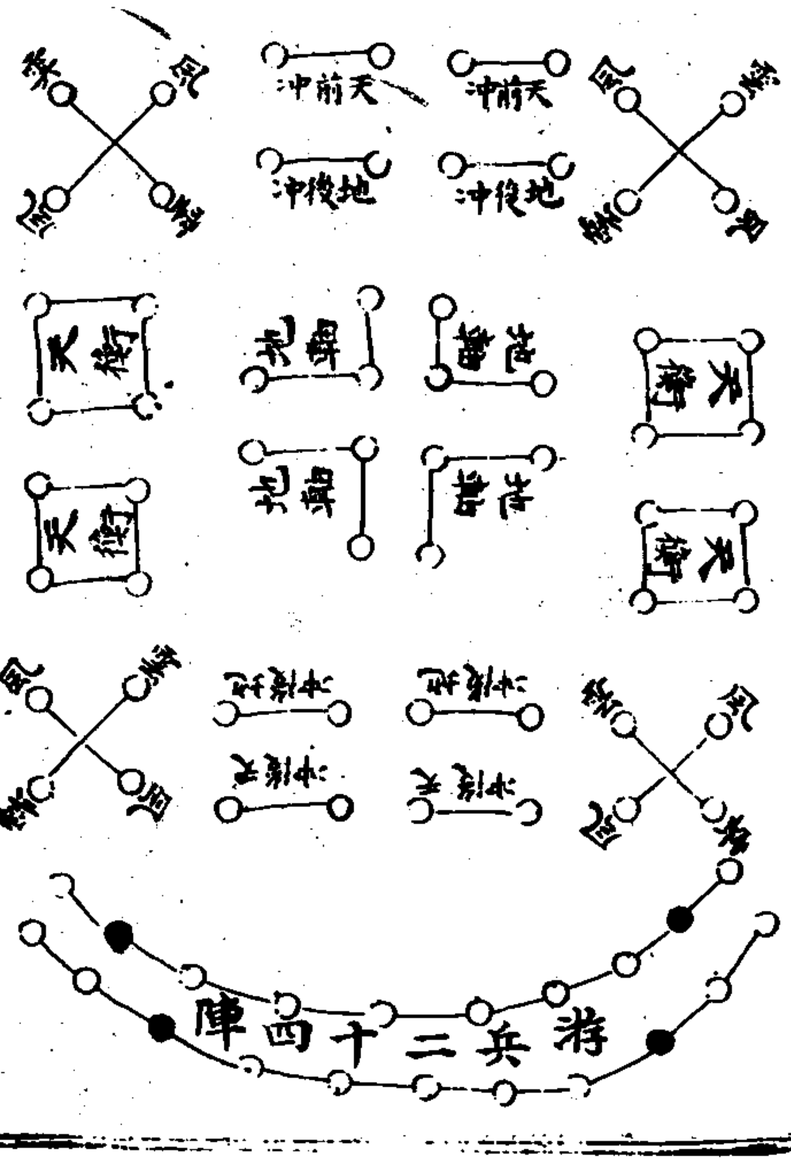
右衆冝陣即太公三才之人陣孫子之衆冝陣吳起之井陣諸葛亮之虎翊陣凡戎翁以其游旂而旁而舒翼也右傳名魚麗一曰飛翊陣又曰魚貫陣於卦扁吳宮牽虎旂七鼓則為之川澤浸行草木扶疎通敵決勝則為衆冝前後橫中央縱張其四翊利于相救鴈行延斜惡其斷絶故可以勝鴈行



右雁行陣即太公三才之天陣孫子之雁行矣起之鵝鵝左傳曰鄭翩頑為鵝其御願為鵝是也諸葛亮以其連接如枰衡謂之衡陣于封屬乾宮奉鵬旂八鼓則為之背陣向敵易断繞人則利為雁行可以勝方陣雁行前銳後張延斜而行便于左右利于周旋經曰厚而正者堅当遲勇力脇其両旁故鴈行勝方陣

推演八陣始於隊伍而成营陣伍者五行之数所以五人為伍十八卦之象游兵者二十四炁之数所以五人為伍十伍為一隊加旂軍為五十五人八隊為一陣四百四十八人八陣為一部三千五百二十人為小成可变而陣也八部為一將二万八千一百六十人為中成八陣可变也八將為一將二十二万五千二百八十人大成其布列行陣以將台左列四陣右列四陣分作両層駐劄為小將右列四部左列四部亦分両居

八陣圖



為中將右列四將左列四將亦分兩層為大將其制
陣以千人可布六華陣每面用六十步以小成三千
五百二十人可布八陣每面用一百二十步以中成
二万八千一百六十八每面用六百步以大成二十
二万五千二百八十人每面用一千二百步其小成
每隊相離十八步中成每陣相離八十六步大成每
部相離一百七十二步内余數步加中軍而為閏也
以天後冲四隊東北西北風雲各二隊定作二号以后
地後冲四隊東北西北風雲各二隊定作二号以后
地軸後地冲各二隊定作三号以后地軸四隊左右
后天冲各二隊定作四号以前地軸四隊左右前天
冲各二隊定作五号以前地軸地前冲各二隊左右
前天冲各二隊定作六号以前地冲四隊東南西南
風雲各二隊定作七号以前天冲四隊東南西南風
雲各二隊定作八号書於本隊旂上布陣下营不得
錯乱聞中軍奉號每陣皆間隊一二五号六先出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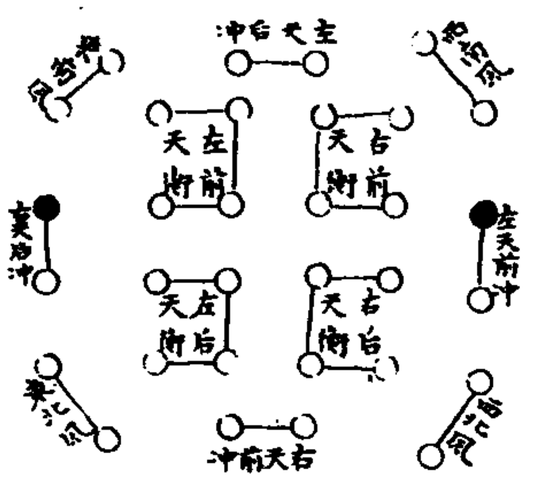
十六步止單擺開戰畢仍收作八陣為第一陣二次
奉号三四七八号出過第一陣前三十六步止單擺
開戰畢仍收作八陣為第二陣三次奉号第一陣又
間隊每陣出五六号過第二陣前三十六步止單擺
開戰畢仍收作八陣為第三陣四次奉号前第二陣
又間隊每隊陣出七八号過第三陣前三十六步止
單擺開戰畢仍收作八陣為四陣次視中軍奉起火
点鼓每陣又間隊一三五七号不動二四六八号出

前行十八步止天前冲四陣居后天衡十六陣居而
端也地軸十二陣居中開地前冲六陣居四維雲八陣居四角自然而成
六陣居後風八陣居四維雲八陣居四角自然而成
八陣之規也游兵二十四陣分列而哨每哨十二陣
三陣定作一号共作四号分列而層進止開閘間隊
与八陣皆同惟下营之除掣环于後而伏之取勝冲
擊全在游兵也

八陣変例

内外之分為第一変　天覆陣
左右之分為第二変　地載陣
前後之分為第三変　風揚陣
前後之分為第四変　雲垂陣
　　龍飛翔陣
　　鳥翔蛇蟠陣

天覆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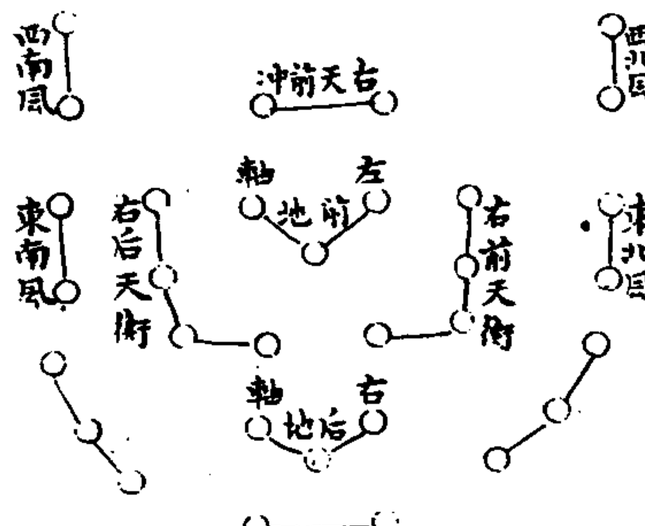
外之分変為天覆陣有風无雲用慈陣外面之隊以右天前冲二隊列前居正南以東南風各二隊列天冲両維以左右前天衝各四隊列前中以左右天前后冲各二隊列両端以左右后天衝各四隊列后冲以左天後冲二隊列后以東北西北風各二隊列后両維謂風附天而形圓也

地載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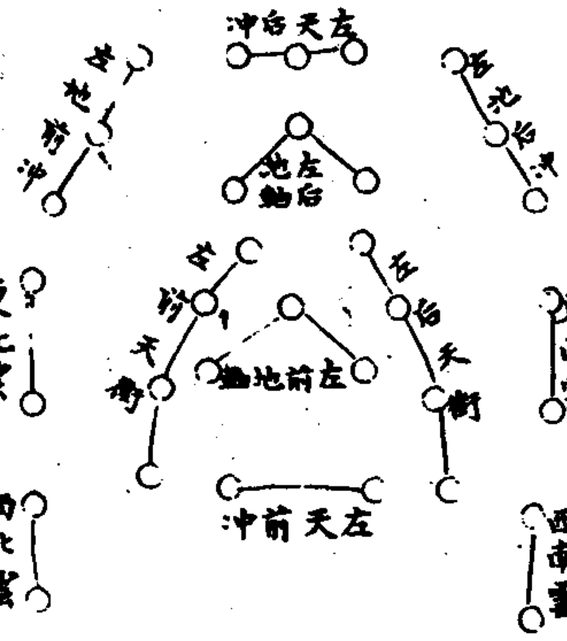
內之分変為地載陣有雲无風用捴陣中間之隊以左地后冲三隊列前居正北以東北西北雲各二隊列地後冲両角以右左后地軸各三隊列左右中以左右前地軸各三隊列后地軸之左右以左右地前後冲各三隊列軸之両端以右地前冲三隊列后以東南西南雲各二隊列地前冲両角謂雲附地而形方也

風揚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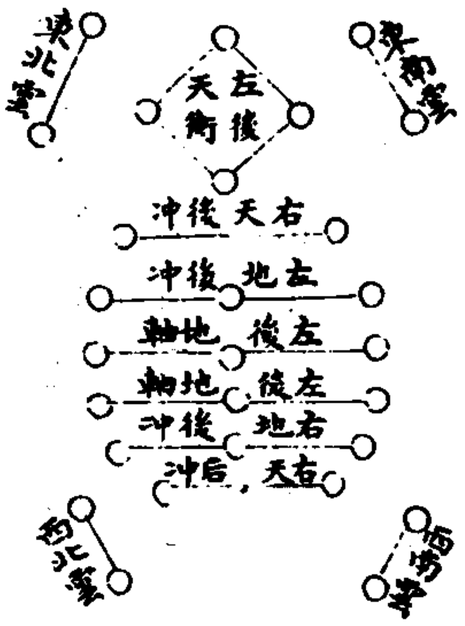


右之分変為風揚陣有風无雲用捴陣右一半隊以右天前冲二隊列前居正西以西北西南風各二隊列天前冲両維以右前地軸三隊列前中以右前后天冲各四隊列地軸左右以東北東南風各二隊列衝両端以后軸三隊列后中以右地前后冲各三隊列地軸両維以天後七冲二隊列后謂風附衝而形銳也

雲垂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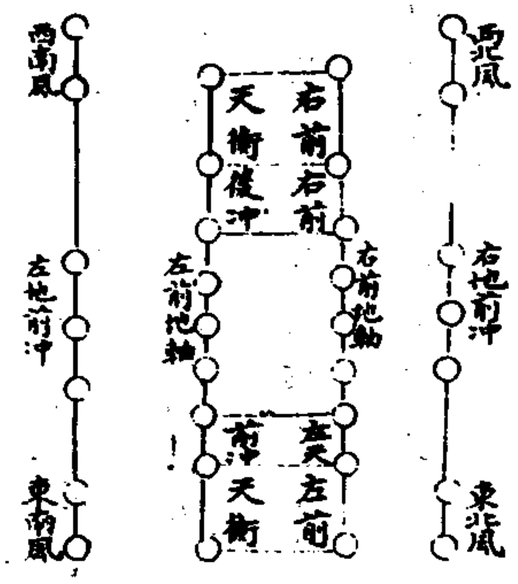
龍飛陣



左之分变為雲垂陣有雲旡凤用揔陣左一半隊以左天後沖二隊列前居正東以左右地前后沖各三隊列天後沖兩維以左後地軸三隊列前中以左前后天沖各四隊次列後地軸之左右以右前地軸三隊列天沖次以左右後地軸各三隊列地沖中以右地後沖三隊列地軸次以右天后沖二隊列天衝兩端以左天前沖二隊列後居正西以西南西北雲各二隊列天前兩維謂雲附衝而形有聚有散也

後之分变為旡飛陣有雲旡凤用揔陣後一半隊以東南東北雲各二隊列東南為兩翊以左後天衝四隊列前為骨以左天后沖二隊列天衝次以左地後沖三隊列天沖次以左右後地軸各三隊列地沖中以右地後沖三隊列地軸次以右天后沖二隊列地沖次以右天沖四隊列為後尾以西南西北雲各二隊列衝二尾為翊謂雲從龍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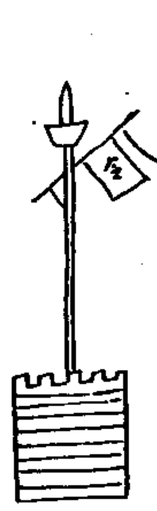
虎翼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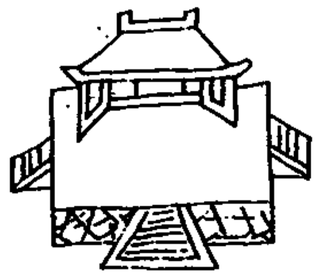


前之分變為虎翅陣有風先雲捴用陣前一半隊以西北西南風各二隊列西北二維為前之以右前天衛四隊列前為首以右天前沖二隊列天衛之次以前左右地軸各三隊列中之左右以左右地前沖各三隊列地軸兩廂為翅以左天前沖二隊列地軸之次以左前天衛二隊列後為尾以東北東南風各二隊列天衛二維為後足謂風從虎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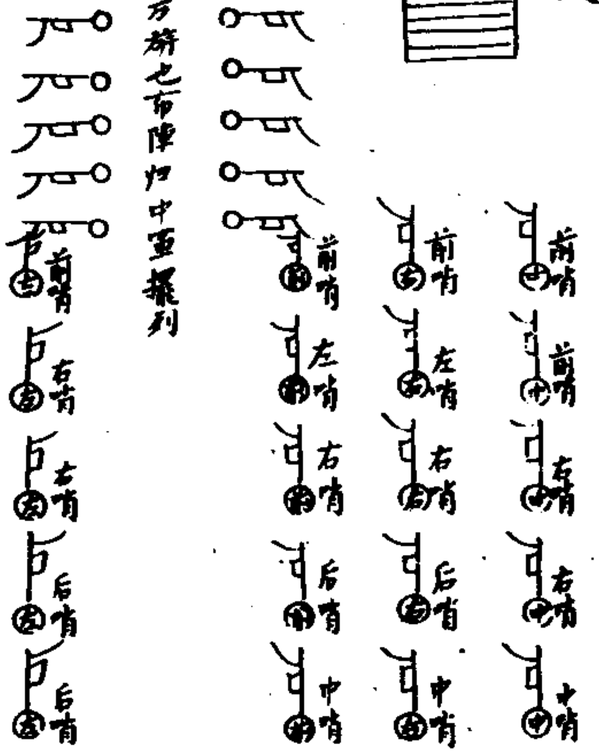
拳七終

第一篇　為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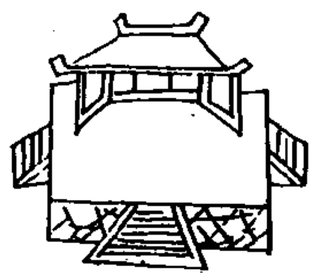
凡行陣中營屯后以前營左營右營后營調操中軍扎成方營為根本此五軍之營論也以一營而陣亦做此即五十人或五人而陣亦做此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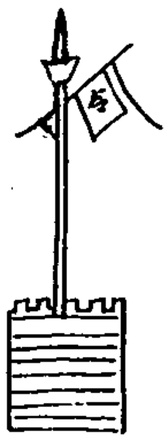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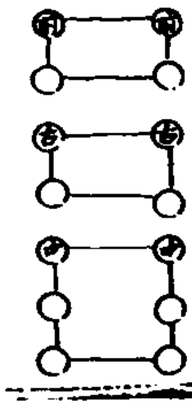
按五營論之以前營為前哨屬火大旂色紅左營為左哨屬木大旂色青右營為右哨屬金大旂色白後營為後哨屬水大旂色黑中營為中哨為中軍屬上大旂色黃此統三軍之說也若以一營而言之如前營者色紅大旂以前局為前哨大旂色紅而號帶亦紅以左局為左哨大旗色紅而號帶用青各營各局俱倣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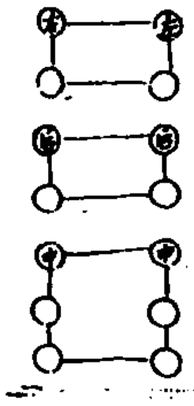
聚官旂清道旂從將臺下走起在頭引各營各官畢次前營旂次左營旂次右營旂次後營旂次中營旂從轅門旂走進兩行站立定听點鼓前營旂朝上站立定次左營右營後營中營照此朝上站立次管隊次百捴次把捴次千捴守備將官候宣令官發畢清道旂仍引各營官旂出轅門旂外各歸原汎

第二聚官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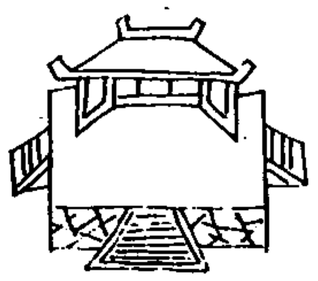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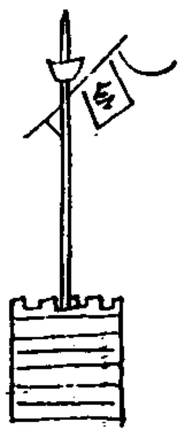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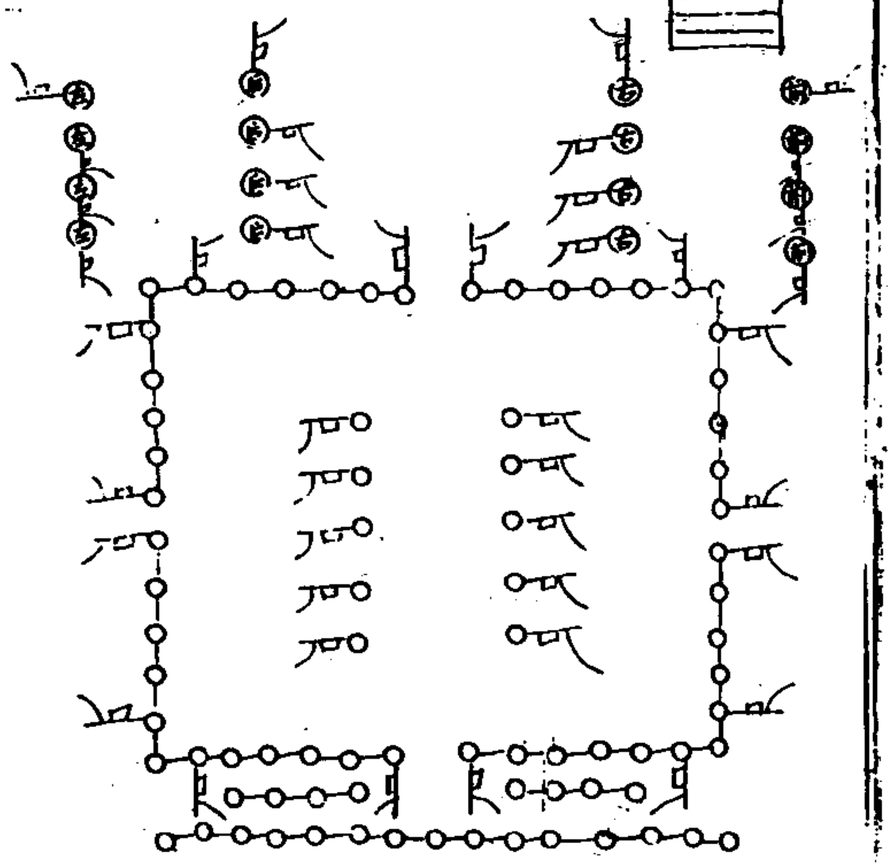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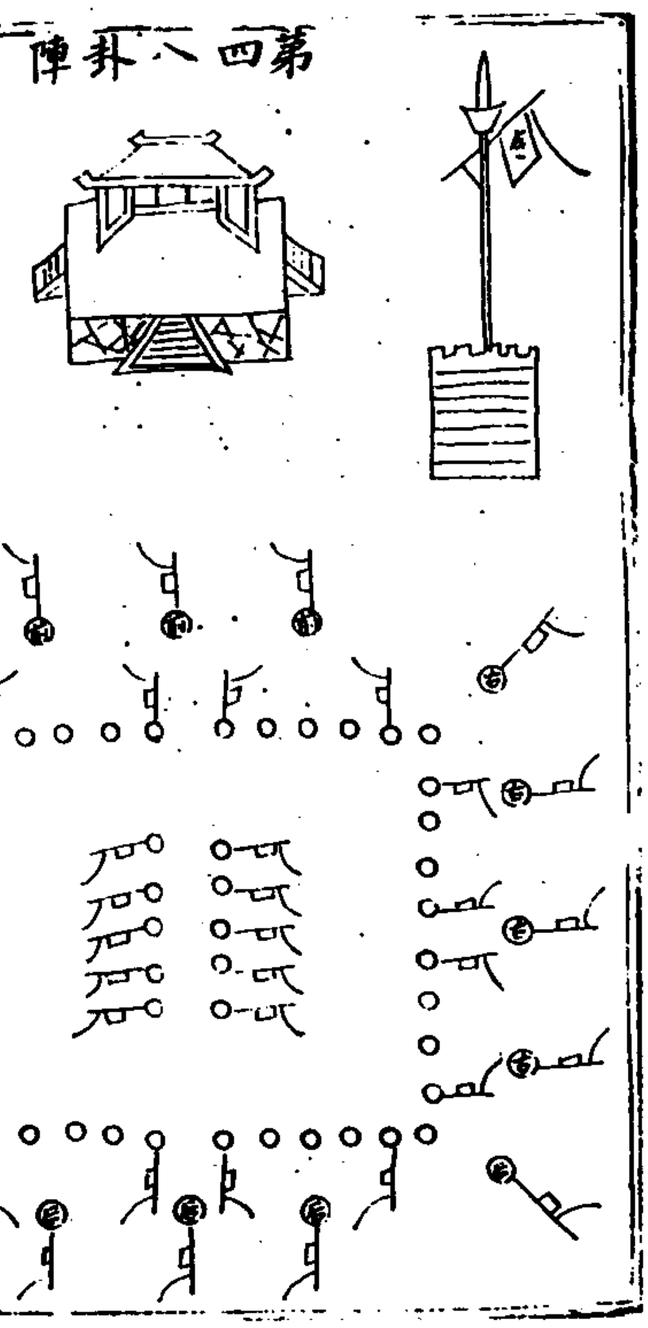
第三立表成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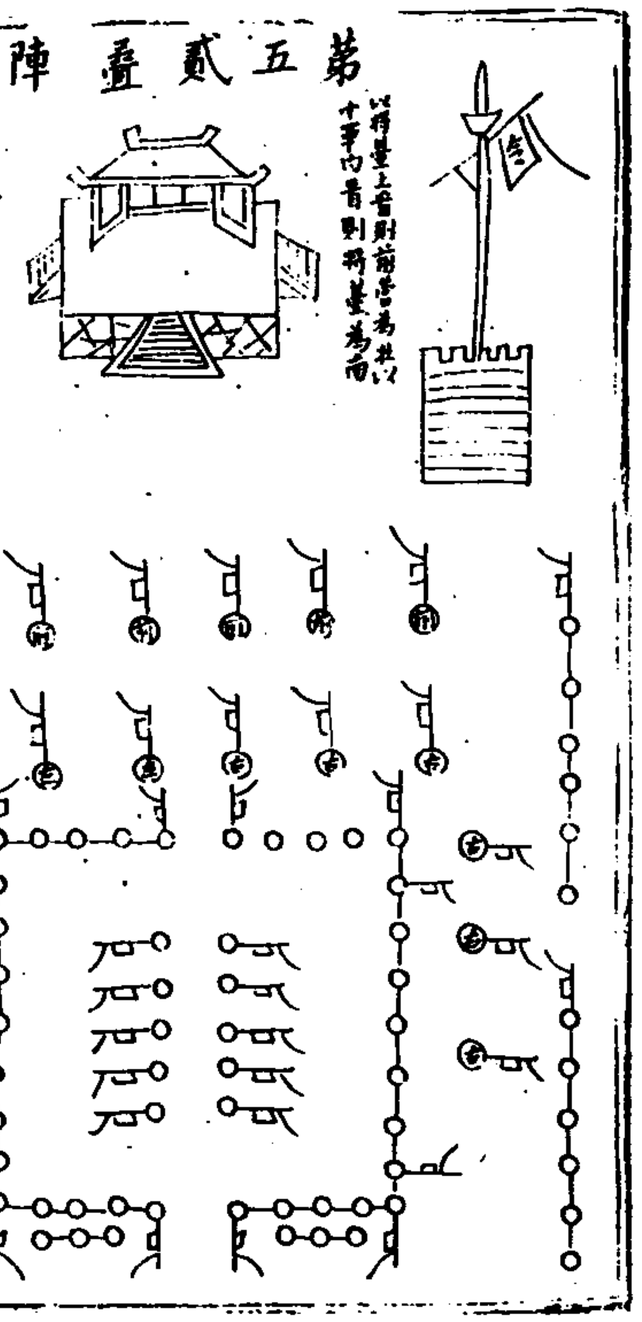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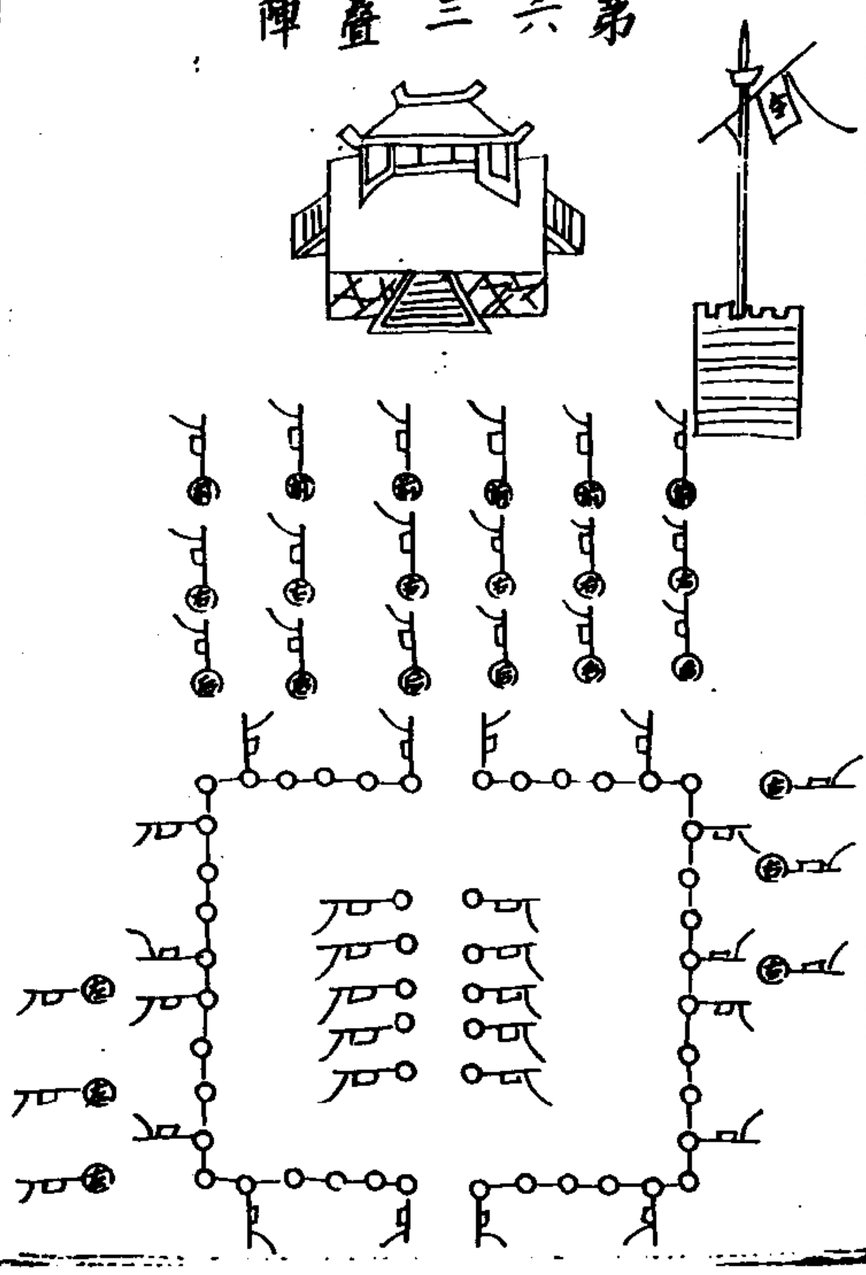
第四八卦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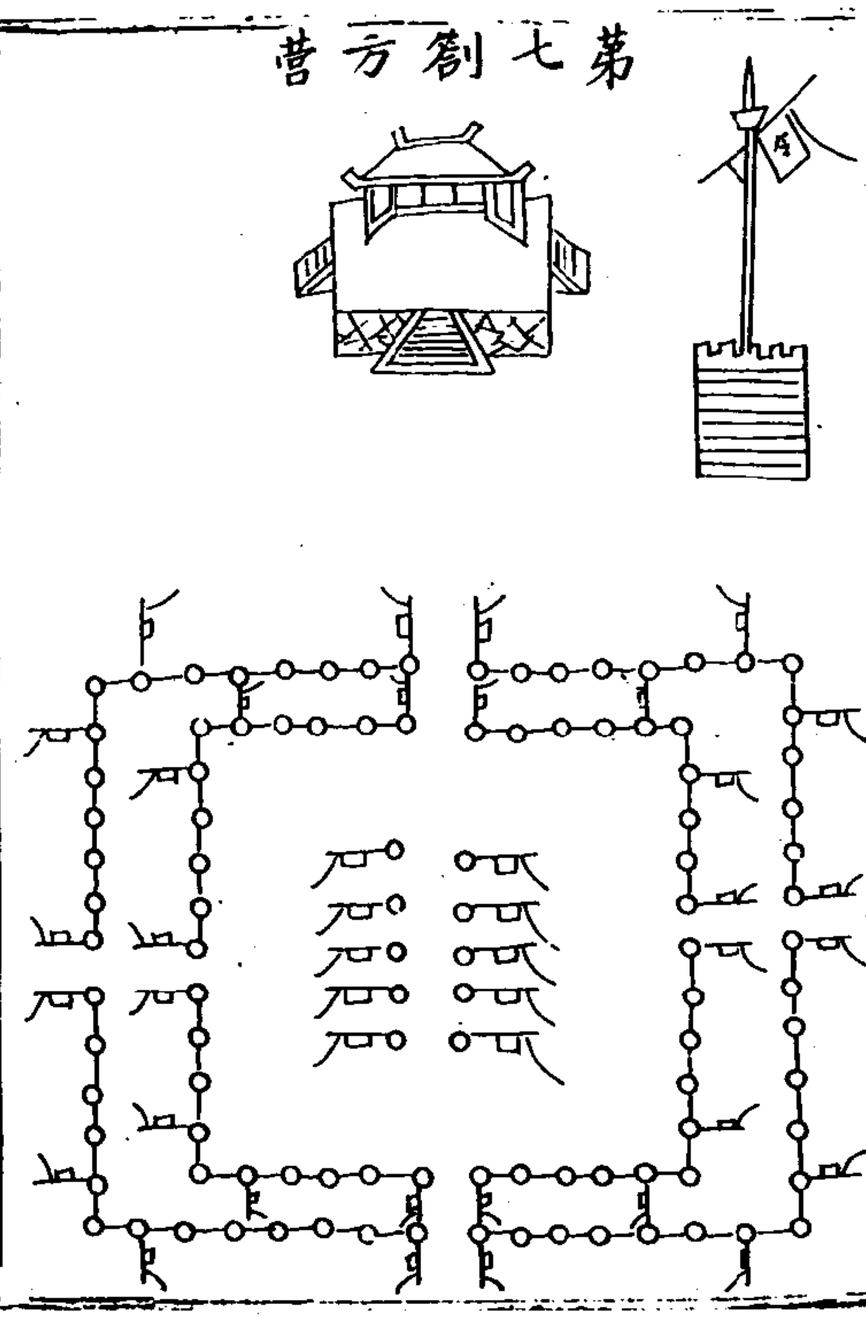
第五貳疊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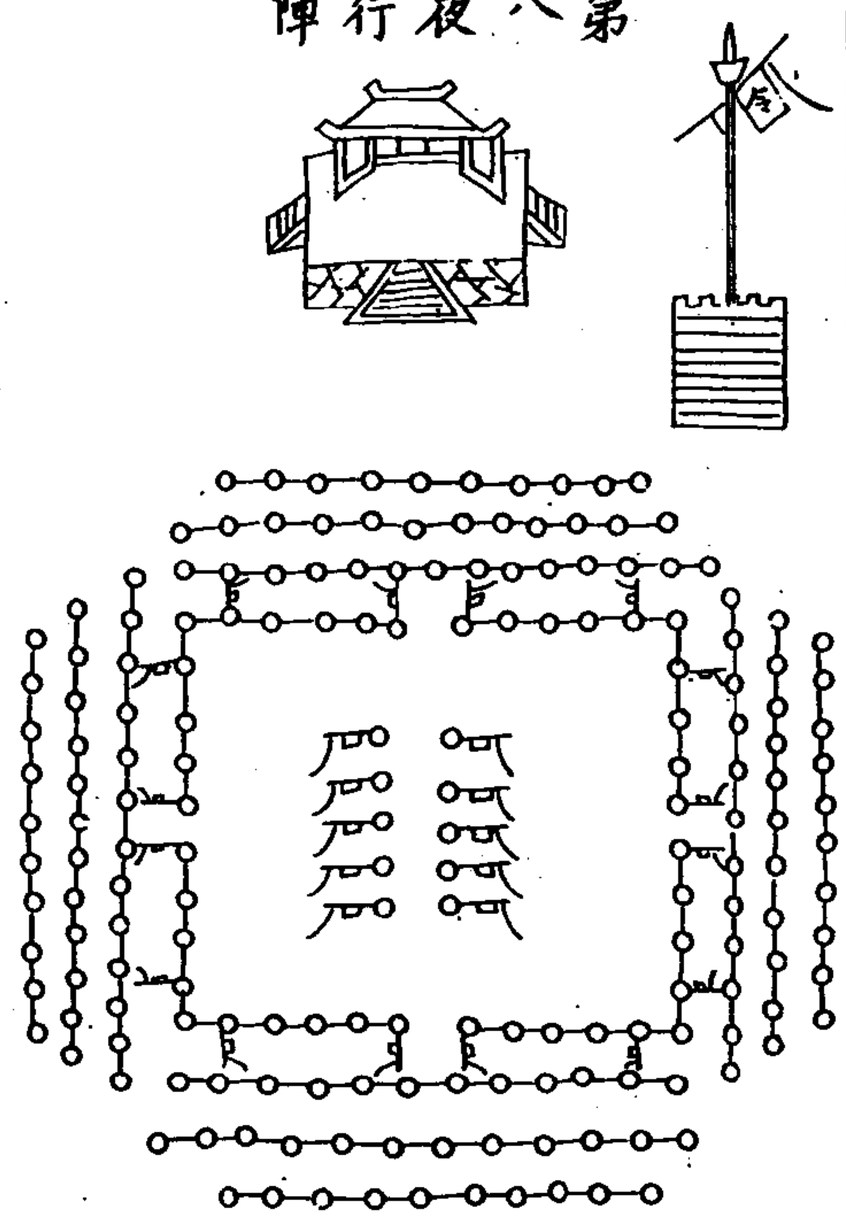
第六三疊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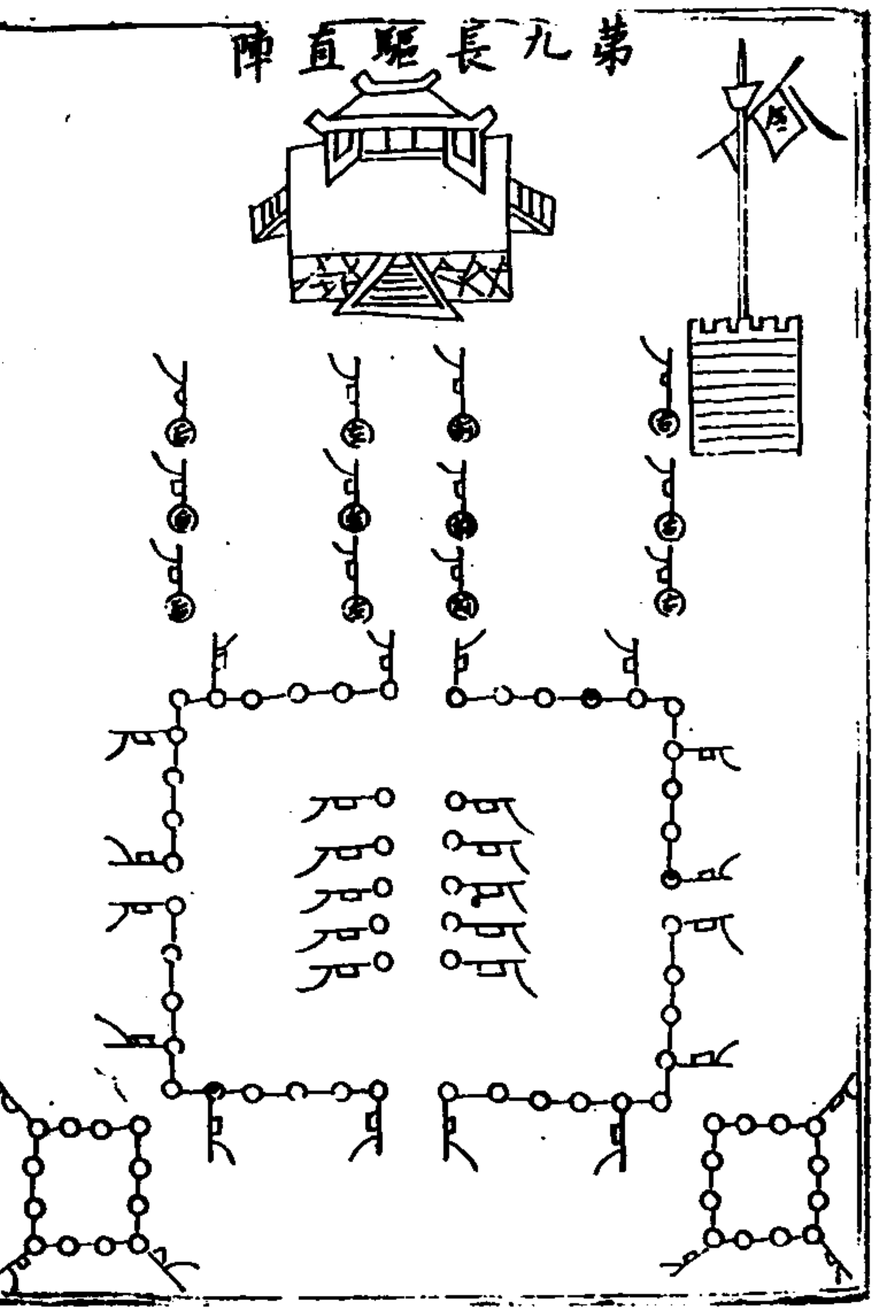
第七剏方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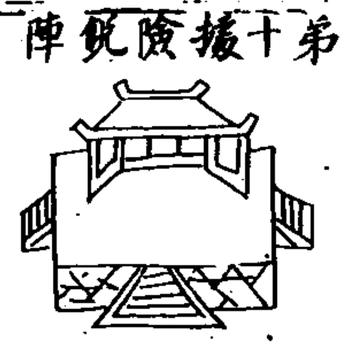
第八夜行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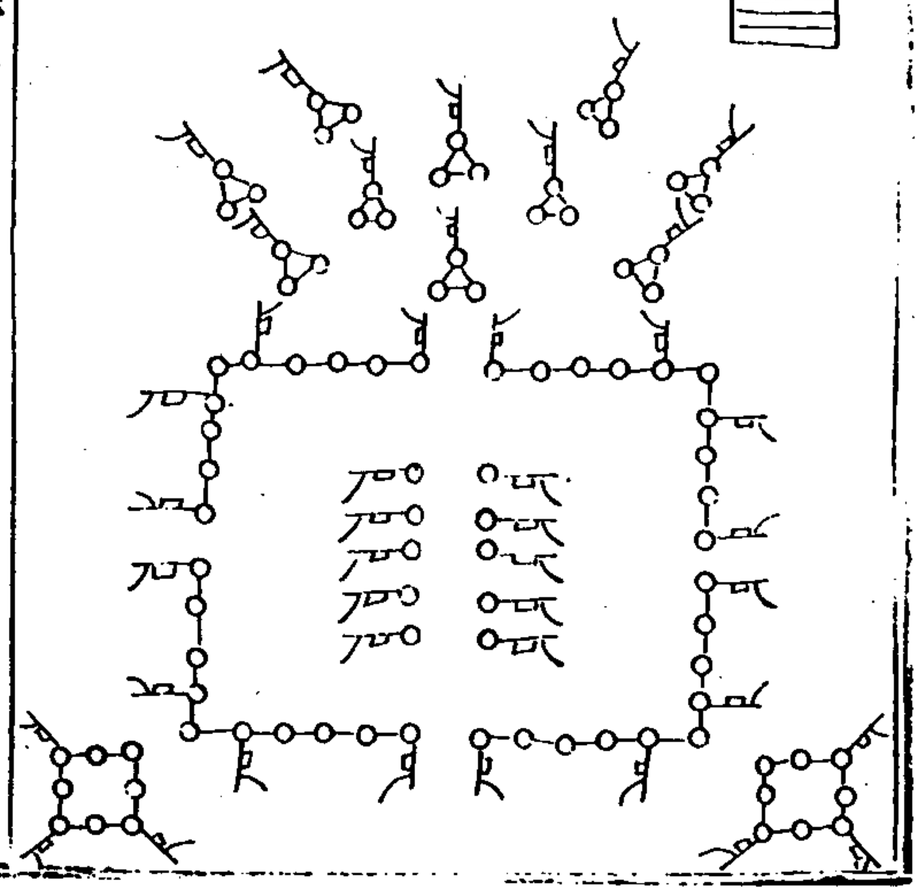
第九長驅直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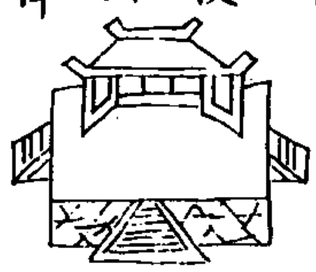
第十援險阨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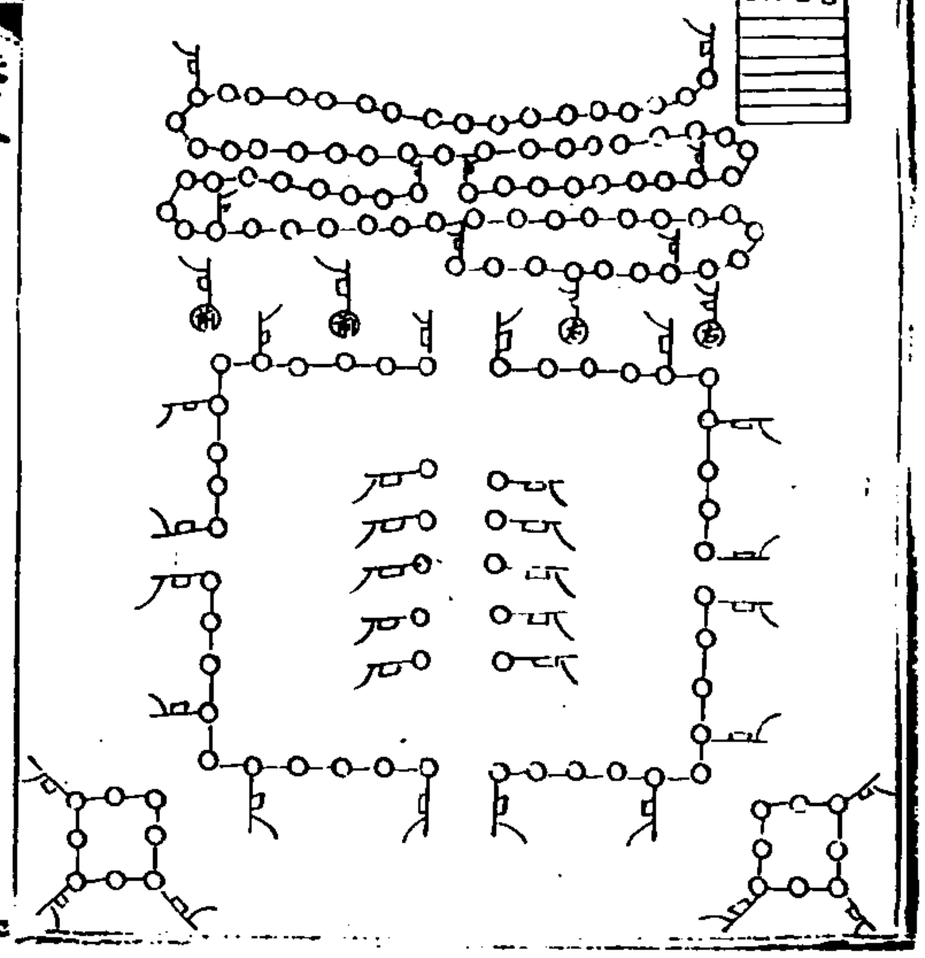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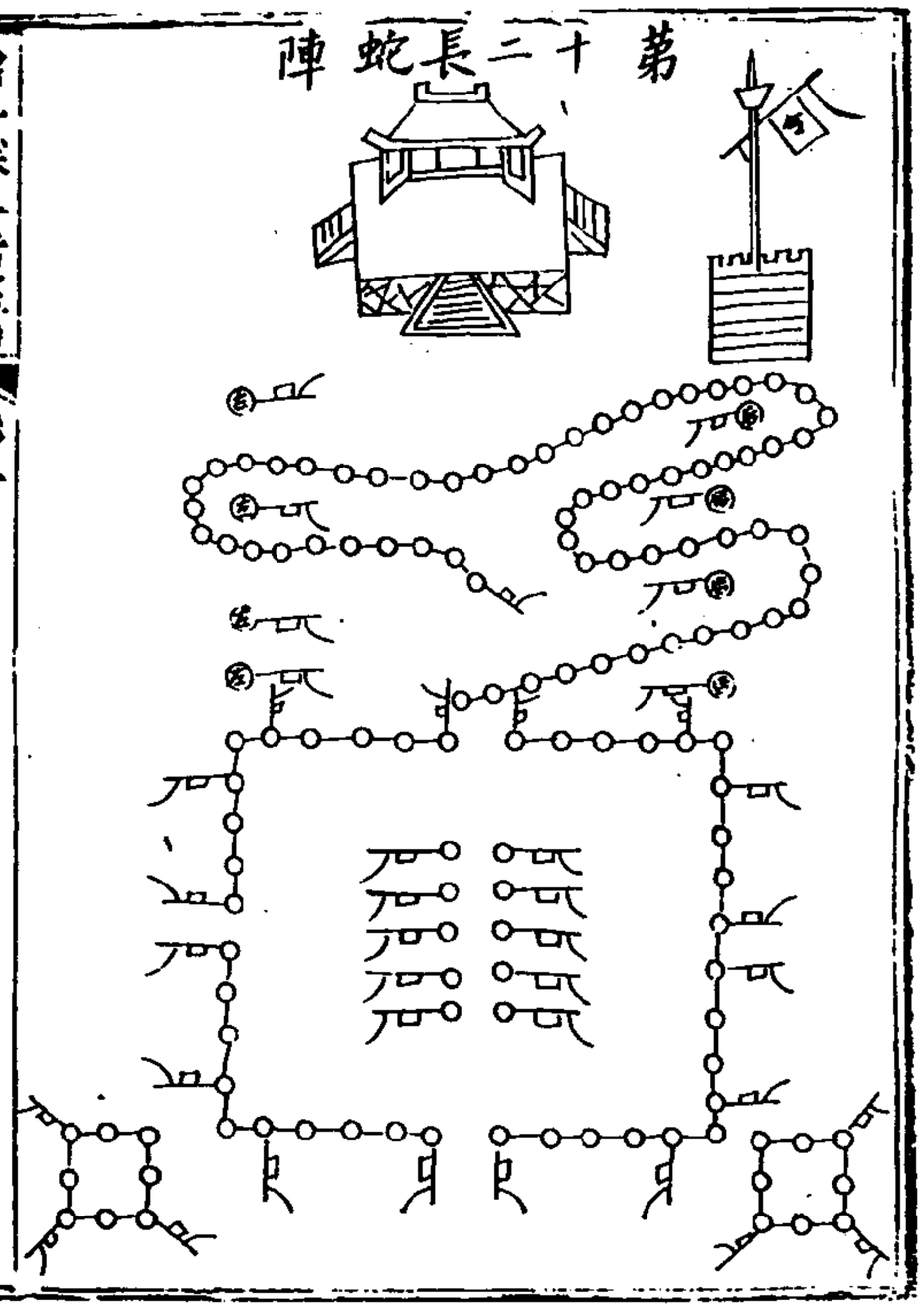
第十一搜伏曲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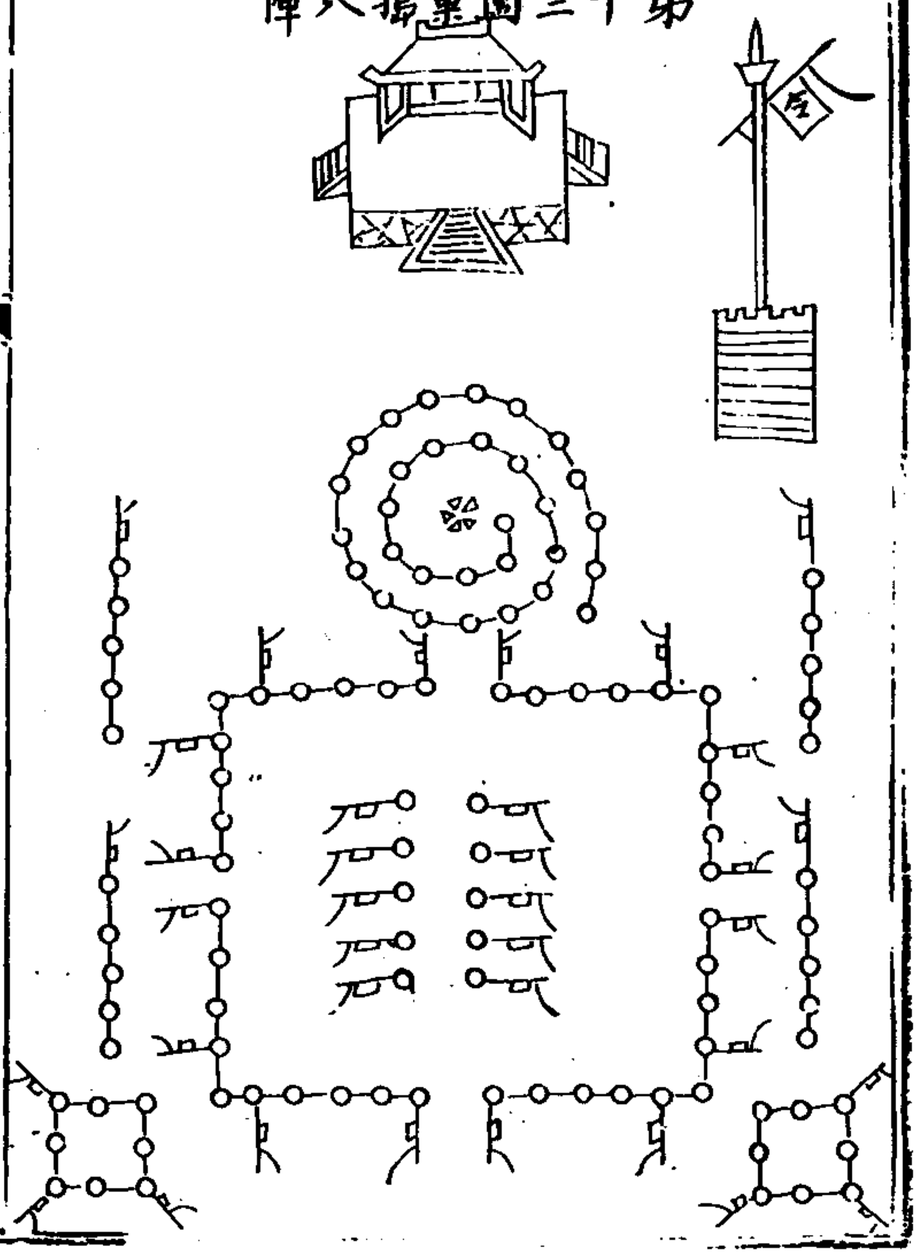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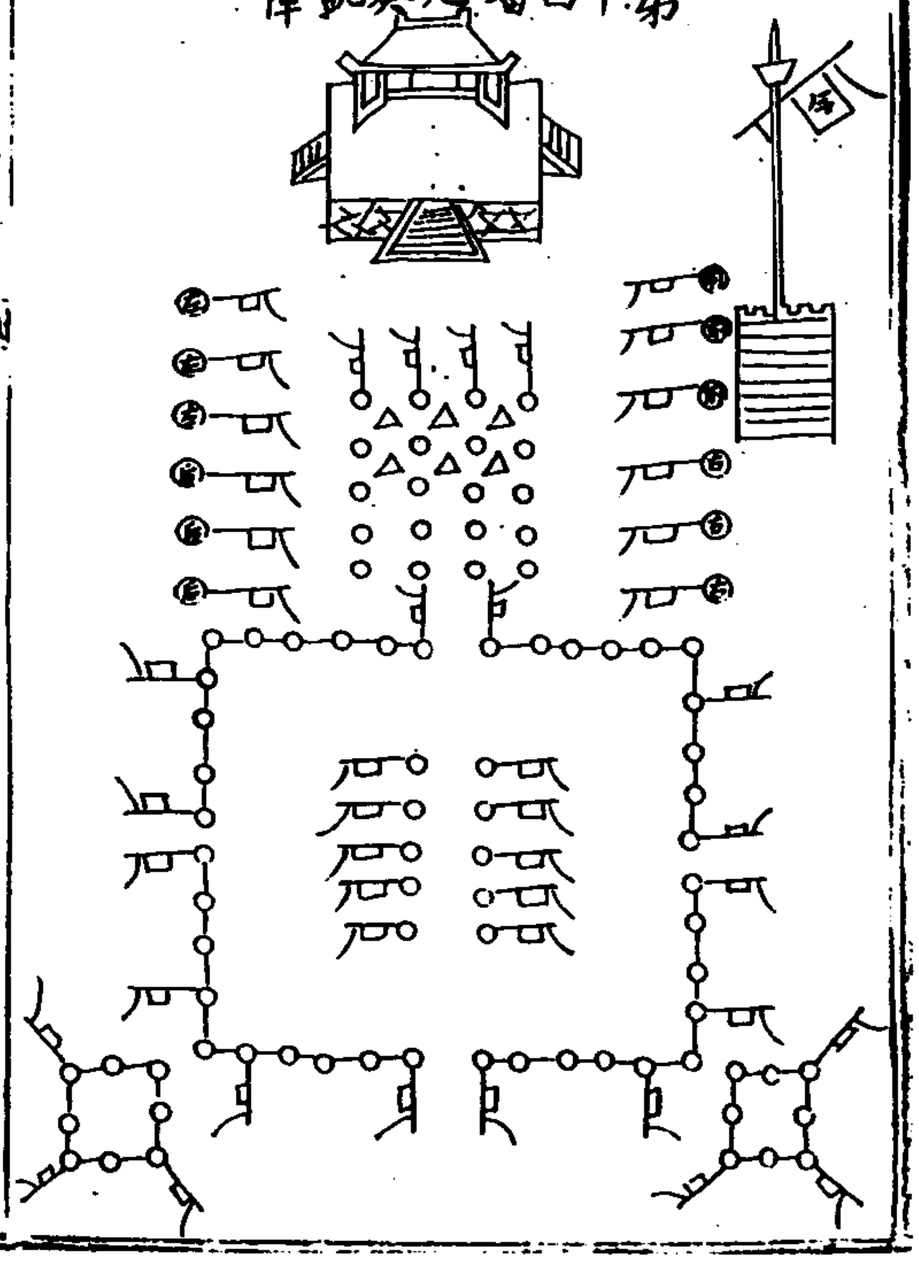
第十二長蛇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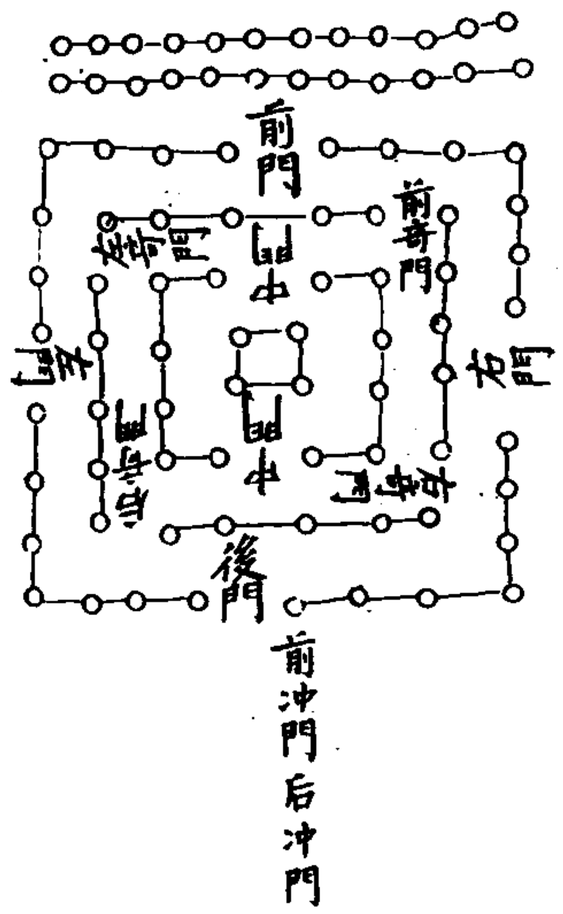
第十三圓量搗穴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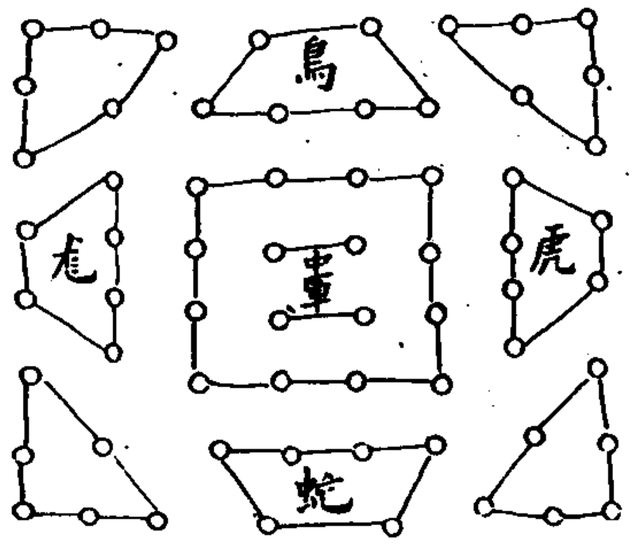
第十四蟠龍衝陣



騎兵二十四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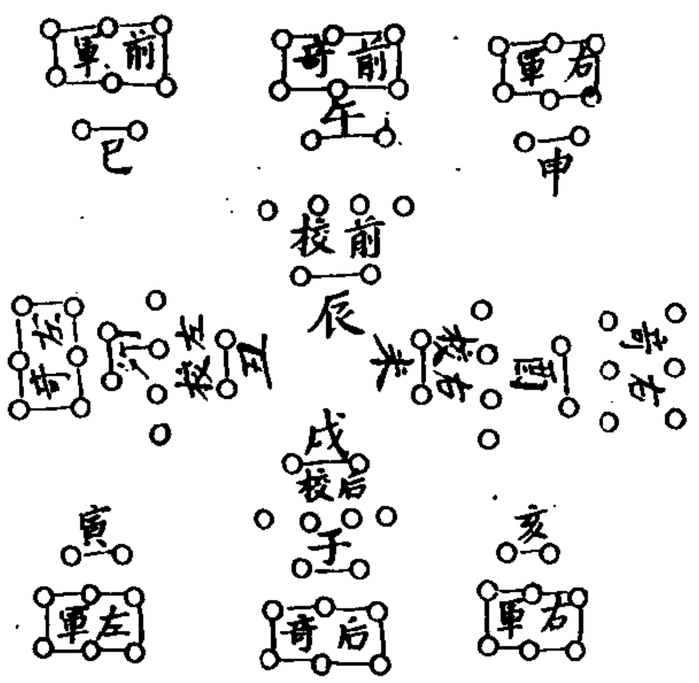


魚腹江八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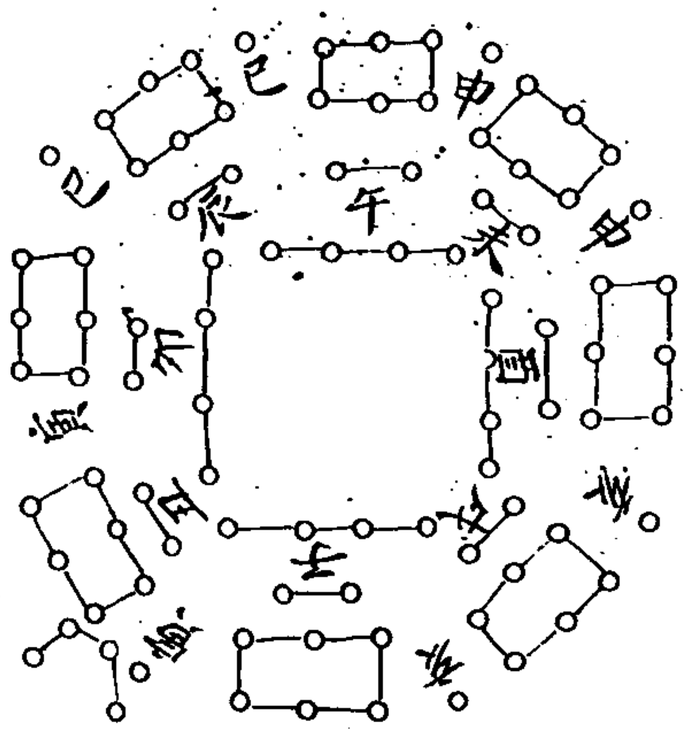


臘塘魚腹江前六十四魁其骸方後遊騎二十四魁形如月共八十八陣騎兵分為四冲：各六陣以配大陣四正四奇中軍之用所謂四頭八尾也行則奇兵居先止則奇兵居後戰則奇兵变化如爪如牙其用無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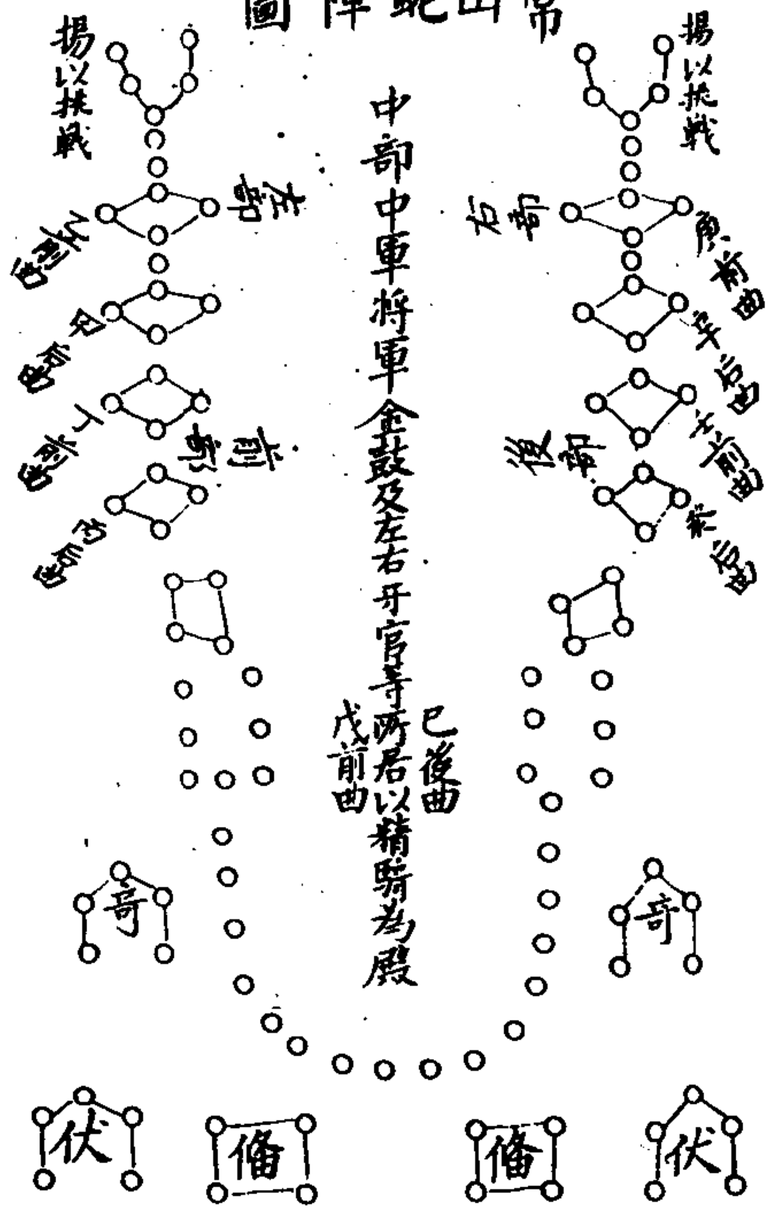
騎兵归营圖



奇兵滚陣圖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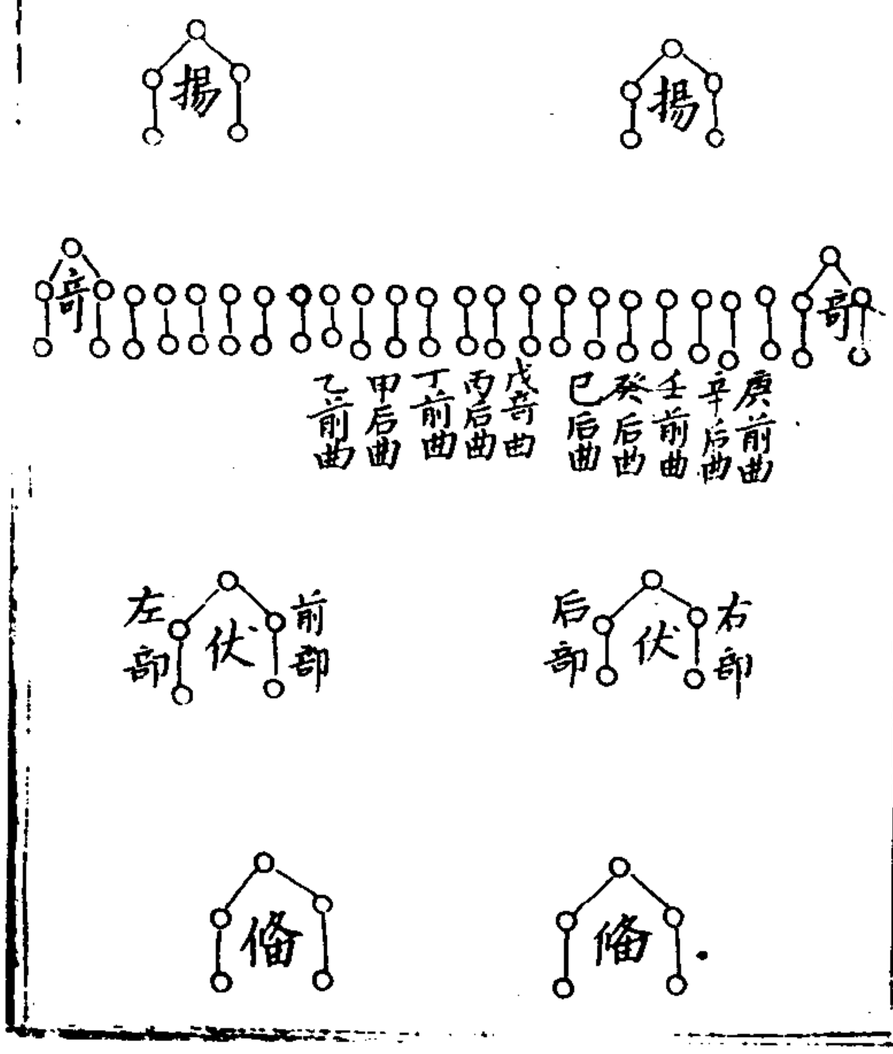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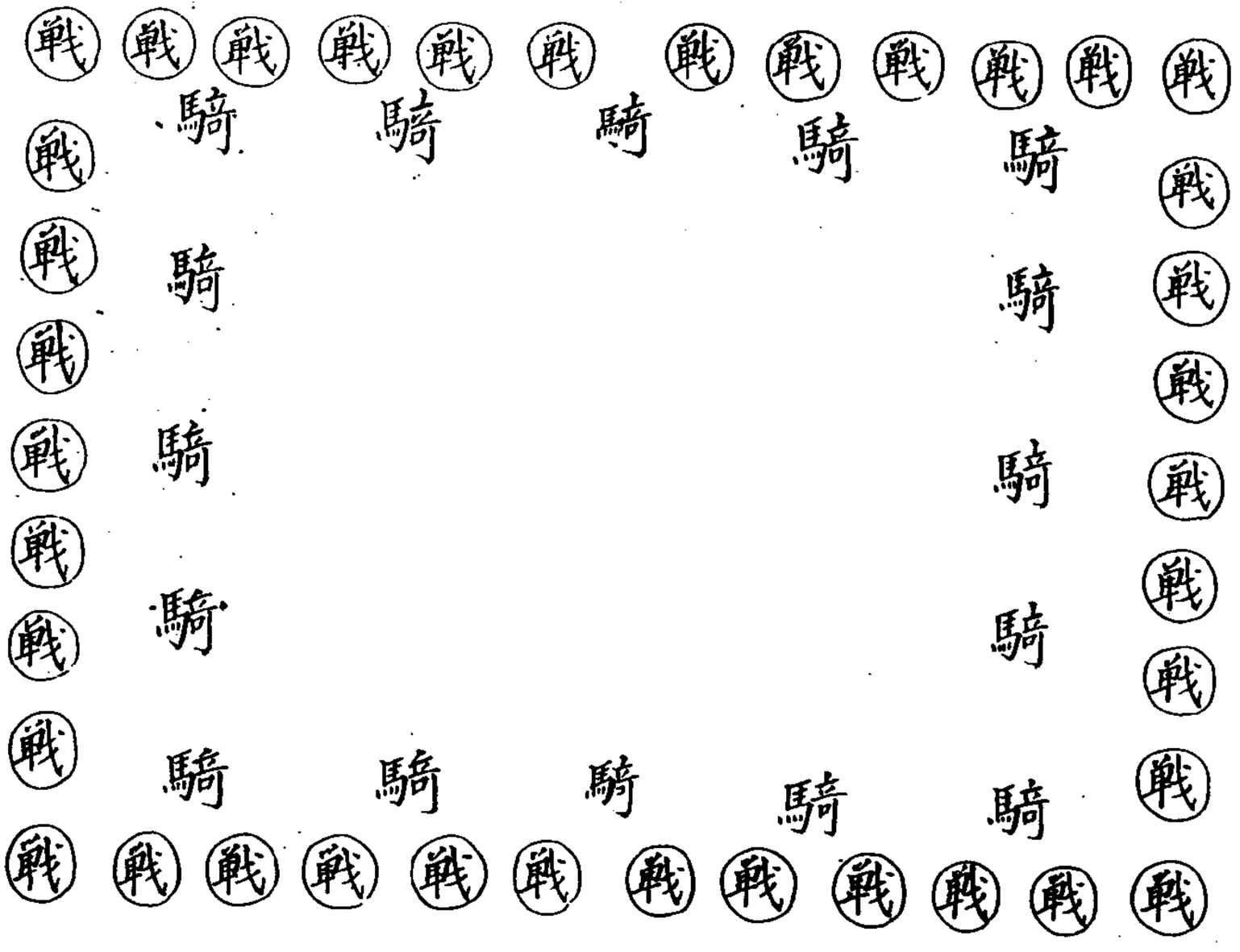
常山蛇陣圖



右常山陣步卒五部凡四千人其中前后左右等軍量山川之形按陣而居以逸待勞以飽待飢其揚奇偪伏皆馬騎分而為八凡二十人遂便而居以應權也六鼓舉旄旗則為常山矣按戰国策曰常山蛇擊尾則首應擊首則尾應擊中則首尾俱應此其義也

又圖




戰 戰 戰

治平勝算全書卷九

渡峯年鑑校輯

諸家軍營九設

凡安營部分之法前已具載其周營須設界限立藩柵之類符三卿曰在賊境宿用槍營行用方陣唯敵以捍外寇舊法有九種大約兵不久駐則為立搶攏槍車營拒馬之類若兵久駐則用柴營掘壕城營木柵之類符三卿曰在賊境宿用槍營行用方陣唯大將度宜而處之馭軍者皆可酌此為制也

立搶營法

凡軍不久駐可立搶為營搶頭間架令均黃昏擂鼓各着立搶鼓聲絕刺搶訖兵士更不得出白絕便斷烟火營外置約鋪其外更着一人伏听營外有警當鋪不得高聲歇搶傳過四面即知有警預作隄防

攏搶營法

凡攏搶為營者其搶如鴉窠攏幕外七尺攏搶之外造土壕一重搶去幕七步衣甲器械每人一堆如有

警急易著衣甲車馬在旁橫排

柴營法

凡柴營其柴須密排不通人過其間釘撅仍着木壓之其車橫排須浮間架均急疾轉車便可為城或作砲若久住營中置一望竿

掘壕營法

凡掘壕立搶則自繩取定其壕底濶一丈二尺深一丈口濶一丈五尺其掘向裏相作土岸高四尺五寸令宴汐至摧塌裏面削放其上通人行立壕門掘徹即權施浮橋急疾折去當界二十步置一戰樓以門扇及他板木權造壕辰外掘陷馬坑一重濶二十五步每坑鹿角搶三根共頭入火令堅及壕布棘城重濶二十五步凡布棘令堅為營其棘須魚羅布之令棘頭平濶三千尺

築城營法

凡築城為營其城身高五尺濶八尺女墻高四尺濶二尺每百步置一戰樓五十步置旋風砲一具每三

尺置連枷棒一具每鋪更板并架城内去城五十步
草幕城中置望竿高七十尺城外置羊馬城一重其
外掘壕一重其外濶三步立木柵一重柵外更布棘
城一重棘城外陷馬坑一重

車營法

凡車營法車每五十步一乘每百步取一乘為戰車
車中出戰隊其車子營及外營横排半在当中拒為
搶在外仍連車棘為左右廂私門

拒馬營法

每人配鹿角馬搶兩枝去前搶三步置須首尾相係
魚鱗布之則守固矣

木柵法

凡木柵因戰所遇不及築城壘或因山河險峽多右
少土不任板築乃建木為柵方圓高下隨事深埋木
根重復弥縫其缺内重短為閣道外柱一重長出四
尺為女墻皆泥塗之柵外掘壕一重濶二尺深一丈
木裏每百步造戰樓一具中置望樓以遠探望

繩營法

凡繩營所以援馬若入敵境易秣不給即須采擇水
牛放收每人給胃馬索一條入夜則為繩營以護畜
産其制立搶為杠凡兩重上繫胃馬索連斜相續馬
居營中布官健收人四面衛馬使不浮逸出營外復
置更鋪夜則环營擊更鼓為備内外軍士各守本界
不得過從交雜即姦人无便以入

下營法

制欲其回轉離合无相奪倫中有營謂部分次序有
疎密之法欲其左右救援不相奸乱猝有外寇侵伏
皆堅整全備莫得而動也苟非規模素定其熟能与
于此乎故司馬懿観武侯營壘處所而嘆曰天下奇
才矣其法制精妙也昔衛青出塞以武剛自环（即今之營
車也）克國屯田則交聯不絶此小子其来尚矣人採諸
家之法于篇云

凡制營先計人数外営幾重配地多少隨師中寡一人一步使隊間容隊宇使剩陣不得少隊已住便定不得移易一如廂有剩所剩之家發配守禦不得使士卒煩擾无論久住暫時各量其宜咸立表於十二辰立五旂長二丈八尺審子午卯酉地勿令邪僻以朱雀旂立于午地白虎旂立於酉地玄武旂立於子地青龍旂立於卯地招搖旂立中央其樵木汲飲不得出表外

凡軍営將下之時当営跳盪奇兵馬軍并戰鋒各令嚴備持文一准兵法待当営卓幕訖方可立隊釋仗各於本隊部署置若有警急隨方捍禦其馬軍下営訖取捴営進止其馬令群牧放

凡下営不得近田苗及城市須去城十里外要入城市買物諸営司判官差人押領不許擅入城郭

下営擇地法

夫下営之法擇地為先地之善者左有林澤右有泉背山險向平易通達樵牧謂之四恪大約軍之所居就高去下向陽背陰養生處宴每以水火為慮居山在陽居水避卑不居惡名謂豆入牛口之類不居无障塞謂四通八達之道受敵益多不居深草恐有潛袭或被火燒不居水冲恐有漲溢或被決壅不居无水及死水恐渴飲致病不居无出路謂四面地隘

恐被圍难解及粮運阻絶不居无草菜恐軍乏絶不居下濕恐人多疾病軍馬不利不居廢軍故城久无人居者瘴疾急无固守不居塚墓間与鬼神共處春夏宜居以防暴水秋冬不居清澗深阜慮有逆流兵法曰山中之高謂之天柱澤中之高謂之地極高中之下謂之天獄下中之下謂之地獄斥鹵之地艸木不生謂之飛鋒故村墟冷落荒城古砦謂之虛耗川谷之口之水无艸謂之天灶穹山隆鐵背四面

平垣謂之沃甚亦名神祠社木謂之天社卯陵之上
大山之口謂之死地大山之端謂之尤頭凡過此地
並去无留常令我远之敵近之我迎之敵背之則我
利而彼害矣

綠營雜制法八則

凡為兵馬每下營訖營主即須幹当四司官与司及
左右令分頭巡隊問兵士到否如有未至即差本火
主持畜産及水食如逃走即牒所在捉捕

凡軍下營訖司騎及佐分行巡視馬駝有疾者医有
瘡者剪刷傳藥有傷者申送量事決罰

凡下營訖司胄及佐即巡隊簡較兵甲器仗等如有
破綻損汚即須修葺磨礪如其弃失申上所由便為
案記准法科決

凡在營司倉及佐監管兵粮食封貯點驗勿令廣費

凡兵士每下營訖先令两隊兵掘一厠

凡營壘既定其自外屠酤販賣人一切禁断營内自
交易即不禁

凡營門各配随近将校守把雜色戢掌亦專配一門
出入不得交雜仍令識認以防奸細

凡軍中皆令三人或五人為保同行不得分散遞相
覘察不得与外人私語軍事及授人財賄犯者同保
亦重罪

凡陷没人投来当別差主務勿使随軍恐為悞用

警備法十二則

凡軍営下定常須防禦于営外去幕二十步列隊仗
如臨陣寇法昼夜嚴警縱縫而雪并押隊官並不得
離隊每営留馬五匹并鞍勒放飼有警急立要融告
凡都営警備之外每軍必別設兵候一軍量抽戦士
三五十人於当軍四面三五里外要害之地夜設外
鋪每鋪給鼓三面句随如夜中有賊犯大営其外鋪
見賊与大営交戦即従后鳴鼓大教以擊賊后乘得
机便必当克捷

凡軍營下定夜則別置外探每營以折冲果毅造作
番次每面四人每人領馬五騎于營四面去營十里
外以備非常如有警急馳報軍中或令馬軍至一更
時牽火相應賊見火号不敢偷營
凡軍營遇夜又于賊来要路以探騎為暗舖各特薪
炬藏火遞相應接仍于路左草中伏人或于高木遥
望如竟有賊走報馬舖牽火前舖應了即馳赴大軍
大軍亦置望烽人牽火相應烽制見烽火門

凡馬舖三十里一舖以押官部押
凡昼有賊犯營被犯之營即擊鼓諸營以擊鼓應訖
无賊之營即止惟所犯之營非賊散鼓声不得輒止
諸軍各着衣甲持伏将五方旂所指之方即是賊来
之路装束出前布列未得輒動如須兵救听大摠管
進止
凡每夜定舖時每舖令持火炬五條乾艸一束仍令
種火若有軍警每舖並竪枚傳舖相報不得隔越仍
奉火炬照之中軍即擊鼓令諸營遍覓将士但放甲
冑持弓矢見走者即射自然立定賊若稍多中軍疾
出軍救應其偷營驚軍多作叫聲宜審辨之
凡軍營慮有突犯即於營外常置拓隊防護並抽当
營戦隊充之其隊去幕三十步均布隊問容隊若賊
来拓隊不能敵烈后営中出兵相助不得令賊犯大
營
凡軍營被賊来犯大摠管自将兵救之常先与諸将

潜約使兵士随身帶胡桃銚聆之類為号被犯之營
聞之即知大摠管兵至或鋒或聆皆不可豫定恐賊
人偷号
凡軍營久住於山谷賊路掘断為土壕濶三丈深二
尺以細沙散土填平每日簡行掃令浄平奸人出入
与兵馬往来尽見
凡軍所駐於奇兵中選驍軍諳山川道路及久在軍
前人与舖兵計会交牌日夕遞候于亭障之外用捉

生之法捉敵人樵牧問覘者生擒以帰以訊問賊中
事机其奉用勿令遊爽人知
凡軍中至夜百步着听子二人每更一替充雜听伺
如夜間敵営馬嘶則謀偷夜出攻掠之類其餘倣此
以警不虞犹慮探听之不遠故又遣聰耳少睡者令
卧枕空胡鹿其胡鹿必以野猪皮為之凡人馬行在
三十里外東西南北皆响聞其中每営置一二听営
中澗者置三四听若孤鎮舖柵亦各置一听听子須

頻改易勿常置定處听以子将一人幹当每日一替
凡軍営中必為望楼其数量兵与地大率倣地听之
数遠明目能観三四十里外能辨色者以為望子亦
頻改易勿令常置一処亦以子将一人幹當每日一
替

倳夜戰法　二則

兵法曰晝戰多旂旌夜戰多火鼓听以変人之耳目
也或曰黒夜之后必先与敵列陣刻期而戰若但襲

凡路口必立小堡置柴薪穴為暗道以胡梯上之令
人守望夜聞鼓聲四起即令蹟燎賊人夜入営門四
顧屹然皆有小営各自堅守未知所攻不得便入大
将営中或諸小営先覺賊至者當按兵勿動縱賊盡
入然後擊鼓諸営齊應衆堡皆起燃火内照諸営兵
士悉閉門登墨下瞰數人勁弩強弓四面俱發若奸
人潜入一営所営殺士即諸営舉火出兵四面焼之
號令営中不得輒動須臾之際善悪自分若或出歩

皆有罗網矣今之立營通洞谿達部分无法者若有夜至軍中所営軍中无不警擾雖多置斥堠嚴為備守晦里之夜彼吾不分縱有申力安能用之哉故夜戰之法責在於乘敵之不備幸敵之撓乱駭而攻之也則有勝計前史所記或因天之際霾夜之風甚各執火炬啣枚疾馳出其不意者寇営士卒警布蹂躪吾以精騎勁兵乘之此必勝之理也若乘之而不乱攻之而愈靖将卒不警営壁如故則是彼之法制謹

嚴備禦周密吾当舍而勿攻不然非己利也蓋兵者避実擊虚以整待乱故鋭而避之乱而取之此良将之善計也晋罗尚遣人夜襲賊将李特営特知之嚴兵以待及至其営特堅卧不動俟其衆半入發伏擊之大敗所謂当舍而勿攻者也

立号法

每日酉時虞候於大将軍幕府請号其号薄先粘紙二十四張：界一千五行即縫標軸題首云某軍某年某月某日已后号薄出号時大将軍率以十一行書寫字上字是坐唱下字是行荅一夜書一行二十四紙三百六十行尽一年訖則更其薄如閏年則加二紙其号不得犯國諱及大将軍元帥都統等諱其分巡虞候及諸将等候大将軍号出分明傳寫審勘凡坐唱行荅者乃号之至要及有警急或恐敵人偷窃或虞内應則其不可專循定法須臨事改変或踰時出或平明改其白晝則以片絲為号其絲亦須逐

日改易如分兵掩襲及設奇備伏白晝則以門旂為立表色為号暮夜或吹笛或擊小鼓于銅盆子小木之類聲音可通一里餘者或使人長啸為應驗随大将臨時処分

定舖法

定舖者每日戌時嚴警鼓動虞候領甲士一隊建旂熾立号頭巡軍中及城上在野則巡営外定舖踈密坐者唱問誰何行者荅曰虞候揔営等坐唱曰作何

行荅曰定鋪如此三荅三喝訖坐者曰虞侯揔管過

持更法

凡営夜持更者每鋪十八每更二人候漏鼓擊板一百七十三步三尺三寸

人專听雜事以至瞌魔驚夢者亦須遞相警覺臨時或添密号敲弓箭應之類即奸人无所設施計旧制更鋪之次更置狗鋪軍在賊境将士远行困乏藉狗以為警也

巡探法

凡定鋪發更后當軍折沖果毅并押鋪宿盡更深遞相付虞候及中軍官健通探都巡探入不得高聲喝号行者敲弓一下坐者叩稍三下方抛軍号以相應荅営内巡探周而復始

漏刻法

凡軍中雖置水漏別用更牌一昼夜一百刻以竹為一百牌長三尺濶一寸題云某月更牌以探更人每更徐疾行二里傳一牌一日一夜計行二百里則傳

一百牌常取月之中為氣

雨水正月中夜傳牌四十九分一更傳牌九餘一里一百七十三步三尺三寸

春分二月中夜傳牌五十一更傳牌一十

谷雨三月中夜傳牌三十七六分一更傳牌七餘一里一十四步二分

小滿四月中夜傳牌三十六三分一更傳牌七餘一百七十步四尺八分

夏至五月中夜傳三十五一分一更傳牌七

大暑六月中夜傳牌三十六三分一更傳牌七餘一百七十五步一尺一寸

処暑七月中夜傳牌三十六二分一更傳牌七餘一百七十五步一尺一寸

秋分八月中夜傳牌四十九五分一更傳牌八餘一里二百八十六步一尺二寸

霜降九月中夜傳牌四十九五分一更傳牌八餘一

里二百八十五尺六寸
小雪十月中夜傳牌五十三分一更傳牌一十餘
一里一百一十五步一尺二寸
冬至十一月中夜傳牌五十五一更傳牌一十一
大寒十二月中夜傳牌五十三分一更傳牌一十
餘一里一百二十五步一尺二寸
又法曰軍行於外日出日沒時擂鼓推角為嚴警凡
鼓三百三十槌為一通角一十二叚為一疊鼓音止

角音動凡鼓三通角三疊昼夜足矣又近代馬上法
以数珠記時先約一昼夜為准餘日倣之与刻漏无
差

防毒法

軍行近敵地則大將先出号令使軍防毒
凡敵人遺饋餌者受之不得輒食民間沽買酒肉脯
醯醬豆之類亦須審試而后食之
凡防毒有五一謂新得敵地勿飲其泉恐先置毒二
謂流泉出于敵境恐潜於上流入毒上謂死水不流
四謂夏漆漲濕自溪塘而出其色黑及帶沫如沸或
赤而味鹹或浊而味澁五謂土境旧有悪毒小虫毒
木悪虫悪蛇有如含沙水弩及蜮之類皆須審告之
以謹防慮

尋水泉法

行軍下営須先擇水泉旧法軍行右虞侯在前並視
水虫道中遇水則揭青旂以告中

凡軍之処乏水則視砂磧中有野馬黄牛路蹤尋其
所至當有水
凡地生葭蒹菰蒲并有蚁壤処其下皆有伏泉也一
說駝駝能知水若行渴以足跪沙其下当有泉
凡大軍冬行人各持氷片可以備渴
凡水泉有峻山阻隔者取大竹去節雌雄相合油灰
黄蜡固縫勿令氣泄推竹插水中五尺於竹本末燒
松櫸薪或乾虫使火氣自竹内潜通水所則水自竹

中連上
凡踰越山險欲取水以絙繫竿頭引挂高処使其固能勝人便即令上又增絙次引人而又加絙相續更汲則束馬懸車可以立辦

養病法

凡軍行士卒有疾病者陣傷者每軍先定一官專掌藥餌馱舉及扶養之人若非賊境即所在寄留責医調治并給僧人扶養若在賊境即作馱馬(或作駄)舉

及給僧將之隨軍而行每月本隊將校親巡医藥專知官以所疾中大將間往臨視疾愈則主者僧人並厚賞恐不用心故賞之如弁擲病人并養食失所主者皆量事決罰氣未絶而埋瘞者斬庸將多不恤士每被弃擲生埋以此求士死力不可得也其有死者葬醪祭酹墓深四尺將校親哭之仍立標記以防后所若非賊庭遞归本貫每人給錢帛充送終之用所由不舉者罪之

凡軍中畜産非理致死並償填
凡非時不得乘官馬遊獵及向換軍司六畜若借人乘用並論如軍律因問校而行者不坐
凡一應乘官馬非警急不得輒奔走致馬汗及打磨傷破並論如軍律(已上量輕重科罪平居則輕臨陣則重)
凡官健有私駈馬隨行即官給芻秣令均帶衣物
凡車牛行十里一歇仍製口裏三十里一飲飼
凡徵馬之時有副使(左主)将有揔管有押官有子将(差)

善牧養有群頭(擇善騎馬教習及知医者充)
(其所以馬為)準

徵馬法

兵法曰凡戎馬必要安其処所適其水草其飢飽冬則温廐夏則凉廡刻剔毛鬣謹落四蹄戢其耳目每令驚駭習其馳逐閑其進止人馬相親然後可使鞍轡勒御必令全好之絶輒補
凡馬不傷于未必傷于始不傷于飢必傷於飽日暮

道远必数上下辛可劳人扣无極馬常令有餘脩數之覆吾也

凡軍行每营先差一官專知放牧不得速繁諸营各作一異旂放馬一記旂故炉並於所管地界放牧如营側惡即計會虞候別擇放地不得交雜如卒有警急退換見旂則知駈馬処所

凡牧畜馬居中央放駈在四面援馬牧人並於駈群四面环繞若賊偷盗駈群在外驅赶稍难

凡馬逐营共為印記以防失候理認如死即申所部官驗印是本营畜産即令皮剥如印不同即是盗殺他营畜産論如軍律

凡諸营遺失駈馬衣服駄運並于捍后虞候處理認擅取凡借人不還並前破記毛尾者論如軍律

凡軍馬正給馬外每軍吏量分数增給脩馬諸营除六駄外每火別置駈一頭准脩疾病添補如当隊不足均抽比隊比营此並避其雜畜非警急兵士不得輒

治平勝筭全書卷九終

李靖法并畧

婁峯年羲克輯

凡大将出征且約授兵二萬人即分為七軍如或少臨時更定大率十分之中以三分為奇兵

一隊計五十六隊

中軍四千人内取戰兵二千八百人五十人為一隊戰兵内弩手四百人　弓手四百人

馬軍一千人　跳盪五百人

奇兵五百人

左右虞候各一軍每軍共二千八百人内各取戰兵一千九百人共計七十六隊

戰兵内每軍弩手三百人　弓手三百人

跳盪四百人　奇兵四百人

左右兩廂各二軍每軍各二千六百人内各取戰兵一千八百五十人共計一百四十八隊

弩手二百五十人　弓手百人

跳盪四百人　奇兵四百人

五軍五百人

凡馬步軍通計揔當萬四千人共二百八十隊当戰餘六千人守輜重下營之時以四千人為中營在中心左右虞候左右廂四軍共六揔管各一千人為營六面接中軍六揔管下更有兩小營每隊幕五口若在賊境地狹則四步下幕若地土廣寬不在賊境則

五步下幕

凡五十人為一隊其隊内兵士須結其心每三人自相得意者結為一小隊又合三小隊得意者結為一中隊又合五中隊為一大隊餘少五人押官一人隊頭執斫一人副隊頭一人左右並斫二人即五十人至於行立前却当隊並須自相依附如三人隊失一人者九人並設小隊二人者臨陣日仰押官隊頭便斬不救人陣散計会隊内少勘不救听由斬

每軍大將別奏八人
副二人軍務奏僧減大將軍半
判官二人
典四人
揔管四人二生左右廣二主左右押衙僧各五人
子將八人妻其分行連辦金鼓揔僧各二人
執鼓十二人
吹角十二人
司兵司倉司騎司胄承局各一人每隊五人押官
人
隊頭一人
副隊頭二人
旂頭一人
副二人
火長五人
纛六口大將軍中營建出引六軍古者天子六軍諸侯三軍唐制天子一十二衛諸侯六軍故纛有六以主之
門旂二口色八幅大將軍牙門之旂出引將軍前列
門槍或作旂二根以豹尾為刃槍出居紅旂後止居帳前左右卓立
五方旂五口各逐其方色大將軍中營建出隨六纛后在營亦於纛後隨方而建
嚴警鼓十二面大將軍營前左右行列各六面在六纛后角十二具於鼓左右行列各六具以代金
認旂二百五十口尚色圖獸禽与諸隊不同各自為誌認出居隊前恐士卒交雜陣將門旂色隨所尚不得以紅恐乱大將軍
陣將鼓一百二十面備設疑警啟用
甲六分七千五百領
袍四分五千領
槍十分一萬二千五百根備揚兵及縛筏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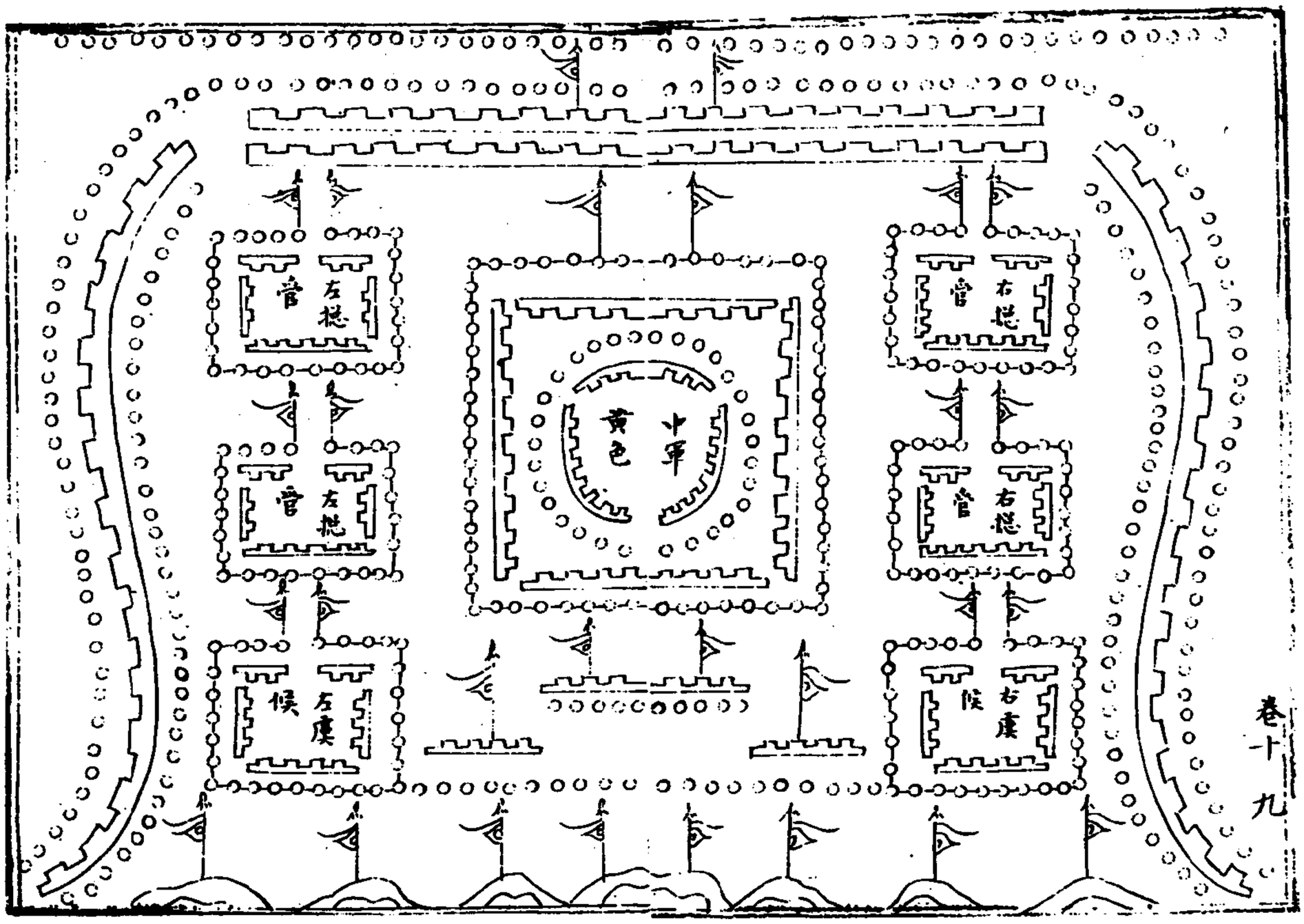
牛觔牌二分二千五百面馬軍以團牌代四分支
弩二分弦三副箭一百分計弩二千五百張弦七千
五百條餘箭十五萬隻
弓十分弦三副箭三十六分計弓一萬二千五百張
弦三萬七千五百條射甲箭三千七萬五千隻鋼箭
五萬只長埰箭二萬五千隻
弓袋胡盧張弓袋並十分一萬二千五百副
佩刀八分一萬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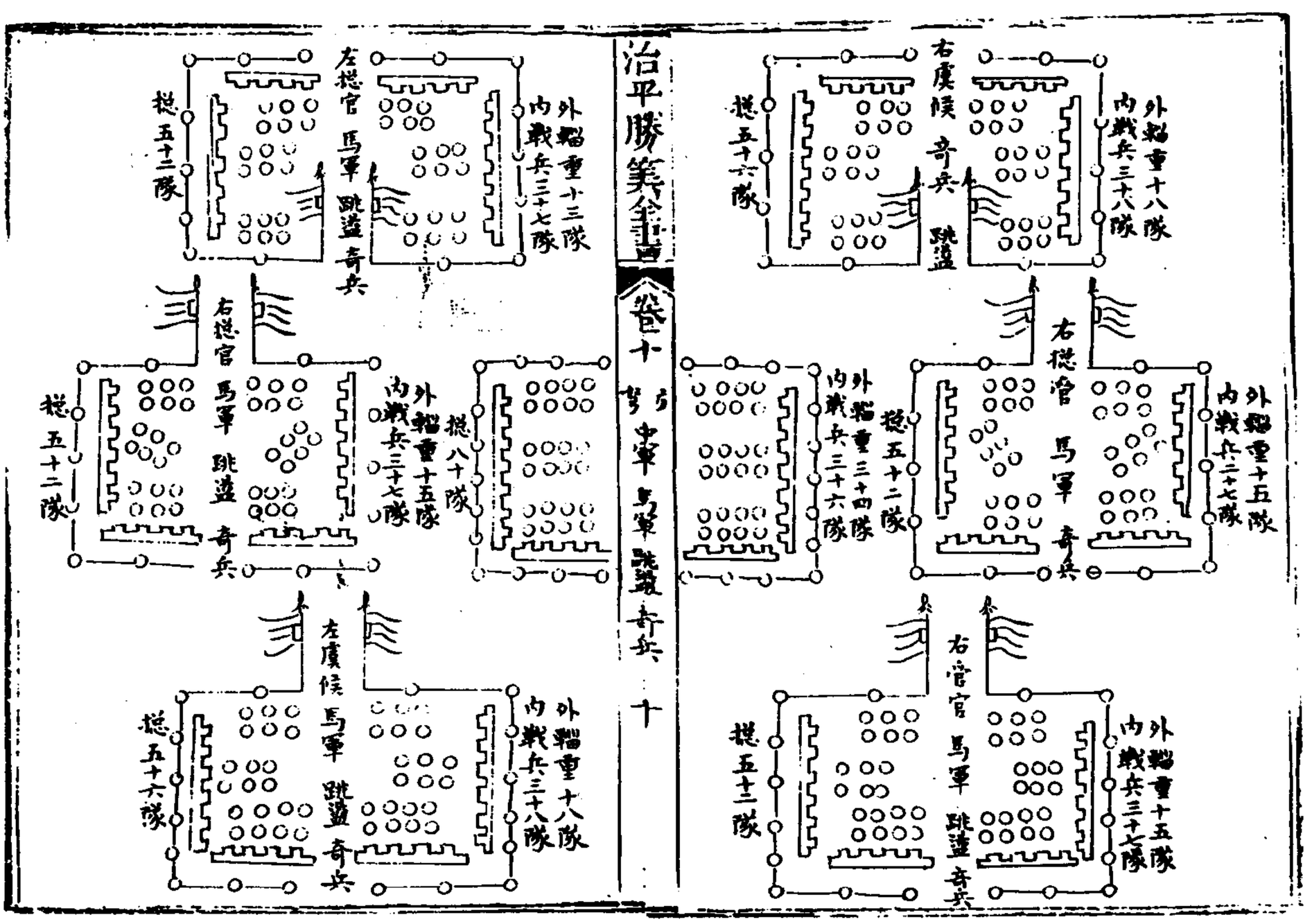
陌刀二分二千五百口馬軍陌刀並以啄錐銊斧伏
棓四分一千五百張馬軍陌刀並以啄錐銊斧伏
各四方支重五千事
獨索二分二千五百條馬軍用
駝六分七千五百頭鞍韉自副
幕一分一千二百五十口竿梁鉄鍬鍫自副
鍋一分一千二百五十口各受五斗
乾粮十分一人一斗二升一軍二千五百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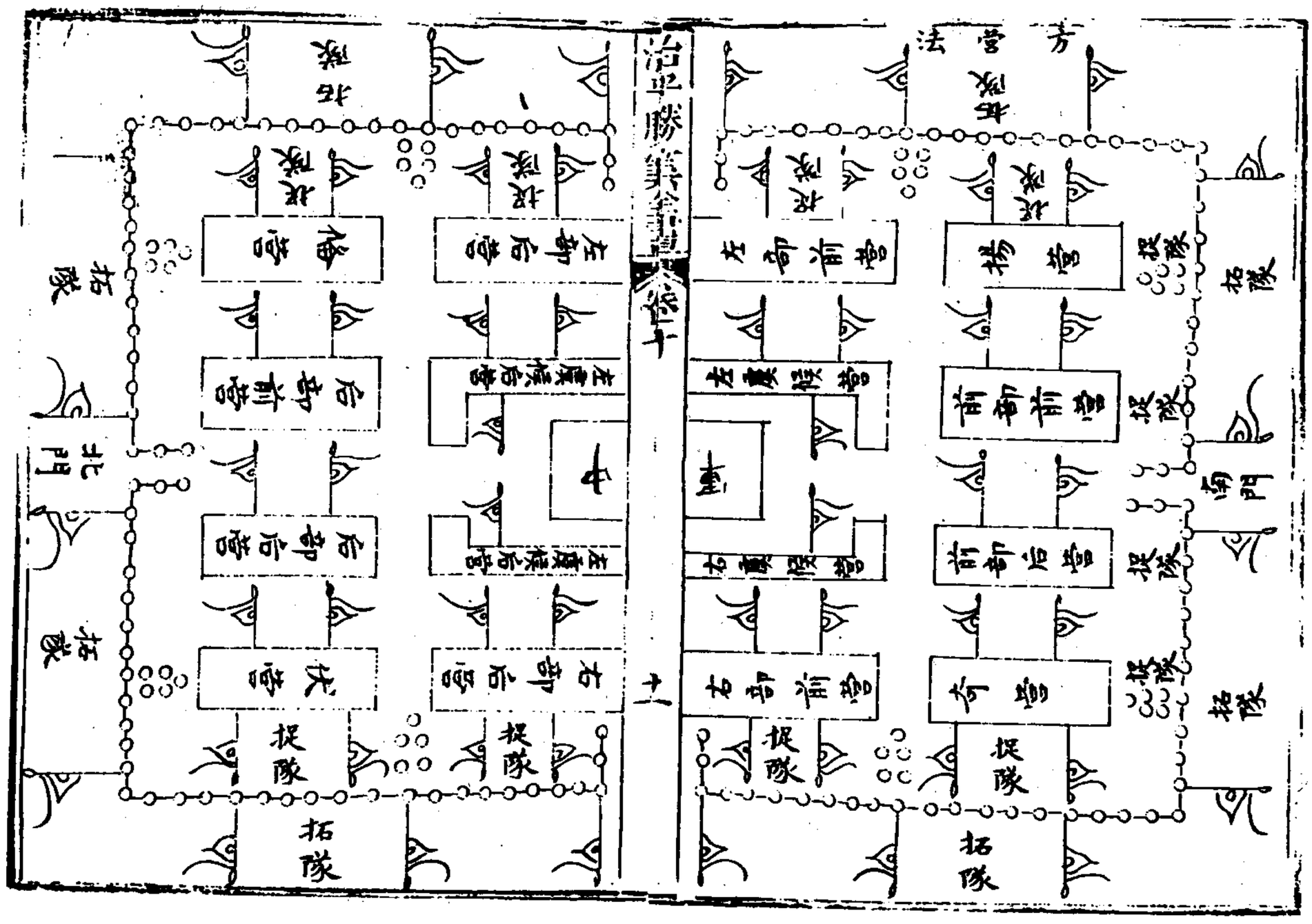
起袋十分一萬二千五百口羊皮縫可統腰受一斗
五升或以夹絹練袋皮亦得
馬盂十分一萬二千五百具皆以堅木為之或用熟
鉄受三升冬日煖食
刀子剉子鉗子鎖子葯袋盐袋火石袋解結錐蠣石
都共十萬二千五百事
袴奴袜額六帶帽子毡帽子各十分都共六萬三千
五百事
摊子鞚轡滤子各十分三萬七千五百量
麻鞋三十分三萬七千五百量
毡裘十分一萬二千五百領
皮裘皮袴各三分都共七千五百腰領詐為蕃兵用
抑罐袴褡各二分共五千口有皮囊可代抑罐
鍬鍫釜鋸鑿各二分都共一萬二千五百事
鑽四分五千張
切忡刀二分二千五百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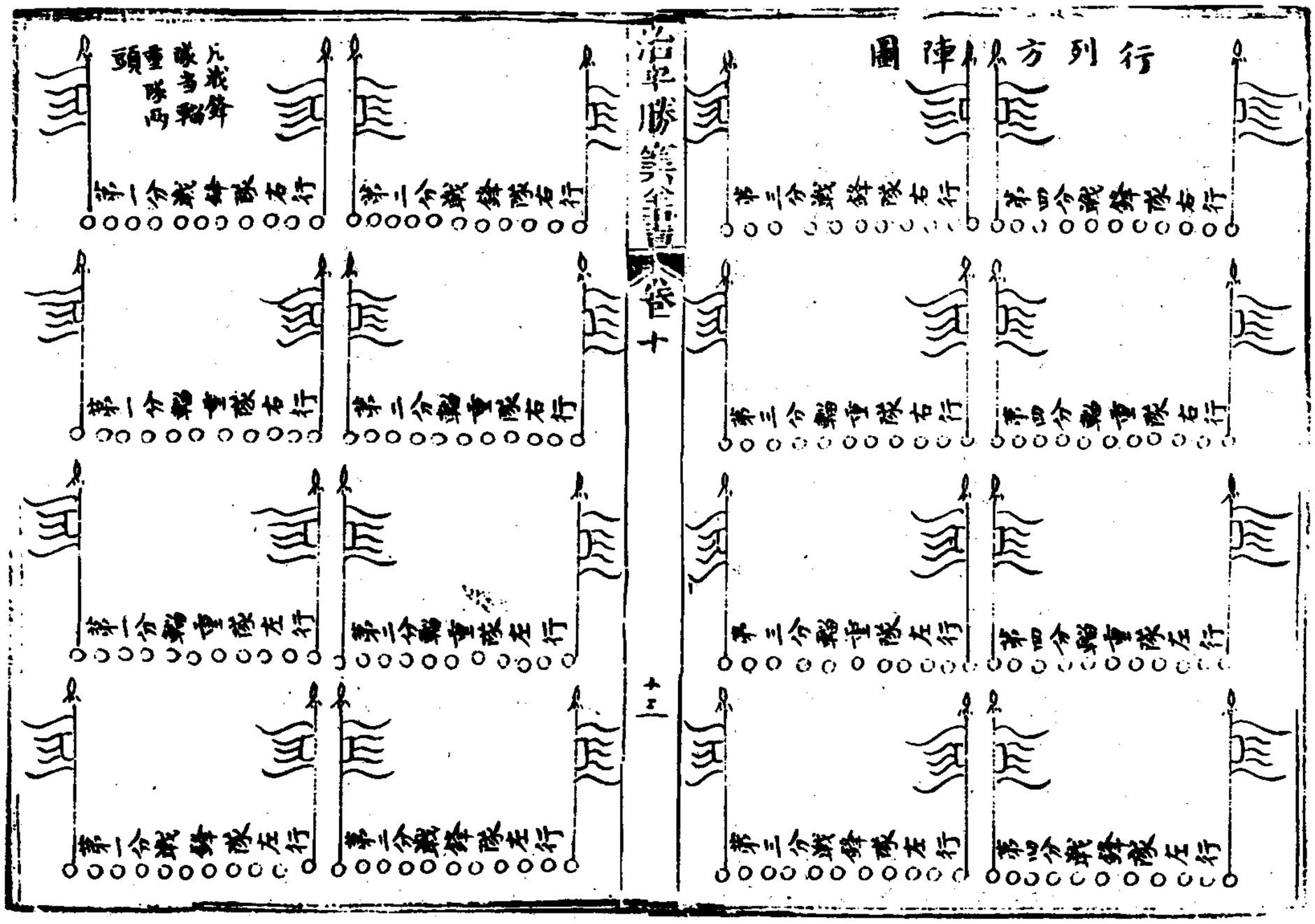
行布槽一分一千五百五十具
大小氈二分都共二千五百枚小者容八合大者受二升
馬鞍轡羊帶各十分都共三万七千五百具
披鉆披馬鉆都共三万七千五百事馬軍先幕故以披鉆
披
揮槌十分一万二千五百具
絆索二十分二萬五千條皮毛及連板或作披
常皮條三十分五萬七千五百條盤於帶上擬縛賊用

大揔管給帳一口食幕三口鉆四領褥二領
副大揔管給帳一口食幕二口鉆二領褥領
副揔管給帳一口食幕二口鉆十領
揔管子揔管長史司馬各給帳一口食幕一口鉆一領
判官每人各幕一口
別勅差行折沖果毅各幕一口
典五人共給幕一口
傔十人共給幕一口隨軍以下不滿此數並量給
鎮守准此
凡弓弦有副箭鋌鎗不鏘刀不澁衣甲動用常須閱視不得臨事有悞


中軍
黃色
管
左揔
管
右揔
管
左揔
管
右揔
候
左虞
院
右虞
卷十九


治平勝算全書
卷十
中軍馬軍跳盪奇兵
揔五十二隊
左揔官馬軍跳盪奇兵
外輜重十三隊
內戰兵三十七隊
揔五十二隊
右揔官馬軍跳盪奇兵
外輜重十五隊
內戰兵三十七隊
揔五十二隊
揔八十隊
外輜重十五隊
內戰兵三十七隊
揔五十六隊
左虞候馬軍跳盪奇兵
外輜重十八隊
內戰兵三十八隊
揔五十六隊
右虞候奇兵跳盪
外輜重十八隊
內戰兵三十八隊
揔五十二隊
右揔官馬軍奇兵
外輜重十五隊
內戰兵三十七隊
揔五十二隊
外輜重三十四隊
內戰兵三十六隊
揔五十二隊
右管官馬軍跳盪奇兵
外輜重十五隊
內戰兵三十七隊


方營法
右營
左營
中軍
左虞候
右虞候
左虞候
右虞候
左虞候
右虞候



行為方陣法

凡行軍漸迩賊陣或行於賊境我軍有教営發引逢賊首尾难救須行引時先准為方陣行列以兵分為四分輜重為兩道引戰鋒等隊亦為兩道引其第一分初發輜重及戰鋒分為四道行兩行輜重在中心漸引戰鋒隊並各在輜重外左右来漸引其第二分戰鋒隊与前面左右行戰鋒隊相当輜重隊与前面輜重隊相当其第三第四分並准前行法列圖於左

凡山路狹隘布陣不得須使步隊密相連接搶於兩邊弓弩居外緩行即過

凡陣憂行師道中深艸茂木四望不絕者亦約方陣而行

凡軍行數境若過州縣城鎮皆使人守門城中人先泻鞾出

凡入敵境所逢船渡橋梁先過重物試之然后渡軍

凡軍入賊境所經要路平陸須遣人前行探地審試

慮敵人先作方田陰坑種苗於上以誘陷人
凡暴寇来刼牛馬財貨不可輕動其初至氣銳犯之
未必字缺
右行軍之法大率如是其輜重在内計兵三萬人凡
四百隊除馬軍八十隊輜重六千人外奇兵等隊悉
在内也凡軍馬行動常先右虞候馬軍十隊為首次
右虞候步軍五十二隊次右軍馬軍十隊次右軍步
軍二十五隊次前軍馬軍十隊次前軍步軍五十二

隊次中軍馬軍二十隊次中軍步兵八十隊次后軍
馬軍十隊次后軍步軍五十二隊次左軍馬軍十隊
次左軍步軍五十二隊次左虞候馬軍十隊次在虞
候步軍五十二隊其行每經高処即令主騎馬踏高
四顧以候不虞餘軍准此候望右虞候既先發隨宜
進止安營修理橋梁踏平道路簡行水忡左処候捍
后收拾簡道排比隊伏整齊軍次不使交雜若四軍
先左虞候馬軍次左軍馬軍次左軍步軍次左軍馬軍次左軍

步軍餘次第准前却轉其虞候軍戰准初發交換
凡道狹不可並行者即第一戰鋒隊為首右戰隊次
之左戰隊又次右駐隊又次之左戰隊又次之若道
平州澗可涉並行冝作統行法每統戰鋒隊居前兩
戰隊並行次之又兩駐隊並行次之餘統准此若更
堪育頭行者每統五隊横引育行後統次之如每統
三百人簡取二百五十人分為五隊第一隊戰鋒隊
隊第二隊為戰隊第三隊為奇伏隊第四隊五隊為
駐隊二頭一人副隊頭一人其下等五十人為輜重
隊別著隊頭一人副隊頭一人擬戰日押輜重逕為
聲援若兵數更多皆如此類
凡兵每隊給一旂行則引隊住則立於隊前或作側大
摠管及副摠管則立十旂以上小摠管則立四旂以
上行則前引住則立於帳前或作側統頭亦別給異色
旂擬臨陣之時辨其進退旂隊等旂別樣置造令引
輜重各令本軍营隊認識此旂

凡大將建立五方旂依色配方向青乱里以碧代之務易辨也中央土位不動故大將軍以黃　旂為四旂之主常使諸軍准望知大將軍所在若南方有賊大將牽赤旂以應之東方有賊則牽青旂以應之西方有賊則牽白旂以應之北方有賊則牽里旂以應之无賊常偃之牽旂者諸軍知賊所從来也其諸軍見本方旂牽当方向兵急裝来旂若前向則並進奮擊旂正立即止旂却偃即回

凡大將置鼓四十面小揔管給十面営列給鼓一面行即有負随轟下擬晝夜及；在道有警急之令傳响相聞如軍行時前軍卒逢賊即急擊鼓中腰聞之抽兵急救中腰有警便往后軍有警中腰亦如之凡有警者擊鼓並要抽軍兵相救如發引梢長更須置鼓傳响使前后相聞

凡軍行若遇道路泥濘山河險隘並右廣倹於諸軍抽取役兵先行以充修橋道開拓窄隘之用

凡軍行須令侯騎前持五色旂見溝坑揭黃河橋揭白水泉揭黒林木揭青野火揭赤以告大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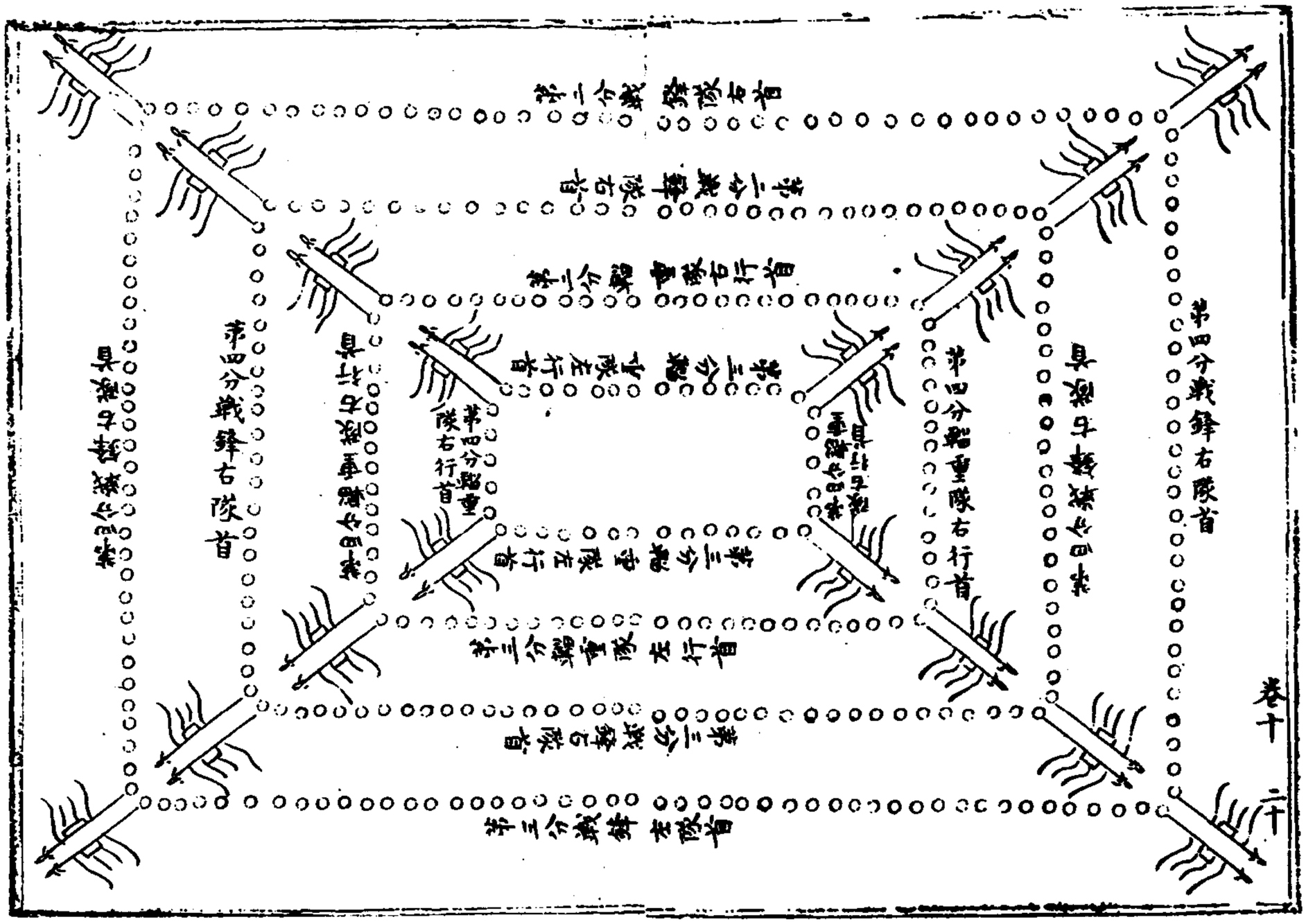
凡分兵数道於賊界相逢遠望未審善悪臨發時須同計会如遠探相見之時便令定立　合令一隊向前二百步外分為二隊左隊右轉或作左右前隊亦盤旋相應訖即併隊左轉三匝前軍右轉三匝各計去時旂號臨時改号亦得然后各令一人相迎委非賊馬即得前進仍須嚴備以待之

凡軍行在道十里杳整三十里会乾粮六十里会宿右法三十里為一舍旁道並行一日再舍八十六十里始食宿亦量軍士緩急為節

凡軍行其輜重委積並在営陣中安以防焚掠凡下営排兵布隊人皆従隊后過發兵收軍人皆従隊前過如入城郭街巷窄狹両面下営人亦隊前過凡軍所過先報所在四面各三里禁絶行人六畜水陸船来皆人之息止慶侯并遊奕将如地界所必由先二十里請路

立成方陣法

凡軍行既逢賊即抽第一分中兩行輜重横列在内為兩重其兩行戰鋒隊横列在外兩重為陣前面第二分中兩行輜重即前進居陣内右偏直列為兩重其兩行戰鋒隊前進居陣内為兩重若右偏輜重外為陣右面其第三分戰鋒与輜重隊依第二分法轉為陣左面第四分戰鋒与輜重隊依第一分法轉為陣后面令四角相聯結成一隊緩急遇賊即戰賊远則成陣而行常令輜重近前戰鋒隊相去十步至后隊則戰鋒常裹輜重若逢川陸平坦用之尤便要在前行隊勿相縱横当布列使均也



右偃月營法

凡地帶半險須作月營其營軍列面平背險而兩翅向險如月初生每營相去疎密及安置隊伍准前法其門則臨時計之至若兵馬多少幕次所設此大約也如有警急畜牧並於營后安置

一設安營之法与圓陣相侔每一大營有四十子營營各四十幕為一部其一子營皆空其內入開三逕十二折十六鼓左茅右戟前楯後弩旂鼓中央大將一十七小營、計一萬七千人古制一萬二千五百人為軍令加四千五百人為奇伏楊備則軍中之手足以時應用其非正門不得輒出入犯者論如軍律，

一十七小營中間相去使容一營其營軍列面平背險而兩翅狹不得使容一營其營四角綸入彷彿使圓則易守其門則臨時計之至若兵馬多少幕次所設此大約也如有警急畜牧並於營后安置

一設安營之法与圓陣相侔每一大營有四十子營營各四十幕為一部其一子營皆空其內入開三逕十二折十六鼓左茅右戟前楯後弩旂鼓中央大將之所餘法皆准上

裴緒營法．

凡師之言擬於城郭宮室至必須牢固不可得而犯乱也其古法多依九宮六甲太乙天門地戶之法皆為疑惑不便於事今則但取山川地形利便水泉隨其險易為之檠平則方列圓水則圓開山路則盤曲川流則屈曲務於適時便用耳

法曰凡一營非賊境地土寬平即布大方陣營內有

治平勝算全書卷十一

渡峰年著　吳克輯注

守城法

守城之法凡寇賊將至於城外五百步内悉伐木斷橋焚弃屋塹井有水泉皆投毒藥木石磚瓦芟刈積聚之主將閱視守禦器械各令牢具又預穿井无數惟无近城又倫粮糒布帛豹牲芦蓆荻石砂、土鉄炭松樺蒿艾膏油麻皮鈷荆棘篦籬釜鬵盆甕桶木石磚竹鍬钁鏡斧錐鑿梯索之類凡委積及樓柵門扇門殘但火攻可及之処悉皆鈷泥塗柵樓下隨処積檑木檑石鎗斧及他短兵外立弩車砲架弩車砲架刑制具攻城門柵樓女墻上加篦籬竹笆城中立望樓藉民中壯男為一軍以充防人壯女為一軍以隸雜役老弱為一軍以共飲飼放牧樵采三軍无得相遇主將延問軍中奇謀勇力机捷跡精伎辨口之士如鳴鳴狗盜之類无不加禮以防倫用城上每將各立一典掌呼索應用先作小旂数十枚有呼索即大堂物名粘牽上牽以示城下仍預簡載倫用之物各為部分使吏主当謹伺見牽旂則應送城上城下百步給雜役三五十人掌負挈所須索物仍各援一官督領衙巷通夜張灯燭察奸人出入与軍士之私相過從者量城上一步置一甲士十步增五人防非時抽易五步有五長十步有十長百步有將別令廣侯領

戰隊作雌雄契持以巡城所至与守隊勘固乃過契符形制契門；若賊勢外振士心内貳則或轉左隊以為右易前軍以置后或一日数易或数日不移又問使人持偽契巡行以驗試將士每將各試四表賊未近則牽一表賊至城則牽二表賊登城則牽三表賊攀女墻則牽四表夜則加燭於表上廣侯戰隊視牽表處急緩如賊已向城將士皆援立牌以自障城及弩台上並度視远近放火石火球火鵝鞭箭賊城在下則抛

飛鈎賊若填壕則為火葯鞭箭以射焚其芻藁槁械
賊傳城欲上則隨其處下檑木檑石以刼之隨飛炬
以燒其攻器下火床及以行炉鎔鉄洒灼敵人瞰石
灰糠麪眯害其目樓棚踏空版内雜出短兵下刺登
者若登者斬多則鑿以狼牙拍手漸攀城則以連枷
棒擊之連枷之制具兵器門劉子斧斷之賊以衝車等進則穿
以鉄环木鑿放猛火油賊以云梯倚城則引又竿推
撞車木駕空城則用絞車鉄撞燕尾炬壞之賊飛砲

石則張布幔皮簾賊為地道来攻則為地听候其来
方穿井迎之霹靂火球雜兵荐害之賊附高穴城則
鏃遊火箱灼之賊築土堙傍城欲土則穿地道主堙
下引取其土賊堙自壞凡穴地道听用器械与攻城
器械圖或城内薄城起堙相対盛兵抵禦賊以火攻
城則城上救火之具有托叉火鉤火鎚柳洒于罐鉄
猫唧筒尋常之听豫備者形制其攻城器械畫若攻旦猛至則
為水袋水囊以待沃之楼棚雖已塗糜亦頓牽麻搭

潤讓若賊為火車燒城門則下湿沙滅之切勿以水
加水則油焰愈熾賊若縱烟向城則列甕缶以醋漿
水各実五分人喂面于其上其烟不能犯鼻目賊夜
圍城則每五十步以一犬繫城下置食其前城上聞
犬吠則縱火下照牽表加備又于城半腹每十步繫
一灯笼又束芦蓆為柳捕以松明樺皮可用照城上
城下城下以鉄賊或攻推女墻者則以木女墻代之
索縋之賊或攻壊城門則以刀車塞之

凡賊諸攻不利必引水灌城我則壅塞諸門察視城
穴之処患加傳築城内促圍望外水高下別築濶橋
墻外取土可深一丈兵隊備城如故周視地勢有可
洩水處十数步開一井；内各栟通以疏洩之若水
己入城則於新築墻外作船二十隻選勇士每船三
十人質其父母妻子各授弓弩短兵鈚鑽遣暝夜従
門衝枚溢出決賊堤堰破賊営砦所選之士須預習
水戦度力不足則加船以進或賊已竟則城上鼓譟

為助
凡賊有勇悍之卒必使来突我城門我当偽為不知
開門以待于道路設陷馬坑机橋于重墻曲巷内出
奇伏兵掩劫逼陷之或約其過一二百人即下重門
挿板使其前敗后絶
凡攻城内器械已備守禦已浮当出奇用詐以戦代
守以擊解圍先為暗門或困賊初座営陣未整或暮
夜乘賊不覚或賊攻城初息或賊圍久已怠潜出精

騎衝枚擊之擊敗后不遠襲或我兵已出賊未出賊
突門而入則自城上向裏連下巨石擊壓以断其入
凡城中日給食用至于水漿皆有限量令民灶為天
并高突防火仍下令失火者斬杜奸人也或城内有
火發只令本防官吏領丁徒赴救仍急報主将
遣左右親信人往
凡城中失火及非常警動主将命劫鼓五通城上下
吏卒聞鼓不得輒離戚掌民不得奔走街巷

凡賊至城外禁城中不得妄奉高物如竿表之類及
吹劫樂器恐賊内應
凡城中有使之門者徑遵詣主将軍校民吏不得輒
見如得城中飛書不得輒讀持送本営対衆封送主
将
凡有暁星炁術数之人悉收隸官府不得与他人窃
語及禁論説怪異以惑衆
凡号令一出主将并副将以下不得專異指揮餘依

行軍約束條件

守城論

子墨子曰凡守圍城之法有積樵薪有積茅菅有積藿有積木有積炭有積沙有積松柏有積蓬艾有積蘇脂有積金鉄有積粟米有積井灶有処重屋有居五兵各有旂節各有經亭尉各為幟有請主慎道路者有経守許洞曰尽我力為援之不到即被圍篇曰何為必守許洞曰既圍即戦謀未侯敵困出奇以戦何謂即戦許洞曰既圍即戦謀未

倫也圍久則固矣被圍之師不可出者三敵死故開圍一角者有伏退圍数里者謀也示以老弱者請也可以急倫者二敵攻其西謹倫其東敵示以間暇者此必緩我而欲求懈因将冲突也夫被圍者当先安其内而后及其外可也

虎鈐経周倫篇曰一方之地一界之内一城之間分兵守之要地則盛兵防禦量人数多少分為歩騎除城而士卒不用命者其賞罰未当也其計未定也可出擊一雖攻不即攻者其帥未集也其上下不和也中営大将所居外皆別以等則所倫之地不空虚鳥

守之不可廢而有識者壁：清楚設伏倫應使敵人至吾地進之不浮攻退之无所恃飢則因之逸則疲之去則袭之陣則冲之開門延敵使敵怖疑而不敢犯是守之王者也

韜英子曰守城有四可出敵凡敵来攻城已近郤不即攻者其帥未集也其計未定也可出擊一雖攻城而士卒不用命者其賞罰未当也其上下不和也可出敵二用命被傷而将督不止者不愛其士卒而

必力屈也可出敵三攻城日久而忽疾攻不休者必粮尽力戰而欲解去也可出敵四　又曰凡立營而守者地勢欲其高所以虞水旱也壁壘欲其堅所以為持久也林木欲其遠所以防火攻也水忤欲其近所以慮困乏也　又曰我立敗地而欲出圍則約詐降以懈之為奇計以撓之示実形以疑之不得已則背城死戰以卻之　又曰守者降數：若撫而用之則未降者皆一心矣必施及間之計使吾間傳于敵

間則敵必投降者殺一降者則申心固而不敢降矣偽示可攻之勢於敵：必乘間未攻而我設計以屏之力戰以卻之則敵將必惧而不敢急攻矣

呂坤曰賊之攻城有七乘：我之倦如日夜勞神苦疲力竭之類乘我之怠如日久心安官不誡訓民不意一时招架不及手忙脚乱之類乘我之緩如往日遲心怠恐惧之類乘我之忽如兵刃不利矢石不足大砲缺到之類乘我之兵備如城有単薄地有平波外有攻冲之資内有不脩不具之類乘我之緩如往日遲心怠危所係不可不慎也

守城說

兵法曰守城之道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之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故善守者敵不知所攻非独為城高池深卒強粮足而已必在乎智慮周密計謀百変或彼不来攻而吾守或彼不桃戰而吾擊或多方以謀彼師或屢出以疲彼師或彼求鬥而吾不出或彼欲出而惧吾襲若此者皆古人所以坐而待使敵圍之道也此雖得禦攻之計然又要先審可守之利害凡守城之道有五敗一曰壯夫寡小弱衆二曰城大而人少三曰粮寡而人衆四曰蓄貨積於外五曰豪強不用命加之外水高而城内低土脉疎而池隍浅守具未足薪水不供雖有高城宜弃勿守亦有五全一曰城隍修二曰器械具三曰人少而粟多四曰上下相親五曰刑嚴賞重加之得太山之下廣用之上高不近旱而水用足下不近水而溝防省因天時就地利土堅水流險阻可恃兼此形勢守則有

餘故兵法曰城有不可攻又曰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皆謂此也凡守之道敵来通城淨黙而待无敢出拒候其矢石可及則以術破之若遇主将自臨度其便利以強弩飛石甚擊覺之則軍声沮喪其勢必遁若敵人称降及和当益加守禦防其詐吾若敵攻已久不抜而去此為疲師躡而襲之必破此又寄之明哲見利而行不可拘常格也古法曰三里之城万家守之足矣今若遇敵逼近人力不暇者即且約容一

軍人馬如築于間时須補寛濶作四門二開二閉門外築甕城；外鑿壕去大城約三十步上施吊橋壕内岸築旱馬城去大城約十步凡城上皆有女墻每十步及馬面皆上設敵柵敵圍敵樓甕城敵圍城戰柵、樓上有白露屋城門重門揷板鑿扇城外四面有弩臺自敵柵至城門常設兵守以覘候敵人圍

形于左

平陸築城下濶与上倍其高又与下倍如城高五丈

下濶二丈五尺上濶一丈二尺三寸城外甕城或圓或方視他形為之高厚与城惟偏開一門左右各随其便

羊馬城高可一丈以下八尺以上亦偏開一門与甕城門相背若甕城在左即羊馬城門在右也五墻高可五尺壕外各随其地為濶狹大要在面濶底狹其深及泉使箭砲难及即住

壕橋对羊馬城門若汲水須在城外則甕城羊馬城

各更对開一門通没路惟不得对大城門若依山帶河地勢不便則大城須為偃月形止開三門餘准平陸之制

甕城上各設戰柵制与敵樓同間数視城之廣狹其小城則又择前后左右取去火城近処随山形別築一城令与大城相接必尽処高地外亦開墜西城之法每濶一丈上收四尺凡城高五丈底濶五丈上收二丈尤為堅固

中或設烽台以為远候賊至即以兵專守先為賊所拠下窺城中虚实今秦州卻汝城皆若是也一說築城

客曰守城之法乃保疆之所必誅守邊之務子有必固之道乎曰有夫攻之与守彼下而我上彼仰而我俯彼勞而我逸彼動而我淨彼客而我主之數勝者已捺之自我矣使吏将明兵精粮足城高池深有夫兵可恃以為援有通衢不為其所困此則万全而无慮者已脫有不備則先其所以不備者而加之意掩我之疵而不暴我之短敵雖至神何能飛越客曰

倘変起一册卒然為應粮不足而欲使之足兵不精而欲使之精其亦有法乎曰兵无精不精无事在逸之时而所将常逸夫逸之一字大有工夫乃大将知在練有事在敵其忘耳故霍去病不学古法当出塞偏裨偏裨知士卒血脉流通精誠融貫可成身臂指使之形非神于兵者不足語此故兵之精在于逸之有道則精者益而凡者去冗者既去則粮自可足

听五也火其城使牛不浮反走六也使衆叛不去則火牛不可投也不掘塚剗鼻則士卒之忘不立卒以為神則牛心恐惧而生疑也不画龍文則燕君未必畏之以為神也不尽敵銅器則吾之軍威不壯也城不火則牛返走而乃自戕也用一火牛耳而用心布置若此正為兵不足寡不敵衆敵其忘而神其謀卒一戦而復已失之城乃反弱為強之一大机括也故曰臨事在敵其忘耳客曰假如无兵可逸

无炁可鼓奈何曰如此先令数十人于近城高处虛設旂作為疑兵使敵不敢輕自逼城以待救至或于深泽之处暗設砲声使敵前后狼頓而乘其所之或枪伏旂鼓于城中若无人状使敵不測衆寡而所有精鋭尽当敵之来面一切砲石切勿輕發伺机可動發必中節又当巧設守城之具安于城墻之下若敵蚁附即擒入城中使挫其心胆兵雖少而又心者一亦可守也如再不然将門内掘下深坑暗藏机軸出

輕兵以誘之城門之間当下重閘：内暗藏火器誘至城下待我悉先入發其机軸踏者必落敵若擁門則急下重閘已入閘内者發火器以焚之則絶至将士望之而心寒矣容曰子之餉奈何曰若敵係暴寇或外夷内犯勢难久攻若中原敵国旂鼓相当必先計攻破佯言請降以緩其師延一夜而城復堅其應敵固守如此苟調度有方則高可增而深可濬又何憂哉容曰倘敵攻具得法或用大砲碎其城或用鈎杆鈎其垛注矢如雨吾不得張目以視而彼即借勢以登将如之何曰如此攻其有前人已試之驗而禦之之方載在各書毋容再贅今不能一一及之止図其

之預為暴乾毋過用：塩可以作食客曰帥心惶：无食不養思乱奈何曰有張睢陽之得士心至于食茶紙而无去意有尹鐸之輕其賦税至于沉灶産黿而无叛心不幸而有此当詢其意之所趋而抚其既離之心戢其将萌之志則自然妥服已客曰城不高池不深奈何曰夫将驅三軍而戦遇于原埜之間不過各占地勢之高下其安営下寨只以竹木為柵挑掘為溝尚能為堅壁之守況城且池乎古人有城被

詳曰亦不能悉其纖細但可述其大畧耳制用大木四根交叉兩頭深埋城上中橫一巨木如橫梁狀梁中起二鹿夾其高約城之半兩頭繕席蓋如屋形以便宿歇軍士外用長繩一条粗如茶鍾口放于鹿夾水中一頭垂于城外一頭垂于城內照繩用垂之地掘一井約深有城之半于城裏城頭上橫一巨木用五六百斤或千斤大石一堰鑿竅鼻孔將火繩繫之安于所橫向內大木上其勢有欲墜之意傍用一

小木作活机將繩縛定使其石不墜其向城外繩頭分繫小麻繩十数條多二益善每一条挂四角曲凪勾如秤勾火或三五个或十数箇相地廣狹為之城下地掘虛一堰將土擡厌实之將鈎繩四面八方分埋其中其不碍繩処仍留实土忽軟忽硬使敌不疑其大繩頭下埋一大椿上用一鈎將大繩頭上安一环將椿上鈎二住繩環使吾兵緣繩而上緣繩而下使敌疑為軟梯数或蚁附未攻城下兵即將椿鈎解活

緣之而上伺彼擁帥而来見脚步已入鈎繩之内預立暗号專用二健兵手執利刃將後所縛小繩斫断机動石落直墜井中而城外之繩猛然振起三五十数人皆勾搭而上城中預備撓鈎及長桿利刃或活捉或醉死使週圍立二三十起一擁推折則下次望城而生畏已縱敌有鈎桿之法飛梯之制亦必擁至城下而始得展預置此具雖有攻救將何施乎客又問曰云梯之制奈何曰近有大發損可碎之客曰聞

大發損在城下能却攻守城者若城上放及不便恐震傷城垛処乎否守曰用絞関弔于城下直对城放去放畢又絞入城再裝加前施放若以大發損每城門用数十具用小木架預架于城之根底用芦蓆搭小屋之狀繕之以備風雨惟留砲口向敌將火線走入通心竹内直至垛口如敌大至自城上点火放之无不中者所費不多敌得去不足為重輕一放之后无復再用客曰守城之具止于此乎曰守城之具千態

萬狀豈能尽述且武經總要所載之具人人能言之又何必一一数之也如火攻苔内火毬火磚毒火烟火及火礮石砲等具皆守城之不可少者而石砲尤為无敌客曰古人攻城有栅車及天橋兴頭木馿之類開小門大砲直对来路衆或高与城等或伏之遮蔽以掘其城或臨城池水不深地勢少平推運而来一切大小石砲皆不能入因登城将何以処之曰天橋旧有揷竿之制可破今火發損皆可降之而栅車兴頭木馿重大轉運不便

以火焚之无不挫者客曰破有水門及泥漿桶足以滅火旧彼所滅者艸柴火耳若有火葯等制使彼不敢出頭安能当之哉客曰使彼栅大且堅而救援者又復巧妙将何以処之曰欲破此具使彼不得抵吾城下惟有修城之一法耳今時造城首言多立敌台以便左右互相應援誠善策也但要築三角形則无三面受敌之患磚石当加倍于他城庶免大砲攻砰予謂敌台之間平城之下当留二小門如斗口大週

圍堅巨石砌之僅容一人扁身出入其厚約五尺内如井形当砌磚磴盤旋而上每門加大砲一个其井中可容一二人掩身又容預備大砲四五个若敌駕大栅車及天橋折疊車之類開小門大砲直对来路而刼之上面用火并燒紅鉄具焚之无不敗者客曰門雖小恐奸細易入白一二人守之何能得入客曰彼用弯器鉤之或長鎗掬之奈何曰听謂盤旋之磴何謂哉客曰彼用巨木控掘而入奈何曰大砲疊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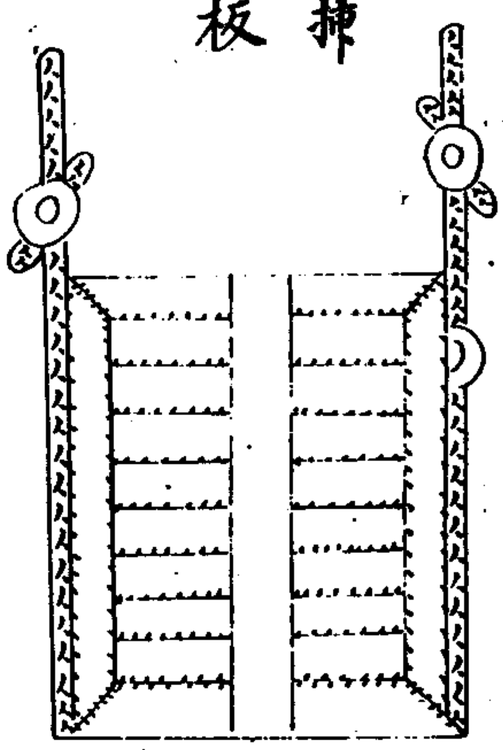
安有当之者若於井中再用机関上用板搪下掘深坑藏利刃如吾兵上磴則活其机関彼縱能入一踏其机則跌入坑中矣即敵掘地道而進此亦足以拒之若勢急則将土石填実之彼将奈何客曰每見有警俱要預備滾木擂石灰瓶等項此数者固守城池之听必須乎曰此数者施之亦各自有法滾木者取其堅重而滾今听用皆丈餘粗不過碗口安能下滾而傷人乎石有大小而用有远近之分至石灰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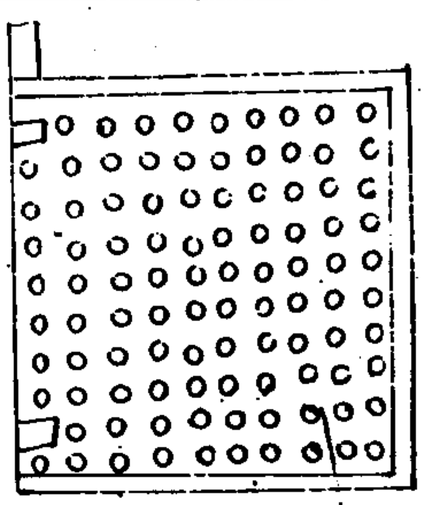
須礦灰未經穴泡者一星入眼見水即爆今乃已經水泡之灰安有用哉客曰聞冀亦守城所需者曰人冀煑熱傷人則爛及於骨亦是緩圖与其省事不如用滾水之為便也牲歲虜犯陝西海納都地方本堡卒眾見備旧惟養羊所積羊冀甚多遂用火禁令赤虜抵城下即以木撥揚之虜不能当遂得保全運用有方何物不可為守禦之具也客曰未必然也加靖年間倭犯揚州城數十健倭將大船底頂運直城下

上面矢石皆不能傷任意掘城而其餘或扛門扇或扒方木紛紜而来失石不畏豈惧滾水羊冀火哉曰此出一时備耳使能應卒將大砲用絞関絞放城下対而刼之彼船底立敝其上豈下衛人身哉若有飛鈎、翻船底彼又何能施也至城下預有小門則此等尤不足畏其扛門扇而執方木此又兒戲事耳又何足以言攻守之具也

卷十一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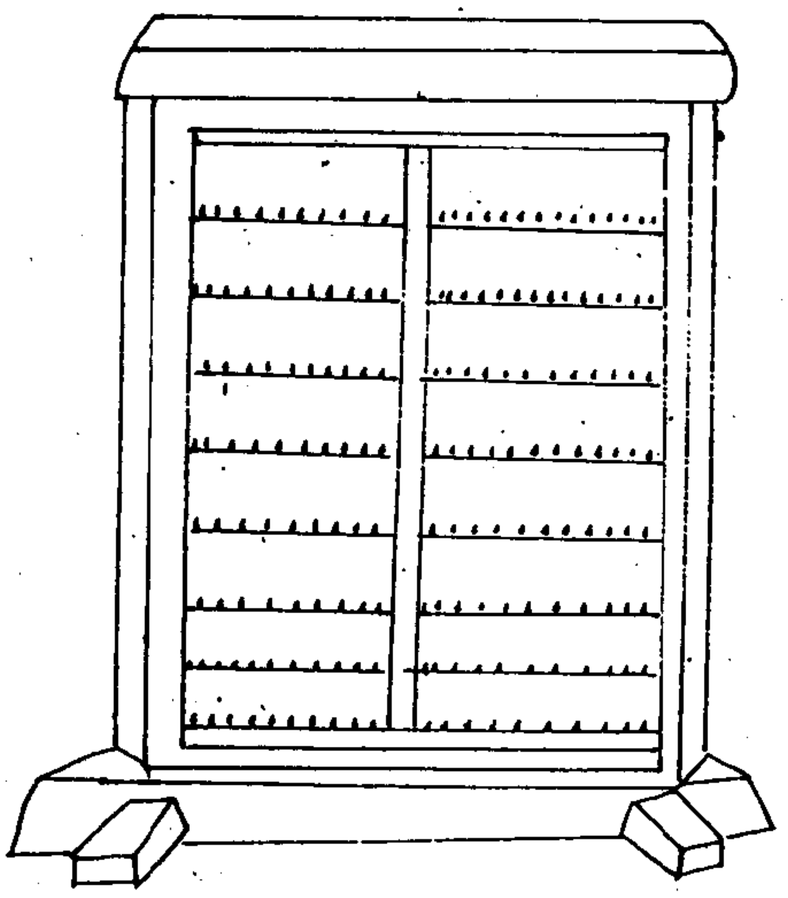
拌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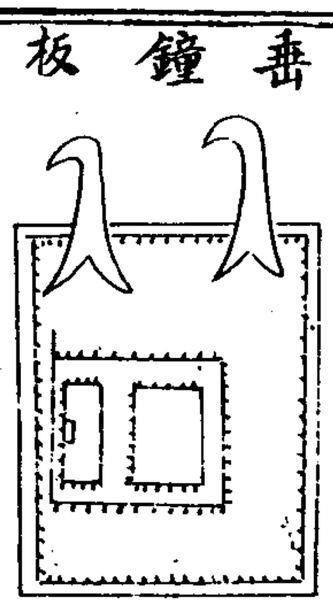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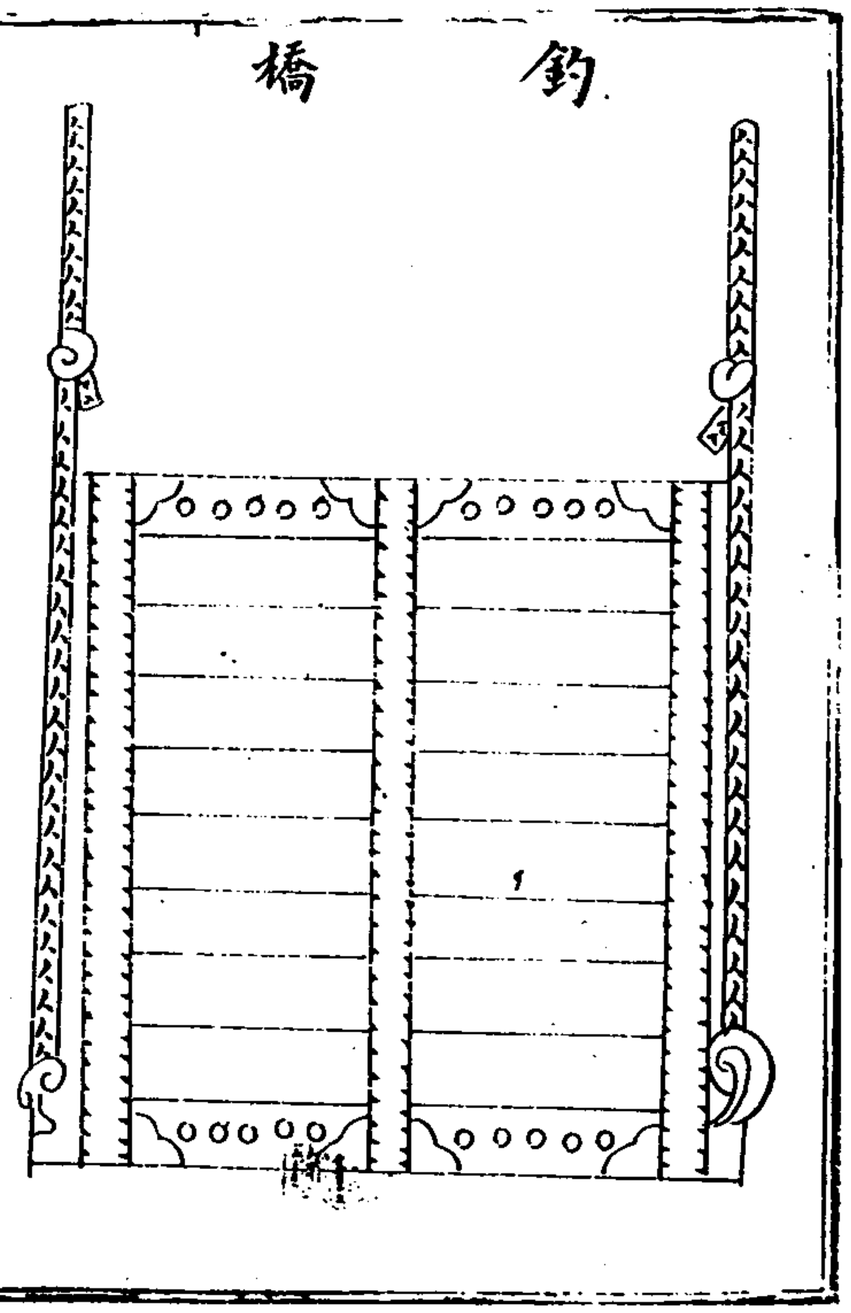
漫峯年冀堯輯

暗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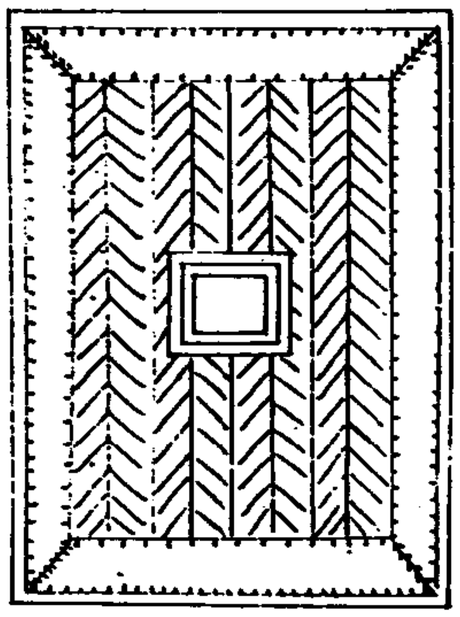


右插板与城門為重門用梶榆木廣狹準城門漫以生牛皮裹以鉄葉両旁施鉄環鉄貫鉄索凡大城門去門闔五尺立両頬木〻開池槽亦鉄葉裹若砲至即以絞車自城楼上抽所貫鉄索下插版於槽中外寔以土防火攻内支以柱防傾折一説不用插版崖門為数十孔敵逼城門出矛戟以強弩射之謂之鑿扇暗門更于出入便處潜鑿城為門外存尺餘勿透以備出兵襲敵其制高七尺濶六尺内施排杪柱上施横木搭頭下施門閾常伺敵間出奇兵襲之城上仍多積巨石廣數人犯門即下石擊断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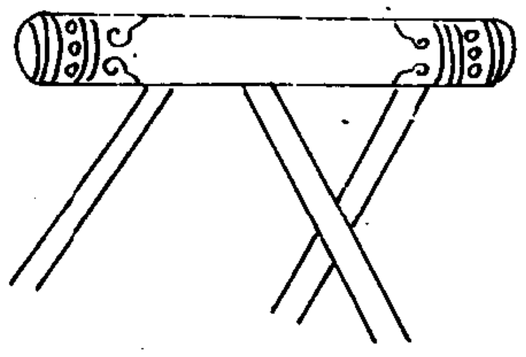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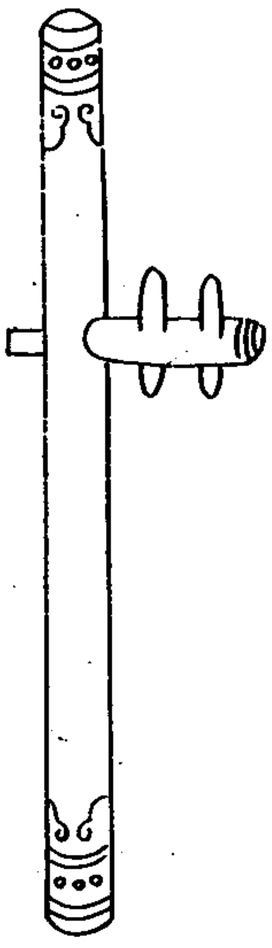
皮竹笆



木馬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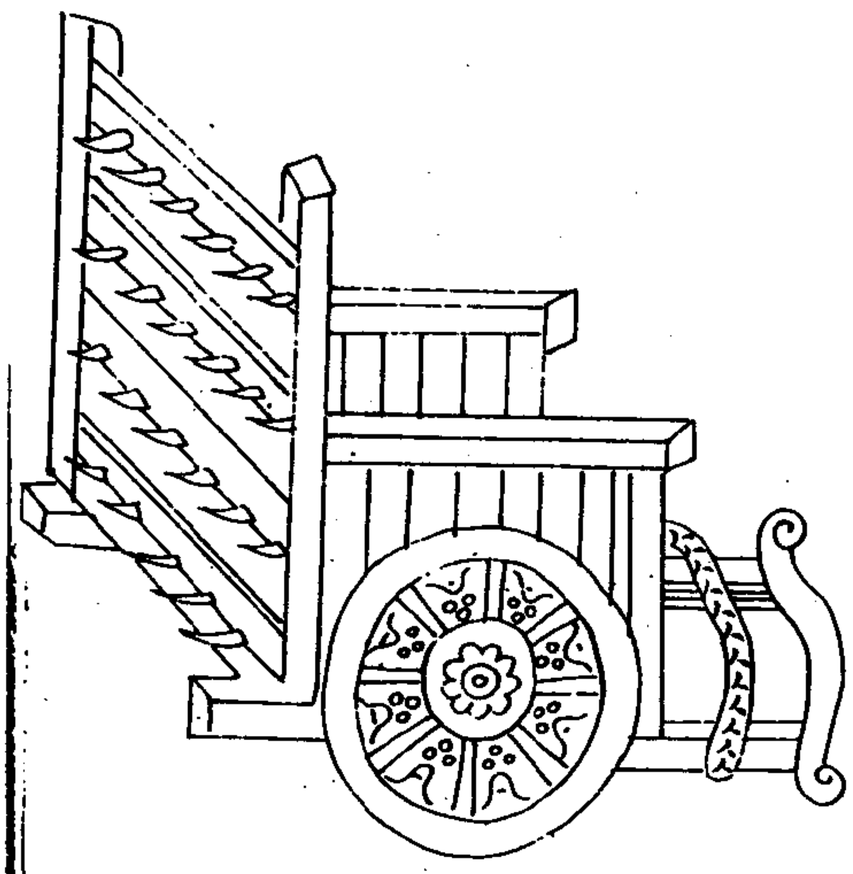
狗脚木



右鈎橋造以榆槐木其制如橋上施三鉄环貫以二鉄索副以麻繩繫屬於城樓上橋後去城約三步立二柱各長二丈五尺開上三口置熟鉄轉輸為槽以架鉄索并繩貫其易起若城外有警則樓上使人挽起以断其路亦以護門城上常以砲及弓弩禦敵慮其以火燔焼及被攻斫

垂鐘板長六尺濶一尺厚三寸用生牛皮裹開箭窓施于戰棚前後有伏兎拐子木

塞門刀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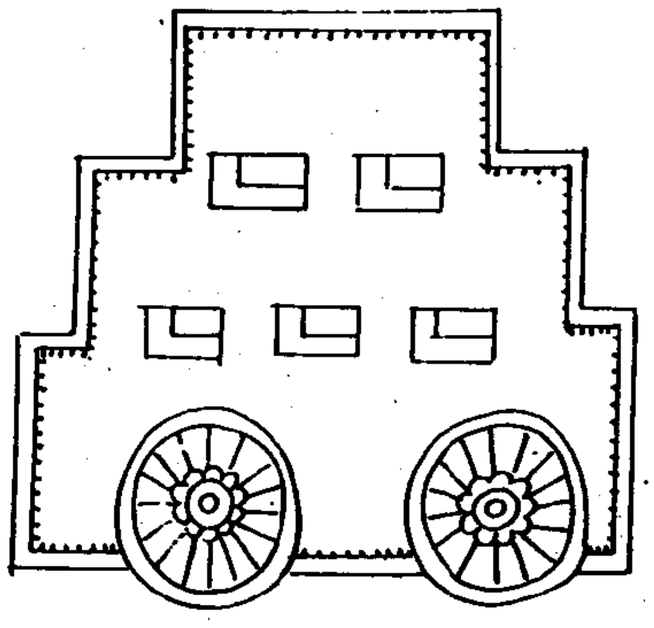
筧籬笆以荆柳編成長五尺濶四尺漫以生牛皮背施横竿長六七尺用於戰棚上則以木馬子倚之在女墻外以狗脚木掛之

皮竹笆以生牛皮條編江竹為之高八尺濶六尺施于白露屋両边以木馬倚定開箭窓可以射外

木馬子一横木下置三足高三尺長六尺

狗脚木植二柱掛于女墻内相去五尺準墻為高下柱上施横木釣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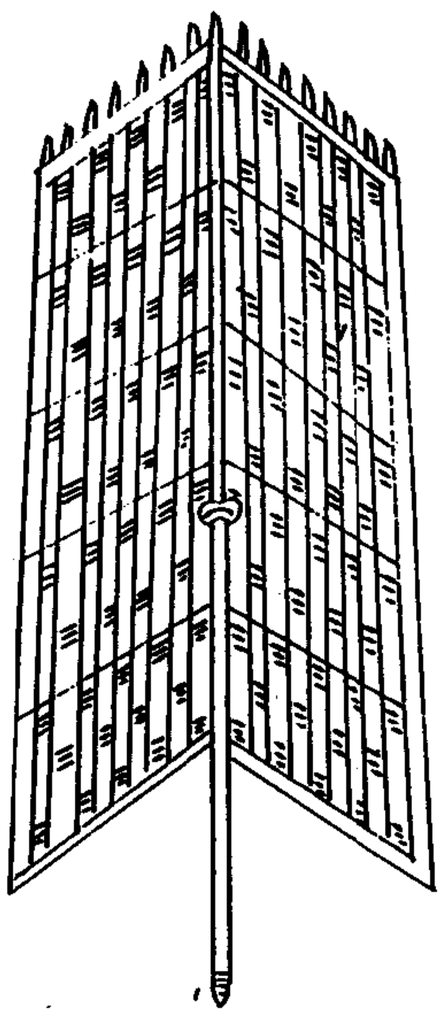
木女頭



刀車以兩輪車自後出鎗刀密布之凡為敵攻壞城門則以車塞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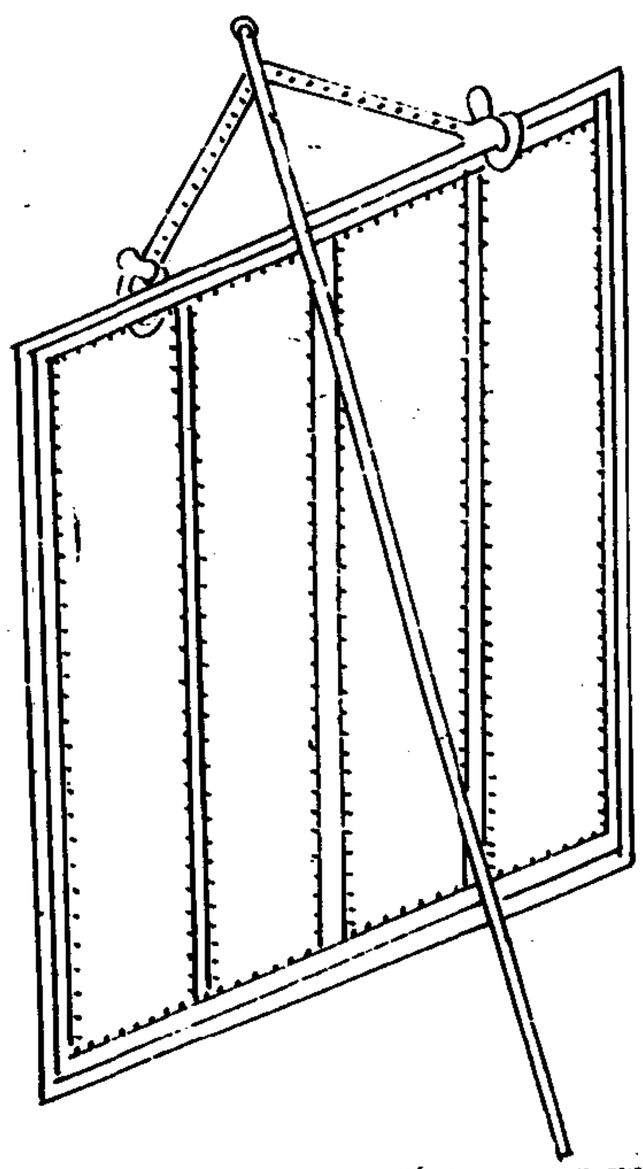
木女頭形制如女墻以版為之高六尺濶五尺下施兩輪施拐木二條凡敵人攻城壞女墻則以此木女頭代之

竹立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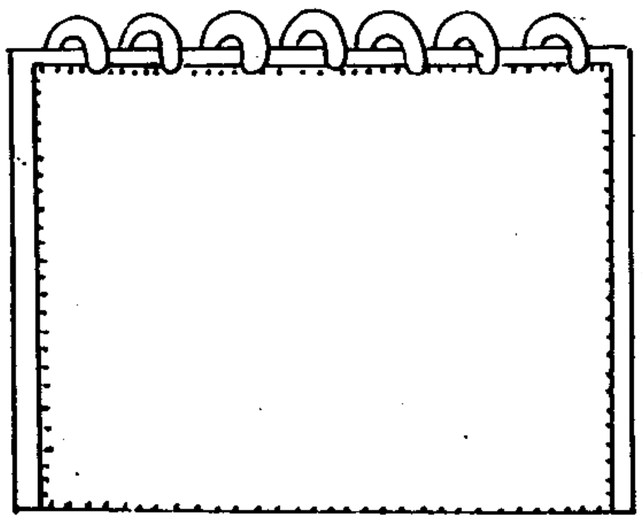
竹立牌取厚竹條濶五分長五尺者用生牛皮條編成上銳下方如木牌之制一法用全生牛皮穿空以厚竹編之尤堅皆楯之類也可以避城及敵柵上以防火砲火箭之類亦以蔽人射外

布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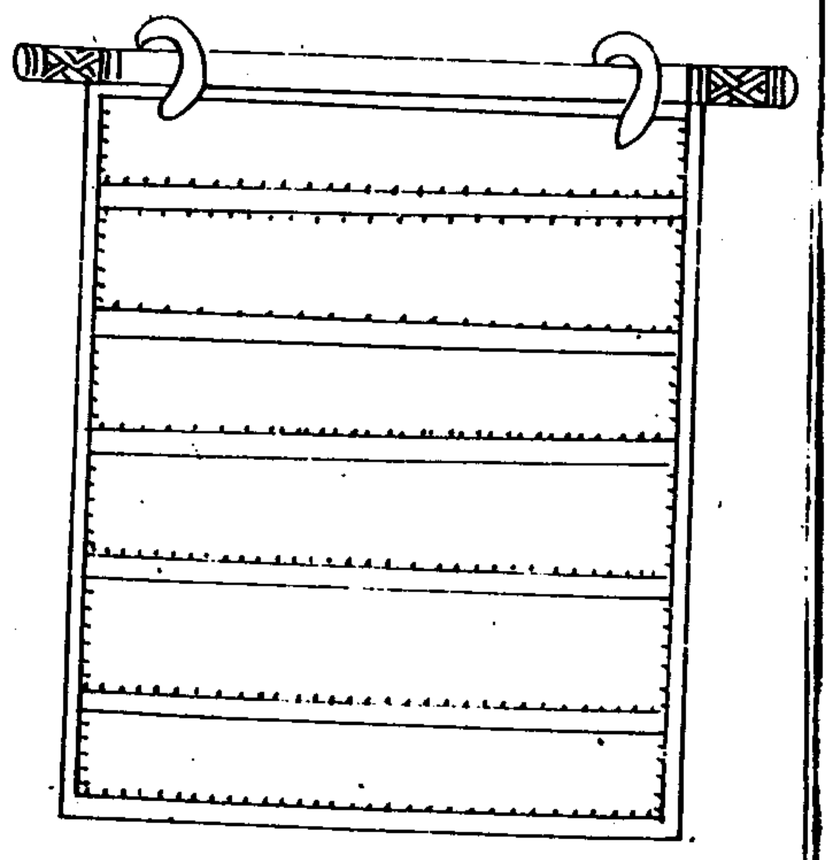
布幔以複布為幕度矢石未虞以弱竿張掛去城七八尺居女墻之外以折矢石扮一說結罷繩為網如布幔張掛亦可護女墻樓櫓

皮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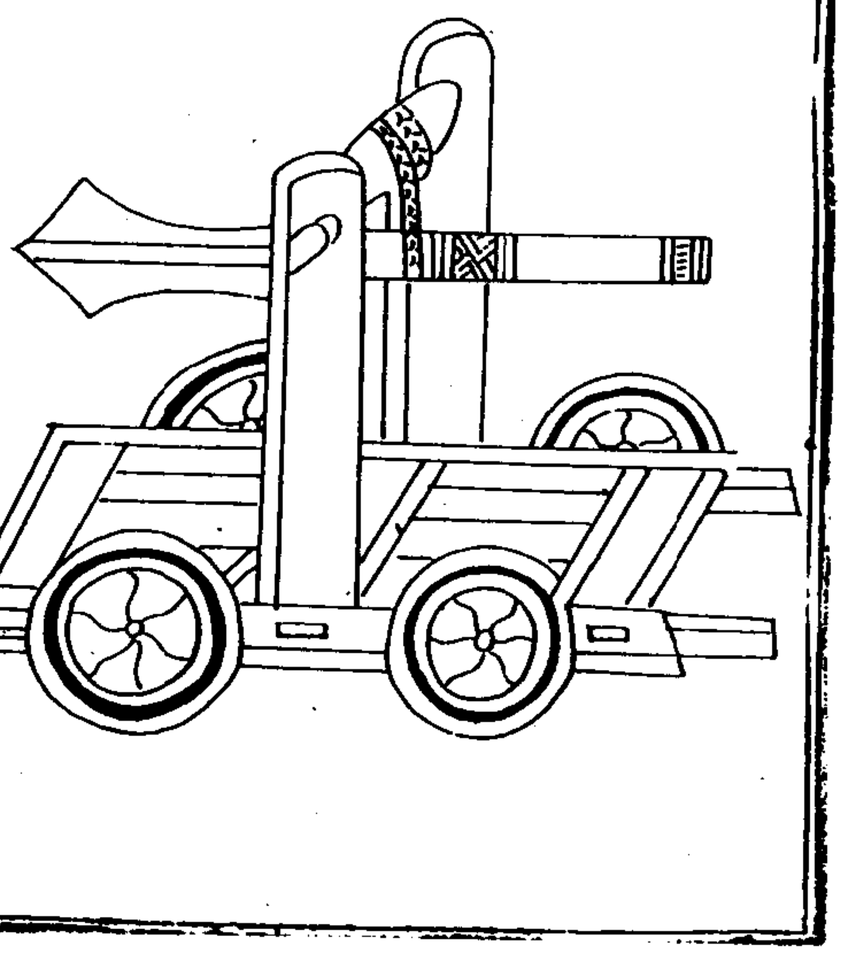
皮篷以水牛皮為之闊一丈長八尺橫級皮耳七.仃凡城上有缺遮奠則張掛之

土色毬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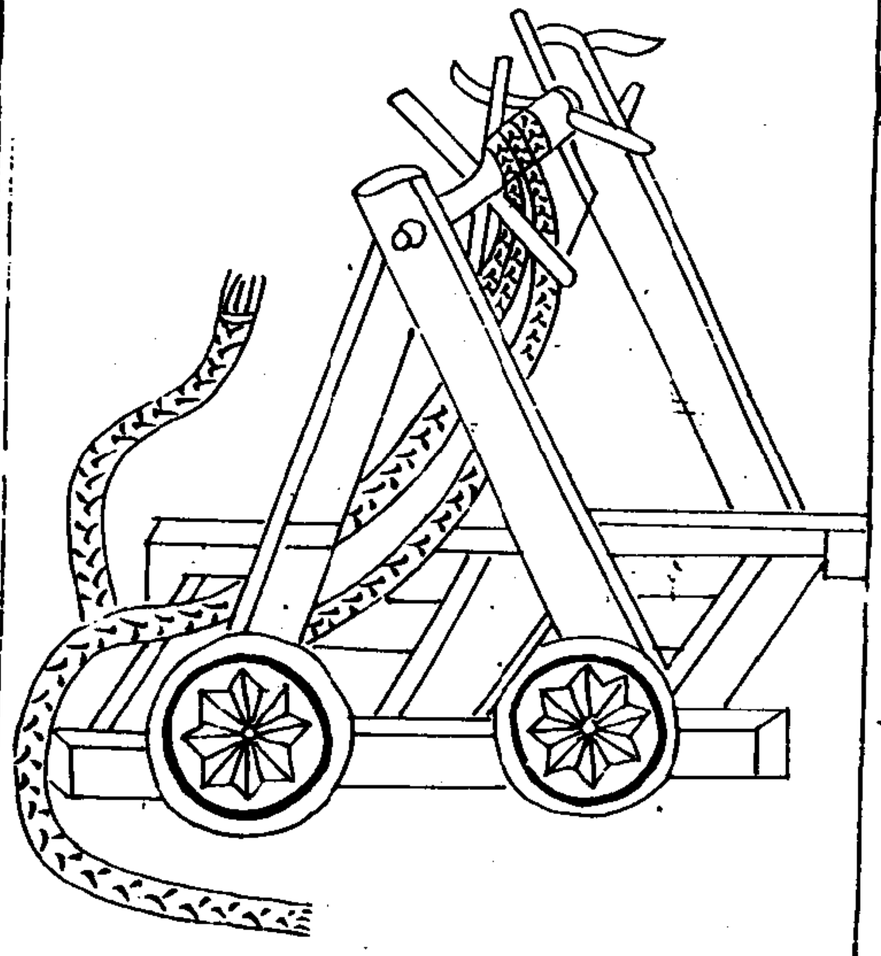


毬簾制為土色凡地道両旁加横鑿洞穴可容十人執短兵藏穴中外垂簾為蔽与土色无別若數人攻奪地道則出兵捍之

車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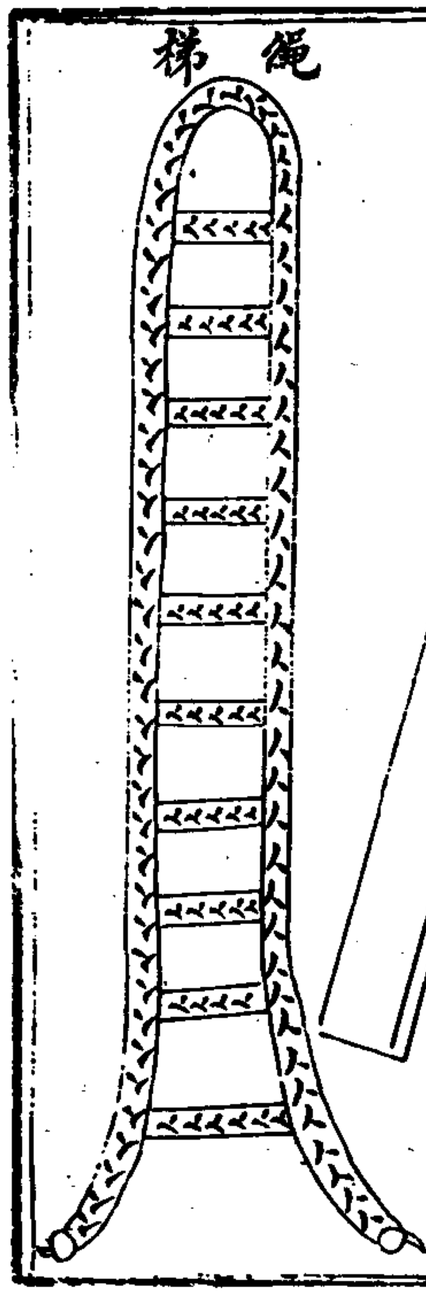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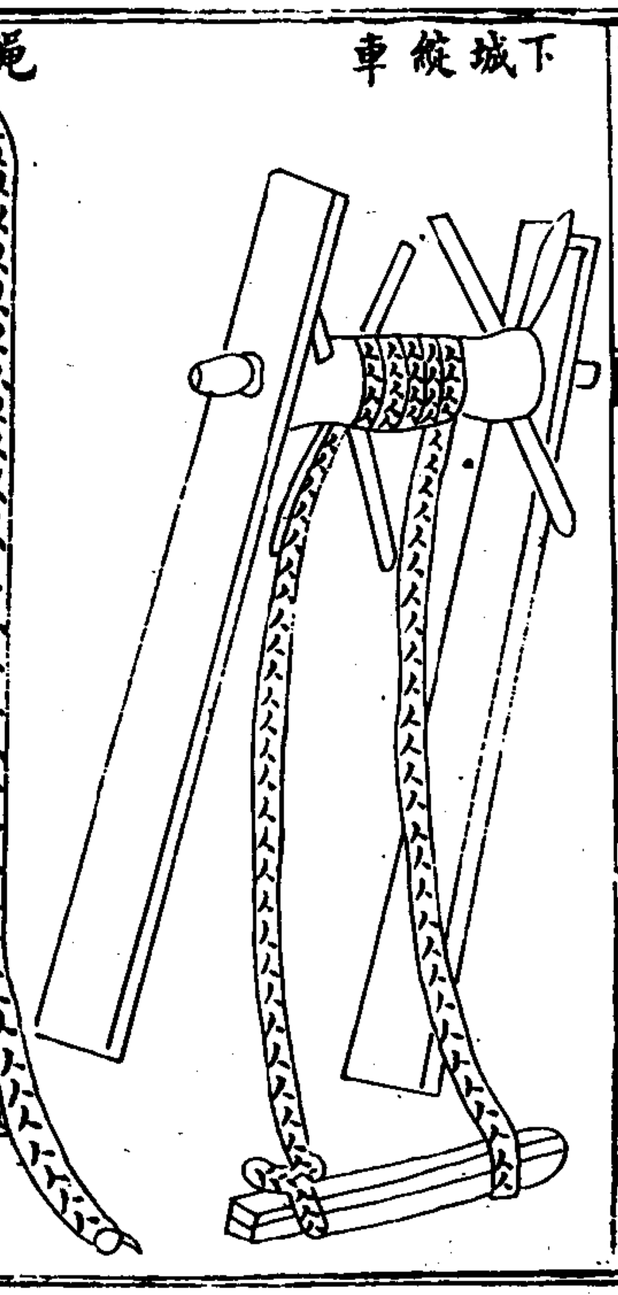
車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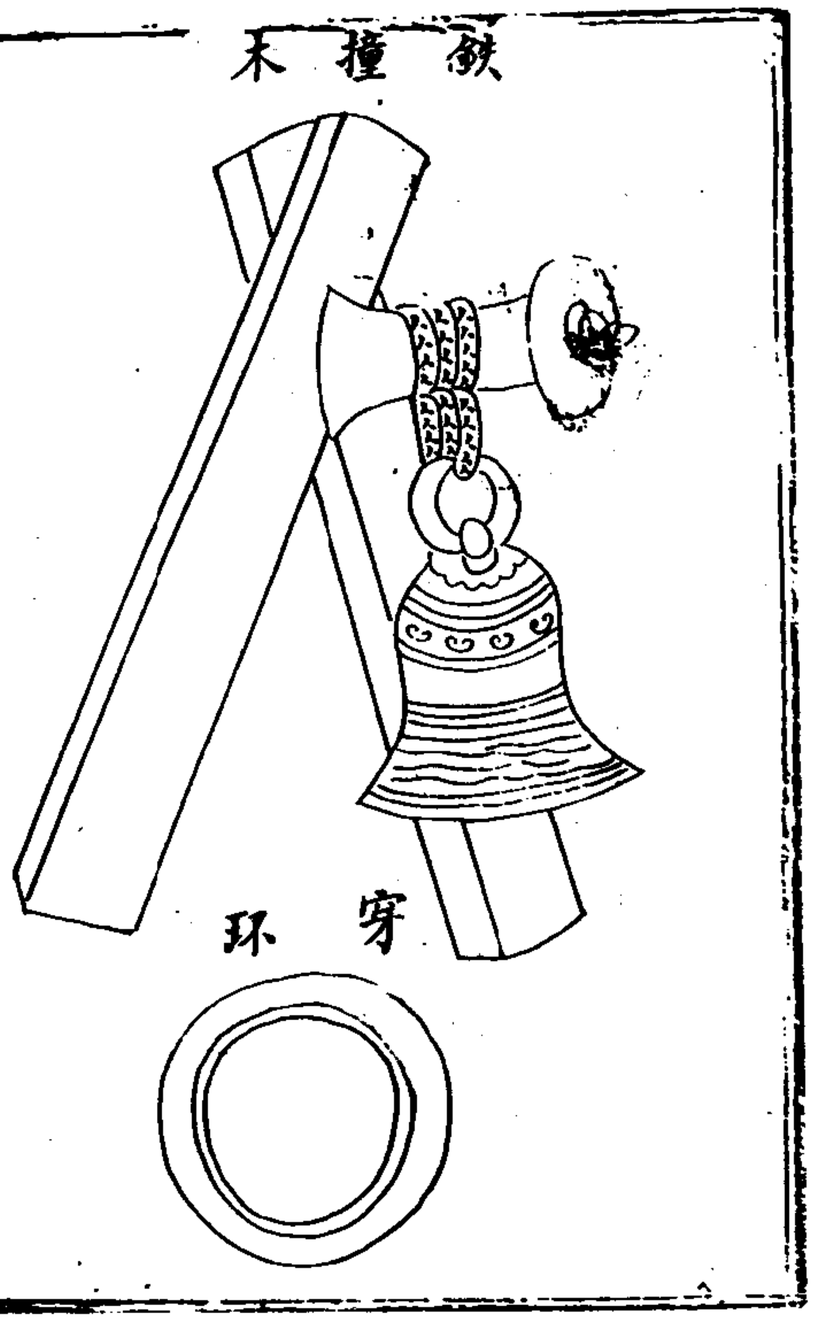


右絞車合大木為床前边二义手柱上為交車下施四单輪加及壯大力可挽二千斤凡楊木慢通城使善用搭索者遥抛鉤索掛及梯慢拼力晚令边前即以長罕举大連鉤及而絞之人城如絞木馹待其通城且抛大木檑石打之次下小石勿絶使路内人驚惧不敢出則使二壯士坐皮屋中自城上設轆路繫鉄索鎚至木馹二人俱出引絞車鉤索掛搭木路畢又拽上即連絞取入城皮屋以便推為質生牛叶裹之中開出入裏可以容二壯士

撞車上設撞木制如城炸油撞法以鉄叶裹其首遂便移從自凡梯臨城則撞之







鉄撞木：身鉄首其首六鉄鋒：大三指長尺餘鋒尖為蓮須其竅貫鉄索凡木驢逼城即自城上以轆轤絞鉄撞下而斷之皮革皆壞乃下燕炬焼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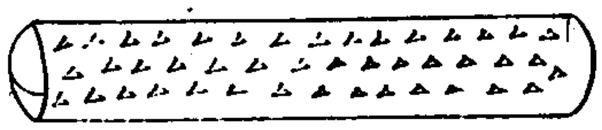
穿環鍛鉄或屈壁鑿木為大環以索繫之因擅車及城則牽環穿掛車上併力挽繩隨以弓弩両旁射之其車必翻仍勿止車下人多不被甲當遁走急縱健卒攔薪芻以焚之

綻車止両頬木横施轉軸施十字絞木垂両絇下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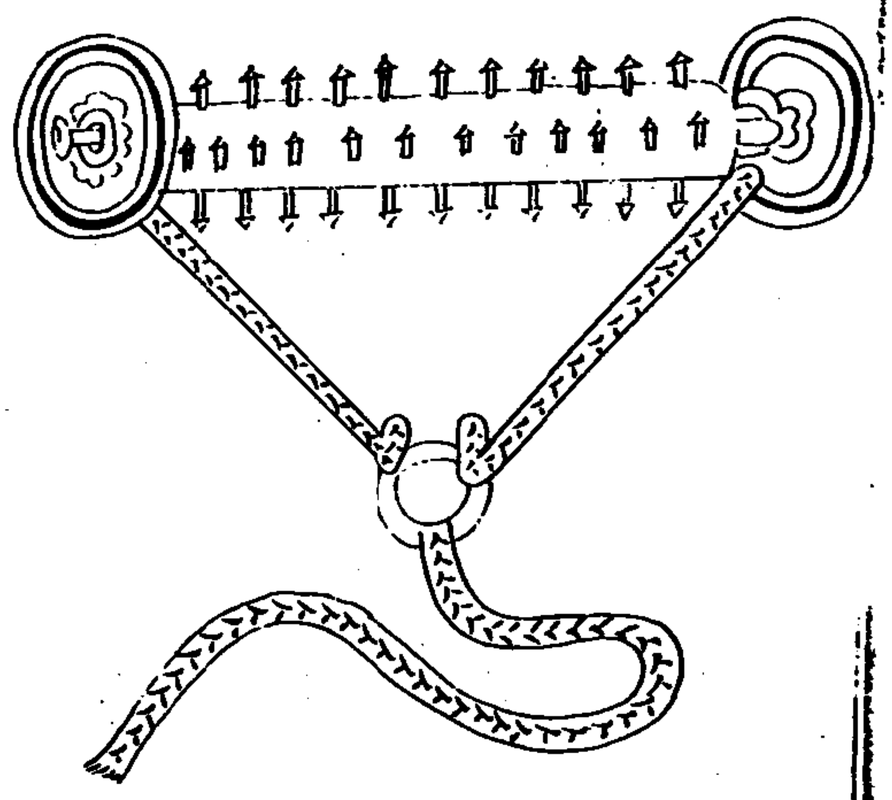
踏板乘之上下

縄梯以巨縄繫横枕為軟梯凡登高則用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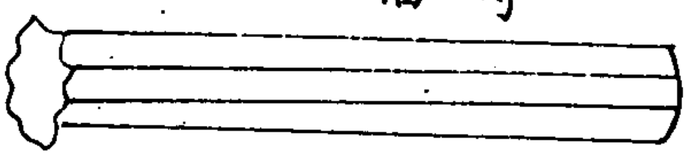
擂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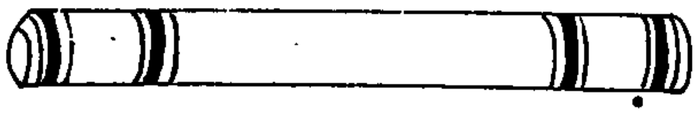
夜又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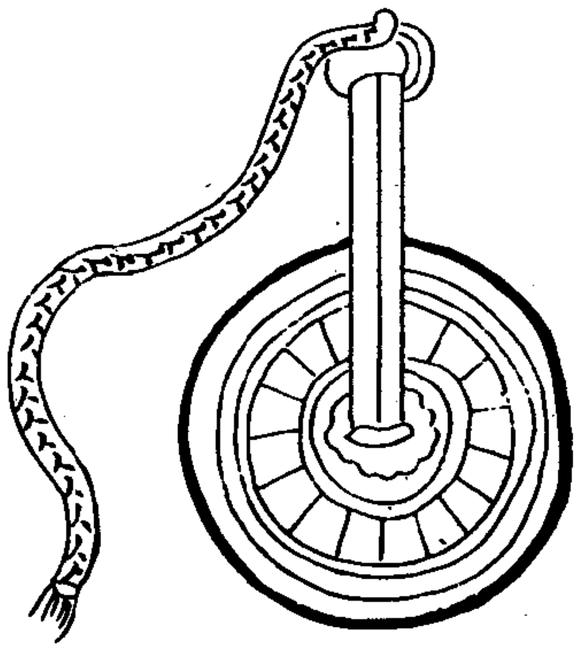
擂埧



泥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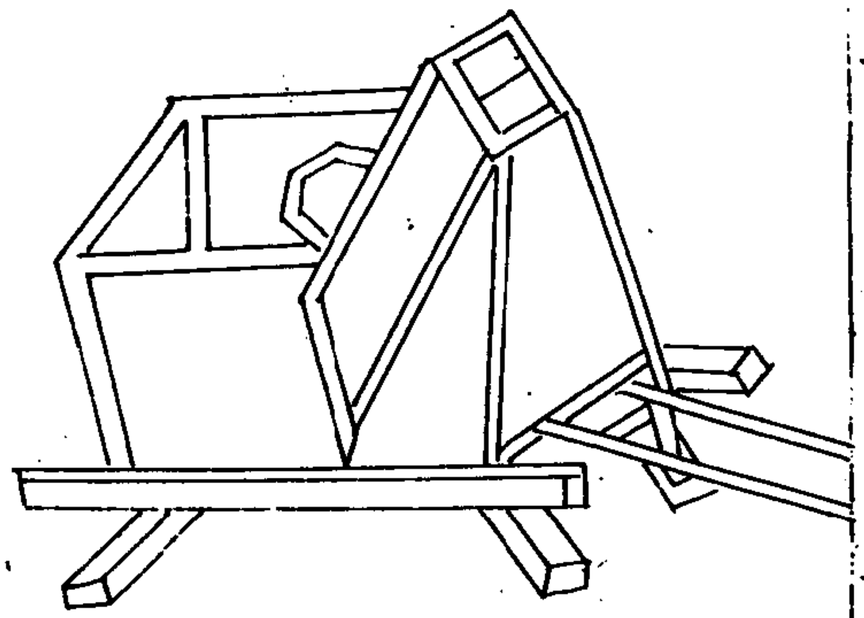


車輪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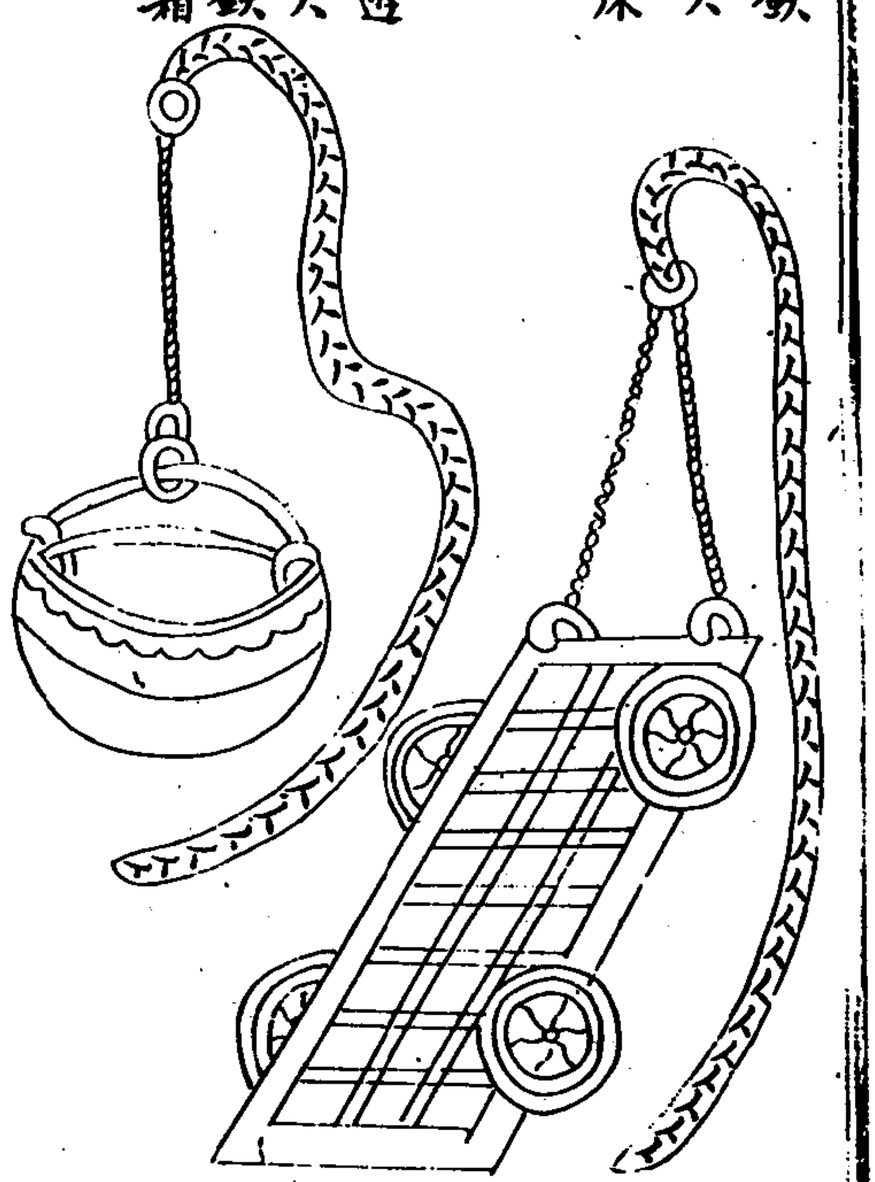


右木檔以木体重者為之長四尺徑五寸
泥檔用緊麥調泥入猪鬃毛馬尾毛鬣三十斤搗
熱捍成長二三尺徑五寸
磚檔加槽形焼磚為之長三尺五寸徑六寸
車脚檔以繩繫獨輪以絞車放下復收
夜叉檔一名留客住用濕楡木長一丈許徑一尺週
迴施蓮鬚出木五寸両端安輪脚輪徑二尺以鉄索
絞車放下復收並以擊攻城壕附者

行爐



鉄火床　造火鉄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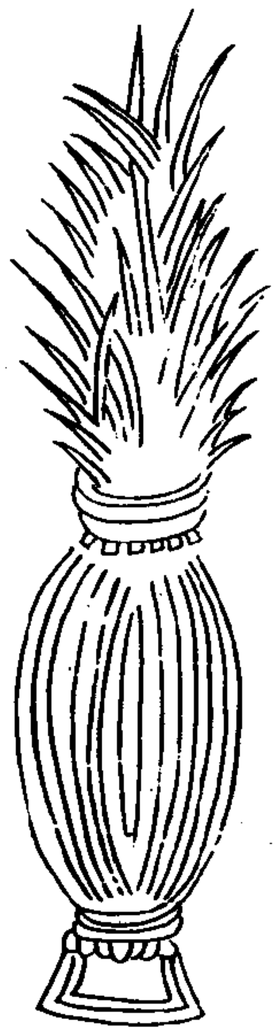


右鉄火床制用熟鉄長五六尺闊四尺下施四木輪以鉄叶裹之首貫二鉄索上縛艸火牛二十四束自城維下焼灼攻城者并夜照城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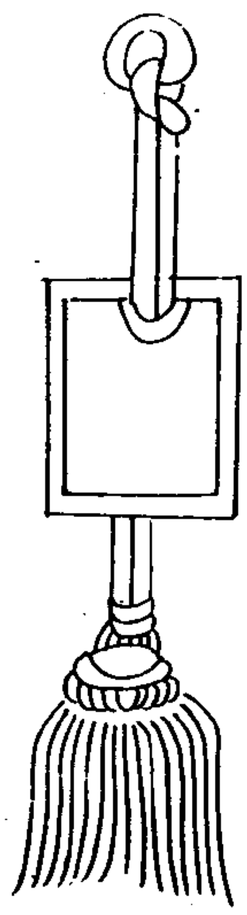
游火廂以熟鉄如簋形盛薪火加艾蒻以鉄索維下焼灼穴中人攻城人

行爐鎔鉄汁幷行于城上以潑敵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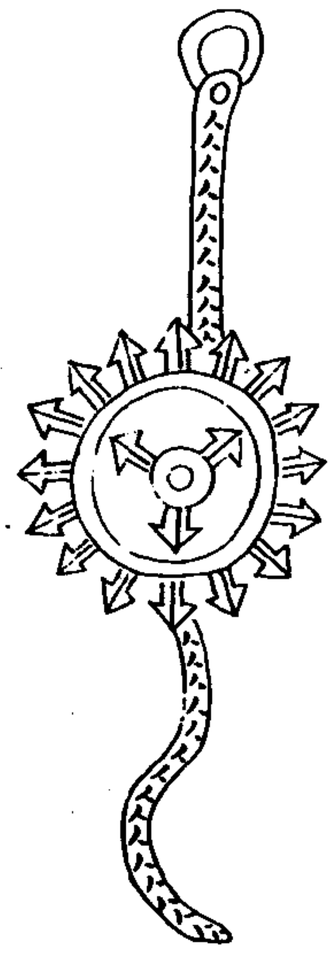
竹火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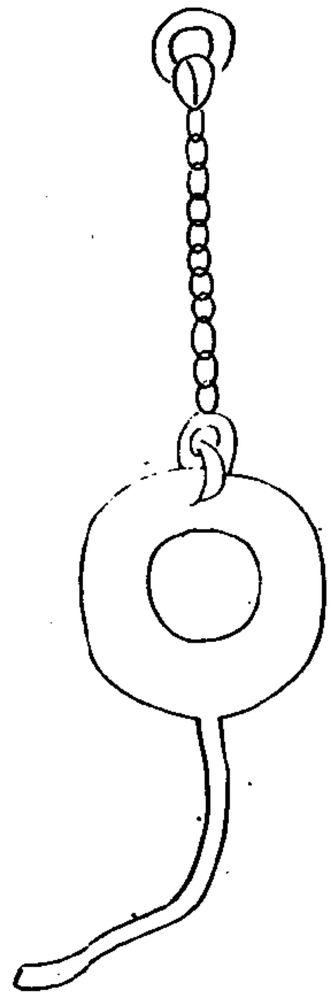
鉄嘴火鴉



毬火　蒺藜火毬



引火毬



右引火毬以紙為毬內安磚石屑重三五斤熬黃蠟澀青炭末為泥周塗其物貫以麻繩凡收放火毬只先放此毬以準遠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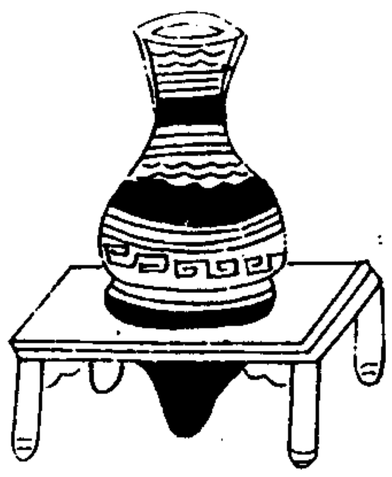
蒺藜火毬以三枝六首鉄刀以火葯圍之中貫麻繩長一丈二尺外以紙并雜藥傳之又施鉄蒺藜八枚各有蓮鬚放時燒鉄錐烙透令焰出

火葯法用硫黃一斤四兩焰硝二斤半麤炭末五兩澀青二兩半乾漆二兩半搗為末竹茹一兩一分麻茹一兩一分炭末半斤以澀青二兩半黃蠟二分研用桐油小油各二兩半蠟二兩半鎔汁和之外傳用紙十二兩半麻一十兩黃丹一兩一分炭末半斤以澀青二兩半黃蠟二兩半鎔汁和合周塗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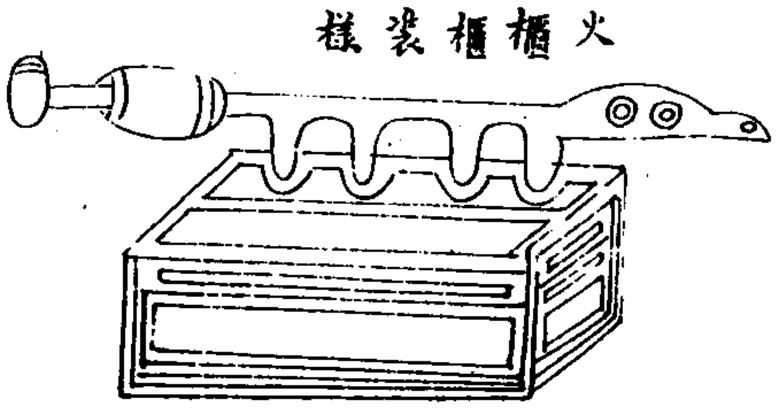
竹火鷄編竹為疎眼笼腹大口狹形微修長外糊紙數重刷令黃色入火葯一斤在內加小卵石使其勢重束桿草三五斤為尾二物与毬同若賊來攻城皆以砲放之燔賊積聚及驚隊兵

卷十二終

火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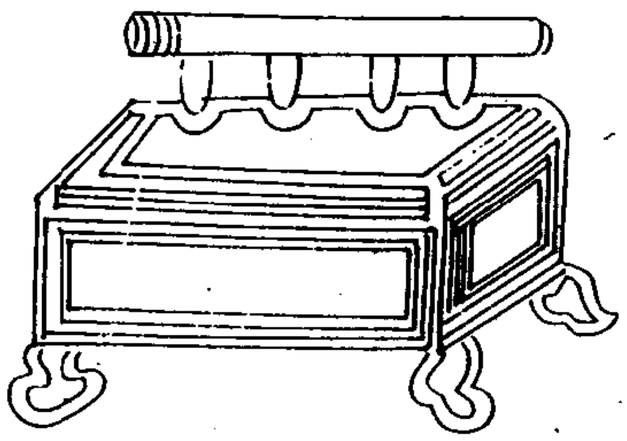
插油筒子成火櫃櫃裝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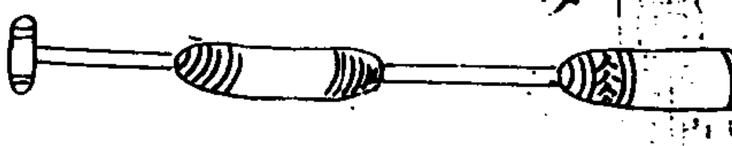
火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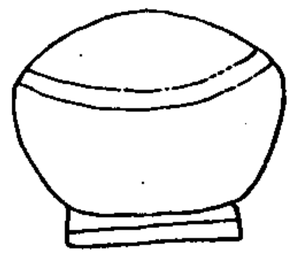
横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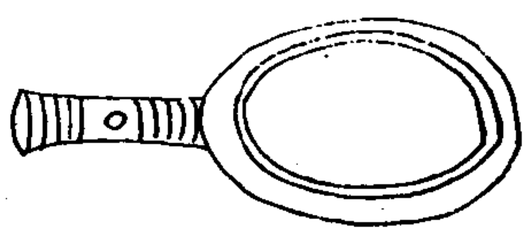
杖煙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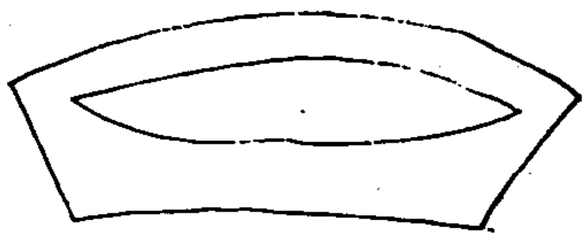
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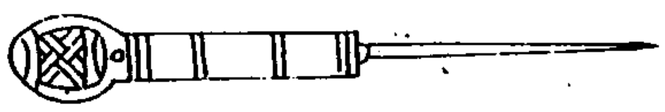
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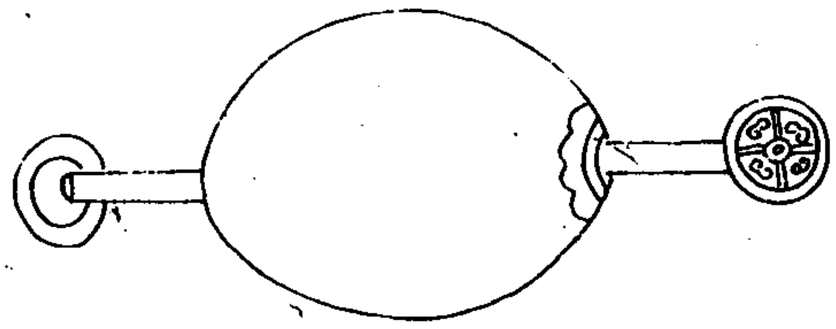
沙羅



通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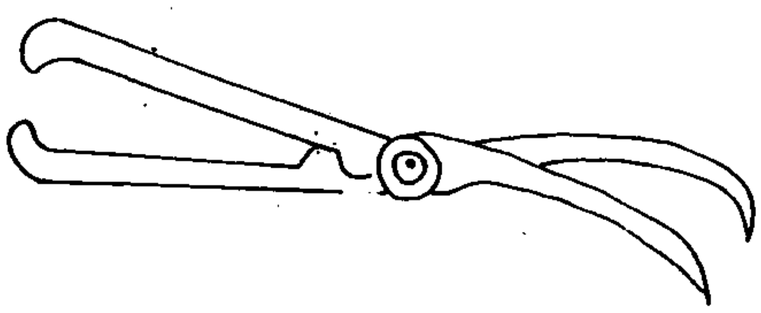
霹靂火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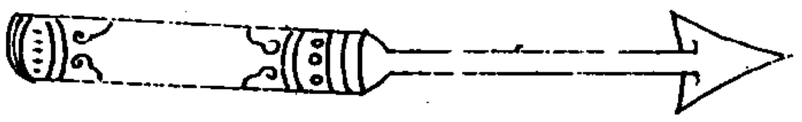
鉤錐



火鈐



烙錐



鉄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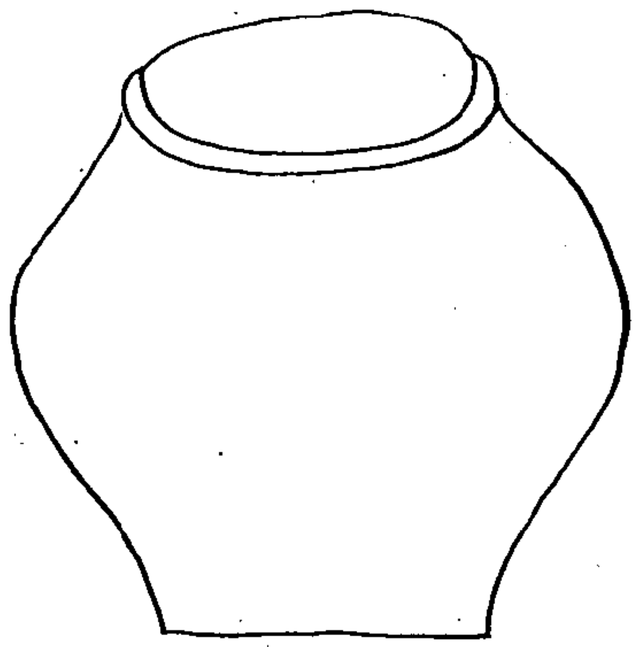


右放猛火油以熱銅為櫃下施四足上列四參筒參筒上橫施一巨筒皆与櫃中相通橫筒首尾火中細尾開小竅大如黍粒首為圓口徑寸半櫃旁開一孔參筒為口ㄑ有蓋為注油處橫筒內有投絲放杖首纏散麻厚寸半前后貫二銅束約定尾有橫拐ㄑ前貫固揜入則用閉筒口放時以杓自沙羅中挹注櫃竅中及三斤許筒首施火樓注火藥于中使然用烙發火錐入杓煞杖于橫筒令人自后抽杖以立處之油自

火樓中出加成烈火其挹注有碗有杓貯油有沙羅
發火有錐貯火有鉤錐通錐以開同之壅塞有
鈐以夾火有烙鉄以補漏通擂筒有鈐漏以螺油青
鉄外悉
銅為之
補之尺十二物除錐鈐烙
一法為一大卷筒中央貫銅胡路下施双足內有小
筒相通如以同為之亦鈐拨煞杖其放法準上凡敵来攻
城在木壕內及傳城上者頗衆勢不能過則先用藁
誅為火牛總城下午踊宜板內放猛木油人中之者

加米煽水不能滅若水戰則可燒浮桥戰舟于上流
放之先于上流斯原
批熟艸以引火
霹靂火毬用乾竹二三即注一寸半无節裂者存即
勿透用薄究如鉄金三十片和火藥三四斤裹竹為
毬兩頭留竹寸許毬外加傅藥火藥外傅藥
注具火毬去若賊穿
地道攻城我則穴地迎之用錐烙毬開声如霹靂然
以竹扇欺芙烟焰以薰灼敵人放毬者
舍甘艸
一說用艾一石燒相亦有代毬

地聽



右地听于城內八方穴地如井各深二丈勿及泉令
聽事聽審者以新坛自衷于井中坐而聽之凡賊至
去城数百步內有穴城鑿地道者皆声聞坛中可以
辨方向面遠近若審知其處則鑿地迎之用薰灼法
法具霹
靂毬說
托叉　火鈎　火鎌　鉄貓
坛湯　抑罐　柳水洒　濡氈
右常置城上托叉火鈎鎌鉄貓濡氈以救焚竈抑灌

以貯水即筒以使水求

木灯笼　鉄灯笼　灯挌子　蠟燭　楳燭

油

右常置城上用以照夜防賊攻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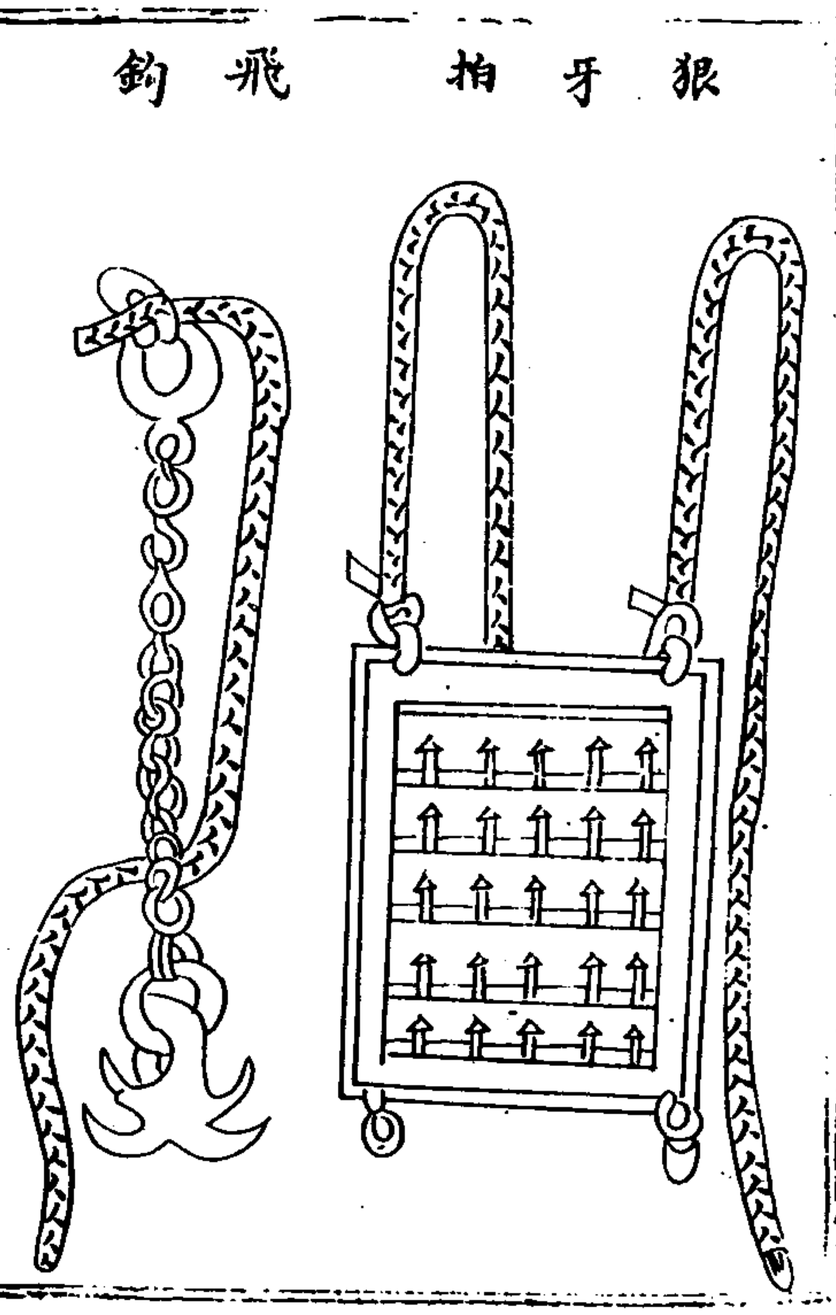
鍬　鑼　鉄銃　大斧　牛皮　石火袋

右常置城上鍬鑼銃斧牛皮以應緩急石火袋飛砲以害蟻附攻城人以上並常用不煩図形

右狼牙拍合榆木為具長五尺濶四尺五寸厚三寸以狼牙釘二千二百个皆長五寸重六両布釘于拍上出木三寸四面施一刃刀；入木寸半前后各施二鉄環貫以麻縄釣于城上敵人蟻附登城則使人掣起下而拍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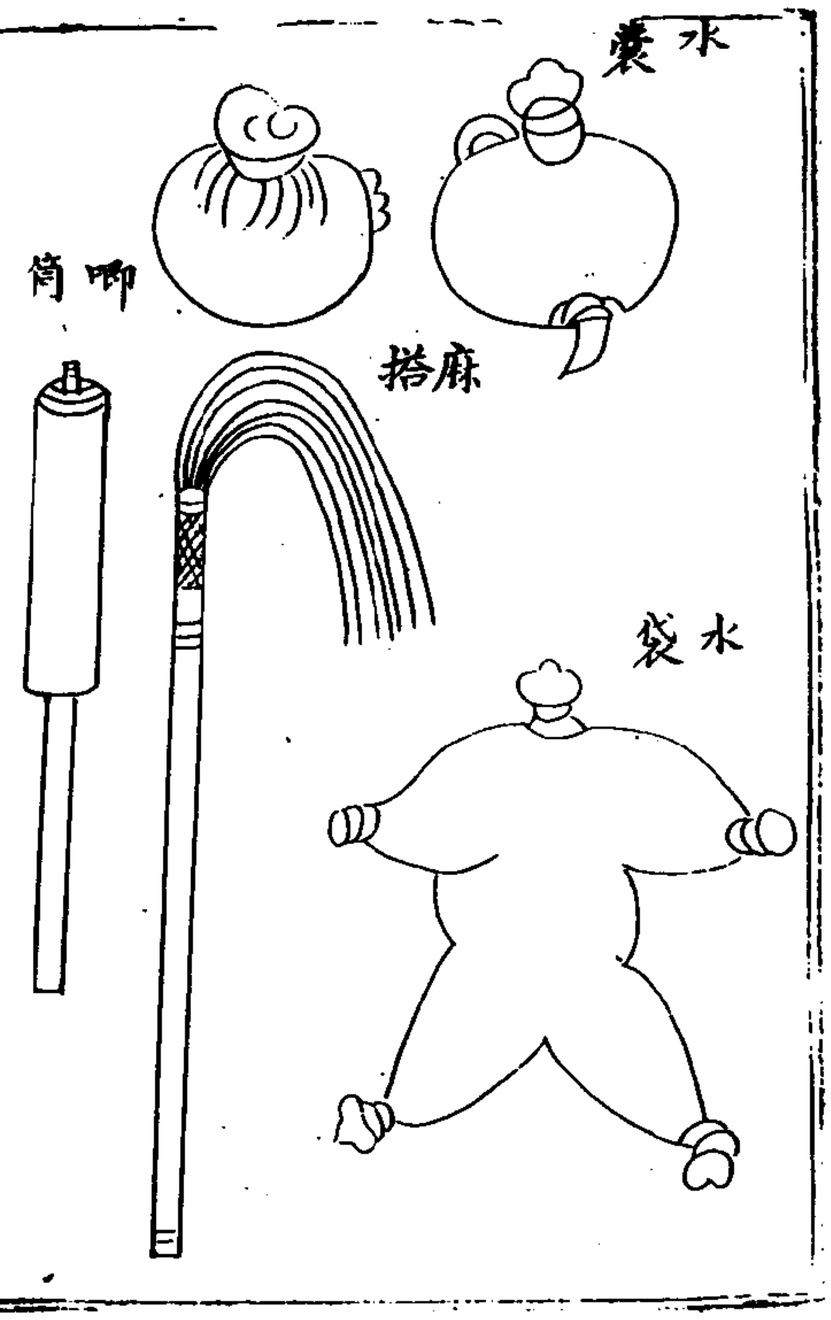
飛釣一名鉄鴨脚釣鋒長利四出而曲貫鉄索以麻縄續之凡敵人被重甲頭有蓋笠又畏矢石不得仰視候其聚屬則抛釣于猶人中急牽挽之每釣可取

狼牙拍　飛釣



三兩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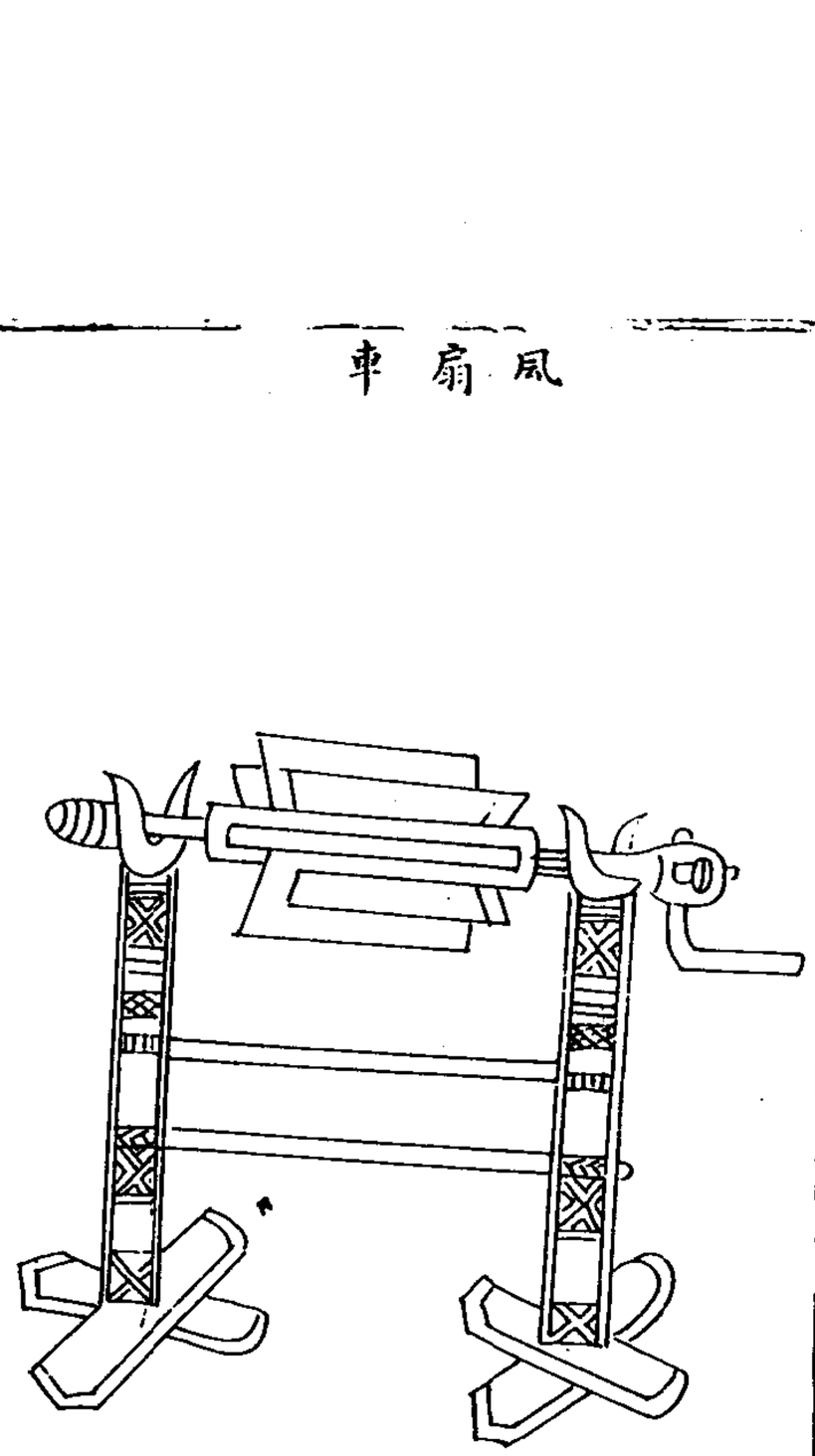
右水袋以馬牛雜畜皮渾脫為袋貯水三四石以大竹一丈去節縛于袋口若火焚樓棚則以壯士三五人持袋口向火處水注之每門置兩具水囊以猪牛肚盛水數若積薪城下順風發火則以囊拋下火中右軍法作油囊亦便



唧筒用長竹下開竅以絮裹水捍自竅唧水

麻搭以八尺捍繫散麻二斤蘸泥漿皆以覆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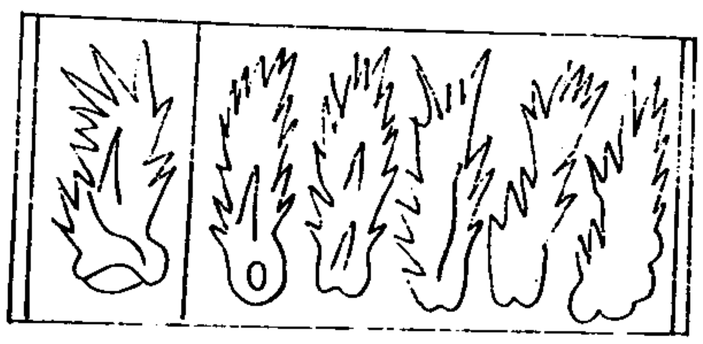
風扇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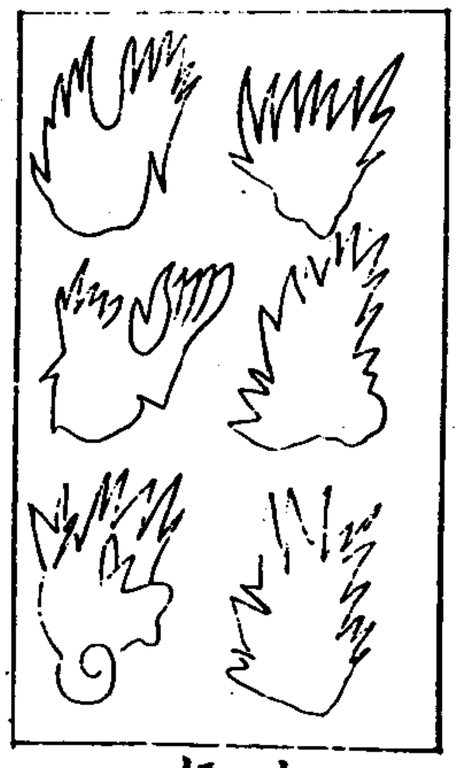
風扇車二柱二枕高濶約地道能容上施軸四向施方扇凡地道中遇敵人用扇颺石灰簸火毬烟以害敵人

坑馬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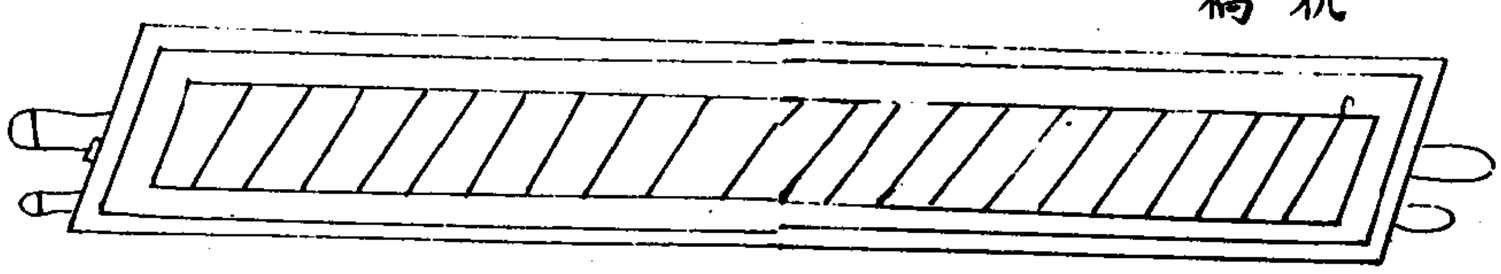




坑馬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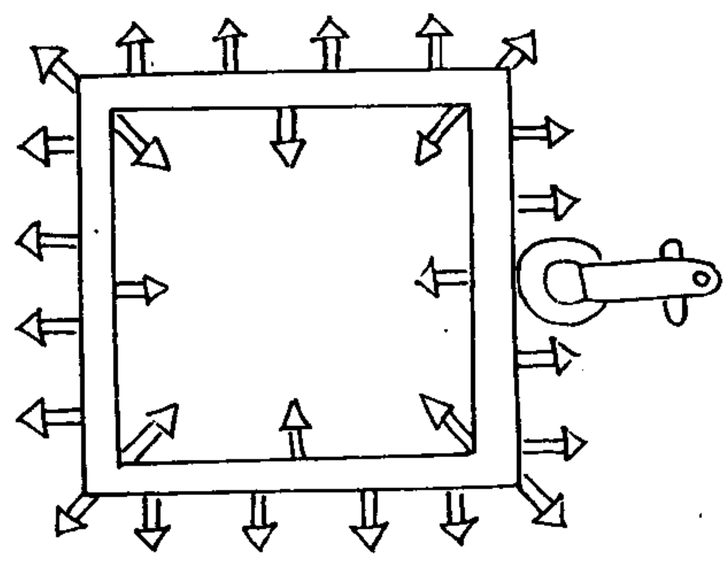
橋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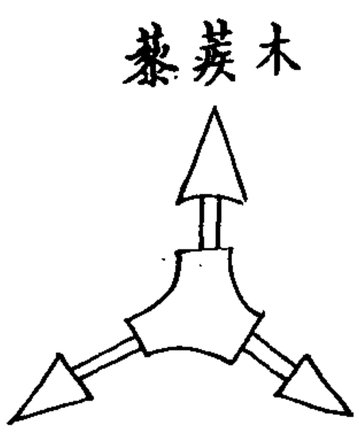
右陷馬坑長五尺濶三尺深四尺坑中植鹿角槍竹簽二物加削尖入火令堅其坑排如品字或解槍為之畏以芻艸或上種艸苗務令蔽不覚凡敵来路及城門内外加設之

机桥用一梁仍為轉軸両端施横拮置濳壕上賊至即去拮人馬踐之則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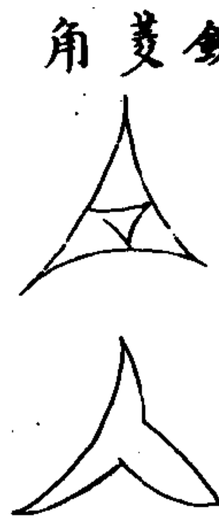
蹄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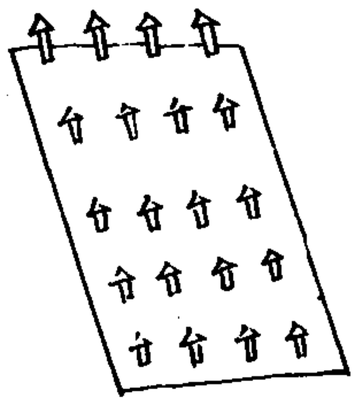
蒺藜木



鉄菱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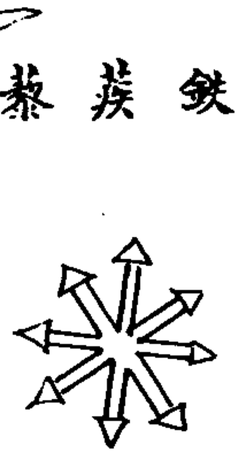


地濘 鹿角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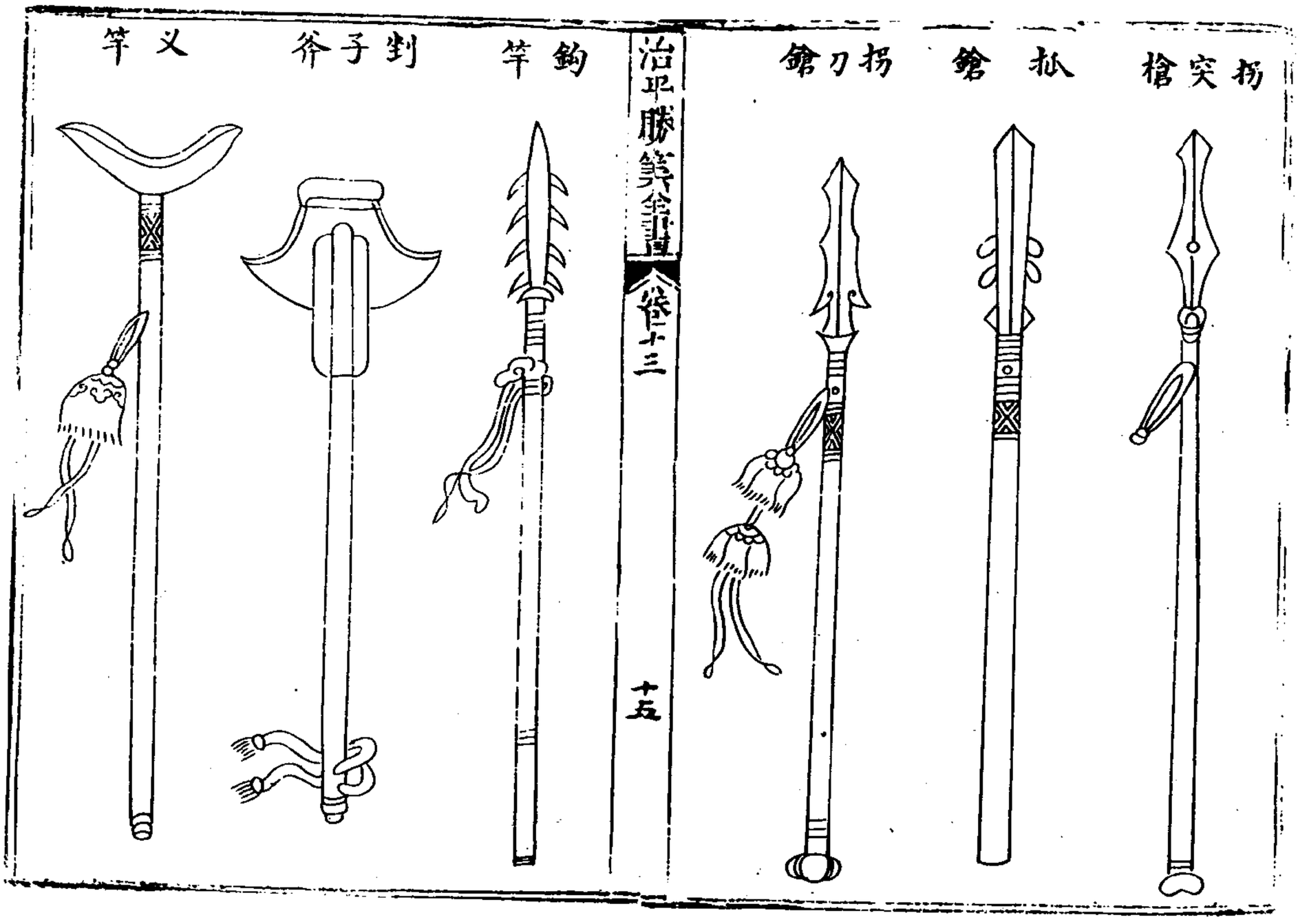




蒺藜鉄



右地濕以逆鬚釘布板上厚三寸闊約二三寸
鉄蒺藜置賊来要路使人馬木得騁即所謂渠荅也
鹿角木擇堅木如鹿角形者斷之長数尺埋入地深
尺餘以間馬足
撚蹄門四木為方形径七寸横施鉄鬚釘其上亦撚
馬路之具
木蒺藜以角重木為之
凡壕中遇人旱水浅則布鉄菱角于水中城外有溪
陂何絶者亦布之大城外遍植鹿角木



右拐突鎗桿長二丈五尺上施四棱麥穗鉄刃連袴長二尺後有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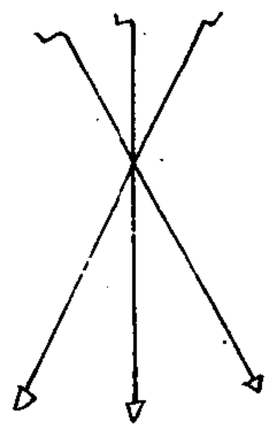
抓鎗長二丈四尺上施鉄刃長一尺下有四逆鬚連袴長二丈

拐刀鎗桿長二丈五尺刃連袴長二尺有拐長六寸鉤竿如槍兩旁加至刀竿首三尺裡以鉄叶施鉄刺如雞距

到斗斧直柄横刃：長四寸厚四寸五分洞七寸柄長三尺二寸柄施四刃長四寸並用于敵樓戰棚踏空板下鉤刺攻城大斫攀城人手

叉竿長二丈兩岐用叉以又飛梯反登城

拒馬式



拒馬如鼓架以三根束之長五尺徑各五寸五分立地二尺五寸上用屈鉄頭下用鉄鏁每一小隊相接該六架隨在取大木壓其中

蒺藜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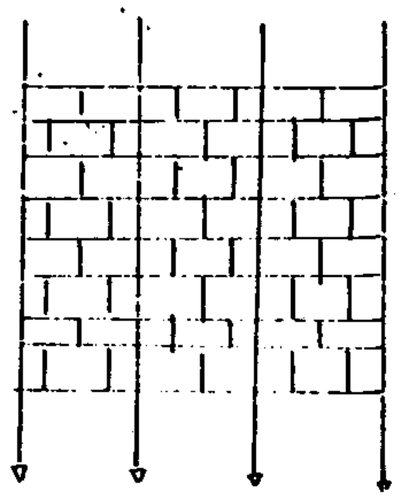
每一小尺下一丫每一步六丫為一綱用繩串入疾心而出每一小隊前下五層共計十五根行則掛在牌

上

布城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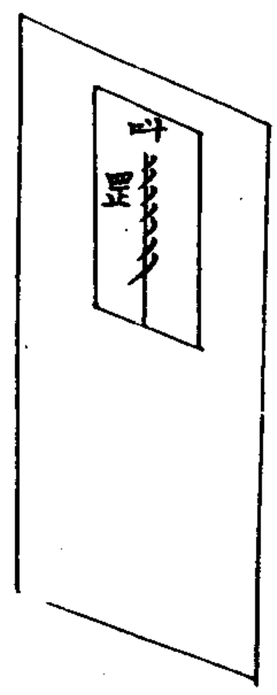
行軍之時卒然過敵先營壘高山深滿林木之可恃故布城之法不可不備也又且緩急可恃虛实可疑使敵忽然奉目先中生有荒大一派畫房遮映敵何以知我变化為布城之外用拒馬蒺藜以為籬鳥銃俱向城外伏之倘賊来犯我必先来取我拒馬蒺藜代即以伏銃打之弓箭射之誠一絲之限足敌金湯也如城亦打銃我将各兵綿被再掐一層于布城之上又可以禦鉛子矣

布城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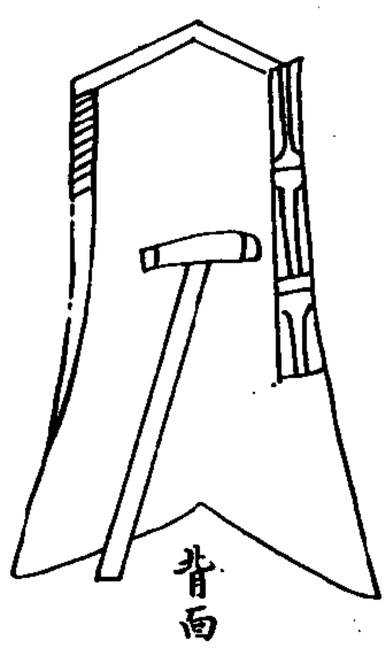
其法每一隊双立為鴛鴦陣該平去第二小隊一丈五尺用布双層高四尺長一丈五尺每五尺為一柱共用柱四根上用深淺籃色画磚石之形以炫人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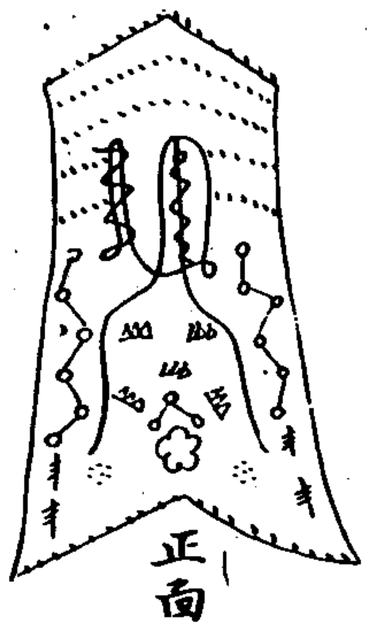
剛柔牌式



剛柔牌法以輕木為長枕中用一档牌身如未牌大先用生牛皮二層釘之皮裏用好蚕棉三斤用布斧為一袋貼牛皮之裏用分水薄棉紙每二张鬆〻固為一毬挨行擺之又用蚕棉二斤斧布袋一幅盖之四边竹釘定固通用灰泺四明裏面布處用油厚塗使不漏水重可十五斤計費五兩以上然遮禦鉛子屢試无失最妙

牌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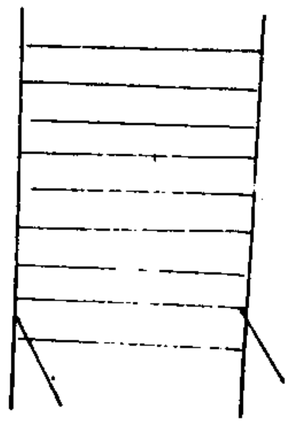


造牌祀牌符咒各項大例
日期

長五尺横濶二尺此牌有数法或用皮賸或用輕木而外加以竹釘者最利急則抛之地下可以当釘板為阻險也其符法乃兵家厥昧之術激我士心而趨敵者也凡兵所常帶以繩串蔟蔡掛于此牌向外釘上以行用時取下鋪地圄藤牌錐為叔毅之器不能立定以束部伍惟去牌可以束部伍齐進止遮人申壯士烏進如堵墻退如風雨奈尺可以遮革刀鎗而不能革鉛子尚俟天生豪傑之才更為之其法長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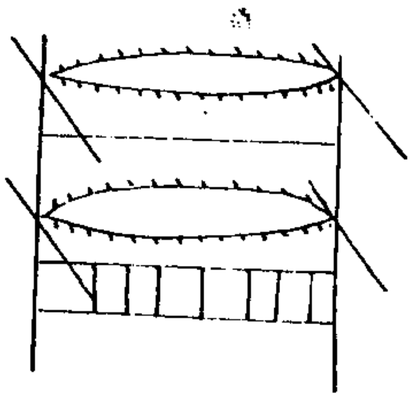
尺橫澗二尺

軟壁式



硬木作架高七尺閣六尺用旧棉被掛上張陣前以堵銃彈其釘板亦可攔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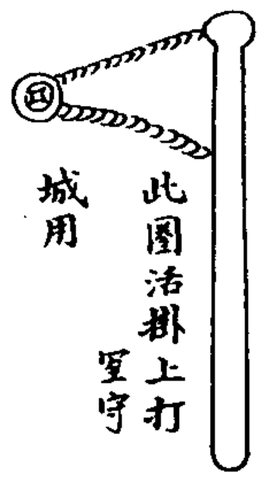
木城式



每扇闊五尺以高于蝶五尺滾木二道贅大竹釘浮于垒上約可二人負之輕重適均在城上則立為拯口防在裏登城在畢中可肩集而成列立完壘壁緊冠如弄丸也

鬼箭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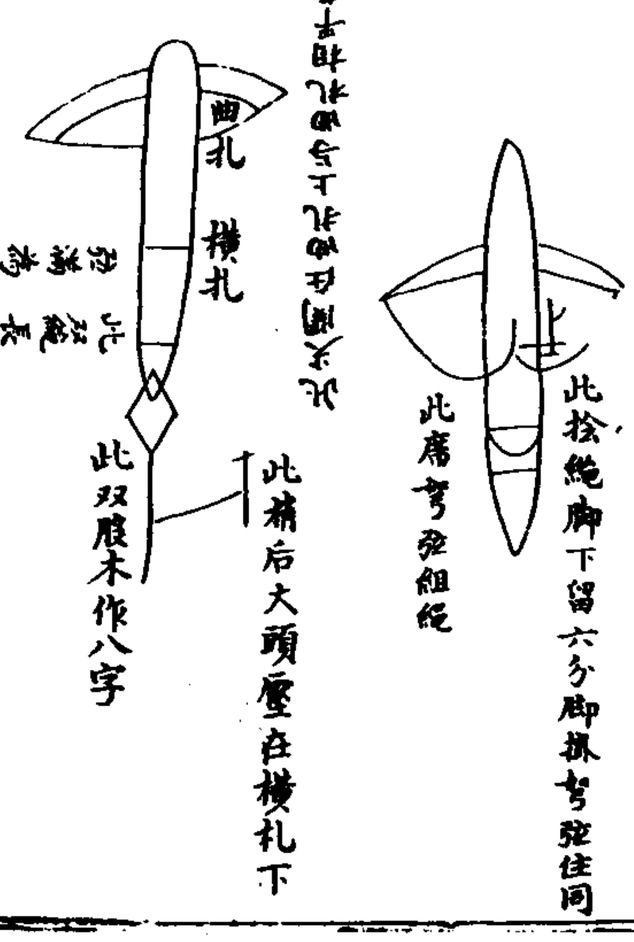
右鬼箭如連弩机用浮鞋箭染草烏毒藥以線繫之張時每远二三十步横路而下堆艸藏形觸綫而机發箭出防其害自人須阻于要路張弩注

通用灰布漆油最忌水入坐卧結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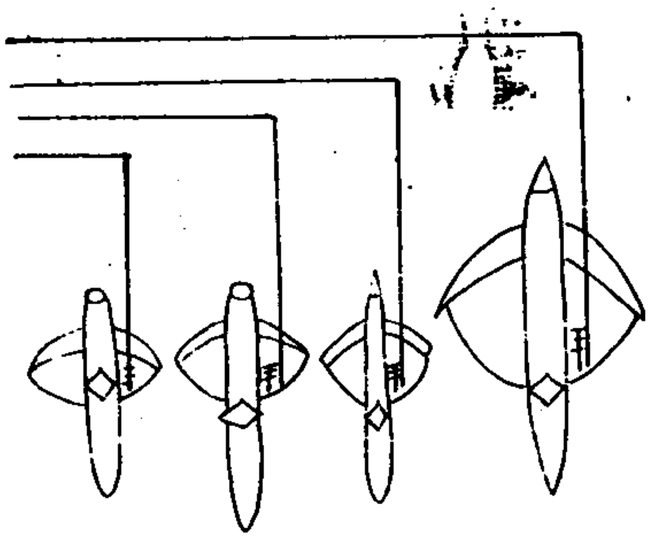
第一生牛皮一層第二薄桑皮紙二曽第四層好蚕棉紙一層内用好大蚕棉紙毬一曽第五層布一層棉布納一曽　摺相挨　盖裹

鬼箭用鉄蒺藜糞汁炒染毒藥戳脚撒地為阻路守險用竹筒用猫竹去皮庶不裂長一尺上用木盖下用原節為底蒺藜懸之于腰用時手提撒之下地均匀且速　結除此皆要揀蒺藜不利用矣

張弩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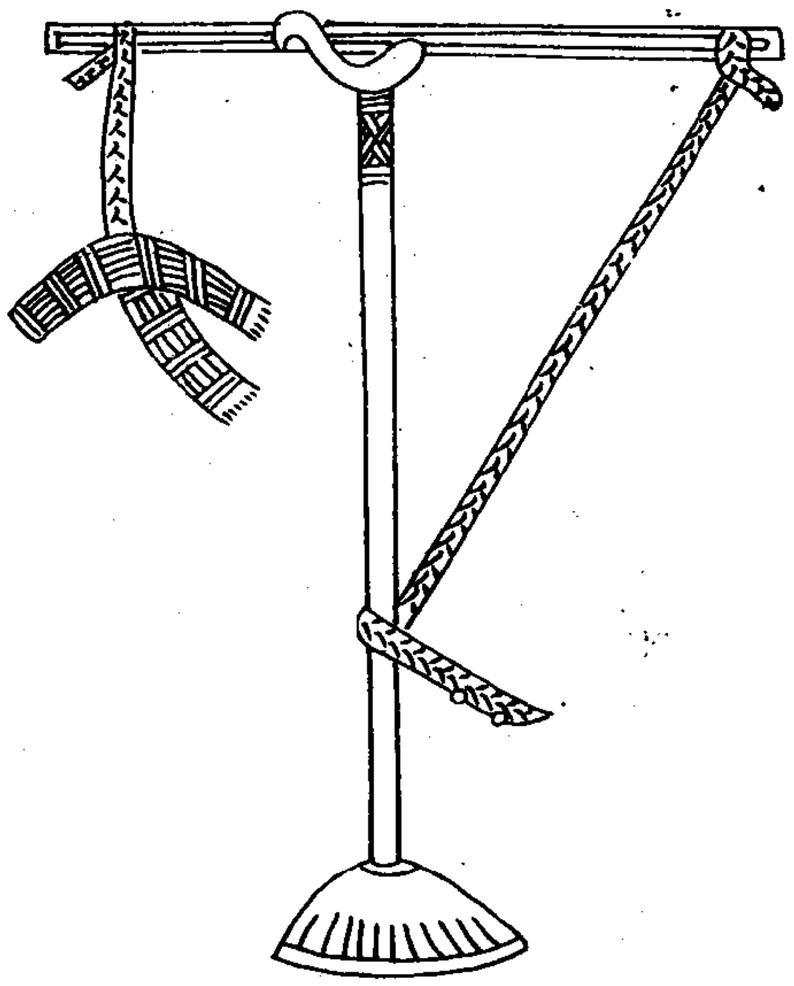


連弩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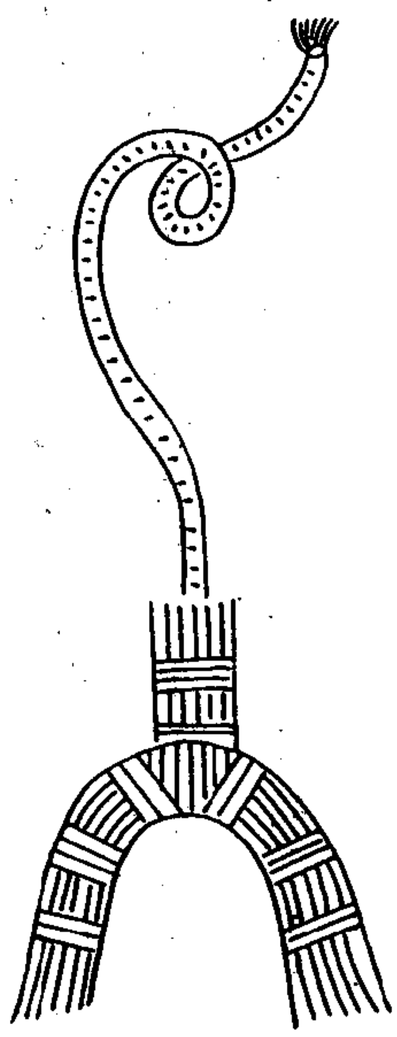


近賊用長竹片先打而行則
当多用如百弩連城数丈其机
之俟彼走進踰弩将盡远就
出数丈矣又当分作三四机
之机尤妙若三五弩而攏
俱唯着人身恰浮正好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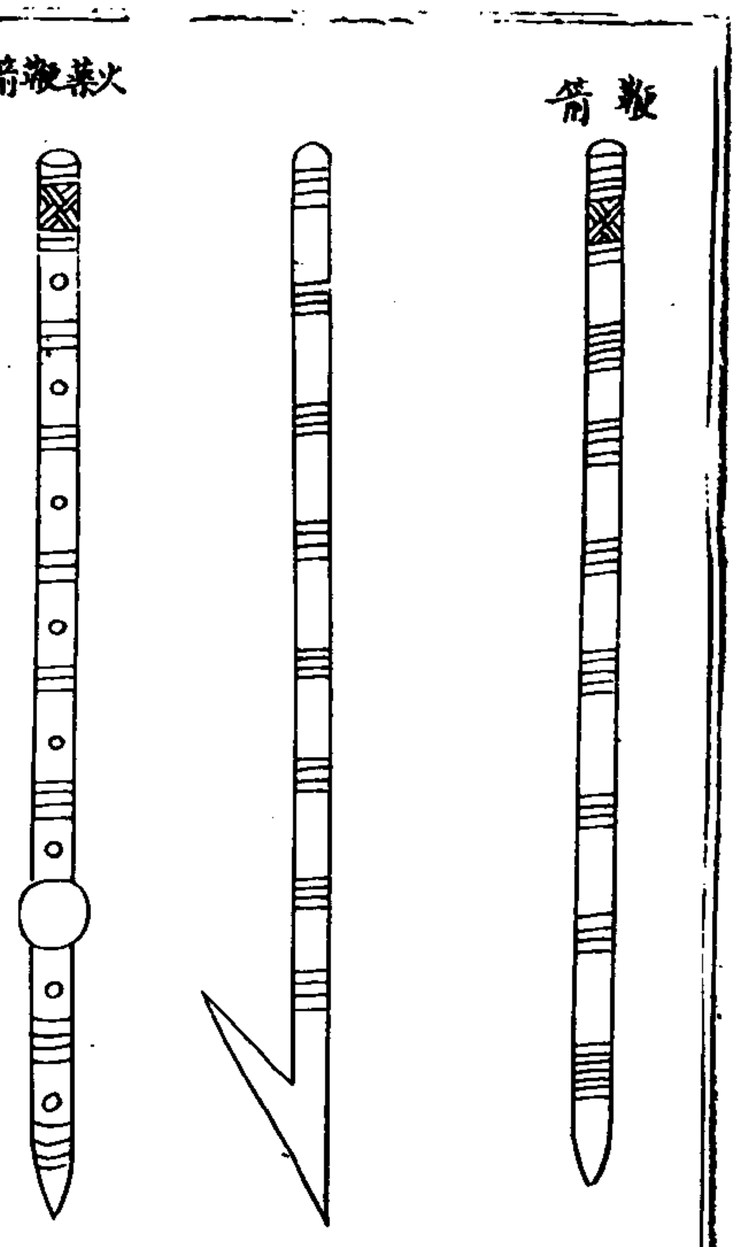
飛炬



燕尾炬圖



右燕尾炬束蓆艸下分兩岐如燕尾以脂油濯之發火自城上繩下騎其木驢板屋燒之飛炬如燕尾炬城上設桔槔以鉄索繩之下燒攻城敵附者燕尾炬用柴二束交縛一頭令乂開如燕尾形灌以油燒炬了于木塵之上使下可脫



鞭箭用新青竹長一丈徑寸半為竿下施鉄索梢係絲繩六尺別削勁竹為鞭箭長六尺有鏃度正中施一竹梟（亦如之鞭子）放時以繩鉤梟係箭于竿一人搖竿為勢一人持箭末激而發之利在射高中人如短兵之

放火藥箭則如樺皮羽以火藥五両貫鏃后燔而發

治平勝算全書卷十三終

治平勝算全書卷十四

裴峰年羹堯輯

攻城法

用兵之法會国為上破国次之會卒為上破卒次之皆為用謀以降敵必不得已始修車楷具器械而後成踊土距闉又三月而後已恐傷人之甚也故曰攻城為下然攻亦有道必在乎審彼之強弱量吾之軍寡或攻而不圍或圍而不攻知此之道則能勝矣攻之者大要攻其所必守与其所必救故城有宜急而取之者有宜緩而舍之者若彼吾勢均外有強援裏腹背之患者須急攻之以速其利如吾強彼弱外無冦援力足以制之者當羈縻守之以待其敝是為不以兵攻以計困之令其自毀若城堅兵甲欲留吾師外援且至則表裡受敵拔之未足為利不拔足以挫城若是而將有不勝其忿而蚁附之士卒被傷而城不抜者乃攻之災此所謂不審己之強弱者法曰士

則圍之五則攻之兵少則不可救圍環而攻之離而合之此所為量吾之軍寡者也又城有所必攻者有所不攻者攻兵向城必先使謀者求知城中之粮數計人為費粮多而人少則攻而弗圍粮少而人多則圍而勿攻也此所謂或攻或圍也凡欲攻城脩攻具然後原缺十六字其所救謂攻其軍主之所在缺六字守其歸路使外交不得相救也圍缺七字則弓矢不及奸偽不通賊出突圍勢缺六字而則四面撓之

使敵不知所脩此兵謀也缺四字不杀老幼婦女不焚芦舍不汚井灶不毀神祠佛像恐怒毀也破城殺声未絶不許散俘虜散俘虜須限以時其時擊鼓三通軍人便須归营若捉獲婦女者三日外不許留置在营此軍礼也得賊城堡非有要害可恃者不分兵鎮守得賊城近吾境者則固守以積粮儲薪葛守脩之物此所以免轉輸之劳也今採歷代攻城之器可施該者畫形于左以脩用

攻城器

一用兴頭木驴虎頭車宜抵城下用鴉觜鏁鑿土開作一穴令自崩摧

一用三脚云梯上城則擂木不能害

一用火砲打敲楼撞車冲門破柵

一用火炮火箭火禽燒城中積聚

一將軍分兵作番次令晝夜金石鼓噪攻之三晝夜令彼不得眠而人自困乏吾亦詐作困倦住攻于中

夜月黑時使矯健勇士上城偷門斫関引大兵入城一于中夜用劲弓射箭入城箭上係方間帖許之重賞如士卒收得亦可通誘相應或知魁賊所用腹心謀主及左右輔佐有才能之人可于箭上貼寫文字相約亦可反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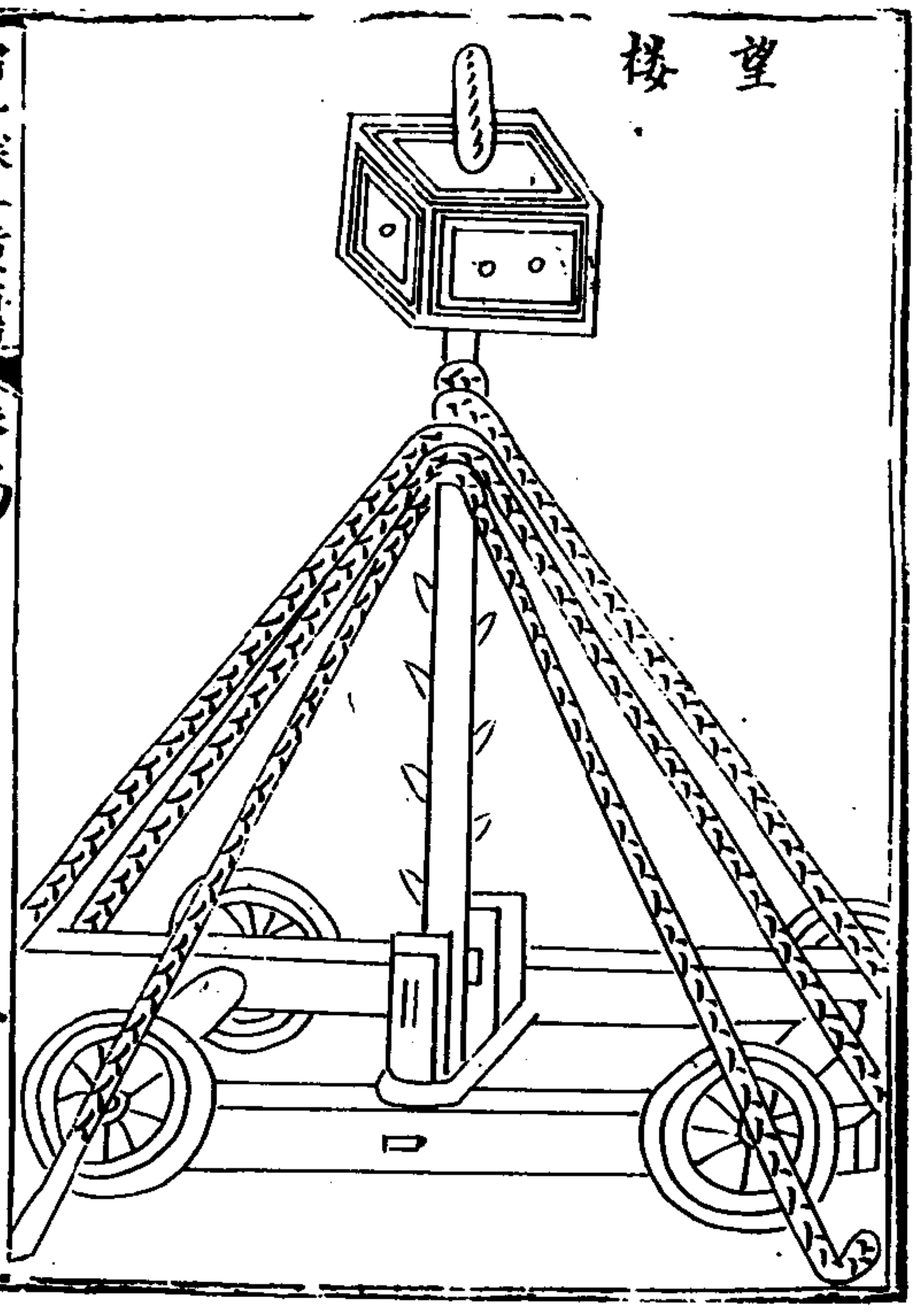
一常于要害處設奇伏防外援如先則不必

一鑿城作孔夜使壯士入城斫関偷門乱燒積叙

一用鵝車洞子進土填壕作距堙土山於洞子内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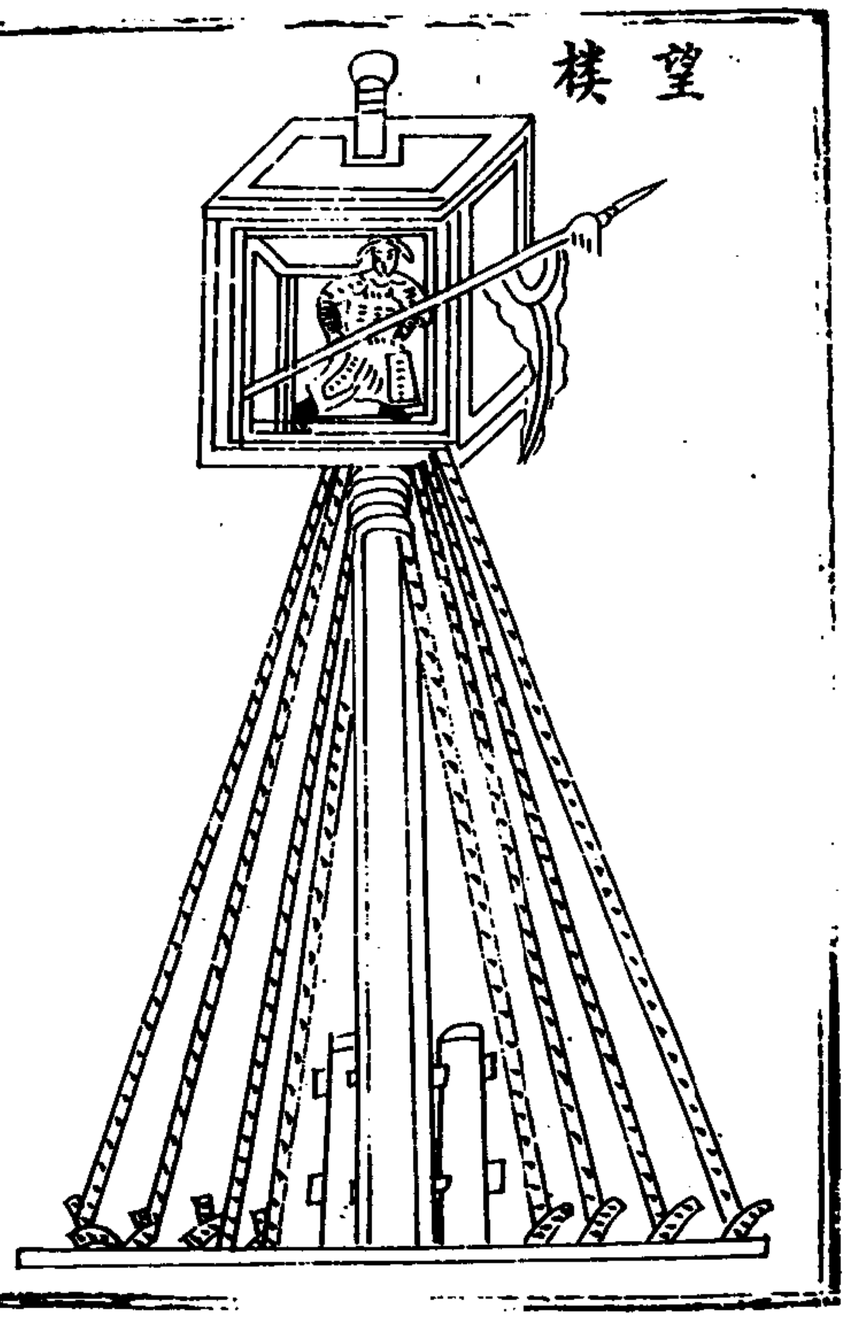
人分作左右兩行一行轉土入濠填城下一行轉空
器洞子別使壯士聚土轉入不可使人徃来搬運出
入不便有距堙可望都採斫木植用木袋盛土堆積
上城廣積柴薪城边堆高濶為妙其同于土多設泥
漿桶麻搭防備猛

望樓



右凡望樓與城中望樓為一制具守城門所以下望城中事攻城欲利推徙故以車載其制以堅木為車坐幷輻長一丈五尺下施四輪高三尺五寸上建望竿凡建竿皆用廣頰木長四十五尺上徑八寸下徑一尺二寸如之長木亦可接用上安望樓竿下施轉軸旁施叉手木繫麻繩三棚上棚二條各長六十尺中棚二條各長五十尺下棚二條各長四十尺帶環擐十條〻皆下銳比立竿如舟上建橋法釘擐擊繩六百維之令固余制及候望法皆約城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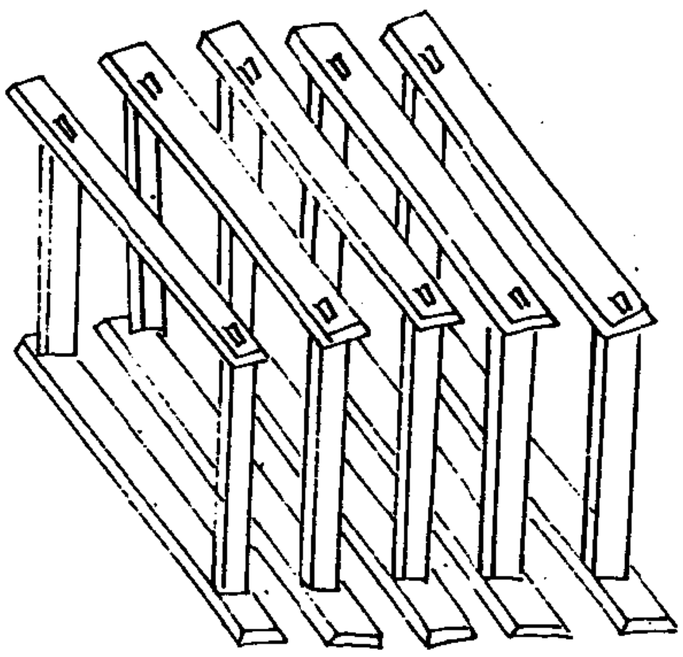
望樓



右望樓高八丈以堅木為竿木不及八丈則三兩接亦可上施版屋上闊五尺上下開竅過人竿兩旁釘尋峰八十丁下綳四條各八十尺尖鉄橛十二个各長三尺撅端穿鉄环儿起樓用鹿類未二各長一丈五尺深埋之出地八尺用鉄乂層竿數條更用木馬及巴木堅之．如船上建檣法其高亦有百尺百二十尺者綳索隨而增之版望中置望子一人手執白旂以候望數人無魁常持

魁末開之旂桿平則魁近垂則至矣魁退徐牽之魁去復揔之此軍中發備之道也

地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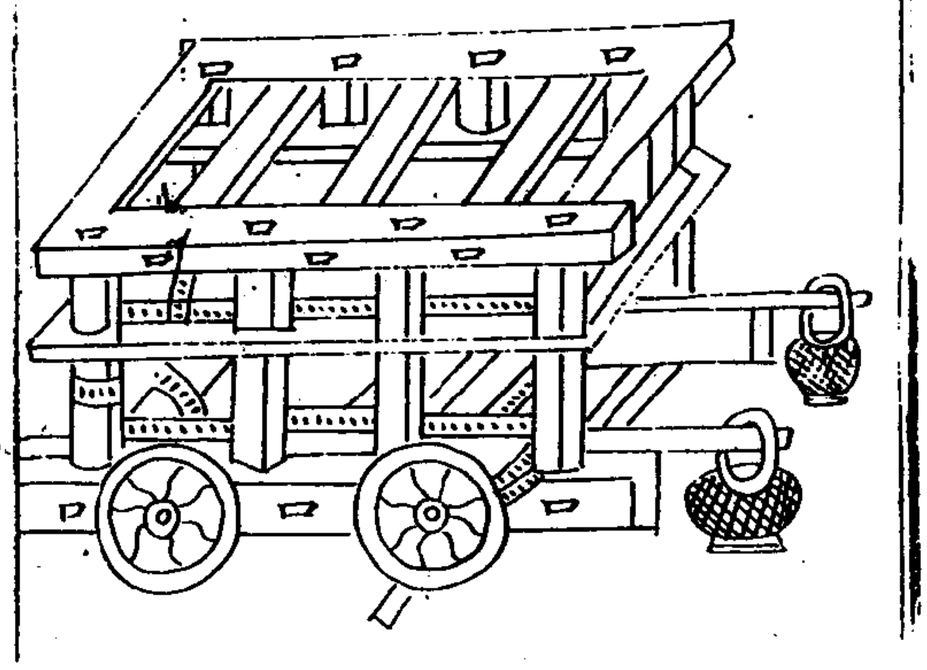


右地道約高七尺五寸廣八尺凡攻城者使頭車抵城聖城為地道每開至尺餘使施橫地撥立排沙柱架罨棣防城土下推鑿之漸深則隨益設之運木皆自頭車緒棚內外來攻穴城欲透量留三五尺積薪於內縱火焚之柱折則城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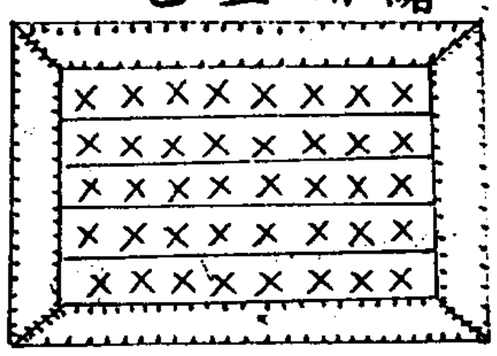
鋒刃鏤　鴉觜鏤
鏵鈸　方鈸
鉄鏡　剗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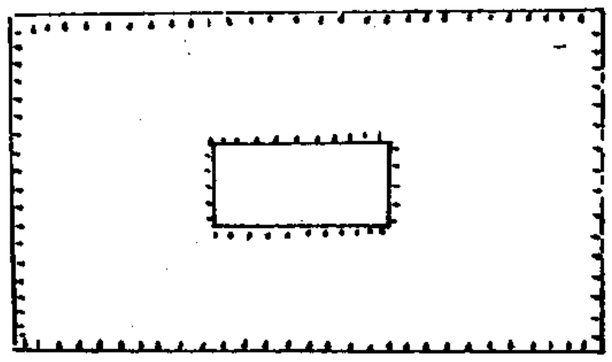
右地道內掘土用之並設人常用故不圖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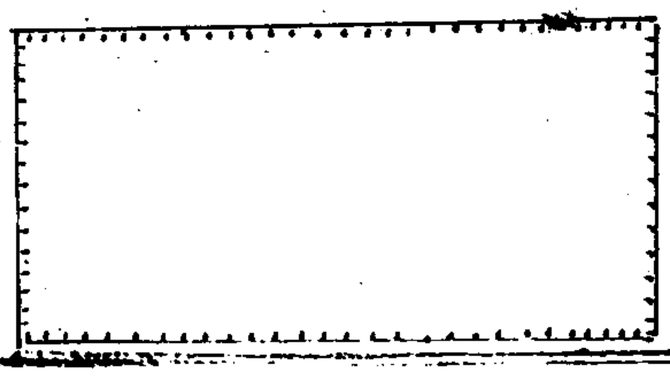
不排搭緒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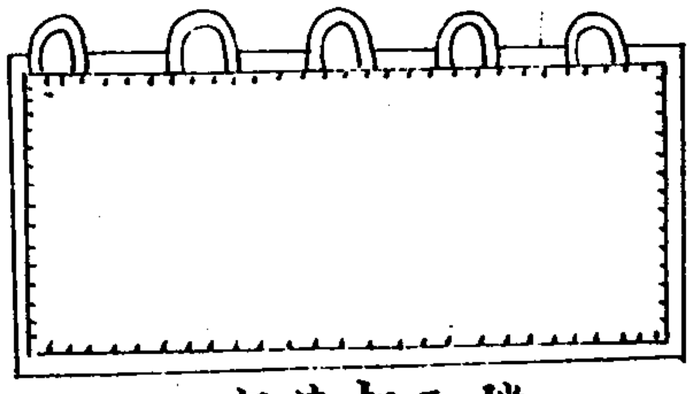
苞蓋棚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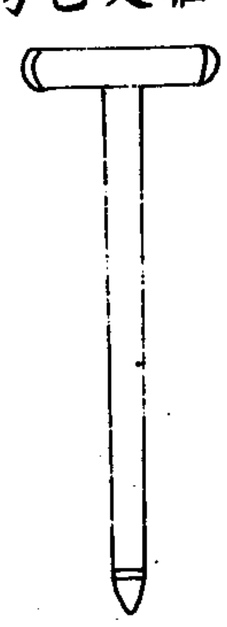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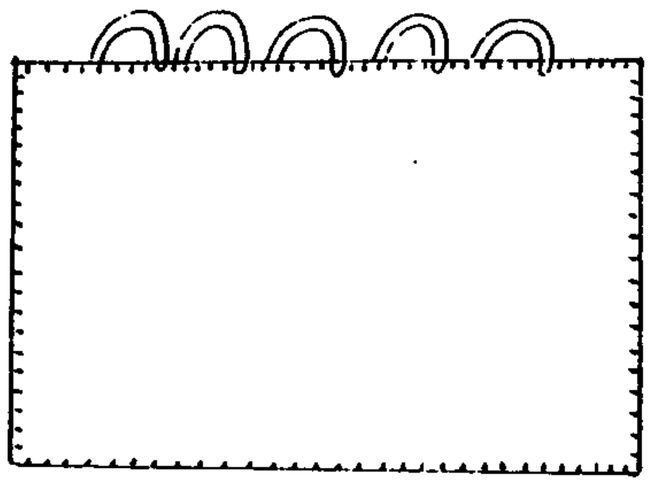
笆翹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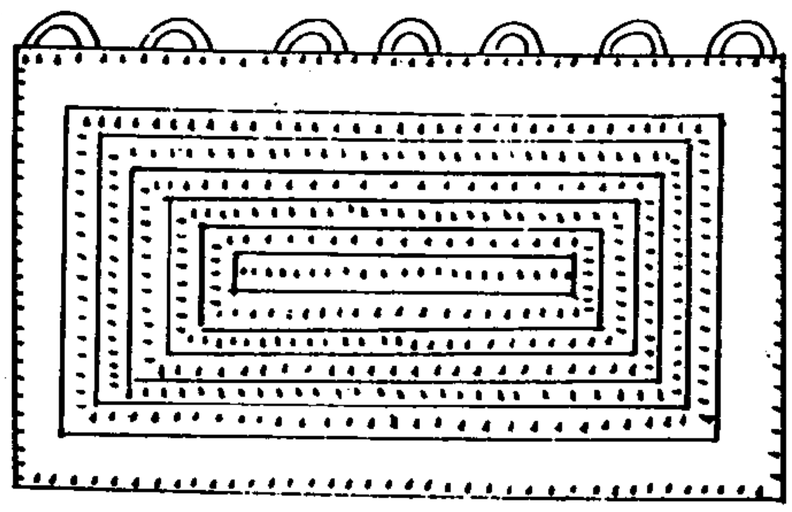


拐笆翹雁撐



綉棚两边垂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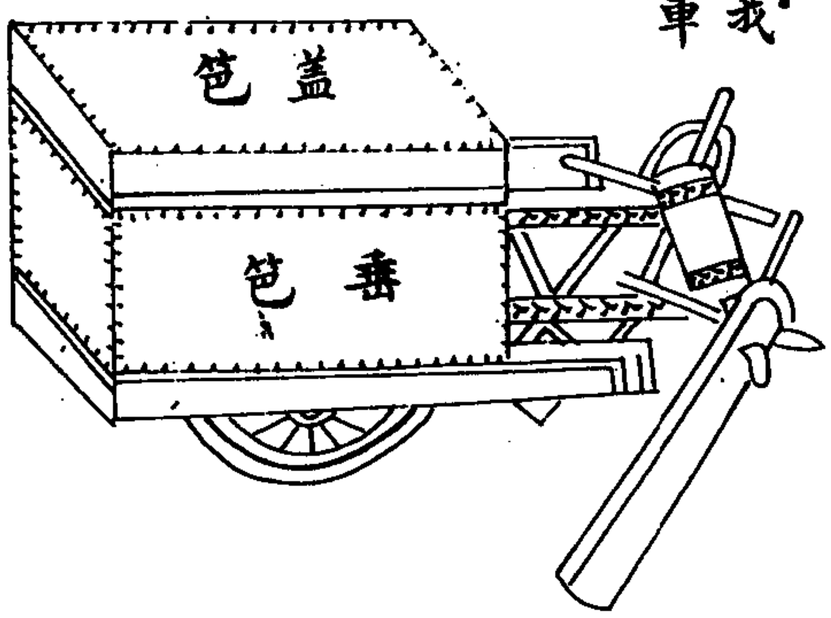


排塔綉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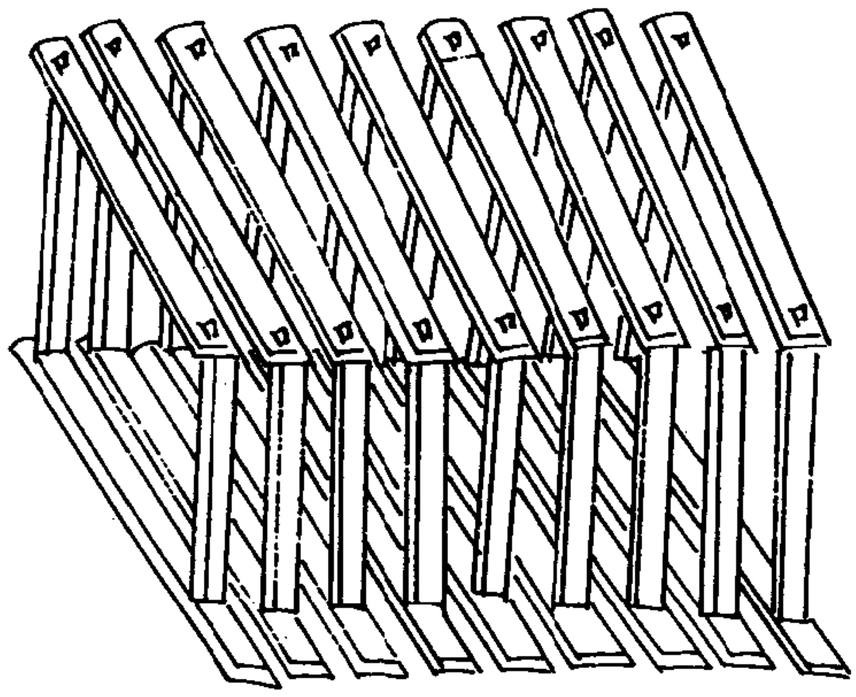
內係排沙柱

綉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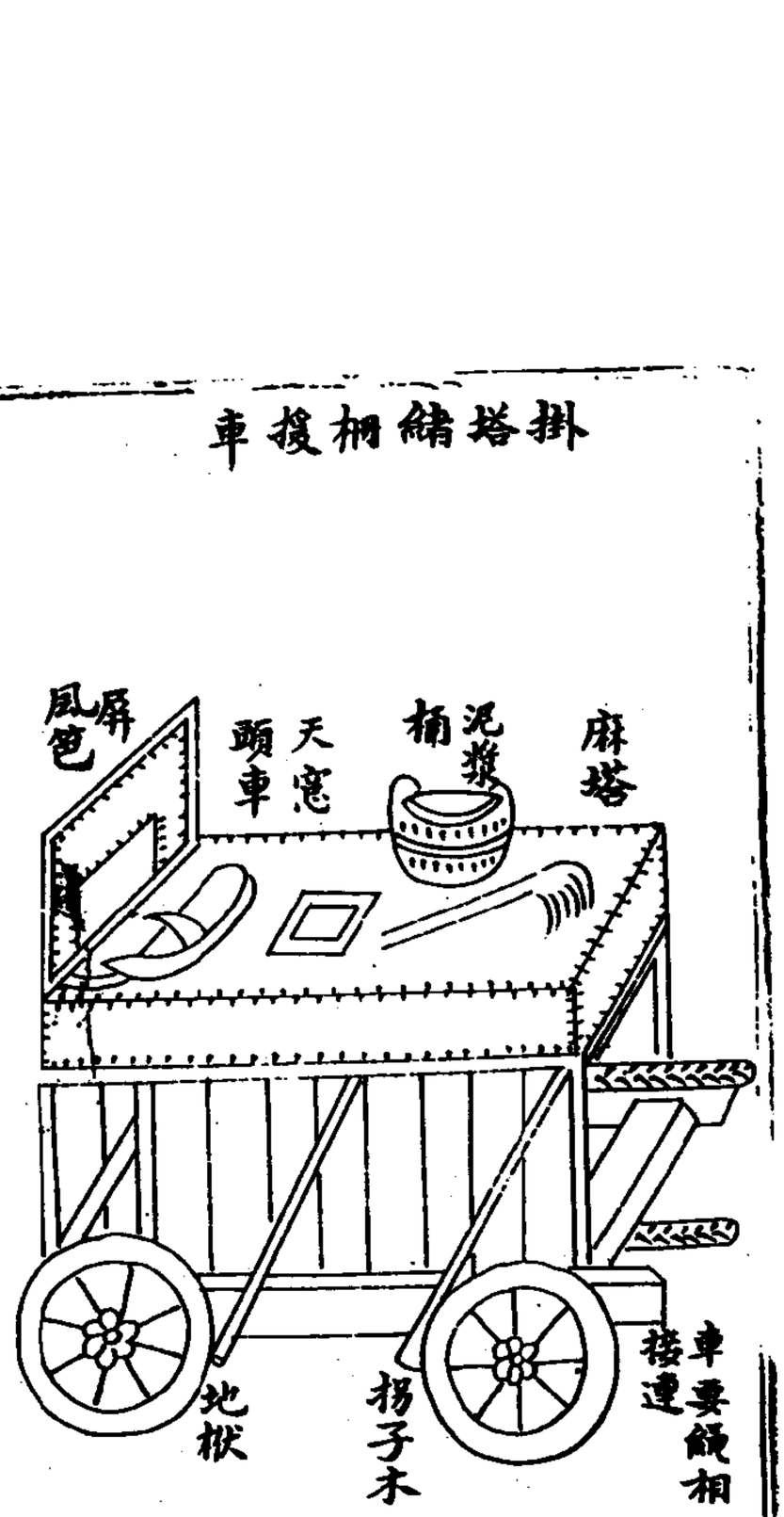
車戎



不掛綉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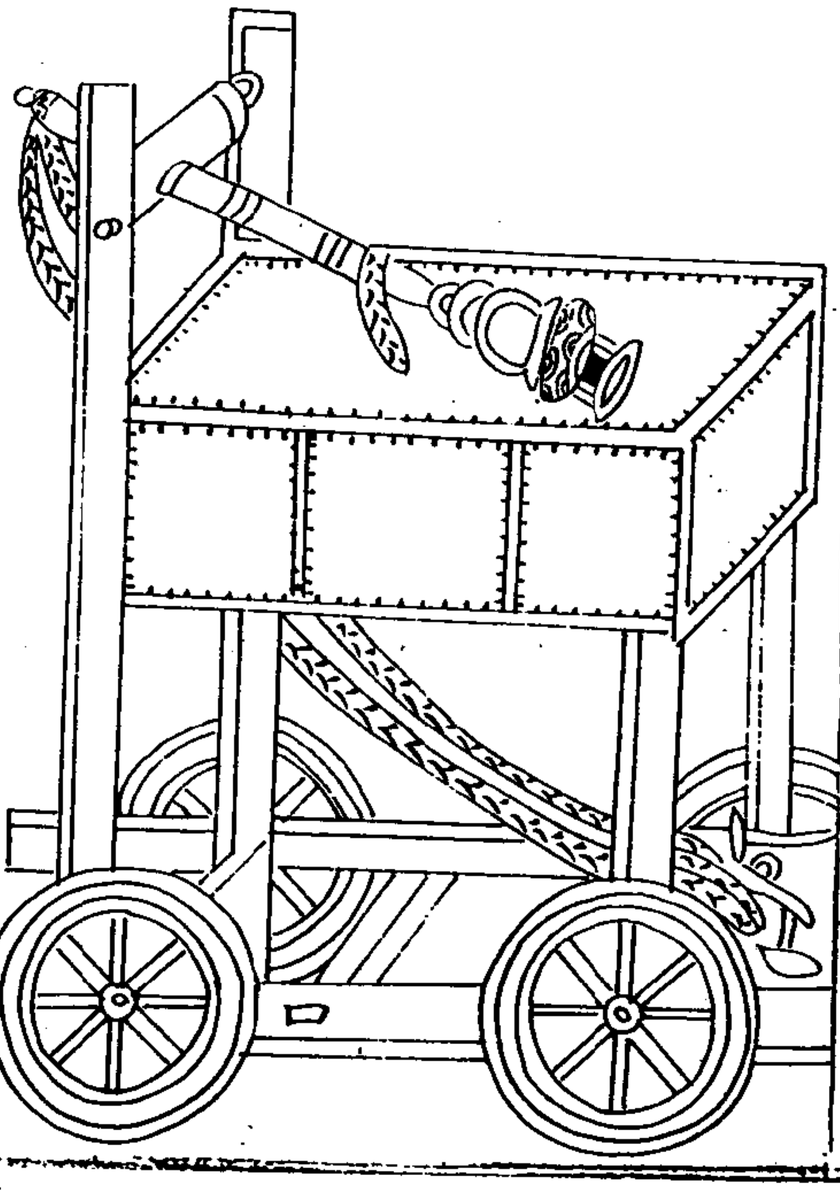


車投棚緒塔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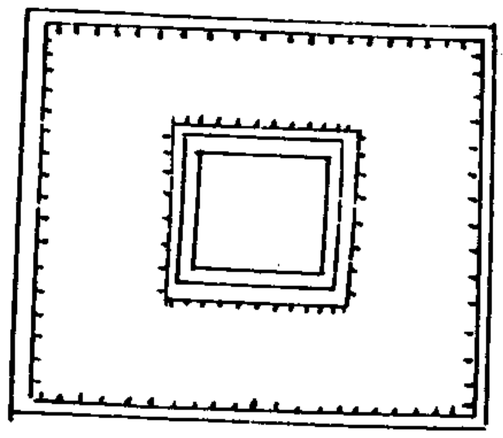


右緒棚接緒頭車架木為棚故曰緒棚其高下如頭車棚上及兩旁皆設皮笆以禦矢石若頭車進則益設之與車相連隨其远近若數人以火焚車及棚則設泥漿麻塔潭脫水袋以救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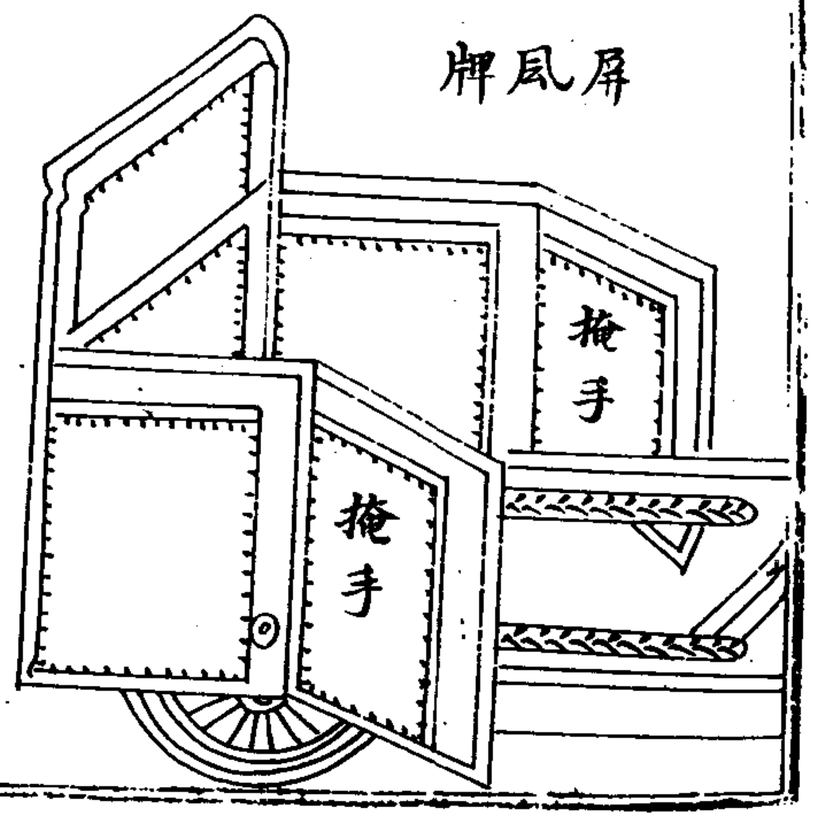
砲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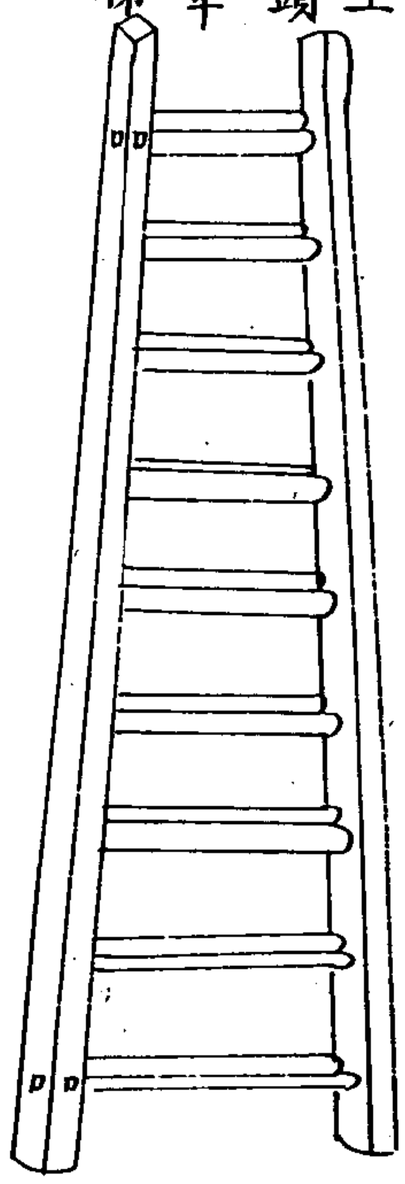
屏風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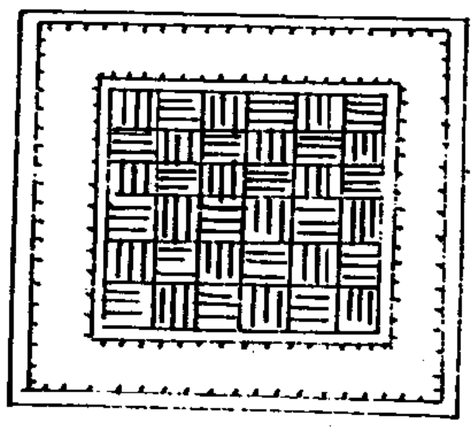
牌風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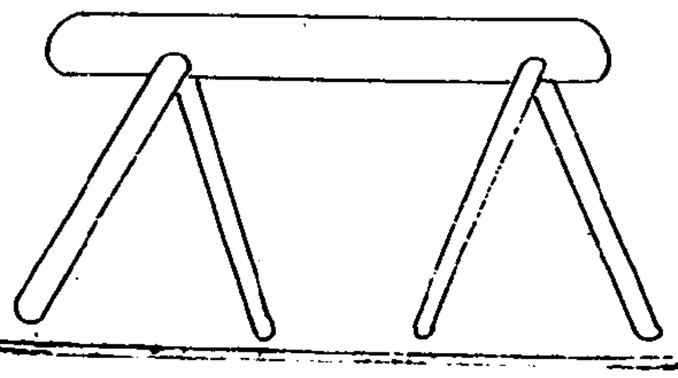
梯車頭上



屏風笆　又名編皮笆



木馬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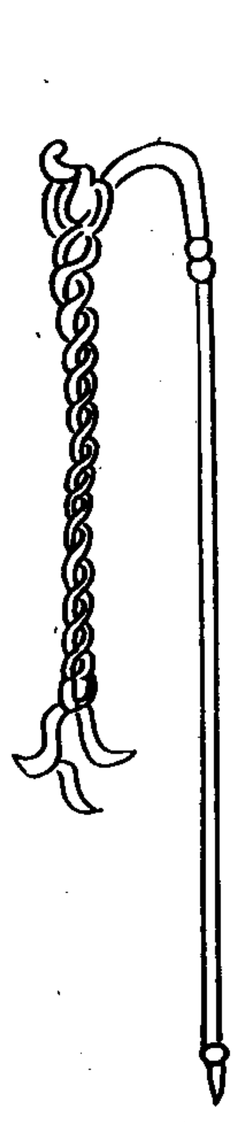


右頭車攻城器也身長一丈六尺濶七尺前高七尺後高八尺以两巨木為扶前後地梯枕各一前枕木要壯大上植四柱頭設涎衣樑上鋪散子木為盖中留方竅廣三尺容人上下盖上鋪皮笆一重（皮笆以生牛皮漫）笆上鋪攘藁厚尺餘攘藁上又施皮笆听以禦砲石也車三面皆設約竿（如今坐擋上捆干）頭牌木每牌長九尺濶五寸厚六寸首有小窮以皮繩繫着車盖舊在約竿外木无定数但取遮容三面牌外又垂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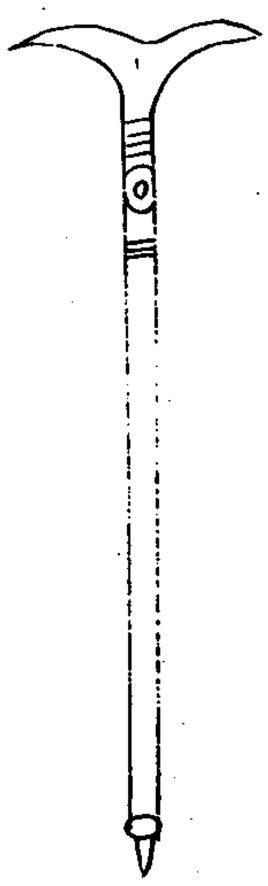
笆亦以禦砲方竅下置梯以升盖上前施屏風笆一笆中開前窓倚以木馬令人于笆内射外凡攻城壁地道以車薮入先于百步内以矢繫当面：守城人使不能立乃自壕外進車用人木一条各長一丈八尺謂之揭桄首押前桄下稍壓後桄出以土囊壓竿稍全揭車首昂起車每進使諸緒棚續居後遇壕則運土雜藁藁填之運者皆自車中緒棚以下往来矢石不能及又以千斤大麻繩繫車前桄引而後出以

絞車自後急絞以助竿力令車首常去地尺餘两面約竿牌木下分用三十人推挽桄下又以木撅鈇挺斡跳使進抵城下頭車舊本無輪又無頭牌今添入两旁十輪及前面屏風牌并两掩手庶可遷用

鐵猫　火鈎　火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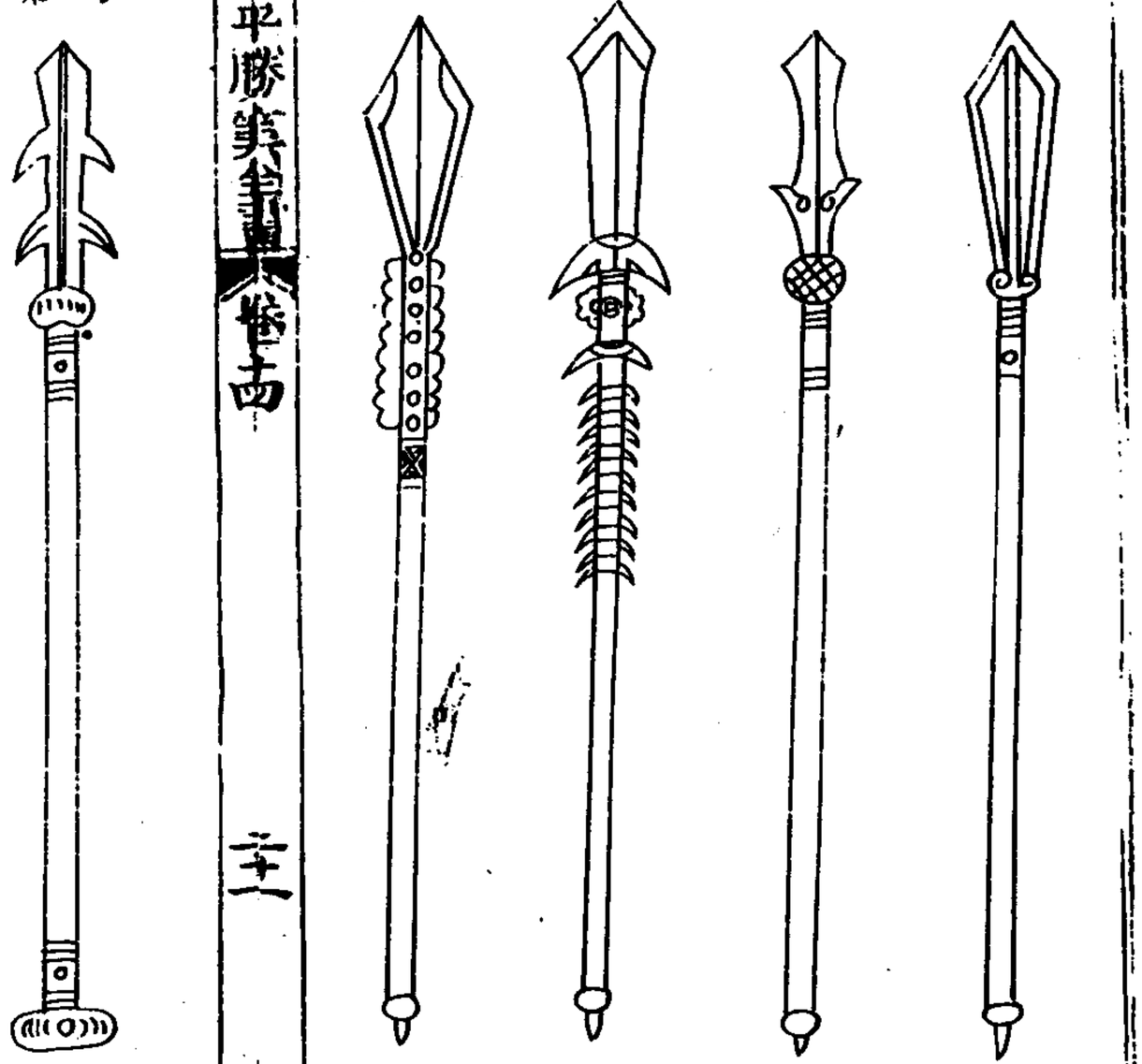


火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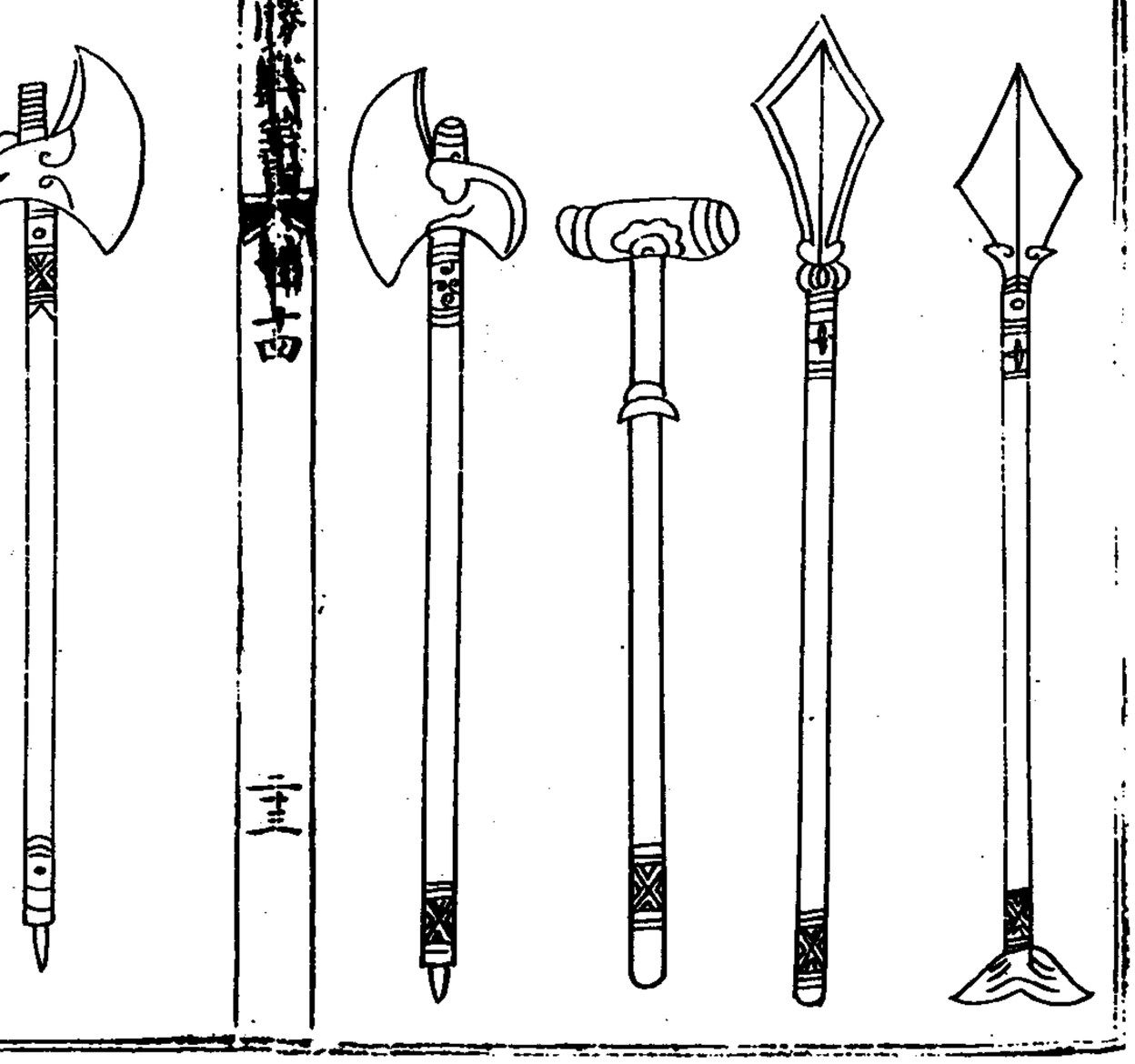
右鉄猫以鉄索繫三股　火鈎以裹鈎刀為刃　火鑰以鈎刀為刃　火叉以鉄為両岐凡攻城将透積蒭草松明粗粗音說於地道中加以膏油縱火焚城續之令不滅則施四物以備用焼之三日其城自摧

短刃鎗　短錐鎗　扒鎗　蔟槊鎗　扚鎗



右短刀鎗并袴長二尺捍長六尺　短錐鎗并袴長一尺二寸桿長六尺　叉鎗刀長一尺五寸刀後有四逆鬚桿長六尺前二尺施鉄剌如雞距　蒺藜鎗刃并袴長一尺三寸桿長六尺前二尺施鉄蒺藜皆頭車緒柵中所用戦器　拐鎗刃連袴長二尺五寸桿長四尺有拐攻城將透敵來迎我則与前四鎗可通用桿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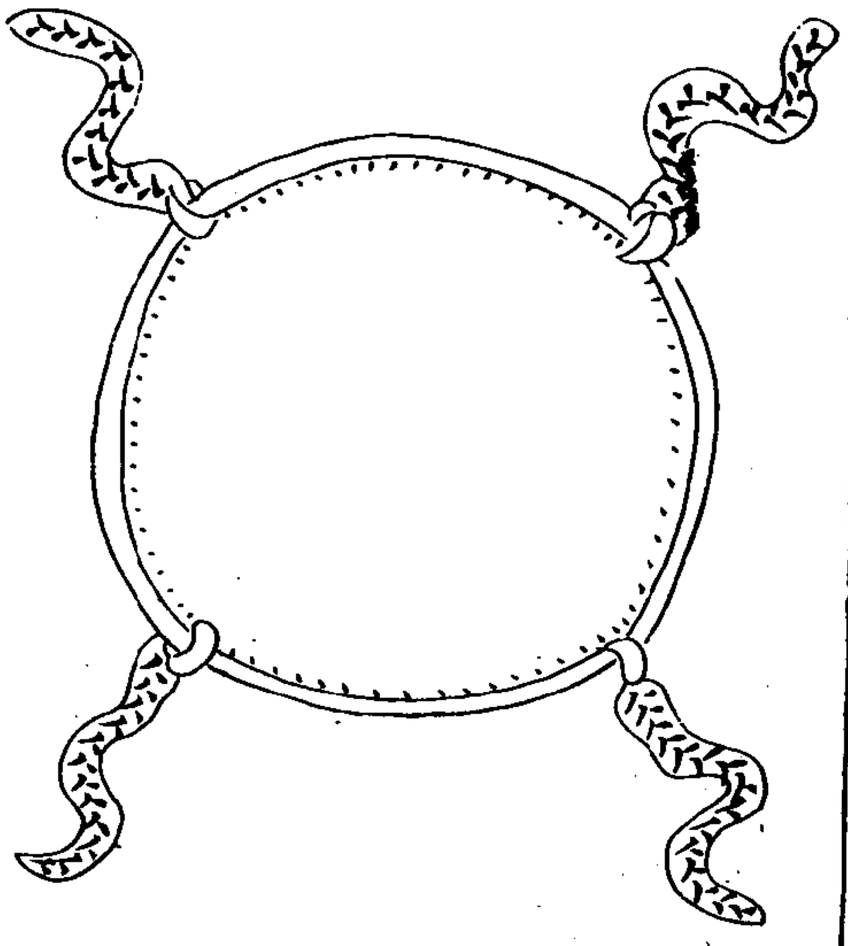
烈鎖　驢耳刀鐮錐蜈眉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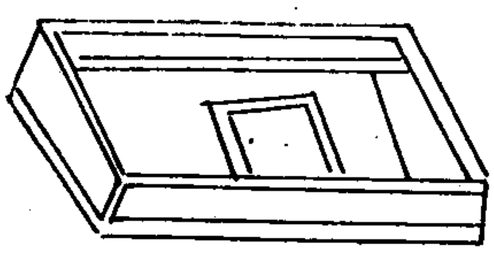
鳳頭斧

右烈鎖刃連袴長一尺五寸上銳下方濶八寸柄長三尺有拐　雖耳刀刃連袴長一尺上銳下狹柄長三尺凡穴城先用刀鑽土后用鍬鍾　鑼錐刃連袴長二尺柄長二尺五寸穴城深者以錐探透否　蛾眉鏤長九寸刃濶五寸柄長三尺　凤頭斧頭長八寸柄長二尺五寸並地道内掘土用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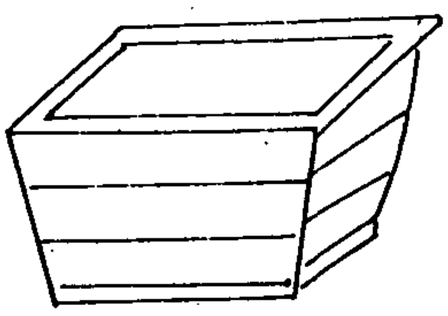
漫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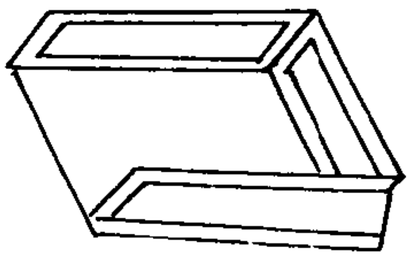
注盤



木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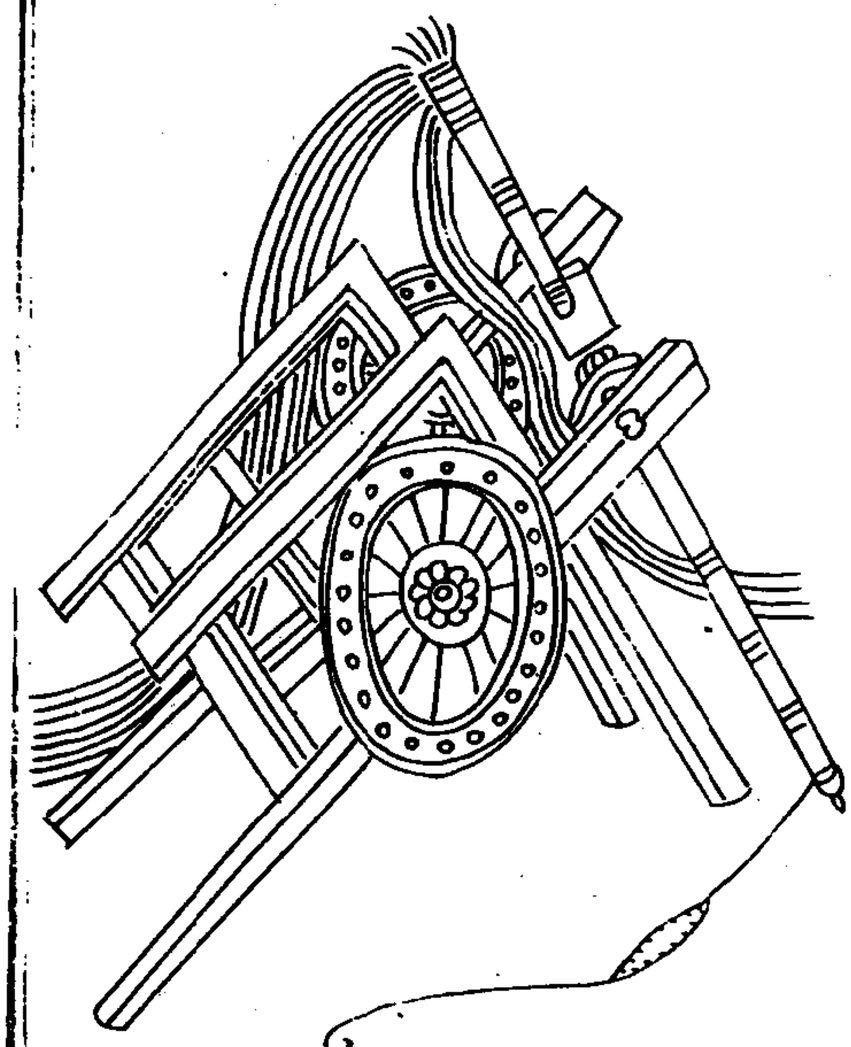
槽透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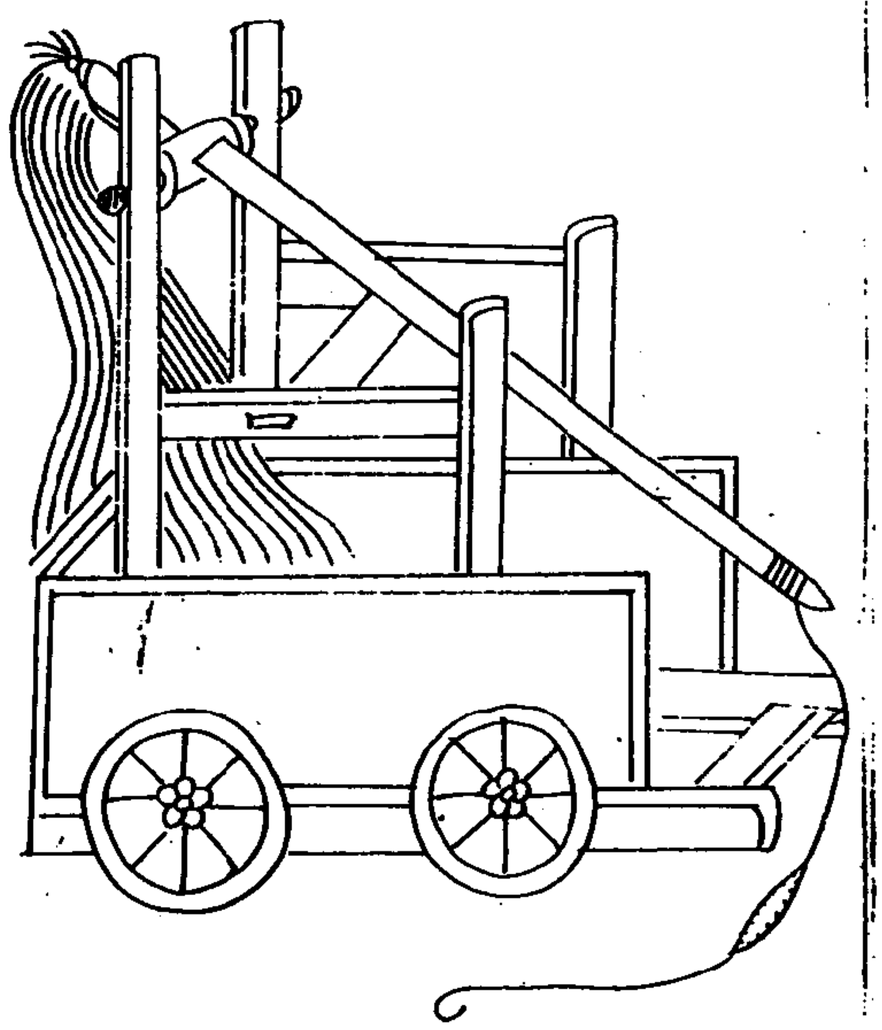
右注盤方四尺深七寸中開一竅
木檻方四尺深二尺以儲人清具藥
皮透槽長四尺濶三尺以牛皮為之
皮漫方六尺五寸亦生牛皮為之四角各施鉄連环
环貫火繩凡攻城為地道敵人反穴地以迎吾〻則
著人清具藥自翻身窟中以注盤透槽下灌敵人翻
入城中峯地道以迎吾以覘听審知所自吾則旁穿
暗道層級漸高直至敵人所峯地道上為穴〻口施

注盤以透槽生藥以灌之皮漫凡吾峯地道敵人作
翻身窟注藥害吾〻則張皮漫繫繩於排沙注端以
盛之則無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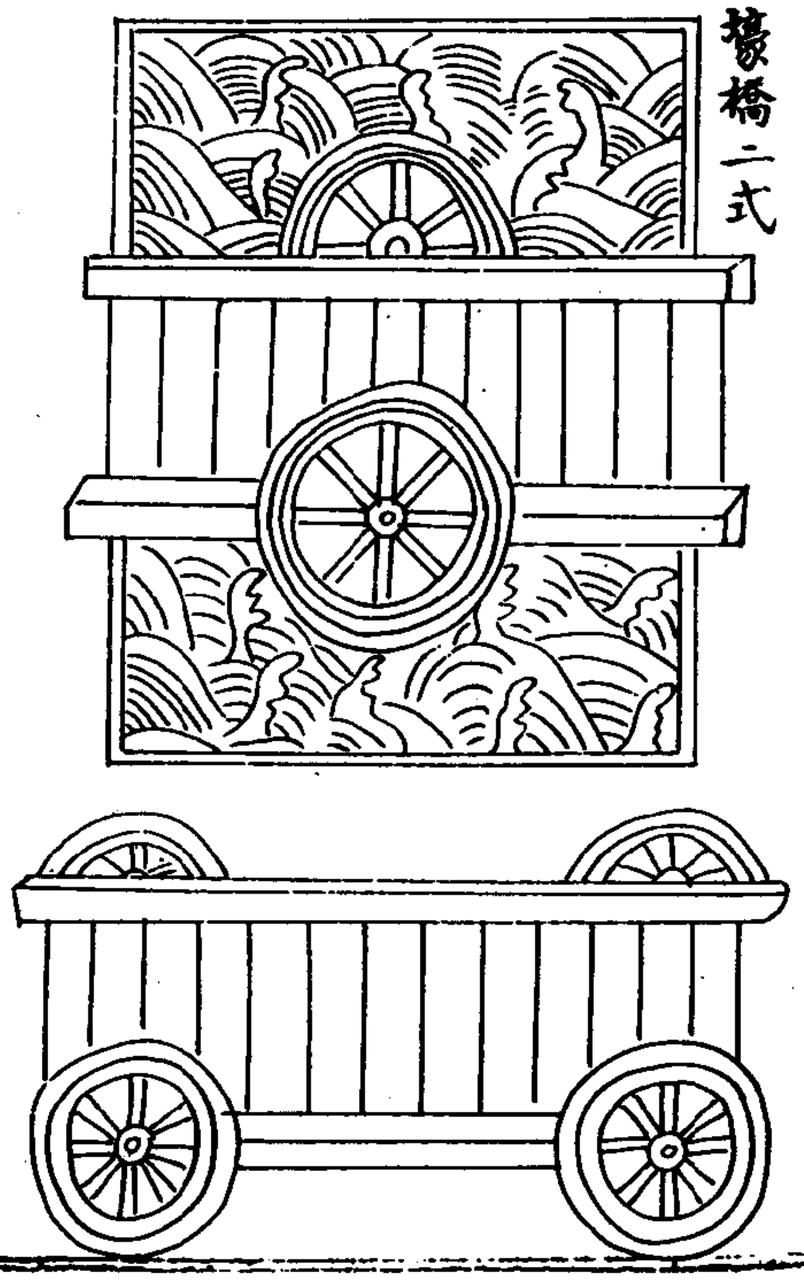
車砲行



車砲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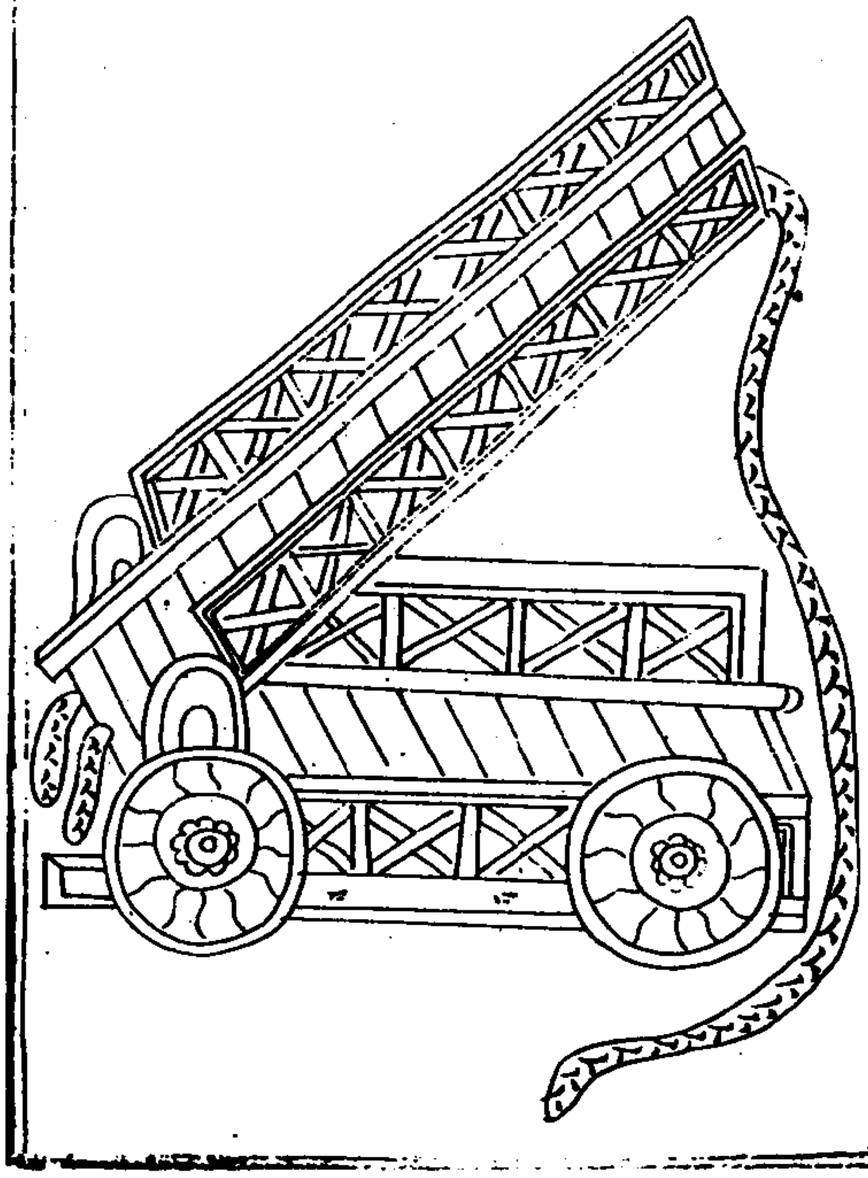


據橋二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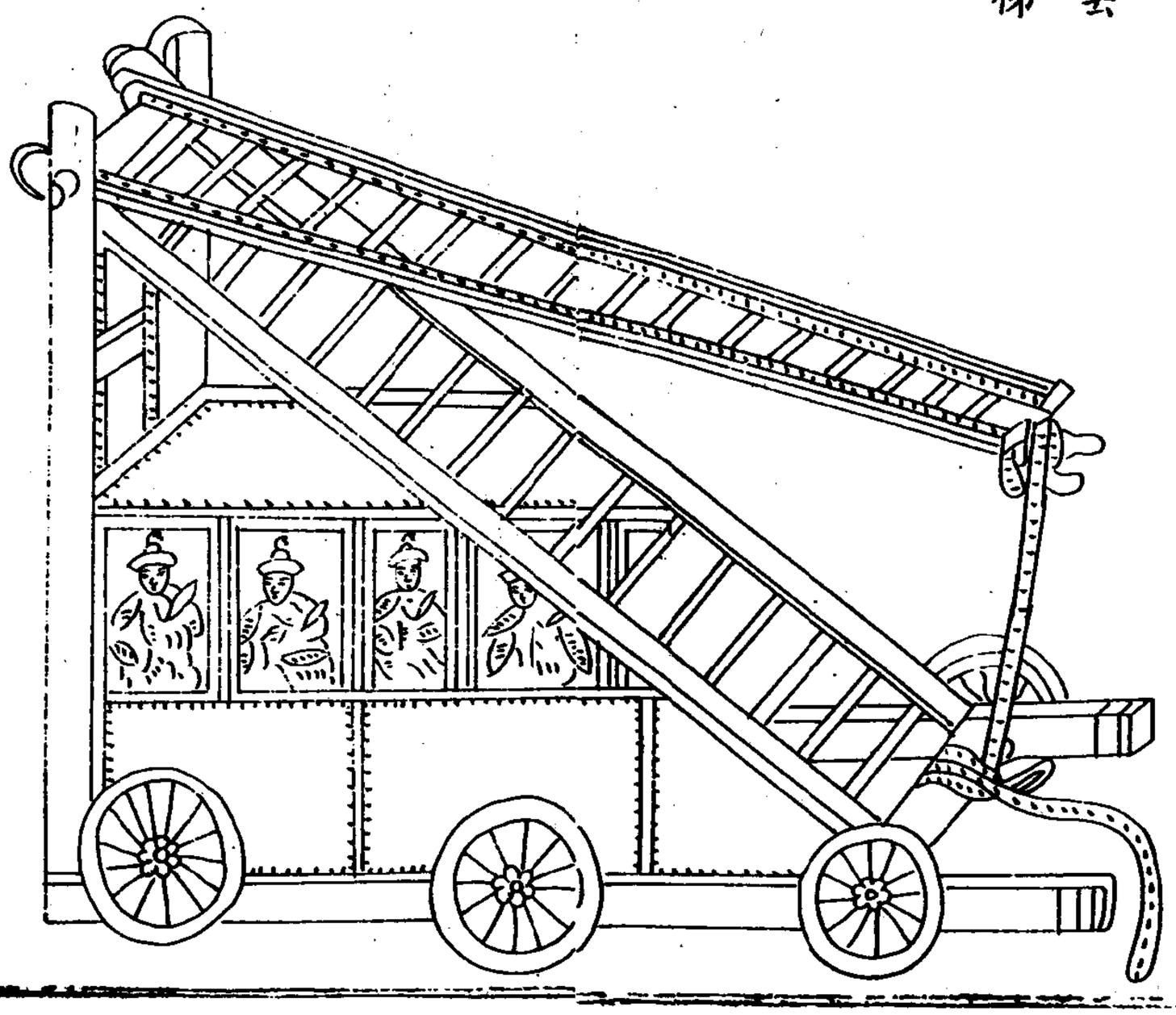


右據橋長短以據為準下施兩巨輪首貫兩小輪推進入據輪陷則橋平可渡若據濶則用摺疊橋其制以兩據相接中施轉用法亦如之

摺疊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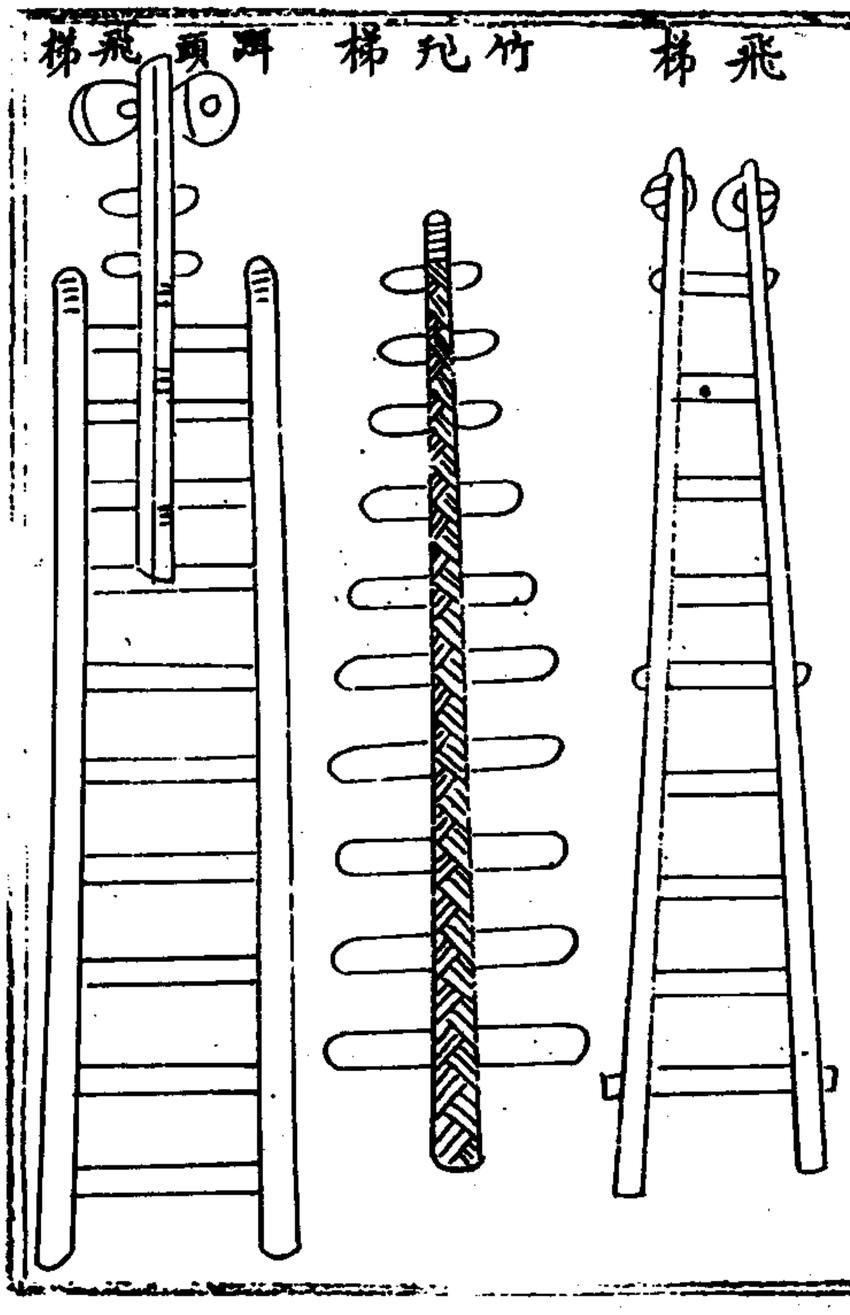


雲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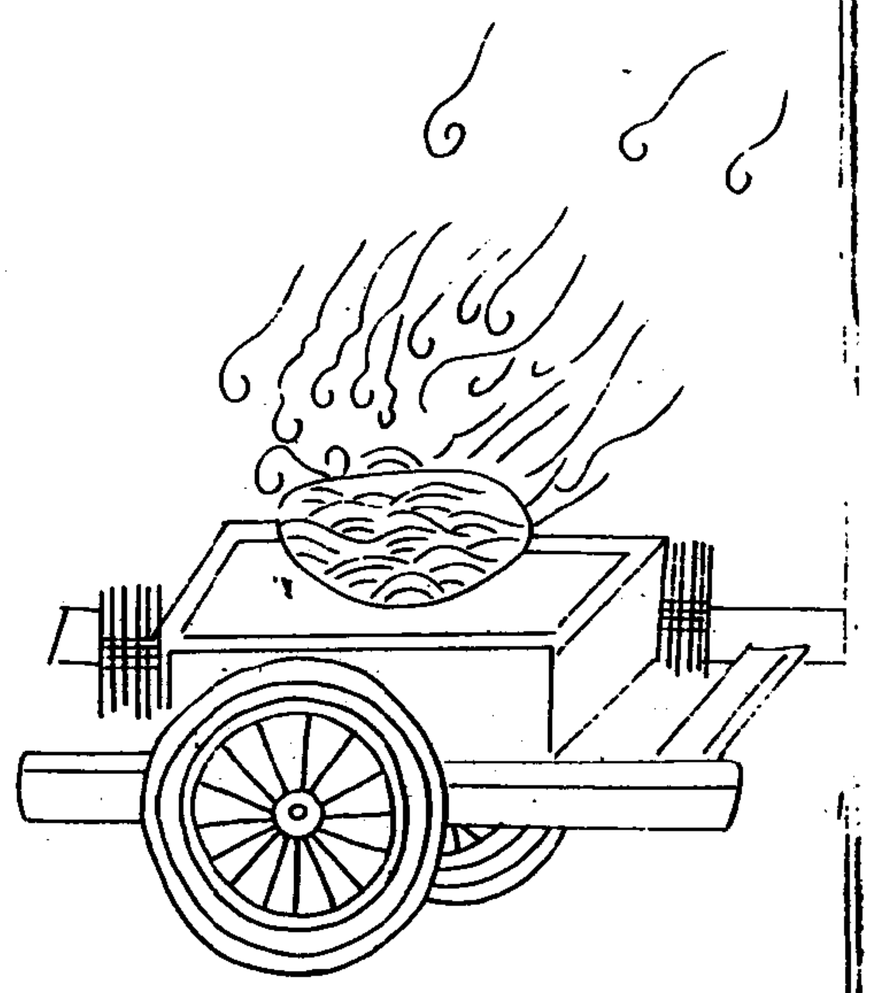
卷十四 三十

飛梯 飛頭梯 竹丸梯 飛梯



治平勝算全書 卷十四 三一

火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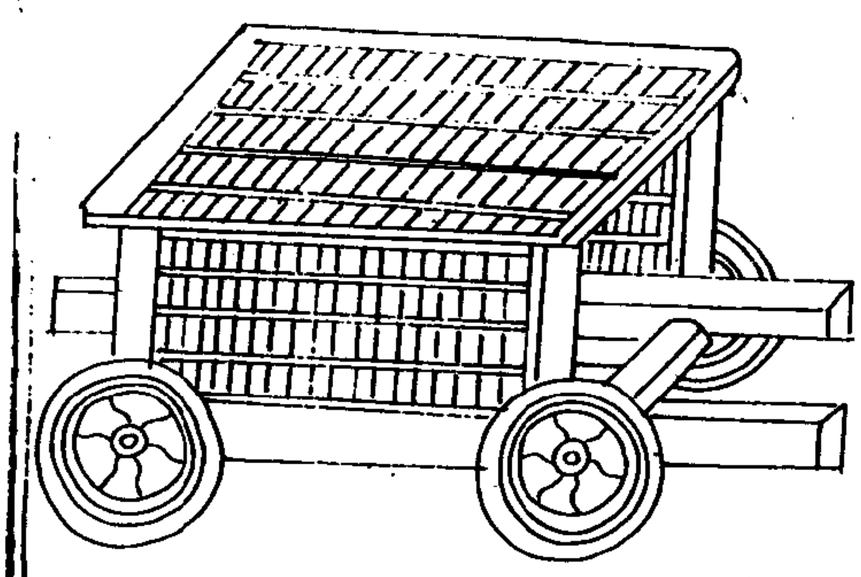
右雲梯以大木為床下施六輪上立二梯各長二丈餘中施轉軸車四面以生牛皮為屏蔽內以人推進及城則起飛梯於雲梯之上以窺城中故曰雲梯飛梯長二三丈首貫双輪士卒欲蚁附則以輪着城推進

竹飛梯用独竿大竹两旁施脚澁以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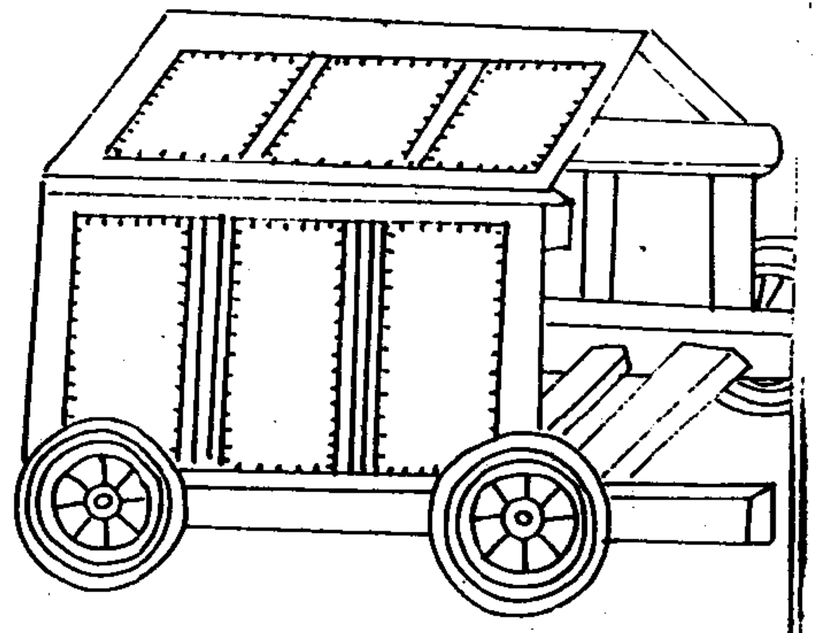
踈頭飛梯如飛梯之制為两層用独竿竹中施轉軸以起梯竿首貫滾輪取其附城易起

右火車以两輪車中為炉上施鍍滿盈以油熾炭大爇令沸仍四面積薪推至城門樓下縱火而去敵必下水沃之油得水其焰益高則樓可燔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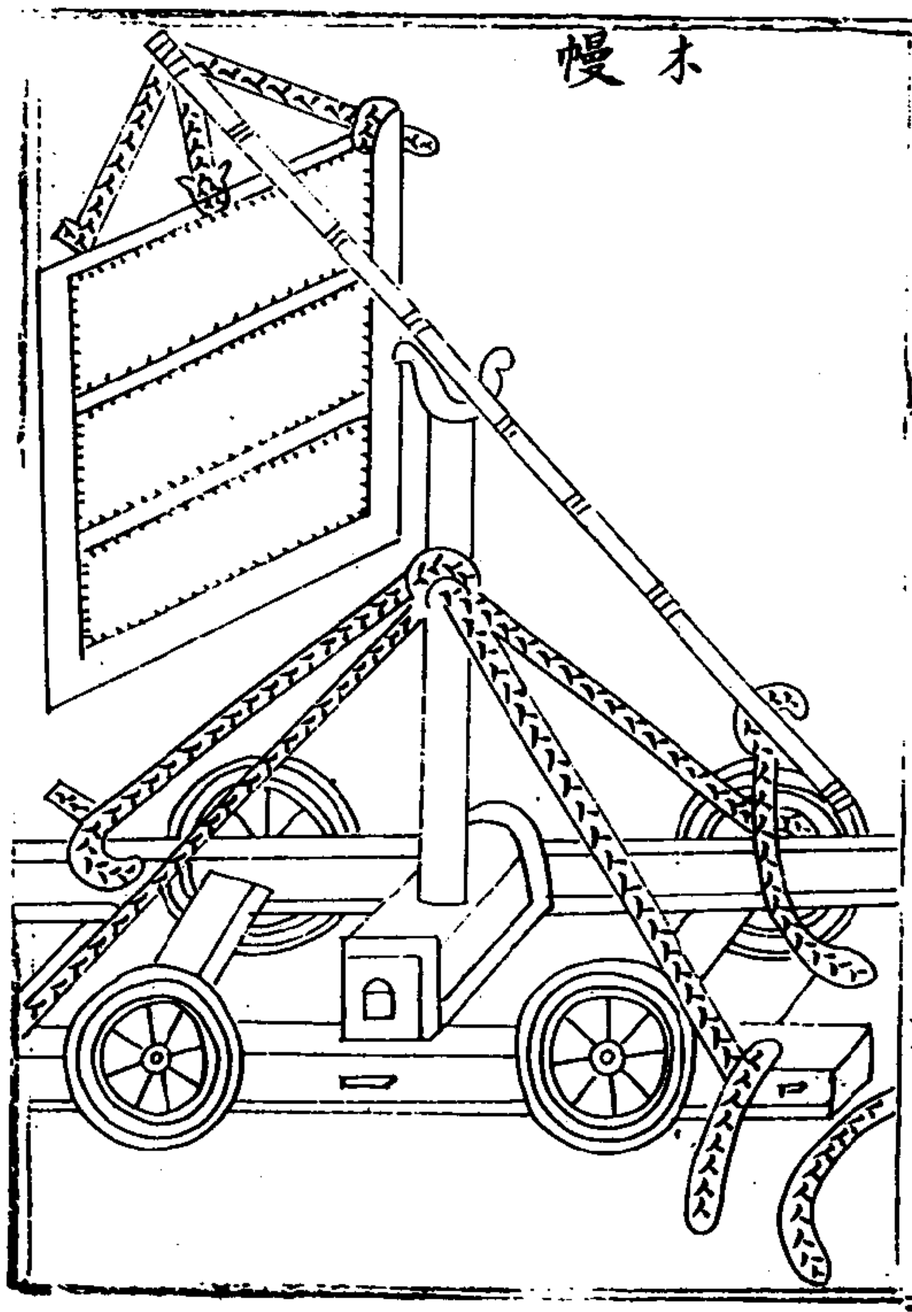
木牛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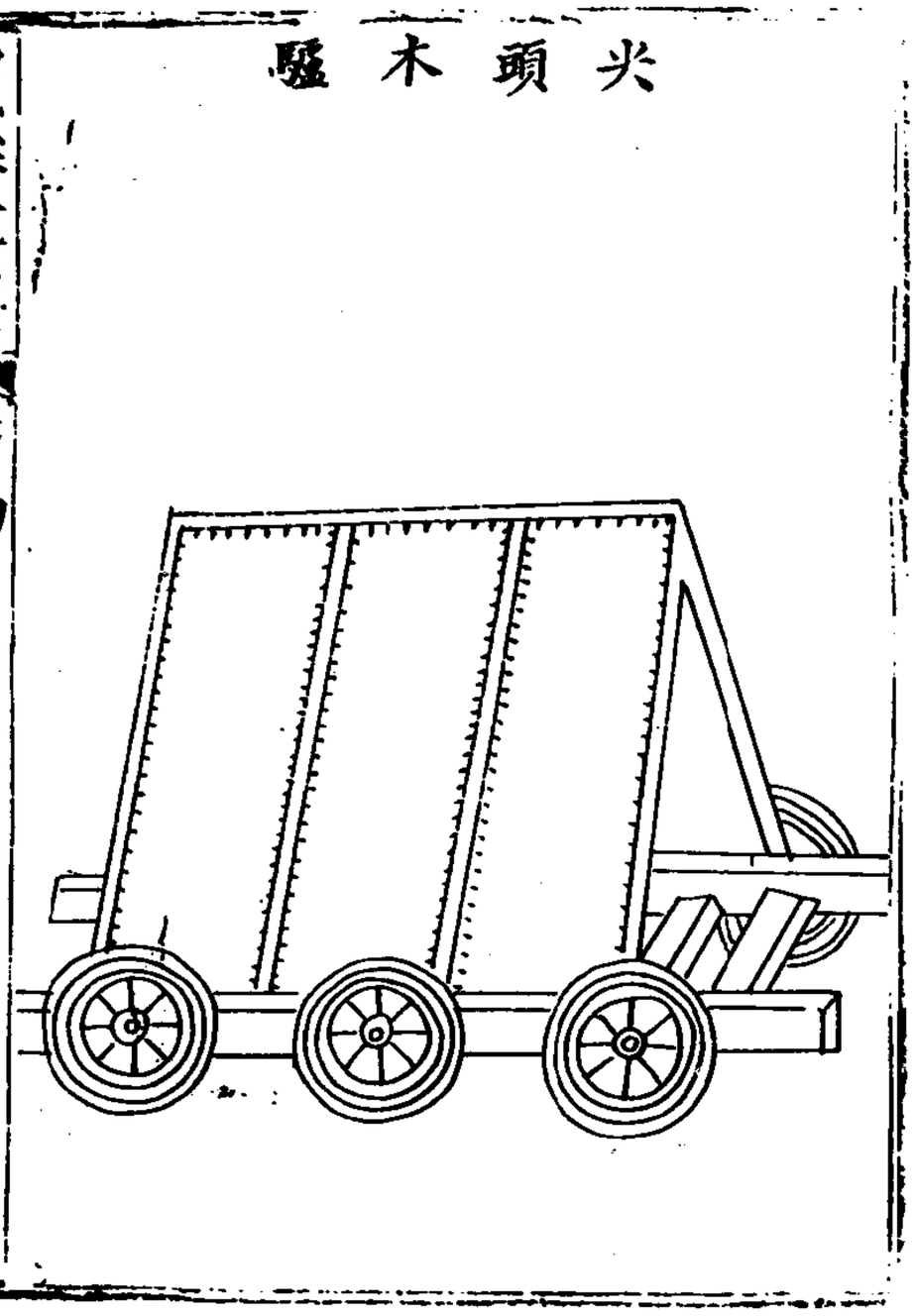
轀輬車



木幔



头頭木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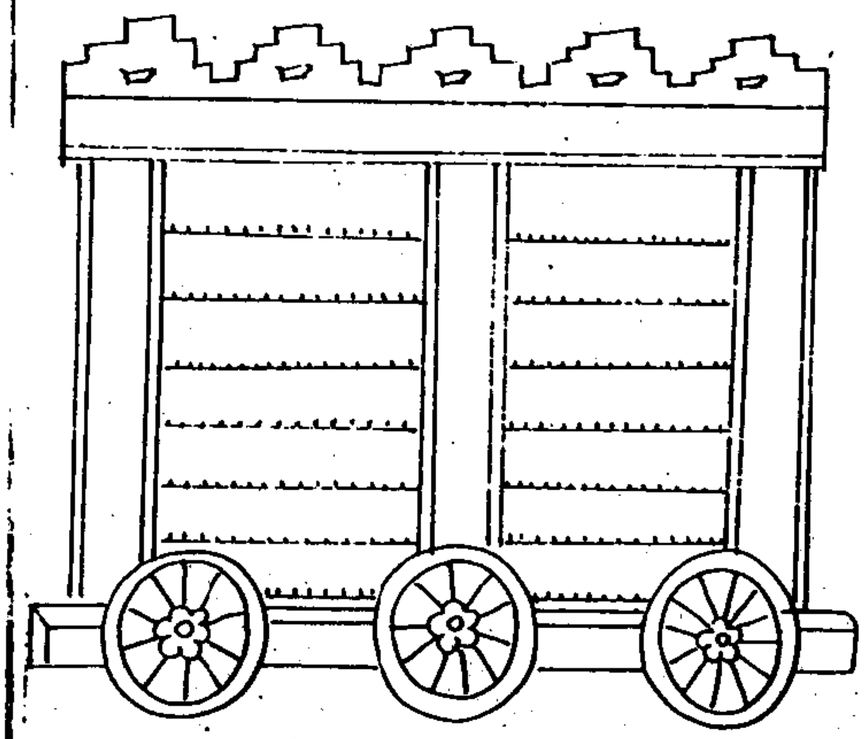


右轀輼車下廬上蓋如斧而其車梯勿使枕板中可容人著地推車載以四車輪其蓋以回繩為脊以生牛皮革蒙之中可蔽十人填隍推之直抵城下攻擒头頭木驅形如轀輼車惟增二輪上横大木為脊長一丈五尺上銳下方高八尺以生牛草裹之内蔽十人推逼城下以攻城作地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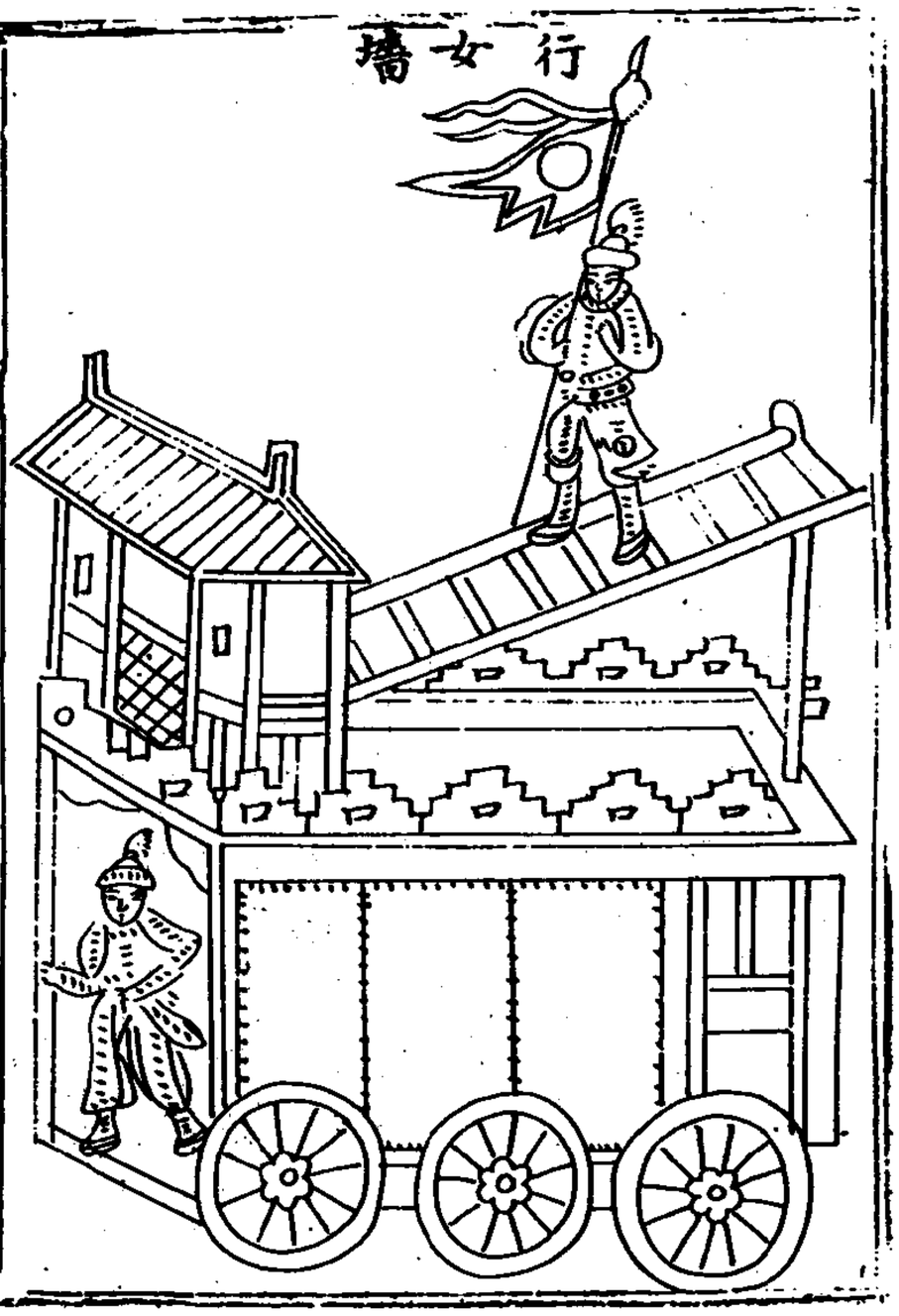
木牛以堅木厚板為平屋裹以生牛革下施回輪自内推進以蔽攻城亦木驅之類也

木輾以板為之制如屏車裹以生牛革上施桔槹載以四車輪低昂以絙挽之凡攻城欲蚁附者則以幔櫳當面矢石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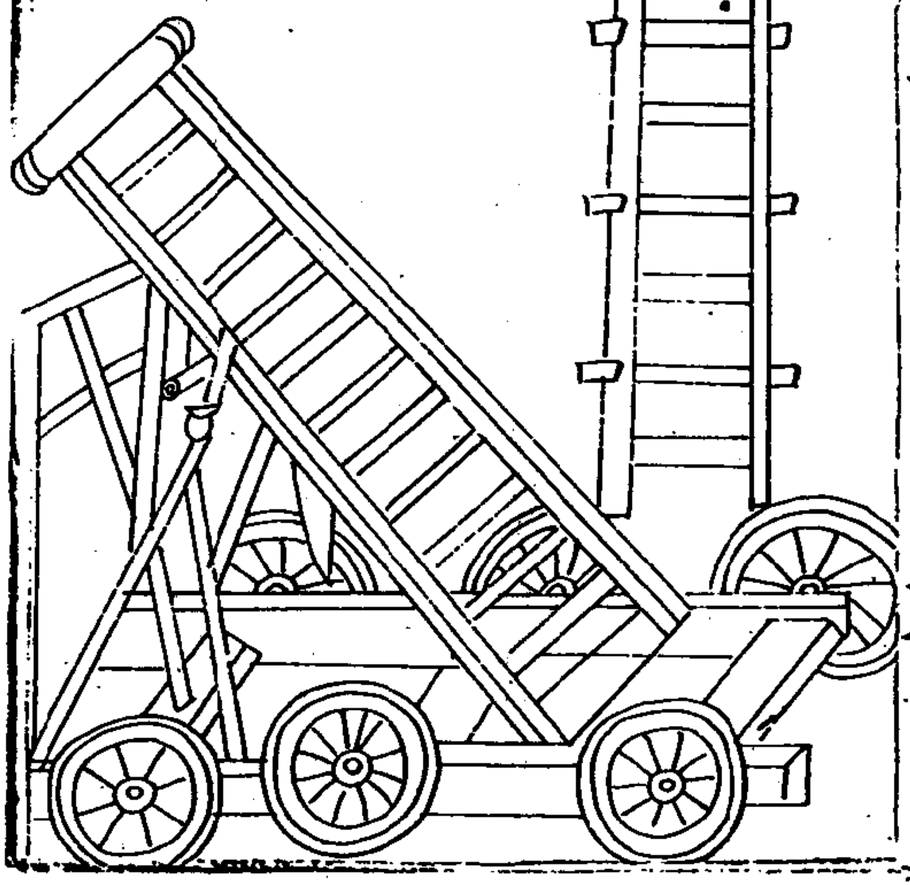
木女墻



行女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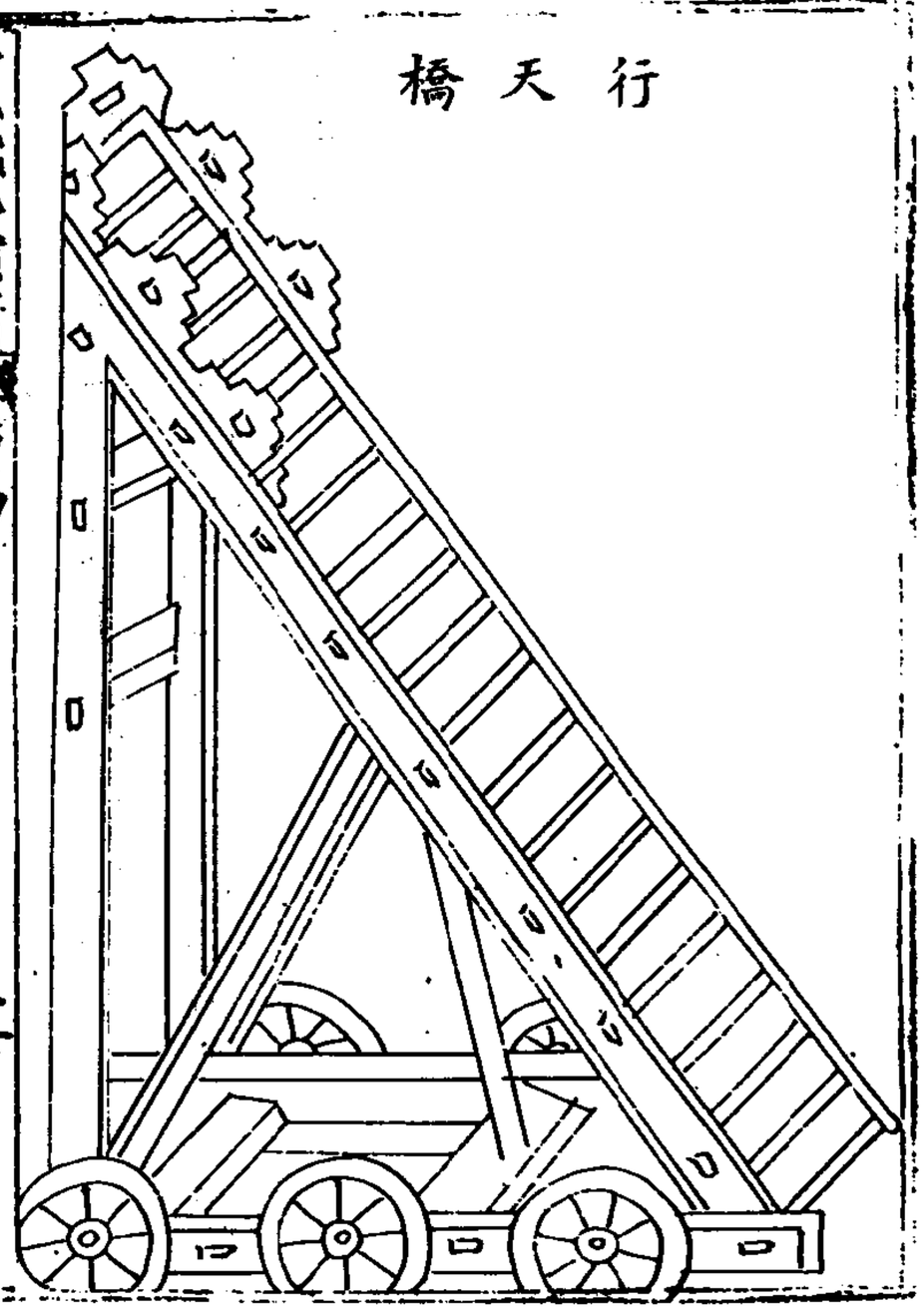


把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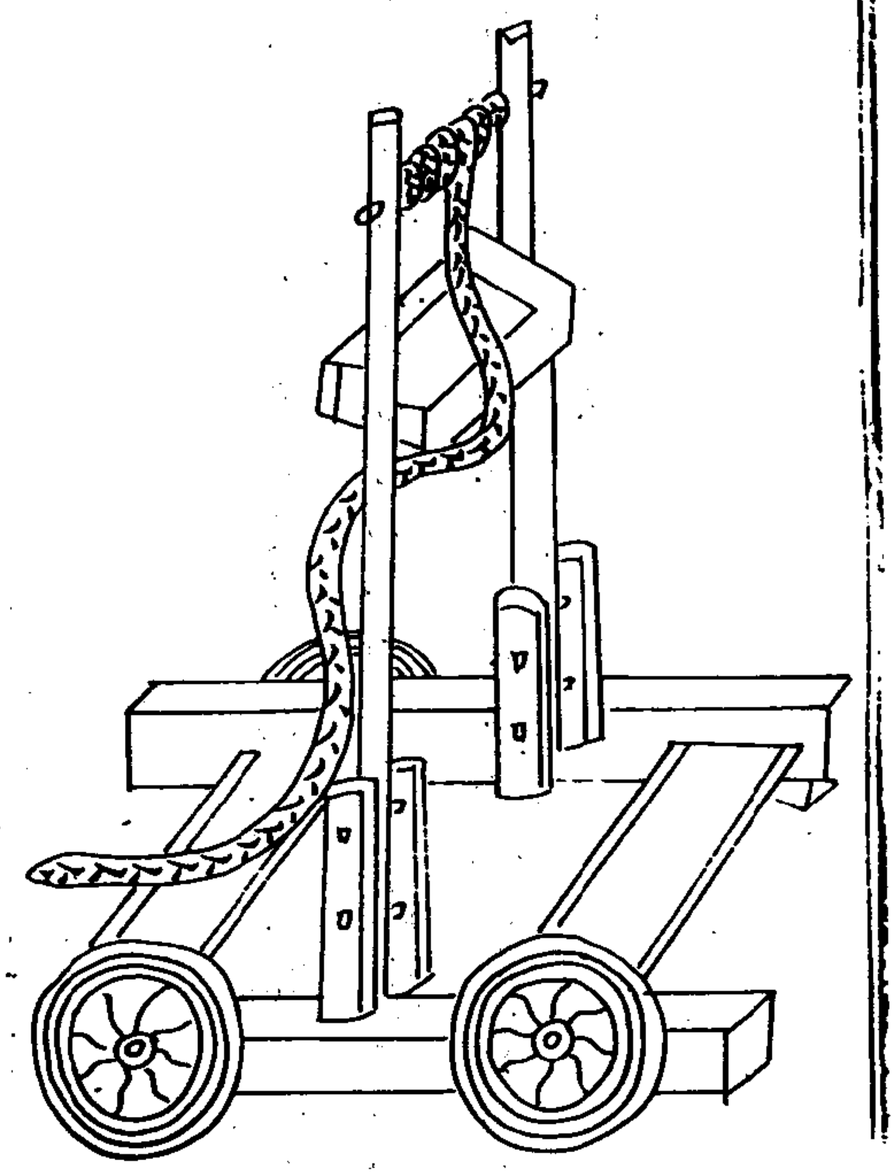


避槍木飛梯

行天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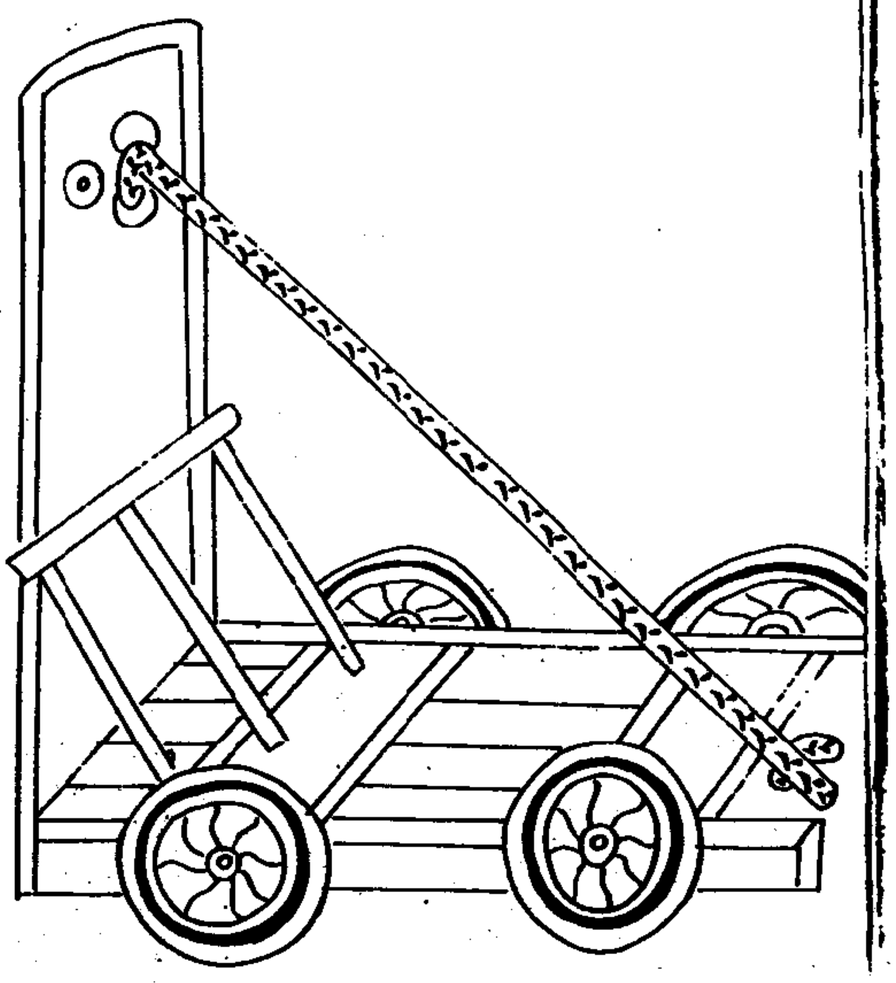


飛塵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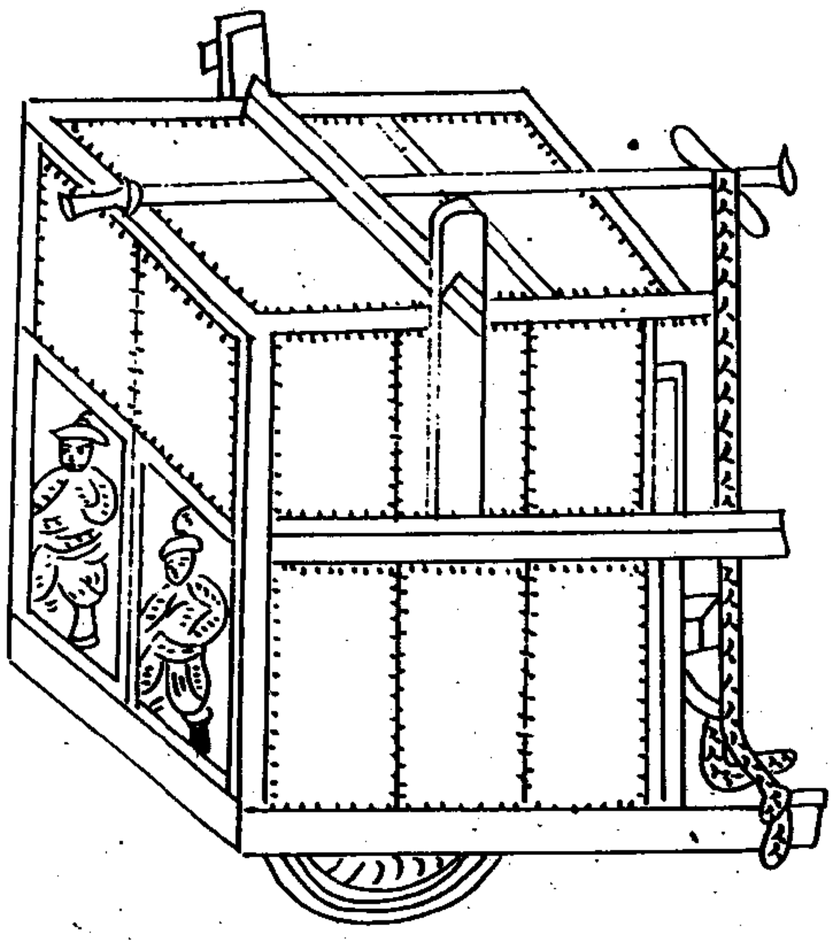


飛塵車約行烟置三二十具如飛梯板屋之類（或即以扎梯板屋移用之亦可）其車与烟同縱待烟氣盛即推車逼城飛其塵灰守城人不能存立必回避聚向一边則攻城人可緣上（用石火最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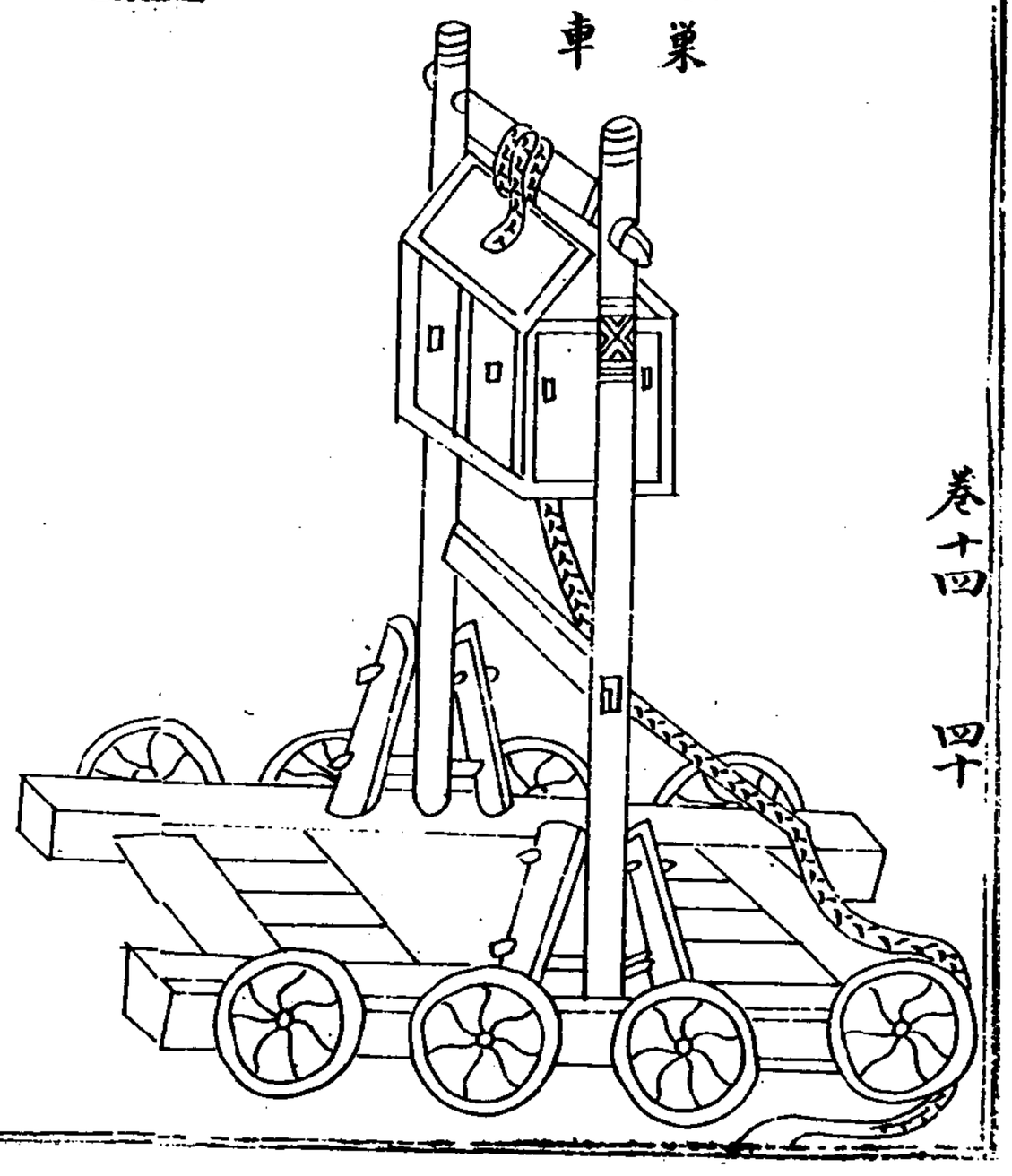
填壕車



壞皮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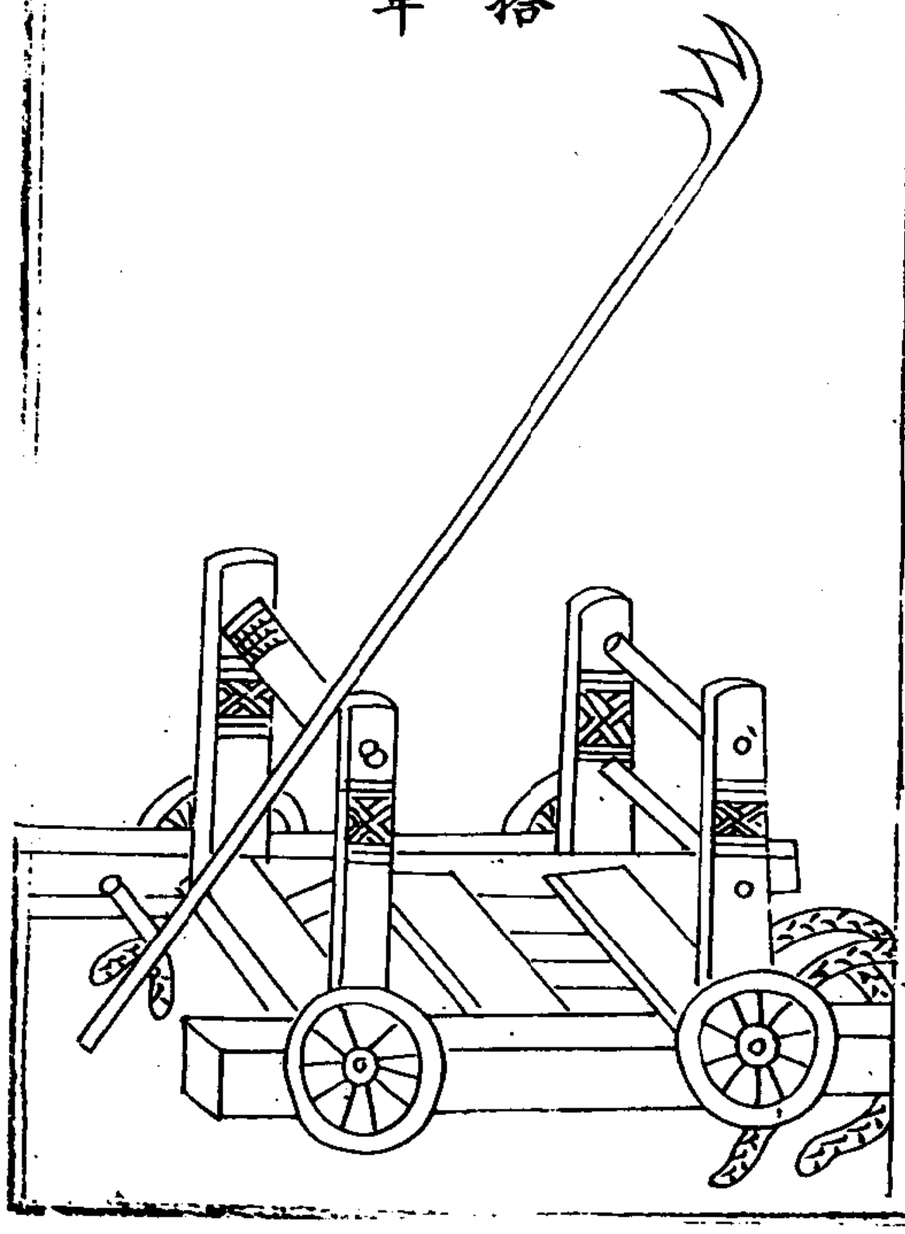


巢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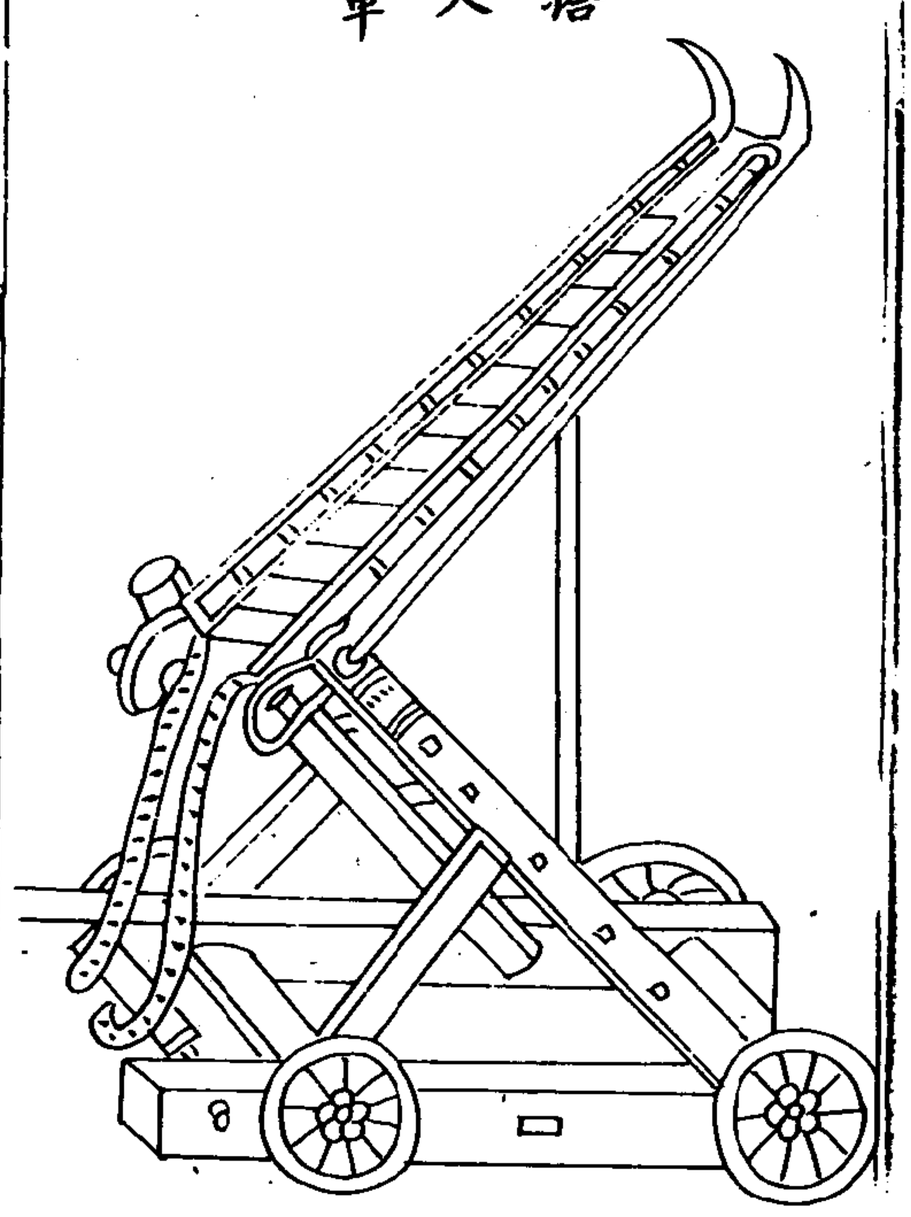


右巢車其制以八輪車當中建高竿首施轆轤以繩挽板屋上竿首其屋方四尺高五尺以生牛皮裹之以禦矢石竿之高下以城為準使人藏屋中下窺城中事遠望如鳥巢故謂之巢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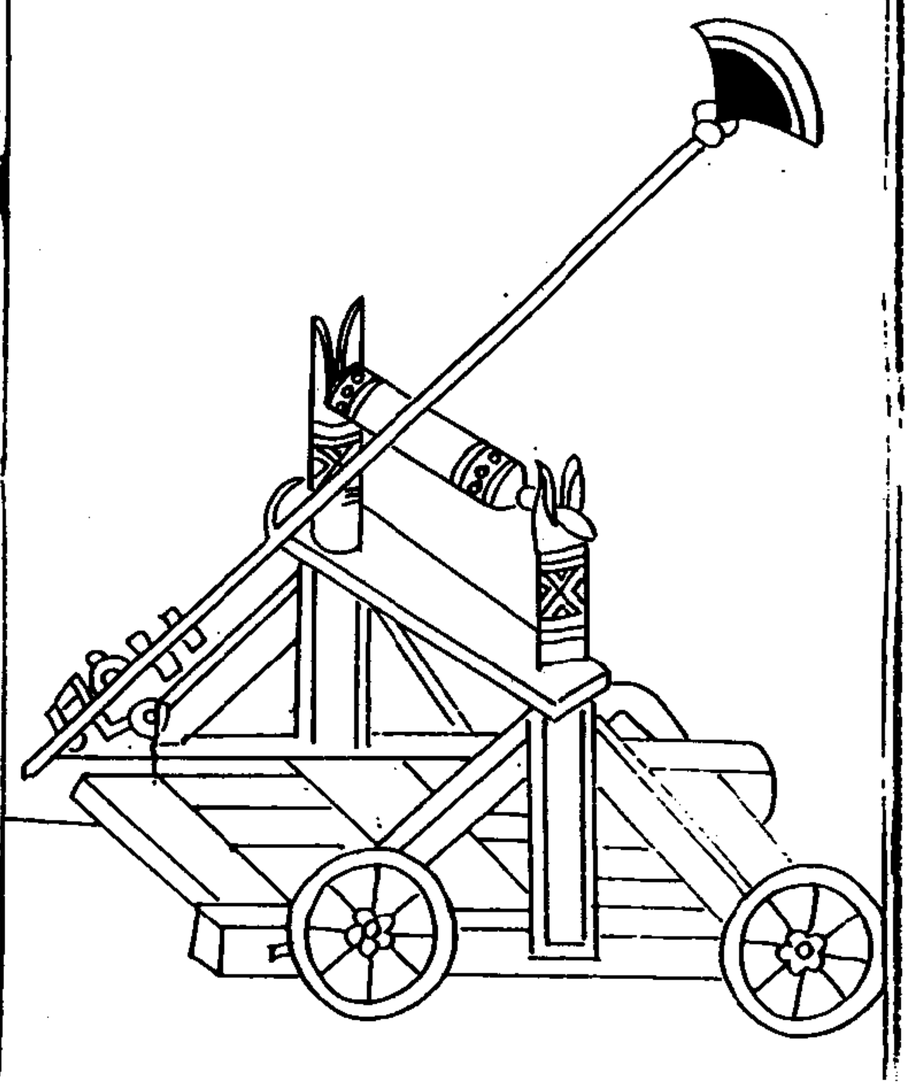
車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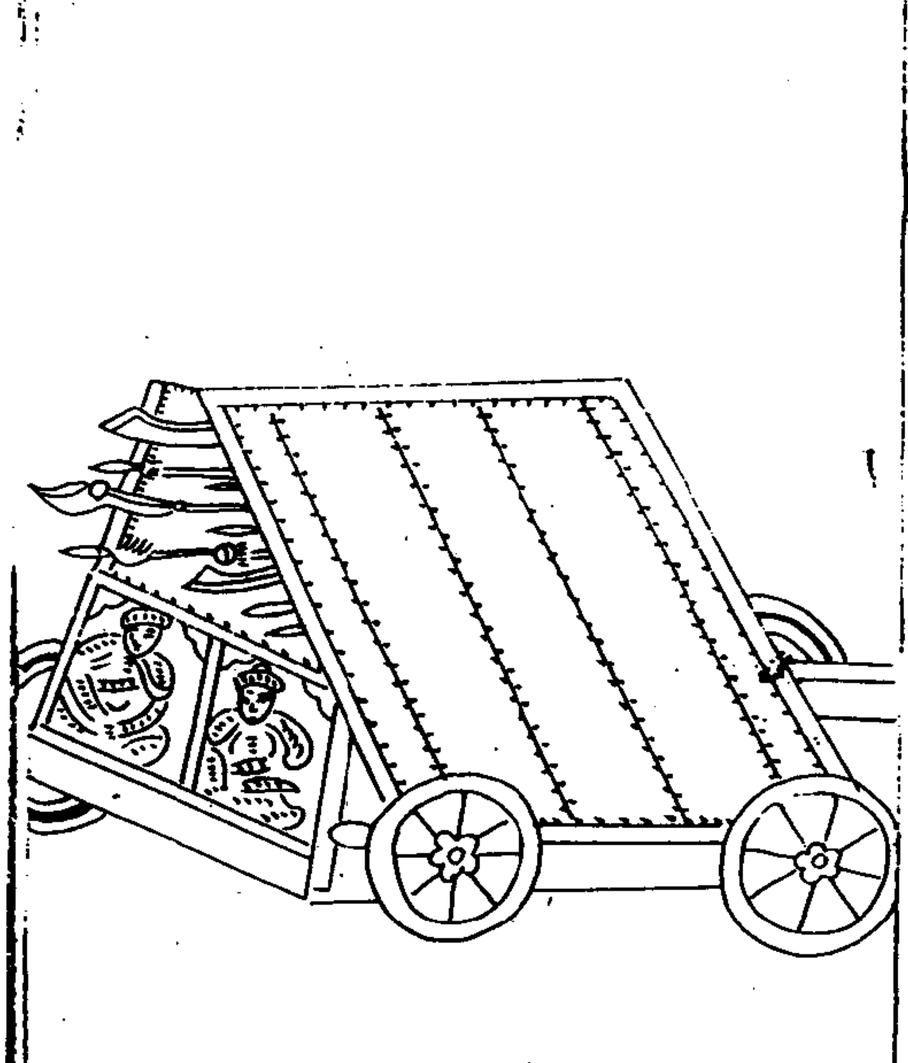
車搭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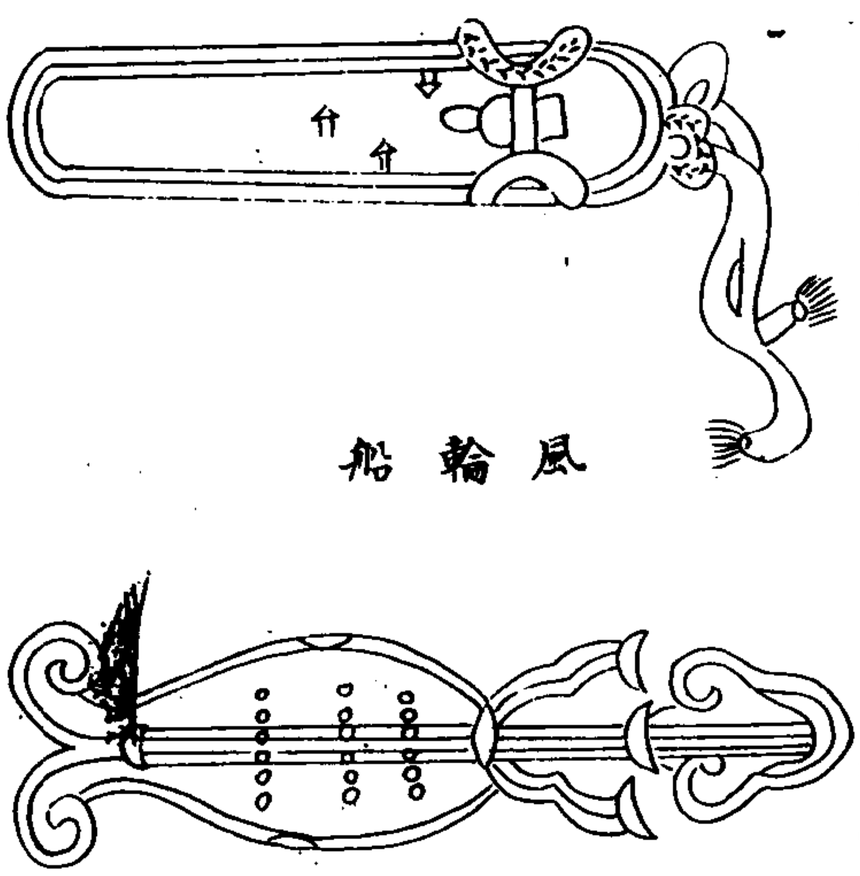
鵝鵞車



鉤撞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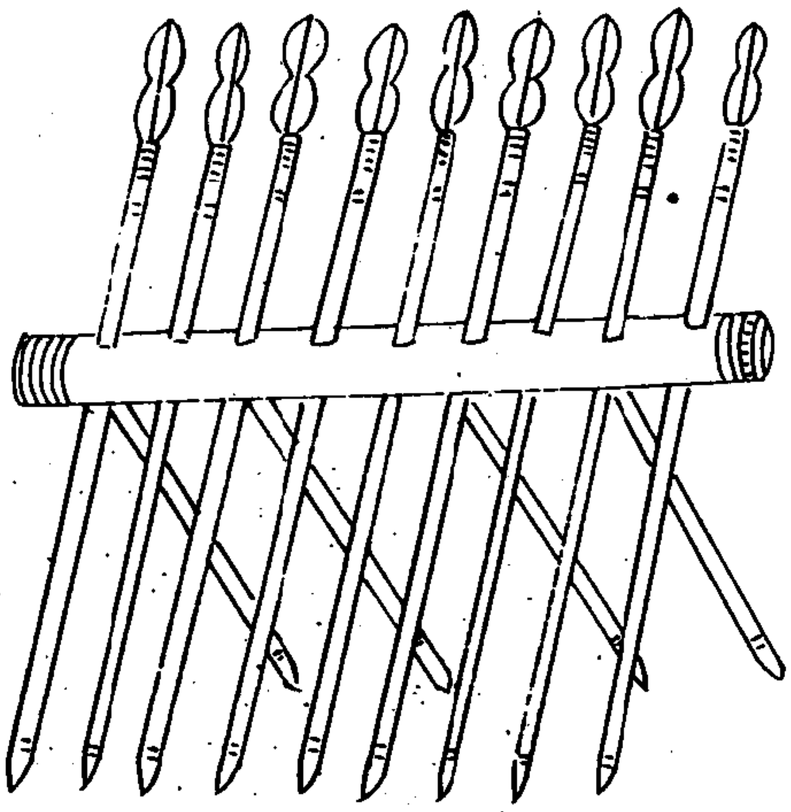


戰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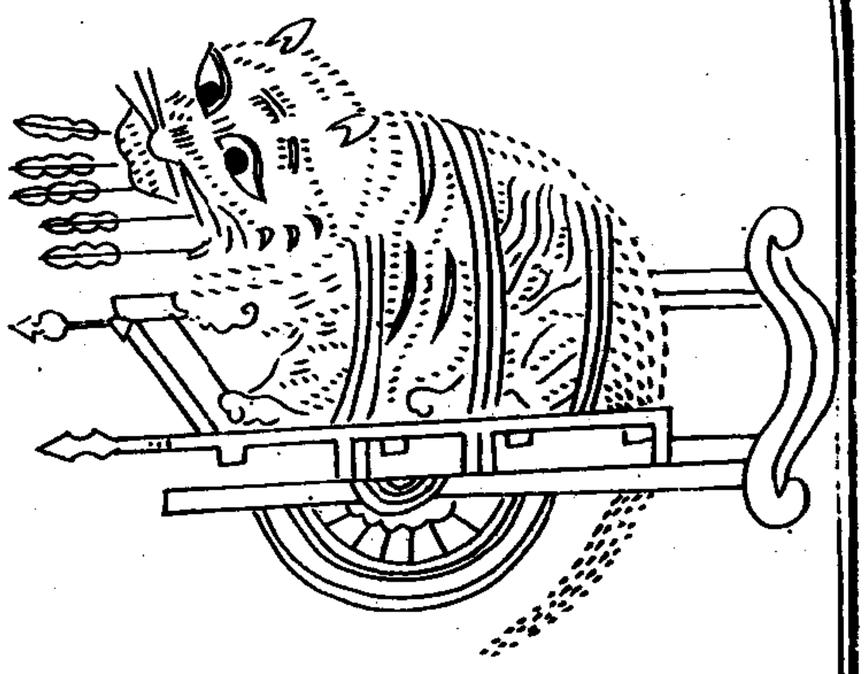


風輪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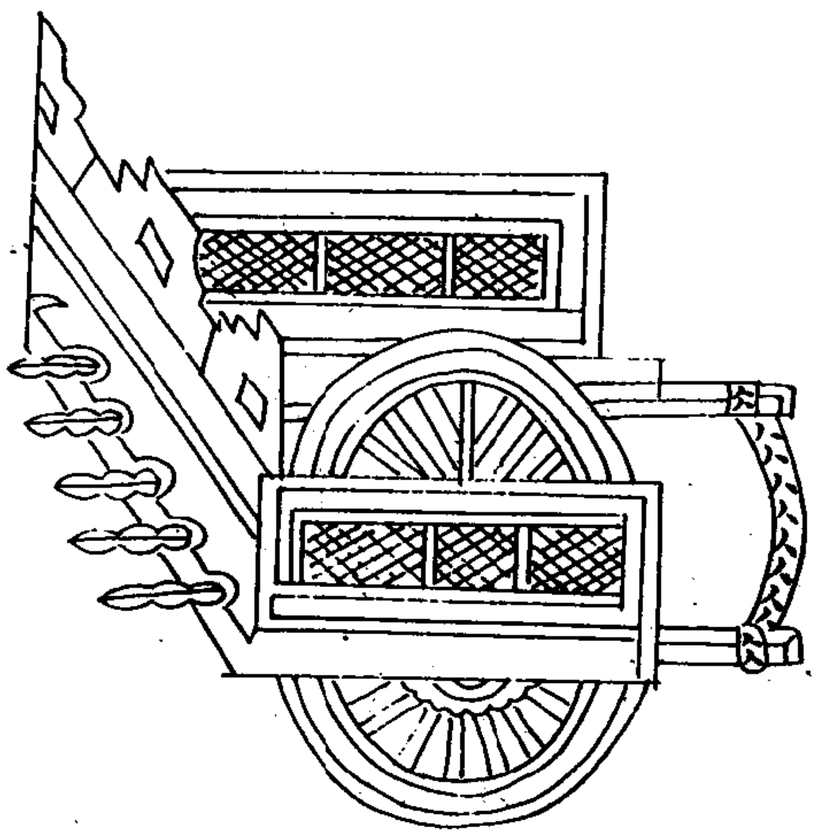
拒馬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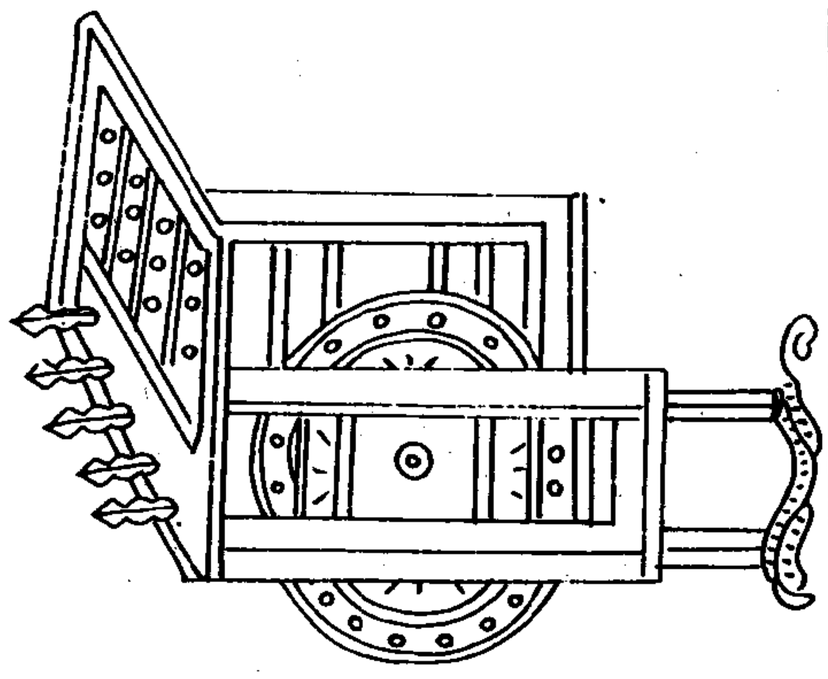
虎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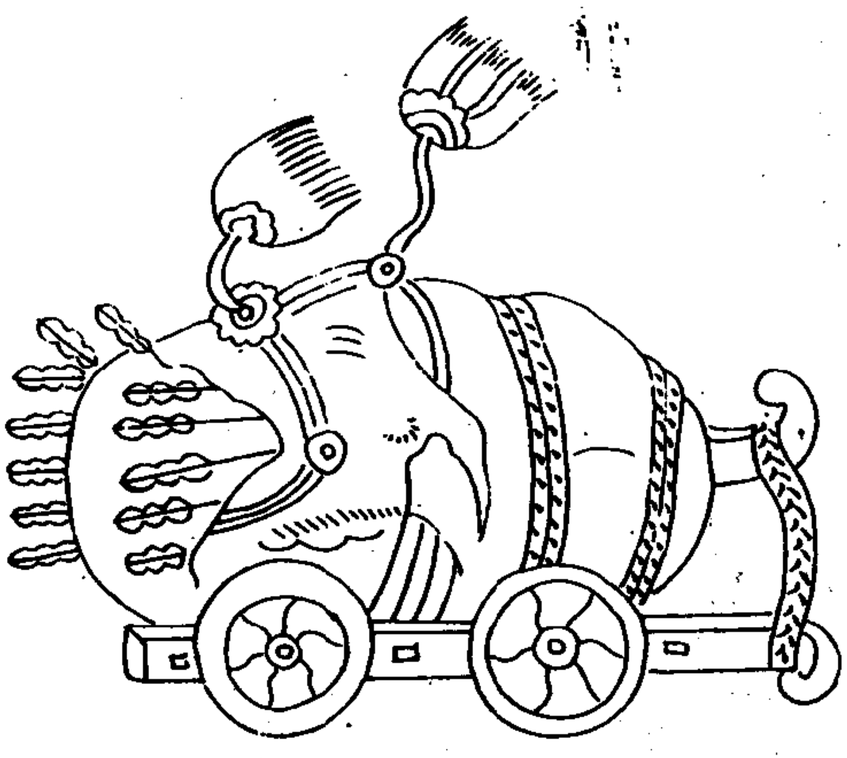
運乾糗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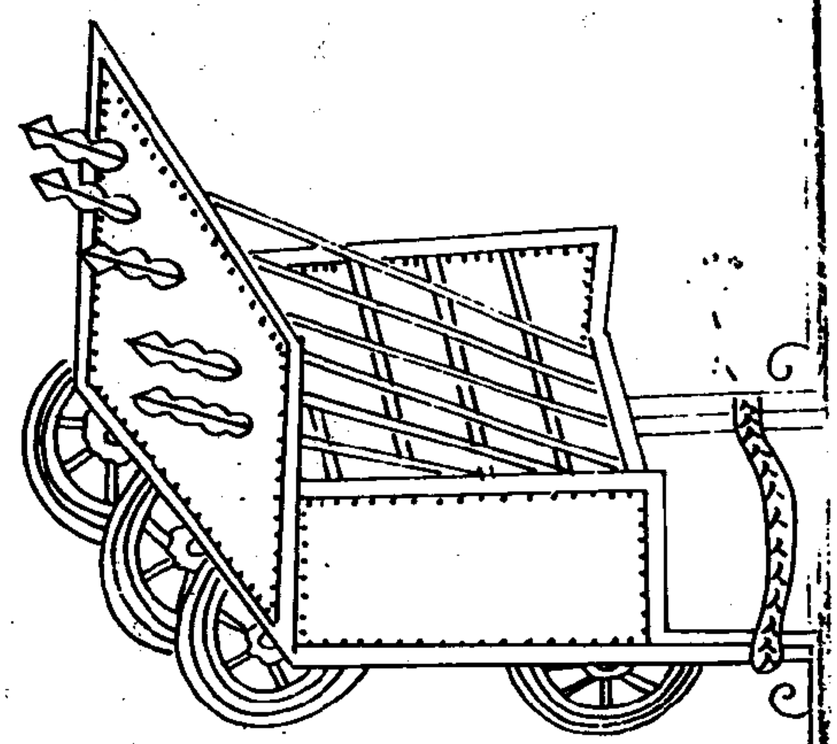
戰車



象車



鎗車



治平勝算全書卷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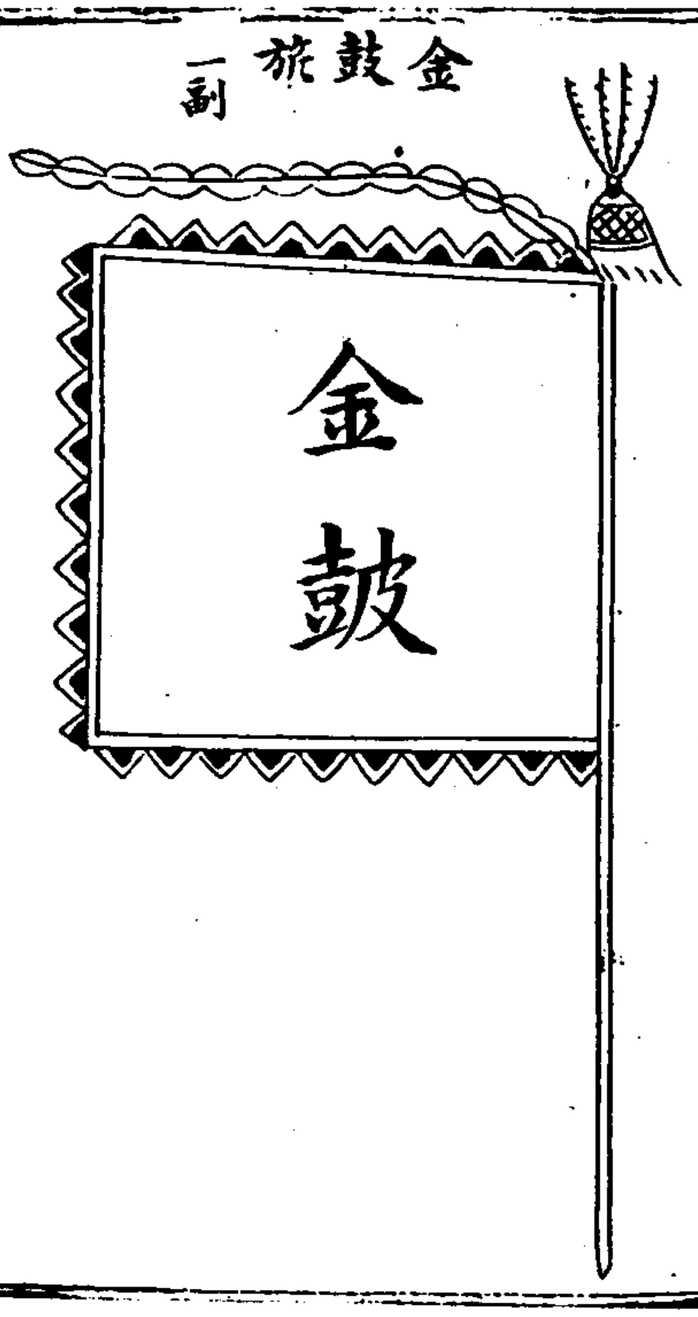
左氏曰三辰其旂昭其明也旂幟之設必藉以彰施由來舊已今以古制各相其宜或畫神像或繪列宿真形以壯軍威之顯赫而眩人之耳目者不可不畫形於左以備參攷爲詩有云元戎十乘已先啓行憾文鳥章白旆央央比物比志也夫



清道

治平勝算全書　卷十五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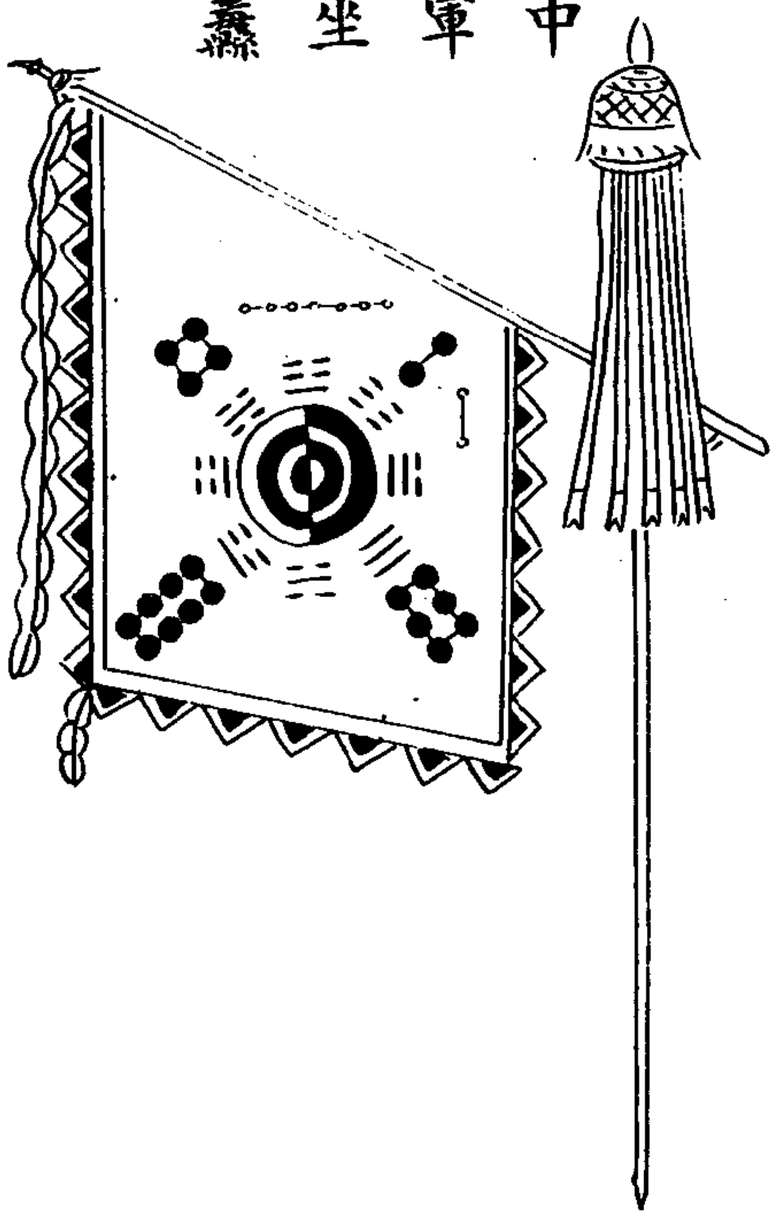
清道旅二面軍行持衆之前以清道路掞習則遇掌號笛執在馬路引官哨隊至將臺听發畢仍令送官哨隊回營楫長八尺用木葫蘆或葫蘆上加一鎗頭亦可旅方四尺藍色邊用紅色主前導也



金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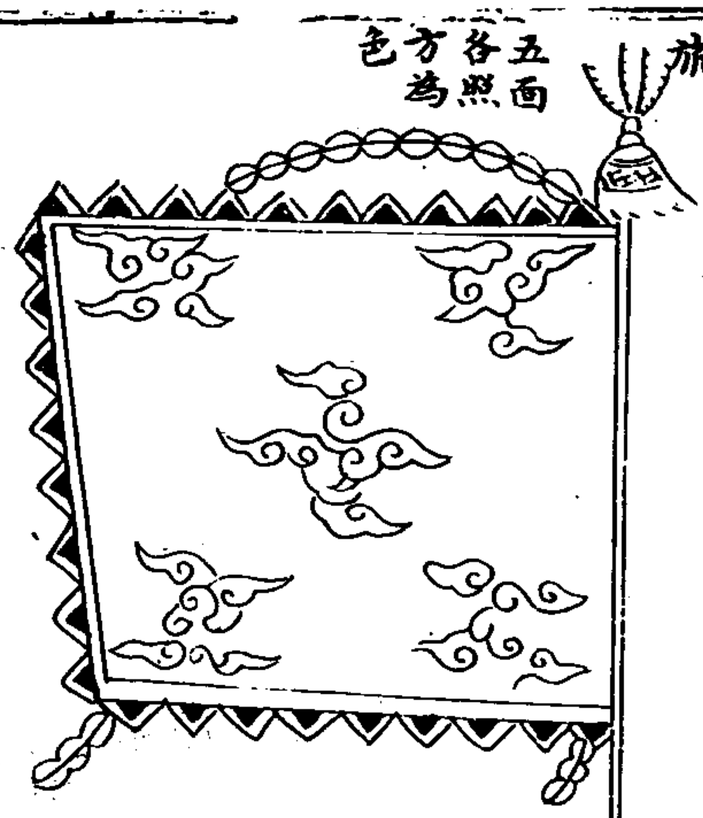
治平勝算全書　卷十五　三

此用以引金鼓楫高一丈二尺纓頭雉尾珠絡其素黃色方六尺黑布字方二尺



中軍坐纛

此不可用于行陣重大也桿高一丈六尺旂大一丈黑緑緞為之白綾為边纓頭珠絡柾為華厥乃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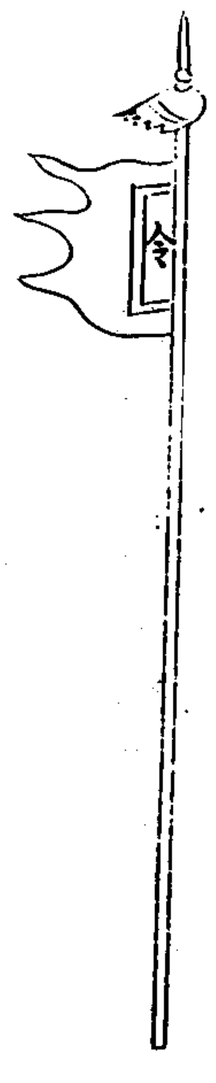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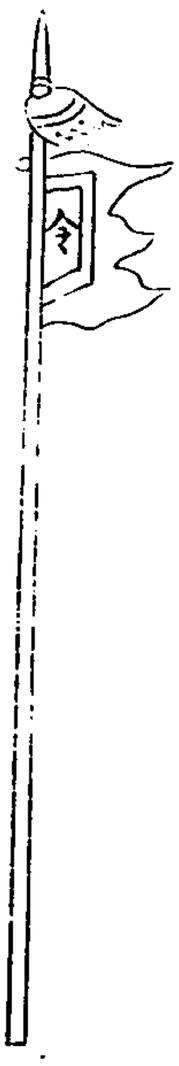
五方轉旂光

五面各照方色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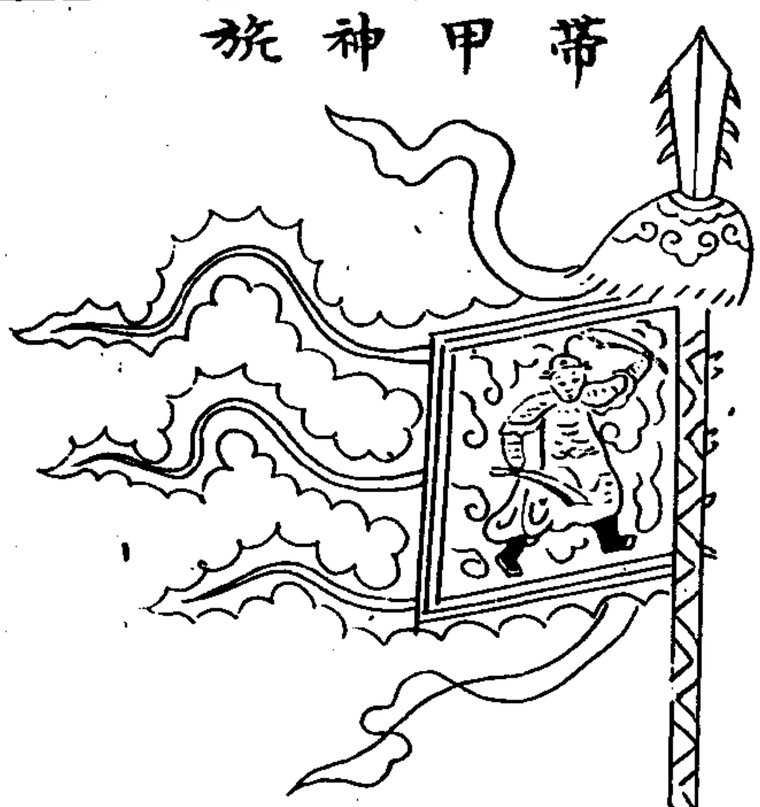
此用在将臺上行則随主将以為外表五方之應外表視此為進止立伏

桿高一丈五尺邊与旂幅同色用狹絹二幅長四尺潤三尺帶用五色自下相生而上長旂身有丰旂頭用雉尾纓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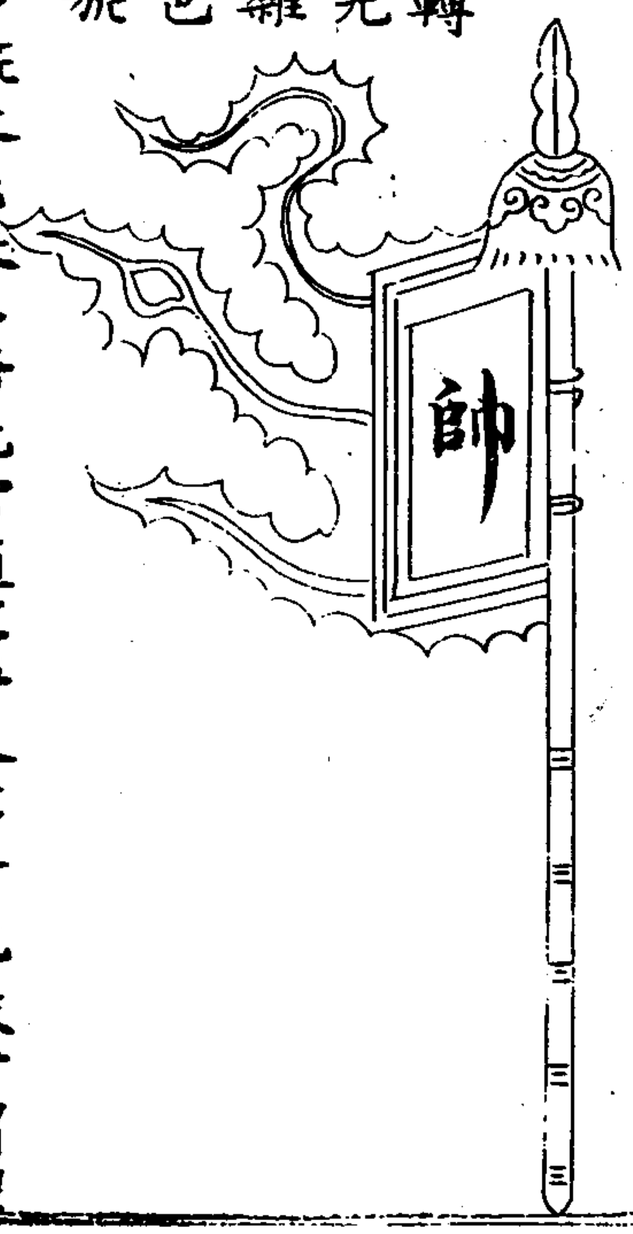




帶甲神旂



轉光雜色旂



右旂之色米名号无常随宜呼之竿首施鈇世謂糧篦下注旌謂之纛頭旂脚或三或二



此与前大五方旂同用各照方色采画边用生旂之色不可与本旂色相同犯除边方五尺桿高一丈五尺纓頭珠絡



關元帥南方

五方神旂三



王灵官中央

五方神旂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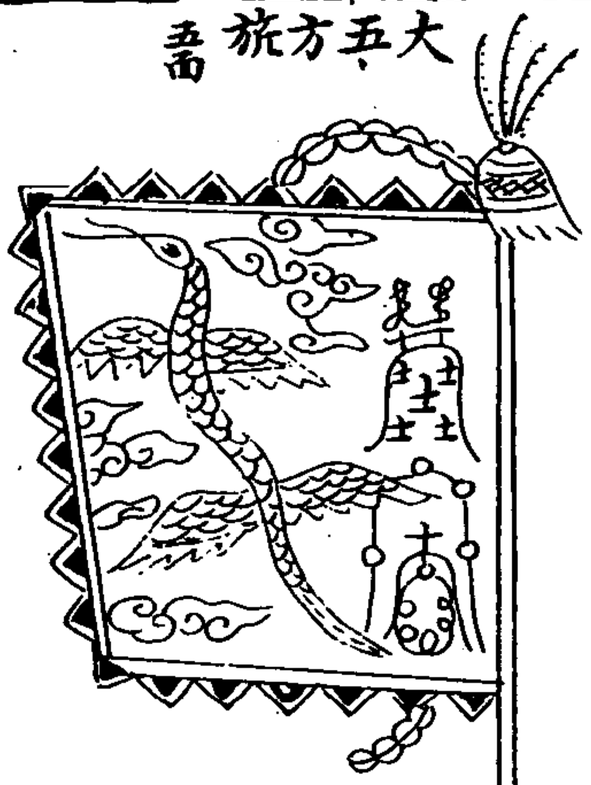
馬元帥四方

五方神旂五



趙玄壇北方

大五方旂畫



行則五方列礼記五方神旂左青龍右白虎前朱雀後玄武中螣蛇慈湖王氏曰龍虎鳥蛇本乎旂名此之謂也

此旂五面以四面四方立表兵之所視以為坐起進止左右前後周旋者也

桿高一丈五尺纓頭珠絡旂色照方向边以生旂之色配之不可犯本旂之色旂心方五尺

大五方旗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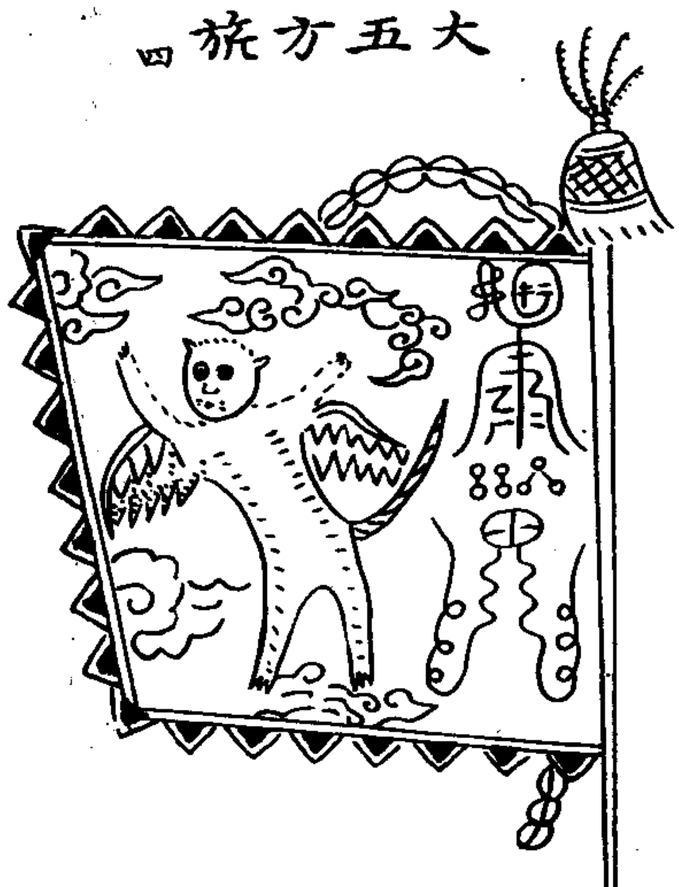
青方青綾九炁甲乙寅卯木其神青龍其色藍

大五方旂三



南方月陵三炁丙丁巳午火其神朱雀其色紅

大五方旂四



西方皎陵五炁庚辛申酉金其色白

大五方旂五



北方玄陵七炁壬癸亥子水其神元武其色皂



治平勝算全書　卷十五　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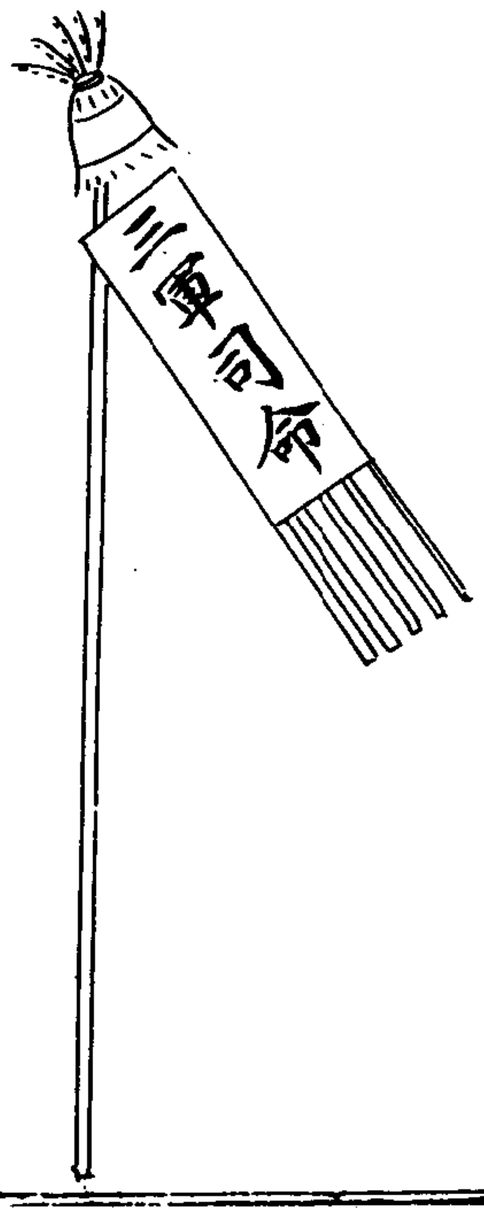
此立轅門擺营五方各照方色桿高一丈二尺大雲頭明鉄鋒旂方五尺边俱用黄



治平勝算全書　卷十五　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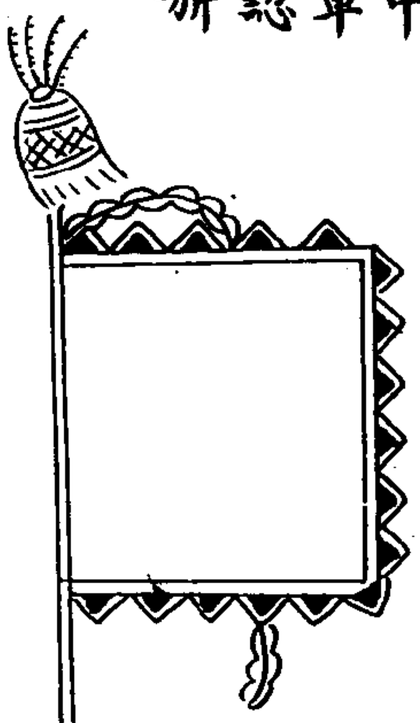
桿用長鎗旂方二大尺顏色随意不預設以泄机

主將認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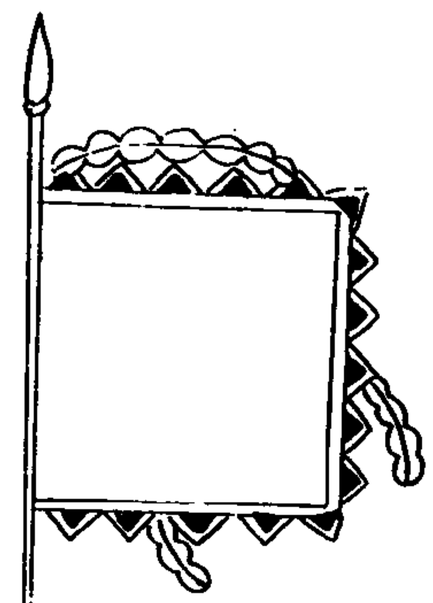


桿高一丈九尺旂長三尺濶一尺五寸尾帶用五色二十五條長一尺五寸五色号帶

中軍認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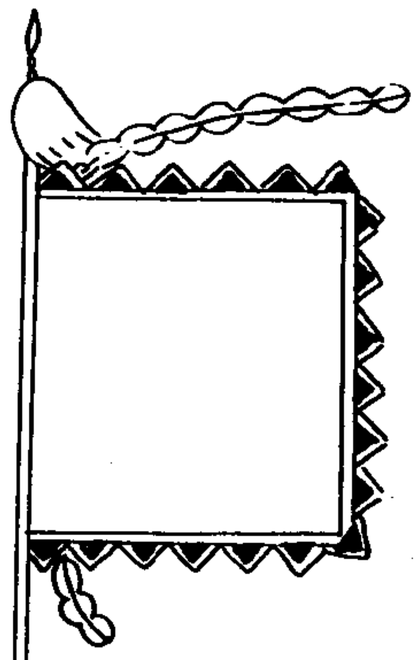


方五尺斜角用边帶纓頭雉尾桿高一丈八尺旂懸高至頂



把捻認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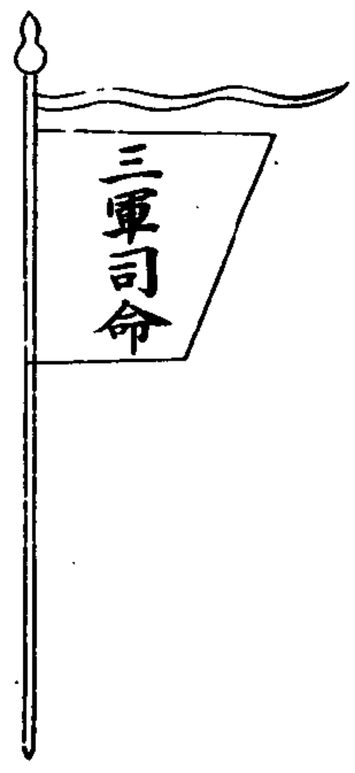
方一尺柄用長槍一丈五尺旂懸高九尺



千捻認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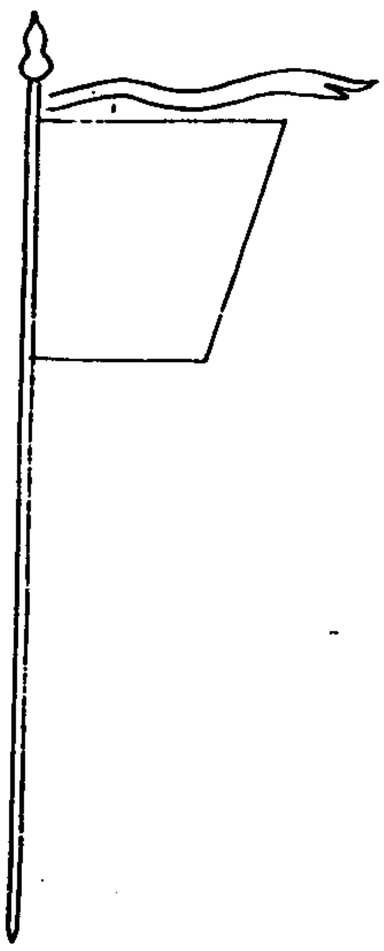
方一尺五寸斜角有边柄用長鎗一丈一尺旂懸高

中軍腰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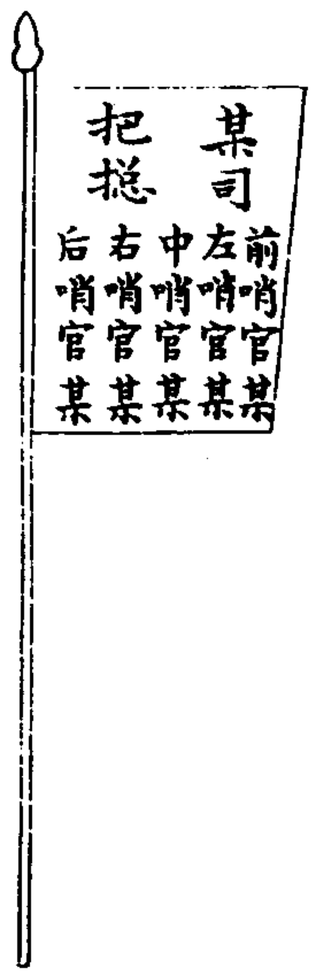
桿高一尺八寸徑三分旂方七寸帶五色接

總腰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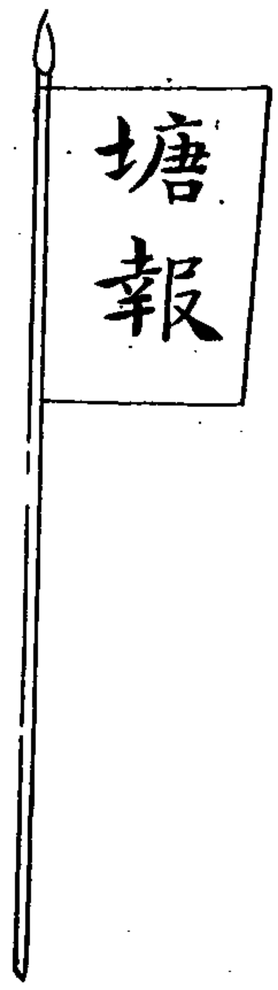
桿高三尺徑三分旂方九寸帶長一尺五寸隨方色

把摠腰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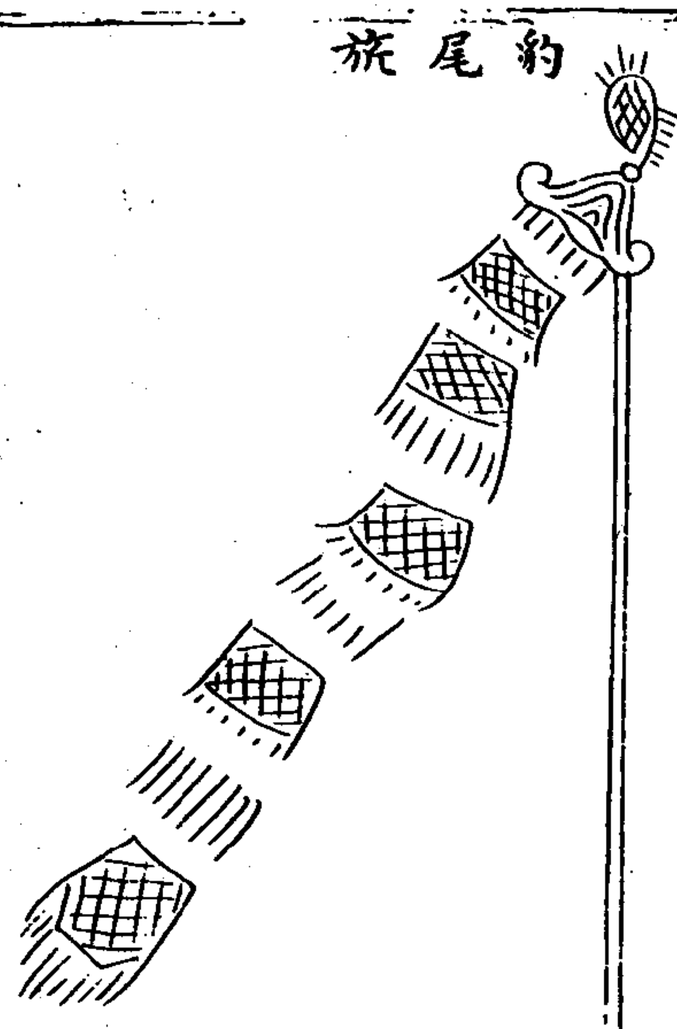


桿高三尺徑五分旂方一尺一寸依方

塘报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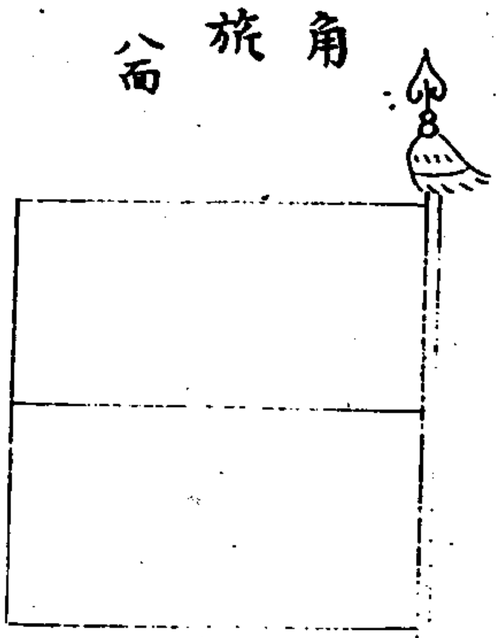


豹尾旂



此旂所立之處再不容一人擅闖出入非有主將号令旂箭乃放擅入者不問大小人等軍法阻拿此其限也兵法曰无天子上无地于下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決期赴表以戮后至填之重之桿用堅木長九尺頭用利刃旂用絹裁曲折画豹形潤一幅旁折長七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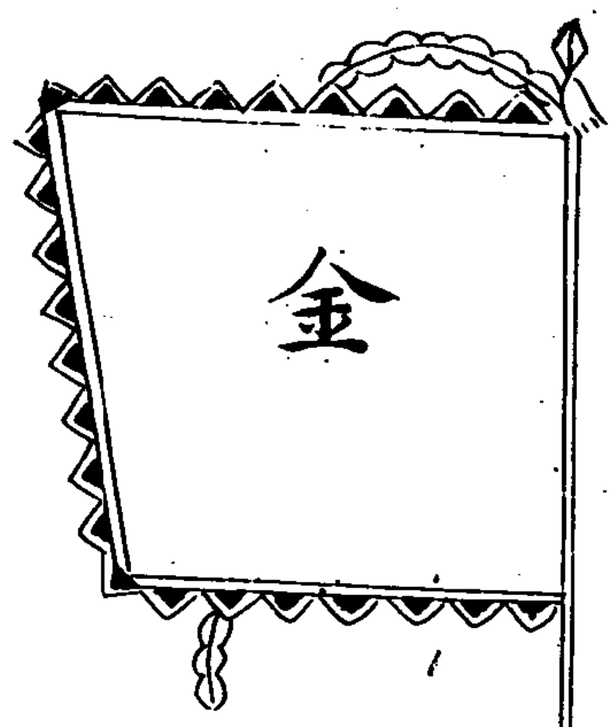
角旂



角旂東北上藍下黑北東上黑下藍東南上藍下紅南東上紅下藍西北上白下黑北西上黑下白西南上白下紅南西上紅下白

用木紅葫芦頂明鉄雲枪頭旂長方四尺素静行則每神旂一对中方无角加別器一对角旗在正旂后正以生奇在招搖前奇以左正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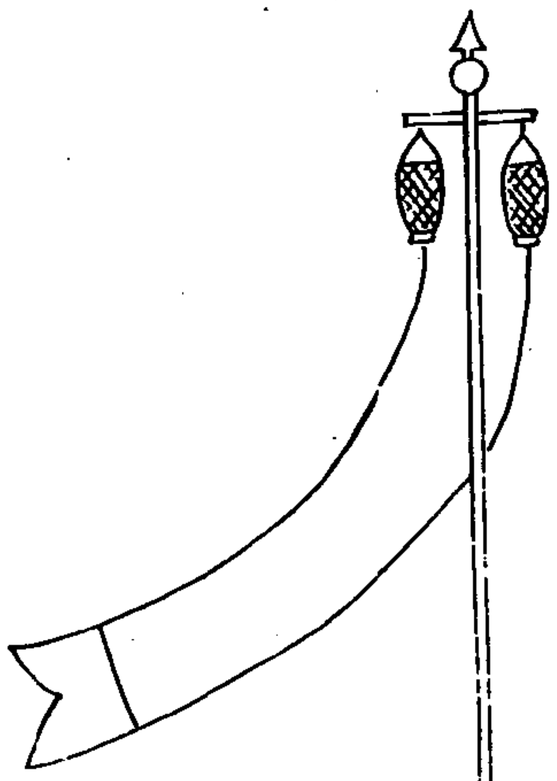
五行旅



金木水火土五面各照五行之色　下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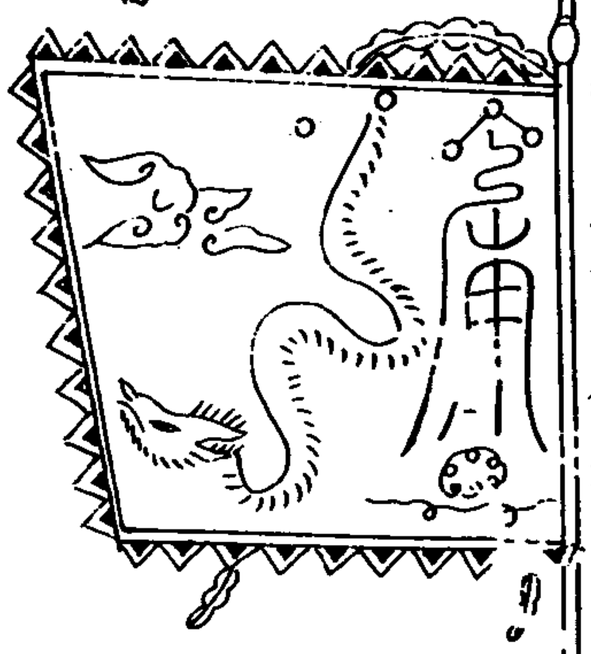
此乃出征之旅代展光旅之用也桿用長槍桿旅照字色边同本旅之色庶純而可远瞭方五尺不用采画黑旅上用白絹為字余皆黑字旅頭用槍頭以便出征軽潔色純不混衆

五方高照旅五面



此為子营之主哥兵及親兵皆其主也夜則看燈以應五方之用桿用好堅竹紅漆長一丈六尺頂用小槍頭金木葫芦頂鉄梁務在軽便照方色全幅絹長一丈二尺灯用照方色涛油紙灯籠鉄絲用粗三寸長七寸取其軽也

二十八宿真形旗 各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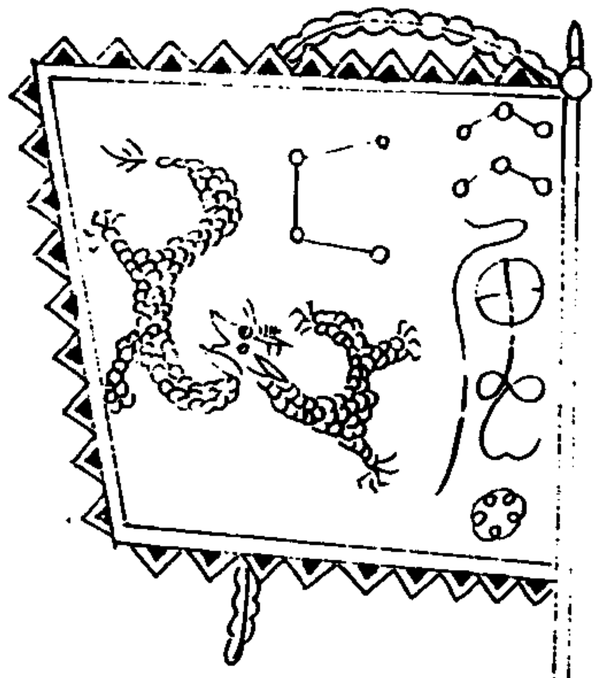


角木蛟 主將黃公政 李真

此后二十八宿形旂凡出軍立方向八門使兵由之而出則用又凡遇出兵之日所論勝宿即以此旂領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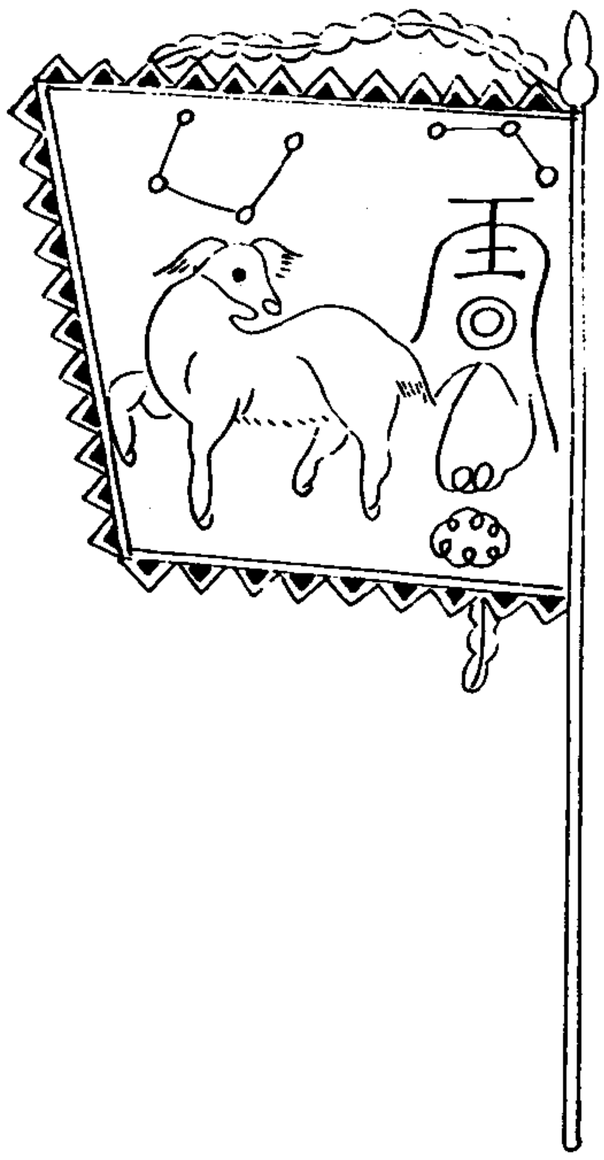
桿長一丈六尺頂用纓絡雜边幅之色俱同各照方向方可六尺

亢金龍



王常

胡兵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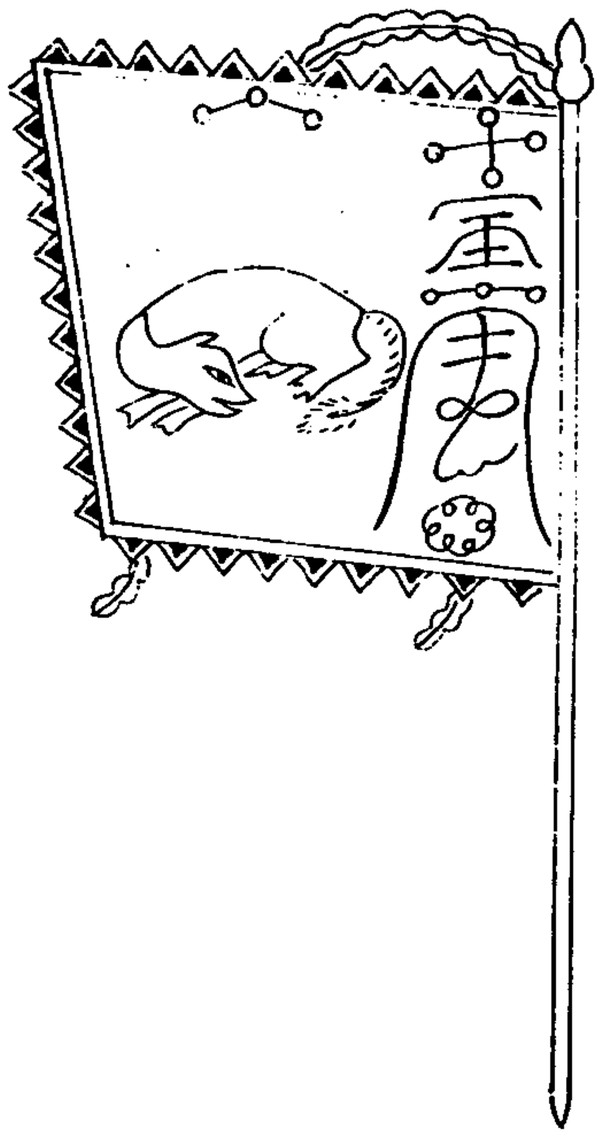


房日兎



心月狐

趙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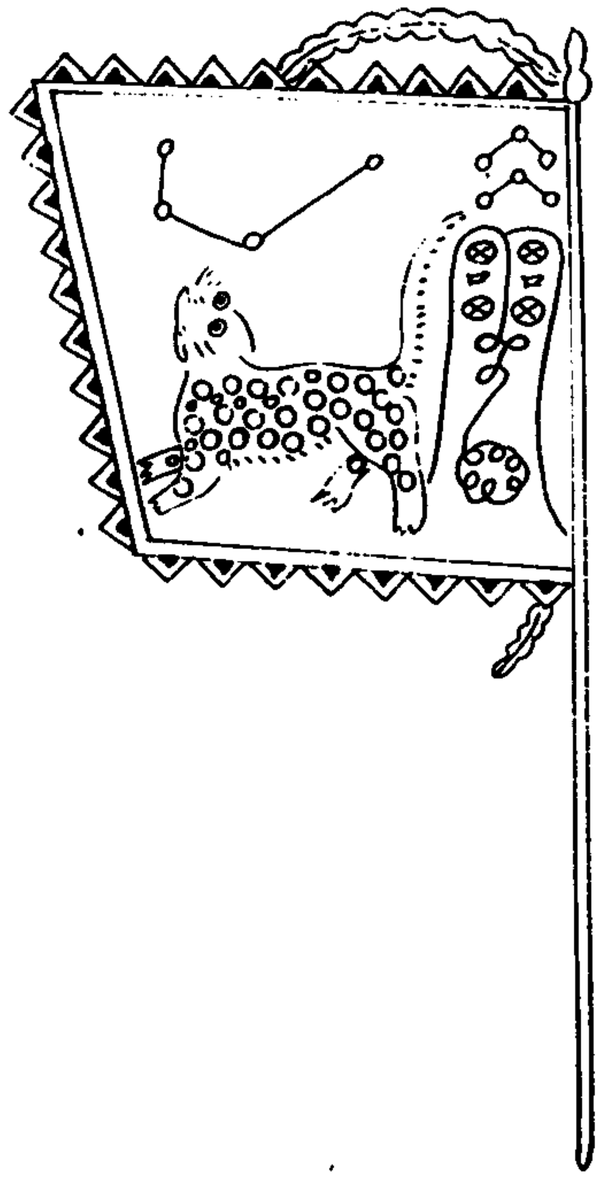
尾火虎

周雲



箕水豹

文相



斗木獬

主將歐陽希節　郭海



牛金牛



胡英

九

女土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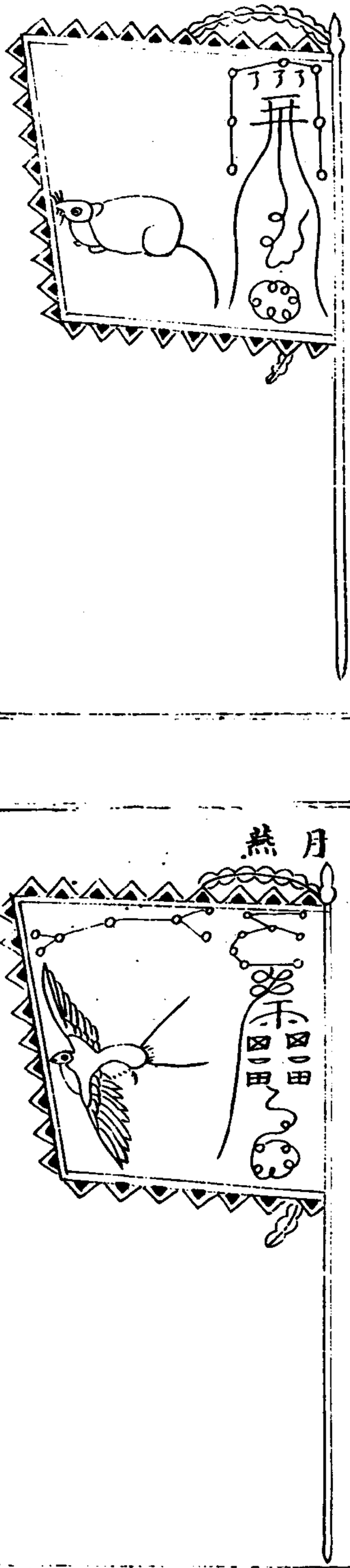


何佑

十

虛日鼠

危



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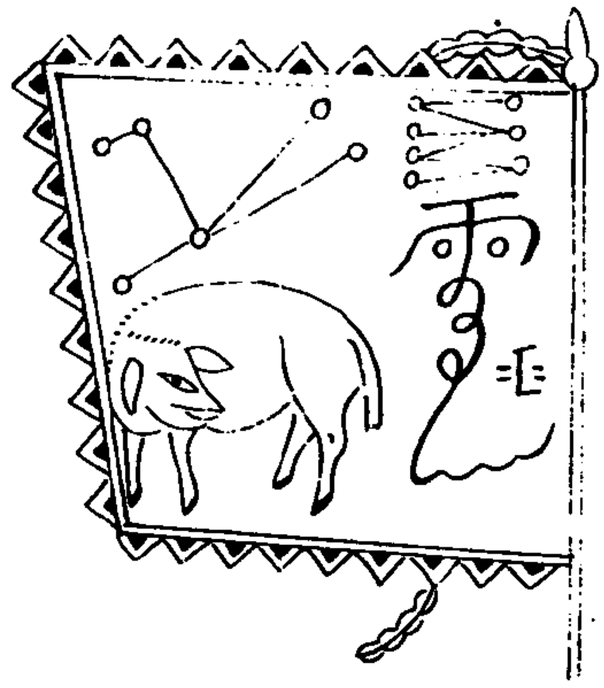
月燕

危

田立危

室火猪

荷元



壁水榆

龍王



奎木狼



主將王狗忠　謝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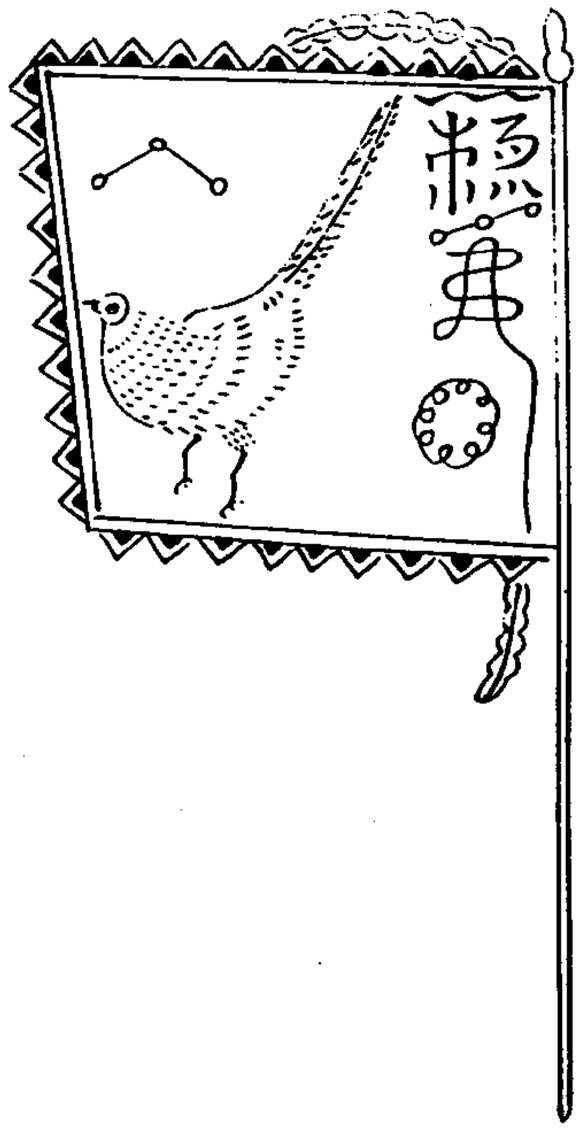
婁金狗



唐文

胃土雉

伍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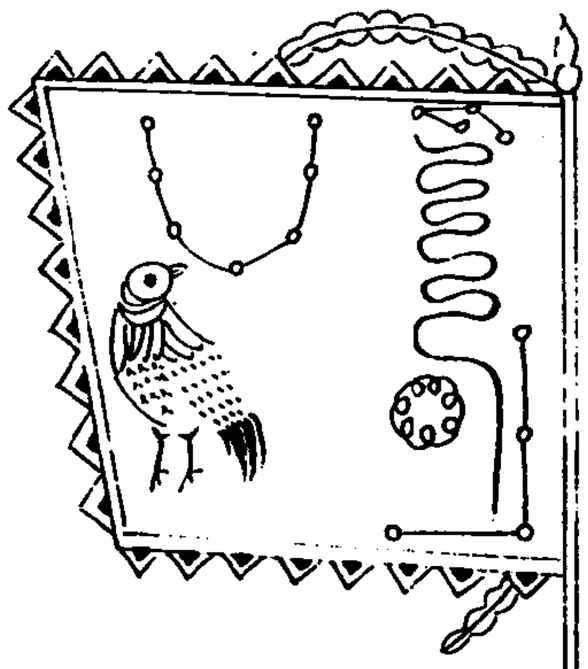


昂日雞

鄭昌



畢月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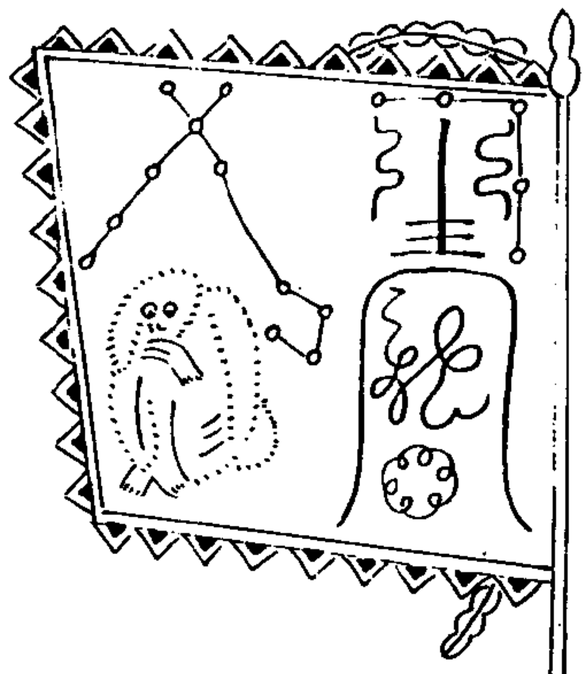
陳旺

觜火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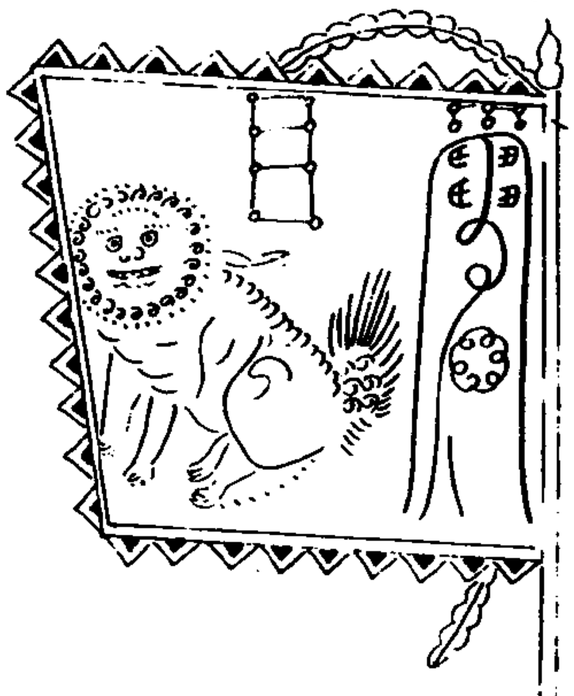
霹大

參水猿



宋真

井木犴



主將林文鎮　徐貫

兒金羊



棍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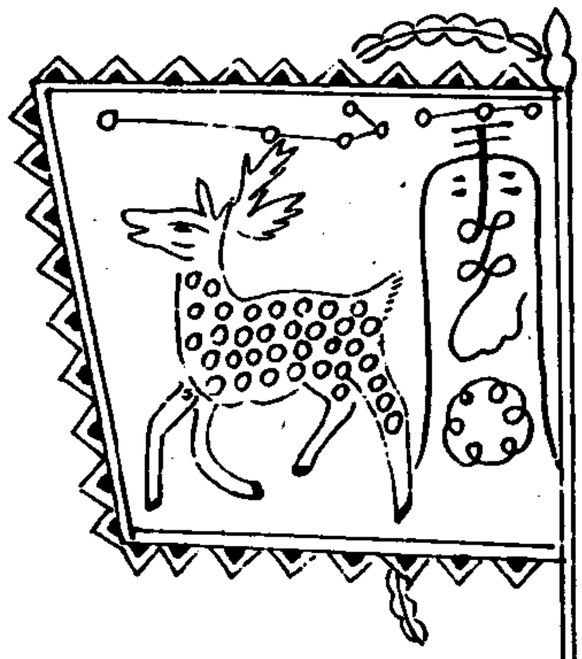
獐土柳



張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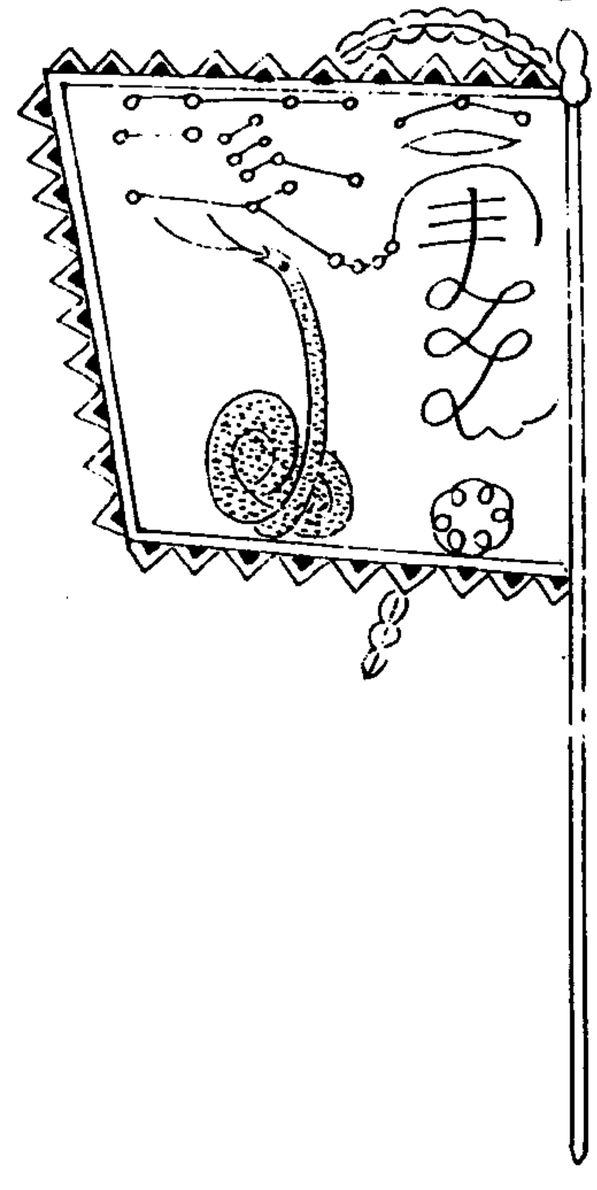


星周責日馬



張月鹿董午

蛇火翅　吉善



蚓水軫　呂風



甲子神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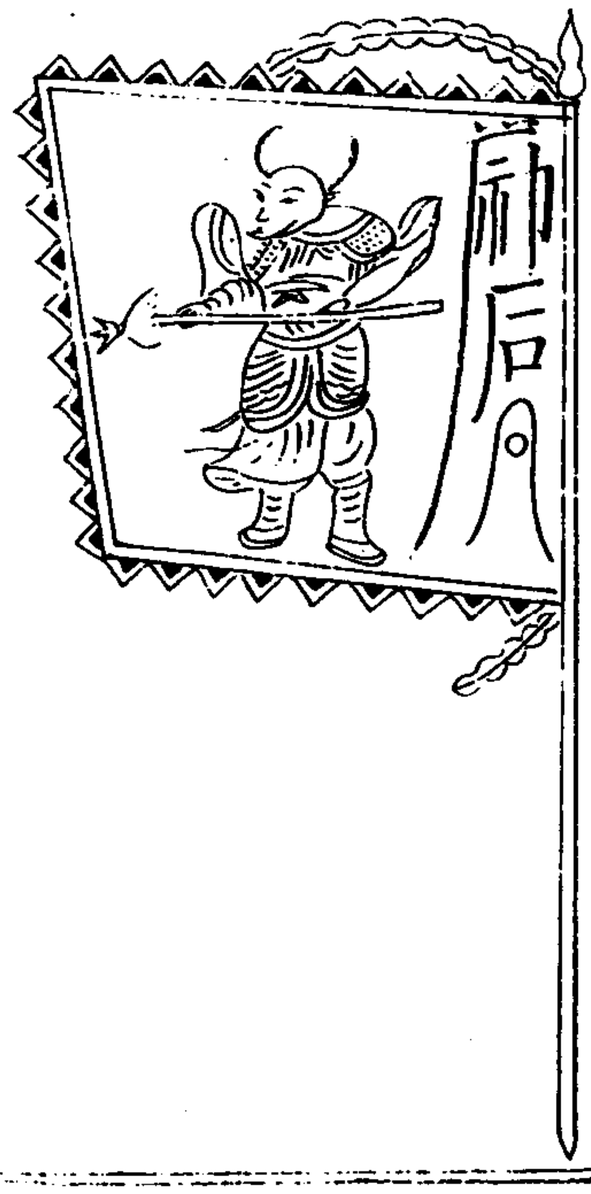


治平勝算全書　卷十六

神名梁卯仲鼠頭人身執劍

壬子

丁丑神旂



治平勝算全書　卷十六

神名梁卯叔牛頭人身執鎗

壬子

甲寅神旂



神名陵彭閜虎頭人身執劍

丁卯神旗



神名孔林兎頭人身執鎗

甲辰神旂



神名淵泉姑蘇龍頭人身執鎗

丁巳神旂



神名許咸池蛇頭人身執劍

甲午神旂



治平勝算全書　卷十六　三五

神名天獄馬頭人身執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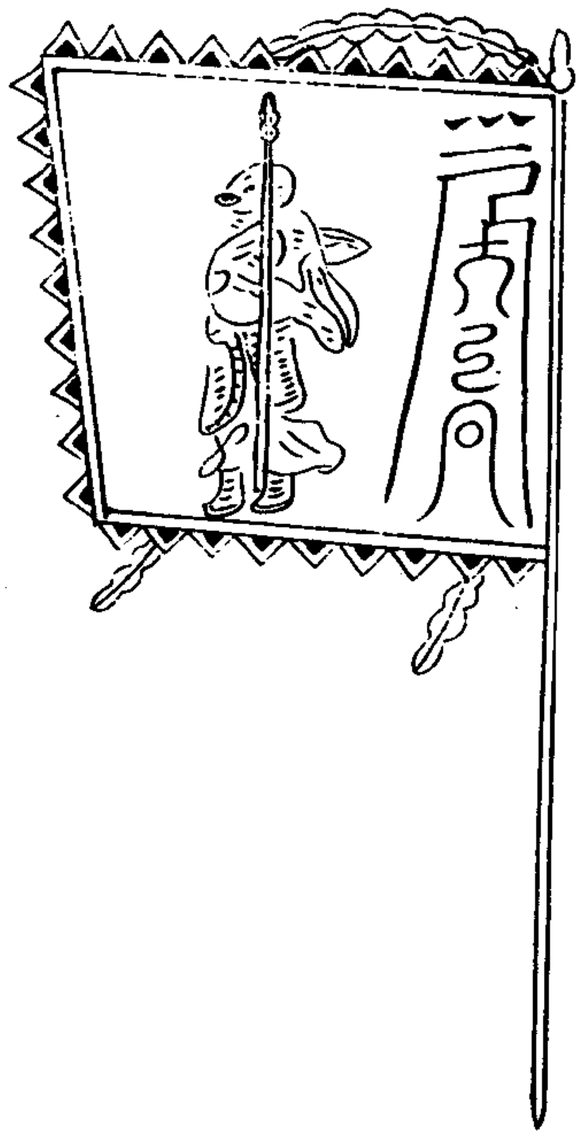
丁未神旂



治平勝算全書　卷十六　三六

神名王屈奇羊頭人身執鎗

甲申神旂



神名唐西嶽猴頭人身執刀

丁酉神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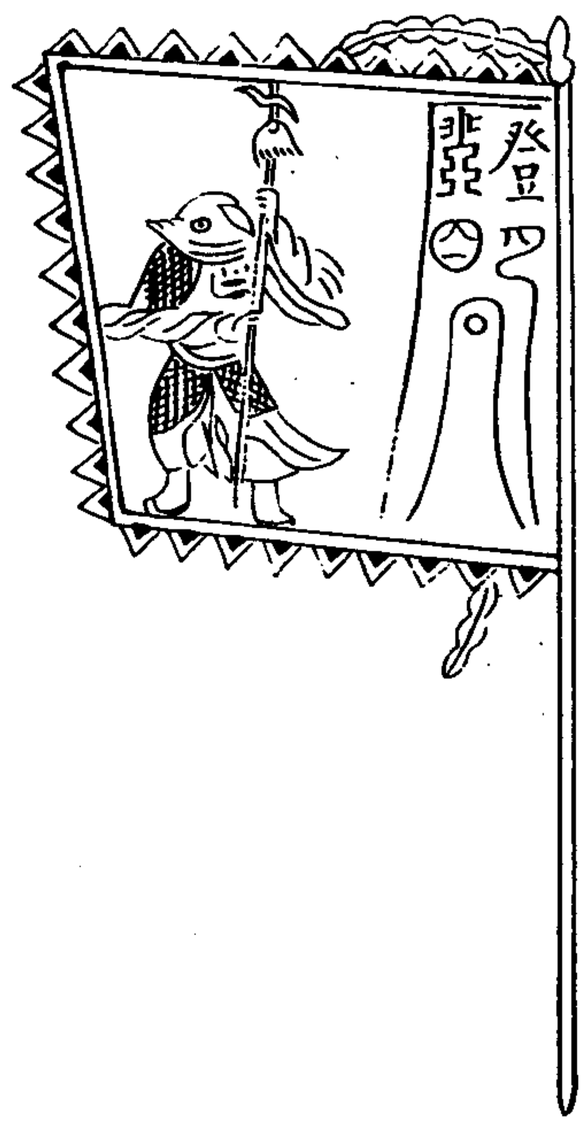
神名費陽多雞頭人身執弓

甲戌神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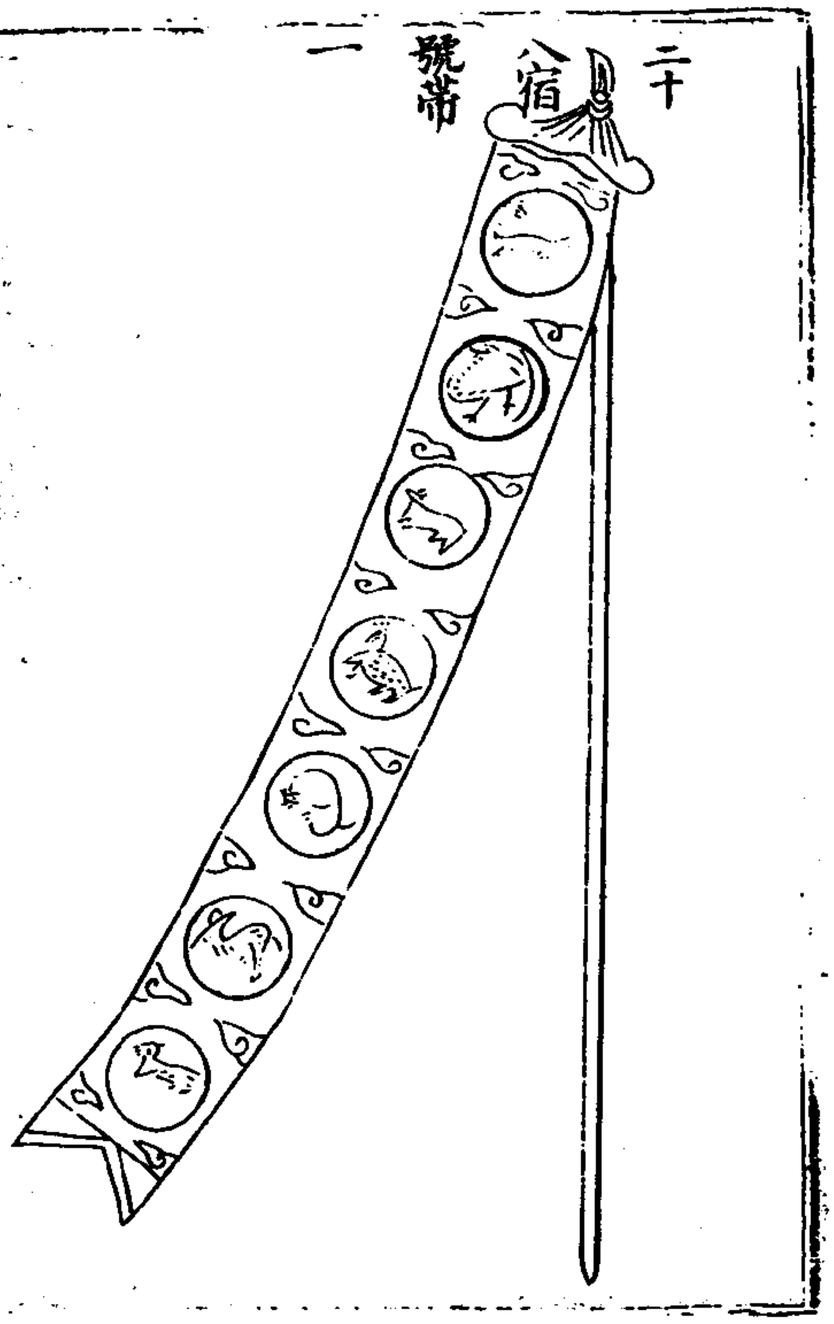


神名扶木踞虎犬頭人身執劍

丁亥神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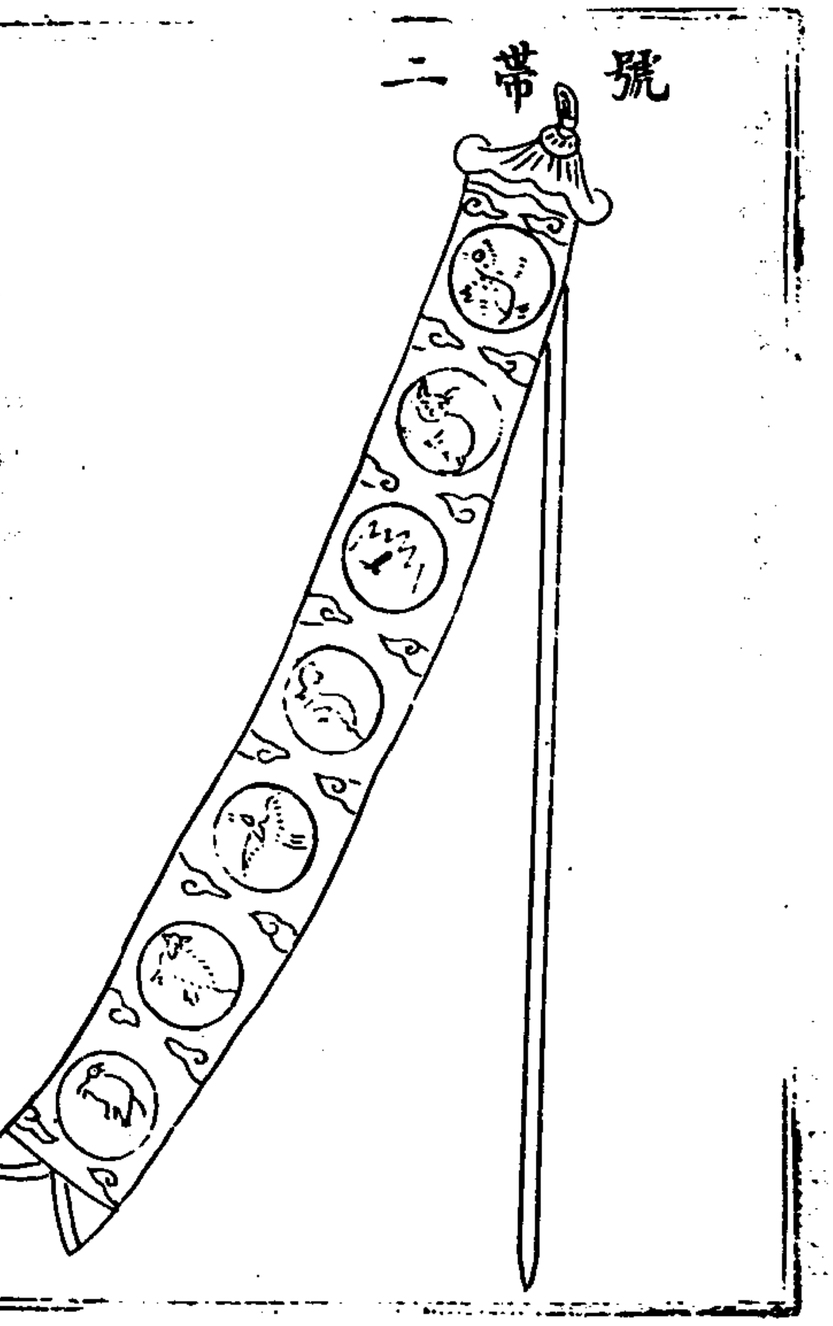


神名陵成陸猪頭人身執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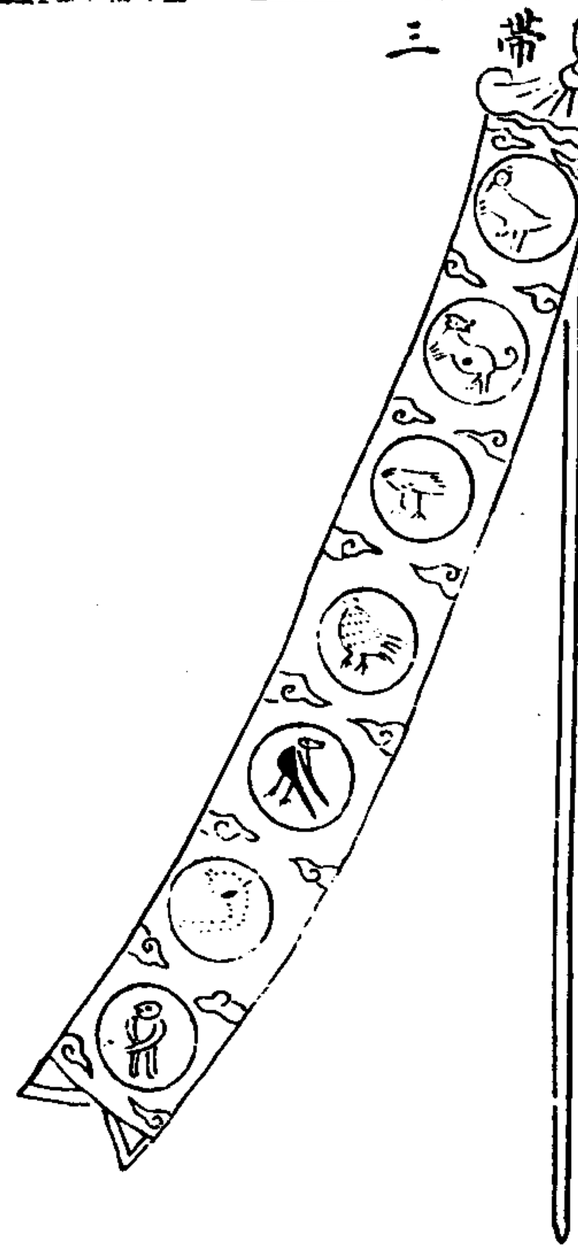
東方　角亢氐房心尾箕

此帶四方各照方色并中大黄素帶俱坐纛上以為四方之主但可捺而不可用于臨陣以其大而重也桿无燈无鉄十字架懸之於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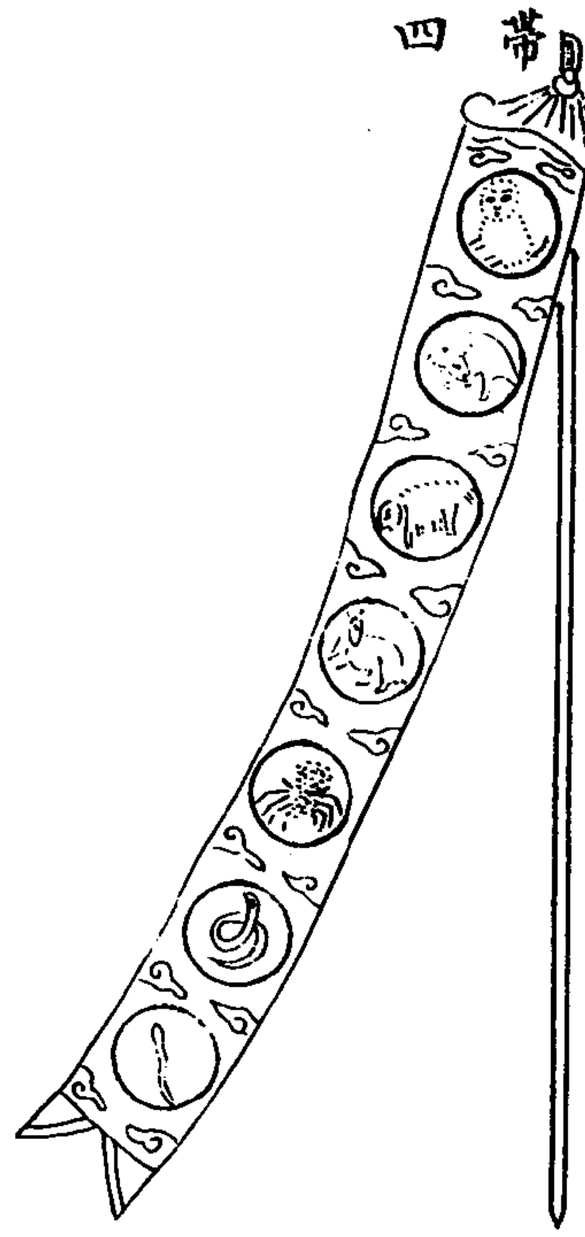
北方　斗牛女虚危室壁

號帶三



西方　奎婁胃昴畢觜參

號帶四



南方　井鬼柳星張翊軫

治平勝算全書卷十六終

原火器

渡峰年羹堯輯

夫五兵之中惟火最猛古今水陸之戰以火成功最多兵法云以火佐攻者明火器之济于戰陣久已但今之制火器者類多而愈无实用：火器者失法而每以自悞彼有精器而无精兵以用之是謂徒費有精兵而無精器以助之是謂徒殛須兵士立得脚根定則揑柴可以敗荆況精器乎諸器之中鳥銃第一火箭次之南方則火砲火箭鳥銃皆為利器前項火器往：打放无即賊未至而打放已尽賊既至而空手无可打放者其弊在于場操時不会寔演臨陣及对陣時頭目不在前列火器之兵信不過投手立得脚根定中軍復无主令以為火器之放止耳惟是平時即以草人約臨陣打放步数教之如对敵及臨敵之際用之則如在場丁寧听中軍呵令方才打放先有誅凡力可及百步者只用五十步之外如此則勢險節短无有不中者矣

火攻

兵法曰凡火攻有五一曰火人二曰火積三曰火輜
四曰火庫五曰火隊所謂火人者焚其營柵及其士
卒噪而攻之必潰也火積者焚其粮食薪芻使軍死
所資也輜者器械財貨及軍衣裝在道未至也庫者
軍在營壘已有止舍也二者焚之使其乏絕也火隊
者焚其行伍回乱刼之殺可戾也此五者城敵之大
利也

又曰炤火必素具謂蒿茅艸芻膏油之屬皆素備也
發火必有時起火必有日時者天之燥也日者宿在
箕壁翼軫也此四宿者風起之日也凡火攻必因五
火之變而應之火發于內則軍應之于外外以火發
兵勿攻火可發于外無待于內以時發之敵居單
丘從隨而攻之也火可從而從之不可從則止火
外及時發火不必更持內火發而應之恐敵自除艸茉我不能起火火發上風先攻下
風晝風久宜風止凡軍心知有五火之變以數守之

須算星躔之數守風起之日乃可發火故曰以火佐攻者明今以諸家旧法附后

兵法曰引兵深入敵境遇叢林深艸行遠人馬疲倦不及休止敵人因風之利燔吾上風銳兵伏于吾后若此者則燔吾前之在軍前后三里又燔吾后以拒敵人我軍按黑地而處堅整隊伍數莫能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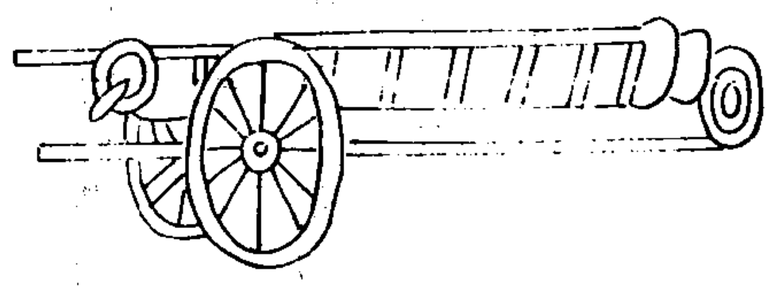
輯火器說

兵家藉火器以禦敵其机最神總之地有南北勢有夷險而用之有因机其妙者若火馬可以冲陣石油可以焚舟水底雷鳴可以碎敵艦余未敢行吾所疑乃本諸器中所最效者輯之成萬是在智者用之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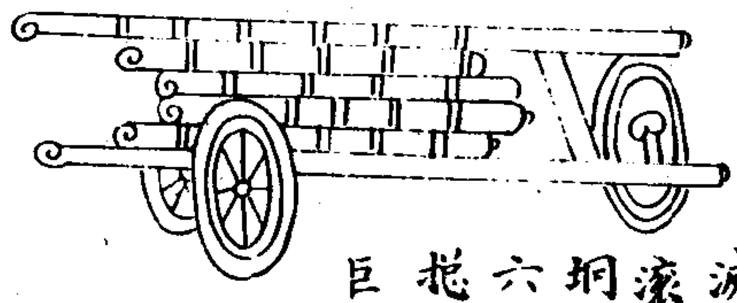
神銃議

葉夢熊曰塞上火器莫過於大將軍薊鎮一年止放一次以其勢大人不敢放也銃身一百五十斤以一千斤銅母裝發如佛朗机樣余熟愚之故銃身為二百五十斤其長三倍之得六尺不用銅母径置滾車上發之可及八百號內大鉛彈七斤為余彈次者三斤為子彈又次者一斤為孫彈三錢二錢者二百為群孫彈名之曰公領孫尚以鉄碰片用班毛毒藥煮过者佐之共重二十斤此一發勢如霹靂可傷人馬數百若沿边以千萬架而習熟之處々皆置人々能放

天神銃滾車



滅虜砲車



滅虜砲運以滾車打放卸一發可五六百步鉛子抵一片勢如巨雷

天神銃滾車轅條二根長九尺濶六寸厚四寸横檔五根長二尺四寸立柱四根長七寸蓋板一片長四尺六寸濶一尺八寸前車輪徑過三尺二寸後車輪徑過一尺五分前車頭長一尺徑過一尺後車頭長六寸徑過六寸車耳長一尺八寸濶四寸厚俱耦之每銃一位淨鉄用一千斤長四尺五寸鉄箍九道點火眼處加火鉄箍一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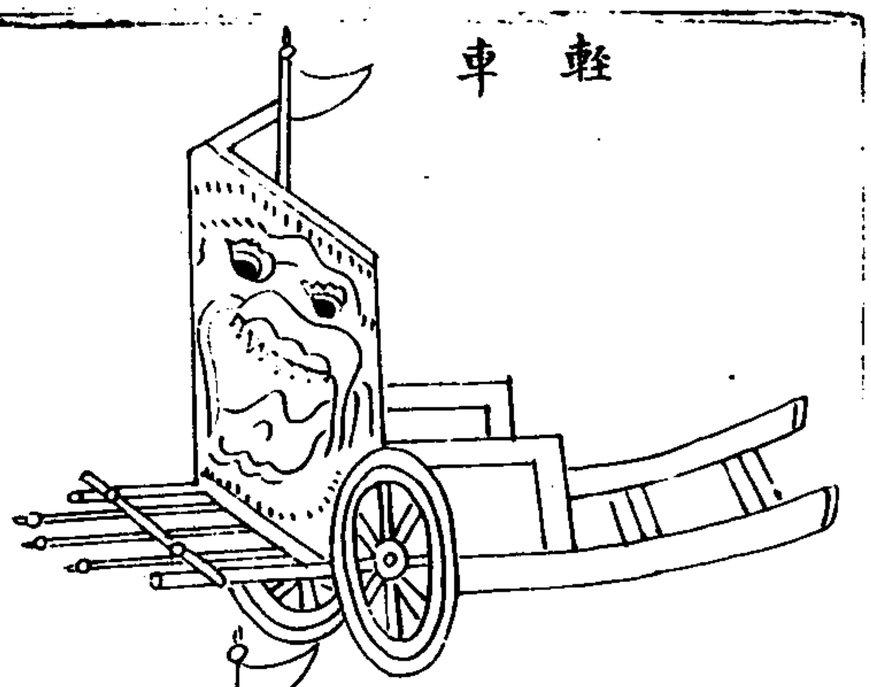
滅虜砲車轅條長七尺三寸濶三寸五分横檔七根長二尺三寸濶二寸五分前車輪徑過二尺六寸後車輪徑過一尺五寸前車頭徑過七寸長七寸後軍頭徑過六寸長六寸車耳長一尺濶四寸車匣一箇長一尺八寸濶七寸厚俱抓之每砲一位長二尺用淨鉄九十五斤箍五道唐口二寸三分每道箍一寸五分一車三砲合三百斤極具便利

葉夢熊曰車戰古今詳言之矣輕車突騎謂之兵兵十萬用輕車二千皆越險数千里不病重滯余近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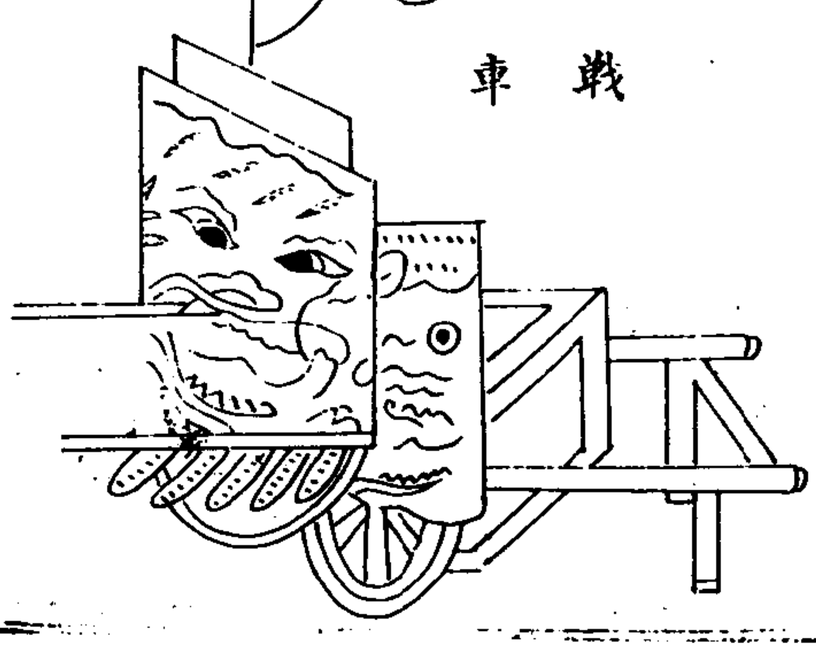
以意造之復輪前向遮板梢後上列刀鎗六把佛狼
机二面火箭三層新製手上百子銃二面輪輕着地
若有自行之勢假二人推之如飛翊以新製鉄拒馬
竹挨牌砍馬刀馬見之驚恐奔潰不敢回顧平地二
人可推過險四人可奉共可遮蔽二十五人為一隊
隊く馬匹く稍放古法合一万人為一軍見在各営
舊車存之以備運挽抽其軍之壯健者以駕輕車其
竹挨牌与百子銃鉄拒馬須用南兵方可敏捷每車

一輛并銃砲器具價銀五両夫造之如法不惜其費
練之如法必及其精余願以三年之功得精兵一万
少效制虜安辺之策也

車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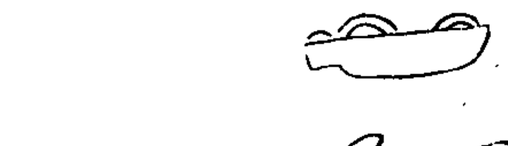
車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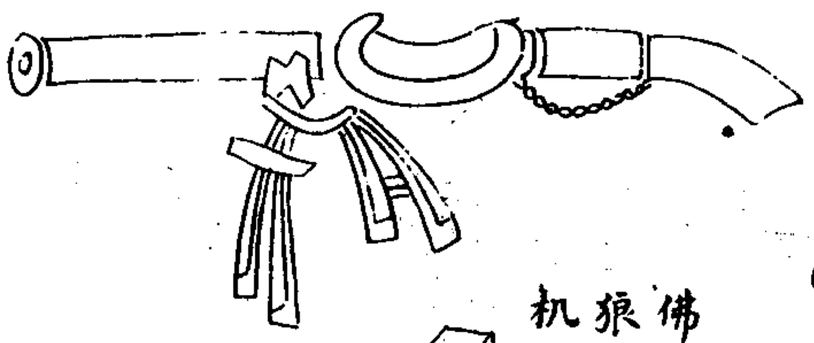
輕車轅條二根長九尺二寸闊二寸五分前壹頭一根長三尺三寸闊一寸六分前遮牌一扇高四尺六寸闊四尺五寸柱二根長四尺六寸上橫档長五尺一寸下橫档長四尺五寸門二扇高四尺六寸闊二尺二寸五分撐棍二根長三尺橫耳二根長一寸五分洞一寸五分推手木一根長五尺二寸方圓一寸八分車廂橫档二根長二尺四寸車匣一仜長二尺四寸高一尺二寸車耳長二尺四寸洞四寸車輪三

尺八寸車頭八寸長八尺戰車制長一丈五尺高六尺五寸前後左右橫排槍頭欲行則行欲止則止謂之有脚之城遼陽車營得三百兩用皮纏輪轂及其堅固增列火箭神鎗二層似可与輕車齐驅矣長短濶厚大率与輕車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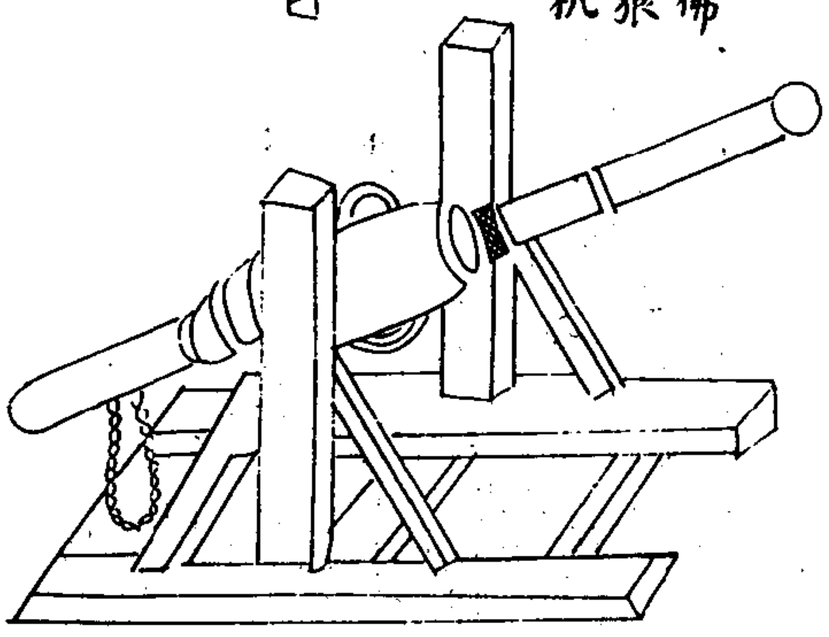
銃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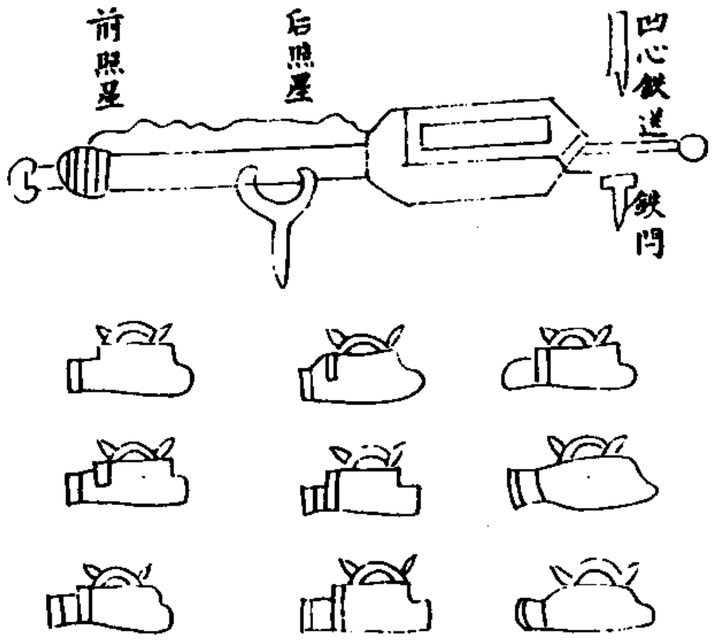
馬騾駝放



机狼佛



佛狼机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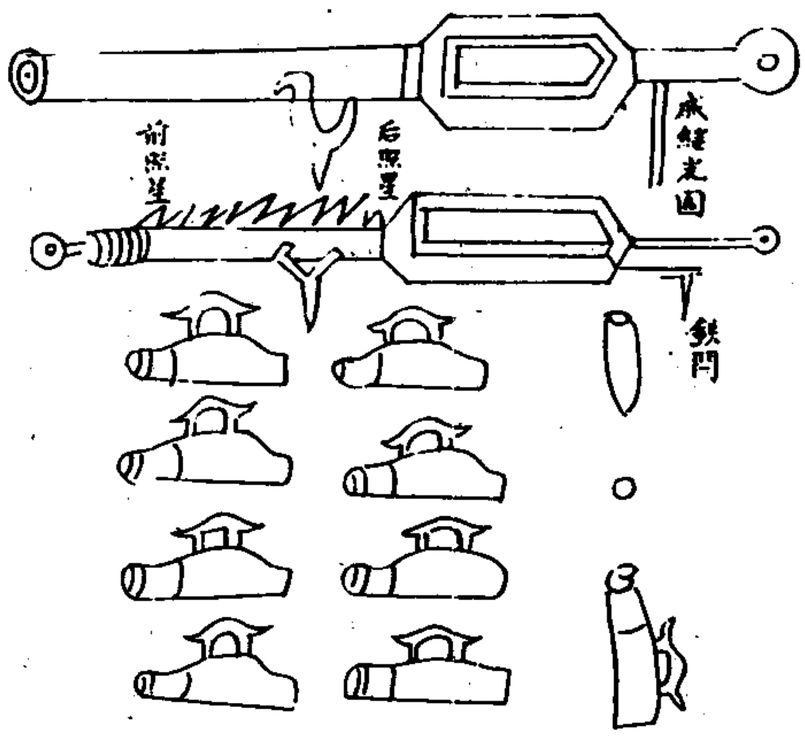


佛狼机長五六尺巨腹長頸腹有長孔以小銃五箇輪流貯藥安入腹中放之銃外又以木包鉄箍以防決裂海船舵下每边置四五箇於船艙内暗放之他船相近經其一彈則船板打破水進船漏以此横行海上海船中之利器也其一種有木架每坐約重二百斤用提銃三箇每箇約重一兩其机活動可以低昂左右乃城上所用看守营門之器也擴而大之以為發鑛約而精之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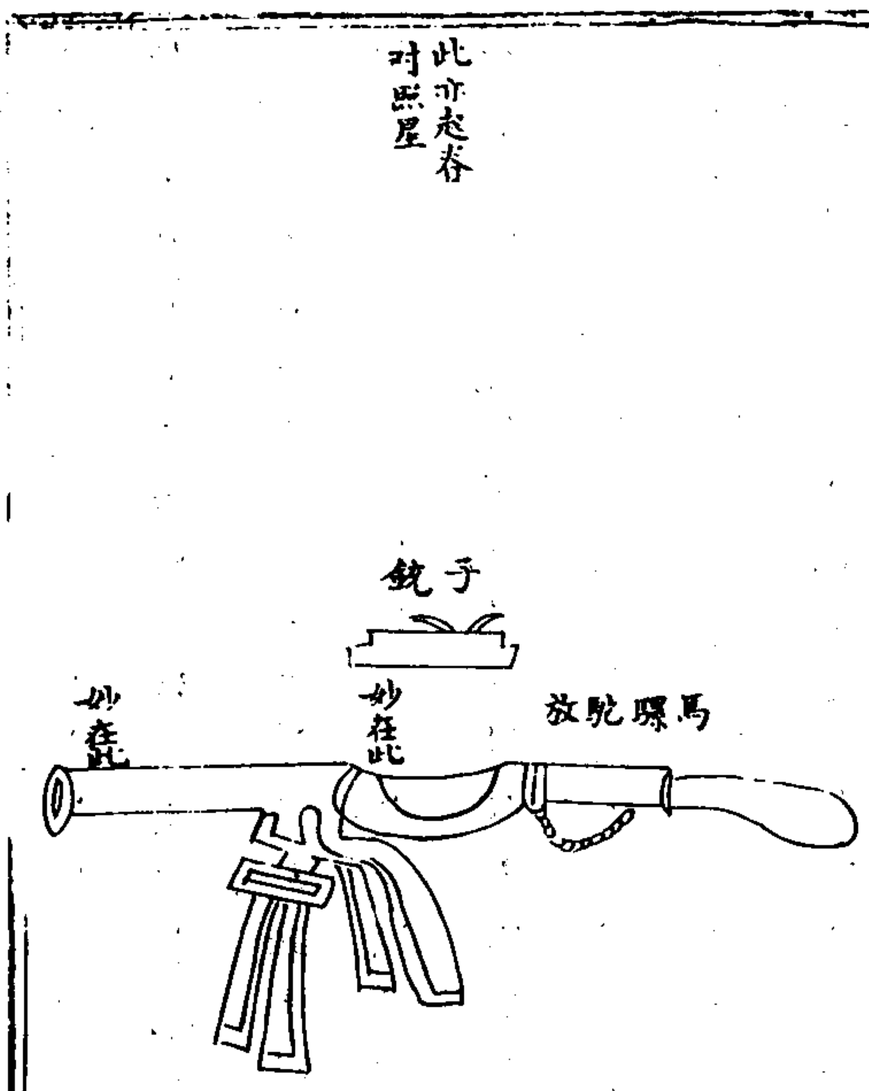
為鉛錫銃成雖光云火器妙處在母銃管得法子銃在腹中亦要施巧得法使火器不泄又每放時却出子銃数丈傷人用鉄銃者佳其妙處有前後二照星後柄稍從低庶不碍托以面目照对其佳在放銃之人用一目眇看後照星孔中对前照星前照星孔中对所打之物若子母俱大則雖出亡則力大安坐後面人力不能架之若子小則出口緊而死力歪斜难准法既省不木馬煩难之功又出口最易凡鑄銃

之法子銃口大則子難出要破母銃口大而子銃口小則出子無力其歪務要子母二銃之口圓径分毫

佛狼机圖



此亦起春对照星



小佛狼机

此器最利且便速無比但其体重不宜行軍如无車營只可边墻守城用之今有車營非有重器难以迟虜冲突之势其造法銅鉄不拘惟以堅厚為至每銃貫長七尺更妙則子藥皆不必築已五尺為中三尺為短再短則不堪也腹洞与子口同乃出子有力若子銃口大母銃口小必致損傷子銃口小母銃腹大出則無力子銃后尾須抵閂前後緊逼無縫乃不傷

閂及他處其放法先以子銃酌量大小用藥舊用木馬又用鉛子以挫馬摧重子每致銃損又多遲滞今今入藥不必築不用木馬惟須鉛子合口之半舊以並項送程將子打平出則不利今製鉄凹心送一根送子入口內陷八分子體仍囘而出必利可打一里有餘人馬洞过犯効新書添前後二照星后柄稍從低廃不碍托而以目照对其准在放銃之人一目照看后照星孔中对前照星前照星孔中对所打之物

每佛狼机一架　鉄四心送一根
子銃九門　鉄閂二根
鉄錐一把　鉄剪一把
鉄藥匙一把　偪征藥三十斤　合口鉛子一百个
火繩五把 火繩三條每條長一丈五尺粗如指以旧布為之三條共至一斤

佛狼机式

一号銃長八九尺口容鉛子每丸一斤藥一斤二号長六七尺口容鉛子每丸十兩藥十兩三号長四五尺口容鉛子每丸三兩半五号長一尺口容鉛子三錢藥五錢

口子五兩藥六兩四号長三二尺口容鉛子每丸三兩藥二尺六寸五寸三尺六寸五寸四尺五寸不等重亦隨之降煞鉄閂隨母銃大小子銃隨母銃大小鉄錨隨母銃大小火繩長二丈五尺重四兩

鉛子合口九十出每九个兩照銃号大小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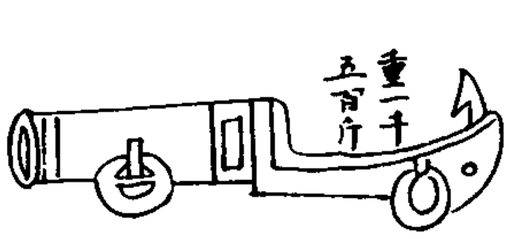
無敵神飛砲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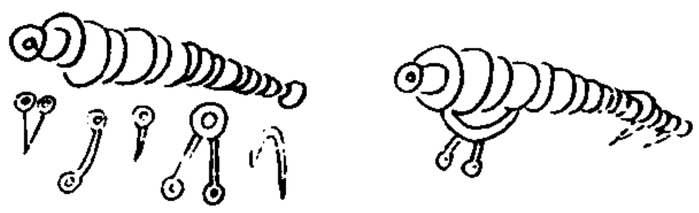


大門一用三條火力坐湾再換



无敵神飛砲一位隨子砲三門生鉄子每出一百九
每丸重一兩每子砲一門備二出計共六出共一千
八百丸合口大石子六丸又備二九木柳頭一个要
堅木觔重者木馬子六个又備二个每个厚三寸周
加太母銃口不用力下平口為準木送一根粗同子
銃口鉄閂三根圓高一寸横二寸長過母腹鋳母时
照此留眼鉄鏁一把重三斤火藥每子一門備三出
每出十五斤共四十五斤另用堅重厚闊之木作檔
匣母砲子由其旗砲之法与放佛狼机同

虎蹲砲式



長二尺重三十六斤　大釘每根長一尺二寸重三斤半　鉄絆每根長一尺二寸重三斤　鉄鏁每把重三斤　火繩每根長二丈五尺重四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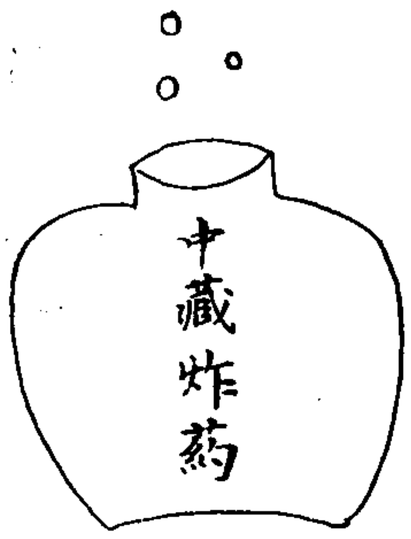
每位鉄鑼一把　鉄鏁一把　鉄剪一把　鉄鎚一把　蒸線盒一個　蒸升一個　木送一根　木榔頭一个　皮蓑二个　木馬子三十个　石子十五九　火藥十五斤　大鉛子十五丸每丸約三十兩生鉄子十千五百丸每丸重五錢　蒸線十五根

火繩三根　馱架一副半　大石子一个　大鉛子一个　此砲口吞子上用大石子一个或大鉛子一个用石子体軽則小子如数用鉛子体重則小子減半蓋藥力有限也此砲比佛狼机而軽此之小銃一可以當百如南方用兵以五百兵十扛馱三位守要害推営星薄功第一

治平勝算全書卷十八終

萬彈地雷砲

用大窑鐘一个盛炸葯仍満中鑿眼一个以装葯綫鐘口用土填堅探虜出没之処掘地丈余上用乱鴉卵石堆満仍用泥土蓋平埋藏如法竹樨推為葯路引入鐘内大發其鐘炸裂如雷泥土乱石鈍天強寇遭之有不披靡者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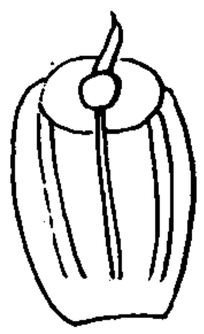


地雷問答

客曰昔者諸葛亮有地雷之妙今可行乎曰可行但可用之西北若東南窪下之地方掘数尺即有水泉縱有竹桿通火線而火信亦被潮濕难以卒發況下一部地雷要費死窮心机一个火信不著不惟空費且至悞事客曰是矣但其製可得聞乎曰先論大小等絶俱掘成溝将砲裁向敵人来処或集処上覆浅土中用通節竹支火綫于内有用千日火者有用鋼

輪者或待敵人自發則用支綫横攔敵人来路冲断其綫則火机自落火發綫支諸砲齐發如支綫或怕大風吹断或野獸冲動令快支之人暗隐於后亦用支綫發之須用鉄鋳石榴砲或石砲先不可者远近皆可以類而推雖百里之外亦可接去施放也

石砲



石砲解

此砲乃自前述抚今我政刘始石有大小不等粗可勁尺細可徑五六寸鑿以孔内入以炸葯築之以土預安纏綫常筒置於边墻垛口遇敵至墻下則多綫入筒以手推下敵所見不過石以為我抛擊不中不再陲防葯燃石碎有相近而不傷者有数十丈而被擊者使莫測所向此為第一利器且不費官帑一時数萬可備夫賊至城下勢不可阻如出頭視敵而外萬箭矢如蝟即抛石不過擊一人况頭仰視石下易避若缺

莫知中誰俾人丶奔遁此所以為利也

石炸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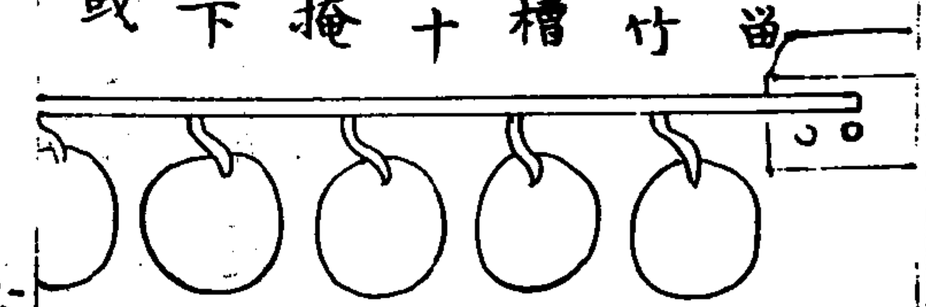


石炸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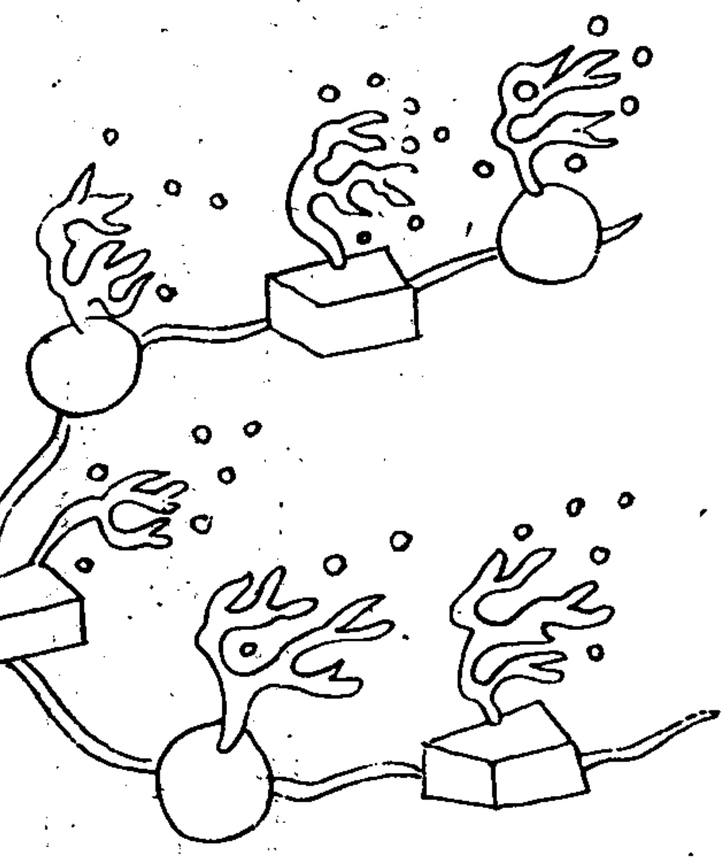
用石造圆形大小不等腹中鑿空裝炸葯滿杵实九分入小竹筒一節入引綫用紙隔葯上少覆乾土土上用紙觔泥：平盤葯綫於上守城設伏地雷用此炸砲大發砲碎且為久埋妙器

炸砲

製以生鉄鋳如大碗空腹上留指壯一口容葯木杵填実小竹个穿火綫于内外長線穿火槽擇屈必由之路掘坑連：数十埋于坑中葯槽通接鋼輪上掩使敵不知踏動發机地雷従下震起火焔冲天鉄堰如飛或設法用走兎鋼輪可以不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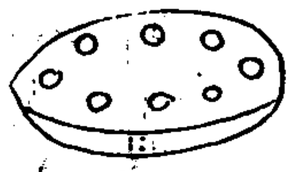
自犯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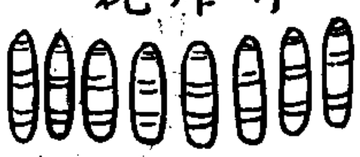
自犯砲

其製不拘鉄石瓦燒造空腹如前炸砲製法外綫通連火槽捶相机連：安置要路賊犯其机群砲皆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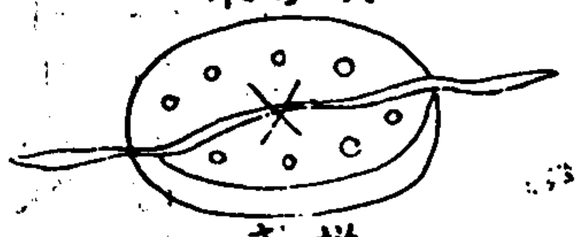
穿砲鞋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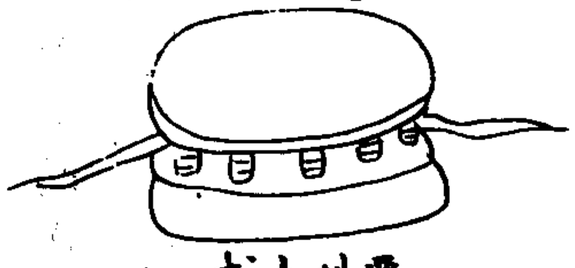
竹炸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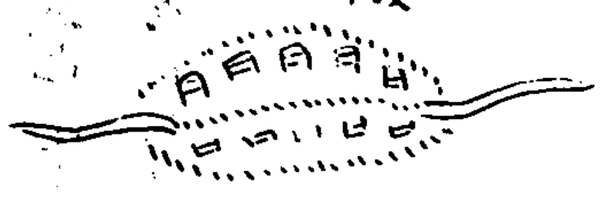
木方底



式拙



式土竹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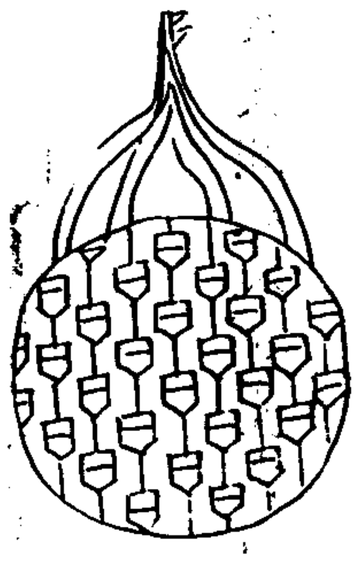


治平勝算全書　卷十八

地雷炸營

多設関隘以竹九寸圍者鋸炸段長五寸打通底留一節先以生牛皮繩縛后以沸油灌入良久傾出下安葯綫杵作炸砲葯八分入鉛鉄子以蠟封口空地坑五尺用方作底蓋葯信拙一処於抗穿透葯線火机動發即應矣

西瓜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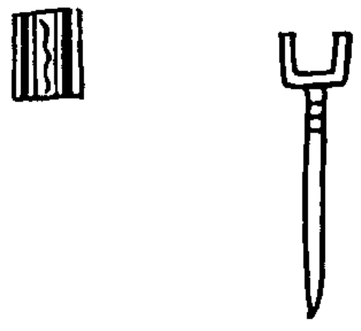


西瓜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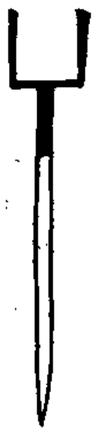
又名皮砲此物原是守城第一美器蓋以高臨下方可用也砲中入小疾黎一二百枚火老鼠五六十个每个混筒面倒縛細毛鈎三口各貫火絨俱入砲中然后入砲葯但使葯滿不可築实入葯之后緊閉其口再湖麻布二層堅紙二十層晒乾週迴分三停錐三細孔俱貫入葯綫頂上正中錐一孔入二寸長細竹管夾一葯線貫其中使其火当中發爆力奔均不

致偏勝也四葯綫会帰一束俟賊至城下點燃捻綫待火将分　丢落賊群中火綫必四者防地滅也砲声一响蒺藜布散滿地火鼠錯乱燒人：主動自然傷跌斷不敢再至城下矣

子母銃捻形　子銃



母銃



內為刻木信以葯綫纏之外用褙紙捲緊合口其砲於夜間放入賊壘少頃即於賊营中銃發獲功甚善

子毋砲用驚营或夜間远、放入賊壘少停於賊壘
中銃發无制之兵势必驚惶我得乘之此器最妙砲
用木信雕成羅丝形為渠以药綫渠纏足下露綫一
節在底上露出信之上用褙紙信外卷紧与子銃
瓶八分将信送入口即将瓶衆向下摇、投入其信
若仰瓶装信則信底有药放时药催信出而瓶不破
响惟褁装其信則将信務入到底底下无药、在
週圍信綫燃入药乃炸破子瓶其放時先用木馬将

火銃装畢以瓶入上大口先点子線燃入木信不見
即点毋砲綫打去若子綫点早毋綫太長則瓶不出
口而响矣若点子綫太遲未及燃入打去則閃風而
滅矣又一法共拴一綫居中点火終是不齊还是两
点為妙

造錫鉛銃者須知煉鉄蓋鉄中原有渣滓夹雜須煆
煉不已融尽渣滓底於精純方免脆折爆碎之患故
十斤而煉用一斤者為上十斤而煉三斤者次之其
管欲圓而淨其臬欲端而直司銃者須擇手足便捷
之人臨敵裝药入彈管而不見臬則失之俯皆不能
中須近敵用之長短兵相夹葉势速進使賊避銃目
睒閃眩之間而我兵已入其隊中矣

銃形



其法以藥裝入一節即以厚楮紙一鈔一个中穿藥綫子送入銃内又裝一个藥入裝穿又間以穿藥綫紙一錢如此裝至鉛子銃管止

送子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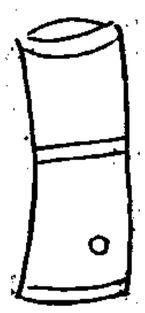
此用鉄作送子下只圓送鉛子不偏

賽貢銃

行營之内鳥銃雖速而力小难禦大敵难守險阻难張威武佛狼机又太重难於扛随今以臆建一器名為賽貢銃既先下木馬延遲之艱又不坐后其鉛子猶勝佛狼机之大其聲勢可比發貢其速即可比鳥銃每五百人之中用以五六門以備守路截險銃長三小尺内口約容半觔鉛子葯在腹粗不可過鉛子送至腹口即平卧地下随其远近加墊高頭不用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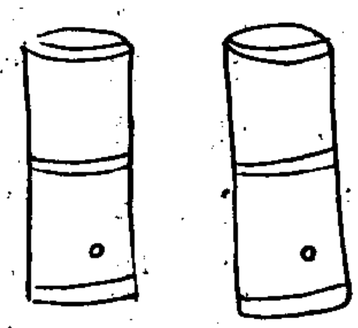
馬等類此器利在項長而鉛子合口故也葯与鉛子輕重相等

木砲



木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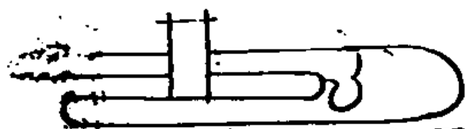
用堅木造式无論大小渾鑿空腹外鉄箍四道下開線眼裝火葯杵実口入黄土少許次進石鉄子葯線穿聯机槽火發砲碎飛傷便於守城事急為易造耳



銃内装葯式



銃子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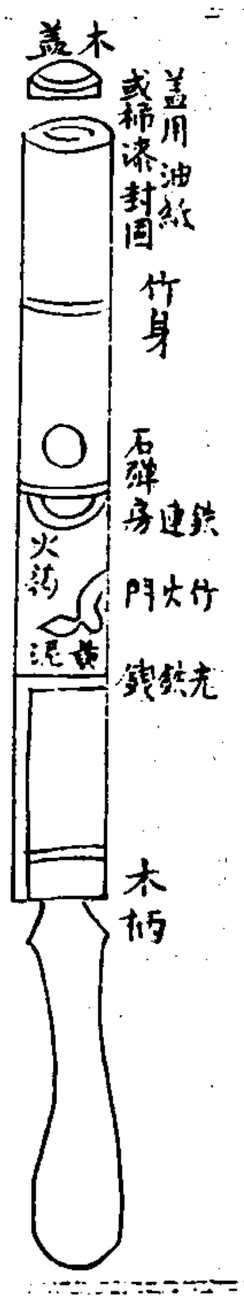
銃如莧銃但药尽処用一孔上安一鉄筒入鉛子数枚閉定口一个銃放去一个子又落入

竹將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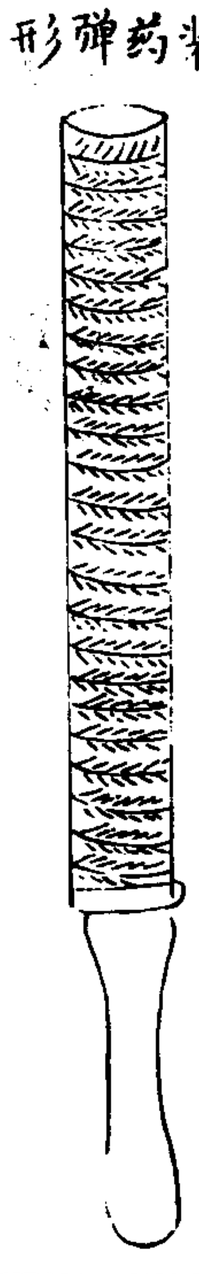
用毛竹圍厚者長四尺許將圍鑿開通其節止留頭節作底節后留一尺四五寸用一木柄、頭直抵竹節處週圍用四肥釘火牙樣釘之以苧麻打成办或三股繩自柄至口緊、縛固旁節底上先置潤黃泥二寸以一分厚殼筒口大鉄錢一个蓋泥上旁錢開一葯眼將斐葯線引入四五寸直透上為妙方入葯一竹看竹之大小增減已入葯用木桿輕、築实少

用紙團或乾土实之又將一分厚殼竹筒圍大鉄錢一个鑽眼如連房式置葯上方以殼筒口大圍石彈一个置鉄錢或再加碎鉄小鉛彈於錢上若單用石彈連房式錢不必用矣以徑寸粗紫二根長三尺許縛成權架之对數叅放若欲远則稍昂其頭如近在二三百步外只平架放去柄尾須以大石抵住防其后坐麻繩石子鉄錢打葯竹火門油灰及製造之器須預備多帶軍中即隨地立刻可造每兵可担十數

位而威力猶在佛狼机上發時响聲震地其力可及七八百步之远即劲敵遇之且鑞粉於七八百步之外矣每營共得数十位架在陣前分作十数層次第置之再以数位分架兩翊或橋口或田塍或津渡數可往来之処以備冲突若西北边塞造用須以万計以百数為一層稍近即用各色火箭接續不斷虜雖



火門用油灰抿記方用药線盤在竹眼用油紙封固



裝药彈形

元敵竹將軍

竹將軍未發損

客曰近日有新制竹將軍在聞有七利可得聞欤曰竹將軍即竹發損雖木亦可為之謂之木發損北方謂之千里勝其器雖一發而壞不以銅鉄崩毀能傷人其利一敵人得去不得再用其利二每位通計工價不過七分費廉工省一刻可就其利三无难取之物其利四体軽可以远負其利五其威猛与銅鉄相等威敢心壯吾胆其利六南北水陸无所不宜匠不論工拙皆能造其利七对壘立陣防営守城无不可者但妥药信并制药又与別器少异不然則横出多而直出少智者能自默念

飛天噴筒秘法



竹長一尺五寸粗徑二寸用蔴繩密細纏下用竹木為柄長五尺筒中先下灰多硝少漫藥一層次下噴藥一層次下珠一枚照築固製務要合口用力倘築過力使餅碎又无用也如此五次完然送藥多則暴其腹送藥少則送出餅子不远此亦定法惟以筒之粗細餅之大小為送藥之加減餅發去緩者為

噴藥乃佈陣之時用也餅發去急者為送藥远去数十丈燔人積叙燒人船隻其莫大焉

餅式

此中之十字渠可深一分　合餅子之方用硝黄樟腦松脂雄黄砒霜以分兩法製打成餅子修合如筒口大小為妙餅子兩边取渠一道用葯綫拴之

滿天烟噴筒秘法



滿天烟噴筒秘法

粗竹径二寸以竹布箍之用硝黄砒霜班毛剛子硇砂胆凡皂角銅綠川椒半夏蕪荑蕎烟煤石灰斗蘭艸艸烏水蓼大蒜浔法分兩再用磁砂玉田沙炒毒将筒繫于鎗竿頭順風燃火則人流淚噴嚏閉目禁口而不能立於戰陣之間矣

噴筒分式



餅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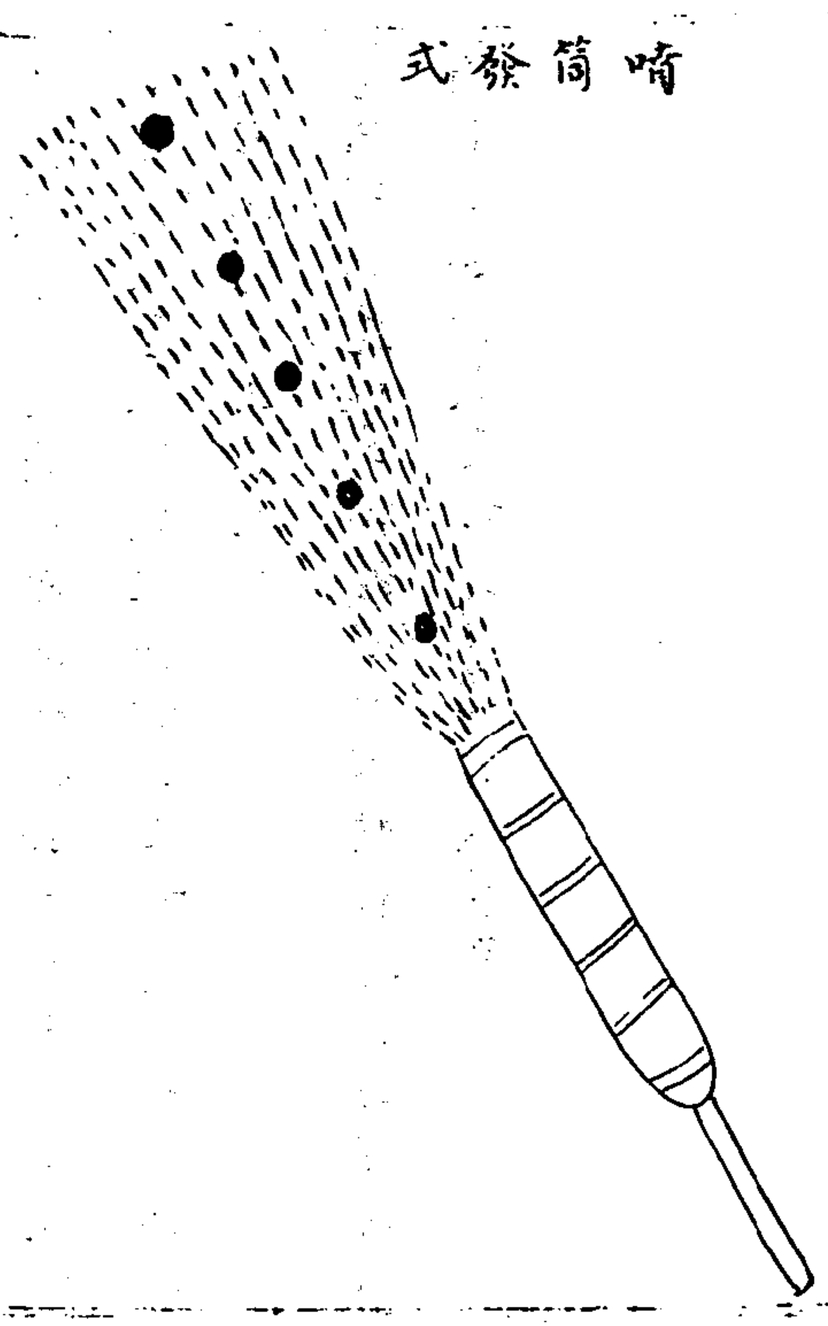


餅兩邊取渠二道用藥綫拴之下火藥一層下餅一層

噴筒

用園細猫竹徑粗二寸深長二尺餘以麻繩纏密下用竹木柄長五尺先下慢藥一層次下送藥一層次下餅一枚餅照原製務要合口用力築之築力太過餅碎无用也如此五次完送藥多則爆其腹藥少出餅不遠徑粘帆其帆立燃藥方載前

噴筒發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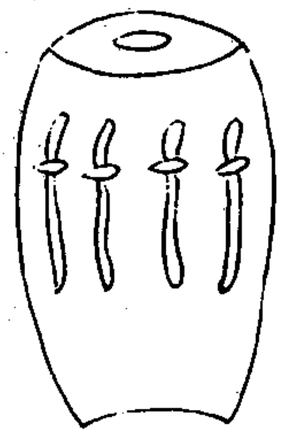
頭噴硝一兩　烟子三錢五分　磺三錢二分　噴硝一兩　磺三錢五分　灰二錢

一分　錢砂一兩如黍米大　硝

一樣如數另研碎極細然后入砂先定豆噴后定二噴陣上加密陀僧一錢　礮砂一錢　石黃一錢　鉛粉一錢頭噴用炭要炸只用烟子

半　臭　四　面　圈

火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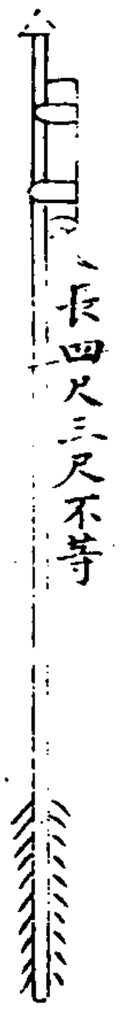
每罐八臭；各繫火繩四五寸一段將火俱点着以四五寸之火繩可燃許久惟同便始投一投則罐破罐破則葯見此法可以久待亦交法之妙者

少箭

箭即三飛中之小者但桿用箭竹以二枝頭相接即堪火葯頭粗不及寸餘長可四寸三枝飛入后隊人心自危莫測所向製法捲借紙作筒以葯築之務要实如鉄以鑽心孔務要直孔頭用繩牽鑽頭常用水沃鑽不過要換鑽多則鑽頭熱心則葯燃每心傷人每頭長五寸許所鑽葯綫孔必三分之二太淺則出不急或墜太深則火实箭頭之前遂不復行鑽洞須容三線則出急而平

造法有二造成或鑽綫眼或用鉄桿打成自然綫眼鑽者不如打成者妙鑽易而打成費事

火箭圖



箭頭式



箭頭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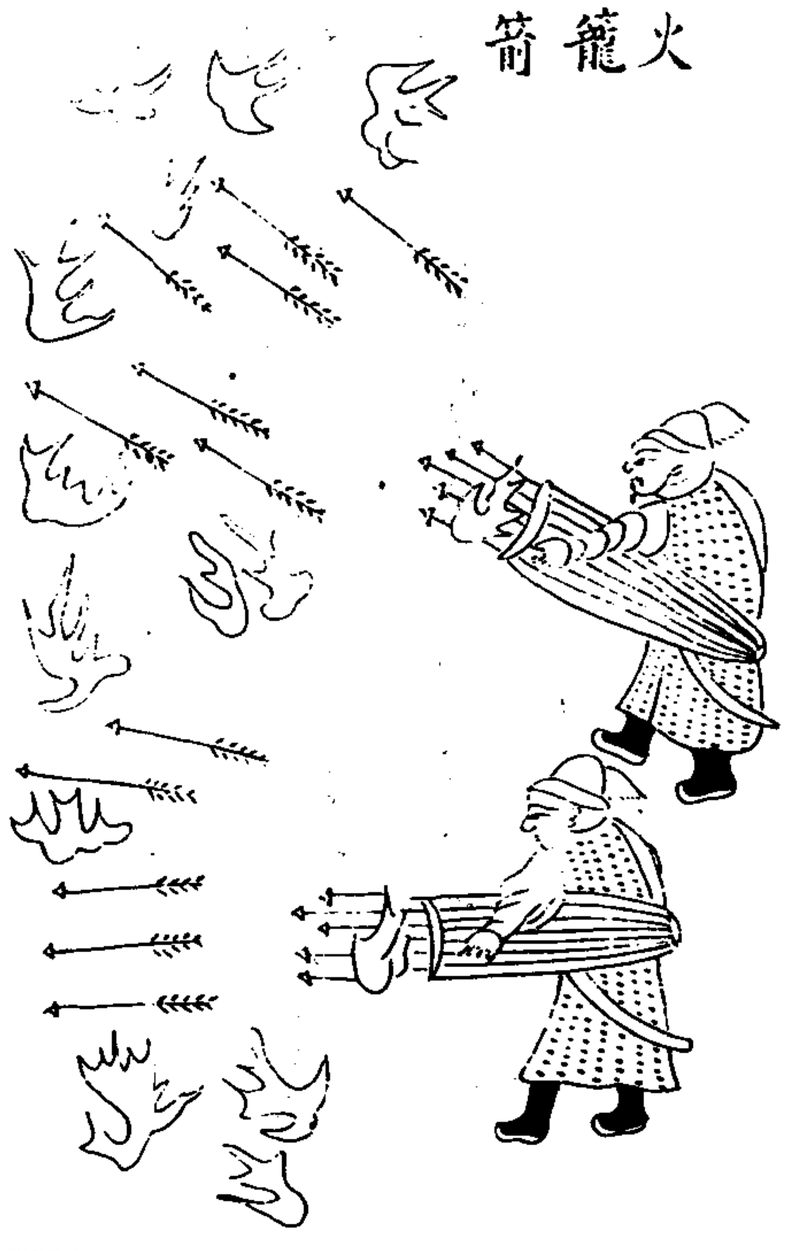


筒後或再焚燒之物或加火砲任意

惟問：答火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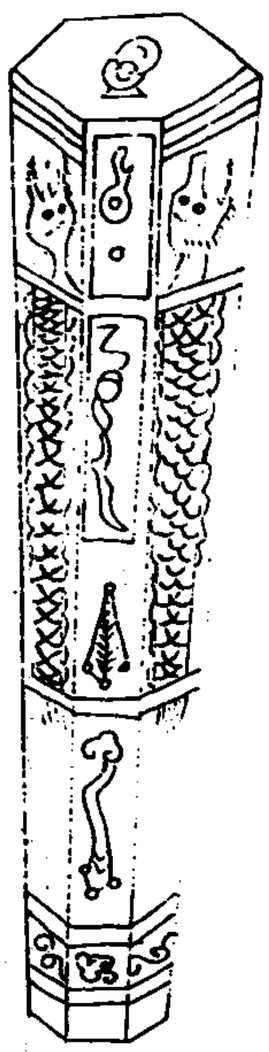
客由火箭何如曰火箭之制于及大過于乃弩善造者可得六七百步之遠然造之不易一枝約打二万趄方能有济頭上須用回火約十分之二水戰方可焚帆陸戰方可燒寨其鏃必要茨茶頭点銅長信入箭腹中三寸信外鉆二箭与箭竹相湊合其竹鉄交接處須用舫纏堅固用漆〻過其劒花亦漆方耐風雨善用者或百枝或三五十枝裝成一笔抱火信名曰一窩蜂又名火龍少者九枝名九笔筒用有力之兵負之伺敵至二三十步之内間隊而出平按地上直冲而去雖山岳可摧況倭虜乎若遠〻見敵即先放了俾敵避過何益于事或其状差小者名曰湧箭馬上亦可放名色甚多揔一火箭而已矣

火籠箭



用竹筅綸筒長四尺口大尾小紙糊油刷以防風雨內綸橫順閣箭竹口三尸旁留小眼穿藥線抵联內起火箭上每筒裝十七八枝或二十枝鋼箭頭塗毒藥起火前揑明火一凡焚粮艸城樓船隻俱妙過數則前冲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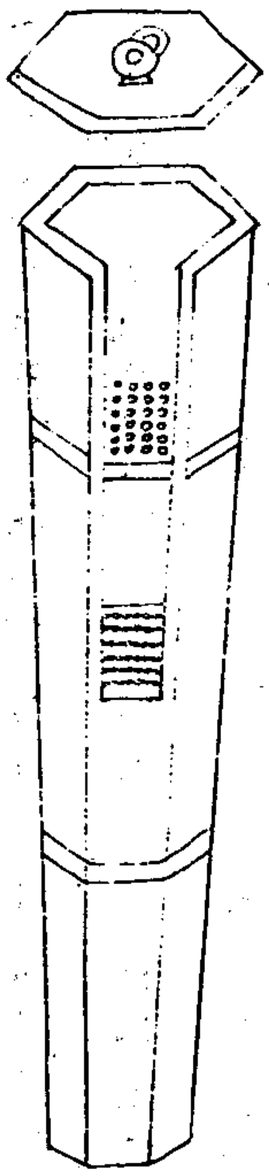
蜂窩



藥筒長四寸・箭桿長四尺二寸



木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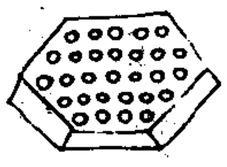


窩蜂分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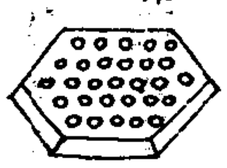
火門板



架箭格上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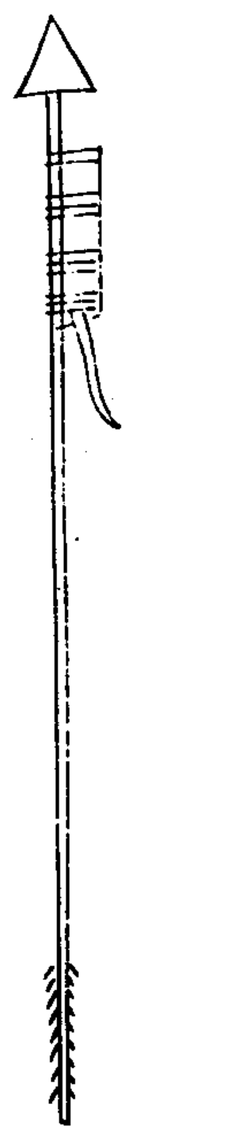
下格板



一窩蜂

木桶内貯神机箭三十二枝名曰一窩蜂須製造如法力能貫革可射三百餘步先有以十数短小猛箭貯一筩箐但箐力稍減終不若神机之勁箎箐难藏雨濕終不若木桶之宜每桶三十二枝用之南北水陸皆所不宜縱於竹將軍鳥銃放尽之后仍以射虎毒藥塗鏃在西北多用車戰每車可加十数桶去敵二百步外抛線一燃衆矢齊發勢若雷霆之却莫敢当其鋒者且至輕陸兵人二可以負行每營或数十桶或百桶多寡益善武備志共載三十餘種存此与火箭其餘挩是一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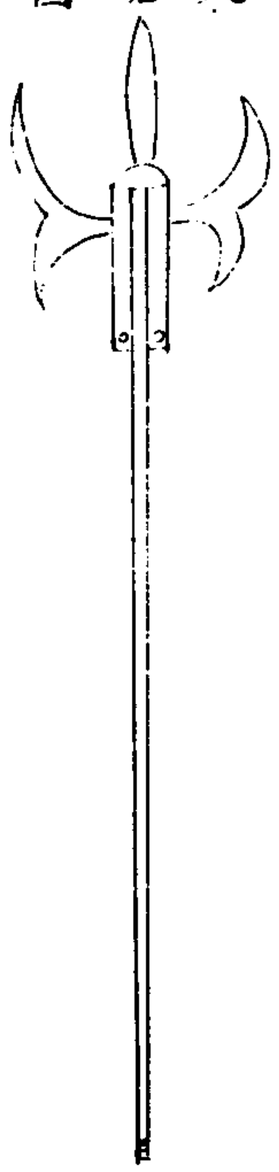
飛鎗　飛刀　飛劍



飛鎗飛刀飛劍

三種飛器不過一法即一大火箭也造用徑六七分荊木為之長可五尺后杪三稜大翎如箭矢頭用紙筒实以火藥如火箭頭長可七寸粗可二寸他人隨地不起惟迫日造鏃長五分横澗入分或劍刀形或三稜如火箭頭連身重二斤余燃火發之去三百步中者人馬俱斃几有枚材之物皆可架放也此三器俱長五尺五寸重二斤

火銃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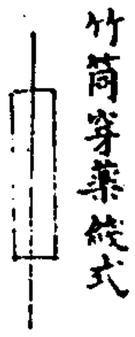


火銃　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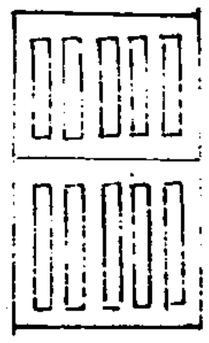
柄長六尺銃頭長尺許木柄兩边又止作鈎鐮夾銃有二噴筒用时先放一个兼綫引着復放一个完作短兵格架刀銃以佐盛远等砲使有膂力者持之亦利器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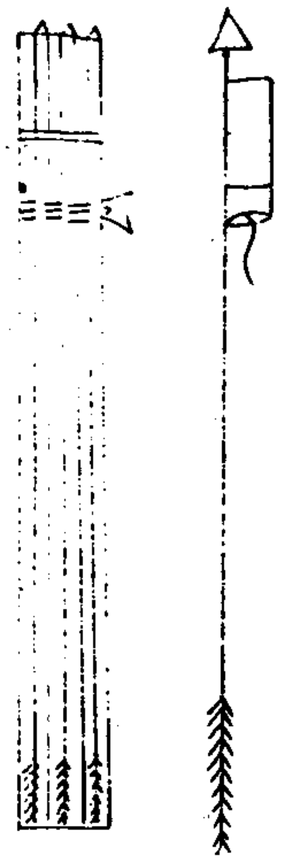
火磚　神机箭

竹筒穿藥綫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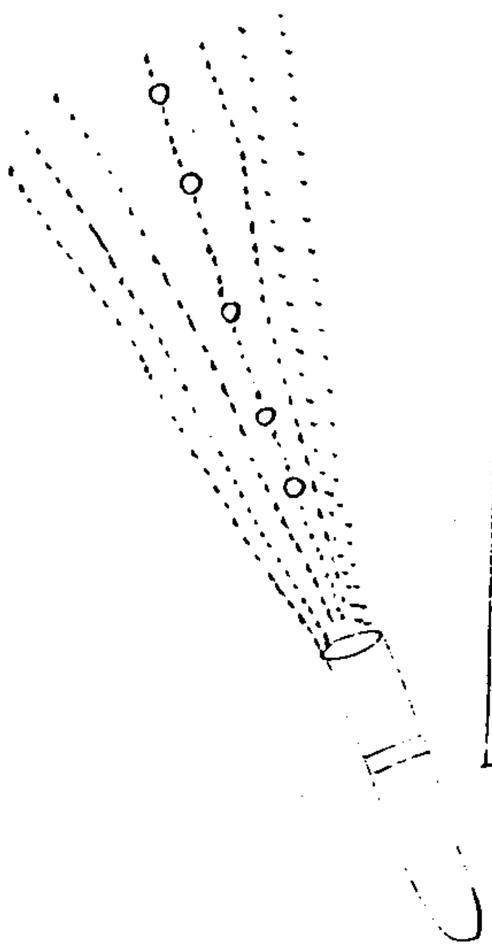


包式





飛天火筒



火桶　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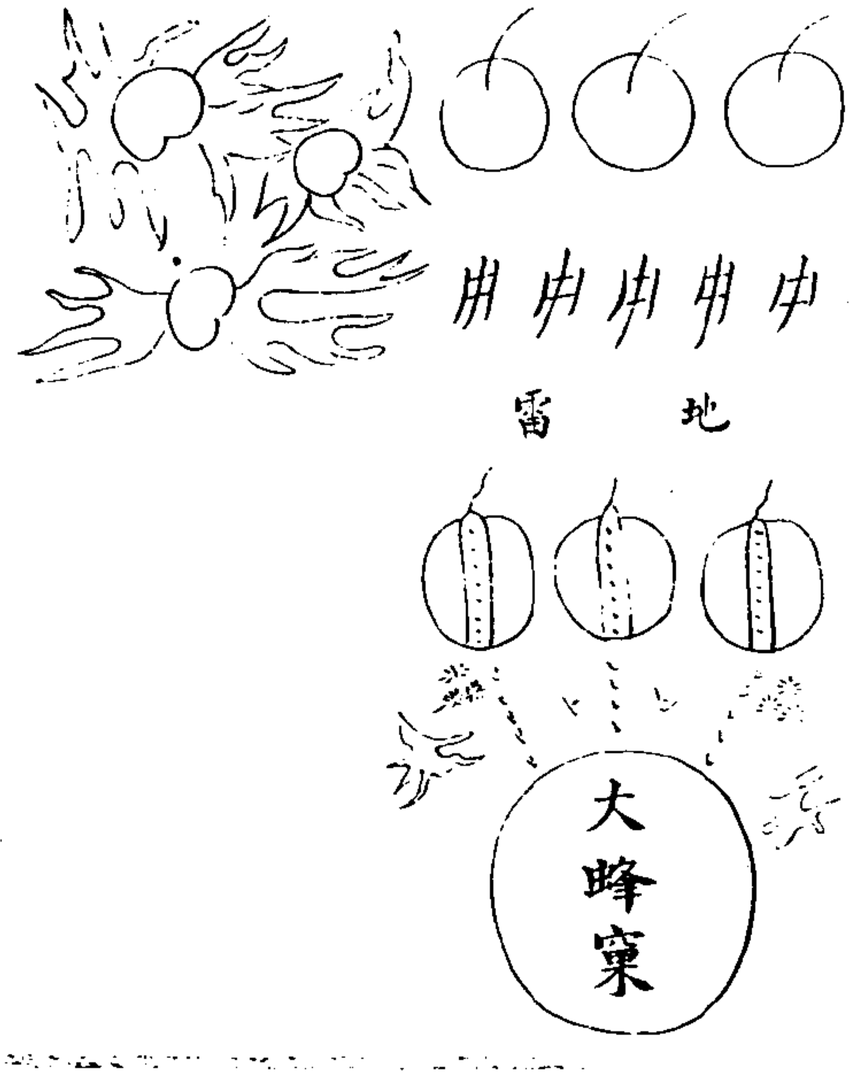
用粗碗一个将炭三四塊用濕灰培于碗



此火药半桶捕火磚四个疾蔡一百个切不可滿若滿則內覓平放在藁实撅下藁不泛火向以盖之以出碗也

火磚用地鼠紙筒砲各要藥綫每个排為一層上下二節各二層以薄竹篾縛束合酒火藥松香硫磺毒烟用粗紙裹成磚形外用棉紙包糊以油塗密另于豆上開口下竹筒以藥綫自竹个穿入火桶旧用火藥傾下賊舟此同長策然又別用火藥或炭火再傾抛使之發藥每：或連桶抛入水中或被賊以水沃溼加未中音察不如遠只用飛天噴筒近只用埋火藥桶至易至便

神机箭法以礬紙為筒內入火藥令滿实另油紙封之以防天雨后攢一空裝藥綫用箭竹為幹鉄鏃如燕尾形末裝翎毛大竹筒入箭二矢或三矢望敵燃火能射百步利順風不利逆風水陸戰加可用戰能燔舟逢陸戰能燬巢穴中毒必死



天墜砲其大如斗用法升至半天墮于賊巢震响如雷黑夜令賊自乱相殺内有火塊数十能燒賊之營寨

地雷以生鉄鋳成实藥斗許檀木砧二至底砧内空地雷以生鉄鋳成实藥斗許檀木砧二至底砧内空心裝藥綫一條擇寇必由之地掘地作坑連〻数十埋地雷于坑中内用小竹筒通藥綫土掩如旧机関藏火賊不知而踏動則地雷下震起火焔冲天鉄塊如飛蝗着人即死乃孔明之秘器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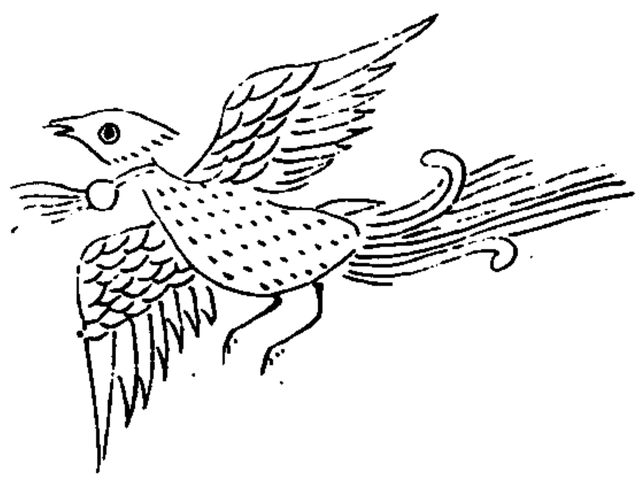
大蜂窠戦守攻取水陸不可死者奪心眩目製宜精工此兵船最利火器

火妖紙薄拳火内松香入毒藥外煮松脂桐油黄蠟燃火抛打烟焔蔟聚戳脚利水戦守城俯打亦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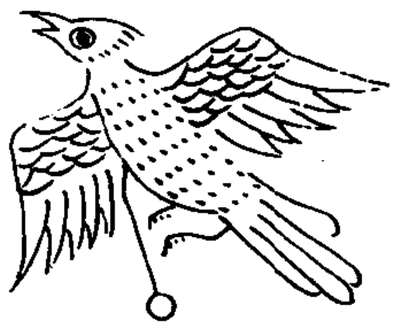
戚繼光曰火器用于水者以上藥綫各處置者俱用一二尺長浮于外每点抛之一抛開風其藥綫便滅或抛至別船如賊見綫尚長而按之或及抛我舟令用于母銃藥綫法凡火器一件其藥綫之

慶用細竹管一个直捅于腹内至底藥綫安于竹腹之内持外点火燃綫已入竹管之内不見方寸抛下則綫在竹内燃之竹底方透火器抛下之時藥綫在竹内燃並无閃滅之事且抛于賊舟只見凝然一物並不知点燃何處就抛水内則綫燃于腹火焉冲于口水為焉所迎亦不能入在水底犹能燃放而后已此及妙及念万无一失者

火禽



雀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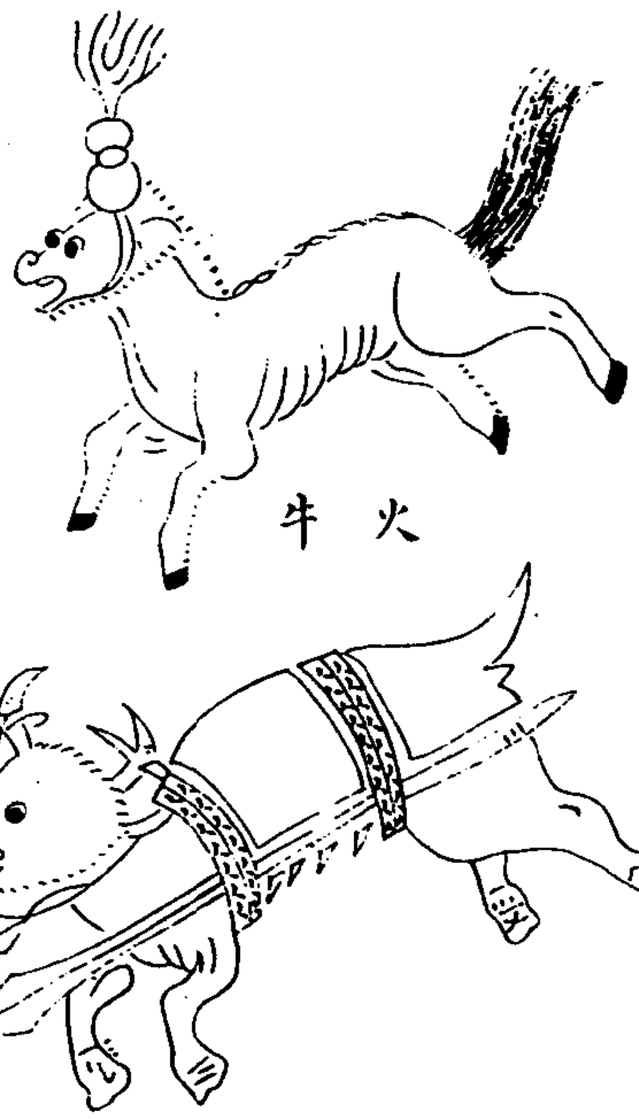


火禽以胡桃割剖分空中安艾火開兩孔復合先捕
敵中野雉繫項下釘其尾縱之奔入艸器吸火發
雀杏磨杏子中空以艾实之捕取數人城中及倉庫
中雀數十百只以杏繫雀足上加火薄暮群飛入城
墨中棲宿其積粟盡舍須臾火發

火兵



火獸



火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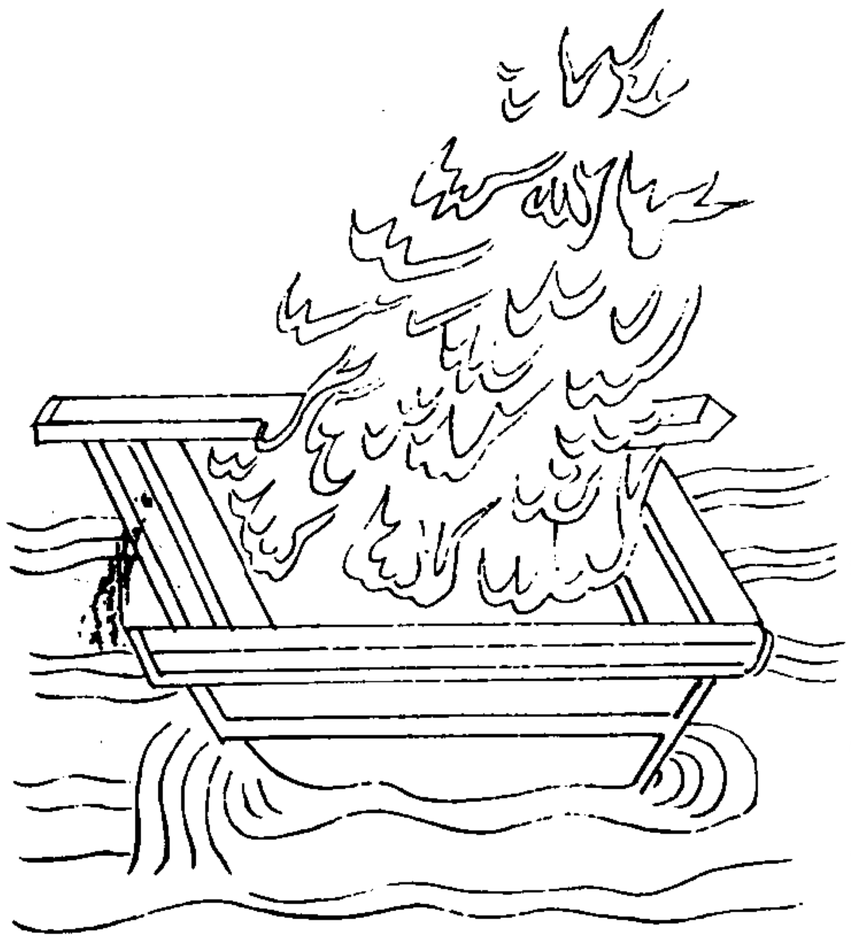
火敵以艾貼火置于氆中開四孔却氆于野猪麝鹿
項上針其尾端向营而縱放之奔走入州氆敗火發
古法也用牛前膊縛搶其刃向外以樺皮細卅注尾
上驅其首向敵發火其牛震駭前奔敵衆必乱可以
乘之古有燈籠火馬其發略同加可度宜用之
火兵以騎枚縛馬口人負束薪束縕懷火直抵敵营
一时舉火营中大乱急乘之勝而不乱捨而勿攻

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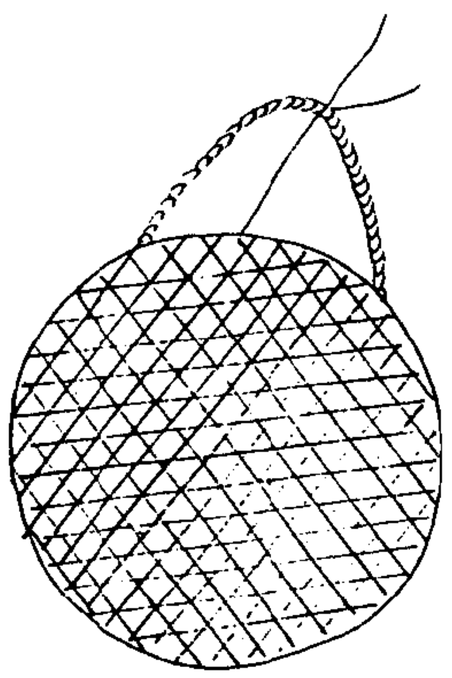
凡大戰用敗船或木筏載以芻薪從上風順流發火
以焚敵人樓船戰艦

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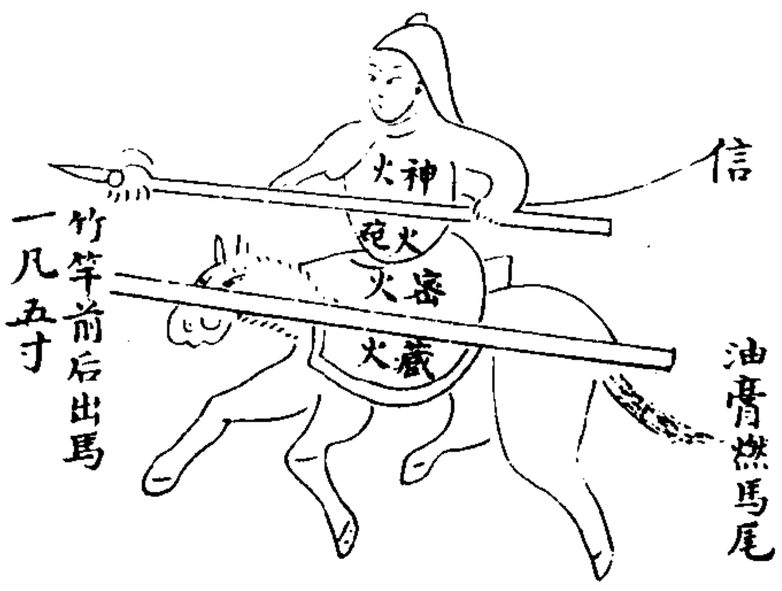
火船



球炮



火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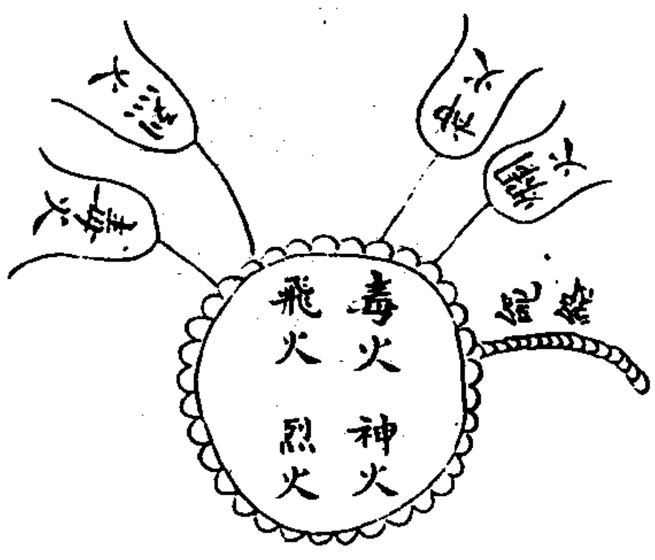


擇人貌狀音服与數同者夜窃号逐便懷火偷入营火焚其聚積火發衆乱而出以兵攻之

行炮

猛火衝人无能拒者几攻城邑旬日未拔則備蓬艾薪艸万束其束輕重使人力可負以乾艸為心濕艸外傳候風勢急烈于上風班布發炮漸々逼城乃具皮笆旁牌以禦矢石

毒藥火球



炮毬

毬內用火藥三斤外傳黃蠟一斤上如火毬法塗傳之令厚用时以錐烙透点信宜泻法務占上風方称妙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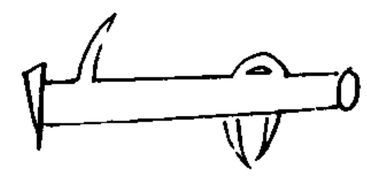
毒藥炮毬

毬重五斤用硫黃一十五兩州烏頭五兩焰硝一斤十四兩巴頭五兩狼毒五兩桐油二兩半小油二兩半木炭末五兩漉青二兩半乳香霜二兩黃蠟一兩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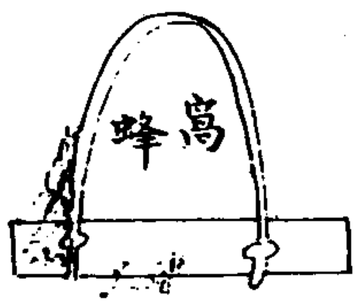
如一兩一分麻如一兩一分搥合為毬貫之以麻繩一條長一丈二尺重半斤為紙子更以故紙一十二兩半麻皮十兩漉青二兩半黃丹一兩一分炭末半斤搥合塗傳于外若其氣薰人則口鼻血出二物並以砲放之害攻城者

凡火箭積聚及一應可燔之物並用火箭射之或矢或弩或床于弩度远近放之其法見守城及器械門

寫蜂分形







寫蜂狀如鳥銃之鉄乾而短其管口比鳥銃口稍寬容彈子百丫葉則彈齐出遠去四五百步出以皮條紹之一人可佩而行戰時以小鎮足駕地昂其首三四寸蜂尾另用一小木椿釘地止之誠行營之利器也若欲為坐營之用則以木床載于營門床身左右各置二輪以便進退可為守營之宝

治平勝算全書卷十九終

雙峰年羹堯輯

水戰

吳楚揚越之間多習水戰故吳人以舟楫為與馬以巨海為平道春秋時吳以舟師伐楚又越軍吳軍舟戰于江伍子胥对闔廬以船軍猿陸軍之法大翼者當陸軍之車小翼者当輕車突冒者當衝車樓船者當行楼車橋船者當輕車驟騎大翼以下皆船名公輸般自魯之楚為舟戰之具謂之鈎拒退則鈎之進則拒之漢武伐南越于昆明開池習水戰製樓船建樓櫓戈予船下置戈戟以禦蛟龜水怪然樓船戰艦形制之盛不若輕疾之利故怵旧藏蓄器械以樓船大艦為先趨便利立攻效則走舸海鶻為其用或伏袭而入敵境則凡舟皆可用也

戰船

凡水戰以船艦大小為等勝人多少皆以米為準一

人不過重米二石帆櫓輕便為上以金鼓旂旛為進退之節共戰則有樓船鬬艦走舸海鶻其潜襲則有艨艟遊艇其器則有拍竿為其用利順流以赴之諸軍視大將軍之旂匕前亞聞鼓則進旂立聞金則止旂偃即止若先鋒遊奕等船為賊所圍而須外援則視大將赤旂向賊点則進每点一船進旂前亞不奉則戰船徐退旂向内点每点一船退若疑兵則于浦泥廣設旌旂帆以惑之此其大畧也

水攻

夫水攻者所以絶敵之道沉敵之城溇敵之廬舍壞敵之積聚百才之衆可使為魚害之輕者猶使緣木而居懸釜而炊故曰汾水可以灌平阳濟水可以灌安邑河水灌大梁洧水灌鄗川韓信夾濰水決沙囊而斬龙且曹公引沂泗注下邳而克呂布皆控帶山阜得地形之利也若乎陸引水勞力費工利害相半智伯以水攻而亡此又水攻之宜戒也故兵法曰以水佐攻者強凡水因地而成勢記源高于城本高于末則可以遏而止可以決而流或引而絶路或堰以灌城或注毒于上流或決壅于半濟其道非一須先識水平側度高下可用也

濟水

凡軍行過津渡泛涉及入山谷逢水暴漲止則死舍濟則死舟太公对周武王以飛橋轉轆越濟整飛江天艗濟大水而不顯制度死生追究夫器用素具画克死患設有急难何以支持故韜信以木罌渡河而虜起三軍鄧訓以縫革置筏而敖朗此又臨事制宜而能利涉者也今以所存法畧于后

凡軍行渡水上流有浮沫至者須待其定測水不漲別渡蓋慮半渡水漲或虜人壅遏上流欲絶吾軍也

凡殊方異域水勢有洄狀險惡者及皷毫水害之屬兵欲濟渡須皆先浮鄉導問收預為防慮

凡將渡先于岸上四面列陣仍令乘高远望以候騎探之防冦之掩襲然后分隊旋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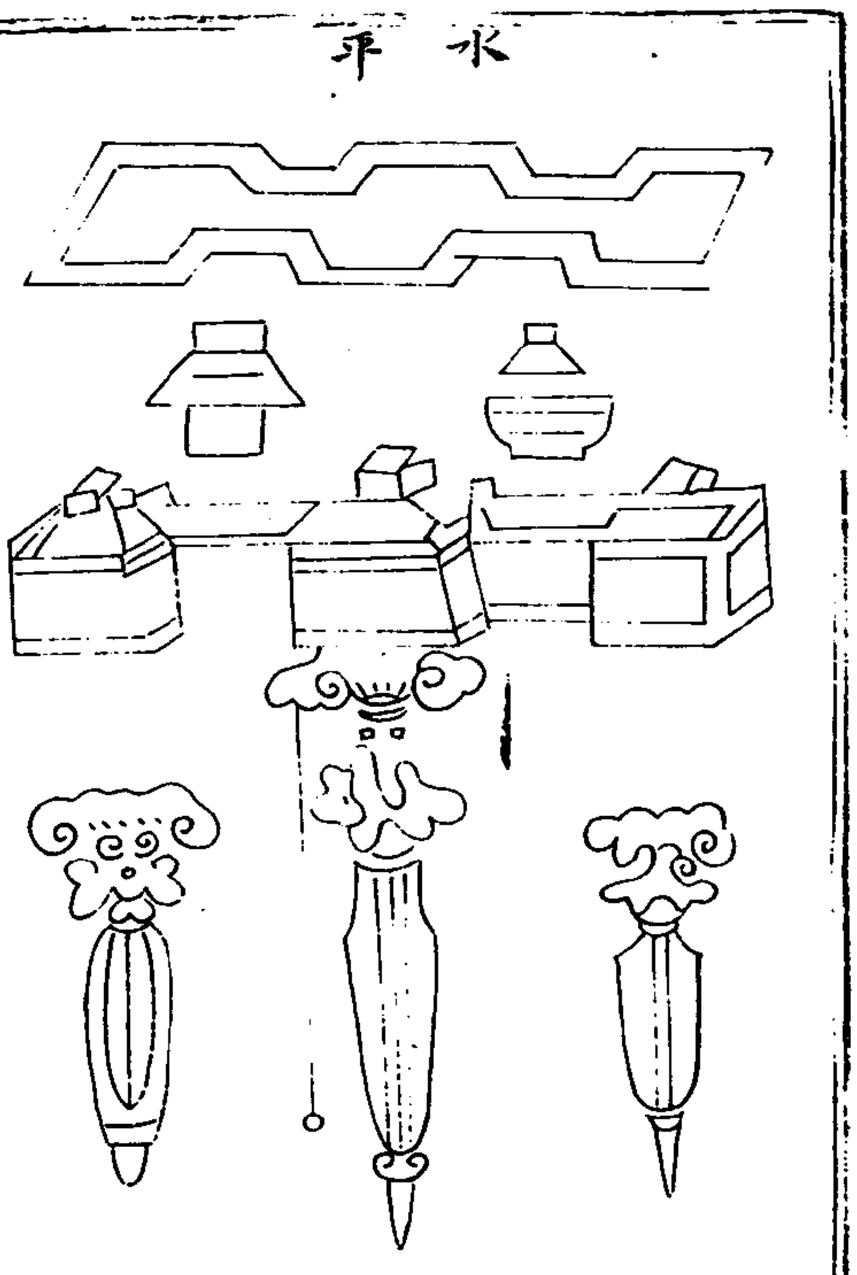
凡濟心先戰隊既升岸勒為方陣亦令人乘高远望一如前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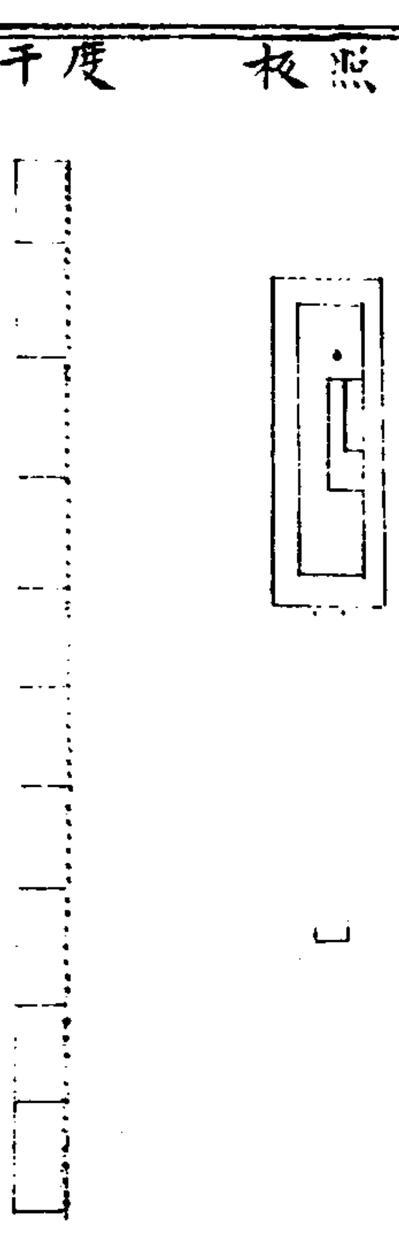
凡薛筏記以竹木及有屋宇處可以毀折為筏浮渡并束弱卅亦可用之

凡過溝澗小水可伐水旁木并枝葉以藤蔓縆索推置水中使前后積聚相挽以渡人

凡大寒欲濟流澌未合以巨縄横絶水面約澌須臾流澌自合可以濟矣

凡軍行過溪陂未得濟者則度水狹以軍中車用鉄索相維横絶中流实以上囊以過水勢水稍浅諸軍可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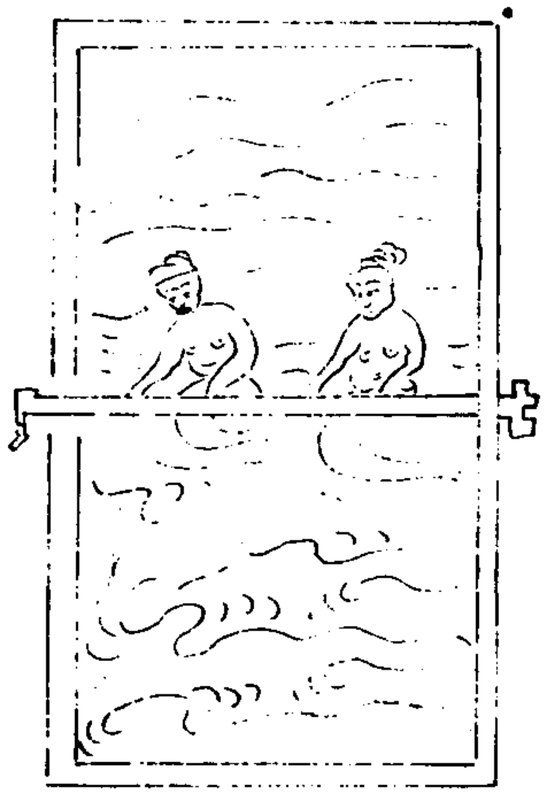
水平者木槽長二尺四寸兩頭及中間鑿為三池匕橫澗一寸八分縱澗一寸三分深一寸二分池間相去一尺五寸間有通水梁澗二分深一寸三分三池各置浮木匕澗狹微小于池箱厚三分上边立鑿齒高八分澗一寸七分厚一分槽不轉為閧脚高下与眼等以水注之三池浮木齐起耽目視之三齒齐平則可為準或十步或一里乃至数千里目力所及置照板度竿亦以白絕計其尺寸則高下丈尺分寸可

知諟之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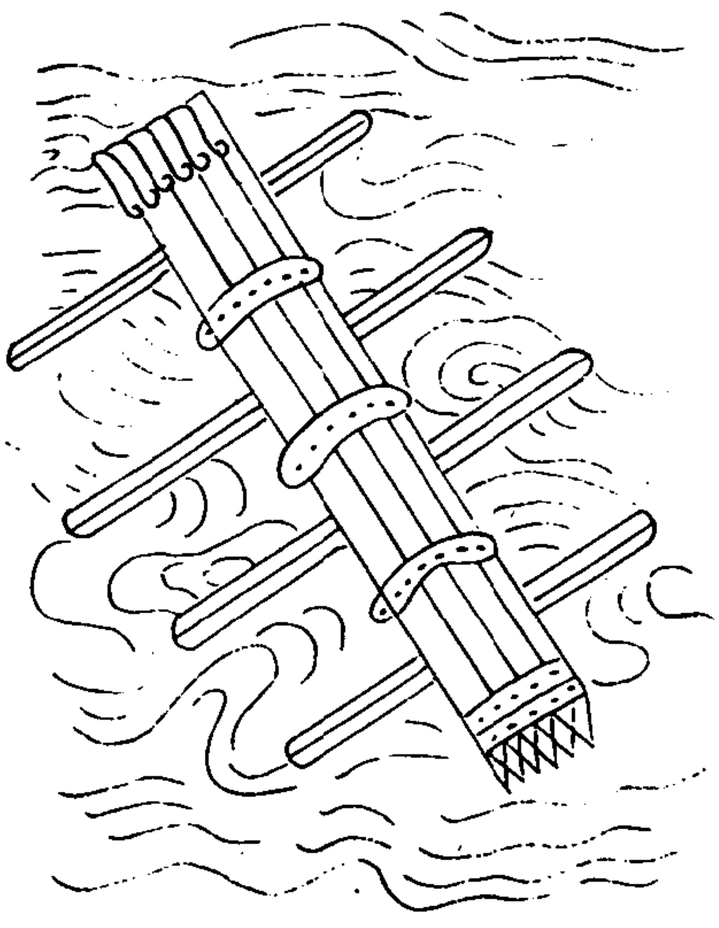
照板形如方扇長四尺下二尺黑上二尺白澗三尺枘長一尺可握

度竿長二丈刻作二百寸二千分每寸内小刻其分随其分向远近高下其竿以照板映之耽目視三浮木齒及照板以度竿止尺寸為高下遮而往視尺寸相乘山崗海澗水之高浅深皆可以分寸度之

飛絙式



蒲筏



皮船



浮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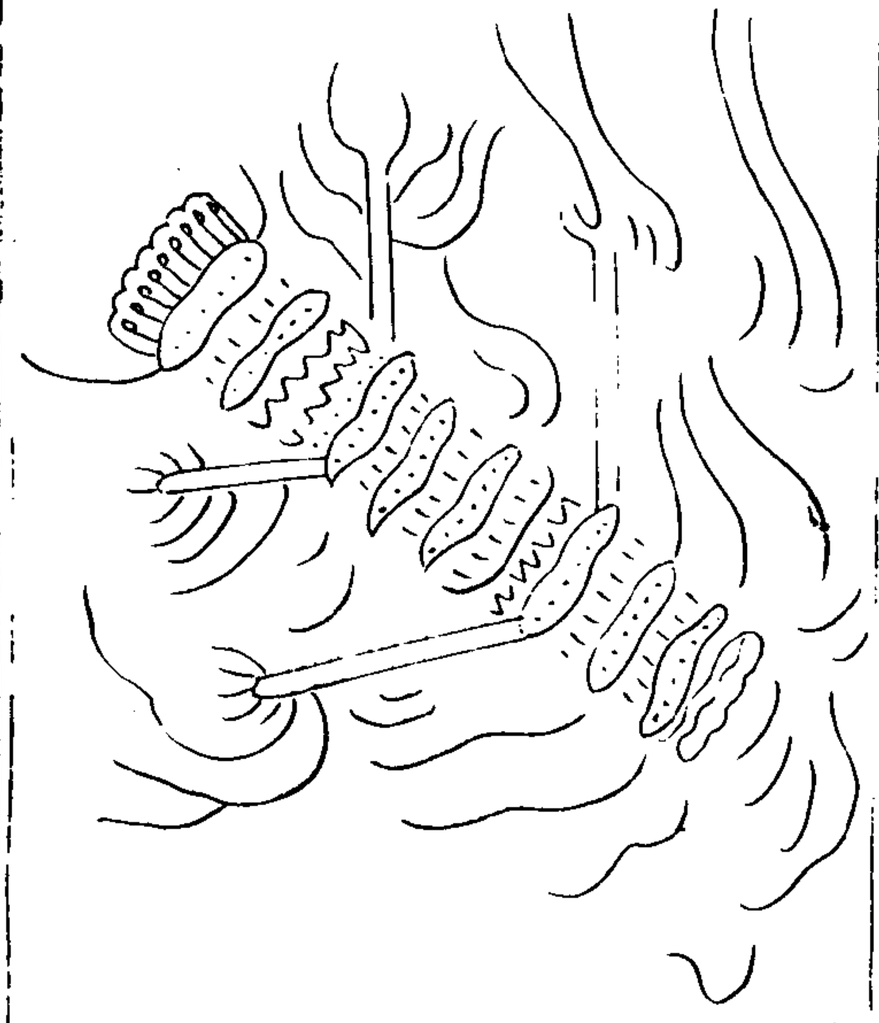
蒲筏者以蒲束圍頭倒為十道縛如束槍狀量長短為之死蒲用蓄亦可浮渡

飛絙者募善游水士使人繫繩于腰先浮渡水須引大絙于兩岸立大柱急定其絙使人挾絙浮水而過器械載于首如大軍可為數十道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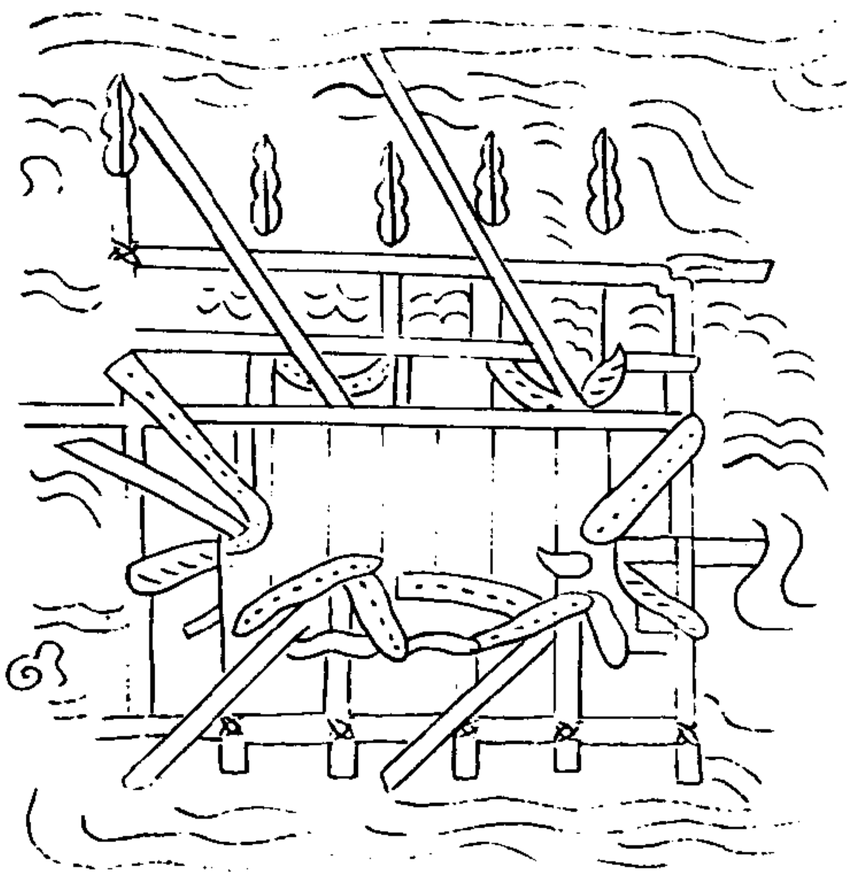
浮囊者以渾脫羊皮吹烝令滿擊其腔束于腋下可浮以渡

皮船者取生牛馬皮以竹木縁之如箱形火乾之浮于水一皮船可乘一人兩皮船合縫能乘三人以竹繫木助之可十餘人

筏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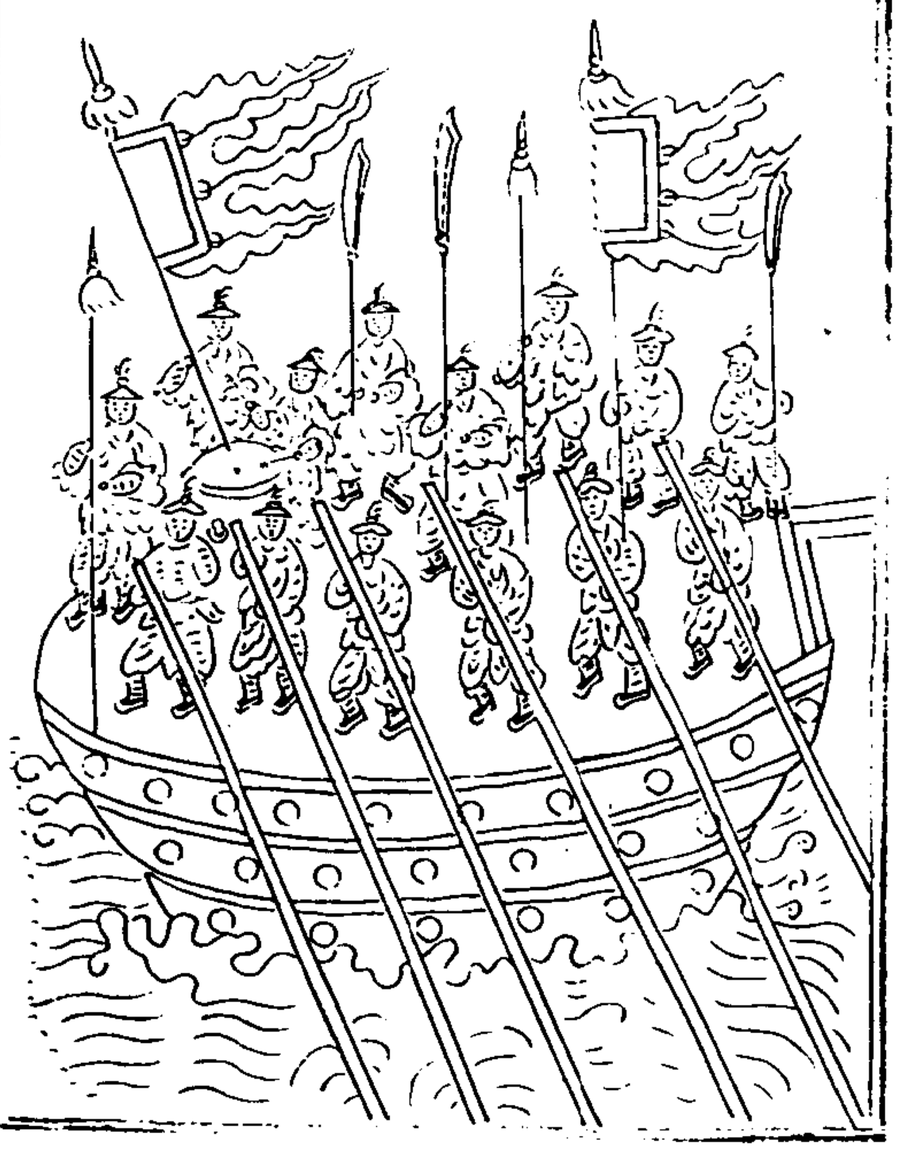


巢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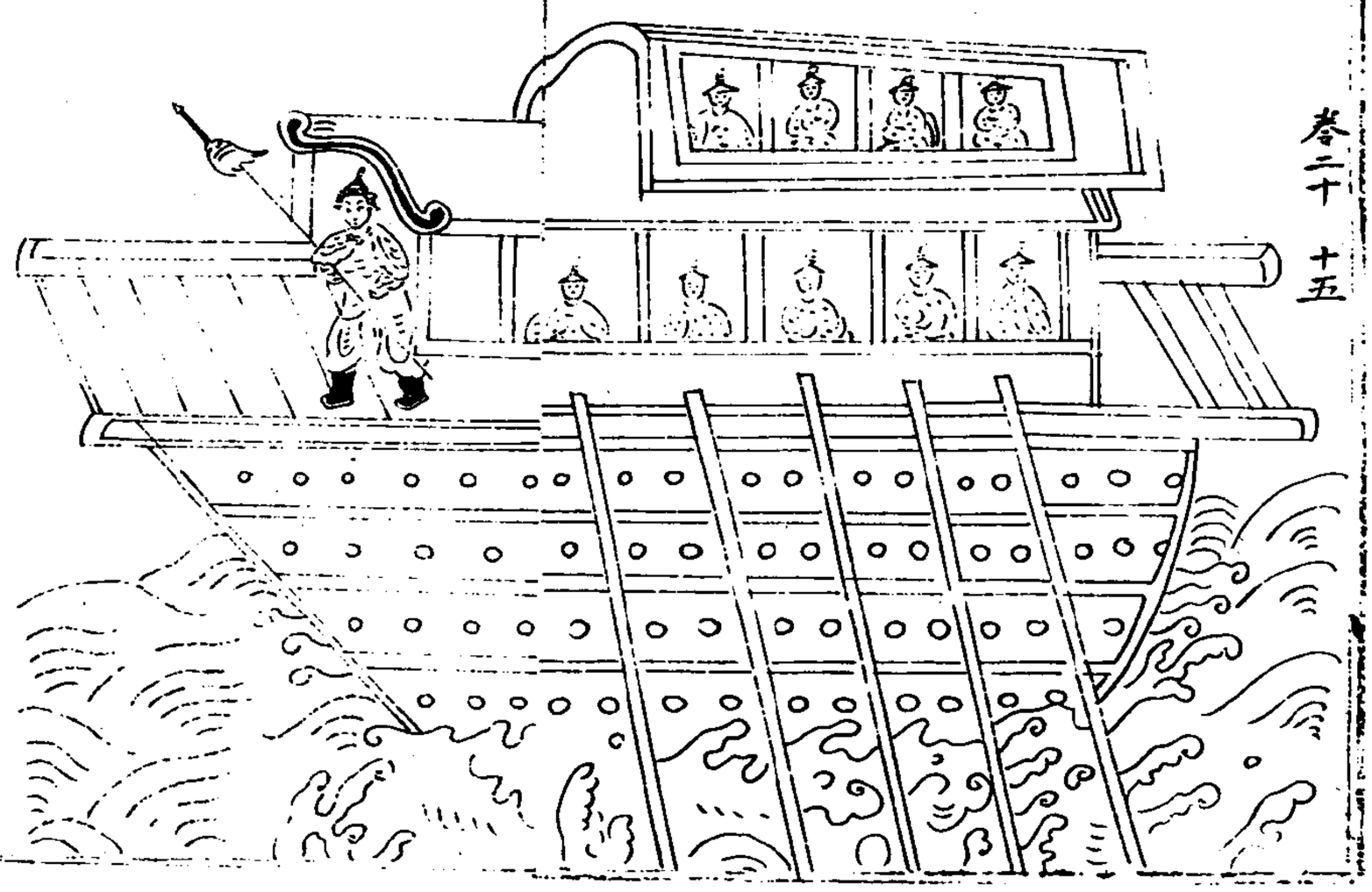
木器者縛甕缶以為筏甕缶二石力勝一人甕間容五寸下以繩勾聯綰捨其上形長而方前置筏戎竹版頭后置楫左右置棹棧筏者以槍十條為一束力能勝一人且以五千條為率為一筏槍去鐏刃鱗次而排縱橫縛之可至渡五百人或左右各繫浮囊二十先令水工至前岸立一大柱繫二大絚屬之兩岸以夾筏絚上以木絚環貫之施繩聯著于筏匕首繫繩令岸上牽挽之以絚為約可免漂溺之患

游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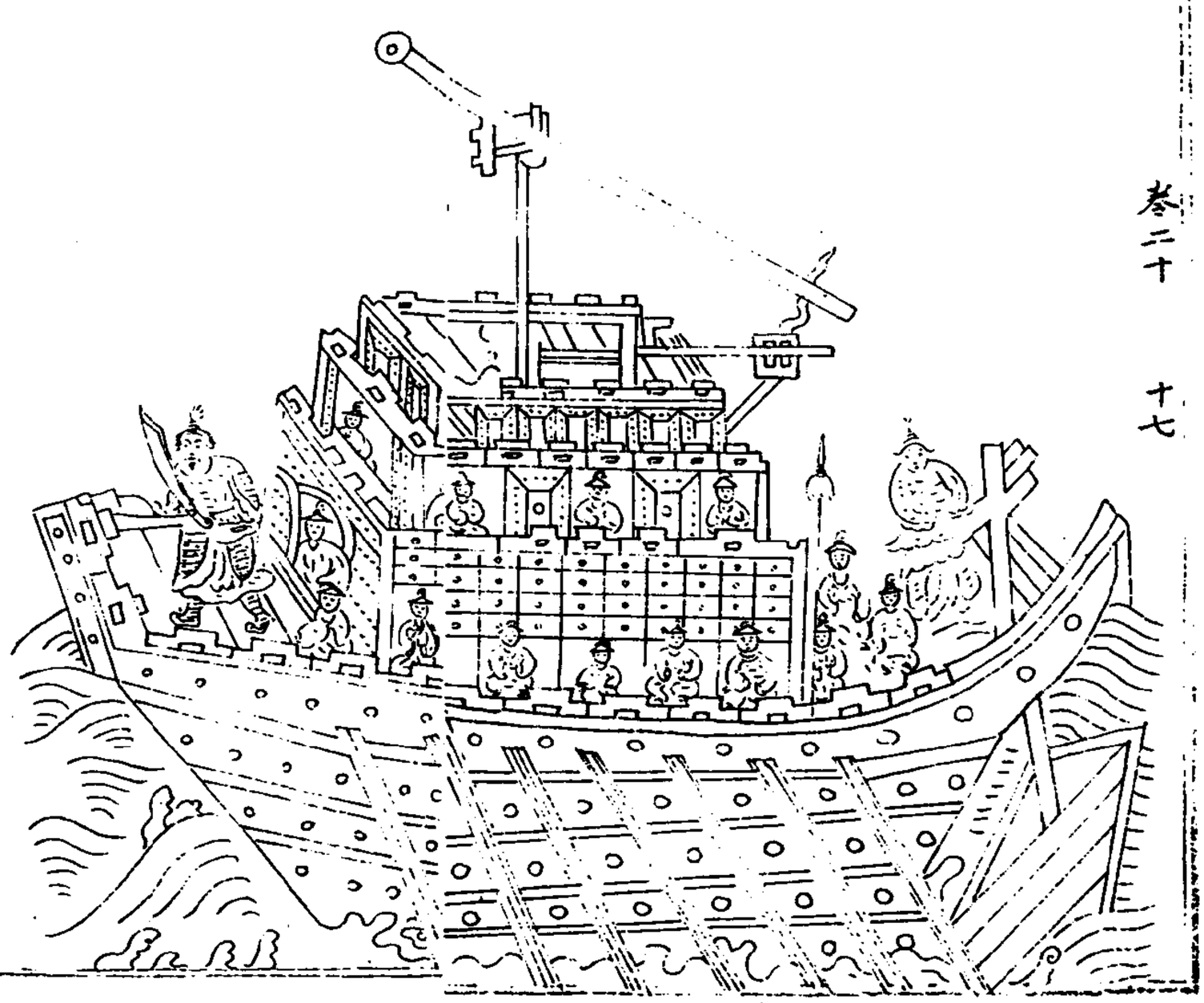
游艇者兵女墻舷上槳牀左右隨艇子大小長短四尺一床計会進止同軍轉陣其疾如風虜候用之

衝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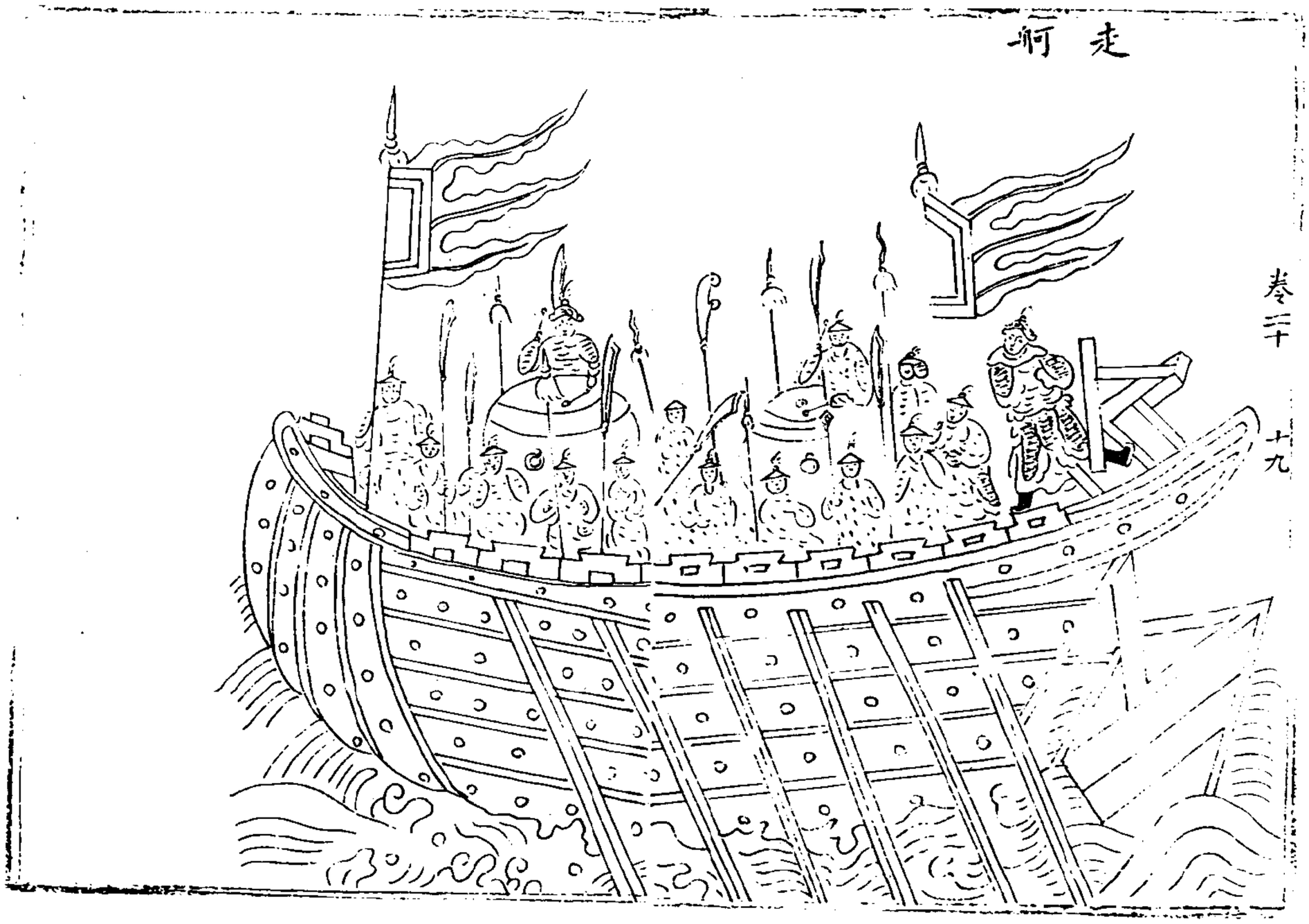


蒙衝者以生牛革蒙戰船背右左開掣掉空天石不能取前后左右有弩窓矛敵近則施放此不用大船務在捷速乘人之不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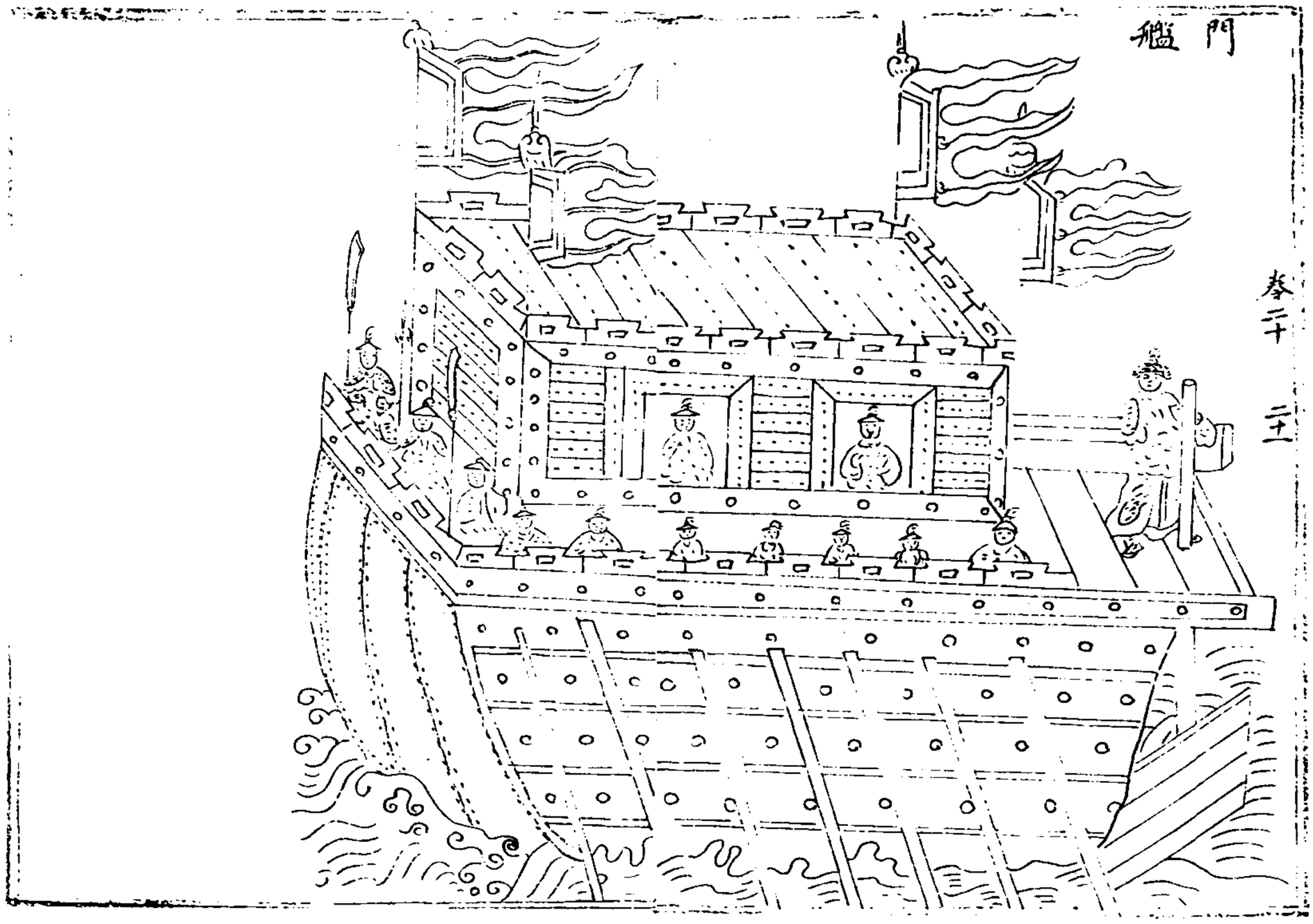
樓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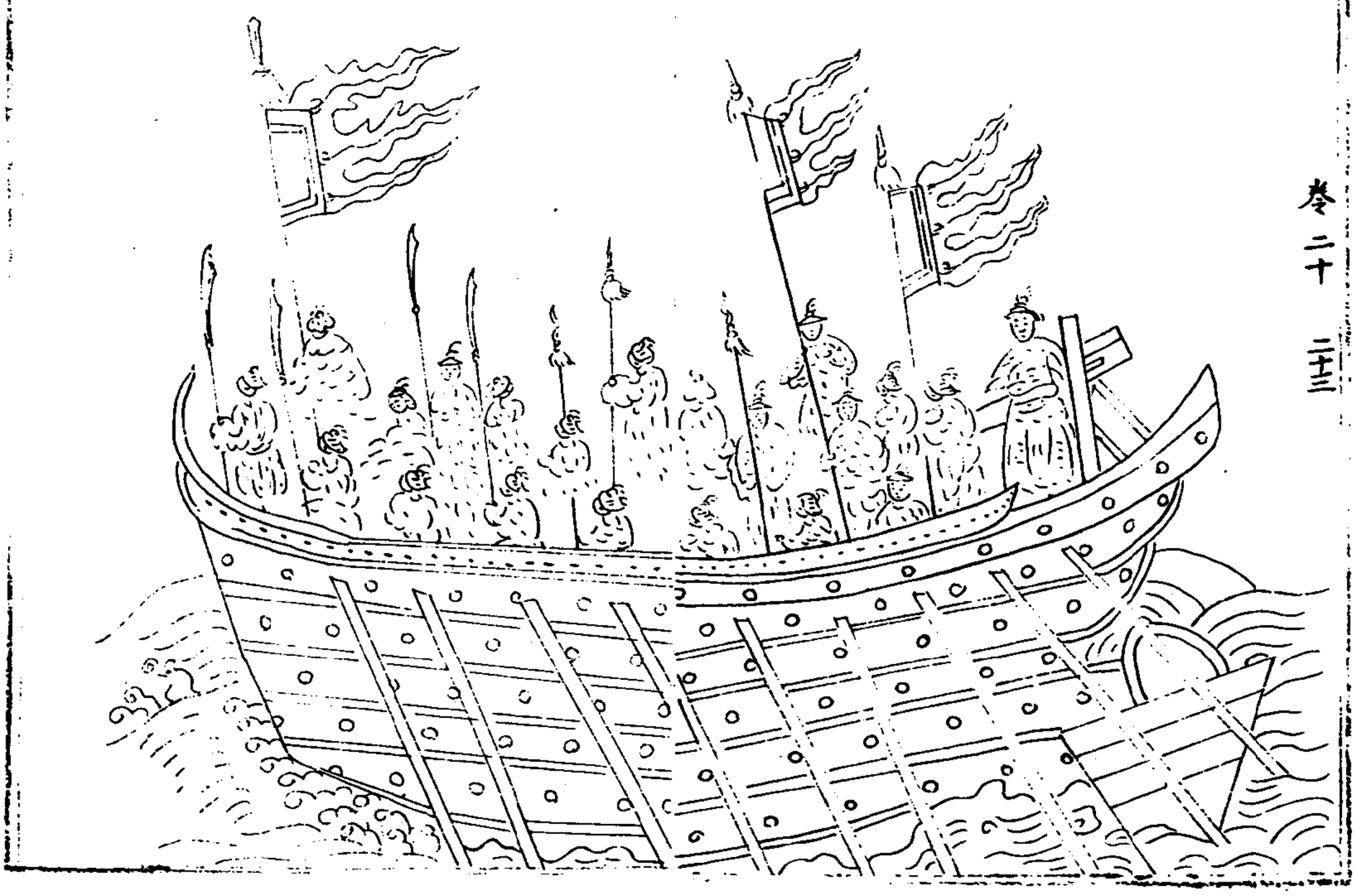
樓船者船上建樓三重列女墻戰格樹幡幟開弩牖
予穴施毡草禦火置砲櫓石鉄汁狀如小罌其長者
步可以奔車馬也若遇暴風則人力不能制不甚便
于用然施之足怖形勢水軍不可不設也



走舸者船舷上立女墻棹夫多戰卒皆選勇力精銳
者充往返如飛鴈乘人之所不及金鼓旌旗在上



門艦者船舷上設女墻可蔽乎身墻下開掣掉空上
船内五尺又建柵与女墻齊柵上又建女墻重列戰
士上无覆背前后左右竪牙旂金鼓晉謀伐吳詔王
濬修舟艦乃作大舟連舫一百二十步受二千人以
木為城起樓櫓四閒其上皆潟馳馬画鷁首怪獸以
惧江神



海鵠者船形頭低尾高前大后小如鵠之形舵上左右置浮板形如鵠翅助其船雖風涛恐張而死傾則覆背左右以生牛皮為城牙旂金鼓如常法

治平勝算全書卷二十終

雙峰年羹堯輯

原銃

上古制人於百步之外惟時弓矢謂之長兵戰兵時始有弩箭殿石不過等于弓矢自置銃用葯以彈射人則弓弩殿石矢其為利矣兵法有軀祝融以攻敵者而製未甚詳觀其緣風上下縱發熕熕似非今日之銃宋元間方有用之者至我国初始倣然行軍戰陣隨帶便利亦不過神鎗快鎗夾把三眼子母諸器自烏銃流傳中国則諸器又失其為利已諸品一手持柄一手焚葯未及審固彈已先出高低遠近多不自由烏銃後有照門前有照星机發彈出両手不動對準毫厘命中方寸燕之筒長氣聚更能致遠推堅臣自海氛初起留心訪求神器知沖鋒陷陣大銃有国初頒發边鎮三將軍徼交趾所得佛狼机下及抬理戚繼光改作虎蹲百子等砲又於萬曆二十四年

遊擊將軍陳寅到京示臣西洋番鳥銃較倭鳥銃稍長其机捩之則落彈出自射用藥一錢鉛彈八分其制輕便但比舊鳥銃只远五六十步又思臣祖大理寺丞副先臣趙世魯在日倭奴初犯浙直尚无鳥銃三眼銃之間造為迅雷銃臣窃計戰陣之間火器除六七年後方有慈器臣祖語臣曰我聞先朝土魯番吞并属番哈密中國置經略大臣徵兵数萬分道出援緣土魯番借得嚕密神器天兵不能救竟為所并魯密迤西水曲洋豈此器從彼中傳至西洋西洋傳至嚕密次則西洋造之盡制用之有法循环無端綿綿不絶是在新製二銃但近日行間習熟趋承依附僥倖功名器不知製未必精藝不貴習未必土寧

倭中即臣懷三三十餘年去歲与武斉把臣把仲弟凡較射方知其父把部力徒嚕密貢獅子進京皇祖留之不遣臣問及鳥銃臣仲云義伯朶思麻即本国管理神器官一訪可知臣即同部力詣思麻家思麻欣然出其本国帶来鳥銃臣見其机比倭銃更便試之其遠与毒加倭銃数倍臣私心窃喜自謂有此則倭銃風斯下矣思麻復語臣曰我受三朝恭養大恩政應振効無階若得傳布此式以申朝廷神武誠

受敵人之制不知先發制人惟知避銃為巧不知先着更雖病根已深牢不可破若非皇上奮揚武神將帥震疊誰肯戮力同仇以申徃伐況徵兵四出累月経年不惟阻悞後期抑且為費繁鉅若有銃千門以千人習之用更番打放之法可事十萬每銃一門再用三人是以三人之餉可得十人之力騎兵三人之費可得二千人之力況銃值只須一人安家之費并一月行粮便可置辦既能制敵又省輸輓徵調之艱

一奔三利濟時之策善者除具疏恭進外謹列
得銃緣由再圖式樣打放架勢如左

一孫子始計篇首言兵者国之大事今之神器又兵家第一長技只緣担于妥安諦言武事一過警報倉卒調某文武将吏又皆舍近就遠忘本逐末能詳思兵為国之大事神器所以為兵家第一長技則制勝之術不可得其六七矣

一神器之用非弓矢可比弓矢必得巧力俱全方能命中故敢神器巧力自其全不因人床机照星已備

其巧長筒精藥已備其力但得執器之人知其巧力所在因而用之則神器之能事畢矣

一演神器易於習射弓矢有高下苗頭神器无苗頭若二三十步能以彈丸為的命中則二三百步之外无有不中之理其命中机関全在知筒倫正用藥用彈軽重一般

一發銃發机之時全要凝神定氣将筋束骨攢身極緊自然不致動摇若身体為伎一鬆神氣渙散定然

搖撼不能命中凡為將者非身親為之必不知此等意味

一製造神器須將為国滅賊之心堅持不懈方得精工即寧證閒暇之時亦要念及受器士卒臨陣利害方得堅固若謂我且了事用自有人是濫惡之獘所由起也充類至義實為不忠之尤倘昧于此道又不一加訪求惟仕匠作冠減坐致不堪後日使用器者受害是我雖不殺斯人由我而死此心何安

一放銃全在手準眼疾右眼对照門照門对照星照星对敵对把此不易之法但銃筒十無四五正準者或偏左或偏右或上或下銃手必須時令服習人知銃性庶便臨陣擊打出敵帶藥几何可令浪費臨陣裝葯甚難可令浪放无論遠近必須一彈一賊方肯發机神器在諸器之先壯三軍之胆奪敵人之氣勝負攸関安危是賴凡百同黨期敬若事

一初孝時令習孝銃手做成架勢先着門藥于火池內傍着一人點火看其烟起時頭不仰避眼不閃動然后令習孝者自發机點火看頭目两手不動再着藥在筒內空放手頭目俱不動搖然后着彈打把亻要妥在極鬆土上或用板浮一把于水面彈到鬆土則有塵起水上則濺起浪花方知落頭在左在右以便改手

一放銃頒製一牌如食羅格一般小者高二尺寬一尺五寸六近底先鋪竹片一層然后用土築堅掩以芦席幕箔之賴用粗鉄綫二根壓定以鉄線揷泥彈為的院落之內垣墻之下但得数武之地便可演習大把高六尺寬一尺一如小把規製

一中国鳥銃不肯專精者其藥甚多姑奉梗概以便改圖戰陣既尚首功鳥銃從遠殺人不得剿級遂使戰勝攻魁不受上賞人心不平不肯專精一也鳥銃在諸器之先死敵之將號令不嚴進止無節兎威梢熾短兵不顧銃手銃手往亻先受其害趨利避害不

肯專精二也鳥銃領之官司官司造作未必如法極好銃筒三次便熱私自演習慮及炸壞艱於賠償不易常習一烽燧息警本放火器京師恐聞掖庭州縣怕駭官長不易常習三也火藥鉛彈市肆既無誰敢私造不易常習四也演習必得空曠之地中国人烟輳集恐致傷人不易常習五也銃值頗多無故誰肯置辦不易常習六也為將者苟悉諸弊信從遠救人之賞必不顧銃手之罰器求精堅求輕快置隨地可放之把上告天子下告有司弛拘攣之禁鼓舞作興使民樂從中國神器日旺攙鎗旋頭当自消矣

一製銃煉鉄炭灰為上北方炭貴不得已以煤火代之鉄在炉時用稍草戳細卒黄土頻洒火中令鉄尿自出煉至五火用黄土和作漿入稍草浸一二宿将鉄放在漿内半日取出再煉須煉至十火之火生鉄十斤煉至一斤餘方可言熟

一捲筒双層交錯空口捲成者為上若鉄不浄内有重皮反不如単捲全要空口将合未合之時用鉄刷去鉄上灰滓自然合成一家筒成抵住一眼以滚水灌入腹中看有漏隙處再加煮火

一筒成先磋去粗黒皮作八稜将前後門十字分中弔準墨綫抻攢架上架頂用一綫弔下直対筒上前回黒線再将角尺従弔線横此筒上墨綫上下一般用水罢：定両人対鑽又一人用鉗将鑽根提着使鑽得旋茲伶俐鑽要長短甲五六根自一尺起每根

旋添長三寸至二尺五六寸三尺為止先攢上口至中間翻轉従底再攢相通為度交接之處宜詳細看

一筒鑽出磋停當用鉄一条磋成螺蛳旋或七層或九層或十二層后尾要方長三寸許比后門口微大些須再用鉄一根打成一眼将螺蛳底方頭挿入眼内将筒罢定架上囙頭放筒後門両人用手擰入将後尾磋去止留方頭七八分

一將鉄磋成一火門作馬蹄筍將筒後根凿一漕下
寛上窄將火門刓入用平銼躧过其眼務要極小然
後安火墻火門蓋後三鉗如刓火門法照門照星須
要將前後門比極準方可刓入神器吃緊全在此處
決不可忽畧

一軒轅銃筒一如嚕窩惟火門蓋下有一鉄綫如蝎
尾弯拡横在直軌之上此器不避風雨但造作較諸
銃独難若肯念及一劳可享永逸則此器之品可謂

无上乘矣

一銃筒必須從根頭起至一尺二三寸處一般厚方
為得宜緣火氣從此本發此處固住往前自然直走
永无迸炸之患

一銃鑽完洗法鑽頭要長五寸頂頭一寸略作尖鋭
中間四寸務要勻圓一般大小一半其筒洗出線直

如來核樣子鑽時隨弯就弯而下其筒畢境歪斜不
得勻淨正直鳥銃命中巧妙處虽係照門照星若筒
中彎曲不直發火出弹左右冲撞即久慣高手亦不
得穩當

一火門就在筒上熟火較馬蹄筍刓撒者處牢熟火
之法筒并火門兩下磋平前後鑽眼蕭；定煑火和
作一家畢竟牢固

一造銃全要鉄鍊極熟捲筒全要煑火極到
中国銃砲不堪者皆因扣于晏安边將苶然不知製
用之法煞有節省尅落兩般弊病試觀傷人主造主

用不究鍊鉄捲筒不精之故歸咎筒薄因而加厚；
則自然沉重因沉重漸；減短殊不知生鉄及筒有
鋳隙雖厚亦炸加厚徒壞銃制衰无益于器也

一銃筒用久火門眼必為葯氣噴大大則不惟洩氣
致殺前行　力更恐從眼迸炸須即時磋去狠頭七
八寸重接一段其鑽法安火門與前同

一銃床必要木理正直方可用若用久歪斜必須換
過不換放時振動銃筒畢竟搖撼因之不準又必須

漆過雨水不致滲壞

一螺螄底倘壞不知筒内浅深長短將筒内先用墨塗温以硬紙一片捲作小筒入銃后門所捲紙撒開再用圓棍研之即可印出筒中旋形然後照樣磋成補入

一磋螺螄底須要上下停匀毫忽不可大小旋紋須要層層一般稍有大小不匀擰時必致損傷其根亦須方整若尖削取出時不甚便當

一神器固欲精工若外面華美筒内不甚光滑上下大小不得如一不可稱為盡製

一營伍間嘗時學習可將大神器用藥三分者只着藥一錢于木匣土牌演放藥亦不費声亦不大鉛彈亦可收回筒又不致即熱又不煩虞其迸炸

一試新旧神器用藥切不可宜即着本等分兩譬如常時着藥三全者且先着一半再添二分再添三分若係官司製造暫歇片時然後加至四錢再着本等堅厚亦怕驚迸常用銃亦當用半藥嘖逼方可打放

試小器只須避之樹後或用籐牌護身若佛狼机鷹揚砲須揀極厚土墻鑿開一隙置筒於中如前法著藥若大將軍須置地坑中用走線試放非故為深夏過計之談惟恐方一失事致死知士卒因而氣餒放銃時神氣疑阻不壯

一北兵不耐煩劇執稱快銃三眼銃便利過于鳥銃

教場中打把鳥銃命中十倍快銃五倍弓矢犹自不服此咸少保語也近見為將者不惟北地諸君鮮有留心于此即南人亦覺寒心究其所以皆緣罔知為国無心滅賊因循歲月僥倖功名之流充滿戎行胡可語此又胡能知此若夫豪傑之士自有真見將官銃意為之多方激劝信賞必罰士卒烏有不肯服習之理

一銃成之時先將鉛彈試口大小容銷彈一分用葯

一子彈重則隨彈加藥分數臨陣要狠彈重一子加藥一分銃筒堅厚是木炭打成者即加三著藥無妨一神器附之車堅功用甚大車滝神器以彰威神器椅車而更準或試行而前或嚴陣待敵或趙利避害或露宿臨壘堅壁連營治力治炁無不宜之

一神器南方用之舟中益利緣由滝藉心胆俱定耳為將者步下亦能設法使士卒如處舟中則制敵無難以

一林木茂密即陵崎嶇田疇淤濘村路委曲必須短兵護持挨牌翊衛与弓矢选相為用无弓矢則神器手自相犄角更翻策應因時制宜随地作用庶机萬全前歲遼左降倭二十餘人用銃殺虜數十次日再出虜見其無慮應援蜂擁而來損傷強半非此輩前勇後怯鳥銃先利后鈍皆緣主帥素昔不解神器之

三子一丸即

一製硝每硝半鍋甜水半鍋煮至硝化開時用大紅羅蔔一箇切作四五片放鍋内同滾待羅蔔熟時撈去用雞卵清三箇和水二三碗倒入鍋内以鍰扚攪之有渣滓浮起尽行撇去再用極明亮水膠二兩許

今當事者居常絕口練兵反笑繕器及戰之時任其卒以子敲然後掠民作級掩敗為功自謂天下之能事畢矣又何能用神器又安知辱国損威釀不戢之禍致遺域於君父哉

一放銃千係甚大切不宜托不同心人并未經打放之輩裝餙若不得已有別人裝來者須用棚杖試探停妥多則將前多裝分數藥傾出只壞銃筒尚是小事而旁人及自已性命豈可輕忽

一古昔驍將或單騎挑戰或以身殿後所向披靡萬人辟易者以當時由鳥銃弓矢不能洞悉其重鎧耳既有鳥銃士卒又加服習即有鳥獲之力可能当此

化開傾在鍋內滾三五滾傾出以磁盆盛注用蓋
定放涼處一宿看鎗極細極明亮方可用若鎗不細
尚有鹹味未可入葯當再如前法
一炭灰必須用柳條如葦管大者去皮去節取其理
直者用以燒灰入葯為上南方柳木甚少用茄捍灰
葛灰瓢灰杉木灰以代柳木時流不詳其故遂以四
種勝于柳灰殊不知草木之中惟榆柳桑柘木火性
更旺諸木之中惟柳木枝幹直上火性且走餘皆枝

幹曲折文理縱橫且脆堅炭硬火性不甚輕便是以
古人不取惟取柳木柳條尚須去皮与節皮則烟多
節能迸炸故尽去之即此而觀古法豈可輕改杉木

火力雖弱其理尚直其餘俱不可用然尤可笑者執
稱茄捍瓢灰放時不响夫神器之用專在殺人亦不
在响与不响之間止宜仍用柳條取其火性直走能
志鉛彈足矣不能催彈响又何益於神器哉北方麻
楷灰甚輕但可入發藥若作筒藥无力

一礦去下治黑色底研極細為度
一製藥每硝十兩灰一兩五錢礦五分將三種研極
細末用水噴半干半濕于於臼內用杵著力狠搗若
乾去再用水噴濕搗至一萬杵取出放在手心內然
之火燃手心不覺者方可用若覺火熱如前法再搗
藥可用將藥用水和搗作劑晒干再搗碎用窖此竹
篩過上粗大者不用下細者不用止取如粟米一
般者入銃其大小者再如法製造蓋銃甚長細則下

藥之時尽粘筒上不得到底太粗葯又不實大概礦

欲快發火炭欲作刀硝取噴送致遠全要精細粗心
為之必致傷銃
一盤硝鍋初出火時必須用蓋定不可令久掀動
若掀動洩氣硝中照淳不肯隨水而出照淳結成渣
時似硝更白但无亮光如粗白米粉者便是此物口
能滾珠与城鹽同害鹽城尚易去此物又难認難去
非久于製藥者不知亦不宜打碎惟成塊安之灰上

令徹尽晒干方得潔淨
一製葯研搗工夫俱到方可試之手中手中不熱自
然不甚燒筒若研時工夫不到硝礦滚為細珠不閉
火門必糊銃筒雖搗到死用若搗時工夫不到烟焰
薰眼史不軽快雖研到死用若研搗工夫俱到自然
渾化不但渣滓俱淨而氣息亦尽去矣再加銃筒光
骨毫无星礙即終日舉放亦死他虜此年來身親為
之試有寔驗殊非漫語

一抑枝在清明前后採取者為最緣其葉將發未發
之時精脉尽聚枝上其力更大
一製葯必須与研搗之人先約葉成即放経手者手
心点試自然不苟取銃筒亦令経手捲筒鉄匠点火
試放緣此間極遇至賤至死有不欲保全性命愛惜肌
膚之人累経試驗極妙之法

一神器手必得短小伶俐変手準眼快胆壮有力者為
上切不宜用粗蠢大漢及氣弱之徒
一神器不問陣上并衆場中放畢時即将銃筒取出
堵住火門滚水灌満筒胆待水滲入螺蛳旋中然後
用搠杖裹布刷洗倒水揑出螺蛳底用滚水将筒胆
沖浄以紙圆搹干直立高處候筒内无熱氣再以紙
搹干火門用香油抹螺蛳旋裝妥停妥如銃常日所
用火葯分両裝飽收不近灯火處所若秋冬晴明川
高氣燄又上放一二次只須用搠杖乾洗倒去渣滓
飽葯亦可无事不用春秋夏每月要收拾二次秋冬

每月一次不肯收拾底心銹住銹住二三年虽精堅
之筒必致損壞

一五人打放若神器多即揀銃筒受葯一般鉛弹合
口一般者作一隊庶几臨陣裝葯及打放不致差錯
銃少将銃与鏙各明白記号分数并銃倫正遞銃之
時水倉卒之間定要招呼一声倫左倫右及葯軽重
一鉛弹全要合銃口模鑄滚過極圆方可用
一古人火攻之法上順天時下因地理有一不亙不

敢遽用即用矣仇虜風候中改反致自戕惟鳥銃佛
狼机但得常：教演使士卒技精任其險地易地風
候不順俱可舉放即陰雨之時尚可設法制敵所患
者文武將吏吾當不肯經心臨時又乏妙用則難而
難矣兵精死器等于徒手器精死兵同于朽鈍陣而
後戰兵家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旨哉斯言勿謂
常語

一鳥銃不推攻城陷陣制遠摧堅鋒不可當即閒時
較獵射飛角技破的亦甚足快人意然不同弓矢載
之經傳見之歌詠死貴死賤罔弗知之只緣近日方
出將吏之間沉殺才畧之士則秘之為一已建樹其
圉棊淺識之夫復極口訾其不便夫知之者既深藏
固秘莫肯揄揚不知者又加詆毀遂令行伍之間自
百夫長以上俱各右弓矢而遺神器目為賤事不屑
專業殊不知鳥銃收功百倍短兵十倍弓矢業專則
精服久自便今日軍旅之問誠能不問貴賤專心致志

治平勝算全書卷二十二

雙峰年羹堯輯

或問

或問近日有木頓竹鈍不惟輕便且價廉工省用之可以制賊否曰銅鉄之具製不如法尚有迸炸豈天壤間迩来有堅逾銅鉄之竹木耶該器起于六合砲後人因為木頓以濟一时之急從戎之士曰藉手以于當事耶為進身之媒何乃擾為経常可用之器夫

一器迸炸三軍亡魂京惶且竹木之罷一経失事餘烬四散左右前后能保无延燒乎知兵之害乃可以知兵之利況身為三軍司命謀貴万全害多利少即非完衆急當置之

或問木頓既害多利少終屬死用乎曰興師動衆強敵未滅天壤間戰具胡可缺一譬如兵泊城下欲用大器軍中未備安得不伐木以代鉄然濕木比乾木堅強倩其一刼亦去然又知防其必壞復使三軍之

士不致京駭存其一刼備不时之需可也大都旋製旋用則木理固温堅強製久木橋多致損事此器可

斆而不可久庸將不解斯旨安能收其功効木中又有潼脆而干堅者有温堅而干脆者是在用器之人將物明理或臨時辨別其性不可輕視

或問壬辰沙湃营兵為虜蹤踏近日朝鮮泗川之兵為倭所乘俱因軍中火起將勝轉敗是火器反為兵累矣今日云何曰水能戕舟亦能庇舟未嘗不用

也碩掾舟者何如耳常見叅戎陳国保語楨白雲中父老尚有能談国初时用神器之法一隊之中必有司火之人擇其小心謹慎教経戰陣老則將一切火具等物悉以委之臨陣散以各兵其人往来照管朵揮使亦称其本国神器俱置車上用一五六十歲老人主之恐少年鹵莽不知火之利害夫如是豈致失事大都无能之將用器灬率無之兵无節制遇敵倉皇又不知置司火之預為戰理安得不致自焚非

火器累兵匕制未備使然也倭奴营中火焰灼天鉛
弹如雨不見自焚我兵一用火器便致失事抑独何
哉

或問海外鳥銃精工諸番不如何也曰風俗習尚使
然耳曰各国犹有古人寓兵于農之意兵民不分公
私一体酋長程課頭目專視兵器精利以為展長人
人奉為職業保守富貴若兵器不堪詎惟畏法且畏
班輩見笑習尚成風安有不精之理我中国尽属公

家有司不知造將吏不知用士卒不知打放收拾公
家之事匠作定然不肖尽心監造之官自愛者專求
即省不肖者也尅落一经節省尅落便难行法既死
利結于前不畏法纯于后大小糊塗上下苟簡了事
足矣安望精工观此則中国畢竟不得精工矣曰不
然嘗聞東西洋貿易諸夷孝買廣中之銃百姓貢与
夷人者拙其精工為官府製造者便是濫惡以此观
之我中国不肯精工耳非不能精工也

或問霹靂火銃神器奇特異不惟不畏風雨利于戦
陣即主師軍中幕商賈逆旅侭足以禦暴客譜中不
具図式不言製法何也曰此器図是神奇甚难製造
費又数倍非経服習又未必即發倘值変卦倉卒俄
頃之間藉此以定軀命安危又竟悞人如軒轅魯密
易習易製見之先不慮額語难今日敢以此器坐死
人製造服習哉

或問銃筒軽長用久或為他物壓弯或為木床帶累
屈曲出弹之時定善不準必如何斯服其舊曰凡放
畢収拾之時須仔細一看銃筒少有歪斜即将墨線
自照門眼起直至照星分中處呀将線一弹曲直立
見即将銃烘热放原板槎上用木錘顛直将線再弹
如筒薄用可筒鉄條一根以紙包裹放在膽内庶免
打扁銃筒試看旧銃不用図筒身做八稜各国鳥銃
園筒者必磋乎上而是為弹線計也如係木床弯曲
将木床調直床筒俱悉一并正理

或問旧日之銃三發之後或葯下自然或致逆炸近日間放至十銃犹然可用何也曰銃筒光与不光火葯精与不精使然尔旧日之銃不知鑽碾胆内坑坎七葯不精火経再発葯渣尽掛胆内坑坎之處急装葯后有火未滅自然奉発逆炸為何曰膛有坎七又不知刷洗即刷洗坑葯渣来必去浄一経朝湿筒心蝕拔坑坎之處日深一日漸至透漏安得不炸

或問国初徳令厳粛神器尽制及見旧器雖完好者亦後重製作方免逆炸其故何曰五行銅性雖剛而寔烯必藉炉冶範淬因借木水火土諸炁和以鍛錬始克堅勁此五行化生相成之理旧器在庫定然近土子得毋炁原神復旺外至者自然解散烯性自然漸还一遇刼取雖保无虞矣若用旧器時須将麦麩鋪在坑上埋器在麩内微火養之俟器温煖再用灰隔炭火漸七煨熱淬過以鍊鷩打然後着葯如続譜試法試之火部神器必使五行之炁合而不離始得

或問旧日之銃三發之後或葯下自然或致逆炸近日間放至十銃犹然可用何也曰銃筒光与不光火葯精与不精使然尔旧日之銃不知鑽碾胆内坑坎七葯不精火経再発葯渣尽掛胆内坑坎之處急装葯后有火未滅自然奉発逆炸為何曰膛有坎七又不知刷洗即刷洗坑葯渣来必去浄一経朝湿筒心蝕拔坑坎之處日深一日漸至透漏安得不炸

或問国初徳令厳粛神器尽制及見旧器雖完好者亦後重製作方免逆炸其故何曰五行銅性雖剛而寔烯必藉炉冶範淬因借木水火土諸炁和以鍛錬始克堅勁此五行化生相成之理旧器在庫定然近土子得毋炁原神復旺外至者自然解散烯性自然漸还一遇刼取雖保无虞矣若用旧器時須将麦麩鋪在坑上埋器在麩内微火養之俟器温煖再用灰

或問旧日三将軍諸大器或有軽重斤両而数目葯有升合之数而斤両全然不偏不知前人故引而不発乎抑智慮未及乎曰中国諸大都軍中器臨敵不敢遽用者改坐人器不相習耳大都軍中器具文臣忽為粗事何常一問即有深于此者人皆不屑講明試臣有明于心而不能形諸口吻有能言之而有不能属之管城楮生者無之執器士卒難于常演習以故造作之制不偏打放之法甚畧客曰足

下何不并为閒明以利軍用曰此器非奉朝命時敢私造非为大将誰敢私習今日未經試驗不敢遣臆立論聊奉未脩端倪以俟後之君子可也

利器解製砲法

製砲不離炉方成一片将鉄作八塊打如瓦様長一尺四寸闊一尺一寸中厚边薄将四塊用胎竿打成一个八塊共成二个凑合用鉄打数个将二箇接作一處再用前餘鉄三十斤分作二塊亦打如瓦圍于

砲腹中装葯發火處加厚合縫时稍有灰渣日后必致損傷須判磨極淨成个孔欲小止容鑽磨之沙砲既成然後上架墨線吊準不失分厘用鋼鎖先膛可光可固葯去即到看過極淨方可安底火門近底点放不致倒坐照門及護門俱就砲本身判成務令堅緻各砲大約倣此

問答論火葯

客曰火器之精由于製葯之妙使製葯無法分量少差則相去亦天淵矣予曰知言哉独不観市井元宵之花火乎少有加減而花火各別若无製度分別不惟不效而且害事者予練兵陝西有閘司将造火葯分發各兵始而誠放不响既而大响損銃主者莫知其故疑而問余七曰有訣也南方火葯对定分量皆加水其硝磺与灰三者合一皆如菉豆子大臨时入銃甚易充朋塞之患今所造之葯将三者碾細再並求入水舂過各兵又不能分定分量或用紙筒或用

竹筒裝乘以便應用而乃揔入一大皮袋裝乃兵係馬兵終日馬上撞簡其硝与磺性重而沉底灰性軽而浮上初放者灰也放多不响既放者硝磺也磺多則銃損此理甚明又何疑焉谢余曰非我所知也只此製葯不精而先後之間所差多矣

論鉛子

客曰製葯也精而銃眼又平仍復不中何也余对曰未真也客曰对真而又不中何也余曰此鉛子之病

也鉛子之法銃犹弓也鉛子犹矢也弓良而矢直无不中矣今習銃之人全不知用葯若于則可遠動于錢鉛子犹如弓幾个力無能發得動幾鉄矢如称衡称鑄務要相配少差則不準矣予旧有歌曰子重于葯則多半落葯強于子火鎔子死子葯相停火合管門子門同関葯　全門大子小葯無上燎子或倫歪出之必乖子被大使決无中理習者知之等于弓矢此数言雖俚能尽火器之妙不問大小其理実同客

曰火葯之理其妙如此観之不過一麁苟且之心乘之則霄壤判矣世之妄談而漫視者又何足以称焉

試驗舊砲法

凡久不打之銃砲恐其驟打而炸也宻地窖火於先用火燒坑其坑使砂石打洗内外浄入坑中内以泥塗覆薪燒煉俟其冷取出復用桃艾湯洗以牛或羊猪塗内外仍入坑煉之方可用

見血封喉方

取生鮮牲鳥或一二斗先去土沙不用蘿盛人脚踏去黒皮以内肉白為度搗碎用布濾窄出汁七乾為度去渣不用匕磁盆盛汁盆底下有粉去粉不用約於清汁十碗用回碗入鍋内煎一滾起沫用箋片刮去沫傾入磁盆内再将存五六碗生汁入前扒汁内一順撹均放露天下露一宿明早取澄清汁散分于碗内下澄渣粉不用置汁多寡以碗大小盛之放日

中晒至午時又取澄清汁下澄渣粉不用晒至脫如前取澄清汁再用薄棉紙鋪罩籮内濾過渣不用第三日第三日如前晒法澄法紙濾去渣粉每日晒時用竹片从碗底挑起順撹晒此法不致上熱下生之故也至第四日晚濾稠葯存留勿去另用碗盛晒芣五日将濾稠葯入總晒用此稠葯先夜露一宿取澄清汁用底下存硬稠者不用晒至六七日各碗漸少減収各碗晒時観看碗弦上起黒沙点子面上結氷

有五雲；象其色紅黑如香油樣收捻磁盆內放淨
處閉四五日聽用再加磚砌一炉高工尺週回大可
容藥盆放內中為度炉中人地上一尺五寸用木物
架盆于上炉上空五寸用布物蓋於藥盆之上不致
烟透走炉旁取一火門如鵝卵大從地起高三寸外
用炭火十數塊并壓戚柴又名檠条又名視戚又用
皂角花椒同燒烟令烟入火門內燻藥盆熱藥面上
結成永是火候好矣約燻一时之候其結永要厚如

永薄再燻看永厚則除火取藥出令冷水入磁瓶內
封固聽用如冬天寒冷用絮物包放腰處勿令凍省
如夏天热时放於清凉之處勿令潮壞如冬凍省如
夏潮壞出沫用磁盆戚如前法上炉燻之藥热即止
或將藥土于箭上用皂角花椒烟薰之如舊前药晒
时如週日色太緊晒一二日又要露一宿如日色淡
綾不必露也初做藥之时观天色晴明即用烏頭如
前法製之如週日晒一二日有雨将照前燻藥炉上

只用炭火烘熟盆外度捺均又放得一二日候晴再
照前法晒之烏頭取來不可推厚恐燜悞必要濕地
下攤開又不可風吹干了乳汁即取搗為妙其藥製
完放瓶內封固日久下澄有稠者如砂糖樣挑起水
用上箭最效箭到身上不滿數步即死矣此藥名為
晒藥比燻藥更妙或人悞中藥箭用松毛搗調冷水
服之或香油服之如不及自溺泥中和泥漿水服之
如旁有人用口啣水吸箭傷處吐之再啣水吸再吐

之不致藥性散走封候矣其藥忌見香油如入一点
香油藥即解死效其性查飛見油飛見血飛見水飛
造藏大忌

火攻要言

鑄銃用銅次用生鉄匕者比銅皆厚則不炸
打熟鉄火砲須用鍊鉄打成瓦第一層厚五六分捲
成第二層三層四層加至二寸厚為止
大門要極到底

彈畧小可免炸　又有髮則炸
用者自造匕者自用兼行軍法
量銃骾厚薄用鉄絲為極小直脚探入火門鈎定即
於門外鉄絲截作一識取出銃骾厚於銃空者為上
若薄於銃空者不可用也骾之厚當有彈絲有半故
銃骾為四彈三彈為骾之厚也是指銃底而言銃口
之厚當彈絲三分之二

約不精專雖多亦少藥能精製以少為多
熬熟老桐油以粘紙作藥線衣過水入地免妨
土裹所以壓砲沸湯用以和藥
窩可長枝短用不可短枝長用
錬造大小銃火藥

下日色照干不可用暴日慮日中有火耳照乾後以
内外有銃磁鐸收之如日久有濕悉再臼酸果汁破
雨水泉水洒濕搗過如前点放自然远到矣

大銃藥方

硝六斤　磺一斤　炭一斤

小銃藥方

硝六斤　磺一斤二兩或一十六兩　炭一斤二兩或十五兩　一斤二兩

火門藥与小銃藥分兩相同但硝用最上面一層者
嚴楷骨為上筘梗次之柳杉又次之大都軽浮之木
皆可研細聽用右三種細匕製煉照後方称準明白
然後和勻放在銅缸木臼内用銅　木杵搗之復將
酸果汁破雨水或泉水不時洒濕使搗有力搗藥之
人須勤慎者莫使壹厘砂土濛塵藥内恐搗熟之際
不能生火亦不可犯鉄器鉄亦生火也搗藥萬杵後
用木板試放畧无渣滓烟起白色快且直者始妙即
以粗細夾篩匕過粗者成珠在上細者在下界用樹

配以磺炭多搗数时不用篩搽成珠照乾研細即是
又煉硝法柴火煮之木片撓之沫浮水面欵去之清
澈可鑑滴而試之成珠可用已第滴不宜近火近火
恐热則难凝而傷老亦不宜避火避火則易凝而傷
嫩以艸蓋煎出即轉身背火滴于指甲之上可也濾

法同前

又煉磺法麻油半油各一斤油既热乃以磺徐徐投
入随投随搅使磺速化投时勿使纵毫着鍋恐其發

火

又火銃葯方

硝四斤　磺十二两　炭一斤　搗之膠結成堀用
銅木刀切碎篩珠用細灰再搗

又鳥銃方

硝七斤　磺十两　炭一斤

又火門葯方

硝一斤四两　磺二两三錢　炭三两　搗至七日

手誠葯過不热為度

捻葯線法

先捻就麻線数百莖將薄棉紙條以麻線順鋪入内
復將信葯入内捻起接連可以不断外用油紙
纏之再用毛竹截尺半或二尺用鉄火炷燒紅烙透
竹節上節口用刀内刻畧大下節口用刀外削畧小
將下節插入上節内接連可数十丈先將接就葯線
穿入毛竹内随穿随插与砲火眼葯綫相連引扯山

上用兵守之候賊至数十步内点放雖雨不能壞也

火藥法

晉州硫黃十四兩　窩黃七兩　梢硝二斤半
麻茹一兩　乾漆一兩　砒黃一兩
定粉一兩　竹茹一兩　黃丹一兩
黃臘半兩　清油一分　桐油五錢
松脂十四兩　濃油一分

右以晉州硫磺窩黃硝同搗羅砒定粉黃丹同研乾漆搗為末竹茹麻茹即微炒為碎末黃臘松

脂清油桐油濃油同熬成膏入前藥末旋和勻以紙五重裹以麻縛定更別鎔松脂傅之以砲放復有放毒藥烟毬法具火攻門

裹砲罐法

右先以人清磚槽內盛揀擇淨照乾打碎篩細羅盛在甕內每○人清一稱用半斤○狼毒半斤○艸烏頭半斤○巴豆半斤○皂角半斤○砒礵半斤○班猫四兩○石灰一斤○荏油半斤入鍍內煎沸貯薄瓦罐

容一斤半者以艸塞口砲內放之以却攻人可以透鉄甲中則成瘡潰放砲者仍以烏梅甘艸置口中辟毒

金火罐法

右其制圓九寸高四寸形圓口往八分先用麻皮泥漿次使麥麩泥次又用猪宗泥逐重塗傅堅七後盛金大汁以麥麩土泥塞口用濕毡五指裹至放時入砲內放其盛器則有生鉄篩盆用鉄鎚成以盛金汁把注

法則有生鉄杓熟鉄杓並把注金汁若敵來攻城有圍隙者以全砲打之人馬中則解散放宜急勿使凝結凡砲洩玉般放此可一般發之

火箭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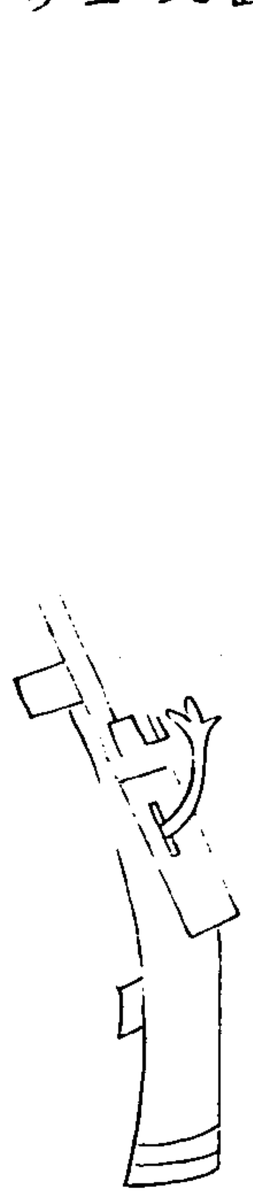
硝十两　磺三錢　灰三两五錢

右三味研極細拌微濕每下藥一匙初打百鎚第二匙加二十鎚已後照數遞加每同打至三千七百方近而有力筒奏要極堅藥綫須用麻楷灰不浔透上以药分為十分鎖至六分半上多則揩頂出火不妙

火弹方

硝五十两　磺二十五两　柳木三两　石黄一斤　潮脑八两　南京粉五两　洞油半斤　以上為末同麻四五两鎚軟剪寸許長着白茭麪一两為糊于臼内舂搗極勻再用　松香六两　芸香六两　鍋内一處熬化投木鋸末于鍋内撹勻傾出晾冷打如桐子大再用用漆六两亦打如桐子大与前药和作一處并弹用一两七錢加碎鉛三錢入模築成每一弹裝七錢炮乾宜於五六月製造方浔堅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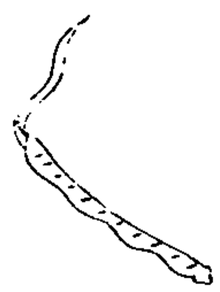
魯密銃全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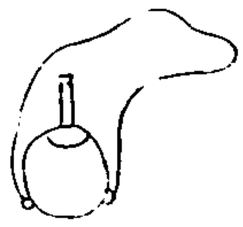
渡峰年羹堯輯

約重七八斤或六斤約長六七尺尾頭軌机俱在床内揑之則落火燃復起床尾有鋼刀若敵人逼近即可作斬馬刀用放時前捉托手後揑床尾發机只揑不撥砧然身手不動火門去着目对準處稍远初發烟起不致薰目驚心此其所以勝于倭鳥銃也用葯四錢鉛彈三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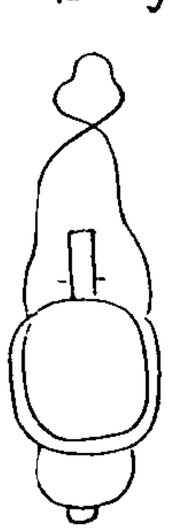
火繩



發葯罐



葯罐



發火罐

形如蒸餅口大如箸頭上塞口木用時以口啣出宜長三寸許以便裝还時眼看得見

葯罐

凡罐用皮為之以銅為嘴管比恰好裝一銃之葯預下用銅一片做門用時以指堵管口開門倒傾待管中葯滿仍閉頦門裝入銃内

火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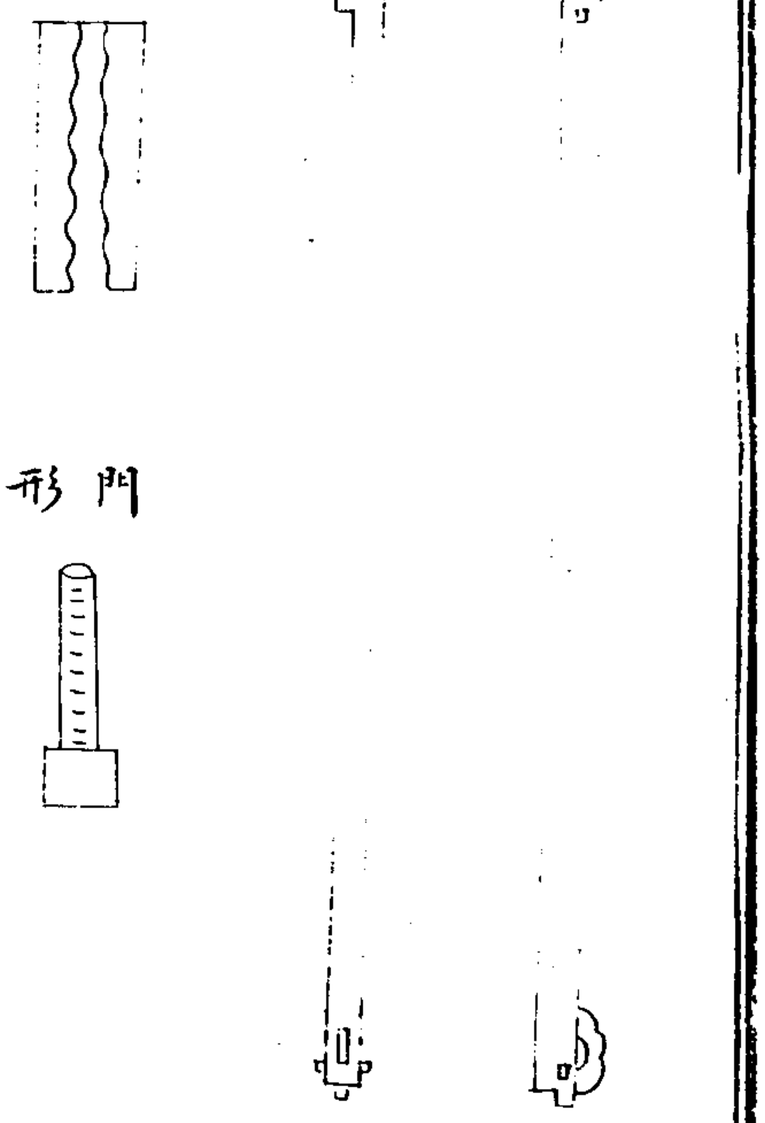
以棉線四股編成一辨庶点時豆不散開常時用繩要敵不辨

筒正面側面

筒約長二尺五六寸約重四五斤念長念妙後著照門前着照星火門在側边下著二三鉄鈕以便下稍釘放時不致震動

銃後門形

銃腹阮長若尅火門并鉛子及洗時布紙等物不出永開方便左轉則進右轉則出然初孝放銃捻不如实底者不但於繫又不致泄氣



火門





火門盛藥池宜稍深多貯發藥眼不宜大大則焉泄致發前去火力又宜緊挨底若離远火然後坐必致挨動身手彈去不準上著銅盖以便裝發藥时搖入火眼

前

口宜容三錢鉛彈至小二錢口与底必須一樣大小若腹口大小不同者不堪用口小腹大者焉先泄彈去不遠不狠口大腹小者彈出挨蕩上下而旁乱走不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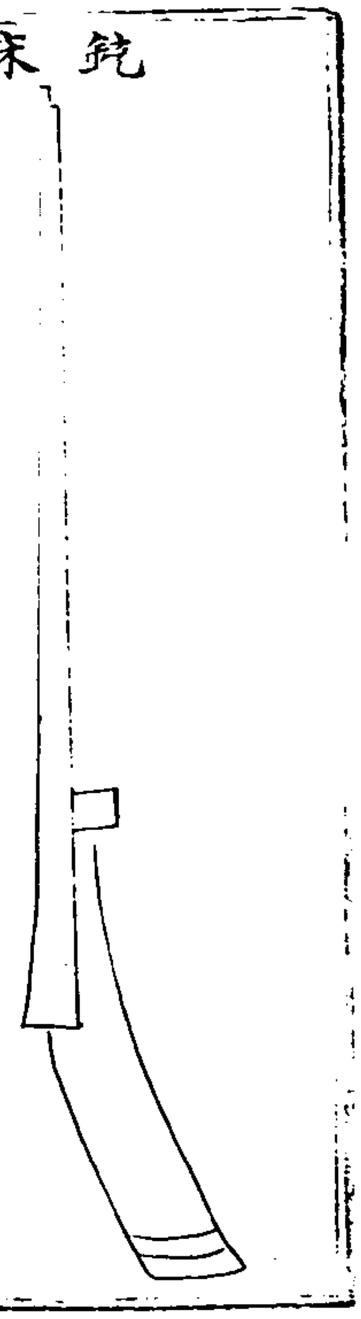
机旋机龙頭軌發軌

机以銅為之其軌必用鋼鉄如錢厚不用水蘸匕則恐其太硬用别鉄恐其性軟起遲軌貼發机處須着一小鉄片長一寸許以助其力

照門照星

照門照星乃鳥銃框要討準全在此處僕銃用一凹字形不如此更妙下俱依馬蹄筍

銃床



搠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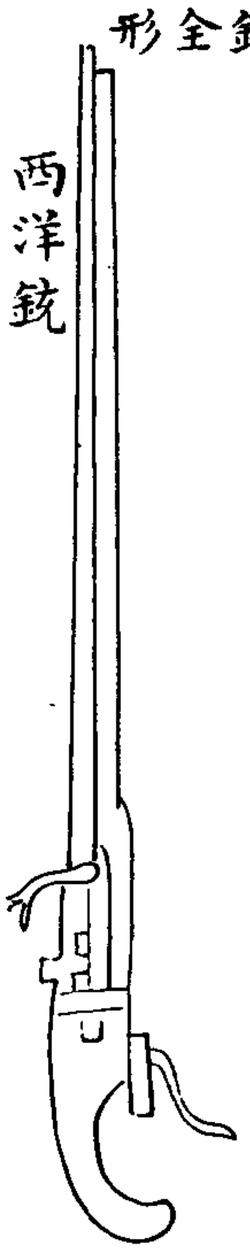
銃床

宜用桑木為上河柳次之南方多用木後尾用鋼鉄片一条向上嵌作刀口

搠杖

搠杖插在銃床之下用以築藥送子并回軍时恐藥滓化湿生銹傷銃即以布纏其首蘸滚水洗刷杖頭有簪中分両股恰好入銃口者為妙桿用木頭必用鉄或全用粗鉄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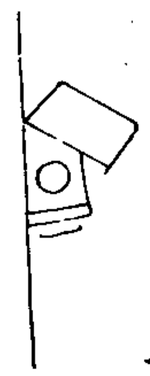
西洋銃全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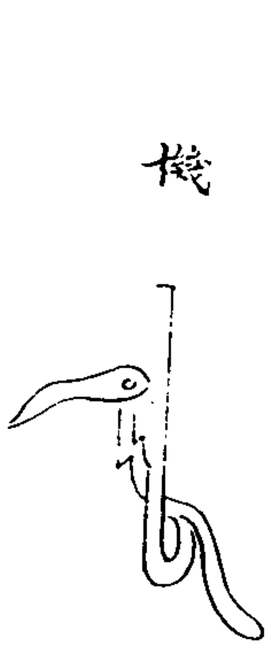
西洋銃

約重四五斤長六尺許尾頭在床外倒回頒火門撥之則落火然自起因有發軌在撥軌之下也用藥一錢弹八分火門不粘本身在盖机銅叶之上然火門不及本身然本身不及火門可多放五六次較倭鳥銃更軽便大小葯罐搠杖同烏窓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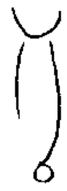
火門



機



托手



火門　形方后有火墻防煙起觸目其火池制度俱与前銃同

機　龍頭机軌用銅發軌用鋼鉄不用水蘸

托手　以木作把上用銅作叉常時阳手托銃不免搖動用此如軌弓一般頗為得力長三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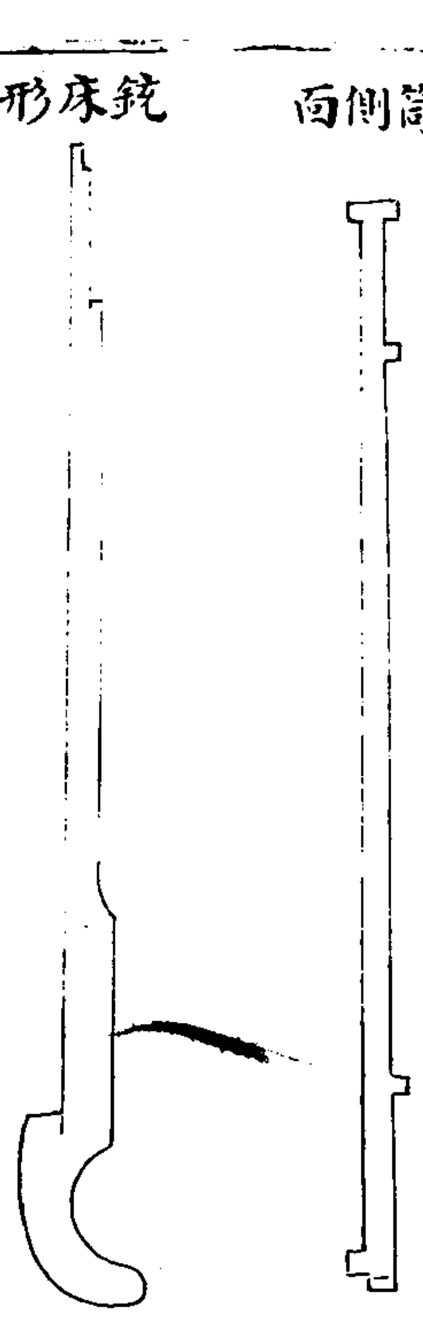
筒正面　側面　約長五六尺約重一二斤照門照星与噜密銃同実底用螺蛳底亦可大概筒軽用実底不担于繫耳

銃床形　所用木与前同但後尾湾向下用銅叶裹其中放时手拗湾把發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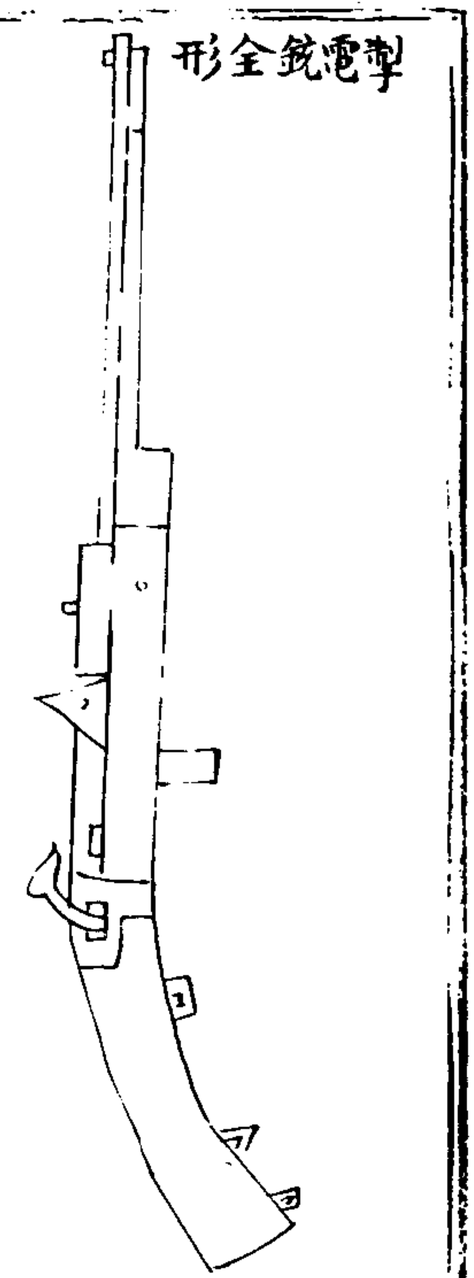
筒正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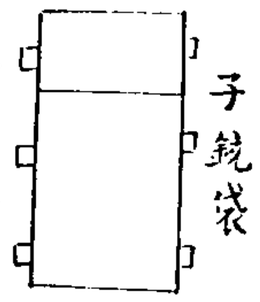
筒側面

銃床形



掣電銃全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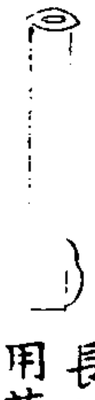


以皮為之扣裝四子銃為大小

掣電銃全形

約長六尺許重六斤前用溜筒后着子銃各有火門子銃腰間用一銅盤壓住燕防箍縫姻出薰服盤上打眼為照門下二脚着捎匕在床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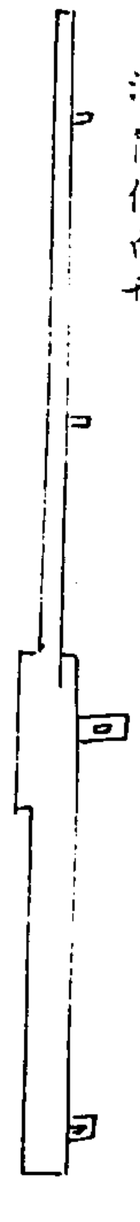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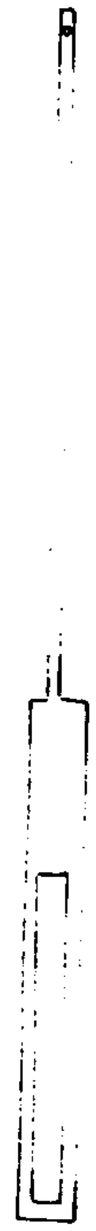


長七寸重一斤各有火門用葯二錢四分彈二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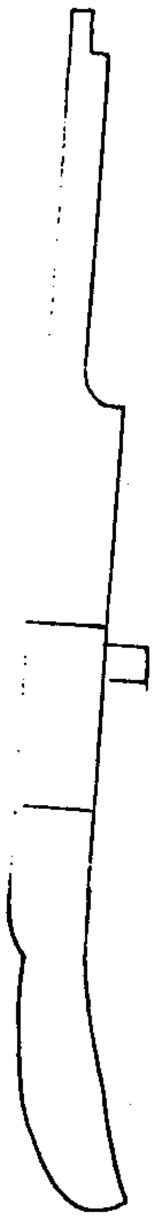
溜筒正面形



溜筒側面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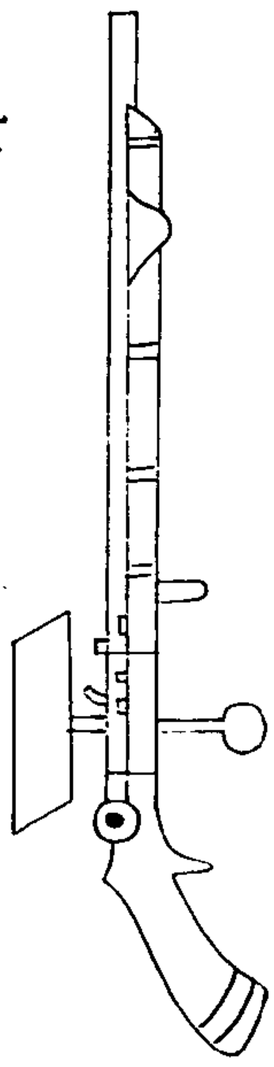


銃床形



形与嚢容大同小異后尾類日本鳥銃床用木同前

軒轅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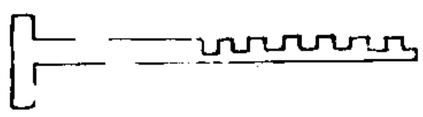


北地多風方欲対壘門薬風已吹去因製一机能令火落火自開為一蓮以防隔雨内有一銅輪七上有机昂起故曰軒轅亦緑軒轅為五兵之祖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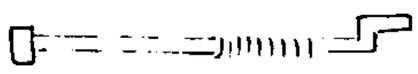
龍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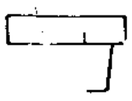


銅軌正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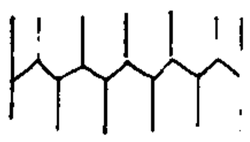
銅軌側形





一如嚢容蓋門惟多一弯釘

銅揃



比弯頭用以鉤火門蓋下揭尾釘

九頭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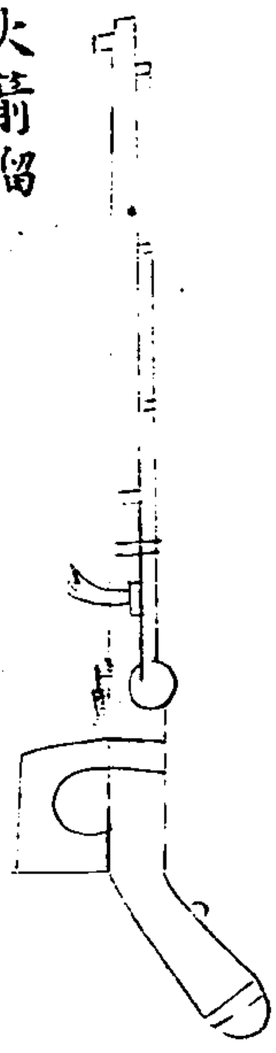


九頭鳥銃重二十余斤用葯一兩二錢大彈一个小彈錢許者九个過敵冲我人衆則乱打人少審定而放尤宜徊戰

火銃形



火箭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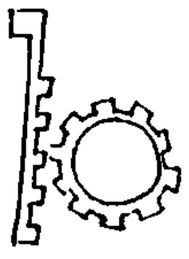
火箭溜

用此器則火箭永无斜冲逆走之患

機



与軒轅同但用側置貯火捐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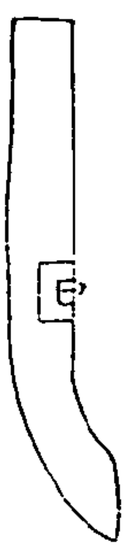


亦如軒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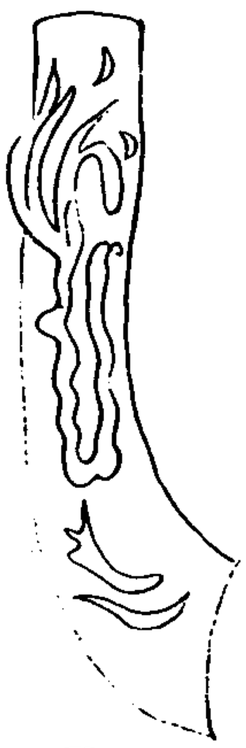
火門形



鳥銃



鳥銃後門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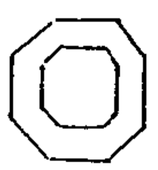


左轉則入右轉則出



轉絲形

前形



銃架形　鳥嘴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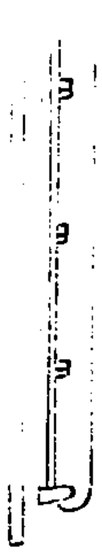


側直裏面撑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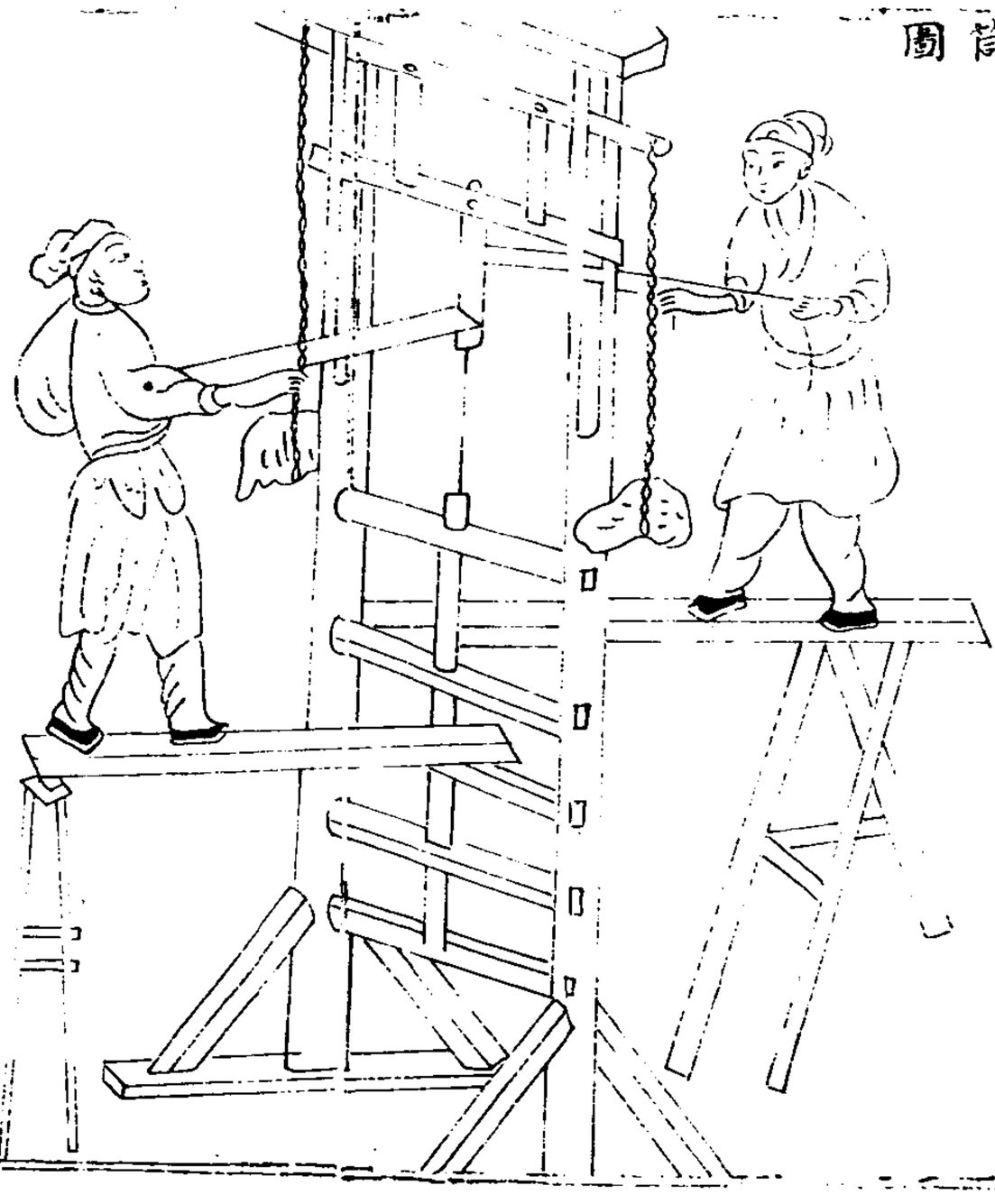


側立外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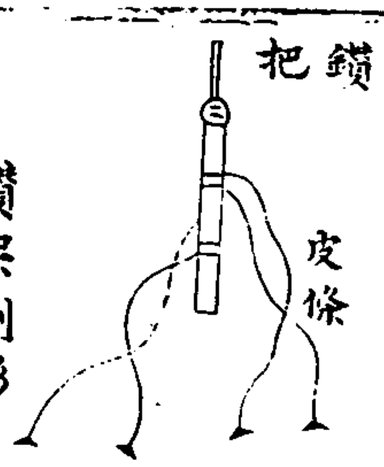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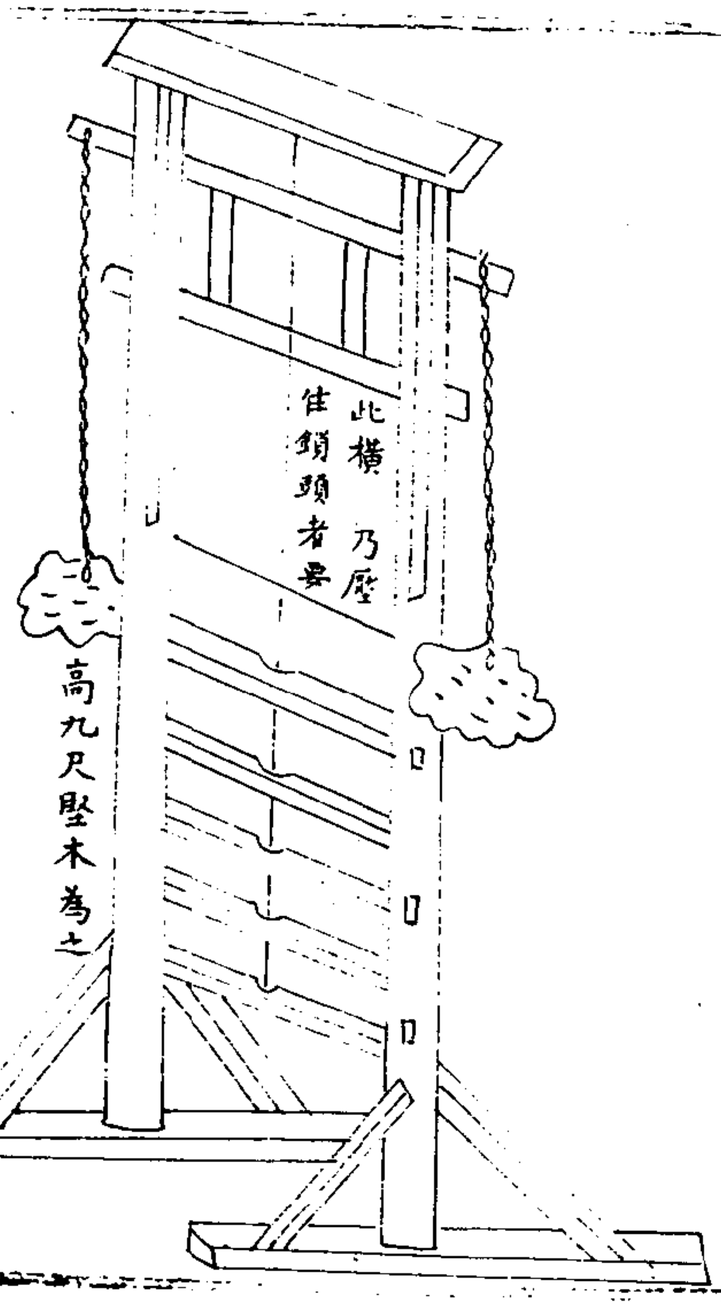
鑽筒圖



卷二十三　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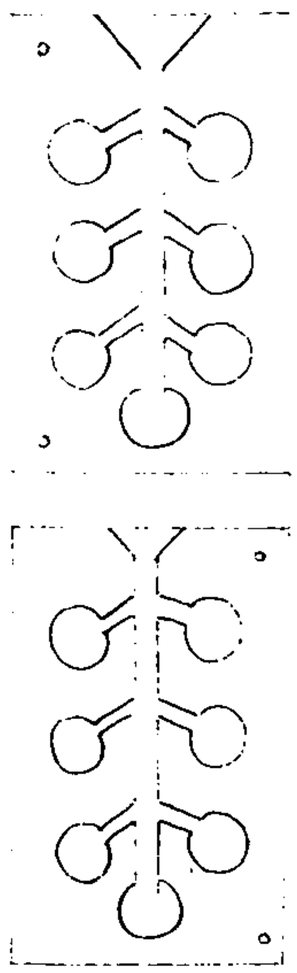
下黑線到下有鉛墜　橫小者乃鉄條中作眼拘攢直



治平勝算全書　卷二十三　十八

柱兩頭內有一空槽一條以便橫梁筍頭升降彈模以石為之鑄時用繩拴定

彈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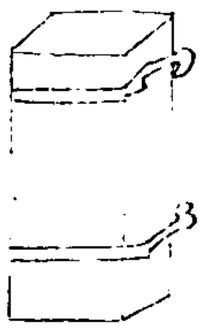
滾槽以銅為之用二扇中作同槽彈鑄出放槽內用脚踹著滾



滾

槽

定火箭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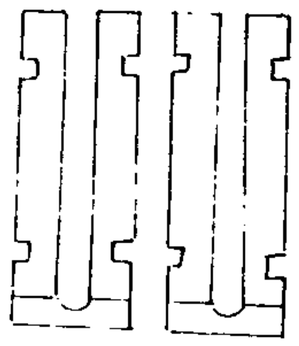
匣用堅木二塊中作一槽鉄箍二道捎定置火箭筒槽于內夾住將葯入筒中築打不得迸開

箭同

定火箭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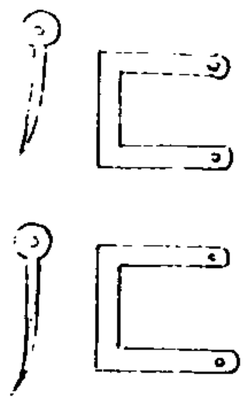


火箭葯分形



下葯匙用銅定盛葯一錢

鉄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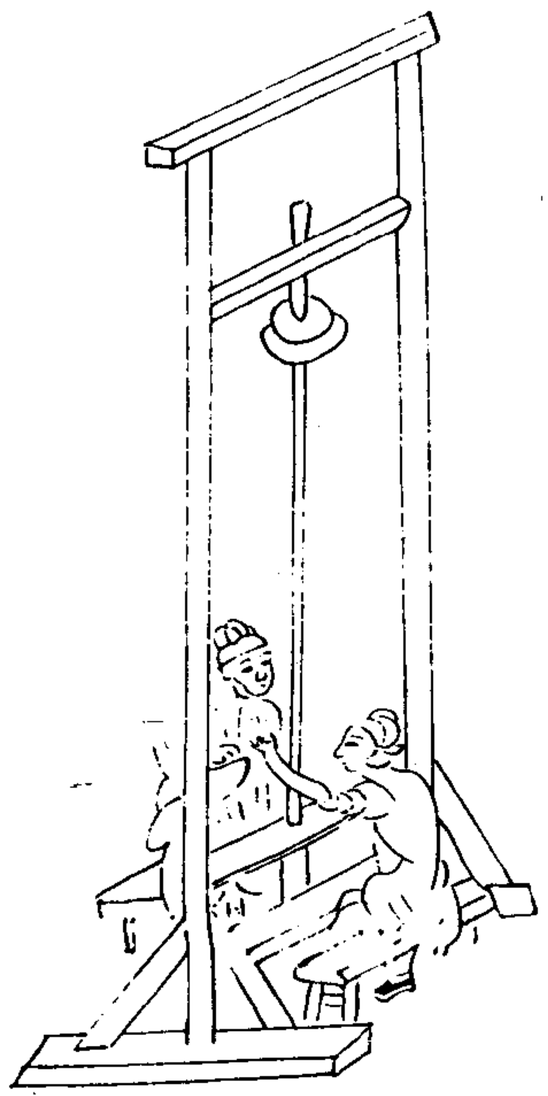
夾鎖鉄架

用圓鉄三片堰厚三三分鉄四條橫成架子鎖時夾住鎖頭不致東倒西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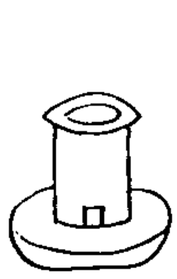
定自然眼圖



鎖火箭圖



定自然眼座



下用圓鉄一片厚五分著四鉄格匕內用圓鉄桶一个張厚鉄條放筒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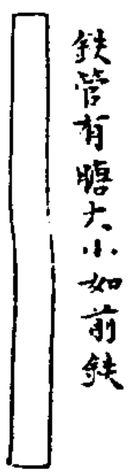
定自然眼鉄心



定鉄桿



鉄管有暗大小如前鉄



拳筒木桿



共長短大小照火箭樣

大彈模



木　鉄　木

分形



裘峯年羲堯輯

按火器雖小技然必兼格物度数之学身之長短徑之廣狹墻之厚薄子之大小質之劑量葯之增減毫厘于里利害攸分未有不由師傳頡臻神解也万歷時趙中書常吉最熟烏銃著神器譜授之者游擊陳寅指揮朶思麻也同持沿恭殺有利器解授之者村官趙世登朱騰擢也尺寸斤兩之得宜趙為勝雖有純繆含法者多矣上羽卿大攻問荅得火相半至于鳥銃宜南不宜北是懲噎而廢食也

凡行路將銃托手放肩左手掉銃床棍頭近行用鉤鉤住尾出門銃口鉤外入門銃口鉤內不宜倒進倒出兵家最忌

持銃圖



倒銃藥圖



凡銃木臨陣時先裝飽一銃隨帶至陣上放畢取掃枚將筒掃洗去藥滓在銃者然后取藥罐將頓門揆開以左手拇指頂住罐口倒出火藥在頂上候管滿以食指將頓門掩住

裝銃藥圖



將銃以左手攢住將藥傾入銃內必須用拇指食指圍銃口不然恐藥撒出分數不足所放銃无力不远不狠难討準豆.

实藥装弹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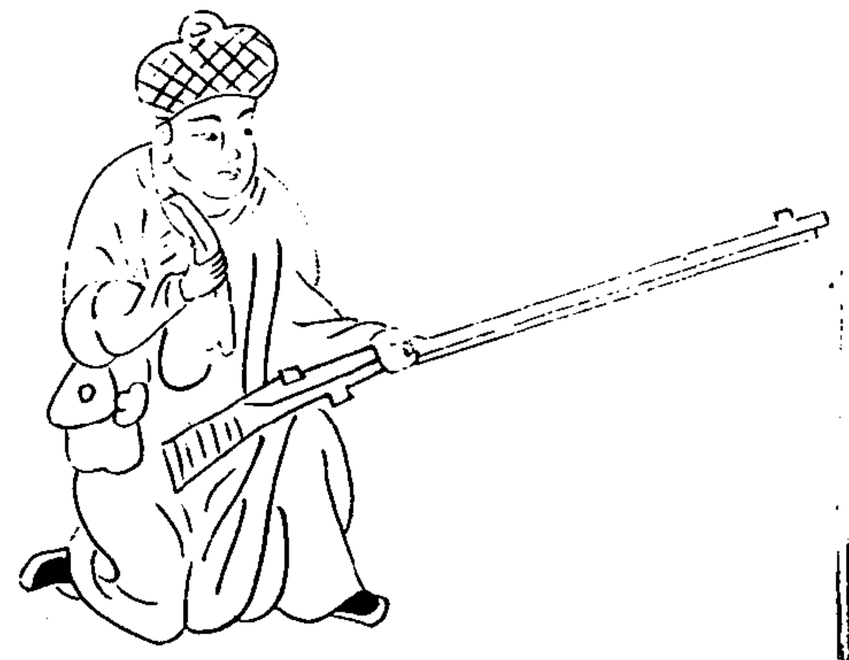
装畢藥將掃杖取出藥築实然后取鉛彈裝入用棉紙少許以掃杖送進至藥方止彈須強之入者方準在筒中滑落者不妙

著門裝藥圖



將銃用左手横时右手取發罐用口卸出塞口之物倒築火門池内將盖匕上以左手將銃微側轉令火眼上向以右手軽匕駐之便發葯人眼中与筒内築相接

著火繩圖



裝畢門葯將銃攢定托手上边尾柱腮上以右手取火繩先吹去灰烬夾置龙頭内

嚕容人打放圖



火繩安放停妥踞前脚脆后脚將銃奉起右手执托手膊節柱膝頭后尾緊映下閉左目以右目覷后照門对前照星閉口息炁对準敵人然后揑机

立方圖



治平勝算全書　卷二四　九

裝葯各樣同前若我在低窪之處敵人稍在高處不必蹲身只將左膊緊挨脇肋之上前脚挺直右脚少拳不一不八射箭站立一般

十數步打放圖



治平勝算全書　卷二四　十

凡至十步之外不及对照星將銃尾緊倚肋上前扎手担机便發至数十步外若銃手神閒炁淨不必对照无有不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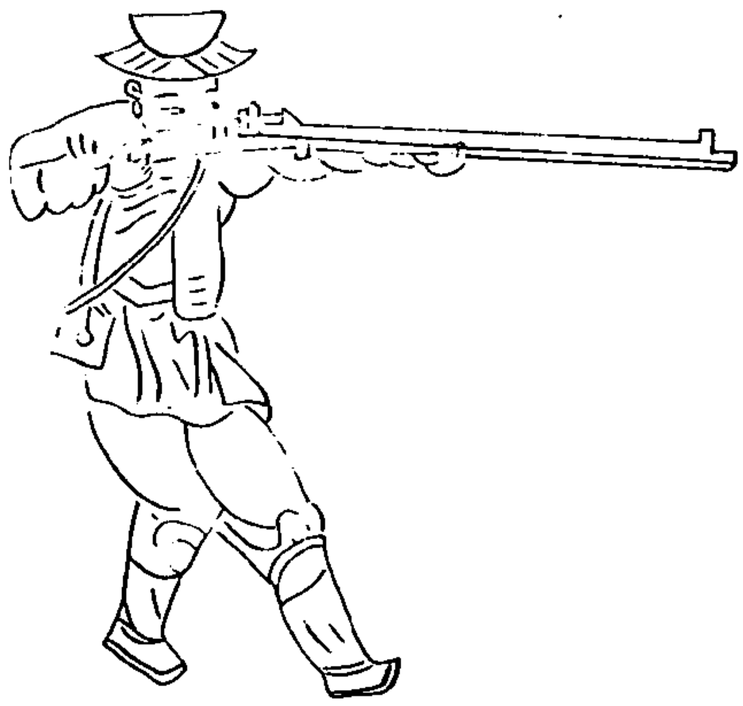
五六步打賊圖



治平勝算全書　卷二十四　十

凡敵逼近若銃已裝飽不必着火繩於尾頭上尺須用左手攢定銃床用右手向火門点着自然中敵到此全憑胆壯慌張則不能殺賊矣

水西洋各国皆人打放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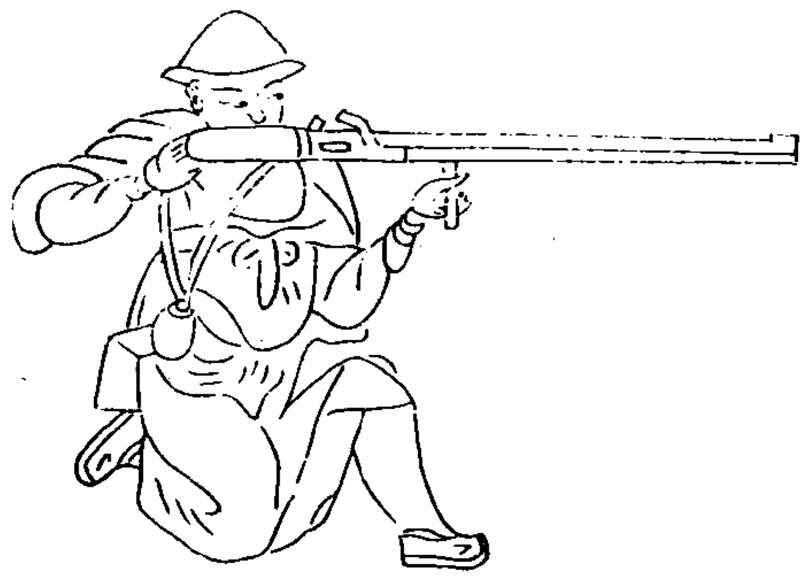


治平勝算全書　卷二十四　十一

裝藥各樣勢同前只將前手挺直后手夾定滿攢銃尾將臉緊挨尾上以食指發机

第0177册 欽定四庫全書

改放西洋銃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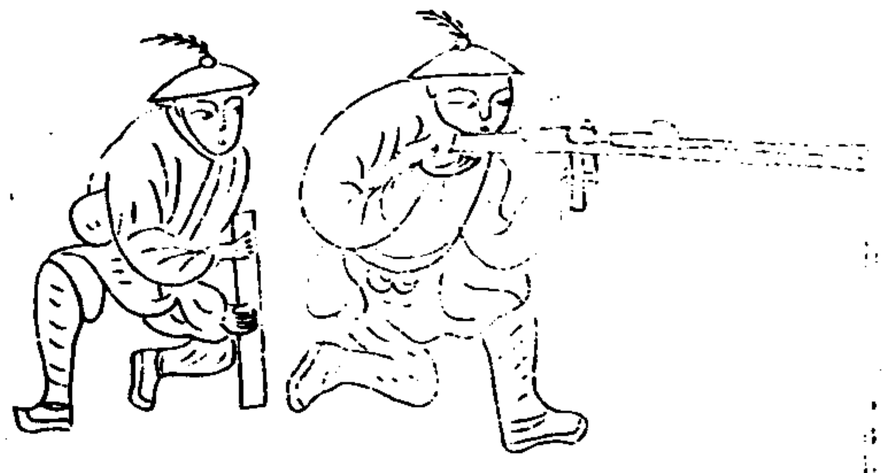


陽手挺直執銃不穩今用小圓木一根長三寸許以煩皮裹過如弓範一般上着銅片作人將銃鈐住立放則挺手如執弓樣蹲身則前手如西域嚕密著膝頭后手如喪人挨臉上

五人虔誠打放之式



放掣電圖



古今平勝笑全書　卷二十四　十五

賠敵之先將諸子銃裝飽停妥將溜子亦用搠杖先搠過過數在床之銃先放七畢起后馬子掉火門起銃再取一子銃著床內放下馬子其架勢打法一如嚕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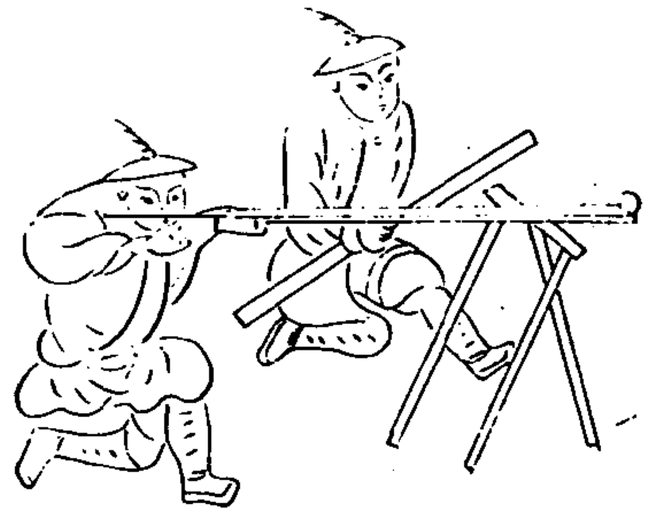
裝軒敕銃圖



古今平勝笑全書　卷二十四　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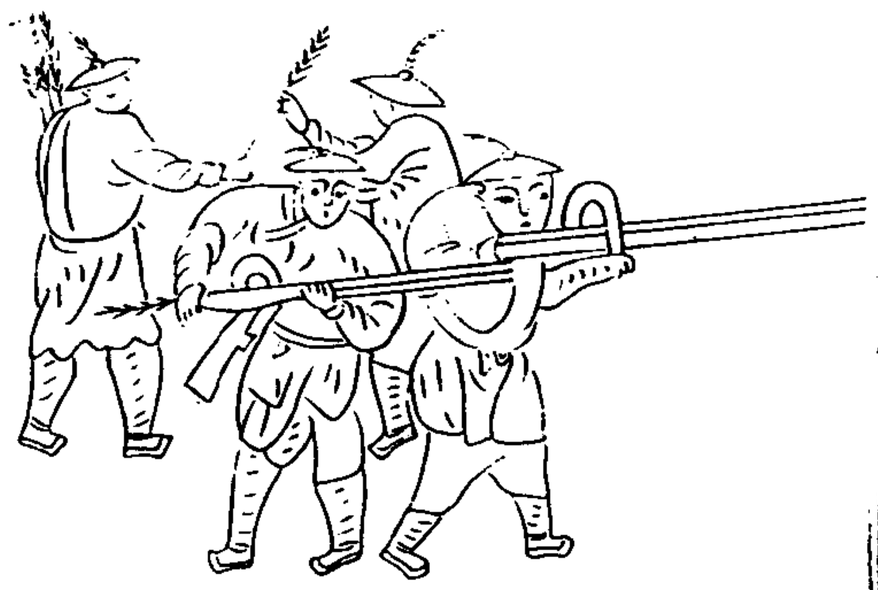
打放架勢一如嚕密惟裝飽時銃床向下銃筒向上使銅蓬常蓋火綫即有微雨可放

放九頭鳥銃圖



凡乘夜襲人並敵人偷营之时先將火球放去必然
肯見踪跡隨跡發机十彈並出无有不中之理

連放火箭圖



二人肩背相反后用一人連箭放畢退在左边裝箭
完旋轉右边待

治平勝算全書卷二十五

浚峯年羹堯輯

凡砲軍中之利器也攻守行師皆用之守宜重行宜輕故旋風單稍虎蹲師行即用之守則可設也又陣中可以打其隊兵中其行伍則不整矣若焙芻粮積聚及城門敵棚頭車之類則上施火毬火鴉火搶以放之（雄軍稍不可故以其力小故也火毬等連及二十斤）

附隨砲動用

長木十二條（長一丈徑三寸）　木杠四條

簽頭木十二條　大斧三具

界索滑椽四十條　拐頭十八條

皮篦八片　皮索十條

散子木二百五十條　救火大桶二只

鉄鉤十八个　大木攞二个

拒馬二界　紮索十條

水濾二个　麻搭四具

唧筒四个　小水桶二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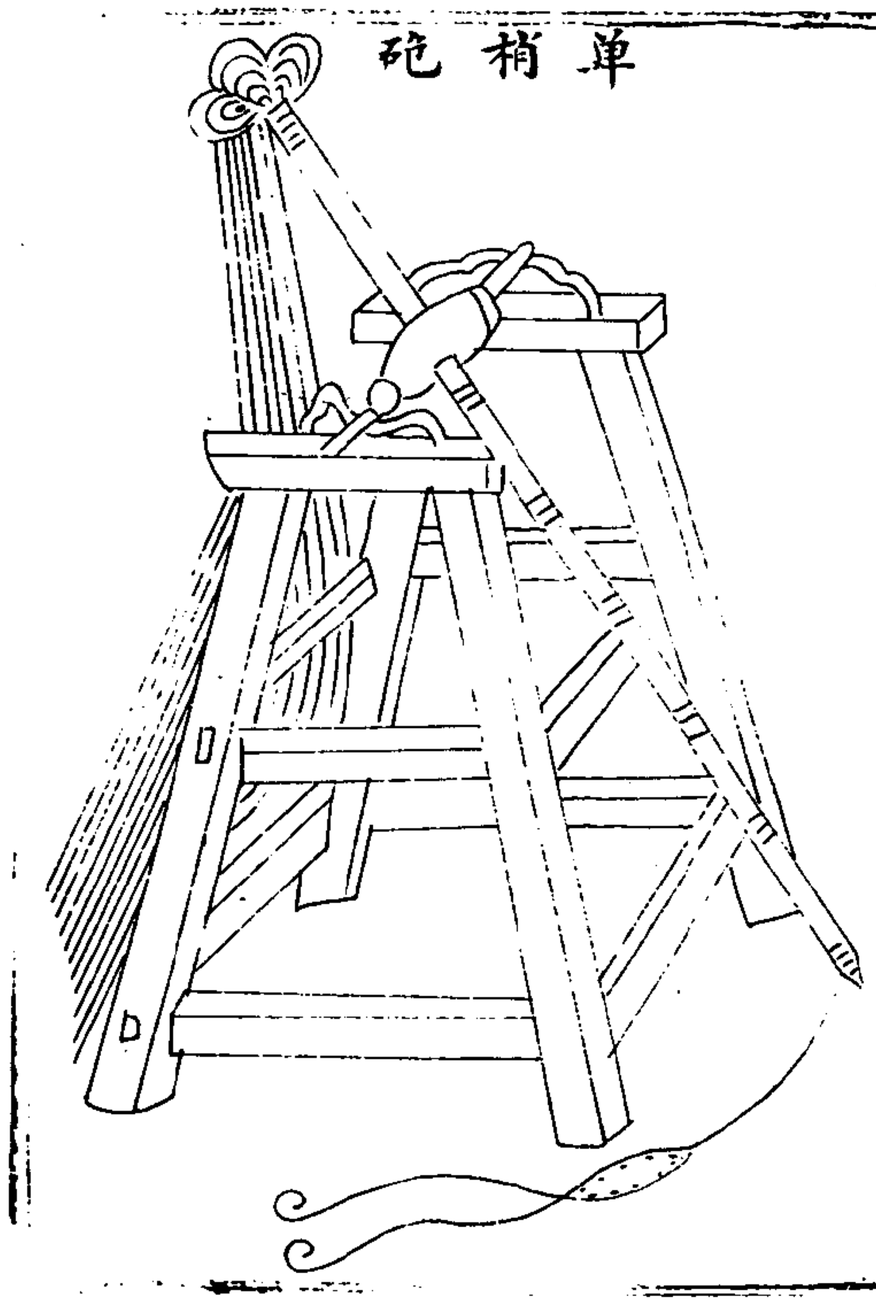
土布袋十五條　界標索十條

鍬三具　毬一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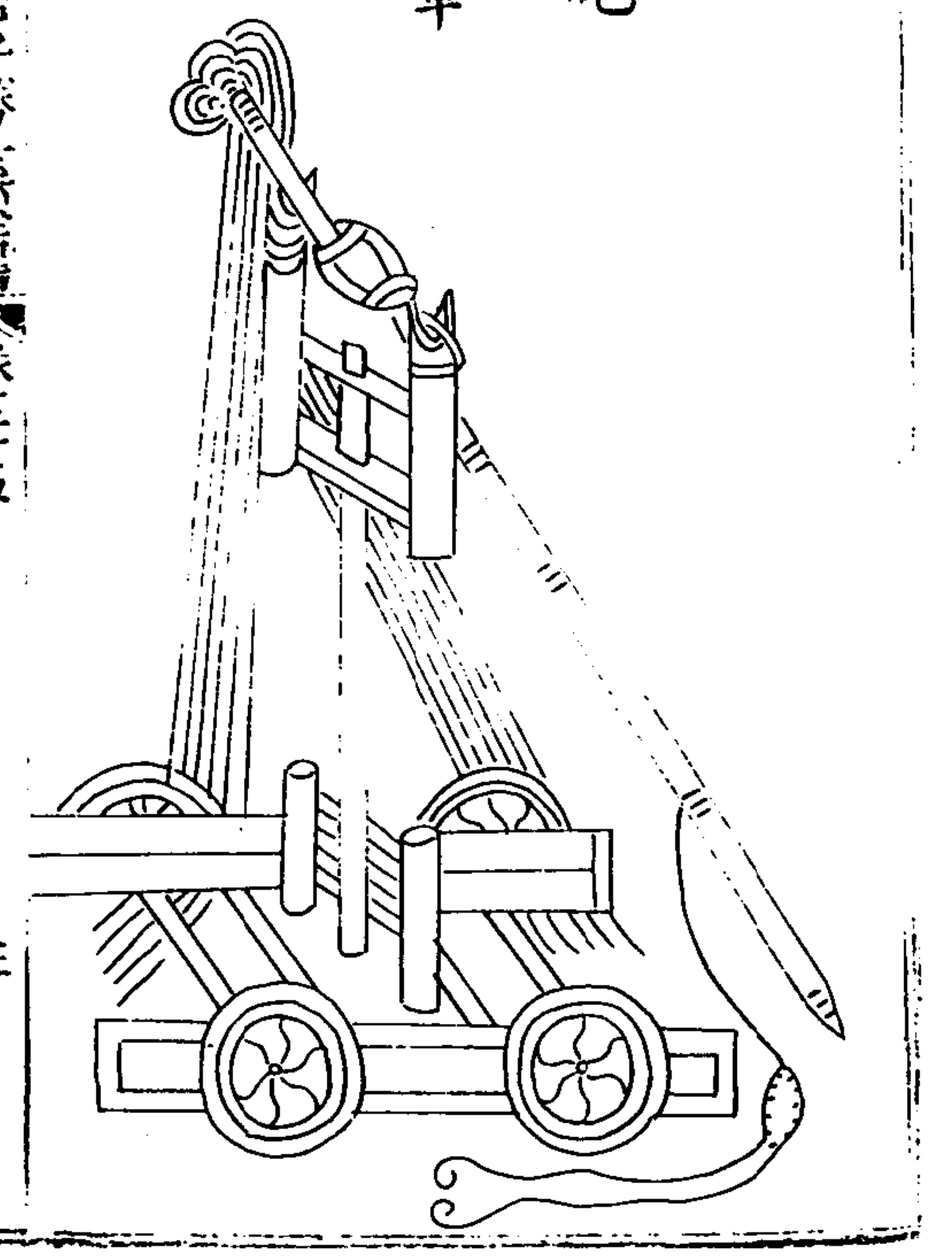
鏁三具　火索十條

右隨砲預備用以蓋覆及防火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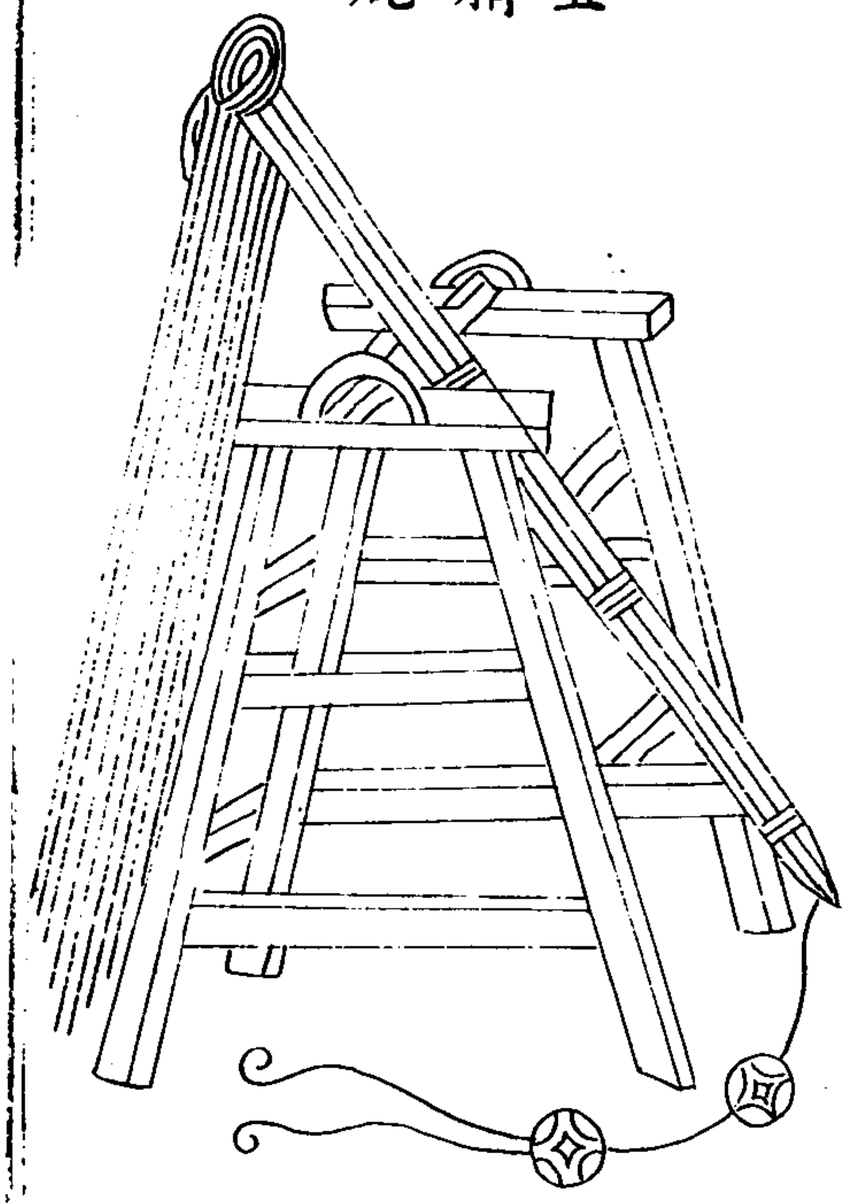
單梢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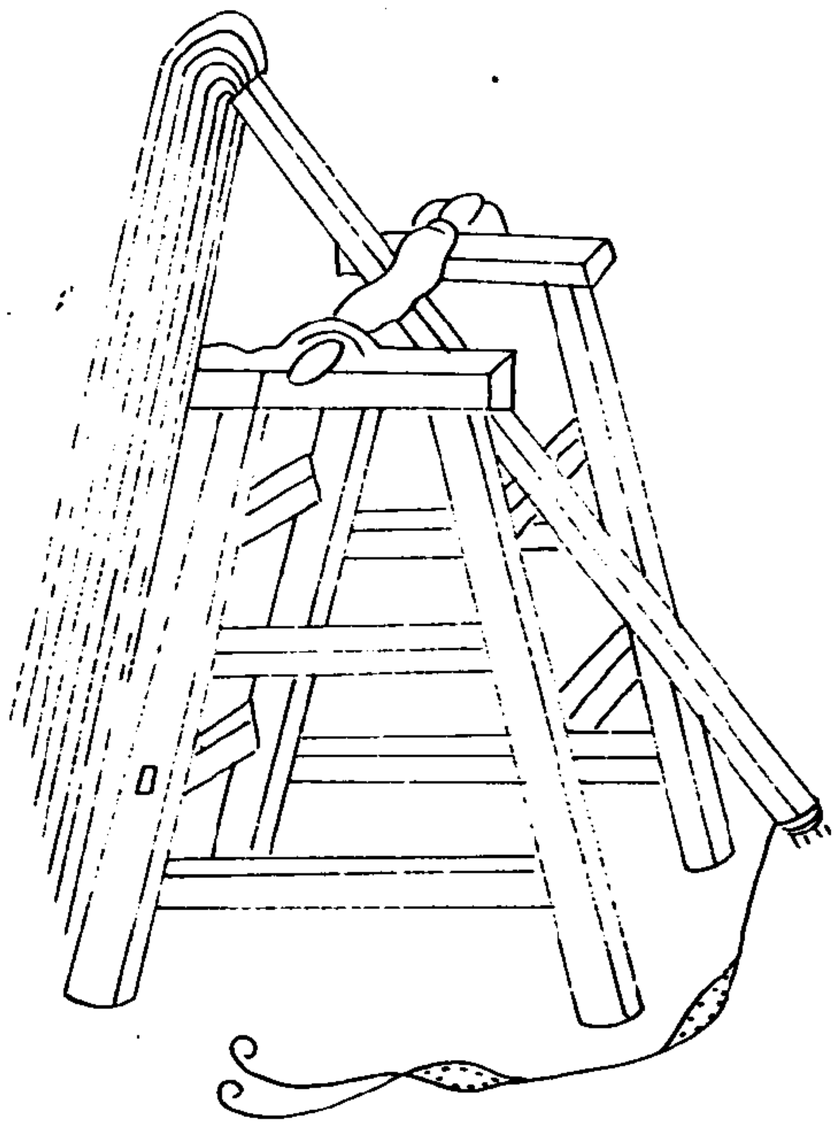
砲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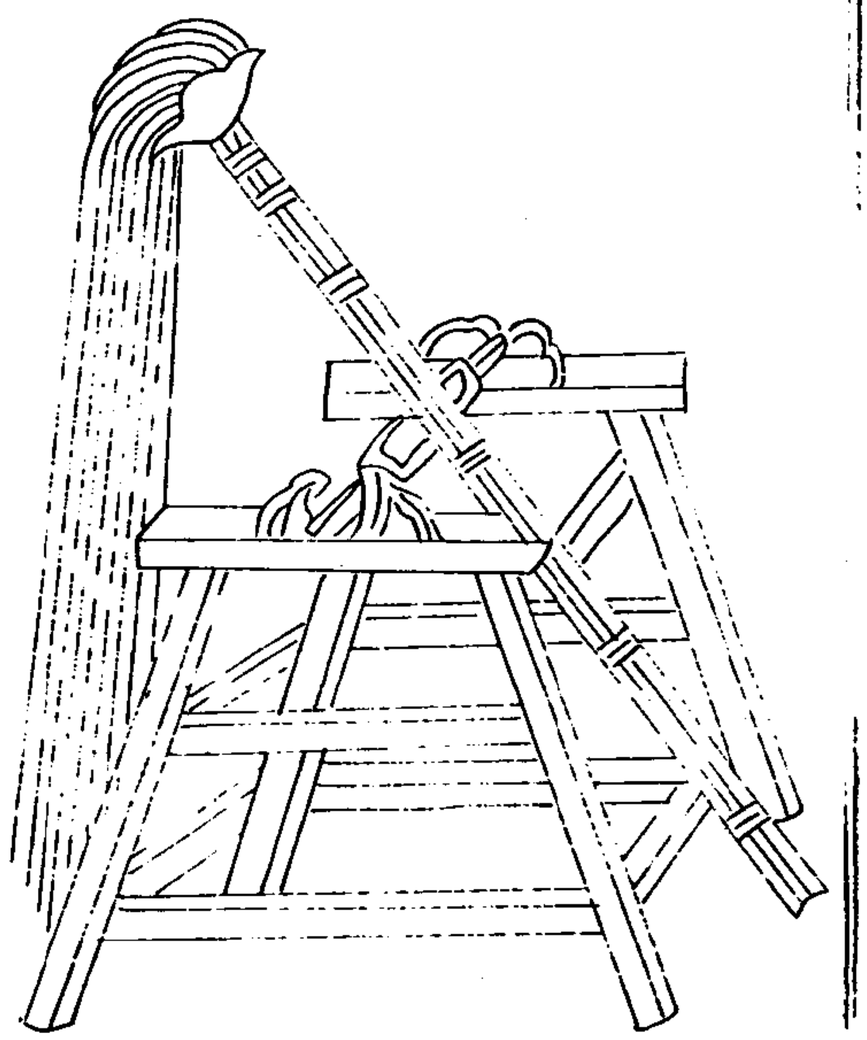
五梢砲



雙梢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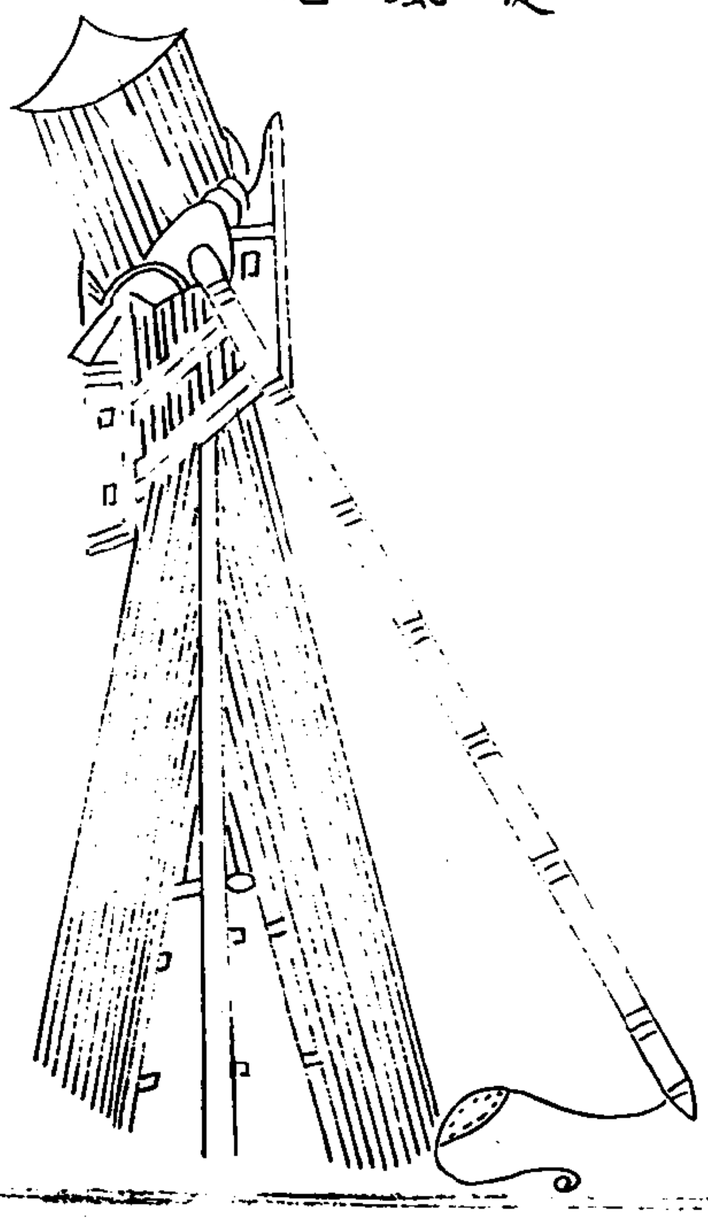


七梢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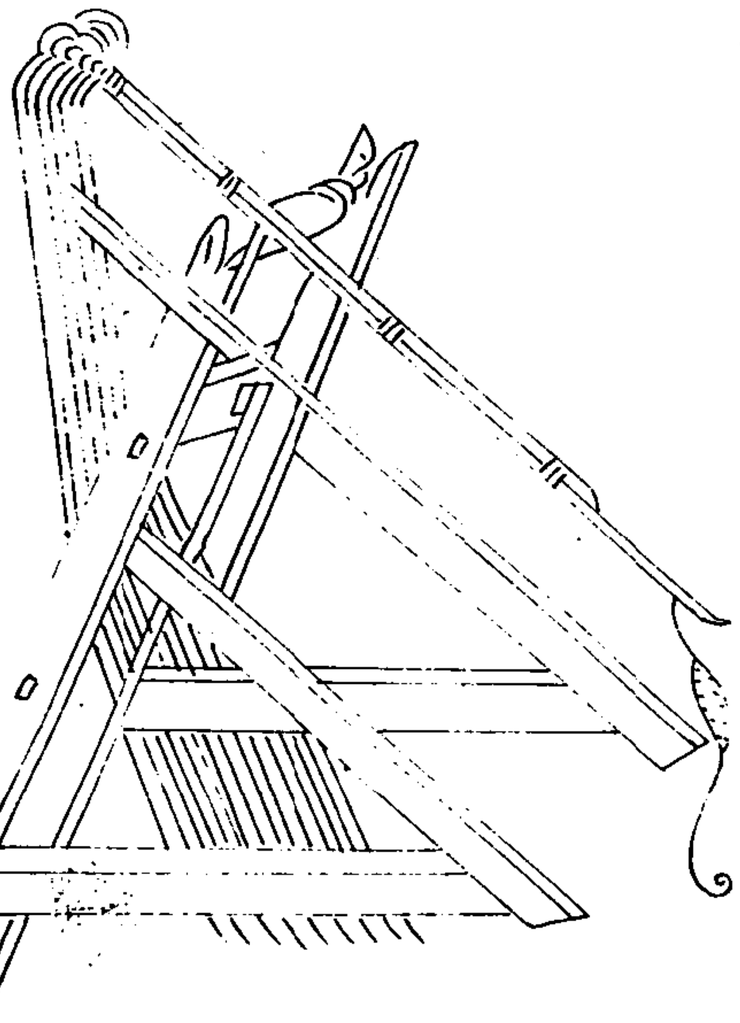


治平勝算全書　卷二十五　五

旋風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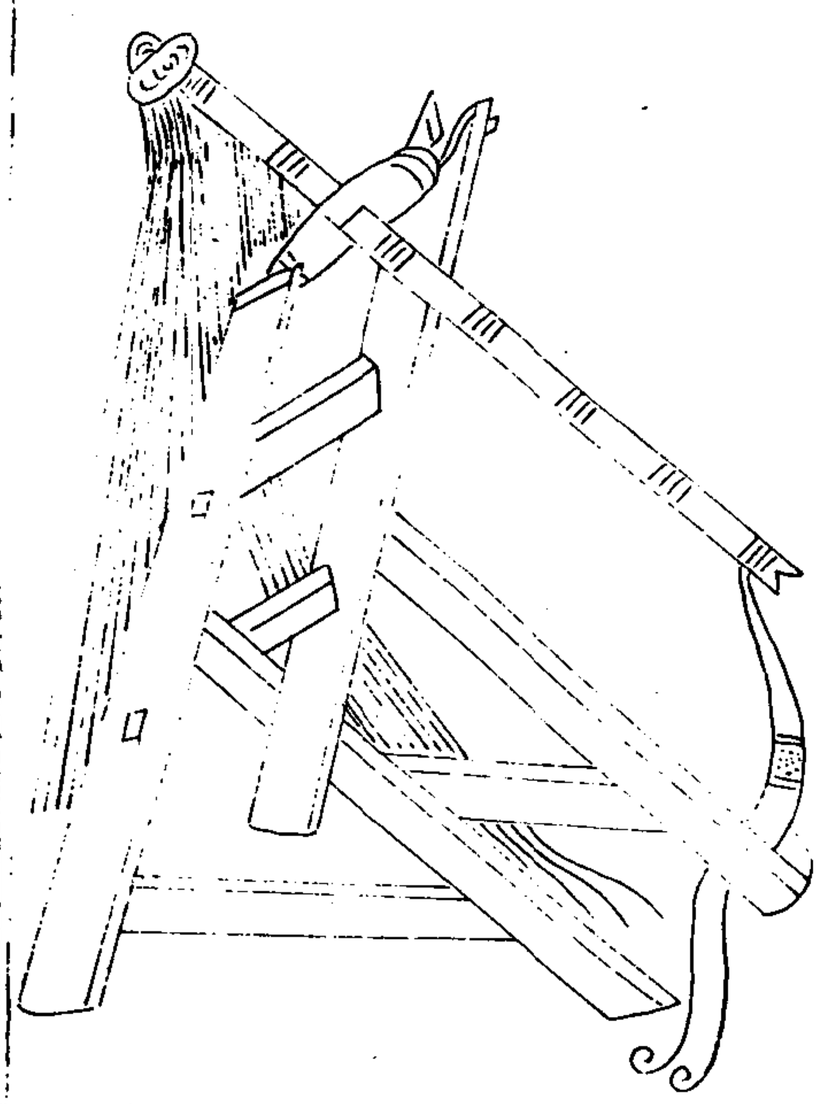


虎蹲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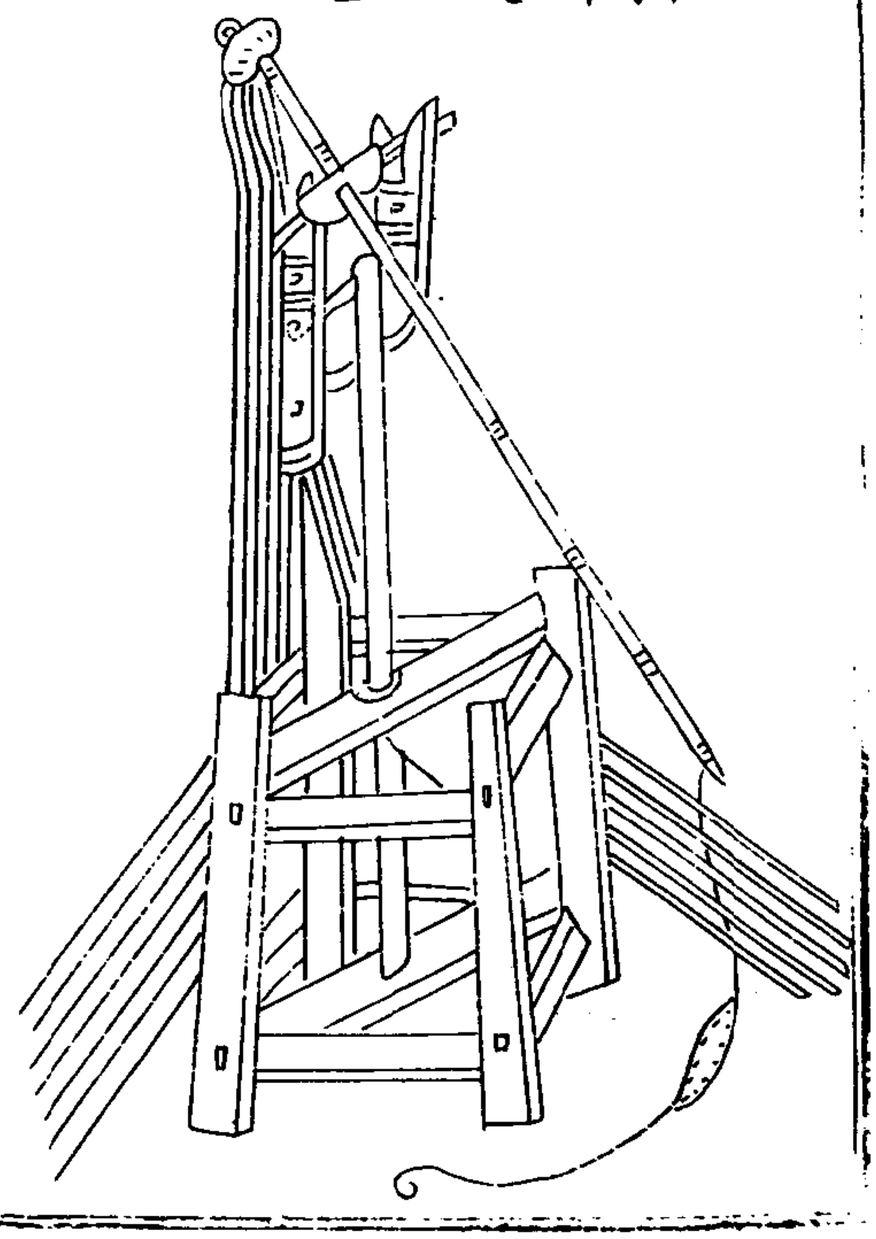


治平勝算全書　卷二十五　六

柱腹砲



独脚旋風砲



砲車大木為床下施四輪上建独竿匕首施羅匡木上置砲梢高下約城為準推徙往來以便利其施放及用物一準常砲法

単梢砲用前後脚柱四前長一丈八寸程以鉄叶後長一丈六尺五寸上扇枕長八尺五寸除仰斜留六尺五寸下扇枕長一丈三尺上会枕一長八尺五寸除仰斜留四尺五寸下会枕一長一丈三尺鹿耳四夾軸両端長二尺二寸潤五寸厚三分頭木二長七尺径一尺楔十六長一尺八寸厚三分

径四寸八分 鴟頭一長二尺五寸潤二寸厚三分 径四寸小 長一尺二寸 鉄漫蝎尾一寸重三斤 鉄束二 両圍七寸 狼牙釘十八 弦子二長二丈五尺十二寸潤 紮索六長五丈毎條用麻六寸潤 拽索四十長四丈用麻四斤 板竿二長二丈三尺大 皮窩一長八尺半 軸一長七尺径一尺 罨板二長二丈一尺上出山口六尺 楔十六長一尺八寸厚三分 鉄叶後長一丈六尺 下扇枕長一丈三尺除仰斜留一尺 上会枕二長一丈三尺除仰斜留九尺 下会枕二長一丈三尺除仰斜留一尺五寸 鉄束二 両圍七寸 皮窩一長八尺半 軸一長七尺径一尺 罨板二長二丈一尺上出山口六尺 楔十六長一尺八寸厚三分 鉄叶後長一丈六尺 下扇枕長一丈三尺除仰斜留一尺 上会枕二長一丈三尺除仰斜留九尺 下会枕二長一丈三尺除仰斜留一尺五寸

凡一砲四十人拽一人定放匕五十歩外石重二斤

右漫梢砲用脚柱四長二丈径一尺二寸後戚栗頭至上扇枕二尺七寸仰斜三寸 上扇枕二長一丈除仰斜留六尺五寸 下扇枕二長二丈五尺除仰斜留一丈一尺 上会枕二長一丈三尺除仰斜留六尺五寸 下会枕二

長一丈六寸除仰斜留五尺鑿底耳四夾軸兩端一孔二圍四寸徑一寸長八尺二寸徑七寸丈二寸潤五寸厚三分卷頭木二長一丈六尺大徑四寸楔二十長一尺八寸潤五寸厚三寸梢二長一丈六尺大徑四寸鴟頭木一長二尺五寸小二寸八分潤八寸厚三分鷲項一長五尺二寸每個重二斤半鉄束四每個重七兩狼牙釘十六弦子二長二丈五尺每條重二斤半鉄蝎尾二長一尺五寸每個重七兩皮窩一長八寸潤六寸十二子用麻三斤皮窩二長一尺八寸潤六寸如鞋底樣紮索二用麻二斤半拽索五十長一丈每條用麻五斤

凡砲一百人拽一人定放七八十步外石重二十五斤亦放火毬火鵝火槍撒星石放及六十步外二砲守則於圍樓敵馬及窺城內

七稍砲用脚柱四長二丈二尺徑一尺二寸仰斜三尺自上扇桄至此一尺九寸上扇桄二長一丈二尺除下扇桄二仰斜留八尺下扇桄二長一丈八尺除仰斜留一丈四尺自上扇桄至上会桄二長一丈三尺除下会桄二仰斜留九尺

五稍砲用脚柱四長一丈二尺徑一尺二寸仰斜三尺自上扇桄至此一尺九寸上扇桄二長一丈二尺除下扇桄二長一丈八尺除仰斜留一丈四尺自上扇桄至上会桄二仰斜留九尺除下会桄二

上掮桄二長一丈二尺除下扇桄二仰斜留八尺自上扇桄至此上会桄二長一丈三尺除下会桄二仰斜留九尺

三稍砲用脚柱四長二丈一尺二寸仰斜三尺自上扇桄至此一尺九寸上扇桄二長一丈二尺除下扇桄二仰斜留八尺自上扇桄至上会桄二仰斜留九尺除下会桄二

四夾軸兩端長一尺二寸潤五寸厚三分卷子木二長九尺自方一尺用軸尺方潤四尺八寸轉尺取方四尺八寸楔二十長一尺八寸潤五寸厚三寸梢四長一丈八尺大徑四寸小三寸八分鴟頭一長四尺潤八寸厚四分鵝項一長五尺三分鷲項一長二丈五尺大徑四寸鉄蝎尾二長一尺五寸每個重三斤鉄束四每個重八兩圍七寸狼牙釘十六弦子二長二丈五尺大徑四寸鉄蝎尾二各長二丈八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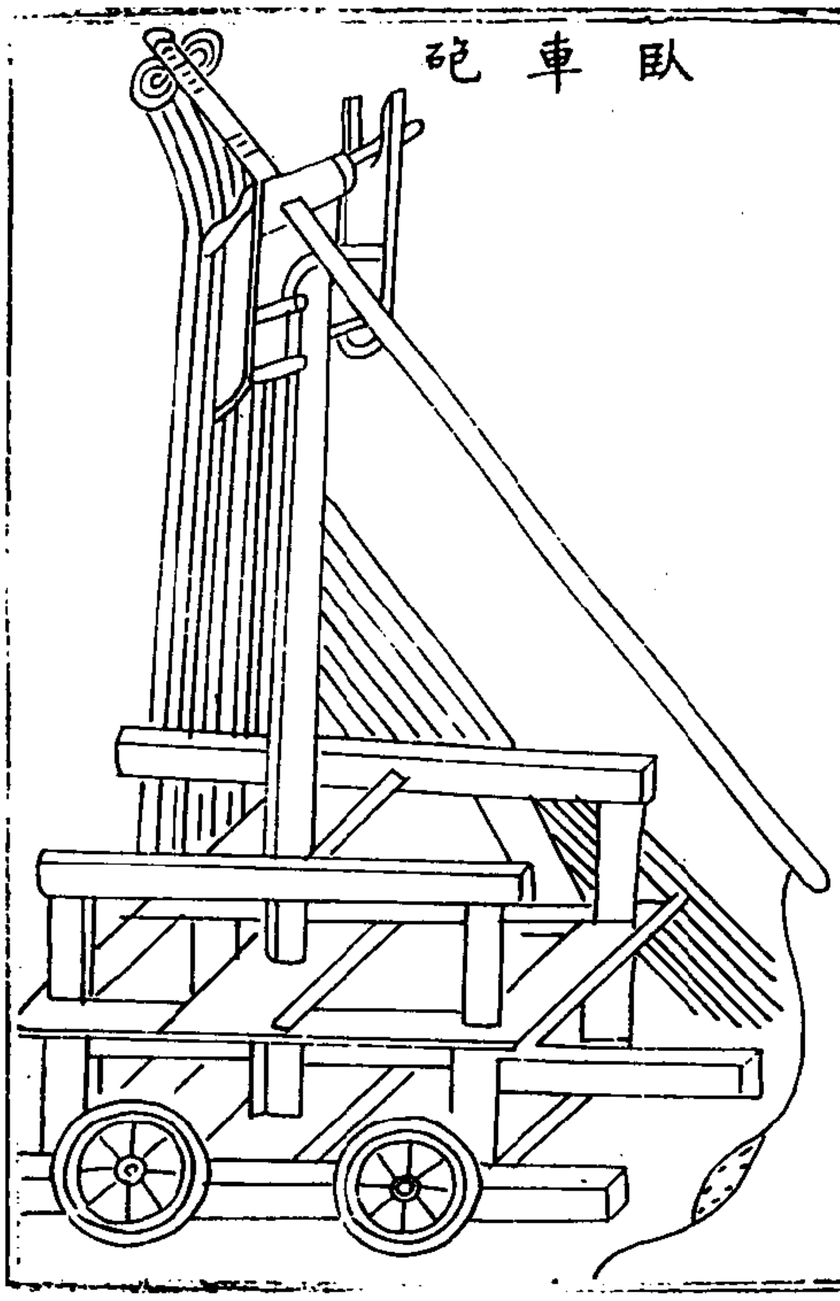
尺皮窩一長一尺二寸潤一尺絮索五十長五十尺每條用麻二斤半攙索一百二十五長五丈每條用麻五斤凡一砲二百五十人攙二人定放七五十步外石重九十一百斤

右旋風砲用沖天柱一長一丈七尺徑九寸下二長八尺五寸潤八寸厚四寸上下腰槃木二長四尺五山口二各深六寸潤一尺軸一長一丈八尺徑一尺大徑四寸厚五寸兩頭用鉄叶裹枸鉄仰月二每個重十兩稍一長一丈八尺小徑二寸三分鳴頭一長一尺五寸潤八寸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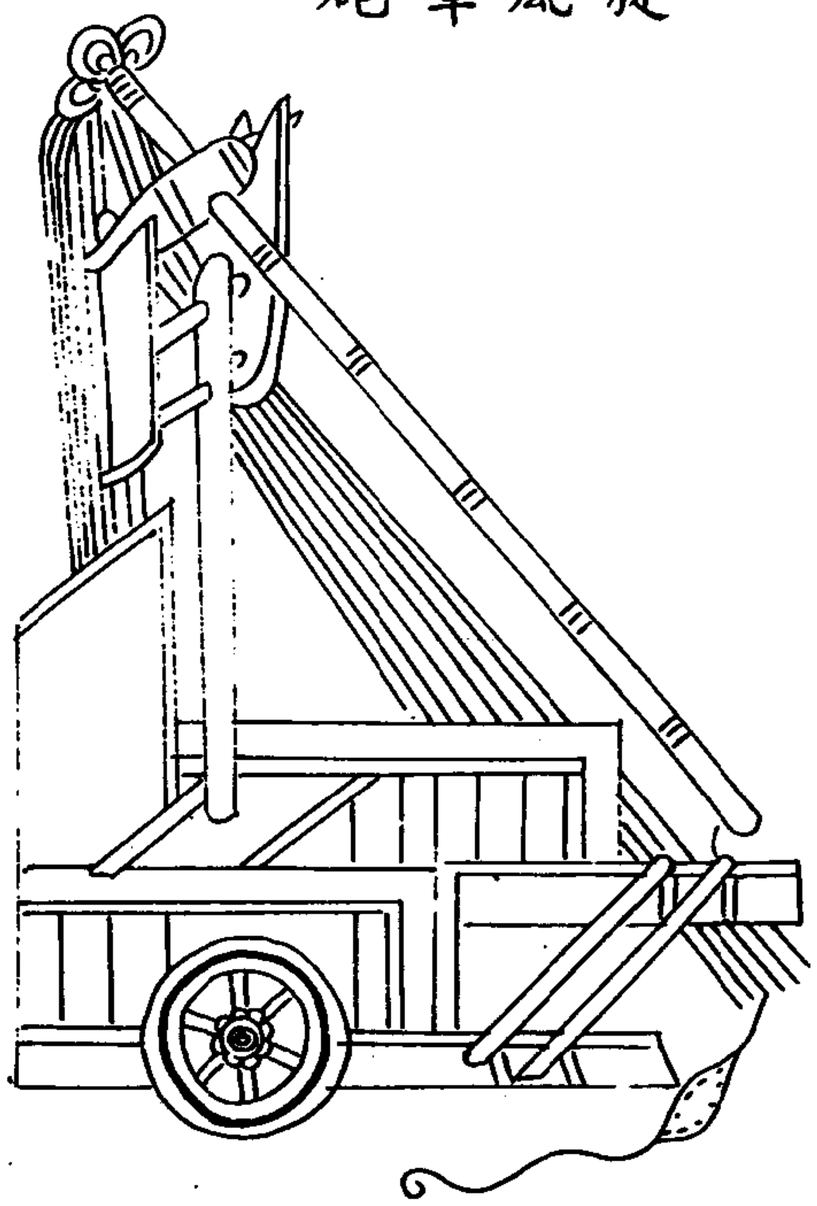
鉄蝎尾一長一尺二寸重一斤半鉄束二每個重七兩圓七寸狼牙釘八弦子一長二丈三尺十二寸用麻二斤半皮窩一長八寸潤四寸如鞋底樣皮用攙索四寸長四丈每條重攙索六長四丈每條用麻四斤絮索六長四丈每條用麻一斤半凡一砲五十人攙一人定放七五十步外石重三斤其柱須埋定即可發石守則施于城上戰棚左右人單梢砲用脚柱四長一丈徑一尺二寸仰斜三寸從葉葉頭至上扇枕五尺七寸上扇枕二長一丈六尺五寸除仰斜留下扇枕二長一丈五尺除仰斜留一上会枕二長一丈除仰斜下會枕二長一丈六尺五寸留六尺五寸

守則設于城內四面以擊城外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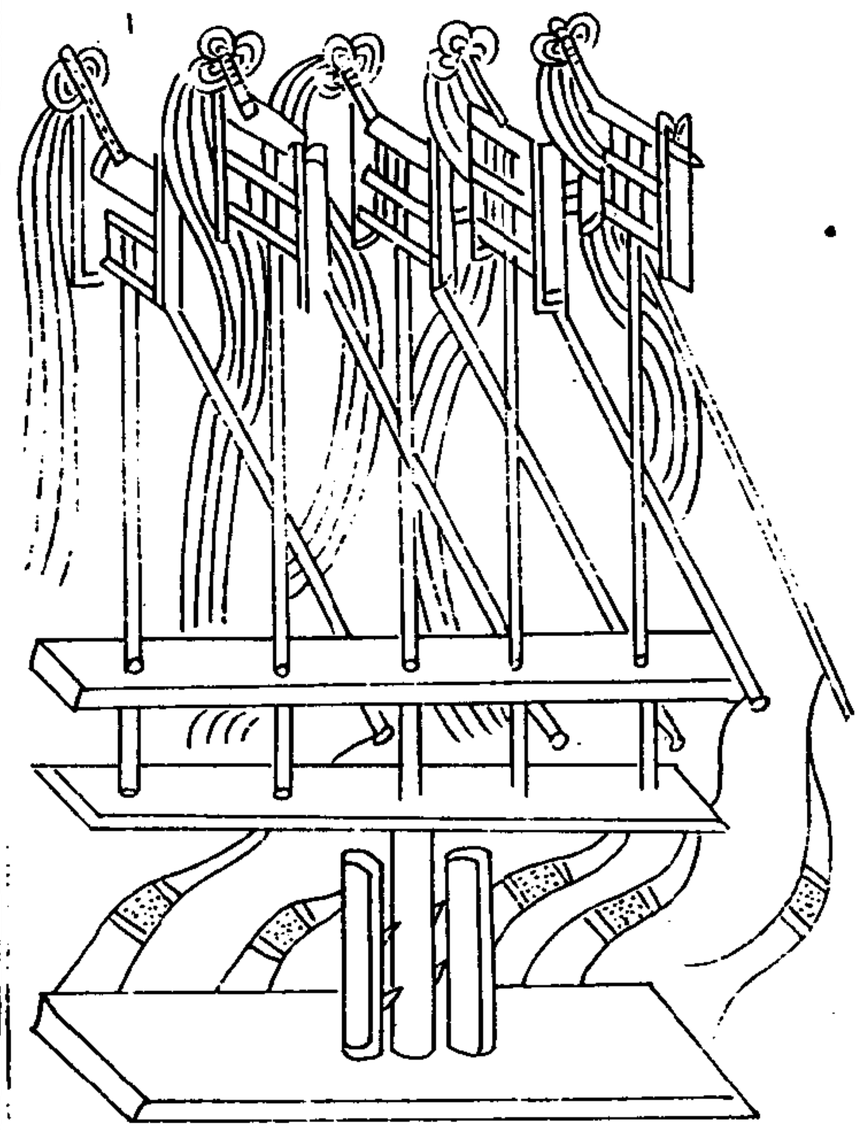
砲車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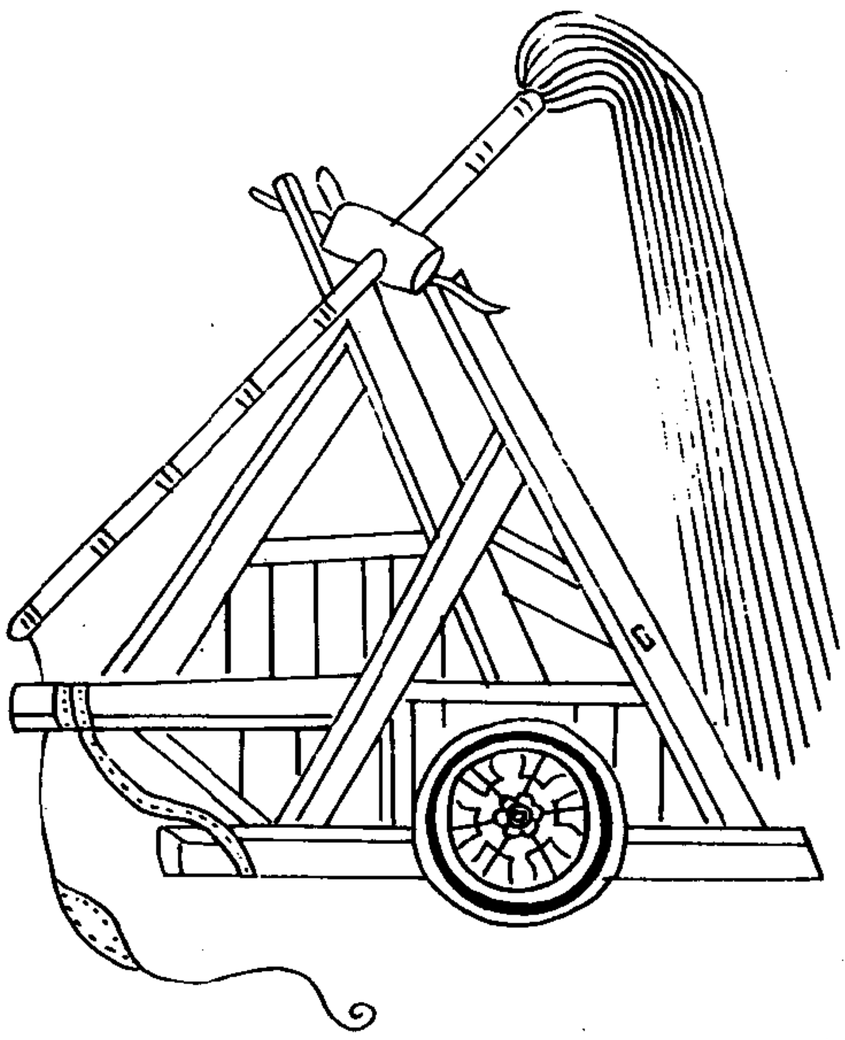
砲車風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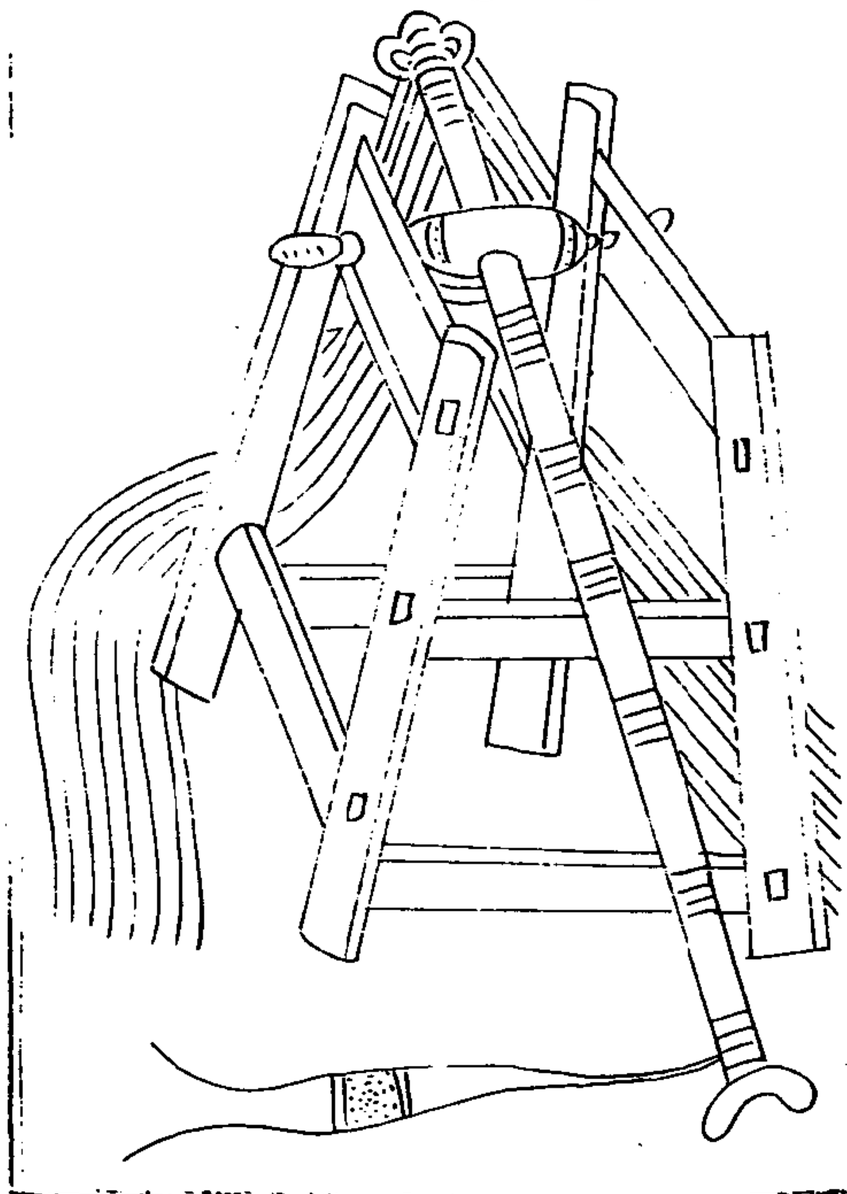
砲風旋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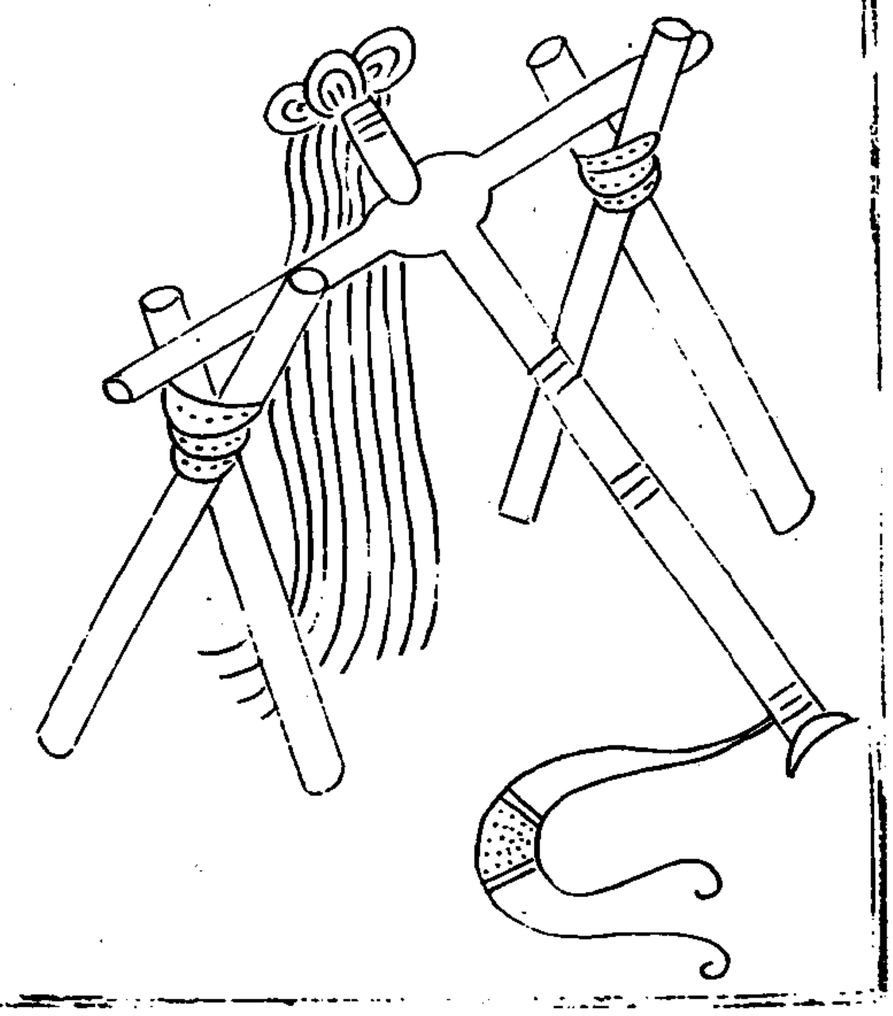
砲行車



大砲



合砲



手砲敷近則用之　砲竿一長尺一　皮窩一方二寸半擊用二人放石重半斤

虎蹲砲用前後脚柱四前長一丈八尺上出山口六寸下扇枕二長八尺五寸除仰斜留四尺五寸　下会枕二長一丈三尺四尺　下会枕二長一丈三尺大径四寸小径二尺八寸　鉄双蝎尾一重八斤　蝎尾一寸長四寸　鉄環二個每重七兩　狼牙釘十八弦子二用長八寸圍七寸　窩一淵長五十尺大六寸紮索六用麻二斤每條用麻四斤

凡一砲七十人拽一人定放七十步外石重十二斤

銃歌

一洗銃二下藥三送藥实四下鉛子五送鉛子六下紙七送子八開火門九下藥綫十仍閉火門安火綫十一聽令開火門照準賊人牽發

砲歌

一洗砲二入藥線三下藥四下覆紙五下送子輕六下木馬七下送子用力打至藥前第一箍乃止八下子一層下土下送子九下子一層下土下送子十下子一層下土下送子十一下子一層下土下送子十二下子一層下土下送子十三下大子下送子用力打入口平銃完候令

製火藥法

硝四十兩黃五兩六錢柳炭七兩二錢用水三鐘搗浮極細先將硝黃各研為末三件照數兌各一處用水二碗下在水臼木杵搗之不用石搗者恐有火也每一臼可搗万杵若搗千加水一碗又搗以細為度至半干取出日晒打碎成萱粒大堪此藥之妙只在多搗數万搗之間將清水搗之乃換出硝中之鹹氣務令其出之至尽為妙捻之製合之法添水多而搗數多与做人方于魯製墨之法相同再試藥之法將藥一分堆於紙上用火燃之藥去而紙不傷在為佳又將藥一半放于人手心中燃之而手必不熱即可入銃若燃過而手心中熱又有黑星白點于手心中者即不佳再當加水搗之如法而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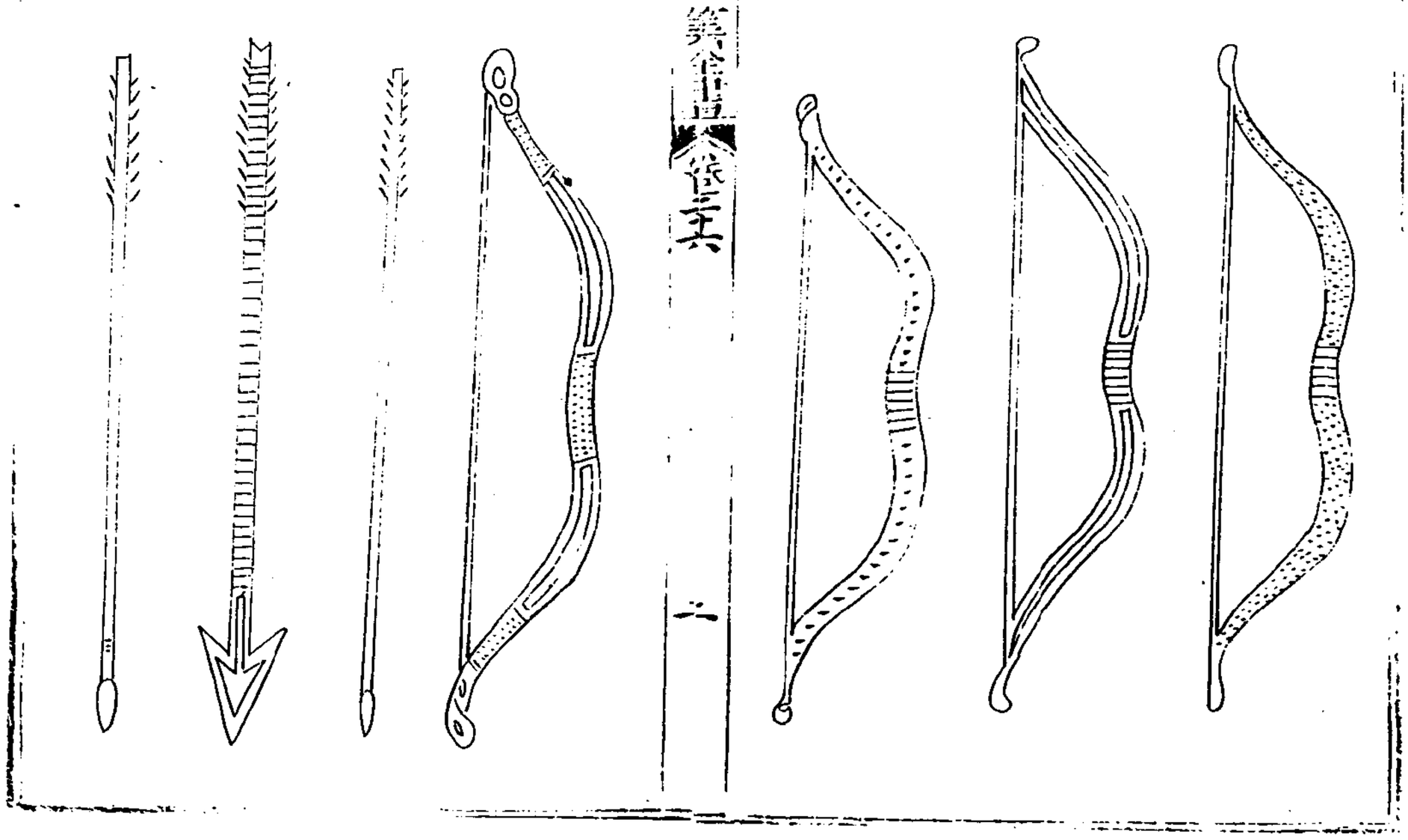
治平勝算全書卷二十五終

器圖

漫峯汗漢充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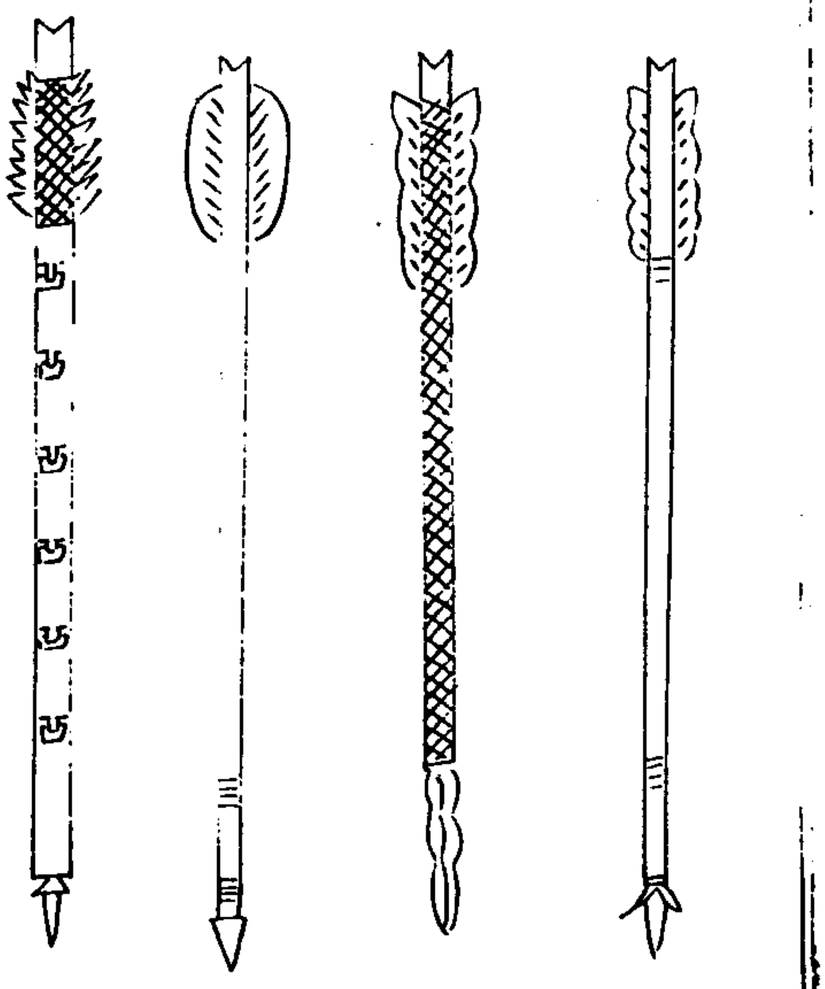
古稱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蓋士卒猶工也兵械器也器利而工善兵精而士強勢則然矣故曰兵不精利与空手同甲不堅密与袒裼同弩不及远与短兵同射不能中与无矢同中不能入与无鏃同閘而不勇与无手同其法五不當一然則五兵者三軍所恃以為勇也可不謹乎歷代殊宜形制各异今取宋世兵机給出其形以備參考

麻背弓　黑漆弓　白樺弓　黃樺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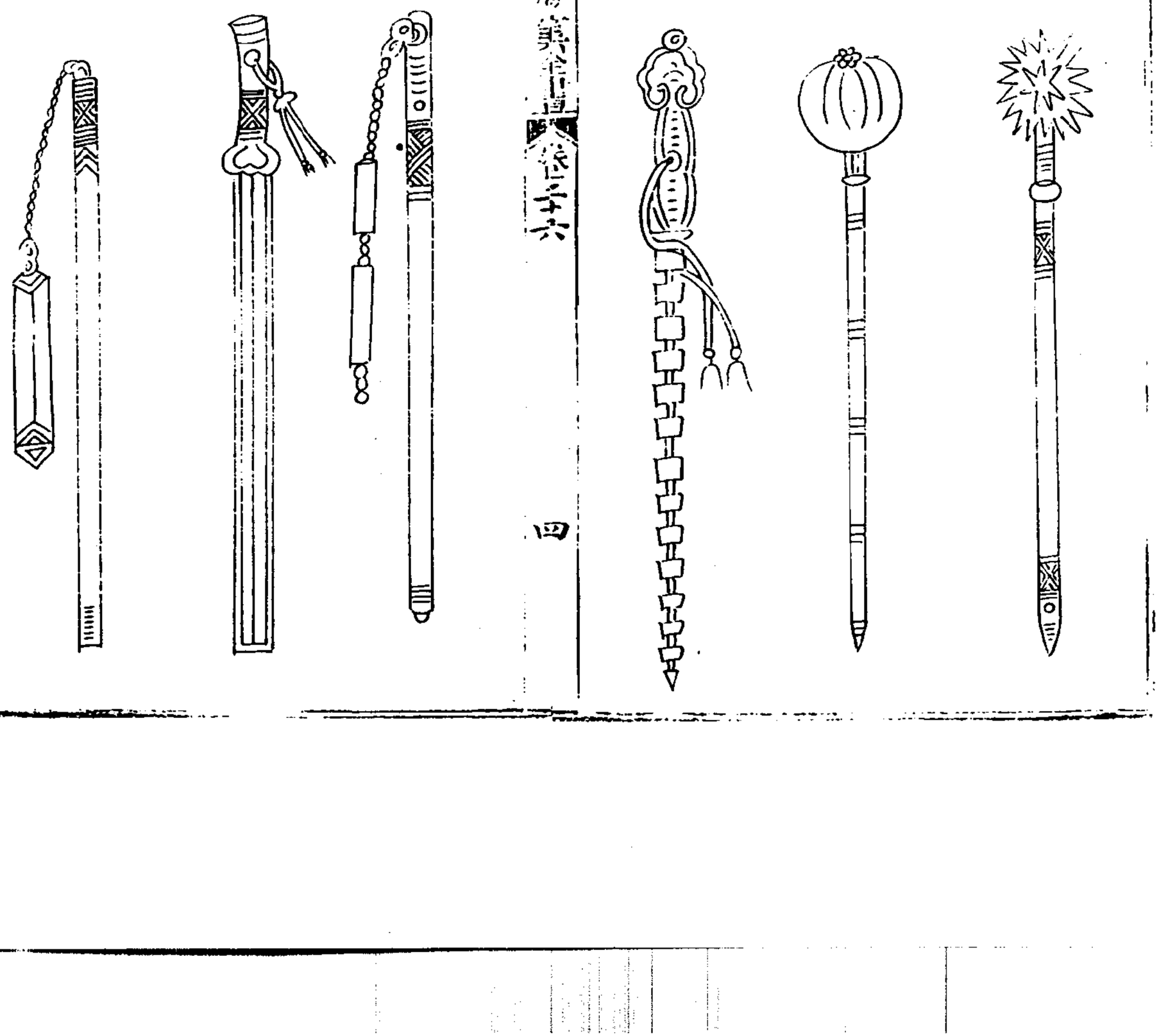


箭豆撲木　箭錐鏃骨鉄　箭剛點　弓背麻

火箭　鳴鏑箭　烏龍鉄脊箭　箭鏑鳴鈴飛箭



蒺藜　蒜頭　鉄鞭　連珠雙鉄鞭　鉄簡　鉄鏈夾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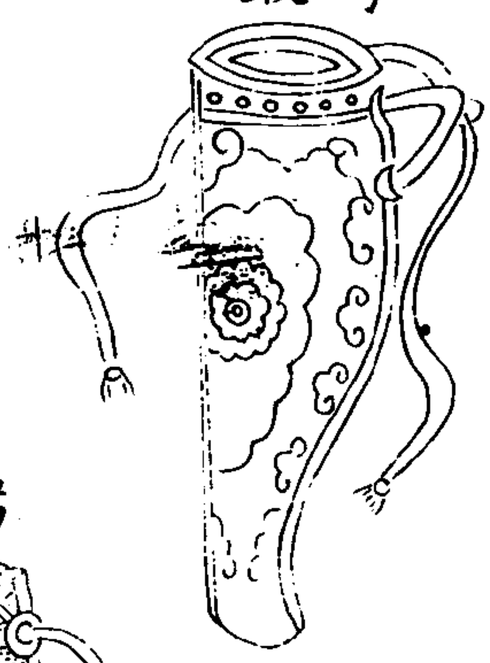
右簇慕蒜頭骨朶二色以鉄若木為大首跡其意本為胍肫ㄑ大腹也謂其形如胍而大後人謂悞以胍為骨以肫為朶其皆形制不常或如蒜蒜首俗亦随宜呼之

短柄鉄鏈皆朶類持形制小异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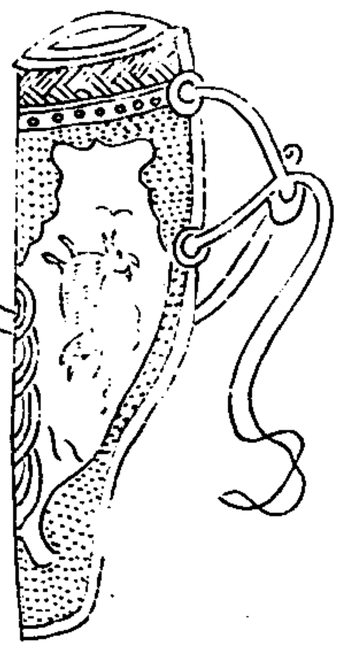
鉄鞭鉄簡両已鞭其形大小制短随人力所勝用之人有作四稜者謂之鉄簡言方稜似筒形皆鞭類也

鉄鏈夾棒本戎而戎馬上用之以敵漢之步兵其状如農家打麦枷飾之以鉄利於自上繫下故漢兵善用者乃於戎人

弓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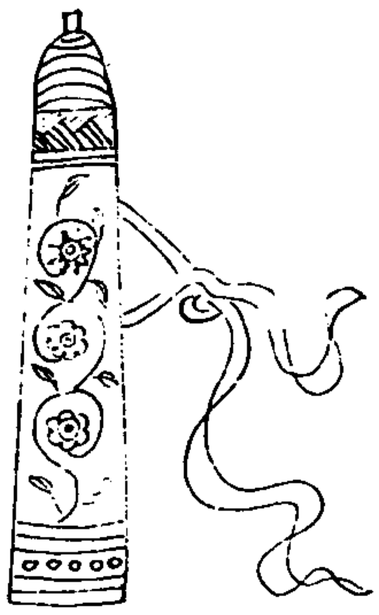


袋弓



右以皮革為之随弓弩及箭大小長短用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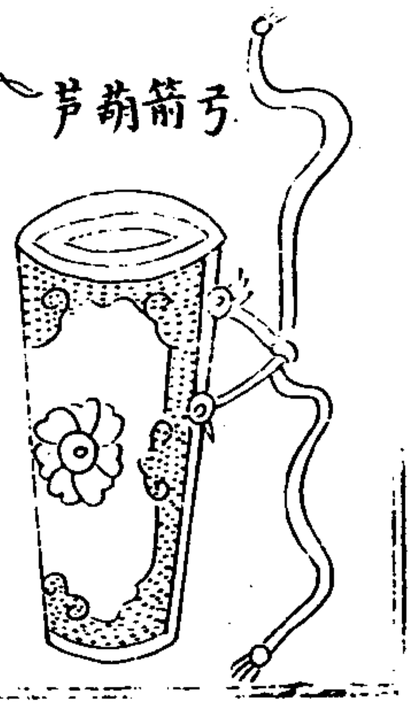
箭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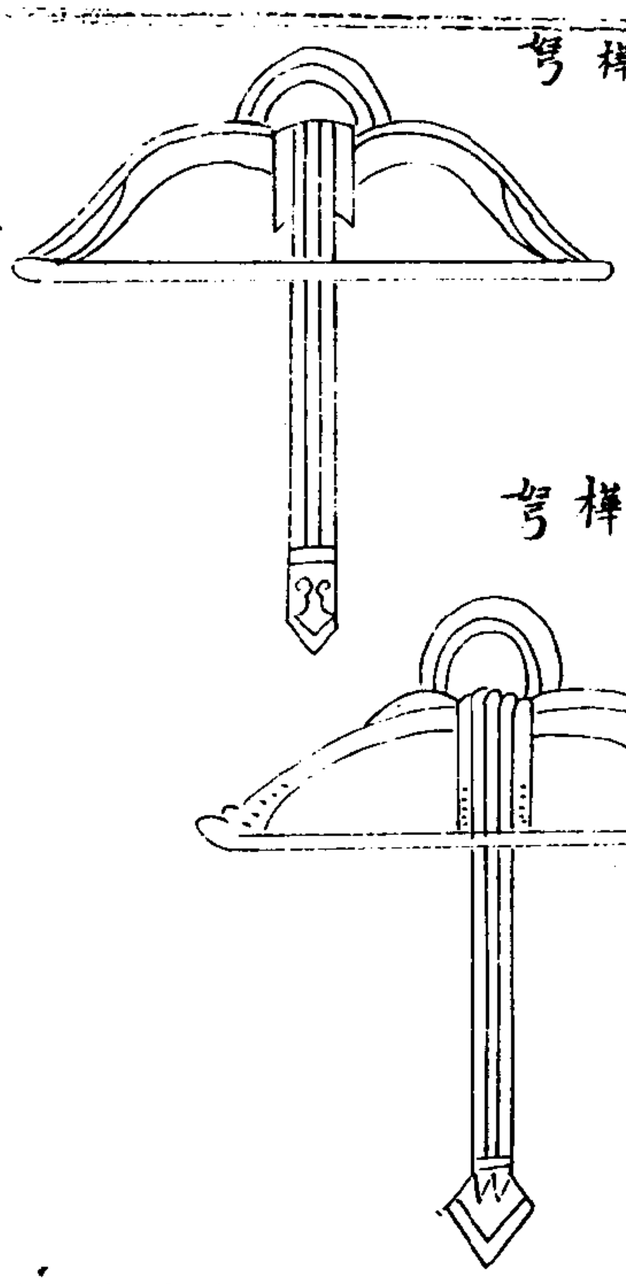
芦葫箭弓



弓箭芦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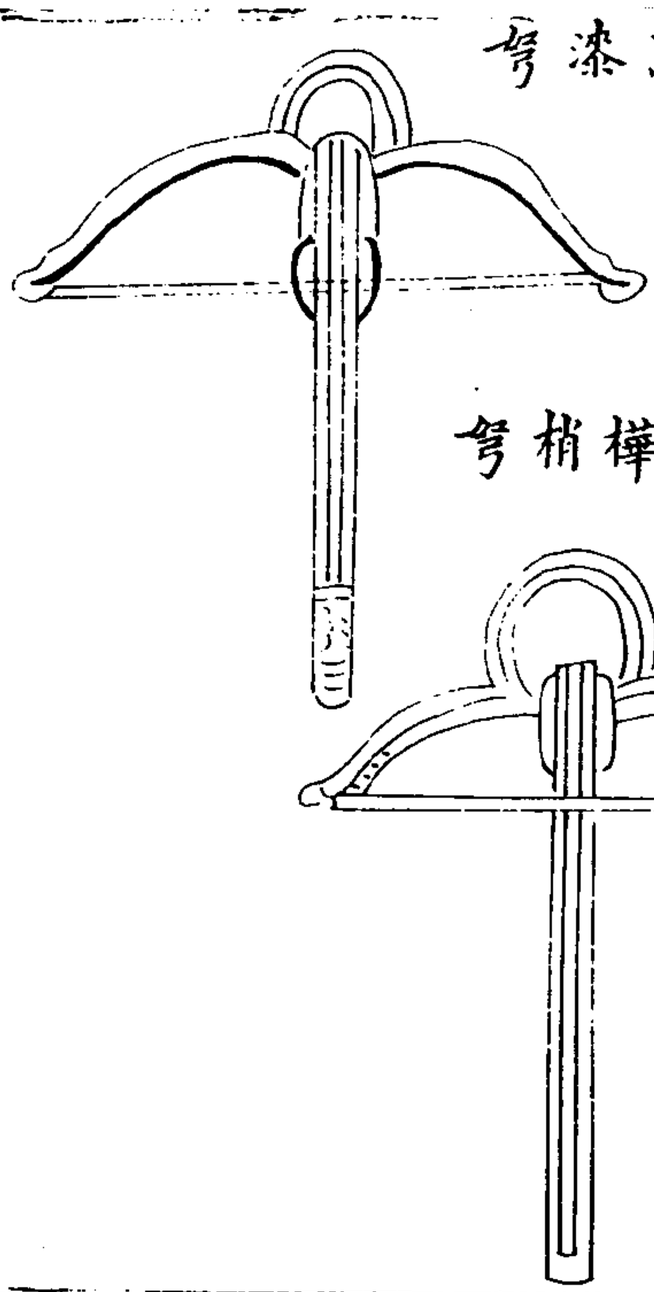


弩樺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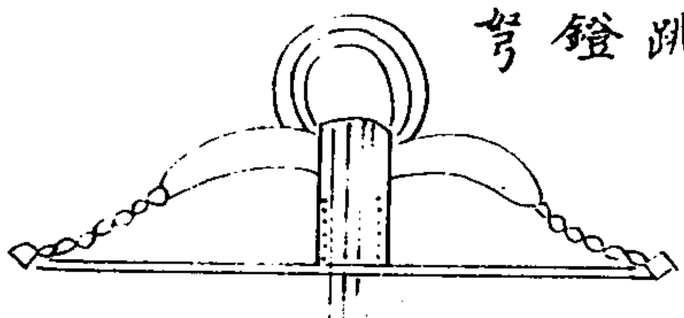
弩樺白

弩漆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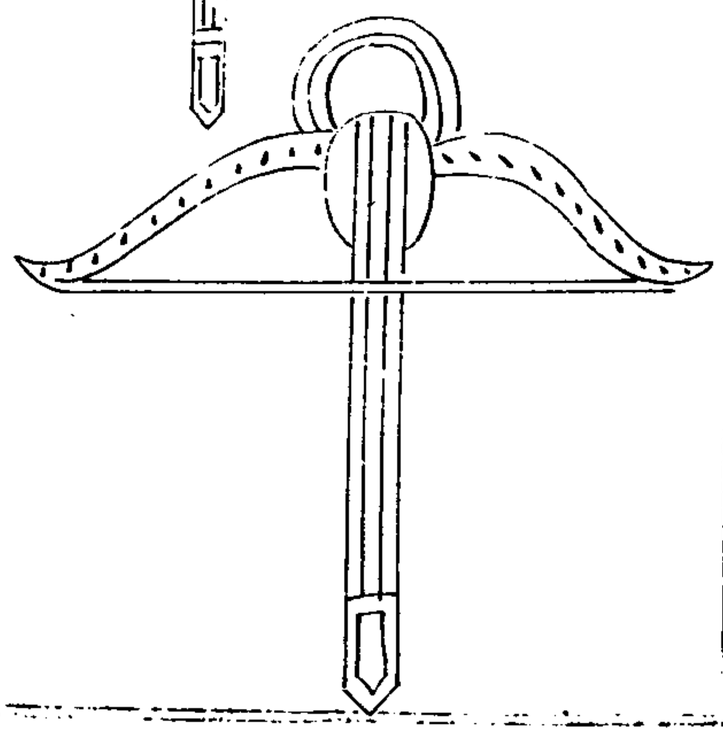


弩梢樺黃雌

弩鐙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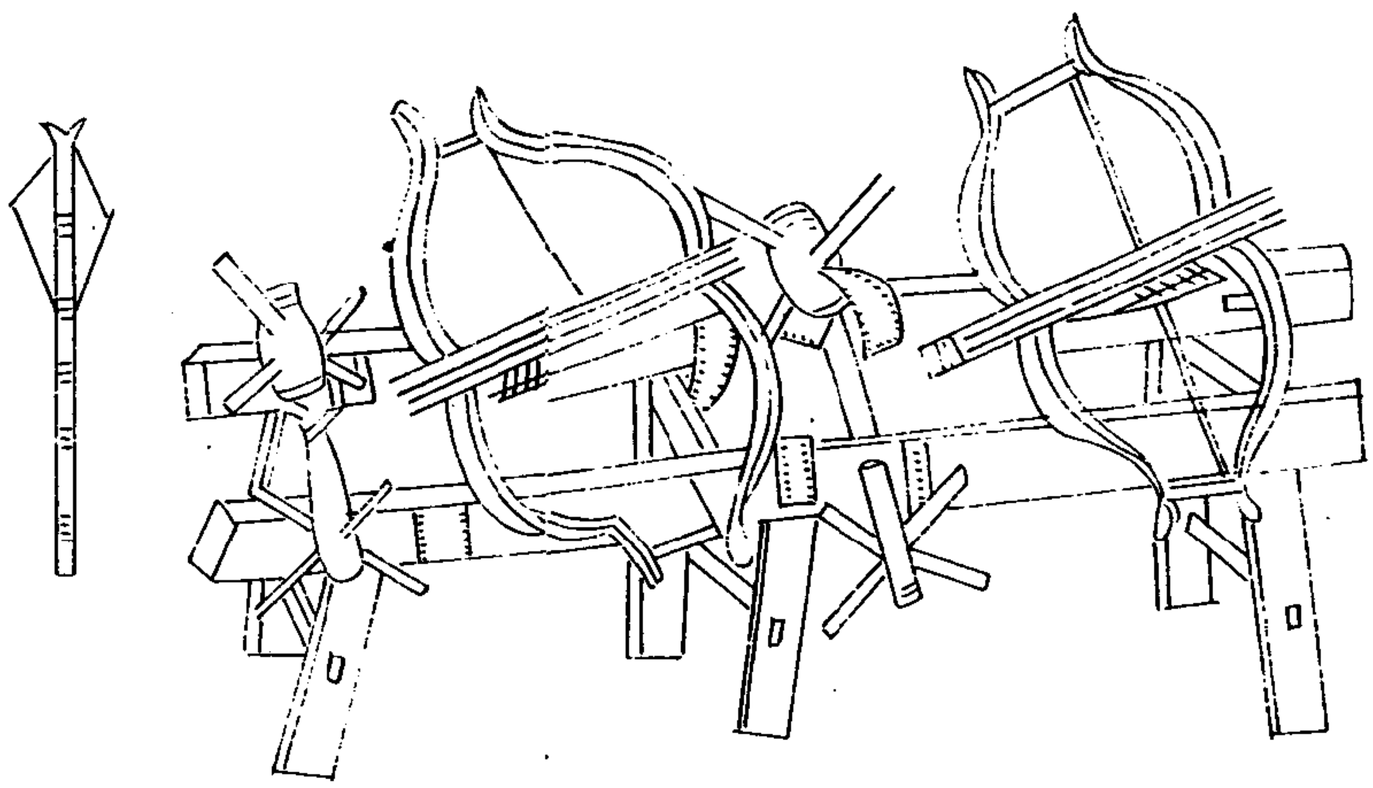


弩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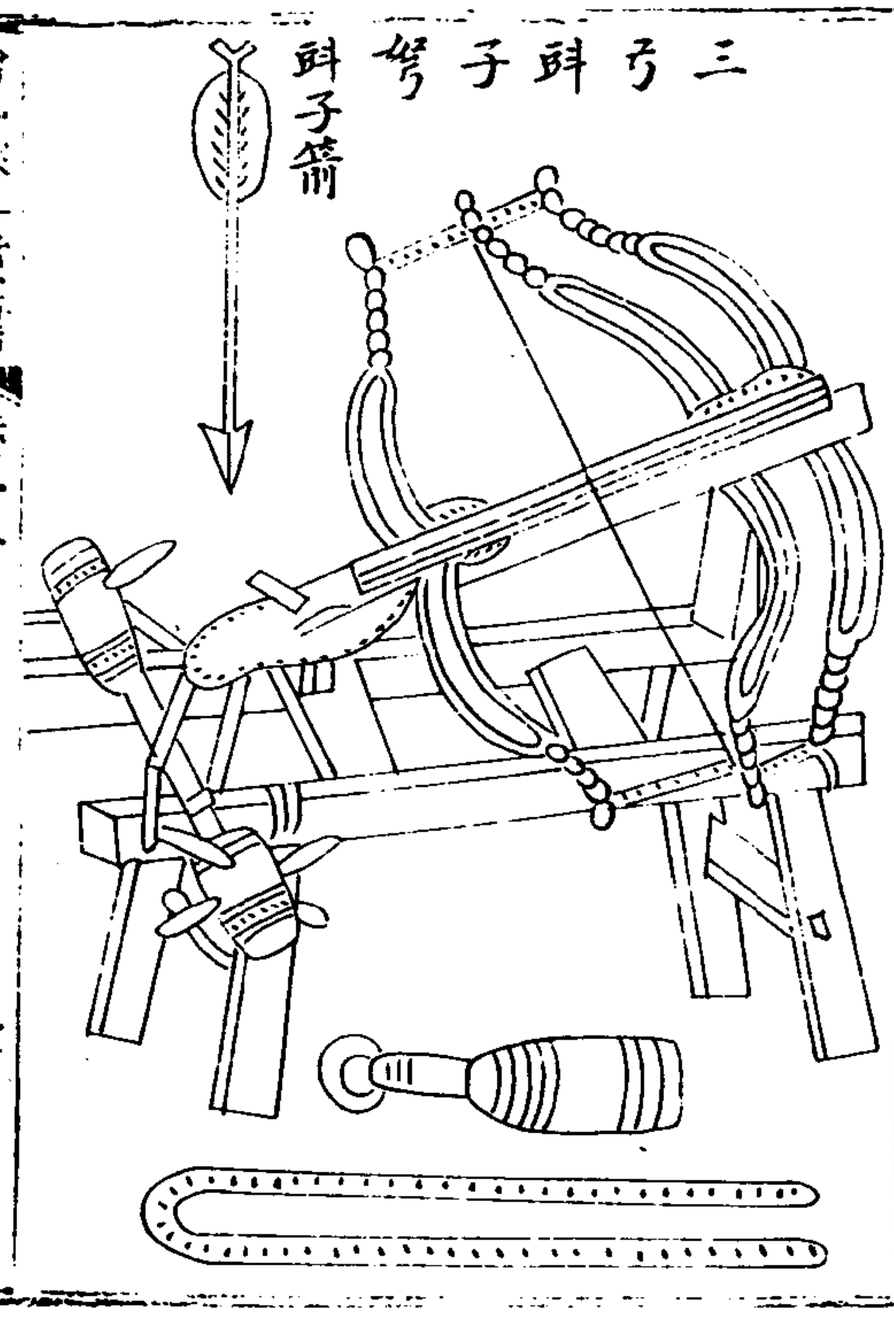
右人自踏張者其飾有黑漆黃白樺雌黃樺梢小則有跳鐙弩木弩跳鐙弩亦曰小黃其用尤利木弩雖可施不能久边兵不甚用其力之強弱皆以石斗為等箭有點鋼木羽木撲風羽頭三停木羽者以木為幹羽取平初軍校石歸宋上之箭中人雖幹去鏃留牢不可拔戎人最畏之風羽者謂富安羽處剔空两边次容風氣則射時不掉此不常用脩翎羽之乏耳三停者箭形者短羽幹鏃三停故弓三停箭中物不能出以短故也

雙弓床弩　人合弹弩　鉄羽大鏨頭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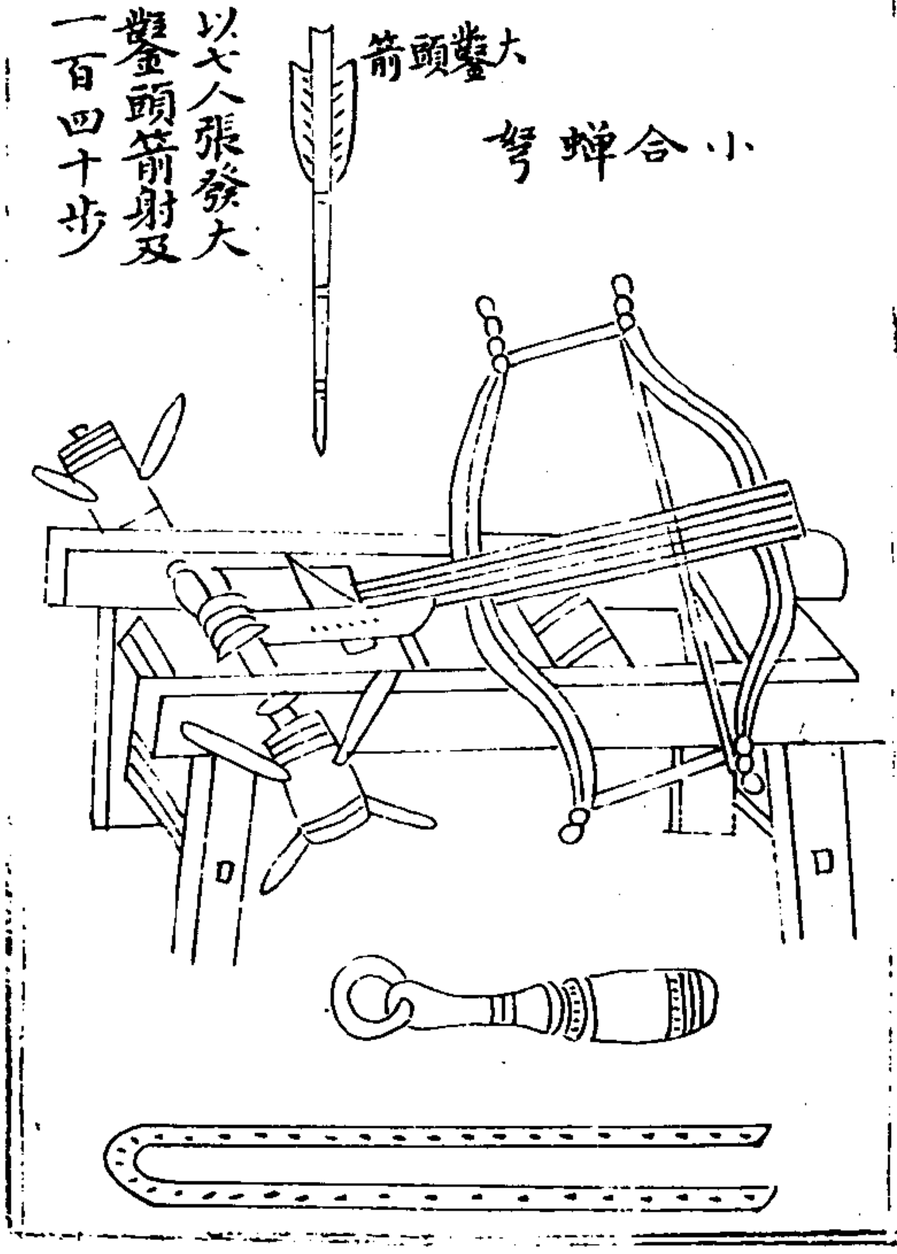


右以七人張發大鏨頭箭射及一百五十步

三弓弩子箭



三弓弩子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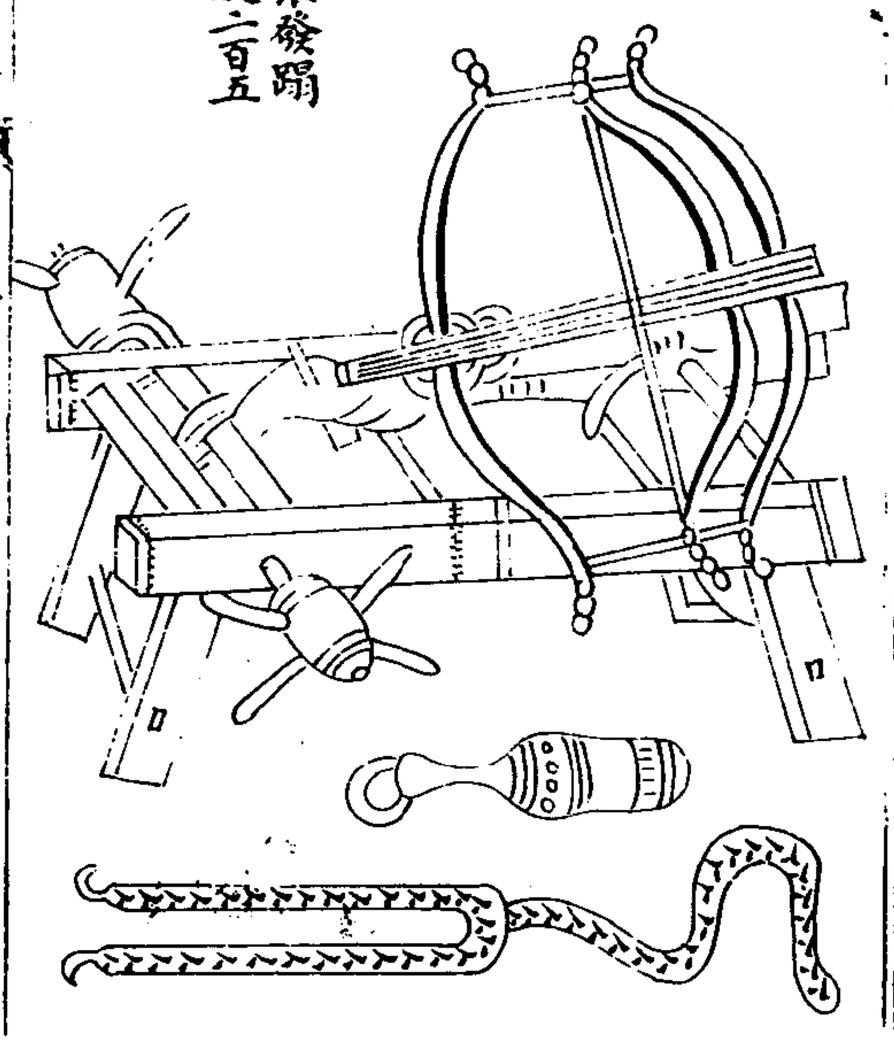
小合蝉弩

大鏨頭箭

以六人張發大鏨頭箭射及一百四十步

手射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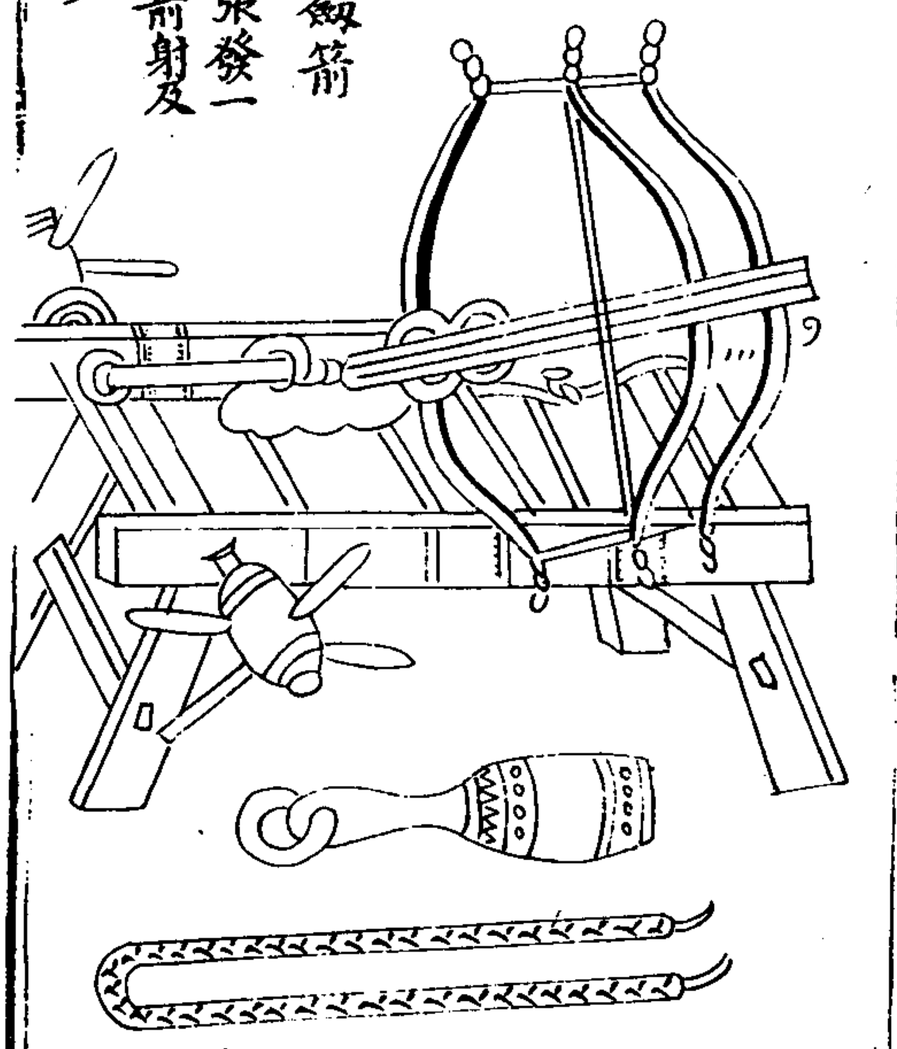
以二十人張發蹋箭射及二百五十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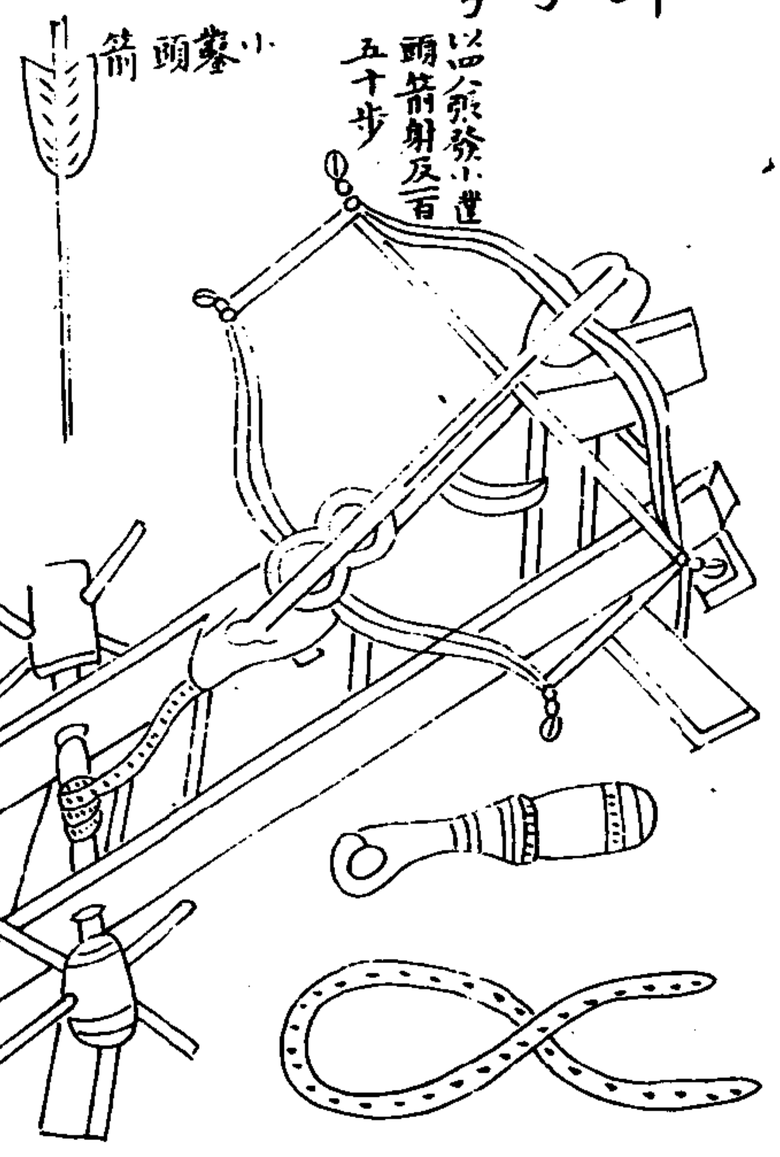
三弓弩

一鎗三劒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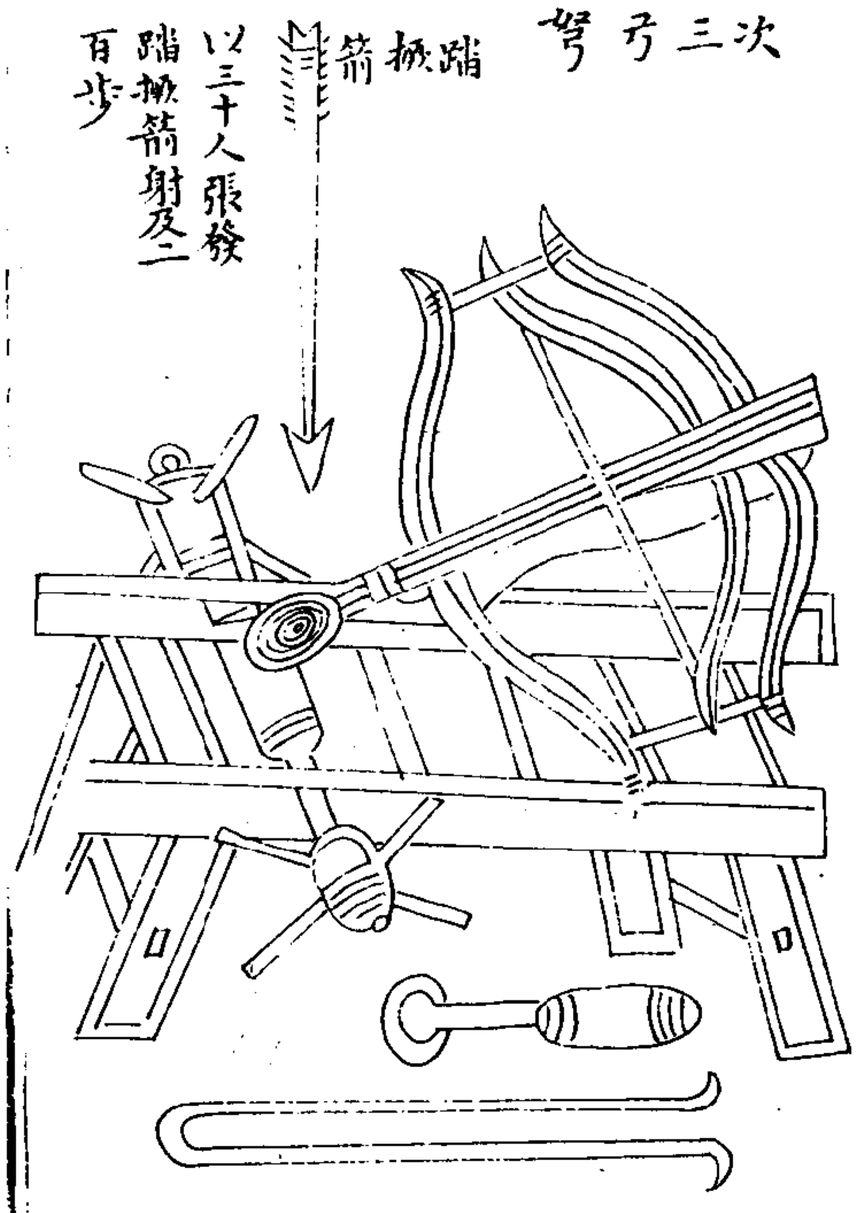
以七十人張發一鎗三劒箭射及三百步



弩子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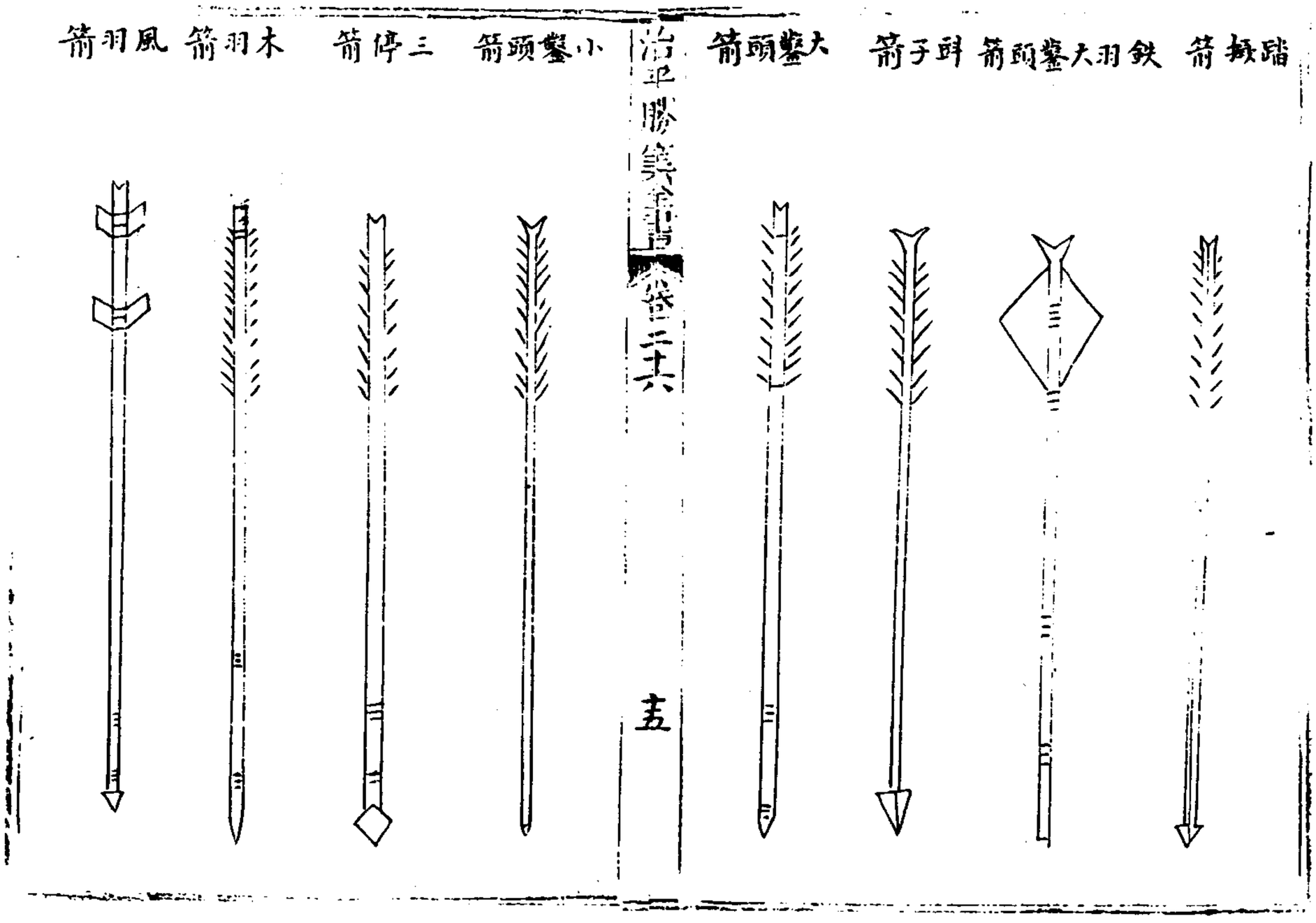
次三弓弩



右漢弓床弩前漢各施一弓以繩軸絞張之下施床承弩其名有大小合蟬有手射合蟬者謂如兩蟬之狀大者張時用十許人次者六七人一工準所射高下一人以趾發其牙箭用大小鏨頭箭惟手射斗子弩最小數人就床張訖一人手發之射並及一百二十大步

三弓床弩前二弓漢一弓世亦名八牛弩張時凡百許人法皆如漢弓箭用木羣鉄羽世謂之一鎗三

劍箭其次者用五七十人箭則或鉄或銅為羽次三弓並利攻城故人謂其箭為蹋蹶箭者以其射着城上人可踏而登之也又有繫鉄科於弩上科中着常箭數十隻凡一發可中數十人世謂之科子箭亦云寒鴉箭言矢之紛散如鴉飛也三弩並射及二百大步具箭皆可施火葯用之輕重以弩力為準



右其飾有黑漆黃白樺麻背之等

箭有点鋼木撲頭鳴鵰点鋼精鉄也木撲頭施於教閱鳴鵰戲射者又有火箭施火藥於箭首弓弩通用之其傳藥輕重以弓力為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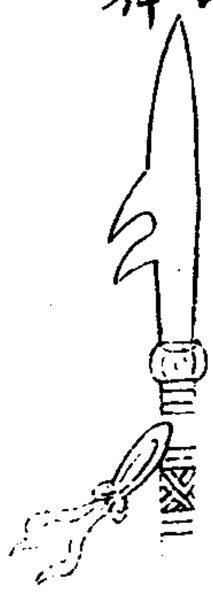
漫峯年羹堯輯

弓弩之外襍用器具不可不備弓弩之用可以及遠可以入深若兩軍相接兩將相當所謂死生決等須臾存亡定於俄頃此誠至要之秋也器用熟則出奇制勝全係於此或善長器或習短兵各隨所好凌彙諸器細録畫形以備製用

訶黎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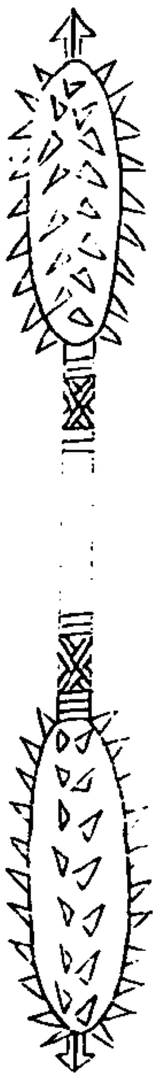
鈎棒



桿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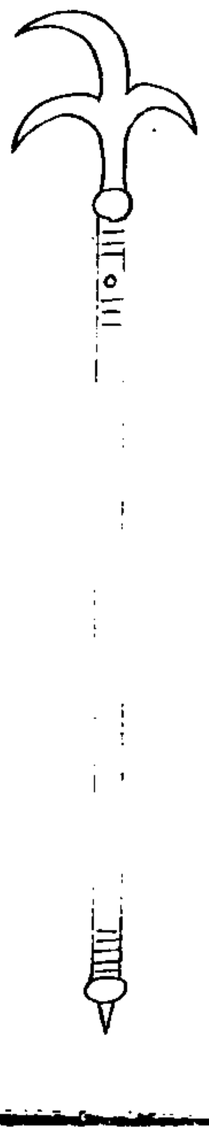
杵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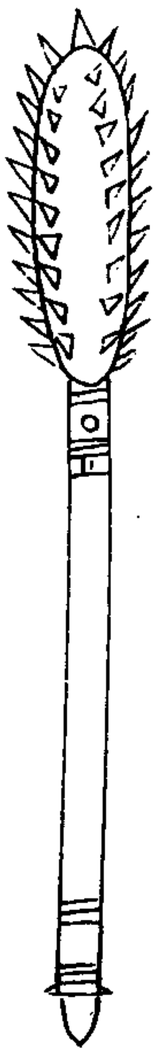
白棒



抓子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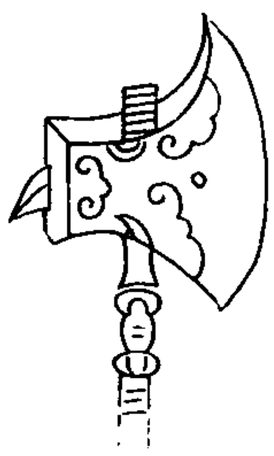


狼牙棒



右氏堅重木為之長四五尺异名有四曰棒曰棆曰杵曰桿有以鉄裹其上者人謂訶梨棒宋边臣於棒首施銳刀下作倒双鉤謂之鉤棒無刃而鉤者亦曰鉄抓植釘於上如狼牙者曰狼牙棒本末均大者為杵長細面堅重者為桿亦有施刃鐏者大抵皆棒之

大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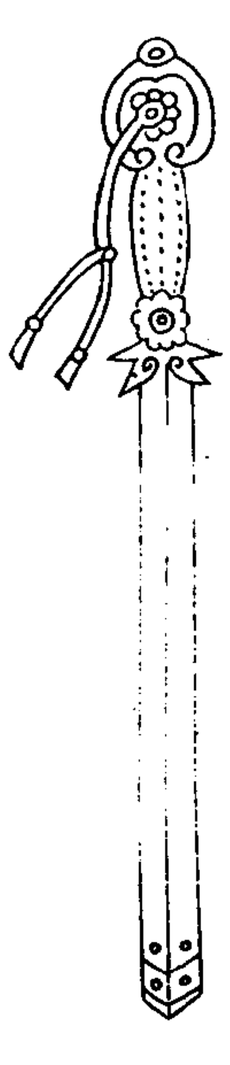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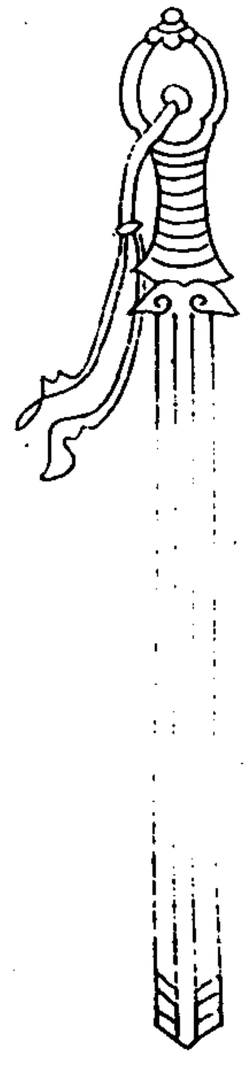
右搗馬突鎗其狀如鎗而刃首微濶劍飾有銀鈴石銅素之品宋時製厚脊短身劍軍中頗便其用

大斧一面刃長柯近有開山靜燕日華無敌長柯之名大抵其形一耳

一種搗馬突鎗　劍　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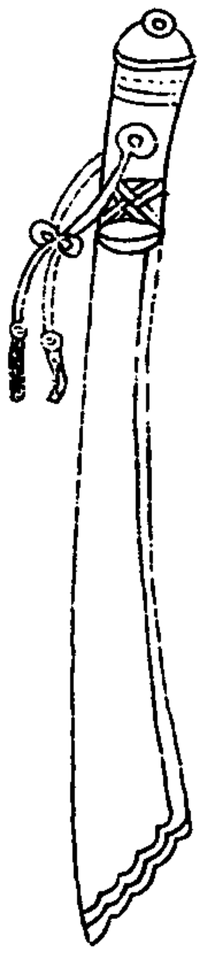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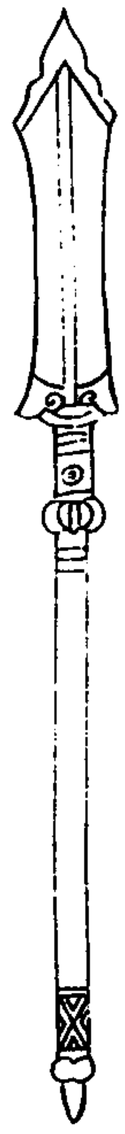


刀八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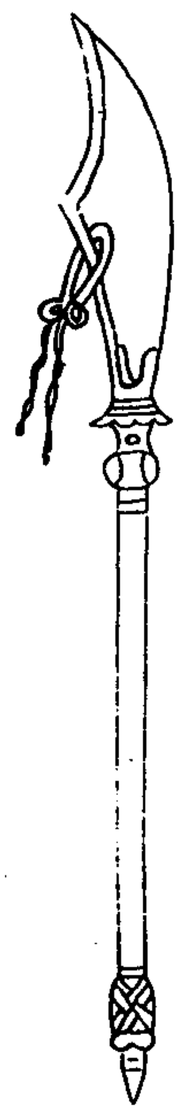
手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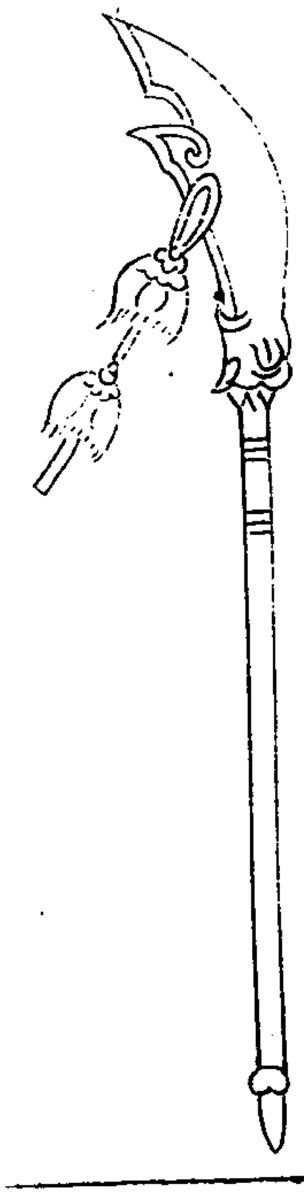
掉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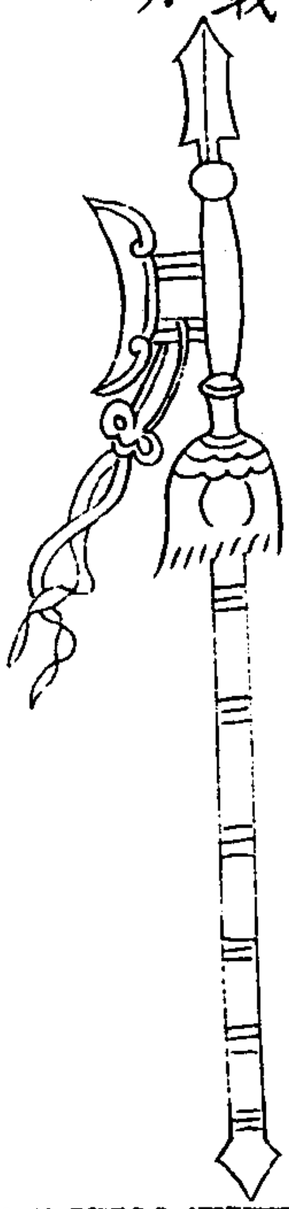
屈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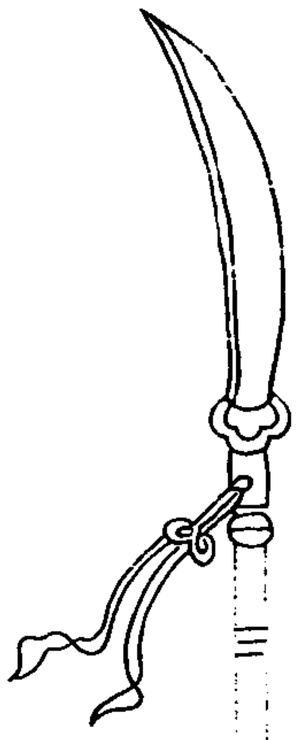
月掩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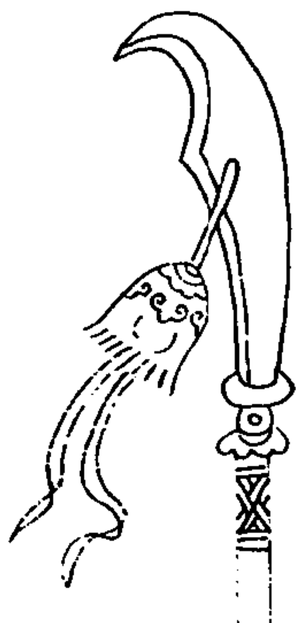
戟刀



眉尖刀



鳳嘴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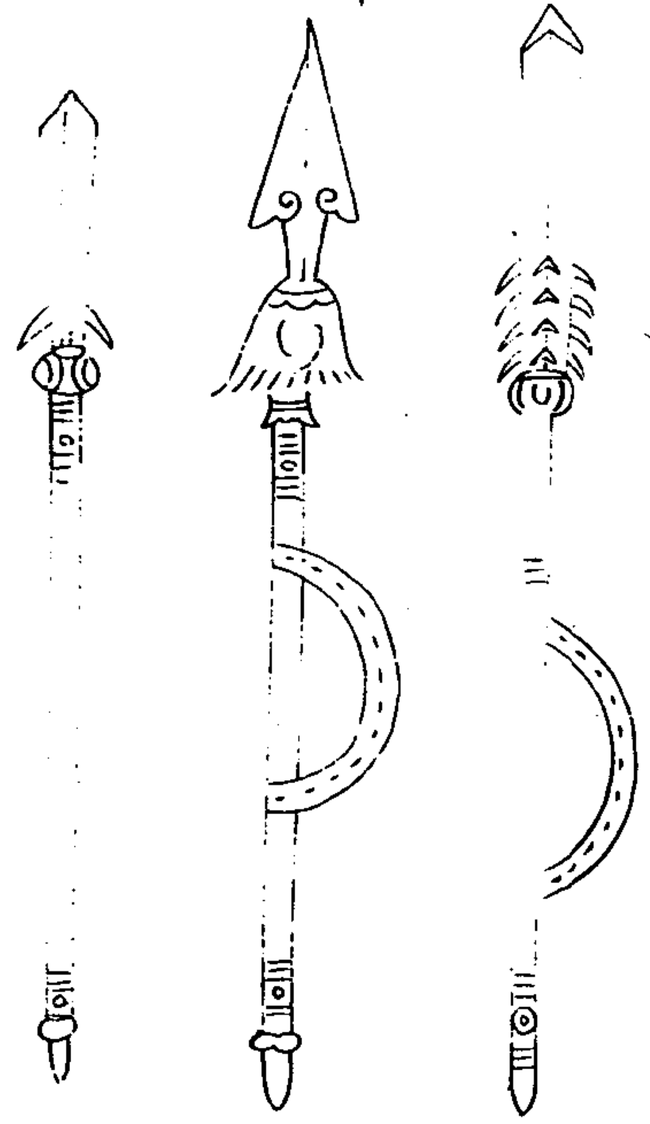
筆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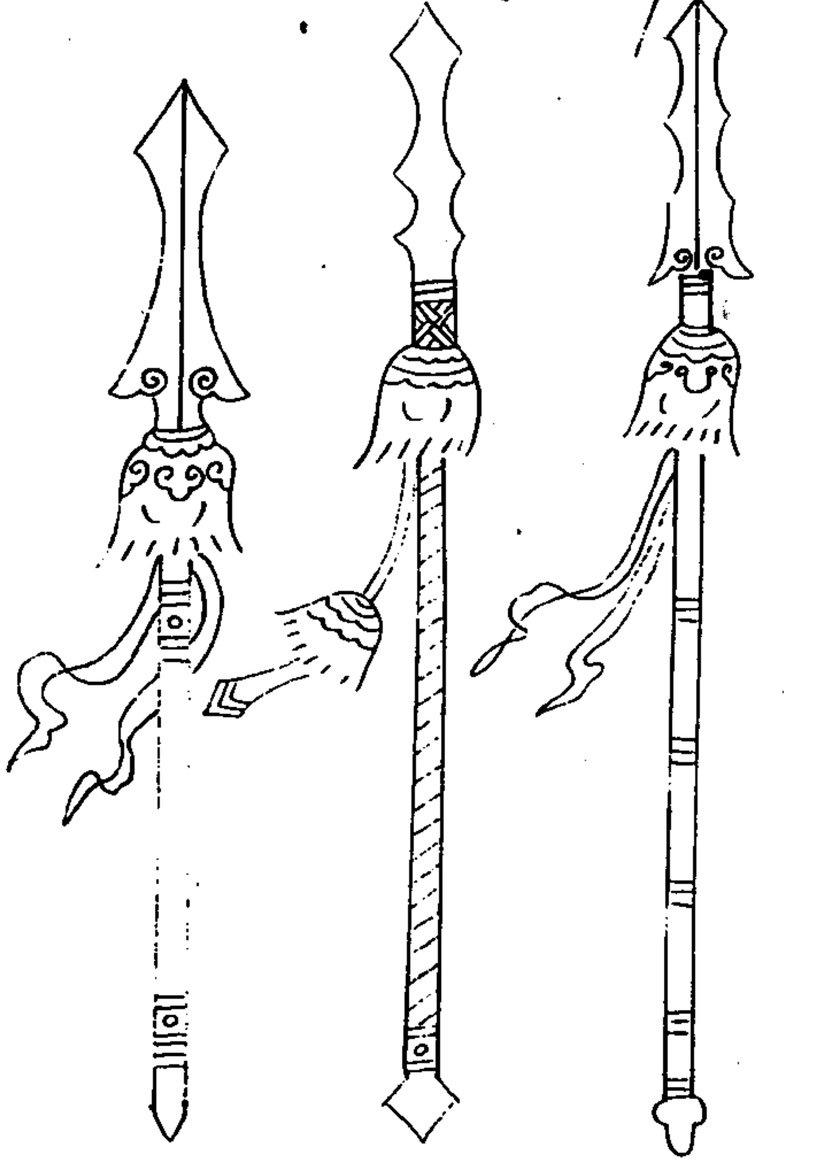
右手刀一旁兩柄短如劍掉刀刃面上濶長柄施鐏鋸刀亦前銳後斜濶長柄施鐏其小別有筆刀此皆軍中常用其間健閑者競為异制以自表故刀則有太平定我朝天開山開陣劃陣偏刀車刀匕首之名掉則有兩又山字之制要皆小异故悉去之

鎗九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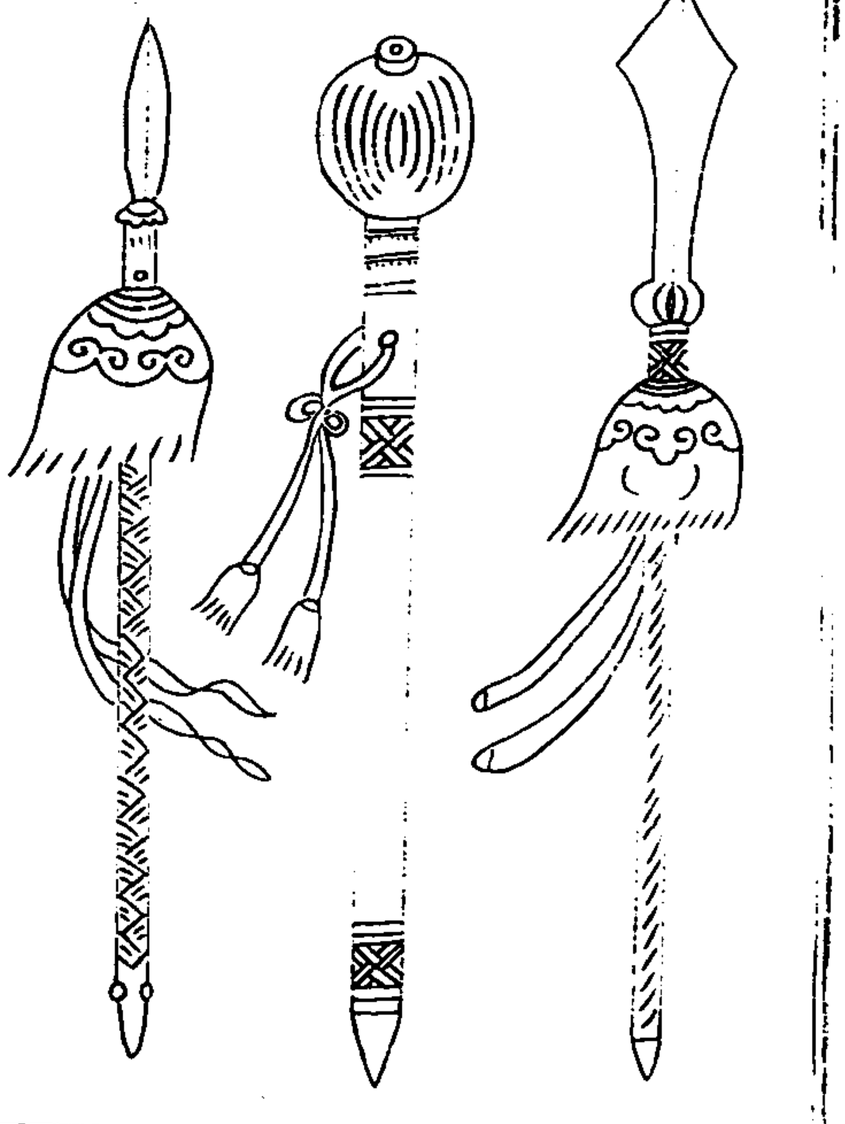
雙鈎鎗　單鈎鎗　环子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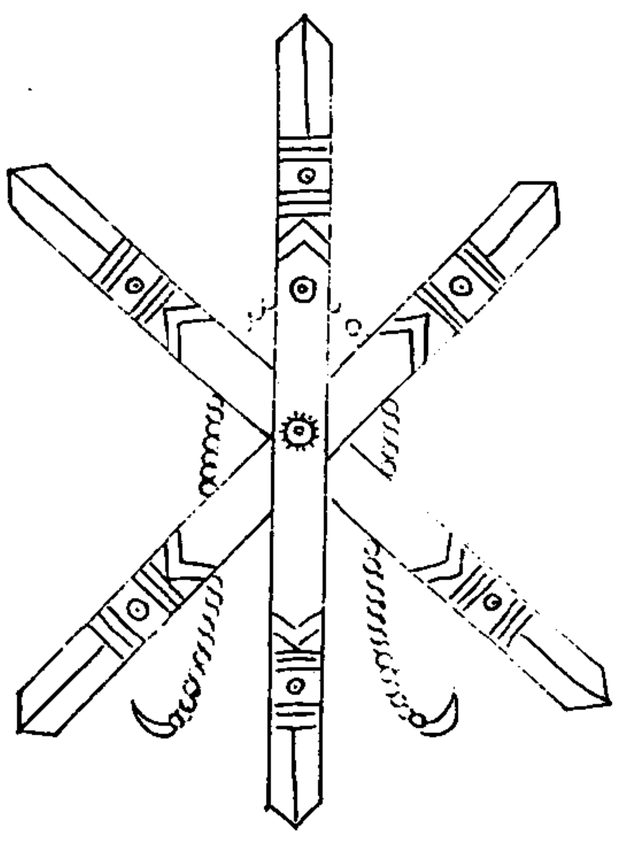
素木鎗　鴆項鎗　錐鎗



校鎗　槌鎗　太寧葦鎗



拒馬木鎗　竹槍同式



右鎗九色其制木桿上刃下鐏騎兵則鎗首之側施刋叉鈎倒單鈎或桿上施环步兵則直用素木或鵝項鵄項者以錫飾鉄觜如鳥項之白其小別有錐鎗校鎗槌鎗錐鎗者其刃為四稜頗壯銳不可折形如麥穗人謂麥穗鎗校鎗長数尺本出南方蛮榛用之一手搒旁牌一手標以擲人数十步内中者皆踣以其如校之擲故云校鎗亦曰飛教鎗槌鎗者木為囷首教閱用之前边臣献太寧葦鎗首刃下数寸施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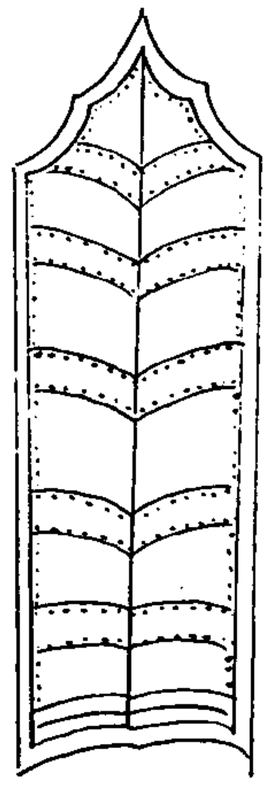
鉄盤皆有刃欲刺人不能捉搦也以状類葦故云近有静戎葦亦其小異也今不悉出

拒馬鎗其制以竹若木五枝六首交葦相貫首皆有刃植地斜立貫處以鉄為索更相勾連或布陣立營拒險塞空皆宜設之所以禦賊穴騎使不得騁故曰拒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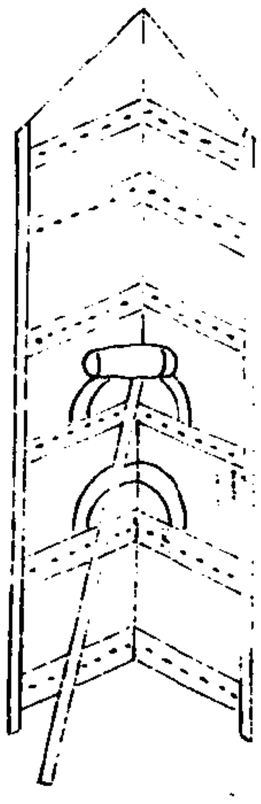
一種両色
步兵長牌

牌歌
耳聽鉦聲
覺牌如壁
閃牌如電
起伏得宜
潮身下滾
牌下露足

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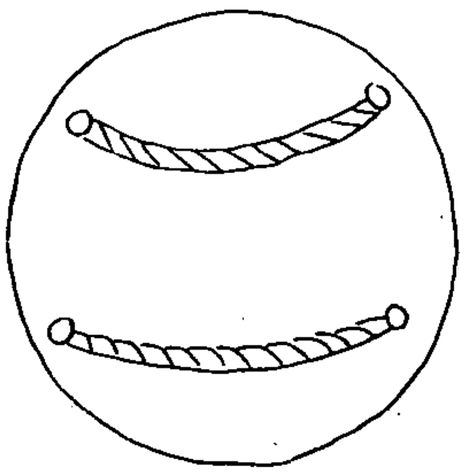
裏



騎兵旁牌正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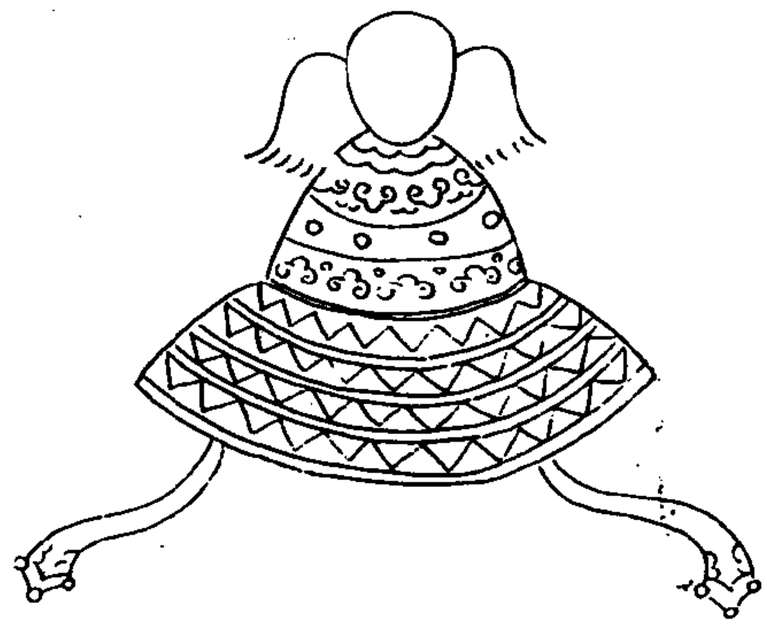
旁牌裏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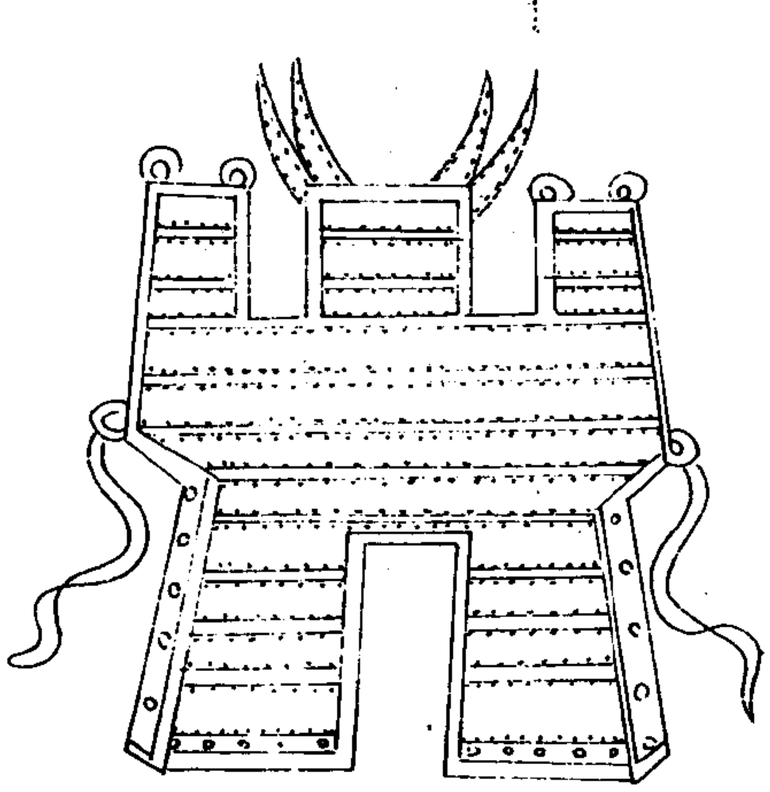
右並以木為質以草束而陲之步兵牌長可蔽身內施槍木倚立於地騎牌正圓施於左臂挽之以馬上捍飛矢

步人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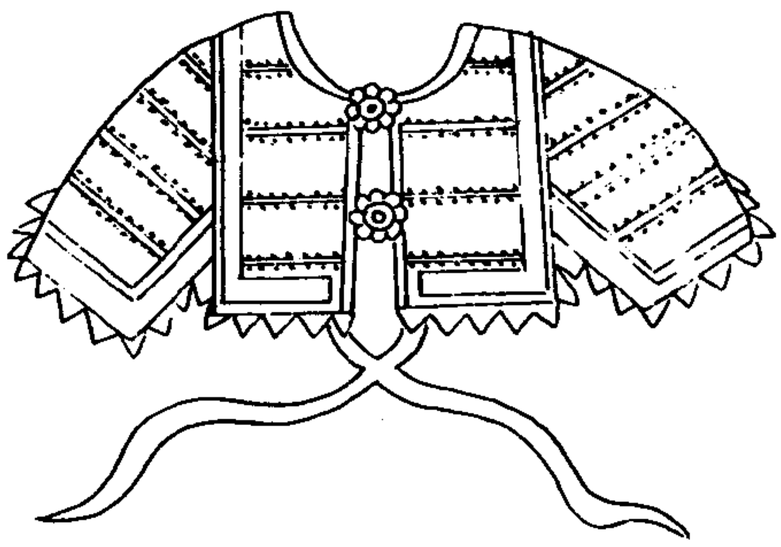
頭盔頂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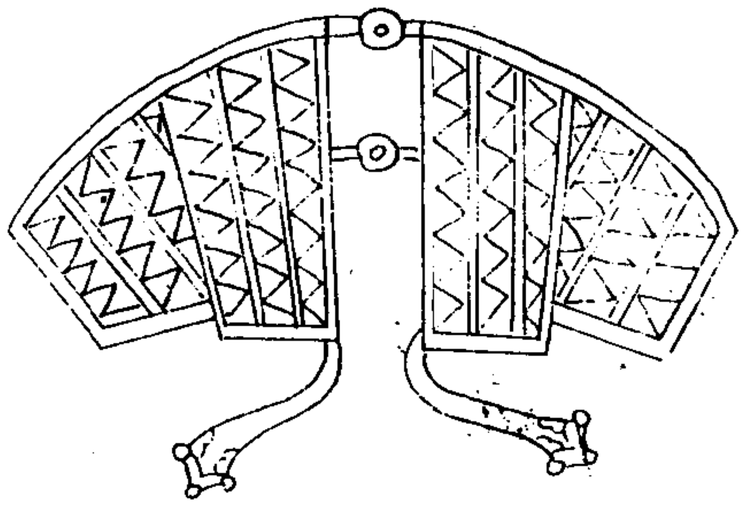
身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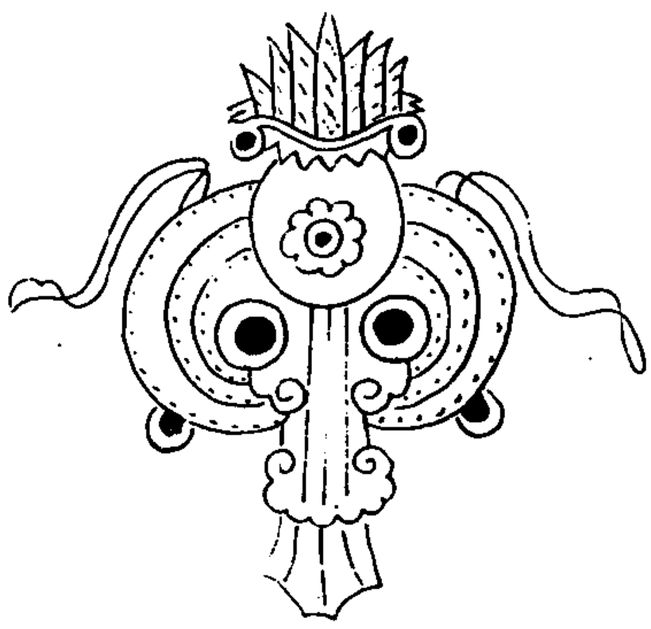
披膊



披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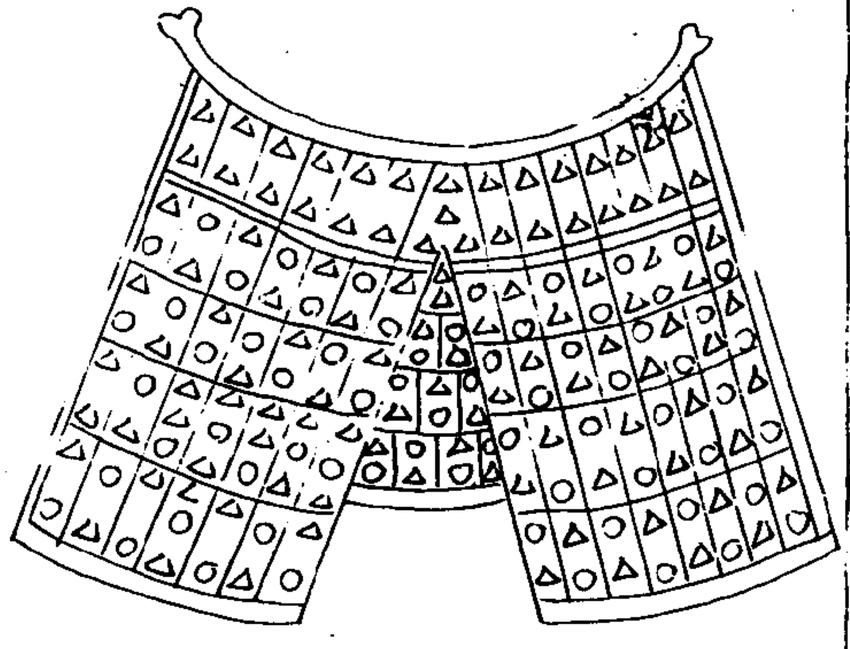


馬甲面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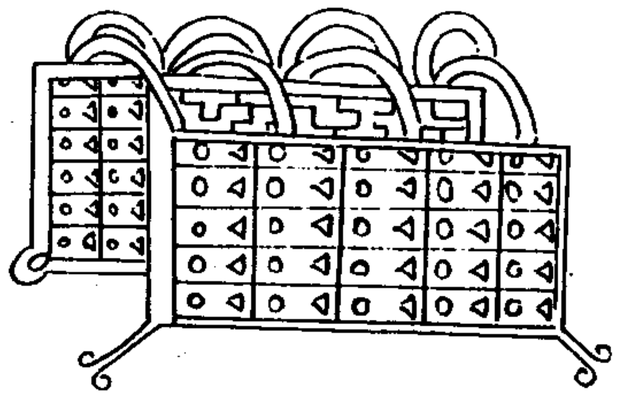
治平勝算全書　卷二十七　十五

後　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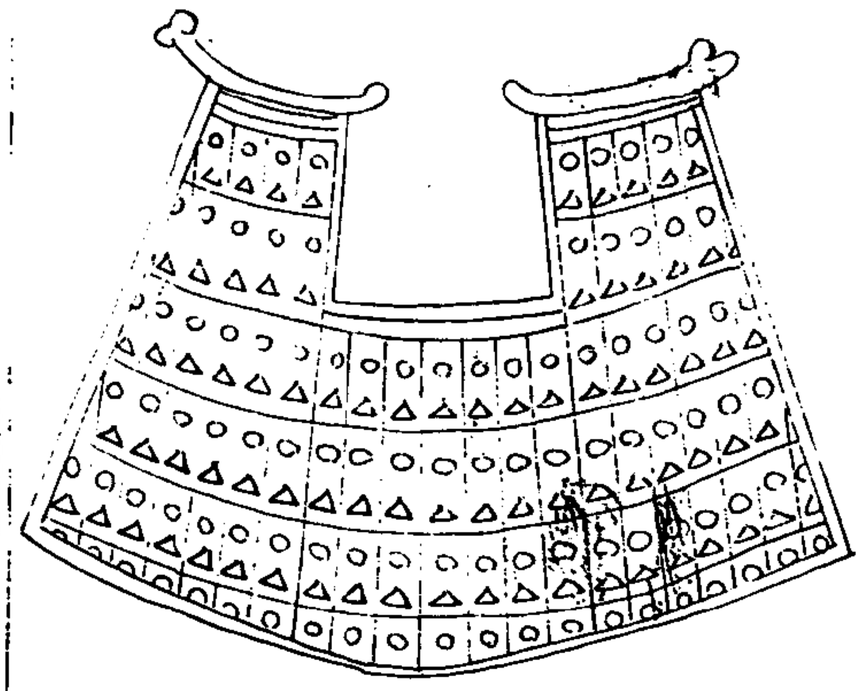


治平勝算全書　卷二十七　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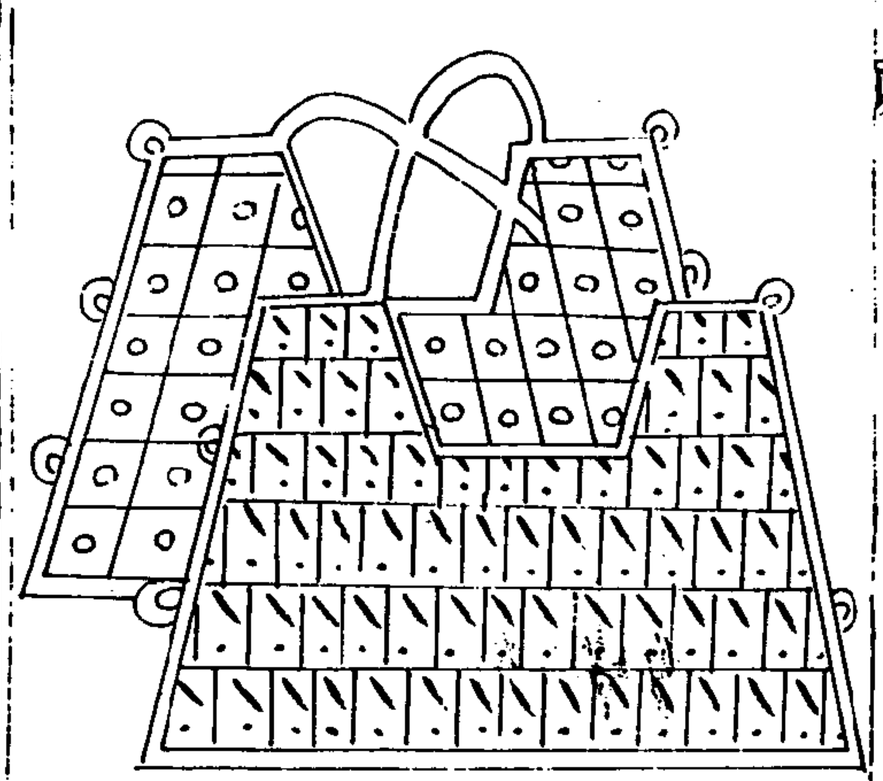
項　雞



胸　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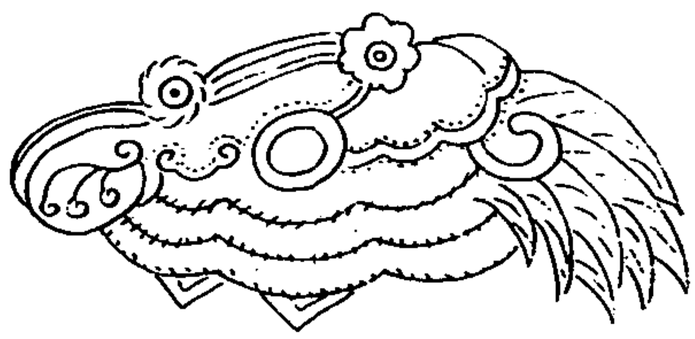


馬身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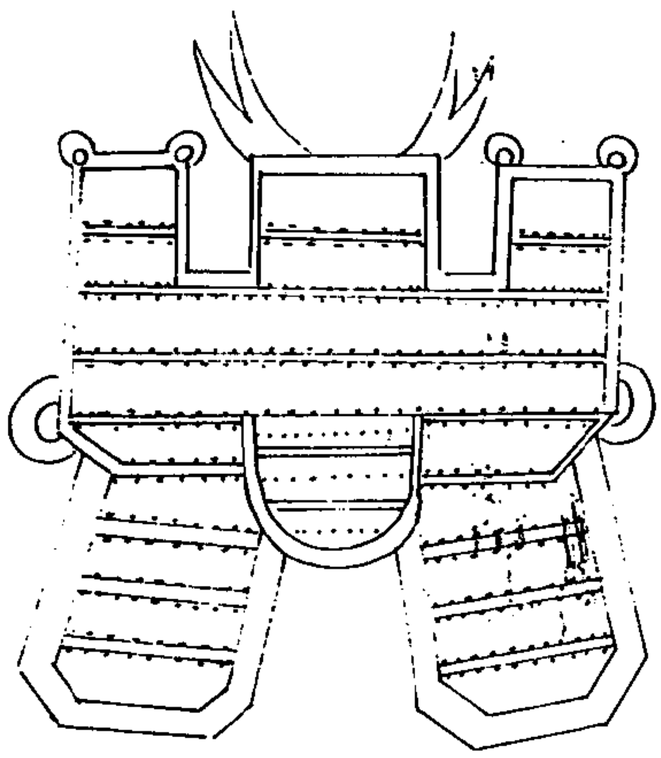


治平勝算全書　卷二七　七

馬半面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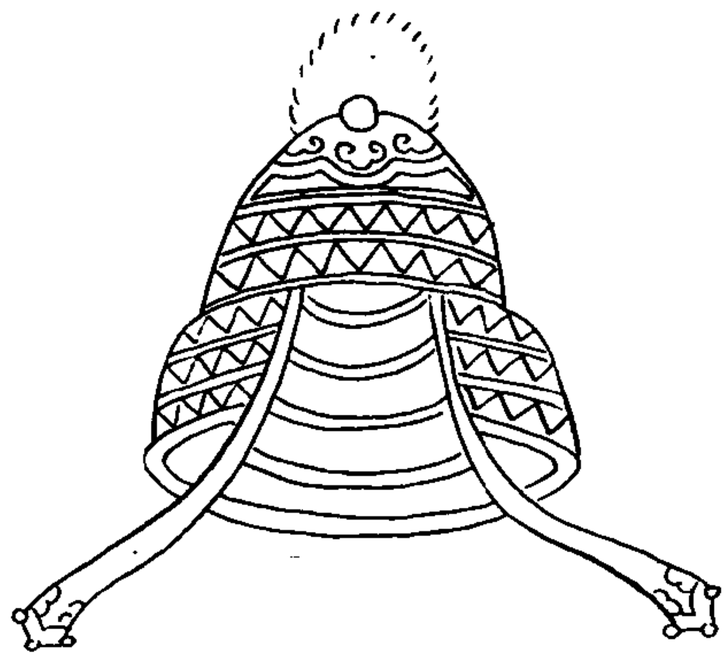


身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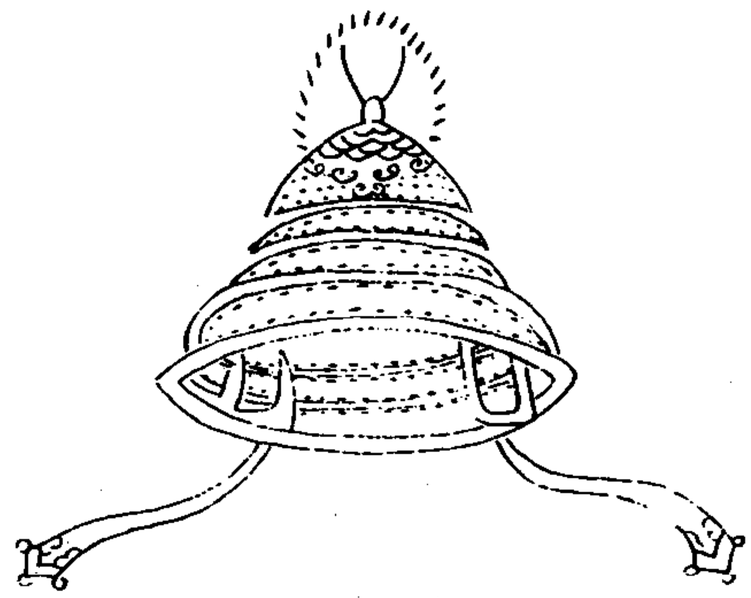


治平勝算全書　卷二七　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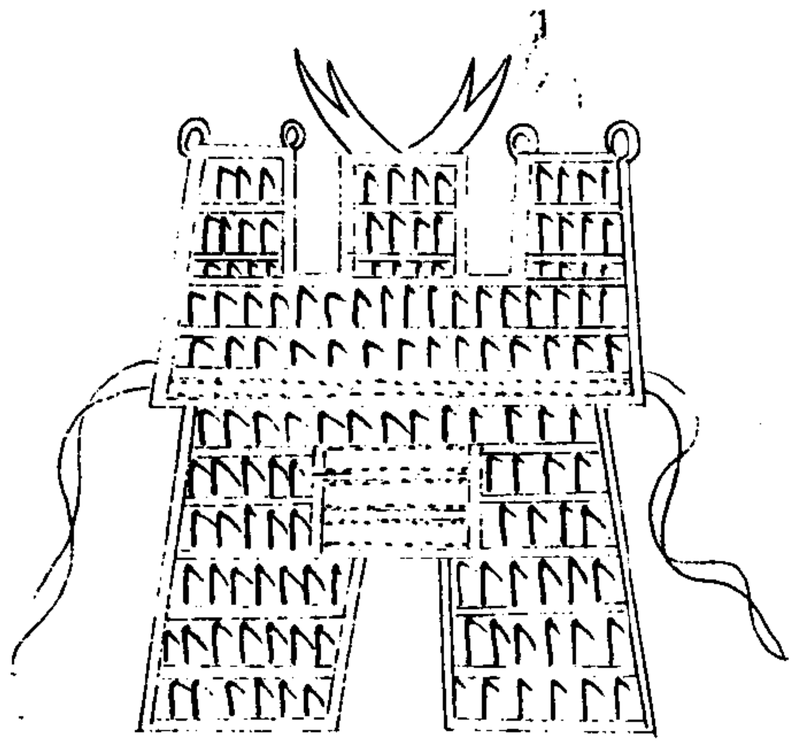
頭鏊頓項



頭鍪頂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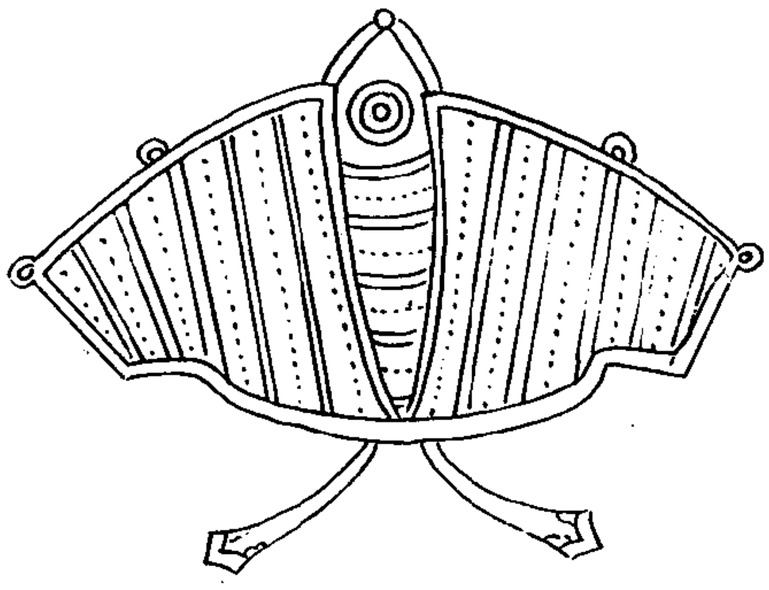


甲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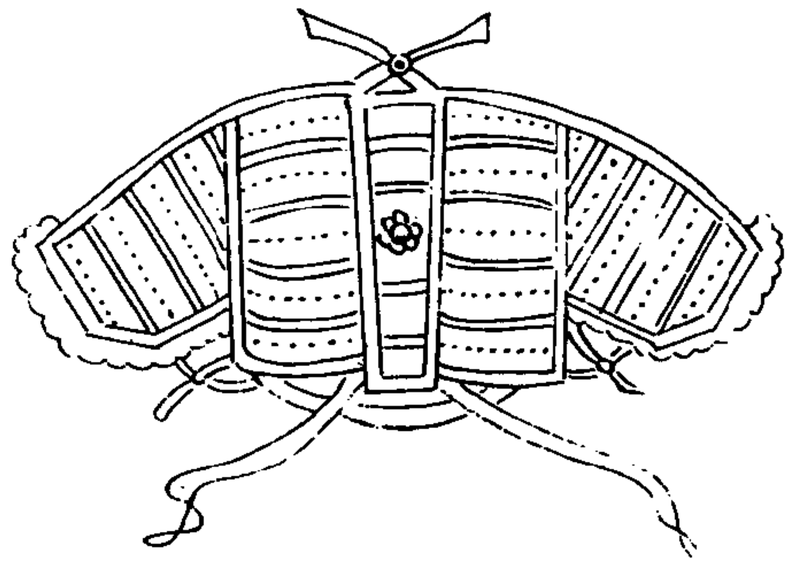


古有鉄皮紙三等其制甲身上緩膊下屬吊腿肩則頂項貴者鉄則有銷甲次則錦繡緑繒裏馬裝則並以皮或如列鉄或如笏頭上者以銀飾次則朱漆二種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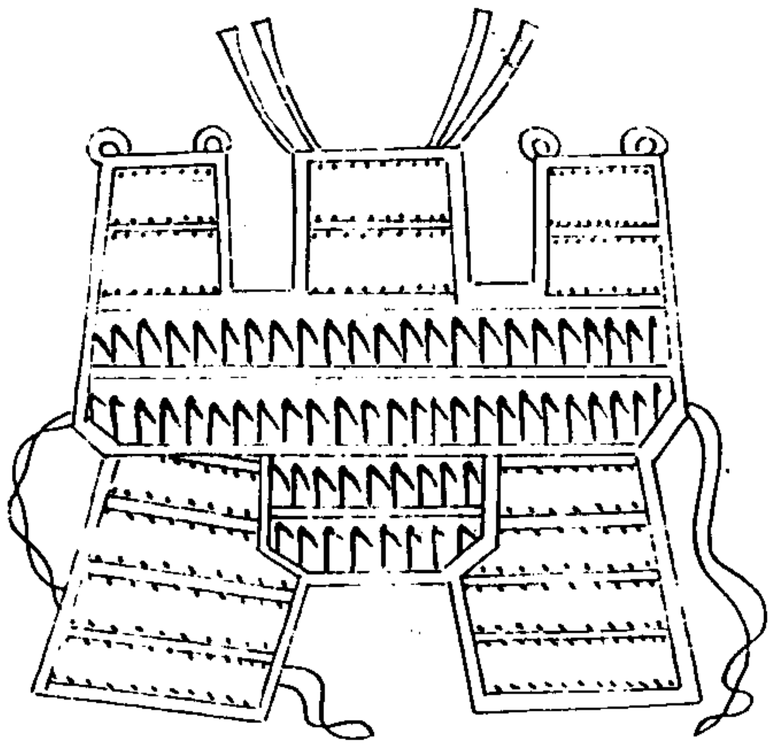
脾　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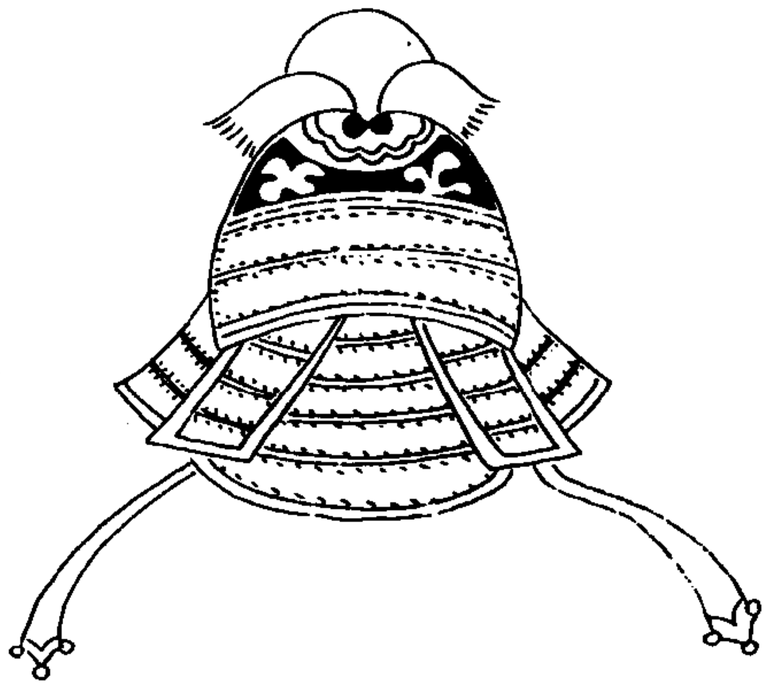
脾　披



身　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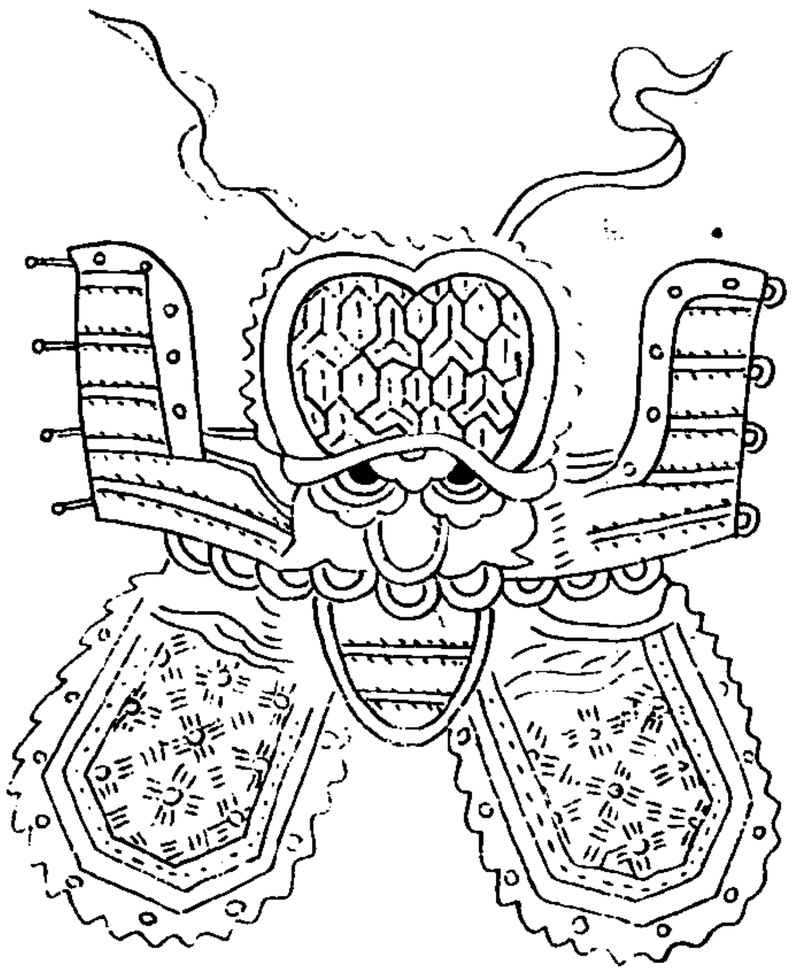
頭　銓　頓　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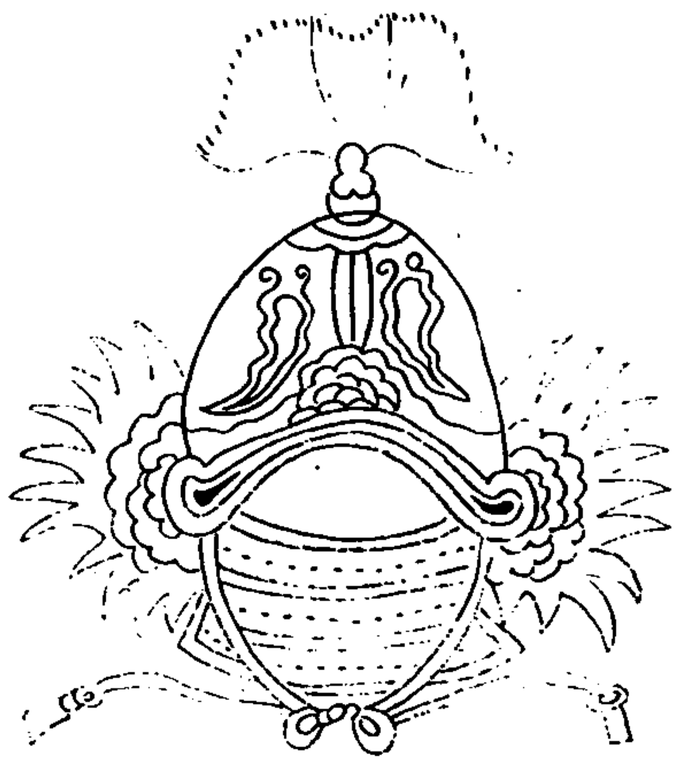
胸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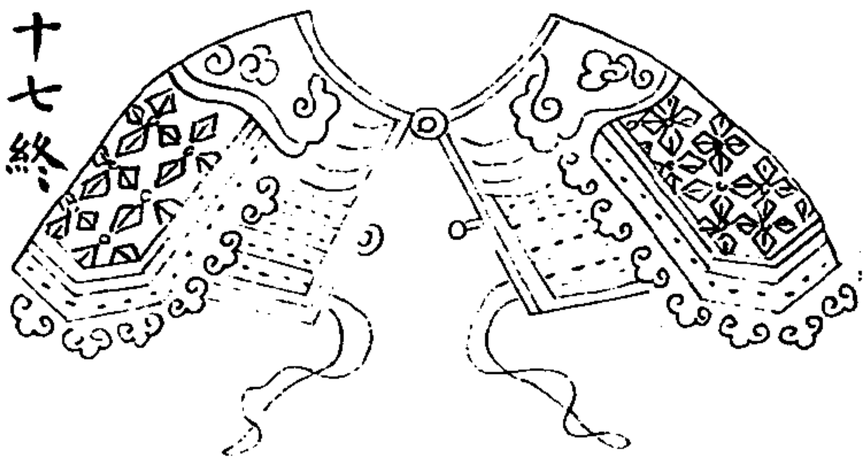
身甲



頭盔



護肩



建峰年羹堯輯

行賞約束

一立功將士應合酬叙者皆令主將分賊退後諸軍未散時对衆叙定直言斬獲中傷次第務從簡速

一申浔功將士使臣皆具官任軍分姓名本屬主帥并官軍賊衆多少彼此殺獲輸失之数及奪到軍資粮械并戰时日月戰處州縣近仍具部署等姓名開

一應隨軍賞賜錢帛袍帶等約数將行倫軍前合要即时交給外若將士浔功應賜者並主將先給印紙開坐色件付身其印紙不得臨陣对壘給散别致喧擾軍回日听在州縣疾速申請若有違約束者斬

一將士浔功主將即时对定明其姓名申奏不浔以隨身牙隊親識移換有功人姓名致令折壓先鋒遠探乃臨陣効命之人如士卒顯有功伏為人移劳折壓者許經隨處官司自言

一定將士戰賞傷內臨陣者如背后中傷不在賞例右人殺賊研营陷陣雖傷中在背后不緑退怯亦与常賜

賞格　罰條

軍中賞罰之法旧史雜見自漢以来沿革靡定
隨世為異宋制大将每出徵皆給御劍自隨有犯令
者聽其專殺更置隨軍賞給庫戒付空名宣符有立
功者聽大将隨宜爵賞不待中覆景徳初真宗垂意
边務始增著賞格罰條慶歷后陝西用師上復詔近
臣參定比旧文益為詳察頒于边郤可為永式与律
令並行今列于左以倫攻

賞格

陣獲轉遷賜物等第

參陣

以少敵多為上陣　數相当為中陣
以多敵少為下陣

參獲

擒賊数十分率之殺獲四分已上輸不及一分為上
獲
二分已上輸多獲少為中獲
一分已上輸獲相当為下獲

以上並視大勢得勝者若雖有獲而奔敗不用此例

轉官

七資為第一等　五資為第二等
三資為第三等　二資為第四等
一資為第五等

右轉及諸司使副者即依平轉例以五額為一資

賞等

上陣上獲第一等轉官　上陣中獲第二等
上陣下獲第三等　中陣中獲第三等
上陣上獲第二等　中陣下獲第四等
中陣下獲第四等
下陣上護第三等　下陣中獲第四等

下陣下獲第五等

右以上部監巡檢及隨軍使臣用此例其賜物臨時准陣獲上下約數支給鈐轄已上定陣獲上下奏取

轉階級

三轉為第一等　二轉為第二等

一轉為第三等

右相禁軍藩落義軍弓箭手副都頭副兵馬使軍功大小約此等優加酬賞給訖記奏聞

已上用此例凡軍頭十將以下隨屬處牒補訖奏副都頭副兵馬使以上先用此例給付身功狀憑牒奏訖降宣其軍都指揮使以上奏取朝旨

五轉為第一等　三轉為第二等

一轉為第三等

右廂禁軍藩落义軍及弓箭手自長行軍士以上用此例

賜物

絹十疋錢十貫為第一等絹七疋錢八貫為第二等

絹五疋錢五貫為第三等絹三疋錢三貫為第四等

絹一疋錢三貫為第五等

右廂禁軍用此例軍都指揮使以上委諸主將軍功大小約此等優加酬賞給訖記奏聞

絹十疋為第一等　絹八疋為第二等

錢十貫為第三等　錢五貫為第四等

錢三貫為第五等

右藩落义軍弓箭手用此例此上二等賜物或有旧支錦襖子腰帶者自依旧例支仍將價直納準賜物等第配折第四等以下更不支錦襖子腰帶

一臨陣对賊矢石未交馳入陷陣突衆賊徒囘而破敗之者為奇功或冦賊堅銳城池險固山林阻隘道路遥遠及收兵不繼如此之類既制勝克敵难易相懸並不可以常格酬叙委主将臨時錄奏旌賞

一殺賊斬一級者与第四等賜其臨陣所營率先用命及突衆深入各有殺獲者与第二等轉七者加一階級下條准此

一臨陣或所營生擒賊每一人与第二等轉

一所賊營寨能使寨動賊乱因而敗賊者若使臣部領与第三等轉仍給本等賜奪致

一生擒賊人員者与第一等轉

一擒賊營寨能使寨動賊乱因而敗賊者若使臣部領与第三等轉若只軍員部領与第一等轉仍並給第二賜隨從軍士各与第三等賜若使臣部領有軍員隨從其軍員与第二等轉賜物准上

一臨陣能用命殺退賊者除主将准陣獲行賞外其餘軍士非擒生斬級者每人給第五等賜若与賊对陣未決勝負囘策應而得勝者其策應将士各加一等賞賜

一能邀獲賊探馬遊旅者与第二等轉

一深入殺賊致中傷者給第四等賜雖中傷仍有獲除轉遷外給第三四等賜重者加一等

一擒生斬級有中傷者除轉遷外別給第四等賜重者加一等

一臨陣所散頭首旅鼓者与第三等轉仍給与第五等賜如能致旅鼓者与第二等轉仍給本等賜奪致者須至将臨陣親見及衆人保委方得行賞

一将校臨陣被傷有能救免者給与第一等賜

一数人共擒斬賊一人或数十人共擒斬数人者除親擒斬到依上條賞賜外餘隨從各降一等

一将士每有戰傷官司並給与公憑若重傷兩次輕傷三次与第三等轉

一覘得賊情者賜物如因此敗賊優与酬賜

一捕獲奸細者賜物

一告人与賊通情得实者賜物仍別給所犯之家妻子雜蓄資財以上三條並随功大小酬給賜物无定数

一如有探知賊人陰謀秘計因此廣致克獲若誘降酋長城戍及賊廷用軍將者並為奇功録奏特議旌賞

一攻戰所獲軍帳入蓄資財雜物等並賜所獲之人内馬及甲伏納官賞給

一大捷多獲除賞奇功外一半均賞戰士其物非私家得用者官給具直

一擒斬到賊近上頭首並理入奇功委主將録奏

一將士得功或高於所立賞格者比奇功録奏

一破壘獠立功奏者減西北边戰二等賞之

戰傷例

禁軍副指揮使以上至軍都指揮使傷重者支絹七匹輕者五匹副都頭副兵馬使以上重五匹輕三匹長行以上重三匹輕二匹

右為累瘡之賜其酒藥錢物臨時酌量旧例随輕重支給以公用物充

戰亡例

陣亡軍士各随軍分指揮給与賻贈其等第用三司

宣例陣右軍士之家子孫及親弟侄最長一名充填木軍内有人材過本軍等樣或不及原軍分等樣配軍並倍支入軍例物内十五以上身死殘疾原克軍者且支半分請受候年及二十摠等配軍其死亡軍者家属随便仍給十貫

陣亡軍員子孫指揮使録用三人副都頭副兵馬使以上二人並充殿侍或已在軍者与十將若十將以上者量与轉遷若死子孫可録指揮使家給錢一百

貫副指揮使八十貫副都頭副兵馬使以上七十貫其都虞候以上録用子孫列奏取旨

罰條

一臨陣非主將命輒離隊先入者斬
一賊軍去陣尚遠弓弩乱射者斬
一臨陣聞鼓聲合發弓弩而不發或虽發而箭不盡如發射三箭已独射二箭之類及抛弃餘箭者斬
一臨陣弓弩已注箭而回頭者斬
一將校士卒臨陣詐称病者斬或边陣有呼規免者絞或副部署以上詐病者奏裁
一臨陣或在賊境非應浮傳言而輒高声者斬非臨陣在賊境者杖一百
一營下訛非正門輒出入者斬
一覘候謬設事宜及相扎反漏洩者斬
一將卒有私仇至臨陣以相报復者斬
一臨陣失馬者斬力戰馬被傷殺者不坐即軍員將弱馬換軍士壯馬者斬　鈐轄以下除名決配副都署以上均取奏裁

一合戦爭他人所獲首級者斬若衆力殺獲不辨名
輒取首級者亦斬
一逐賊將帥指定近處所而輒過者斬或不及指
定處所者亦斬
一不戰而降賊者或背圍歸賊者父子年十六已上
皆絞仍沒其家沒家者男子年十五以下及父母女
妻祖孫兄弟姉妹資財田宅並沒官
餘條沒官準此

一戰陣失主將者親兵並斬臨陣善離主將左右者
並科違制之罪
一屬軍士或散号漏泄者斬
一赴日会戰或計会軍事後期者斬計会軍事如大
雨雪及水火不能赴者不坐
一軍中非大將令副將一輒号令及改易旌旗軍號
者斬若号令未便須合改易者先申大將如事机當
速不及先申其改易実便者不坐即叫呼或吹物為
一排陣已定都監使臣軍員以下輒一人一騎者斬
一会戰或臨陣賊下寨行列不齊旌旗不整金鼓不
鳴主者及所犯者皆斬教陣而違者杖一百斬
一下営悞不如法主者杖一百在賊庭者斬
一背軍走者斬非出軍臨陣日依廂禁軍教修
一边寨有警急及探賊事机不取主將節度而擅登
兵者斬若賊已叩境即時須兵馬策應関鈔报不及
者勿坐

一不候銅符木契与宣節命文牒相勘合而輒發兵
者斬得符契不發及不即發不即發謂出軍令陣之
依常程日限或雖得符契不依次第及死宣命文牒相副
而報發者亦斬
臨陣先退者斬
逐隊部被攻危急前後及左右隊部當救不救以
致陷者全隊部皆斬
一陣定後輒進退乱行者前后左右所至之處聽使

斬

一設奇伏掩襲務應机速如前將先合後將即赴進退應接乖期者斬

一設伏可出軍而不出者斬

一令远探卓望不竟賊來者斬

一差探賊軍及入賊境可往而不往更相推托及回不以实言者斬

一有警急不舉烽及見前烽已舉後烽不應者斬或死警而悞舉烽致警擾城塞及舉烽多少不如法致悞事者亦斬如承悞而應者不坐

十守城不固者本地方及主者皆斬或圍賊城不固亦斬

一更鋪失候夜巡失號止宿他火者斬

一行軍不赴隊伍犯攔後馬者斬

一器仗不預修整致臨陣不堪施目或給受之際不即言致臨陣敗事者斬

一部署鈐轄以下商議兵務在和允即時裁遣還者以違制論若所執顯悞頗曲者除名

一部署鈐轄等每有行下宣敕文字並具承受日時疾速奏报遲者以違制論

一出軍在道及緣边城寨支請受曲級敢減尅粮食料衣資賞賜者不問多少皆斬

一吏卒与賊私通或言語書号疏者斬沒其家

一主吏役不平者斬

一不伏差遣者斬

一自謂窮道者不計物多少並斬非出軍臨陣自從常法

一巧詐以辟徵役者斬

一避役自傷殘者斬

一將吏受賕枉法及論功定罪故不以实者斬奏主帥量罪斷遣或妄張賊数至悞奏獲者亦斬

一隐欺破賊收獲及死亡兵士資財者斬

一以強凌弱忿爭酗酒喧悖惡罵或扇搖恐嚇軍伍及犯階級於理不順者斬

一博戲賭錢物者斬非出軍臨陣自依常法

一失去衣甲器械者斬主將見而不收從違制之罪

及故毀弃軍裝或盜賣器械軍裝称失去者斬

一大軍在路遺落器械衣物皆須移在道旁令收候人收候下營後各主分付如他人妄認及隱匿者斬收後人不收者杖一百

一軍中奔車走馬者斬自指揮使以下並須步入營寨違者杖一百

一貪爭財物資畜而不赴救賊者斬

一訛言誑惑忘設門旗卜筮道釋鬼神災祥以動衆心者斬

一先故驚軍欵呼奔走妄言賊至及夜呼驚衆者並斬即賊乘暗攻營將士輒呼動者亦斬

一軍中幹有警乘急及失火在軍人輒欵呼奔走者所在官司得斬之若在城守園中亦斬

一放火者斬仍沒其家或遺火燒屋宇軍幕及財物積聚處通計錢一弔足以上者斬

一軍中有火除救火人外餘人皆嚴備若輒離本城掌部隊茅處者斬

一入賊境軍士擅發塚墓焚庐舍殺老幼及婦女踐禾稼伐樹木者斬如若生將布命令蹂踐賊地伐樹木或焚蕩廬舍者不坐

一軍士雖破敵有功擅掘塚舍掠取資財者斬

一奸犯居人婦女及將婦女入營者斬

一賊使人入軍非主司輒与語者斬若擒獲敵人及來降並領見主帥不得詢問敵中事宜若遣因而漏洩者斬

一行營吏卒私議軍中事者斬

一行營吏卒受他人財賄情涉交通者斬親戚供饋者不坐

一得賊書吏卒不告大將輒開讀者斬如士卒有親故贈遺書信者領赴至帥驗認給付違者杖一百

一賊軍棄仗未降而輒殺者斬

一破賊先虜掠者戍入賊境擅虜掠者斬

一遠主將一時之令者斬

一軍行下營乱行失伍及樵牧汲飲出表外者杖一百

一凡見奇禽異獸諸物入營壘及捕獲者当時主將

不告而輒傳道者杖一百

夫三軍之衆畏吾則不敢毀畏敬則不畏吾此賞罰所以設也明將知其然故彰利示害以曉衆信必賞罰以劝功及対陣交兵咸見鉄鉞爵禄之具在則士卒雖欲勿戦不可得也故使疲者勇怯者決進有悼而不遺廝賤誅戮一卒而万衆畏劝用此道也

此以為賞民死不勉也若軍大戦而大将死吏自五百石以上不能致死敵皆当斬左右吏卒亡軍者皆斬士卒有軍功者奪死軍功者戍三歳伍人為五十人為行戦而亡其伍同伍人奪功死功者亦戍三歳以此為罰民无不悞也所以四世有勝沖衝却六国莫敢抗非幸也有術使然也是以善用兵者誅大以為威賞小以為名刑上極而下不畳賞下通

謹保教約

堡教者非无教之难也必行其教之难也夫自圣人為始不免于訓詁以導之刑礼以齐之堡而无教焉烏能為守哉故約堡教其因有四一齐視齊視者宣之旂幟以一其目也凡堡角敵营必植一竿：長一丈五尺上掛黃布火旂一面書其角某敵台字虜至則張虜去則落如東面見賊西面不見則東南面落又每面置一旌竿長丈餘上揭紅帛旌一條書某面对敵字对敵則

縛於中敵去則落遇夜易以燈紅灯堡長在加三又偪黃帛旌一條以為垣衆畜食之節如后齊畜條呀載又堡長執紅旂一面以指揮置小紅旂三面令健步執隨以為調別台奇隊之符隊長人執藍旂一面以招壕墻內人置小籃旂三面令健步執隨以為別哨奇隊之符二齊听齊听者宣之金鼓以一其耳也堡每面置鼓金各一大堡二之甫見虜其西鳴鼓以后徐：鳴声不絶虜去乃已虜来攻鳴金以後徐匕

鳴声不絶止攻乃已虜大至或填壕求渡則金作急鳴處亡踰壕或攀墻蝕垣則鼓金齐鳴漸退徐鳴金止攻徐鳴鼓去皆已凡四垣有金鼓鳴則諸後人不得一人不至後呀亦不得一人偕下飲食三齐擊齐赴者次第其發以尽技也近时堡人遇虜初至不四五騎張皇無措輕發矢石器械既耗精力亦竭及其進攻及无以應又其始發也不以絶藝蹤妄之夫童稚之輩呵之不可禁之不止為虜所敷

以七擊為節如虜甫至或二三騎四五騎則其面旗旂伐鼓後徐：鳴鼓堡長率絶藝人或在臺上呀間或出壕墻內酌量視之待其集至十數騎有指揮來攻之意則令絶藝人潛伏隱暗出其不意發鎗發矢中其指揮者此一擊也虜或集至三四十騎折屋伐木以為攻具則陣張懸簾臺上大擊整器具堡長率絶藝人或于壕上或出壕墻連發鎗矢擊其馬騎此二擊也虜或集至百餘張弓注矢射我臺呀則揭对敵

旌帛鳴金后徐七鳴金奇正隊長整治陴石卒兵堡長督絶藝人及臺上鎗箭手敵石手奇發此三擊也虜或集至数百千人束舁裹袋填壕求渡則金作急鳴鼓長整治懸石沖水堡長隊長督絶藝人及臺上鎗箭手敵石手同時奮發及尽立別面臺人亦立陴人遮坐金鼓奇鳴則本面臺人以旂調別面臺鎗箭手奇隊救應第四叔也虜或填壕已平揭竿奉轅来沖我陣則金鼓奇鳴賞長整大銃堡長督台人旁射擊之及以旂尽調別臺奇隊；

長以藍旂詔壕墻人奉長鉤巨斧月牙拐鉤截僕之及督陴人下攔石四擊庇壕墻人卒庇護我壕墻壕墻人不能存立退入地道沖車草洞相維而前則堡長督敵人舍敵助攔火石或奉懸石沖本隊長督但人下油洒硝硫發火筒焚之及以旂調別面陴衆奇隊助下攔石此六擊也虜或沖車附垣用道相屬前死後継肉薄不止則堡隊長贖諸後人不得停手及以旂尽調別陴奇隊堡長督大銃衆以大銃擊之此七擊也凡調旂隊須查其而不揭对敵旌乃可四奇酋奇酋者次第其番不使有失也始初鳴鼓則諸後人先不至後听者鼓奇鳴則本面臺人尽立陴人正奇遮坐鳴金則諸後人咸正罟具陴人尽立別面臺人亦立陴人遮坐金鼓奇鳴則本面臺人不停擊別面臺人赴調陴人尽立金鼓俱息則二面臺人留正隊奇隊下食帰則食正隊又帰則入陴入奇隊又帰則食陴人止隊通帰則又食一面者

其次以東南為先西北為後当食則曳黄帛旌于対敵竿通帰則落夜易以一白灯其四面分番以是為候凡鳴鼓本面不得下食金鳴諸面俱不得下食堂食者食于垣下老弱婦女饋之續食人不得登垣送汲水以餘衆凡堡長率絶藝人必右手当食之面其当食曳黄旌而虜卒至則加曳紅旌照常鳴鼓七聞而両旌俱曳則左鄰面以臺人奇隊往右鄰面以陴人奇隊往不候調又鳴金則右鄰面亦以臺人奇隊

往左隣面亦以陴人奇隊往不候調堂食者帰乃選
其还时金不止仍留左隣堂奇隊金鼓吝鳴則両隣
堂奇隊俱留

奏疏李之藻

臣惟事関軍旅呼吸安危蓋臣固不敢以嬰城為下策而致弛牖戸之陽亦不敢謂坐井観天而不師辟策之益或者集議盈庭而臣奉令承教亦可幸免罪也乃諸臣人ゝ言殊有謂毎垛宜設懸篦捍矢石者有宜用拽牌垛口遮護者有謂宜用折角銃砲望下冲打者有謂垛口各懸滾木与灰瓶炸砲并擊者有謂宜多備叶来加硝黄擲焚攻具者有謂宜办木女

墻以備意外崩缺之虞者有謂宜逐段樹柵以断守軍驚潰之路者有謂宜立両台相望処高結戦柵擊架城外射打近城賊徒者有謂宜立高大旂竿上繫望巣者有謂宜設陥馬滾輪暗置品坑者此皆各抒忠荅以衛社稷第令銭粮饒裕不妨並畜並収調度得人畴非禦侮画第其間用有緩急故持議有异同酌以時宜奈之事力又当先其急者同者約略而預設之器大率長兵短兵二等長兵禦敵於百歩之

外銃砲為先輔以毒弩劲弓俾不得逼近城壕此最
稳着萬一有以禦我昇其攻具薄壕薄城此時短兵
相接鋼斧長刀鈎鏖虎乂其必用者矣炸砲灰瓶滾
木擂石諸机巧亦所協用者矣第其中有当計門口
設者滾木架懸撫蚊附撞車架横擊机梯以至懸閘
之繩杈箭楼之銃砲城楼将台之号旂壕橋外埋伏
之釘极蒺藜此類皆須預置各門有着警移用有堂
計舖而設者金一鼓一柳一以傳暗号大水桶一二
以備扑救以解煩渴有輪火炉一以備燒煅工設大
鉄佛即机四位虎蹲連珠勇珠百子等砲四位火箭
火葯鉛弹称是此類皆宜随舖措辦以听臨期移置
馬面三面沖打者也有当計垛口而設者每垛一軍
每軍一銃似已敷用然而装葯接放多寡益善惟是
銃不多浔今議火銃毒弩相間而用每十垛以五銃
五弩当先次各有副俾其銃一放一装其弩一發一
張是十垛口凡用十銃十弩也銃不拘鳥嘴夹把三

眼快鎗等器但拙今所見有者随便分派火葯鉛弹
乀当多備毒弩大葯亦如之短兵則每五垛五垛設軍器
一架上鍊大斧大刀鈎鏖虎乂各二把五垛五軍令
贏其三或以備一时之乏也又長柄斛水斗一便挹
注也灯笼一枝灯笼二个里油單全備直照也以上
按垛而設皆不可少而最喫緊走提煉精細之火葯
旧加貯于盛甲厰一处不惟远地难于取用抑且積
聚或有可虞不如每門各造磚庫一所中設地窖外
築墻垣每庫細葯万斤再搬貯粗葯万斤其他懸兼
戰棚諸類應俟臨时酌用若至堅壁清野之时近城
高樹附城房屋势所不留皆吾滾木擂檑之資未須
預設臣又往咨協理僉院則謂刀斧甲冑諸器京営
供有須修不須製而悕、歆旨先造戰車六百七十
輛以供教練此為水衡惜无措之資為臣惜有限之
力与有限之光陰先于其急弟使車営嚴陣子如而
城下之戰可舒也老臣計慮深確臣甚服焉今国家

武備及弛所賴者我　祖宗以武功百戰定天下除戎飭器累世之所積甲如熊耳戈比鄧林堆貯不理固未免蠹積塵封蒼頡如新即可以轟雷耀日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區區小奴妄思抗衡所謂牛雖瘠僨于隊上其患不仆者也独有一黠十倍堆委弃置百事不能一成為及可恨耳而又浮慕即省之名不究实除之用費銀一兩实用不及五全以致武備日壞而今何时戎在京者将擐甲以登陴解边者且

摩厲以待數自非昇以堅甲銳戈勁弓強弩迅猛神奇之火器胆不壯校不精驅使入陣望風先奔是以

當俛俾也臣顧自今軍需修造悉遵旧枯免其什一扣除有献新巧車製銃制堪以施用者不妨稍寛其值以尽其用估務充不務儉器貴精不貴多庶几制一器獲一器之用而不以卒予數乎赫連勃〻之治軍器也以弓射甲射不貫即斬弓人射貫即斬圄人当此用兵之日一器不精即戕一卒之命必須造器之時三復查驗倘有作弊不堪有必鐫官匠姓名送營之后試驗不悞事必斬以徇治軍器恭用軍法或宜然則亦庶知儆乎然臣所虞仍不止此京營行伍耗蠹振作实难率憤市游昨甲今乙脉演已同戲劇見敵委而之積械如山未免徒以資寇則遼東之近事可鑒而臣心滋戚也所願与在事諸臣共肩劳怨以補救于万分之一者也

一浮必保万全疏　摘　徐光啓

曰臣昔年諸疏夫都言戰勝守固必藉強兵欲得強兵必須堅甲利兵実選実練最錯曰器械不利以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将予敵也今之将兵皆明知以我与敵誰肯向前既不能戰便如合嬰城自守整頓火砲待其来而殲之犹為中策奈何尽将民兵砲石置之城外一聞逼至望風瓦解列営火砲皆為敵有返用攻城何則不克是諺嬰城自守之名而甘喪師失地之辱臣不能為在事諸臣解也欲求堪戰必日夜営办遅之数月然后事得而冦在門庭又不能持臣之愚見以為廣寧之東一帶大城只宜堅壁清野

整備大小大器待其来攻城却打聞以西只合料簡大銃製造火药陸續運發再用厚餉招募精兵待兵力果美器甲既精度能必勝然后与戰至如都城固守尤為之急凡兵家之法近攻者先剪其枝叶远攻者必畐其根本根本一固敵必不敢深入重地自取覆敗今宗師固本之策莫如速大炮蓋火攻之法无他以勝小以多勝寡以精勝粗以有捍衛勝无捍衛而已今欲以大以精勝之莫如光禄少卿李之藻所陳以臣昨年所取西洋大砲欲以多勝之莫如即今之藩与工部上事沈棨等鳩集匠工多備材料星速鼓鋳欲以有捍衛勝之募如依臣原疏建立附城敵台以台護銃以銃護台以城護民万全之策莫過于此若能多造火銃如法建台数里之内敵不敢近

何況仰攻乎一台之強可当雄兵数万此非臣私志所及亦与薊鎮諸台不同蓋其法即西洋諸国所謂銃城也臣若聞之陪臣利瑪竇后来諸陪臣皆能造作閩廣商民亦能言之而刑部尚書黄光纘浙江按察司陳亮采知之尤悉亮来展轉致書于兵部尚書崔景榮力主此事当在急畐亦非独臣一人知之言之也此功一成真国家万世金湯之険不止一时禦寇之利若不営此事更覆悠、忽、坐待敵来倉惶

細察奴情以定廟謨疏

孫傳庭

如奴弓馬奴之所恃我之所怯者也我之火砲我之所恃而奴之所怯者也乃奴日以弓馬得志于我而我明知我弓馬非奴之敵亦謬以弓馬應奴至于奴之所怯我之所恃者卻置而不講直至奴攻邑圍堡或于城頭一施之且亦未尽倫也即倫而器乎相習之兵无幾也噫是何彼有所可持即厚持之我有所可持我不知持而故自弃之也即此一事而边事大概可知已臣謂我之所恃在火砲則我之精神宜畢注于大砲我之材力宜悉殫之火砲則我之双粮大粮即宜取以予火砲之精孰者而不宜予鮮衣奴馬臨陣善清之游徒我之小賞大賞即宜取以賚火砲之能却賊者而不宜付飾罪冒功掩割偽級之猾弁假令各边営鎮有兵一千者即諫訓精孰砲手五百有兵一万者即練砲手五千所謂練孰者不弟能装能放務令居可以営行可以陣大者遇之罔不推小者

当之罔不中一处有此奴名望而他走处、有此奴不知所以投足之地矣此非事之明白易見者耶独是十数年来悠、忽、如醉如梦奉所最得力而最能為亦漫不加意第終日攒眉而嘆積弱亦大矣

与吴少伯書

俞大猷

猷在兵間数十年其銃砲之事加経試詳明其要在有銃勝无銃大銃勝小銃蓋推堅陣破大敵必須大銃其一石子或鉛子重一二斤数之人馬在数百内外遇之則倒成一衝衝豈待数陥至近之地以多子傷之乎子雖多而小傷人未必即死子大則一発而傷人亦多也故五指之分弾不如合拳之独劫名公以為何如

南塘戚繼光定行營諸罷

夫南坊田水界地雨濕不可用車我兵卒然遇敵緩
急无家可依一遇奔潰全軍退走其布城之法不惟
緩急可恃且足張疑使賊忽然舉目无中生有眼前
皆遮映且不得知我布裡虛实外既立有拒馬蒺藜
以禦而後有布城遮映至有悞為真城者緩急之
間便不敢輕近我营如果賊人瞭得其情我已倫之
久矣鳥銃俱向城而伏賊如未敢必須先去我蒺藜
拒馬攻取之間彼外不能視內而我可由布城視外
便打銃戳給射弩无不便宜一絲之恨足類金湯如
賊亦打銃我則將各兵綿被再搭一床于布城上又
可禦鉛子矣

計法每一隊双立為鴛鴦陣該平去第二小隊一丈
五尺用双曽高四尺長一丈五尺每五尺為一柱共
用柱四根用布五幅上用淡色畫界磚石之形（布城圖註）

治平勝算全書卷二十八終

讀史兵略

咸豐十一年春刊
于武昌節署

通鑑者司馬文正公愛世之作也公以爲助人主之政人人未易讀
時而立言之教在百世因取列史之足勸懲者與一時所學經
識之士編爲後世法蓋欲使彰往以察來聞一以知二由其道
則可以長治久安而人事可以無悔也
國家累葉承熙仁洽寰宇休養孳息而人滿之患起其始涓涓
浸淫及於各直省賴
天子英武指示機宜
命將出師辟以止辟余以不才適承乏兩楚與巡撫益陽胡公
若驂之靳毎同承
指授則戰慄惕懼恐或隕越爲人臣羞戎幕偶暇必取通鑑互
相解覈間有所得輒筆之於書以自考焉嘗竊材質駑下幸承
天威楚地苟完不可不借古人訓誡以相勉厲而今時之務戎

與申丞同處艱難憂盛危明勿擊帷藻縕之相承讀此書且互相警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襄平官文序

天下之治常肇於憂勤而其亂也皆由於逸樂君子妓其祿而不憂其職小人溺於俗而不憂其不可常顧屑屑焉上下諛薄幸其苟且安樂以沒其世此召禍之最巨者也然而轉移氣化之柄則賴在上者有以防患於未萌是雖忘寢食以憂之猶懼其罔濟而敢自存幸心乎是故激而爲兵戎禍之燎原者矣或營或競爭踰其則知巧迭構強弱相賊於是敵國外患糾紛侵侮神農軒轅慨然憂之赫然伐之迺得安謐蓋上古聖人憂兵戈之爲害烈也世歷三古鄰治以武有周畫井田置六鄉其鄉遂之民皆兵也其六官之長皆帥也其教士也射御其取士也射於澤宮貢於鄉射若有斯須不忘武備者周德不競陵夷至於春秋大小相幷弱肉強食孔子憂之作爲春秋垂法來世左氏承聖緒萃諸國寶書以爲之傳權術詭譎靡不畢究後暨漢

唐以逮有宋踐吞幷亂靡有屆宋臣司馬溫公憂之輯爲通鑑覽古考新憲章聖學而成敗利鈍之效或慥或謀燁然炳若燿火焉鳴乎蓋君子之憂世如此其深故其紀載如此之詳也林翼遭時多故過蒙

殊恩畀以疆事與　使相襄平官公同修兵戎於江漢受任既重深惟負乘之懼顧才不副志略不稱心私竊憂之戎幕相與從容風議者輒及二書因條取其言兵者彙編之以朝夕循覽期牖頑鈍嗚乎監於成憲其罔有愆蓋自憂其德薄而任重知小而謀大也然而煦嫗覆育滋愆無極闢詐矜力雄桀以爲德毋曰胡害其禍將大庶幾覽斯編者憂世風之日下而思整武以豫爲之防以無悖於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之義云爾是書經始於九年二月朔日祓事於十年十二月十二日編輯者及門

江甯汪孝廉士鐸分輯者漢陽孝廉胡君兆春武昌孝廉張君裕釗獨山孝廉莫君友芝長沙明經丁君取忠長沙布衣張君華理也其宋元明三史亦皆告成將俟續刊之益陽胡林翼撰

讀史兵略目錄

卷一上　左傳
卷一下　左傳
卷二　通鑑　周紀　秦紀
卷三　漢紀
卷四　漢紀
卷五　漢紀
卷六　漢紀
卷七　漢紀
卷八　漢紀
卷九　漢紀
卷十　漢紀
卷十一

漢紀
卷十二
晉紀
卷十三
晉紀
卷十四
晉紀
卷十五
晉紀
卷十六
晉紀
卷十七
晉紀
卷十八
宋紀
卷十九
宋紀
卷二十
齊紀
卷二十一
梁紀
卷二十二
梁紀
卷二十三

梁紀
卷二十四
梁紀
卷二十五
陳紀
卷二十六
隋紀
卷二十七
隋紀
卷二十八
唐紀
卷二十九
唐紀
卷三十
唐紀
卷三十一
唐紀
卷三十二
唐紀
卷三十三
唐紀
卷三十四
唐紀
卷三十五

唐紀
卷三十六　唐紀
卷三十七　唐紀
卷三十八　唐紀
卷三十九　唐紀
卷四十　唐紀
卷四十一　唐紀
卷四十二　唐紀
卷四十三　後梁紀
卷四十四　後唐紀
卷四十五　後晉紀
卷四十六　後漢紀　後周紀
讀史兵略目錄終

讀史兵略卷之一上

益陽胡林翼纂

春秋左氏傳

桓隱公五年　鄭人侵衛牧以報東門之役衛人以燕師伐鄭祭足原繁洩駕以三軍軍其前使曼伯與子元潛帥軍其後燕人畏鄭三軍而不虞制人六月鄭二公子以制人敗燕師於北制君子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牧衛邑今河南衛輝府汲縣）制（鄭邑今開封府氾水縣燕）謂南燕今衛輝府延津縣

九年　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患戎師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君爲三覆以待之戎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無繼矣乃可以逞從之戎人之前遇覆者奔視眀逐之衷戎師前後擊之盡殪戎師大奔（北戎在鄭之北者今山西陽城垣曲二縣界傳文多從列國記纂之詞故曰北戎）

十年　七月庚寅鄭師入郊猶在郊（杜鄭師還駐於遠郊）宋人衛人入鄭（杜宋衛奇兵乘虛入鄭）蔡人從之伐戴八月壬戌鄭伯圍戴癸亥克之取三師焉宋衛既入鄭而以伐戴召蔡人蔡人怒故不和而敗（杜今陳留外黃縣東南有戴城按戴國今河南衛輝府考城縣）

十一年　夏公會鄭伯于郲謀伐許也鄭伯將伐許五月甲辰授兵于大宮公孫閼與潁考叔爭車潁考叔挾輈以走子都拔棘以逐之（杜子都公孫閼潁考叔皆鄭邑及大逵非及于郲怒九軌也）秋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傅于許潁考叔取鄭伯之旗蟄弧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顚瑕叔盈又以蟄弧登周麾而呼曰君登矣鄭師畢登壬午遂入許（按郲經作時來音之緩急也杜註榮陽縣東有郲城以施爲郲音近也註

今河南開封府祥符縣
東許州今河南許州

鄧息有違言息侯伐鄧鄧伯與戰于竟息師大敗而還君子是以知息之將亡也不度德不量力不親親不徵辭不察有罪犯五不違而以伐人其喪師也不亦宜乎杜息國汝南新息縣今河南光州息縣

魯桓公六年　楚武王侵隨使薳章求成焉軍于瑕以待之隨人使少師董成鬬伯比言于楚子曰吾不得志于漢東也我則使然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彼則懼而協以謀我故難間也漢東之國隨爲大隨張必棄小國小國離楚之利也少師侈請賡師以張之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鬬伯比曰季梁在外而納少師少師歸請追楚師隨侯爲後圖少師得其君王毀軍而納少師少師歸請追楚師隨侯將許之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贏其誘我也君何急焉臣聞小之能敵大也小道大淫所謂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上思

利民忠也祝史正辭信也今民饑而君逞欲祝史矯舉以祭臣不知其可也公曰吾牲牷肥腯粢盛豐備何則不信對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于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瘯蠡也謂其備腯咸有也奉盛以告曰絜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所謂馨香無讒慝也故務其三時修其五教親其九族以致其禋祀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君姑修政而親兄弟之國庶免于難隨侯懼而修政楚不敢伐杜隨國今義陽隨州瑕近隨州地疑在今安陸府京山縣之汉滠汉瑕聲近

六年　隨少師有寵楚鬬伯比曰可矣讎有釁不可失也杜釁隙也

戰而北鄧人逐之背巴師而夾攻之鄧師大敗鄧人宵潰杜注巴國在巴郡江州縣今四川重慶府巴縣鄧今河南南陽府鄧州鄧據水經注在鄧南洵水之北

十一年　楚屈瑕將盟貳軫鄖人軍于蒲騷將與隨絞州蓼伐楚師莫敖患之鬬廉曰鄖人軍其郊必不誠且日虞四邑之至也君次于郊鄖以禦四邑我以銳師宵加于鄖鄖有虞心而恃其城莫有鬬志若敗鄖師四邑必離莫敖曰善乃盡請濟師于王對曰師克在和不在衆商周之不敵君之所聞也成軍以出又何濟焉莫敖曰卜之對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遂敗鄖師于蒲騷

貳軫二國貳國今湖北德安府應城縣杜云鄖國在江夏雲杜縣東南有鄖城蒲騷鄖邑絞國名州國在南郡華容縣東南蓼國今義陽隨陽縣東南湖陽城接鄖鄧浰今湖北德安府蒲騷今應城縣北絞國今湖北鄖陽府西北州國今湖北鄖州府竹山縣東南蓼國今河南南陽府唐縣鄧今湖北安陸府境

十二年　楚伐絞軍其南門莫敖屈瑕曰絞小而輕輕則寡謀

請無扞采樵者以誘之從之絞人獲三十人明日絞人爭出驅楚役徒于山中楚人坐其北門而覆諸山下大敗之爲城下之盟而還伐絞之役楚師分涉于彭羅人欲伐之使伯嘉諜之三巡數之杜注彭水在新城昌魏縣羅熊姓國在宜城縣西山中後徙南郡枝江縣北彭水即今漚北鄖陽府房縣北之筑水東入沔者羅國始在漚北襄陽府宜城縣西南羅川城後徙荆州府枝江縣漚南長沙府湘陰縣乃羅汨地以羅水而名非國名也

十三年　春楚屈瑕伐羅鬬伯比送之還謂其御曰莫敖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遂見楚子曰必濟師楚子辭焉入告夫人鄧曼鄧曼曰大夫其非眾之謂其謂君撫小民以信訓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狃于蒲騷之役將自用也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備乎夫固謂君訓眾而好鎮撫之召諸司而勸之以令德見莫敖而告諸天之不假易也不然夫豈不知楚師

之盡行也楚子使賴人追之不及鄖亂次以濟遂無次且不設備及羅羅與盧戎兩軍之大敗之莫敖縊于荒谷羣帥四于治父以聽刑楚子曰孤之罪也皆免之杜注賴國在義陽隨縣今德安府隨州東北鄖屬山氏之屬古讀屬如賴也又云鄖水在襄陽宜城縣入漢今在宜城縣西南水經注謂之淇水盧戎杜云南蠻按釋文云本或作盧盧縣今襄陽府襄陽縣漢中盧也治父城在江陵東南荒谷又在治父西南

十七年　夏及齊師戰于奚疆事也于是齊人侵魯疆疆吏來告公曰疆埸之事愼守其一而備其不虞姑盡所備焉事至而戰又何謁焉奚今山東兗州府滕縣東南奚公山

魯莊公四年　春王三月楚武王荆尸授師子焉以伐隨杜尸陳也荆亦楚也更爲楚陳兵之法楊雄方言荆子者戟也然則楚始於此參用戟爲陳將齊入告夫人鄧曼曰余心蕩鄧曼歎曰王祿盡矣盈而蕩天之道也先君其知之矣故臨武事將發大命而蕩王心焉若師徒無虧楚必還請擊之公弗許自雩門竊出蒙皋比而先犯之公從之大

敗宋師于乘邱齊師乃還（鄆城今山東濟寧州魚臺縣東北雲門杜注魯南城門是也乘邱在魯西今兗州府滋陽縣地）

十一年　夏宋爲乘邱之役故侵我公禦之宋師未陳而薄之敗諸鄫（杜注鄫魯地疑在今兗州府嶧縣界）

十八年　初楚武王克權使鬬緡尹之以叛圍而殺之遷權于那處使鬬敖尹之及文王卽位與巴人伐申而驚其師巴人叛楚而伐那處取之遂門於楚閽敖游涌而逸楚子殺之其族爲亂冬巴人因之以伐楚（權國杜云南郡當陽縣東南有權城今東南有那口城今荆門州中國杜云南郡當陽縣東南有權城今南陽縣湍水杜云在南鄉華容縣拔此夏水支津也首受夏水南入于江在今荆州府江陵縣東南）

十九年　春楚子禦之大敗于津還鬻拳弗納遂伐黃敗黃師于踖陵還及湫有疾夏六月庚申卒鬻拳葬諸夕室亦自殺也

而葬于經皇（津杜引或云江陵縣有津鄉今荆州府江陵縣東南部鄀縣東南有湫城則在今光州踖陵光州地也湫杜云今宜城縣東南有經皇家前闕）

二十七年　晉侯將伐虢士蔿曰不可虢公驕若驟得勝于我必棄其民無眾而後伐之欲禦我誰與夫禮樂慈愛戰所裔也夫民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用也虢弗裔也亟戰將儉（晉山西平陽府翼城縣虢今河南陝州城東南）

二十八年　秋楚令尹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入于桔柣之門（杜桔柣鄭遠郊之門也）子元闚御彊闚梧耿孫喜殿眾車入自純門及逵市（杜純門鄭外郭門也逵市郭內道上市）縣門不發楚言而出子元曰鄭有人焉（杜縣門施于內城門鄭示楚以閒故不閉城門出兵而敖楚言故不敢進）諸侯救鄭楚師夜遁鄭人將奔桐邱謀告曰楚幕有烏乃止（杜注許昌東北有桐邱城今河南陳州府扶溝縣西二十里）

魯閔公元年　狄人伐邢管敬仲言于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請救邢以從簡書齊人救邢（狄赤翟也今山西潞安府地邢杜注在廣平襄國縣今直隸順德府邢臺縣也）

二年　冬十二月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公與石祁子玦與甯莊子矢使守曰以此贊國擇利而爲之與夫人猶衣曰聽于二子渠孔御戎子伯爲右黃夷前驅孔嬰齊殿及狄人戰于熒澤衛師敗績遂滅衛衛侯不去其旗是以甚敗狄人囚史華龍滑與禮孔以逐衛人二人曰我大史也實掌其祭祭不先國不可得也乃先之至則告守曰不可待也夜與國人出狄入衛遂從之又敗諸河（按此時衛在河北今河南衛輝府淇縣熒澤杜註云當在河北疑河南熒澤之熒從水說文熒絕小水也水經注沁水篇有絕水云流東南入高都縣右入丹水則熒澤宜在山西澤州府鳳臺縣沁水會泫水亂東南又敗諸河則衛已退而東至清滑閒矣）

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皐落氏里克諫曰大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帥師專行謀誓軍旅君與國政之所圖也非大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帥師不威將焉用之且臣聞皐落氏將戰君其舍之（東山皐落氏杜云赤狄別種也今山西沁州沁源澤州沁水之閒也）

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勤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按僖元年必先理財也）

僖僖公二年　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

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于虞猶外府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對曰宮之奇之爲人也懦而不能強諫且少長于君君暱之雖諫將不聽乃使寇玩其三門冀之旣病則亦唯君故今虢爲不道保于逆旅以侵敝邑之南鄙敢請假道以請罪于虢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夏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先書虞賄故也按虞今山西解州平陸縣在晉西南虢又在虞西南屈產之乘屈產水名即龍泉水今在山西汾州府石樓縣垂棘璧名如龍輔之例冀國今山西絳州河津縣東北顕軨坂名今在山西解州平陸縣東北郇虞邑今平陸縣東下陽虢邑亦在平陸

四年　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師進次于陘杜楚不服故復進師夏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于召陵杜完請盟故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齊侯曰豈不穀是爲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對曰君惠徼福于敝邑之社穆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雖衆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按齊今山東青州府臨淄縣楚今湖北荆州府江陵縣北海齊東北境蔡今河南汝寧府上蔡縣召陵今屬河南許州郾城縣召陵在其縣東四十五里方城山在南南陽府葉縣南漢水自襄陽至漢陽府入大別山東南流經楚境

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于陳鄭之閒國必甚病若出于東方觀兵于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申侯曰善濤塗以告齊侯許之申侯見曰師老矣若出于東方而遇敵懼不可用也若出于陳鄭之閒共其資糧屨屨其可也齊侯說與之虎牢執轅濤塗杜註東夷鄰莒徐夷按言由今江蘇徐州府及山東沂州府郯城縣莒州而至青州也虎牢今在山西汾州府

五年　晉侯復假道于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一之謂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從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爲文王卿士勳在王室藏于盟府將虢是滅何愛于虞且虞能親于桓莊乎其愛之也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爲戮不唯偪乎親以寵偪猶尚害之況以國乎公曰吾享祀豐潔神必據我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緊物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憑依將在德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弗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八月甲午晉侯圍上陽問于卜偃曰吾其濟乎對曰克之公曰何時對曰童謠云丙之晨龍尾伏辰杜龍尾尾星也日月之會日在尾故尾星伏不見均服振振取虢之旂杜戎事上同服鶉之賁賁天策焞焞火中成軍虢公其奔杜鶉鶉賁賁鳥星之體也天策傅說星時近日星微焞焞無光耀也言丙子旦鶉火中軍事有成功也其九月十月之交乎杜以星驗推之知九月十月之交也晦朔交會丙子旦日月合朔于尾尾星伏不見

策杜是夜日月合朔故至旦而過在策鶉火中必是時也中于南方今十

二月丙子朔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師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而修虞祀且歸其職貢于王故書曰晉人執虞公罪虞且言易也（按晉南與虢都西南與虞都故以輸車晉齒爲喻虞仲後虢仲後也漢志三牲法推此夏正十月朔其夜月之小餘盡夜半合朔在尾十四度從乙亥夜半至丙子平旦日在尾月在天策鶉火之次尾星伏于日躔之辰也上陽今河南陝州）

十五年　晉侯之入也秦穆姬屬貢君焉且曰盡納羣公子晉侯烝于賈君又不納羣公子是以穆姬怨之晉侯許賂中大夫既而皆背之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略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既而不與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吉涉河侯車敗詰之對曰乃大吉也三敗必獲晉君其卦遇蠱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夫狐蠱必其君也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所以

克也實落材亡不敗何待三敗及韓晉侯謂慶鄭曰寇深矣若之何對曰君實深之可若何公曰不孫卜右慶鄭吉弗使步揚御戎家僕徒爲右乘小駟鄭入也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唯所納之無不如志今乘異產以從戎事及懼而變將與人易亂氣狡憤陰血周作張脈僨興外彊中乾進退不能周旋不能君必悔之弗聽九月晉侯逆秦師使韓簡視師復曰師少于我闘士倍我公曰何故對曰出因其資入用其寵饑食其粟三施而無報是以來也今又擊之我怠秦奮倍猶未也公曰一夫不可狃況國乎遂使請戰曰寡人不佞能合其衆而不能離也君若不還無所逃命秦伯使公孫枝對曰君之未入穿人懼之入而未定列猶吾憂也苟列定矣敢不承命韓簡退曰吾幸而得囚壬戌戰于韓

原晉戎馬還濘而止公號慶鄭慶鄭曰慶何逃焉遂去之梁由靡御韓簡號射爲右轡秦伯將止之鄭救公誤之遂失秦伯秦獲晉侯以歸（杜註河外河南也東盡虢略拔今河南河南府島縣境南至華陰今陝西同州府華陰縣解梁今山西平陽府臨晉縣也五城所可知者焦瑕鈐也不可考韓今同州府韓城縣梁伯云在河東解縣今山西平陽府島縣西南汾河洛水也非大河之河）

二十二年　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衆不可恃也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又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先王之明德猶無不難也無不懼也況我小國乎君其無謂邾小鑿壑有毒而況國乎弗聽八月丁未公及邾師戰于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胄縣諸魚門（邾國今山東兗州府鄒縣須句今山東一年公伐邾取須句在二十二年升陘疑在今山東兗州府泗陽縣南鄒縣北界魚門邾城門）

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曰天之棄商久矣君將興之弗可赦也已弗聽冬十一月己巳朔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爲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君未知戰勍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且今之勍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耆獲則取之何有于二毛明恥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三軍以利用也金鼓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儳可也

（邾杜註小邾在今山東南歸德府柘城縣西　泜水之支津也）

二十五年　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狐偃言于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而信宣于諸侯今爲可矣使卜偃卜之曰吉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公曰吾不堪也對曰周禮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公曰筮之筮之遇大有之睽曰吉遇公用享于天子之卦戰克而王饗吉兆大焉且是卦也天爲澤以當日天子降心以逆公不亦可乎大有去睽而復亦其所也晉侯辭秦師而下三月甲辰次于陽樊右師圍溫左師逆王（河上今同州府大荔縣界陽樊今河南懷慶府濟源縣東南溫今懷慶府溫縣）秋秦晉伐鄀楚圍克屈禦寇以申息之師戍商密秦人過析隈入而係與人以圍商密昏而傅焉馮析杜析楚邑一名白羽今南鄉（詐爲克析得其囚俘者昏而傅城不欲令商密知囚非析人）宵坎血加書僞與子儀子邊盟者商密人懼曰秦取析矣戍人反矣乃降秦師秦師囚申公子儀息公子邊以歸楚令尹子玉追秦師弗及（都本在商密秦楚界上小國其後遷于南鄉縣按今河南南陽府內鄉縣西南）鄀國亦卽商密其西卽析所謂白羽也

冬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諜出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亡退多退一舍而原降遷原伯貫于冀（原今河南懷慶府濟源縣西北）之所亡退多退一舍而原降遷原伯貫于冀（原今河南懷慶府濟源縣西北）

二十八年　晉侯圍曹門焉多死曹人尸諸城上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謀曰稱舍于墓師遷焉曹人兇懼爲其所得者棺而出之因其兇也而攻之三月丙午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令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魏犨顛頡怒曰勞之不圖報于何有褒僖負羈氏魏犨傷于胸且視之病將殺之魏犨束胸見壯（鄙邛陵險阻名）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誦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公疑焉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使者曰以君之靈不有甯也距躍三百曲踊三百乃舍之殺顛

必無害也公曰若楚惠何欒貞子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思小惠而忘大恥不如戰也晉侯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己而盬其腦是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子玉使鬬勃請戰曰請與君之士戲君馮軾而觀之得臣與寓目焉晉侯使欒枝對曰寡君聞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此爲大夫退其敢當君乎既不獲命矣敢煩大夫謂二三子戒爾車乘敬爾君事詰朝將見晉車七百乘韅靷鞅靽（杜五萬二千五百人靷在腹曰鞅在背曰靽在胸曰靷鞅在腹曰鞅在後曰靽言駕乘修備）晉侯登有莘之虛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遂伐其木以益其兵己巳晉師陳于莘北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子上將右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欒枝使輿曳柴而僞遁楚師馳之原軫郤

溱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晉師三日館穀及癸酉而還甲午至于衡雍作王宮于踐土（西鳳翔府鳳翔縣有莘之虛在曹東城濮今山東濮州南七十里衛懷慶府原武縣西北踐土今河南開封府滎澤西北也）

三十二年　冬晉文公卒庚辰將殯于曲沃出絳柩有聲如牛卜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大事將有西師過軼我擊之必大捷焉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師之所爲鄭必知之勤而無所必有悖心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公辭焉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于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悲公

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于殽殽有二陵焉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必死是閒余收爾骨焉秦師遂東（按骨曲沃今山西絳州聞喜縣絳晉都今山西平陽府翼城縣秦在晉西故曰西師二崤今河南府永寧縣北陵曰東崤南陵曰西崤道狹厄漢建安中魏武以其險阻別開北山高道北周時復用南道隋大業中別開峻冊道卽今自永寧東北迤入澠池者是也）

三十三年　春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尙幼觀之言于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輕則寡謀無禮則脫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于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于敝邑敢犒從者不腆敝邑爲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行則備一夕之衛且使遽告于鄭鄭穆公使視客館則束載厲兵秣

馬矣使皇武子辭焉曰吾子淹久于敝邑唯是脯資餼牽竢爲吾子之將行也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囿也吾子取其麋鹿以閒敝邑若何杞子奔齊逢孫揚孫奔宋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奉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違天不祥必伐秦師欒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爲死君乎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爲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謀及子孫可謂死君乎遂發命遽興姜戎子墨衰絰梁弘御戎萊駒爲右夏四月辛巳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遂墨以葬文公晉于是始

（按此時周都王城在洛陽西卽周公所營洛邑也滑今河南府偃師縣南去鄭五百餘里原圃在鄭東今開封府中牟縣）

魯文公二年　春秦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殽之役二月晉侯

禦之先且居將中軍趙衰佐之王官無地御戎狐鞫居爲右甲子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晉人謂秦拜賜之師戰于殽也晉梁宏御戎萊駒爲右戰之明日晉襄公縗絰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取戈以斬囚禽之以從公乘遂以爲右箕之役先軫黜之而立綪僨伯狼瞫怒其友曰盍死之瞫曰吾未獲死所其友曰吾與女爲難瞫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于明堂死而不義非勇也共用之謂勇吾以勇求右無勇而黜亦其所也謂上不我知黜而宜乃知我矣子姑待之及彭衙既陳以其屬馳秦師死焉晉師從之大敗秦師君子謂狼瞫于是乎君子（杜註彭衙在馮翊郃陽縣西北今陝西同州府白水縣東北）

三年　秦伯伐晉濟河焚舟（杜示必死也）取王官及郩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爲君也舉人之周也與人之壹也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舉善也詩曰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秦穆有焉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孟明有焉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子桑有焉（按秦伯濟河自蒲津渡也王官城在蒲州府虞鄉云在河東大陽縣西今山西解州平陸縣西南）

七年　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曰文公之入也無衛故有呂郤之難乃多與之徒衛穆嬴日抱太子以啼于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寘此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于宣子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屬諸子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唯子之怨今君雖終言猶在耳而棄之若何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偪乃背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箕鄭居守趙盾將中軍先克佐之荀林父佐上軍先蔑將下軍先都佐之步招御戎戎津爲右及董險宣子曰我若受秦秦則賓也不受寇也既不受寇而復緩師秦將生心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謀也逐寇如追逃軍之善政也訓卒利兵秣馬蓐食潛師夜起戊子敗秦師于令狐至于刳首已丑先蔑奔秦士會從之先蔑之使也荀林父止之曰夫人太子猶在而外求君此必不行子以疾辭若何不然將及攝卿以往可也何必子同官爲察吾嘗同寮敢不盡心乎弗聽董險（杜云晉地當在今蒲州五里皆在河東刳首在河西秦地也在今同州府郃陽縣南）杜氏東令狐在猗氏西十

甲佐之范無恤御戎以從秦師于河曲臾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從之秦人欲戰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臾駢必實爲此謀將以老我師也趙有側室曰穿晉君之壻也有寵而弱不在軍事好勇而狂且惡臾駢之佐上軍也若使輕者肆焉其可秦伯以璧祈戰于河十二月戊午秦軍掩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反怒曰裹糧坐甲固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焉軍吏曰將有待也穿曰我不知謀將獨出乃以其屬出宣于曰秦獲穿也獲一卿矣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交綏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君之士皆未慙也明日請相見也臾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將遁矣薄諸河必敗之角甲趙穿當車門呼曰死傷未收而棄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于險無勇也乃止秦師夜遁復侵晉入瑕（杜註瑕馬晉邑今同州府

邵陽縣東北有在蒲州府臨晉縣西河曲臨晉西邵陽東也

十三年　春晉侯使詹嘉處瑕以守桃林之塞杜註桃林在宏農華陰縣東潼關今河南陝州靈寶以西至陝西同州府華陰縣皆山塞也

十六年　楚大饑戎伐其西南至于阜山師于大林又伐其東南至于陽邱以侵訾枝庸人帥羣蠻以叛楚麇人率百濮聚于選將伐楚于是申息之北門不啓楚人謀徙于阪高蔿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麇與百濮謂我饑不能師故伐我也若我出師必懼而歸百濮離居將各走其邑誰暇謀人乃出師旬有五日百濮乃罷自麇以往振麇同食次于句澨使盧戢黎侵庸及庸方城庸人逐之囚于揚窓三宿而遁曰庸師且起王卒合而後進師叔曰不可姑又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可克先君蚡冒所以服隮陘也又與之遇七遇皆北唯裨儳魚人實逐之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楚子乘駟會師于臨品分爲二隊子越自石溪子貝自仞以伐庸秦人巴人從楚師羣蠻從楚子盟遂滅庸按時楚都荊州府江陵縣阜山在今鄖陽府房縣南百五十里大林在今荊州府北陽邱營枝皆在安陸府鍾祥縣庸今鄖陽府竹山縣麇今陝西興安府白河縣百濮疑今四川保寧府東綏府定西選今荊州府枝江縣界申息皆楚北境息今河南光州息縣句澨今襄陽府均州西方城庸地今竹山東五十里非楚之方城也隘荊州府山地裨儳皆今鄖陽府竹溪縣地魚今四川夔州府奉節縣臨品亦在均州石溪仞皆在均州西南

魯宣公二年　春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宋華元樂呂御之二月壬子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獲樂呂及甲車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狂狡輅鄭人鄭人于井倒戟而出之獲狂狡君子曰失禮違命宜其爲禽也戎昭果毅以聽之之謂禮殺敵爲果致果爲毅易之戰也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爲政今日之事我爲政與入鄭師故敗君子謂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敗國殄民于是刑孰大焉按大棘今河南歸德府睢州西曲棘里也

四年　初楚司馬子良生于越椒子文曰必殺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矣諺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其可畜乎子良不可子文以爲大慼及將死聚其族曰椒也知政乃速行矣無及于難且泣曰鬼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及令尹子文卒鬬般爲令尹子越爲司馬蔿賈爲工正譖子揚而殺之子越爲令尹己爲司馬子越又惡之乃以若敖氏之族圄伯嬴于轑陽而殺之遂處烝野將攻王王以三王之子爲質焉弗受師于漳澨秋七月戊戌楚子與若敖氏戰于皋滸伯棼射王汰輈及鼓跗著于丁甯杜輈車轅汰過也箭鉏也又射汰丁甯鉏也又射

輈以貫笠轂杜兵車無蓋尊者則邊人執笠依轂而立以禦寒暑名曰笠轂師懼退王使巡師曰楚方九逵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其翦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若悉�faces前好徼福于厲宣桓武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夷于九縣杜九縣莊十四年滅息十六年滅弦十二年今滅黃二十六年滅江五年滅六滅蓼十六年滅鄧僖五年滅夔文四年滅緜尸之又楨文王縣申息凡十一國不知何以言九君之惠

也得國無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潘旭入盟于艮出質

夏六月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穀佐之士會將上軍郤克佐之趙朔將下軍欒書佐之趙括趙嬰齊爲中軍大夫發朔韓穿爲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爲下軍大夫韓厥爲司馬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曰無及于鄭而動民焉用之楚歸而動不後隨武子曰善會聞用師觀釁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爲是征楚軍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陳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讒政有經矣荊尸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事不奸矣蔿敖爲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左追蓐（杜在車之右者以轅爲戰備在左者追求草蓐爲宿備）前茅慮無（杜慮無如今軍行前有斥候殿）

誰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次于管以待之晉師在敖鄗之閒鄭皇戌使如晉師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貳心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爲承楚師必敗彘子曰敗楚服鄭于此在矣必許之欒武子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蚡冒篳路藍縷以啓山林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爲壯曲爲老我則不德而徼怨于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其君之戎分爲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杜十五乘爲一廣司馬法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車十五乘爲大偏今廣十五乘亦用舊偏法復以二十五人爲之副）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于昏（杜每日右

（欄外）之初鴈馬數其時刻至日向中而止左廣則代而受之至于日入昏黃爲止內官庀當其夜以待

不庾不可謂無備于艮鄭之艮也卽叔楚之崇也師叔入盟于艮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鄭不可從趙括趙同曰率師以來唯敵是求克敵得屬又何俟必從銳于知季曰原屏咎之徒也趙莊子曰欒伯善哉實其言必長晉國楚少宰如晉師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聞二先君之出入此行也將鄭是訓定豈敢求罪于晉二三子無淹久隨季對曰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輔周室毋廢王命今鄭不率寡君使羣臣問諸鄭豈敢辱侯人敢拜君命之辱兪子以爲詔使趙括從而更之曰行人失辭寡君使羣臣遷大國之迹于鄭曰無辟敵羣臣無所逃命楚子又使求成于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楚許伯御欒伯攝叔爲右以致晉師許伯曰吾聞致

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欒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殺代御執轡轡御下兩馬掉鞅而還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皆行其所聞而復晉人逐之左右角之欒伯左射馬而右射人角不能進矢一而已麋興于前射麋麗龜晉鮑癸當其後使攝叔奉麋獻焉曰以歲之非時獻禽之未至敢膳諸從者鮑癸止之曰其左善射其右有辟君子也既免晉魏錡求公族未得而怒欲敗晉師請致師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楚潘黨逐之及榮澤見六麋射一麋以顧獻曰子有軍事獸人無乃不給于鮮敢獻于從者叔黨命去之趙旃求卿未得且怒于失楚之致師者請挑戰弗許請召盟許之與魏錡皆命而往卻獻于曰二憾往矣弗備必敗巍于曰鄭人勸戰弗敢從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師無成命多備何爲士季曰備之善若二子怒楚

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不如備之楚之無惡除備而盟何損于好若以惡來有備不敗且雖諸侯相見軍衛不徹警也巍子不可士季使鞏朔韓穿帥七覆于敖前故上軍不敗趙嬰齊使其徒先具舟于河故敗而先濟潘黨既逐魏錡趙旃夜至于楚軍席于軍門之外使其徒入之楚子爲乘廣三十乘分爲左右右廣雞鳴而駕日中而說左則受之日入而說許偃御右廣養由基爲右彭名御左廣屈蕩爲右乙卯王乘左廣以逐趙旃趙旃棄車而走林屈蕩搏之得其甲裘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使輓車逆之潘黨望其塵使騁而告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之入晉軍也遂出陳孫叔曰進之前我薄人無人薄我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先人也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爲鼓于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晉師右移上軍未動工尹齊將右拒卒以逐下軍楚子使唐狡與蔡鳩居告唐惠侯曰不穀不德而貪以遇大敵不穀之罪也然楚不克君之羞也敢藉君靈以濟楚師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從唐侯以爲左拒以從上軍駒伯曰待諸乎隨季曰楚師方壯若萃于我吾師必盡不如收而去之分謗生民不亦可乎殿其卒而退不敗王見右廣將從之乘屈蕩戶之曰君以此始亦必以終自是楚之乘廣先左晉人或以廣隊不能進楚人惎之數奔也趙旃以其良馬二濟施投衡乃出顧曰吾不如大國之數在後怒之使下指木曰尸女其兄與叔父以他馬反遇敵不能去棄車而才林逢大夫與其二子乘謂其二子無顧顧曰趙傻在後怒之使下指木曰尸女于是授趙旃綏以免明日以表尸之皆重獲在木下楚熊負羈

因知罃知莊子以其族反之廚武子御下軍之士多從之每射抽矢菆納諸廚子之房廚子怒曰非子之求而蒲之愛董澤之蒲可勝既乎知季曰不以人子于吾子其可得乎吾不可以苟射故也射連尹襄老獲之遂戝其尸射公子發臣囚之以二者還及晉楚師軍于邲晉之餘師不能軍宵濟亦終夜有聲丙辰楚重至于邲遂次于衡雍潘黨曰君盍築武軍而收晉尸以爲京觀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爲武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惟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遵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强爭諸侯何以和衆利人之幾而安人之亂以爲己榮何以豐財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爲先君宮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爲大戮于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今罪無所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何以爲京觀乎祀于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按今河南衛輝府延津縣沈杜云固始今陳州府沈邱縣非光州固始也今汝陰固始縣按晉或作寢寢縣也今汝陰固始縣）

（今河南衛輝府延津縣沈杜云固始今陳州府沈邱縣非光州固始也今汝陰固始縣按晉或作寢寢縣也今汝陰固始縣）澤今終州閿鄉東北唐今潮北德安府隨州西北九十里時大河北行鄭在河之東南晉師出山至河內因渡河至今陰敖今河南也鄭山圃二山在今滎澤縣西北遂敗晉師于鄭州東之邲乃北行至今原武西北之衡雍其地古亦在河北也楚師亦西北至今鄭州之管冬楚子伐蕭宋華椒以蔡人救蕭蕭人囚熊相宜僚及公子丙王曰勿殺吾退蕭人殺之王怒遂圍蕭蕭潰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遂傅于蕭還無

社與司馬卯言虢申叔展叔展曰有麥麴乎曰無河魚腹疾奈何曰目于眢井而拯之若爲芼羹則已明日蕭潰申叔視其井則芼羹存焉虢亡而出之（蕭今江蘇徐州府蕭縣）

十五年　秋七月秦桓公伐晉次于輔氏壬午晉侯治兵于稷以略狄土立黎侯而還及雒魏顆敗秦師于輔氏獲杜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以爲殉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回顛而顆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輔氏今陝西縣西北杜云河東聞喜縣西有稷山今絳州稷山縣僻近朝邑）

魯成公二年　春齊侯伐我北鄙圍龍龍頃公之嬖人盧蒲就魁門焉龍人囚之齊侯曰勿殺吾與而盟無入而封弗聽殺而腞

諸城上齊侯親鼓士陵城三日取龍遂南侵及巢邱（杜云龍在西南今山東泰安府泰安縣西南也巢邱疑在肥城縣界）

孫桓子還于新築不入遂如晉乞師臧宣叔亦如晉乞師皆主郤獻子晉侯許之七百乘郤子曰此城濮之賦也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克于先大夫無能爲役請八百乘許之郤克將中軍士燮佐上軍欒書將下軍韓厥爲司馬以救魯衛臧宣叔逆晉師且道之季文子帥師會之及衛地韓獻子將斬人郤獻子馳將救之至則既斬之矣郤子使速以徇告其僕曰吾以分謗也師從齊師于莘六月壬申師至于靡笄之下齊侯使請戰曰子以君師辱于敝邑不腆敝賦詰朝請見對曰晉與魯衛兄弟也來告曰大國朝夕釋憾于敝邑之地寡君不忍使羣臣請于大國無令輿師淹于君地能進不能退君無所辱命齊

侯曰大夫之許寡人之願也若其不許亦將見也齊高固入晉師桀石以投人禽之而乘其車繫桑本焉以徇齊壘曰欲勇者賈余餘勇賈禽酉師陳于銍丁夏御齊侯逢丑父爲右晉解張御御克鄭邱緩爲右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御克傷于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吾子忍之緩曰自始合苟有險余必下推車于豈識之然于病矣張侯曰師之耳曰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援枹而鼓馬遬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韓厥夢子輿謂己曰且辟左右故中御而從齊侯邴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謂之君子而射之非禮也射其左越

于車下射其右斃于車中綦毋張喪車從韓厥曰請寓乘從左右皆肘之使立于後韓厥俛定其右逢丑父與公易位將及華泉驂絓于木而止丑父寢于轏中蛇出于其下以肱擊之傷而匿之故不能推車而及韓厥執縶馬前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曰寡君使羣臣爲魯衛請曰無令輿師陷入君地下臣不幸屬當戎行無所逃隱且懼奔辟而忝兩君臣辱戎士敢告不敏攝官承乏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御佐車宛茷爲右載齊侯以免韓厥獻丑父卻獻于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于此將爲戮乎卻于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齊侯免求丑父三入三出每出齊師以帥退入晉狄卒狄卒皆抽戈楯圜之以入于衛師衛師免之遂自徐關入齊侯見保者曰勉之齊師敗矣辟女子女子曰君免乎曰免矣曰苟君與吾父

免矣可若何乃奔齊侯以爲有禮既而問之辟司徒之妻也子之石窮拔新繹今直隸廣平府威縣南華今山東東昌府莘縣摩笄山在今山東濟南府歷城縣鞍及華不注山皆在其縣東北華泉即在山下徐關在濟南府長清縣西石窮杜以爲濟北盧縣東地名今濟南府臨邑縣東南

晉師歸范文子後入武子曰無爲吾望爾也乎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屬耳目焉是代帥受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郤伯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范叔見勞之如郤伯對曰庚所命也克之制也燮何力之有焉樂伯見公亦如之對曰燮之詔也士用命也書何力之有焉

六年　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于鄢角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禦諸桑隧趙同趙括欲戰請

于武子武子將許之知莊子范文子韓獻子諫曰不可吾來救鄭楚師去我吾遂至于此是遷戮也而不已又怒楚師戰必不克雖克不令成師以出而敗楚之二縣何榮之有焉若不能敗爲辱已甚不如還也乃遂還于是軍帥之欲戰者眾或謂欒武子曰聖人與眾同欲是以濟事子盍從眾子爲大政將酌于民者也子之佐十一人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欲戰者可謂眾矣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眾故也武子曰善鈞從眾夫善眾之主也三卿爲主可謂眾矣從之不亦可乎

（鄢角今汝州魯山縣東南桑隧今汝南府確山縣西南三十五里）

七年　楚圍朱之役師還子重請取于申呂以爲賞田王許之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爲賦以御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呂也晉鄭必至于漢王乃止于重是以怨巫臣子反

欲取夏姬巫臣止之遂取以行子反亦怨之及共王卽位子重
子反殺巫臣之族子閻子荡及清尹弗忌及襄老之子黑要而
分其室子重取于閻之室使沈尹與王子罷分子荡之室子反
取黑要與清尹之室巫臣自晉遺二子書曰爾以謾貪惏事
君而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罷于奔命以死巫臣請使于吳晉侯
許之吳子壽夢說之乃通吳于晉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
一焉杜司馬法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車九乘爲小偏十
五乘車及一兩二十五人令吳習之與
其射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寘其子狐庸焉使爲行
人于吳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子重奔命馬陵之會吳入州來于
重自鄭奔命于重于反于是乎一歲七奔命蠻夷屬于楚者吳
盡取之是以始大通吳于上國按申在南陽府南陽縣北三十
爲楚赴中國要道吳在今江里呂在其西三十里皆古國也
巢縣徐今安徽泗州北八十里州來今鳳陽府壽州北三十里

馬陵今大名府東南十五里

九年　冬十一月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邱渠邱城惡眾潰奔
莒戊申楚入渠邱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殺吾歸而俘莒
人殺之楚師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楚遂入鄆莒無備故也
君子曰恃陋而不備罪之大者也備豫不虞善之大者也莒恃
其陋而不修城郭浹辰之間而楚克其三都無備也夫詩曰雖
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凡百君子莫不代匱言
備之不可以已也按陳在今河南陳州府莒今山東沂州府莒
州渠邱州西南地鄆東鄆今沂州府沂水縣東南非鄆城縣也

十六年　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若逞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
逞若唯鄭叛晉國之憂可立俟也欒武子曰不可以當吾世而
失諸侯必伐鄭乃興師欒書將中軍士燮佐之郤錡將上軍

假佐之韓厥將下軍郤至佐新軍荀罃士魴將中軍趙旃
皆乞師焉欒黶來乞師孟獻子曰有勝矣戊寅晉師起鄭人聞
有晉師使告于楚姚句耳與往楚子救鄭司馬將中軍令尹將
左右尹子辛將右過申子反入見申叔時曰師其何如對曰德
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
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時順而物
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無不具各知其極故詩曰立我烝民
莫匪爾極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厖和同以聽莫不
盡力以從上命致死以補其闕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棄其
民而外絕其好瀆齊盟而食話言奸時以動而疲民以逞民不
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底其誰致死子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
姚句耳先歸子駟問焉對曰其行速過險而不整速則失志不

整喪列志失列喪將何以戰楚懼不可用也五月晉師濟河聞
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曰我僞逃楚可以紓憂夫合諸侯非吾
所能也以遁能者我若羣臣輯睦以事君多矣武子曰不可六
月晉楚遇于鄢陵范文子不欲戰卻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
杜在僖十五年箕之役先軫不反命杜在僖三十三年邲之師荀伯不復從杜在宣十二年皆晉之恥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今我避楚又益恥也文
子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秦狄齊楚皆彊不盡力子孫將弱
今三彊服矣敵楚而已唯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甯必
有內憂盍釋楚以爲外懼乎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軍吏患
之范匄趨進曰塞井夷竈陳于軍中而疏行首杜疏行首者當
爲戰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
童子何知焉欒書曰楚師輕窕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

之必獲勝焉卻至曰楚有六閒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王卒以舊鄭陳而不整蠻軍而不陳陳不違晦在陳而鬬合而加鬬各顧其後莫有鬬心舊不必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于重使大宰伯州犁侍于王後王曰騁而左右何也曰不可以再辱國君乃止卻至從鄭伯其右芳翰胡曰謀略之也徹幕矣曰將發命也甚囂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爲行也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伯州犁侍于王後王曰騁而左右何也側亦以王卒告皆曰國士在且厚不可當也苗賁皇言于晉侯之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于王卒必大敗之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曰南國賊射其元王中厥目國蹙王傷不敗何待公從之有淖于前乃皆左右相

遵于淖步毅御晉厲公欒鍼爲右彭名御楚共王潘黨爲右石首御鄭成公唐苟爲右欒范以其族夾公行陷于淖欒書將載晉侯鍼曰書退國有大任焉得專之且侵官冒也失官慢也離局姦也有三罪焉不可犯也乃掀公以出于淖癸巳潘尪之黨與養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以示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于戰王怒曰大辱國詰朝爾射死藝呂錡夢射月中之退入于泥占之曰姬姓日也異姓月也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于泥亦必死矣及戰射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弢以一矢復命卻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胄而趨風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曰方事之殷也有韎韋之跗注君子也識見不穀而趨無乃傷乎卻至見客免胄承命曰君之外臣至從寡君之戎事以君之靈間蒙甲胄不敢拜命敢

告不甫君命之辱爲事之故敢肅使者三肅使者而退習韓厥從鄭伯其御杜溷羅曰速從之其卻屢顧不在馬可及也韓厥曰不可以再辱國君乃止卻至從鄭伯其右芳翰胡曰謀略之余從之乘而俘以下卻至曰傷國君有刑亦止石首曰衛懿公唯不去其旗是以敗于熒乃內旌于弢中唐苟謂石首曰子在君側敗者壹大我不如子子以君免我請止乃死楚師薄于險叔山冉謂養由基曰雖君有命爲國故子必射乃射再發盡殪叔山冉搏人以投中車折軾晉師乃止囚楚公子茷欒鍼見子重之旌請曰楚人謂夫旌子重之麾也彼其子重也日臣之使于楚也子重問晉國之勇臣對曰好以眾整曰又何如臣對曰好以暇今兩國治戎行人不使不可謂整臨事而食言不可謂暇請攝飲焉公許之使行人執榼承飲造于子重曰寡君乏使

使鍼御持矛是以不得犒從者使某攝飲于重曰失子嘗與吾言于楚必是故也不亦識乎受而飲之免使者而復鼓且而戰見星未已于反命軍吏察夷傷補卒乘補卒秣馬利兵修陳食唯命是聽晉人患之苗賁皇徇曰蒐乘補卒秣馬利兵修陳固列蓐食申禱明日復戰乃遁楚囚王間之召子反謀穀陽豎獻飲于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范文子立于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佐何以及此君其戒之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有德之謂楚師還及瑕王使謂子反曰先大夫之覆師徒者君不在于無以爲過不穀之罪也子反再拜稽首曰君賜臣死死且不朽臣之卒實奔臣之罪也子重使謂子反曰初隕師徒者而亦聞之矣寡君之以君之辱事以君之靈間蒙甲胄不敢拜命敢

忘其死王使止之弗及而卒（鄢陵今開封府之縣）
七月公會尹武公及諸侯伐鄭將行姜又命公如初（林姜即穆姜杜復欲
使公逐季孟）公又申守而行諸侯之師次于鄭西我師次于督揚不
敢過鄭子叔聲伯使叔孫豹請逆于晉師爲食于鄭郊師逆以
至聲伯四日不食以待之食使者而後食諸侯遷于制田知武
子佐下軍以諸侯之師侵陳至于鳴鹿遂侵蔡未反諸侯遷于
潁上戊午鄭子罕宵軍之宋齊衛皆失軍（按督揚杜云鄭東地
制田杜云滎陽宛陵縣東有制亭今開封府新鄭縣東北鳴鹿
杜云陳國武平縣西南有鹿邑今歸德府鹿邑縣西十三里潁
上非潁上縣今許州南也）

讀史兵略卷之一下

一益陽胡林翼纂

春秋左氏傳

魯襄公元年　夏五月晉韓厥荀偃帥諸侯之師伐鄭入其郛
敗其徒兵于洧上于是東諸侯之師次于鄔以待晉師（杜濟魯
晉師自鄭以鄔之師侵楚焦夷及陳晉侯衛侯次于戚以爲之
援秋楚子辛救鄭侵宋呂錯鄭子然侵焦夷及陳晉侯衛侯之師次于鄭西我師次于督揚不
長平入潁按今開封府密縣南馬嶺山洧水出
鄔東鄔杜云在陳留襄邑縣東南今歸德府柘城縣西也焦夷疑
爲焦城據水經注在今新鄭縣東城在今大名府開州北七里
蓋已濟河而南矣呂城在今徐州府銅山縣北錯城在徐州府
沛縣東南大郢杜云譙國鄴縣東北有大郢城疑汙週按今
德府永城地也時東諸侯之師已侵焦陳
故鄭得攻其所必救以自解非迂週也）

二年　會于戚謀鄭故也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偪鄭知武子

曰善鄶之會吾子聞崔子之言今不來矣滕薛小邾之不至皆
齊故也寡君之憂不唯鄭罄將復于寡君而請于齊得請而告
吾子之功也若不得請事將在齊吾子之請諸侯之福也豈唯
寡君賴之（虎牢今開封府汜水縣晉所取鄭邑也滕今山東兗
州府滕縣西南十四里薛在滕縣東南四十四里邾
在滕縣東鄶小邾也屯兵汜水
則越蔡陽鄶至新鄭故云還鄭）
冬復會于戚齊崔武子及滕薛小邾之大夫皆會知武子之言
故也遂城虎牢鄭人乃成

三年　春楚子重伐吳爲簡之師克鳩茲至于衡山使鄧廖帥
組甲三百被練三千以侵吳吳人要而擊之獲鄧廖其能免者
鮑良也鄧廖亦楚之良也君子謂子重于是役也所獲不如
所亡楚人以是咎子重子重病之遂遇心疾而卒（杜云鳩茲在
丹陽蕪湖縣

東今安徽太平府蕪湖縣東三十里衡山今江蘇江寧府溧水縣北非烏程縣南也蓋或云在安徽巢州府無爲州侯考
晉侯之弟揚干亂行于曲梁魏絳戮其僕晉侯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爲榮也揚干爲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對曰絳無貳志事君不避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將伏劒士魴張老止之公讀其書曰日君之使使臣斯司馬臣聞師眾以順爲武軍事有死無犯爲敬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揚干無所逃罪不能用訓至於用鉞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請歸死于司寇公既而出曰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君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敢以爲請晉侯以魏絳爲能以刑佐民矣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張老爲中軍司馬士富爲候奄曲梁今直隸廣平府永年縣之雞澤

四年　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晉侯曰戎狄無親貪而不如伐之魏絳曰諸侯新服陳新來和將觀于我我德則睦否則攜貳勞師于戎而楚伐陳必不能救是棄陳也諸華必叛戎禽歟也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公曰后羿何如對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于原獸棄武羅伯因熊髡尨圉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后寒棄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爲己相浞行媚于內而施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樹之詐慝以固其國家外內咸服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眾殺而亨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諸死于窮門靡奔有鬲氏浞因羿室生澆及殪恃其讒慝詐僞而不德于民使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處澆于過

處殪于戈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滅浞而立少康也后杼滅殪于戈有窮由是遂亡失人故也昔周辛甲之爲太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於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畫爲九州經啟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川不擾在帝夷羿冒于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虞箴如是可不懲乎于是晉侯好田故魏絳及之公曰然則莫如和戎乎對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荐居貴貨易土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晉四鄰振動諸侯威懷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勤甲兵不頓四也鑒于后羿而用德度遠至邇安五也君其圖之公說使魏絳盟諸戎修民事田以時無終山戎國今直隸遵化州玉田縣東北一里許灌國在今山東青州府壽光縣東北四十里斟尋國在今濰縣西南五十里過戈二國名今萊州府治北有過鄉戈在宋鄭之閒疑在今河南開封府境內

六年　十一月齊侯滅萊萊恃謀也于鄭子國之來聘也四月晏弱城東陽而遂圍萊甲寅堙之環城傅于堞杜堞女牆也堙土山也周城爲女牆及杞桓公卒之月乙未王湫帥師及正輿子棠人軍齊師齊師大敗之丁未入萊萊共公浮梁奔棠正輿子王湫奔莒莒人殺之四月陳無宇獻萊宗器于襄宮晏弱圍棠十一月丙辰而滅之遷萊于郳高厚崔杼定其田按萊今山東萊州府掖縣東北有萊山萊州府東陽不能偏陽樂陽石縣地臨朐東之東陽不能偏萊也棠鄉在平度州東南于萊爲南也

九年　冬十月諸侯伐鄭庚午季武子齊崔杼宋皇鄖從荀罃士匄門于鄗門杜鄗城衛北宮括曹人邾人從荀偃韓起門于師之梁杜師之梁亦鄗城門滕人薛人從欒黶士魴門于北門杞人鄫人

從趙武魏絳斬行栗甲戊師于氾令于諸侯曰修櫜備盛餼糧歸老幼居疾于虎牢肆告閒鄭鄭人恐乃行成申行獻子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與之戰不然無成知武子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敝楚人吾三分四軍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于我未病楚不能矣猶愈于戰暴骨以逞不可以爭大勞未艾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諸侯皆不欲戰乃許鄭成十一月己亥同盟于戲鄭服也（按鄭門鄭東門師之梁鄭西門洧水上氾氾戲即氾水縣南四十里之虎牢山）晉人不得志于鄭以諸侯復伐之十二月癸亥門其三門閏月戊寅濟于陰阪侵鄭次于陰口而還子孔曰晉師可擊也師老而勞且有歸志必大克之子展曰不可（按洧水合洧後東流有口即陰口也鄭西郊地）晉師從虎牢來故在西

十年　夏四月戊午會于柤晉荀偃士匄請伐偪陽而封宋向戌焉荀罃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爲笑固請丙寅圍之弗克孟氏之臣秦堇父輦重如役偪陽人啓門諸侯之士門焉縣門發（杜縣門蓋城門之捍發之以縋出入此偪陽人發縣門以閉攻門之士）鄫人紇抉之以出門者狄虒彌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爲櫓左執之右拔戟以成一隊孟獻子曰詩所謂有力如虎者也王人縣布堇父登之及堞而絕之隊則又縣之蘇而復上者三主人辭焉乃退帶其斷以徇于軍三日諸侯之師久于偪陽荀偃士匄請于荀罃曰水潦將降懼不能歸請班師知伯怒投之以扒出于其間曰女成二事而後告余余恐亂命以不女遬女既勤君而與諸侯辱師老夫以至于此既無武守而又欲易余罪曰是眞班師不然克矣余羸老也可重任乎七月不克必爾乎取之五月庚寅荀

偃士匄帥卒攻偪陽親受矢石甲午滅之書曰送滅偪陽言自會也（按柤即今洵河柤洵聲近在今徐州府宿遷縣偪陽杜云今彭城傅陽縣按今兗州府嶧縣南五十里）衛侯救朱師于襄牛鄭子展曰必伐衛不然無成知武子曰許之盟于晉又得罪于楚國將若之何子駟曰國病矣子展曰得罪于二大國必亡病不猶愈于亡乎諸大夫皆以爲然故鄭皇耳帥師侵衛楚令也孫文子卜追之獻兆于定姜姜氏問繇曰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雄姜氏曰征者喪雄禦寇之利也大夫圍之衛人追之孫蒯獲鄭皇耳于犬邱（襄牛今歸德府睢州）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戍之晉師城梧及制士鈞魏絳戍之書曰戍鄭虎牢非鄭地也言將歸焉鄭及晉平楚子囊救鄭十一月諸侯之師還鄭而南至于陽陵楚師不退知武子欲退曰今我逃楚楚必驕驕則可與戰矣欒黶曰逃楚楚晉之恥也合諸侯以

溫年毋亟利毋保姦毋留恩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獎王室或
閒茲命司愼司盟名山名川羣神羣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
之祖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隊命亡氏陪其國家按舊許許舊都
也北林在今中牟縣向今洧川縣西南瑣今訢鄭縣北後易鄭今許州
濟隧在滎澤縣西皆開封府屬也毫今河南府偃師縣
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伐晉以救鄭鮑先入晉地士魴御之少
于棫晉師敗績易秦故也按輔氏今陝西同州府朝邑西北從此渡河棫疑今山西蒲州府永濟縣
秦師而弗設備壬午武濟自輔氏與鮑交伐晉師己丑秦晉戰
郎永樂澗也永樂疑離合棫字名之
十三年　吳侵楚養由基奔命子庚以師繼之養叔曰吳乘我
喪謂我不能師也必易我而不戒子爲三覆以待我我請誘之
子庚從之戰于庸浦大敗吳師獲公子黨君子以吳爲不弔詩
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按庸浦或云今無
爲州南江上之浦
十四年　夏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以報櫟之役也晉侯待
于竟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及涇不濟叔向見叔孫穆子穆
子賦匏有苦葉叔向退而具舟魯人苫人先濟鄭子蟜見衛北
宮懿子曰與人而不固取罪惡莫甚焉若社稷何懿子說二子見
諸侯之師而勸之濟濟涇而次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鄭司
馬子蟜帥鄭師以進師皆從之至于棫林不獲成焉荀偃令曰
雞鳴而駕塞井夷竈唯余馬首是瞻欒黶曰晉國之命未是有
也余馬首欲東乃歸下軍從之左史謂魏莊子曰不待中行伯
乎莊子曰夫子命從帥欒伯吾帥也吾將從之從帥所以待夫
子也伯游曰吾令實過悔之何及多遺秦禽乃命大還晉人謂
之遷延之役欒鍼曰此役也報櫟之敗也役又無功晉之恥也
吾有二位于戎路敢不恥乎與士鞅馳秦師死焉按涇水出今平涼至高陵

西南入渭晉知不得至此疑涇爲洛之訛洛在今同州
府太荔縣西舊說棫林在今華州北正渡洛而西地也
十六年　夏六月次于棫林庚寅伐許次于函氏晉荀偃欒黶
帥師伐楚以報朱揚梁之役楚公子格帥師及晉師戰于湛阪
楚師敗績晉師遂侵方城之外復伐許而還按棫林函氏杜云皆許地或云皆在
今葉縣揚梁在歸德府商邱東南三十里有揚亭湛水出葉
縣湛城山湛阪疑處在今襄城方城山在葉縣南裕州北
十七年　齊人以其未得志于我故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高
厚圍臧紇于防師自陽關逆臧孫至于旅松鄋叔紇臧畸臧賈
帥甲三百宵犯齊師送之而復齊師去之齊人獲臧堅齊侯使
夙沙衛喈之且曰無死堅稽首曰拜命之辱抑君賜不終姑又
使其刑臣禮于士以杙挾其傷而死按杙今山東兗州府泗水縣東南防此臧氏邑東防
勝公以戈擊之首隊于前跪而戴之奉之以走見梗陽之巫皐
他日見諸道與之言同巫曰今茲主必死若有事于東方則可
以逞獻子許諾晉侯伐齊將濟河獻子以朱綠係玉二毂而禱
曰齊琅怙恃其險負其眾庶棄好背盟陵虐神主會臣彪將率
諸侯以討焉其官臣偃實先後之苟捷有功無作神羞官臣偃
無敢復濟唯爾有神裁之沈玉而濟冬十月會于魯濟舋梁
之言同伐齊齊侯禦諸平陰壍防門而守之廣里杜平陰城在濟北盧縣東
北其城南有防防有門于門外作壍橫行廣一里故經書圍　夙沙衛曰不能戰莫如守險弗
聽諸侯之士門焉齊人多死范宣子告析文子曰吾知子敢匿
情乎魯人莒人皆請以車千乘自其鄉入既許之矣若入君必
失國子盡圍之子家以告公公恐晏嬰開之曰君固無剪而又
問是弗能久矣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

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使乘車者左實右偽以旆先輿曳柴而從之齊侯見之畏其眾也乃脫歸丙寅海齊師夜遁師曠告晉侯曰烏烏之聲樂齊師其遁那伯告中行伯曰有班馬之聲齊師其遁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陰遂從齊師夙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殖綽郭最曰子毀國師齊之辱也子姑先乎乃代之殿衛殺馬于隘以塞道晉州綽及之射殖綽中局兩矢夾脰曰止將爲三軍獲不止將取其衷顧曰爲私誓州綽曰有如日乃弛弓而自後縛之其右具丙亦舍兵而縛郭最皆衿甲面縛坐于中軍之鼓下晉人欲逐歸者魯衛請攻險己卯荀偃士匄以中軍克京茲乙酉魏絳樂盈以下軍克郝趙武韓起以上軍圍盧弗克十二月戊戌及秦周伐雍門之萩杜雍門齊城門范鞅門于雍門其御追喜以戈殺犬

于門中孟莊子斬其橁以爲公琴己亥焚雍門及西郭南郭劉難士弱率諸侯之師焚申池之竹木杜齊南城西門齊城壬寅焚東郭北郭范鞅門于揚門杜齊西門州綽門于東閭杜齊東門左驂迫還于門中以枚數閭齊侯駕將走鄰棠太子與郭榮扣馬曰師速而疾略也將退矣君何懼焉且社稷之主不可以輕輕則失眾君必待之將犯之太子抽劍斷鞅乃止甲辰東侵及濰南及沂杜註梗陽在大原晉陽縣南今山西太原府徐溝縣南魯濟魯西之濟今汶上東阿地東南至溫縣入河梁莫大于洨梁溫縣地也平陰今泰安府平陰縣東北三十五里巫山杜云在盧縣東北今泰安府肥城縣北二十九里京茲在平陰東南郜在平陰西盧今長清縣西南二十五里鄑蒙今萊州府仰墨縣南入十里濰水出今莒州箕屋山經諸城高密安邱維縣昌邑入海沂水出蒙陰經蘭山郯城入江南界非魯沂也故杜云濰在東莞東北至北海都昌入海沂出東莞蓋縣王下邳入泗也

鄭子孔欲去諸大夫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之使告子庚子庚弗許楚子聞之使揚豚尹宜告子庚曰國人謂不穀主社稷而不出師死不從禮不穀即位于今五年師徒不出人其以不穀爲自逸而忘先君之業矣大夫圖之其若之何子庚歎曰君王其謂午懷安乎吾以利社稷也見使者稽首而對曰諸侯方睦于晉臣請嘗之若可君而總之不可收師而退可以無害君亦無辱子庚帥師治兵于汾于是子蟜伯有子張從鄭伯伐齊子孔子展子西守二子知子孔之謀完守入保子孔不敢會楚師楚師伐鄭次于魚陵右師城上棘遂涉潁次于旃然杜將涉潁故于水邊櫓築小城以爲進退之備旃然水出滎陽成皋縣東入汴蔦子馮公子格率銳師侵費滑胥靡獻于雍梁右回梅山侵鄭東北至于蟲牢而反子庚門于純門信于城下而還涉于魚齒之下甚雨及之楚師多凍役徒幾盡胥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

競多死聲楚必無功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南師不時必無功及其士納諸曲沃欒盈夜見胥午而告之對曰不可天之所廢誰能興之子必不免吾非愛死也知不集也盈曰雖然因子而死吾無悔矣我實不天子無咎焉許諾伏之而觴曲沃人樂作午言曰今也得欒孺子何如對曰得主而爲之死猶不死也皆歎有泣者酋行又言皆曰得主何貳之有盈出徧拜之四月樂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晝入絳初欒盈佐魏莊子于下軍獻子私焉故因之趙氏以原屏之辭怨欒氏韓趙方睦中行氏

以伐秦之役怨欒氏而固與范氏程鄭嬖于公惟魏氏及七輿大夫與之樂王鮒侍坐于范宣子或告曰欒氏至矣宣子懼桓子曰奉君以走固宮必無害也且欒氏多怨子爲政欒氏自外子在位其利多矣既有利權又執民柄將何懼焉欒氏所得其惟魏氏乎而可強取也夫克亂在權子無懈矣公有姻喪王鮒使宣子墨縗冒絰二婦人輦以如公奉公以如固宮范鞅逆魏舒則成列既乘將逆欒氏矣趨進曰欒氏帥賊以入鞅之父與二三子在君所矣使鞅逆吾子鞅請驂乘持帶遂超乘右撫劍左援帶命驅之出僕請鞅曰之公宣子逆諸階執其手賂之以曲沃初斐豹隸也著于丹書欒氏之力臣曰督戎國人懼之斐豹謂宣子曰苟焚丹書我殺督戎宣子喜曰而殺之所不請于君焚丹書者有如日乃出豹而

閉之督戎從之踰隱而待之督戎踰入豹自後擊而殺之范氏之徒在臺後欒氏乘公門宣子謂鞅曰矢及君屋死之鞅用劍以帥卒欒氏退攝車從之遇欒樂曰樂免之死將訟女于天樂射之不中又注則乘槐本而覆或以戟鉤之斷肘而死欒魴傷欒盈奔曲沃晉人圍之

秋齊侯伐衛先驅殼榮御王孫揮召揚爲右（杜先驅前鋒軍申驅成秩御）莒恆申鮮虞之傅摯爲右（杜申驅亥前軍）曹開御戎晏父戎爲右（杜公也）右貳廣上之登御那公盧蒲癸爲右（杜貳廣公副車）啓牢成御襄罷師狼蕩疏爲右（杜右翼）曰胠（杜右翼大）殿商子游御夏之御寇崔如爲右（杜大殿後軍）燭庸之越驅乘自衛將遂伐晉晏平仲曰君恃勇力以伐盟主若不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崔杼諫曰不可臣聞之小國閒大國之敗而毀焉必受其咎君其圖之弗聽陳文子見崔武子曰將如君何武子曰吾言于君君若弗聽也以爲盟主而利其難羣臣畏急君子何有子姑止之文子退告其人曰崔子將死乎謂君甚而又過之不得其死過君以義猶自抑也況以惡乎齊侯遂伐晉取朝歌爲二隊入孟門登大行張武軍于焚庭戍鄆邵封少水以報平陰之役乃還趙勝帥東陽之師以追之獲晏氂（按朝歌今衛輝府汲縣孟門即大行之陘口大行在今懷慶府北東接衛輝府輝縣界北接山西澤州府界鄆邵今絳州垣曲縣少水即沁水一出今絳縣東北大交鎮俱西流過曲沃入絳州南之王澤入汾水東陽今山東東昌府恩縣西北六十里）

齊侯還自晉不入遂襲莒門于且于傷股而退明日將復戰期于壽舒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于之隧宿于莒郊明日先遇莒子于蒲侯氏莒子重賂之使無死曰請有盟華周對曰貪貨棄命亦君所惡也昏而受命曰未中而棄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梁莒人行成齊侯歸遇杞梁之妻于郊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于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齊侯弔諸其室（按且于壽舒皆在今青州府安邱縣蒲侯氏疑莒州北眾落名）

二十四年　夏楚子爲舟師以伐吳不爲軍政無功而還

冬楚子伐鄭以救齊門于東門炎于棘澤諸侯還救鄭晉侯使張慭輔躁致楚師求御于鄭鄭人卜宛射犬吉子大叔戒之曰大國之人不可與也對曰無有眾寡其上一也大叔曰不然邵婁無松柏二子在幄坐射犬于外既食而後食之使御廣車而行已皆乘乘車將及楚師而後從之乘皆踞轉而鼓琴近不告而馳之皆取胄于橐而胄入壘皆下搏人以投收禽挾囚弗待而出皆超乘抽弓而射既免復踞轉而鼓琴曰公孫同乘兄弟

也胡再不謀對曰曩者志入而已今則怯也皆笑曰公孫之亟也（按東門鄭渠門棘澤在今開封府洧川縣）

吳人爲楚舟師之役故召舒鳩人舒鳩人叛楚楚子師于荒浦使沈尹壽與師祁犁讓之舒鳩子敬逆二子而告無之且請受盟而又盟二子復命王欲伐之蔿子曰不可彼告不叛且請受盟而又伐之伐無罪也姑歸息民以待其卒卒而不貳吾又何求若猶叛我無辭有庸乃還（按舒鳩羣舒之一今安徽盧州府舒城縣南荒浦疑舒城西今安慶府桐城縣東）

二十五年　初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隧者井堙木刊鄭人怨之六月鄭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宵突陳城遂入之陳侯扶其大子偃師奔墓遇司馬桓子曰載余曰將巡城遇賈獲載其母妻下之而授公車公曰舍而母辭曰不祥與其妻扶其母以奔墓亦免子展命師無入公宮與子產親御諸門陳侯使司

馬桓子賂以宗器陳侯免擁社使其眾男女別而纍以待于朝子展執繫而見再拜稽首承飲而進子美入數俘而出祝祓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

楚蔿子馮卒屈建爲令尹子木伐之及酏城吳人救之子木遽以右師先子彊息桓子捷子駢子孟帥左師以退吳人居其閒七日子彊曰久將墊隘隘乃禽也不如速戰請以其私卒誘之簡師陳以待我我戰則進奔則亦視之乃可以克不然必爲吳禽從之五人以其私卒先擊吳師吳師奔登山以望見楚師不繼復逐之傅諸其軍簡師會之吳師大敗遂圍舒鳩舒鳩潰八月楚滅舒鳩（按離城疑今桐城北）

十二月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門于巢巢牛臣曰吳王勇而輕若啓之將親門我獲射之必磬是君也死彊其少安從之吳子門焉牛臣隱于短牆以射之卒（按巢即今巢州府東縣卒即今巢州東門鄭渠門棘澤在今開封府洧川縣）

二十六年　衛人侵戚東鄙孫氏愬于晉晉成荼氏殖綽伐荼氏殺晉戍三百人孫蒯追之弗敢擊文子曰啓師敗之圍雍鉏獲殖綽復愬于晉（按戚今直隸大名府開州北七里荼氏在戚東鄙固今開州東）

楚子泰人侵吳及雩婁聞吳有備而還遂侵鄭五月至于城麇鄭皇頡戍之出與楚師戰敗（按今安徽鳳州府霍邱縣西南八十里有雩婁城城麇鄭邑未詳）

許靈公如楚請伐鄭曰師不興孤不歸矣八月卒于楚楚子曰不伐鄭何以求諸侯冬十月楚子伐鄭鄭人將禦之子產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楚王是故昧于一來不如使遲而歸乃易成也夫小人之性釁于勇喬于禍以足其性而求名焉者非國家之利也若何從之子展說不禦冠十二月乙酉入南里堕其城

涉于樂氏門于師之梁縣門發獲九人焉涉于氾而歸而後葬許靈公（按南里疑在新鄭南樂氏消水津名師之梁鄭西門也杜云于氾城下涉汝水南歸氾城在汝水西疑涉淮水南歸兩在今許州襄城縣西南）

齊人城郟之歲其夏齊烏餘以廩邱奔晉襲衛羊角取之遂襲我高魚有大雨自其竇入介于其廬以登其城克而取之又取邑于朱于是范宣子卒諸侯弗能治也及趙文子爲政乃卒治之文子言于晉侯曰晉爲盟主諸侯或相侵也則討而使歸其地今烏餘之邑皆討類也而貪之是無以爲盟主也請歸之公曰諸孰可使也對曰胥梁帶能無用師晉侯使往（杜云廩邱東城是按在今曹州府范縣東南羊角城在其南高魚城在其東北取邑于朱必西南近漢乘氏地也）

二十七年　春胥梁帶使諸喪邑者具車徒以受地必周使烏餘具車徒以受封烏餘以其眾出使諸侯僞效烏餘之封者而

遂執之盡獲之皆取其邑而歸諸侯諸侯是以睦于晉（杜同寮也）

魯昭公元年　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羣狄于大原崇卒也（杜崇聚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以什共車必克困諸阨又克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爲行五乘爲三伍荀吳之嬖人不肯即卒斬以徇爲五陳以相離兩于前伍于後專爲右角參爲左角偏爲前拒以誘之翟人笑之未陳而薄之大敗之（拔太原太原府一曰無終不得至太原雁門之間今遵化州西南戈壁也）

五年　冬十月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以報棘櫟麻之役薳射以繁揚之師會于夏汭越大夫常壽過帥師會楚子于琅琊至于羅汭吳子使其弟蹶由犒師楚人執之將以釁鼓王使問焉曰汝卜來吉乎對曰吉筮君聞君將治兵于敝邑卜之以守龜曰余亟使人犒師請行以觀王怒之疾徐而爲之備尚克知之龜兆告吉曰克可知也君若驩焉好逆使臣茲敝邑休息而忘其死亡無日矣今君奮焉震電焉怒虐執使臣將以釁鼓則吳知所備矣敝邑雖廡若早修完其可以息師難易有備可謂吉矣且吳社稷是卜豈爲十人使臣獲釁軍鼓而敝邑知備以禦不虞其爲吉孰大焉國之守龜其何事不卜一臧一否其誰能常之城濮之兆其報在邲今此行也其庸有報志乃弗殺楚師濟于羅汭沈尹赤會楚子次于萊山薳射師繁揚之師先入南懷楚師從之及汝清吳不可入楚子遂觀兵于坻箕之山是行也吳早設備楚無功而還以蹶由歸楚子懼吳使沈尹射待命于巢薳啓彊待命于雩婁禮也（拔棘在今永城西南檉在今睢陽山縣皆楚東鄙邑也汝宿府新蔡縣北麻今徐州府邳州府宿州邳縣越在今浙江紹興府山陰縣鴝尾泊在今盧州府舒城縣羅汭菜山南岸汝清皆在霍邱西南皆吳楚之界上地坻箕山亦在巢縣之閒巢爲巢縣雩婁爲雩婁亭邳疑今荊門州當陽縣界召陵今河南許州郾城縣）

六年　徐儀楚聘于楚楚子執之逃歸懼其叛也使薳洩伐徐吳人救之令尹子蕩帥師伐吳師于豫章而次于乾谿吳人敗其師于房鍾獲宮廄尹棄疾子蕩歸罪于薳洩而殺之（拔豫章在江北淮南今安徽六安州及壽州等界乾谿今安徽潁州府亳州東南房鍾今潁州府蒙城縣地）

十二年　晉荀吳僞會齊師者假道于鮮虞遂入昔陽秋八月壬午滅肥以肥子綏皋歸（杜云鮮虞白狄別種在中山新市縣肥白狄也鉅鹿下曲陽縣西南有肥鄉是也昔陽乃鼓國都樂平沾縣東有昔陽城定府新樂縣昔陽乃鼓國都今正定府晉州在鮮虞東南與山肥繁城接鮮虞國今直隸正定府藁城縣之肥繁城在下曲陽西鮮虞南中隔滹沱河晉滅肥不必由鮮虞猶滅下陽不必同一衛也）

十三年　鮮虞人聞晉師之悉起也而不警邊且不修備晉荀吳自著雍以上軍侵鮮虞及中人驟衛競大獲而歸（時晉師悉在平邱著雍疑今衛輝府溶縣之雍榆城在平邱之北也中人城今保定府唐縣西北平邱）

十四年　夏楚子使然丹簡上國之兵于宗邱且撫其民（杜云上國在國都之西西方居上流故謂之上國）分貧振窮長孤幼養老疾收介特救災患宥孤寡赦罪戾詰姦慝舉淹滯禮新敘舊祿勳合親任良物官使屈罷簡東國之兵于召陵（杜兵在國都之東者亦如之好于邊疆息民五年而後用師禮也（拔宗邱疑今荊門州當陽縣界召陵今河南許州郾城縣）

十五年　晉荀吳帥師伐鮮虞鼓人或請以城叛穆子弗許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城何故不爲穆子曰吾聞諸叔向曰好惡不愆民知所適事無不濟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賞所甚惡若所好何若其弗賞是失信也何以庇民力能則進否則退且力而行吾不可以欲城而遁

姦所喪滋多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圄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修而城單吏曰獲城而弗取勤民而頓兵何以事君穆子曰吾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歛民怠將焉用邑邑以賈怠不如完舊賈怠無卒棄舊不祥鼓人能事其君我亦能事吾君卒義不爽好惡不愆城可獲而民知義所有死命而無二心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十七年　晉侯使屠蒯如周請有事于雒與三塗蓑宏謂劉子曰客容猛非祭也其伐戎乎陸渾氏甚睦于楚必是故也君其備之乃警戎備九月丁卯晉荀吳帥師涉自棘津使祭史先用牲于雒陸渾人弗知師從之庚午遂滅陸渾數之以其貳于楚也陸渾子奔楚其眾奔甘鹿周大獲宣子夢文公揖荀吳而授吳伐楚陽匄爲令尹卜戰不吉司馬子魚曰我得上流何故不吉且楚故司馬令龜我請改卜令曰鮪也以其屬死之楚師繼之尚大克之吉戰于長岸子魚先死楚師繼之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使隨人與後至者守之環而墊之及泉盈其隧炭陳以待命吳公子光請于其眾曰喪先王之乘舟豈唯光之罪眾亦有焉請藉取之以救死眾許之使長鬣者三人潛伏于舟側曰我呼餘皇則對師夜從之三呼皆迭對楚人從而殺之楚師亂吳人大敗之取餘皇以歸

內而樹德于外民樂其性而無寇讐今宮室無量民人日斃勞之陸渾故使穆子帥師獻俘于文宮杜云雒水也三塗山名在陸渾南按雒水今作洛陸渾今河南府嵩縣西南棘津今衛輝府延津縣東北甘鹿今河南府洛陽縣西南甘城之麓

二十一年　宋華費遂生華貙華多僚華登貙爲少司馬多僚爲御士與貙相惡乃譖諸公曰貙將納亡人日司馬以吾故亡其良子杜司馬謂良子閒華登可以再亡之對曰君若愛司馬則如亡死如可逃何遠之有公懼使侍人召司馬之侍人宜僚飲之酒而使告司馬司馬歎曰必多僚也吾有讒子而弗能殺吾又不死抑君有命可若何乃與公謀逐華貙將使田孟諸而遣之公飲之酒厚酬之賜及從者司馬亦如之張匄尤之曰必有故使子皮承宜僚以劍而訊之宜僚盡以告張匄欲殺多僚子皮曰司馬老矣登之謂甚吾又重之不如亡也五月丙申子皮將見司馬而行則遇多僚御

司馬而朝張匄不勝其怒遂與子皮曰任鄭翩殺多僚叔司馬以叛而召亡人壬寅華向入梁大心豐愆華登諸橫華氏居盧門以南里叛（杜盧門宋六月庚午宋城舊廊及桑林之門而守之（杜舊廊故城也桑林城門名杜云梁國睢陽縣南有橫亭今歸德府商邱縣南）冬十月華登以吳師救華氏齊烏枝鳴戍宋廚人濮曰軍志有之先人有奪人之心後人有待其衰盡及其勞且未定也伐諸若入而固則華氏眾矣悔無及也從之丙寅齊師宋師敗吳師于鴻口獲其二帥公子苦雉偃州員華登帥其餘以敗宋師公欲出廚人濮曰吾小人可藉死而不能送亡君請待之乃徇曰揚檄者公徒也眾從之公自揚門見之下而巡之曰國亡君死二三子之恥也豈專孤之罪也齊烏枝鳴曰用少莫如齊致死齊致死莫如去備彼多兵矣請皆用劍從之華氏北復卽之廚

人濮以裝裹首而荷以走曰得華登矣遂敗華氏于新里（杜新里華氏所取邑翟僕新居于新里既戰說甲于公而歸華姓居于公里亦如之十一月癸未公子城以晉師至曹翰胡會晉荀吳齊苑何忌衞公子朝救宋丙戌與華氏戰于赭邱鄭翩願爲鵝（杜鄭翩華氏黨爲鵝鵝皆陳名）黶于祿御公子城莊堇爲右干犨御呂封人華豹張匄爲右相遇城還華豹曰城也城怒而反之將注豹則斃矣曰平公之靈尚輔相余豹射出其閒將注則又關矣曰不狎鄙抽矢城射之殪張匄抽殳而下射之折股扶伏而擊之折軫又射之死干犨請一矢城曰余言女于君對曰不死伍乘車之大刑也干刑而從子君焉用之子速諸乃射之殪大敗華氏圍諸南里華豹而呼見華貙曰吾爲欒氏矣貙曰子無我迋不幸而後亡使華登如楚乞師華貙以車十五乘徒七十人

犯師而出食于雎上哭而送之乃復入楚蔿越帥師將逆華氏大宰犯諫曰諸侯唯宋事其君今又爭國釋君而臣是助無乃不可乎王曰而告我也後既許之矣（杜云梁國睢陽縣東有鴻郤在縣北）

二十二年　春王二月甲子齊北郭啓帥師伐莒莒子將戰苑羊牧之諫曰齊帥賤其求不多不如下之大國不可怒也弗聽敗齊師于壽餘齊侯伐莒莒子行成司馬竈如莒涖盟莒子如齊涖盟盟于稷門之外莒于是乎大惡其君（按莒今沂州府莒州舊治在其縣西北或云在安邱）

晉之取鼓也既獻而反鼓子焉又叛于鮮虞六月荀吳略東陽使帥僞籍者負甲以息于昔陽之門外遂襲鼓滅之以鼓子鶯鞮歸使涉佗守之（杜云東陽晉之山東邑魏郡廣平以北昔陽子所都杜云肥子誤）故肥子所都按今正定廣平閒也昔陽乃鼓

二十三年　邾人城翼還將自離姑公孫鉏曰魯將御我欲自武城還循山而南徐鉏邱蒚茅地曰道下遇雨將不出是不歸也遂自離姑武城人塞其前斷其後之木而弗殊邾師過之乃推而蹙之遂取邾師獲鉏蒚地邾人憩于晉晉人來討叔孫婼如晉晉人執之書曰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言使人也（按魯武城今沂州府費縣西南九十里所謂南武城也翼在其東離姑在其西邾又在其西山冠石山以西諸山也）

吳人伐州來楚薳越帥師及諸侯之師奔命救州來吳人禦諸鍾離子瑕卒楚師熸吳公子光曰諸侯從于楚者眾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已是以來吾聞之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胡沈之君幼而狂陳大夫韓壯而頑頡與許蔡疾楚政楚令尹死其師熸帥賤多貳政令不壹七國同役而不同心帥賤而不

能整無大威命楚可敗也若分師先以犯胡沈與陳必先奔三國敗諸侯之師乃搖心矣諸侯乖亂楚必大奔請先者去備薄威後者敦陳整旅吳子從之戊辰晦戰于雞父吳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三國爭之吳爲三軍以繫于後中軍從王光帥右掩餘帥帥左吳之罪人或奔或止三國亂吳師擊之三國敗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之囚使奔許與蔡頓曰吾君死矣師譟而從之三國奔楚師大奔書曰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君臣之辭也不言戰楚未陳也

沈今汝南府汝陽縣頓今陳州府商水縣雞父今光州固始縣陳今陳州府東南

二十四年　楚子爲舟師以略吳疆沈尹戌曰此行也楚必亡邑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速之吳踵楚而彊埸無備邑能無亡乎越大夫胥犴勢王于豫章之汭越公子倉歸王乘舟倉及

壽夢帥師從王王及圉陽而還吳人踵楚而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而還沈尹戌曰誰生厲階至今爲梗其王之謂乎之始于此在矣王壹動而亡二姓之帥幾如是而不及鄧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爲梗其王之謂乎

圉陽府壽州地越從海入淮以至此技淹章之汭淮水曲也今鳳非今之江西省也圉陽在鳳陽府懷遠地

二十六年　齊師圍成成人伐齊師之飲馬于淄者曰將以厭眾齊成備而後告曰不勝眾師及齊師戰于炊鼻齊子淵捷從洩聲子射之中楯瓦杜瓦楯背縅余縅胸汰輈匕入者三寸杜入楯瓦也胸車輗輈車輗過也汰矢鏃也聲子射其馬斬鞅殪改駕人以爲礙戾也而助之子車曰齊人也將擊子車子車射之殪其御曰又之子車曰眾可懼也而不可怒也子襄帶從野洩叱之洩曰軍無私怒報乃私也將亢子又叱之亦叱之再豎躬陳武子中手失弓而罵以告平子曰有君子白皙長頸眉甚平子曰必子彊也毋乃

亢諸對曰謂之君子何敢亢之林雍羞爲顏鳴右下苑何忌取其耳顏鳴去之苑子之御曰視下顧苑子刺林雍斷其足鑿而乘于他車以歸杜摯一足行　顏鳴三入齊師呼曰林雍乘拔戚今兗州府甯陽縣北九十里七年以與祀今復爲孟氏邑杜云濟水出泰山梁父縣西北入汶拔此非濟淄之濟乃出今泰安府泰安縣泉河集者俗名濁河在甯陽北也炊鼻今東平州及甯陽之閒

二十七年　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帥師圍潛使延州來季子聘于上國遂聘于晉以觀諸侯楚莠尹然工尹麇帥師救潛左司馬沈尹戌帥都君子與王馬之屬以濟師杜都君子在都邑之士有役除者王之馬官屬校人也濟益也尹子常以舟師及沙汭而還左尹御宛工尹壽帥師至于潛吳師不能退潛杜云廬江六縣西南今六安州霍山縣東北三十里延延陵州來今壽州北彙二邑爲封也窮谷亦在舟師皆在淮沙汭沙水之汭今爲陽府懷遠地

三十年　吳子執鍾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己卯滅徐徐子章禹斷其髮攜其夫人以逆吳子吳子唁而送之使其遍臣從之遂奔楚楚沈尹戌帥師救徐弗及遂城夷使徐子處之拔鍾徐州府宿遷縣嗣峞山下杜註夷今爲城父今潁州府亳州城父村也吾今

三十一年　秋吳人侵楚伐夷侵潛六楚沈尹戌帥師還楚師還潛于南岡而還吳師圍弦左司馬戌右司馬稽帥師救弦及豫章吳師還始川子哲之諜也毋乃圍弦在今安慶府潛

山縣北弦今光州光山縣豫章光州東風陽西江以北淮以南地魯定公二年　桐叛楚吳子使舒鳩氏誘楚人曰以師臨我我伐桐爲我使之無忌秋楚囚瓦伐吳師于豫章而潛師于巢冬十月吳軍楚師于豫章敗之遂圍巢克之獲楚公子繁桐杜云廬江舒縣西南有桐鄉今安慶府桐城縣北見舟于豫章在其西潛師于巢襲其東也四年　沈人不會于召陵晉人使蔡伐之夏蔡滅沈秋楚爲沈故圍蔡伍員爲吳行人以謀楚楚之殺卻宛也伯氏之族出伯州犂之孫嚭爲吳大宰以謀楚楚自昭王卽位無歲不有吳師蔡侯因之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爲質于吳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左司馬戌謂子常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阨杜三者漢東之險道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既謀而行武

城黑謂子常曰吳用木也我用革也不可久也不如速戰史皇謂子常楚人惡子而好司馬若司馬毀吳舟于淮塞城口而入杜城口三隘道之總名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杜禹貢漢水至大別南入江夏界三戰子常知不可欲奔史皇曰安求其事難而逃之將何所入子必死之初罪必盡說十一月庚午二師陳于柏舉闔廬之弟夫槩王晨請于闔廬曰楚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克弗許夫槩王曰所謂臣義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謂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子常奔鄭史皇以其乘廣死吳從楚師及清發將擊之夫槩王曰困獸猶鬬況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蔑有鬬心矣半濟而後可擊也

從之又敗之楚人爲食吳人及之奔食而從之敗諸雍澨五戰及郢己卯楚子取其妹季芈畀我以出涉雎鍼尹固與王同舟王使執燧象以奔吳師杜燒火燧槩象尾使赴吳師驚卻之庚辰吳入郢以班處宮于山處令尹之宮夫槩王欲攻之懼而去之夫槩王入之左司馬戌及息而還敗吳師于雍澨傷初司馬臣闔廬故恥爲禽焉謂其臣曰誰能免吾首吳句卑曰臣賤可乎司馬曰我實失子可哉三戰皆傷曰吾不可用也已句卑布裳剄而裹之藏其身而以其首免楚子涉雎濟江入于雲中王寢益攻之以戈擊王王孫由于以背受之中肩王奔鄖鍾建負季芈以從由于徐蘇而從鄖公辛之弟懷將弒王曰平王殺吾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辛曰君討臣誰敢讐之君命天也若死天命將誰讐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唯仁者能之違彊陵弱非勇也乘人之約非仁也滅宗廢祀非孝也動無令名非知也必犯是余將殺女闔辛與其弟巢以王奔隨吳人從之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實盡之天誘其衷致罰于楚而君又竄之周室何罪君若顧報周室施及寡人以奬天衷君之惠也漢陽之田君實有之楚子在公宮之北吳人在其南子期似王逃王而己爲王曰以我與之王必免隨人卜與之不吉乃辭吳曰以隨之辟小而密邇于楚楚實存之世有盟誓至于今未改若讎而棄之何以事君執事之患不唯一人若鴆楚境敢不聽命吳人乃退鑪金初臣于子期氏實與隨人要言王使見辭曰不敢以約爲利王割子期之心以與隨人盟初伍員與申包胥友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申包胥曰我必能興之及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爲封豕長

蛇以荐食上國虐始于楚宜寘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鄰于君疆埸之患也逮吳之未定君其取分焉若楚之遂亡君之土也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下臣何敢即安立依于庭燎而哭日夜不絶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爲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沈今汝寧府汝陽縣縣在沈北淮西宜在鳳陽府壽州北今西肥河口吳步兵由譙章而西至今湖北黃州府蘄水羅田麻城一帶方城外今河南南陽府葉縣界在淮北大隧即黃峴關今名九里關在汝寧府信陽州南九十里直轅即武陽關今名大寨嶺在東南百五十里冥阨即平靖關今名在淮南小別大別既在漢東當在柏舉之南今應山東南黃安東門州遠安縣東南流入荊縣界柏舉今麻城縣地清發水名今德安府安陸縣西滾水也自荊門州遠安縣東南流入荊滾滾淚水也雍澨今安陸府京山縣地雎水杜云出新城昌魏縣東南九十里雲中則又濟沮而東又濟江而至監利沔陽州息縣又濟江入于雲中雲中今名行者阪在州東南九十里滾水也自江陵西走也息今光州息縣又云涉雎濟江入于雲中則又濟沮而東又濟江而至監利沔陽州息縣又非楚西鄙陽之鄙即滾水也自江陵西走也息今光州息縣又

安府雲夢縣境故北即奔隨若鄙則去隨遠矣

五年　申包胥以秦師至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以救楚子蒲曰吾未知吳道使楚人先與吳人戰而自覆會之大敗夫槩王于沂吳人獲薳射于柏舉其子帥奔徒以從子西敗吳師于軍祥秋七月子期于蒲滅唐九月夫槩王歸自立也以與王戰而敗奔楚楚爲堂谿氏吳師敗楚師于雍澨秦師又敗吳師吳師居麇子期將焚之子西曰父兄親暴骨焉不能收又焚之不可子期曰國亡矣死者若有知也可以歆舊祀豈憚焚之焚之而又戰吳師敗又戰于公壻之谿吳師大敗吳子乃歸囚闔廬罷歸而謀伐楚以報其讎乃興師而誓曰諸梁之弟后臧從其母于吳不待而歸葉公終不正視按秦師蓄出鹽田武關穰今南陽府棗陽縣西北顏高弓六鈞百八十斤以漢志推周時斤重六百九十一萬二千黍

較以今稱爲六十九斤零仍屬常弓

公侵齊攻廩邱之郛主人焚衝或濡馬褐以救之遂毀之主人出師奔陽虎僞不見冉猛者曰猛在此必敗猛逐之顧而無繼僞顛虎曰盡客氣也

六年　吳大子終纍敗楚舟師獲潘子臣小惟子及大夫七人楚國大惕懼亡子期又以陵師敗于繁揚令尹子西喜曰乃今可爲矣于是乎遷郢于郡而改紀其政以定楚國府阜陽縣之鯛陽地郡今襄陽府宜城縣

七年　齊國夏伐我陽虎御季桓子公敗處父御孟懿子將宵軍齊師齊師聞之墮伏而待之處父曰虎不圖禍而必死苦夷曰虎陷二子于難不待有司余必殺女虎懼乃還不敗

八年　春王正月公侵齊門于陽州士皆坐列曰顏高之弓六鈞皆取而傳觀之陽州人出顏高奪人弱弓籍邛子鉏擊之與一人俱斃偃且射子鉏中頰殪顏息射人中肩退曰我無勇吾志其目也師退冉猛僞傷足而先其兄會乃呼曰猛也殿

九年　秋齊侯伐晉夷儀敝無存之父將室之辭以與其弟曰此役也不死反必娶于高國先登求自門出死于雷下東郭書讓登犂彌從之曰子讓而左我讓而右使登者絶而後下書左彌先下書與王猛息猛曰我先登書敛甲曰曩者之難今又難焉猛笑曰吾從子如驂之靳晉車千乘在中牟衛侯將如五氏卜過之龜焦衛侯曰可也衛車當其半算人當其半敵矣乃過中牟中牟人欲伐之衛褚師圃亡在中牟曰衛雖小其君在焉未可勝也齊師克城而驕其師又賤遇必敗之不如從齊乃伐

齊師敗之齊侯致禚于衛齊侯賞犁彌犁彌辭曰有先登者臣從之皆轂而衣貍製公使視東郭書曰乃夫子也吾脫于公賞東郭書辭曰彼寶旅也乃寶犁彌齊師之在夷儀也齊侯謂夷儀人曰得敝無存者以五家免乃得其尸公三襚之與之犀軒與直蓋而先歸之坐引者以師哭之親推之三（夷儀今東昌府聊城縣西有夷儀城五氏即寒氏疑在廣平府邯鄲縣中牟今河南彰德府湯陰縣西五十里非開封府之中牟杜疑之是也禚即今曹州各三邑皆齊西邑今曹州府觀城鄆城朝城之界）

十年　晉趙鞅閱衛報夷儀也初衛侯伐邯鄲午于寒氏城其西北而守之宵熠及晉圍衛午以徒七十人門于衛西門殺人于門中曰請報寒氏之役涉佗曰夫于則勇矣然我往必不敢啓門亦以徒七十人旦門焉步左右皆至而立如楅日中不啓門乃退反役晉人討衛之叛故曰由涉佗成何于是執涉佗以

求成于衛衛人不許晉人遂殺涉佗成何奔燕君子曰此之謂棄禮必不鈞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涉佗亦遄矣哉

十三年　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實鄟氏使師伐晉將濟河諸大夫皆曰不可鄟意茲曰可銳師伐河內傳必數日而後及絳絳不三月不能出河則我既濟水矣乃伐河內齊侯皆斂諸大夫之軒唯鄟意茲乘軒齊侯欲與衛侯乘與之寢而駕乘廣載甲焉使告曰晉師至矣齊侯曰比君之駕也寡人請攝乃介而與之乘驅之或告曰無晉師乃止（杜云高平鉅野縣西南有鄟亭今曹州府鉅野縣地時在河之東南河內注以爲汲郡今衛輝府汲縣時在河西絳都郎平陽府翼城縣）

十四年　吳伐越越子句踐禦之陳于檇李句踐患吳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動使罪人三行屬劍于頸而辭曰二君有治臣奸旗鼓不敢干君之行前不敢逃刑逡歸死遂自剄也師屬

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其所嘗者卒乘與焉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罷勞死知不曠吾先大夫于常易之所以敗我也今聞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嬙嬪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讐而用之日新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遠猶可圖監）

二年　六月乙酉晉趙鞅納衛大子于戚賓孟迷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使大子絰八人衰絰偽自衛逆者告于門哭而入遂與之乘驅入自閱門（按晉兵必自中牟來自北趨戚時衛都帝丘今開州也戚在其西南河又在其西鳳儀河東岸故曰右河而南師氾已渡河矣）

秋八月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子般送之士吉射逆之趙鞅禦之遇于戚陽虎曰吾車少以兵車之旆與罕駟兵車先陳（杜旆旌也以先置車前以表車以示眾）罕駟自後隨而從之彼見吾貌必有懼心士

是乎會之必大敗之從之卜戰鼂焦樂丁曰詩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謀協以故兆詢可也簡子書曰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乘君劫臣二三子順天明從君命經德義除詬恥在此行也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士田十萬庶人工商遂人臣隸圉免志父無罪君實圄之若其有罪紱縪以戮桐棺三寸不設屬辟素車樸馬無入于兆下卿之罰也甲戌將戰鄭無恤御簡子子衛大子爲右登鐵上望見鄭師衆大子懼自投于車下子良授大子綏而乘之曰婦人也簡子巡列曰舉萬匹夫也七戰皆獲有馬百乘死于牖下羣子勉之死不在寇繁羽御趙羅宋勇爲右羅無勇糜之吏詰之御對曰疥作而伏衛大子禱曰曾孫荆瞶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鄭勝亂從晉午在

難不能治亂使執討之荆瞶不敢自佚備持矛焉敢告無絕筋無折骨無面傷以集大事無作三祖羞大命不敢請佩玉不敢愛鄭人擊簡子中肩斃于車中獲其鑒旗大子救之以戈鄭師北獲溫大夫趙羅大子復伐之鄭師大敗獲齊粟千車趙孟喜曰可矣傅傻曰雖克鄭猶有知在憂未艾也初周人與范氏田公孫龍稅焉趙氏得而獻之吏請殺之趙孟曰爲其主也何罪止而與之田及鐵之戰以徒五百人肯攻鄭師取鑒旗于子姚之幕下獻曰請報主德追鄭師姚般公孫林殿而射前列多死趙孟曰國無小既戰簡子曰吾伏弢嘔血鼓音不衰今日我上也大子曰吾救主于車退敵于下我右之上也郵良曰我兩靭將絕吾能止之我御之上也爲而乘材兩靭皆絕

自齊西至朝歌也道必經戚鄉在戚東漢大河西皆在今開州界之朝歌要道也

按時齊鄭輸粟于范氏蓋

三年　冬十月晉趙鞅圍朝歌師于其南荀寅伐其郛使其徒自北門入已犯師而出癸丑奔邯鄲按邯鄲今直隸廣平府屬縣在朝歌東北

四年　春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杜承音懲公孫翩逐而射之入于家人而卒以兩矢門之衆莫敢進文之錯後至曰如牆而進多而殺二人錯執弓而先翩射之中肘錯遂殺之故逐公孫辰而殺公孫姓公孫盱

夏楚人既克夷虎乃謀北方左司馬眅申公壽餘葉公諸梁致蔡于負函致方城之外于繩關曰吳將泝江入郢將奔命焉爲一昔之期襲梁及霍杜一昔一夜也單浮餘圍蠻氏蠻氏潰蠻子赤奔晉陰地司馬起豐析與狄戎以臨上雒左師軍于蔿和右師軍于倉野使謂陰地之命大夫士蔑曰晉楚有盟好惡同之若將不廢寡君之願也不然將通于少習以聽命士蔑請諸趙孟趙

孟曰晉國未甯安能惡于楚必速與之士蔑乃致九州之戎將裂田以與蠻子而城之且將爲之卜蠻子聽卜遂執之與其五大夫以畀楚師于三戶司馬致邑立宗焉以誘其遺民而盡俘以歸按夷虎疑東夷近楚者負函在新蔡縣猾圍在葉縣北沂江人郢吳舊由淮伐楚也梁霍皆今河南汝州梁在西霍在西南發氏又在西南陰地杜云河南山北自上雒以東至陸渾則今嵩縣以西地也析今南陽府淅川亦淅川地也據杜註倉野在上雒縣蔿和山在上雒東上雒今陝西商州雒南縣也山在今商州東少習即武關在州之龍駒寨東九州戎即陰地陸渾諸戎三戶今淅川西南

七年　季康子欲伐邾乃饗大夫以謀之子服景伯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不信伐小國不仁民保于城城保于德失二德者危將焉保孟孫曰二三子以爲何如惡賢而逆之對曰禹合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今其存者無數十焉唯大不字小小不事大也如必危何故不言魯德如邾

而以衆加之可乎不樂而出秋伐邾及范門俯聞鍾聲大夫諫不聽莠成于請告于吳不許曰魯擊柝聞于邾吳二千里不三月不至何及于我且國內豈不足成子以莠叛師遂入邾處其倉宮衆師晝掠邾衆保于繹師宵掠以邾子益來獻于亳社囚諸負瑕負瑕故有繹邾莠夷鴻以東帛乘韋自請救于吳曰魯弱眥而遠吳馮恃其衆而背君之盟辟君之執事以陵我小國邾非敢自愛也懼君威之不立君威之不立小國之憂也若夏盟于邰衍秋而背之成求而不遵四方諸侯其何以事君且魯賦八百乘君之貳也邾賦六百乘君之私也以私奉貳唯君圖之吳子從之塗山今鳳陽府懷遠縣東南八里杜云高平西南邾境未必及此莠蓋鄉名縣北小邑也繹山在鄒縣東南二十里負瑕杜云高平南平陽縣西北有瑕邱城今滋陽縣西二十五里皆山東兗州府縣也

八年　三月吳伐我子洩率故道險從武城初武城人或有因于吳竟田焉拘邰人之漚菅者曰何故使吾水滋及吳師至拘者道之以伐武城克之王犯嘗爲之宰澹臺子羽之父好焉國人懼懿子謂景伯若之何對曰吳師來斯與之戰何患焉且召之而至又何求焉吳師克東陽而進舍于五梧明日舍于蟲室公賓庚公甲叔子與戰于夷獲叔子與析朱鉏獻于王王曰此同車必使能國未可望也明日舍于庚宗遂次于泗上徵虎欲寤攻王舍私屬徒七百人三踊于幕庭卒三百人有若與焉及稷門之內或謂季孫曰不足以害吳而多殺國士不如已也乃止之吳子聞之一夕三遷吳人行成將盟景伯曰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爨猶無城下之盟我未及虧而有城下之盟是棄國也吳輕而遠不能久將歸矣請少待之弗從景伯負載造于萊門乃請釋子服何于吳吳人許之以王子姑曹當之而後止吳人盟而還武城今沂州府費縣西南九十里東陽在其西蟲室今滕縣東北夷疑今費縣之平邑集庚宗今泗水縣東泗上洙泗交處在曲阜東北十七里其道由東而西南折而北又折而西又折而東北道之如此也稷萊皆魯門名

九年　秋吳城邗溝通江淮杜于邗江築城穿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末口入淮通糧道也今廣陵邗江是按溝起歷陽蓋從今揚州府儀徵縣南東北至袁浦河也

十年　公會吳于邾子伐齊南鄙師于鄎齊人弒悼公赴于師吳子三日哭于軍門之外徐承帥舟師將自海入齊齊人敗之吳師乃還鄎齊南鄙地未詳蓋水陸並進也

十一年　春齊爲鄎故國書高無平帥師伐我及清季孫謂其宰冉求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季孫曰不能求曰居封疆之閒季孫告二子二子不可

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屬者非魯人也大不列于諸侯矣季孫使從于朝俟于黨氏之溝武叔呼而問戰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慾子強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孟孺子洩帥右師顏羽御邴洩爲右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爲右季孫曰須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爲己徒卒老幼守宮次于雩門之外五日右師從之公叔務人見保者而泣曰事充政重上不能謀士不能死何以治民吾既言之矣敢不勉乎師及齊師戰于郊齊師自稷曲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于也請三刻而踰之如之衆

從之師入齊軍右師齊人從之陳瑾陳莊涉泗孟之側後入以爲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林不狃之伍曰走乎不狃曰誰不如曰然則止乎不狃曰惡賢徐步而死師獲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曾謀曰齊人遁矣請從之三季孫弗許孟孺子語人曰我不如顏羽而賢于郈洩子羽銳敏我不欲戰而能默洩曰驅之公爲與其嬖僮汪錡乘皆死皆殯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舟有用矛于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

杜云齊北盧縣東有清亭今山東濟南府長清縣東黨氏溝魯國中地名雩門南城門稷曲阜今山東兗州府曲阜縣東南歷平陰南陽而至國魯郊外地名泗在魯城北齊自長清諸境外而合其至城下非謀也魯不禦也

爲郊戰故公會吳子伐齊五月克博壬申至于嬴中軍從王胥門巢將上軍王子姑曹將下軍展如將右軍齊國書將中軍高無丕將上軍宗樓將下軍陳僖子謂其弟書爾死我必得志宗子陽與閭邱明相厲也桑掩胥御國子公孫夏曰二子必死將戰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殯陳子行命其徒具含玉公孫揮命其徒曰人尋豹吳髮短東郭書曰三戰必死于此三矣使問弦多以琴曰吾不復見子矣陳書曰此行也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甲戌戰于艾陵展如敗高子國子敗胥門巢王卒助之大敗齊師獲國書公孫夏閭邱明陳書東郭書革車八百乘甲首三千以獻于公將戰吳子呼叔孫曰而事何也對曰從司馬王賜之甲劍鈹曰奉衛君事敬無廢命叔孫未能對衛賜進曰州仇奉甲從君而拜公使大史固歸國子之元寘之新篋緘之以元纁加組帶焉寘書于其上曰天若不識不衷何以使下國博今泰安府安縣東南嬴今萊蕪縣北艾陵在泰安縣南

十三年　六月丙子越子伐吳爲二隧杜陘道也畤無餘謳陽自南方先及郊吳大子友王子地王孫彌庸壽于姚自泓上觀之彌庸見姑蔑之旗曰吾父之旗也不可以見讐而弗殺也大子曰戰而不克將亡國請待之彌庸不可屬徒五千王子地助之乙酉戰彌庸獲疇無餘地獲謳陽越子至王子地守丙戌復戰大敗吳師獲大子友王孫彌庸壽于姚丁亥入吳吳人告敗于王王惡其聞也自剄七人于幕下姑蔑今浙江衢州府龍游縣

十七年　三月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夾水而陳越子爲左右句卒壯句卒劍伍相著別爲左右也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吳師分以禦之越子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吳師大亂遂敗之杜左右句卒爲聲勢以分吳軍而三軍精卒并力擊其中軍故得勝也笠澤今松江此指蘇州府東南地

二十七年　晉荀瑤帥師伐鄭次于桐邱鄭駟宏請救于齊齊師將興陳成子屬孤子三日朝設乘車兩馬繫五邑焉召顏涿聚之子晉曰隰之役而父死焉以國之多難未女恤也今君命女以是邑也服車而朝毋廢前勞乃救鄭及留舒違穀七里穀人不知及濮雨不涉子思曰大國在敝邑之宇下是以告急今師不行恐無及也成子衣製杖戈立于阪上馬不出者助之鞭之知伯聞之乃還桐邱今陳州府扶溝縣西留舒今泰安府東平州東北經濟陰至高平入濟按杜所言別濮水也今河南衛輝府延津縣北

益陽胡林翼錄

通鑑

周紀　威烈王二十三年　初智宣子將以瑤爲後智果曰不如宵也瑤之賢于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美鬚長大則賢射御足力則賢伎藝畢給則賢巧文辯惠則賢彊毅果敢則賢如是而甚不仁夫以其五賢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誰能待之不聽瑤既立求地於韓魏韓魏與之又求蔡皐狼之地於趙趙襄子襄子弗與智伯怒帥韓魏之甲以攻趙氏襄子將出曰吾何走乎從者曰長子近且城厚完襄子曰民罷力以完之又斃死以守之其誰與我從者曰邯鄲之倉庫實襄子曰浚民之膏澤以實之又因而殺之其誰與我其晉陽乎先主之所屬也尹鐸之所寬也卷之二周

讀史兵略　卷之二　周

晉陽乎先主之所屬也尹鐸之所寬也卷之二周

讀史兵略　卷之二　周

出見二子曰臣聞脣亡則齒寒今智伯帥韓魏以攻趙趙亡則韓魏爲之次矣二子曰我心知其然也恐事未遂而謀泄則禍立至矣張孟談曰謀出二主之口入臣之耳何傷也二子乃潛與張孟談約爲之期日而遣之襄子夜使人殺守隄之吏而決水灌智伯軍智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之殺智伯而滅其族胡氏曰漢書地理志西河郡有皋狼縣又有蘭縣來皆爲晉境而古文蘭字與蔡字近或者蔡乃蘭之訛也長子今潞安邑或亦有之絳水可以灌平陽未識所出余謂自春秋之季至於元魏歷年滋多郡縣之離合川谷之遷改不可以一時所睹爲據也今按蔡皐狼木詳胡注所言則今山西永甯州太原府太原縣晉陽今太原府屬縣晉陽今汾水灌平陽諸家聚訟疑此古言傳誦之訛汾當爲汾水灌安邑汾水入汾五受通稱故可灌平陽也酈道元注本自不誤梅磵所見水經注蓋誤本爾

吳起者衛人仕於魯齊人伐魯魯人欲以爲將起取齊女爲妻魯人疑之起殺妻以求將大破齊師或譖之魯侯曰起始事曾參母死不奔喪曾參絕之今又殺妻以求爲君將蓋殘忍薄行人也且以魯國區區而有勝敵之名則諸侯圖魯矣起恐得罪聞魏文侯賢乃往歸之文侯問諸李克克曰起貪而好色然用兵司馬穰苴弗能過也於是文侯以爲將擊秦拔五城起之爲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臥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裹贏糧與士卒分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爲吮之卒母聞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將軍自吮其疽何哭爲母曰非然也往年吳公吮其父疽其父戰不旋踵遂死於敵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

安王二十五年　于思言荀變於衛侯曰其才可將五百乘公曰吾知其可將然變也嘗爲吏賦於民而食人二雞子故弗用

也子思曰夫聖人之官人猶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長棄其所短故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工不棄今君處戰國之世選爪牙之士而以二卿棄于城之將此不可使聞於鄰國也公再拜曰謹受教矣

顯王十年　衛鞅欲變法秦人不說衛鞅言於秦孝公曰夫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是以聖人苟可以强國不法其故甘龍曰不然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衛鞅曰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所聞以此兩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也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公曰善以衛鞅爲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令民爲什伍而相收司連坐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不告姦者與降敵同罰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爵爲私鬬者各以輕

重被刑大小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爲收孥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爲屬籍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按示民以信非以空言也）

十六年　齊威王使田忌救趙初孫臏與龐涓俱學兵法龐涓事魏爲將軍自以能不及孫臏乃召之至則以法斷其兩足而黥之欲使終身廢棄齊使者至魏孫臏以刑徒陰見說齊使者竊載與之齊田忌善而客待之進於威王威王問兵法遂以爲師於是威王欲以孫臏爲將辭以刑餘之人不可乃以田忌爲將而孫子爲師居輜車中坐爲計謀田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拳救鬬者不搏撠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爲解耳今梁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竭於外老弱罷於內子不若引兵疾走魏都據其街路衝其方虛彼必釋趙以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弊於魏也田忌從之十月

邯鄲降魏魏師還與齊戰於桂陵魏師大敗（索隱曰解雜亂紛糾者當善以手解之如以手相搏撠則其怒益熾矣批者相排批也亢言敵人相亢拒也擣者擊也衝也虛空也謂前人相亢必須批之彼兵若虛則衝擣之若批其相亢擊持彼虛是其形相格其勢自禁止則彼自爲解也按桂陵諸家聚訟或以爲卽馬陵張守節以爲乘氏東南皆非據水經注當在今大名府長垣縣北東明縣西北開州南）

二十八年　魏龐涓伐韓韓請救於齊齊威王召大臣而謀曰蚤救孰與晚救成侯曰不如勿救田忌曰弗救則韓且折而入於魏不如蚤救之孫臏曰夫韓魏之兵未弊而救之是吾代韓受魏兵頓反聽命於韓也且魏有破國之志韓見亡必東面而

之讀未畢萬弩俱發魏師大亂相失龐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剄曰遂成豎子之名齊因乘勝大破魏師虜太子申（按馬陵今大名府元城縣東南）

二十九年　衛鞅言於秦孝公曰秦之與魏譬若人有腹心之疾非魏幷秦秦卽幷魏何者魏居嶺阨之西都安邑與秦界河而獨擅山東之利利則西侵秦病則東收地今以君之賢聖國賴以盛而魏往年大破於齊諸侯畔之可因此時伐魏魏不支秦必東徙然後秦據河山之固東鄉以制諸侯此帝王之業也公從之使鞅將兵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禦之軍既相距鞅遺公子卬書曰吾始與公子驩今俱爲兩國將不忍相攻可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之民公子卬以爲然乃相與會盟已飲而鞅伏甲士襲虜公子卬因攻魏師大破之魏惠

王恐使使獻河西之地於秦以和因去安邑徙都大梁（班志陳留郡浚儀縣故大梁杜佑曰汴州城西古城戰國時魏惠王所築也按安邑今解州夏縣北西與秦隔河爲鄰然河西大荔朝城尚其地也乃畏秦而徙都今開封府北此計之大繆者不知都城所在人財所聚辟敵苟存則我能往寇亦能往也）

報王四年　張儀說楚王曰夫爲從者無以異於驅羣羊而攻猛虎不格明矣今王不事秦秦劫韓驅梁而攻楚則楚危矣秦西有巴蜀浮船積粟浮岷江而下一日行五百餘里不至十日而距扞關扞關驚則從境以東盡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也秦舉甲出武關則北地絕秦兵之攻楚也危難在三月之內而楚待諸侯之救在半歲之外夫待弱國之救忘彊秦之禍此臣所爲大王忠也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令秦楚長爲兄弟之國無相攻伐楚王已得張儀而重出黔中地乃許之張儀遂之韓說韓王曰韓地險惡山居五穀所生非菽而麥國無二歲之食見

卒不過二十萬秦被甲百餘萬山東之士被甲蒙胄以會戰秦人捐甲徒裼以趨敵左挈人頭右挾生虜夫戰孟賁烏獲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國無異垂千鈞之重於烏卵之上必無幸矣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塞成皐則王之國分矣鴻臺之宮桑林之苑非王之有也爲大王計莫如事秦以攻楚以轉禍而悅秦計無便於此者韓王許之張儀復東說齊王曰從人說大王者必曰齊蔽於三晉地廣民衆兵彊士勇雖有百秦將無奈齊何大王賢其說而不計其實今秦楚嫁女娶婦爲昆弟之國韓獻宜陽梁效河外趙王入朝割河間以事秦大王不事秦秦驅韓梁攻齊之南地悉趙兵度清河指博關臨淄卽墨非王之有也國一日見攻雖欲事秦不可得也齊王許之儀西說趙王曰大王收率天下以擯秦秦兵不敢出函谷關者十五年矣大王

之威行於山東敝邑恐懼繕甲厲兵力田積粟愁居慴處不敢動搖唯大王有意督過之也以大王之力可以舉巴蜀幷漢中包兩周守白馬之津秦雖僻遠然而心忿含怒之日久矣今有敝甲凋兵軍於澠池渡河踰漳據番吾會鄲之下願以甲子合戰正殷紂之事謹使使臣先問左右且楚與秦爲昆弟之國而韓梁稱東藩之臣齊獻魚鹽之地此斷趙之右肩也夫斷右肩而與人鬬失其黨而孤居求欲毋危得乎秦發三將軍其一軍塞午道告齊使廋清河軍於邯鄲之東一軍軍成皐驅韓梁軍於河外一軍軍澠池約四國爲一以攻趙趙服必四分其地臣竊爲大王計莫如與秦王面相約而口相結常爲兄弟之國也趙王許之張儀乃北之燕說燕王曰今趙王已入朝効河間以事秦矣大王不事秦秦下甲雲中九原驅趙而攻燕則易水

長城非大王有也且齊趙之于秦猶郡縣也不敢妄舉師以攻伐今王事秦長無齊趙之患矣燕王請獻常山之尾五城以和

十六郡數也此言水師步卒則東南走藍田出商州之武關楚之北境危亦南陽申息則府成皐在汜水縣鴻臺桑林韓之宮囿河閒府今屬河南陳蔡汝潁也宜陽今屬直隸齊之南地注言泰山城陽指泰安府以東至莒州言博關東平縣地度清河在博西北界高唐夏津閒臨淄縣齊都今青州府臨淄東二十里千乘郡今青州府高苑也

三十一年　燕王悉起兵以樂毅爲上將軍秦尉斯離帥師與三晉之師會之趙王以相國印授樂毅樂毅幷將秦魏韓趙之兵以伐齊濟西齊師大敗樂毅還秦韓之師分魏師以略宋地部趙師以收河閒身帥燕師長驅逐北劇辛曰齊大而燕小賴諸侯之助以破其軍宜及時攻取其邊城以自益此長久之利也今過而不攻以深入爲名無損於齊無益於燕而結深怨臣必悔之樂毅曰齊王伐功矜能謀不逮下廢賢信讒賞罰無度政令戾虐百姓怨懟今軍皆破亡若因而乘之其民必叛禍亂內作則齊可圖也若不遂乘之待彼悔前之非改過恤下而撫其民則難慮也遂進軍深入齊果大亂湣王出走毅入臨淄取寶物祭器輸之於燕燕王親至濟上勞軍行賞爵士封樂毅爲昌國君使聞徇齊城之未下者遂修整燕軍禁止侵掠求齊之逸民顯而禮之寬其賦斂除其暴令修其舊政齊民喜說乃遣左軍渡膠東東萊前軍循泰山以東至海略琅邪右軍循河濟屯阿鄄以連魏師後軍旁北海以撫千乘中軍掾臨淄而鎮齊都祀桓公管仲於郊表賢者之閭封王蠋之墓齊人食邑於燕者二十餘君有爵位於薊者百餘人六月之閒下齊七十餘城胡氏曰水經注濟水東北過臨邑縣西又北逕平陰城西又東北過盧縣北皆齊地也濟西地在其水之西余按此濟西宜在今臨邑縣界毅使魏昭宋地略地分取齊之西南趙收河閒分取其北韋軍鉅鹿援軍也故齊王東南走莒泰韓與齊隔遠故先還宋地近魏故使略之河閒近趙故以方略授趙取之此其部分非人所能及也胡註又曰膠東濱王國水經註膠水出琅邪黔陬縣膠山北過膠東下密又北過膠水之東爲膠東國膠水之西爲膠西國東萊當利縣入海膠水之東萊春秋萊子之國漢置東萊郡琅邪泰郡其地東至海南距淮也自臨淄東北至海爲北海郡薊燕都也班志薊縣屬廣陽國唐爲幽州治所水經註薊城西北隅有薊邱故名余按分軍五乘勝則可否則兵分力弱矣東萊今萊州府琅邪今青州府東南百五十里阿東阿今兗州府濮州東二十里千乘郡今青州府高苑及武定府地薊今順天府大興縣燕都也

三十六年　初燕人攻安平臨淄市掾田單在安平使其宗人皆以鐵籠傅車轄及城潰人爭門而出皆以轄折車敗爲燕所擒獨單宗人以鐵籠得免遂棄卽墨未下樂毅乃幷右軍前軍以圍莒左軍後軍圍卽墨卽墨大夫出戰而死卽墨人曰安平之戰田單宗人以鐵籠得全是多

智習兵因共立以爲將以拒燕樂毅圍二邑莽年不剋乃令解圍各去城九里而爲壘令曰城中民出者勿獲因者賑之使即舊業以鎮新民三年而猶未下或讒之於燕昭王曰樂毅智謀過人呼吸之間剋齊七十餘城今不下者兩城耳非其力不能拔所以三年不攻者欲久仗兵威以服齊人南面而王耳今齊人已服所以未發者以其妻子在燕故也且齊多美女又將忘其妻子願王圖之昭王於是置酒大會引言者而讓之曰先王舉國以禮賢者非貪土地以遺子孫也齊爲無道乘燕之亂以害先王寡人統位痛之入骨故廣延羣臣外招賓客以求報讎其有成功者向欲與之共燕國今樂君親爲寡人破齊夷其宗廟報塞先仇齊國固樂君所有非燕所得也樂君若能有齊與燕幷爲列國結歡同好以抗諸侯之難燕國之福寡人之願也

汝何敢言若此乃斬之賜樂毅妻以后服賜其子以公子之服輅車乘馬後屬百兩遣國相奉而致之毅立毅爲齊王毅惶恐不受拜書以死自誓由是齊人服其義諸侯畏其信莫敢復有謀者頃之昭王薨惠王立惠王自爲太子時嘗不快於毅田單聞之乃縱反閒於燕宣言曰齊王已死城之不拔者二耳樂毅與燕新王有隙畏誅而不敢歸以伐齊爲名實欲連兵南面王齊齊人未附故且緩攻即墨以待其事齊人所懼唯恐他將之來即墨殘矣燕王固已疑樂毅得齊反閒乃使騎劫代將而召毅毅知王不善代之遂奔趙燕將士由是憤惋不和田單令城中人食必祭其先祖於庭飛鳥皆翔舞而下城中燕人怪之單因宣言曰當有神師下教我有一卒曰臣可以爲師乎因反走卑起引還東鄉坐師事之卒曰臣欺君田單曰子勿言也因師之每出約束必稱神師乃宣言曰吾唯懼燕軍之劓所得齊卒置之前行即墨敗矣燕人問之如其言城中見降者盡劓皆怒堅守唯恐見得單又縱反閒言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可爲寒心燕軍盡掘冢墓燒死人齊人從城上望見皆涕泣共欲出戰怒自十倍田單知士卒之可用乃身操版鍤與士卒分功妻妾編行伍閒盡散飲食饗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遣使約降於燕燕軍皆呼萬歲單又收民金得千鎰令即墨富豪遺燕將曰即降願無虜掠吾族家燕將大喜許之軍益懈單乃收城中得牛千餘爲絳繒衣畫以五采龍文束兵刃於其角而灌脂東葦於其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隨其後牛尾熱怒而奮燕軍燕軍大驚視牛皆龍文所觸盡死傷而城中鼓譟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爲聲聲動天地燕軍大駭敗走

齊人殺騎劫追亡逐北所過城邑皆叛燕復爲齊單兵日益多燕日敗亡乘勝走至河上而齊七十餘城皆復乃迎襄王於莒入臨淄封田單爲安平君（胡氏曰括地志安平城在青州臨淄州有安平縣後省入博昌縣東十九里古紀國之鄣邑唐志青當保安平故因以安平封之按安平在今臨淄縣東）田單將攻狄往見魯仲連魯仲連曰將軍攻狄不能下也田單曰臣以即墨破亡餘卒破萬乘之燕復齊之墟今攻狄而不下何也上車弗謝而去遂攻狄三月不克齊小兒謠曰大冠若箕修劍拄頤攻狄不能下壘枯骨成邱田單乃懼問魯仲連曰先生謂單不能下狄請問其說魯仲連曰將軍之在即墨坐則織蕢立則仗鍤爲士卒倡曰無可往矣今日尚矣歸於何鄉矣當此之時將軍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聞君言莫不揮泣奮臂而欲戰此所以破燕也今將軍東有夜邑之奉西有

淄上之娛黃金橫帶而騁乎淄澠之閒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也田單曰單之有心先生志之矣明日乃屬氣循城立於矢石之所援枹鼓之狄人乃下胡氏曰夜邑在安平東淄水淄上有遊觀之樂故魯仲連云然水經註淄水自利縣東北流逕安平城北又東逕廣饒縣與時水會時水出齊城西北北會澠水亦謂之澠水又北與時澠之水西逕樂安博縣與時水合孔子謂漢濼水也余按狄今青州府高苑縣澠澠之合易牙嘗而知之即斯水淄水出青州府博山縣逕益都臨淄樂安夜今萊州府掖縣今淄水出青州府臨淄西合時水入海澠水在臨淄西北會時水出齊城西北北會澠水壽光諸縣入海澠水亦注淄

四十五年　秦伐趙圍閼與趙王召廉頗樂乘而問之曰可救否皆曰道遠險陿難救問趙奢趙奢對曰道遠險陿譬猶兩鼠鬬於穴中將勇者勝王乃令趙奢將兵救之去邯鄲三十里而止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師軍武安西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振趙軍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趙奢立斬之堅壁二

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閒入趙軍趙奢善食遣之閒以報秦將秦將大喜曰夫去國三十里而軍不行乃增壘鬬與非趙地也趙奢既已遣閒卷甲而趨一日一夜而至去閼與五十里而軍軍壘成秦師聞之悉甲而往趙軍士許歷請以軍事諫趙奢進之許歷曰秦人不意趙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陳以待之不然必敗趙奢曰請受教許歷請刑趙奢曰胥後令歷復請諫曰先據北山上者勝後至者敗趙奢許諾即發萬人趨之秦師後至爭山不得上趙奢縱兵擊秦師秦師大敗解閼與而還趙王封奢爲馬服君與廉頗藺同位以許歷爲國尉司馬彪志上黨郡涅縣有閼與聚水經註上黨沾縣有梁榆城即閼與故城宋白曰涅州治永年縣隋改廣平爲永年縣屬武安縣地按閼與今遵州和順縣西北武安今彰德府武安縣劉昫曰磁州治滏陽漢武安縣屬武安郡

五十五年　秦左庶長王齕攻上黨拔之上黨民走趙趙廉頗

軍於長平以按據上黨民王齕因伐趙趙軍數戰不勝止壁將四尉趙王與樓昌虞卿謀樓昌請發重使爲媾虞卿曰今制媾者在秦秦必欲破王之軍矣雖往請媾秦將不聽不如發使以重寶附楚魏楚魏受之則秦疑天下之合從媾乃可成也王不聽使鄭朱媾於秦秦受之王謂虞卿曰秦內鄭朱矣對曰王必不得媾而軍破矣何則天下之賀戰勝者皆在秦矣夫鄭朱貴人也秦王應侯必顯重之以示天下天下見王之媾於秦必不救王秦知天下之不救王則媾不可得成矣既而秦果顯鄭朱而不與趙媾秦數敗趙兵廉頗堅壁不出趙王以頗失亡多而更怯不戰怒數讓之應侯又使人行千金於趙爲反閒曰秦之所畏獨畏馬服君之子趙括爲將耳廉頗易與且降矣趙王遂以趙括代頗將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鼓瑟耳括徒

能讀其父書傳不知合變也王不聽初趙括自少時學兵法以天下莫能當嘗與其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難然不謂善括母問其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趙不將括則已若必將之破趙軍者必括也及括將行其母上書言括不可使王曰何以對曰始妾事其父時爲將身所奉飯而進食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數王及宗室所賜者盡以與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爲將東師而朝軍吏無敢仰視者王所賜金帛歸藏於家而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買之王以爲如其父父子異心願王勿遣王曰母置之吾已決矣母因曰即如有不稱妾請無隨坐趙王許之秦王聞括已爲趙將乃陰使武安君爲上將軍而王齕爲裨將令軍中有敢泄武安君將者斬趙括至軍悉更約束易置軍吏出兵擊秦師武安君佯敗而走張二奇

兵以劫之趙括乘勝追造秦壁壁堅拒不得入奇兵二萬五千人絕趙軍之後又五千騎絕趙壁壁開趙軍分而爲二糧道絕武安君出輕兵擊之趙戰不利因築壁堅守以待救至秦王聞趙食道絕自如河內發民年十五以上悉詣長平遮絕趙救兵及糧食齊人楚人救趙趙人乏食請粟於齊王弗許周子曰夫趙之於齊楚扞蔽也猶齒之有脣也脣亡則齒寒今日亡趙明日患及齊楚矣救趙之務宜若奉漏甕沃焦釜然且救趙高義也卻秦師顯名也義救亡國威卻彊秦不務爲此而愛粟爲國計者過矣齊王弗聽九月趙軍食絕四十六日皆內陰相殺食急來攻壘乃欲出爲四隊四五復之不能出趙括自出銳卒搏戰秦人射殺之趙師大敗卒四十萬人皆降武安君曰秦已拔上黨上黨民不樂爲秦而歸趙趙卒反覆非盡殺之恐爲亂乃挾

詐而盡坑殺之遺其小者二百四十人歸趙前後斬首虜四十五萬人趙人大震（胡氏曰宋白云秦坑趙卒於長平今澤州北高平縣西北二十一里長平故城是也史言趙括代廉頗之故亦由不用虞卿之計也四十餘萬人皆死而獨遺小者二百四十人歸趙此非得脫也白起之謀也強壯盡死則小弱得歸者必言秦之威所以破趙人之膽將以乘勝取邯鄲也爲應侯所沮故白起之計不行耳余按上黨今澤州府高平縣西北長平今潞安府

秦昭襄王五十二年　楚春申君以荀卿爲蘭陵令荀卿者趙人名況嘗與臨武君論兵於趙孝成王之前王曰請問兵要臨武君對曰上得天時下得地利觀敵之變動後之發先之至此用兵之要術也荀卿曰不然臣所聞古之道凡用兵攻戰之本在乎一民弓矢不調則羿不能以中六馬不和則造父不能以致遠士民不親附則湯武不能以必勝也故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者也臨武君之所貴者勢利也所行者變詐也

君將誰與至哉彼其所與至者必其民也其民之親我歡若父母其好我芬若椒蘭彼反顧其上則若灼黥若仇讎人之情雖桀跖豈有肯爲其所惡賊其所好者哉是猶使人之子孫自賊其父母也彼必將來告夫又何可詐也故仁人用國日明諸侯先順者安後順者危敵之者削反之者亡詩曰武王載發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此之謂也孝成王臨武君曰善請問王者之兵設何道何行而可荀卿曰凡君賢者其國治君不能者其國亂隆禮貴義者其國治簡禮賤義者其國亂治者彊亂者弱是彊弱之本也上足仰則下可用也上不足仰則下不可用也下可用則彊下不可用則弱是彊弱之常也齊人隆技擊其技也得一首者則賜贖錙金無本賞矣是事小敵毳則偷可用也事大敵堅則渙焉離耳若飛鳥然傾側反覆無日是亡

國之兵也兵莫弱是矣是其去貨市傭而戰之幾矣魏氏之武卒以度取之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箇帶戈其上冠冑帶劍嬴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是其氣力數年而衰而復利未可奪也改造則不易周也是故地雖大其稅必寡是危國之兵也秦人其生民也陿隘其使民也酷烈劫之以勢隱之以阨忸之以慶賞鬬之以刑罰使民所以要利於上者非國無由也使以功賞相長五甲首而隸五家是最爲衆彊長久之道故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故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當湯武之仁義有遇之者若以焦熬投石焉兼是數國者皆干賞蹈利之兵也備徒鬻賣之道也未有貴上安制綦節之理也諸侯有能徵

妙之以節則作而兼殆之耳故招延募選隆勢詐上功利是漸之也禮義敎化是齊之也故以詐遇詐猶有巧拙焉以詐遇齊譬之猶以錐刀墮泰山也故湯武之誅桀紂也拱挹指麾而彊暴之國莫不趨使誅桀紂若誅獨夫故泰誓曰獨夫紂此之謂也故兵大齊則制天下小齊則治鄰敵若夫招延募選隆勢詐上功利之兵則勝不勝無常代翕代張代存代亡相爲雌雄耳夫是謂之盜兵君子不由也孝成王臨武君曰善請問爲將苟卿曰知莫大於棄疑行莫大於無過事莫大於無悔事至無悔而止矣不可必也故制號政令欲嚴以威慶賞刑罰欲必以信處舍收藏欲周以固徙舉進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窺敵觀變欲潛以深欲伍以參遇敵決戰必行吾所明無行吾所疑夫是之謂六術無欲將而惡廢無怠勝而忘敗無威內而輕外無見

其利而不顧其害凡慮事欲熟而用財欲泰夫是之謂五權將所以不受命於主有三可殺而不可使敗百姓夫是之謂三至凡受命於主而擊不勝可殺而不可使敗百姓夫是之謂三至凡受命於主而行三軍三軍既定百官得序羣物皆正則主不能喜敵不能怒夫是之謂至臣慮必先事而申之以敬慎終如始始終如一夫是之謂大吉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敗也必在慢之故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計勝欲則從欲勝計則凶戰如守行如戰有功如幸敬謀無曠敬事無曠敬吏無曠敬衆無曠敬敵無曠夫是之謂五無曠愼行此六術五權三至而處之以恭敬無驕夫是之謂天下之將臨武君曰善請問王者之軍制荀卿曰將死鼓御死轡百吏死職上大夫死行列聞鼓聲而進聞金聲而退順命爲上有功次之令不進猶令不退而退也其罪

惟均不殺老弱不獵禾稼服者不禽格者不殺舍命者不獲凡誅非誅其百姓也誅其亂百姓者也百姓有捍其賊則是亦賊也以其順刃者生傲刃者死舍命者貢微子開封於宋曹觸龍斷於軍商之服民所以養生之者無異周人故近者謌謳而樂之遠者竭蹶而趨之無幽閒辟陋之國莫不趨使而安樂之四海之內若一家通達之屬莫不從服夫是之謂人師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王者有誅而無戰城守不攻兵格不擊敵上下相喜則慶之不屠城不潛軍不留衆師不越時故亂者樂其政不安其上欲其至也臨武君曰善孟康曰胡氏曰擊者兵家之技巧習手足便器械積機關以立攻守之勝者也揚倞曰技材力也齊人以勇力擊斬敵者號爲技擊重也揚倞曰八兩曰鎰本賞謂有功同受賞也其技擊之術斬得一首則官賜以鎰金贖之斬首雖戰敗亦賞也其技擊雖勝亦不賞是無本賞矣市傭謂市人之受雇者也揚倞曰選擇武勇之士號爲武卒度取之謂取長短材力之中度者也如淳曰三身一

脾陴一脛繳一凡三屬按此儒家談兵之亂故附錄之蘭陵今兖州府嶧縣東鄒黃爲迫迫也文選上林賦注楚詞招魂注同楊注藉未安

秦孝文王元年　燕將攻齊聊城拔之或譖之燕王燕將保聊城不敢歸齊田單攻之歲餘不下魯仲連乃爲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爲陳利害曰爲公計者不歸燕則歸齊今獨守孤城齊兵日益而燕救不至將何爲乎燕將見書泣三日猶豫不能自決欲歸燕已有隙欲降齊所殺虜於齊甚眾恐已降而後見辱喟然歎曰與人刃我寧我自刃遂自殺聊城亂田單克聊城拊今東昌府聊城縣

始皇帝二年　趙以廉頗爲假相國伐魏取繁陽趙孝成王薨子悼襄王立使武襄君樂乘代廉頗頗怒攻武襄君武襄君走廉頗出奔魏久之魏不能信用趙師數困於秦趙王思復得廉頗廉頗亦思復用於趙趙王使使者視廉頗尚可用否廉頗之仇郭開多與使者金令毀之廉頗見使者一飯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馬以示可用使者還報曰廉將軍雖老尚善飯然與臣坐頃之三遺矢矣趙王以爲老遂不召楚人陰使迎之廉頗一爲楚將無功曰我思用趙人卒死於壽春胡氏曰班志繁陽故城在相州內黃縣東北二十七里按楚繁陽縣屬陽括地志繁陽故城在相州內黃縣東北二十七里按楚繁陽在汝南府新蔡縣北魏繁陽在大名府南樂縣西北卽隋之繁水縣也繁水卽滑水也滑水見前

三年　趙王以李牧爲將伐燕取武遂方城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嘗居代鴈門備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入莫府爲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習騎射謹烽火多間諜爲約曰匈奴卽入盜急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匈奴每入烽火謹輒入收保不戰如是數歲亦不亡失匈奴皆以爲怯雖趙邊兵亦以爲吾將

怯趙王讓之李牧如故王怒使他人代之歲餘匈奴入邊不得田畜王復請李牧李牧杜門稱病不出王彊起之李牧曰必欲用臣如前乃敢奉令王許之李牧至邊如約匈奴數歲無所得終以爲怯邊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於是乃具選車得千三百乘選騎得萬三千匹百金之士五萬人彀者十萬人悉勒習戰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不勝以數十人委之單于聞之大率眾來入李牧多爲奇陳張左右翼擊之大破之殺襄城故城在幽州固安縣南十七里秦置鴈門郡在代郡西南按武遂今保定安肅縣方城順天府固安縣其西卽燕趙分界長城也牧兵蓋從燕西進代今宣化府蔚州鴈門今代州

十八年　王翦將上地兵下井陘端和將河內兵共伐趙趙李牧司馬尚禦之秦人多與趙王嬖臣郭開金使毀牧及尚言其欲反趙王使趙葱及齊將顏聚代之李牧不受命趙人捕而殺之廢司馬尚按上地今綏德州以西也井陘今正定府井陘縣西李牧名將特功而不問道郭汾陽岳武穆所以不可及也

二十一年　王翦伐楚取十餘城王問於將軍李信曰吾欲取荊於將軍度用幾何人而足李信曰不過用二十萬王以問王翦王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王曰王將軍老矣何怯也遂使李信蒙恬將二十萬人伐楚王翦因謝病歸頻陽胡氏曰王翦頻陽人也班志頻陽縣屬京兆秦厲公所置應劭注曰縣在頻水之陽杜佑曰美按頻水卽洛水之本漢頻陽縣故城在縣西南三十里按頻陽今西安府富平縣

二十二年　王賁伐魏引河溝以灌大梁三月城壞魏王假降殺之遂滅魏胡氏曰班志陳留郡浚儀縣故大梁也水經渠水出滎陽北河東南流至浚儀縣注云始皇使王賁攻魏溝渠引水東南出以灌大梁圍開之梁溝按在今開封府東北陰溝故渎之西北引大河南屬渠水

李信攻平輿蒙恬攻寢大破楚軍信又攻鄢郢破之於是引兵而西與蒙恬會城父楚人因隨之三日三夜不頓舍大敗李信入兩壁殺七都尉李信奔還王聞之大怒自至頻陽謝王翦曰寡人不用將軍謀李信果辱秦軍將軍雖病獨忍棄寡人乎王翦謝病不能將王曰已矣勿復言王翦曰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王曰爲聽將軍計耳於是王翦將六十萬人伐楚王送至霸上王問之大怒自至頻陽謝王翦曰寡人不用將軍謀李信果辱秦軍將軍雖病獨忍棄寡人乎王翦謝病不能將王曰已矣勿復言王翦曰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王曰爲聽將軍計耳於是王翦將六十萬人伐楚王送至霸上王問之大怒自至頻陽謝王翦曰將軍宴居深壁以自堅耳王翦曰爲大王將有功終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嚮臣以請田宅爲子孫業耳王大笑王翦既行至關使使還請善田者五輩或曰將軍之乞貸亦已甚矣王翦曰不然王怛中而不信人今空國中之甲士而專委於我我不多請田宅爲子孫業以自堅顧令王坐而疑我矣胡氏曰班志汝南郡有平輿縣春秋沈子之國汝南郡有寖縣應劭曰孫叔敖子所邑之

寖即是也世祖更名固始今固始寖即古寖國已有固始此寖疑自別地余謂郡縣離合無常蓋後寖併寖入固始也杜佑曰潁州治汝陰縣有寖即秦蒙恬攻寖即此鄢鄢非楚故都之鄢鄢也楚故都爲白起所取秦已置南郡據楚都壽春以壽春爲鄢鄢則其前自鄢徙陳亦必以陳爲鄢矣然則此鄢乃陳也鄢郢近或曰鄢當作鄢陵沛郡有城父縣史記正義曰言引兵而會城父則是汝州郟城縣東父城者也應劭曰霸上地名在霸水上在長安東三十里霸水古之滋水秦穆公更名此當是出武關也按平輿今汝南府汝陽縣寢今陳州府沈丘縣鄢鄢宜爲豐縣陵縣之城父則非亳州之城父而爲汝州西會城父城者矣王翦之言軍之善謀也後人資以寡勝眾何也

二十三年　王翦取陳以南至平輿楚人聞王翦益軍而來乃悉國中兵以禦之王翦堅壁不與戰楚人數挑戰終不出王翦日休士洗沐而善飲食撫循之親與士卒同食久之王翦使人問軍中戲乎對曰方投石超距王翦曰可用矣楚既不得戰乃引而東王翦追之令壯士擊大破楚師遂敗走王翦因乘勝略定城邑胡氏曰班志沛郡有銍縣史記正義曰徐州符離縣也孟康以爲江夏之鄳春其誤甚矣按鄳在鳳陽府宿州南三十六里非湖北之鄳也

秦二世皇帝元年　陽城人陳勝陽夏人吳廣起兵於蘄是時發閭左戍漁陽九百人屯大澤鄉陳勝吳廣皆爲屯長會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斬陳勝吳廣因天下之愁怨乃殺將尉詐稱公子扶蘇項燕爲壇而盟稱大楚陳勝自立爲將軍吳廣爲都尉攻大澤鄉拔之令符離人葛嬰將兵徇蘄以東攻銍酇苦柘譙皆下之行收兵比至陳車六七百乘騎千餘卒數萬人攻陳陳守尉皆不在獨守丞與戰譙門中不勝守丞死陳勝乃入據陳初大梁人張耳陳餘相與爲刎頸交秦滅魏聞二人魏之名士重賞購求之張耳陳餘乃變名姓俱之陳爲里監門以自食里吏嘗以過笞陳餘陳餘欲起張耳躡之使受笞

吏去張耳乃引陳餘之桑下數之曰始吾與公言何如今見小辱而欲死一吏乎陳餘謝之陳涉既入陳張耳陳餘詣門上謁陳涉素聞其賢大喜陳中豪桀父老請立涉爲楚王涉以問張耳陳餘耳餘對曰秦爲無道滅人社稷暴虐百姓將軍出萬死之計爲天下除殘也今始至陳而王之示天下私願將軍毋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國後自爲樹黨爲秦益敵敵多則力分與眾則兵彊如此則野無交兵縣無守城誅暴秦據咸陽以令諸侯諸侯亡而得立以德服之則帝業成矣今獨王陳恐天下懈也陳涉不聽遂自立爲王號張楚當是時諸郡縣苦秦法爭殺長吏以應涉謁者從東方來以反者聞二世怒下之吏後使者至上問之對曰羣盜鼠竊狗偷郡守尉方逐捕今盡得不足憂也上悅張耳陳餘說陳王請奇兵北略趙地於是陳王以故

所善陳人武臣爲將軍邵騷爲護軍以張耳陳餘爲左右校尉
千卒三千人徇趙從白馬渡河過諸縣說其豪桀豪桀皆應之
乃行收兵得數萬人號武臣爲武信君下趙十餘城餘皆城守
乃引兵東北擊范陽范陽蒯徹說武信君曰足下必將戰勝而
後略地攻得然后下城臣竊以爲過矣誠聽臣之計可不攻而
降城不戰而略地傳檄而千里定可乎武信君曰何謂也徹曰
范陽令徐公畏死而貪欲先天下降君若以爲秦所置吏誅殺
如前十城則邊地之城皆爲金城湯池不可攻也君若齎臣侯
印以授范陽令使乘朱輪華轂駟馳燕趙之郊卽燕趙城可無
戰而降矣武信君曰善以車百乘騎二百侯印迎徐公燕趙聞
之不戰以城下者三十餘城八月武信君自立爲趙王以陳餘
爲大將軍張耳爲右丞相邵騷爲左丞相使人報陳王陳王大

怒欲盡族武信君等家而發兵擊趙柱國房君諫曰秦未亡而
誅武信君等家此生一秦也不如因而賀之使急引兵西擊秦
陳王然之從其計徙繫武信君等家宮中封張耳子敖爲成都
君使使者賀趙令趣發兵西入關張耳陳餘說趙王曰王王趙
非楚意特以計賀王楚已滅秦必加兵於趙願王毋西兵北徇
燕代南收河內以自廣趙南據大河北有燕代楚雖勝秦必不
敢制趙不勝秦必重趙趙乘秦楚之敝可以得志於天下趙王
以爲然因不西兵而使韓廣略燕李良略常山張黶略上黨韓
廣遂自立爲燕王趙王與張耳陳餘北略地燕界趙王閒出爲
燕軍所得燕囚之欲求割地使者往請燕輒殺之有厮養卒走
燕壁見燕將曰君知張耳陳餘何欲曰欲得其王耳趙養卒笑
曰君未知此兩人所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杖馬箠下趙數十

城此亦各欲南面而王豈欲爲將相終已耶願其勢初定未敢
參分而王且以少長先立武臣爲王以持趙心今趙地已服此
兩人亦欲分趙而王時未可耳今君乃囚趙王此兩人名爲求
趙王實欲燕殺之此兩人分趙自立夫以一趙尚易燕況以兩
賢王左提右挈而責殺王之罪誠燕易矣燕將乃歸趙王養卒
爲御而歸陳王遣周文擊秦以收叔爲假王監之以秦政之亂
有輕秦之意不復設備博士孔鮒諫曰臣聞兵法不恃敵之不
我攻恃吾不可攻今王恃敵而不自恃若跌而不振悔之無及
也陳王曰寡人之軍先生無累焉周文行收兵至關車千乘卒
數十萬至戲軍焉二世乃大驚與羣臣謀曰奈何少府章邯曰
盜已至眾彊今發近縣不及矣驪山徒多請赦之授兵以擊之
二世乃大赦天下使章邯免驪山徒人奴產子悉發以擊楚軍

大敗之周文走九月沛人劉邦起兵於沛下相人項梁起兵於
吳狄人田儋起兵於齊劉邦字季爲人愛人喜施意豁如也嘗
有大度不事家人生產作業初爲泗上亭長爲縣送徒驪山徒
多道亡自度比至皆亡之到豐西澤中亭止飲夜乃解縱所送
徒曰公等皆去吾亦從此逝矣徒中壯士願從者十餘人及陳
涉起沛令欲以沛應之掾主吏蕭何曹參曰君爲秦吏今欲背
之率沛子弟恐不聽願君召諸亡在外者可得數百人因劫眾
眾不敢不聽乃令樊噲召劉季劉季之眾已數十百人矣沛令
後悔恐其有變乃閉城城守欲誅蕭曹恐踰城保劉季劉
季乃書帛射城上遺沛父老爲陳利害父老乃率其子弟共殺
沛令開門迎劉季立以爲沛公蕭曹等爲收沛子弟得三千人
以應諸侯項梁者楚將項燕子也嘗殺人與兄子籍避仇吳中

吳中賢士大夫皆出其下籍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項梁怒之籍曰書足以記名姓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於是項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學籍長八尺餘力能扛鼎才器過人會稽守殷通聞陳涉起欲發兵以應涉使項梁及桓楚將是時桓楚亡在澤中梁曰桓楚亡人莫知其處獨籍知之耳梁乃誡籍持劍居外梁復入與守坐曰請召籍使受命召桓楚守曰諾梁召籍入須臾梁眴籍曰可行矣於是籍遂拔劍斬守頭項梁持守頭佩其印稷門下大驚擾亂籍所擊殺數十百人一府中皆慴伏莫敢起梁乃召故所知豪吏諭以所爲起大事遂舉吳中兵使人收下縣得精兵八千人梁爲會稽守籍爲裨將徇下縣田儋故齊王族也儋從弟榮榮弟橫皆豪健宗彊能得人周市徇地至狄狄城守田儋詳爲縛其

奴從少年之廷欲謁殺奴見狄令因擊殺令而召豪吏子弟曰諸侯皆反秦自立齊古之建國也儋田氏當王遂自立爲齊王發兵以擊周市周市軍還去田儋率兵東略定齊地按陽城今封縣陽夏今陳州府太康縣漁陽順天府薊州大澤鄉今徐州府豐縣北六里符離今鳳陽府宿州北二十五里銍今宿州南四十六里鄭今歸德府永城縣西南苦今歸德府鹿邑東七十里柘今歸德府柘城縣譙今陳州府亳州陳今陳州府淮甯縣大梁今開封府祥符縣咸陽今西安府咸陽縣白馬今衛輝府滑縣范陽今順天府涿州在范水之陽魏始以名郡也閼故函谷關也在陝州靈寶縣南虞山也燕今大興縣河內縣屬懷慶府常山郡治正定府南則驪山在西安府臨潼縣東南戲水在陝州靈寶縣南元氏縣上黨潞安府也沛徐州府沛縣下相徐州府宿遷縣西單父曹州府單縣酒上沛縣東也劉西澤豐縣西芒碭山今歸德府永城北八十里會稽郡治吳今蘇州府吳縣下縣蓋今台州府臨海縣治吳今蘇州府吳縣下縣蓋今台州府臨海縣西北敖山今河南府洛陽縣也敖今河南府鄭州滎澤縣西北敖山上有倉在開封府滎澤縣西北敖山上有倉在焉三川謂伊洛河三水合流入大河也三川郡治所當在洛陽由陝州西四十五里澠池縣屬河南府三川郡其治所當在洛陽由陝州西四十五里澠池縣西北敖山今河南府洛陽縣也敖今河南府鄭州滎澤縣西北敖山上有倉在焉之人才多則之人非吳越腕薄之夫可備精兵八千人也世當治亂

周市欲立故魏公子甯陵君咎爲王咎在陳不得之魏魏地已定諸侯皆欲立周市爲魏王市曰天下昏亂忠臣乃見今天下

共畔秦其義必立魏王後乃可諸侯固請立市市終辭不受迎魏咎於陳五反陳王乃遣之立咎爲魏王市爲魏相按甯陵卽甯縣屬陳留郡據地志曰朱州甯陵城古甯陵也今甯陵縣

二年　泗川監平將兵圍沛公於豐沛公出與戰破之令雍齒守豐十一月沛公引兵之薛泗川守壯兵敗於薛走至戚沛公左司馬得殺之胡氏曰泗川郡卽泗水郡班志戚縣屬東海郡據地志臨沂縣有戚縣故城以地理考之沛郡之蘄縣西南七十里周文出關止屯曹陽二月餘章邯追敗之復走澠池章邯又破之周文自刎軍遂不戰吳叔圍滎陽李由爲三川守守滎陽叔弗能下楚將軍田臧等相與謀曰周文軍已破矣秦兵旦暮至我圍滎陽城弗能下秦兵至必大敗不如少遺兵守滎陽悉精兵迎秦軍今假王驕不知兵權不足與計事恐敗因相與矯王令以誅吳叔獻其首於陳王陳王使使賜田臧楚令尹印以爲上將田臧乃使諸將李歸等守滎陽自以精兵西迎秦軍於敖倉與戰田臧死軍破章邯進兵擊李歸等滎陽下破之李歸等死陽城人鄧說將兵居鄗章邯別將擊破之胡氏曰晉灼曰曹陽亭在宏農東十三里魏武改曰好陽師古曰曹水之陽也其水出陝縣西峴頭山而北流入河今謂之好湯謂在陝州境林縣東十四里秦滅周置三川郡其治所當在洛陽由陝州西四十五里括地志在陝縣西四十五里澠池縣屬河南府三川郡卽伊洛河三水合流入大河也三川郡其治所當在洛陽卽好陽在陝州西四十五里澠池縣西北敖山今河南府洛陽縣也敖今河南府鄭州滎澤縣西北敖山上有倉在焉井陘未能前秦將詐爲二世書以招良良得書未信還之邯鄲益請兵未至道逢趙王姊出飲從百餘騎良望見以爲王伏謁道旁王姊醉不知其將使騎謝李良李良素貴起慙其從官從官有一人曰天下畔秦能

者先立且趙王素出將軍下今女兒乃不爲將軍下車請追殺之李良已得秦書固欲反趙未決因此怒遣人追殺王姊因將其兵襲邯鄲邯鄲不知竟殺趙王邵騷趙人多爲張耳陳餘耳目者以故二人獨得脫（胡氏曰班志石邑縣屬常山郡井陘山在西按太原今太原府太原縣石邑今正定府鹿縣）

陳人秦嘉符離人朱雞石等起兵圍東海守於郯陳王聞之使武平君畔爲將軍監郯下軍秦嘉不受命自立爲大司馬悉屬武平君告軍吏曰武平君年少不知兵事勿聽因矯以王命殺武平君畔（胡氏曰班志曰東海郡漢高帝置應劭注曰即泰郯郡治郯耳按注陳人作陵人則今徐州府今郯城）

二世益遣長史司馬欣董翳佐章邯擊盜章邯進擊陳西張賀軍陳王出監戰張賀死陳王之汝陰還至下城父其御莊賈殺

陳王以降初陳涉既爲王其故人皆往依之妻之父亦往焉陳王以苛察爲忠其所不善者弗下吏輒自治之諸將以其故不親附此其所以敗也陳王故涓人將軍呂臣爲蒼頭軍起新陽攻陳下之殺莊賈復以陳爲楚葬陳王於碭謚曰隱王（胡氏曰師古曰下城父地名在沛郡城父縣東劉昭曰汝南山桑縣故屬沛有下城父聚班志新陽縣屬汝南郡應劭曰在新水之陽括地志新陽故城在豫州府阜陽縣西南四十二里按汝陰今潁州府阜陽縣下城父今潁州府蒙城縣西北入十里新陽今潁州府太和縣西北）

東陽甯君秦嘉立景駒爲楚王在胡沛公往從之張良亦聚少

年百餘人欲往從景駒道遇沛公遂屬焉沛公引兵西與戰蕭西不利還收兵聚留二月攻碭三日拔之收以攻豐時章邯司馬尼將兵北定楚地屠相至碭東陽甯君沛公引兵西與戰蕭西不利還收兵聚留二月攻碭三日拔之收碭兵得六千人與故合九千人三月攻下邑拔之還擊豐不下以攻豐時章邯司馬尼將兵北定楚地屠相至碭東陽甯君沛公引兵西與戰蕭西不利還收兵聚留二月攻碭三日拔之收碭兵得六千人與故合九千人三月攻下邑拔之還擊豐不下（胡氏曰酈城在徐州沛縣東南五十里即張良封處班志相縣爲沛郡治所括地志故相城在徐州符離縣西九十里拔留今沛縣東南相在今沛縣西南宿州西北蕭今蕭縣皆屬徐州府下邑今歸德府夏邑西南）

江矯陳王令拜項梁爲楚上柱國曰江東已定急引兵西擊秦梁遂以八千人渡江而西聞陳嬰已下東陽遣使欲與連和俱西陳嬰者故東陽令史居縣中素信謹稱爲長者東陽少年殺

其令相聚得二萬人欲立嬰爲王嬰母謂嬰曰自我爲汝家婦未嘗聞汝先世之有貴者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事敗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嬰乃不敢爲王謂其軍吏曰項氏世世將家有名於楚今欲舉大事將非其人不可我倚名族亡秦必矣其眾從之乃以兵屬梁梁眾凡六七萬人軍下邳景駒秦嘉軍彭城東欲以距梁梁謂軍吏曰陳王先首事戰不利未聞所在今秦嘉倍陳王而立景駒大逆無道乃進兵擊秦嘉秦嘉軍敗走追之至胡陵嘉還戰一日嘉死軍降景駒走死梁地梁已并秦嘉軍軍胡陵將引軍而西章邯軍至栗項梁使別將朱雞石餘樊君與戰餘樊君死朱雞石軍敗亡走胡陵梁乃引兵入薛誅朱雞石沛公從駒百餘往見梁梁與沛公卒五千人五大夫將十人沛公還引兵攻豐拔之雍齒奔魏項

梁使項羽別攻襄城襄城堅守不下已拔皆院之還報梁問陳王定死召諸別將會薛計事沛公亦往焉居鄛人范增年七十素居家好奇計往說項梁曰陳勝敗固當夫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蠭起之將皆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爲能復立楚之後也於是項梁然其言乃求得楚懷王孫心於民間爲人牧羊夏六月立以爲楚懷王從民望也陳嬰爲上柱國封五縣與懷王都盱眙項梁自號爲武信君張良說項梁曰君已立楚後而韓諸公子橫陽君成最賢可立爲王益樹黨項梁使良求韓成立以爲韓王以良爲司徒與韓王將千餘人西略韓地得數城秦輒復取之往來爲游兵潁川胡氏曰廣陵國唐爲揚州班志東陽縣屬臨淮郡明帝分屬下邳後復分

屬廣陵括地志東陽故城在楚州盱眙縣東七十里下邳縣應劭曰邳在薛其後徙此故曰下邳胡氏曰有上邳故曰下邳臣瓚曰有上邳下邳陵即湖陸漢章帝改曰湖陵梁玉繩曰志地括地志也括地志曰故薛城古薛侯國也在今徐州滕縣界居巢縣屬廬江郡春秋楚人圍巢巢國也史記正義曰即夏禁所弃地盱眙阮勝之南兗州記本春秋善道地按廣陵今揚州府江都縣東南六十里今邵伯鎮是也陳者稱陳留括地志陳留在汴州東五十里彭門記彭祖顓頊之元孫至商末壽及七百六十歲今墓猶存故邑號彭城按雍邱今開封府杞縣外黃在其縣東陳留今縣亦屬開封府胡陵今濟甯州魚台縣東南六十里今許州居鄛今廬州府巢縣盱眙縣今屬泗州潁川郡治今禹州

章邯已破陳王乃進兵擊魏王於臨濟魏王使周市出請救於齊楚齊王僨及楚將項它皆將兵隨市救魏章邯夜銜枚擊大破齊楚軍於臨濟下殺齊王及周市魏王咎爲其民約降約定自燒殺齊田榮收其兄僨餘兵東走東阿章邯追圍之秋七月大霖雨武信君問田榮之急迺引兵擊破章邯軍東阿下章邯走而西田榮引兵東歸齊武信君獨追北使項羽沛公別攻城陽屠之楚軍濮陽東復與章邯戰又破之章邯之濮陽環水

自守胡氏曰後漢志陳留郡平邱縣有臨濟亭括地志東阿故城在清州東阿縣西南二十五里又云濮州雷澤縣本濮陽在州東九十一里濮陽縣在濮州西入十六里按臨濟今開封府陳留縣西北五十里東阿在今兗州東南本盛國地字不作城也濮陽今大名府開州環水環狐子河水也

項梁已破章邯於東阿引兵西北至定陶再破秦軍項羽沛公又與秦軍戰於雍邱大破之斬李由項梁益輕秦有驕色宋義諫曰戰勝而將驕卒惰者敗今卒少惰矣秦兵日益臣爲君畏之項梁弗聽乃使宋義使於齊道遇齊使者高陵君顯曰公將見武信君乎曰然曰臣論武信君必敗公徐行即免死疾行則及禍二世悉起兵益章邯擊楚軍大破之定陶項梁死時連雨自七月至九月項羽沛公攻外黃未下去攻陳留閒武信君死士卒恐乃與將軍呂臣引兵而東徙懷王自盱眙都彭城呂臣軍彭城東項羽軍彭城西沛公軍碭胡氏曰雍邱縣故杞國也晏曰魏郡有內黃故曰外黃地志曰故周城即外黃之地在雍邱縣之東陳留孟康曰陳留鄢邑也後爲陳所并故曰陳留臣瓚曰有上邳故曰下邳胡氏曰宋亦有陳留彭城閣是也陳留屬陳者稱陳留括地志陳留在汴州東五十里彭門記彭祖顓頊之元孫至商末壽及七百六十歲今墓猶存故邑號彭城按雍邱今開封府杞縣外黃在其縣東陳留今縣亦屬開封府

章邯已破項梁以爲楚地兵不足憂乃渡河北擊趙大破之引兵至邯鄲皆徙其民河內夷其城郭張耳與趙王歇走入鉅鹿城王離圍之陳餘北收常山兵得數萬人軍鉅鹿南棘原趙數請救於楚高陵君顯在楚見楚王曰宋義論武信君之軍必敗居數日軍果敗兵未戰而先見敗徵此可謂知兵矣王召宋義與計事而大說之因置以爲上將軍項羽爲次將范增爲末將以救趙諸別將皆屬宋義號爲卿子冠軍初楚懷王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當是時秦兵彊常乘勝逐北諸將莫利先入關獨項羽怨秦之殺項梁叔父願與沛公西入

關懷王諸老將皆曰項羽爲人慓悍猾賊嘗攻襄城襄城無遺類皆阬之諸所過無不殘滅且楚數進取前陳王項梁皆敗不如更遣長者扶義而西告諭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誠得長者往無侵暴宜可下項羽不可遣獨沛公素寬大長者可遣懷王乃不許項羽而遣沛公西略地收陳王項梁散卒以伐秦沛公道碭至陽城與杜里攻秦壁破其二軍胡氏曰鉅鹿鹿山足曰鹿括地志曰今那州平鄉城本鉅鹿宋白曰十三州志鉅鹿堯時大麓之地禹爲大陸之野秦滅趙置鉅鹿郡鉅亦大稱也秦地西有隴關東有函谷關中道碭自碭取道而西也此南有散關秦地居其中故謂之關中韋昭註曰在潁川則是謂陽城史記作成陽城據班書書之陽城也索隱曰在潁陰則是謂成陽也杜里孟康服虔皆以爲縣名而班志無之考沛公兵自碭攻秦道成陽與杜里而後破東郡尉於成武成武屬濟陰成武屬山陽濟陰唐爲曹州成武屬焉若取道潁川之陽城當自此西趨洛陽陝安得復至成武耶書成武之閒按鉅鹿今順德府平鄉縣棘原其南郊地成陽杜里胡註極確

三年　宋義救趙行至安陽留四十六日不進項羽曰秦圍趙急宜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軍必矣宋義曰不然夫搏牛之蝱不可以破蟣蝨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疲我承其敝不勝則我引兵鼓行而西必舉秦矣故不如先鬬秦趙夫被堅執銳義不如公坐運籌策公不如義因下令軍中曰有猛如虎狠如羊貪如狼彊不可使者皆斬之乃遣其子宋襄相齊身送之至無鹽飲酒高會天寒大雨士卒凍飢項羽曰將勠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歲飢民貧士卒食半菽軍無見糧乃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食與趙幷力攻秦乃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彊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舉趙舉秦彊何敝之承且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埽境內而專屬於將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非社稷之臣也十一月項羽晨朝上將軍宋義

卽其帳中斬宋義頭出令軍中曰宋義與齊謀反楚楚王陰令籍誅之當是時諸將皆慴服莫敢枝梧皆曰首立楚者將軍家也今將軍誅亂乃相與共立羽爲假上將軍使人追宋義子及之齊殺之使桓楚報命於懷王懷王因使羽爲上將軍胡氏曰安陽今相州安陽縣索隱曰傅寬傳云從攻安陽杜里則當俱在河南帥古以爲相州縣考此兵猶未渡河不應卽至相州安陽後魏書地形志已氏有安陽城後改已氏爲楚邱北四十里按安陽在曹州東三里無豐今東平州東二十里章邯築甬道屬河餉王離王離兵食多急攻鉅鹿鉅鹿城中食盡兵少張耳數使人召陳餘陳餘度兵少不敵秦不敢前數月張耳大怒怨陳餘使使責陳澤往讓陳餘曰始吾與公爲刎頸交今王與耳旦暮且死而公擁兵數萬不肯相救安在其相爲死苟必信胡不赴秦軍俱死且有十一二相全陳餘曰吾度前終不能救趙徒盡亡軍且餘所以不俱死欲爲趙王張君報秦今必俱死如以肉委餓虎何益張黶陳澤要以俱死餘乃使黶澤將五千人先嘗秦軍至皆沒當是時齊師燕師皆來救趙張敖亦北收代兵得萬餘人來皆壁餘旁未敢擊秦項羽已殺卿子冠軍威震楚國乃遣當陽君蒲將軍將卒二萬渡河救鉅鹿戰少利絕章邯甬道王離軍乏食陳餘復請兵項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沈船破釜甑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無一還心於是至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大破之章邯引兵卻諸侯兵乃敢進擊秦軍遂殺蘇角虜王離涉閒不降自燒殺當是時楚兵冠諸侯軍救鉅鹿者十餘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諸侯將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當十呼聲動天地諸侯軍無不人人惴恐於是已破秦軍項羽召見諸侯將入轅門無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視項羽由是始爲諸侯上將軍諸侯皆屬焉於

是趙王歇及張耳乃得出鉅鹿城謝諸侯春二月沛公北擊昌邑遇彭越越昌邑人常漁鉅野澤中爲羣盜陳勝項梁之起澤閒少年相聚百餘人往從越曰請仲爲長越謝曰臣不願也彊請乃許與期旦日日出會後期者斬旦日日出十餘人後後者至日中於是越謝曰臣老諸君彊以爲長今期而多後不可盡誅誅最後者一人令校長斬之皆笑曰何至於是請後不敢於是越引一人斬之設壇祭令徒屬皆大驚莫敢仰視乃略地收諸侯散卒得千餘人遂助沛公攻昌邑昌邑未下沛公引兵西過高陽高陽人酈食其家貧落魄爲里監門里中人爲沛公騎士食其謂之曰諸侯將過高陽者數十人吾問其將皆握齪好苛禮自用不能聽大度之言吾閒沛公慢而易人多大略此眞吾所願從游騎士曰沛公不好儒未可以儒生說也酈生曰第

言之騎士從容言酈生沛公至高陽傳舍生入謁沛公方倨牀使兩女子洗足而見酈生長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且欲率諸侯破秦也沛公罵曰豎儒天下共苦秦久矣故諸侯相率而攻秦何謂助秦攻諸侯乎酈生曰必聚徒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倨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起攝衣延酈生上坐謝之問曰計將安出酈生曰足下起糾合之眾收散亂之兵不滿萬人欲以徑入彊秦此所謂探虎口者也夫陳留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也今其城中又多積粟臣善其令請得使之令下足下即不聽足下引兵攻之臣爲內應於是遣酈生行沛公引兵隨之遂下陳留號酈食其爲廣野君酈生言其弟商時商眾少年得四千人來屬沛公以爲將將陳留兵以從三月沛公攻開封未拔西與秦將楊熊戰白馬又戰曲遇東大破

之夏四月沛公南攻潁川屠之因張良遂略韓地時趙別將司馬卬方欲度河入關沛公乃北攻平陰絕河津南戰洛陽東軍不利南出轘轅六月與南陽守齮戰犨東破之略南陽郡南陽守走保城守宛沛公引兵過宛西張良諫曰沛公雖欲急入關秦兵尚眾距險今不下宛宛從後擊彊秦在前此危道也於是沛公乃夜引軍從他道還偃旗幟遲明圍宛城三匝南陽守欲自剄其舍人陳恢踰城見沛公曰宛郡縣連城數十其吏民自以爲降必死故皆堅守乘城今足下盡日止攻士死傷者必多引兵去宛宛必隨足下後爲足下計莫若約降封其守因使止守引其甲卒與之西諸城未下者聞聲爭開門而待足下足下通行無所累沛公曰善秋七月南陽守齮降封爲殷侯封陳恢千戶引兵西無不下者至丹水高武侯鰓襄侯王陵降還攻胡

陽遇番君別將梅鋗與偕攻析酈皆降所過毋得鹵掠秦民皆喜胡氏曰昌邑縣屬山陽郡括地志曰曹州成武縣東北三十二里有梁邱故城是也班志鉅野縣有大野澤文穎曰高陽聚邑名屬陳留圉縣水經注雎水首受陳留浚儀濮蕩水東逕高陽故亭北開封宋白曰今縣南五十里開封古城是漢理所皆南新鄭南至潁川郡曲遇聚文穎曰河南郡史記正義曰南後漢志河南中牟縣有曲遇聚也班志河南平陰縣屬河南郡漢志平陰是險道也擊縣水經注雒水出魯陽縣東南梁縣西還繞故城北宛丘縣故城在宛大城之內鄉州南陽郡有湖陽縣南陽郡師古曰湖陽鄉在南陽西南百二十里丹水臣瓚曰丹水縣屬弘農郡本楚之白羽也鄢縣西北四十里丹水朱於丹水二百步汲冢紀年曰后櫻放帝于丹水是也班志南陽郡有析縣故析國也析縣屬弘農郡今菊潭縣按昌邑今濟陽金鄉縣西北二十五里白馬即滑縣是漢川皆南陽郡有析縣今內鄉縣鄢縣今州治也曲遇聚在開封中牟縣西潁川郡有陘城南五十里高陽聚在平陰有二屬齊者在泰安府此屬周者河南府孟津縣也鄴縣在臨漳西南故鄴城是也班志鉅鹿縣有廣阿澤在西北鄗縣東北今趙州柏鄉縣北五里高陽聚在今博陵縣東南胡陽今唐縣南

章邯軍棘原項羽軍漳南相持未戰秦軍數卻二世使人讓章邯章邯陰使使候始成使項羽欲約約未成項羽使蒲將軍日夜引兵度三戶軍漳南與秦軍戰再破之項羽悉引兵擊秦軍汙水上大破之章邯使人見項羽欲約項羽召軍吏謀曰糧少欲聽其約軍吏皆曰善項羽乃與期洹水南殷虛上已盟章邯見項羽而流涕爲言趙高項羽乃立章邯爲雍王置楚軍中使長史欣爲上將軍將秦軍爲前行

南水經注曰漳水東逕三州逢陽縣界水經注汙水出武志郭縣有汙城應劭曰洹水在湯陰界殷墟故殷都也臣瑣按古漳水自曲周流逕平鄉東廣宗西入巨鹿縣界明以來漳水南也三戶津今廣平府磁州西非漳洹水在大名縣故魏縣西

胡氏曰拈地志濁漳水一名漳水在今安陽縣北去朝歌殷都一百五十里然則此殷虛非朝歌也汲冢古文曰昔殷遷於北冢曰殷虛南去鄴三十里殷墟今在磁州西入漳洹水在大名縣故魏縣西

胡氏曰拈地志濁漳水一名漳水在今俗名柳河在那州平鄉縣北三戶津在相州入漳郡國志鄴有汙城應劭曰洹水在湯陰界殷墟故殷都也臣瑣按殷虛非一所自周流遷徙不常故羽得軍漳南三戶津拈地志三戶津在相州入漳洹水在大名縣故魏縣西

南三十里殷墟今在彰德府安陽縣

子嬰遣將將兵距嶢關沛公欲擊之張良曰秦兵尚彊未可輕願先遣人益張旗幟於山上爲疑兵使酈食其陸賈往說秦將啗以利秦將果欲連和沛公欲許之張良曰此獨其將欲叛恐其士卒不從不如因其懈怠擊之沛公引兵繞嶢關踰藍山擊秦軍大破之藍田南遂至藍田又戰其北秦兵大敗

胡氏曰嶢嶢山之關李奇曰在上洛北藍田南武關之西朱敏求長安志曰嶢關即藍田關在縣東南九十里藍山在縣東南二十五里按從武關入秦者道必由西南藍田縣嶢關在其縣東南藍山在其縣南十里關在藍田谷北霸水涇水之間

秦苛澹久矣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廸諸吏民皆案堵如故凡吾所以來爲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無恐且吾所以還軍霸上待諸侯至而定約束耳乃使人與秦吏行縣鄉邑告諭之秦民大喜爭持牛羊酒食獻饗軍士沛公又讓不受曰倉粟多非乏不欲費民民又益喜唯恐沛公不爲秦王

胡氏曰嶢都今西安府屬縣霸上西安府咸甯縣之白鹿原也

項羽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收其貨寶婦女而東秦民大失望韓生說項羽曰關中阻山帶河四塞之地地肥饒可都以霸項羽見秦宮室皆已燒殘破又心思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誰知之者韓生退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項羽聞之烹韓生項羽使人致命懷

王懷王曰如約項羽怒曰懷王者吾家所立耳非有功伐何以得專主約天下初發難時假立諸侯後以伐秦然身披堅執銳首事暴露於野三年滅秦定天下者皆將相諸君與籍之力也懷王雖無功固當分其地而王之諸將皆曰善春正月羽尊懷王爲義帝曰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乃徙義帝於江南都郴二月羽分天下王諸將羽自立爲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羽與范增疑沛公而業已講解又惡負約乃陰謀曰巴蜀道險秦之遷人皆居之乃曰巴蜀亦關中地也故立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中都南鄭而三分關中王秦降將以距塞漢路章邯爲雍王王咸陽以西都廢邱長史欣者故爲櫟陽獄掾嘗有德於項梁都尉董翳者本勸章邯降楚故立欣爲塞王王咸陽以東至河都櫟陽立翳爲翟王王上郡都高奴漢王怒

欲攻項羽周勃灌嬰樊噲皆勸之蕭何諫曰雖王漢中之惡不猶愈於死乎漢王曰何爲乃死也何曰今衆弗如百戰百敗不死何爲夫能詘於一人之下而信於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臣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漢王曰善乃遂就國以何爲丞相漢王賜張良金百鎰珠二斗良具以獻項伯漢王亦因令良厚遺項伯使盡請漢中地項王許之夏四月諸侯罷戲下兵各就國項王使卒三萬人從漢王之國楚與諸侯之慕從者數萬人從杜南入蝕中張良送至褒中漢王遣良歸韓良因說漢王燒絕所過棧道以備諸侯盜兵且示項羽無東意（拔郴今湖南郴州西楚指徐州府銅山縣今西安府興平縣鄗大邱也楚也南鄭今漢中府附郭縣廢故今延安府膚施縣三秦胡註爲雍塞翟是也杜縣在長安縣南胡註引子午駱谷二道證蝕中然從杜南而入則子午谷也從長安南子谷至夾嶺汎東向江口營當陝縣西鄉縣之午谷郎子午鎮也又南至石泉縣之迴風嶺乃由洋縣城固而至漢中史言張良送至褒中在今褒城縣則當時棧閣自子午鎮鄠迤西南行矣）

項羽徙齊王市於膠東而以田都爲齊王田榮聞之大怒五月榮發兵距擊田都都亡走楚榮遷齊王市不令之膠東市畏項羽竊亡之國榮怒六月追擊殺市於卽墨自立爲齊王是時彭越在鉅野有衆萬餘人無所屬榮與越將軍印使擊濟北秋七月越擊殺濟北王安榮遂幷王三齊之地又使越擊楚項王命蕭公角將兵擊越越大破楚軍（拔濟南青州萊州三府地也）初淮陰人韓信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爲吏又不能治生商賈常從人寄食飲人多厭之淮陰屠中少年有侮信者曰若雖長大好帶刀劍中情怯耳因衆辱之曰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袴下於是信孰視之俛出袴下蒲伏一市人皆笑信以爲怯及項

梁渡淮信杖劍從之居麾下無所知名項梁敗又屬項羽羽以爲郎中數以策干羽羽不用漢王之入蜀信亡楚歸漢未知名爲連敖坐當斬其輩十三人皆已斬次至信信乃仰視適見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何爲斬壯士滕公奇其言壯其貌釋而不斬與語大說之言於王王拜以爲治粟都尉亦未之奇也信數與蕭何語何奇之漢王至南鄭諸將及士卒皆歌謳思東歸多道亡者信度何等已數言王王不我用卽亡去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王曰丞相何亡王大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王王且怒且喜罵何曰若亡何也何曰臣不敢亡也臣追亡者耳王曰若所追者誰何曰韓信也王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耳至如信者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

可與計事者願王策安所決耳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何曰計必欲東能用信卽留不能用信終亡耳王曰吾爲公以爲將何曰雖爲將信不留王曰以爲大將何曰幸甚於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慢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擇良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耳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爲得大將至拜大將乃韓信也一軍皆驚信拜禮畢上坐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辭謝因問王曰今東鄉爭權天下豈非項王耶漢王曰然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賀曰惟信亦以爲大王不如也然臣嘗事之請言項王之爲人也項王暗噁叱咤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嘔嘔人有疾病涕泣分

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刓敝忍不能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背義帝之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逐其故主而王其將相又遷逐義帝置江南所過無不殘滅百姓不親附特劫於威彊耳名雖爲霸實失天下心故其彊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且三秦王爲秦將將秦子弟數歲矣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衆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坑秦降卒二十餘萬唯獨邯欣翳得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彊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入武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瀝與秦民約瀝三章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關中民咸知之大王失職入漢中秦民無不恨者今大王

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爲得信晚遂聽信計部署諸將所擊留蕭何收巴蜀租給軍糧食入月漢王引兵從故道出襲雍雍王章邯走廢邱漢王遂定雍地東至咸陽引兵圍雍王於廢邱而遣諸將略地塞王欣翟王翳皆降以其地爲渭南河上上郡令將軍辟陽侯迎太公呂后項王聞之發兵距之陽夏不得前王陵者沛人也先聚黨數千人居南陽至是始以兵屬漢項王以故哭令鄭昌爲韓王以距漢張良遺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卽止不敢東又以齊梁反書遺項王曰齊欲與趙幷滅楚項王以此故無西意而北擊齊按淮陰今淮安府清河縣從故道襲雍唐時道荔支道也故道今漢中府鳳縣北渭水之南廢耶則興平縣其東

二年　張良自韓間行歸漢漢王以爲成信侯良多病未嘗特將常爲畫策臣時時從漢王按軍行不必皆特將者諮議參軍亦不容少

項王北至城陽齊王榮將兵會戰敗走平原平原民殺之項王復立田假爲齊王遂北至北海燒夷城郭室屋坑田榮降卒係虜其老弱婦女所過多所殘滅齊民相聚叛之按史言項羽之暴城陽今莒州

漢王自臨晉渡河魏王豹降將兵從下河內虜殷王卬置河內郡拔臨晉今朝邑縣在長安東北東出晉之蒲津關河內郡今懷慶府由蒲州府跨太行山取懷慶也此時關中除犬邱外餘俱平故無後顧之慮

初陽武人陳平事魏王咎於臨濟爲太僕說魏王不聽人或譖之平亡去後事項羽羽賜爵爲卿殷王反項羽使平擊降之還拜爲都尉賜金二十鎰居無何漢王攻下殷項王怒將誅定殷將

吏平懼乃封其金與印使使歸項王而挺身間行杖劍亡渡河歸漢王於修武因魏無知求見漢王漢王召入賜食遣罷就舍平曰臣爲事來所言不可以過今日於是漢王與語而說之問曰子之居楚何官曰爲都尉是日卽拜平爲都尉使爲參乘典護軍諸將盡讙曰大王一日得楚之亡卒未知其高下而卽與同載反使監護長者漢王聞之愈益幸平（按陽武縣屬懷慶府縣西北五十里修武縣屬懷慶府）

漢王南渡平陰津至洛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王曰臣聞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故曰明其爲賊敵乃可服項羽爲無道放殺其主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大王宜率三軍之衆爲之素服以告諸侯而伐之則四海之內莫不仰德此三王之舉也於是漢王爲義帝發喪發使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放殺義帝江南大逆無道寡人悉發關中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漢以下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此言發三河士以攻其北又南浮江漢下兵以夾攻之也）使者至趙陳餘曰漢殺張耳乃從於是漢王求人類張耳者斬之持其頭遺陳餘餘乃遣兵助漢（按平陰津在懷慶府孟縣於懷慶府爲南渡河至河南府洛陽縣新城故縣又在洛陽之南南浮江漢胡註確言兩道夾攻也）

田榮弟橫收散卒得數萬人起城陽夏四月立榮子廣爲齊王以拒楚項王因留連戰未能下雖聞漢東既擊齊欲遂破之而後擊漢漢王以故得率諸侯兵凡五十六萬人伐楚到外黃彭越將其兵三萬餘人歸漢漢王曰彭將軍收魏地得十餘城欲急立魏後今西魏王豹眞魏後乃拜彭越爲魏相國擅將其兵之漢王使與二十人俱（按碭今碭山縣虞城縣）略定梁地漢王遂入彭城收其貨寶美人日置酒高會項王聞

之令諸將擊齊而自以精兵三萬人南從魯出胡陵至蕭晨擊漢軍而東至彭城日中大破漢軍漢軍皆走相隨入穀泗水死者十餘萬人漢卒皆南走山楚又追擊至靈壁東睢水上漢軍卻爲楚所擠卒十餘萬人皆入睢水水爲之不流圍漢王三匝會大風從西北起折木發屋揚沙石窈冥晝晦逢迎楚軍大亂壞散而漢王乃得與數十騎遁去是時呂后兄周呂侯爲漢將兵居下邑漢王間往從之稍稍收其士卒諸侯皆背漢復與楚（按城陽莒州也胡註確甚此由記者成誤今開封杞縣東南從魯出胡陵至蕭在城陽西不在南也至蕭者自宛州府南至魚臺沛縣銅山而後至蕭在彭城西所以絕漢後路也穀泗水者古人二水合流互得通稱之名其實泗水自角城入淮淮泗之交曰穀泗水睢水自睢陽入淮睢陵入淮下邑今歸德夏邑縣漢自渡河後由蒲州懷慶至靈壁雖陵入淮淮入穀水卽解水入渙渙自河南永城入安徽運宿州至河南未經兵燹故敗而諸侯復背漢與楚）

漢王問羣臣曰吾欲捐關以東等棄之誰可與共功者張良曰九江王布楚梟將與項王有隙彭越與齊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卽欲捐之此三人則楚可破也初項王擊齊徵兵九江九江王布稱病不往遣將將軍數千人行漢之破楚彭城布又稱病不佐楚楚王由此怨布數使使者誚讓召布布愈恐不敢往項王方北憂齊趙西患漢所與者獨九江王又多布材欲親用之以故未之擊漢王自下邑從軍碭遂至虞謂左右曰如彼等者無足與計天下事謂者隨何進曰不審陛下所謂漢王曰孰能爲我使九江令之發兵倍楚留項王數月我之取天下可以百全隨何曰臣請使之漢王使與二十人俱（按碭今碭山縣虞城縣）五月漢王至滎陽諸敗軍皆會蕭何亦發關中老弱未傅者悉

詣滎陽漢軍復大振楚起於彭城常乘勝逐北與漢戰滎陽南京索間楚騎來眾漢王擇軍中可爲騎將者皆推故秦騎士重泉人李必駱甲漢王欲拜之必甲曰臣故秦民恐軍不信臣願得大王左右善騎者傅之乃拜灌嬰爲中大夫令李必駱甲爲左右校尉將騎兵擊楚騎於滎陽東大破之楚以故不能過滎陽而西漢王軍滎陽築甬道屬之河以取敖倉粟按京水索水皆在開封府滎陽縣東大泉同州府蒲城縣北敖倉在滎陽西北敖山上

漢兵引水灌廢邱廢邱降章邯自殺盡定雍地以爲中地北地隴西郡按中地後曰右扶風今屬鳳翔府北地則慶陽隴西則鞏昌也

宮室縣邑事有不及奏決者輒以便宜施行上來以聞計關中戶口轉漕調兵以給軍未嘗乏絕按此蕭何所以功第一也

漢王如滎陽命蕭何守關中侍太子爲漕令約束立宗廟社稷

魏王豹謁歸視親疾至則絕河津反爲楚約都平陽在河東故斷其津漕以拒漢軍

於是漢王以韓信爲左丞相與灌嬰曹參俱擊魏漢王問酈生魏大將誰也對曰柏直王曰是口尚乳臭安能當韓信騎將誰也曰馮敬曰是秦將馮無擇子也雖賢不能當灌嬰步卒將誰也曰項它曰不能當曹參吾無患矣韓信亦問酈生魏得無用周叔爲大將乎酈生曰柏直也信曰豎子耳遂進兵魏王盛兵蒲坂以塞臨晉信乃益爲疑兵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渡軍襲安邑魏王豹驚引兵迎信九月信擊虜豹傳詣滎陽悉定魏地置河東上黨太原郡東岸臨晉縣在其北夏陽今同州府郃陽縣東又在臨晉之北皆在大河西岸安邑縣屬解州在其東南在蒲坂東將百里矣河東今平陽上黨今潞安太原今太原山西一省平矣

漢之敗於彭城而西也陳餘亦覺張耳不死即背漢韓信既定

魏使人請兵三萬人願以北擊燕趙東擊齊南絕楚糧道漢王許之乃遣張耳與俱引兵東北擊趙代後九月信破代兵禽夏說於閼與信之下魏破代漢輒使人收其精兵詣滎陽以距楚三年　韓信張耳以兵數萬東擊趙趙王及成安君陳餘聞之聚兵井陘口號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韓信張耳乘勝而去國遠鬬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饑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其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閒路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彼前不得鬬退不得還野無所掠不至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於麾下否則必爲二子所禽矣成安君嘗自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曰韓信兵少而疲如此避而不擊則諸侯謂吾怯而輕來伐我矣韓信使人閒視知其不用

廣武君策則大喜乃敢引兵遂下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夜半傳發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閒道萆山而望趙軍誡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令其不擊則諸侯謂吾怯而輕來伐我矣韓信使人閒視知其不用曰趙已先據便地爲壁且彼未見吾大將旗鼓未肯擊前行恐吾至阻險而還也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陳趙軍望見而大笑平旦信建大將旗鼓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於是信與張耳佯棄旗鼓走水上軍水上軍開入之復疾戰趙果空壁爭漢旗鼓逐信耳信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信所出奇兵二千騎共候趙空壁逐利則馳入趙壁皆拔趙旗立漢赤幟二千趙軍已不能得信等欲還歸壁壁皆漢赤幟見而大驚以爲漢皆已得趙王將矣兵遂亂遁走趙將雖斬之不能禁也

於是漢兵夾擊大破趙軍斬成安君泜水上禽趙王歇諸將効首虜畢賀因問信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澤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陳曰破趙會食臣等不服然竟以勝此何術也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不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此所謂驅市人而戰之其勢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爲戰今亨之生地皆走嘗尚可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曰善非臣所及也信募生得廣武君者亨千金有縛致麾下者信解其縛東鄉坐師事之問曰僕欲北伐燕東伐齊何若而有功廣武君辭謝曰臣敗亡之虜何足以權大事乎信曰僕聞之百里奚居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愚於虞而智於秦也用與不用聽與不聽也誠令成安君聽足下計若信者亦已爲禽矣以不用足下故信得侍耳今僕委心歸計願足下勿辭廣武君曰今將軍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東下井陘不終朝而破趙二十萬眾誅成安君名聞海內威震天下此其實難用今將軍欲舉倦敝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欲戰不得攻之不拔情見勢屈兵詭道也乘勢以爲用者也見顯露也屈盡也吾之銳敵知所備勢屈則敵得乘吾之敝情見則敵知之矣既不服齊必距境以自彊燕齊相持而不下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此將軍所短也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韓信曰然則何由廣武君對曰方今爲將軍計莫如按甲休兵鎮撫趙民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北首燕路而後遣辨士奉咫尺之書暴其所長於燕燕已從而東臨齊雖有智者亦不知爲齊計矣如是則天下事皆可圖也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韓信曰善從其策發使使燕燕從風而靡遣使報漢且請以張耳王趙漢王許之楚數使奇兵渡河擊趙張耳韓信往來救趙因行定趙城邑發兵詣漢（按信既定山西遂由平定州東固關出井陘井陘者太行八陘之一也舉山如淳言依山以自蔽蔽語精綿蔓水今曰斯沒水自平定州東遶井陘南東北入平山界舊自井陘西非出窮泉谷之水註所云井陘山水是也東南注綿蔓水）隨何至九江九江太宰主之三日不得見隨何說太宰曰王之不見何必以楚爲彊漢爲弱也此臣之所以爲使使何得見言之而是大王所欲聞也言之而非使何等二十人伏斧質九江市足以明王倍漢而與楚也太宰乃言之王王見之隨何曰漢王使臣敬進書大王御者竊怪大王與楚何親也九江王曰寡人北鄉而臣事之隨何曰大王與項王俱列爲諸侯北鄉而臣事之者必以楚爲彊可以託國也項王伐齊身負版築爲士卒先大王宜悉九江之兵渡淮日夜會戰彭城下大王乃撫萬人之眾無一人渡淮者垂拱而觀其孰勝夫託國於人者固若是乎大王提空名以鄉楚而欲厚自託臣竊爲大王不取也然而大王不背楚者以漢爲弱也夫楚兵雖彊天下負之以不義之名以其背盟約而殺義帝也漢王收諸侯還守成皋滎陽下蜀漢之粟深溝壁壘分卒守徼乘塞楚人深入敵國八九百里老弱轉糧千里之外漢堅守而不動楚進則不得攻退則不能解故曰楚兵不足恃也使楚勝漢則諸侯自危懼而相救夫楚之疆適足以致天下之兵耳故楚不如漢其勢易見也今大王不與萬全之漢而自託於危亡之楚臣竊爲大王惑之臣非以九江之兵足以亡楚也大王發兵而倍楚項王必留數月漢之

取天下可以萬全臣請與大王提劍而歸漢漢王必裂地而封大王又況九江必大王有也九江王曰請奉命陰許叱楚與漢未敢泄也楚使者在九江舍傳舍方急責布發兵隨何直入坐楚使者上曰九江王已歸漢楚何以得發兵布愕然楚使者起何因說布曰事已構可遂殺楚使者無使歸而疾走漢幷力布曰如使者教於是殺楚使者因起兵而攻楚楚使項聲龍且攻九江數月龍且破九江軍布欲引兵走漢恐楚兵殺之乃間行與何俱歸漢十二月九江王至漢漢王方踞牀洗足召布入見布大怒悔來欲自殺乃出就舍帳御飲食從官皆如漢王居布又大喜過望於是乃使人入九江楚已使項伯收九江兵盡殺布妻子布使者頗得故人幸臣將衆數千人歸漢漢益九江王兵與俱屯成皐楚數侵奪漢甬道漢軍乏食漢王與酈食其謀

撓楚權食其說漢王復立六國後漢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矣食其未行張良從外來謁漢王方食曰子房前客有爲我計撓楚權者具以酈生語告良曰何如良曰誰爲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曰何哉對曰臣請借前箸爲大王籌之昔湯武封桀紂之後者度能制其死生之命也今陛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天下游士離其親戚棄墳墓去故舊從陛下游者徒欲日夜望咫尺之地今復立六國之後天下游士各歸事其主從其親戚反其故舊墳墓陛下誰與取天下乎且夫楚唯無彊六國立者復撓而從之陛下焉得而臣之誠用客之謀陛下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而公事令趣銷印

荀悅論曰夫立策決勝之術其要有三一曰形二曰勢三曰情故策同事等而功殊者三術不同也初張耳陳餘說陳涉以復

六國自爲樹黨酈生亦說漢王所以說者同而得失異者陳涉之起天下皆欲亡秦而楚漢之分未有所定今天下未必欲亡項也故立六國於陳涉所謂多已之黨而益秦之敵也且陳涉未能專天下之地也所謂取非其有以與於人行虛惠而獲實福也立六國於漢王所謂割已之有而以資敵設虛名而受實禍也此同事而異形者也及朱義待秦趙之斃與昔卞莊刺虎同說者也施之戰國之時鄰國相攻無臨時之急則可也戰國之立其日久矣一戰勝敗未必以存亡也其勢非能急於亡敵國也進乘利退自保故累力待時乘敵之斃其勢然也今楚趙所起其與秦勢不並立安危之機呼吸成變進則定功退則受禍此同事而異勢者也伐趙之役韓信軍於泜水之上而趙不能敗彭城之難漢王戰於睢水之上士卒皆赴入睢水而楚兵

大勝何則趙兵出國迎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懷內顧之心無出死之計韓信軍孤在水上士卒必死無有二心此信之所以勝也漢王深入敵國置酒高會士卒遥豫戰心不固楚以彊大之威而喪其國都士卒皆有憤激之氣救敗赴亡之急以決一旦之命此漢之所以敗也且韓信選精兵以守而趙以內顧之士攻之項羽選精兵以攻而漢以怠惰之卒應之此同事而異情者也故曰權不可豫設變不可先圖與時遷移應物變化設策之機也（按此可爲趙括徒讀父書之戒）

漢王謂陳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陳平曰項王骨鯁之臣亞父鍾離昧龍且周殷之屬不過數人耳大王誠能捐數萬斤金行反閒閒其君臣以疑其心項王爲人意忌信讒必內相誅漢因舉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漢王曰善乃出黃金四萬斤與平恣

所爲不問其出入平多以金縱反閒於楚軍宣言諸將鍾離昧等爲項王將功多矣然而終不得裂地而王欲與漢爲一以滅項氏而分王其地項羽果意不信鍾離昧等夏四月楚圍漢王於滎陽急漢王請和割滎陽以西者爲漢亞父勸羽急攻滎陽漢王患之項羽使使至漢陳平使爲大牢具舉進見楚使卽佯驚曰吾以爲亞父使乃項王使復持去更以惡草具進楚使歸具以報項王項王果大疑亞父亞父欲急攻下滎陽城項王不信不肯聽亞父亞父乃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賜骸骨歸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五月將軍紀信言於漢王曰事急矣臣請誑楚王可以閒出於是陳平夜出女子東門二千餘人楚因四面擊之紀信乃乘王車黃屋左纛曰食盡漢王降楚皆呼萬歲之城東觀以故漢王得與數十騎出西

門遁去令韓王信與周苛魏豹樅公守滎陽羽見紀信問漢王安在曰已出去矣羽燒殺信周苛樅公相謂曰反國之王難與守城因殺魏豹漢王出滎陽至成皐入關收兵欲復東轅生說漢王曰漢與楚相距滎陽數歲漢常困願君王出武關項王必引兵南走王深壁勿戰令滎陽成皐閒且得休息使韓信等得安輯河北趙地連燕齊君王乃復走滎陽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漢得休息復與之戰破之必矣漢王從其計出軍宛葉閒與黥布行收兵羽聞漢王在宛果引兵南漢王堅壁不與戰漢王之敗彭城解而西也彭越皆亡其所下城獨將其兵北居河上常往來爲漢游兵擊楚絶其後糧是月彭越渡睢與項聲薛公戰下邳破殺薛公羽乃使終公守成皐而自東擊彭越漢王引兵北擊破終公復軍成皐六月羽已破走彭越聞漢復軍成

皐乃引兵西拔滎陽城遂圍成皐漢王逃獨與滕公共車出成皐玉門北渡河宿小脩武傳舍晨自稱漢使馳入趙壁張耳韓信未起卽其臥內奪其印符以麾召諸將易置之信耳起乃知漢王來大驚漢王旣奪兩人軍卽令張耳循行備守趙地拜韓信爲相國收趙兵未發者擊齊諸將稍稍得出成皐從漢王楚遂拔成皐欲西漢使兵距之鞏令其不得西（按玉門張晏云成皐北門小脩武晉灼云在大脩武城東疑今衛輝府滎嘉縣鞏今河南府鞏縣）漢王得韓信軍復大振八月引兵臨河南鄭軍小脩武欲復與楚戰卽中鄭忠說止漢王使高壘深塹勿與戰漢王聽其計使將軍劉賈盧綰將卒二萬人騎數百度白馬津入楚地佐彭越燒楚積聚以破其業無以給項王軍食而已楚兵擊劉賈賈輒堅壁不肯與戰而與彭越相保（按楚之軍食濱于大河當在今曹濮間）

彭越攻徇梁地下睢陽外黃等十七城九月項王謂大司馬曹咎曰謹守成皐卽漢王欲挑戰愼勿與戰勿令得東而已我十五日必定梁地復從將軍羽引兵東行擊陳留外黃睢陽等城（睢陽外黃前攻下未有背下之守備故可決定之之日）漢王欲捐成皐以東屯鞏洛以距楚廊生曰王者以民爲天而民以食爲天夫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乃有藏粟甚多楚人拔滎陽不堅守敖倉乃引而東令適卒分守成皐此乃天所以資漢也方今楚易取而漢反卻自奪其便臣竊以爲過矣且兩雄不俱立楚漢久相持不決海內搖蕩農夫釋耒工女下機天下之心未有所定也願足下急復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倉之粟塞成皐之險杜太行之道距蒗孤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王從之乃復謀取敖倉（按太行綿

延自懷慶歷山西澤州路安遠州平定州以北白馬津在滑縣盡狐口在易州廣昌縣

四年　楚大司馬咎守成皐漢數挑戰楚軍不出使人辱之數日咎怒渡兵汜水士卒半渡漢擊之大破楚軍盡得楚國金玉貨賂咎及司馬欣皆自剄汜水上漢王引兵渡河復取成皐軍廣武就敖倉食項羽下梁地十餘城聞成皐破乃引兵還漢軍方圍鍾離昧於滎陽東聞羽至盡走險阻羽亦軍廣武與漢相守數月楚軍食少項王乃卽漢王相與臨廣武間而語羽欲與漢王獨身挑戰漢王數羽罪羽大怒伏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胸乃捫足曰虜中吾指漢王病創臥張良彊請漢王起行勞軍以安士卒毋令楚乘勝漢王出行軍疾甚因馳入成皐按汜水在開封府汜水縣東北合洛水以入河廣武山在滎陽縣西

韓信襲破齊歷下軍至臨淄遂東追齊王項王使龍且將兵號

二十萬以救齊與齊王合軍高密客或說龍且曰漢兵遠鬬窮戰其鋒不可當齊楚自居其地兵易敗散不如深壁令齊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亡城聞王在楚來救必反漢漢兵二千里客居齊地齊城皆反之其勢無所得食可無戰而降也龍且曰吾平生知韓信爲人易與耳不足畏也且夫救齊不戰而降之吾何功今戰而勝之齊之半可得也十一月齊楚與漢夾濰水而陳韓信夜令人爲萬餘囊滿盛沙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擊龍且佯不勝還走龍且果喜曰固知信怯也遂追信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卽急擊殺龍且水東軍散走齊王廣亡去信遂追北至城陽虜齊王廣漢將灌嬰追得齊守相田光進至博陽田橫聞齊王死自立爲齊王還擊嬰嬰敗橫軍於嬴下田橫亡走梁歸彭越進擊齊將田吸於千乘盡定齊地

按高密在萊州府膠州西濰水出沂州府莒州東北逕諸城高密安邱濰縣昌邑入海城陽莒州也贏泰安府萊蕪縣也千乘今青州府高苑縣

韓信使人言漢王請爲假王以鎮齊漢王發書大怒罵曰吾困於此旦暮望若來佐我乃欲自立爲王張良陳平躡漢王足因附耳語曰漢方不利甯能禁信之自王乎不如因而立之善遇使自爲守不然變生漢王亦悟因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卽爲眞王耳何以假爲春二月遣張良操印立韓信爲齊王徵其兵擊楚

弭變於事前也

漢王下令軍士不幸死者吏爲衣衾棺斂轉送其家四方歸心焉

此三軍之士皆如扶嬰之義

項羽自知少助食盡韓信又進兵擊楚羽患之乃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爲漢以東爲楚九月楚引兵解而東歸漢王欲西歸張良陳平說曰漢有天下大半而諸侯皆附楚兵疲食盡此天亡之時也今釋弗擊此所謂養虎自遺患也漢王從之

按鴻溝在滎陽東南引河爲菠宿渠之所也

五年　漢王追項羽至固陵與齊王信魏相國越期會擊楚信越不至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堅壁自守謂張良曰諸侯不從奈何對曰楚兵且破二人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天下可立致也齊王信之立非君王意信亦不自堅彭越本定梁地始君王以魏豹故拜越爲相國今豹死越亦望王而君王不早定今能取睢陽以北至穀城皆以王彭越從陳以東傅海與韓信信家在楚其意欲復得故邑能出捐此地以許兩人使各自爲戰則楚易破也漢王從之於是韓信彭越皆引兵來十一月劉賈南渡淮圍壽春遣人誘楚大司馬周殷殷畔楚以

舒屠六舉九江兵迎黥布並行屠城父隨劉賈皆會十二月項王至垓下兵少食盡與漢戰不勝入壁漢軍及諸侯兵圍之數重項王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乃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於是項王乘其駿馬名騅麾下壯士騎從者八百餘人直夜潰圍南出馳走平明漢軍乃覺之令騎將灌嬰以五千騎追之項王至東城乃自刎而死（按陰陵在陳州府淮寧縣西北即古固始也雖陽北至亭縣城則今歸德及曹州濟寧充州府西南等地從陳東傅南則自陳州潁州徐州淮安也舒今廬州府廬江縣西城父在潁州府亳州東南垓下聚在鳳陽府靈壁縣東南）漢王遂至定陶馳入齊王信壁奪其軍（按定陶今曹州府屬縣在府東南四十里信治亞夫不及）

帝置酒洛陽南宮上曰徹侯諸將毋敢隱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陛下使人攻城略地因以與之與天下同其利項羽不然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此其所以失天下也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填國家撫百姓給餉饋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眾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爲我禽也（羣臣悅服才爲第一義）

齊人婁敬戍隴西過洛陽因齊人虞將軍求見上上召見問之婁敬曰陛下都洛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婁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異周之先自后稷封部積德累善十有餘世至於太王王季文王武王而諸侯自歸之遂滅殷爲天子及成王即位周公相焉乃營洛邑以爲此天下之中也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故周之盛時天下和洽諸侯四夷莫不賓服効其貢職及其衰也天下莫朝周不能制也非唯其德薄也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沛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羽戰滎陽成皋之閒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骨中野不可勝數哭泣之聲未絕傷夷者未起而欲比隆於成康之時臣竊以爲不侔也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卒然有急百萬之眾可立具也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者也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鬬不搤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其勝也今陛下案秦之故地此亦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帝問羣臣羣臣皆山東人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即亡洛陽東有成皋西有殽澠倍河鄉伊洛其固亦足恃也上問張良良曰洛陽雖有此固其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

也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婁敬說是也上即日車駕西都長安（按殽即左氏之殽澠池縣也河在洛陽之北伊洛二水在南函函谷關隴隴西今鳳翔以西蜀今川中胡苑今延安慶陽以北也）

六年　人有上書告楚王信反者帝以問諸將皆曰亟發兵阬豎子耳帝默然又問陳平陳平曰人上書言信反信知之乎曰不知陳平曰陛下精兵孰與楚上曰不能過平曰陛下諸將用兵有能過韓信者乎上曰莫及也平曰今兵不如楚精而將不能及舉兵攻之是趣之戰也竊爲陛下危之上曰爲之奈何平曰古者天子有巡狩會諸侯陛下第出僞游雲夢會諸侯於陳陳楚之西界信聞天子以好出游其勢必無事而郊迎謁謁而道里均矣有德則易以亡故周之盛時天下和

陛下因禽之此特一力士之事耳帝以爲然乃發使告諸侯會陳吾將南游雲夢上因隨以行楚王信聞之自疑懼不知所爲或說信曰斬鍾離昧以謁上上必喜無患信從之十二月上會諸侯於陳信持昧首謁上上令武士縛信載後車遂械繫信以歸因赦天下田肯賀上曰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秦形勝之國也帶河阻山地勢便利其以下兵於諸侯譬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夫齊東有琅邪即墨之饒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濁河之限北有勃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萬此東西秦也非親子弟莫可使王齊者上曰善賜金五百斤上還至洛陽赦韓信封爲淮陰侯上嘗從容與信言諸將能將兵多少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於君何如曰臣多多而益善耳上笑曰多多益善何爲爲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

善將將此乃信之所以爲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按雲夢今荆州府監利縣秦中即關中地邪今諸城縣即墨今平度州濁河即大河）上以韓王信材武所王北近鞏洛南迫宛葉東有淮陽皆天下勁兵處乃以太原郡三十一縣爲韓國徙韓王信王太原以北備禦胡都晉陽信上書曰國被邊匈奴數入冦晉陽去塞遠請治馬邑上許之（按淮陽陳州府也邑今朔平府朔州也馬）初匈奴以秦北徙十餘年及秦滅匈奴復稍南度河單于頭曼有太子曰冒頓後有所愛閼氏生少子頭曼欲立之是時東胡彊而月氏盛乃使冒頓質於月氏既而頭曼急擊月氏月氏欲殺冒頓冒頓盜其善馬騎之亡歸頭曼以爲壯令將萬騎冒頓乃射殺頭曼而自立東胡聞冒頓立乃使使謂冒頓欲得頭曼時千里馬冒頓問羣臣羣臣皆曰此匈奴寶馬也勿與冒頓曰

奈何與人鄰國而愛一馬乎遂與之居頃之東胡又使使謂冒頓欲得單于一閼氏冒頓復問左右左右皆怒曰東胡無道乃求閼氏請擊之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愛一女子乎遂取所愛閼氏予東胡東胡王愈益驕東胡與匈奴中間有棄地莫居千餘里各居其邊爲甌脫東胡使使謂冒頓此棄地欲有之冒頓問羣臣羣臣或曰此棄地予之亦可勿與亦可於是冒頓大怒曰地者國之本也奈何予之諸言予之者皆斬之冒頓上馬令國中有後出者斬遂襲擊東胡東胡初輕冒頓不爲備冒頓遂滅東胡既歸又西擊走月氏南并樓煩白羊河南王遂侵燕代悉復收蒙恬所奪匈奴故地與漢關故河南塞至朝那膚施是時漢兵方與項羽相距中國罷於兵革以故冒頓得自彊控弦之士三十餘萬威服諸國秋匈奴圍韓王信於馬邑信數使使

胡求和解漢發兵救之疑信數閒使有二心使人責讓信信恐誅九月以馬邑降匈奴匈奴冒頓因引兵南踰句注攻太原至晉陽（按匈奴今內外蒙古北徙度漢西北也南濱河註云北河今鄂爾多斯七旗河套以北東胡後之鮮卑烏丸也月氏今甘州涼州二府外地白羊在河套樓煩在嵐武縣朝那今平涼固原州西南府治延安府附郭縣匈注山在朔平府朔州晉太原府陽太原縣也）

七年　上自將擊韓王信破其軍於銅鞮斬其將王喜信亡走匈奴白土人曼丘臣王黃等立趙苗裔趙利爲王復收信敗散兵與信及匈奴謀攻漢匈奴使左右賢王將萬餘騎與王黃等屯廣武以南至晉陽漢兵擊之匈奴輒敗走已復屯聚漢兵乘勝追之會天大寒雨雪士卒墮指者什二三上居晉陽聞冒頓居代谷欲擊之使人覘匈奴冒頓匿其壯士肥牛馬但見老弱及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可擊上復使劉敬往使匈奴未

還漢悉兵三十二萬北逐之踰句注劉敬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夸矜見所長今臣往徒見羸瘠老弱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爲匈奴不可擊也是時漢兵已業行上怒罵劉敬曰齊虜以口舌得官今乃妄言沮吾軍械繫敬廣武帝先至平城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四十萬騎圍帝於白登七日漢兵中外不得相救匈帝用陳平祕計使使閼氏閼氏謂冒頓曰兩主不相困今得漢地而單于終非能居之也且漢主亦有神靈單于察之冒頓與王黃趙利期而黃利兵不來疑其與漢有謀乃解圍之一角會天大霧漢使人往來匈奴不覺陳平請令彊弩傅兩矢外鄉從解角直出帝出圍欲驅太僕滕公固徐行至平城漢大軍亦到胡騎遂解去漢亦罷兵歸令樊噲止定代地上至廣武赦劉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吾皆已斬前使

十輩矣乃封敬二千戶爲關內侯號爲建信侯拔銅鞮今沁州南白土在今榆林府神木縣邊牆之北布喀河南岸廣武在代州西十五里非廣武山之近敖山者也代谷今宣化府蔚州以北平城白登皆今大同府大同縣

十年　陳豨與王黃等反自立爲代王劫略趙代上自東擊之至邯鄲喜曰豨不據邯鄲而阻漳水吾知其無能爲矣周昌奏常山二十五城亡其二十城請誅守尉上曰是力不足亡罪上令周昌選趙壯士可令將者白見四人上嫚罵曰豎子能爲將乎四人慙皆伏地上封各千戶以爲將左右諫曰從入蜀漢伐楚賞未徧行今封此何功上曰非汝所知陳豨反趙代地皆豨有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未有至者今計唯獨邯鄲中兵耳吾何愛四千戶不以慰趙子弟皆曰善又聞豨將皆故賈人上曰吾知所以與之矣乃多以金購豨將豨將

多降拔漢高帝四年以邯鄲爲趙國陳稀所據也常山今正定府及趙州地

十一年　秋七月淮南王布反上召諸將問計皆曰發兵擊之坑豎子耳何能爲乎汝陰侯滕公爲上言故楚令尹薛公上乃召見問薛公對曰布反不足怪也使布出於上計山東非漢之有也出於中計勝敗之數未可知也出於下計陛下安枕而臥矣上曰何謂上計對曰東取吳西取楚并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山東非漢之有也何謂中計東取吳西取楚并韓取魏據敖倉之粟塞成皋之口勝敗之數未可知也何謂下計東取吳西取下蔡歸重於越身歸長沙陛下安枕而臥漢無事矣上曰是計將安出對曰出下計上曰何爲廢上中計而出下計對曰布故麗山之徒也自致萬乘之主此皆爲身不顧後爲百姓萬世慮者也故曰出下計上曰善於是上自將兵而東羣臣皆以爲漢高帝四年以邯鄲爲趙國陳稀所據也常山今正定府及趙州地

臣居守皆送至霸上鄧侯病自彊起至曲郵見上曰臣宜從病甚楚人剽疾願上無與爭鋒因說上令太子爲將軍監關中兵上曰子雖病彊臥而傅太子是時叔孫通爲太傅留侯行少傅事發上郡北地隴西車騎巴蜀材官及中尉卒三萬人爲皇太子衛軍霸上布之初反謂其將曰上老矣厭兵必不能來使諸將諸將獨患淮陰彭越今皆已死餘不足畏也故遂反果如薛公之言東擊荊荊王賈走死富陵盡劫其兵渡淮擊楚楚發兵與戰徐僮間爲三軍欲以相救爲奇或說楚將曰布善用兵民素畏之且兵法諸侯自戰其地爲散地今別爲三彼敗吾一軍餘皆走安能相救不聽布果破其一軍其二軍散走布遂引兵而西明年上與布軍遇於鄱西布兵精甚上壁庸城望布軍

陳如項籍軍上惡之與布相望見遥謂布曰何苦而反布曰

欲爲帝耳上怒黥之遂大戰布軍敗走渡淮數止戰不利與百餘人走江南上令別將追之別將追擊布軍大破之於洮水布走就番君鄱陽人殺之茲鄉胡氏曰吳謂荆王劉賈所封之地楚謂楚王交所封之地齊謂齊王肥所封之地魯亦入楚境韓地時以益淮陽國鄆地梁王友所封之塘也下蔡縣屬沛郡春秋時之州來也越會稽地故越王句踐故策其西取下蔡東取劉賈以據全淮越在東南故策其歸幅重於越以自厚爲深固不可取之計布娶於長沙王故策其身卑身以事彊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蔽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飢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衆易橈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

反帝聞之罷丞相及行兵皆歸長安以棘蒲侯柴武爲大將軍將四將軍十萬衆擊之祁侯繒賀爲將軍軍滎陽秋七月上自太原至長安詔濟北吏民兵未至先自定及以軍城邑降者皆赦之復官爵與王興居去來者赦之八月濟北王興居兵敗自殺胡氏曰據靳歙傳棘蒲趙地也在安陽以東宋白曰棘蒲者後改爲平棘班志祁縣城是也大夫賈辛邑括地志并州祁縣東之陘塞拔漢都長安以滎陽爲關

前十一年　匈奴寇狄道時匈奴數爲邊患太子家令顏川鼂錯上言兵事曰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餘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步兵車騎弓弩長戟矛鋋劍楯之地各有所宜不得其宜者或十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趨利弗及避難不里

前擊役解與金鼓之指相失此不習勒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無矢同中不能入與無鏃同此將不省兵之禍也五不當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聞小大異形彊弱異勢險易異備夫卑身以事彊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飢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衆易橈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

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騶發矢道同的則匈奴之革笥木薦弗能支也下馬地鬬劍銊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興數十萬之衆以誅數萬之匈奴衆寡之計以一擊十之術也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也故以大爲小以彊爲弱在俛仰之間耳夫以人之死爭勝跌而不振則悔之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來歸誼者其衆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腸之堅甲絜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即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爲表裏各用其長技衝加之以衆此萬全之術也帝嘉之賜錯書寵答

死也貪戾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勢戰則爲人禽屯則卒積死夫胡貉之人其性耐寒揚粵之人其性耐暑秦之戍卒不耐其水土戍者死於邊輸者償於道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以謫發之名曰謫戍先發吏有謫及贅壻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後入閭取其左發之不順行者嬗怒有萬死之害而亡銖兩之報死事之後不得一算之復天下明知禍烈及已也陳勝行戍至於大澤爲天下先倡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而行之之敝也胡人衣食之業不著於地其勢易以擾亂邊境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以離南晦也今胡人數轉牧行獵於塞下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陛下不救則邊民絕望而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竭至則胡又

已去騷而不罷爲費甚大罷之則胡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今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爲之高城深塹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家先爲室屋具田器乃募民免罪拜爵復其家予冬夏衣稟食能自給而止塞下之民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縣官爲贖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勢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以陛下之時徙民寶邊使遠方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無係虜之患利施後世名稱聖明其與秦之行怨民相去遠矣上從其言募民徙塞下錯復言陛下幸募民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之費益寡甚大惠也下吏誠能稍厚其壯士和輯其心而勿侵刻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募而勸往矣臣聞古之徙民者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然後營邑立城製里割宅先爲築室家置器物爲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也爲置醫巫以救疾病以修祭祀男女有昏生死相鄰墳墓相從種樹畜長室屋完安此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臣又聞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使五家爲伍伍有長十長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十連一邑邑有假候皆擇其邑之賢材有護習地形知民心者居則習民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故卒伍成於內則軍政定於外服習以成勿令遷徙幼則同遊長則共事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

救晝戰目相見則足以相識驩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所徙之民非壯有材者但費衣糧不可用也雖有材力不得良吏猶亡功也陛下絕匈奴不與和親臣竊意其冬來南也壹大治則終身創矣欲立威者始於折膠來而不能困使得氣去後未易服也

（胡氏曰狄道縣爲隴西郡治所師古曰其地有狄種故曰狄道按狄道蘭州府狄道州）

十四年　匈奴老上單于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殺北地都尉卬虜人民畜產甚多遂至彭陽使奇兵入燒回中宮候騎至雍甘泉帝發車千乘騎卒十萬屯上郡北地隴西三郡上親勞軍勒兵申教令賜吏卒輩過郎署問郎署長馮唐曰父家何在對曰臣大父趙人父徙代上曰吾居代時吾尚食監高祛數爲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今吾每飯意未嘗不在鉅鹿也

父知之乎唐對曰尙不如廉頗李牧之爲將也上搏髀曰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爲將吾豈憂匈奴哉唐曰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上怒起入禁中良久召唐讓曰公奈何衆辱我獨無閒處乎唐謝曰鄙人不知忌諱上方以胡寇爲意乃卒復問唐曰公何以知吾不能用廉頗李牧也唐對曰臣聞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閫以內者寡人制之閫以外者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非虛言也臣大父言李牧爲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賞賜決於外不從中覆也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其智能選車千三百乘彀騎萬三千百金之士十萬是以北逐單于破東胡滅澹林西抑強秦南支韓魏當是之時趙幾霸其後會趙王遷立用郭開讒卒誅李牧令顏聚代之是以兵破士北爲秦所禽滅今臣竊聞魏

尙爲雲中守其軍市租盡以饗士卒私養錢五日一椎牛自饗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曾一入尙率車騎擊之所殺甚衆夫士卒盡家人子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伍符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幕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而吏奉法必用臣愚以爲陛下賞太輕罰太重且雲中守魏尙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由此言之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上說是日令唐持節赦魏尙復以爲雲中守而拜唐爲車騎都尉胡氏曰班志朝那武州故戎那邑也蕭關在朝那界唐爲原州之境後置蕭關縣爲今曰隴山關在原州平涼縣界班志彭陽縣屬安定郡應劭曰卽今彭原縣括地志彭陽縣故城在今涇州臨涇縣東二十里按蕭關在平涼府固原州東南隴山之西彭陽在慶陽府安化縣南回中宮在隴州雍今鳳翔府甘泉宮在鄜州淳化縣自西北而東南趨長安也上郡今延安西北也北地慶陽府長安西北隴西羣昌府長安西也

後六年　匈奴三萬騎入上郡三萬騎入雲中所殺略甚衆烽火通於甘泉長安以中大夫令免爲車騎將軍屯飛狐故楚相蘇意爲將軍屯句注將軍張武屯北地河內太守周亞夫爲將軍次細柳宗正劉禮爲將軍次霸上祝茲侯徐厲爲將軍次棘門以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送迎已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銳兵刃彀弓弩持滿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將軍令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之詔居無何上至又不得入於是上乃使使持節詔將軍吾欲入營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門士請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馳驅於是天子乃按轡徐行至營將軍亞夫持兵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爲動改容式車使人稱謝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既出軍門羣臣皆驚上曰嗟乎此眞將軍矣曩者霸上棘門軍若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耶稱善者久之月餘漢兵至邊匈奴亦遠塞漢兵亦罷乃拜周亞夫爲中尉胡氏曰秦滅義渠置北地郡項羽以河內郡爲殷國高帝滅殷復置河內郡細柳張揖曰在昆明池南今有柳市是也臣瓚曰一宿曰宿再宿曰信過信爲次師古曰匈奴傳云置三將軍軍長安西細柳渭北棘門霸上此則細柳不在渭北揖說是也索隱曰按三輔故事棘門在長安北秦時宮門也如淳曰棘門在橫門外橫門長安城北出西頭第一門拔蒲狐句注備雲中也北地備上郡也細柳在長安西南霸上在長安東北棘門在長安北

景帝前三年　初孝文時吳太子入見與皇太子飲博爭道皇太子引博局提吳太子殺之吳王由此稍失藩臣禮稱疾不朝京師知其以子故繫治驗問吳使者吳王恐始有反謀後使人爲秋請文帝復問之使者對曰王實不病漢繫治使者數輩吳王恐以故遂稱病夫察見淵中魚不祥唯上棄前過與之更始

於是文帝乃赦吳使者歸之而賜吳王几杖老不朝吳得釋其罪謀亦益解然其居國以銅鹽故百姓無賦卒踐更輒予平賈歲時存問茂材賞賜閭里他郡國吏欲來捕亡人者公共禁弗予如此者四十餘年最錯數上書言吳過可削文帝寬不忍罰以此吳日益橫及帝即位錯說上曰昔高帝初定天下昆弟少諸子弱大封同姓齊七十餘城楚四十餘城吳五十餘城封三庶孽分天下半今吳王前有太子之卻詐稱病不朝於古法當誅文帝弗忍因賜几杖德至厚當改過自新反益驕溢即山鑄錢煮海水爲鹽誘天下亡人謀作亂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禍小不削反遲禍大上令公卿列侯宗室雜議莫敢難獨竇嬰爭之由此與錯有卻及削楚王戊東海郡削趙王常山郡削膠西王卬六縣廷臣方議削吳吳王恐削地無已因發

謀舉事念諸侯無足與計者聞膠西王勇好兵使中大夫應高口說膠西王曰今者主上任用邪臣聽信讒賊侵削諸侯誅罰良重日以益甚語有之曰猛虎及米吳與膠西知名諸侯也一時見察不得安肆矣吳王身有內疾不能朝請二十餘年常患見疑無以自白脅肩累足猶懼不見釋竊聞大王以爵事有過所聞諸侯削地罪不至此恐不止削地而已王曰有之子將奈何高曰吳王自以爲與大王同憂願因時循理棄軀以除患於天下意亦可乎膠西王矍然駭曰寡人何敢如是主上雖急固有死耳安得不事高曰御史大夫晁錯營惑天子侵奪諸侯諸侯皆有背叛之意人事極矣彗星山蝗蟲起此萬世一時而憯勞聖人所以起也吳王內以晁錯爲誅外從大王後車方洋天下所向者降所指者下莫敢不服大王誠幸而許之一言則

年六十二身自將少子年十四亦爲士卒先諸年上與寡人同下與少子等皆發凡二十餘萬人南使閩東越閩東越亦發兵從吳王起兵於廣陵（廣陵吳都）西涉淮因并楚兵發使遺諸侯書罪狀晁錯欲合兵誅之吳楚共攻梁破棘壁殺數萬人乘勝而前銳甚梁孝王遣將軍擊之又敗梁兩軍士卒皆還走梁王城守睢陽（睢陽梁都）初文帝且崩戒太子曰即有緩急周亞夫眞可任將兵及七國反書聞上乃拜中尉周亞夫爲太尉將三十六將軍往擊吳楚遣曲周侯酈寄擊趙將軍藥布擊齊復召竇嬰拜爲大將軍使屯滎陽監齊趙兵上與錯議出軍事錯欲令上自將兵而身居守又言徐僮之旁吳所未下者可以予吳錯素與吳相袁盎不善錯所居坐盎輒避盎盎所居坐錯亦避兩人未嘗同堂語盎夜見竇嬰爲言吳所以反願至前口對狀嬰入言上乃

召盎盎入見上方與錯調兵食上問盎今吳楚反於公意何如對曰不足憂也上曰吳王卽山鑄錢煮海爲鹽誘天下豪傑白頭舉事此其計不百全豈發乎何以言其無能爲也對曰吳銅鹽之利則有之安得豪傑而誘之誠令吳得豪傑亦且輔而爲誼不反矣吳所誘皆無賴子弟亡命鑄錢姦人故相誘以亂錯曰盎策之善上曰計安出盎對曰願屏左右上屏人獨錯在盎曰臣所言人臣不得知乃屏錯錯趨避東廂甚恨上卒問盎對曰吳楚相遣書言高皇帝王子弟各有分地今賊臣鼂錯擅適諸侯削奪之地以故反欲西共誅錯復故地而罷方今計獨有斬錯發使赦吳楚七國復其故地則兵可毋血刃而俱罷於是上默然良久曰顧誠何如吾不愛一人以謝天下盎曰愚計出此唯上孰計之乃拜盎爲太常密裝治行後十餘日上令丞相

青中尉嘉廷尉歐劾奏錯不稱主上德信欲疏羣臣百姓又欲以城邑予吳無臣子禮大逆無道錯當要斬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制曰可錯殊不知壬子上使中尉召錯紿載行市錯衣朝衣斬東市上乃使袁盎與吳王弟子宗正德侯通使吳調者僕射鄧公爲校尉上書言軍事見上上問曰道軍所來聞鼂錯死吳楚罷不鄧公曰吳爲反數十歲矣發怒削地以誅錯名其意不在錯也且臣恐天下之士拑口不敢復言矣上曰何哉鄧公曰夫鼂錯患諸侯彊大不可制故請削之以尊京師萬世之利也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爲諸侯報仇臣竊爲陛下不取於是帝喟然長息曰公言善吾亦恨之袁盎劉通至吳吳楚兵已攻梁壁矣宗正以親故先入見諭吳王令拜受詔吳王聞袁盎來知其欲說笑而應曰我已爲東帝尙誰拜不肯見盎盎而圍軍中欲劫使將盎不肯使人圍守且殺之盎得閒脫亡歸報太尉亞夫言於上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願以梁委之絕其食道乃可制也上許之亞夫乘六乘傳將會兵滎陽發至霸上趙涉遮說亞夫曰吳王素富懷輯死士久矣此知將軍且行必置間人於殽澠阨隘之間且兵事尙神密將軍何不從此右去走藍田出武關抵洛陽間不過差一二日自霸上右趨藍田出武關至洛陽其道便近若自霸上右趨藍田出武關至洛陽其道迂曲故差一二日　直入武庫擊鳴鼓諸侯聞之以爲將軍從天而下也太尉如其計至洛陽喜曰七國反吾乘傳至此不自意全今吾據滎陽以東無足憂者使吏搜殽澠間果得吳伏兵乃請趙涉爲護軍太尉引兵東北走昌邑吳攻梁急梁數使使條侯求救條侯不許又使使怨條侯於上上使告條侯救梁亞夫不奉詔堅壁不出而使弓高侯

等將輕騎兵出淮泗口絕吳楚兵後塞其饟道梁使中大夫韓安國及楚相張尙弟羽爲將軍羽力戰安國持重乃得頗敗吳兵吳兵欲西梁城守不敢西卽走條侯軍會下邑欲戰條侯堅壁不肯戰吳糧絕卒飢數挑戰終不出條侯軍中夜驚內相攻擊擾亂至帳下亞夫堅臥不起頃之復定吳奔壁東南陬亞夫使備西北已而其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吳楚士卒多飢死叛散乃引而去二月亞夫出精兵追擊大破之吳王濞棄其軍與壯士數千人夜亡走楚王戊自殺吳王之初發也吳臣田祿伯爲大將軍田祿伯曰兵屯聚而西無它奇道難以立功臣願得五萬人別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長沙入武關與大王會此亦一奇也吳王太子諫曰王以反爲名此兵難以借人人亦且反王奈何且擅兵而別多它利害徒自損耳吳王卽不許田祿伯吳

少將桓將軍說王曰吳多步兵步兵利險漢多車騎車騎利平地願大王所過城不下直去疾西據洛陽武庫食敖倉粟阻山河之險以令諸侯雖無入關天下固已定矣大王徐行留下城邑漢軍車騎至馳入梁楚之郊事敗矣吳王問諸老將老將曰此年少椎鋒可耳安知大慮於是王不用桓將軍計未度淮諸賓客皆得爲將校尉候司馬獨周丞不用乃上謁說王曰臣以無能不得待罪行閒臣非敢求有所將也願請王一漢節必有以報王乃予之周丞得節夜馳入下邳下邳時聞吳反皆城守至傳舍召令入戶使從者以罪斬令遂召昆弟所善豪吏告曰吳反兵且至屠下邳不過食頃今先下家室必完能者封侯矣出乃相告下邳皆下周丞一夜得三萬人使人報吳王遂將其兵北略城邑比至陽城兵十餘萬破陽城中尉軍聞吳王敗走

自度無與共成功卽引兵歸下邳未至疽發背死史言吳王有才不能用以致敗吳王之棄軍亡也軍遂潰王度淮走丹徒保東越兵可萬餘人漢使人以利啗東越東越卽紿吳王出勞軍而鏦殺之盛其頭馳傳以聞太子駒亡走閩越吳楚反凡三月皆破滅於是諸將乃以太尉謀爲是三王之圍臨菑也齊王使路中大夫告於天子天子復令路中大夫還報告齊王堅守漢兵今破吳楚矣路中大夫至三國兵圍臨菑數重無從入三國將與路中大夫盟曰若反言漢已破矣齊趣下三國不且見屠路中大夫既許至城下望見齊王曰漢已發兵百萬使太尉亞夫擊破吳楚方引兵救齊齊必堅守無下三國將誅路中大夫齊初圍急陰與三國通謀約未定會路中大夫從漢來其太臣乃復勸王無下

國會漢將欒布平陽侯等兵至擊破三國兵後聞齊初與三國有謀將欲伐齊齊孝王懼飲藥自殺太后王太子德曰漢兵還臣兵歸國膠西王徒跣席槀飲水謝太后王太子德曰漢兵還臣觀之已罷可襲願收王餘兵擊之不勝而逃入海未晚也王曰吾士卒皆已壞不可用弓高侯韓頹當遺膠西王書曰奉詔誅不義降者赦除其舉復故不降者滅之王何處須以從事王肉袒叩頭詣漢軍壁謝曰臣卬奉法不謹驚駭百姓乃苦將軍遠道至於窮國敢請菹醢之罪弓高侯執金鼓見之曰王苦軍事願聞王發兵狀王頓首鄰行對曰今者鼂錯天子用事臣變更高皇帝濾令侵奪諸侯地卬等以爲不義恐其敗亂天下七國發兵且誅錯今聞錯已罷兵歸將軍曰王苟以錯爲不善何不以聞及未有詔虎符擅發兵擊義國以此觀之意非徒欲誅錯也乃出詔書爲王讀之曰王其自圖王曰如卬等

死有餘罪遂自殺膠東菑川濟南三王皆伏誅鄧將軍兵至趙趙王引兵還邯鄲城守邯鄲趙都鄲寄攻之七月不能下匈奴聞吳楚敗亦不肯入邊欒布破齊還幷兵引水灌趙城城壞王遂自殺帝以齊首善以迫劫有謀非其舉也召立齊孝王太子壽是爲懿王濟北王欲自殺齊人公孫玃謂濟北王曰臣請試爲大王明說梁王通意天子說而不用死未晚也公孫玃遂見梁王曰夫濟北之地東接彊齊南牽吳越北窌燕趙此四分五裂之國權不足以自守勁不足以捍寇又非有奇怪云以待難也雖堅言於吳非其正計也鄉使濟北見情實示不從之端則吳必先歷齊畢濟北招燕趙而總之如此則山東之從結而無隙矣今吳王連諸侯之兵殿白徒之衆西與天子爭衡濟北獨底節不下使吳失與而無助跬步獨進瓦解土崩破敗而不救者未

必非濟北之力也夫以區區之濟北而與諸侯爭彊是以羔狐之弱而扞虎狼之敵也守職不橈可謂誠一矣功義如此尚見疑於上脅肩低首累足撫衿使有白悔不前之心非社稷之利也臣恐藩臣守職者疑之臣竊料之能歷西山徑長樂抵未央擾袂而正議者獨大王耳上有全亡之功下有安百姓之名德逾於骨髓恩加於無窮願大王留意詳惟之孝王大說使人馳以聞濟北王得不坐徙封於菑川

時會稽郡自蘇州南兼紹興等處豫章非春秋時之豫章此指今江西省也閩今福建省東越即東甌今溫州府永嘉縣南雄陽梁都今商邱縣徐潼皆在今泗州昌邑在今金鄉去梁東北一百里洞洞口今淮安府清河口盡吳糧運所在由邗溝運至今袁浦復由汴河運至梁也吳軍下邑從而東北仍在汴河之南亞夫軍汴河及睢城武二縣疑其營已從而西波汴史失記爾徙江淮而上由今安慶道湖北由南陽入武關也不知何以云長沙陽城胡注據班書作城陽極確丹徒今鎮江府丹徒縣舊川都今青州府壽光縣劇今青州府壽光縣

中六年　匈奴入膺門至武泉入上郡取苑馬吏卒戰死者二千人隴西李廣爲上郡太守嘗從百騎出遇匈奴數千騎見廣以爲誘騎皆驚上山陳廣之百騎皆大恐欲馳還走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今如此以百騎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爲大軍之誘必不敢擊我廣令諸騎曰前未到匈奴陣二里所止令曰皆下馬解鞍其騎曰虜多且近卽有急奈何廣曰彼虜以我爲走今皆解鞍以示不走用堅其意於是胡騎遂不敢擊有白馬將出護其兵李廣上馬與十餘騎馳射殺白馬將而復還至其騎中解鞍令士皆縱馬臥是時會暮胡兵終怪之不敢擊夜半時胡兵亦以爲漢有伏軍於旁欲夜取之胡皆引兵而去平旦李廣乃歸其大軍按胡注武泉屬雲中今察哈爾右翼西藍旗也

通鑑　　益陽胡林翼纂

武帝建元六年　匈奴來請和親天子下其議大行王恢燕人也習胡事議曰漢與匈奴和親率不過數歲卽復倍約不如勿許與兵擊之韓安國曰匈奴遷徙鳥舉難得而制自上古不屬爲人今漢行數千里與之爭利則人馬罷乏虜以全制其敝此危道也不如和親翠臣議者多附安國於是上許和親

閩越王郢興兵擊南越遮邑南越王守天子約不敢擅興兵使人上書告天子於是天子多南越義大爲發兵遣大行王恢出豫章大農令韓安國出會稽擊閩越淮南王安上書諫曰陛下臨天下布德施惠天下攝然人安其生自以沒身不見兵革今聞有司舉兵將以誅越臣安竊爲陛下重之越方外之地翦髮文身之民也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胡越不與受正朔非彊勿能服威弗能制也以爲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自漢初定以來七十二年越人相攻擊者不可勝數然天子未嘗舉兵而入其地也臣聞越非有城郭邑里也處谿谷之閒篁竹之中習於水鬬便於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險中國之人不知其勢阻而入其地雖百不當其一得其地不可郡縣也攻之不可暴取也以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過寸數而閒獨數百千里險阻林叢弗能盡著視之若易行之甚難天下賴宗廟之靈方內大寧藏白之老不見兵革民得夫婦相守父子相保陛下之德也越人名爲藩臣貢酎之奉不輸大內一卒之奉不給上事自相攻擊而陛下發兵救之是反以中

國而勞蠻夷也且越人愚戇輕薄負約反覆其不用天子之法度非一日之積也壹不奉詔舉兵誅之臣恐後兵革無時得息也閒者數年歲比不登民待賈侍資以接衣食賴陛下德澤振救之得毋轉死溝壑四年不登五年復蝗民生未復今發兵行數千里資衣糧入越地輿輸而踰領挽舟而入水行數百千里夾以深林叢竹水道上下擊石林中多蝮蛇猛獸夏月暑時疫泄霍亂之病相隨屬也曾未施兵接刃死傷者必眾矣前時南海王反陛下先臣使將軍開忌將兵擊之以其軍降處之上淦後復反自天暑多雨樓船卒水居輒棹未戰而疾死者過半親老涕泣孤子啼號破家散業迎尸千里之外裹骸骨而歸悲哀之氣數年不息長老至今以爲記曾未入其地而禍已至此矣陛下德配天地明象日月恩至禽獸澤及草木一人有饑寒

不終其天年而死者爲之悽愴於心今方內無狗吠之警而使陛下甲卒死亡暴露中原霑漬山谷邊境之民爲之早閉晏開朝不及夕臣安竊爲陛下重之不習南方地形者多以越爲人眾兵彊能難邊城淮南全國之時多爲邊吏臣竊聞之與中國異限以高山人迹絕車道不通天地所以隔外內也其入中國必下領水領水之山峭峻漂石破舟不可以大船載食糧下也越人欲爲變必先田餘干界中積食糧乃入伐材治船邊城守候誠謹越人有入伐材者輒收捕焚其積聚雖百越奈邊城何且越人緜力薄材不能陸戰又無車騎弓弩之用然而不可入者以保地險而中國之人不耐其水土也臣聞越甲卒不下數十萬所以入之五倍乃足輓車奉餉者不在其中南方暑濕近夏瘴熱暴露水居蝮蛇蠚生疾疢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

二三雖舉越國而虜之不足以償所亡臣聞道路言閩越王弟甲弒而殺之甲以誅死其民未有所屬陛下若欲來內處之中國使重臣臨存施德垂賞以招致之此必攜劾扶老以歸聖德若陛下無所用之則繼其絕世存其亡國建其王侯以爲畜越此必委質爲藩臣世共貢職陛下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組鎮撫方外不勞一卒不頓一戟而威德並行今以兵入其地此必震恐以有司爲欲屠滅之也必雄逸入山林險阻背而去之則復相羣聚而守之歷歲經年則士卒罷勞食糧乏絕民苦兵事益賊必起臣聞長老言秦之時嘗使尉屠雎擊越又使監祿鑿渠通道越人逃入深山林叢不可得攻陷軍屯守空地曠日引久士卒勞勌越出擊之秦兵大敗乃發適戍以備之當此之時外內騷動皆不聊生亡逃相從羣爲盜賊於是山東之難始

興兵者凶事一方有急四面皆聳臣恐變故之生姦邪之作由此始也臣聞天子之兵有征而無戰言莫敢校也如使越人蒙微幸以逆執事之顏行厮輿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臣猶竊爲大漢羞之陛下以四海爲境生民之屬皆爲臣妾垂德惠以覆露之使安生樂業則澤被萬世傳之子孫施之無窮天下之安猶泰山而四維之也夷狄之地何足以爲一日之閒而煩汗馬之勞乎詩云王猶允塞徐方既來言王道甚大而遠方懷之也臣安竊恐將吏之以十萬之師爲一使之任也

按出豫章者自江西廣信府玉山縣至浙江稽者度錢塘江皆會於衢州府過仙霞嶺也民不可敝養不足疲勞中國之故而言閩省情形最切故備錄之

元光元年　衛尉李廣中尉程不識俱以邊太守將兵有名當時廣行無部伍行陳就善水草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刁斗以自

衛莫府省約文書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刁斗士吏治軍簿至明不得休息然亦未嘗遇害不識曰李廣軍極簡易然虜卒犯之無以禁也而其士卒亦佚樂咸樂爲之死我軍雖煩擾然虜亦不得犯我然匈奴畏李廣之略士卒亦多樂從李廣而苦程不識司馬溫公曰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言治眾而不用濫無不凶也李廣之將使人人自便以寬之材如此焉可也然不可以爲法何則其繼者難也況與之幷時而爲將乎夫小人之情樂於安肆而昧於近禍彼既以程不識爲煩擾而樂於從廣且將仇其上而不服然則簡易之害非徒廣軍無以禁虜之倉卒而已也故曰兵事以嚴終爲將者亦嚴而已矣然則做程不識雖無功猶不敗做李廣鮮不覆亡哉（攻營伍不可弛而文書則可簡也）

二年　鴈門馬邑豪聶壹因大行王恢言匈奴初和親親信邊可誘以利致之伏兵襲擊必破之道也上召問公卿王恢曰臣聞全代之時北有強胡之敵內連中國之兵然尚得養老長幼種樹以時倉廩常實匈奴不輕侵也今以陛下之威海內爲一然匈奴侵盜不已者無它以不恐之故耳臣竊以爲擊之便韓安國曰臣聞高皇帝嘗圍於平城七日不食及解圍反位而無忿怒之心夫聖人以天下爲度者也不以已私怒傷天下之公故遣劉敬結和親至今爲五世利臣竊以爲勿擊便恢曰不然高帝身被堅執銳行幾十年所以不報平城之怨者非力不能所以休天下之心也今邊境數驚士卒傷死中國槫車相望此仁人之所隱也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用兵者以飽待飢正治以待其亂定舍以待其勞故接兵覆眾伐國墮城常坐而役敵國此聖人之兵也今將卷甲輕舉深入長毆難以爲功從行則迫脅衝行則中絕疾則糧乏徐則後利不至千里人馬乏食兵法曰遠人獲也臣故曰勿擊便恢曰不然臣今言擊之者固非發而深入也將選用單于之欲誘而致之邊吾選良騎壯士陰伏而處以爲之備審遮險阻以爲其戒吾勢已定或營其左或營其右或當其前或絕其後單于可禽百全必取上從恢議夏六月以御史大夫韓安國爲護軍將軍衛尉李廣爲驍騎將軍太僕公孫賀爲輕車將軍大行王恢爲將屯將軍大夫李息爲材官將軍將車騎材官三十餘萬匿馬邑旁谷中約單于入馬邑縱兵陰使聶壹爲間亡入匈奴謂單于曰吾能斬馬邑令丞以城降財物可盡得單于愛信以爲然而許之聶壹乃詐斬死罪囚縣其頭馬邑城下示單于使者爲信曰馬邑長吏已死可急來於是單于穿塞將十萬騎入武州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見畜布野而無人牧者怪之乃攻亭得鴈門尉史欲殺之尉史乃告單于漢兵所居單于大驚曰吾固疑之乃引兵還出曰吾得尉史天也以尉史爲天王塞下傳言單于已去漢兵追至塞度弗及乃皆罷兵王恢主別從代出擊胡輜重聞單于還兵多亦不敢出上怒恢恢曰始約爲入馬邑城兵與單于接而臣擊其輜重可得利今單于不至而還臣以三萬人眾不敵孤取辱固知還而斬然完陛下士三萬人於是下恢廷尉廷尉當恢逗橈當斬恢行千金丞相蚡蚡不敢言上而言於太后曰王恢首爲馬邑事今不成而誅恢是爲匈奴報仇也上朝太后太后以蚡言告上上曰首爲馬邑事者恢故發天下兵數十萬從其言爲此且縱單于不可得恢所部擊其輜重猶頗可得

以尉士大夫心今不誅恢無以謝天下於是恢聞乃自殺自是之後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往往入盜於漢邊不可勝數然尚貪聚關市嗜漢財物漢亦關市不絕以中其意（按馬邑在朔州武州今左雲縣皆屬朔平府）

五年　初王恢之討東越也使番陽令唐蒙風曉南越南越食蒙以蜀枸醬蒙問所從來曰道西北牂柯江牂柯江廣數里出番禺城下蒙歸至長安問蜀賈人賈人曰獨蜀出枸醬多持竊出市夜郎夜郎者臨牂柯江江廣百餘步足以行船南越以財物役屬夜郎西至桐師然亦不能臣使也蒙乃上書說上曰南越王黃屋左纛地東西萬餘里名爲外臣實一州主也今以長沙豫章往水道多絕難行竊聞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餘萬浮船牂柯江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誠以漢之彊巴蜀之饒通

夜郎道爲置吏甚易上許之乃拜蒙爲中郎將將千人食重萬餘人從巴蜀筰關入遂見夜郎侯多同蒙厚賜喻以威德約爲置吏使其子爲令夜郎旁小邑皆貪漢繒帛以爲漢道險終不能有也乃且聽蒙約還報上以爲犍爲郡發巴蜀卒治道自僰道指牂柯江（按番陽饒州府鄱陽縣也南越今廣州府牂柯江上流曰可渡河至粵東曰西江番禺廣州府附郭縣夜郎貴州郎岱水城二縣間相距二百餘里今龍陵縣筰關據注在昌州府南川縣境爲郡今敘州府宜賓縣僰道即犍爲所治自此直指牂柯道南北相值）

六年　匈奴入上谷殺略吏民遣車騎將軍衛青出上谷騎將軍公孫敖出代輕車將軍公孫賀出雲中驍騎將軍李廣出鴈門各萬騎擊胡關市下衛青至龍城得胡首虜七百人公孫賀無所得公孫敖爲胡所敗亡七千騎李廣亦爲胡所敗生得廣置兩馬間絡而盛臥行十餘里廣佯死暫腾而上胡兒馬上

奪其弓鞭馬南馳遂得脫歸漢下敖廣吏當斬贖爲庶人雁門關內侯青雖出於奴虜然善騎射材力絕人遇士大夫以禮與士卒有恩眾樂爲用有將帥材故每出輒有功天下由此服上之知人（按龍城今察哈爾左翼旗界非慕容氏之龍城也）

元朔五年　匈奴右賢王數侵擾朔方天子令車騎將軍衛青將三萬騎出高闕衛尉蘇建等出朔方大行李息等出右北平凡十餘萬人皆屬青擊匈奴右賢王以爲漢兵遠不能至飲酒醉青等出塞六七百里兵夜至圍右賢王右賢王驚夜逃獨與壯騎數百馳潰圍北去得右賢裨王十餘人眾男女萬五千餘人畜數十百萬於是引兵還至塞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即軍中拜衛青爲大將軍諸將皆屬焉夏四月益封青八千七百戶封青三子伉不疑登皆爲列侯青固謝曰臣幸得待罪行閒賴陛下神靈軍大捷皆諸校尉力戰之功也陛下幸已益封臣臣子在襁褓中未有勤勞上列地封爲三侯非臣待罪行閒所以勸士力戰之意也天子曰我非忘諸校尉功也乃封諸將列侯者七人關內侯者三人（按高闕在吳喇特旗西朔方郡今河套內鄂爾多斯七蘇地右北平今永平府邊牆外東北）

六年　衛青復將六將軍出定襄擊匈奴斬首虜萬餘人右將軍建前將軍信并軍三千餘騎獨逢單于兵與戰一日餘漢兵且盡信故胡小王降漢漢封爲翕侯及敗匈奴誘之遂將其餘騎可八百降匈奴建盡亡其軍脫身亡自歸大將軍議郎周霸曰自大將軍出未嘗斬裨將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將軍之威軍正閎長史安曰不然兵法小敵之堅大敵之禽也今建以數千當單于數萬力戰一日餘士盡不敢有二心自歸而斬之是示

後無反意也不當斬大將軍曰青幸得以肺腑待罪行閒不患無威而霸說我以明威甚失臣意且使臣職雖當斬將以臣之尊寵而不敢擅誅於境外而具歸天子天子自裁之於以見爲人臣不敢專權不亦可乎軍吏皆曰善遂因建諧行在所（雲中東南今甯遠和林格爾清水河三廳）裹在

元狩二年　霍去病爲票騎將軍將萬騎出隴西擊匈奴歷五王國轉戰六日過焉支山千餘里殺折蘭王斬盧侯王執渾邪王子及相國都尉獲首虜八千九百餘級收休屠王祭天金人（焉支山在甘州府山丹縣東南居延澤在甘州府東北）

詔益封去病二千戶夏去病復與合騎侯公孫敖將數萬騎俱出北地異道衛尉張騫郎中令李廣俱出右北平異道廣將四千騎先行可數百里爲將萬騎在後匈奴左賢王將四萬騎圍廣軍士皆恐廣乃使其子敢獨與數十騎馳貫胡騎出其左右而還告廣曰胡虜易與耳軍士乃安廣爲圜陳外嚮胡急擊之

矢下如雨漢兵死者過半漢矢且盡廣乃令士持滿毋發而廣身自以大黃射其裨將殺數人胡虜益解會日暮吏士皆無人色而廣意氣自如益治軍軍中皆服其勇明日復力戰死者過半所殺亦過當會博望侯軍亦至匈奴軍乃解去漢軍罷弗能追罷歸漢澹博望侯留遲後期當死贖爲庶人廣軍功自如無賞而票騎將軍去病深入二千餘里與合騎侯失不相得票騎將軍踰居延過小月氏至祁連山得單桓酋涂王及相國都尉以眾降者二千五百人斬首虜三萬二百級獲稗小王七十餘人天子益封去病五千戶封其稗將有功者爲侯合騎侯敖坐行留不與票騎會當斬贖爲庶人是時諸宿將所將士馬兵皆不如票騎票騎所將常選然亦敢深入常與壯騎先其大軍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也而諸宿將常留落不偶由此票騎日以親貴比大將軍矣（拔焉支山在甘州府山丹縣東南居延澤在肅州高臺縣口外小月氏甘涼二府南山及嘉峪關外南山地祁連山在甘州府張掖縣西南）

匈奴渾邪王降是時單于怒渾邪王休屠王居西方爲漢所殺虜數萬人欲召誅之渾邪王與休屠王恐謀降漢先遣使向邊境要遮漢人令報天子是時大行李息將城河上得渾邪王使馳傳以聞天子天子聞之恐其以詐降而襲邊乃令票騎將軍將兵往迎之休屠王後悔渾邪王殺之幷其眾票騎既渡河與渾邪王眾相望渾邪王裨將見漢軍而多不欲降者頗遁去票騎乃馳入得與渾邪王相見斬其欲亡者八千人遂獨遣渾邪王乘傳詣至行在所盡將其眾渡河降者四萬餘人號稱十萬

四年　上與諸將議曰翕侯趙信爲單于畫計常以爲漢兵不能度幕輕留今大發士卒其勢必得所欲乃粟馬十萬令大將軍青票騎將軍去病各將五萬騎私負從馬復四萬匹步兵轉者踵軍後又數十萬人而敢力戰深入之士皆屬票騎票騎始爲出定襄當單于捕虜言單于東乃更令票騎出代郡令大將軍出定襄郎中令李廣數自請行天子以爲老弗許良久乃許之以爲前將軍太僕公孫賀爲左將軍主爵都尉趙食其爲右將軍平陽侯曹襄爲後將軍皆屬大將軍趙信爲單于謀曰漢兵既度幕人馬罷匈奴可坐收虜耳乃悉遠北其輜重以精兵待幕北大將軍既出塞捕虜知單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前將軍廣幷於右將軍軍出東道回遠而水草少廣自請曰臣部爲前將軍今大將軍乃徙令臣出東道且臣結髮而與匈奴戰今乃一得當單于臣願居前先死單于大將軍亦陰

受上誡以爲李廣老數奇毋令當單于恐不得所欲而公孫敖新失侯大將軍亦欲使敖與俱當單于故徙前將軍廣廣知之固自辭於大將軍大將軍亦聽廣不謝而起行意甚慍怒大將軍出塞千餘里度幕見單于兵陳而待於是大將軍令武剛車自環爲營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匈奴亦縱可萬騎會日且入大風起砂礫擊面兩軍不相見漢益縱左右翼繞單于單于視漢兵多而士馬尚彊自度戰不能如漢兵單于遂乘六騾壯騎可數百直冒漢圍西北馳去時已昏漢匈奴相紛拏殺傷大當漢軍左校捕虜言單于未昏而去漢軍發輕騎夜追之大將軍因隨其後匈奴兵亦散走遲明行二百餘里不得單于捕斬首虜萬九千級遂至寘顏山趙信城得匈奴積粟食軍士一日悉燒其城餘粟而歸前將軍廣與右將軍食其軍無導惑失道

後大將軍不及單于戰大將軍引還過幕南乃遇二將軍大將軍使長史責問廣食其失道狀急責廣之幕府對簿廣曰諸校尉無罪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簿至幕府廣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徙廣部行回遠而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矣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遂引刀自剄廣爲人廉得賞賜輒分其麾下飲食與士共之爲二千石四十餘年家無餘財猿臂善射度不中不發將兵乏絕之處見水士卒不盡飲廣不近水士卒不盡食廣不嘗食士以此愛樂爲用及死一軍皆哭百姓聞之知與不知無老壯皆爲垂涕而右將軍獨下吏當死贖爲庶人單于之遁走其兵往往與漢兵相亂而隨單于單于久不與其大衆相得其右谷蠡王以爲單于死乃自立爲單于十餘日眞單

于復得其衆而右谷蠡王乃去其單于號票騎將軍驃兵車重與大將軍軍等而無裨將悉以李敢等爲大校當裨將出代右北平二千餘里絕大幕直左方兵匈奴分其國爲左右諸左王將居東方直上谷以東接濊貊朝鮮右王將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氐羌故謂之左右方亦謂之左右地　獲屯頭王韓王等三人將軍相國當戶都尉八十三人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登臨翰海虜獲七萬四百四十三級天子以五千八百戶益封票騎將軍又封其所部右北平太守路博德等四人爲列侯從票侯破匈奴等二人益封校尉敢爲關內侯食邑軍吏卒爲官賞賜甚多而大將軍不得益封軍吏卒皆無封侯者兩軍之出塞塞閱官及私馬凡十四萬匹而復入塞者不滿三萬匹乃益置大司馬位大將軍票騎將軍皆爲大司馬定令令票騎將軍秩祿與大將軍等自是之後大將軍青日退而票騎日益貴大將軍故人門下士多去事票騎輒得官爵唯任安不肯票騎將軍爲人少言不泄有氣敢往天子嘗欲敎之孫吳兵灋對曰顧方略何如耳不至學古兵灋天子爲治第令票騎視之對曰匈奴未滅無以家爲也由此上益重愛之然少貴不省士其從軍天子爲遣太官齎數十乘既還重車餘棄粱肉而士有飢者其在塞外卒乏糧或不能自振而票騎尚穿域蹋鞠事多此類大將軍爲人仁喜士退讓以和柔自媚於上兩人志操如此是時漢所殺虜匈奴合八九萬而漢士卒物故亦數萬是後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漢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萬人稍蠶食匈奴以北然亦以馬少不復大出擊匈奴矣（按賈之圓狼居胥山今多倫諾爾北德爾山姑衍在訥拉特山南喀山海即蘇尼特旗北大戈壁也幕南瀚海以北今居延朔方郡西南今涼州府平番縣西北）

元鼎五年　遣伏波將軍路博德出桂陽下湟水樓船將軍楊僕出豫章下湞水歸義越侯嚴爲戈船將軍出零陵下離水甲爲下瀨將軍下蒼梧皆將罪人江淮以南樓船十萬人越馳義侯遺別將巴蜀罪人發夜郎兵下牂柯江咸會番禺按桂陽今湖南郴州湟水即湘水此中路兵從連州下其東路出豫章者過南安府之大庾嶺由南雄州下韶州府之湞水二路合於清遠縣之北江其西路出零陵者由永州府下桂林平樂二府之灕水爲粤東之西江蒼梧今梧州府夜郎牂柯江亦合於西江二江滙於廣州城西

六年　樓船將軍楊僕入越地先陷堅陣破石門挫越鋒以數萬人待伏波將軍路博德至俱進樓船居前至番禺南越王建德相呂嘉城守樓船居東南面伏波居西北面會暮樓船攻敗越人縱火燒城伏波爲營遣使者招降者賜印綬復縱令相招樓船力攻燒敵驅而入伏波營中黎旦城中皆降建德嘉已夜亡入海伏波遣人追之校尉司馬蘇宏得建德越郎都稽得嘉戈船下瀨將軍兵及馳義侯所發夜郎兵未下南越已平矣遂以其地爲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阯九眞日南珠厓儋耳九郡

初東越王餘善上書請以卒八千人從樓船擊呂嘉兵至揭陽以海風波爲解不行持兩端陰使南越及漢破番禺不至楊僕上書願便引兵擊東越上以士卒勞倦不許令詣校屯豫章梅嶺以待命餘善間樓船請誅之漢兵臨境乃遂反發兵距漢道號將軍騶力等爲吞漢將軍入白沙武林梅嶺殺漢三校尉是時漢使大農張成故山州侯齒將屯弗敢擊卻就便處皆坐畏懦誅餘善自稱武帝上欲復使楊僕將爲其伐前勞以書敕責之曰將軍之功獨有先破石門尋陿非有斬將搴旗之實也烏足以驕人哉前破番禺捕降者以爲虜擿掘死人以爲獲是一過也使建德呂嘉得以東越爲援是二過也士卒暴露連歲將軍不念其勤勞而請乘傳行塞因用歸家懷銀黃垂三組夸鄉里是三過也失期內顧以道惡爲解是四過也問君蜀刀價而陽不知挾僞千君是五過也受詔不至鬬池明日又不對假令將軍之吏問之不對令之不從其罪何如推此心在外江海之閒可得信乎今東越深入將軍能率衆以掩過不僕惶恐對曰願盡死贖罪上乃遣橫海將軍韓說出句章浮海從東方往樓船將軍楊僕出武林中尉王溫舒出梅嶺以越侯爲戈船下瀨將軍出若邪白沙以擊東越按揭陽縣今屬潮州府梅嶺在南都北六十里接廣昌縣梅川水所出非大庾嶺也白沙武林小司馬說是今白沙在鄱陽縣西武林在餘干縣東北三十里皆屬饒州府居梅嶺之北廣信府西南句章今甯波府慈溪縣若邪下白沙字疑衍若耶溪今紹興府山陰縣東南

元封元年　漢兵入東越境東越素發兵距險使徇北將軍守武林樓船將軍卒錢塘轅終古斬徇北將軍故越衍侯吳陽以其邑七百人反攻越軍於漢陽越建成侯敖與繇王居股殺餘善以其衆降上封終古爲禦兒侯陽爲卯石侯居股爲東成侯敖爲開陵侯又封橫海將軍說爲按道侯橫海校尉福爲繚嫈侯東越降將多軍爲無錫侯上以閩地險阻數反覆終爲後世患乃詔諸將悉徙其民於江淮之閒遂虛其地

二年　初全燕之世嘗略屬眞番朝鮮爲置吏築障塞秦滅燕屬遼東外徼漢興爲其遠難守復修遼東故塞至浿水爲界屬燕燕王盧綰反入匈奴燕人衛滿亡命聚黨千餘人椎髻蠻夷服而東走出塞渡浿水居秦故空地上下障稍役屬眞番朝鮮

蠻夷及燕亡命者王之都王險會孝惠高后時天下初定遼東太守卽約滿爲外臣保塞外蠻夷無使盜邊諸蠻夷君欲入見天子勿得禁止以故滿得以兵威財物侵降其旁小邑眞番臨屯皆來服屬方數千里傳子至孫右渠所誘漢亡人滋多又未嘗入見辰國欲上書見天子又雍閼不通是歲漢使涉何誘諭右渠終不肯奉詔何去至界上臨浿水使御刺殺送何者朝鮮裨王長卽渡馳入塞遂歸報天子曰殺朝鮮將上爲其名美卽不詰拜何爲遼東東部都尉朝鮮怨何發兵襲攻殺何按眞番朝鮮皆今高麗國界浿水今大同江王險城卽平壤城在大同江北岸高麗都治也遼東東部都尉治武次縣朝鮮怨何發兵襲攻麗伯川界東部都尉治武次縣今皺嚴縣也慈山郡西南辰國卽辰韓今高

擬出遼東以討朝鮮胡氏曰僕從齊浮渤海左將軍楊僕從齊浮渤海左將軍荀濱於海其海通謂之渤海非指渤海郡而言也按海之旁出者曰渤今登萊北海道也遼東今奉天府

上募天下死罪爲兵遣樓船將軍楊僕從齊浮渤海左將軍荀彘出遼東以討朝鮮相路人相韓陰尼谿相參將軍王峽相與謀曰始欲降樓船今執獨左將軍幷將戰益急恐不能與戰王又不肯降陰峽路人皆亡降漢路人道

三年　漢兵入朝鮮境朝鮮王右渠發兵距險樓船將軍將齊兵七千人先至王險右渠城守窺知樓船軍少卽出城擊樓船樓船軍敗散遁山中十餘日稍求退散卒復聚左將軍擊朝鮮浿水西軍未能破天子爲兩將未有利乃使衛山因兵威往諭右渠右渠見使者頓首謝願降恐兩將詐殺臣今見信節請復降遣太子入謝獻馬五千匹及饋軍糧人衆萬餘持兵方渡浿水使者及左將軍疑其爲變謂太子已服降宜令人毋持兵太子亦疑使者左將軍詐殺之遂不渡浿水復引歸山還報天子天子誅山左將軍破浿水上軍乃前至城下圍其西北樓船亦往會居城南右渠遂堅守城數月未能下左將軍所將燕代卒多勁悍樓船將齊卒已敗亡困辱卒皆恐將心慙其圍右渠

常持和節左將軍急擊之朝鮮大臣乃陰閒使人私約降樓船往來言尚未肯決左將軍數與樓船期戰樓船欲就其約不會左將軍亦使人求閒隙降下朝鮮朝鮮不肯心附樓船以故兩將不相能左將軍心意樓船前有失軍罪今與朝鮮私善而又不降疑其有反計未敢發天子以兩將圍城乖異兵久不決使濟南太守公孫遂往正之有便宜得以從事遂至左將軍曰朝鮮當下久之不下者樓船數期不會具以素所意告曰今如此不取恐爲大害遂亦以爲然乃以節召樓船將軍入左將軍營計事卽命左將軍麾下執樓船將軍幷其軍以報天子天子誅遂左將軍已幷兩軍卽急擊朝鮮朝鮮相路人相韓陰尼谿相參將軍王峽相與謀曰始欲降樓船今執獨左將軍幷將戰益急恐不能與戰王又不肯降陰峽路人皆亡降漢路人道死夏尼谿參使人殺朝鮮王右渠來降王險未下故右渠之大臣成已又反復攻吏左將軍使右渠子長降相路人之子最告諭其民誅成已以故遂定朝鮮爲樂浪臨屯元菟眞番四郡胡氏曰樂浪郡治朝鮮縣蓋以右渠所都爲治所也臣瓚曰茂陵書臨屯郡治東暆縣去長安六千一百三十八里領十五縣元菟郡本高句驪也既平朝鮮幷開爲郡治沃沮城後爲夷貊所侵徙郡句驪西北眞番郡治霅縣去長安七千六百四十里領十五縣其後廢臨屯眞番二郡班志東所考按樂浪跨鴨綠江南北臨屯在其東南元菟在修家江西眞番則鴨綠修家二江間與京東

太初元年　漢使人西域者言宛有善馬在貳師城匿不肯與漢使天子使壯士車令等持千金及金馬以請之宛王與其羣臣謀曰漢去我遠而鹽水中數敗出其北有胡寇出其南乏水草又且往往而絕邑乏食者多漢使數百人爲輩來而常乏食死者過半是安能致大軍乎無奈我何貳師馬宛寶馬也遂不

肯與漢使漢使怒妄言椎金馬而去宛貴人怒曰漢使至輕我遣漢使去令其東邊郁成王遮攻殺漢使取其財物於是天子大怒諸嘗使宛姚定漢等言宛兵弱誠以漢兵不過三千人彊弩射之可盡虜矣天子嘗使泥野侯以七百騎虜樓蘭王以定漢等言爲然而欲侯寵姬李氏乃拜李夫人兄廣利爲貳師將軍發屬國六千騎及郡國惡少年數萬人以往伐宛期至貳師城取善馬故號貳師將軍趙始成爲軍正故浩侯王恢使導軍而李哆爲校尉制軍事按大宛今博羅爾喀楚克界鹽水即鹽澤北則古匈奴南則大戈壁也

二年　貳師將軍之西也既過鹽水當道小國各城守不肯給食攻之不能下下者數日則去比至郁成士至者不過數千皆飢罷攻郁成大破之所殺傷甚眾貳師將軍與李哆趙始成等計至郁成尚不能舉況至其王都乎引兵而

還至燉煌士不過什一二使使上書言道遠乏食且士卒不患戰而患飢人少不足以拔宛願且罷兵益發而復往天子聞之大怒使遮玉門曰軍有敢入者輒斬之貳師恐因留燉煌按郁成疑即郁立師在迪化州奇臺縣北燉煌今安西州屬縣玉門關在其西陽關在其西南

三年　漢既亡浞野之兵公卿議者皆願罷宛軍專力攻胡天子業出兵誅宛宛小國而不能下則大夏之屬漸輕漢而宛善馬絕不來烏孫輪臺易苦漢使爲外國笑乃案言伐宛尤不便者鄧光等赦囚徒發惡少年及邊騎嘗餘而出燉煌者六萬人負私從者不與牛十萬馬三萬匹驢橐駝以萬數齎糧兵弩甚設天下騷動轉相奉伐宛五十餘校尉宛城中無井汲城外流水於是遣水工徙其城下水空以穴其城益發戍甲卒十八萬酒泉張掖北置居延休屠屯兵以衛酒泉而發天下吏有罪者

亡命者及賈人故有市籍父母大父母有市籍者凡七科適爲兵及載糒給貳師轉車人徒相連屬而拜習馬者二人爲執驅馬校尉備破宛擇取其善馬云於是貳師後復行兵多所至小國莫不迎出食給軍至輪臺輪臺不下攻數日屠之自此而西平行至宛城兵到者三萬宛兵迎擊漢兵漢兵射敗之宛兵走入保其城貳師欲攻郁成城恐留行而令宛益生詐乃先至宛決其水原移之則宛固已憂困圍其城攻之四十餘日宛貴人謀曰王毋寡匿善馬殺漢使令殺王而出善馬漢兵宜解即不解乃力戰而死未晚也宛貴人皆以爲然共殺王其外城壞虜宛貴人勇將煎靡宛大恐走入城中持王毋寡頭遣人使貳師約曰漢無攻我我盡出善馬恣所取而給漢軍食即不聽我盡殺善馬康居之救又且至至我居內康居居外與漢軍戰

漢復使因杅將軍敖出西河彊弩都尉路博德會涿涂山（漢書涿作涿邪山在塞北千餘里無所得初李廣有孫陵爲侍中善騎射愛人下士帝以爲有廣之風拜騎都尉使將丹陽楚人五千人教射酒泉張掖以備胡及貳師擊匈奴上詔陵欲使爲貳師將輜重陵叩頭自請曰臣所將屯邊者皆荆楚勇士奇材劍客也力扼虎射命中願得自當一隊到蘭干山南以分單于兵毋令專鄉貳師軍上曰將惡相屬耶吾發軍多無騎予女陵對無所事騎臣願以少擊眾步兵五千人涉單于庭上壯而許之因詔路博德將兵半道迎陵軍博德亦羞爲陵後距奏言方秋匈奴馬肥未可與戰願留陵至春俱出上怒疑陵悔不欲出而教博德上書乃詔博德引兵擊匈奴於西河詔陵以九月發出遮虜障至東浚稽山南龍勒水上徘徊御虜即無所見還抵受降城休士陵於

是將其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北行三十日至浚稽山止營舉圖所過山川地形使麾下騎陳步樂還以聞步樂召見道陵將率得士死力上甚說拜步樂爲郎陵至浚稽山與單于相值騎可三萬圍陵軍軍居兩山間以大車爲營陵引士出營外爲陳前行持戟盾後行持弓弩虜見漢軍少直前就營陵搏戰攻之千弩俱發應弦而倒虜還走上山漢軍追擊殺數千人單于大驚召左右地兵八萬餘騎攻陵陵且戰且引南行數日抵山谷中連戰士卒中矢傷三創者臧輦兩創者將車一創者持兵戰復斬首三千餘級引兵東南循故龍城道行四五日抵大澤葭葦中虜從上風縱火陵亦令軍中縱火以自救南行至山下單于在南山止使其子將騎擊陵陵軍步鬬樹木間復殺數千人因發連弩射單于單于下走是日捕得虜言單于曰此漢精兵擊

之不能下日夜引吾南近塞得無有伏兵乎諸當戶君長皆言單于自將數萬騎擊漢數千人不能滅後無以復使邊臣令漢益輕匈奴復力戰山谷間尚四五十里得平地不能破乃還是時陵軍益急匈奴騎多戰一日數十合復傷殺虜二千餘人虜不利欲去會陵軍候管敢爲校尉所辱亡降匈奴具言陵軍無後救射矢且盡獨將軍麾下及校尉成安侯韓延年各八百人爲前行以黃與白爲幟當使精騎射之即破矣單于得敢大喜使騎並攻漢軍疾呼曰李陵韓延年趣降遂遮道急攻陵陵居谷中虜在山上四面射矢如雨下漢軍南行未至鞮汗山一日五十萬矢皆盡即棄車去士尚三千餘人徒斬車輻而持之軍吏持尺刀入陬谷單于遮其後乘隅下壘石士卒多死不得行昏後陵便衣獨步出營止左右毋隨我丈夫一取單于耳良久

王驅其人民度余吾水六七百里居兜銜山單于自將精兵度
姑且水商邱成軍至追邪徑無所見還匈奴使大將與李陵將
三萬餘騎追漢軍轉戰九日至蒲奴水虜不利還去馬通軍至
天山匈奴使大將偃渠將二萬餘騎要漢兵見漢兵彊引去通
無所得失是時漢恐車師遮馬通軍遣開陵侯成娩將樓蘭尉
犂危須等六國兵共圍車師盡得其王民眾而還貳師將軍出
塞匈奴使右大都尉與衛律將五千騎要擊漢軍於夫羊句山
陬貳師擊破之乘勝追北至范夫人城匈奴奔走莫敢距敵初
貳師之出也丞相劉屈氂爲祖道送至渭橋廣利曰願君侯早
請昌邑王爲帝君侯長何憂乎屈氂許諾昌邑王
者貳師將軍女弟李夫人子也貳師女爲屈氂子妻故共欲立
焉會內者令郭穰告丞相夫人祝詛上及與貳師共禱祠欲令

昌邑王爲帝按驗罪至大逆不道六月詔載屈氂廚車以徇要
斬東市妻子梟首華陽街貳師妻子亦收貳師聞之憂懼其掾
胡亞夫亦避罪從軍說貳師曰夫人宰家皆在吏若還不稱意
適與獄會郅居以北可復得見乎貳師由是狐疑深入要功遂
北至郅居水上虜已去貳師遣護軍將二萬騎度郅居之水逢
左賢王左大將將二萬騎與漢兵合戰一日漢軍殺左大將虜
死傷甚眾軍長史與決眭都尉煇渠侯謀曰將軍懷異心欲危
眾求功恐必敗謀共執貳師貳師聞之斬長史引兵還至燕然
山單于知漢軍勞倦自將五萬騎遮擊貳師相殺傷甚眾夜塹
漢軍前深數尺從後急擊之軍大亂貳師遂降單于素知其漢
大將以女妻之尊寵在衛律上宗族遂滅

匈奴希寇盜北邊幸無事蠻夷自相攻擊而發兵要之招寇生
事非計也光更問中郎將范明友明友言可擊於是拜明友爲
度遼將軍將二萬騎出遼東匈奴聞漢兵至引去初光誡明友
兵不空出即後匈奴遂擊烏桓烏桓時新中匈奴兵明友既後
匈奴因乘烏桓敝擊之斬首六千餘級獲三王首匈奴由是恐
不能復出兵

四年　初杅栄遣太子賴丹爲質於龜茲貳師擊大宛還將賴
丹入至京師霍光用桑宏羊前議以賴丹爲校尉將軍田輪臺
龜茲貴人姑翼謂其王曰賴丹本臣屬吾國今佩漢印綬來迫
吾國而旧必爲害王即殺賴丹而上書謝漢樓蘭王死匈奴先

聞之遣其質子安歸歸得立爲王漢遣使詔新王令入朝王辭不至樓蘭國最在東垂近漢當白龍堆乏水草常主發導負水擔糧送迎漢使又數爲吏卒所寇懲艾不便與漢通後復爲匈奴反閒數遮殺漢使其弟尉屠耆降漢具言狀駿馬監北地傅介子使大宛詔因令責樓蘭龜茲介子至樓蘭龜茲責其王皆謝服介子從大宛還到龜茲會匈奴使從烏孫還在龜茲介子因率其吏士共誅斬匈奴使者還奏事詔拜介子爲中郎遷平樂監介子謂大將軍霍光曰樓蘭龜茲數反覆而不誅無所懲艾介子過龜茲時其王近就人易得也願往刺之以威示諸國大將軍曰龜茲道遠且驗之於樓蘭於是白遣之介子與士卒俱齎金幣揚言以賜外國爲名至樓蘭樓蘭王意不親介子介子陽引去至其西界使譯謂曰漢使者持黃金錦繡行賜諸國王不來受我去之西國矣即出金幣以示譯譯還報王王貪漢物來見使者介子與坐飲陳物示之飲酒皆醉介子謂王曰天子使我私報王王起隨介子入帳中屏語壯士二人從後刺之刃交匈立死其貴臣左右皆散走介子告論以王負漢罪天子遣我誅王當更立王弟尉屠耆在漢者漢兵方至毋敢動自令滅國矣介子遂斬王安歸首馳傳詣闕縣首北闕下乃立尉屠耆爲王更名其國爲鄯善爲刻印章賜以宮女爲夫人備車騎輜重丞相率百官送至橫門外祖而遣之王自請天子曰身在漢久今歸單弱而前王有子在恐爲所殺國中有伊循城其地肥美願漢遣一將屯田積穀令臣得依其威重於是漢遣司馬一人吏士四十人田伊循以填撫之

中後將軍趙充國爲蒲類將軍三萬餘騎出酒泉雲中太守田順爲虎牙將軍三萬餘騎出五原期以出塞各二千餘里以常惠爲校尉持節護烏孫兵共擊匈奴

三年　五將軍發長安匈奴聞漢兵大出老弱奔走畜產遠遁逃是以五將少所得夏五月軍罷度遼將軍出塞千二百餘里蒲離候水斬首捕虜七百餘級前將軍出塞千二百餘里至烏員斬首捕虜百餘級蒲類將軍出塞千八百餘里西至候山斬首捕虜得單于使者蒲陰王以下三百餘級聞虜已引去皆不至期還天子薄其過寬而不罪祁連將軍出塞千六百里至雞秩山斬首捕虜十九級逢漢使匈奴還者丹宏等言雞秩山西有虜眾祁連即戒宏使言無虜欲還兵御史屬公孫益壽諫以爲不可祁連不聽遂引兵還虎牙將軍出塞八百餘里至

丹餘吾水上卽止兵不進斬首捕虜千九百餘級引兵還上以虎牙將軍不至期詐增鹵獲而邵連知虜在前逗遛不進皆下吏自殺擢公孫益壽爲侍御史烏孫昆彌自將五萬騎與校尉常惠從西方入至右谷蠡王庭獲單于父行及嫂居次名王犂汙都尉千長騎將以下四萬級馬牛羊驢橐佗七十餘萬頭烏孫皆自取所虜獲上以五將皆無功獨惠奉使克獲封惠爲長羅侯然匈奴民衆傷而去者及畜産遠移死亡不可勝數於是匈奴遂衰耗怨烏孫上復遣常惠持金幣還賜烏孫貴人有功者惠因奏請龜茲國嘗殺校尉賴丹未伏誅請便道擊之帝不許大將軍霍光風惠以便宜從事惠與吏士五百人俱至烏孫還過發西國兵二萬人令副使發龜茲東國二萬人烏孫兵七千人從三面攻龜茲兵未合先遣人貰其王以前殺漢使狀王

謝曰乃我先王時爲貴人姑翼所誤耳我無罪惠曰卽如此縛姑翼來吾置王王執姑翼詣惠惠斬之而還（按西河出今偏關縣雲中出今歸化城酒泉出今玉門縣五原出今蘇爾哲河蒲離候水今三音諾顏右翼中末旗拜塔里克河烏員今土謝圖左翼中旗北戈壁候山今鄂綽爾山雞秩山在三音諾顏右翼左末旗南境丹餘吾水今翁金河之瑚爾哈鄂倫泊）匈奴單于自將數萬騎擊烏孫顏得老弱欲還會天大雨雪一日深丈餘人民畜産凍死還者不能什一於是丁令乘弱攻其北烏桓入其東烏孫擊其西凡三國所殺數萬級馬數萬匹牛羊甚衆又重以餓死人民死者什三畜産什五匈奴大虛弱諸國羈屬者皆瓦解攻盜不能理其後漢出三千餘騎爲三道並入匈奴捕虜得數千人還匈奴終不敢取當滋欲鄉和親而邊

境少事矣（按丁零今外喀爾喀北俄羅斯地）

是歲潁川太守趙廣漢爲京兆尹潁川俗豪桀相朋黨廣漢爲

飯箭受吏民投書使相告訐於是吏相怨咨姦黨散落盜賊不敢發匈奴降者言匈奴中皆聞廣漢名由是入爲京兆尹京兆政清吏民稱之（按詰鉗爲弭亂之原守土者宜知之）

地節三年　昭帝時匈奴使四千騎田車師及五將軍擊匈奴車師田者驚去車師復通於漢匈奴怒召其太子軍宿欲以爲質軍宿焉者外孫不欲質匈奴亡走焉者車師王更立子烏貴爲太子及烏貴立爲王與匈奴結婚姻教匈奴遮漢道通烏孫者是歲侍郎會稽鄭吉與校尉司馬憙將免刑罪人田渠犂積穀發城郭諸國兵萬餘人與所將田士千五百人共擊車師破之車師王請降匈奴發兵攻車師吉憙引兵北逢之匈奴不敢前吉憙卽留一候與卒二十人留守王吉等引兵歸渠犂車師王恐匈奴兵復至而見殺也乃輕騎奔烏孫（按都河出博斯騰泊西南者南流入塔里木河其東岸卽渠犂田官也）吉卽迎其妻子傳

送長安匈奴更以車師王昆弟兜莫爲車師王收其餘民東徙不敢居故地而鄭吉始使吏卒三百人往田車師地以實之（按開元康元年　初烏孫公主少子萬年有寵於莎車王莎車王死而無子時萬年在漢莎車國人計欲自託於漢又欲得烏孫心上書請萬年爲莎車王漢許之遣使者奚充國送萬年萬年初立暴惡國人不說上令羣臣舉可使西域者前將軍韓增舉上官桀孫驕奉世以衞侯使持節送大宛諸國客至伊循城會故莎車王弟呼屠徵與勞國共殺其王萬年及漢使者奚充國自立爲王時匈奴又發兵攻車師城不能下而去莎車遣使揚言北道諸國已屬匈奴矣於是攻劫南道與畔漢從鄯善以西皆絕不通都護鄭吉校尉司馬憙皆在北道諸國聞奉世與其副

嚴昌計以爲不亟擊之則莎車日彊其勢難制必危西域遂以
節諭告諸國王因發其兵南北道合萬五千人進擊莎車攻拔
其城莎車王自殺傳其首詣長安更立它昆弟子爲莎車王諸
國悉平威振西域奉世乃罷兵以聞奉世遂西至大宛大宛聞
其斬莎車王敬之異於它使得其名馬象龍而還上甚說議封
奉世丞相將軍皆以爲可獨少府蕭望之以爲奉世奉使有指
而擅制違命發諸國兵雖有功效不可以爲後法卽封奉世開
後奉使者利以奉世爲比爭遂發兵要功萬里之外爲國家生
事於夷狄漸不可長奉世不宜受封上善望之議以奉世爲光
祿大夫（按莎車在喀什噶爾河北依提約爾山東）

二年　匈奴大臣皆以爲車師地肥美近匈奴使漢得之多田
積穀必害人國不可不爭由是數遣兵擊車師田者鄭吉將渠

犁田卒七千餘人救之爲匈奴所圍吉上言車師去渠犁千餘
里漢兵在渠犁者少勢不能相救願益田卒上與後將軍趙充
國等議欲因匈奴衰弱出兵擊其右地使不得復援西域魏相
上書諫曰臣聞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義者王敵加於已不
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
忿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貪者破情國家
之大務民人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驕者滅此五者
非但人事乃天道也聞者匈奴當有善意所得漢民輒奉歸之
未有犯於邊境雖爭屯田車師不足致意中今聞諸將軍欲興
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遮郡困乏父子共犬羊
之裘食草菜之實常恐不能自存難以動兵軍旅之後必有凶
年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恐

災害之變因此以生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俗尤薄水旱不
時按今年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爲
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乃欲發兵報纖介之忿於遠夷殆
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上從相
言止遣長羅侯常惠將張掖酒泉騎往車師迎鄭吉及其吏士
還渠犁召故車師太子軍宿在焉耆者立以爲王盡徙車師國
民令居渠犁遂以車師故地與匈奴以鄭吉爲衛司馬使護鄯
善以西南道（按渠犁在開都河東焉耆在其北哈布齊垓河東）

四年　初武帝開河西四郡隔絕羌與匈奴相通之路斥逐諸
羌不使居湟中地及帝卽位光祿大夫義渠安國使行諸羌先
零豪言願時度湟水北逐民所不田處畜牧安國以聞後將軍
趙充國劾安國奉使不敬是後羌人旁緣前言抵冒度湟水郡

縣不能禁既而先零與諸羌種豪二百餘人解仇交質盟詛上
問之以問趙充國對曰羌人所以易制者以其種自有豪數相
攻擊勢不壹也往三十餘歲西羌反時亦先解仇合約攻令居
與漢相距五六年乃定匈奴數誘羌人欲與之共擊張掖酒泉
地使羌居之閒者匈奴困於西方疑其更遣使至羌中與相結
臣恐羌變未止此且復結聯他種宜及未然爲之備後月餘羌
侯狼何果遣使至匈奴藉兵欲擊鄯善燉煌以絕漢道充國以
爲狼何勢不能獨造此計疑匈奴使已至羌中先零罕开乃解
仇作約到秋馬肥變必起矣宜遣使者行邊兵豫爲備敵視諸
羌毋令解仇以發覺其謀於是兩府復白遣義渠安國行視諸
羌分別善惡（胡氏曰河西武威張掖酒泉燉煌四郡本匈奴昆邪休屠王地武帝開之置郡縣羌與匈奴隔遠不復得通湟中湟水左右地也其地肥美故斥逐諸羌不使居之水經注金城郡臨羌縣西北至塞外有西王母石室倦詢鹽池

北則涅水所出東流逕涅中城北故小月氏之地也又東逕隃於大河師古曰涅水出金城臨羌破羌允街枝楊金城而合於大河先零羌在西南今蘭州府西南

神爵元年　義渠安國至羌中召先零諸豪三十餘人以尤桀點者皆斬之縱兵擊其種人斬首千餘級於是諸降羌及歸義羌侯楊玉等怨怒無所信鄉遂劫略小種背畔犯塞攻城邑殺長吏安國以騎都尉將騎二千屯備羌至浩亹爲虜所擊失亡車重兵器甚眾安國引還至令居以聞時趙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丙吉問誰可將者充國對曰無踰於老臣者矣上遣問

爲曰將軍度羌虜何如當用幾人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遙度臣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略羌戎小夷逆天背畔滅亡不久願陛下以屬老臣勿以爲憂上笑曰諾乃大發兵詣金城夏四月遣充國將之以擊西羌趙充國至金城須兵滿萬騎欲度河恐爲虜所遮即夜遣三校銜枚先度輒營陳會明畢遂以次盡度虜數十百騎來出入軍傍充國曰吾士馬新倦不可馳逐此皆驍騎難制又恐其爲誘兵也擊虜以殄滅爲期小利不足貪令軍勿擊遣騎候四望陿中無虜夜引兵上至落都召諸校司馬謂曰吾知羌虜不能爲兵矣使虜發數千人守杜四望陿中兵豈得入哉充國常以遠斥候爲務行必爲戰備止必堅營壁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遂西至西部都尉府日饗軍士士皆欲爲用虜數挑戰充國堅守捕得生口言羌豪相數責曰語汝無反今天子遣趙將軍來年八九十矣善爲兵今請欲

壹闘而死可得邪初罕开豪靡當兒使弟雕庫來告都尉曰先零欲反後數日果反雕庫種人頗在先零中都尉即留雕庫爲質充國以爲無罪乃遣歸告種豪大兵誅有罪者明白自別毋取并滅天子告諸羌人犯法者能相捕斬除罪仍以功大小賜錢有差又以其所捕妻子財物盡與之充國計欲以威信招降罕开及劫略者解散虜謀微其疲劇乃擊之時上已發內郡兵屯邊者合六萬人矣酒泉太守辛武賢奏言郡兵皆屯備南山北邊空虛勢不可久若至秋冬乃進兵此虜在境外之冊今虜朝夕爲寇土地寒苦漢馬不耐冬不如以七月上旬齎三十日糧分兵出張掖酒泉合擊罕开在鮮水上者雖不能盡誅但奪其畜產虜其妻子復引兵還冬復擊之大兵仍出虜必震壞天子下其書充國令議之充國以爲一馬自負三十日食爲米二斛四斗麥八斛又有衣裝兵器難以追逐虜必商軍進退稍引去逐水草入山林隨而深入虜即據前險守後阨以絕糧道必有傷危之憂爲夷狄笑千載不可復而武賢以爲可奪其畜產虜其妻子此殆空言非至計也先零首爲畔逆它種劫略故臣愚冊欲捐罕开閒昧之過隱而勿章先行先零之誅以震動之宜悔過反善因赦其罪選擇良吏知其俗者招循和輯此全師保勝安邊之冊天子下其書公卿議者咸以爲先零兵盛而負罕开之助不先破罕开則先零未可圖也上乃拜侍中許延壽爲彊弩將軍即拜酒泉太守武賢爲破羌將軍賜璽書嘉納其冊以書敕讓充國曰今轉輸並起百姓煩擾將軍將萬餘之眾不早及秋共水草之利爭其畜食欲至冬虜皆當畜食多藏匿山中依險阻將軍士寒手足皺瘃當有利哉將軍不念中國之

貴欲以歲數而勝敵將軍誰不樂此者今詔破羌將軍武賢等將兵以七月擊罕羌將軍其引兵並進勿復有疑充國上書曰陛下前幸賜書欲使人諭罕以大軍當至漢不誅罕以解其謀臣故遣開豪雕庫宣天子至德罕開之屬皆聞知明詔今先零羌楊玉阻石山木候便爲寇罕羌未有所犯乃置先零先擊罕釋有畢誅無辜起一難就兩害誠非陛下本計也臣聞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今罕羌欲爲燉煌酒泉寇宜勑兵馬練戰士以須其至坐得致敵之術以逸擊勞取勝之道也今恐二郡兵少不足以守而發之行攻釋致虜之術而從爲虜所致之道臣愚以爲不便先零羌虜欲爲背畔故與罕開解仇結約然其私心不能無恐漢兵至而罕開背之也臣愚以爲其計常欲先赴罕開之急以堅其約先擊罕羌先零

必助之今虜馬肥糧食方饒擊之恐不能傷害適使先零得施德於罕羌堅其約合其黨虜交堅黨合精兵二萬餘人迫脅諸小種附著者稍眾莫須之屬不輕得離也如是虜兵寖多誅之用力數倍臣恐國家憂累由十年數不二三歲而已於臣之計先誅先零已則罕開之屬不煩兵而服矣先零已誅而罕開不服涉正月擊之得計之理又其時也以今進兵誠不見其利戊申充國上奏秋七月甲寅璽書報從充國計焉充國乃引兵至先零在所虜久屯聚懈弛望見大軍棄車重欲度湟水道阨隘充國徐行驅之或曰逐利行遲充國曰此窮寇不可迫也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諸校皆曰善虜赴水溺死者數百降及斬首五百餘人虜馬牛羊十萬餘頭車四千餘兩兵至罕地令軍毋燔聚落芻牧田中罕羌聞之喜曰漢果不擊我矣豪雄

忘使人來言願得還復故地充國以聞未報靡忘來自歸充國賜飲食遣還諭種人護軍以下皆爭之曰此反虜不可擅遣充國曰諸君但欲便文自營非爲公家忠計也語未卒璽書報令靡忘以贖論後罕竟不煩兵而下上詔破羌彊弩將軍詣屯所以十二月與充國合進擊先零時羌降者萬餘人矣充國度其必壞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敝作奏未上會得進兵璽書充國子中郎將印懷使客諫充國曰誠令兵出破軍殺將以傾國家將軍守之可也卽利與病又何足爭一旦不合上意遣繡衣來責將軍將軍之身不能自保何國家之安充國歎曰是何言之不忠也本用吾言羌虜得至是邪往者舉可先行羌者吾舉辛武賢丞相御史復白遣義渠安國竟沮敗羌金城湟中穀斛八錢吾謂耿中丞羅三百萬斛穀羌人不敢動矣耿中丞請羅百

萬斛乃得四十萬斛耳義渠再使且費其半失此二冊羌人致敗爲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亹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其間郵亭多壞敗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林木六萬餘枚在水次臣願罷騎兵留步兵萬二百八十一人分屯要害處冰解漕下繕乡亭浚溝渠治湟陿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水左右田事出賦人三十晦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各千就草爲田者遊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畜省大費今

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物上報曰即如將軍之計虜當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決孰計其便復奏充國上狀曰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百戰而百勝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蠻夷習俗雖殊於禮義之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今虜亡其美地薦草愁於寄託遠遁骨肉心離人有畔志而明主班師罷兵萬人留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虜雖未即伏辜兵決可期月而望羌虜瓦解前後降者萬七百餘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輩此坐支解羌虜之具也臣謹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步兵九校吏士萬人留屯以爲武備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一也又因排折羌虜令不得歸肥饒之地貧破其眾以成羌虜相畔之漸二也居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三也軍馬

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歲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羌以示羌虜揚威武傳世折衝之具五也以閒暇時下先所伐材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徼幸不出令反畔之虜竄於風寒之地離霜露疾疫瘃墮之患坐得必勝之道七也無經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間之勢九也又亡驚動河南大开使生它變之憂十也治湟陿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伸威千里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大費既省繇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唯明詔采擇上復賜報曰兵決可期月而望者謂今冬邪謂何時也將軍獨不計虜聞兵頗罷且丁壯相聚攻擾田者及道上屯兵復殺略人民將何以止之將軍孰計復奏充國復奏曰臣聞兵以計爲本故多算勝少算

不便臣竊自惟念奉詔出塞引軍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甲於山野雖亡尺寸之功偷得避嫌之便而亡後咎餘責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奏上魏相曰臣愚不習兵事利害後將軍數畫軍冊其言常是臣任其計必可用也上於是報充國嘉納之亦以破羌彊弩將軍數言當擊於是兩從其計詔兩將軍與中郎將印出擊彊弩將出降四千餘人破羌斬首二千級中郎將印斬首降者亦二千餘級而充國所降復得五千餘人詔罷兵獨充國留屯田胡氏曰浩亹縣地東至允吾入湟水杜佑曰即今廣武縣西南有漢浩亹縣有浩亹水出西塞外故城昭帝元始六年置金城郡唐關都州地文穎曰金城有三隘在南六百里隃度日落都山名湟水經注破羌縣西有樂都城劉昫曰唐鄯州治故樂都城劉昫曰此唐爲鄯州五泉縣據漢書羌豪獻鮮水海地於王莽置西海郡晉乞伏乾歸都於此按浩亹河出甘州府西南遷大通縣伯平番入湟水在湟水東北今屬甘州府番縣金城郡在鄯州府皋蘭縣西南四望峽今破伯縣東南落都山即在其西皆在西寧府北西

部都尉孟康云在金城則不得云西至疑在破羌今碾伯縣南也鮮水據注則今青海之烏蘭布河是畢羌地西北所至河南大开今貴德屬湟峽在西寧縣東三十里

二年　趙充國奏言羌本可五萬人軍凡斬首七千六百級降者三萬一千二百人溺河湟餓死者五六千人定計遺脫與煎巩黃羝俱亡者不過四千人羌靡忘等自詭必得請罷屯兵奏可充國振旅而還所善浩星賜迎說充國曰眾人皆以破羌彊弩出擊多斬首生降虜以破壞然有識者以爲虜勢窮困兵雖不出卽自服矣將軍卽見宜歸功於二將軍出擊非愚臣所及如此將軍計未失也充國曰吾年老矣爵位已極豈嫌伐一時事以揆明主哉兵勢國之大事當爲後法老臣不以餘命壹爲陛下明言兵之利害卒死誰當復言之者卒以其意對上然其計罷遣辛武賢歸酒泉太守官充國復爲後將軍秋羌若零離

酋且種兒庫共斬先零大豪猶非楊玉首及諸豪弟澤陽雕良兒靡忘皆帥煎巩黃羝之屬四千餘人降漢封若零弟澤二人爲帥眾王餘皆爲侯爲君初置金城屬國以處降羌詔舉可護羌校尉者時充國病四府舉辛武賢小弟湯充國遽起奏湯使酒不可典蠻夷不如湯兄臨眾時湯已拜受節有詔更用臨眾後臨眾病免五府復舉湯湯數醉酗羌人羌人反畔卒如充國之言

五鳳元年　秋七月匈奴屠耆單于使先賢撣兄右奧鞬王與烏籍都尉各二萬騎屯東方以備呼韓邪單于是時西方呼揭王來與唯犂當戶謀共讒右賢王言欲自立爲單于屠者單于殺右賢王父子後知其冤復殺唯犂當戶於是呼揭王恐遂畔去自立爲呼揭單于右奧鞬王聞之卽自立爲車犂單于烏籍

送蠶恩得復其位必稱臣服從此德之盛也上從其議拔呼揭爾巴哈台闕敦疑今科布多屯田

讀史兵略卷之五

通鑑

元帝初元二年　初武帝滅南越開置珠厓儋耳郡在海中洲上其民自以阻絕數犯吏禁率數年一反漢輒發兵擊定之上即位之明年珠厓山南縣反發兵擊之諸縣更叛連年不定上博謀於羣臣欲大發軍待詔賈捐之曰今關東民眾久困流離道路人情莫親父母莫樂夫婦至嫁妻賣子法不能禁義不能止此社稷之憂也今陛下不忍悁悁之忿欲驅士眾擠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助饑饉保全元元也臣竊以往者羌軍言之暴師曾未一年兵出不踰千里費四十餘萬萬大司農錢盡乃以少府禁錢續之夫一隅爲不善費尚如此況於

勞師遠攻亡士毋功乎願遂棄珠厓專用恤關東爲憂上從之

珠厓今瓊州府瓊山縣東南儋耳今儋州山南縣在黎母山南今定安縣南界

永光二年　隴西羌彡姐旁種反彡先廉反詔丞相韋元成等入議是時歲比不登朝廷方以爲憂而遭羌變元成等漠然莫有對者右將軍馮奉世曰羌虜近在竟內背畔不以時誅無以威制遠繼臣願帥師討之上問用兵之數對曰臣聞善用兵者役不再興糧不三載故師不久暴而天誅亟決往者數不料敵而師至於折傷再三發調則贍日煩費威武虧矣今反虜無慮三萬人法當倍用六萬人然羌戎弓矛之兵耳器不犀利可用四萬人二月足以決丞相御史兩將軍皆以爲民方收斂時未可多發發萬人屯守之且足奉世曰不可天下被饑饉士馬羸耗守戰之備久廢不簡習邊郡之心而羌首難今以萬人

分屯數處虜見兵少必不畏懼戰則挫兵病師守則百姓不救如此怯弱之形見羌人乘利諸種並和相扇而起臣恐中國之役不得止於四萬非財幣之所能解也故少發師而曠日與一舉而疾決利害相萬也固爭之不能得有詔益二千人於是遣奉世將萬二千人騎以將屯爲名典屬國任立護軍都尉韓昌爲偏裨到隴西分屯三處昌先遣兩校尉與羌戰羌眾盛多皆爲所破殺兩校尉奉世具上地形部眾多少之計願益三萬六千人乃足以決事書奏天子大爲發兵六萬餘人八月拜太常弋陽侯任千秋爲奮武將軍以助之冬十月兵畢至隴西十一月並進羌虜大破斬首數千級餘皆走出塞

按胡註分屯三處昌屯臨洮馮奉世屯首陽據此則任屯闐州府河州之西之白石韓屯蝦州之臨洮馮屯鞏昌府渭源之首陽也彡姐羌在鞏昌府西南蘭州府河州之正南也

建昭三年　使西域都護騎都尉北地甘延壽副校尉山陽陳湯共誅斬郅支單于於康居始郅支單于自以大國威名尊重又乘勝驕不爲康居王禮怒殺康居王女及貴人人民數百發民作城日作五百人二歲乃已又遣使責闔蘇大宛諸國歲遺不敢不予漢遣使三輩至康居求谷吉等死郅支困辱使者不肯奉詔而因都護上書言居困尼願歸計彊漢遣子入侍其驕慢如此湯爲人沈勇有大慮多策略喜奇功與延壽謀曰夷狄畏服大種其天性也西域本屬匈奴今郅支單于威名遠聞侵陵烏孫大宛常爲康居畫計欲降服之如得此二國數年之閒城郭諸國危矣且其人剽悍好戰伐數取勝久留必爲西域忠雖所在絕遠蠻夷無金城彊弩之守如發屯田吏士陵從烏孫眾兵直指其城下彼亡則無所之守則不足自保千載之功

可一朝而滅也延壽以爲然欲奏請之湯曰國家與公卿議大策非凡所見事必不從延壽猶與不聽會其久病湯獨矯制發城郭諸國兵車師戊己校尉屯田吏士延壽聞之驚起欲止焉湯怒按劍叱延壽曰大衆已集會豎子欲沮衆邪延壽遂從之部勒行陳漢兵胡兵合四萬餘人延壽湯上疏自劾奏矯制陳言兵狀卽日引軍分行別爲六校其三校從南道踰葱嶺徑大宛其三校都護自將發溫宿國從北道入赤谷過烏孫涉康居界至闐池西而康居副王抱闐將數千騎寇赤谷城東殺略大昆彌千餘人畜產甚多從後與漢軍相及頗寇盜後重湯縱胡兵擊之殺四百六十人得其所略民四百七十人還付大昆彌其馬牛羊以給軍食又捕得抱闐貴人伊奴毒入康居東界令軍不得爲寇鬬呼其貴人屠墨見之論以威信與飲盟遣去

徑引行未至單于城可六十里止營復捕得康居貴人具色子男開牟以爲導具色子卽屠墨母之弟皆怨單于由是具知郅支情明日引行未至城三十里止營單于遣使問漢兵何以來應曰單于上書言居困尼願歸計彊漢身入朝見天子哀閔單于棄大國屈意康居故使都護將軍來迎單于妻子恐左右驚動故未敢至城下使數往來相答報延壽湯因讓之我爲單于遠來而至今無名王大人見將軍受事者何單于忽大計失客主之禮也兵來道遠人畜罷極食度且盡恐無以自還願單于與大臣審計策明日前至郅支城都賴水上離城三里止營傅陳望見單于城上立五采幡幢數百人被甲乘城又出百餘騎往來馳城下步兵百餘人夾門魚鱗陳講習用兵城上人更招漢軍曰鬬來百餘騎馳赴營營皆張弩持滿指之騎引卻頗遣吏士射城門騎步兵騎步兵皆入延壽湯令軍聞鼓音皆薄城下四面圍城各有所守穿塹塞門戶鹵楯爲前戟弩爲後仰射城樓上人樓上人下走土城外有重木城從木城中射頗殺傷外人外人發薪燒木城夜數百騎欲出外迎射殺之初單于聞漢兵至欲去疑康居怨己爲漢內應又聞烏孫諸國兵皆發自以無所之郅支已出復還曰不如堅守漢兵遠來不能久攻單于乃被甲在樓上諸閼氏夫人數十皆以弓射外人外人射中單于鼻諸夫人頗死單于乃下夜過半木城穿中人卻入土城乘城呼時康居兵萬餘騎分爲十餘處四面環城亦與相應和夜數鼓營不利輒卻平明四面火起吏士喜大呼乘之鉦鼓聲動地康居兵引卻漢兵四面推鹵楯並入土城中單于男女百餘人走入大內漢兵縱火吏士爭入單于被創死軍候假丞杜

勳斬單于首得漢使節二及谷吉等所齎帛書諸鹵獲以畀得者凡斬閼氏太子名王以下千五百一十八級生虜百四十五人降虜千餘人賦予城郭諸國所發十五王王拔郅支本立牙帳於堅昆今烏梁海烏里雅蘇台閼氏移處康居今哈薩克北之其北都賴河卽其城南西流之錫得河也圖蘇今鄂什城郅支城在之蘇對沙那大宛卽博羅爾喀楚克等北及今霍罕地南道渡渾巴什河由巴爾昌喀什喇爾進北道入赤谷由楚克達爾山自烏什北進溫宿今阿克蘇闕池今特穆爾圖泊

竟甯元年　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上書願保塞上谷以西至燉煌傳之無窮請罷邊備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天子下有司議議者皆以爲便郎中侯應習邊事以爲不可許上問狀應曰周秦以來匈奴暴桀寇侵邊境漢興尤被其害臣聞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本冒頓單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來出爲寇是其苑囿也至孝武世出師征伐

斥奪此地擴之於幕北建塞徼起亭隧築外城設屯戍以守之然後邊境用得少安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匈奴來寇少所蔽隱從塞以南徑深山谷往來差難邊長老言匈奴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哭也如罷備塞吏卒示夷狄之大利不可一也今聖德廣被天覆匈奴匈奴得蒙全活之恩稽首來臣夫夷狄之情困則卑順彊則驕逆天性然也前已罷外城省亭隧獲足以候望通烽火而已古者安不忘危不可復罷二也中國有禮義之教刑罰之誅愚民猶尚犯禁又況單于能必其眾不犯約哉三也自中國尚建關梁以制諸侯所以絕臣下之覬欲也設塞徼置屯戍非獨爲匈奴而已亦爲諸屬國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思舊逃亡四也近西羌保塞與漢人交通吏民貪利侵盜其畜產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畔今罷乘塞則生嫚易分爭

之漸五也往者從軍多沒不還者子孫貧困一旦亡出從其親戚六也又邊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曰聞匈奴中樂無奈候望急何然時有亡出塞者七也益賊桀黠羣輩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則不可制八也起塞以來百有餘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巖石木谿谷水門稍稍平之卒徒築治功費久遠不可勝計臣恐議者不深慮其終始欲以壹切省繇戍十年之外百歲之內卒有他變障塞破壞亭隧滅絕當更發屯繕治累歲之功不可卒復九也如罷戍卒省候望單于自以保塞守禦必深德漢請求無已小失其意則不可測開夷狄之隙蔽中國之固十也非所以永持至安威制百蠻之長策也對奏天子有詔勿議罷邊塞事（按陰山綿延甚遠自河套北東至內興安嶺一日青山）

西域都護設會宗爲烏孫兵所圍驛騎上書成帝建始四年　西

願發城郭敞煌兵以自救丞相商大將軍鳳及百寮議數日不決鳳言陳湯多籌策習外國事可問上召湯見宣室示以會宗奏湯對曰臣以爲此必無可憂也上曰何以言之湯曰夫胡兵五而當漢兵一何者兵刃樸鈍弓弩不利今聞頗得漢巧然猶不足以勝會宗唯陛下勿憂且兵輕行五十里重行三十里今會宗欲發城郭敞煌歷時乃至所謂報讎之兵非救急之用也上曰奈何其解可必乎度何時解湯知烏孫瓦合不能久攻故事不過數日圍對曰已解矣屈指計其日曰不出五日當有吉語聞居四日軍書到言已解大將軍鳳奏以爲從事中郎莫府事壹決於湯（按近都護者龜茲姑墨溫宿小國兵不多故須敞煌兵）

河平二年　春伊邪莫演罷歸自言欲降卽不受我我自殺終

夜郎王興鉤町王禹湎臥侯俞更舉兵相攻牂柯太守請發兵誅興等議者以爲道遠不可擊乃遣太中大夫蜀郡張匡持節和解興等不從命刻木象漢吏立道旁射之杜欽說大將軍王鳳曰蠻夷王侯輕易漢使不憚國威恐議者選奭復守和解太守察動靜有變乃以聞如此則復曠一時王侯得收獵其眾申固其謀黨助眾多各不勝忿必相殄滅自知罪成狂犯守尉遠藏溫暑毒草之地雖有孫吳將賁育士若入水火往必焦沒智勇無所施屯田守之費不可勝量宜因其罪惡未成未疑漢家加誅陰救旁郡守尉練士馬大司農豫調穀積要害處選任職太守往以秋涼時入誅其王侯尤不軌者卽以爲不毛之地無用之民聖王不以勞中國宜罷郡放棄其民絕其王侯勿復通如以先帝所立累世之功不可墮壞亦宜因其萌牙早斷絕之

及已成形然後戰師則萬姓被害於是鳳薦金城司馬臨卬陳立爲牂柯太守立至牂柯諭告夜郎王興興不從命立請誅之未報乃從吏數十人出行縣至興國且同亭召興興將數千人往至亭從邑君數十人入見立立數責因斷頭邑君曰將軍誅無狀爲民除害願出暝士眾以興頭示之皆釋兵降鉤町王禹漏臥侯俞震恐入粟千斛牛羊勞吏士立還歸郡興妻父翁指與子邪務收餘兵迫脅旁二十二邑反至冬立奏募諸夷與都尉長史分將攻翁指翁指據阬爲壘立使奇兵絕其饟道縱反間以誘其眾都尉萬年曰兵久不決費不可共引兵獨進敗走趙立營立怒叱戲下令格之都尉復還戰立救之時天大旱立攻絕其水道蠻夷共斬翁指持首出降西夷遂平（按夜郎今貴州安順府永甯州朗岱以北水城之南鉤町今興義府漏臥今帥宗州皆漢牂柯郡縣也）

四年一初武帝通西域罽賓自以絕遠漢兵不能至獨不服數剽殺漢使久之漢使者文忠與容屈王子陰末赴爲罽賓王後軍候趙德使罽賓與陰末赴相失陰末赴鎖琅當德殺副以下七十餘人遣使者上書謝孝元帝以其絕域不錄放其使者於縣度絕而不通及帝卽位復遣使謝罪漢欲遣使者報送其使杜欽說王鳳曰前罽賓王陰末赴本漢所立後卒畔逆夫德莫大於執殺使者所以不報恩不懼誅者自知絕遠兵不至也有求則卑辭無欲則驕慢終不可懷服凡中國所以爲通厚蠻夷愚快其求者爲壞比而爲寇今縣度之阨非罽賓所能越也其鄉慕不足以安西域雖不附不能危城郭前親逆節惡暴西域故絕而不通今悔過來而無親屬貴人奉獻者皆行賈賤人欲通貨市買以獻

爲名故煩使者送至縣度恐失實見狀凡遣使送客者欲爲防護寇害也起皮山南更不屬漢之國四五斥候士百餘人五分夜擊刁斗自守尙時爲所侵盜驅畜負糧須諸國稟食得以自贍國或貧小不能食或桀黠不肯給擁彊漢之節銜山谷之間乞匄無所得離一二旬則人畜棄捐曠野而不反又歷大頭痛小頭痛之山赤土身熱之坂令人身熱無色頭痛嘔吐嘯畜盡然又有三池盤石阪道陧者尺六七寸長者徑三十里臨嶂嶵不測之深行者騎步相持繩索相引二千餘里乃到縣度畜墜未半阬谷盡靡碎人墮勢不得相收視險阻危害不可勝言聖王分九州制五服務益內不求外今遣使者承至尊之命送蠻夷之賈勞吏士之眾涉危難之路罷敝所恃以事無用非久長計也使者業已受節可至皮山而還於是鳳白從欽言罽賓實

利賞賜賈市其使數年而壹至云（按爲資今巴達克山以南溫以北雅普什以西諸山都斯坦地縣度則雅布塔爾山註云烏秅國西之石山谿谷不通此卽五印度矣皮山在葉爾羌西）

元延二年　初烏孫小昆彌安日爲降民所殺諸侯大亂詔徵故金城太守段會宗爲左曹中郎將使安輯烏孫立安日弟末振將爲小昆彌定其國而還時大昆彌雌粟靡勇健末振將恐爲所幷使貢人烏日領詐降刺殺雌粟靡漢欲以兵討之而未能遣會宗立公主孫伊秩靡爲大昆彌久之大昆彌翎侯難栖殺末振將安日子安犁靡代爲小昆彌漢恨不自誅末振將復遣會宗發戊己校尉諸國兵卽誅末振將太子番耶會宗恐大兵入烏孫驚番耶亡逃不可得卽留所發兵墾婁地選精兵三千餘徑至昆彌所在召番耶責以末振將之罪卽手劍擊殺番耶官屬以下驚恐馳歸小昆彌安犁靡勒兵數千騎圍會宗（按靡疑麾）

會宗爲言來誅之意令圍守殺我如取漢牛一毛耳宛王郅支頭縣槀街烏孫所知也昆彌以下服曰末振將負漢誅其子可也獨不可告我令飲食之邪會宗曰豫告昆彌逃匿之爲大罪卽飲食以付我傷骨肉恩故不先告昆彌以下號泣罷去（按墊在今沙雅爾斯河界）

綏和元年　匈奴車牙單于死弟囂知牙斯立漢遣中郎將夏侯藩副校尉韓容使匈奴或說王根曰匈奴有斗入漢地直張掖郡生奇材箭竿鷹羽如得之於邊甚饒國家有廣地之實將軍顯功垂於無窮根爲上言其利上直欲從單于求之爲有不得傷命損威根卽但以上指曉藩令從藩所說而求之藩至匈奴語次說單于曰竊見匈奴斗入漢地直張掖郡漢三都尉居塞上士卒數百人寒苦候望久勞單于宜上書獻此地直斷割

之省兩都尉士卒數百人以復天子厚恩其報必大單于曰此天子詔語邪將從使者所求也藩曰詔指也然藩亦爲單于畫善計耳單于曰此溫偶駼王所居地也單于曰父兄傳五世使問之藩容歸漢後復使匈奴至則求駼王匈奴西邊諸侯作漢不求此地至知獨求何也已問溫偶駼王所居未曉其形狀所生請遣窮盧及車皆仰此山材木且先父地不敢失也單于遣使上書以藩求地狀聞詔報單于藩揖稱詔從單于求地法當死更大赦二今從藩爲濟南太守不令當匈奴（舊土爾扈特旂境）

孺子嬰居攝二年　東郡太守翟義方進之子也與姊子上蔡陳豐謀曰新都侯攝天子位號令天下故擇宗室幼稚者以爲孺子依託周公輔成王之義且以觀望（按斗入漢地直張掖者今合黎山西額濟納河）

今宗室衰弱外無彊藩天下傾首服從莫能亢幷國難吾幸得備宰相子身守大郡父子受漢厚恩義當爲國討賊以安社稷欲舉兵西誅不當攝者選宗室子孫輔而立之設令時命不成死國埋名猶可以不慙於先帝今欲發之汝肯從我乎豐年十八勇壯許諾義遂與東郡都尉劉宇嚴鄉侯劉信信弟武平侯劉璜結謀以九月都試日斬觀令因勒其車騎材官士募郡中勇敢部署將帥信子匡時爲東平王乃幷東平兵立信爲天子義自號大司馬柱天大將軍移檄郡國言莽鴆殺孝平皇帝攝天子位欲絕漢室今天子已立共行天罰郡國皆震比至山陽衆十餘萬莽聞之惶懼不能食太皇太后謂左右曰人心不相遠也我雖婦人亦知莽必以此自危莽于駿王況等自擇除關西人爲校尉軍吏將關東甲卒發奔命

以擊義焉復以武讓屯函谷關遂並屯武關劉秀屯宛三輔聞翟義起自茂陵以西至汧二十三縣盜賊並發槐里男子趙朋霍鴻等自稱將軍攻燒官寺殺右輔都尉及槐令相與謀曰諸將精兵悉東京師空可攻長安衆稍多至十餘萬火見未央宮前殿莽復使王級閻遷西擊朋等命王惲屯平樂館王晏屯城北皆勒兵自備以甄邯爲大將軍受鉞高廟頒天下兵左杖節右把鉞屯城外王舜甄豐晝夜循行殿中諸將東至陳茵與翟義會戰破之斬劉璜首莽大喜復下詔先封車騎都尉孫賢等五十五人皆爲列侯即軍中拜授因大赦天下於是吏士精銳遂攻圍義於圉城十二月大破之義與劉信棄軍亡至固始界中捕得義尸磔陳都市卒不得信

（按東郡今東昌府一帶觀城縣義時蓋治觀也函谷新關在河南府新安縣東北武關在商州東漢宛今南陽府南陽縣以上皆在長安西南陳茂陵在西安府興平縣汧縣胡注引李賢注云故城在汧源縣南隋改汧爲汧源故城今汧源縣也槐里今西安府興平縣右輔都尉治郃今郃縣在渭南蓼今武功縣在渭北以上皆在長安西北陳留今開封府陳留縣故戴國今衛輝府考城縣也在陳留東北圉今開封府杞縣南之圉鄗鋪固始今陳州府淮甯縣西北陳即陳州府也）

新莽始建國二年　單于始因夏侯藩求地有拒漢語後以求稅烏桓不得因寇掠其人民愛由是生重以印文改易故怨恨乃遣右大且渠蒲呼盧訾等十餘人將兵衆萬騎以護送烏桓爲名勒兵塞下莽以廣新公甄豐爲右伯出西域車師後王須置離閒之憚供給煩費謀亡入匈奴都護但欽召置離斬之置離兄輔國侯狐蘭支將置離衆二千餘人亡降匈奴單于受之遣兵與狐蘭支入寇擊車師殺後城長傷都護及狐蘭兵復還入匈奴時戊己校尉刁護病史陳良終帶謀曰西域諸國頗背叛匈奴匈奴大侵要死可殺校尉助人衆降匈奴遂殺護及其子男昆弟盡

（按東都尉按後城注以爲車師後王庭今濟木薩也）

三年　遣田禾將軍趙並發戍卒屯田五原北假以助軍糧單于起於負海疆境既完中國內竭以喪社稷是爲無策今天下遭陽九之厄比年饑饉西北邊尤甚發三十萬衆具三百日糧東援海岱南取江淮然後乃備計其道里一年尚未集合兵先至者衆積暴露師老械弊勢不可用此一難也邊既空虛不能奉軍糧內調郡國不相及屬此二難也計一人三百日食用犒十人解非牛力不能勝牛又自當齎食加二十斛重矣胡地沙鹵多乏水草以往事揆之軍出未滿百日牛必物故且盡餘糧尚多人不能負此三難也胡地秋冬甚寒春夏甚風多齎釜鍑薪炭重不可勝食糒飲水以慰四時師有疾疫之憂是故前世伐胡不過百日非不欲久勢力不能此四難也輜重自隨則輕銳者少不得疾行虜徐遁逃勢不能及幸而逢虜又累輜重如遇險阻銜尾相隨虜要遮前後危殆不測此五難也大用民力功

不可必立臣伏憂之今既發兵宜縱先至者令臣尤等深入霆擊且以創艾胡虜莽不聽轉兵穀如故天下騷動內郡愁於徵發民棄城郭始流亡爲盜賊幷州平州尤甚按北假中今河套北河以南胡注云此時未有平州漢末公孫度自號始分幽州置平州字誤也語確甚

四年　初五威將帥出西南夷改句町王爲侯王郎怨怒不附莽諷牂柯大尹周歆詐殺郎郎弟承起兵殺歆州郡擊之不能服莽又發高句驪兵擊匈奴高句驪不欲行郡彊迫皆亡出塞因犯法爲寇遼西大尹田譚追擊之爲所殺州郡歸咎於高句驪侯騶嚴尤奏言貊人犯邊不從起正有他心宜令州郡且嗣安之今猥被以大罪恐其遂畔夫餘之屬必有和者匈奴未克夫餘滅貊復起此大憂也莽不尉安滅貊遂反詔尤擊之尤誘高句驪侯騶至而斬焉傳首長安按句町今臨安府建水縣以東至羅斛州界高句驪今

奉天府鐵嶺縣滅貊在今鐵北界夫餘今郭爾羅斯前旗

天鳳三年　遣大使五威將王駿西域都護李崇戊己校尉郭欽出西域諸國皆郊迎送兵穀駿欲襲擊之焉耆詐降而聚兵自備駿等將莎車龜茲兵七千餘人分爲數部命郭欽及佐帥何封別將居後駿等入焉耆焉耆伏兵要遮駿及姑墨封犂危須國兵爲反間還共襲駿皆殺之欽後至焉耆焉耆兵未還欽襲擊殺其老弱從車師還入塞莽拜欽爲填外將軍封剿胡子何封爲集胡男李崇收餘士還保龜茲及莽敗崇沒西域遂絕按焉耆在哈布齊垓河東危須在阿爾輝河南焉耆東封犂當作尉犂形近而訛在焉者南今庫爾勒東開都河南三國正相鄰其茲今庫車其西姑墨今拜城其西莎車今雅滿雅爾河北岸依提約爾山東

四年　莽法令煩苛民搖手觸禁不得耕桑繇役煩劇而旱蝗相因獄訟不決吏用苛暴立威旁緣莽禁侵刻小民於是並起爲

盜賊依阻山澤浸淫日廣臨淮瓜田儀依阻會稽長州琅邪呂母聚黨數千人殺海曲宰入海中爲盜其眾浸多至萬數荊州饑饉民眾入野澤掘鳧茈而食之更相侵奪新市人王匡王鳳爲平理爭訟遂推爲渠帥眾數百人於是諸亡命者南陽馬武潁川王常成丹等皆往從之共攻離鄉聚藏於綠林山中數月閒至七八千人長州今蘇州府長洲縣海曲在山東沂州府日照縣新市離鄉聚皆在湖北安陸府京山縣綠林山在荊門州當陽縣

五年　以大司馬司允費興爲荊州牧見問到部方略興對曰荊揚之民率依阻山澤以漁采爲業閒者國張六筦稅山澤妨奪民之利連年久旱百姓饑窮故爲盜賊興到部欲令明曉告盜賊歸田里假貸犂牛種食閒其租賦冀可以解釋安集莽怒免興官

六年　莽大募天下丁男及死罪囚吏民奴名曰豬突豨勇以爲銳卒一切稅天下吏民訾三十取一縑帛皆輸長安令公卿以下至郡縣黃綬皆保養軍馬多少各以秩爲差吏盡復以與民又博募有奇技術可以攻匈奴者將待以不次之位言便宜者以萬數或言能度水不用舟楫連馬接騎濟百萬師或言不持斗糧服食藥物三軍不饑或言能飛一日千里可窺匈奴莽輒試之取大鳥翮爲兩翼頭與身皆著毛通引環紐飛數百步墮莽知其不可用苟欲獲其名皆拜爲理軍賜以車馬待發軍以奇行以正動不以妄也

地皇二年　莽召問羣臣禽賊方略皆曰此天因行尸命在漏刻故左將軍公孫祿徵來與議祿曰太史令宗宣典星歷候氣變以凶爲吉亂天文誤朝廷太傅平化侯尊飾虛僞以媮名位賊夫

人之子國師嘉信公秀顛倒五經毀師遷令學士疑惑明學男張邯地理侯孫陽造井田使民棄土業義和魯匡設六筦以窮工商說符侯崔發阿諛取容令下悄不上通宜誅此數子以慰天下又言匈奴不可攻當與和親臣恐新室憂不在匈奴而在封域之中也莽怒使虎賁扶祿出然頗采其言左遷魯匡爲五原卒正以百姓怨誹故也六筦非匡所獨造莽厭眾意而出之初四方皆以饑寒窮愁起爲盜賊稍羣聚常思歲熟得歸鄉里眾雖萬數不敢略有城邑日閱而已諸長吏牧守皆自亂鬬中兵而死賊非敢欲殺之也而莽終不諭其故或上書具言狀莽大怒以爲誣罔因下書責七公曰夫吏者理也宣德明恩以牧養民仁之道也抑彊督姦捕誅盜賊義之節也今則不然盜發不輒得至成羣黨遮略乘傳宰士士得脫者又妄自言我責數

賊何爲如是賊曰以貧窮故耳賊護出我今俗人議者率多若此惟貧困饑寒犯纍爲非大者羣盜小者偷穴不過二科今乃結謀連黨以千百數是逆亂之大者豈饑寒之謂邪七公其嚴敕卿大夫卒正連率庶尹謹牧養善民急捕殄盜賊有不同心并力疾惡黠賊而妄曰饑寒所爲輒捕繫請其罪於是羣下愈恐莫敢言賊情者州郡又不得擅發兵賊由是遂不制田況上言盜賊始發其原甚微部吏伍人所能禽也咎在長吏不爲意縣欺其郡郡欺朝廷實百言十實千言百則廷忽略不輒督責遂至延蔓連州乃遣將帥多使者傳相監趣郡縣力事上官應塞詰對共酒食具資用以救斷斬不暇復髮盜賊治官事將帥又不能躬率吏士戰則爲賊所破吏氣浸傷徒費百姓前幸蒙赦令賊欲解散或反遮擊恐人山谷轉相告語故郡縣降賊皆

更驚駭恐見詐滅因饑饉易動旬日之閒更十餘萬人此盜賊所以多之故也

三年　遣太師王匡將軍廉丹東討眾賊初琅邪樊崇等眾既寖盛乃相與皆朱其眉以相識別由是號曰赤眉匡丹合將銳士十餘萬人所過放縱東方爲之語曰寧逢赤眉不逢太師太師尚可更始殺我卒如田兄之言莽詔書讓廉丹曰倉廩盡矣府庫空矣可以怒矣可以戰矣將軍受國重任不捐身於中野無以報恩塞責丹惶恐夜召其掾馮衍以書示之衍因說丹曰張良以五世相韓椎秦始皇博浪之中將軍之先爲漢信臣新室之興英俊不附今海內潰亂人懷漢德甚於周人思召公也人所歌舞天必從之今方爲將軍計莫若屯據大郡鎮撫吏士砥礪其節納雄桀之士詢忠智之謀興社稷之利除萬人之害則

福祚流於無窮功烈著於不滅何與軍覆於中原身膏於草野功敗名喪恥及先祖哉丹不聽衍左將軍奉世曾孫也（琅邪今青州府諸城縣）

綠林賊遇疾疫分散引去王常成丹西入南郡號下江兵王鳳王匡馬武及其黨朱鮪等北入南陽號新市兵秋七月匡等進攻隨平林人陳牧廖湛眾眾應之號平林兵（南郡今湖北荊州府隨州）

初長沙定王發生春陵節侯買買生戴侯熊渠熊渠生考侯仁仁以南方卑濕徙封南陽之白水鄉與宗族往家焉仁卒子敞嗣值莽篡位國除節侯少子外爲鬱林太守外生鉅鹿都尉回回生南頓令欽欽娶湖陽樊重女生三男縯仲秀兄弟早孤養於叔父良縯性剛毅慷慨有大節自莽篡漢常憤憤懷復社稷

之慮不事家人居業傾身破產交結天下雄俊秀隆準日角性勤稼穡嶺常非笑之比於高祖兄仲秀姊元爲新野鄧晨妻秀嘗與晨俱過穰人蔡少公少公頗學圖讖言劉秀當爲天子誠曰是國師公劉秀乎秀戲曰何用知非僕邪坐者皆大笑晨心獨喜及新市平林兵起南陽騷動宛人李軼謂從兄通曰今四方擾亂漢當復與南陽宗室獨劉伯升兄弟汎愛容眾可與謀大事通笑曰吾意也會秀賣穀於宛通遣軼往迎秀與相見因具言讖文事與相約結定計議通欲以立秋材官都試騎士日劫前除大夫甄阜及屬正梁丘賜因以號令大眾使軼與秀歸春陵舉兵以相應於是嶺召諸豪傑計議分遣親客於諸縣起兵嶺自發春陵子弟得七八千人部署賓客自稱柱天都部秀時年二十八李通未發事覺亡走家屬坐死者六十四人嶺使

族人嘉招說新市平林兵與其帥王鳳陳牧西擊長眾進屠唐子鄉又殺湖陽尉軍中分財物不均眾恚恨欲反攻諸劉劉秀收宗人所得物悉以與之眾乃悅進拔棘陽李軼鄧晨皆將賓客來會劉嶺欲進攻宛至小長安聚與甄阜梁丘賜戰時天密霧漢軍大敗秀單馬走遇女弟伯姬與共騎而得前行復見姊元趣令上馬元手揮曰行矣不能相救無爲兩沒也會追兵至元及三女皆死嶺弟仲及宗從死者數十人嶺復收會兵眾還保棘陽阜賜乘勝留輜重於藍鄉引精兵十萬南度潢淳臨沘水阻兩川開爲營絕後橋示無還心新市平林見漢兵數敗阜賜軍大至各欲解去嶺甚患之會下江兵五千餘人至宜秋嶺即與秀及李通造其壁曰願見下江一賢將議大事眾推王常望南陽豪傑及王常等皆欲立劉嶺而新市平林將帥樂放縱

復興即眞主也誠忠出身爲用輔成大功嶺曰如事成豈敢獨娶之哉遂與常深相結而去常還具爲餘將成丹張印言之丹印負其眾曰大丈夫既起當各自爲主何故受人制乎常乃徐曉說其將帥曰王莽苛酷失百姓之心民之謳吟思漢非一日也故使吾屬因此得起夫民所怨者天所去也民所思者天所與也舉大事必當下順民心上合天意功乃可成若負遲恃勇觸情恣欲雖得天下必復失之以秦項之勢尚至夷覆況今布衣相聚草澤以此行之滅亡之道也今南陽諸劉舉兵觀其來議者皆有深計大慮王公之才與之幷合必成大功此天所以祐吾屬也下江諸將雖屈彊少識然素敬常乃皆謝曰無王將軍吾屬幾陷於不義即引兵與漢軍新市平林合於是諸部齊心同力銳氣益壯嶺大娶軍士設盟約休卒三日分爲六部

十二月晦潛師夜起襲取藍鄉盡獲其輜重（按後漢書宗室四王傳劉賈以長沙定王發子封於零道之春陵鄉元帝初元四年徙封南陽之白水鄉故以春陵爲國號在今襄陽府棗陽縣界湖陽今南陽府唐縣東南南即春陵縣新市今京山縣東北平林在隨州東北胡氏曰莽改南陽曰前隊小長安聚在南陽南唐子鄉有唐子亭山在湖陽西南棘陽在湖陽西北藍鄉在南陽府新野縣東潢淳聚坡在今南陽府唐縣西豬水支流也沘水由唐縣南出大胡山南合澧水在潢南宜秋聚在南陽府桐柏縣平氏故城西南淮陽王更始元年）

漢兵與下江兵共攻甄阜梁丘賜斬之殺士卒二萬餘人王莽納言將軍嚴尤秋宗將軍陳茂引兵欲據宛劉嶺與戰於淯陽下大破之遂圍宛先是莽徐賜減死一等令旌節部曲及漢兵起皆稱將軍攻城略地移書稱說莽聞之始懼春陵戴侯會孫元在平林兵中號更始將軍時漢兵已十餘萬諸將議以兵多而無所統一欲立劉氏以從人望南陽豪傑及王常等皆欲立劉嶺而新市平林將帥樂放縱

憚縯威明貪元懦弱先共定策立之然後召縯示其議縯曰諸將軍幸欲尊立宗室甚厚然今赤眉起青徐衆數十萬聞南陽立宗室恐赤眉復有所立王莽未滅而宗室相攻是疑天下而自損權非所以破莽也春陵去宛三百里耳遽自尊立爲天下準的使後人得承吾敝非計之善者也不如且稱王以號令王勢亦足以斬諸將若赤眉所立者賢相率而往從之必不奪吾爵位若無所立破莽降赤眉然後舉尊號亦未晚也諸將多曰善張卬拔劍擊地曰疑事無功今日之議不得有二衆皆從之二月辛巳朔設壇場於淯水上沙中元卽皇帝位南面立朝羣臣羞愧流汗舉手不能言於是大赦改元以族父良爲國三老王匡爲定國上公王鳳爲成國上公朱鮪爲大司馬劉縯爲大司徒陳牧爲大司空餘皆九卿將軍由是豪傑失望多不服

江兵者王常成丹等兵也南陽今南陽府南陽縣南淯水自河南府嵩縣東南流入南陽府南召縣西還南陽縣東南水經注以爲諸將立更始於斯水之上

王莽徵諸明兵據六十三家以備軍吏以長人巨毋霸爲壘尉又驅諸猛獸虎豹犀象之屬以助威武王邑至洛陽州郡各選精兵牧守自將定會者四十三萬人號百萬餘在道者旌旗輜重千里不絕夏五月王尋王邑南出潁川與嚴尤陳茂合諸將見尋邑兵盛皆反走入昆陽惶怖憂念妻孥欲散歸諸城劉秀曰今兵穀既少而外寇強大幷力禦之功庶可立如欲分散勢無俱全且宛城未拔不能相救昆陽卽拔一日之間諸部亦滅矣今不同心膺共舉功名反欲守妻子財物耶諸將怒曰劉將軍何敢如是秀笑而起會候騎還言大兵且至城北軍陳數百里不見其後諸將素輕秀及迫急乃相謂曰更請劉將軍計之

秀復爲圖畫成敗諸將皆曰諾時城中唯有八九千人秀使王鳳與廷尉大將軍王常守昆陽夜與五威將軍李軼等十三騎出城南門於外收兵時莽兵到城下者且十萬秀等幾不得出尋邑縱兵圍昆陽嚴尤說邑曰昆陽城小而堅今假號者在宛亟進大兵彼必棄走宛敗昆陽自服邑曰吾昔圍翟義坐不生得以見責讓今將百萬之衆過城而不能下非所以示威也當先屠此城蹀血而進前歌後舞顧不快耶遂圍之數十重列營百數鉦鼓之聲聞數十里或爲地道衝輣撞城積弩亂發矢下如雨城中負戶而汲王鳳等乞降不許尋邑自以爲功在漏刻不以軍事爲憂嚴尤曰兵濕圍城爲之闕宜使得逸出以怖宛下邑又不聽按漢昆陽縣今南陽府葉縣

棘陽守長岑彭與前隊貳嚴說共守宛城漢兵攻之數月城中

人相食乃舉城降更始入都之諸將欲殺彭劉縯曰彭郡之大吏執心固守是其節也今舉大事當表義士不如封之更始乃封彭爲歸德侯按棘陽今唐縣及新野縣東北

劉秀悉發諸營兵諸將貪惜財物欲分兵守之秀曰今若破敵珍寶萬倍大功可成如爲所敗首領無餘何財物之有乃悉發之六月己卯朔秀與諸營俱進自將步騎千餘爲前鋒去大軍四五里而陳尋邑亦遣兵數千合戰秀斬之斬首數十級諸將喜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怪也且復居前請助將軍秀復進尋邑兵徘諸部亦減遂前諸將膽氣益壯無不一當百秀乃與敢死者三千人從城西水上衝其中堅尋邑易之自將萬餘人行陳敕諸營皆按部毋得動獨迎與漢兵戰不利大軍不敢擅相救尋邑陳亂漢兵

乘銳奔之遂殺王尋城中亦鼓譟而出中外合勢震呼動天地莽兵大潰走者相騰踐伏尸百餘里會大雷風屋瓦皆飛雨下如注溫川盛溢虎豹皆股戰士卒赴水溺死者以萬數水爲不流王邑嚴尤陳茂輕騎乘死人度水逃去盡獲其軍實輜重不可勝算舉之連月不盡或燔燒其餘士卒稍走各還其郡王邑獨與所將長安勇敢數千人還洛陽關中聞之震恐於是海內豪傑翕然響應皆殺其牧守自稱將軍用漢年號以待詔命旬月之閒徧於天下（胡氏曰水經注溫水出南陽魯陽縣西堯山東北經昆陽城北東入汝按漢昆陽縣今葉縣東北）

八月更始遣申屠建李松攻武關析人鄧嶷開關迎漢兵以王憲爲校尉將兵度渭所過迎降長安諸縣大姓各起兵稱漢將軍四會城下又聞天水隗氏方到皆爭欲入城貪立大功鹵掠

之利莽赦城中囚徒皆授兵殺豨飲其血與誓曰有不爲新室者社鬼記之使更始將軍史諶將之度渭橋皆散走諶空還眾兵發掘莽妻子父祖冢燒其棺槨及九廟明堂辟雍火照城中九月戊申朔兵從宣平城門入（師古曰長安城東出北頭第一門張晏逢兵見殺王邑王林王巡覺惲等分將兵距擊北闕下會日暮官府邸第盡奔亡己酉城中少年朱弟張魚等恐見鹵掠趨讙並和燒作室門斧敬擿闥呼曰反虜王莽何不出降火及掖庭承明黃皇室主所居責皇室主曰何面目以見漢家自投火中而死莽避火宣室前殿火輒隨之莽紺袀服持虞帝匕首天文郎按式於前莽旋席隨斗柄而坐曰天生德於予漢兵其如予何庚戌且明羣臣扶掖莽自前殿之漸臺公卿從官尚千餘人隨之王邑晝夜戰罷極士死傷略盡馳入宮聞闕至漸臺見其于侍中

睦解衣冠欲逃邑叱之令還父于莽守莽軍人入殿中聞莽在漸臺眾共圍之數百重臺上猶與相射矢盡短兵接王邑父子讙悍王巡戰死莽入室下儲時眾兵上臺苗訢唐尊王盛等皆死商人杜吳殺莽校尉東海公賓就斬莽首軍人分莽身節解臠分爭相殺者數十人公賓就持莽首詣王憲憲自稱漢大將軍城中兵數十萬皆屬焉舍東宮婁莽後宮乘其車服癸丑李松鄧曄入長安將軍趙萌申屠建亦至以王憲得璽綬不上多挾宮女建天子旗收斬之傳莽首詣宛縣於市百姓共提擊之或切食其舌（漸臺在長安西北黃皇室主即孝平皇后）

更始欲令親近大將徇河北大司徒賜言諸家子獨有文叔可用朱鮪等以爲不可更始狐疑賜深勸之更始乃以劉秀行大司馬事持節北度河鎮慰州郡（胡氏曰爲光武自河北定天下張本秀至河北所過郡縣考察官吏黜陟能否平遣囚徒除王莽苛政復漢官名更民喜悅爭持牛酒迎勞秀皆不受南陽鄧禹杖策追秀及於鄴秀曰我得專封拜生遠來甯欲仕乎禹曰不願也秀曰即如是何欲爲禹曰但願明公威德加於四海禹得効其尺寸垂功名於竹帛耳秀笑因留宿開語禹進說曰今山東未安赤眉青犢之屬動以萬數更始既是常才而不自聽斷諸將各擅威福起志在財帛爭用威力朝夕自快而已非有忠良明智深慮遠圖欲尊主安民者也歷觀往古聖人之興二科而已天時與人事也今以天時觀之更始既立而災變方興以人事觀之莽紺袀服持虞帝匕首天文郎按式大業非凡夫所任分崩離析形勢可見明公雖建藩輔之功猶恐無所成立也況明公素有盛德大功爲天下所鄉服軍政齊肅賞罰明信爲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

救萬民之命以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劉氏曰弇爲中興定計議每任使諸將多訪於禹皆當其悅因令禹宿止於中與元功員本諸此秀大才秀自兄嶽之死每獨居輒不御酒肉枕席有涕泣處主簿馮異獨叩頭覓嘗秀止之曰卿勿妄言異因進說曰更始政亂百姓無所依戴夫人久饑渴易爲充飽今公專命方面宜分遣官屬徇行郡縣宣布惠澤秀納之騎都尉朱于耿純謁秀於邯鄲遇見官屬將兵法度不與他將同遂自結納（按鄴今彰德府臨漳縣邯鄲今屬廣平府皆在漢大河北）

故趙繆王子林說秀決列人河水以灌赤眉秀不從去之眞定林素任俠於趙魏閒王莽時長安中有自稱成帝子子輿者莽殺之邯鄲卜者王郎緣是詐稱眞子輿云母故成帝謳者當見貴氣從上下遂任身趙后欲害之僞易他人子以故得全林等

信之與趙國大豪李育張參等謀共立郎會民間傳赤眉將度河林等因此宣言赤眉當立劉子輿以觀眾心百姓多信之十二月林等率車騎數百晨入邯鄲城止於王宮立郎爲天子分遣將帥徇下幽冀移檄州郡趙國以北遼東以西皆望風響應（按列人今廣平府肥鄉縣眞定今正定府正定縣）

二年　申屠建李松迎更始遷都二月更始發洛陽初三輔豪傑假號誅莽者人人望封侯申屠建既斬王憲又揚言三輔兒大點共殺其主吏民惶恐屬縣屯聚建等不能下更始至長安乃下詔大赦非王莽于他皆除其罪於是三輔悉平時長安唯未央宮被焚其餘宮室供帳倉庫官府皆案堵如故市里不改於舊更始居長樂宮升前殿郎吏以次列庭中更始羞怍俛首刮席不敢視諸將後至者更始問虜掠得幾何左右侍官皆宮省

北行入襄中秀指弇曰是我北道主人也會故廣陽王子接起兵薊中以應郎城中擾亂言邯鄲使者方到二千石以下皆出迎於是秀趣駕而出至南城門門已閉攻之得出遂晨夜南馳不敢入城邑舍食道傍至蕪蔞亭時天寒烈馮異上豆粥至饒陽官屬皆乏食秀乃自稱邯鄲使者入傳舍傳吏方進食從者飢爭奪之傳吏疑其僞乃椎破數十通紿言邯鄲將軍至官屬皆失色秀升車欲馳既而懼不免徐還坐曰請邯鄲將軍入久乃僞去晨夜兼行蒙犯霜雪面皆破裂至下曲陽傳聞王郎兵在後從者皆恐至滹沱河候吏還白河水流澌無船不可濟秀使王霸往視之霸恐驚眾欲且前阻水還卽詭曰冰堅可度官屬皆喜秀笑曰候吏果妄語也遂前比至河河冰亦合乃令王霸護度未畢數騎而冰解至南宮遇大風雨秀引車入道傍空

舍馮異抱薪鄧禹熾火秀對竈燎衣馮異復進麥飯進至下博城西惶惑不知所之有白衣老父在道旁指曰努力信都郡爲長安城守去此八十里秀卽馳赴之是時郡國皆已降王郎獨信都太守南陽任光和戎太守信都邳彤不肯從光自以孤城獨守恐不能全閭秀至大喜吏民皆稱萬歲邳彤亦自和戎來會議者多言可因信都兵自送西還長安邳彤曰吏民歌吟思漢久矣故更始舉尊號而天下響應三輔清宮除道以迎之今卜者王郎假名因勢驅集烏合之衆遂振燕趙之地無有根本之固明公奮二郡之兵以討之何患不克今釋此而歸豈徒空失河北必更驚動三輔墮損威重非計之得者也若明公無復征伐之意則雖信都之兵猶難會也何者明公既西則邯鄲勢成民不肯捐父母背成主而千里送公其離散亡逃可必也秀

乃止秀以二郡兵弱欲入城頭子路刁子都軍中任光以爲不可乃發傍縣得精兵四千人拜任光爲左大將軍信都都尉李忠爲右大將軍邳彤爲後大將軍和戎太守如故信都令萬修爲偏將軍皆封列侯留南陽宗廣領信都太守事使任光李忠萬修將兵以從邳彤將兵居前任光乃多作檄文曰大司馬劉公將城頭子路刁子都兵百萬衆從東方來擊諸反虜遣騎馳言以吾慮天下不足定何也禹曰方今海內殺亂人思明君猶赤子之慕慈母古之興者在德薄厚不以大小也按相人今唐山縣鉅鹿今

至鉅鹿界中吏民得檄傳相告語秀投暮入堂陽界多張騎火彌滿澤中堂陽卽降又擊貰縣降之城頭子路者東平爰曾也寇掠河濟間有衆二十餘萬刁子都有衆六七萬故秀欲依之昌城人劉植聚兵數千人據昌城迎秀秀以植爲驍騎將軍耿純率宗族賓客一千餘人老病者皆載木自隨迎秀於育拜純爲前將軍進攻卜曲陽降之衆稍合至數萬人復北擊中山耿

純恐宗家懷異心乃使從弟訢宿歸燒廬舍以絕其反顧之望秀進拔盧奴所過發奔命兵移檄邊郡共擊邯鄲郡縣還復響應時眞定王楊起兵阿王郎衆十餘萬秀遣劉植說楊楊乃降秀因留眞定納楊甥郭氏爲夫人以結之進擊元氏防子皆下之至鄗擊斬王郎將李惲至柏人復破郎將李育育還保城攻之不下按宋子今趙州北盧奴今定州漁陽在今薊西北廣陽卽治薊胡氏曰昭帝改燕爲廣陽國薊在今涿州故涿下博今深州信都今冀州胡注引東觀記云王莽分信都爲和戎治下曲陽戎當從彤傳作成爲是堂陽今冀州新河貫今東鹿縣南昌城在冀州西南當依韋懷注作貫中山今定州元氏北部今趙州柏鄉北柏人今順德府唐山縣據此今直隸冀趙深三州以北頤天保定正定定正宣化永平易州皆定光武之關中也、

秀舍中兒犯法尙殺副諫曰明公常欲衆軍整齊今遵奉法不避是教令所行也乃貰之以爲刺姦將軍謂諸將曰當備祭遵吾舍中兒犯法尙殺之必不私諸卿也

或說大司馬秀以守柏人不如定鉅鹿秀乃引兵東北拔廣阿秀披輿地圖指示鄧禹曰天下郡國如是今始乃得其一子前言以吾慮天下不足定何也禹曰方今海內殺亂人思明君猶赤子之慕慈母古之興者在德薄厚不以大小也按相人今唐山縣鉅鹿今

趙州隆平縣

薊中之亂耿弇與劉秀相失北走昌平就其父況因說況擊邯鄲時王郎遣將徇漁陽上谷急發其兵北州疑惑多欲從之上谷功曹寇恂門下掾閻槃說況曰邯鄲故以計誅王郎拔起雜可信向大司馬劉伯升母弟尙賢下士可以歸之況曰邯鄲方盛力不能獨拒

如何對曰今上谷完實控弦萬騎可以詳擇去就恂請東約漁陽齊心合衆邯鄲不足圖也況然之遣恂東約彭寵欲各發突騎二千匹步兵千人詣大司馬秀安樂令吳漢護軍盡延狐奴令王梁亦勸寵從秀寵以爲然而官屬皆欲附王郎寵不能奪漢出止外亭遇一儒生召而食之問以所聞生言大司馬劉公所過爲郡縣所稱邯鄲舉尊號者實非劉氏漢大喜即詐爲秀書移檄漁陽使生齎以詣寵令具以所聞說之會寇恂至寵乃發步騎三千人以吳漢行長史與盡延王梁將之南攻薊殺王郎大將趙閎寇恂還遂與上谷長史景丹及耿弇將兵俱南與漁陽軍合所過擊斬王郎大將九卿校尉以下凡斬首三萬級定涿郡中山鉅鹿清河河間凡二十二縣前及廣阿聞城中車騎其衆丹等勒兵問曰此何兵曰大司馬劉公也諸將喜即進

至城下城下初傳言二郡兵爲邯鄲來衆皆恐劉秀自登西城樓勒兵問之耿弇拜於城下即召入具言發兵狀秀乃悉召景丹等入笑曰邯鄲將帥數言我發漁陽上谷兵吾聊應言我亦發之何意二郡良爲吾來方與士大夫共此功名耳乃以景丹爲偏將軍使還領其兵加耿況彭寵大將軍封況寵丹延皆爲列侯吳漢爲人質厚少文造次不能以辭自達然沈厚有智略鄧禹數薦之於秀秀漸親重之更始遣尚書令謝躬率六將軍討王郎不能下秀至與之合軍東圍鉅鹿月餘未下王郎遣將攻信都大姓馬寵等開門內之更始遣兵攻破信都秀使李忠還行太守事王郎遣將倪宏劉奉率數萬人救鉅鹿秀逆戰於南緜不利景丹等縱突騎擊之宏奉緜橫於都內虜掠自恣元元叩心更思莽朝是以知其必敗也公功名已著以義征伐天下可傳檄而定也天下至重公可

祐乃不敢復言更始遣使立秀爲蕭王悉令罷兵與諸將有功者詣行在所遣苗曾爲幽州牧韋順爲上谷太守蔡充爲漁陽太守並北之部蕭王居邯鄲宮晝臥溫明殿耿弇入造牀下請閒因說曰吏士死傷者多請歸上谷益兵蕭王曰王郎已破河北略平復用兵何爲弇曰王郎雖破天下兵革乃始耳今使者從西方來欲罷兵不可聽也銅馬赤眉之屬數十輩輩數十百萬人所向無前聖公不能辦也敗必不久蕭王起坐曰卿失言我斬卿弇曰大王哀厚弇如父子故敢披赤心蕭王曰我戲卿耳何以言之弇曰百姓患苦王莽復思劉氏聞漢兵起莫不歡喜如去虎口得歸慈母今更始爲天子而諸將擅命於山東貴戚縱橫於都內虜掠自恣元元叩心更思莽朝是以知其必敗也公功名已著以義征伐天下可傳檄而定也天下至重公可

自取毋令他姓得之蕭王乃辭以河北未平不就徵始試於更始是時諸賊銅馬大彤高湖重連鐵脛大槍尤來上江青犢五校五幡五樓富平獲索等各領部曲眾合數百萬人所在寇掠蕭王欲擊之乃拜吳漢耿弇俱爲大將軍持節北發幽州十郡突騎苗曾問之陰敕諸郡不得應調吳漢將二十騎先馳至無終曾出迎於路漢卽收曾斬之耿弇到上谷亦收斬漁陽太守彭寵兵秋蕭王擊銅馬於鄗吳漢將突騎來會清陽士馬甚盛漢悉上兵簿於莫府請所付與不敢自私王益重之王以偏將軍沛國朱浮爲大將軍幽州牧使治薊城銅馬食盡夜遁蕭王追擊於館陶大破之受降未盡而高湖重連從東南來與銅馬餘眾合蕭王復與大戰於蒲陽悉破降之封其渠帥爲列侯諸將未能信賊降者亦不自安王知其意敕

令降者各歸營勒兵自乘輕騎按行部陳降者更相語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由是皆服悉以降人分配諸將眾遂數十萬赤眉別帥與青犢上江大彤鐵脛五幡十餘萬眾在射犬蕭王引兵進擊大破之南徇河內河內太守韓歆降拔昌平今順天府昌平州漁陽郡今密雲順義武清平谷通州豫平等處上谷郡今保安州懷來延慶宣化萬全龍門蔚州等處安樂屬漁陽今順義縣西南孤奴在其東北南縣今順德府鉅鹿縣無終薊州及玉田縣歸縣今東昌府屬縣蒲陽今保定府完縣射犬今懷慶府河內縣

初謝躬與蕭王共滅王郎數與蕭王違戾常欲襲蕭王畏其兵強而止雖俱在邯鄲遂分城而處然蕭王有以慰安之躬勤於吏職蕭王常稱之曰謝尚書眞吏也故不自疑其妻知之常戒之曰君與劉公積不相能而信其虛談終受制矣躬不納既而躬率其兵數萬還屯於鄴及蕭王南擊青犢使躬遊擊尤來於

當乏絕孟津今懷慶府孟縣野王今河內縣

通鑑

光武皇帝建武元年　蕭王北擊尤來大槍五幡於元氏追至北平連破之又戰於順水北乘勝輕進反爲所敗王自投高岸突騎王豐下馬授王王僅而得免散兵歸保范陽軍中不見王諱將不知所爲吳漢曰卿曹努力王兄子在南陽何憂無主眾恐懼數日乃定賊雖戰勝而憚王威名夜遂引去大軍復進至安次連戰破之賊退入漁陽所過虜掠彊弩將軍陳俊言於王曰賊無輜重宜令輕騎出賊前使百姓各自堅壁以絕其食可不戰而殄也王然之遣俊將輕騎馳出賊前視人保壁堅完者敕令固守放散在野者因掠取之賊至無所得遂散敗王謂俊曰賊聚其地日益南矣

朱鮪聞王北征而河內孤乃遣其將蘇茂賈彊將兵三萬餘人度鑄河攻溫鮪自將數萬人攻平陰以絕偃師之糧王即勒軍馳出並移告屬縣發兵會溫下軍吏皆諫曰今洛陽兵度河前後不絕宜待眾軍畢集乃可出也偃曰溫郡之藩蔽失溫則郡不可守遂馳赴之旦日合戰而馮異遣救及諸縣兵適至偃令士卒乘城鼓譟大呼言曰劉公兵到蘇茂軍聞之陳動偃因奔擊大破之馮異亦渡河擊朱鮪鮪走異與偃追至洛陽環城一匝而歸自是洛陽震恐城門晝閉異偃移檄上狀諸將入賀因上尊號將軍南陽馬武先進曰大王雖執謙退奈宗廟社稷何宜先卽尊位乃議征伐今此誰賊而馳驚擊之乎王驚曰何將軍出此言可斬也乃引軍還瀕復遣吳漢率耿弇景丹等十三將軍追尤來等斬首萬三千餘級遂窮追至浚靡而還賊散入遼西遼東爲烏桓貊人所鈔擊略盡都護將軍賈復與五校戰於眞定復偽創甚王大驚曰我所以不令賈復別將者爲其輕敵也果然失吾名將聞其婦有孕生女耶我子娶之生男耶我女嫁之不令其憂妻子也復病尋愈追及王於薊相見甚驩還至中山諸將復上尊號王又不聽行到南平棘諸將復固請之王不許諸將且出耿純進曰天下士大夫捐親戚棄土壤從大王於矢石之閒者其計固望攀龍鱗附鳳翼以成其所志耳今大王留時逆眾不正號位純恐士大夫望絕計窮則有去歸之思無爲久自苦也大眾一散難可復合純言甚誠切王

河與河南府洛陽縣對岸然大行以北河未歸服則孟津腹背受敵故必鞏縣李軼始得北攻澤州府縣今爲注云鞏在太行山上鞏南有天井泉三所是也既拔上黨兩城遂得南渡河下河南汜水縣之成皋等縣而戰於雒陽縣之士

深感曰吾將思之行至鄗召馮異問四方勁靜異曰更始必敗宗廟之憂在於大王宜從眾議會儒生彊華自關中奉赤伏符來詣王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鬬野四七之際火爲主羣臣因復奏請六月己未王卽皇帝位於鄗南改元大赦群臣

讀史兵略　卷之六　漢　三

河南府鞏縣周鞏伯邑也北渡河處曰五社津河北岸卽懷慶府溫縣周大夫蘇子邑也平陰縣杜佑云在洛陽縣北五十里卽晉之陰地陰戎所居也在鞏西溫在河內縣南故曰溫原今趙州南北疑賛字鄗今遵化州平棘在今趙州南北帝於此卽位改曰高邑蓋在縣南千秋亭五城陌

鄧禹圍安邑數月未下更始大將軍樊參將數萬人度大陽欲攻禹禹逆擊於解南斬之王匡成丹劉均合軍十餘萬復共擊禹禹軍不利明日癸亥匡等以六甲窮日不出禹因得更治兵甲子匡悉軍出攻禹禹令軍中毋得妄動既至營下因傳發諸將鼓而並進大破之匡等皆走禹追斬均匡等奔還長安大陽卽茅津今解州平陸縣解卽蒲州府臨晉縣地

劉盆子居長樂宮三輔郡縣營長遣使貢獻兵士輒剽奪之又數暴掠吏民由是皆復固守百姓不知所歸聞鄧禹乘勝獨克而師行有紀皆望風相攜負以迎軍降者日以千數眾號百萬禹所止輒停車拄節以勞來之父老童稺垂髮載白滿其車下莫不感悅於是名震關西諸將豪傑皆勸禹徑攻長安禹曰不然今吾眾雖多能戰者少前無可仰之積後無轉饋之資赤眉新拔長安則穀充實鋒銳未可當也夫盜賊羣居無終日之計財穀雖多變故萬端甯能堅守者也

陳囂歸天水復招聚其眾與修故業自稱西州上將軍三輔士大夫避亂者多歸囂囂傾身引接爲布衣交以平陵范逡爲師友前涼州刺史河內鄭興爲祭酒茂陵申屠剛杜林爲治書馬

授爲綏德將軍楊廣王遵周宗及平襄行巡阿陽王捷長陵王元爲大將軍安陵班彪之屬爲賓客由此名震西州聞於山東馬援少時以家川不足辭其兄況欲就邊郡田牧況曰汝大才當晚成良工不示人以朴且從所好遂之北地田牧常謂賓客曰丈夫爲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後有資數千頭穀數萬斛既而嘆曰凡殖財產貴其能賑施也否則守錢虜耳乃盡散於親舊閭里慕好士往從之賓甚敬重與決籌策爲畫本要在因材器使耳

初平陵竇融累世仕宦河西知其土俗與更始右大司馬趙萌善私謂兄弟曰天下安危未可知河西殷富帶河爲固張掖屬國精兵萬騎一旦緩急杜絕河津足以自守此遺種處也乃因萌求往河西萌薦融於更始以爲張掖屬國都尉融既到撫結

雄桀懷輯羌虜甚得其歡心是時酒泉太守安定梁統金城太守庫鈞張掖都尉茂陵史苞酒泉都尉竺曾敦煌都尉辛肜並州郡英俊融皆與厚善及更始敗融與梁統等計議曰今天下擾亂未知所歸河西斗絕在羌胡中不同心戮力則不能自守權鈞力齊復無以相率當推一人爲大將軍共全五郡觀時變動議既定而各謙讓以位次咸共推梁統統固辭乃推融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武威太守馬期張掖太守任仲並孤立無黨乃共移書告示之二人卽解印綬去於是以梁統爲武威太守史苞爲張掖太守竺曾爲酒泉太守辛肜爲敦煌太守融居屬國領都尉職如故置從事監察五郡河西民俗質樸而融等政亦寬和上下相親晏然富殖修兵馬習戰射明烽燧羌胡犯塞融輒自將與諸郡相救皆如符要每輒破之其後羌胡皆震服

親附內郡流民避凶饑者歸之不絕（金城今蘭州府武威今涼州府張掖今甘州府酒泉今肅州敦煌今安西州五郡以次而西）二年　刁子都爲其部曲所殺餘黨與諸城會檀鄉號檀鄉賊寇魏郡清河魏郡大吏李熊弟陸謀反城迎檀鄉或以告魏郡太守潁川銚期期召問熊熊叩頭首服願與老母俱就死期曰爲吏僇不若爲賊樂者可歸與老母往就陸也使吏送出城熊行求得陸將詣鄴城西門陸不勝愧慙自殺以謝期期嗟嘆以體葬之而還熊故職於是郡中服其威信帝遣吳漢率王梁等九將軍擊檀鄉於鄴東漳水上大破之十餘萬眾皆降又使梁與大將軍杜茂將兵安輯魏郡清河東郡悉平諸營保三郡清靜邊路流通（胡氏曰自雒陽至漁陽上谷路出三郡三郡既平則邊路流通矣今按檀鄉今克州府滋陽縣東北魏郡治鄴今彰德府臨漳縣東南清河在其東北）

眞定王楊造讖記曰赤九之後瘦楊爲主楊病瘦欲以惑眾與綿曼賊交通帝遣騎都尉陳副游擊將軍鄧隆徵之楊閉城門不內帝復遣前將軍耿純持節行幽冀所過勞慰王侯密敕收楊純至眞定止傳舍邀楊相見純眞定宗室之出也故楊不以爲疑且自恃眾強而純意安靜即從官屬詣之楊兄弟並將輕兵在門外楊入見純接以禮敬因延請其兄弟皆入乃閉閤悉誅之因勒兵而出眞定震怖無敢動者帝憐楊謀未發而誅復封其子爲眞定王（綿曼今正定府鹿泉縣北章懷云男子謂之女也）

帝之討王郎也彭寵發突騎以助軍轉糧食前後不絕及帝追銅馬至薊寵自負其功意望甚高帝接之不能滿以此懷不平及即位吳漢王梁寵之所遣並爲三公而寵獨無所加愈快快不得志嘆曰如此我當爲王但爾者陛下忘我耶是時北州破散而漁陽差完有舊鐵官寵轉以貿穀積珍寶益富彊幽州牧朱浮年少有俊才欲膺風迹收士心辟召州中名宿及王莽時故吏二千石皆引置幕府多發諸郡倉穀稟贈其妻子寵以爲天下未定師旅方起不宜多置官屬以損軍實不從其令浮性矜急自多寵亦狠彊嫌怨轉積浮數譖構之密奏寵多聚兵穀意計難量上輒漏泄令寵聞以致有恐之至是有詔徵寵寵上疏願與浮俱徵帝不許寵益以自疑其妻素剛不堪抑屈固勸無受徵曰天下未定四方各自爲雄漁陽大郡兵馬最精何故爲人所奏而棄此去乎寵又與所親信吏計議皆懷怨於浮莫有勸行者帝遣寵從弟子后蘭卿喻之寵因留子后蘭卿遂發兵反拜署將帥自將二萬餘人攻朱浮於薊又以與耿況俱有重功而恩賞並薄數遣使邀誘況況不受斬其使

延岑復反圍南鄭漢中王嘉兵敗走岑遂據漢中進兵武都爲更始杜功侯李寶所破岑走天水公孫述遣將侯丹取南鄭嘉收散卒得數萬人以李寶爲相從武都南擊侯丹不利還軍河池下辨復與延岑連戰岑引北入散關至陳倉嘉追擊破之公孫述又遣將軍任滿從閬中下江州東據扞關於是盡有益州之地（河池今秦州徽縣下辨今階州成縣東北大散關在鳳翔府寶雞縣西南其南即陳倉閬中今保寧府江州縣今重慶府巴縣扞關在今宜昌府長陽縣西）

更始諸大將在南方未降者何多帝召諸將議兵事以機叩地曰鄗最彊宛爲次誰當擊之賈復率然對曰臣請擊鄗帝笑曰執金吾擊鄗吾復何憂大司馬當擊宛遂遣復擊鄗破之并奪降又東擊更始淮陽太守暴汜汜降（按淮陽故城在今陳州府城西南）

捕得繫獄時尚草創軍營犯法率多相容恂戮之於市復以爲恥還過潁川謂左右曰吾與寇恂並列將帥而爲其所陷今見恂必手劍之恂知其謀不欲與相見姊子谷崇曰崇將也得帶劍侍側卒有變足以相當恂曰不然昔藺相如不畏秦王而屈於廉頗者爲國也乃救扇縣盛供具儲酒醪執金吾軍入界一人皆兼二人之饌恂出迎於道稱疾而還復勒兵欲追之而吏士皆醉遂過去恂遣谷崇以狀聞帝乃徵恂恂至引見時賈復先在坐欲起相避帝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鬬今日朕分之於是並坐極歡遂共車同出結友而去

帝還游擊將軍鄧隆助朱浮討彭寵隆軍潞南浮軍雍奴遣吏奏狀帝讀檄怒謂使吏曰營相去百里其勢豈可得相及北若還北軍必敗矣彭寵果遣輕兵擊隆軍大破之浮遠遂不能救

（潞今北通州雍奴今武清縣皆屬順天府）

蓋延圍睢陽數月克之劉永走至虞虞人反殺其母妻永與麾下數十人奔譙蘇茂佼彊周建合軍三萬餘人救永延與戰於沛西大破之永彊建走保湖陵茂奔還廣樂延遂定沛楚臨淮帝使太中大夫伏隆持節使青徐二州招降郡國青徐羣盜劉永破敗皆惶怖請降張步遣其掾孫昱隨隆詣闕上書獻馴魚隆湛之子也

（扈德侯城縣在其東北七十里蕪今亳州在廣城西南沛今徐州府沛縣湖陵今濟甯州魚臺縣）

詔徵鄧禹還曰慎毋與窮寇爭鋒赤眉無穀自當來東吾以飽待饑以逸待勞折箠笞之非諸將憂也無得復妄進兵帝以伏隆爲光祿大夫復使於張步拜步東萊太守並與新除青州牧守都尉俱東詔隆輒拜令長以下

（按此東始）

三輔大饑人相食城郭皆空白骨蔽野遺民往往聚爲營保各堅壁清野赤眉掠掠無所得乃引而東歸眾向二十餘萬隨道復散帝遣破姦將軍侯進等屯新安建威大將軍耿弇等屯宜陽以要其還路敕諸將曰賊若東走可引宜陽兵會新安賊若南走可引新安兵會宜陽馮異與赤眉遇於崤陰相拒六十餘日戰數十合阨其將卒五千餘人

（新安在北宜陽在南二縣皆屬河南府）

三年　以馮異爲征西大將軍鄧禹悉於受任無功數以軌卒徵赤眉戰輒不利乃率車騎將軍鄧宏等自河北度至湖要馮異共攻赤眉異曰異與賊相拒數十日雖虜獲雄將餘眾尚多可稍以恩信傾誘難卒用兵破也上今使諸將屯澠池要其東而異擊其西一舉取之此萬成計也禹宏不從必遂大戰移日赤眉陽敗棄輜重走車皆載土以豆覆其上兵士飢爭取之赤眉引還擊宏宏軍潰亂異與禹合兵救之赤眉小却異以士卒飢乏不欲久留引兵西入弘農因收上林苑中穀糧分遣就食其散卒復堅壁自守

（澠今陝州閿鄉縣河北今芮城縣是禹已東由臨晉也回溪坂在永甯縣東北宜陽在其東南）

馮異與赤眉約期會戰使壯士變服與赤眉同伏於道側旦日赤眉使萬人攻異前部異少出兵以救之朝氏曰所以示弱也賊見勢弱遂悉眾攻異異乃縱兵大戰日昃城氣衰伏兵卒起衣服相亂赤眉不復識別眾遂驚潰追擊大破之於崤底降男女八萬人帝降璽書勞異曰始虽垂翅回谿終能奮翼漉池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方論功實以爲大勳赤眉餘眾東向宜陽帝親勒六軍嚴陳以待之赤眉忽遇大軍驚震不知所謂乃遣劉恭乞

降曰盆子將百萬衆降陛下何以待之帝曰待汝以不死耳盆子及丞相徐宣以下三十餘人肉袒降上所得傳國璽綬積兵甲宜陽城西與熊耳山齊赤眉衆尚十餘萬人帝令縣尉皆賜食明旦大陳兵馬臨雒水令盆子君臣列而觀之帝謂樊崇等曰得無悔降乎朕今遣卿歸營勒兵鳴鼓相攻決其勝負不欲彊相服也徐宣等叩頭曰臣等出長安東都門君臣計議歸命聖德百姓可與樂成難與圖始故不告衆耳今日得降猶去虎口歸慈母誠歡誠喜無所恨也帝曰卿所謂鐵中錚錚傭中俠者也崤底崤谷之底也賢曰即崤阪也在今洛州永寧縣西北李賢曰宜陽縣故城韓國城也在今洛州福昌縣東水經註曰洛水之北有熊耳山一名白馬山雙綠皆狀同熊耳在宜陽西

涿郡太守張豐反自稱無上大將軍與彭寵連兵朱浮以帝不自征彭寵上疏求救詔報曰往年赤眉跋扈長安吾策其無穀必東果來歸附今度此反虜勢無久全其中必有內相斬者今軍資未充故須後麥耳浮城中糧盡人相食會耿況遣騎來救浮乃得脫身走薊城遂降於彭寵寵自稱燕王攻拔右北平上谷數縣略遣匈奴借兵爲助又南結張步及富平獲索諸賊皆與交通富平今武定府惠民縣

關中衆寇猶盛延岑據藍田王歆據下邽芳丹據新豐蔣震據霸陵張邯據長安公孫守據長陵楊周據谷口呂鮪據陳倉角閭據汧駱延據盩厔任貝據鄠汝章據槐里各稱將軍擁兵多者萬餘人少者數千人轉相攻擊馮異且戰且行屯軍上林苑中延岑引張邯任貝共擊異異擊大破之諸營保附岑者皆來降岑遂自武關走南陽時百姓飢饉黃金一斤易豆五升道路斷隔委輸不至馮異軍士悉以果食爲糧詔拜南陽趙匡爲右扶風將兵助異並送繒穀異兵穀漸盛乃稍誅擊豪傑不從令者裒賞降附有功勞者悉遣諸營渠帥詣京師散其衆歸本業

威行關中拔敎次諸賊自東而西入關過華州始渭南縣之下邽秦州曰上邽故此曰下其西臨潼縣之新豐又西咸當縣之霸陵又西爲西安府治之長安長安東南藍田此在渭水南波渭而北爲咸陽縣之長陵又西爲興平縣之槐里其北爲醴泉縣之谷口又西南爲寶雞縣之陳倉其西北爲隴州之汧此外則隴境矣此在渭北其渭南山長安而西則鄠縣之杜茇在長安鄠縣之閒

吳漢率杜茂等七將軍圍蘇茂於廣樂周建招集得十餘萬人救之漢迎與之戰不利墮馬傷膝還營建等遂連兵入城諸將謂漢曰大敵在前而公傷臥衆心懼矣漢乃勃然裹創而起椎牛饗士慰勉之士氣自倍旦日蘇茂周建出兵圍漢漢奮擊大破之岑與數騎走東陽與秦豐合建義大將軍朱祐率祭遵等與岑戰於東陽破之岑走歸秦豐合秦豐祐遂南與岑彭等軍合延岑護軍鄧仲況擁兵據陰縣而劉歆孫龔爲其謀主前侍中扶風蘇竟以書說之仲況與龔降竟終不伐其功隱身樂道壽終於家祭豐拒岑彭於鄧秋七月彭擊破之進圍豐於黎

四年　田戎聞秦豐破恐懼欲降其妻兄辛臣圖彭寵張步董憲公孫述等所得郡國以示戎曰雒陽地如掌耳不如且按甲以觀其變戎曰以秦王之强猶爲征南所圍吾降決矣乃留辛臣使守夷陵自將兵沿江沂沔上黎邱幸臣於後盜戎珍寶從閒道先降於岑彭而以書招戎曰宜以時降無拘前計戎疑臣貳已灼龜卜降兆中坼遂復反與秦豐合岑彭擊破之戎亡歸

夷陵胡氏曰自夷陵沿江而下至河口泝河而上可至黎邱也

帝遣朱祐耿弇祭遵劉喜討張豐於涿郡祭遵先至急攻豐禽之初豐好方術有道士言豐當爲天子以五綵囊裹石繫豐肘云石中有玉璽豐信之遂反既執當斬猶曰肘石有玉璽傍人爲椎破之豐乃知被詐仰天歎曰當死無恨上詔耿弇進擊彭寵弇以父兄與寵同功又兄弟無在京師者不敢獨進求詣雒陽詔報曰將軍舉宗爲國功効尤著何嫌何疑而欲求徵兄聞之更遣弇弟國入侍時祭遵屯襄鄉劉喜屯陽鄉彭寵引匈奴兵欲擊之耿況使其子舒襲破匈奴兵斬兩王寵乃退走襄鄉在今房山縣陽鄉在固安縣西北皆屬順天府

董憲將賈休以蘭陵降憲閻之自郯圍之蓋延及平狄將軍山陽龐萌在楚請往救之帝敕曰可直往搏郯則蘭陵自解延等以賈休城危遂先赴之憲逆戰而陽敗退延等因拔圍入城明日憲大出兵合圍延等懼遽出突走因往攻郯帝讓之曰聞欲先赴郯者以其不意故耳今既奔走賊計已立圍豈可解乎延等至郯果不能克而董憲遂拔蘭陵殺賈休蘭陵在今兗州府郯城縣之郯州府虛也此兵法所謂攻其必救也胡氏曰擣

虓虓與援素與述同里閈相善以爲既至當握手歡如平生而述盛陳陛衛以延援入交拜禮畢使出就館更爲援制都布單衣交讓冠會百官於宗廟中立舊交之位述人斷髮請戰霸乃開營後出精騎襲其背茂建前後受敵驚亂敗走霸武各歸營茂建復聚兵挑戰霸堅臥不出方饗士作倡樂茂雨射營中中霸前酒樽霸安坐不動軍吏皆曰茂前日已破今易擊也霸曰不然蘇茂客兵遠來糧食不足故數挑戰以徼一時之勝今閉營休士所謂不戰而屈人兵者也胡氏曰孫子曰西颺下士乎因辭歸謝囂曰子陽井底蛙耳而妄自尊大不如專意

東方囂乃使援奉書雒陽援初到累久中黃門引入帝在宣德殿南廡下袒幘坐迎笑謂援曰卿遨遊二帝間今見卿使人大慙援頓首辭謝因曰當今之世非但君擇臣臣亦擇君矣臣與公孫述同縣少相善臣前至蜀述陛戟而後進臣臣今遠來陛下何知非刺客姦人而簡易若是帝復笑曰卿非刺客乃說客耳援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眞也

五年　帝使來歙持節送馬援歸隴右隗囂與援共臥起問以東方事曰前到朝廷上引見數十每接燕語自夕至旦才明勇略非人敵也且開心見誠無所隱伏闊達多大節略與高帝同經學博覽政事文辭前世無比囂曰卿謂何如高帝援曰不如也高帝無可無不可今上好吏事動如節度又不喜飲酒嚴意

不懌曰如卿言反復勝耶

蘇茂將五校兵救周建於垂惠馬武爲茂建所敗奔過王霸營大呼求救霸曰賊兵盛出必兩敗彊力而已乃閉營堅壁軍吏皆爭之霸曰茂兵精銳其衆又多吾吏士心恐而捕虜與吾相恃兩軍不一此敗道也今閉營固守示不相援賊必乘勝輕進捕虜無救其戰自倍胡氏曰人各致死則如此茂衆疲勞吾承其敝乃可克也茂建果悉出攻武合戰良久霸軍中壯士數十人斷髮請戰霸乃開營後出精騎襲其背茂建前後受敵驚亂敗走霸武各歸營茂建復聚兵挑戰霸堅臥不出方饗士作倡樂茂雨射營中中霸前酒樽霸安坐不動軍吏皆曰茂前日已破今易擊也霸曰不然蘇茂客兵遠來糧食不足故數挑戰以徼一時之勝今閉營休士所謂不戰而屈人兵者也胡氏曰孫子曰西颺

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茂建既不得戰乃引還營其夜周建而屈人兵善之善者也　兄子誦反閉城拒之建於道死茂奔下邳與董憲合劉紆奔佼彊屯惠聚在豪城縣西北　平敵將軍麗萌爲人遜順帝信愛之常稱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者麗萌是也使與盖延共擊董憲時詔書獨下延而不及萌萌以爲延諸己自疑遂反襲延軍破之與董憲連和自號東平王屯桃鄉之北帝聞之大怒自將討萌與諸將書曰吾嘗以麗萌爲社稷之臣將軍得無笑其言乎老賊當族其各厲兵馬會睢陽麗萌攻破彭城將殺楚郡太守孫萌郡吏劉平伏太守身上號泣請代其死身被七創麗萌義而善之太守已絕復蘇渴求飲平傾創血以飲之　桃鄉在今濟甯州界時已將兵南下故得破彭城而帝駐睢陽也

岑彭攻拔夷陵田戎亡入蜀盡獲其妻子士眾數萬人公孫述以戎爲翼江王岑彭謀伐蜀以夾川穀少水險難漕留威虜將軍馮駿軍江州都尉田鴻軍夷陵領軍李元軍夷道自引兵還屯津鄉當荊州要會喻告諸蠻夷降者奏封其君長夷陵今宜都縣宜鄉今荊州府江陵縣江津也　魄罷問於班彪曰往者周亡戰國並爭數世然後定意者縱橫之事將復起於今乎將承運迭興在於一人也彪曰周之廢興與漢殊異昔周爵五等諸侯從政本根既微枝葉彊大故其末流有縱橫之事勢數然也漢承秦制改立郡縣主有專已之威臣無百年之柄至於成帝假借外家哀平短祚國嗣三絕故王氏擅朝能竊號位危自上起傷不及下是以卽眞之後天下莫不引領而歎十餘年閒中外騷擾遠近俱發假號雲合咸稱劉氏不謀同辭方今雄傑帶州域者皆無六國世業之資而百姓誼吟思仰漢必復興已可知矣魄曰生言周漢之勢可也至於但見愚人習識劉氏姓號之故而謂漢復興疏矣昔秦失其鹿劉季逐而掎之時民復知漢乎彪乃爲之著王命論以風切之魄不聽

初竇融等聞帝威德心欲東向以河西隔遠未能自通乃從隗囂受建武正朔囂皆假其將軍印綬囂外順人望內懷異心使辯士張元說融等曰更始事已成尋復亡滅此一姓不再興之效也今卽有所主便相係屬一旦拘制自令失柄後有危敗雖悔無及方今豪傑競逐雌雄未決當各據土宇與隴蜀合從高可爲六國下不失尉佗融等召豪傑議之其中識者皆曰今皇帝姓名見於圖書自前世博物道術之士谷子雲夏賀良等皆

言漢有再受命之符故劉子駿改易名字冀應其占及莽末西門君惠謀立子駿事覺被殺出謂觀者曰識文不誤劉秀眞汝主也此皆近事眾所共見者也況今稱帝者數人而雒陽土地最廣甲兵最強號令最明觀符命而察人事它姓殆未能當也眾議或同或異融遂決策東向遣長史劉鈞等奉書詣雒陽先是帝亦發使遣融書以招之遇鈞於道卽與俱還帝見鈞歡甚禮饗畢乃遣令還賜融璽書曰今益州有公孫子陽天水有隗將軍方蜀漢相攻權在將軍舉足左右便有輕重以此言之欲相厚豈有量哉欲遂立桓文輔微國當勉卒功業欲三分鼎足連衡合從亦宜以時定天下未幷吾與爾絕域非相吞之國今之議者必有任囂教尉佗制七郡之計（李賢曰七郡謂桂林合浦交趾九眞南海也胡氏曰尉佗之時未置七郡光武據後來置郡言之王者有分土無分民自適已

事而已因授融爲涼州牧璽書至河西河西皆驚以爲天子明見萬里之外

董憲與劉紆蘇茂佼彊去下邳遣蘭陵使茂彊助龐萌圍桃城帝時幸蒙聞之乃留輜重自將輕兵晨夜馳赴至亢父或言百官疲倦可且止宿上不聽復行十里宿任城去桃城六十里旦日諸將請進龐萌等亦勒兵挑戰帝令諸將不得出休士養銳以挫其鋒時吳漢等在東郡馳使召之萌等驚曰數百里晨夜行以爲至當戰而堅坐任城致人城下眞不可往也乃悉兵攻桃城城中聞車駕至眾心益固萌等攻二十餘日眾疲困不能下吳漢王常蓋延王梁馬武王霸等皆至帝乃率眾軍進救桃城親自搏戰大破之龐萌蘇茂佼彊夜走從董憲秋七月丁丑帝幸沛進幸湖陵董憲與劉紆悉其兵數萬人屯昌慮憲招誘

五校餘賊與之拒守建陽帝至蕃去憲所百餘里諸將請進帝不聽知五校乏食當退救各堅壁以待其敝頃之五校果引去帝乃親臨四面攻憲三日大破之佼彊將其眾降蘇茂奔張步憲及龐萌走保朐郯八月己酉帝幸郯留吳漢攻之車駕轉徇彭城下邳吳漢攻郯董憲龐萌走保朐劉紆不知所歸其軍士高扈斬之以降吳漢進圍朐胡氏曰桃城桃鄉之城按憲破彭城即自邳州之下邳回嶧縣畏帝襲其屯營也亢父在濟寧州西南任城即濟寧州昌慮在兗州府縣東南建陽在嶧縣西蕃在滕縣南朐今海州南張步聞耿弇將至使其大將軍費邑軍歷下又令兵屯祝阿別於泰山鍾城列營數十以待之弇渡河先擊祝阿自旦攻城日未中而拔之故開圍一角令其眾得奔歸鍾城鍾城人聞祝阿已潰大恐懼遂空壁亡去費邑分遣弟敢守巨里弇進兵先脅巨里嚴令軍中趣修攻具宣敕諸部後三日當悉力攻巨里城

陰綏生口令得亡歸以弇期告吳邑邑至日果自將精兵三萬餘人來救之弇喜謂諸將曰吾所以修攻具者欲誘致之耳野兵不擊何以城爲卽分三千人守巨里自引精兵上岡阪乘高合戰大破之臨陳斬邑收首級以示城中城中兇懼費敢悉眾亡歸張步弇收其積聚縱兵擊諸未下者平四十餘營遂定濟南時張步都劇使其弟藍將精兵二萬守西安諸郡太守合萬餘人守臨菑相去四十里弇進軍晝中据二城之間弇視西安城小而堅且藍兵又精臨菑名雖大而實易攻乃敕諸校後五日舍攻西安藍聞之晨夜警守至期夜半弇敕諸將皆摹食會明至臨菑城護軍荀梁等爭之以爲攻臨西安必救之攻西安臨菑不能救不如攻西安弇曰不然西安聞吾欲攻之日夜爲備方自鬰何暇救人臨菑出不意而至必驚擾吾攻之一日必

陳兵於內使都尉劉歆泰山太守陳俊分陳於城下步氣盛直攻弇營與劉歆等合戰弇升王宮壞臺望之視歆等鋒交乃自引精兵以橫突步陳於東城下大破之飛矢中弇股以佩刀截之左右無知者至暮罷弇明旦復勒兵出是時帝在魯聞弇爲步所攻自往救之未至陳俊謂弇曰劇虜兵盛可且閉營休士以須上來弇曰乘輿且到臣子當擊牛釃酒以待百官反欲以賊虜遺君父耶乃出兵大戰自旦及昏復大破之殺傷無數購捕皆滿弇知步困將退豫置左右翼爲伏以待之人定時步果引去伏兵起縱擊追至鉢吽水上八九十里僵尸相屬收得輜重二千餘兩步還劇兄弟各分兵散去後數日車駕至臨菑自勞軍聲臣大會帝謂弇曰昔韓信破歷下以開基今將軍攻祝阿以發迹此皆齊之西界功足相方而韓信襲擊已降將軍獨

拔勁敵其功又難於信也又田橫烹酈生及田橫降高帝詔衛尉不聽爲仇張步前亦殺伏隆若步來歸命吾當詔大司徒釋其怨又事尤相類也將軍前在南陽建此大策常以爲落落難合有志者事竟成也帝進幸劇耿弇復追張步步弃平壽蘇茂將萬餘人來救之茂讓步曰以南陽兵精延岑善戰而耿弇走之大王奈何就攻其營既呼茂不能待耶步曰負負無可言者帝遣使告步茂能相斬降者封爲列侯步遂斬茂詣耿弇軍門肉袒降弇傳詔行在所而勒兵入據其城樹十二郡旗鼓令步兵各以郡人詣旗下眾尚十餘萬輜重七千餘兩皆罷遣歸鄉里張步三弟各自繫所在獄詔皆赦之封步爲安丘侯齊地悉平

按歷下今濟南府歷城縣祝阿今長清縣東北鍾城在泰山之北祝阿之南巨里聚在歷城南皆濟南府地西安在青州府臨淄縣西北畫中在臨淄西安城東南有濁水孟子三宿出晝即此臨淄東有淄水巨昧水即巨洋水出臨朐東南逕益都光人海平壽今濰縣城陽今莒州諸城莒州日照贛榆等地於是今山東悉平

都尉劉歆等合戰弇升王宮壞臺望之視歆等鋒交乃自引精兵以橫突步陳於東城下大破之飛矢中弇股以佩刀截之左右無知者至暮罷弇明旦復勒兵出是時帝在魯聞弇爲步所攻自往救之未至陳俊謂弇曰劇虜兵盛可且閉營休士以須上來弇曰乘輿且到臣子當擊牛釃酒以待百官反欲以賊虜遺君父耶乃出兵大戰自旦及昏復大破之殺傷無數購捕皆滿弇知步困將退豫置左右翼爲伏以待之人定時步果引去伏兵起縱擊追至鉢吽水上八九十里僵尸相屬收得輜重二千餘兩步還劇兄弟各分兵散去後數日車駕至臨菑自勞軍聲臣大會帝謂弇曰昔韓信破歷下以開基今將軍攻祝阿以發迹此皆齊之西界功足相方而韓信襲擊已降將軍獨三分天下有其二尚服事殷武王入百諸侯不謀同會猶還兵待時高帝征伐累年猶以沛公行師今令德雖明世無宗周之祚威略雖振未有高祖之功而欲舉未可之事昭速禍患無乃不可乎囂乃止後又廣置職位以自尊高鄭興曰夫中郎將太中大夫使持節宮皆王者之器非人臣所當制也無益於實有損於名非尊上之意也囂病之而止時關中將帥數上書言蜀可擊之狀帝以書示囂因使擊蜀以效其信囂上書盛言三輔單弱劉文伯在邊未宜謀蜀帝知囂欲持兩端不願天下統一於是稍黜其禮正君臣之儀帝以囂與馬援來歙相善數使歙援奉使往來勸令入朝許以重爵連徵使深持謙辭言無功

河內數騰書隴蜀告示禍福公孫述屢移書中國自陳符命冀以惑眾帝與述書曰圖讖言公孫即宣帝也代漢者姓當塗其名高君豈高之身耶乃復以掌文爲瑞王莽何足效乎君非吾敵臣亂子倉卒時人皆欲爲君事耳君日月已逝妻子弱小當早爲定計天下神器不可力爭宜亟三思署曰公孫皇帝述不答

三月公孫述使田戎出江關招其故眾欲以取荊州不克帝乃詔隗囂從天水伐蜀囂上言白水險阻棧閣敗絕述性嚴酷上下相患須其罪惡熟著而攻之此大呼響應之勢也帝知其終不爲用乃謀討之遣耿弇蓋延等七將軍從隴道伐蜀先使中郎將來歙奉璽書賜囂諭旨囂復多設疑故事久允豫不決欲遂發憤質責囂曰國家以君知臧否曉廢興故以手書暢意足

下推忠誠既遣伯春委質而反欲用佞惑之言爲族滅之計耶因欲前刺囂囂起入部勒兵將殺歙歙徐杖節就車而去囂使牛邯將兵圍守之囂將王遵諫曰君叔雖單車遠使而陛下之外兄也殺之無損於漢而隨以族滅昔宋執楚使遂有析骸易子之禍小國猶不可辱況於萬乘之主重以伯春之命哉歙爲人有信義言行不違及往來游說皆可按覆西州士大夫皆信重之多爲其言故得免而東歸隗囂遂發兵反使王元據隴坻代木塞道諸將因與囂戰大敗各引兵下隴囂追之急馬武選精騎爲後拒殺數千人諸軍乃得還（按江關在今夔州府奉節縣江南岸從隴入蜀由陰平道白水在保寧府昭化縣由西而東白水關在其西北棧閣者山路懸險棧木爲閣道隴坻隴山之坻也伯春囂子恂字）諸將之下隴也帝詔耿弇策潰馮異軍枸邑祭遵軍汧吳漢等還屯長安馮異引軍未至枸邑隗囂乘勝使王元行巡將二萬

餘人下隴分遣巡取枸邑異即馳兵欲先據之諸將曰虜兵臨境忸而乘勝不可與爭鋒宜止軍便地徐思方略異曰虜兵悍小利遂欲深入若得枸邑三輔動搖夫攻者不足守者有餘今先據城以逸待勞非所以爭也潛往閉城偃旗鼓行巡不知馳赴之異乘其不意卒擊鼓建旗而出巡眾驚亂奔走追擊大破之祭遵亦破王元於汧於是北地諸豪長耿定等悉帥隗囂降竇融與隗囂書囂不納融乃與五郡太守共砥厲兵馬上疏請師期帝深嘉美之融即與諸郡守將兵入金城擊囂黨先零羌封何等大破之因並河揚威武侯車駕時大兵未進融乃引還帝以融信效著明益嘉之馬援聞隗囂發兵反乃上書曰臣與隗囂本實交友初遣臣東謂臣曰本欲爲漢願足下往視之於汝意可即專心矣及臣還反報以赤心實欲導之於善非敢誦以非義而囂自挾姦心盜憎主人怨毒之情遂歸於臣臣欲不言則無以上聞願聽詣行在所極陳滅囂之術帝乃召之援具言謀畫帝因使援將突騎五千往來游說囂將高峻任禹之屬下及羌豪爲陳禍福以離囂支黨援又爲書與囂將楊廣使曉勸於囂曰孚孟平生自言所以擁兵眾者欲以保全父母之國而完墳墓也又言苟厚士大夫而已而今所欲全者將破亡之所欲完者將傷毀之所欲厚者將反薄之季孟嘗折愧子陽而不受其餽今更共陸陸往附之若復責以重質當安從得子主給是哉往時子陽獨欲以王相待而春卿拒之今者歸老更欲低頭與小兒曹共槽櫪而食併肩側身於怨家之朝乎今國家待春卿意深宜使牛馬與諸舊老大人共說季孟若計盡不從眞可引領去矣前披輿地圖見天下郡國白有六所奈

何欲以區區二邦以當諸夏百有四乎春卿事季孟外有君臣之義內有朋友之道言君臣耶固當諫爭語朋友耶應有切磋豈有知其無成而但蒌腹咋舌叉手從族乎及今成計殊尚善也過是欲少味矣且來君叔天下信士朝廷重之其意依依常屬爲西州言援商朝廷尤欲立信於此必不負約援不得久留願急賜報廣竟不答諸將每有疑議更請呼援威敬重焉隗囂上疏謝曰吏民聞大兵卒至驚恐自救臣囂不能禁止兵有大利不敢廢臣子之節親自追還昔虞舜事父大杖則走小杖則受臣雖不敏敢忘斯義今臣之事在於本朝賜死則死加刑則刑如更得洗心死骨不朽有司以囂言慢請誅其子帝不忍復使來欲至汧賜囂書曰昔柴將軍云陛下寬仁諸侯雖有亡叛而後歸轍復位號不誅也今若束手復遣恂弟歸闕庭者則前

禍獲全有詣大之福矣吾年垂四十在兵中十歲厭浮語虛辭即不欲勿報囂知帝審其詐遂遣使稱臣於公孫述（按漆今邠州岡邑今三水縣季孟魄囂字季孟楊岳字孺卿牛邯字君叔來歙字春卿）八年　來歙將二千餘人伐山開道從番須回中徑襲略陽斬隗囂守將金梁囂大驚曰何其神也帝聞得略陽甚喜曰略陽囂所依阻心腹已壞則制其支體易矣吳漢等諸將聞歙據略陽爭馳赴之上以爲囂失所恃亡其要城勢必悉以精銳來攻歙日久圍而城不拔士卒頓敝乃可乘危而進皆追漢等還跣囂果使王元王孟塞雞頭道牛邯軍瓦亭囂自悉其大眾數萬人圍略陽公孫述遣將李育田弇助之斬山築堤激水灌城來欲與將士固死堅守矢盡發屋斷木以爲兵囂盡銳攻之累月不能下夏聞四月帝自將征隗囂召馬

援問之援因說隗囂將帥有土崩之勢兵進有必破之狀又於帝前聚米爲山谷指畫形勢開示眾軍所從道徑往來分析昭然可曉帝曰虜在吾目中矣明旦遂進軍至高平第一與融率五郡太守及羌虜小月氏等步騎數萬輜重五千餘兩與大軍會遂共進軍數道上隴使王遵以書招牛邯下之拜邯太中大夫於是囂大將十三人屬縣十六眾十餘萬皆降諸將妻子奔西城從楊廣而田弇李育保上邦睹陽圍解帝勞賜來歙班坐絕席在諸將之右賜歙婁縑千匹進幸上邦詔告隗囂曰若束手自詣父子相見保無他也若遂欲爲蜚布者亦自任也囂終不降於是誅其子恂使吳漢岑彭圍西城耿弇蓋延圍上邦以四縣封竇融爲安豐侯弟友爲顯親侯及五郡太守皆封列侯追西還所鎮融以久專方面懼不自安數上書求代詔報曰吾

與將軍如左右手耳數執謙退何不曉人意勉循士民無推辭部曲潁川盜賊起寇沒屬縣河東守兵亦叛京師騷動帝聞之自上邽晨夜東馳賜岑彭等書曰兩城若下便可將兵南擊蜀虜人苦不知足既平隴復望蜀每一發兵頭須爲白九月乙卯車駕還宮帝謂執金吾寇恂曰潁川迫近京師宜以時定惟念獨卿能平之耳從九卿復出以憂國可也對曰潁川聞陛下有事隴蜀故狂狡乘閒相註誤耳如聞乘輿南向賊必惶怖歸死臣願執銳前驅帝從之庚申車駕南征潁川盜賊悉降寇恂竟不拜郡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乃留恂長社鎮撫吏民受納餘降東郡濟陰盜賊亦起帝遣李通王常擊之以東光侯耿純嘗爲東郡太守威信著於衛地遣使拜太中大夫使與大兵會東郡東郡開純入界盜賊九千餘人皆詣純降

大兵不戰而還聖書復以純爲東郡太守戊寅車駕還自潁川
按郡須口縣州隴山西口也其下有回中宮其西北即略陽乃秦州秦安縣非今之略陽縣也雞頭今平涼府平涼縣西瓦亭在平涼府華亭縣歧水灌城即略陽山水西城者西即秦州高平今固原州縣之城今西和縣東北上邽即
楊廣死隗囂窮困其大將王捷別在戎邽登城呼漢軍曰爲既
王城守者皆必死無二心願諸軍亟罷請自殺以明之遂自刎
死初帝敕吳漢曰諸郡卒但坐費糧食若有逃亡則沮敗眾
心宜悉罷之漢等貪幷力攻囂遂不能遣糧食日少吏士疲役
逃亡者多岑彭壍谷水灌西城城未沒丈餘會王元行巡周宗
將蜀救兵五千餘人乘高卒至鼓譟大呼曰百萬之眾方至漢
軍大驚未及成陳元等決圍殊死戰遂得入城迎囂歸冀吳漢
單食盡乃燒輜重引兵下隴蓋延耿弇亦相隨而退囂出兵尾
擊諸營岑彭爲後拒諸將乃得全軍東歸唯祭遵屯汧不退吳

漢等復屯長安岑彭還津鄉於是安定北地天水隴西復反爲
縣攻邽在秦州西南
九年　潁陽成侯祭遵卒於軍遵爲人廉約小心克己奉公賞
賜盡與士卒約束嚴整所在吏民不知有軍取士皆用儒術對
酒設樂必雅歌投壺臨終遺戒薄葬問以家事終無所言
隗囂病且餓餐楡喿憤而卒王元周宗立囂少子純爲王總
兵據冀公孫述遣將趙匡田弇助純帝使馮異擊之
公孫述遣其翼江王田戎大司徒任滿南郡太守程汎將數萬
人下江關擊破馬駿等軍遂拔巫及夔道夷陵因據荊門虎牙
橫江水起浮橋關樓立楯柱以絕水道結營跨山以塞陸路拒

曰公孫述以隴西天水爲藩蔽故得延命假息今二郡平蕩則
述智計窮矣宜益選兵馬備積資糧今西州新破兵人疲饉若
城言其堅也
招以財穀則其眾可集臣知國家所給非一用慶不足然有不
得已也帝然之於是詔於汧積穀六萬斛秋八月來歙率馮異
等五將軍討隗純於天水
十年　馮異等與趙匡田弇戰且一年皆斬之隗純未下諸將
欲且還休兵異固持不動共攻落門未拔夏異卒於軍初隗囂
將安定高峻據兵據高平第一耿弇等圖之一歲不拔帝曰將
征之進至汧峻猶不下帝遣寇恂往降之恂奉璽書至第一峻
遣軍師皇甫文出謁辭禮不屈恂怒將誅之諸將諫曰高峻精
兵萬人率多彊勇西遮隴道連年不下今欲降之而反戮其使
無乃不可乎恂不應遂斬之遣其副歸告峻曰軍師無禮已戮
亡其臆是以降耳諸將皆曰非所及也縣西固原州東有第一
堅也
冬十月來歙等攻破落門隗純降隴西平
十一年　岑彭屯津鄉數攻田戎等不克帝遣吳漢等發荊州
兵凡六萬餘人騎五千匹與彭會荊門彭裝戰船數千艘吳漢
以諸將棹卒多冀糧穀欲罷之彭以爲蜀兵盛不可遣上書言
狀帝報彭曰大司馬習用步騎不曉水戰荊門之事一由征南
公爲軍而已閒乃岑彭今軍中募攻浮橋先登者上賞於是偏
將軍魯奇應募而前時東風狂急魯奇船逆流而上直衝浮橋

而橫柱有反杷鉤胡氏曰反杷鉤者既鉤住舷船使不得去奇等乘勢殊死戰因飛炬焚之風怒火盛橋樓崩燒岑彭悉軍順風並進所向無前蜀兵大亂溺死者數千人田戎走保江州彭率戚宮劉歆長驅入江關令軍中無得虜掠所過百姓皆奉牛酒迎勞彭復讓不受百姓大喜爭開門降彭到江州以其城固糧多難卒拔誑馮駿守之自引兵乘利直指墊江攻破平曲收其米數十萬石吳漢留夷陵裝露橈繼進胡氏曰露橈謂露檝在外人在舩中公孫述以王元爲將軍使與環安拒河池六月來欲與蓋延等進攻元安大破之遂克下辨乘勝遂進蜀人大懼使刺客刺漢漢未殊馳召蓋延延見欲因伏悲哀不能仰視欲叱延曰虎牙何敢然今使者中刺客無以報國故呼巨卿欲相屬以軍事而反教兒女子涕泣乎刃雖在身不能勤兵斬公耶延收淚強起

受所誡欲自書表曰臣夜人定後爲何人所賊傷中臣要害臣不敢自惜誠恨奉職不稱以爲朝廷羞之授上言破羌以西城多堅牢易可依固其田土肥壤灌溉流通如令羌在湟中則爲害不休不可棄也帝從之民歸者三千餘口援爲置長吏繕城郭起塢候開溝洫勸以耕牧郡中樂業又招撫塞外氐羌皆來降附援奏復其侯王君長之徙降羌置天水隴西扶風是時朝臣以金城破羌之西塗遠多寇議欲棄之援上言破羌以西城多堅牢易可依固其田土肥壤灌溉流通如令羌在湟中則爲害不休不可棄也帝從之民歸者三千餘口援爲置長吏繕城郭起塢候開溝洫勸以耕牧郡中樂業又招撫塞外氐羌皆來降附援奏復其侯王君長

帝悉從之　浩疊隘當在彰伯縣東平番縣西破羌即彰伯皆西寧府北

十二年　吳漢破公孫述將魏黨公孫永於魚浩津遂圍武陽

述遣子壻史興救之漢迎擊破之因入犍爲界諸縣皆城守詔漢直取廣都據其心腹漢乃進軍攻廣都拔之遣輕騎燒成都市橋公孫述將帥恐懼日夜離叛述雖誅滅其家猶不能禁帝必欲降之又下詔諭述曰勿以來歙岑彭受害自疑今以時自詣則宗族完全詔書手記不可數得述終無降意馮駿拔江州

獲田戎帝戒吳漢曰成都十餘萬眾不可輕也但堅壁廣都待其來攻勿與爭鋒若不敢來公轉營迫之須其力疲乃可擊也漢乘利遂自將步騎二萬進逼成都去城十餘里阻江北營作浮橋使副將武威將軍劉尚將萬餘人屯於江南爲營相去二十餘里帝聞之大驚讓漢曰比救公千條萬緒何意臨事勃亂既輕敵深入又與尚別營事有緩急不復相及賊若出兵綴公以大眾攻尚尚破公卽敗矣幸無它者急引兵還廣都詔書未到九月述果使其大司徒謝豐執金吾袁吉將眾十許萬分爲二十餘營出攻漢使別將將萬餘人劫劉尚令不得相救漢與大戰一日兵敗走入壁豐因圍之漢乃召諸將厲之曰吾與諸君踰越險阻轉戰千里遂深入敵地至其城下而今與劉尚二處受圍勢既不接其禍難量欲潛師就尚於江南幷兵禦之若

能同心一力人自爲戰大功可立如其不然敗必無餘成敗之機在此一舉諸將皆曰諾於是饗士秣馬閉營三日不出乃多樹旛旗使烟火不絕夜銜枚引兵與劉尚合軍豐等不覺明日乃分兵拒水北自將攻江南漢悉兵迎戰自旦至晡遂大破之斬豐吉於是引還廣都圍劉尚拒述具以狀上而深自謫責帝報曰公還廣都甚得其宜述必不敢略尚而擊公也若先攻尚公從廣都五十里悉步騎赴之適當值其危困破之必矣自是漢與述戰於廣都成都之閒八戰八克遂軍於其郭中臧宮攻縣竹破涪城斬公孫恢復攻拔繁郫與吳漢會於成都公孫述困急謂延岑曰事當奈何岑曰男兒當死中求生可坐窮乎財物易聚耳不宜有愛述乃悉散金帛募敢死士五千餘人以配岑岑於市橋偪建旗幟鳴鼓挑戰而潛遣奇兵出吳漢軍後襲

擊破漢漢陳水絳馬尾得出漢軍餘七日糧陰具船欲遁去蜀郡太守南陽張堪聞之胡氏曰時成都未破先署堪蜀郡太守以招懷蜀人馳往見漢說述必敗不宜退師之策漢從之乃示弱以挑敵冬十一月臧宮軍咸陽門胡氏曰臧宮戊寅述自將數萬人攻漢使延岑拒宮傳作咸門大戰岑三合三勝自旦及日中軍士不得食並疲漢因使護軍高午唐邯將銳卒數萬擊之述兵大亂高午唐陳刺述洞創墮馬左右輿入城述以兵屬延岑其夜死明旦延岑以城降辛巳吳漢夷述妻子盡滅公孫氏幷族延岑遂放兵大掠焚述宮室帝聞之怒以譴漢又讓劉尚曰城降三日吏民從服孩兒老母口以萬數一旦放兵縱火聞之可爲酸鼻尚宗室子孫更嘗吏職何忍行此仰視天俯視地觀放麑啜羹二者孰仁良失斬將弔民之義也初述徵廣漢李業巴郡譙元蜀郡王皓王嘉等並

守死不屈犍爲費貽同郡任永馬信皆託疾辭避帝旣平蜀詔贈常少爲大常張隆爲光祿勳譙元已卒祠以中牢救所在還其家錢而表李業之閭徵費貽任永馬信會永信病卒獨貽仕至合浦太守上以述將程烏李育有才幹皆擢用之於是西土咸悅莫不歸心焉按魚涪津今嘉定府樂山縣東北非永南縣屬縣州涪城卽縣州在縣竹東北繁縣今曰新繁與郫縣也成都府成陽門依注衙陽字成都北面東門也李賢曰漢法頒者斬追虜或近或遠量敵進退不拘以軍法直取勝敵爲務

十三年　皇太子當問攻戰之事帝曰昔衛靈公問陳孔子不對此非爾所及鄧禹賈復知帝偃干戈修文德不欲功臣擁眾京師乃去甲兵敦儒學帝亦思念欲完功臣俱土不令以吏職爲過胡氏曰恐其以職事有過而失罰也

軍將軍印綬皆以列侯就第加位特進奉朝請鄧禹內行淳備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藝修整閨門教養子孫皆可以爲後世法資用國邑不修產利胡氏曰凡用度皆資於國邑不事生產作業及營利也貲復爲人剛毅方直多大節既還私第閨門養威重朱祐等薦復宣爲宰相帝方以吏事責三公故功臣並不用是時列侯唯尚密因始滕東三侯與公卿參議國家大事恩遇甚厚帝雖制御功臣而每能回容宥其小失遠方貢珍甘必先徧賜諸侯而太官無餘故皆保其福祚無誅譴者此將將之法

十五年　騎都尉張堪擊破匈奴於高柳拜堪漁陽太守堪視事八年匈奴不敢犯塞勸民耕稼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秀兩岐張君爲政樂不可支城舊代郡治高柳在代中其山連綿巖嶂雲霄亭障出塞

十六年　郡國羣盜處處並起郡縣追討到則解散去復屯結詩徐幽冀四州尤甚冬十月遣使者下郡國聽羣盜自相糾摘五人共斬一人者除其罪吏雖逼留回避故縱者皆勿問聽以爲討爲效其牧守令長坐界內有盜賊而不收捕者又以畏慎捐城委守者皆不以爲負但取獲賊多少爲殿最唯蔽匿者乃罪之於是更相追捕賊並解散徙其魁帥於它郡賦田受稟使安生業自是牛馬放牧不收邑門不閉

十九年　妖賊單臣傅鎮等相聚入原武城自稱將軍詔太中大夫臧宮將兵圍之數攻不下士卒死傷帝召公卿諸侯王問方略皆曰宜重其購賞東海王陽獨曰妖巫相劫勢無久立其中必有悔欲亡者但外圍急不得走耳宜小挺緩令得逃亡逃亡則一亭長足以爲矣帝然之即收宮徽圍緩賊眾分散夏

二十一年　鮮卑萬餘騎寇遼東太守祭肜率數千人迎擊之四月按原武縣今屬懷慶府

西南夷棟蘗反殺長吏詔武威將軍劉尚討之路由越巂邛穀王任貴恐尚既定南邊威法必行已不得自放縱即聚兵起營多釀毒酒欲先勞軍因襲擊尚尚知其謀即分兵先據邛都遂掩任貴誅之按邛穀王即居邛都越巂故所治也今寧遠府西昌縣

二十年　廣平忠侯吳漢病篤車駕親臨問所欲言對曰臣愚無所知識惟願陛下愼無赦而已五月辛亥漢卒詔送葬如大將軍霍光故事漢性彊力每從征伐帝未安常側足而立諸將見戰陳不利或多惶懼失其常度漢意氣自若方整厲器械激揚吏士帝時遣人觀大司馬何爲還言方修戰攻之具乃嘆曰吳公差彊人意隱若一敵國矣每當出師朝受詔夕則引道初無辦嚴之日及在朝廷斤斤謹質形於體貌漢當出征妻子在

後買田業漢還讓之曰軍師在外吏士不足何多買田宅乎遂盡以分與昆弟外家故能任職以功名終

初十六年春交阯麊冷縣雒將女子徵側及其妹徵貳反九眞日南合浦蠻俚皆應之凡略六十五城十七年以馬援爲伏波將軍討之劉隆爲副十八年援緣海而進隨山刊道千餘里至浪泊上與賊大破之追至禁溪十九年斬之擊其餘黨於居風降之嶠南悉平援與越人申明舊制以約束之自後駱越奉行馬將軍故事至是還平陵孟冀迎勞之援曰方今匈奴烏桓尚擾北邊欲自請擊之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尸還葬耳何能臥牀上在兒女子手中邪冀曰諒爲烈士當如是矣按諸地皆在今越南國內無可證

二十一年　鮮卑萬餘騎寇遼東太守祭肜率數千人迎擊之

自被甲陷陳虜大將投水死者過半遂窮迫出塞虜急皆棄兵裸身散走是後鮮卑震怖畏彫不敢復闚塞

二十四年　匈奴八部大人共議立日逐王比爲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願永爲藩蔽扞禦北虜事下公卿議者皆以爲天下初定中國空虛夷狄情僞難知不可許五官中郎將耿國獨以爲宜如孝宣故事受之令東扞鮮卑北拒匈奴率厲四夷完復邊郡帝從之

二十七年　朗陵侯臧宮揚虛侯馬武上書曰匈奴貪利無有禮信窮則稽首安則侵盜虜今人畜疫死旱蝗赤地疲困乏力不當中國一郡萬里死命縣在陛下福不再來時或易失豈宜因守文德而墮武事乎今命將臨塞厚縣購賞喻告高句驪烏桓鮮卑攻其左發河西四郡天水隴西羌胡擊其右如此北虜

之滅不過數年臣恐陛下仁恩不忍謀臣狐疑令萬世刻石之功不立於聖世詔報曰黃石公記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彊舍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而有終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彊有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殘滅之政雖成必敗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百姓驚惶人不自保而復欲遠事邊外乎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且北狄尚彊而屯田警備傳聞之事恒多失實誠能舉天下之半以滅大寇豈非至願苟非其時不如息民自是諸將莫敢復言兵事者

二十八年　北匈奴遣使貢馬及裘更乞和親并請音樂又求率西域諸國胡洛俱獻見帝下三府議酬答之宜司馬掾班彪曰臣聞孝宣皇帝勅邊守尉曰匈奴大國多變詐交接得其情則御敵折衝應對入其數則反爲輕欺今北單于見南單于來附懼謀其國故數乞和親又遠驅牛馬與漢合市重遺名王多所貢獻斯皆外示富彊以相欺誕也臣見其獻益重知其國益虛歸親愈數爲懼愈多然今既未獲助南則亦不宜絕北羈縻之義禮無不答謂可頗加賞賜略與所獻相當報答之辭令必有適胡氏曰適當也言報答今立辭也今立辭必有當乎事情也今立辭也今立辭必有當乎事情也今立辭也今立辭必有當乎事情也

乃悉罷徼邊屯兵自令涼州刺史以下至奉天令京輔都尉以西也八年　越騎司馬鄭眾使北匈奴單于欲令眾拜眾不爲屈單于圍守閉之不與水火眾按刀曰誓單于恐而止乃更發使隨眾還京師初大司農耿國上言宜置度遼將軍屯五原以防南匈奴單于須卜骨都侯等知漢與北虜交使內懷嫌怨欲畔密使人詣北虜令遣兵迎之鄭眾出塞疑有異伺候果得須卜使人乃上言宜更置大將以防二虜交通由是始置度遼營以中郎將吳棠行度遼將軍事將黎陽虎牙營士屯五原曼柏胡氏曰漢官儀曰光武以幽冀兵克定天下故於雲陽立營以謂者監領兵騎千人李賢曰昭帝拜范明友爲度遼將軍至此復置焉按漢曼柏今蘇爾哲河北匈奴雖遣使入貢而寇鈔不息邊城晝閉帝議遣使報其使者鄭眾上疏諫曰臣聞北單于所以要致漢使者欲以離南單

于之眾堅三十六國之心也又當揚漢和親誇示鄰敵令西域欲歸化者局足狐疑懷土之人絕望中國耳漢使既到便偃蹇自信若復遣之虜必自謂得謀其羣臣駁議者不敢復言如是南庭動搖烏桓有離心矣胡氏曰南單于庭在西河美稷動搖謂欲出塞北去烏桓本附匈奴漢置護烏桓校尉以謂其心不親附漢而貳於匈奴交通離心也十五年　謁者僕射耿秉數上言請擊匈奴上以質固嘗從其世父融在河西明習邊事乃使乘固與祭肜馬廖劉張耿忠等共議之耿秉曰昔者匈奴援引弓之類并左衽之屬故不可得而制孝武既得河西四郡及居延剏方虜失其肥饒畜兵之地羌胡分離唯有西域俄復內屬故呼韓邪單于請事款塞其勢易乘也今有南單于形勢相似然西域尚未內屬北虜未有疊

作臣愚以爲當先擊白山得伊吾破車師通使烏孫諸國以斷其右臂伊吾亦有匈奴南呼衍一部破此復爲折其左角然後匈奴可擊也上善其言議者或以爲今兵出白山匈奴必并兵相助又當分其東以離其眾上從之十二月以秉爲騎馬都尉固爲奉車都尉以騎都尉秦彭爲秉副耿忠爲固副皆置從事司馬出屯涼州秉國之子忠奔之子廖拔之子也白山即雪山在哈密北伊吾即今濟木薩烏孫今伊犁

十六年　遣彤與度遼將軍吳棠將河東西河美胡及南單于兵萬一千騎出高闕塞竇固耿忠率酒泉敦煌張掖甲卒及盧水羌胡萬二千騎出酒泉塞耿秉秦彭率武威隴西天水募士及羌胡萬騎出張掖居延塞騎都尉來苗護烏桓校尉文穆將太原雁門代郡上谷漁陽右北平定襄郡兵及烏桓鮮卑萬一千騎出平城塞伐北匈奴竇固耿忠至天山擊呼衍王斬首千

餘級追至蒲類海取伊吾盧地置宜禾都尉留吏士屯田伊吾盧城耿秉秦彭擊匈林王絕幕六百餘里至三木樓山而還來苗文穆至匈河水上虜皆奔走無所獲祭肜與南匈奴左賢王信不相得出高闕塞九百餘里得小山信妄言以爲涿邪山不見虜而還肜與吳棠坐逗留長懦下獄免肜自恨無功出獄數日歐血死惟竇固獨有功加位特進固使假司馬班超與從事郭恂俱使西域超行到鄯善鄯善王廣奉超禮敬甚備後忽更疏懈超謂其官屬曰前見廣禮意薄乎官屬曰胡人不能常久無它故也超曰此必有北虜使來狐疑未知所從故也明者睹未萌況已著耶乃召侍胡詐之曰匈奴使來數日今安在乎侍胡惶恐曰到已三日去此三十里超乃閉侍胡悉會其吏士三十六人與共飲酒酣因激怒之曰卿曹與我俱在絕域今虜使

到裁數日而王廣禮敬即瘥如令鄯善收吾屬送匈奴骸骨長爲豺狼食矣爲之奈何官屬皆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從司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當今之計獨有因夜以火攻虜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盡也滅此虜則鄯善破膽功成事立矣眾曰當與從事議之超怒曰吉凶決於今日從事文俗吏耳此必恐而謀泄死無所名非壯士也眾曰善初夜超遂將吏士往詣虜營會天大風超令十人持鼓藏虜舍後約曰見火然皆當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兵弩夾門而伏超乃順風縱火前後鼓譟虜眾驚亂超手格殺三人吏兵斬其使及從士三十餘級餘眾百許人悉燒死明日乃還告郭恂恂大驚既而色動超知其意舉手曰採雖不行班超何心獨擅之乎恂乃悅超於是召鄯善王廣以虜使首示之一國震怖超告以漢威德自今以後

勿復與北虜通廣叩頭願屬漢無二心遂納子爲質還白寶固固大喜具上超功效幷求更選使使西域帝曰吏如班超何故不遣而更選乎今以超爲軍司馬令遂前功固復使超使于寘國大而遠今將欲益其兵超願但將本所從三十六人曰于寘國大而遠今將數百人無益於彊如有不虞多益爲累耳是時于寘王廣德雄張南道而匈奴遣使監護其國超既至于寘廣德禮意甚疎且其俗信巫巫言神怒何故欲向漢漢使有騧馬急求取以祠我廣德遣國相私來比就超請馬超密知其狀報許之而令巫自來取馬有頃巫至超卽斬其首收私來比鞭笞數百以巫首送廣德因責讓之廣德素聞超在鄯善誅滅虜使大惶恐卽殺匈奴使者而降超重賜其王以下因鎮撫焉於是諸國皆遣子入侍西域與漢絕六十五載至是乃復通焉超處之子也

勒種國人必不用命若不卽降便可執之慮既到兜題見慮輕惰殊無降意慮因其無備遂前劫縛兜題左右出其不意皆驚懼奔走慮馳報超超卽赴之悉召疏勒將吏說以龜茲無道之狀因立其故王兄子忠爲王國人大悅超問忠及官屬當殺兜題邪止遣之邪咸曰當殺之超曰殺之無益於事當令龜茲知漢威德遂解遣之（龜茲今庫車）

遣奉車都尉竇固駙馬都尉耿秉騎都尉劉張出敦煌昆侖塞擊西域秉張皆去符傳以屬固令兵萬四千騎擊破白山虜於蒲類海上遂進擊車師車師前王卽後王之子也其延相去五百餘里固以後王道遠山谷深士卒寒苦欲攻前王秉以爲先赴後王幷力根本則前王自服固計未決秉奮身而起曰請行前乃上馬引兵北入眾軍不得已幷進斬首數千級後王安得

（內西北拉木倫河東南山盧水今黑水土司及三坤畑倫河地濱泉寨肅州邊外也居延塞今奇台縣北居延海上平城塞今大同府大同縣北天山卽白山大雪山也唐曰折羅漫山今曰騰格里山浦類海今曰巴爾庫爾泊在哈密北天山南伊吾盧卽伊吾也今曰哈密城向林胡氏謂當作向林字之誤也三木樓山疑今賀蘭山今鎮番縣魚海部善卽樓蘭在羅卜淖爾東北于寘今和闐）

是歲北匈奴大入雲中雲中太守廉范拒之吏以眾少欲移書傍郡求救范不許會日暮范令軍士各交縛兩炬三頭鼓火營中星列胡氏曰李賢曰用兩炬交縛如十字鼓其三頭手持一端使敵人望之疑兵士之多虜謂漢兵救至大驚待旦將退范令軍中募負晨往赴之斬首數百級虜自相蹂藉死者千餘人由此不敢復向雲中范丹之孫也

十七年　初龜茲王建爲匈奴所立倚恃虜威據有北道攻殺疏勒王立其臣兜題爲疏勒王班超從間道至疏勒去兜題所居槃橐城九十里逆遣使田慮先往降之敕慮曰兜題本非疏

震怖走出門迎秉脫帽抱馬足降秉將以詣固其前王亦歸命遂定車師而還於是固奏復置西域都護及戊己校尉以陳睦爲都護司馬耿恭爲戊校尉屯後王部金蒲城謁者關龍爲己校尉屯前王部柳中城屯各置數百人恭兄之孫也按戊校屯車師後王庭柳中城今土魯番二城南北相值中爲天山即白山其山東連哈密西至喀什噶爾之北數千里

十八年　北單于遣左鹿蠡王率二萬騎擊車師耿恭遣司馬將兵三百人救之皆爲所沒匈奴遂破殺車師後王安得而攻金蒲城恭以毒藥傅矢語匈奴曰漢家箭神其中瘡者必有異匈奴曰漢家箭神其中瘡者必有異匈中矢者視瘡皆沸大驚會天暴風雨隨雨擊之殺傷甚眾匈奴震怖相謂曰漢兵神眞可畏也遂解去耿恭以疏勒城傍有澗水可固引兵據之秋七月匈奴復來攻

壅絕澗水恭於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至笮馬糞汁而飲之恭身自率士輓籠有頃水泉奔出眾皆稱萬歲乃令吏士揚水以示虜虜出不意以爲神明遂引去胡氏曰此疏勒城在車師後部非疏勒國城也據西域傳疏勒國去長史所居五千里後部去長史所居五百里耿恭自後部金蒲城移據疏勒城其後范羌又自前部交河城從山北至疏勒迎恭審觀本末則非疏勒國城明矣按胡注致確今濟木薩東古城西南之水馬耆鞮茲攻戊都護陳睦北匈奴圍關寵於柳中城會中國有大喪救兵不至車師復叛與匈奴共攻耿恭恭率屬士眾禦之數月食盡窮困乃煮鎧弩食其筋革恭與士卒推誠同死生故皆無二心而稍稍死亡餘數十人單于知恭已困欲必降之遣使招恭曰若降者當封爲白屋王妻以女子恭誘其使上城手擊殺之炙諸城上單于大怒更益兵圍恭不能下關寵上書求救詔公卿會議司空倫以爲不宜救司徒鮑昱曰今使人於危

難之地急而棄之外則縱蠻夷之暴內則傷死難之臣誠令權時後無邊事可也匈奴如復犯塞爲寇陛下將何以使將又二部兵人裁各數十匈奴圍之歷旬不下是其寡弱力盡之效也可令敦煌酒泉太守各將精騎二千多其幡幟倍道兼行以赴其急匈奴疲極之兵必不敢當四十日閒足還入塞帝然之乃遣征西將軍耿秉屯酒泉行太守事遣酒泉太守段彭與謁者王蒙皇甫援發張掖酒泉敦煌三郡及都善兵合七千餘人以救之